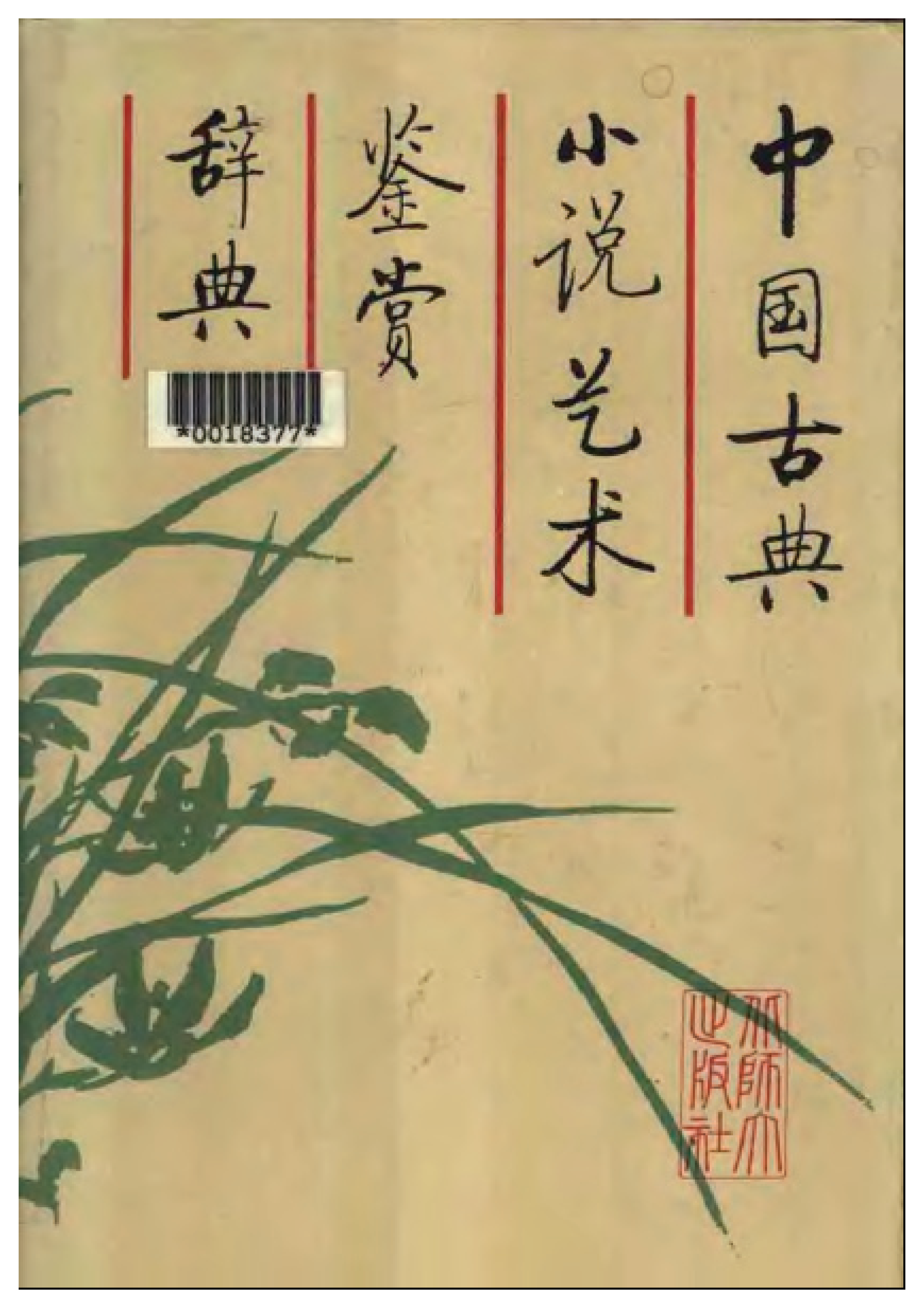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
小说艺术
鉴赏
辞典


中国古典
小说艺术
鉴赏
辞典

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鉴赏辞典

段启明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排版
机械电子部科技情报所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4　字数：1000千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303-01119-6/I. 67
定价：26.00元

主　编： 段启明

副主编： 华　森　唐志辉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宁稼雨　华　森　刘欧玲

沈伯俊　余昌祥　金钟宁

杨凡周　段启明　张宏渊

唐志辉　谢福铨　路应昆

潘笑竹

凡　例

一、此书从先秦至清末浩若烟海的古典小说中，精选出较为常见、较有代表性的近300部（篇），进行艺术赏析，让读者既能通观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发展的全景，又能领略其中各自的妙处。

二、此书大致按作品产生的朝代编排。由于有些作品的确切产生年代难以确认，故在某一朝代范围内，作品的编排次序，不一定完全符合作品产生时间的顺序。

三、凡入选作品，均列有该作品的总条目；同时，又对部分入选作品节录原文，在总条目之后，就节录部分进行赏析。有些作品，本来亦应附有原文，但考虑到全书规模不宜过大，而作品又容易找到，便仅列总条目，未附原文，如唐传奇若干篇。

四、某部小说的总条目，主要分析评价全书的艺术成就，论述其特色与得失，以便于当今读者欣赏与借鉴，每条一般800—1500字。

五、在这些作品中节录出二百多较为精彩、较为生动，又能独立成篇的片断，分析其描写技巧与写作特点。艺术性较为卓著的小说，选文稍多；而艺术手法平平者，暂未选文。每段选文一般500—1500字；其后的赏析文章，一般也500—1500字。

六、赏析文章，力求能反映近年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评述在塑造人物，布置情节，烘托气氛，反映世态以及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等方面的成败得失，努力表现当代人的审美情趣，熔知识性、学术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以增强其可读性。

前　言

中国古典小说，是一座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尽管这众多藏品之中也有粗细高下之分，然而，其中确有许多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这里，既有短小精萃的一珠一玉，也有宏伟壮观的"清明上河图"；不仅有天然质朴的宝石，而且也有精心制作的玉雕。每一个步入这座博物馆的人，都会被这琳琅满目的艺术品所吸引，并为能工巧匠似的历代小说家的精湛工艺所震撼。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历史的变迁，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文学现象。而关于小说观念的演变，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更有其独特之处，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色。

秦汉以来，传统的"小说"概念，与今人或西方对小说的理解，是相去甚远的。刘向在《说苑叙录》中说："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百家》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列入"小说家"。而"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录十家中居于末位，并且班固明言"可观者九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而已。"那么，班固心目中的"小说"究竟是什么呢？他作了认真的解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这种解释，与桓谭《新论》中所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显然是相近的。此后，史家关于小说的著录，多以此为据，而范围愈来愈宽，愈来愈杂，把不便于归入经史子集的，多纳入小说，（特别是对"史部"的界定趋于严谨，就把更多的原来属于史部之书，"降"为小说。）正所谓"六经国史而外，反著述衔小说也。"（可一居士《性世宏言·序》）明人胡应麟，

把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见《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这虽然包括了唐传奇及宋元话本，但由此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仍不脱离“丛残小语”。清代修《四库全书》，纪晓岚把小说分为三类：“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其基本观念，与前所述一脉相承。只是《四库全书》采录更加严格，即所谓“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同上）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小说，是指“记录见闻，搜集逸异，尚奇重譬，长短随宜的笔记体作品”。其主要形式，一是文言，二是短篇。当然，以上所引多为史家之见，而且史家们又多是从目录学分类的角度来界定小说的，但是，无可否认，这毕竟是传统的文学观念的反映；在庞大而辉煌的诗词文赋面前，小说是不属于文学的。

观念，是现实存在的反映。中国传统小说观念，正是几千年“笔记体作品”创作实践的反映。六朝志怪，虽然如鲁迅所说，“粗陈梗概”，“意在自神其教”，“非有意为小说”，但干宝《搜神记》等志怪之作的繁盛，毕竟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唐代，“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此即指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唐人传奇。此后，宋元明清，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其成就虽不能与唐人之作相比，但作为小说史的一条发展线索，是从未中断过的。其间，或宗志怪之体，或仿传奇之文，产生了很多作品，而且，如明代《剪灯新话》等作亦有较大影响。清代康熙年间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有如石破天惊，异峰突起，从小说“史”的角度来考察，这正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中出现的集大成的最后的高峰。这样，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一条极为明显的发展线索。讨论中国古代小说，不仅不能无视文言短篇小说这条发展线索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传统小说观念,而且应把它视为极可珍贵的文化遗产,予以开掘和研究。特别是象《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作为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则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遗产。

唐宋“说话”的兴盛，导致通俗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宋代说话，有所谓“四家”之说。虽然关于“四家”的记载不尽明确，但“讲史”与“小说”两家则是确定无疑的。这里的“小说”的涵义，主要是指较为短小的故事，即所谓“倾刻间提破”，它与传统的小说的概念，既有根本的不同，又有某些相通之处和继承关系。作为两个“小说”概念的全部内涵，是不同的：传统小说的主要因素是异闻杂录，而“说话四家”之小说，则以故事性为主要因素，这就是最根本的不同。当然，传统小说中的唐人传奇，作为异峰突起，多“作意好奇”之作，故事性是很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话四家”的小说与传统小说的继承关系，则主要体现在对唐传奇的故事性的某种继承。此外，“说话四家”之小说与传统小说之间的相通之处，则主要在于短小。总之，由于“说话”的勃兴，由于“说话四家”之小说的勃兴，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又有所发展了。尽管在文人学士的认识中，仍然不予承认——如前引纪晓岚所坚持的仅仅承认的三类小说——但这只不过是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目录学观念局限性的反映而已。

在说话基础上产生的长篇讲史、神魔之作，在历史上，是并不曾被视为小说的，例如《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等等，或谓“平话”，或谓“演义”，或谓“传”、“记”。这种现象可以从很多方面、很多角度予以解释，而最简单的、最表面的解释，似乎就因为这类作品不具有“小”的属性。倘若这种最简单的、最表面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正从反面表明了传统小说（包括说话四家中之小说）概念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短和小，因此动辄几十万言的长篇作品，自然不能纳入小说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长篇通俗之作，就要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例如历史演义，既不能列入小说类，更不能跻身史部，要为自己争得一个“归宿”，就提出了所谓“正史之补”“羽翼信史”的新概念。

《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说："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修髯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以答客难的形式，提出了"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同时，又都强调历史演义的通俗性的意义：千百年的史实，"愚夫愚妇一览可见"，"人人得而知之"。这些见解，都反映了历史演义为自己争一席之地的愿望。

事实上，由于历史演义等通俗长篇，都是来自民间的，不论其中包含了多少封建性，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们毕竟是人民大众需要的文化，倘若把中国文学划为雅俗两类，它们自然是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雅文学无法想象的众多的读者。因此，它们的重要的文化地位是确定无疑的。"羽翼信史"之说，倒显出了某种自身的局限。在进入文人独立进行创作（一般以《金瓶梅》为标志）的阶段之后。从万历到乾隆仅仅一百多年时间里，通俗长篇就发展到以《红楼梦》为标志的高峰，并启迪后世作者，继续创作出大量的作品。这样，从以"说话"为基础的平话、演义到文人独立进行的创作，就构成了一条通俗小说发展线索，它与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线索，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叉，共同构成了中国小说发展史。大量的通俗长篇作品，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叙述情节、刻划人物、交待背景、描写心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考察，都可断言，它们正是世界公认的重要的文学样式——小说。这虽然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概念不合，但显然是无法不予确认的。至此，中国的小说概念，溶入了世界性的共识。

由于中国小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上述的变化，由于中国小说发展史是由两条发展线索构成，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中国小说艺术特色进行总体概括，并探索小说艺术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就显得特别困难。要完成这个课题，首先必须对大量的作品进行具体的微观的艺术评析，这正是我们这部鉴赏辞典身负的使命。

文言短篇小说（唐人传奇作为一个"特异"的现象另作评论）从总体上来看，由于作者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其写作意图有相当的自娱自赏的成分，而流传的范围又主要在文人圈内，因此，多数作品

都透露出不同程度的文人学子较为雅化的审美情趣。作者似乎信手记叙，随意抒写，使作品的内容极为广泛，无所不谈；形式又极为自由，千姿百态。其中描述神灵怪异，多辑民间传说；谈论轶闻趣事，每出亲睹亲闻。或娓娓道来，清新自如，或勾勒几笔，世态毕露。总之，其写作心态，是自由的。

唐人传奇在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确是一个“特异”的阶段，明人胡应麟说：六朝志怪，“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记》三十六）鲁迅认为唐传奇是“有意为小说”，并指出，唐传奇虽然其源“盖出于志怪”，但“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所以“其成就乃特异”。（《中国小说史略》）这里，“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八个字，或许正是对“有意为之”的解释吧。无论是“作意好奇”还是“施之藻绘，扩其波澜”，都十分深刻地概括出唐人传奇的特点，即强烈的艺术追求和自觉的审美意识。

白话通俗小说是在“说话”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演变而成的。因此，在艺术手法方面，都残留着某些“说话”的痕迹，即使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也有意无意地保持了一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情节的注重。不论是历史演义，或神魔、人情小说，无例外的都在追求着情节的引人入胜，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总体性的共同点。此外，正如人们常常议论的：写小说，不写人物不行；写人物，不写人物心理不行。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随着艺术经验的积累，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也逐步成熟起来，创造出众多的深深扎根于读者心中的人物形象。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手法，显示出充分的民族风格。一哭、一笑，一言、一行，一首小诗、一块手帕……都往往表现出深刻复杂的内心世界，成为心理描写的生花妙笔，与外国作品中的心理描写的“长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实际上是讲究“神韵”、“韵味”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体现，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艺术经验。

正是为了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经验，我们这部鉴赏辞典，特别注重对作品的艺术的分析，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偏颇。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辞典，是参与此项工作的同行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几位年轻的朋友，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广大读者会在心里感谢他们的。

段启明

庚午春于北京西郊

目　录

《山海经》

《山海经》是我国富于神话传说色彩的最古的一部地理书，传说为夏禹时伯益所作，但不可信，大约是经过周秦人的不断增补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13篇，今传本一般为18篇。内容包括各地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医巫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神话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记载了一百多个邦国，五百多座山，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主要活动．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及中亚东亚各族人民生活的重要史书。

此书是《山经》和《海经》的合称。书中的神话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大都被巫术化和方术化了，被罩上一层迷信色彩。其中记录了许多查无实据的动物植物，赋予它们招致吉凶祸福的神秘性，例如《南山经》记有狐状九尾兽食之不蛊，灌灌鸟佩之不惑；又如《东次二经》记有峳峳兽见则国多狡客，絜钩鸟见则其国多疫等，这反映出巫祝借所谓祯祥怪异预测吉凶和祛灾祈福法术普遍存在这一现象。

书中洋溢出浪漫夸张的丰富想象，展示了一幅幅瑰丽奇特的画面。例如，其中有关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西次三经》云："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此处的西王母仿佛是豹形的图腾。由于此书偏好语怪，胡应麟称之为"古今语怪之祖"。《四库总目提要》把此书收入体杂小说之中，评曰："书中序叙山水，多参以神怪……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并为未允。核实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真小说之祖耳。"

当然，由于此书很少有情节完整的故事，内容也较为支离破碎，因此，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是，此书开后世志怪小说之先河，为各代志怪小说提供了一些素材，影响深远，不仅是"语怪之祖"，而且是中国古典小说之祖（阿　锴）

夸父逐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选自《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逐日”是我国最早的神话之一。它以生动的描述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无畏的斗争精神与英雄气概。关于夸父的神话，首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在《大荒北经》里，夸父是一个手持两条黄蛇、耳带耳环的形象。并说他不自量力、追赶日景，死于禺谷。到《海外北经》里，夸父成了“与日逐走”的英雄。他敢和太阳赛跑，一路辛劳，口渴不止。他饮干了黄河和渭水仍然不够，渴死途中。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奇伟的形象：灰濛濛的天边有一个急驰如风的男子，他疲困极了，又兼受炎热的烤炙，口干舌燥，他伏下身来，去饮大河、大泽里的水；最后他渴死了，象一座山一样颓然倒下，大地轰然震响。关于夸父，研究者持不同意见，大体说来，有五种基本看法：（一）夸父代表“水”，太阳代表“火”，夸父逐日是水、火神之争。（二）夸父逐日表现人民追求光明与征服大自然的雄心。（三）夸父象征着白昼，是“白昼”的拟人化。（四）夸父逐日是寓言故事，表现了对知识的渴望。（五）有人认为是人与干旱与炎热的斗争。这些看法，姑且聊备一说。但大多数人持反映了民族的斗争精神的看法。

“夸父”又是一个“巨人族”的代名词。黄帝与蚩尤的争战中夸父族成了牺牲品。但是夸父族的英雄气概，凌厉无比、勇往直前的精神，振荡着人们的心灵，令人神往。逐日的夸父，可能是夸父族中的一员。他那强悍勇猛的男性形象，成为后世崇拜的偶象。他渴死之后，弃杖化为邓林。邓林，毕沅注：“即桃林也。”巨人虽然牺牲了，但并没有失败。你看，他的拐杖化为桃林，供踏着他的足迹的后来者滋养解渴，然后继续向前。传说中夸父逐日的遗迹很多，如夸父山，山上传说有桃林，广三百余里，鲜红的桃林，寄予着夸父对后人的期望和他壮志未酬的慨叹。陶渊明诗云：“夸父宏诞志，乃

与日竞走。”

夸父逐日的神话如其他神话一样，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其丰富的想象、虚诞的情节和人物，为后世小说所取用，夸父的形象与精神永驻文苑。（李清章）

《汲冢琐语》

《汲冢琐语》，本名《琐语》，因出于汲冢，故后人冠以“汲冢”二字，又因原书系用战国古文字写成，故又称《古文琐语》。内容多为卜筮占梦，文字质朴。

《琐语》同《训语》、《国语》等包含历史传说的逸史有着渊源关系。它的纪事是脱胎于史书的，故事的历史轮廓，与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以及一些传说相同，少数故事即是历史传说；它还保存着史书的某些特征；其体例颇类《国语》，是按国别来记事的。但《琐语》毕竟不同于史书，它虽取材于历史，但绝对不是信史，不过是轮廓相似而已，传说性成份很多。

《琐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卜筮、占梦、神怪一类的迷信传说，其人虽多属实有，其事则荒诞不经，具有了志怪小说的性质，是我国志怪小说的嚆矢，是当之无愧的“古今纪异之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琐语》继承了史书的体例和笔法，记事首尾完整，文字简洁，形象也真切感人。一些故事对后世志怪也有一定的影响，王浮《神异记》就记载了“晋冶氏女徒”的故事，干宝《搜神记》也记载了“刑史子臣”的故事。（杨汉勇）

《说苑》

《说苑》，汉代刘向撰，系刘向校书时，杂采先秦至汉初史事与传说，除去与《新序》重复者而成。全书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20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足资法

鉴”，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借史抒怀。作者在每卷之首篇总论本卷大义，以下诸篇，各以不同史实和人物言论以及寓言传说来从不同角度申明此义。全书从君、臣、民等不同的角度提出看法和罗列史实，表达作者希望君明、臣贤、民顺的政治理想。

《说苑》在写作上总的特色是叙事、议论相杂，而叙事又以人物对话为主要表达方式，人物语言风格多样，揭示了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心理特征和性格，铺陈排比，有战国游说之风；举事论理，推演清晰严密。所写人物虽都为历史人物，但人物的言行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却不尽是史实，而多是作者的虚构，篇末多有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作者议论。（侯爱平）

孔子北游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原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独由能耳。使夫二子为我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子贡曰："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著缟衣白冠，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辩哉士乎！仙仙者乎！"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第言之。"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箧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仙仙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举手问曰："愿闻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选自《说苑·指武》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此篇记孔子与其徒弟的一段对话，颇似《论语》中的"侍坐"章。

它最突出的文学成就，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文塑造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历史人物形象。

首先，比较突出的是子路。子路其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他好勇，直率而自信，是孔子弟子中个性最强的一个，本文也体现了子路的这种性格。在孔子要求"二三子者，各言尔志"后，三人之中，首先主动发言的是子路，他的志愿表达得很直率："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这一段话，形象地描绘了部队强大的阵容气势和统帅者的威武，子路认定这样的统帅"独由能耳"，一方面见出他的好勇，一方面也见出他的自信，他的这种性格和愿望很适应于春秋时期列国纷争的现实，却与儒家的要求不尽吻合，因此受到孔子"勇哉士乎，愤愤者乎"的评价（这评价有赞扬，也有否定）。在三人都言志后，子路又忍耐不住，"举手而问""夫子之意"，他的这些不同于众的举动和语言是很能体现其性格特征的。

其次，着墨较多、性格描写较成功的是颜渊。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性格与子路几乎完全相反，他谦恭，温和，好学，屡屡受到孔子的称赞。在本文中，子路、子贡都主动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铺陈排比，言辞激切，表现得很自信，而他"独不言"，几经催促他才慢条斯理地谈了自己的志愿。他首先以比喻的手法婉转地指出了他与子路、子贡的根本不同和对立（这也许是他不言的一个原因），然后才提出了自己的儒家"仁政"理想，其语气平柔温和，描绘出一幅乐融融的太平景象，因此受到孔子的赞扬。

孔子的形象，塑造得也很成功，孔子一生落拓，故登山临水便有许多感慨，表现了他内心不得志的忧戚和悲哀。在这种情况下，他把希望寄于其弟子的身上，善于启发学生。对于子路和子贡的回答，虽不很满意，但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在给予鼓励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态度。在颜渊谈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后，他不计颜渊是自己的学生，竟直接表示"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表现出他性格中坦诚

的一面以及对理想追求的执着，与前文相照应。

总之，本文以简短的篇幅，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描写，塑造了几位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这种手法，对后世小说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侯爱平）

秦欲伐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令尹子西问焉，曰："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令尹子西对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问焉。昭奚恤对曰："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不在宝器在贤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宝重者。"王遂使昭奚恤应之。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称曰："客欲观楚国之宝器，楚国之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诸侯，解忿悁之难，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整兵戎，以当强敌，提枹鼓以动百万之众，所使皆趋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之难，司马子反在此；怀霸王之余议，摄治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唯大国之所观！"秦使者惧然无以对，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遂不伐楚。《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斯之谓也。

——选自《说苑》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这完全是一则虚构的故事，作者意在说明国家的真正财富是一批各具才干的贤臣，有了他们，国家才能外不见侵，内不致乱，和平安宁。

文章开头以简洁的两句话交待了事件的起因，点出了事件所涉及的双方"秦"和"楚"。继之，从楚方着笔，记其拒秦的对策。最后笔锋又转向秦国，交待结局。本章用"诗曰"形式表明作者对此

事的态度和记录此事的用意。纵观全文，可看到如下特点：

一、叙述语言少，表达内容的手段主要是人物对话。整个故事中，作者的叙述语言仅几句，其作用也只是交待事件之起始和结局，以及在中间简单联贯人物对话，事件进展过程完全隐喻在人物对话之中，这种对话又以一主要人物语言为主体。文中有楚王与臣子子西和召奚恤的对话，商量对策，表示事件始发阶段的情况；有昭奚恤在迎接秦使者会上的讲话，表明事件发展到高潮阶段的情况，成为故事的主体部分；有秦使者由楚返秦之后的话，交待事件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情形。全文基本上由人物对话组成，而人物语言的功能，不仅在于隐喻事件的发展过程，并且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楚王的善于听取臣下意见，令尹子西的诚实，昭奚恤的洞察一切、干脆果断都可从其语文中表现出来。

二、本文语言很有特色，于简炼之中，铺陈排比，颇有战国说士之风。这突出表现在昭奚恤设坛对秦使者的一番话上。他把楚国各善其能的众多贤才铺排出来，一气道出，不仅显示了楚国的强大和造成这种强大的原因，使对方闻而生畏，并且渲染出一种所向披靡的气势。

三、本文最大的特色乃在于作者在史实基础上的巧妙虚构。文中的人物都是历史人物，但这些人物并非同一时代的人，因而也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事件中。楚宣王是战国时楚君，昭奚恤为宣王时人，而令尹子西则是春秋时秦昭王、秦惠王时人，与宣王相距 100 多年。因此看来，故事本身也是虚构，作者是借此来阐明其观点、抒发其情志的，非史家精神指导下的实录，乃文学意识支配下的创作。（侯爱平）

见孟尝君

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令人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适遭暴乱无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处世隐绝，不及四邻，诎折傧厌，袭于穷巷，无所

告诉；不若交欢相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复相见之时；不若少失二亲，兄弟别离，家室不足，忧戚盈胸。当是之时也，固不可以闻飞鸟疾风之声，穷穷焉固无乐已。凡若是者，臣一为之徽胶援琴而长太息，则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则广厦邃房，下罗帷，来清风，倡优侏儒处前，迭进而谄谀，燕则门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淫目，流声以虞耳。水游则连方舟，载羽旗，鼓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驰骋弋猎乎平原广囿，格猛兽；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与生，虽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尝君曰：“否否，文固以为不然”。雍门子周曰：“然，臣之所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声敌帝而困秦者君也，连五国之约，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纵则横，纵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主秦帝必报仇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报仇于弱薛，譬之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以坏，曲池既以堑，坟墓既以平，而青廷矣，婴儿竖子，樵采薪蕘者，踯躅其足而歌其上，众人见之，无不愀焉，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尝君尊贵，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尝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孟尝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

——选自《说苑·善说》商务印书馆 1935 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本篇记载孟尝君与士的对话（实际是一场较量）。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以养士著称，颇为时人所重，在齐国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雍门子周凭自己的口才战胜了他，充分体现了战国说士的特色。

首先，子周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击其所虚，说辞变换曲折。文章开篇点明子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便要求他弹琴而“使文悲”，其实孟尝君心中并不相信子周之琴真能使他悲哀，因为他自视甚高，不同于凡人。子周抓住了这一心理，首先指出，乐所以能令人悲，乃悲者自有悲情，而孟尝君是没有可悲之事的，故任何悲乐均不能令

之悲。"这就从心理上攻破了对方，同时也牵制住了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孟尝君开始时的趾高气扬不翼而飞，只好尴尬地说："否否，文固以为不然"。一个"固"字，尽透消息，而子周却转而顺着孟尝君之话点到另一层："然，臣之所为足下悲者一事也"。这样，文笔一转，子周既照顾了孟尝君的面子，同时也展开了下一步攻势，掌握了主动权。他生动地描述了秦楚破薛之后的惨况，与前面渲染的尊贵形成鲜明对比，使孟尝君心生伤感而泫然泣涕，最后不得不承认"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与开篇相照应。子周深知孟尝君虽然显赫一时，权倾天下，然而，愈是这样的人，心里愈虚弱，愈怕失去现有的一切，故乘虚而入，大获全胜。这种心理攻势，可谓善说者的一大本领，文章表现得极为成功。相应地，人物语言曲折变换，绝无平直之感。

其次善说者在表达上必须有相应的方式。子周的语言中，或用铺排以增其气势，如描述孟尝君显赫生活的一段；或徐徐论来，以情动人，如弱薛破于秦楚之后的描绘；或用比喻以明其意，如"以秦楚之强，而报仇于弱薛，譬之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总之，语言既融之以情，又晓之以势，使人不能不为之所动。

最后，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很精练，开篇以"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一句，交待出了故事的人物及有关的事迹物具，由此而引出下文。结尾的描绘很简洁，而内容却很丰富，它叙述了孟尝君流泪的两个过程：(1) 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殒；(2) 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既交待和照应了子周之说和乐相辅相成而产生的效果，也表明了孟尝君被彻底击败。同时，叙述语言用了对偶，如"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很富有美感。（侯爱平）

《新序》

《新序》汉代刘向撰，乃刘向受诏校理群书时，博采百家所载而成，其中也间有他的创作。此书记录了自禹舜至秦汉以来前人的嘉言懿行以及民间故事。其目的是"欲以为法戒"，"以助观览，补遗阙。"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作者借史抒怀之作。全书分为"杂事"、

“刺奢”、“节士”、“义勇”、“善谋”五类。从维护汉政权的立场出发，书中或警告当政者对百姓要宽厚仁爱，省刑罚，薄赋敛，减少不义之战；或谏统治者崇俭勤政，不要奢侈误国；或歌颂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明君；或表彰尽忠报国，奇才异略、高风亮节的忠臣义士。总之，作者以“法戒”为目的，以儒家思想一以贯之，从君、臣、民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着手，选择故事，取舍材料，并加评说。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寄托了他忧时伤世而难为君用的复杂思想感情。

《新序》的体例是“以类相从，一一条列篇目”的，可说是最早的略带类书性质的书，也是我国最早的分类故事选。这种体例对后世小说如《世说新语》等有巨大的影响。《新序》的篇幅都比较短，故事性强。这种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它不是纯粹的史实，作者写作时也非实录。而常常是在古人古事基础上的虚构和再创造，是作者有意地借史抒怀。其故事极少交待具体的发生时间和地点，也很少有详细的叙述和描绘，表达内容的主要手段是人物对话，人物的性格（一般较单纯）和思想活动均通过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全书语文生动、凝炼而明朗，饶有情趣。《新序》也常采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主题，这种对比很明显。在结构上，《新序》往往在文末附有“君子曰”或“诗曰”等多种形式发表的作者议论，这种议论虽仅三言两语，但褒贬之情、感悟之意俱明，能给读者以许多提示。（侯爱平）

《列仙传》

《列仙传》，旧题西汉刘向撰。然《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实为汉末方士伪托之作。

《列仙传》中的神仙，有些是子虚乌有的传说人物，如黄帝、王子乔、赤松子等；有些是有案可稽的历史人物，如老子、吕尚、介子推、东方朔等；也可能还有真实人物，但史无考证。《列仙传》把70多个神仙集中在一起，分述其事迹，构成了荒诞虚幻的神仙画廊。不过，本书中的神仙已不同于神话中奇幻的神，其形象特征已完全人格化了，许多形象都是人可以接近的，有些还残存着怪异的痕迹，

如黄帝龙形，毛女形体生毛等。这些仙人们有奇特的仙术、法术变化：能积火自焚、乘风随雨、飞举升天、死而复生、返老还童等，有些善于形变，如王子乔化为白蜺、大鸟。他们的生活方式异于世俗：他们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服食水玉、丹沙、桂芝、茯苓等；善长炼形尸解，导引养气之术。他们有的坐骑龙、凤，乘仙鹤；有些活在人间，有些寄身山泽，如蓬莱、方丈等都是仙人聚集的海外仙山，景象迷离绝奇。此书中仙人仙境的描拟，成为后世神仙故事和小说的写作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列仙传》第一次引进了人神爱情故事。有名的如《江妃二女传》《萧史传》，写得有首有尾，情节基本完整，成为后世骚人墨客的时常引用的典故。人神恋爱始于神话和楚辞。宋玉《高唐赋》已初步完成此类题材的创作，其感情之缠绵悱恻，情味浓厚，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这类人神恋爱的故事并非真实地表现爱情，而是传达仙凡相通，绝世超人的神仙观念。这种题材在后世小说中逐渐广泛应用。

《列仙传》中还记有仙人偶然闯入神秘仙窟的故事，如《邗子传》写邗子偶入仙山穴洞，开后世《搜神后记》“桃花源”一类传说故事的先河，成为后世小说中有特色的题材。

《列仙传》文字简朴，故事短小而较完整，长的不到200字，短则四五十字。除少数片断描写精彩外，一般较晦涩。葛洪批评它“殊甚简略，美事不举”（《神仙传序》）。但是，书中神仙题材的开掘，基本完整的故事情节及其想象的神仙世界，都为后世文学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艺术遗产。（李清章）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

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选自《列仙传校正》清王照园撰。龙溪精舍丛书本。

这是刘向《列仙传》中有名的故事。它生动地描绘了江妃二女和郑交甫的纯朴感情。江妃二女，也作江滨二女。《山海经》说她们是“帝之二女”常游于江边。郭璞注解说就是帝尧的儿女，大舜的二妃娥皇、女英。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就是此二女。汉人韩婴《韩诗外传》中收载。在《诗经·周南·汉广》里，这二位神女的形象已粗略形成。诗中写游踪不定、虚幻缥缈的美丽游女，令人目眩神荡，魂勾魄摄。可望不可即的美女，使人产生一种悠悠的遗恨。后来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根据《汉广》而创作出一个生动优美的神话故事。一位名叫郑交甫的才子，路过汉水，见到两位绝艳超人的女子。他深深地爱慕，向女子索求玉佩作为定情物。二女有感于他的真情挚意，于是解佩相赠。交甫大喜过望。谁知辞别数十步后，玉佩不翼而飞，再回头看二位艳女，杳然无影。他怅然若失，遗恨无穷。《列仙传》根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江妃二女”，在原有基础上加上了郑交甫与仆人的对话。通过仆人之口，来写二妃“习于辞”。如果不能得到她们的理解，交甫一定遭其戏弄。相反，二妃解佩相赠，赋歌答唱。这就反衬出二女的温柔善良。从复沓的对唱中我们可以看到楚地民歌的痕迹，也说明了此则故事早有流传。二女与交甫对答用诗，是赋诗言志的遗习。橘（桔）、柚“以筥”“以筥”，桔、柚都是香料果木，很可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采芝而茹，芝，即灵芝，是一种仙草，味香醇；茹，吃。这是用来托物言情，颇有意味。

这则小故事，结构基本完整，极富小说的意味，在富于浪漫色彩的夸张中体现纯真的感情，男女的心灵碰撞通过赠佩的细节显现出来。人物情态及行动的描写，也具备了小说的因素。江妃二女追求爱情自由，大胆地表示情爱，这是刘向《列女传》中所写的烈女

们望尘莫及的。《江妃二女》以其不朽的艺术形象，大胆的题材开拓，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李清章）

《蜀王本纪》

《蜀王本纪》，又称《蜀本纪》、《蜀记》（纪或作记）西汉扬雄撰。

《蜀王本纪》记述的是关于古蜀国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内容极为丰富。扬雄出于对故土的热爱，搜集古老传说而撰写了这一本书。书中主要记述了秦前古蜀国历代君王蚕丛、柏濩、鱼凫、望帝、开明帝的神话及传说，最精彩的是望帝杜宇、开明帝鳖灵和五个力士的传说。

《蜀王本纪》被史志列入地理类，它虽记载了一些蜀地名和古迹，但它既不是地理书也不是史书，而是杂史体志怪小说。它突出的艺术特征在于想象奇诡，荒诞不经。如：荆人鳖灵之尸亡去，溯江而上，复生为望帝的宰相。杜宇夫妻的出生更是奇诡，一从天降，一自井出。此外，如周苌宏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魂化为子鹃，五丁之神力等没有一件是信史事实，难怪古人用信史的眼光来对待它时，说其荒诞不经。其实蜀传说丰富多彩，扬雄之收集保存了其朴素性和浪漫情调，并不象常璩《华阳国志》中那样把很多传说都历史化了。扬雄尽管用了史传的名称“本纪”，但书中所记并非实实在在的蜀国历史，而是借史传的格局来记神语怪。

历史和幻想成分的结合，是此书的又一特色。《本纪》中记的人很多是历史人物，但多徒具其名，如李冰治水为《史记·河渠书》所载，但李冰其人被幻想化了，真实与虚幻融合在一起了，只可惜《本纪》残缺，所述甚简单。

扬雄是著名的文学家，故而此书文笔洗炼流畅，寥寥笔墨勾勒出活脱脱的人物和事件。其中故事数杜宇化子鹃最为精彩，杜鹃鸟的凄惨啼声已经巧妙地和杜宇的人物性格及经历建立起了幻想的联系，寄托了作者浓厚的感情。此外，望帝和鳖灵的纠葛，五丁力士等描写都很生动，扣人心魄，表现力丰富。（杨汉勇）

《神异经》

《神异经》，旧题东方朔撰，误，一说为六朝人伪作，亦误，当为东汉人所作，因为东汉末年服虔在注《左传》时已提到《神异经》。其作者是儒生，或者说是受方术影响的儒生。

《神异经》是地理博物体志怪，书凡 9 篇，按顺时针方向分别记述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等八荒及中荒的山川道里，神灵异人，草木飞走，其中山川道里记述简略，而详细地记载了异物传说。

《神异经》是在汉大儒们喜读《山海经》背景下产生的，从内容到结构、笔法都受《山海经》很大的影响，异物的记载承袭《山海经》，又加以变化和丰富，如驩兜、穷奇、饕餮、苗民、西王母、共工等，大多数都是新创造出来的，但在形象设计和表现方法上常常有模仿《山海经》的痕迹。有些描写也颇为相似，如北海大鸟和不孝鸟的描写就很象《山海经·南次三经》中凤凰的描写。《神异经》虽有意模仿，但并非机械的模仿，而是在题材和表现方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异人异物的记载有很多不见于《山海经》的新内容，如东王公；幻想较之《山海经》更加新鲜奇特，想象力丰富开阔、富有情趣；文字不再象《山海经》拙直朴野，变得简古流畅，并加入了一些描写。如：东王公的形象是仿《山海经》西王母形象设计而成的，西王母蓬发戴胜、善啸的想象朴野，而东王公中登希有鸟背相会的幻想情节则古朴俊美，玉女投壶和天笑情节的描写也颇有情致。

《神异经》杂揉神仙方术和儒家观念为一体，但道家思想并不突出，真正突出的是儒家思想。在异人异物的描写中处处表现着儒家的封建道德准则，当然其动机是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如《西南荒经》的饕餮、《南荒经》的驩兜、《西北荒经》的穷奇、《中荒经》的不孝鸟、《东荒经》的南方人、《西荒经》的浑沌人、《西南荒经》的天下圣人，都体现出儒家道德的评价。（杨汉勇）

《燕丹子》

《燕丹子》历史小说。旧题燕太子丹撰，不可信。今学者一般认为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据史书和民间传说加工改写而成。小说以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为基础，叙述了燕太子丹质秦受辱，历经艰辛返回燕国后处心积虑，物色刺客复仇的故事。描写了太子丹对刺客荆轲的礼遇之深和荆轲行刺未果、功亏一篑的结局。从而歌颂了荆轲等侠客愿为知己者死的献身精神，表现了太子丹礼贤下士、急于复仇的性格特征。

《燕丹子》的美学风格是突出了悲壮之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安排了三个层次，逐渐地把悲壮气氛所产生的美感推向高潮。首先，作者以太子丹的不幸遭遇作为整个故事悲剧的基础。小说详细交待了太子丹在秦国为人质时所受到的屈辱和回国途中受到秦王的一系列陷害。这些以强凌弱的残暴行为引起人们在道德上的同情心，很快进入到悲剧欣赏的情感漩涡中。接着，作者又围绕太子丹物色复仇人选和荆轲出征，一连写出了几位为正义而自动捐躯的英雄人物、田光为避疑吞舌而死，樊於期自刎以自己的头颅作为荆轲进见秦王之礼，夏扶则于车前刎颈为荆轲送行。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壮举具有震撼人们心灵的作用，也把故事的悲壮气氛推向一个较高的峰峦。然后，作者以排山倒海之势，尽情渲泄了荆轲出征和行刺失败的悲壮气势。荆轲出征是千古传颂的悲壮图画。这是作者以深情的笔墨，再现了这感人肺腑的历史画面。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仅把人们带到一个萧瑟冷风、生离死别的悲壮境界中，也使读者对这位大义凛然、义无反顾的英雄肃然起敬，徜徉于崇高的美感之中。接下去，人们还没有从崇高的美感中拔出，就立即被接踵而至的行刺场面的紧张气氛所吸引。从咸阳宫中敌视的百官，林立的陛戟，写到秦武阳的惊慌失措。在即将大功告成时，却又形势突转，功亏一篑。作者最后将一幅断掉双手、倚柱笑骂的英雄形象，定格于读者的想象中，进而把故事的悲壮气氛渲染到极至境界。

形成这种美学风格的基础，是小说中一系列艺术手法的成功运

用，诸如情节的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篇幅的宏大，构思的缜密，结构的严谨，等等。在小说发展的初期，这么多艺术上的成就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所以明代胡应麟把它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少室山房笔丛》）。（宁稼雨）

《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志怪小说集。旧题东汉班固撰，不可信。宋以后又有晋葛洪、南齐王俭作此书的说法，均无确证。书中称汉成帝为今上，则应视为汉成帝时人所撰。

《汉武故事》记述汉武帝一生琐闻轶事，包括武帝幼时和即位后内宫后妃们的故事，如武帝四岁立为胶东王后，欲得阿娇为妇的“金屋藏娇”的典故；武帝生于猗兰殿，死葬茂陵的故事；以及武帝其它逸事，如颜驷为郎，三世不遇，擢拜会稽都尉的传闻等。其中较为精彩的故事集中在武帝、西王母、东方朔之间。东方朔被写成西王母手下的偷桃儿，顽皮可爱，又是武帝的臣子。其描绘西王母离开昆仑来到人间，与武帝相会的情景，忽如风管鲲弦，光风霁月；忽如行云流水，余音袅袅。语言质朴而不失文彩。而接下描写西王母与武帝食仙桃，武帝欲留桃核下种以及王母离去后武帝惆怅心情，对两人的性格刻划都比较突出，西王母的仙人气韵，富丽绰约，又蕴含着缕缕风情，动人魂魄；相比之下，汉武帝未免有些卑微委琐的小家子气。两个形象维妙维肖，跃然纸上。又如记武帝向刘安讨教致仙之方。刘安不肯，武帝欲杀安的故事，渲染武帝喜好神仙道术，细致入微。记叙刘安隐形升行，能为云雨，波谲云诡。

这些故事以汉武帝为中心，又把西王母、东方朔、刘安、栾大、钩弋夫人等历史或传说人物穿插其中。既各自成篇，又有一定的系统性。作者善于把历史成分和幻想成分融合在一起，表现出史传与神话传说相结合的写作特点，清人王文濡谓其“语多怪诞，然亦有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者”（《说库提要》）正点出了这个特点。在结构上，它不同于一般丛谈琐语的格局；其语言简雅朴素，又略施文彩；人物对话、环境描写、气氛渲染也比较生动、形象。书中

若干故事，如西王母与汉武帝相会，汉武帝微行柏谷、武帝欲杀刘安，金屋藏娇等，对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在题材和笔法上也有一定影响。（宁稼雨）

《十洲记》

《十洲记》，又名《海内十洲记》、《十洲三岛记》、《十洲三岛》、《海内十洲三岛记》、《十洲仙记》。旧题汉东方朔撰，不足信，为后人伪托。

《十洲记》的内容是：汉武帝闻西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遂向东方朔询问其所在及所有之物名，东方朔就详细地向武帝介绍了十洲及沧海岛、方丈山、蓬莱山、昆仑山之所在及物产、神仙。

《十洲记》继承了《汉武别国洞冥记》、《汉武内传》的浮夸文风，所记载的十洲动植物光怪陆离。它模仿《山海经》、《神异经》多记地理博物知识。作者一味称道神仙家，所以仅记载十洲三岛，描写穷妍极态，仙山、仙岛、仙宫、仙物俯拾皆是；文字缛丽、铺饰颇多，想象恣肆、飘逸奇特，不似《山海经》、《神异经》那样文字简古。叙事严谨有章法，十洲三岛娓娓道来，文体虽还没有摆脱直叙的窠臼，但这些传说都经过作者的精心编排和组合，以汉土为中心，分述置于东南西北四海中的十洲。每洲的叙事，均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并且循着一定的次序：首列洲岛所在的地理位置，次述所有之灵物异产，如动物、植物、矿物及其神效，末记栖集的神仙，次序井然。

《十洲记》集古代神仙传说之大成，尽张皇神仙之能事，充满了神仙道教之言，它是纯道教神仙之书，只言属仙家的十洲三岛。书中内容不甚新鲜，缺乏应有的情致，难望《洞冥》、《神异》之项背，读之令人生厌。但其张皇神仙，多出虚构，符小说之意；动植物产光怪陆离，奇诡怪异，合志怪之旨，故而人们仍以小说视之。（杨汉勇）

凤麟洲

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凤麟，数万各为群。又有山川池泽及神药百种。亦多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为续弦胶，或名连金泥。此胶能续弓弩已断之弦，连刀刃断折之金，更以胶连续之，使力士掣之，它处乃断，所胶之际终无断也。武帝天汉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国王使至，献此胶四两，吉光毛裘二领。武帝受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用也。以为西国虽远，而上贡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时武帝幸华林园（当为上林苑）射虎，而弩弦断，使者时从驾，又上胶一分，使口濡以续弩弦，帝惊曰："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共对掣引之，终日不脱，如未续时也。胶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盖神马之类也，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燋。帝于工是乃悟，厚谢使者而遣去，赐以牝桂、乾姜等诸物，是西方国之所无者。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于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满于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秦始皇时，西胡献切玉刀，无复长满杯耳。如此胶所出，从凤麟洲来，剑之所出必从流洲来，并是西海中所有也。

——选自明正德间顾元庆刊《顾氏文房小说》本

此段文字颇能反映全书的艺术特质。它的叙述脉络清晰，首述凤麟洲的地理位置及名称的来源；次述物产，凤麟、仙药百种、续弦胶、吉光裘；再述其上多神仙，层次分明。并非完全平铺直叙，而是在叙物产续弦胶时，引入一段上林苑射虎之事，平添兴味。

文字浮靡华丽，汪洋恣肆，如：胶"色青如碧玉"，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燋"，割玉刀"切玉如泥"。更精彩的是夜光常满杯，采用白描手法，"汁甘而香美"。仙物琳琅，美不胜收，仙人、仙物、仙乡，恍惚迷离，极尽张皇之能事，实在令人向往，很有感染力和蛊惑力。

从叙事角度来看，此书实非东方朔所撰。东方朔面对武帝叙述，

何及上林苑之事？朔死于武帝前，又何以云武帝谥号？可见，此书是后人假托。（杨汉勇）

《汉武内传》

《汉武内传》，志怪小说集。作者未详。书中曾引《十洲记》及《汉武故事》文字，而其文又为徐陵《玉台新咏》所引，故作者应为汉以后，齐梁以前人，当在魏晋前后。

《汉武内传》记汉武帝初生至崩葬始末，而于武帝斋戒见西王母、受神仙不老术事特详。可能是在《汉武故事》所记基础上的加工铺演，原文语极简略，不足400字，而本书此节洋洋数千言，不仅人物增多，而且情节繁复，场面宏大，气氛热烈，竭尽铺排渲染之能事。其中许多情节，均为《汉武故事》所无，王母降前使王子登传命汉官；降临之日命诸侍女弹璈吹笙，击钟鼓簧，畅言神仙服食之道；又报请上元夫人，戒言五难损性之理；最后王母授《五岳真形图》，上元夫人授《五帝六甲左右灵飞方》等。书中增加了董仲君（一作舒）、上元夫人、王子登、董双成、许飞琼等十数人。其中尤其精彩的是对七月七日夜王母降临汉武帝殿，与帝食仙桃欢宴时诸侍女奏乐唱歌的描写，八个侍女各以所长，极逞其技，“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把人们带到一个绚烂无比、群芳竞艳的美丽气氛中，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引文上采用了汉赋铺彩饰丽、排偶夸张的手法，吸收五言诗入文，从而大大丰富了小说艺术表现的手段。这种词藻华丽的风格与《汉武故事》以简雅朴实为主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显出它“操觚凿空，恣情迂诞”的特色。

《汉武内传》的文字稍涉靡丽，摹写细致，词意清新。南朝齐梁以后，历代文人往往用为故实。如陈徐陵《玉台新咏序》“灵飞六甲，高擅玉函”句，即用《内传》中上元夫人授《五帝六甲左右灵飞方》语；唐《文选》李善注中郭璞《游仙》诗，亦引《内传》所载《玄灵》歌词。他如唐韩愈《读东方朔杂事诗》、李商隐《碧城》、《茂陵》诸诗，均以《内传》为藻典。可见《内传》在后代的流传与影响极为深远。（宁稼雨）

《洞冥记》

《洞冥记》，志怪小说集，又名《汉武洞冥记》、《汉武别国洞冥记》、《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列国洞冥记》等。旧题东汉郭宪撰，后人多以为六朝人伪托，均无确证。

《洞冥记》全书围绕汉武帝求仙这一中心，杂记各种轶闻、仙丹灵药、奇花异木、珍禽怪兽等，多为远国遐方之事物，是汉武帝时西域诸国及物产的传说化。如有祇国所献金镜，能照见魑魅；都夷香，吃一片可历月不饥；丹豹髓灯，夜暴雨而光不灭；蹑空草，食之能空中独立，足不蹑地；数过国献的龟能言语；三青鸭可以化为三小童。另如神精香草、飞骸兽、玉燕钗、马肝石、紫轻梨、龙尾墩、蛟螺、细鸟、万岁不枯木、照月珠、吉云神马、怀梦草、黄蛇珠、五味却眠草、兽鸣星、鸣鸿刀、鹊化龙、献火龙、百足蟹、开门树、翅鸡萎、远飞鸡、青金树、五时鸡、舞日鹅、女香树等无奇不有，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反映了武帝时四方各国所贡形形色色珍品，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异彩辉煌的艺术世界。

书中有关武帝及东方朔的传说多为它书所未载，大大充实了有关汉武帝的传说，也是书中文学色彩最浓的部分。如卷四对武帝问，东方朔求不老之药的记载，作者先以问答的形式，层层递进，节奏气氛逐渐紧凑，十分传神地表达了汉武帝企求仙道以期长生的迫切心情。这里使用了四个问句，三个“何”字，是这段描写取得如此传神效果的关键所在。接着，又通过东方朔对不老草的介绍，以神奇的色彩，勾勒了一幅绮丽而清秀的仙山佳境，令人陶醉其中，乐而忘返。

本书借助《山海经》等志怪书漫记地理博物的方式，又吸取《汉武故事》等书运用史传的笔法，从而形成了怪异之中又严实记事的风格。其描写比较细致具体，文字靡丽，铺饰较多，故清人谭献谓其“辞藻丰缛，有助文章”（《复堂日记》卷五）。这种风格笔法对后人志怪与传奇小说有一定影响。（宁稼雨）

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父张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岁，颜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时景帝三年也。邻母拾而养之。年三岁，天下秘谶一览暗诵于口，常指挥天下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方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忽见，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我耶？"朔曰："儿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渊湔浣，朝发中返，何云经年乎？"母问之："汝悉是何处行？"朔曰："儿湔衣竟，暂息都崇堂，王么饴之以丹霞浆，儿食之太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既而还路，遇一苍虎息于路旁，儿骑虎还，打捶过痛，虎啮儿，伤脚。"母悲嗟，乃裂青衣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于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

朔以元封中游鸿濛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有黄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千岁，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岁一返骨洗髓，二千岁一刻骨代（按：一作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矣。"

——选自明正德间顾元庆刊《顾氏文房小说》本

东方朔是汉武帝的弄臣，《汉书》本传称他是"滑稽之雄"。武帝的求仙活动被传说化以后，东方朔也随之成为武帝传说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各种奇情怪事。这段故事是讲朔的出身及其遇仙传说的，传说的内容较《汉武故事》大为丰富，更加富有特色。

全文最大的特色是非凡的虚构能力和想象能力。东方朔这个历史人物被彻底传说化了，仅存其名而已，藉之以语怪。朔父年二百岁，朔母田氏梦太白星而娠，所饮丹霞浆及玄天黄露，却食九千岁的黄翁，时间上一日与一年的强烈反差等，无一不是传说之所为。作者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融合了感生神话以及神仙家言，从小到老地描写和创造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东方朔，他不仅摆脱了弄臣的地位，而且成为神仙的使者和布道者，列入了仙班。故事中的东

方朔已不再是东方朔，而是一个生就仙骨，长就仙肉，行则仙处，衣亦化龙，吞丹驭虎，能使少者不老的神仙了。

故事叙述上吸取了史传的手法。先交待朔的名、字、父母，然后记述朔一生事，包括出生、几次出走及遇仙诸事，是标准的史传写法，这说明了史传对志怪的影响，进而使其叙述层次井然。

故事中大量运用对话，生动洗炼，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和生动性。叙事也颇生动，成功地勾画出了一个虽非亲母但胜似亲母的母亲形象和任性顽皮的朔的形象。（杨汉勇）

《列异传》

《列异传》，或称《列异记》。撰人一曰魏文帝曹丕，一曰张华。《隋志》、《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初学记》卷二六和二八均作魏文帝，初唐人皆不云张华，盖后人妄题。

《列异传》的内容是序鬼物奇怪之事，有很多好故事，如“三王冢”、“韩凭夫妇”、“望夫石”、“谈生”、“宗定伯捉鬼”、“蒋济亡儿”等。

《列异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第一部优秀作品。它记载鬼物奇怪之事极为丰富，有梓精、金精、银精、杵精、鲤精、蛇精、狸精等精怪变化作祟事，有神仙事，有异人异术事，还有一些其它鬼事。它基本涵盖了六朝志怪的题材，奠定了六朝志怪的格局。

汉代志怪的内容多限于杂史、地理博物和神仙传记，而《列异传》继承了汉末陈仲弓《异闻记》杂记鬼神异事的传统而更进一步，使得六朝志怪突破了汉代志怪的格局，大大地扩展了志怪的表现范围。

《列异传》的故事大多采自民间传说，如“干将莫邪”、“谈生冥婚”等故事，皆清新朴实，别有情趣。

记叙较具体细腻，用笔曲折，偶尔也有一些描写，很精彩，如“宗定伯”条描写鬼渡水的细节和鬼叫，情态宛然在目，人鬼对话写得虽简单，但颇能传神，宗定伯的机智与小鬼的傻气活脱脱地跃然

纸上。（杨汉勇）

宗定伯捉鬼

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迭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曰："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其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于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版

古人言鬼，多写鬼之可怕及作祟事。鬼是狡诈的，他们掌握着人的生死权，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而惹下灭身之祸。此则故事则充分肯定了人的机智与勇敢，读起来颇有兴味。鬼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屈服于人的智慧，在当时人们皆张皇鬼神、并以之为实有的社会背景下，此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段文字描写很精彩，虽然字数不足 250 字，却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宗定伯这个少年机智大胆，有过人之处，虽遇鬼而不乱，反而冒充鬼以欺骗鬼，几次破绽都被他巧言掩饰过去，最后竟套出鬼之所忌，成功地捉住了这个鬼，卖鬼得钱而去。傻小鬼的形象更是可人，鬼是与狡猾联系在一起的，可这位小鬼却由于涉世未深，几次被欺骗，最后委屈地化羊被卖。虽然在行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破绽，但他始终以诚相待，不以歹意度人，并把己之大忌告之路人，心无城府和轻信导致了他的悲剧。作者用简炼的文笔十足地刻划出了一个心地坦诚，不谙世事的傻小鬼形象。

故事几乎全用对话写成，对话中多动用口语，在人物性格形成有机的整体，颇能传神。作者运用其非凡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使对话简炼、生动，这是故事的又一成功之处。

叙事曲折，富于变化，故事的产生全出于偶然，人鬼相遇，人以其机警数次相欺，数次露出破绽，又数次得以弥补，情节发展扣人心弦。人的机智与傻小鬼的坦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鬼的界限，颇能引人深思。（杨汉勇）

《异闻记》

《异闻记》，汉陈实撰，内容是杂记当时社会所流行的各种异闻，不限于人、物或事，成为汉末杂记体志怪小说的开山之祖。由于它取材于现实社会所流行的故事，因而颇能从中窥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影子。如《抱朴子》所引之文，记载汉末张广定因避乱而弃其幼女于古坟中，三年后，张广定重返故里，欲收女骨重葬，竟发现女儿还活着，究其因，是效法老龟呼吸。效龟息而不死，固不能真有其事，但通过这个故事首先我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到汉末动荡离乱的现实以及带给百姓的灾难。因避战乱，张氏不得不弃女逃生，这正与王粲《七哀诗》"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反映的汉末史实一致。其次它还反映了汉人的迷信观念。东汉时期，谶讳之学盛行，迷信之风大昌，不少人求仙访道以企长寿，龟在很早之前就被认为是长寿之灵物。《庄子·逍遥游》有："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这种以龟为神的看法到汉代仍很流行，如曹操就有"神龟虽寿"的诗句。人们既企长寿，又以龟为长寿之物，这样自然会想到效龟而长生。这则故事正是反映了汉人这种企寿的心理思维途径，颇入情入理。这类故事和汉代一些游仙诗反映汉人的某些精神心态很有一致之处。

《异闻记》由于是记载当时流行的各种传闻，因而表达比较朴素、亲切，可读性强，叙述简洁，较少细致刻划和描绘，重故事的内容。它以"异闻记"为名，同前此的各种小说名称不同，开后代同类志

怪小说名称之先河，在志怪小说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侯爱平）

《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又叫《周王传》，作者不详。为晋太康二年汲县人盗发古冢时所得。六卷。本书以周穆王活动为中心，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记载了周穆王游猎纵乐，率领七萃之士，名御造父驾着八骏（八匹骏马，如赤骥，盗骊、白义等），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漳水、穿河宗、阳纡之山等，长驱万里，北绝流沙，西至昆仑，游历名山佳景。其中详细记载了周穆王与西王母会见于瑶池之上并宴饮酬酢的故事。《山海经》里描述“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的西王母至此变为文雅有礼，感情细腻的女性人物。宴席上她吟诗唱和，颇为感伤。本书记述了穆王行程2.5万里，历时两年之久，途中所见的异国异乡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后一卷写盛姬在泽中因寒疾而死及殡葬的故事。描绘人物情态，较为细致。全文约8500字。内容颇为丰富。语言质直古朴，时有细致的描绘。它和《山海经》一起，成了后世志怪小说的发端。

本书荒诞虚空，有基本的人物故事情节，可看作是一部志怪小说。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六朝志怪小说在创作精神、内容、体制多效仿此书，如《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和《神仙传》等。（李清章）

宾于西王母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乌）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

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驾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选自《穆天子传》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穆天子传》中最含神话因素的，莫过于传中所叙的“宾于西王母”的故事。《山海经》里的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半人半动物。还记载有悠闲的青鸟为她取食。这三只青鸟是“赤首黑目”强壮善飞的猛禽，使西王母带上了凶恶的色彩。西王母是男是女，《山海经》里没有明确的说明。到了《穆天子传》中，西王母演化为温和文雅的女性。从她和穆王的交谈中，表现出她雍雅和平的“王者”的气度。并且写她是“惟天帝女”。但是，从诗中自叙的“虎豹为群，於（乌）鹊与处”看，仍然流露出了先前穴居野处“豹尾虎齿”的神怪本质。西王母的演化痕迹很明显。

本段有较为细致的故事情节。大意是：穆王周游天下，越山穿水，到达弇山（即崦嵫山）。会见了他思慕已久的西王母。在甲子之日，他在西王母之邦作客。他向西王母奉献了白圭黑璧，还有一些彩色的丝带，西王母恭恭敬敬地接受了。第二天是乙丑日，穆王与王母在瑶池设宴，西王母即景生情，吟歌述志。她唱道：“白云高悬天空，山陵的面孔自然显现出来。道路是那么悠长，你我隔着数重河山。愿您长生不死。将有一天你还会来。”穆王兴意顿增，吟歌答唱：“我回到东方的国土后，一定好好治理诸夏。待到万民平均日，我复回来见你。要不了三年的时光，我将重回你的郊野。”穆王驾车登上崦嵫山顶，便叫人在山顶树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会见西王母的事迹。题额上刻有几个大字：“西王母之山”。并种了一颗槐树作为纪念。临别时分，西王母恋恋不舍地赋诗表示对穆王的惜别和期望。诗里写她是夏帝的女儿。她与乌鸦、喜鹊共处。她的心魂在笙簧曲中翱翔。并称道穆王是万民之君主。只有穆王才是上天的瞩望。歌中有粗野的气息，然慷慨陈情直言不讳。彼此馈赠酬答，赋诗应对，描述较细致。人物的言谈举止，故事情节的描绘都初具小说的格局。本段叙事抒情有一定的次序。能围绕主人公来写。人物对话明白如话。胡应麟说本书：“文极赡缛，时有可观”，“颇为小说

滥觞”（《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遗》下）是有道理的。（李清章）

《西王母传》

《西王母传》，志怪小说，作者不详。今人推断它大致出于晋世。此书总结了以前关于西王母的各种传说，是西王母形象演变历史的总汇，西王母的形象由此涂染了更浓的神仙色彩。神话中蓬发戴胜的西王母至此变为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又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是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她有着道教的神仙气质，是西华至妙之气所化而生的。她姓侯，有一个老伙伴东王公，又叫木公。木公是东华至真之气所化。她们合作“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本传把《山海经》中的西王母的怪相，说成是西王母的特使，即金方白虎之神，不是王母的真形。皆为附会之谈。《广记》本中有王母授黄帝符，命九天玄女助黄帝迎战蚩尤，授舜地图等，大多是采自汉代的纬书。《西王母传》道术气息极浓，疑为汉末晋初的道教徒收集汇撰的。

本传文学性不强，故事单调乏味，但是，它勾勒了西王母形象变化的历史，是一部虚幻的人物传记。它所载的天尊上圣、元始天王等神仙形象及其基本的神仙色彩与情调，都被后世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所借用并发挥。《西王母传》对古代志怪小说的发展有一定作用。（李清章）

西　王　母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华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苍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

涛万丈，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绿旅，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旆阴庭。轩砌之下，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统龟山，九光之录，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晏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决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有授度，咸所关预也。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玉龟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征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黄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又，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昆仑而宾于西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事具"周穆王传。"。至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内，此不复载焉。

——选自清顺治陶珽重编《说郛》本

以上选自《说郛》本《西王母传》。西王母的形象，经历了从猛兽到美人的发展过程。如果姑且不论版本，则可以认为西王母的形象至此已定型化。《庄子·大宗师》载西王母"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司马彪《庄子注》说西王母是"穴名"，而崔撰《庄子注》说西王母是"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淮南子·地形训》说："……西王母在流沙之濒。"可见，西王母被认作是地名、山名。在《山海经》中西王母还是一个半兽半人的形象，性别也难以断定。此后，西王母形象经过后人的加工而不断演化。《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变为一个文雅多情、美丽和柔的女子，但还有明显的演化痕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定其为"颇为小说滥觞。"清人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把《穆天子传》收入子部小说类，说明《穆传》已被当作小说来看待。《汉武故事》中写西王母有青鸟侍奉，武帝向她求请不死之药，王母给他二枚仙桃。《汉武内传》写得更精绝，说西王母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灵人，俨然成了一个圣

母的形象，武帝见她都下跪。

《西王母传》的作者，企图总汇西王母形象的各种传说，为西王涂上了不少神仙色彩。西王母被描述为“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又封号为“太虚九光龟台九母元君”，是“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她和木公（也叫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西王母成了道教的仙人，极富道术气，更显得神通广大。她身居仙山宝宫，左有仙女，右侍羽童。她统召万灵，多次参加天尊的宴会。西王母的形象至此定型地存在于文苑及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人们崇拜的圣智的偶像，直接影响着后人的文学创作及宗教信仰。

《西王母传》固有其东拼西凑之嫌。故事也显得枯涩无味。但是，著者试图勾画人物发展演化的历史，意似写人物的传记。描写神奇的仙境及其神人用了一系列的夸张、排比手法，其写作形式被后人所模仿，尤其被短篇的文言小说所承袭。本传基本上故事完整、文笔质朴，想象丰富。后世小说中的仙山宝境、神宫奇殿，都明显受本传的启发，如《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等。（李清章）

《笑林》

三国魏邯郸淳撰。这是我国最早的志人小说集和笑话集。后人认为此书为邯郸淳奉魏文帝诏而撰。书中以记载诙谐幽默故事为主，带有强烈的民间传说色彩。所记人物不外“某甲”、“某乙”、“王氏”、“楚人”、“南方人”等，表现出传说故事的痕迹。另一方面，不少故事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富翁的种种丑行予以无情的揶揄和辛辣的讽刺。如《汉世老人》写一家产万贯的富翁，却为富不仁，吝啬无比。死后全部财产没为官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对这类人的无比憎恶。另一类故事，则通过对一些愚蠢行为的讽刺，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如《楚人》叙一个人妄想学隐形术公然行窃，被人送官后，笑而释之；《执竿入城》以执竿入城者的笨拙，劝其截竿者的自作聪明，反映人民对这类行为的嘲笑。

与先秦寓言中的笑话故事不同，《笑林》中的笑话不再是阐发哲

学道理的辅助手段，而是单纯为了消遣和娱乐的目的，这就要求它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成熟。《笑林》在艺术手法上有两点特色：其一，善于捕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行为，准确地刻划人物，表现内容。如《汉世老人》记“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丐者”，把一个爱财如命，视草如金的吝啬鬼形象，刻划得淋漓尽致。其二，以夸张的手法，达到笑的目的。如《执竿入城》中二人行为均难在生活中找到，但人们却可以在这被夸张的愚蠢行为中看到蕴含的人生启迪，避免自己重蹈覆辙。又如《甲乙斗争》条写甲啮下乙鼻后，官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官云人不可自啮自鼻，甲云：“他踏床子就啮之。”这些违反生理常识的辩解和执迷不悟的态度，都使读者在夸张变形的行为中，轻而易举地发现其可笑，进而否定甲的蛮横丑恶。

《笑林》继承了先秦两汉诸子、史传、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故事因素和表现手法，第一次展现了志人小说和笑话的面貌，对后代的志人小说和笑话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宁稼雨）

汉世老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啬；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丐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年版

《汉世老人》这篇故事出自三国时期的志人小说集和笑话集《笑林》，其中的幽默风格和民间传说的色彩绝好地反映了《笑林》全书的面貌和特色。这篇故事以笑中带骂的姿态揶揄和讽刺了富人的吝啬心态。

幽默故事往往以夸张变形和违反生活常理为主要表现技巧，这篇故事也基本采取了这些笔法。汉世老人富而不用，虽悖于生活常理，却合于其“性俭啬”的特征，使读者在一开篇就期待笑料的出

现。至老人向乞丐说“我倾家赡君”时，达到夸张和虚饰的极至，使人哑然。这种夸张和虚饰的做法将吝啬的老人推到了尴尬局面之中，结果是“老人饿死”，才使这揶揄彻底实现。

另一方面，作者还表现出了对细节过人的观察能力和把握能力。从最细致处下笔往往能够起自微妙，终于深刻。这位富裕的老人尽管聚敛无厌，辛勤营理，却“不敢自用”，这四字一出，老人的贪状形神皆现。后丐者来到门前乞讨，老人自屋中取了十钱，“随步辄减”待到门口，只剩下五钱！其复杂矛盾的内心斗争，小气悭吝的守财奴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妙处还在接踵而至的一个高潮，老头给乞丐钱时“闭目以授丐者”，“闭目”二字尤为形象，老头下了狠心，咬牙忍痛割爱的最后决定和先前的“随步辄减”形成鲜明对照，这样的细节描写实为上乘之作。

整篇故事对于贫富不均和富人吝啬心态表现了一定的不满和蔑视。故事结尾说老人死后“田宅没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人民的理想，以此来使读者获得一种心理平衡。这里体现出一种传统封建文化中小农意识的狭隘，但并不影响整篇故事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成就。（张　雷）

《玄中记》

一题《郭氏玄中记》、《元中记》（后者系清人避康熙玄烨讳改），是六朝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代表作之一。原书已佚，现存辑本多种。

《玄中记》是方舆、动植物和数术的混合，胡应麟称郭璞“博于方舆”，是“术之博者”，《玄中记》正可体现这一点。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伏羲、女娲、颛顼、刑天、钟山神等的神话，数量少，大都是只言片语，不成大观；第二类是远国异民的传说，如奇肱、君子等，大都采自《山海经》和《括地志》；第三类是关于动植物的记载，少实而多虚，有些已见于《神异经》等书，如桃都山、炎火山等，也有一些山川、动植物的记载，是这以前的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新鲜传说；第四类是关于精怪的记载，其中以姑获鸟的传说为最佳，而以狐妖的记载对后世取材于狐的作品影响最大，

至于其他关于树精、玉精、金精、鼠精等的记载，大多简短异常，没有故事性。

总的说来，现存《玄中记》在内容上比较丰富，但除姑获鸟等很少几则外，多是对事物的简短陈述，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很多只不过一两句话，从四五字到十几字、几十字不等，这类记载几乎无文采可言，文学价值不大，但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却有很大影响，以后很多小说中的形象都是从这里取材的，如后代小说中对狐妖的描写，就大都以《玄中记》中关于狐妖的记载为基础。（郭承宇）

姑 获 鸟

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一作：阳新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辑，《鲁迅全集》第八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姑获鸟的传说，是现存《玄中记》中文字最长、也最有故事性的一则。从这种鸟众多的异名来看，当时必定有多种关于姑获鸟的传说。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这类鸟都是雌鸟，没有雄鸟，而穿上毛衣就是飞鸟，脱去毛衣就成了女人；它们都不生孩子，却又喜欢养孩子，喜欢做母亲，为了满足这一愿望，就不得不到处偷人家的孩子来抚养；它们既有人的形体，又有人的欲望，同时又是鬼怪；既使人明显感到它们与人的不同，又让人觉得亲近，有十足的人情味，这就是姑获鸟。这记载虽然荒诞奇特，却不使人感到恐惧，相反却使人为它们的强烈的母性所感动。在这里，创造者把鬼鸟人性化了，而段成式《酉阳杂俎》更说这种鸟“前胸有乳”，系“产死者所化”，

更把这种鸟同女人直接联系了起来，进一步使它们获得了人性。这种鸟着羽衣而能飞升，脱羽衣而为女子，实际上就是人鸟合一的仙女，姑获鸟的传说也就成了仙话。因为姑获鸟能脱毛衣为女子，因而就有了豫章男子娶鸟为妇，而且成家生子的美丽故事。这是第一个人鸟结合的传说，情节虽然简单，却以其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开了后代同类题材小说的先河，并成了这类小说的范本，如《聊斋志异·竹青》一篇，就很明显受了上述传说的影响。同时，男子藏衣而得妻的情节模式，更为以后民间故事所常用。（郭承宇）

《异林》

《异林》，佚书，作者陆氏，其名不详，不见著录，今只存一则佚文。《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太平御览》卷八一九、八八七都有引。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题为《陆氏异林》。佚文存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中，裴注所引如下：

繇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练衫，丹绣裲裆，伤左髀，以裲裆中绵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

这是一则人鬼相恋的故事，写一个美丽善良的女鬼，不甘于寂寞而寻找爱情，最后却导致了悲剧结局。故事在短短的百数十字当中，既写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又写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女鬼因知道情人"有相杀意"而"不即前"、"止户外"，犹豫不决，但最终在情人的勤勤呼唤之下，冒着被杀的危险进屋了，表现了她对爱情的执着态度；而钟繇也是"有不忍之心"，只伤了她的髀，这也说明了钟繇对妇人的爱恋，以至于明知是鬼而不忍相杀。在这里，人们把美的形貌和美的心灵赋予了这孤栖于荒冢的女鬼，实际上是创造者们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人的思想感情为模特来刻划女鬼的形象。

这里的鬼其实就是人，这样，人鬼相恋的故事也就有了浓厚的人情味。实际上，人们把女鬼描写得如此可爱、善良，使人感到那么亲近而非恐惧，感到同情而不憎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美好而易得的爱情的向往。魏晋时期这类优美动人的人鬼恋爱故事，开后代大量人鬼恋爱小说之先河，特别是《聊斋志异》中，许多回肠荡气的人鬼相爱故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源头。（郭承宇）

《灵鬼志》

《灵鬼志》又名《荀氏灵鬼志》。作者荀氏，名不详，西晋时人。《灵鬼志》原书是分篇的，《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灵鬼志》四条，皆题作《灵鬼志·谣征》，但今可考见的仅此一篇而已。

从现存遗文来看，《灵鬼志》内容大致分三部分：一为谶语应验事，即《谣征》篇所载，二为神怪之事，三为佛家故事。前两种故事，没有什么特色，佛家事却颇值得注意。除了释氏辅教之书以外，此前志怪小说绝少记述佛家事，《搜神记》，曹毗《志怪》等书偶尔有之，不仅数量不及，而且质量也不及《灵鬼志》。《灵鬼志》首次给佛事以较多的反映，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的翻译与传播有密切关系。显而易见，作者是有意识弘扬佛法，佛法无边，它能驱鬼，能去病，能消灾。有的故事就出自印度佛经，如“外国道人”条的前半部分即出自《旧杂譬喻经》。另据鲁迅说，道人人担不觉小之事，又本于《观音三昧海经》卷一。故事想象奇诡，道人异术自不待言，道人入小笼子，笼不更大，担亦不复重已然奇怪可观，更何况笼中摆开肴膳器物，口中吐出一女子，女子又吐出一个男子，纳马于五斗罂，纳人于泽壶。这些非凡的想象，可以和中国道人的飞升遐举，隐迹遁形等幻化之术相媲美。其小说艺术的想象力，对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大有裨益。故事的文学性很强，非众多志怪故事所能及，叙事清晰生动，事情原委娓娓道来；情节曲折，妙趣横生；对话的成功运用，很具有表现力，引人入胜。这个和尚也很有意思，他兼道人的异术、庶人的人欲（饮食男妇）和劫富济贫的侠义思想为

一体，读起来，饶有兴味。

其它的一些故事，少有佳作。更多的则是鬼怪故事，占遗文总数的二分之一强，与其它志怪书中的类似故事无甚差别。（杨汉勇）

《博物志》

《博物志》，亦作《博物记》，晋张华撰。其内容很杂，有山川地理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虫鱼及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伎故事的记录；其中还有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对于治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人是颇有裨益的。

《博物志》作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颇受《山海经》，的影响，这一点宋人李石在《读博物志序》中就已指出过。地理博物知识及传说占的比重很大，山川地理、飞禽走兽，昆虫草木、远国异物，无不备载，极类《山海经》。《山海经》的地理博物是巫术化和方术化了的，《博物志》也是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多图谶方伎之说，性质同于《山海经》，不同在于它增加了汉代以来的新的内容。

《博物志》更多地记载了一些全无故事性和趣味性的杂考、杂说、杂物，博固然是博了，但它芜杂琐碎，不堪卒读，大大地削弱了其小说韵味，无怪乎胡应麟视其为杂俎类之祖，实具慧眼。我们视其为小说，看重的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即一些故事性颇强的非地理博物性传说，如“八月槎”、“刘玄石”、“蜀山猳玃”及人死复生故事等等，突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的表现范围。总起来看，它虽远不及《山海经》、《神异经》、《洞冥记》，但似可差强人意。

《博物志》阙佚太多，其文次第繁乱，断不成章，这是今本《博物志》的致命缺憾。（杨汉勇）

《神仙传》

《神仙传》，晋葛洪撰。该书所收故事，皆为一个个简短的神仙传记，诸如神仙法术变化，服食修炼度人及诸仙事迹。

葛洪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宣扬神仙之说，与《抱朴子》相辅相承，故而广收博采，撰写了《神仙传》。全书很多传记充满了道家言，拖

宕冗长，枯燥乏味，略无生气．当以“老子”条为最。总的来讲，全书的艺术性很差，仅有少数故事写得不错，如卷二“黄初平”，卷五“壶公”，卷七“麻姑”等传，想象丰富，记述也较生动。《神仙传》较之刘向《列仙传》文字明显增长了，《列仙传》长不到二百字，短则四五十字，《神仙传》最长则达二千余字。诸仙事迹大略完备，笔致也比较细腻，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列仙传》过于简略的毛病，但不及《列仙传》质朴自然。

《神仙传》实为道家书，故历代书目小说类皆不著录，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小说，是因为其中某些故事叙述完整，有一定的情节和故事性；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多有幻想和虚构成分；全书形式接近志怪小说格局，杂记诸仙事迹；对后世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有很大影响，神仙由仙宫步入志怪小说无疑有《列仙传》的功劳。（杨汉勇）

《甄异传》

甄异传又名《甄异记》、《甄异录》。晋戴祚撰。书名是彰明怪异之意，此书所记皆为晋事（大多是鬼怪事），盖采自当时传闻。

对鬼的描写中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人和鬼、人和妖的恋爱故事，描写得颇为生动曲折，“秦树”、“常丑奴”两则故事，鬼的举止言笑、饮食男女皆与常人无异，表现出一种人情味。他们虽隐隐透出一股鬼气，但并不害人，只是想和人亲近而已。鬼吟五言诗则更增加了人味。鬼亦讲义气，“张闿”条记一鬼奉命收录张闿，以其殷勤又有贵相，遂收录同名人代替他。“张牧”条则记牧家来一鬼以供驱使，使牧由穷变富后，鬼功成身退。鬼亦开后门，章沉被录到天曹，因主者是其外兄而得免，徐秋英也通过他贿赂主者而生还。鬼亦会嫉妒，吃醋，司马义妾碧珠欲嫁，义则引弓射之，使其声坏而不得嫁。鬼亦恋家，刘沙门家贫又遭风雨，遂将数十人料理宅舍。这那里是一群鬼分明是一群人。

文中有的手法很奇特，如“张牧”条，鬼自称“高褐”，盖为反语（反切），“高褐”者葛号也，用在故事中，倍觉有味。（杨汉勇）

《志怪》

《志怪》，晋祖台之撰。该书多记汉代和晋代故事，并多涉及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汉武帝、东方朔、张华、陶侃、周处等人。另一类为其它鬼怪故事。

《志怪》最显著的特色是把历史有名人物的传说与鬼怪故事融为一体，使历史人物传说化、使志怪故事依托名人得以彰显。写得最好的当属"汉武帝"条，故事涉及汉武帝及其弄臣东方朔，在前代传说的基础上又翻新出奇，通过鬼怪故事对汉武帝大兴土木进行讽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有的描写也颇吸引人，如冒死进见的老鬼，并非直言相谏，而是用动作，仰首视殿屋，俯首指帝脚下，来婉言表达自己的意思，然后又通过东方朔的超绝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加以破译，俨然一个谜，耐人寻味，这种手法在志怪中是独特的。其它鬼怪故事则无甚特色。（杨汉勇）

《语林》

《语林》，东晋志人小说集，裴启撰。以记载汉末清议、魏晋清谈中各种文人轶事而著名的《世说新语》一书，主要来源是前代的同类志人小说和各种杂传，《语林》便是其中之一。从现存《语林》佚文来看，书中的精彩部分，多为《世说新语》所取。如王子猷任诞放达、石崇争豪夸富的故事等，均见今本《世说新法》，表现出二者的渊源关系。那些未被《世说新语》采用的故事，有的系缺乏小说性和故事性，有的带有怪异和游侠的色彩。也有些思想和艺术都很有成就的故事没有入选。通过这些作品，更可以显示出《语林》的特色。如《刘越石婢》（《太平御览》卷 396 引）以桓温受到刘琨的婢女痛快淋漓的奚落的故事，反映出人物品评风气使得人们过于重视外界对自己评价的心理。而故事中悬念与对比手法的运用，又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喜剧效果。又如《王敦与世儒》（《太平御览》卷 428 引）写王敦与其弟为兵乱之争几动干戈，后世儒正色流涕而争，敦意乃止。表现出王敦的残暴酷虐之中又略计手足之情的复杂性格，王

世儒的忠直不屈的性格，两个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又如《羊琇酿酒》（《续谈助》卷四引）写潘安仁、陆士衡二人在清谈风气影响下，互相贬低、高傲自负的神态，笔调轻松，语言精练，耐人咀嚼。

《语林》全书系作者搜集汉魏至晋代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而成，所以书中以记载名士对话为主。但除了人物对话有很多精彩的片断外，有部分故事开始注意人物性格和情节冲突。这些艺术成就在志人小说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宁稼雨）

刘越石婢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比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健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婢女。一见温入，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于是驰冠解带，不觉惛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年版

这篇故事是《语林》现存佚文未收入《世说新语》的故事中最精彩的一篇。

在魏晋人物品评的风气中，"声名成毁，决于片言"，上流社会都很重视别人对自己的人身评价。文中的司马宣王即司马懿，刘越石即刘琨，都是当时人们评价极高，声誉极大的人物。桓温虽然是东晋时掌握实权的重臣，但由于他滥用兵权，专擅朝政，为士族文人所不齿。文中通过桓温自我感觉与外界评论的严重龃龉，刻划了桓温这个既可笑又可悲的角色，深刻反映了人物品评风气对人们心理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首先是悬念的设置。作者最终是要否定桓温这个人物的，但开始却含而不露，采用欲擒故纵的手法，故意详细交代了桓温本人的自我感觉。作者明白，这种自我感觉越高越好，以后对他的打击也就越大。这样写本身就隐含着对桓温自不量力的戏弄，同时也为以

后的悬念设置了伏笔。刘越石婢出场后，立即先声夺人，反客为主，通过她的一泣一答，马上把桓温和读者都带人一个未知的问号中，从而正式交代了悬念。可作者仍意犹不足，又通过"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把已经崩紧的悬念，又牵拉到极至。然后，作者才让婢女以痛快淋漓的奚落，辛辣无比的揶揄，戳破了桓温那急迫期待的梦幻，漂亮地结束了这个悬念。

其次，对比手法的运用，是作者达到奚落桓温目的的重要手段。人物品评本是上流社会的事，可作者却偏偏让一位社会地位低下的婢女，来对桓温这位叱咤风云、杀人如麻的一代枭雄发出如此分文不值的评价。二者社会地位的悬殊对比，又使这种评价的深度和力度大大加强。同时，作品又通过桓温在悬念解开前的"大悦"和悬念解开后"不怡者数日"的对比，很好地刻划了桓温的可悲性格。

第三，寓悲于喜的风格。表面看来，这篇故事是一出轻松愉快的喜剧，但透过这喜剧的帷幕，却可以发现其悲剧的内涵。本来最初的人物品评，是为了表彰那些卓然不群，个性突出的文人。但后来的士人却为了得到别人同样的评价而采用东施效颦的办法去摹仿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个性。这就使他们对个人名声的追求蒙上了一层可悲的色彩，桓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这个可笑的人物之所以显得可悲，原因正在这里。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喜剧往深里挖就是悲剧。"（宁稼雨）

《郭子》

《郭子》东晋郭澄之撰，志人小说集。作为时代风尚，魏晋清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顺此潮流，《郭子》一书广泛记载了两晋名士在清谈中的种种玄言妙态，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与魏晋风度有关的妇女题材的故事。受魏晋文人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潮流影响，当时妇女往往不以手工贤淑为重，而努力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书中此类故事很多，如记贾充女（或云陈骞女）与韩寿私自结合，目无礼法，是追求婚姻自主的楷模。许允妇面目虽丑，却能在新婚之夜斥责丈夫好色不好德的面目，维

护了妇女的尊严。又记许允后以事下狱，其妇镇定自若，坚信丈夫无罪，并作粟粥以待，后果如其言。可见此妇之过人见识。又如王浑向妻子锺氏夸耀儿子，锺氏竟云自己如跟小叔相配，生儿定超过此子。历代道学家均谴责锺氏放肆，岂不知这恰恰生动地表现出锺氏这一封建社会妇女对自我之美的充分肯定与自觉观照。

书中还具体描绘了一些名士清谈的场面，如叙张凭原地位低下，举孝廉后因在众名士面前一番言约旨远的清言，竟使"举座皆惊"，受到清谈大师刘惔的赏识，于是名声大噪，一举成为简文帝的太常博士，反映人物品藻风气盛行的"声名成毁，决于片言"的状况。至于毕茂世持蟹浮酒池了一生，王佛大三日不饮酒形神不复相亲之语，均可见晋人放浪形骸之态。

全书多数故事篇幅短小，少则十几个字，多至三四百字，往往能出神入化地描绘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神态，突出其性格特征。语言简约含蓄，文笔清新隽永，显示了志人小说初期独有的艺术风格。如写许允妇见识不凡，"初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至。"仅用 25 个字，便生动地描绘了许允被捕后全家人的各种表现，并在对比中突出了许允妇的胆识，十分传神。

反映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语林》发轫，《郭子》继之。所以它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本书现存佚文中有 70 余条为《世说新语》所收，特别是妇女题材的故事，其优秀篇章多出《郭子》。说明二者的渊源关系。（宁稼雨）

许允之妇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允，妇出阁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臣乡里，臣所知也，愿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宜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旧服败坏，诏赐新衣。初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至。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 1947 年版

"许允之妇"这篇故事出自东晋时期的志人小说集《郭子》，通过许允因事负罪的波折，表现了许允之妻的聪明才智，以此体现了魏晋时期文人自由开放的笔触。《许允之妇》这则故事开篇以许允任用同乡做官而受皇帝之责，负罪入朝，来展开悬念，为后期事态发展作好铺垫。接着写许允的妻子以自己的聪慧告诫许允，并果然如其所料。最后通过许允负罪而去时全家人的情状，衬托出了许允妻子的坚定自若和胆识。整篇故事一气呵成，有起，承、转、合的完整的技法运用，也因文笔的清新而格外动人。

本篇首先在叙事角度上采取了客观恣态，口气平静自然，深层内涵中绝少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对妇女的压制、蔑视，丝毫不见君权、神权、族权、夫权对妇女的束缚，肯于承认妇女也有特殊的睿智。故事洒脱而文笔自由不羁，充分体现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文人面貌，也是妇女个性解放的缩影。

其次作者在描写上不事夸张，不用修饰。许允与他的妻子，与明帝一问一答间，事态就有了变化和发展，故事戛然而止却余味不散，令人咀嚼不已。对许允之妻过人之智及镇定自若的神态由衷钦敬，这样的写作风度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同时也体现了志人小说在初期的独特现象：语言简约，而修饰性状语，定语类语词则更少见。

另外，这篇故事在刻画人物上也相当成功，许允的贤正，皇帝的开明以及许允妻的胆识皆在数语间清晰地被雕刻出来。这种对人物刻画的线条虽寥寥不草，出神人化。如篇末写全家人"号哭"而允新妇出人意料地平静，终以"须臾允至"作结，更在瞬间完成了许允妻的生动形象，情节急转直下，分外传神。（张　雷）

《搜神记》

《搜神记》志怪小说集，又名《搜神录》、《搜神异记》或《搜神传记》，晋干宝撰。大约成书于东晋永和初年。《搜神记》"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晋书·干宝传》），是志怪小说集大成的作品。作者收录前代志怪书籍，搜求民间故事传说，采访当世神灵异事，进

行了一番加工或再创造。题材广泛，内容赡富，大体上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化之事；二、神灵感应之事；三、妖祥卜梦之事；四、物怪变化及灵奇之物；五、鬼事及还魂事；六、精怪事；七、报应故事、八神话及其他怪异传说。

干宝喜好阴阳数术，相信鬼神，认为“帝王之兴必俟天命”（干宝《晋纪》），他搜神记异的目的，正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给鬼神天命观提供丰富的例证。因此，书中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和封建说教成份。但由于广泛搜求前代和当世的奇闻异事，有的条目直接取材于民间，所以书中也保存着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富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其中有鞭挞统治阶级的罪恶残暴，表现人民反抗斗争的作品，如《三王墓》、《韩凭妻》、《丁姑祠》等；有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现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如《董永》、《阳伯雍》、《园客》等；有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反映青年追求婚姻自由和歌颂生死不渝的爱情的作品，如《紫玉》、《王道平》、《河间郡男女》等；有反映不怕鬼神、敢斗妖怪、反对迷信、相信人的力量的作品，如《李寄》、《张助》、《安阳亭书生》等。

同时代的刘惔曾称赞干宝是“鬼之董狐”（《晋书·干宝传》），是说《搜神记》记述神怪有良史的笔意。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它虽未脱离“丛残小语”式的片段记载，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显示了志怪小说的成熟和进步。一是开始改变一条一事的志怪文字，有的条目已能围绕中心人物连缀数事；二是逐步改变粗陈梗概、平铺直叙的写法，注意讲究章法，结构完整，情节趋于丰富曲折；三是开始加强人物形象的刻画，注意使用对话、动作、场面、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四是语言朴素简洁，雅致清峻，在散文的叙述中插入诗歌，增强了作品的抒情色彩。这些特点除体现在上述列举的条目中外，还可以从《左慈》、《胡母班》、《弦超》、《蚕马》、《赵明公参佐》等条目中窥见一斑。

《搜神记》在两晋志怪小说中独占鳌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小说家不断采取其中的故事为创作蓝本，并从中获得了许

多艺术启示和艺术营养。如唐传奇《柳毅传》、变文《韩朋赋》、宋元平话《生死交范张鸡黍》、《三国演义》中于吉和左慈的故事、《聊斋志异》中的“种梨”、《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等，均取材于此。甚至也被各种戏曲所借鉴，成为关汉卿《窦娥冤》、京剧《童女斩蛇》、黄梅戏《天仙配》等的主要情节。由此可见《搜神记》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赵　叔）

韩　凭　妻

宁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沦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

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

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

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选自《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汪绍楹校注本

这是一则哀艳动人的神奇传说。它通过韩凭的妻子何氏被宋康王霸占，夫妇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揭露了宋康王的荒淫和残暴，赞扬了韩凭夫妇真挚的爱情，歌颂了何氏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崇高品质与机智勇敢、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结尾以冢墓生树、魂化鸳鸯的幻想情节，表达了人民的抗暴意志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善于以极简炼的笔触，生动形象地刻画人物性格。宋康王是战国时期出名的暴君，他不仅蛮横地“夺”人之妻，而且还以残暴的手段不准人“怨”。在韩凭夫妇含悲自尽之后，他不但毫无怜悯之心，反而对死者临终前“合葬”的微薄愿望都“怒，弗听”，甚至竟然对死者设誓，可谓置之死地而不已。寥寥数语，其凶残之态，已跃然纸上。韩凭压抑不住夺妻之恨，以致招来被囚被黥之祸，一个“怨”字，使人想见其悲愤的语言和过激的行动。当他得到妻子那众人“莫解其意”的书后，当即自杀；“俄而”一词，可见他对爱情的理解已经到了心心相通的地步，并且忠贞果决，毫不犹豫。

何氏的形象相当丰满，有语言，有行动，是作者精心刻画的。她不仅容貌超群，笃于爱情，而且内心世界美丽深广，熠熠闪光。被逼进宫后，她以隐语给韩凭写信，感情深挚缠绵，哀婉凄怆。“其雨淫淫”，形象地表达了怊怅不已的思夫愁情；“河大水深”，又活脱脱地勾画出不得相见的无限怨望；“日出当心”，隐括了《诗经·大车》“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的含义，表白了自己忠于爱情、生死不渝的决心。而带中遗书对宋康王的态度却果断决绝，刚强傲岸。“王利其生，妾利其死”，嘲讽的口吻，睥睨的态度，视死如归的神情，昭然可见；“愿以尸骨，赐凭合葬”，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命令！两段语言，爱憎迥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通过“缪其辞”、“阴腐其衣”、“遂自投台”等细节描写，可见她的殉情从容不迫，早已成竹在胸，充分地表现出她的机智和勇敢。

结尾的浪漫想象，十分富有诗意。冢上的梓树生长之快，枝干之壮，屈体相就，交根错枝的遒劲态势，充分显示了爱情战胜强暴、正义压倒邪恶的强大力量；一双鸳鸯“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描绘得有声有色，恰似一曲感人肺腑的爱情理想颂歌。最后一句也不是闲来之笔，它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和作品的真实感，余韵袅袅，人们似乎在翘盼听到那叙述神奇传说的动人“歌谣”。

（赵　叔）

李　寄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病。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选自《搜神记》中华书局 1979 年汪绍楹校注本

这则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少女李寄智斩蛇妖、为民除害的故事。作品赞美李寄的机智、勇敢和善良，实际上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英勇智慧、战胜灾害的大无畏精神的歌颂。

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主要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首尾完整。故事的开端写山高岭深，巨蛇为害。祭以牛羊不足，它每年还要吞食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接连有九名少女葬身蛇腹。环境荒僻险恶，蛇妖气焰嚣张，官吏怯懦无能，弱者惨遭荼毒，这一切造成了一种岌岌可危的情势，为李寄的出场作出层层铺垫。李寄不怕凶险，主动应祭。她年龄虽小，却深明大义，慷慨陈辞之后，不顾父母的阻拦，

毅然独“自潜行，不可禁止”。表现出她关心人民、志在除恶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故事的高潮写李寄智斩蛇妖，为民除害。她请剑将犬，准备缜密；诣庙坐待，沉着冷静；引蛇出洞，足智多谋；挥剑斫蛇，勇敢无畏。写得步步扎实稳健，处处险象环生，令人惊心动魄。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气概非凡的少年女英雄形象。故事的结尾不仅叙述了李寄被聘为后、全家受到赏赐的情形，而且写到“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突出了斗争产生的效果和人民对她的赞颂。

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鲜明的对比，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一是“都尉、令、长”等官吏，面对大蛇，畏惧无能，甚至募索女孩去祭它的愚蠢、昏庸、怯懦的群象，和李寄毅然应祭、智斩蛇妖的英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二是“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的硕大凶猛、森然可怖的蛇妖，与稚弱年幼、身小力薄的李寄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对比，形象地说明了对于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只要敢打善斗，就能战而胜之的道理。

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注意进行细节描写，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当李寄斩蛇之后，小说描写她入洞举出九具遇害少女的髑髅，感慨地说：“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这不仅流露出李寄对她们的怯弱和被吃的无限惋惜，也表现出李寄的善良性格和一片同情之心。作者接着描写李寄“缓步而归”，英雄大战之后，从容自信的情态，跃然纸上，四字可谓传神之笔。

当然，小说所写李寄离家的言辞和封后受赏的结局，也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色彩，体现出作品的一定局限性。（赵　淑）

《搜神后记》

《搜神后记》志怪小说集，又名《续搜神记》，是干宝《搜神记》的续书。旧题为陶潜撰。后人对此颇有怀疑。

今本《搜神后记》共116条。大部分是当时流传的新鲜优美的民间传说，其内容大致可分六类。第一类是仙窟异境的传说，如《桃花源》、《韶舞》、《袁相根硕》、《穴中人世》等。其中描写的“洞天福地”大都是土地平敞、田池优美、和乐安宁、自食其力的理想

中的世界，真实地反映了晋宋时期广大人民渴求避免战乱，摆脱苛税，向往和平美好的劳动生活的愿望。第二类是山川风物的传说，如《贞女峡》、《舒姑泉》、《目岩》、《机山岩》等。这些传说或结合自然风物编织出美丽动人的故事，或给山川景物披上神奇灵异的色彩，使得祖国的河山更加壮丽迷人。第三类是人神人鬼的爱情故事，如《白水素女》、《徐玄方女》、《李仲文女》、《张姑子》等。这些故事或写神与人的美好恋情，或写鬼与人挚爱而复生，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努力摆脱封建束缚、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真实思想。第四类是神灵精怪的故事，如《阿香》、《虹丈夫》、《伯裘》、《淮南陈氏》等。这些故事多把神怪写得善良正直而富有人情味，有的条目曲折动人，故事性很强。第五类是写不怕鬼的故事，如《白布裤鬼》、《伧小儿》、《腹中鬼》、《斫雷公》等。这类故事赞扬了劳动者正气凛然、机智勇敢、同邪恶作斗争的不怕鬼精神，富有积极意义。第六类是佛法、佛徒的故事，如《比丘尼》、《佛图澄》、《竺昙》、《胡茂回》等。这类故事体现了晋宋之际佛教逐渐繁盛、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特征，也反映出当时志怪小说在内容上开始出现重要的变化。

《搜神后记》文笔清丽俊雅，不在《搜神记》以下，虽然还没有摆脱粗陈梗概的窠臼，但芜杂琐碎的记叙减少了，连成片断的故事增多了，情节趋于曲折，描写渐见细腻，为后来唐传奇的产生奠定了艺术上的基础。（赵　叔）

白水素女

晋安帝时，侯官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

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

不知其故。

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便见女（按：应作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谨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

——选自《搜神后记》中华书局1981年汪绍楹校注本

这是一则至今盛传不衰的优美的民间故事。作品通过天河仙女变作田螺姑娘降临人间，帮助勤劳孤苦的青年农民谢端料理生活、改变命运的动人情节，反映了劳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理想，流露出作者对贫苦劳动者的无限同情。

谢端父母双亡，孤苦无依。他虽然生活贫困，娶不上妻子，但"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充分体现了他朴实、勤劳的性格。在仙女下凡、代为炊爨的非凡情况下，他却再三以为是"邻人为之惠"；直到遇见仙女之后，他也只是质拙地问："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没有一些儿谦谢称道的客套，活脱脱是一个贫苦善良的青年农民的典型。

白衣素女的形象，是作者按照劳动人民的审美理想塑造的。她同情谢端的恭慎而贫穷，不露行迹地默默地为他"守舍炊烹"，勤快诚朴，心地善良。临行时劝戒谢端的话语，"勤于田作，渔采治生"，语语离不开农家本色，没有更多的裙带缥渺的仙气，地道是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体现了在人们心目中的神与人的完美统一。

这篇小说想象丰富，夸张奇特，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当时重重的压迫剥削，使孤苦的谢端生活贫困窘迫，这是无法改变的社会矛盾；但作者通过幻想、虚构的情节，实现了他富足小康的生

活理想。文中写田螺之大“如三升壶”，已是匪夷所思；它竟然能够藏下一个少女，更使人惊叹瞠目。写仙女离去时的情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越发显得神奇而优美，令人怡然神往。

小说篇幅虽短，在语言、行动和心理描写上，却都独具特色，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谢端发觉“户中有饭饮汤火”之后，开始认为是邻人所为，当邻人矢口否认之后，他还以为“邻人不喻其意”；进而“更实问”，直到被邻人嗤笑，他才开始“默然心疑”。通过简洁恰切的心理刻画，其淳厚木讷的情态，俨然若见。产生疑惑之后，谢端便认真迅速地去揭开其中的奥秘：他先是“潜归”，后又“窃窥”，直接“入门”，“径至瓮所”，“乃到灶下”，一系列合乎生活逻辑的行动描写，进一步挖掘出了谢端在淳厚掩盖下的机敏和智慧的性格内涵。天河仙女临去的陈词，首先说明身份，然后直陈大义；接着述说了不得不离开的原因，流露出无限惋惜之情；最后再三叮咛，关心备至。一段井井有条的语言描写，表现了女主人公金子般纯洁可贵的心灵。值得一提的是邻人回答的两个短句，一个感叹句，一个反问句，情态口吻，惟妙惟肖，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赵　叔）

《拾遗记》

《拾遗记》志怪小说集。又名《王子年拾遗记》、《拾遗录》。东晋王嘉撰。王嘉，是苻秦时的方士。作为方士，一定要“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宣扬神道的存在和威力。《拾遗记》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产生的。它的前九卷都是记载历史遗闻逸事的，上起庖牺、神农，下至东晋石虎，按历史顺序共记叙了十五代之事。其中的人物事件，都是借历史传说为引线，敷衍虚构的神话故事，诡怪迂诞，“十不一真”。第十卷专写昆仑、蓬莱等八座仙山，描绘了山中的奇异景物，记载了有关神话传说，也有人称之为《名山记》。

尽管《拾遗记》所写的是超现实的题材，而且包含着很多封建迷信的糟粕，但这些神话传说大都来源于民间，而王嘉又曾隐居山野多年，对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也有所了解和体会，因此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

其中很多条目，通过铺排夸饰的描写，讽刺、揭露了统治者荒淫、放荡、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如卷六写汉灵帝建“裸游馆”千间，纵大批宫女，裸浴其中，长夜宴饮，醉迷天晓。卷七写魏文帝大肆铺张地迎薛灵芸入宫，几十里之间，“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以至于“非云非雨，非朝非暮”。卷八写孙亮为四名爱姬作琉璃屏风，合“四气香”，“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卷九写石虎建40丈楼，“雕斫众宝，以饰楹柱”、起“粘雨台”，台上铜龙贮酒百斛，使胡人“嗽酒洒尘，望之如露”；并作“燋龙温池”和“清嬉浴室”，和宫人宠嬖一起“解媟服宴戏”。

有的条目则直接暴露统治者的残暴政治，反映人民怨愤的心声和不屈的反抗精神。如卷五写秦始皇收敛天下的瑰异为自己大兴坟墓，并且惨无人道地“生埋工人于冢内”。（汉初开发冢墓时，这些工人都没有死，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在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象”，并刻写了充满“怨酷之言”的碑文，后人把它叫做“怨碑”。这则故事独具特色，是六朝志怪小说中难得的佳作。

有的条目通过妖祥怪异的记载，用影射的手法来暴露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如卷九写晋惠帝时，后堂砌下三株奇异的金茎草，变为三棵杨树，以影射内戚杨骏、杨瑶、杨济三兄弟擅权作乱，成为西晋灭亡的祸端这一史实，说明了封建国家的败亡，往往是从统治者内部的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争斗开始的。

《拾遗记》中所载的许多奇构异物，颇具“科学幻想”的特征，反映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想象能力。如尧时“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的“贯月槎”亦谓“挂星槎”，不就很象当今的宇宙飞船吗？秦始皇时“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的沦波舟”，不就酷似当今的潜水艇吗？周灵王“皆有机棙，自能转动”的“玉人”，简直如今天的机器人而质地甚美；“暗中视物如昼”，“镜中应声而答”的“火齐镜”，俨然是现代的红外透镜而饶有音响。

《拾遗记》“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想

象丰富奇特，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情节结构上，它力求摆脱“丛残小语”的格局，有些条目能做到委婉曲折，首尾完整，前后呼应；在叙述描写上，有些条目注意到铺陈环境，制造气氛，表现人物细腻传神；在表现手法上，有些条目运用了设置悬念，层层逼进，衬托铺垫等技巧加强艺术表现效果；在语言特点上，文字绮丽，辞藻华赡，铺彩错金，眩人眼目。在《皇娥》、《赵高》、《薛灵芸》、《曹彰》、《玉虎头枕》、《糜竺》、《翔凤》诸条中均有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体现。（赵　叔）

薛　灵　芸

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酇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灵芸年至十五，容貌绝世，邻中少年夜来窃窥，终不得见。

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乃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

帝以文车十乘迎之，车皆镂金为轮辋，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屠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光气辟恶厉之疾，此香腹题国所进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旁，一里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七字是妖辞也。为铜表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置台下，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土上出金”，是魏灭而晋兴也。

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改灵芸之

名曰夜来。入宫后，居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胜，况乎龙鸾之重！"乃止不进。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帷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

——选自《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齐治平校注本

这则小说在《拾遗记》中别具一格，除了"土上出金"几句涉及阴阳五行之类的谶语之外，大都是写实之笔，体现不出原书诡怪迂诞的特色。正唯如此，它反映现实的程度也就更为深刻。

小说通过对魏文帝强行将薛灵芸迎入后宫而大肆铺张、靡费无度的描写，揭示了在深重阶级压迫下贫苦少女的悲惨命运，批判了封建统治者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聪慧、美丽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小说吸取了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生活细节，以简炼、凝重的笔触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塑造薛灵芸的形象时，正面突出她的家境贫寒和勤苦耐劳，则写"每聚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侧面烘托她的容颜美丽和聪明乖巧，则写"邻中少年夜来窃窥，终不得见"；至于写她辞别父母、被逼离家入宫时的情态，则是"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作者抓住"流泪"这个细节，浓墨重笔，一再描绘，先是"沾衣"，继而"红色"，最后"泪凝如血"，其悲戚惨悴的容颜，痛苦愁怛的内心，都从这个细节中体现出来了。这凝血的泪水中，融注着对父母的爱念，对家园的顾恋，对命运的叹悼，对统治者的控拆！一个善良孝顺、忍辱负重的少女的形象，活脱脱地闪现出来了。入宫之后，她不因生活的优裕而忘掉劳动的本色，"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并得到了"针神"的美称。"针神"乃是点睛之笔，她不是恃宠失志的妃嫔，而是勤劳灵巧的女红之神，劳动人民心目中的神。

在环境场面的描写上，小说采用了汉魏辞赋铺张扬厉、穷极声貌的写作方法，排比事类，不厌其详。车乘装饰的高贵华美；驾车青牛的奇特矫健；道侧烧石，香烟缭绕；道上膏烛，相续不灭；远

望如列星坠地的“烛台”；一里一个排列整齐的“铜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是“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词藻，又辅之以行者的诗歌，无怪连汉文帝本人都踌躇满志地慨叹：“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这样描写，既形象地再现了豪华广阔的场面，又蕴含了对荒淫无度的帝王生活的批判。

这则小说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具有较高的成就，对后世传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创造、环境场面的描写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赵　叔）

《集异记》

宋志怪小说集。《御览》书目称撰者为郭季产。该书以鬼怪故事和宣扬卜筮、预言吉凶的故事为主要内容。有的条目赞扬了不怕鬼的精神。如《照诞》条就记载了入海采紫菜的照诞，为了保护劳动成果，对鬼“奋力砍之”，“鬼悉披靡”。他爱憎分明，从不怜惜恶者，当鬼可怜巴巴地向他“乞少许紫菜”时，他坚决地“不为与”。《刘玄》条则记载刘玄面对没有七窍的大面恶鬼毫无惧意，“刘因执缚，刀斫数下，变为一枕”，从而为家中根除了祸患。

《集异记》中所记的另一些鬼，并不是面目狰狞、噬人害物的丑恶形象，而是生活在人们中间，在家庭中帮助人们办理琐事的平易可亲的精灵。《张承先》、《广陵士甲》诸条中的鬼都是如此。张承先家的鬼，给主人偷了一个箭筒，生怕被原主认出，反复叮咛主人不要到新亭这地方去演射；当主人把它转借给别人时，鬼竟然责骂起来，甚至还扬言要“烧物”，主人只好赶紧将箭筒索还才算了事。故事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气息。

《集异记》所载的故事，篇幅短小，不过百字，但大都结构完整，有头有尾。语言简炼畅达，用极少的文字生动地刻画形象或描写场面。“忽见一人著乌裤褶来，取火照之，面首无七孔，面莽傥然”（《张承先》），寥寥数语，一个独具丑态的恶鬼突现在人们面前，阴森可怖，令人毛骨悚然。“群鬼张目切齿，欲来击诞，诞奋力砍之，

鬼悉披靡”（《照诞》），不足二十字，把一个搏击群鬼的场面刻画得生动逼真，清楚完整。鬼的凶恶嚣张，人的勇敢奋击，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赵　叔）

《录异传》

录异传，又称《录异记》，撰著不详。此书的成书年代不能确知，据“张君林”条云“隆安中”，可知此书当出东晋末或南朝。

《录异传》所记内容大凡搜神语怪，书中故事多见于其它志怪书，如《列异传》、《搜神记》、《幽明录》、《异苑》、《杂鬼神志怪》等等。此书中鬼神怪魅的种种故事，大多缺乏艺术性，无足称道，今仅就较好的几条故事略谈一下。“胡熙女”条记胡女突然怀孕生鬼子的故事，情节颇曲折，鬼子形象亦生动、逼真，多用口语及对话，颇有吸引力。“邹览”条所记亦鬼事，但写得很有人情味，虽然人鬼殊途，但母子情深、息息相通。“江岩”条所记异事，幻想美丽，虽短而神韵颇足。（杨汉勇）

《述异记》

《述异记》，祖冲之撰。祖氏是天文历算家，有着古代星历家借天象观人事的迷信观念，所以他颇留意于妖祥之事。《述异记》所记，大都是晋以来神怪妖异之事，但内容上有些不同于南朝志怪书的特点：一是很少有神仙及佛教事，二是多记有关吉凶征兆一类的妖异故事，这类故事约占遗文的四分之一，但一般都不出色。反过来讲，它们的故事又都比较完整，较之史书《五行志》天灾地妖一类的记载强多了。

《述异记》是南朝志怪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它的绝大部分故事均系新出的，仅“黄父鬼”、“梁清”、“陈敏”等少数几条取自前代志怪，且同类故事多有不雷同者，各具姿态。

《述异记》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如“比肩人”条，这个民间传说写得很感人，带有民间故事的共同色彩；“崔基”条记述爱情悲剧催人泪下；“庾邈”条的悲剧性更强，颇能透见旧时代妇女的命运；

"王瑶家鬼"条极富幽默感，生动地托出了一个傻鬼的形象。

《述异记》的文字雅洁，流畅，故事的叙述比较完整，很多描写颇见功力。一些故事比较长。（杨汉勇）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志人小说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汉魏六朝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文人士族对此极为不满，却又无力改变现实，只好在苦闷中纵酒放达，或追求言行的奇玄。《世说新语》以很大的篇幅记载了魏晋文人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独立于社会角色的个性特征，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如《任诞·雪夜访戴》写王子猷雪夜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追求一种以自我情趣的满足。《雅量·谢安泛海》记泛海游戏的众名士于风浪骤起时皆惊慌失措，唯有谢安不以功利安危为计，从狂风巨浪的壮观景色中得到审美快感。《言语·支公好鹤》通过支遁将所畜养的爱鹤放归自然的故事，表现人们对自由人格的向往。至于书中几则刘伶和阮籍嗜酒如命的故事，其个性色彩就更为强烈。这些行为代表了魏晋文人的时代精神，故此书被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与记载魏晋名士风度相关的是妇女冲破旧礼教束缚，追求解放的故事。有的无视家长和社会，私自与意中男人结合，如《惑溺韩寿偷香》；有的与意中人配合默契，欺骗家长，取得婚姻的胜利，如《假谲·温峤娶妇》，更可贵的是，作品还写出这些女子在与别人组成家庭后如何继续保持妇女的人格的故事。《贤媛》篇中《许允妇》和《诸葛诞女》二条记载了二位女子在新婚后，她们的丈夫想以下马威的办法镇住妻子，但二位女子毫不相让，据理力争，捍卫了妇女的尊严。可见当时人们评价女子优劣的标准，并非闺中手工，知书达礼，而是能否掌握自己命运，具有与当时名士共同的旨趣。所以《贤媛》篇所记谢道韫的林下风气，要远胜顾家妇的闺房之秀。

书中还批判继承了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成分，记载了一些人物的嘉言懿行，从而丰富了魏晋人所追求的美的领域。如周处悔过自新，为民除三害（见《自新》）；阮光禄闻人不借己车，焚车自疚（见

《德行》；荀巨伯肯代友人死，感化敌人（见《德行》）等等。

与美的追求相对，书中还有不少鞭挞丑恶行为的故事。如《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可见这些贵族骄奢淫佚，已达极点；同篇记石崇邀客燕集，以杀美人劝酒，凶残已极；曹丕令弟七步成诗，同根相煎，等等。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以类相从的体制（或称“世说体”）。这种体制把书中故事按内容分为若干门类，每一门类中故事性质相似，而人物各异，但每个人物的事迹，又散见于各门类中。这样，各门类为经线，人物为纬线，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体现了中国民族审美意识。这种体制既可反复加深对某一门类内容的认识，又可将人物在各篇中的活动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形象。二是语言的简约生动。作者往往用片言只语，勾勒形象，叙述故事，而竟能取得传神写照的功效，出色地表现了魏晋人玄远澹约的气韵。前人如胡应麟、鲁迅等对此曾有过高度的评价。这种体例和语言风格对后人有极大的影响，历代摹仿其体者不绝，形成一个可以“世说体”命名的小说流派。而书中内容，又为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及语辞提供大量的题材和典故，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典籍之一。（宁稼雨）

雪夜访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选自《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篇故事选自今本《世说新语·任诞》，是书中表现魏晋名士风度的重要篇章之一。

文中王子猷即王徽之，戴安道即戴逵，都是当时著名的名士。在魏晋这个追求美的世界中，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的本性、自由的个性的纯真之美联系在一起，而很少去考虑是否合乎礼教的规

范。这里王徽之雪夜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他所追求的是兴之所致的过程本身，是自我主体意识的充分实现。因而他的行动排除了世俗的功利目的，明显地带有将生活审美化、艺术化的意味，充分体现了魏晋文人的人生观。

作者又将这种审美的人生观熔铸于充满诗意的境界中，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文中出现了三幅画面。一幅是雪泳图，在茫茫的雪夜中，主人公夜起饮酒吟诗。美是属于发现它们的人，一般的凡夫俗子只能以梦乡的鼾声代替对雪夜审美的愉悦，而在王徽之眼中，目中赏雪的机会却不可错过。因为这皎然白雪，正与他追求自然之美与个性的纯真相吻合。而在寂静的雪夜中，酌酒咏诗，这又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境界。他所吟咏的左思《招隐诗》，又进一步激起了他对清高的隐居生活的向往。第二幅是雪夜行舟图。夜中赏雪、饮酒、咏诗，仍然未能使王徽之尽兴，于是有了雪夜行舟访友的一幕。雪咏图是写静，使人从静中体味意境；行舟图则是写动，于动中可直接感受到主人公兴致的游弋。这一静一动，不仅调节了故事的节奏，有起伏顿挫之感，而且把读者的兴趣，自然地吸引到主人公的兴致上，如同亲身感受到纯真个性实现的满足。可以想见，在宁谧的月色中，一叶小舟沿江而下，舟上人兴致勃勃，不断地饱览、品味两岸姿态各异、千变万化的雪景，这是何等惬意的精神享受！第三幅是折回图。经过一夜的奔波，到达戴逵门前后，却突然转回。这充满戏剧性的转折，使故事曲折生动，摇曳多姿，同时又与前面两幅图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了前者所显示的主人公兴之所致的主体意识，点明了故事的题旨所在。

本篇题旨富有哲理而又生动形象，文笔简净而又富有诗意，格调奇特而又暗含风趣幽默，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宁稼雨）

韩寿偷香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跻捷绝人，逾墙

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选自《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篇小说选自《世说新语·惑溺》。它通过韩寿和贾女私订终身，得到家庭和社会承认的故事，歌颂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冲破礼教束缚，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美好愿望。反映了魏晋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

处于中国小说雏型时期的六朝小说，本以"丛残小语，粗陈梗概"为特色。这篇小说却对此作了一定的突破，不但丰富了故事情节，加强了结构规模，而且描写也比较细腻，成为艺术上有创见有特色的名篇。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韩寿和贾女相爱和私自结合的过程，文笔优雅，颇有情致。前两句先交代了韩寿的形象特征，他不但"美姿容"，而且被尚书令召为属官，可见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风流才子了。这样的描写，为全篇的爱情故事作了很好的铺垫。作者自非俗手，所以下面对贾女出场避免了与韩寿相同的正面描写。而是直接以事见人，"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这个特写镜头就直接把一个热爱青春、追求自由的闺中少女推在读者面前。但环境又不容许她直接向意中人倾诉感情，所以只能"恒怀存想，发于吟咏"。这一顿挫不仅从侧面暗示出封建礼教的阻隔，而且也赋予贾女以诗人的气质，点明她情感的真挚和丰富。在男女交往困难的环境中，贾女这纯真的情感加上她那"光丽"的姿容，已经足以使韩寿这位风流才子倾倒了。所以尽管他没见过贾女，也只凭婢女的介绍而大胆采用了私订终身的形式。这一形式一方面准确地体现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追求情爱的独特方式，同时也歌颂了男女主人公追求自由爱情的主动性和勇敢精神，对封建时代青年男女具有极大的鼓

舞作用。

第二部分写二人关系的暴露和得到家长承认的经过。用笔十分经济，而蕴含却极为丰富。贾充通过两件事起了疑心，一是女儿的一反常态，不但格外注意打扮，而且神情愉快，这恰是热恋的迹象；二是贾女身上的香气。这两件事一方面说贾充作为封建家长的老奸巨滑，但更重要的是从侧面交代了这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的极度幸福和喜悦。前者可见一位少女堕入情网后的精神状态，后者则含蓄地写出了这对恋人甜蜜的爱情生活。接下来，随着贾充步步紧逼的对策，小说节奏逐渐加快。当他看到“垣墙重密，门阁急峻”时，还希望未成事实。而当他得知东北角如有人迹时，则迅速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从婢女的供词中得到了证实。在这节节加快的情节发展中，人们对男女主人公命运的担忧，也层层加深。直到“充秘之”，则把悬念提到了极至。最后终于以“以女妻寿”结束了全篇。这样的结局，在理学兴起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是难以见到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与魏晋人尊重个性、思想解放的环境有关。

这篇故事对后代爱情题材文学作品影响较大，有人认为这是《西厢记》最早的本事，也许这可以说明它在我国早期叙事文学作品的典范意义。（宁稼雨）

刘伶嗜酒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选自《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这篇故事选自《世说新语·任诞》，是书中反映魏晋名士狂放行为的名篇。它通过刘伶为喝酒不听劝告，欺骗妻子的故事，生动反映了魏晋文人以放诞追求个性的风貌。当时，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使一些士人深感压抑，失去了对现实环境的希望，以自己放诞怪异

的方式，渲泄内心的苦闷。在刘伶放纵的行为中，一方面，表现士人突破社会生活的功利性目的，企冀把生活作为审美对象加以玩味，陶醉其中，以平衡黑暗现实所导致的心理倾斜；另一方面，这种不拘一格，我行我素，反映了当时求新求异的社会心理。魏晋士人在思想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肯屈从于汉代以来的礼法观念和儒学传统的束缚，不肯按传统所规定的方式生活，别出心裁地创新求异，大胆表露自己的反叛意识。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善于捕捉精彩而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断，较准确地表现人物性格。一般人写酒徒，往往离不开狂饮或醉态。这里却选取了刘伶从妇求酒，妻子含泪相劝，刘伶骗妇纵酒这些夫妇关系的描写，从侧面写出刘伶要酒不要命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作者观察与捕捉生活现象的能力。第二，情节虽然简单，但作者却以刘伶哄骗妻子的话设置了悬念，使读者急于了解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何以如此痛快地答应了妻子的请求，这样就使故事显得紧凑而生动，而且为故事增添了喜剧的气氛。第三，全篇的事件选择和故事情节，主要由几段对话组成。这些对话不仅是情节和事件的构成因素，而且直接刻划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刘妻的劝语，说明她完全从丈夫的身体健康出发，表现出一位妻子对丈夫的爱情。而刘伶的人生观念却与妻子大异，所以他欺骗妻子的话，既是对世俗人生观的讽刺，也为自己下面行动作了张本。而他那篇振振有词的誓言，则彻底渲泄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同时也把一个放荡不羁的自由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宁稼雨）

《幽明录》

《幽明录》，或作《幽冥录》、《幽冥记》，志怪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撰。《幽明录》的书名，取义于《周易·系辞》："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作者用以指冥冥之中幻化万端的神鬼灵怪。《幽明录》内容丰富，文笔生动，规模与《搜神记》类似而又独具特色。它取材绝大部分是晋宋时士民僧俗的奇闻异事，有较强的时代感；刻划形象既真切又渺茫，在平实中见奇幻，有虚

幻性的真实感；比以前的志怪之作增加了不少新的题材、新的故事类型、新的幻想形式、新的表现手段，处处给人一种新鲜感。

这种特色首先体现在描写人们追求爱情自由的故事中。作品已打破了只写人神爱情的局限，增加了表现平民爱情的内容。《刘晨阮肇》、《黄原》等条是写人神恋爱的，却改变了以仙凡相通为主的中心思想，增添了委曲细腻的爱情描写和优美动人的环境描写，生活气息和人情味更加浓重，做到了情景交融。《卖胡粉女子》、《庞阿》等条是写平民爱情的，一则写男子痴情而死，感于情而复生的故事，一则写女子相见钟情、魂离躯体的离魂故事。后者是"离魂"主题描写的滥觞之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离魂记》、《牡丹亭》等小说戏曲产生的基础。

其次体现在描写鬼的故事中。鬼的故事有了佛家观念，这是以往志怪小说极少见的内容。《赵泰》、《康阿得》、《石长和》、《舒礼》等条，细致地描写了铁床热熬、刀山剑树等种种阴间酷刑，使佛家地狱内容首次得到表现，为后世《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小说关于冥府的描写提供了较早的范例。一般描写鬼的故事，如《士人甲》、《贾弼》、《新死鬼》、《马仲叙》、《陈庆孙》等，其中的鬼大都不再是面目狰狞、一味害人的恐怖形象了，而是被赋予了现实中各类人的性格和感情，幽默诙谐，饶有风趣，具有多彩性。

第三体现在描写怪魅的故事中。这类作品大多数不再以情节离奇幻诞取胜，而致力于形象和情节的自然生动，息为患虐人之心而易之以风趣缠绵之情，却诡怪可怖之状而代之以亲切可感之貌。从《苏琼》、《丁鹭》、《吕球》、《刘儁》等条中，都能看到这种活泼优美、摇曳多姿的风格特色。

最后应当提出的是，在表现奇闻异物的故事中，有《焦湖庙祝》一则，写县民汤林进入庙祝"柏枕"后的小孔，见琼宫瑶台，娶赵太尉女。生四男二女，为黄门郎，历数十年而出，才只有"俄忽之间"的故事，想象十分奇特，寓意也很深沉。后来小说、戏曲《枕中记》、《邯郸记》、《黄粱梦》、《续黄粱》皆脱胎于此。（赵叔）

卖胡粉女子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

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敛。

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年版

这是一则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表现他们追求婚姻自由的美丽动人的故事。男主人公的痴情，女主人公的果敢，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的男主人公虽然居家甚富，但却默默地爱上了一个小本经营的卖胡粉的姑娘。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无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就用每天到店里买一包胡粉的办法，去看望一次心上人。他不倚富骄纵，也不莽撞唐突；他懂得爱情的尊贵，敬重姑娘的人格；始终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无言而来，得粉便去。就这样日复一日，坚持数月不移，以至家中胡粉充箱盈箧。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极为可笑的行为，正是感情的笃至、追求的执着所导致的。当他们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首次私自相会时，"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深沉的爱情经过长期的压抑和磨难，一下子上升到兴奋和愉悦的顶端，痴心钟情的主人公怎么能承受得

住呢？这个突如其来的悲剧本身，就是对爱挚情深的形象的注脚。

小说的女主公是一个出身贫寒、美丽而善良的姑娘，她被锺爱自己的男子的一片痴情所感动，果断地接受了对方的爱情，甚至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类的封建礼法，决心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对男子毅然“相许以私，克以明夕”，性格的勇敢和大胆，远远超过了对方。私自相会时男子突然死去，做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她虽然当时惊慌失措，但事后却毫不犹豫地承担责任，对男子的父母“具以实陈”，当众公开自己和男子的爱情关系。被告到官府后，她也毫无惧色，说道：“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体现了她忠于爱情、生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为知己献身的无畏精神。

小说在爱情描写上，突破了古代作品常见的一见钟情或自幼相许的单一表达方式，运用细节描写的手法，写出了买粉儿与卖粉女子相识，追求和相爱的全过程。他们相识在普通的商业市场上，通过几个月的日日买粉而互相熟悉，在热烈的追求中互相倾吐衷肠，以至于相约私会，如愿以偿。这样的描写，不仅使他们的相爱显得真实可信，而且在细腻和完整的程度上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作品，人物的性格也得以在其中获得充实和完整的表现。

小说的故事情节，首尾完整而起伏跌宕。它以市上相遇为开端，以日买胡粉为发展，以相会猝亡为高潮，以复生婚配为结局。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又极富于变化，时时扣人心弦。沿着相识、追求、相爱、相约的线索，本来可以得到圆满的结局；但作者却创造了一个男死女遁的意外事件，平地生出风波，给读者制造了强烈的悬念。从此，把两人间的爱情纠葛引向了广阔的社会，闹到了两个家庭，甚至惊动了官府，人物的性格也借此得到了展现。结尾，作者以志怪形式，浪漫主义的手法，创设了一个男子复生、夙愿已偿的完满结局，寄托了人们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的理想。

这则小说直接表现平民阶层的生活和爱情，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而又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代《绿窗新话》中的《郭华买脂慕粉郎》就是据此敷衍而成的。元明清的戏曲，有不少也是以此为题材。（赵　叔）

《宣验记》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宣验记》内容大抵分五部分：一为敬佛奉法得福事，二为不敬佛法受惩事，三为杀生受报事，四为观世音显验事，五是佛像显应事。本书有很强的宗教功利主义目的，它是南朝第一部专为宣明因果应验佛家观念的志怪小说集。《幽明录》已记有许许多多的佛徒佛法之事，他犹觉言之不足，又苦心竭力地专门摭拾应验事以为《宣验记》。辅教之书的创作，义庆有发轫之功。

《宣验记》最鲜明的特色是广泛地搜神语怪，借这些神怪之事以弘扬佛法。它以志怪书的面目出现，记载神鬼怪异之事，具有志怪书的一般特点语怪搜神，不同处在于其中融入了极强的宗教功利主义目的。作者的主旨是弘扬佛法，如因果应验、福祸报应，显灵等思想，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故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我们可以把《宣验记》和《高僧传》、《弘明集》等佛书等量齐观。引神怪之事以证佛法，正是适合佛教的昌盛而产生的。

由于其目的在于弘扬佛法，过重的宗教功利主义目的淹没了刘义庆的文藻和情思，故事多情节简单，简单得只剩下一个大致的框架，基本上没有什么描写，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故事枯燥乏味，不太生动，释氏辅教之书，大率如此。（杨汉勇）

《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轶事小说集。作者旧有刘歆、葛洪、吴均三说，今人多认为葛洪所作。本书是记载西汉时期朝野轶闻和典章制度的杂记体小说。其内容可分四类：其一，宫廷生活。有些记录西汉的宫廷建筑，衣饰器物及风俗习惯等，并非小说。其小说性较强的是那些皇帝后妃、王公贵族等上层社会人物的腐化堕落生活的描写。最著名的如《画工弃市》记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竟被远嫁匈奴。既可见画工的贪鄙无耻，又可见汉元帝的荒淫和残暴。后人将此故事或演为小说戏曲，或引为诗文典故，影响极为深远。又如《赵后淫乱》记叙汉成帝时赵后与轻薄少年淫通，“日以十数”，“无时休息”。

这些糜烂透顶的肮脏生活对于书中记载的那些象征大汉帝国威严的未央宫、上林苑、昆明池等不啻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其二，名人轶事。书中记载西汉历史名人的内容较多，是书中较精彩的部分。如《相如死渴》叙述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以沽酒为业，歌颂自由爱情，传为千古佳话。《金石感偏》条写李广射虎于冥山，“镞破竿折而石不伤”，即为“至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典故。《闻诗解颐》条写匡衡穿壁引光夜读，终成大器。被历代士子奉为好学深思的楷模。他如扬子云博学多识，东方生善啸，司马迁作《史记》，董仲舒以阴阳学释冰雹雨雪，公孙弘刑名论一字千金，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西汉时期文人士子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面貌。

其三，劳动人民事迹。书中很多故事记述劳动人民以手工技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在表现人民生活的题材中最感人的是《秋胡戏妻》的故事。这个故事歌颂了一位劳动妇女勤劳正派，不为金钱所动的高尚品德，鞭挞了秋胡的不道德行为。后人据此改为戏曲，盛演不衰。

其四，怪异故事。书中有部分怪异题材故事，瑕瑜参半，既有方术之士的异想天开和封建迷信说教，也有些积极健康的作品。如《东海黄公》的故事，不仅以黄公制龙御虎的奇术歌颂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的宏伟气魄，而且故事本身又是角抵戏起源的根据之一，是极为珍贵的戏曲史资料。

书中佳作很多，又各有特色。有的结构完整，情意俱佳，如《相如死渴》；有的性格刻划活灵活现，如《秋胡戏妻》；有的构思精巧，曲折生动，如《画工弃市》等。但其共同特点，是长于构思，文笔简洁。鲁迅称此书在古小说中“意绪秀异，文笔可观”，深为允当。（宁稼雨）

相如死渴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犊鼻裈涤器，以耻

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选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

这篇故事选自六卷本《西京杂记》卷二，是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它通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互爱慕、离家出走，以至司马相如病故的故事，歌颂二人忠贞不渝的爱情，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全文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二人私奔后的清贫生活以及为改变困境所进行的努力，集中歌颂了二人对爱情的忠贞追求，是全文最精彩的部分。作者首先写出二人私奔后清贫的生活，这既是对他们爱情的考验，也为下面的情节作了铺垫。在这对恋人面前，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他们对真挚爱情的追求。身无分文，便以衣服抵押赊酒，陶醉于爱情成功的欢乐之中。文中一“愁”一“欢”，正形象地写出二人为爱情以苦为乐的精神境界，令人钦羡。这里作者还用一些比较细致的描写，突出了二人对爱情的执著。如以鹔鹴裘贳啊菩闾韶絮松啊活的艰难程度，真实可信。尤其对文君抱颈而泣的描写，把一个生于富贵之家的千金小姐，为恋人不惜一切的炽烈爱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接下来又详细交待了二人以卖酒争取卓王孙承认并资给的经过，写出了他们争取合法爱情时的智慧。文中对相如身着小围裙洗刷餐具的神态，对老泰山怄气的心理，都描绘得维妙维肖。

第二层介绍了二个相恋的经过。作者先描绘文君的美貌。这不仅与前面文君为爱情不惜一切的美好心灵相吻合，而且也是二人一见倾心和相如为之发痼疾而死的根本原因。接着，又通过文君的遭遇、性格以及和相如私奔的描写，进一步表现了文君这一姿色出众、蔑视礼教、追求幸福的女子形象，使这一形象更加完美，更富于艺术魅力。

第三层，写相如发疾病故的经过。消渴疾今谓糖尿病，应节制

或禁止性生活。相如和文君陶醉幸福的爱情中，终于旧病复发。对此病的后果，相如心里明白，并作《美人赋》以自警，但理智的堤坝终究抵挡不住感情的洪流。这里，作者丝毫没有责备相如贪淫丧命的意思，相反，正是以他死于旧疾，歌颂了相如为爱情而死，死而无憾的可贵品质。又通过文君为相如作诔的交待，写出了二人爱情的相互性。把一对知音恋人的相爱程度，渲染到令人神往的地步。

这篇小说结构情节安排极有特色，打破了时间的顺序，第二层在全文既是倒叙，又是插叙，使全篇故事显得生动活泼、错落有致。而文笔之中又饱含深情，表现了作者较高的艺术修养。（宁稼雨）

画工弃市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选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

这篇小说选自六卷本《西京杂记》卷二。王嫱即王昭君。昭君出塞是著名的历史故事，《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都有记载。不过这时史书中的昭君故事，只是民族和睦的一个历史记录。本篇所叙则增加了画工图形和弃市的情节，从而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思想性和生动性。

小说首先描述了宫廷的肮脏和腐败。作者用画工图形这一件事情把元帝、妃嫔和画工三方面人物连在一起，很有艺术天才。一方面写出汉元帝的荒淫堕落，后宫粉黛多得要用图形来查寻。一位风流帝王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了。通过诸宫人出高价贿赂画工，以求

见幸的描写，既生动形象地写出众宫女妃嫔争宠求幸的状况，又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众画工的贪得无厌。而且，这些描写又形成一种气氛，这种悲剧的气氛正是主人公不幸命运的决定因素。有了这些铺垫，王昭君一出场，就给人一种卓然不群的感觉。“独王嫱不肯”一句，把昭君拒不屈身求宠的高傲性格，鲜明地凸现出来。由于事先交代了众宫人争宠的状况，相比之下，昭君的高洁品格，就更加突出感人了。

接着，作品通过匈奴求美女，昭君入选的经过，集中刻划渲染了昭君的倾城美貌。作者出色地运用汉元帝这支彩笔来为描绘昭君的美貌服务。“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二句，不仅使元帝瞪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逐张过目美人图的神态毕现，而且也从侧面把昭君的秀色暗示出来。写到临走前召见，便又通过元帝的目光，正面描绘了昭君出色的容貌，“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寥寥几笔，一位姿质秀丽、品格端庄和出色女子形象便跃然纸上。一位本可以凭自己的美色得到宠幸的女子，宁愿忍受厄运，也洁身自守，誓不折腰。这铮铮傲骨、凛然正气，令人钦敬！接下来，小说写元帝的追悔莫及，进一步刻划昭君之美。

最后，以元帝追究图形案件和画工弃市的经过把故事推向高潮。这里作者以丑的毁灭来肯定美的价值，以画工的应得下场来反衬昭君的美好。犹如一枝迎风傲雪的红梅，绚烂夺目。

这篇小说用笔经济，构思精巧。全文正面描绘王昭君容貌与气质之美的只有 13 个字。但文中其它部分不论是写汉元帝的荒淫，还是写众画工的罪行，无不与昭君的心灵与容貌之美密切相关。这不仅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也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昭君故事被后世很多诗歌、小说、戏曲引为题材，这篇小说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宁稼雨）

《异苑》

《异苑》，南朝宋志怪小说，刘敬叔撰。敬叔少颖敏，有异才，历仕晋宋二朝。《异苑》之名系仿刘向《说苑》，荟萃诸种异事，如园

林之缤纷然，故名“《异苑》”。以所记异事，撮类分为十卷，但所分不十分严格，间有混杂。卷一，25条，大抵为山川及自然现象的传闻。如“美人虹”条记昔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化为青绛等。卷二，36条，卷三，57条，大多记神异之物以及动植物的异闻。如有作人语的“长鸣鸡”和一年生桃、李、枣三种花子的“枣树”等。卷四，65条，皆属吉验凶兆之事，迷信色彩很浓。如“刘寄奴”条记刘裕微时伐薪射蛇王，颇似刘邦斩白蛇之传说，等等。卷五，38条，多记神灵异事，如紫姑神，项羽等神显灵，受人膜拜等。卷六，41条记鬼，如“陆机”条叙陆机遇王弼之鬼等。卷七，33条，记奇冢异梦。如“嵇康”条记嵇康梦黄帝伶人而受《广陵散》等。卷八，46条，多记妖事，生死异常以及人化他物事。如“徐奭”条记徐奭迷于化为美女的鹤妖，“章沉”条叙章沉、秋英魂遇天曹等等。卷九、20条，记术士异事。如“郑玄”条记郑玄精于数算，藏于桥下而免遭杀害等。卷十，21条，所记皆历史传说。如介子推逃禄、曹娥投江觅父尸等。《异苑》凡382条，内容繁富，题材广泛，天上、人间、地府，人、禽、兽以及无生物，无不记述，几乎录尽一切奇闻异事，不虚“异苑”之名，此其优点；然叙事过简，板直而少曲致；且大部分是几十字一条（仅有《章沉》等一二条过百字），也难以叙述一个委婉而生动的故事。《郑堂读书记》卷六六云”修词命意，颇有古致，无唐以下小说冗沓之习。”殊不知，作为小说，这正是它的不足之处。（熊高德）

章　沉

临海乐安章沉，年二十余死。经数日，将敛（殓）而苏。云被录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断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年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一只及臂上杂宝，托沉与主者，求见救济。沉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沉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窟，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沉共宿嬿接，更相问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吴县乌门，临

渎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

沉先为护府军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到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寝嬿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为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赐”。

——选自《异苑》，《津逮秘书》明崇祯汲古阁刻本

《异苑》一书大多篇幅短小，文字古朴，但偶尔也有曲致可读之佳品，这“章沉”一条，读来就颇有情趣，发人深思。

《聊斋志异》中多以天曹，地府、冥司影射现实，使得黑暗、腐败、苦难的现实暴露无遗，而影射的艺术手法，却非蒲公首创，晋宋小说已露端倪。“章沉”故事开端描写的天曹，既徇私情，又纳贿赂，虽不那么昏暗、凶残，但明显看出无严格的天条地律，与中国讲中和、重人情的宗法社会意识和现实是有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的。

当然，这里天曹的描述是为故事中两个有情人设置了一个邂逅的特殊环境。由于相同的命运，共同的遭遇，章沉、秋英两个年青人魂遇于人死后的归宿天曹之中。章沉天曹中有私人关系，经过通融得免，而同被录送的秋英没有关系，只好哀求章沉代为疏通。而章沉则毫不犹豫，“即为请”。由于关系加财物，秋英也居然得免。这里反映了章沉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这也是我国古代人民审美理想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章沉赢得了秋英的敬爱，秋英就在道侧的小窟中以身相许，并把她自己的姓氏、地址告诉了章沉，虽没有明确表白，但实际是含蓄地约订终身。既表现出当时女子对爱情的勇敢、大胆，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也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羞涩、内向。至于“脚痛疲顿，殊不堪行”和“会日亦暮”则是为故事反映“天意”的主旨而作的铺垫。

及至章沉来到吴县乌门寻找秋英，并和秋英父徐氏说明天曹奇遇，经过徐氏的验证，终于获得与秋英结合的美满结局，则已经为后来的唐传奇、宋话本、元明戏剧的大团圆结局发出嚆矢。且我们

读完“章沉”之后，不能不想起唐传奇《柳毅传》中的柳毅、龙女及其故事情节，自然是李朝威从《异苑》中吸收了艺术养分。

“章沉”本事又前见戴祚《甄异传》，戴祚所记简略而平实。《异苑》吸收了《甄异传》的全部情节，而更添细枝繁叶，如增“秋英先说之”一段补叙，既为徐氏决定以秋英妻沉作出铺叙，又使故事情节有张有弛，摇曳多姿；增“生子名曰‘天赐’”一语，更使故事情节趋于完美，更适应我国人民的欣赏习惯，艺术性有了相当提高。由此，也可见我国文学艺术承前启后之发展轨迹。（熊高德）

《齐谐记》

《齐谐记》，南朝宋志怪小说。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书名则取《庄子》“齐谐者，志怪者也”一语，书中所记皆神异事。

《齐谐记》佚于赵宋，《类说》、《旧小说》辑有散则，陶珽《说郛》有目无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一卷，凡十五则，鲁迅《古小说钩沉》亦辑十五则。从所辑的十五则来看，《齐谐记》大致记述了如下内容。（一）灵异动物。如“董昭之”条的蚂蚁，“张然”条的狗等，俱已成为成精的动物。（二）人化异物。如“吴道宗”条、“薛道询”条，宗母、道询皆化虎食人。（三）人患异疾。如“郭坦兄弟”条中的大儿患大能食病；“周子”条周女患啖脍不知足疾；“麻姑”好啖脍，“华本”则好吃鳖臛，等等。（四）奇鬼异人。如“朱子之”条中记一个能医心痛的善鬼；“范光禄”条则记了一个能治脚肿的佛家异人。所记确实是一些神奇怪异之事。这与两晋南北朝崇尚清谈、弘扬释教的社会现实是有直接关系的。

从艺术上看，《齐谐记》所记故事不乏佳作，象“薛道询”、“吕思”“郭坦兄弟”等，委婉、生动、别致，读来饶有趣味，已隐隐现出作者（或传说者）的创作意念了。

《齐谐记》有些故事取自其它志怪，如“董昭之”取自《搜神记》，“张然”取自《搜神后记》，继承中有发展。（熊高德）

郭坦兄弟

江夏郡安陆县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儿忽得时行病，病后遂大能食，一日食斛余米，其家五年乃至罄贫。语曰："汝当自觅食。"后至一家门前，已得苦饭，又从后门乞其人。答："实不知君有两门。"腹大饥，不可忍。后门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啖两畦，便大闷极，卧地。须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龙，出地渐渐大。须臾主人持饭出，腹不能食。遂撮内著向所出物上，即消成水。此人于此病遂得差。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版

志怪小说在南北朝时期骤然盛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佛风日盛和谈玄、"说话"风大兴。这两种社会原因渐渐培养了人们好奇喜怪的心理。一大批文人的目光就由正统的经学、史学、文学（诗文）转向志怪谈奇的，被称作"史之余"的笔记小说，诸多奇闻异说被他们收集、撰写，以满足当时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的好奇心理、喜怪嗜好。作品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清新、活泼，表现出新兴文学体裁的奇异的艺术魅力。

这则故事，记载的是人生理上的怪异，确切点说，是叙述了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怪罕病。说的是郭坦兄弟的大儿得过一场流行病后，食欲异增，一天吃一斛（十斗）多米，这样，五年之后，便把家吃了个罄尽。这是故事的一个奇浪。如此食量，不能不使人诧异。接着故事叙说此儿离家，外出觅食，来到一户人家前门讨食，吃完人家一竹筐饭，仍感不饱，转到人家后门讨。然此时已饿得等不到主人把饭拿出来就吃掉门旁的两畦韭菜和蒜，真是饥不择食了。至此，奇峰突起，异境大开。他闷倒在地一会儿之后，居然吐出一个象龙一样落地长大的怪东西。等到主人拿来饭，他已毫无食欲了。把食物放在这个怪东西上，马上融化为水，难怪此人怎么吃也吃不饱！从此他的能吃病便痊愈了。结尾虽然解释了大能食病的原因是如龙一样的怪东西作祟，然这怪东西是怎么回事，就成了留给读者的一个悬念了。

故事显然是来自民间传闻，纪怪性强，而思想性弱。然作为当时人甚至后来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却充满了奇诞，充满了情趣，可读性很强。

这则故事在文字上极重简略，惜墨如金。如“语曰”前省略了能食大儿的“父母”这个说话的主语。“答曰”的主语是能食儿，却省去了人家主人的全部问话。这样，文章跳跃性很大。但是因为文字朴素，叙述自然，因而读来不感吃力。（熊高德）

薛道询

晋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薛道询，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忽得时行病，病差后发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犹多，剧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后有一女子树上采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钗钏于山石间。后还作人，皆知取之。经一年还家复为人，遂出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询自云："吾昔曾得病发狂，遂化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父兄子弟者，于是号哭捉以付官，遂饿死建康狱中。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年版

人化虎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淮南子·俶真训》："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觇之，则虎搏而杀之。"东汉高诱注："江淮之间公牛氏，有易病化为虎，若中国有狂疾者，发作有时也。其为虎者，便还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复化为人。"然而这个薛道询，虽也是易病化为虎，但他化虎食人后却还能复化人形，由此可见《齐谐记》和《淮南子》虽同记人化虎食人事，然其记述主旨已大有不同。

薛道询由人化虎，最后又复化为人，但是这个人的兽性更多于人性，暴虐的本性，丑恶的灵魂，轻狂的言行，较之于凶残的老虎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他因病化虎食人无数是可以宽宥的话，那么吃人之后还将其钗钏藏起来，复为人后就取为己有，则说明他化虎时既有虎的凶残，又有人的贪婪，既凶且贪，罪大恶极，不可饶恕。世上最蠢的人是干了坏事还要得意忘形地宣扬、卖弄的人，而

薛道询就是这种人，所以落了个饿死狱中的可悲下场。由此看来，作者在这篇奇文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是鲜明而强烈的，能于旧奇闻中注入自己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对立的美学观念，已初步地表现出作者自觉创作的主体意识。

故事文字朴素简洁，情节曲致完美，又可见作者创作技巧之不凡。（熊高德）

《述异记》

南朝志怪小说。旧题梁任昉撰，但有人提出疑议，认为是剽剟诸小说而成的后人依托之作。该书所记内容大体可分三个方面：（一）记述了各地动植物产。如"宫人草"、"相思木"、"孤竹"、"空桑"、"三尺梨"、"怒毛兽"、"吐绶鸟"、"精卫"、"剑鱼"、"懒妇鱼"等奇花异木、珍禽怪兽。（二）记录了山川泉石、园林楼台、古迹遗址。如"石室山"、"蚩尤川"、"舒姑泉"、"兄弟石"、"黄鹤楼"、"受珠台"、"盘古庙"等等。大都近实，然亦时有异闻。（三）记载了祥瑞灾异及怪异之事。诸如天雨金、蛟化龙、虎生角等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其中的古神话、历史传说以及一些民间故事流传很广，对后世的民间传说影响很大。在艺术上，《述异记》虽然与其它地理博物志怪一样失于零散琐碎，然其语言简洁、自然而活泼，读来轻松、流畅，颇令人心怡，始知"任笔"之称不为空言。（熊高德）

宫　人　草

楚中有宫人草，状如金蓬，而甚氛氲，花色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愁旷，有因死于宫中者。葬之后，墓上悉生此花。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9 年版

起篇开门见山："楚中有宫人草"，叙述宫人草生长的地理位置，是江南楚地。这是地理博物志怪的通例。接着描绘了这种自然植物的形状及特征。"状如金蓬，而甚氛氲，花色红翠"。"金蓬"为何状草，下面再谈，而"氛氲"是芬芳、馥郁的馨香，"红翠"则是娇鲜

的粉色。味香色美的宫人草宛然透露出艳美宫女的特点。接着以“俗说”述及“楚灵王”，“俗说”也告诉读者，文中所叙是流传在千百万人民中间的传说，而非作者臆撰。楚灵王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国君，他广建宫室，后宫搜求的宫女达数千人，他爱好细腰，宫人往往减食以求腰细，这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典故的来源。

现在我们来看“金蕟”，《集韵》：“金蕟，草名”，是一个从草、登声的形声字。“蕟”通“登”，《毛传》云：“木曰豆，瓦曰登”，豆是古代一种中间细两头大的木器皿，登不过是陶制的豆，形状一样。故金蕟也有中间纤细两头较大的特征，而宫人草“状如金蕟”，可见这宫人草即楚国愁旷而被囚死宫中的细腰宫女的化身。至此我们应该明悟传说的宫人草非草，怨魄也！

四十余字的奇文，竟寓含着古代人民对暴君的巨大憎恨和对囚死于宫中的宫女的无限同情，可谓志怪之绝笔。（熊高德）

《冥祥记》

《冥详记》，志怪小说集，或作《冥详传》，十卷，南朝齐王琰撰。王琰，齐时曾为太子舍人，梁时曾为吴兴令，是一个虔诚的佛门弟子。该书自序言其幼时从道德僧贤法师处得一躯观音金像，后此像常显神异，因此他“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可见此书原是为宣扬佛法而作的。这部书卷帙富厚，所存遗文较多，可以说是“释氏辅教书”的代表作。

《冥详记》所录褒扬佛法的传说故事，大约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写佛象瑞验的故事，如《僧洪》、《史儁》、《陈云范妻》、《慧庆》等。《僧洪》条写沙门僧洪违抗官禁，偷铸丈六金象而被锁械狱中，于是金像显灵，“胸前一尺许铜色焦沸”，“感得国家牛马不肯入栏”，有司不得不将僧洪释放。显示了佛主的法力巨大无边，国法官禁在它面前都显得十分渺小，软弱无力。

一类是写佛经显效的故事，如《丁承》、《于法兰》、《董吉》、《刘度》等。《丁承》条写佛经亡失，于是佛主感应普通居民妇，使

她“胡语指麾”，“便作胡书”；并使一个十余岁的小儿，翘足起舞，“便胡语读之”；终由一个长鼻深目的胡僧将佛经抄复。怪异的形象和离奇的情节，给佛法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一类是写僧人高行神迹的故事，如《耆域》、《佛调》、《犍陀勒》、《支法衡》等。《耆域》条写天竺沙门耆域，隐身乘船渡河、轻易地制伏恶虎、徐行而百人追之不及等许多神奇的超人行迹，使人们对佛门惊慕崇拜，信奉不疑。

一类是写地狱阴司、死生报应的故事，如《赵泰》、《慧达》、《程道惠》、《支法衡》等。《赵泰》条写赵泰所见地狱中铁床铜柱、炎炉巨镬、刀山剑树等种种酷刑，做恶者在其中身首碎坠、尺劁寸断、焦头烂额等悲惨情景，以及死后变做蜉蝣、猪羊、禽鸟、牛马等轮回报应之事，从而劝诫人们多行善事，信敬佛法。

这些故事虽然有劝善惩恶、主张清苦、反对享乐等一些积极因素，但更多的是宣扬宗教迷信、鼓吹服从封建统治的形象说教，起到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作用。

在佛教盛传的时代，由于受到佛经故事的影响，《冥祥记》的篇幅较以前的志怪小说大大加长了，有的条目竟达千字以上，对志怪小说“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格局有较大的突破。它构思神幻奇特，情节离奇曲折，叙事缜密细致，描写具体生动，语言简炼流畅，使人读了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受到后代文人的广泛重视。（赵　叔）

赵　泰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圣典有誉乡里。当晚乃仕，终于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煖不冷，屈伸随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

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扶泰腋，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崒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室可数千间；男女大

小，亦数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阅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里门。有人著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作何罪？行何福善？谛汝等以实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吏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兵马，令案行地狱。

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杖，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量，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体割截，尺寸离断。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涕泣。

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说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于塔寺中悬幡烧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采照发，见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倚甚众。见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世尊，度人之师。有顷，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有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众生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泰未出之顷，已见十人升虚而去。

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壮，栏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较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鹄鹜鹰麋；两舌者作鸱枭鸺鹠；捍债者为驴骡牛马。

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是谁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举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主者曰："卿无罪，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语毕，主客开縢箧，检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

时亲表内外候视泰者，五六十人，同闻泰说。泰自书记，以示时人。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为祖父母二弟延请僧众，大设福会。皆命子孙改意奉法，课观精进。士人闻泰死而复生，多见罪福，互来访问。时有太中大夫武城孙丰、关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会，款曲寻问，莫不惧然，皆即奉法也。

——选自《太平广记》卷三七七引《冥祥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

这则小说是王琰《冥祥记》中三篇千字以上的长文之一，在《幽明录》中亦有记载，但文字稍异，篇幅略短。它通过赵泰死而复生、魂游地府的所见所闻，劝戒世人弃恶从善、虔诚信佛，从而达到宣扬佛法、弘明释教的目的，通篇充斥着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尽管从他曾为京兆太守的祖父、官至二千石的兄弟都在地狱中受惩的描写中，透露出封建社会为官不仁的现实，但就整个作品内容来说，仍然是糟粕大于精华。然而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无论从篇幅的铺张扬厉、情节的曲折复杂、还是描写的生动细腻上看，都超过了以前的志怪之作，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一个特点是，强烈鲜明的对比写法，读了使人信从不疑。作者安排赵泰魂游地府的行程次序是独具匠心的。作者先把他放置到阴森可怖、惨绝人寰的惩恶地狱之中，让他目睹了一幕幕噩梦般的血腥场面；还让他在这里见到了蒙受磨难的亲人，产生了一种既惊惧又同情的复杂心理。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他带到一派光明的超度众生的"开光大舍"之中，使他耳闻百万九千

人脱离苦海的过去，眼见顷刻之间十人飞升而去的现实，给他心灵上带来了宽慰和希望，虔心向佛的心情从此油然而生。为了强化通过对比产生的这种特定的心态，作者又驱动赵泰的脚步，使他来到主宰轮回的“受变形城”，让他洞晓生前为恶，死后不仅在地狱中备受荼毒，转世还要变做猪羊牛马、受人鞭打宰割的悲惨结局。通过一番惊心动魄的巡察，具有强烈对比意义的感受使赵泰对从善信佛奉从不疑，也沉重地叩打着读者的心扉。

艺术表现上的第二个特点是，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使人读了心灵震颤。本篇是六朝志怪中首次出现的描写地狱的小说，作者以新鲜奇特的想象，具体生动地勾画出地狱中种种惨不忍睹的情状，令读者毛骨悚然，不寒而栗。铁床铜柱，烧得红彤彤的，人们被强迫“抱卧其上，赴即焦烂”；炎炉巨镬，焚得沸滚滚的，人们被煮得：“身首碎坠，随沸翻转”；剑树高大，千百把利刃雪亮亮的，人们被迫攀登，一个个“身首割截，尺寸离断”。到处是流血竟体的景象，到处是悲泣哀号的声音，读后仿佛其形犹在眼前，其声回响耳畔，令人胆战心惊，呼吸为之屏息。

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特点是，贴切的环境描写，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量。小说善于结合文章所表现的中心，进行环境和场景的描写，使人得到相应的心理感受。如描写地狱的外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状锡。”使人读了，心里也象锡铅一样沉甸甸的。描写“开光大舍”的殿堂“朱彩照发”，“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使人读了，眼界为之敞亮，心胸为之开阔。描写“受变形城”的格局“土瓦屋数千区，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壮，栏槛采饰”，使人读了，在高下相形之间产生了一种神秘莫测之感。这些贴切精到的环境描写，不仅避免了以往小说简约、单调的不足，而且对渲染气氛、突出中心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赵　叔）

《续齐谐记》

《续齐谐记》，南朝梁志怪小说，以续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而得名，吴均撰。它大致记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记述了民间传统节日的传说成因。包括“桓景”、“三月三”、“成武丁”、“邓绍”、“屈原”、“张成”等六条，分别记述了九月九、三月三、七月七、八月一、五月五（端午）、正月十五等节日的传说由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蕴含着人民的理想、愿望和审美情趣。这样集中地反映时俗的来历，《续齐谐记》前的志怪书籍中，还是少见的，尤其是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于鹊桥，五月五作粽子祭屈原对后世影响颇大。

（二）记载了怪灵异物，含“金凤辖”、“紫荆树”、“杨宝”、“桓玄”、“蒋潜”、“梅溪山石”等六条，其中“金凤辖”记崔光车辖所饰金凤凰化鸟飞去，被人网获，设想奇特；“紫荆树”枯死复活，使得闹分家的兄弟仨，复好如初，具有一定说教意味。

（三）记叙了异人、灵狐、善鬼、情神的故事。包括“阳羡书生”、“燕昭王墓”、“徐秋夫”、“赵文韶”四条。这四条篇幅长，情节婉曲，艺术性很高。“赵文韶”文辞清丽、故事优美，足见吴均笔下功夫；“阳羡书生”则取材于《旧杂譬喻经》、《灵鬼志》而情节更加纡曲、更富情趣，可谓“青出于蓝”。而“白獭”一条述魏明帝思见白獭事，更近纪实。

《续齐谐记》虽然仅仅一卷，然颇多佳制，从艺术上看，不唯梁代姣姣者，于六朝志怪中亦属优秀之列，正如《四库提要》所赞：“亦小说之表表者。”（熊高德）

阳羡书生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饰馔，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

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彦太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年版

志怪小说以怪奇见长，此篇则是怪中之怪杰，奇中之奇葩。前此有荀氏《灵鬼志》"外国道人”条也记吞吐人物事。荀氏、吴均皆取效于佛经《譬喻经》"梵志吐壶事”，然吴均笔下吞吐奇绝更令人心摇神漾。

故事开篇叙述阳羡书生人鹅笼与鹅并坐，初露奇倪，为后面奇峰铺垫。接着书生中吐铜盘奁子，再吐女子，女子复吐男子，男子更吐妇人。人物男女递变而出，人物年龄也交替变化，怪中叠怪，奇中错奇，幻景大张，故事情节发展到高潮；及至又次递吞纳，则又自然而秩序井然地到达结局。许彦惊讶得只是连连称"善”，而我们读罢也是半晌作声不得，似乎被一种魔力摄住。这股魔力则来自艺术虚构，来自我国文人对离奇恢宏、异想天开的佛教文学的接受、模仿和吸收；佛教文学的虚构性又来自其哲学本体论。佛教哲学把世界视为虚幻，它虽也讲世界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构成，但它更讲"四大皆空”、"如梦如幻”。由鸠摩罗什翻译的著名的"大乘十喻”就是："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闼婆城（即海市蜃楼）、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大品》经卷

一）而“佛之法身同于变化……如镜中像，如水中月。”（《罗什大义·答真法身义》）即佛的法身是可以随意变化的。佛教哲学的这些教义导致佛教文学多反映化身、化城、梦幻、幻影等故事。

南北朝时，佛风在我国大行，渐入人心，而佛教文学中的奇幻故事对我国文人雅士则有神奇的吸引力，于是虚构意识在他们脑中膨胀起来，佛汉结合的志怪故事就应时而生。《女神》凤凰之涅槃，《西游记》悟空神通之广大，盖得力于此膨胀的虚构意识。明此，读这篇志怪方知其三昧。

另外，故事主要人物由印度梵志一演为外国道人，再化为中国书生，吐吞情节由二为三，可见其接受、融合、发展的演化痕迹。（熊高德）

《殷芸小说》

《殷芸小说》，志人小说集，梁殷云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小说”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其成书和取材也与传统的小说观念相符。此书为梁武帝作通史时，命殷芸将正史所不取之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录为一帙。上起周秦，下迄宋齐，是一部亘贯千年的野史杂记。它有以下特点：

第一，故事的编排以历史发展为序，说明它受到史书编年体的影响，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体例形成对比。世说体便于人们从类的角度，认识和把握某一时代人们内在性格气质的各个方面，而《殷芸小说》按时代编排，则使人们把握各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如卷二记汉武帝见伯夷、叔齐画像问东方朔的故事，以东方朔对伯夷、叔齐二人的贬低，反映汉帝国强盛时文人积极入世、鄙视隐逸的进取心理。而卷六通过吴蜀某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语，反映三国动乱时人们的出世思想。相形可见时代精神的演进轨迹。

第二，故事来源和题材范围更加广泛。魏晋以来的志人小说，多以记文人清谈事迹为主。此书除了这些内容外，还广收民间传说故事和地方风物，名人遗迹的记载等。如卷五记某贫人于瓮中幻想，瓮破梦亦破灭的故事，就明显带有民间传说的痕迹。

第三，突破了志人小说真人真事的局限，采用以虚构的情节表现历史真人的方法，大大丰富和开拓了志人小说的艺术方法。如卷一记“汉武帝微行”一条，以汉武帝奸污民妇，其夫欲行刺，而被某书生观星象所察的故事，揭露汉武帝的荒淫残暴。其中既有传说色彩，也有虚构的痕迹。同时，书中还兼收部分志怪故事，与书中虚构的手法更相吻合。

此外，本书作为史之外乘，收录了很多正史未载的材料，为史家所珍重。

本书继《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后，进一步对志人小说的题材、编排体例、艺术手法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在志人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被后人誉为六朝小说中之佼佼者。（宁稼雨）

汉武帝微行

汉武帝尝微行，造至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乃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乃入，见一男子持刀将欲入，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去，客星应时而退。如是者数遍。帝闻其声，异而问之，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此人必婢婿，将欲肆其凶恶于朕。”乃召集闼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禽拿问之，服而诛。后，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于扶祐朕躬。”乃厚赐书生。

——选自《殷芸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周楞伽辑注本

《汉武帝微行》这篇故事选自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集《殷芸小说》。内容以汉武帝微行时奸污民妇而引起的一段曲折故事为主线，揭露了汉武帝荒淫残暴的无耻行径，对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小说风格也可见一斑。

故事先以汉武帝微行中在民家宿夜为背景而进入情节的展开，先后以汉武帝奸淫了宿家主人之妻，其夫欲行刺，书生观天象，皇帝显身和杀刺客，酬书生等情节一波三折地表现了汉武帝的残酷和

荒淫无耻，指责了其卑劣行径。全文以书生观天象作为一个明显的线索和象征使故事情节得到合理而完满的承接与转折，从而具有相当的民间传说色彩和虚构成分。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风度，这种带有虚构痕迹的创作则具有一定的明显的文学特色。

大多数志人小说多以刻划人物为主，而本篇的笔墨着重倾向于事件发生、发展的态势，较多地对事件进行了详细叙述从而形成揭露效果，也是情节较完整的一篇故事。在描写上，作者以一定的虚构成分融合其中，使真实人物受到多侧面的表现，如虚构了观天象的书生大惊之声，使汉武帝在受辱民妇的丈夫面前再次表现了惨无人道的兽性，从而使作者对帝王荒淫无度生活的批判更为直接更为尖锐。这种以故事情节的转变和展开来成功地取得对人物的全面表现，也不同于某些志人小说以细节刻划人物的特色。

故事中最核心的艺术技巧便是作者所设置的一个使故事首尾得到贯穿的象征，书生观天象。在这个情节之下酝酿了汉武帝杀民妇丈夫的又一次罪恶行径。而且在这个象征的映衬下，使故事在实境中见虚意，又在虚象中映实情，虚实结合得圆润丰满，从而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这种神学迷信的内容表现了小说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正是它的艺术特色和技巧的突出体现。按照虚事写真人的方式创作，也只能结尾时使书生得荣华享富贵，而苟全了汉武帝的性命，这与作家在当时时代气氛和文化背景的主导思想有关。这是一篇具有强烈批判倾向的故事，但由于文体局限还不能将其表现得更为彻底。

《汉武帝微行》这篇故事，情节非常完整，结构与艺术手法也很吻合作品的主题思想。同时从表现形态和语言方式也可以约略看出作者殷芸专为取录街谈巷语和口耳相传的轶事面成书的最初目的。（张　雷）

《俗说》

《俗说》，志人小说集。本书主要记载东晋至刘宋社会上层人物轶闻杂事，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官场黑幕的披露。如殷伯仁在赌博时赢了上司的钱，又拒绝上司决赌的要求，竟被迫害

致死。可见封建等级之残酷无道。其二，记载名人轶事。如记顾恺之画人像不点睛，并云点睛便欲能语，不仅可见虎头性格妙趣，亦含深刻的美学道理，可供治画史者参考。刘真长少时贫，贩履归途，众人皆围观射堂，刘独不顾，人觉其异。这些故事可以看出前代志人小说记载清谈名人方法的遗风。其三，收录若干妒妇故事，有的大约是取自刘宋虞通之《妒记》。如桓温妻南郡主妒夫爱妾，欲持刀杀妾，后为妾美容所动，遂掷刀而善之，见今辑本《妒记》。另如荀妇监视丈夫无时不刻，甚至竟在屏风后敦促驱客，均可见封建社会中妇女特有的畸形变态心理，反映了这一部分妇女的性格悲剧。

本书在艺术上能够吸收和综合前代志人小说的各种手法，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表现人物方面，作者学习借鉴《世说新语》等作品的艺术经验，刻划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书中没有更多的人物品藻的故事，但品评人物风气给人们提供的分析人物、认识人物的方法和角度，却大大丰富了作者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段。比如书中所记桓石虎杀虎的故事，以石虎射虎后在众人激将下从受伤虎身上拔箭而下，终于制伏老虎，深入描绘了一位勇猛过人的虎胆英雄。

此书之所以在人物刻划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主要因为作者在表现人物时，采用了很多细腻描写的方法。这在作者笔下的几个妒妇形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写桓温妻始欲杀妾，继为妾色所动而释，通过对妾李势女那番秀丽姿容的描写，从侧面写出了桓温妻的性格变化，使人感到这是一位外表凶残，内心仍不失爱美之心的女性。不但写出了桓温妻的多面性格，也可见暴力和欲念被美所征服的时代精神。另如荀妇在屏风后驱客，车武子妇见丈夫寝室屏风一绛裙，险将亲兄杀死的故事，都准确而传神地勾画了这些变态女子的形象。这些生动而细腻的描写，无疑为唐人小说先河中之一缕清泉。（宁稼雨）

桓　石　虎

桓石虎是桓征西儿，未被举时，西出猎，石虎亦从猎围中射虎，虎被数箭，伏在地。诸将谓石虎曰：恶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恶

子，答曰：可拔耳！恶子于是径至虎边，便拔得箭；虎跳越，恶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还伏，恶子持箭便返。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年版

《桓石虎》这篇故事出自《俗说》这本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集。

本篇故事语言简约，表达得很有力度和豪气。在艺术追求和修辞技法上也很讲究。开篇是事件发生的背景，接着写猛虎被射中以后诸将官使用激将法把桓石虎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两难境地：进则拔掉虎身上的箭，但冒很大的风险，令人不寒而傈；退则只好认输，承认不能从虎身上取箭，显得胆怯和无能。这就给后面的情节发展做好了铺垫。结果桓石虎回答：可拔耳！寥寥三个字，豪壮气已毕现。但是凶是吉还难逆料。古代有文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这篇故事有发展，有高潮，极为恰当地体现了这一艺术准则。

接下去的情节是，桓石虎拔掉了虎身上的箭之后，虎“跳越”，使桓石虎的胆量和能力受到一个更高水准的挑战。结果是桓石虎亦跳起来，“跳乃高虎跳”。这个句子间轻轻地落一“高”字，使读者心中不禁意外地一惊：既是对桓石虎的叹服，又是心态从此转为坦然平稳的标志。这里一个“高”字犹如点睛之笔，将全篇所表现的桓石虎的虎胆英雄形象非常生动具体和令人嗟叹地突出出来。

这篇故事以一个小事件（虎身取箭）从某个特定角度阐幽发微地表现了桓石虎的勇武精神，人物形象刻划得足够生动和丰满。在文字上是自然平坦的叙述，有史传痕迹。但在这种文字间的静态中，却酝酿着语意间的动感，使这篇轶闻成为一个立体可视的故事。这种在泰然自若和简约平缓的静式文字中追求深蕴动态的意象群的表现方法，恰恰合乎中国传统文化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佛教态度的特征。（张　雷）

《冥通记》

《冥通记》，　志怪小说集，南朝梁陶弘景撰。全称为《周子良冥通记》，又称《周子良冥通录》、《周氏冥通记》，四卷。

《冥通记》所记，起自梁天监 14 年 5 月，迄于次年 7 月，按月

日排列，逐条叙述周子良和诸仙神交梦往的过程，共133事。前3卷24事，记载仙人轮番下降，向周子良讲授修道成仙的戒律要诀，比较详细；第四卷记载周子良神游各处仙境，事甚简略。纵观全篇，实际是托言周子良遇仙一事，讲授道教的诫条和修养方法的书，和现存陶氏所撰的道教专书《真诰》，内容体例十分相似，连所记的仙人姓名也多有互见。托言周书，不过是自神其事令人信服罢了。内容陈腐冗复，枯燥无味。

《冥通记》文笔质直，记叙平实，且间有古奥的文字，在艺术上极少可取之处。卷一的《周子良传》，记叙周氏生平事迹，较为婉曲详尽；其中一些人物的对话、动作和神态，描绘细腻，各具特色，颇可一读。其他文字，除描述仙人衣着时，间或稍事点染之外，略无可观者。（赵　叔）

《谈薮》

《谈薮》　志人小说集。旧题北齐阳松玠撰。宋以后关于本书的书名、作者及卷数，颇有歧异。

《谈薮》多为北齐前后人物事迹，内容以志人为主，兼及志怪。其志怪部分说教意味较重，不甚精彩。如《萧睿明》叙萧母病积年，萧睿明昼夜祈祷，因天寒而额上叩血与眼泪成冰，竟获神助。反映南北朝时佛家的因果之说已与儒家忠孝思想融为一体。

其志人部分以《世说新语》为宗，却体现了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貌的变迁。如《李元诚》记北齐李元诚仿效魏晋阮籍、刘伶等人饮酒放达，竟能擢官封爵。《杜公瞻》写杜公瞻与作者等人以清谈论辩的方式相互嘲谑。这两个故事说明魏晋人因对人生忧患而表现出来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放诞行为和为追求真理、追求美采用的清谈活动，在北齐至隋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精神意蕴，而被东施效颦的形式摹仿所代替。也有些故事披露了社会上（尤其是统治者）的丑恶现象，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如《高洋》叙北齐暴君高洋上台后滥杀政敌元氏千余人，使其老幼贵贱无遗，反映了封建社会上层集团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另有些故事以赞美的笔调，或记人高超技艺，或

记人高尚品德。如《杨大眼》记北魏杨大眼少有胆气，跳走如飞，见者惊呼千载未有此英才。《甄彬》载齐甄彬赎苧后，将苧中多余之金还给道人。这些故事反映了人们在乱世中向往德才兼备的人才，希望国家中兴富强的心情。

唐代刘知几曾将此书列人《世说新语》一类的琐言小说（见刘知几《史通·杂述》）。在追循《世说》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和注重记言的表现方式上，刘氏的话庶几搔到了痒处。本书记事记言并重，常常二者相揉共济，以事带言，以言叙事。前叙各条多以事入境，待波澜稍起后，则以人物对话构成情节发展过程。如《杨大眼》条写杨大眼的勇武，不是单纯地描述其表演武艺，而是把杨大眼本人不为人知的急切的自荐之语和李冲的惊叹之词穿插其中。这种写法使小说节奏分明，富有变化，避免了呆滞平板的叙述，读来生动活泼。书中很多故事规模和作品容量较前代志人小说为大，显得比较完整。但有些故事不免失之繁缛，不如《世说新语》等佳作凝练、传神。且志怪志人合流的倾向，又开文言笔记小说创作的又一途径。（宁稼雨）

《妒记》

《妒记》又名《妒妇记》，志人小说集，刘宋虞通之撰。书中全记两晋以来的妒妇故事，不外反对丈夫纳妾和限制丈夫交往两个方面。如王导妻曹夫人率人袭击丈夫蓄妾之所，王导狼狈逃窜，谢安妻刘夫人不许丈夫别有宠；荀妻庾氏与丈夫客人交手撕打，桓温妻欲杀温妾李势女等。作者选录这些故事是为了教育广大妇女不要重蹈复辙。这种以封建夫权为中心的教化目的显然不足为训，但作品在客观上却具有超出作者本人意图的效果，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有的故事在描写某些妇女的妒行时，写出了她们为维护妇女地位而对封建夫权所作的各种斗争。如谢安侄子及外甥以《诗经》中《关雎》、《螽斯》讽劝谢妻刘夫人反对纳妾，刘夫人以此二诗为周公所作，为男子着想，若女子写诗，必无此语为由，巧妙地点破了对方的用意，维护了自己的原有主张。这是智慧型的斗争，还有些武力

型的斗争。如曹夫人听说王导"密营别馆，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后，便持刀率二十余人，前去讨伐等。还有些故事则写出那些好色的男子在自己的妒妇面前的种种丑态。如王导闻纳妾事败露后赶在妻前报信的狼狈相，刘氏令丈夫诸葛元直挨打时手握铁针，后其夫见妻持针缝衣，亦惶惧失色等，均竭尽嘲讽揶揄之能事。

本书艺术上的突出特点，是善于用生动形象、深入细腻的描写，来渲染故事，刻划人物，这也是作品能取得作者所意想不到的客观效果的根本原因。如对王导闻事败露后与妻抢行的叙述："王公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左手攀车阑，右手提尘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方得先至"。作者抓住王导惧内又做贼心虚的性格特点，用"飞辔出门，犹患牛迟"八个字准确地描写出王导内心的极度惶恐。并细致地写出两手的动作，把王导的内心世界和环境气氛都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在六朝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又如写京邑士人妇始大妒，后受骗误以为丈夫变羊，则又痛改前非。笔调幽默，字句诙谐，颇具喜剧效果。而诸葛元直误以为妻子持针将杖己的描写，则以误会法入木三分地写出了这位视妻如虎的丈夫的怯懦相。这些都说明作者的表述能力和艺术技巧十分娴熟，已非粗陈梗概可以概括的了。（宁稼雨）

《穷怪录》

《穷怪录》，　书名又作《八朝穷怪录》、《八庙怪录》，撰人不详。《穷怪录》所写的故事，有精怪和神仙两类，而以神仙居多。这样看来，"穷怪"之"怪"字，当作"怪异"解释，并非单指"精怪"。

所记精怪事如《茅崇丘》条，写鼠精作怪，夜夜在厨中笑语，后为道士所除；《柳镇》条写獭精化作三四个一尺来高的顽皮小孩儿，在小洲上往来游戏，争食堕岸的大龟，还传呼："虽食不尽，留与柳父！"都写得情趣盎然，生活气息很浓。

所记神仙事如《柳苌》条，写柳苌死，九江神遣地神以乳饲之，又以雨坏冢，遂得复生；《首阳山天女》条写彩虹化作少女，容貌姝美，自称"天女"，不畏北魏明帝的威逼，铿然一声，化作长虹经天

而去。这些故事写得优美活泼，情态逼真，饶有兴味。

神仙故事中最出色的是文士书生遇仙女的故事，共五条，占了遗文的一半。其中以萧总遇巫山神女、刘导遇西施、刘子卿遇康王庙女神三条艺术成就最高。在这类故事中，男主人公大都是风流儒雅、英俊倜傥的才子；女主人公大都是人间盛传、美丽多情的仙女，这是当时受神仙思想影响的文人书生的心理的反映。和以往《刘晨阮肇》之类的传说相比，这类作品已经摆脱了神仙气而带上了文士气，重在爱情而不在成仙，成为《游仙窟》一类唐传奇的先导。

这三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完整，做到了具体而微；环境描写简洁俊雅，充满了诗情画意；对话描写深沉灵秀，笔调活泼自然；结构布局精心安排，处处可见匠心；语言轻脱幽默，文词清丽飘洒。写仙人之来，或"枕石漱流，时春向晚"，或"秦江初霁"，"月朗风清"；写仙人之态，或"红紫绢縠，馨香袭人"，或"衣服霞焕，容止甚都"；写景致之美，或"山鸟晨叫，岩泉韵清"，或"烟云正重，残月在西"；写临别之叮咛，或言道"愿郎穿指，慎勿忘心"；或慰以"心存意在，特望不忧"。都明显地表现出志怪小说日臻成熟和向唐传奇过渡的踪迹。（赵　叔）

《启颜录》

《启颜录》，　志人小说集。隋侯白撰。这是继《笑林》以后又一部重要的笑话集，但它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优点。《启颜录》不仅继承了笑话诙谐幽默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笑话中形象地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如《石动甬》条记齐高祖时石动甬在与佛僧论辩的过程中嘲笑佛祖。其论辩形式虽与魏晋人相似，但内容已经发生变化。虽然当时佛教流传较广，但并未引起人们崇仰，人们可以随便拿佛开心取乐。至隋代仍是这种情况。《卢嘉言》条叙隋代卢嘉言先后对三个和尚揶揄戏弄，使其狼狈不堪。又如《石发》条以某人诈称富贵体而伪装石发，反映服药这种魏晋文人的时髦行为，至后魏时已经因为到了东施效颦的地步而成为众人取笑的材料。在反映现实的故事中，有些则直接过问生活，参与政

治，对封建官僚的昏庸无能予以无情的揭露。有的 顽昏聩，健忘到连刚审问的犯人也记不清，致使逃之夭夭；有的庸碌愚蠢，完全被衙中吏员所挟。说明作者不仅意识到时代的变迁，且能清醒地对变化后的时代环境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从而体现出他们参与人生的积极意识。

书中还有一类知识性的笑话。有的是对生活中的谬误现象进行嘲笑，使他人引以为鉴。如山东望族郑元昌送女出嫁，于宴席上吃石榴连皮并下，且以未熟为由，请人再煮。还有的则在笑话中蕴含着某种知识，使人从中得到教益和启发。有的以前代诗文为典，在言谈中一语双关，颇觉高雅。但此类笑话较多的还是猜谜一类的故事。如《此是犊子》、《乘大家热铛》、《此是阿历》等条均以猜谜不中为笑料，最后将谜底点破，使人在笑声中获得知识，是一种有价值的笑。至于一些以别人的生理缺陷或名字开心取乐的笑话，则流于浅薄，无足可取了。

作为广义喜剧形式之一的笑话，本书对喜剧艺术的手法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中主要采用了重复、倒置和误会的手法，来加强喜剧效果。如《石发》通过诈称富贵体的石发行为在众人面前重复，使人们感到其可笑，从而起到扭转社会风气的作用；《郑元昌嫁女》把郑元昌的年长与其无知倒置起来，愈觉可笑；很多猜谜和张冠李戴的故事则把笑的引子，注入那些理解歧义的误会中，使人在误会中发笑，在笑声中获得真知。这些手法对后代的笑话文学起了很大的开路作用。（宁稼雨）

萧　总

萧总，字彦先，南齐太祖族兄瓌之子。总少为太祖以文学见重。时太祖已为宋丞相，谓总曰："汝聪明智敏，为官不必资。待我功成，必荐汝为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总曰："若谶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钤其口。吾专疚于心，未忘汝也。"

总率性本异，不与下于己者交，自建业归江陵。宋后废帝元徽

后，四方多乱，因游明月峡。爱其风景，遂盘桓累岁。常于峡下枕石漱流，时春向晚，忽闻林下有人呼“萧卿”者数声。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一女，把花招总。总匆异之，又常知此有神女，从之。视其容貌，当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闻。谓总曰：“萧郎遇此，未曾见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总恍然行十余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绸缪，以至天晓。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西。神女执总手谓曰：“人间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欢会，万年一时也。”总曰：“神中之女，岂人间常所望也？”女曰：“妾实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间之官。来岁方终，一易之后，遂生他处。今与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陈也。”言讫乃别。神女手执一玉指环，谓曰：“此妾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总曰：“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渐明，总乃拜辞，掩涕而别，携手出户，已见路分明。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

他日，执玉环至建邺，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常游巫峡，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吾亲见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与世人异矣！”

总齐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为中书舍人。初，总为治书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乐。乃赋诗曰：“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

——选自《八朝穷怪录》、《太平广记》卷二九六引，中华书局1986年版

这则小说是《穷怪录》中所写文士书生艳遇仙女的代表作品之一，记载了南朝宋末年世家大族子弟萧总遇到巫山神女的故事。尽管流露出一些风流才子当配美女仙人的思想痕迹，但仍不失为一篇歌颂人神之间美好爱情的辞情并茂的佳作。在对优美宁静的仙境生活的尽情描写中，也体现了人们对争权夺势、战乱不息的社会现实的厌恶情绪。

小说开头通过萧总和南齐太祖的一段对话，交待了他是一个聪明智敏、文采斐然、狂傲狷介的风流儒雅之士，作者认为这是“仙缘”产生的基础。然后便铺开写遇仙之事。

他遇仙的环境是优美的。风景秀丽的明月峡，他正在那里盘桓流连，枕石漱流，忽然听见有人轻轻的呼唤自己。“惊顾”，才看见一个妙龄少女手捧花枝向自己招手。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完全合乎生活逻辑。除了“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闻”之外，声音、神态，完全和世上的人一样，使人觉得可近、可亲。

他和神女“一夕绸缪”的幸福和温馨，作者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清新俊美的景物进行衬托。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烟云正重，残月在西。”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甜美、飘飘欲仙。

他和神女执手分别时，喁喁细语，情致缠绵。临别神女以“玉指环”相赠，并反复叮咛：“此妾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十指连心，意味深长，话虽不多，却深深叩打着情人的心弦。这段遇仙的描写，与景抒情都很细腻生动，充满了诗情画意，引起人们对爱情幸福的追求和向往。

作品在结构布局上也是颇具匠心的。遇仙话别之后，叙述并未中止，又添上一段张景山叙述神女玉指环来历的佳话，和前面紧紧呼应，进一步点出玉指环的贵重和不凡。结尾写萧总再至江陵，旧地重游，“悄然不乐”，感慨赋诗：“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昔日幸福的回忆，今朝殷勤的期待，山川依旧，物是人非，思绪绵绵，韵味无穷，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回想余地。

这篇小说情节完整，环境美，人物美，情态美，语言也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为唐传奇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　叔）

《冤魂志》

《冤魂志》　志怪小说集，或称《还冤志》、《还冤记》、《冤报记》、《北齐还冤志》，三卷，隋颜之推撰。颜之推曾在梁、北齐、北

周、隋诸朝为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既稔熟史事，又笃信佛法，故《冤魂志》所载大都是佛法报应的故事，并皆取材于历史和当世的人物及事件。

在佛教观念指导下，作为"释氏辅教之书"的《冤魂志》，所宣扬的无非是戒杀好生、善恶报应之类的信条，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是，由于作者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出发，来评判人物事件的善恶是非，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其中包含着某些积极进步的因素；同时，他从历史和现实中广泛取材，必然涉及到当时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因而也能够反映出封建社会的某些历史真实，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故事，如《张祚》、《萧嶷》、《桓温》、《司马宜王》、《姚苌》等。书中这类故事最多，它暴露了皇室、贵戚、权臣、军阀之间，争权夺势、骨肉相残、专横跋扈、陷害忠良的无耻行径，对人们认识统治阶级倾轧残杀、祸国殃民的本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是反映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报冤故事。如《弘氏》条写梁武帝大兴土木，官吏搜刮民间木材，一个校尉敲诈处死平民弘氏；《张绚》条写太守张绚因为一个奴隶"役力小不如意"，就将他捶杖折臂，推入江中；《杨思达》条写郡守杨思达，命人残忍地砍断因战乱旱灾而盗田中麦的饥民的手腕；《支法存》条写刺史王谈因贪图宝物，无故杀死胡人支法存而籍没其家产。后来这些被害者的冤魂都以各种形式报了仇。这类故事从不同角度暴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酷虐和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是抨击封建官吏滥施刑罚、枉杀无辜的故事，如《太乐伎》、《王范》、《梁元晖》、《于吉》、《王济》等。这类故事暴露了封建官吏偏听偏信、不察真情、主观武断、滥杀无辜的罪恶勾当，有的甚至已经明明知道被害者的冤枉，竟因"文书已行"而不予纠正。这类故事把封建社会法制混乱、官吏草菅人命的黑暗现实暴露得相当深刻。

四是惩罚社会上的不逞之徒、坏人坏事的故事，如《诸葛覆》、

《张鹿》、《徐铁臼》、《张稗》、《王忳》等。这类故事对那些图财害命、酗酒行凶、纵火报复、杀人越货的流氓恶棍歹人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申张了正义，维护了正常的道德观念。

《冤魂志》在小说艺术上也是独具特色的。它善于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惊心动魄的情节场面，用白描的手法塑造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往往寥寥几笔，就把当时情景生动逼真地勾画出来，使读者如亲临目睹，心神为之震动。（赵　叔）

徐铁臼

宋东海徐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亡。某甲改娶陈氏。陈氏凶虐，志灭铁臼。陈氏产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铁杵，欲以杵捣铁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苦毒，饥不给食，寒不加絮。某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恣意行其暴酷。铁臼竟以冻饿病杖而死，时年十六。

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片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今得天曹符，来取铁杵。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宾客不见其形，皆闻其语。于是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搏颊，为设祭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对谢！"陈夜中窃语道之，鬼厉声曰："何敢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了无异。鬼又骂铁杵曰："汝既杀我，，安坐宅上以为快也！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焰大猛，内外狼狈。俄尔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早落已！"声甚伤切，似是自悼不得长成也。

于是铁杵六岁，鬼至便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处处青黯，月余而死。鬼便寂然无闻。

——选自《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7 年版

这则小说以继母陈氏用种种卑劣手段将前妻之子铁臼虐待至死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封建家庭制度的罪恶，对社会的谴责远远

大于善恶报应的说教，对于人们认识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有着积极的思想意义。

封建宗法制度规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是陈氏虐杀铁臼的直接社会根源。在封建家庭里，只有尊卑嫡庶之分，没有平等人权可言。后妻陈氏与其子，既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又没有顶门立户的地位；而妨碍她得到这些的正是前妻遗下的做为长子的铁臼。因此，陈氏就把铁臼视为眼中钉，要“志灭铁臼”。

陈氏虐杀铁臼，不仅有来自宗法社会的共性原因，而且还取决于她凶残酷毒的个性。她心肠歹毒，给自己的儿子取名“铁杵”，目的就是“欲以杵捣铁臼也”；并且“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咬牙切齿，毒如蛇蝎，使人听了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她虐待残害铁臼的手段也是极其凶狠毒辣的，对于一个失去亲娘又得不到父亲保护的可怜的孩子，她“恣意行其暴酷”，“捶打铁臼，备诸苦毒，饥不给食，寒不加絮”。不择手段，狠如豺狼，读了使人发竖齿冷，愤怒至极。一个幼小的生灵，在“冻”、“饿”、“病”、“杖”种种的戕害摧残下，离开了没有一点温暖的人间，才仅仅有16岁！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同情，从而增加了对那个罪恶的封建社会、罪恶的宗法制度的强烈的愤恨。

接着，作者按照人们的意愿，通过丰富的想象，用浪漫主义的志怪手法，写了一个鬼魂伸冤报仇的故事。孱弱无能、任人蹂躏的铁臼，鬼魂却变成了一个复仇的勇士。他理直气壮，大义凛然，以满腔的愤怒控诉了陈氏的罪行，表明了自己复仇的决心：“我铁臼也，实无片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今得天曹符，来取铁杵。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他报仇的意志坚决，绝不心慈手软。当陈氏“跪谢搏颊，为设祭奠”时，他说：“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对谢！”义正辞严，不容驳反。他复仇的方式也是果决彻底，刻不容缓。或痛打，或詈骂，或断栋，或焚屋，若隐若现，时出时没，制造一种恐怖的环境，令作恶之人战战兢兢，恐惧万端，惶惶不可终日，从精神上受到折磨。他在复仇的同时，还唱着悲切的“自悼不得长成”的歌辞，听了让人心酸落泪。

基于对陈氏罪恶行径的愤恨，人们对铁臼鬼魂复仇的行为，并不感到可怖和可厌，而是感到痛快，解气；不希望它是神怪传说，而希望它是应有的现实。（赵　叔）

《古镜记》

《古镜记》为隋末唐初人王度所作，王度系初唐王通（文中子）、王绩（东皋子）之兄。本篇以一宝镜（照妖镜）为线索，叙述了宝镜除妖杀怪的一系列曲折经历。

此篇本为述异志怪之小说，但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寓虚幻于真实，将作者巧妙的构想神思编织于有史可徵的事实之中，如作者王度的仕历经过，王绩的足迹交游等，又篇中云苏绰从前生得此镜，据刘悚《隋唐嘉话》所载，则苏家确实有此一宝镜在，这种亦幻亦真的手法，使小说显得波诡云谲，陶渊明的《桃花园记》就曾使用过这种手法。

从结构上来看，这篇小说的特点是，以一实物作为小说主要描写对象，而且刻画细微，十分微妙。小说开头描绘的这面宝镜是：

> 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人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

新小说派大师罗伯·格里耶曾说："构成世界的是物，人处于物的包围之中，只能通过视觉看到物的外相……（我们只能叙述）他的有限的，不确定的经验。"王度的《古镜记》，正是叙述的这块宝镜的一些奇异的梦幻的经验。

《宝镜记》是唐人小说早期的作品。汪辟疆先生曾对之有极精到的评价："观其侈陈灵异，辞旨诙诡，后人摹拟，汗流莫及。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向以鲜）

铜剑与古镜比光

某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甚喜。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选自《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8 年

王度为了强调古镜的灵异光芒，便在行文之中穿插了这个小故事，他的好朋友薛侠有一柄铜铸宝剑，剑靶上的纹状一面如同燃烧的火焰，一面又如闪动的水波，在十五月夜，置之暗室则有数丈光芒四射。至此，读者好奇心顿起：不知这两样宝物（且皆以发射异光闻名）何者更胜一筹？这种对比衬托的写法，更为古镜增添了神奇色彩。铜剑已经是非凡之物，光可数丈，然而一旦置于镜侧，则有如萤火之于皓月，黯淡无色了。不难看出，王度很注意行文的布局，而且善于把握读者心理。

薛侠的内心活动在这段短短的描写之中也表现得极为真切：自信→惊讶→叹服。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这柄铜剑之光绝不会比王度的古镜逊色，但他与王度宿于密室之中，见剑横镜侧竟"无复光彩"，不禁大为惊异，而王度将镜装入匣中后，他的铜剑才慢慢吐出一二尺光芒，这使他不得不叹服古镜之灵异，远在铜剑之上。

作者这一段插笔，是闲中着色，并非赘言，因为这块宝镜降妖除怪，主要是凭着它的灵光照耀，所以作者才特地安排了这样一段故事，旨在突出宝镜的光芒威力无穷。

古人对镜子感到无比的奇幻，因为它使真实的东西显得虚无。有

时，镜子象水波一样令人不可思议，怪不得古今中外，会有那么多关于镜子的文学作品。（向以鲜）

《补江总白猿传》

这篇唐代早期志怪小说，叙述欧阳纥的妻子被一只白猿掠走，与猿生活并有孕，救回后生下一子，取名欧阳询。有人说这是唐人妒忌初唐书法家欧阳询而编造的，也有人认为这篇出自无名氏作者之手的小说，与嘲笑欧阳询无关。可能与传闻欧阳询长相似猴有联系。

本篇叙事极其简洁，不事铺张摛彩，而描写环境又颇为细致，如：

> 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罗引絙，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

这是描写欧阳纥为寻找美丽的妻子，历尽艰辛来到白猿所居处时看见的景色，峭拔清雅，一派仙气。

对白猿形象的塑造亦值得注意，白猿神通广大，渺无踪影，其来则“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宛如一道白色的光带，善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又“居常读木简”，这多少使我们想起后代剑侠小说中那些武艺超群、行踪飘浮的剑仙侠客来。（向以鲜）

《游仙窟》

《游仙窟》作者张鷟，字文成，深州陆泽人，高宗调露初举进士，大有文名。《唐书》谓其文“浮艳少理致”，或者即指其《游仙窟》一类作品而言，这种评价多少带有卫道的面色。

《游仙窟》的情节很简单：作者张文成从汧山陇坻奉使前往河源道任职途径积石山，入一神仙洞府，受到仙女十娘、五嫂的殷勤款待，并与十娘一夜欢爱而别。可以这样认为：作者所写《游仙窟》，只不是给自己一次秘密美妙的狭邪之游铺上一层奇幻的神仙的迷雾，那令他心醉的仙窟，亦不过是秦楼楚馆而已。史云称张鷟性褊躁，不持士行，大概生活中他确是一位放浪不羁的人。

游仙窟产生于初唐时代，基本上是诗歌与散文结合的形式，全文有大量的诗歌，甚至许多对话都是以诗歌形态出现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唐人小说的一大特色，但另一面也显示出小说形式的不成熟性，因为小说毕竟既不同于诗歌，也不同于散文。

本文着力刻画的人物主要是作者自己、十娘及五嫂，他们皆各有特色，比较鲜活，作者倜傥风流，十娘仪态端庄，一派闺秀风范，而五嫂则泼辣俊俏，幽默大胆（文中几乎每次写道五嫂言行时，她都在笑，所谓“五嫂为人饶剧”）。作者犹善于举止言笑间剖露心迹，虽是戏言谑语，亦可想见当时的欢乐景象。

> 五嫂为人饶剧，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作者）须作主人公。”下官曰：“仆是何人，敢当此事！”十娘曰：“五嫂向来戏语，少府何须漫怕！”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须身当。”五嫂笑曰：“只恐张郎不能禁此事。”众人皆大笑。

此等描写，形象逼真，已开后代世情小说风气。

《游仙窟》问世后，在开元之际已远传于日本，对日本《万叶集》等均曾产生过深刻影响。（向以鲜）

仙窟歌舞

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金石并奏，萧管间响；苏合弹琵琶，绿竹吹筚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鹤俯而听琴，白鱼跃而应节。清音叨咷，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虚；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十娘曰：“少府稀来，岂不尽乐！五嫂大能作舞，且劝作一曲。”亦不辞惮，遂即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虫蛆面子，妒杀阳城，蚕贼容仪，迷伤下蔡。举手顿足，雅合宫商，顾后窥前，深知曲节。欲似蟠龙宛转，野鹄低昂。回面则日照莲花，翻身则风吹弱柳。斜眉盗盼，异种娼姑；缓步急行，穷奇造凿。罗衣熠燿，似彩凤之翔云；锦袖纷披，若青鸾之映水。千娇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搦腰支，洛浦愧其回雪。光前艳后，难遇难逢；进退去来，希闻希见。两人俱起舞，共劝下官。下官遂作而谢曰：“沧海之中难为水，霹雳之后难为雷；不敢推辞，定为丑拙。”

遂起作舞。桂心咥咥然低头而笑。十娘问曰："笑何事？"桂心曰："笑儿等能作音声。"十娘曰："何处有能？"答曰："若其不能、何因百兽率舞？"下官笑曰："不是百兽率舞，乃是凤凰来仪。"一时大笑。五嫂谓桂心曰："莫令曲误！张郎频顾。"桂心曰："不辞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须识！"遂舞，著词曰："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千看千处妩媚，万看万处嫩妍，今宵若其不得，剩命过于黄泉。"又一时大笑。舞毕，因谢曰："仆实庸才，得陪清赏，赐垂音乐，惭荷不胜。"十娘咏曰："得意似鸳鸯，情乖若胡越，不向君边尽，更知何处歇！"

——选自《历代短篇小说精选》国光印书局 1936 年版

这段文字，描述少府在仙窟中，与几位女子歌舞调情的过程，展示出一幅幅绮靡艳灿的场景。

开始铺写"金石并奏，箫管间响"，连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极写音乐之美妙。并以拟人化的手法，即"玄鹤俯而听琴，白鱼跃而应节"，表现音乐之动听。再用"梁上尘飞"、"天边雪落"来形容清音雅韵的流转。最后，复以孔子闻乐忘味和余音三日绕梁，进一步突出仙窟音乐的佳妙之处。

中间展示舞蹈场面。五嫂出场之际是"逶迤而起，婀娜徐行"，接用一连串比喻，反映她舞蹈过程中的手、眼、步、转，什么"蟠龙宛转，野鹄低昂"，什么"回面则日照莲花，翻身则风吹弱柳，"什么"千娇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搦腰支，洛浦愧其回雪。"又插入张少府与二女合舞调笑的片段，化用"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为"莫令曲误！张郎频顾"，更使妙趣横生。

后面是歌舞之后，少府与十娘的挑逗。张少府的感激之辞，隐含着挑逗，而十娘的答语，更是放浪之谑，毫不掩饰。

这段仙窟歌舞，折射出唐代开放的生活气息，青年男女之间，可以在同歌共舞之中，交流思想感情，可以直率地表达自己对异性的爱慕之情，并把这种对异性的追求，当成自然之事，而不是人为制造的神秘莫测。这种开放的风气，能够让人纵情地享受，再全身心地投入创造性劳动，充分释放人的精神能量。这与宋代逐步强化的

礼教、压抑人性、扭曲人格相比，实在是天上人间。（刘　铮）

游园调谑

五嫂曰："张郎新到，无可散情，且游后园，暂适怀抱。"其时园内，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茫四照，散紫翻红，激石鸣泉，疏岩凿磴。无冬无夏，娇莺乱于锦枝；非古非今，花鲂跃于银池。婀娜蓊茸，清冷飕飑；鸲鸭分飞，芙蓉间出；大竹小竹，夸渭南之千亩；花合花开，笑河阳之一县；青青岸柳，丝条拂于武昌；赫赫山杨，箭杆稠于董泽。余乃咏花曰："风吹遍树紫，日照满池丹，若为交暂折，擎就掌中看。"十娘咏曰："映水俱知笑，成蹊竟不言，即今无自在，高下任渠攀。"下官即起谢曰："君子不出游言，意言不胜再；娘子恩深，请五嫂等各制一篇。"下官咏曰："昔时过山苑，今朝戏后园，两岁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鱼影静，林翠鸟歌喧；何须杏树岭，即是桃花源。"十娘咏曰："梅蹊命道士，桃涧佇神仙。旧鱼成大剑，新龟类小钱；水湄唯见柳，池曲且生莲；欲知赏心处，桃花落眼前。"五嫂咏曰："极目游芳园，相将对花林。露尽山光出，池鲜树影沉；落花时泛酒，歌鸟乍鸣琴；是时日将夕，携樽就树阴。"当时，树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怀中，下官咏曰："问李树：如何意不同？应来主手里，翻入客怀中？"五嫂即报诗曰："李树子，元来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掷果到渠边。"于时忽有一蜂子飞上十娘面上。十娘咏曰："问蜂子：蜂子太无情，飞来蹈人面，欲似意相轻？"下官代蜂子答曰："触处寻芳树，都庐少物华，试从香处觅，正值可怜花。"众人皆抚掌而笑。其时，园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应弦而倒。五嫂笑曰："张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见武功，又复子南夫也。今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两人耳。"十娘因见射雉，咏曰："大夫巡麦陇，处子习桑间，若非由一箭，谁能为解颜。"仆答曰："心绪恰相当，谁能护短长；一床无两好，半丑亦何妨。"五嫂曰："张郎射长垛如何？"仆答曰："且得不阙事而已。"遂射之，三发皆绕遮齐，众人称好。十娘咏弓曰："平生好须弩，得挽则低头。闻君把提快，再乞五三筹。"下官答曰："缩幹全不到，抬头则大过，若

令脐下入，百放故筹多。”

——选自《历代短篇小说精选》国光印书局1936年版

这段仙窟游园，三人即景即事吟诗，相互调笑嬉戏，别有一番情趣。

前面一小节，描绘仙窟花园胜境。“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花四照，散紫翻红”的总体介绍之后，就是具体的勾勒。此中的季节是“无冬无夏”，时间是“非今非古”，水中“鹅鸭纷飞，芙蓉间出”，地上“大竹小竹，夸谓南之千亩；花合花开，笑河阳之一县”。更有青青岸柳，赫赫山杨。

后面的是在这规定的仙园美景之中，张少府与十娘、五嫂挑逗嬉戏。先是张少府借景咏出折花掌中看，十娘的答辞透露出女性向往男欢女爱但羞怯而被动的青春期心理，即在下自成蹊之际，自己却是无言的桃花，任异性攀折。接着是三人题咏，各以园景寓怀。再是即物调笑，李子落怀中，张少府借机戏言：“如何意不同，应来主手里，翻入客怀中？”五嫂公开用潘安的典故戏逗二人：“巧知娘子意，掷果到渠边。”蜂子飞上十娘面上，十娘抓住时机，指责张少府的轻率：“飞来蹈人面，欲似意相轻？”反映女性希望所爱异性的尊重的自我意识。张少府代蜂之言，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十娘的敬重之意：“试从香处觅，正值可怜花。”经过一番试探，在五嫂的撮合下，张少府与十娘已是情投意合、不能自持了。

这一游园过程的描写，表面上看，不乏放荡之语，然而，一连串的滑稽调笑，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相互试探的基础之上。虽然性爱的表示直接一点儿，但是，仍然是情爱的成份占主导地位。这种在相互接触，共同游玩中了解异性，不就象当今恋爱男女进公园谈情说爱的情形么？这难道不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情合理么？（刘　铮）

仙窟欢娱

于时，日落西渊，月临东渚。五嫂曰：“向来调谑，无处不佳，时既曛黄，且还房室，庶张郎共娘子安置。”十娘曰：“人生相见，且

论盃酒，房中小小，何暇忽忽。”遂引少府向十娘卧处：屏风十二扇，画鄣五三张，两头安彩幔，四角垂香囊；槟榔豆蔻子，苏合绿沉香，织文安枕席，乱彩叠衣箱；相随入房里，纵横照罗绮，莲花起镜台，翡翠生金履；帐口银虺装，床头玉狮子，十重瑩巨氈，八叠鸳鸯被。数个袍裤，异种妖娆；姿质无生有，风流本性饶，红衫窄裹小撷臂，绿袂帖乱细缠腰；时将帛子拂，还投和香烧；妍华天性足，由来能装束；敛笑正金钗，含娇累绣褥；梁家妄称梳发缓，京兆何曾画眉曲。十娘因在后，沉吟久不来。余问五嫂曰：“十娘何处去，应有别人邀？”五嫂曰：“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言语未毕，十娘则到。仆问曰：“旦来披雾，香处寻花，忽遇狂风，莲中失藕；十娘何处漫行来？”十娘回头笑曰：“星留织女，遂处人间；月待姮娥，暂归天上。少府何须苦相怪！”于时两人对坐，未敢相触，夜深情急，透死忘生。仆乃咏曰：“千看千意密，一见一怜深。但当把手子，寸斩亦甘心。”十娘敛色却行，五嫂咏曰：“他家解事在，未肯辄相瞋，径须刚捉著，遮莫造精神。”余时把著手子，忍心不得。又咏曰：“千思千肠热，一念一心焦；若为求守得，暂借可怜腰。”十娘又不肯，余捉手挽，两人争力。五嫂咏曰：“巧将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故邀人。”十娘失声成笑，婉转入怀中。当时腹里癫狂，心中沸乱，又咏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处伤。但若得口子，余事不承望。”十娘嗔曰：“手子从君把，腰支亦任回。人家不中物，渐渐逼他来。”十娘曰：“虽作拒张，又不免输他口子。”口子郁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颊疑钻破。五嫂咏曰：“自隐风流到，人前法用多。计时应拒得，佯作不禁他。”十娘曰：“昔日曾经自弄他，今朝并悉从人弄。”下官起，谘请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拟申论，犹自不敢即道，请五嫂处分。”五嫂曰：“但道！不须避讳。”余因咏曰：“药草俱尝遍，并悉不相宜。惟须一个物，不道自应知。”十娘答咏曰：“素手曾经捉，纤腰又被将，即今输口子，余事可平章。”下官敛手而答曰：“向来惶惑，实畏参差；十娘怜愍客人，存其死命，可谓白骨再肉，枯树重花。伏地叩头，殷勤死罪。”五嫂因起谢曰：“新妇曾闻：线因针而达，不因针而缀；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

新妇向来专心为勾当，以后之事，不敢预知；娘子安稳，新妇向房卧去也。”于是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鱼灯四面照，蜡烛两边明。十娘即唤桂心，并呼芍药，与少府脱靴履，叠袍衣，阁幞头，挂腰带。然后自与十娘施绫帔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花容满面，香风裂鼻。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插手红裈，交脚翠被。两唇对口，一臂枕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吃一意快，一勒一伤心，鼻里痠痹，心中结缭；少时眼花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俄顷中间，数回相接。谁知可憎病鹊，夜半惊人；薄媚狂鸡，三更唱晓。遂则披衣对坐，泣泪相看。下官拭泪而言曰：“所恨别易会难，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寻思，痛深骨髓。”十娘曰：“儿与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尽欢娱，忽嗟别离，人生聚散，知复如何！”因咏曰：“元来不相识，判自断知闻，天公强多事，今遣若为分。”仆乃咏曰：“积愁肠已断，悬望眼应穿；今宵莫闭户，梦里向渠边。”少时，天晓已后，两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胜。

——选自《历代短篇小说精选》国光印书局 1936 年版

这段文字，描述少府与十娘，在五嫂的撮合下，男欢女爱的过程。

先头一节，铺叙十娘卧室的陈设，一片流香溢彩：“帐口银虺装，床头玉狮子，十重蛩巨毾，八叠鸳鸯被。”中间一节，表现男女主人公不同的性心理。仅管五嫂极力促成好事，十娘仍是迟疑顾虑，正如五嫂所言：“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恰似十娘答语：“星留织女，遂处人间；月待姮娥，暂归天上。少府何须苦相怪！”十娘拒少府把手，“敛色却行”；当少府把手之后，“又不肯”，用力挣扎，“婉转入怀中”。这种被动型的女性心理，展示得层次井然，与少府主动进攻型的男性心理，呈鲜明对照。少府一直是急切热烈。他问缓缓而来的十娘：“旦来披雾，香处寻花，忽遇狂风，莲中失藕，十娘何处漫行来？”他大胆把著十娘手，“捉手挽”，与十娘争力，不让她抽脱。“腹里颠狂，心中沸乱”，又拥抱而吻，“口子郁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颊疑钻破。”接着是少府与十娘的鱼水交欢。最后是“披

衣对坐泣泪相看，”“邂逅新交，未尽欢娱，忽嗟别离，人生聚散，知复如何！”少府与十娘，都恨相会时间太短，不能长久相伴，悲泣别离，即从性爱又升华到情爱。

此段暗含了人类爱情的深化过程，即异性情投意合产生爱情，进而两性交合。而性爱是情爱的基础，性爱能加深情爱。只有情爱的柏拉图式，并不能增进相互的了解与情感。情爱而导致的性爱，能给双方以莫大的快感和愉悦。（刘　铮）

《朝野佥载》

《朝野佥载》，志人小说集。唐张鷟撰。本书记载隋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朝野见闻，尤详于武后朝事，是唐代小说中政治批判色彩最强的一部。有的揭露官场的腐败黑暗，如酷吏李全交、宋之愻以罗织为业，残害无辜，书中每每可见这些负冤者的凄楚惨状。而来俊臣审讯周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请君入瓮，亦为历史上的著名传说。有的披露官场内卖官鬻爵，趋炎附势，无耻之极。如崔湜为谄媚权贵，不惜出卖妻女的色相；薛稷等人内谄外忠，“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张昌仪受姓薛者贿而不知其名，遂将姓薛者六十余人，皆给官僘。有的反映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安乐公主夺百姓庄田，“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张易之为其母造七宝帐，萃集奇珍异宝，“旷古以来，未曾闻见”。宗楚客造一新宅，以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还有些故事讽刺贵族富户吝啬刻薄。如一奴仆拿广州录事参军柳庆一撮盐，被鞭打出血；夏侯彪的奴仆偷吃了一口肉，被夏令吞苍蝇，以吐其肉。反映这些为富不仁者的贪婪与凶残。这些故事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环境使人性异化的愤懑和迫切希望人性复归的愿望。

《朝野佥载》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技巧。在选材上，作者从表现人性异化这一主题出发，既注意选取社会上各种重大事件，也注意搜集那些生活中的细微琐事。既有卖官鬻爵、滥用刑法这类有关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的重大事件，也有一滴醋、一口肉、一撮盐、一升面这些生活中的日常小事。从而全面而立体地统摄了社会各个生活

阶层和侧面的人性异化。在笔调上，作者摈弃了那种出于救世补天目的的严肃的抨击态度，而采用了完全站在否定立场的讽刺手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酷吏周兴自作自受，自食其果，使这个阴森可怖的故事蒙上了一层喜剧的色彩。而写夏侯处信的悭吝，“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醋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笔调之辛辣无情，形象之生动逼真，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宁稼雨）

李杰断案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尔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某与寡妇私，尝苦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

——选自《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

该故事记载河南的一个县令李杰，明察秋毫，使无辜之人得到昭雪，并且惩治了真正有罪的诬告者。

开篇“有寡妇告其子不孝”，但县尹李杰非一般糊涂芝麻官，“察其状，非不孝子”，原因有三：一是当其子得知寡母告他不孝时，并不分辨，只是说：“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此举正表明他的孝道。二是寡妇只有这一个儿子，不孝之罪至死，岂是轻易告得的？三是察颜辨色，其子皆非不孝子状，故令县尹不得不疑。疑窦一生，高潮骤起，县令理该仔细盘察原告，岂料作者转换笔锋，却呼：“可买棺木来取儿尸。”使案情顿入波谷，读者疑为接近尾声，实则这一点换而精彩十倍，为另一个更大的高潮做了极好的铺垫，也表现了作者驾御故事情节发展的技巧不同一般。县官令人暗中跟踪寡妇，果然大有收获，李杰已明了此事必然有诈，读者可能以为会马上捕来

道士一问，但李杰并未如此，原来他“尚冀有悔”而寡妇却执意如初。最后把道士擒来，终使案情大白。

本来《朝野佥载》这本小说集，多是揭露讽刺那些趋炎附势，贪赃酷虐的无耻之徒，暴露官场的腐败黑暗，抨击时政。而在这里却生动地刻划了一位明察善断，能够惩恶扬善的好官。这同作者用辛辣锋利的笔触描绘的官场群丑，形成鲜明对比，寄托了作者渴望清明吏制的理想。

李杰虽然只是个县令，但却强似那些朝庭权贵，能够为百姓做主，不草菅人命，担起了做为父母官的责任。而且从他对寡妇的态度中还可以看出此人的正直、善良，他对寡妇再三劝导，希望她能幡然悔悟，从而救她一命。当看到寡妇丝毫无有悔改之意时，才将她与道士一同杖杀，这又表现了他的执法如山。作者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为我们刻划出了一位立体的多层次的人物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高超技巧。本篇行文也极富魅力，峰回路转，一山放出一山拦，做到结构紧凑，环环相扣，既有传奇性，又富戏剧性。同时作者又用平和的笔墨和闲雅的神态把本应是紧张迫切的一桩命案，娓娓叙来，安详中又带有一种不急不缓的节奏感，催人卖之。（宋小妹）

《教坊记》

《教坊记》，唐崔令钦撰。该书除了翔实地记录了开元、天宝时期教坊中的各种制度、乐舞，艺伎等外，还记录了一些教坊中的逸闻趣事。文笔清丽生动，常可作文学作品来读。如第八条写裴大娘善歌，其兄嫁之于侯氏，她却与赵解愁私通，并多次欲谋害自己的丈夫。第一次用药，泄密不成；第二次用沙袋，又被人使了机关，不仅不成，且被惩治。情节复杂，引人入胜。有意思的是作者对这则故事作了喜剧化的处理，写得妙趣横生，而不是板起面孔作道德上的评价，很能体现唐人那种倜傥风流、洒脱不羁的风气，与后代写作这类故事的笔法、议论回异。另如第十条，写苏五奴之妻张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迷醉，多劝酒，五奴

曰：'但多与我钱，吃糙子亦醉。'"这个短札写得风趣幽默，五奴无奈的心情和幽默的语言使他的贪财行为显得既可笑又可爱，让人同情，是典型的唐人风格。作者的语言表现力很强，虽为短札，形象亦很生动。

《教坊记》在记载教坊的乐舞状况时，着笔往往富于文采，叙事层次鲜明，详略疏密，安排有致。如介绍"圣寿乐舞"这个节目时，作者先介绍其服饰设计之巧妙，"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缦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接下去写这个乐舞别出新裁、富于变化的场面："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中。"最后简叙它惊人的剧场效果，也用以反衬这个乐舞的出色："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层层渲染，记载得既全面又甚具情致。另外，在介绍曲调名的由来时，往往可读性也很强，有的就是一则小故事。如《踏遥娘》曲调源于民间常见的酗酒丈夫殴妻的故事，作者的叙述带着极生动的民情风俗色彩。解释《安公子》这个曲调时，还附写了一则轶事：隋扬州乐人听其子弹奏《安公子》面不禁涕下，认为"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为君，"从面联想到隋炀帝"大驾必不返。"这段文字把乐曲名词与政治联系起来，暗寓着对奢靡无度的君主的批评，其批评精神是很可贵的。在《教坊记》中。象这类文学性较强的篇章还是很不少的。（吴存存）

《柳毅传》

《柳毅传》作者陇西李朝威，生平不可考，约为贞元、元和间人。本篇《太平广记》第四一九卷篇末作出自《异闻集》，题作《柳毅》，无"传"字，鲁迅《唐宋传奇集》始增人。

《柳毅传》描写的是一则曲折生动的神话故事；仪凤年间儒生柳毅入长安应试落第，途径泾阳，遇到被夫婿泾阳小龙及公婆责罚为牧羊女的洞庭君爱女，柳毅仗义传书，终于为之雪恨，后洞庭龙女为报答柳毅深情，化为人间凡女（卢氏）与柳毅结为伉俪，柳毅亦成为神仙中人。

《柳毅传》虽为神话，但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洞庭龙女的遭遇，实际上正是封建社会家庭中妇女的悲惨命运的反映，那个毫无原则溺爱儿子的舅姑（公婆），“毁黜”儿媳，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一样是封建家长的象征。此外如对洞庭君世家的描绘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社会的面貌。

《柳毅传》在人物塑造上在唐代传奇中显得十分出色，洞庭君、钱塘君、柳毅与龙女等，各具特色，栩栩如生。钱塘君之“迅疾磊落”，柳毅之仗义正直、龙女之美貌多情，均是呼之欲出，可亲可爱。

本篇语言华艳中显出质朴，叙事状物，不急不徐，从容道来，饶有风韵。它对后代文学产生过很大影响：唐末之《灵应传》，元尚仲贤之《柳毅传书》剧本、李好古之《张生煮海》明黄说仲之《龙箫记》、勾吴梅花墅之《橘浦记》等，皆为推原《柳毅传》之文学作品。柳毅传书，已成为我国民间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了。（向以鲜）

钱塘君怒诛泾阳龙

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月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丝。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

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君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飨德怀恩，词不悉心。"毅㧑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阳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

——选自《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8 年

以"迅疾磊落"著称的钱塘君的形象，在这一段中表现得极为充分。

当钱塘君听说侄女遭受如斯折磨时，勃然大怒。这条曾一怒即使洪水泛滥九年，敢于触犯天条，正被囚禁的千多尺长的红色巨龙吼声如雷，撼震宫宇，天崩地裂。他目光似闪电，舌头象火焰，千千万万的雷霆在他身畔轰鸣着，"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劈开苍天而飞去，斗杀泾阳小龙。钱塘君嫉恶如仇的举动，为主持正义不顾天条禁令，以及充满阳刚之美的形象，是唐代开拓进取精神的表现。

作者巧妙地避开了直接斩杀泾阳小龙的场面，着力渲染了钱塘君出战前慑人心魄的气势。不仅从直接描写中展示，而且从柳毅受惊之中，侧面予以衬托。这样，既避开了琐碎的描写，又有力地表现了钱塘君的勇猛，甚至暴烈的个性。

作者深知刚柔相济、紧张与舒缓相间的道理，着力描写了钱塘君出征时的异常凶悍，杀气腾腾，气氛紧张，令人恐怖，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描述被钱塘君营救回来的小龙女出场，又是一番旖旎风光：

过了一会儿，祥云霭霭，薰风拂拂、在一片和乐的气氛里，旌旗玲珑，笙箫迭奏，无数年青侍女笑语融融的出来，在她们后面，是位不假修饰自然美貌的绝代佳人，满身都是明珠缀成的妆饰品，披着生丝和皱丝做成的衣服，轻薄得象烟雾一样，迎

风飘动，参差不齐。柳毅走上前去一看，原来就是从前托传书带信的龙女。（此用周楞枷的译文）

这两种气氛迥异的文字，互相映衬生辉，使文章一张一弛，迭宕多姿。这也适应读者的接受心理，使其紧张一番之后，得以舒缓轻松。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就可能产生心理不适，影响欣赏效果。（向以鲜）

柳毅义辞钱塘君

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如何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知其所归，怀爱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金锁，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疏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

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

——选自《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8 年

在这一段里，柳毅为人仗义忠勇，不畏强暴，功成不居的个性，喷薄而出。他千里传书，拯救龙女，并无所图，只为浩然正义之气所驱使，才不辞艰辛险阻，长途跋涉，深入洞庭水府。但当钱塘君因酒作色，以威加人，欲以己意强加于他，要他娶龙女为妻时，柳

毅不禁拍案而起，“肃然而作”，义正辞严地斥责钱塘君的胁迫。说钱塘君“不顾其道，以威加人”，真乃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

在那种时刻，在一怒即可让洪水泛滥九年的钱塘君酒醉之时，稍有触犯，倾刻就可酿成杀身之祸，而柳毅竟敢当着他的面，将这位钱塘君王斥之为“禽兽”，真可谓不畏强暴。柳毅不是不知道，他的身体，还不如钱塘君的一片鳞甲大，然而，他“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这种威武不能屈的品格，令人顿生景仰。

也许有人会问，龙女那么温柔美丽，柳毅为什么不愿娶她呢？后来，龙女为了报答恩情，化为凡间女子卢氏，嫁与柳毅之际，告诉了自己的来历，龙女问道：“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活之！”柳毅回答说，他当时之所以没有答应钱塘君的要求，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当时救龙女，只是为了伸张正义，不是为了其他意图；第二，他既然是以义行为己志，认为“杀其婿而纳其妻者”是不义之行；第三，柳毅素来以品德真纯为志尚，从不会因受威逼而被迫顺从。其实，当初在告别水府之时，见龙女“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爱情的种子已悄悄播入他的心间。

在展示柳毅性格的同时，还表现了钱塘君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他不仅凶悍暴烈，而且也通情达理，知错能改。他不是善恶不分，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暴君，能够“逡巡致谢”，检讨自己“词达疏狂，妄突高明”，并与柳毅交为知心朋友。这里，充分展现出他个性中的善的一面，更加令人可敬可佩。（向以鲜）

《枕中记》

《枕中记》，作者沈既济。小说记一少年名叫卢生，在一店中遇一道士吕翁，吕翁授之以青甆枕，卢生恍惚入梦，历尽荣华，醒来却是一切皆幻。“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它细致地记叙了一个古代士人的一场功名美梦，在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枕中记》带有很明显的论辨色彩，它也可以说是作者通过一枕黄粱的故事来阐述自己对功名利禄、人生世相的认识，文章开头那段吕翁与卢生的对话饶有兴味：

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亵，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适壮，犹勤畎亩，非困而何？"

卢生以为"困"，而吕翁以为"适"，作者通过梦幻描绘，表达了他关于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的看法，所谓"荣悴悲欢刹那而尽，转念尘世实境，等类齐观。"

《枕中记》染有浓厚的佛老色彩，这与当时唐代的社会思潮有密切关联。

《枕中记》实际上是古代士人对于功名富贵的幻灭感。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也有其深远的文化渊源。宋刘义庆《幽明录》所记杨林故事、唐人之《樱桃青衣》及李公佐之《南柯太守记》等，均表达了古代士人对功名荣华的幻灭感。（向以鲜）

《任氏传》

《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唐代苏州人，德宗时曾任左拾遗、史馆修撰、礼部员外郎等职。他长于经学，著有《建中实录》十卷，另有传奇小说《枕中记》。

这是一篇美丽动人的神话小说。虽然晋人已有关于狐仙的记载，但比较完整地描述狐仙的故事，首推此篇。

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以丰富的想象，编织了一个曲折动听的神怪故事，反映了当时的婚姻状况和广大妇女的迫切愿望。作者笔下的狐仙任氏，是人间一位勇敢机智，美丽善良的女性的形象。她自愿和贫苦无依的青年郑六结合，真心诚意地帮助他成家立业，并奋力反抗豪门子弟韦崟的强暴凌辱，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贞专一，为了自由和幸福，决不屈服于暴力。而男主人公郑六，忠于爱情，知道任氏是狐狸，仍然发誓与

她结合，恩爱如初。后来，任氏“为犬所毙。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削木为记。”可见他对任氏的一往情深。特别是写豪门子弟韦崟，没有把他脸谱化，一味地写他坏，而是展示他的复杂性格，表现出他“豪俊有义烈”的另一面，使这一形象丰满可信。

整个故事情节颇为曲折，描写人物也相当得法。例如，为反映任氏的美丽，采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韦崟家僮之口，衬托出任氏沉鱼落雁之色。韦崟令家僮窥视任氏容貌之后，家僮回报：“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韦崟以色貌佳者四五人与之比，家僮都说：“非其伦”。韦崟又以“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的吴王第六女与之比，家僮仍说：“非其伦也。”韦崟亲往见之，“殆过于所传矣。”这样间接描写，比直接写她如何具有羞花闭月之貌巧妙一些。

当然，作者也有思想局限和艺术败笔。如赋予任氏以盲目的报恩思想，由于韦崟强奸未遂，后来待她很好，她就代为设计诱骗另一女性供他玩弄蹂躏，以满足他的淫欲。这反映出作者思想中不健康的一面，并且，描写任氏帮助诱骗女性，己所不欲，施之于人，这种行为与她前面的性格格格不入，实属败笔。（岑　平）

《长恨传》

《长恨传》，作者陈鸿，字大亮，唐代贞元、元和间人。曾任主客郎中等官职。长于史学，撰有《大统纪》三十卷。小说表现的是一幕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这幕悲剧不仅牵涉男女主角，而且关系到江山社稷。可以说，这篇传奇小说是白居易叙事诗《长恨歌》的白话解。故事本末与诗歌差别不大。只是作者对史学精通，有自己的一套历史观，在作品中公然标明自己的创作目的，“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防，垂于将来，”即把天宝之乱的责任推委到杨贵妃身上，希望封建统治者接受教训，引以为戒。这种历史观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小说超过诗歌的地方，主要在开篇一段，描述“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

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即杨玉环已是玄宗的儿子的妃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然后纳入宫中。这样写，明显斥责玄宗，把矛头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这作为仍是唐代官吏的作者，是需要胆识勇气的，表达了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刚直不阿的品格。

本文文笔优美生动，流传很广，后世据此改编之作颇多。较为著名的有元人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清人洪升的传奇《长生殿》。（华　森）

《东城老父传》

《东城老父传》，唐人陈鸿作，一说陈鸿祖作。本篇通过年近百岁老人的回忆追述，反映了唐代开元年间长安的繁盛和统治者骄逸无度的生活。透露出浓郁的沧桑之感。

文中极力描写唐代开元年间长安斗鸡的盛况：“诸王子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币破产市鸡，以赏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这股斗鸡风是由于玄宗即位后，“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神鸡童”因为善驯鸡斗鸡之事，受到皇帝恩宠，享尽了荣华富贵，以致民间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之叹。这里揭露的封建社会的反常现象，展示了封建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并指出这个皇帝与那个皇帝都是一丘之貉，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从而深沉反思了封建专制的丑恶现实，反映出作者朦胧的民主意识。

作者采用百岁老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形式，给人以真实感。作者借百岁老人之口，表达自己对当时封建政治的不满情绪，认为元和年间已不如开元盛世。然而作者又进一步指出，人们称道的开元盛世，也已是“兆乱于太平”。封建统治阶级不居安思危，只知自己享乐，朝服斗鸡，骄奢淫逸，不问民间疾苦，不理朝政，以致酿成天宝之乱。作者对历史的认识与思考，无疑是较为深刻的。

全篇皆是东城老父贾昌的回忆，叙述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通

过今昔对比，以及对自己少年时“以斗鸡求媚于上”的忏悔，折射出苍凉的历史感。作品显示出沉郁的氛围，给人凝重之感，发人深省。（华　森）

《李娃传》

《李娃传》，作者白行简，大诗人白居易之弟。唐代元和初进士，曾任左拾遗、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官职。原有集十二卷，现已失传。这是一篇描写荥阳郑生与妓女李娃的爱情故事。

本篇是作者采取当时民间流行的“一枝花”说话，予以艺术加工而成的。书中叙述妓女李娃在鸨母的策动下，合伙欺骗遗弃了荥阳公子，使他几为父亲鞭死，流落街头。后赖李娃救护，终成夫妻的故事。由于作者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因而创作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结构完整，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特别是写出了李娃性格的发展变化。女主人公的妓女生涯，使她也与一般妓女一样，榨取钱财之后遗弃荥阳生。但是，当她听到男主人公凄切的乞食声音，看见他冻馁之中，“枯瘠疥厉，殆非人状”之际，良心发现，“失声长恸”，自责说：“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她一旦悔悟之后，就一往情深地爱上了荥阳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与封建社会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以获取恋爱自由。并真诚地调护、帮助、督促荥阳生，使他恢复健康，恢复做人的尊严，恢复名誉地位。她救人急难，忠于爱情的牺牲精神，受到历代的嘉许称赞。虽然李娃报答荥阳公子，仍然是让他走金榜题名的老路，然而，这是历史环境所致，我们不能过份求全责备。

书中篇末，有李娃以一个妓女身分，不但被官僚家族所接受，做了贵官的正室，而且被皇帝封为汧国夫人，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作者有意这样写，是对当时盛行的门阀制度的大胆挑战。

书中细节描摹，极为生动。例如，描写荥阳生之父，当随从提到失踪的儿子时，老泪纵横。但他与流落街头的儿子相见后，却严词责备：“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又带生

“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他反“弃之而去”。显示了这位封建家长的虚伪与残忍。又如摹写荥阳生冬日策杖行乞，“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瓯，巡于闾里。”“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颇为逼真传神。

元人石君宝的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人薛近衮的传奇《绣襦记》，均取材于此。（华　森）

《谢小娥传》

《谢小娥传》，作者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甘肃东南）人。唐代宗至唐宣宗初在世。曾中进士，任过江西从事。所作传奇小说，除此篇外，尚存《南柯太守传》、《左岳渎经》和《庐江冯媪传》。

这是一篇描写奇女子报杀父杀夫之仇的传奇小说。小说集中表现了谢小娥报仇的艰巨性，先是不知杀父杀夫贼人的姓名，后又四方寻找仇人。她坚忍顽强，为复仇身穿男服，女扮男装，以雇工为生，流落江湖，暗访仇人，历时岁余。她机警灵敏，去仇人家做工，“心愤貌顺，”取得了仇人的信赖。她具有很强的自我克制力，当手执被仇人抢掠的自家器具时，心中暗泣而未暴露。在仇人家两年多，才寻到了报仇雪恨的时机，擒杀仇人，报了血海深仇。

全篇叙述简洁，悬念性强。弱女子手刃强贼，写得真实可信。小娥的形象，也较为高大丰满，有血有肉。

然而，作者把谢小娥的复仇说成是：“神道不昧”，“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是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并褒扬女主人公报仇之后的出家入道，把复仇行为也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之中，流露出时代的局限性。（华　森）

《南柯太守传》

《南柯太守传》，李公佐作。这是一篇把现实与梦境结合起来的传奇小说。书中描述吴楚游侠之士淳于越，梦中被招为槐安国驸马，

享尽荣华富贵，后来公主病逝，国王“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遭到驱逐的过程，表现了一个想往上爬，飞黄腾达的读书人的一生经历，并借槐安国官场的腐败，折射出唐代中叶的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局势混乱，将帅官吏争权夺利，互相攻讦倾轧，造成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的朝为显贵，夕遭贬戮的现实状况。

全篇构思精巧，梦境与现实水乳交融。作者在讲述男主人公梦里的一生之后，马上转入淳于越醒来穷根究源，周围的一切皆与梦中境况相符，给人以真实感。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篇末“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为“假实证幻，余韵悠然。”

小说里描写梦中淳于越为南柯郡太守时，“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是一个书生式的白日梦，反映处于动乱时代的士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

小说具有历史感，透露出几分苍凉。篇末有“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又有“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说明作者是饱经宦海风波，鄙视不择手段追求利禄的名利之徒。

全篇也具有较强的哲理性，流露出作者“浮生若梦”的人生观。一方面，作者通过“南柯一梦”，展现了唐代中期士大夫阶层潜意识中既渴望功名富贵，又对风云变幻的政坛感到恐惧的矛盾的现实。反映出这一阶层人士为了在乱世中远祸全身，纷纷崇信道教佛教，寻求自我心灵平衡的时代思想动态。另一方面，作者表述了自己对人生、对人类社会的哲理性思考。现实不就与蚁国相似么！热衷于功名利禄者，不就象忙碌的蚂蚁么！人间一世的荣华富贵，与无穷无尽的宇宙时间相比，不就是“南柯一梦”么！当然，其间含有虚无主义出世思想，应予注意。

根据这一题材，明人汤显祖改编为传奇剧本《南柯记》，车任远改编为《南柯梦》。（华　森）

《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唐代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唐宪宗时，曾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后来贬为汀州。连州刺史。另著有诗集一卷。

这是一篇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悲剧性故事。小说通过进士李益对妓女霍小玉的始乱终弃，小玉愤激而死的故事，反映了唐代婚姻问题上的社会矛盾。在当时门阀制度阴影的笼罩下，作为婢女之女的霍小玉，出身低贱，后来又沦为娼妓，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性命运。李益对她的始乱终弃，也正由于他出身士大夫阶层的缘故。在这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里，李益无疑是受谴责的对象，但作者没有简单化，而是写出了李益性格的软弱，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不敢反抗。他不是不对小玉钟情，而是难违父母之命。家里没有经他知道，就"言约已定"，加上母亲"素严毅"，因此，"生逡巡不敢辞让"。小玉逝去，李益"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并在守灵时还梦见她，下葬后"至墓所，尽哀而返。"娶了新妇之后，李益仍"伤情感物，郁郁不乐"。由此可见，他既是悲剧的制造者之一，也是悲剧的主要受害者。这样，不仅写出了李益的复杂个性，而且展示了深刻的社会原因，拓展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广度。

小说前半部分叙述两人相恋经过，娓娓道来，情致婉转。而后半部一个突转，描写小玉遭遗弃之后的痴情与惨状，节奏急促，辛酸凄恻，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很会把握作品的气氛，使全篇一直处于悲剧性气氛之中。即使在前半部两人正浓情密意之际，小玉仍然感到自己处境的险恶，"忽流涕观生"，顾虑不久会"女萝无托，秋扇见捐。"当李益发出誓言，"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之时，小玉也没有沉醉轻信。她冷静说："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即"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这要求是何等的低微啊！然而，就是这个低微的要求不久也化为泡影，这世道是多么的黑暗啊！作者

以此暴露当时社会的畸形丑陋，指斥封建社会环境对人们生存的威胁，从而反映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

作者善于处理细节。例如，运用对比手法反衬人物。霍小玉遭遗弃之后"日夜涕泣，都忘寝室，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而李益却"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两相对照，反差井然。作者既用记叙"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又用言语行动描写，即李益密友韦夏卿谏言："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并写一"衣轻黄纻衫，挟弹弓，丰神隽美，衣服轻华"的豪侠之士，挟持李益去见小玉，表现作者对被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对士人负心行为的愤怒与鞭挞。

后来，明人汤显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传奇《紫钗记》。（华　森）

《莺莺传》

这是一个凄艳动人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作者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唐宪宗时举制科对策第一，历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等职。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体"。著有《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补遗六卷。

文中较为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一方面，作为封建道德叛逆女性的崔莺莺，为了追求自由恋爱，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特别是她以贵族少女的身份，竟然夜半前往西厢，主动向意中人表示爱情，这越轨行为多么大胆！另一方面，她不可避免地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当张生遗弃她时，也自认为私自结合"不合法"，"有自献之羞。"她不是振振有词地责难张生负心，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只是一味哀求，恳请张生不要抛弃自己。在给张生的书信中只有悲悲切切的哀怨，没有明显的愤恨，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乃是当时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女性处于附庸地位的状况所规定的。

小说中的张生，最初极力追求莺莺，猎取美色，后来又随便加以遗弃，并把"尤物"、"妖孽"一类字眼强加在她身上，企图藉此推卸自己始乱终弃的罪责，减轻自己的罪过。这种卑劣行径，不仅薄

倖无耻，而且近乎残忍，令人发指。由此表现出封建士大夫阶层既玩弄女性，又假装正经的虚伪本性。

作者在书中借张生之口宣扬道："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其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骄，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矣。"公然重复荒谬的"女人祸水论"、"女性亡国论"，并称赞张生的始乱终弃为"善补过者"，反映了作者心灵深处的腐朽意识。

小说中较为成功地呈现了少女初恋时动摇不定，顾虑重重的心理状态。她以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招得张生跳墙幽会，却反而数落教训张生："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她又解释自己作诗的动机："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说完"翻然而去"。这实际是试探张生是否有诚心。这种试探，正是少女初恋时害怕所托非人的表现。

这篇小说，流传较广，影响较大。鲁迅在《稗边小缀》中写道："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后世据此改编为各种文艺作品较多，最著名的数金人董解元的诸宫调《弦索西厢》，元人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华　森）

《虬髯客传》

《虬髯客传》作者杜光庭，这是一篇描写"风尘三侠"的传奇性小说。小说中较为成功地刻划了红拂、李靖、虬髯客不同的个性。红拂只是隋朝重臣杨素家的一位婢女，地位低下，但具有远见卓识，既豪侠果敢，又美丽多情。她见杨素尸居余气，必无所成，断然舍之而去。她不以眼前李靖穷困潦倒，布衣素服取人，看出李靖胸怀大志，必能成就一番事业，毅然奔就，与之同甘共苦。途中遇见虬髯客，她又知其非常人，并设法与之结识。她不但慧眼识英雄，而且果断机智，是一位乱世之中非凡的奇女子。而李靖沉着稳重。虽然

他“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但他毅然接受红拂的爱情，迅速安排逃离，“雄服乘马，排闼而去。”特别是用粗犷的笔法，描写虬髯客的慷慨爽直，吃饭间，先是“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和李靖下酒。

作者文笔矫健，善于勾勒人物，生动传神。写红拂于李靖眼中，“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写虬髯客出场，“忽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举止异于常人。写李世民前来观人下棋却是“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生风，顾盼炜如也”。

由于小说中的红拂、李靖、虬髯客都有豪侠之气，因此，后世称之为“风尘三侠”。

这个动人的故事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根据这篇小说，明人张凤翼改编为传奇《红拂记》，凌初成改编成杂剧《虬髯翁》。（华　森）

《离魂记》

《离魂记》，陈玄祐撰。这是一篇以怪诞离奇的手法描述的爱情故事。小说云：

> ……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信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

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

这完全是一个大胆私奔的故事，只是披了一层离魂出走，后又重合的神秘外衣。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地结合在一起，无疑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挑战。作者虚构的离魂情节，以浪漫主义的想象与荒诞的手法，使现实里不能获得的爱情自由，在超现实的环境中获得。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敢于冲破封建观念的束缚，主动追求幸福生活，"亡命来奔，没有丝毫的扭妮作态，整个形象，光彩照人。"

这篇传奇小说既简洁明快，又没有忽略必要的渲染。特别是以短短言语，就描述出了一条人物心理变化的轨迹。男主人公得知当选幕僚，"深恚恨，"又要赴京离家，更"阴恨悲恸"。当夜半见倩娘徒行跣足而至，"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进而得知女主人公私奔随己，"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这里，不是勾勒出一条男主人公心理起伏跌宕的清晰曲线么？小说中也有几处精彩的细节描写。例如，当男主人公到丈人家感谢丈人让女儿跟随自己赴任，丈人不相信，让人前往验之，果然如此，深感奇怪，忙疾速回报。当女主人公的灵魂与躯体相合时，"翕然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这样的细节描绘，紧张而生动，使纯粹的虚幻仿佛变成真实一般。

这篇传奇小说影响深远。元代的郑德辉据此敷衍成为杂剧《倩女离魂》；明代的汤显祖创作传奇《牡丹亭》，明显地借用了这一手法，清代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也借用这一故事的离魂过程，创作出《阿宝》等篇。（李　平）

《玄怪录》

《玄怪录》，牛僧孺撰。虽然作者曾经身居高官，但他性格坚僻，颇嗜志怪，所撰《玄怪录》十卷，今已亡佚。《太平广记》等书中尚存多篇，由此可以窥斑见豹。

这是一部较早的传奇小说集，所录多是记述怪事之事的短篇。有的篇幅很短，却能神彩飞扬地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例如《侯遹》，全篇不满三百字，但从容不迫地描述侯遹得财失财的经过，并渲染出老翁的怪诞色彩。又如《巴邛人》，全文三百多字，情节并不复杂，描写神仙生活的一个片断，奇特瑰丽，色彩绚烂：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桔园，因霜后，诸桔尽收，余有二大桔，如三四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桔。剖开，每桔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仅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与决赌。赌讫，叟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实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缟袜八緉，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桔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噀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

这里描写神仙的娱乐活动，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作者笔下的下棋场所，珍奇宝物，充饥食品，无不希奇古怪，出人意料。由此可见作者想象之瑰丽，描写之独特。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篇幅较长的，更写得委宛曲折，生动离奇。例如，存于《说郛》中的《郭元振》描写郭元振从妖鬼手中救出少女的故事，多少受了《西门豹治邺》的一点儿影响。整个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主人公具有一定的性格，人物对话颇符合各自的身份，是唐传奇中较为成功的作品。（岑　平）

《续玄怪录》

《续玄怪录》，李复言撰。这是一部摹仿《玄怪录》的传奇小说集。原书卷数说法不一，现今传下来的士礼居影宋本作四卷。

作者有志于摹仿《玄怪录》创作小说，写下了一系列怪异的故

事。有的故事，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例如，《李卫公靖》描述凡人李靖到天上帮忙行雨，与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的《曲阿人》有些相似。又如，《刘贯词》，是一篇关于人替龙传递家信的故事，前半部分有点儿象《柳毅传》。其中也有一些别具一格的作品。例如，有一篇名为《张庾》的描写进士张庾，独立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之，俄闻履声渐近。庾뾞履听之，数青衣十八九，艳美无敌，推门而人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服饰华丽，宛若豪贵家人。庾走避堂中，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床榻、雕板、玉尊、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板主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全篇描述一群不知是鬼是仙的女子，借人家庭院吃酒赏月。后来，主人恐怕自己被逮住，扔出一块石头，把肴馔芳珍，音曲清亮的宴会冲散了，情节并不复杂，但文笔清丽，描绘如画。特别是整个吃酒赏月的欢娱过程，都从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的感受中表现出来，即出自他所"闻"，所"听"，所"见"，所"行"之中，不仅视角特殊，而且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

其中一些篇目，充满道教色彩。例如，《杜子春》一篇，描写神仙烧炼仙药，怕被妖魔破坏，寻找不怕妖魔、不为七情所动者护持，但因为护持者仍有余情未净，妖魔乘机利用，功败于垂成之间。全篇纯为宣扬道教炼丹所编的荒诞故事。又如《裴谌》，表现道教灵异。作者借裴谌与王敬伯生活的对比，宣传人世富贵不如神仙生活美满，侈谈什么人世生活短暂，而神仙岁月久长等，表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也透露出当时人们崇信道教的社会心理，加上此篇写得细致，充满思辩色彩，纵横恣肆，颇具哲理意味，在唐传奇描写道教的作品中，属于佼佼者。（岑　平）

《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志人小说集。唐刘肃撰。书中所记，上起唐初，下迄大历，反映了人们对这个时期国家兴旺发达的自豪感。本书着重反映人们对唐代社会安定局面的重视和为维护这种局面所做出的各

种努力。《极谏》、《规谏》两门中有很多这类故事。如《太宗幸九成宫》条，记某日太宗宫人至沣川县，官安排住进官舍。继李靖又来，县官移宫人于别处而使李靖住进。太宗闻讯大怒，欲罚其官。经魏徵陈述其利害关系终于以大局为重，不再追究。《苏长匡谏》条先叙唐开国后李渊责苏长后服，苏长以逐鹿为喻，云："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后来，在一次狩猎和宴会时，苏长又分别规谏李渊不可荒于声色狗马，应以国家政事为重。李渊先不悦，后见苏长用隋炀帝荒淫亡国之戒，顿时心胸豁达，表现出唐初统治者政治上的开明。由于国家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对一些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统治者也允许其存在，并以之为安邦治国的有利因素。《持法》一门中有若干清官勘问平反冤狱的故事。如《崔宣谋反案》记则天朝时驸马崔宣被诬谋反杀妾，张行岌勘无结果。后经崔宣从弟崔思竞细心揣摩、跟踪，终于发现崔家馆客的行迹，使之奸细面目昭然，崔宣获免。故事反映了由于武则天奖赏告密，造成人情关系的冷酷和淡薄，连亲信也成了告密者。说明人们饱尝冤狱之苦，希望得到公正法律的保护。这些故事体现了作者和当时社会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全书的各个部分。除了以上从政治上提供借鉴的故事外，书中还有些道德上的传教故事，内容大多瑕瑜互见，善良美德与封建说教兼容。如《陈叔达》条叙陈叔达将李渊赐宴的葡萄带给老母，以此表演换取孝子名称，实属沽名钓誉。

本书在体例上摹仿《世说新语》，按内容分为三十门。但门类名称全然不同。多以儒家伦理观念立目，如《节义》、《友悌》、《孝行》等。反映思想界儒家地位的上升和影响的扩大，并与作者欲以其书为后人鉴戒的宗旨一致。在写作上，作者未脱史笔之囿，叙述多于描写，平实有余而文彩不足。但也有些小说意味很浓的故事，如《崔宣谋反案》、《太守幸九成宫》等，有悬念，有情节，值得一读。（宁稼雨）

崔宣谋反案

则天朝，或罗告驸马崔宣谋反者，敕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来俊臣勘当，汝无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须状实。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矣。"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实，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无悔也"。行岌惧，逼宣家访妾。宣再从弟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致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次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尺，雇刺客杀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于台侧。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侧门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称云："崔家雇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扰。思竞素重馆客，馆客不之疑，密随之行，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谋，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是成百年之业，不然，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竞于告者之党，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选自《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

这篇小说选自《大唐新语》卷四《持法》门，是书中精彩的片断之一。它通过崔宣遭受诬陷而又得到昭雪的故事，暴露了武周时期由于告密风的兴起带来的人际关系的险恶，以及司法部门貌似严酷、实则无能的实质，歌颂了崔思竞嫉恶如仇、机智果敢的优秀品质。

小说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首先交代了案情的真相。虽然平铺直叙，明白如话，却给人们留下许多沉思的空间和以后情节发展的伏笔。身为驸马的崔宣，竟也遭到诬陷，他人则可想而知了。作者选取这个典型人物的遭遇，就可以广泛而深入地揭示出告密风之普遍与可怖。加上告密者那嚣张的气焰，神鬼莫测的形象，更给小说

增添了阴森的气氛。而使读者为崔宣的命运和案件的能否侦破而深深地担忧。而告密者提出的主要罪状——妾的被杀，其真正下落又成为下面故事的焦点所在。

第二层写此案审理官员张行岌的勘问失败和武则天的粗暴逼迫。张行岌是个正直而认真负责的人。他不轻信告词，主张依据事实断案，这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他办案不力，除了能力所限外，主要是由于告者的过于狡黠。而武则天则与张行岌截然不同，她明知此案并不那么简单，但由于被告是谋反的罪名，而且原告又采用的自己倡导的告密之法。她也明知来俊臣勘问将采用酷刑拷问的方法，而政治家的头脑，使她希望这是事实。这就清晰地勾画了当时法律无道，好人蒙冤的社会面貌。同时也为小说真正主人公的出现及其破案成功，作了欲高先低的对比和铺垫。

第三层是小说的主体和高潮，写崔思竞破案成功。通过前二层，人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崔思竞破案的阻力之大。对手的狡猾，君王的无道，连主审官也二次审理失败。身为崔宣亲属，身份明显、权力有限，办案就更不易了。但崔思竞出手不凡，一出场就先声夺人。他抓住问题的关键，以悬赏之法，调查妾的下落。虽然没有直接收获，却从中发现家有奸细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欲擒故纵、终于弄清了馆客舒某的奸细面目，找到妾的下落，使案件真相大白。这段对崔思竞破案的描写十分曲折生动，富于戏剧性。从崔思竞的悬赏失败，自然过渡到欲擒故纵之法，从而带出崔思竞微服跟踪，最后揭穿其本来面目。情节既有变化，又连贯统一，显示了作者编织故事的天才。

整个故事紧凑生动，先抑后扬，对比鲜明，节奏感强。并运用了一些插叙与故事发展相间的手法，调节节奏，吸引读者。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宁稼雨）

《明皇杂录》

《明皇杂录》，志人小说集。二卷，唐郑处晦撰。唐开元、天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本人也是这种转折的形

象标志。它使千百年来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也成为后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唐代一部分志人小说专以这段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表达了人们对开元盛世的怀念和国势渐衰的哀惋。《明皇杂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品以一定篇幅，再现了开元时期玄宗勤于政事，国势太平的面貌。如发萧嵩草诏一句未妥，责其重为刊削。深夜发现定张嘉贞为相草诏有误，连夜令人改写。可见其前期英明君主的风度。

书中以较大篇幅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人们的不同行为，带有总结经验，以史为鉴的用意。对玄宗后期荒于政事，耽于享乐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揭露。或写他耗巨资建华清宫，穷极奢侈，或记他纵贵妃姊妹逞豪斗富，浪费惊人；或叙他 欢宴极乐的盛大场面，令人惊咋。作者以深沉的笔调来写这些故事，含蓄地表达出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历史见解。另一方面，书中还列举了很多奸佞的无耻行为，如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率人强抢别人宅院，分文不给。杨国忠之子入考不及格将被黜落，杨国忠依仗权势强取其子为进士，且授官与主考官达奚珣并列。它如李林甫嫉贤妒能、陷害他人，王珙之子准，仗父权势，为非作歹等，均卑鄙龌龊，丑态毕露。作者显然把这些丑行为作为安史之乱和国家开始衰落的重要原因。与这些人相对，书中还记录了一些人在安史之乱中的崇高气节，如乐工雷海清在乱臣的庆功宴会上，不肯奏乐，“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支解示众，令人伤心感动。

对于晚年回到长安的唐玄宗，作者则以象征的手法，写出老态龙钟的风流皇上，睹物伤情，物是人非，因而满目凄凉的惨状。并暗示国家的由盛面衰，一厥不振。

本书在艺术上成就较高，突出表现在以悲凉的气氛创造出一种凄惋欲绝的境界，极富艺术感染力。尤其在那些描写玄宗晚年悲凉心境的故事中，往往把淡淡的哀愁与含蓄的褒贬揉为一体，并将抒情文学中的抒情手法移入，创造了很多情景交融，感人肺腑的艺术画面。这是本书对小说发展的重要贡献。此外，很多故事情节完整，容量增大，且善于以生动具体的人物语言和行为，来刻划人物，交

代事件。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本书的文学色彩。（宁稼雨）

四顾凄凉

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父老奉迎，壶浆塞路，时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辇，父老进曰："前时上皇过此，常逐从禽，今何不为？"上曰："吾老矣，岂复堪此？"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吹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中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其曲今传于法部。

——选自《明皇杂录·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

"四顾凄凉"写的是玄宗晚年轶事。短短的一篇文字里，自始至终充满着往事不堪回首的感伤情调，是国势衰微之际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明皇杂录》中，曾记有玄宗年少时的不凡气度，身为君主时的英明果决，纵情声色时的放荡不羁。只因一场安史之乱，玄宗忽然衰老不堪，往日的气度风采消失殆尽，只剩下一个衰弱无力、追怀往昔的老人。人到如此处境，又何必再提他的过失呢？即使是咎由自取，也是值得同情的，何况曾为一代明君的唐玄宗？作者对玄宗的同情使其对玄宗的贬抑已经减轻，且写得极为含蓄，与一种沧桑之感融合一气，使文中总有着浓郁的凄凉和感伤。

作者写人物的心境情绪很绝妙，往往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之中见世事之沧桑，人生之感慨。如写晚年玄宗心境的衰老疲惫，极巧妙地用了他与父老的对话："前时上皇过此，常逐从禽，今何不为？"可见昔日玄宗的飞扬跋扈，而今却只有一句"吾老矣，岂复堪此？"无限感伤尽在此一句中了！作者十分善于体味玄宗的此种心境情怀，如

写复幸华清宫中，"从官嫔御多非旧人'"，这一句叙述，看似平淡无奇、内中却包含多少沧桑变故，个中意味非细细体味不能领略。

作者还特别写到玄宗与梨园故人的关系。梨园笙歌在玄宗生活中有特殊的意味。旧日长袖善舞的新丰女伶，受宠于贵妃，一曲凌波，出入宫中，自是一派轻歌曼舞的绮靡风光。而今，梨园故人仍在，歌舞升平已逝，只剩曲曲哀音，催人泪下了。

作者特别选取了著名的"夜雨闻铃"为题材，虽然不如《长恨歌》、《长生殿》那么情深味浓，但在气氛渲染上，仅以寥寥数语而能初具情味，实属难得。文中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数笔点染，便是无限凄凉滋味。雨中空山，檐下风铃，已是不堪，更哪堪在此刻忆起昔日欢情？这段文字白描一般不加润色，却能绘出一片诗境，情景交融，颇有诗的韵味。

凄凉的气氛在玄宗的雨霖铃曲中达到高潮。梨园旧人幽幽吹来，玄宗"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曲声哭声，呜呜咽咽，汇成一曲亡国哀音。

这篇短文通篇都是叙述性文字，但整体上却是抒情的，作者善于渲染气氛，并不停留于单纯的叙事，而是在叙事的同时制造一个凄凉感伤的氛围，事事都入此情此境中，且巧妙运用了对比手法，既是微言暗讽，又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叹。

全文结于一句"此曲今传于法部"，悠悠道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很遥远的故事。（徐　泓）

《因话录》

《因话录》，志人小说集。唐赵璘撰。书中根据所记人物身分地位为五个部分。宫部记帝王及后妃生活，商部叙王公及官宦琐事，角部记未仕的平民众庶故事，徵部记典故，并附谐戏，羽部载见闻杂事。这样分类不甚严密，但因各有侧重，所以即使有些重复，亦未成大病。所记帝王，自唐玄宗至唐宣宗。反映了中晚唐时期人们对国势衰败的悲戚之感和从中隐含的对开元盛世的怀念之清。如记德

宗即位后虽躬亲庶政，但仍觉空虚，常以秋猎和独登勤政楼排遣心迹，一次与一玄宗时乐工相遇，通过乐工之口，说出德宗见景生情的心理。又如郭暧与升平公主夫妻吵架时语侵代宗。公主急奔告状。郭子仪主动缚子请罪，代宗从大局着眼，没有处罚郭暧，大事化小。反映人们追忆当年太宗宽容大度，从谏如流的心情。此事十分著名，后代戏曲《打金枝》即据此铺衍，影响深远。

所记王公大臣事迹，全面地反映了这些人的各个生活侧面。有的记叙他们的洒脱不羁的性格。如李少师居贵位面常与幕僚布衣之欢，并禁言昨之欢者。有的写他们不避权臣，甚至与龙廷天子相抗。如记郭子仪尝奏一县官而不下的故事，清楚地点明盖因“不当圣意”之故，并指出朝廷姑息方镇，使其跋扈乱国的实质。带有强烈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意味。

至于书中那些未仕平民的故事，则主要表现了这些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体现他们清高脱俗的思想。如记和尚道士田良逸、蒋含弘、刘彦范等品行高洁，隐居山野，为世人企羡。又记某官见友与破衣道士倾谈，隔日以其衣臭而讥友，友以毳褐与铜臭比较，得出铜臭甚于毳褐，并痛斥衣朱紫而满身铜臭的好利小人。

书中多数故事篇幅较短，但能继承志人小说言约旨远的传统，往往小中见大，既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又能以画龙点睛之笔，传神写照，耐人咀嚼而回味无穷。个别篇章如郭暧骂升平公主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郭暧的贵介公子相、公主的金枝玉叶不堪委屈的娇态，代宗宽容的大度，郭子仪的诚惶诚恐，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十分精彩。（宁稼雨）

郭暧与升平公主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

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文杖暧数十而已。

——选自《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故事叙述了唐大臣郭子仪之子郭暧与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两人因"琴瑟不调"而吵架所引起的一场小小的风波。

按常理郭暧乃臣之子，他不仅骂了公主，而且倚仗年轻气盛，竟敢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直如莽牛，语似重锤，想若公主告到代宗，一场轩然大波是必不可免的。然而事出所料，当"公主恚啼，奔车奏之"后，作者笔锋一折，代宗不仅没有勃然大怒，而且对女儿讲："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而且因之泣下。此情此景，代宗似有千言万语，藏于心中，只是不肯说出。此处作者未做任何评论，只用简简几笔，却把当时代宗的复杂心情，以及当时的唐朝，已经开始国势衰微，开元盛世时的勃勃生机几乎消失殆尽的大的时代背景烘托了出来，所谓"鱼游春水，冷暖自知"，代宗做为一朝之君，听到此话，，不正恰如薄薄一把柳叶刀斜斜插入心肺，国家社稷与个人感情相比，自然是前者为重。代宗能从大局着眼，周全考虑，没有处罚郭暧，当然有他作为一国之君的高明之处，但此举又何尝是象本人所说："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安用听呢?"因泣下"三字，省去许多拖沓笔墨，却尽点出代宗的一份凄凉情怀。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代宗的宽容大度和豁达心胸。后当郭子仪绑子到朝堂待罪，代宗反倒引用谚语慰之，一方面使臣下宽心，一方面也是幽默地自我解嘲，终使一场大波复归于平静。

这则小故事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技巧。虽然从《因话录》全书来看，其中记载的见闻琐事，多叙述而少描写，加之所用文字又极经济，不易刻划出完整的人物性格。但贵在作者能通过片言只语画龙点睛，使笔下人物的特性鲜明、突出。全文只用了寥寥百十字，却写了四个人物，且各人的形态俱现，唱做皆佳。

写郭暧，上来就用一个"骂"字，且不管他骂些什么，这份敢骂的勇气，就是"难得"，读来也是痛快，直把他的贵介公子一切全

不放在眼里的骄横个性快笔速描出来。写升平公主则不似郭暧，公主不知回骂，而是用一恚一啼一奔一奏，把帝王之女又骄又气的意态神情，活脱脱画于纸上，堂堂大唐公主，何曾受过这等委屈，不到圣驾面前参你一本，更待何如！不然又哪里表现得出是金枝玉叶呢？接下来写代宗对爱女的一番话，却真正触到了自己的伤心处，黯然神伤之际，亦使读者浮生联想，恍然盛唐旧貌又浮眼前。代宗后来又自嘲以解，前后结合，把其心情，环境，及代宗身上的优劣之处全都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出来。作者刻划郭子仪，则用了一连串的行动，先是“拘暧”，接着“自诣朝堂待罪”，最后是“杖暧”，把这位老臣正直做人的忠义品性及因见罪于皇上而诚惶诚恐的情状在读者面前一展无余，更使之与其子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突出了他的个性特征。

在这么短的篇幅内，不仅写出了丰富的故事情节，而且又刻划出如此生动的人物形象，实在是很难得的。

这则小故事，明是记宫中杂事，实则反映了以代宗的代表的中晚唐时期人们悲戚的心境。（宋小妹）

《宣室志》

《宣室志》，志怪小说集，唐张读撰。宣室，汉文帝召贾谊问鬼神的地方，张读以此为书名是为了表明本书的志怪内容。《宣室志》在现存的唐人小说中，属卷帙较多者，但与许多庞杂的唐人笔记小说相比，它的内容则相当统一，所载皆为佛道神仙、鬼怪灵异之事。在这些超现实的神鬼故事中，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使全书形成了一种诡异怪诞而富于幽默感的风格，富于吸引力。在情节设置上，作者的着墨往往想落天外令人莫知其所以然，而读完全篇细按关节之处，却又有情理可循。如卷一《石宽》条，写一商人夏日行于雁门关道上，暑甚暂憩于大树下，忽见一蜂目异状僧人邀他去一穷林积水处清暑，及至，见群僧尽在水中，状貌皆一。天暮，群僧于水中合声作“梵音”，商人亦终因拉下水中冷噤而寤，原来一梦，然衣衫皆湿。翌日道行数里，忽见穷林积水，与梦境无二，有蛙鸣甚类群僧

之“梵音”，方悟梦中群僧乃众蛙幻形以惑人也。故事构思新颖，颇具奇幻色彩，梦中之僧与水中之蛙的形象呼应写得尤为精彩。卷十《裴少尹》条写得也很出色。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之子病，求术士医之。有高生诣门，指出裴子之病乃妖魅附身，自称有术可治之。未瘳，又有王生来，指高生即为妖狐，自称有神符能去之。高、王二人正相争，一道士又至，认为高、王皆狐也。于是三人闭户斗殴，裴君举家惶恐，不知谁人谁狐，日暮开户视之，“见三狐卧地而喘”。裴君大惊，尽鞭杀之，其子旬月而愈。这个故事步步深入，而出人意料的是三个自称治妖的人，个个神气十足，原来却都是有所图谋的妖狐，结局不同流俗，寓意深刻，在构思上独具匠心，堪称为一篇很成功的作品。

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宣室志》有明显的发展，书中有许多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注意到人物性格心理状态刻划的作品。如卷十《郑德茂》条，写郑生乘马出行，至一大宅，受崔夫人款待，与崔氏女相契，恩爱甚重。居百余日，郑请回，约三年后再会。归家后郑生再探故地，大宅原来乃崔夫人及其女郎之坟墓，三年后，郑生无病而卒。又《许贞》条，写许贞途中遇一大宅，为李外郎别墅，李以女妻之，其女色甚姝，且聪敏柔婉，随许生辗转。两情甚笃，生七男二女，后李氏病死，方知是狐，许 贞哀悼，以人礼葬之。这两则爱情故事都写得很优美，委婉动人，鬼魂与妖狐的形象由令人畏惧转变为富于人情，使人垂怜，显然对《聊斋志异》有着一些影响。

《宣室志》语言洗炼、明快，很有特色。往往三言两语就把人物与故事写的很生动很感人。卷二《扶风》条写一老叟无妻孥，病足而伛，常策杖乞于市，而得食必先以哺群犬。后岁余，叟病卧于一露天佛龛，时大雪，叟贫无衣，战 慄不已，于是众犬皆集于叟旁，竞以身卫叟肢体，由是寒威少解。后叟死，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这则故事极短小，但老叟之贫病而善良，群犬之知义通人性，皆跃然纸上，而作者笔端常带感情，使这个凄婉的故事更具感人肺腑的力量。

《宣室志》中掺杂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如戒杀生，因果报应，佛

法无边等思想在书中随处可见，某些篇章亦由佛经故事转化而来。这对于我们了解佛经在中国的普及情况和唐人尚佛的风气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而从文学的角度说，宗教思想也给这部作品带来了异彩。当然，其迷信的成分是不足取的。（吴存存）

《刘宾客嘉话录》

《刘宾客嘉话录》志人小说集。（一名《刘公嘉话录》），唐韦绚撰。本书内容广泛，韦绚序称包括“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等。除部分讨论经传和评价文人及作品的内容外，其余多属小说。其中包括朝廷轶闻、文人轶事及民间传闻等几项内容。前者如安史之乱前，梁志公以诗寓言安禄山将叛逆，以及被平息的时间等，后果符其言。张巡守睢阳时，其部将雷万春被敌伏弩射中面不动，表彰其英雄气概。杨国忠知吏部铨事时，大宴诸亲，但因不问资序，引起众人大笑。表现人们对杨无知而居高位的鄙薄。其记文人轶事者如苗给事中风时其子缵请以许否人试，苗给事只能淡墨书二“入”字，可见父子之情切和科举业之盛。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可相敌，士秀为维护对方名声，故意输棋。说明儒家谦谦君子的虚伪。其叙民间传说者如某老村妇偶救受伤虎，虎后常报以狐兔，后竟抛一死人。老妇被送官，再三分辩方获释等。

本书在艺术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很多故事除了表层的内容和认识作用外，往往还蕴含着某些生活哲理，近于寓言。如在刘禹锡与作者韦绚一段关于鹤和鹭鹚的对话中，两人探讨了二者均为胎生，而命运迥异，因为各自地位决定。而不同的地位又是因为鹤罕见而鹭鹚常见，世人以少为贵。圣人也是如此。作者通过普通生活现象。概括推导出具有广泛意义的哲理，并含蓄地批评世间以少而不以好为贵的偏见。前述老妇人救虎的故事，通过老虎报恩，说明人畜虽有相通之情，而终究有本质之别，从而隐含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因而它给予人们的启迪，也就超出了表层范围。

其次，本书系作者回忆恩师语录之作，所以多数故事缺乏具有

文学色彩的叙事和描写，但有些故事把传统散文的写景状物之法移入，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例如书中对诸葛亮当年布八阵图遗址的描写，以遒劲飞动的笔势，写出三峡江水的汹涌澎湃。并以洪水迅猛无敌的磅礴气势，与诸葛亮阵图小石之堆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一种神鬼莫测的玄妙感。达到了作者预期的吸引读者注意的目的。（宁稼雨）

《封氏闻见录》

《封氏闻见录》，唐封演撰。该书内容庞杂，牵涉面极广。其中卷九、卷十记录士人轶闻，往往语言简洁而人物个性鲜明，是全书文学性最强的部分，其中个别篇章穿插以富于戏剧性的情节，往往是一篇结构完整的小说。如卷十“务尚”一条：

> 萧诚自务札翰，李邕恒自言别书。二人俱在南中，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邕，邕辄不许。萧疾其掩已，遂假作古帖数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萧诣邕云：“有右军真迹，宝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愿见，萧故迟回旬日未肯出也。后因论及，李固请见，曰：“许而不出，得非诳乎?”萧于是令家童归，见取不得，惊曰：“前某客来见之，当被窃去”。李诚以为信矣。萧良久曰：“吾置在某处，遂忘之”。遽令有出。既至，李寻绎久，不疑其诈，云：“是直迹，平生未见”。在坐者咸以为然。数日，萧默候邕宾客云集，因谓李曰：“公常不许诚书，昨所呈数纸，幼时书，何故呼为真迹，鉴将何在?”邕愕然曰：“试更取之”。及见，略开视，置于床上曰：“子细看之，亦未能好”。

作者很善于制造悬念，萧诚为了使李邕对他的“古帖”深信不疑，再三逗引他，又再三延宕不出，以示珍贵，他所用的方法每次都不同，但他制造的气氛又都使嗜古的李邕不能不信，结果果不出萧诚所料，李邕的鉴赏力并不象他自己吹嘘的那么高，称“古帖”为“真迹，平生所未见”。这一系列情节的安排是很见作者写作小说的才分的，但这篇故事最精彩的还是结尾部分，李邕重读“古帖”，推

翻前言，认为“亦未能好”这个结尾，把李邕的嗜古偏见和他那种固执、死要面子的心理状态做了更进一步的揭示和讽刺，虽近于喜剧化的处理，却使这个缺乏真正鉴赏力的鉴赏家形象获得深刻的表现，堪称佳制。（吴存存）

《酉阳杂俎》

《酉阳杂俎》，志怪，传奇小说集。唐段成式撰。其中《忠志》、《诡习》、《怪术》、《艺绝》、《盗侠》、《语资》、《诺皋记》、《支诺皋》等篇，文学性都很强，记载了大量的中外奇闻异事、神话和传奇故事，尤其是《诺皋记》二卷、《支诺皋》三卷，几乎可作文言短篇小说专集来看。它们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语言优美，因此“自唐之来，推为小说之翘楚”。（《四库总目提要》）

《酉阳杂俎》在写作上往往摒弃了一般的描写手法，大量掺进富于浪漫色彩的夸张、悬念，读来惊心动魄，极有吸引力。在专记侠客出神入化的武功和非同一般的气质的《盗侠》篇中，这种艺术特点表现得尤为鲜明。如334条，写侠客韦行规：

> 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前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向前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进发，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马。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堕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童矣。鞍驮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拜之，且谢有误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院后，指鞍驮言：“却须取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

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实际上只是写一个剑客的高超剑术而已。作者不是象通常的记叙文那样把剑术比拟为风雷电光，而是把剑术直接写成风雷电光，致使韦行规不得不伏，给读者造成了一

个神异的错觉。全篇皆写老人剑术之精，却又都不作正面描写，仅在结尾轻轻点出，亦并不言明，但细心的读者自可领会。

本书中还有不少优美委婉、篇幅较长的作品，如《支诺皋》上卷第3条写一少女为后母虐待，经历种种苦难，最后得神助而获致幸福。情节曲折，婉转动人，伤感中蕴含着优美的诗意。又如《支诺皋》卷下第78条写处士崔玄微于一风清月朗之春夜，得遇几位花精及风神封十八姨。作者把花精个个写得生动活泼、憨态可掬，又各具个性，写封十八姨则言其"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其身份和个性都异常鲜明。这篇作品构思巧妙，风格典雅，细微关节之处，一一点画精到，而人物之容貌性格、风韵气度又无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为历代读者所喜爱和推崇。（吴存存）

定 水 寺

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看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一李秀才偕至，乃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秀才。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柱杖何在？可击之"。其僧房门后有节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气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

——选自《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

本篇选自《酉阳杂俎》"怪术"篇第221条，从内容到艺术风格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故事可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写院僧之势

利、妄自尊大，因轻视李的术士身份而无端侮辱他，引起争衅。第二部分自李秀才宣告“不免造次”开始，写李秀才以术百般捉弄院僧，打得他“色青气短”“衄鼻败颡”，唯求乞命，从结构上说，这样的安排是颇具匠心的。作者对本篇的精彩处，故事的高潮，采取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前半部反复再三地写院僧傲漫无礼的举止，初看似游离主题，实则不仅使李秀才惩罚院僧的理由交待得更充分，也借此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感情倾向，为下文做好铺垫。在前半部分，作者采用比较客观、平板的叙事风格，笔锋收敛以与内容相应。至后半部；作者则放开笔墨，肆意驱驰想象，时出奇笔，把李秀才对院僧的惩罚写得光怪陆离、惊心动魄。李秀才一声呵斥，竟使节杖自门后自动跳出连击院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这个生动而出奇的细节展示了作者的想象力之强，写术士之出神入化，他的笔亦同步地神出鬼没，闪烁而难以把握，而恍惚之间尤具吸引力。故事在后半部进入高潮，杖击、向壁、下阶等几个连续场面是全篇的精彩处，场场迭进如暴风骤雨倏然而至，戛然而止，处理得干净利落，使全篇顿添浪漫的神采。

本篇着重写李秀才之高超法术，但却又并不限于此，而是注意对人物的性格品质、言谈举止的刻划，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李秀才这个形象显得非常丰满。当院僧无端轻慢侮辱了他时，他喜怒并不轻易地形之于色，反映出他是一个有相当涵养、个性沉稳的术士。唯其如此，他发怒之后，亦并不轻易善罢甘休，非淋漓痛快地惩治院僧不可，从个性上说，这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作者在写他的高超法术时，同时多次写到他那彬彬有礼、谦虚沉着的风度，始终不象院僧那样口出狂言或与之对骂，最后则长揖而去，潇洒飘逸之概，令人神往，在塑造这个不同寻常的术士形象的同时，院僧这个人物也写得鲜明生动，与李秀才形成鲜明对比，院僧的浮躁与李的沉着；院僧的势利、无礼与李的侠客风度；院僧的无能与李的神术；这种近似于反衬的描写使两个人物皆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语言的准确简练，富于动感，亦为这篇作品的一大特色。如写

准备惩治院僧时“奉手袖中，据两膝”，七个字即形象地写出了术士发术时的动作大概。又如节杖“伺人隙捷中”，语言高度浓缩，许多动作却都在这五字中得到准确的表现。又如最后院僧被打得“唯求乞命”，“众为请之，李秀才徐曰……”这个“徐”字用得极为恰当，充分地表现了李秀才当时不失得意而仍然沉着、从容不迫的术士风度。作者用词造句的功力，于此可见。（吴存存）

《无双传》

这是一篇反映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的小说。作者薛调。

小说中叙述王仙客与刘无双精诚不渝的爱情故事。王、刘二人青梅竹马，情深义笃，订有婚约。但王家贫寒，“位尊官显”的刘父则有毁约之意。其后藩镇乱京，唐德宗仓惶出逃，刘父疾召王仙客押送财物出京，并许诺二人婚事。刘父未能逃脱，被擒而受伪职。乱平之后，刘父被处极刑，无双被没籍为宫女。王仙客时“为富平县尹，知长乐驿”，正遇中使押送数十宫女洒扫陵园，无双就在其中，住宿驿间。王仙客在家人塞鸿的帮助下，与无双相见。并且又得到豪侠之士古押衙帮助，乞取茅山道士的灵丹妙药，使无双服药自尽，然后赎其尸，三日后复苏。为了保密，古押衙将参与营救的十多人全部处死之后，自己也自刎身亡。王、刘二人终成眷属，浪迹江湖。故事离奇曲折，颇具艺术感染力。王仙客对爱情的忠贞行为，受到作者的肯定与赞扬。

小说中的豪侠之士古押衙，虽属仗义助人，但是为了成全一对患难夫妻，而使十余人死于非命，不近情理，显然过于残忍。作者对此持肯定态度，有些不太妥当。

小说反映了唐代后期处于动乱之中的人们，渴望结束混乱，出现安定局面的社会心理。

明人陆采据此改编为传奇剧本《明珠记》。（河　翎）

《红线》

《红线》作者唐袁郊，字之仪（一作之乾），唐时蔡州朗山（今

河南汝南县）人。唐懿宗时曾任祠部郎中，后任翰林学士、虢州刺史等职，著有《二仪实录》、《衣服名义图》、《服饰变古元录》等书，又撰有《甘泽谣》一卷，此小说就是其中的一篇。

这篇小说较为成功地刻划了侠女红线智勇双全的独特个性。根据计有功《唐诗记事》记载，潞州节度使薛嵩曾有一名叫红线的侍婢，善弹阮咸琴。由于她的手纹隐起如红线，因而名叫红线。她离开薛家时，座客冷朝阳赋诗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别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长流"。此诗亦见小说中。小说中所叙故事虽属虚构，其人或真有。

小说中展示了唐代潞州节度使薛嵩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间的尔虞我诈。根据史书记载，薛、田二人都是安禄山部将，降唐后均封为节度使，割据一方。作者笔下的田承嗣，骄横凶戾，飞扬跋扈，残民以逞，是叛逆朝廷、图谋不轨、企图吞并邻镇的反面人物；而薛嵩 则被描写成拥护朝廷，忠守封疆以报国恩的正面人物。从而构成双方的矛盾冲突。

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侠女红线，既善弹阮，通经史，又具有超人的法力。她为遏制田承嗣的蠢蠢欲动，以神术潜人戒备森严的田府，巧妙地从田的枕旁取回供神金盒。薛嵩为恫吓田承嗣，遣人送还此盒 。这一神出鬼没的行动，迫使田承嗣收敛了狂妄野心，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立即回书，深表悔过之意，并且遣散了他豢养的亲军"外宅男"。红线则在"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之后，便辞薛而去，"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这个故事，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平息藩镇割据、结束混乱局面的迫切愿望。红线这一侠女形象，也使当时男权中心社会里的受压抑的广大女性为之扬眉吐气。

作者才华横溢，想象丰富，构思巧妙，引人入胜；情节发展中异峰突兀，结局使人难以揣测；人物对话自然流畅，娓娓动听，并符合人物身份，骈文与散体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使此篇成为唐人侠义一类传奇的代表作之一，广为流传。明人梁辰鱼据此改编为杂剧《红线女》，无名氏又将此剧与梁的另一剧本《红绡》合为传奇

《双红记》。（华　森）

《传奇》

《传奇》，传奇小说集。唐裴铏撰。书中较多的是那些神怪与人的爱情故事。它们新奇美丽，令人魂牵梦萦，有的甚至取得了作者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裴航》，作者本想通过裴航与仙女云英结合的故事，宣扬心诚则求仙学道必成的思想。但作品真正的感人之处却是裴航为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文中裴航为了纯真的爱情，毅然放弃了考取进士和与名门之女结合的机会，执着地追求自己爱恋的贫家女子云英。这一高洁的行为与《莺莺传》中的张生，《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弃情取仕的不义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是唐代士子为仕途趋之若鹜的众生相中的不谐合音，另如《薛昭》写平陆县尉薛昭在患难中与女鬼张云容相爱，《孙恪》写孙恪与猿猴变成的美女袁氏结合，后在别人挑唆下欲刺妻除妖，被袁氏看破后又继续和好，这些都是各种人间爱情悲剧的曲折反映。

书中还有些著名的豪侠故事。如《昆仑奴》叙述在昆仑奴磨勒的帮助下，一位一品勋臣的歌妓红绡终于和崔生冲破重重阻力，结成眷属。歌颂了昆仑奴助人为乐的侠肝义胆和超群绝伦的武功。从侧面反映了晚唐混乱现实中人们希望得到正义力量保护的心理。《聂隐娘》写女侠聂隐娘身怀绝技，先为魏博节度使派去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聂却转而投刘，并以法术战胜魏派来的刺客精精儿和空空儿。这个荒诞诡异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藩镇割据时矛盾之尖锐复杂。

此外，书中还有些寓言式和仙道鬼怪类的故事。有较强的封建说教和宗教迷信色彩。

本书的浪漫主义特色十分明显。作者不受真人真事局限，善于开拓思格，驰骋想象。所以书中大多故事情节摇曳多姿，忽而扑朔迷离，忽而突兀恢诡。且与题旨胶着吻合，如《裴航》以云英的几次试探为情节带来丰富变化，从而突出了裴航对爱情的坚贞。聂隐娘态度反复，既调节了情节变化，又具现了晚唐社会风情。同时，本

书受晚唐骈俪文风的影响，无论在叙述故事，还是在人物对话中，经常采用华丽铺陈的骈俪语，使作品呈现了婉约流丽的骈偶化倾向。

本书多篇故事被后人改编为小说戏曲，有的至今盛演不衰，是唐传奇中对后代小说戏曲影响最大、被改编最多的作品。（宁稼雨）

《裴航》

这篇所叙的是有名的人神相恋的蓝桥相会的故事，是唐人裴铏所撰《传奇》中的一篇。

小说中突现了忠于爱情的书生裴航的形象。他为了爱情而千方百计寻求玉杵臼："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后访得虢州药铺卞老有玉杵臼，"非二百缗不可得"，他不惜倾家荡产，"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他再去蓝桥，又要他捣药百日，他依然遵从，"昼为而夜息"，终于与仙女结为秦晋，裴航这种矢志不渝地执着追求理想爱情的精神，为后代所称颂。因此，"蓝桥相会"成为典故，美妙的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封建门第观念的不满。裴航出身仕宦之家，在蓝桥"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妪缉麻苧"显然是一般农户，因慕农家女云英的美丽，毅然不顾一切地大胆追求，勇于冲破世俗之见，"众言为狂人"，他也在所不惜，并成为讴歌的人物，可见作者的深意。另外，小说还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心理。一方面。中唐之后，藩镇割据，政局动荡，至作者所处的唐末，越演越烈，百姓痛苦不堪。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士大夫阶层无可奈何，自我陶醉，幻想得道成仙，脱离尘世苦海；另一方面，在封建礼教笼罩的社会里，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渴望获得恋爱自由的权利。这两方面的综合，成为产生人神相恋作品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个故事美丽动人。作品中描写绮丽生动。如描述舟中樊夫人之美为"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而展示蓝桥云英之美却是"露裛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

明人龙膺据此改编为传奇剧本《蓝桥记》（华　森）

《昆仑奴》

这篇小说描写侠客昆仑奴慷慨助人的故事。作者唐裴铏。小说叙述崔生与一品勋臣家中的歌妓红绡相恋，但一品府第门垣森严，锁禁谨密，无由相会。崔生幸得家中老仆昆仑奴磨勒相助，先挝杀一品府中看门猛犬，后救红绡出牢笼，使有情人终结良缘的故事。

小说反映出唐代安史之乱后，出将入相的勋臣，炙手可热，生活上骄奢淫逸，为所欲为。一品勋臣恃势掠夺民间女子为歌妓，红绡便是被他出镇朔方时，"逼为姬仆"的。红绡以富家女的身份，尚且被贵官显宦逼为姬仆，无钱无势之家所遭受的迫害，更可想而知。红绡身为歌妓"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她厌恶富裕生活，"纵玉盘举馔，金炉泛香，屏云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她敢于反抗，主动追求自由恋爱，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女性。

小说中讴歌了昆仑奴磨勒不畏强暴，拯救被压迫的弱女子，成全青年男女的爱情的行为。磨勒不仅有谋有勇，而且有神术，光是入一品府内，"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后来，一品勋臣"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昆仑奴在围捕之中，"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颇具神话色彩。

这篇小说叙述曲折婉转，语言简洁干练。小说中注重细节描写，如崔生初见三位"艳皆绝代"的伎人，局促腼腆，"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瓯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又如红绡妓送崔生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再如红绡独坐空闱，盼望崔生，"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都具有真实感，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展示出人物性格，生动传神。

明人梁辰鱼把这篇小说改编成杂剧《红绡》，梅鼎祚又改编为杂剧《昆仑奴》。（华　森）

《聂隐娘》

这是一篇地道的剑仙侠客小说，是唐人裴铏所撰《传奇》中的一篇。

小说叙述唐代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聂隐娘，十岁时被一位有法术的女尼"偷去"，教以剑术与奇异法术，能白日刺人，人莫能见。五年之后，"尼送隐娘归"。聂父死后，魏博主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有矛盾，派聂隐娘前往行刺。而刘昌裔能神算，收伏聂隐娘。魏博主帅另派刺客精精儿和妙手空空儿前往陈许节度府中暗杀，均为隐娘所破。后来，刘昌裔要去京师朝觐，隐娘不愿跟随，告别而去。刘死之后，隐娘又到"京师柩前，恸哭而去"。

作者想象丰富，笔下虽然描写得诡怪荒诞，却也瑰丽奇特。例如，隐娘告诉父亲自己被尼"偷去"之后：

> 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 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 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刳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又"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人于都市，人莫能见。"

从隐娘口中娓娓道来，使人可信度增加，可见作者独具之匠心。这种想象与描写，给后世剑仙侠客小说以极大影响。

小说中的聂隐娘学会超凡本领之后，就去刺杀无故害人的大僚，为民除害。隐娘以大将之女的身分，却自愿嫁与磨镜少年为妻，表现作者蔑视当时盛行的门阀制度。这个剑仙女侠故事，一方面，反映出中唐以后，暗杀之风盛炽，藩镇之间明争暗抢，相互残杀，竟相收罗一些具有特殊武艺的侠士作为爪牙，这些侠士，成了藩镇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当时道教兴盛，百姓听信道士尼姑胡诌的所谓法术的历史事实。

清人尤侗据此改编为杂剧《黑白卫》。（华　森）

《飞烟传》

这篇小说描叙了一个悲惨动人的爱情故事。作者皇甫枚，字遵美。著有《三水小牍》三卷。本篇选自此书。

小说中展示了飞烟光彩照人的形象。她既美丽，又有艺术才华，“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然而，她的身世不幸，“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嫁与一位粗悍的武夫为妾，使她深感托非所人，内心郁抑万分，“每至清风明月，移玉柱以增怀；秋帐冬釭，泛金徽而寄恨。”她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冒着生命危险与所爱的书生赵象幽会，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她赠情人诗云：“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充分表达了她渴望自由恋爱的心声。在幽会之事败露，她处于被“鞭楚流血”的险恶情况下，仍然意志坚强，无所畏惧地宣称：“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公然与封建道德相对抗，宁死不屈。作者推出的这位反封建的叛逆女性，较之其他爱情故事中的女性，即多少还带有畏缩顾虑情绪者，更加光辉，更为突出。然而，她毕竟被虐杀了！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侮辱的女性，终于成了封建圣坛的祭品。真心相爱的青年男女，不能正式缔结良缘；为媒妁所欺，嫁给粗暴武夫作妾的飞烟，终身不能自由，只有偷偷与心上人幽会，并被鞭笞而死。这正是封建婚姻制度所酿成的悲剧。

作者在封建礼教的压力下，虽然也说飞烟“罪不可逭”但又说，“察其心，亦可悲矣，”流露了深切的同情。作者又在小说结尾前穿插有飞烟之魂感激悼念她身世零落者，而强烈要求诋斥她为“羞见坠楼人”者，“于地下面证之，”不仅表现飞烟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而且也反映作者对当时社会婚姻问题的深切反思，以及对个性解放的呼声。（华　森）

《云溪友议》

《云溪友议》，志人小说集。唐范摅撰。唐代一部分志人小说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它们在全面反映知识分子各个生活侧面的基础上，集中记录了他们如何经过艰苦的努力，以科举考试的途径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本书没有直接描写他们应举的过程，却记载了与之相关的知识分子生活，形象地反映了唐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活面貌。

科举之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它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包括爱情的牺牲。著名的《玉箫记》故事，记叙青年学子韦皋与同学的侍女玉箫相爱，但为了科举仕途，不得不与恋人忍痛面别，相约七年相会。至期未至，玉箫绝食而死。韦皋闻知伤感，请道士作法，于梦中相见。十二年后玉箫又转世为韦皋所得。二人经生离死别，终成眷属。这里既真实地显示了科举道路的艰辛，又包含着作者和人民对士子爱情生活的善意的理想化的色彩。此篇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石点头·玉箫女再世玉环缘》即据此而写。《牡丹亭》似也受到它的影响。

科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诗赋，所以唐代是诗的时代。书中大部分故事，是诗人们的轶闻。既是引人入胜的小说，又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如《江客仁》条，叙中晚唐诗人李涉乘舟被绿林好汉所劫，当对方知道劫持的是诗人李涉时，求以诗代财，李涉终于以诗免祸，可见诗在那个诗的时代中的神奇作用。

与文人学士以诗为长的故事相关，书中还有若干女子以诗的才干争取人格，维护地位的故事。如南楚才为攀附太守，准备入赘太守家，抛弃自己能诗善画的妻子薛媛。薛媛于悲哀之中，对镜写容，附诗一首。她的诗画征服了丈夫，终于告别太守，回到妻子身边；严灌夫以妻慎氏无后，便欲休弃。慎氏归行留诗一首。其诗低徊委婉。感情沉郁。把对丈夫的眷恋和不被丈夫理解的哀怨融为一体，深深打动了严灌夫，使其改变主意。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她们的努力还没有超越对封建夫权的依附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本书在格调上十分感人。作者满怀对文人学士的深情，不但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才能，而且对他们为改变自己地位而付出的代价也

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很多故事缠绵绯恻，凄厉欲绝，与唐人传奇的风格极近。此外，由于诗话的体裁，很多故事采用韵散结合的叙述方法，也增加了作品气氛的渲染和艺术感染力。（宁稼雨）

《剧谈录》

《剧谈录》传奇小说集。二卷。唐康骈撰。骈一作軿，字驾言，生卒年未详。池阳（今安徽贵池）人。随着晚唐社会的动乱，一部分传奇小说渐渐离开以往传奇驰骋想象的传统，开始思索与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本书即为一例。书中主要记天宝以来朝野遗事，兼及仙鬼豪侠。其中很多故事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如《田膨郎》和《潘将军》等分别通过文宗白玉枕和潘将军玉念珠在侠客帮助下失而复得的故事，一方面暴露了上层贵族的骄奢侈靡，也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堕落。与此相类者如《狄惟谦》以辛辣的笔法，对一依靠中贵、号称“天师”的江湖术士郭天师的招摇撞骗、蛮横无理的丑恶嘴脸予以无情的讽刺奚落，也歌颂了狄惟谦为政清恪、不畏强贵的品格。《洛中豪士》写一纨绔子弟本来口欲极强，非以炼炭爨饭不食。后于战乱饿腹三日，便觉脱粟有“梁肉之美”。不仅嘲讽了富贵之子的骄逸，也隐含着富生逸、穷生勤的生活哲理。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慈恩寺牡丹》一条。故事叙慈恩寺老僧于秘处私植一株名贵牡丹，世所罕见。一次偶为众朝士所缠，引其一观，并诫以勿外言。但次日即为权贵强取而走。其中权贵的霸道、朝士的失信都是那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环境的形象写照。而老僧的不幸，也正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不安定感的缩影。

本书在手法上兼笔记与传奇于一身，既有一些结构散漫、文笔简洁的笔记故事，如《老君庙》、《元稹》等条，也有很多结构完整、描写细腻、文笔骀宕的传奇笔法的小说。从而形成了风格的多样性，那些笔记性的故事还保留着前代遗风，如《元稹》仅以寥寥几笔，交代了元稹江夏别墅的格局，突出了油瓮在雷声前后的不动，后以元稹是年卒相应。体现出六朝笔记小说取其重点，略去其它的骨法用笔原则，好像一幅大片空白上简笔勾勒的水墨画，清丽幽雅。而那

些传奇小说则或如工笔重彩，富丽堂皇而细婉入微；或如油画素描，气氛强烈而形象逼真。如《张季弘逢恶新妇》写张季弘先自恃勇武，对被婆婆诬告的新妇盛气凌人。新妇则从容不迫，逐一分辩。二人一急一慢，对照鲜明。新妇每叙一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这既证明了新妇话之可信，又使张季弘从道道指痕中领略了新妇的武功本领，于是“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两个人的言语神情及态度变化过程，清晰逼真，神态毕见。体现了唐人传奇的风格。（宁稼雨）

《纂异记》

《纂异记》，晚唐李玫撰。原书一卷，已佚。《太平广记》等书存有多篇。这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唐代志怪小说集。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大部分小说情节曲折，场面也较为恢宏，颇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各阶层的心理。例如《嵩岳嫁女》，借一场神仙婚礼，使不同时代的神仙纷纷登场，人物众多，场面盛大，在唐人小说中均属罕见。小说中的诗歌内容，符合人物身分，手法圆熟。全篇虽是铺叙神仙聚会，却并不脱离现实生活。小说里以汉武帝讲述浮梁县令请求延寿之事，说明道貌岸然的神仙界尚且徇情枉法，而人世的统治集团官官相护就可想而知了。又通过唐玄宗给天帝的奏章，表现了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急于平息叛镇，但又因力量有限，无能为力，只得崇道信神，希骥出现神奇的力量，达到想往的目的。这些，都是作者所处的晚唐社会现实的折射。全篇叙事从容，描写生动，文笔优美，语言洗练，充分表现了晚唐小说的高超水平。另有《蒋琛》一篇，与前篇相仿，描述一场水神盛会，并把历史上死于水中的名人都拉来参加，场面极为热闹，不仅狂歌漫舞，而且纵饮高吟。小说中的人物所吟之诗，既紧扣各自生平遭遇，咏怀感叹，又形式多样，绚丽多彩，特别是作品中画龙点睛地道出“载舟覆舟”的道理，对贪得无厌的封建统治阶级榨取民脂民膏深表不满。

其中有取材于当时社会之中者，如《陈季卿》，抨击唐代的科举制。唐代士人，一中进士，便声价百倍，因此，无数士人把考中进士，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每到考期，八方士人，千里迢迢进京赶

考，一旦落第，悔恨交集，无颜见江东父老，抱定志不能无成而归之意，羁留都下，吃尽孤单飘零之苦。这篇小说，就是描写落第举人陈季卿，潦倒异乡，在极为孤苦的困境中思念亲人，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复杂心情，并由此而萌生厌世情绪。全篇对人物内心深处尽力挖掘，描写心理活动较为成功，加之构想新奇，辞章华美，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岑　平）

《杜阳杂编》

《杜阳杂编》，轶事小说集。唐末苏鹗撰。本书分上、中、下三卷，共五十二条。书的内容以年代先后为次，以十朝皇帝为纲，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至懿宗咸通十四年，记载其间各种轶事，尤多记各种奇技异宝。虽然这些轶事往往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相牵涉，却并非信史，而是融进了想象、虚构成分的轶事小说。

《杜阳杂编》以其词翰华美、行文酣畅而著称于世。《四库总目提要》称其"铺陈缛艳"，"以文采胜者"。作者热衷于描写各种人间罕见的奇珍异宝、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和人力不及的仙人术士之法，他善于状物，往往从各个角度进行铺写夸饰，使文章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赋的风格。如卷下同昌公主出嫁一条，近二千字，基本上都在写公主行伍之雍容壮丽，服饰器玩之奇异珍贵，读之恍若置身仙境，叹为观止。又僖宗皇帝迎佛骨一条，写皇家挥金如土。士人百姓拥道观看，感动唏嘘的盛况，极尽铺陈之能事，场面宏丽，设色浓重，应用散体文写作，都具赋之神韵。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当时艺人的高超技艺，如卷中记幽州伎人石火胡使女伎五人于百尺竿头走弓弦，并于弦上把戟持戈舞《破阵乐》，尽皆中节，寥廖数语，却把这个杂技节目的惊险气氛写得异常精彩。"飞龙卫士"一条，写一个制作活动玩具的艺人韩志和，所作各种鸟雀，可"凌云奋飞，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他为穆宗做了一个"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牙俱出，把穆宗吓了一跳。故事写得很生动，富于趣味性。

《杜阳杂编》很注意写作的艺术手法，叙事之详略疏密，抑扬进退，错落有致。卷上第一条写代宗为了奖掖功臣郭子仪，赐以御马

九花虬。作者不是平板地记叙这一过程，而是花了大量笔墨铺写“九花虬”之神骏，从形体骨构、嘶声，行动神速直至代宗对它的激赏和钟爱、须臾不可离开，最后点出一句“特赐子仪，崇功臣也。”重点很突出，叙述技巧是很高的。卷下第五条写日本王子与唐朝围棋国手顾师言奕棋的故事，不足四百字的短制，却写得波澜起伏，富于变化。最精彩的是这个故事的最后部分，王子输棋后，“回语鸿胪曰‘待诏（顾师言官名）第几手耶？’鸿胪诡对也：‘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作者很善于制造悬念，鸿胪的说谎和最后巧妙的解答都引人入胜，文风诙谐，富于机趣，诚为难得之佳作。（吴存存）

鱼朝恩专权使气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眦睚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上恶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禄焉。未浃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翌日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著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同列黄门寻遣斥逐于岭表。及朝恩被诛，天下无不快焉。

——选自《杜阳杂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年排印本

鱼朝恩是中唐时一个专权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宦官。安史之乱中他在朝廷里逐渐地扩展自己的势力，乱平后，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以至于外掌兵权，内预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本篇以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写出了这个时期他在朝廷中飞扬跋扈的气焰。

这篇不足三百字的作品，在人物形象刻划上非常成功，它极其

生动地写出了身份、地位、处境各个不同的四个人物形象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文章开头部分是一段简要的背景交待，鱼朝恩作为一个宦官，权势却使“公卿不敢仰视，”出言俨然皇帝的口气：“天下事岂不由我乎?”这个部分着重写鱼朝恩急于包揽朝政的心情，和蛮横霸道暴发户状的性格特点，为下文所写的鱼氏行为做好铺垫，文字简洁，细节却写得很形象。第二部分开始进入正文。鱼朝恩之子令徽，年仅十四五，刚开始在宫内供职，就因其父的势力，受到优惠待遇，但他们父子对此显然并不满足。“未浃月”，不到两个月，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借故升迁的机会。同列黄门而位居于令徽之上的太监在惊慌匆忙之中不慎碰撞了令徽，这种极平常的事竟使公子暴怒，“即驰归，告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作者在这里很成功地刻划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恃父势肆无忌惮的令徽。“即驰归”、“为同列所欺”，一为骄横无礼的行为；一为恃宠说谎的诬告；这一言一行两个细节的描写，令徽这个形象的特点即鲜明地表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在皇宫内服侍的战战兢兢唯恐有误的太监，他的举止与令徽形成了鲜明了对比。鱼朝恩得讯大怒，于是，作品又转换了一个场景，矛盾全面展开，进入本篇的中心。鱼朝恩把其子的诬告转奏于代宗，并进而提出一个无礼要求，“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金章，唐制敕金章者必授紫衣，谓之章服。金章紫衣是朝廷中品级很高的官员的标志，用以赐一个年仅十四五的太监显然是极不合理的。鱼朝恩的无礼却并不止此，他心知代宗不可能答应，故乘他沉吟未答，即擅自令人捧紫衣至，令徽亦立刻行礼称谢。至此，鱼朝恩的形象已跃然纸上，他在朝廷上目无君王、自行裁决的无礼举止已充分地表现本篇的主题“鱼朝恩专权使气”。但这则故事的精彩处却更在于对代宗的寥寥数语的描写上。“代宗心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著章服，大宜称也。”这几句语，既写出了代宗当时尴尬、勉强的心情，软弱的个性和无奈的处境；写出了鱼朝恩的权势之大已使他与代宗之间形成了足以抗衡的局面，这是他得以专权使气的基础；并且，代宗话语里所含的那种富于涵养的隐忍与鱼朝恩小人得志式的猖狂所形成的对照，也可以使读者预感到鱼氏前途难以一帆风顺。这是全文

的画龙点睛之笔，代宗与鱼朝恩两人的处境和他们的微妙关系在这里得到了精彩的表现。文风含蓄，并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幽默感。结尾时加一句"黄门同列遭斥逐岭表，"把故事交待得很完整，并进一步渲染出鱼朝恩专权时肆意打击无辜的骄横气焰。

这篇故事很短，但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刻，情节紧凑，语言明快生动，人物与情境都栩栩如生。《新唐书·宦者传》中也有这段故事的缩写，然简明过甚，以至传达不出这段故事的复杂情境和人物性格特点，两相比较，自见此文之长。（吴存存）

《北里志》

《北里志》，志人小说集。晚唐孙棨撰。全书共十九条，记晚唐大中年间平康里妓女生活，多为与进士交往的故事，可见唐代进士狎妓的时代风尚。有的写妓女与进士相互尊重，情真意切。如妓女颜令宾于重病感伤之际，邀请新进士与未第举子聚会，席间令宾涕泪交下，十分动情，与众士子哀挽而诀。颜死后各士子如约而至，挽联如山。其真挚之情十分感人。有的通过妓女的反抗行为，歌颂她们维护人格尊严的正义精神。如面对纨绔子弟的借醉调戏，妓女牙娘以响亮的耳光回而敬之。看到达官贵人的傲气逼人，郑举举则以毒攻毒，让他当场下不来台，颇觉痛快。楚儿从良以后，因发现丈夫无情而与故交私相往来，虽屡遭丈夫毒打，仍不屈服，甚至在街上当众与故交传语。表现出这位烈性女子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坚强性格。还有些故事，通过妓女人老珠黄后门前冷落的描写，针砭了社会上世态炎凉观念，隐含着人生悲凉之感。如刘覃慕天水德哥之名而求见，但此时德哥已年老色衰，被强拉见面后，受刘蔑视，而痛哭流泪。宜之居安思危，于容貌盛时为日后忧虑。曾欲献身作者，却遭拒绝，于是泣不复言，凄楚动人。这些记述平康里妓女生活的盛衰故事，寄托着作者对太平盛世的追思和对丧乱世变的凄凉之感，反映了作者对人生认识的一个方面。

本书在艺术上成就较高。作者满怀对妓女的深切同情和理解，从"情"字出发，刻划了一系列感情世界丰富、意态风流毕肖、而又性

格各异的妓女形象。为达此目的，作者注意将人物心理活动的感情流程与外部神态的描写合谐地统一起来。如以颜令宾“借观落花而长叹数四”来表现其多愁善感和睹物伤情的内心活动；宜之因常思目后之事，但对未来又充满了迷惘，“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表现在外部神态，则是“惨然悲郁”，“呜咽久之”。内外交流，浑然一体。

在部分人物的刻划上，作者开始注意一个人物身上的不同性格侧面的合成，因而使这些形象显得丰满。如楚儿对丈夫的淫威和无情表现了桀骜不驯的烈性，而对故交却旧情难忘。这一刚一柔，相互映衬。一位情感丰富、爱憎分明的妓女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了。（宁稼雨）

楚　儿

楚儿者，素为三曲之尤。以退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楚儿在偈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尝一日，自曲江与锻行，前后相去十数步。同版吏郑光业，时为补衮道，与之遇。楚儿遂出簾招之，光业亦使人传语。因曳至中衢击以马箠，其声甚冤楚。光业遥视之，惊悔且虑其不任矣。光业明日物绕路过其居侦视，则楚儿已在临街窗下弄琵琶矣。使人持彩笺遗光业，诗曰：“应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恶烟缘。蛾眉常碎巨灵掌，鸡肋那胜子路拳。只拟吓人传铁券，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君相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遽于马上取笔答曰：“大开眼界莫言冤，必若遗伊也是缘。无计不烦轻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据论当道加严箠，便合披缁念法莲。如此兴情都未减，始知昨日是蒲鞭。”

——选自《北里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排印本

故事虽只记载了楚儿与故交郑光业路遇一件事，但楚儿的刚烈品性和宛然凄楚的情态却已强烈地感染了读者。楚儿虽身为青楼女子，但她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追求感情和精神上的契合，极力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渴望能拥有真挚的感情，但在扼杀人性的封建

社会中，象楚儿这样一个弱女子，她的追求和反抗势必要受到摧残。楚儿从良之后，丈夫对她非常暴虐，常常拳脚加身，正是“而今才道昔日错，更忆当年全盛时”。这个烈性女子，加之“曾在侣中狂逸特甚。”如今被拘系，且又得不到丈夫的关怀、体贴，便更念旧情。因路遇故交郑光业，出簾招之”，从而招致其夫的当街鞭笞。难能可贵的是，楚儿并没有在暴力面前低头，屈服于丈夫的淫威，相反激起她更加强烈的反抗，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惧怕，而且在翌日郑光业前往探视时，“使人持彩笺遗光业”足见其性情之烈，反抗决心之坚。

在对待她丈夫和故交郑光业上，楚儿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她另一面的柔情如水。楚儿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温暖，伤时涕泪只有在旧侣面前抛洒，一张诗笺写得任意、坦白，令人感动，又使楚儿身上散发出特殊的神采而使之别具韵味。可怜的是惜花人去花无主，楚儿今生也只能是靠诗稿琴瑟传情了，这份至情至性，这段翰墨之缘，恐怕要结在他生了。她与郑偶尔相逢即相别，乍然同喜又同悲，这凄苦的情肠也只能终结于辛酸无奈。

这篇小故事在艺术结构上也很有特色。作者把笔墨集中到楚儿一人身上，同时又兼顾到他人。在刻划楚儿形象时，刚柔相济，前一段楚儿的遭遇，读来令人愤懑满腔，耿耿于怀，同时又佩服楚儿过人的勇气和胆识。待看到楚儿窗前抚琴，以诗相赠，痛陈宿愿时，则又凄婉动人，令人怜香惜玉之情顿生，作者虽用笔不多，但使楚儿的才气，异秉泛滥纸上，前后结合，楚儿形象便丰满、生动起来，感人至深。关于楚儿的丈夫，作者只用一句“因曳至中衢以马箠”就把其凶恶面貌赤裸裸勾画出来，在大街上，对楚儿尚如此，更何况家里，楚儿平日所过的生活不难见其一斑。对于楚儿的故交郑光业，作者刻划也很成功。其形象亦颇完整、丰厚。路遇楚儿后，看到楚儿被打，先是“惊悔”继而则“虑其不任，”并且翌日又特绕路过其居侦视。这一系列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动，充分表现出了他对楚儿的怜惜、关爱，对楚儿的一往情深。但他的“悔”和后面诗文中“大开眼界莫言冤，必若遭伊也是缘”，则又表现出他的怯懦和软弱，

他的宿命论思想，这正和楚儿大胆的反抗精神形成鲜明对照，从而也衬托得楚儿形象更加光彩照人。（宋小妹）

《尚书故实》

《尚书故实》，唐末李绰撰。它内容庞杂，包括轶事、异闻、志怪、辨疑等部分，而关于书画碑帖方面的轶事、考证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由于作者的宗旨不在于写作小说，故就全书来说，它的文学性并不强。但在各种轶事的记载中，往往有一些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可读性很强的篇章。如“王僧虔”条：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帝尝问曰：“卿书与吾书孰优?”对曰：“臣书人臣第一；陛下书帝王第一。”帝不悦，后尝以橛笔书，恐为帝所忌故也。

王僧虔的答言虽然巧妙，得意忘形的神态还是跃然纸上。而齐高帝的不能容人的偏狭器量，也从字里行间鲜明可见。另如“兵部李约“一条，记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胡病，因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一珠，约悉唯唯。”商人死后，留下“财宝数万，”李约却恪守信义，“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在殡殓商人时，又把所遗的夜明珠含在死者口中，后来商人亲属来理资财，掘坟验之，发现夜明珠仍在。作者逐件记载李约守信义事件，语词朴素，但李约的那种谨慎周到、重义轻财的个性和品质却很鲜明，读来颇为感人。

从文学的角度看《尚书故实》，写得最出色的是“李抱真”条。故事写李抱真镇守潞州，军资匮乏，计无所为，他就去拜会一个在当地有很高威望的老僧，与他密谋一个骗钱的计划，就是择日宣称老僧将“鞠场焚身”，借此募捐作军资，然后在焚身现场凿一地道，候火起，老僧即可潜入地道而出。老僧一想于己无害，就同意了。于是，李就大张旗鼓，作七日道场，于是被感动的士女们纷拥而至“舍财亿计。”一面引老僧查看地道，使之不疑。至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而李抱真早已意识到在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搞阴谋的危险性，故“密遣人填塞地道”，结果是“俄顷之间，僧薪并灰，

则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这是个双重欺骗的故事，李抱真欺骗了老僧，老僧欺骗了他的信徒。李抱真奸诈卑鄙，老僧是他计谋的牺牲品；但老僧对芸芸众生的欺骗却又使他的悲剧令人感到可笑而不可怜。李抱真最后造塔藏所谓的舍利子，从根本上揭示了宗教对大众的欺骗性。这篇作品既有深刻的内涵，又具曲折生动的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是一篇难得的文言小说。（吴存存）

《苏氏演义》

《苏氏演义》，唐末苏鹗作。严格说来，这是一部专门考订名物的书籍而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在繁杂的考证中，一些篇章文辞清丽，叙事生动，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如卷上“箜篌引”一条，记载霍里子高之妻丽玉写作“箜篌引”的过程，颇为感人：

> 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人被发提壶乱河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惨，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焉。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之曰《箜篌引》。”

故事写得凄婉动人，带着一种抒情独奏般的哀伤情调，而作者对曲成之后“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的渲染，更加浓了这种气氛，读来很有诗意。另卷下“北齐扬愔”条在记载当时一个俗语的由来时，文学亦极生动幽默，“吏部尚书扬愔典选取士多以言貌恩旧，时致谤言，有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愔曰：‘卿前日在光子思坊，骑秃尾草驴以方扇障面，见我不下，云何不识？’”故当时有俗语“何处见，不下驴”来喻恶于己者。这个故事富于幽默感地写出了扬愔量狭、任人唯亲、好报复的个性，生动诙谐，自是佳篇。

《苏氏演义》中还间杂着一点轶事和志怪的条目。其中“卢眉娘”一条写得文采绚烂，很有意思：“卢眉娘年十四，能于一尺绡上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末，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又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采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列执幢奉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

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敷之则纴硬不断。”作者分几个层次写作眉娘的惊人技艺，精绝处一一跃然纸上，在语言上则相应地使用丽辞华句，铺陈缛采，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在写作上是很有特色的。（吴存存）

《唐摭言》

《唐摭言》，志人小说集，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全书分一百零三门，记与唐代科举有关的典故轶闻，有较高的史料与文学价值。

唐代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经过四百年的社会动乱，统治者逐渐认清了重用、使用和笼络知识分子对巩固政权的作用，而科举制度又是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最好办法；知识分子也从六朝文人的痛苦和迷惘中解脱出来，以高昂的热情投入火热的生活。更具有吸引力的是，他们可以置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和观念于不顾，完全凭自己的知识改变低微的地位。书中以科举为中心全面记述知识分子在这个值得炫耀的的时代中的各种风彩。首先是社会观念的变化。如湛贲本安于现状，不求仕进。后在别人中进士的宴会上受到妻子数落，“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于是发奋读书，终于中举。说明举业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举业对多数士子来说，是一条痛苦和艰难的道路。如公乘亿为奔举业，与妻子阔别十多年后，竟相见而不敢相认。经人询问证实后，二人抱头大哭。这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为我们展示了科举入试的辛酸历程。尽管如此，在唐代，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很多士子仍然把德看得高于才之上，以致有的士子为了道德的实现而牺牲了自己的科举事业。如郭元振赴考时，遇一穷人五世未葬。郭元振慷慨解囊相助，自己却因囊中羞涩而当年放弃入试。裴度于科场失意时拾到别人玉带，竟一直等待，交还失主。“裴度还带”的故事，传为千古美谈。作品中还反映出了一旦进士及第，就会给一个人的地位带来怎样惊人的变化。如卢肇和黄颇同郡，卢贫黄富。二人同赴举，郡官大宴为黄送行，卢受冷落而于十里外待黄同行。次年卢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以下惶惭而迎。这更形象地说明举业对门第观念的胜利。

在艺术上，作者极善于捕捉最精彩和最感人的场面和情节。如公乘亿夫妻路途相见，裴度还带等。这些生动的情节不仅使故事充满了传闻性，增强了作为叙事作品的文学色彩，而且也由于集中点出了人物的主要特征而使人物的形象更为突出、鲜明。此外有些故事还往往以对比的手法，使人物在相互的映衬中显得格外分明。使读者易于把握作者所要抒发的主题思想。（宁稼雨）

裴度还带

裴晋公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者在洛中大为搢绅所神，公时造之，问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书，若不至贵，即当饿死，然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勿以蔬粝相鄙，候旬日，为郎君细看。"公然之，凡数往矣，无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庑之下，忽有一素衣妇人，致一缇褶于僧伽和尚栏楯之上，祈祝良久，复取笑掷之，叩头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所遗忘，念致彼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为所取，踌躇至暮，妇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归所止。诘旦，復携至彼，时寺门始闸，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逡巡抚膺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讯之，妇人曰："新妇阿父无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馀缗，以遗津要，不幸遗失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怃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颜色顿异，大言曰："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诘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祗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选自《唐摭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

《裴度还带》选自《唐摭言》卷四。写裴度"屡屈名场"，正当失意之时，偶拾他人遗失的玉带，裴度耐心等候失主，终将玉带物归原主。

《唐摭言》所载多是唐代与科举有关的轶闻轶事，《裴度还带》也是如此。唐代的科举制使知识分子的才能受到空前的重视，个人的

才华可以使知识分子摆脱门阀观念的束缚，可以使地位低下者飞黄腾达，成为人上之人，科举考试成为下层知识分子改变自己命运的必由之路，可见举业在知识分子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了。但是，在"才"变得如此重要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并未因之置"德"于不顾，相反，他们将"德"视为至高，高过了"才"。

"屡屈名场"的裴度在自身前途未卜之时，却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妇人遗失的两条玉带而专心守候，"踌躇至暮"，"诘旦，复携至彼，时寺门始阙"。可以想见，在这一夜里，占据裴度心神的不再只是他个人的仕途前程，他还牵挂着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这代表着一部分唐代知识分子在追求举业成功的同时，更追求着道德的完善，精神的充实和人格的完美。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颇有功力。他并不刻意描写人物，只是在叙事之间匆匆带过，让人物以自己的言行自我表现。作者开篇即写裴度"质状眇小，相不人贵"，实际上作者看重的是人内在的精神品格。写裴度等候失主的一段："念致彼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为收取，踌躇至暮"，叙事简炼之极，然裴度为人的忠诚敦厚已宛然纸上。作者的细节描写亦见精湛。只用"度怃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一句，便写出裴度为人的诚实严谨，而妇人感激拜谢，欲将一玉带送予裴度时，"度不顾而去"，好一派君子之风！而当相者"审度颜色顿异"，"再三诘之"时，度只"偶以此言之"，一"偶"字便点出裴度对自己的善行并不以为意，反以为常，可见其胸襟坦诚。

裴度的严谨、忠诚，救人于难，成人之美，已大大不同于魏晋名士的飞扬飘逸，反映出儒家精神对唐代知识分子的深入影响。

作者将裴度还带的故事穿插在裴度问卜的故事之间，更见妙处。这样既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和传闻性，又富有深意。"还带"前后相者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先是"殊未见贵处"，而后却"颜色顿异"，"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虽属夸张之笔，然而可见德的完美对人的精神风貌的影响，而作者的倾向也从中流露出来。后裴度果然位极人臣，更表明了作者崇尚的倾向——高尚的人格和品德。（徐　泓）

《开元天宝遗事》

《开元天宝遗事》，志人小说集。五代王仁裕撰。全书共一百五十九条，虽有四卷、二卷、一卷本之分，内容无异。

书中全记唐开元天宝年间遗闻轶事，是这个时期国家和社会面貌的形象写照。由于开元天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晚唐至五代一部分志人小说以这段历史为题，从中寄寓了人们反思历史、以古鉴今和悼古伤今的普遍心理，本书即为其中之一。首先，作者以对比的手法，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英明君主形象和后期昏庸腐化行为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通过事件本身，去对历史作出判断和思索。开元时期的玄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形象，小说中突出了他为安邦治国所采用的用人政策。《赐箸表直》叙玄宗以箸之直比宋璟之直言敢谏，表现他对直臣的重视。《步辇召学士》通过玄宗雨天命人以御用步辇抬姚元崇进殿议事，说明玄宗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七宝山座》写玄宗以七宝山召学士前来议事，体现其招揽贤才的措施。后期的玄宗，则是一位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的风流天子形象。《助娇花》写他与妃子的调情；《眼色媚人》写他对宫女念奴的垂涎；《助情花》写他以春药助兴、荒淫无度；《被底鸳鸯》和《风流阵》则写出玄宗与杨玉环当众调情取乐的种种丑态。

同时，作品还写出了那些奸佞邪臣和皇亲国戚各种无耻行径，如《冰山避暑》写杨国忠子弟伏中围冰山宴饮，竟有穿衣而觉寒者；《香肌暖手》叙岐王冬寒手冷，于妙妓怀中抚肌取暖，《肉腰刀》记述了李林甫口蜜腹剑，妒贤嫉能的卑鄙行为等。与这些丑行相对，书中也记载了一些贤臣的忠良不阿之举。《依冰山》记张彖视杨国忠嚣张气焰为遇热即化的冰山，足见其嫉恶如仇和远见卓识；《向火乞儿》则以同样的道理，记叙张九龄的故事。此类贤臣极得民心，姚崇离任时“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不使去，”可见民心之向背。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很多宫内外风尚习俗和稀闻灵异之物，如宫女七夕乞巧、掷钱为戏、秋千等，兼有民俗和文学价值。

全书故事篇幅短小，多在百字以内，但极为隽永传神，足见作

者腕底之功力。很多故事往往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的主要事迹和性格特征，使之气韵生动，栩栩如生。如《猧子乱局》以杨贵妃看玄宗与亲王下棋要输，便让猧子上棋盘乱其棋子，使玄宗解围。仅五十字便生动刻画出杨贵妃的精明聪颖，善体察帝王心情和玄宗好面子的性格特点。（宁稼雨）

依冰山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洲人也，力学有大名，志气高大，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时人美张生见，几年后，张生及第，释褐授华阴尉，时县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张生有吏道，勤于政事，每申举一事，则太守令尹抑而不从。张生曰："大丈夫有凌霄盖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抬头不得。"遂拂衣长往，归遁于嵩山。

——选自《开元天宝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

"依冰山"塑造了一个性格刚直、"志高气大"、宁折不屈的大丈夫形象——张彖。

作者写张彖的成功，得力于他高超的语言技巧。这是这篇文章最突出的地方。读罢全文，令人觉得十分痛快。这既是因为张彖的刚直豪气，也因为作者行文的流利气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作者文笔非常生动，且流畅豁达。特别是张彖的语言。当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名士争诣其门"时，独张彖格外清醒，看出了权臣的末路："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如此大胆明了，又十分形象生动，加之与一群势利小人的对比，张彖的刚直不阿和远见卓识跃然纸上。而当张彖及第为官后，虽勤于政事，执法严正，但受人压制，不得展才，他愤而发语："大丈夫有凌霄盖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抬头不得。"这几句话更是痛快酣畅，极有气魄，是张彖宁折不屈，清高狂傲的传神写照，至此，张彖的形象已气韵

生动。而最后一句“遂拂衣长往，归遁于嵩山”又是何等洒脱超拔。

可见文虽短小，而能写到如此流利，如大江东去，飞流直下，亦能尽情尽性，令人拍案了。

文中也透露出作者对于社会现状的态度。奸臣当道之时，众人投靠攀附，气节操守尽失；而贪官污吏，执法违法，为所欲为，象张彖这样刚正的人并无立足之处。社会现实腐败至此，张彖是一个十分清醒的人，他于是：知其不可为”便不为之，脱离生网，邀游山水，在为官与做人不能两全其美时，与其卑躬屈膝地做官，不如痛快淋漓地做人。

可见在张彖的刚直豪爽与作者的痛快述说之中，也流露出他们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无奈。（徐　泓）

《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宋代大型类书。宋初李皦奉宋太宗之命监修。该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小说、笔记及稗史等。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因内容涉及面很广，故定名为《太平广记》。它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合称为“宋代四大书”。

由于汉魏以来佛道二教广为传播，志怪小说盛行，所以书中神怪故事容量所占比重较大。书中所引古书，许多已经失传。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靠此书收录才得以流传。如收入杂传记的《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以及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人神鬼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人狐类的《任氏传》，收人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有的仅见于本书，有的则是今存最早的本子。书中保存的许多故事想象丰富，情节动人，语言生动，流传 广远，为后人所熟知。裴航遇仙、倩女离魂、红线盗盒、柳毅传书等故事，常在诗文中被用作典故。

《太平广记》“博综群言，不遗众善”（《〈太平广记〉表》），引书四百余种，书中引文较为完整，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古小说及其他文献资料，对搜辑佚书，校勘古籍，订补史事，考据名物，研究文

学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历来为“词章家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所取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鲁迅先生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集外集拾遗·破〈唐人说荟〉》）校勘精当的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和辑录完备的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都是以《太平广记》为主，并取资他本编就。

《太平广记》采摭宏富，被誉之为小说渊薮、稗史渊海，它对后世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后，唐人小说单行本已逐渐散失，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拟话本乃至文言小说，不少篇目是借鉴《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情节进行创作的。如明人冯梦龙编著的“三言”，有许多篇目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材料为依据写成的。清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从题材到笔法，也明显受《太平广记》中某些作品的影响。元明清戏剧也多从《太平广记》一书中选取题材，转引故事，加以敷演。《西厢记》就是脱胎于《莺莺传》的。《太平广记》中情节较曲折的故事，差不多都被改编为戏曲。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一书中说，说书人要：“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可见《太平广记》在当时的影响之大。（陈怀良）

《开河记》

《开河记》，宋代传奇，作者姓名不详。它描述了隋炀帝令开河都护麻叔谋修筑大梁（开封）到广陵（扬州）的运河的故事。文中虽然杂有较浓厚的宿命论思想，如说“睢阳有王气出”，“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必须凿穿睢阳，才能断绝王气等，实为荒唐；但是，此记揭露了隋炀帝的荒淫奢侈、独裁暴虐，以及麻叔谋的贪婪残酷、祸国殃民，则颇有认识价值。作品内容比较庞杂，显出剪裁工力下得不够，但在艺术上仍有其特色。

一是围绕中心事件，谋篇布局。全篇基本上以隋炀帝令麻叔谋

开掘运河这一事件为中心，安排作品的结构层次：首先交待开河的起因：一则为了便于炀帝驾临广陵游乐，二则为了凿穿睢阳“王气”；接着叙述组织开河队伍：诏令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都护，征集大量民夫；然后描写麻叔谋在开河过程中掘墓遇到的几个神怪故事，除了个别的不仅荒诞无稽，且与作品内容缺乏有机联系外，一般则能或预示杨、麻两人的结局，或表达惩罚炀帝的愿望，与作品的主题有一定的关系；继而揭露麻叔谋凭借开河大权，食小孩，纳贿赂，残暴贪婪；再而描述开河竣工之后，隋炀帝下诏造龙舟南下，一路上扰民害民，令人发指；终而记叙麻叔谋食孩、受贿和擅移开河道等事发，被炀帝处以腰斩。整篇作品除中间插入的隋炀帝征丁夫修长城一段外，其余情节都围绕着“开河”这一中心事件展开，因而在结构上具有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特点。

二是引入神怪故事，体现愿望。作品在叙述开河掘墓时，穿插进不少神异之事。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指出：“至冢中诸异，乃颇似本《西京杂记》所叙广陵王（按：《西京杂记》作“广川王”）刘去疾发冢事，附会曼衍作之。”《西京杂记》卷六所载广川王刘去疾发掘冢墓诸事，不过是搜奇辑逸，并无深意；而《开河记》所记墓中诸异，较之确有发展变化，大多含有惩罚暴君民贼的具体内容。如“隐士墓”中，“虐民害物，不遵天道”的隋炀帝受到了神灵的惩罚；麻叔谋在掘宋司马华光墓后，因欲穿透睢阳城，梦中几乎遭受神灵“铜汁灌之口，烂其肠胃”的苦刑。作者引入的这类神怪故事，在其幻想的超验世界中，体现出反压迫的美好愿望，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三是展现典型情节，突出个性。隋炀帝和麻叔谋，是本篇的两个主要人物，传奇对于他们的性格特点没有停留在概括性的叙述上，还注意了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如隋炀帝荒淫奢侈、独裁暴虐的性格，作品不仅通过叙述“开河”这个事件给以表现：他为了满足其南下扬州游乐的欲望，竟役使五百四十三万余人开运河，而待完工时，被折磨而死的几近半数；还通过他南下时几个具体情节的描写加以展示：一是大造龙舟。炀帝“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使命

至，急如星火。民间有配盖造船一只者，家产破用皆尽，犹有不足，枷项笞背，然后鬻货男女，以供官用。”一是活埋民夫。自雍丘至灌口一段运河，有一百二十九处开得浅一点，炀帝竟令把这些地段的两岸之人都捆绑起来，倒埋于岸下，并说：“令教生为开河夫，死作抱沙鬼。”活埋的人数多达五万余。真是惨绝人寰！这些典型情节，活现了隋炀帝这个暴君形象，更突出了其荒淫暴虐的个性特征。而对于麻叔谋的性格，作品既有“叔谋性贪”，“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余万，下寨之处，死尸满野”的介绍和叙述，更有其令恶棍盗窃人家三四岁小孩蒸而食之的典型情节描写。它造成了“襄邑、宁陵、睢阳所失孩儿数百，冤痛哀声，旦夕不辍”，令人惨不忍闻！这就把麻叔谋既贪且暴、惨无人道的性格特点鲜明地凸现了出来。（韩黎范）

隋炀帝遭神谴

然后于雍丘起工。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庙。叔谋访问村叟。曰：“古老相传，呼为隐士墓，其神甚灵。”叔谋不以为信，将茔域发掘。数尺，忽凿一窍嵌空，群夫下窥，有灯火荧荧。无人敢入者。

乃指使将官武平郎将狄去邪者，请入探之。叔谋喜曰：“真荆聂之辈也。”命系去邪腰，下钓，约数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约百步，入一石室。东北各有四石柱，铁索二条系一兽，大如牛。熟视之，一巨鼠也。须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门洞开。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坐来已久。”乃引入。见一人朱衣，顶云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绿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阶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牵取阿麽来（阿麽，炀帝小字）。武夫数人，形貌丑异魁奇，拴所见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气而立。堂上人责鼠曰：“吾遣尔暂脱毛皮，为国中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点头摇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挞其脑。一击，漱然有声如墙崩，其鼠大叫若雷吼。方欲举杖再击，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惊跃，降阶俯伏听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麽数本一纪，今已七年。更候五年，当以练巾系颈死。”童子去，堂上人复令系鼠于旧室中。

堂上人谓去邪曰："与吾语麻叔谋：'谢你不伐吾域，来岁奉尔二金刀，勿谓轻酬也。'"言讫，绿衣吏引去邪于他门出。约行十数里，入一林，蹑石攀藤而行。回顾，已失使者。

又行三里余，见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访其处。老父曰："此乃嵩阳少室山下也。"老父问去邪所至之处。去邪一一具言，老父遂细解。去邪知炀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脱身于虎口也。"去邪东行，回视茅屋，已失所在。

时麻都护已至宁阳县。去邪见叔谋，具言其事。元来去邪入墓后，其墓自崩。将谓去邪已死，今日却来。叔谋不信，将谓狂人。去邪乃托狂疾，隐终南山。

时炀帝以患脑痛，月余下视朝，访其因，皆言帝梦中为人椹其脑，遂发痛数日。乃是去邪见鼠之日也。

——选自《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8 年

本段节自《开河记》，它主要描写麻叔谋发掘隐士墓后，狄去邪受命下坠墓底见到隋炀帝遭神谴的情景。作品虽然带有宿命论的思想色彩，但主要表达的则是对这个独夫民贼的愤怒，幻想在神怪世界中严惩这只庞大如牛的"巨鼠"，富于艺术性。

首先，运用的比喻颇为精当。以贪婪害人的大老鼠比喻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是我国文学的传统手法，《诗经·魏风·硕鼠》就曾使用过。本篇将它引进传奇，并直接指出隋炀帝就是"暂脱毛皮"的巨鼠，从而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暴君"虐民害物"的本性和恶贯满盈的罪行，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他的无比憎恨之情。应该说，这个比喻用得是十分贴切的。

其次，展开的想象相当丰富。作者不仅想象出巨鼠受神灵惩罚的具体情状：堂上人"令武士大棒挝其脑。一击，訇然有声如墙崩，其鼠大叫若雷吼。"并与当时炀帝患脑痛之事联系起来，点明其原因是"帝梦中为人挝其脑，"而这一天正是"去邪见鼠之日"。作品以现实呼应想象，假实证幻，使人感到似乎实有其事，从而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此外，作者还使用了预示艺术来表达思想感情。如作品写童子

捧“天符”宣告：再过五年，隋炀帝“当以练巾系颈死”；堂上人要狄去邪转告麻叔谋：“来岁奉尔二金刀”。这里虽然用的是天命神意，实际上却体现了人民的愿望。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作者以此预示：这两个作恶多端的恶人决没有好下场！后来果然麻叔谋被处腰斩，隋炀帝也落得个被逼自缢的结局。（韩黎范）

《青琐高议》

《青琐高议》，笔记小说集。北宋刘斧撰辑。该书内容庞杂，集杂事、志怪、传奇为一身，既有当时名公大臣生活的记述，又有关于异物和冤报的故事，还记有医、卜、相、画等杂事。《隋炀帝海山记》记载了隋炀帝如何玩弄权术登基，如何营造西苑等事件，揭露了隋炀帝阴险残忍、专横独裁、奢侈无度的个性。《骊山记》通过田翁之口，叙述了唐明皇宠信安禄山，终于导致了渔阳兵变。该故事一反过去女子误国的说法，认为唐明皇的昏聩导致了“安史之乱”。“禄山守渔阳，贵妃屡言于上曰‘渔阳天下精兵所聚，宜用心腹臣，禄山阴贼，不可为帅’，上不答”。《泣红记》通过流水传红叶诗，歌颂了于祐与韩氏美好而浪漫的爱情。

宋代，程朱理学盛极一时。作为起“教化”作用的文学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含有教训的意味。《青琐高议》的许多故事后都有作者的“议曰”，这种议论实际上是作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进行的说教。同时，许多志怪故事中，都贯穿着一种因果报应的关系。如《化猿记》，曹尚的父亲因前世曾杀死一猿，今生得到报应，亦化为猿。

除了志怪以外，还有一些传奇故事。传奇小说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到了宋代，话本小说取代了传奇小说占了显赫的地位。该书中的传奇小说虽然在内容上与唐传奇一样，多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但语言较之唐传奇更通俗。如《王幼玉记》，“幼玉暇日常幽艳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询之，则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农、或贾、或道、或僧，皆足以自养，惟我俦涂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财，我思之愧赧无限”。用白描的手法，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个被迫为娼，虽堕人风尘，仍不甘自践的女

性形象。

《青琐高议》反映了传奇小说发展的另一阶段，王渔鲜尝云其为"《剪灯新话》之前茅也……"，指出了它对明代传奇小说深刻的影响。（唐志辉）

《隋炀帝海山记》

此记取材于历史，敷衍隋炀帝的事迹，分上下两卷。《青琐高议》在其上卷题下注"记炀帝宫中花木"，在其下卷题下注"记登极后事迹"，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认为这是编者所加，予以删去。

本篇作者对于所叙史事，虽然颇有"荒陋"之处，如写炀帝生于仁寿二年，隋朝亡于大业十年，都与史实不符；至于写炀帝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阕，显然属于依托。《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早已指出："所录炀帝诸歌，其调乃唐李德裕所作《望江南》调，段安节《乐府杂录》述其缘起甚详。大业中安有是体?"但是，作品揭露了隋炀帝专横残暴，奢侈荒淫，以致"饿殍盈郊"，"千里无烟"，终于众叛亲离，身死国亡，则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和认识意义。

《海山记》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一是由人及事的史体结构。中国古代小说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本文就基本上采用了人物传记的结构形式，以人物为中心安排故事情节。它从隋炀帝出生始，到其死亡止，主要描写了他经历的几件事情：结交权臣杨素，以致使其违背文帝遗言扶他登上帝位；大兴土木，营造西苑，"役民力常百万数。苑内为十六院，聚土石为山，凿池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游宫苑，见鬼妖，"恶杨好李"等"谶语"，都预示着隋亡唐兴；幸维扬，闻纤夫悲歌，见群臣离心，才知"世祚已去"，始令王义"陈成败之理"，但为时已晚，最后落得个被侍卫将领逼迫自缢的下场。作品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记述，表现了隋炀帝这个末世暴君一生中的几次变化，不但故事的结构条理清晰，而且情节的发展也显得层次分明。

二是多角度的人物描写。对于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唐代传奇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本文继承了这个艺术传统，既有作者对于人物性格的直接介绍，如："帝十岁，好观书，古今书传，至于药方、天文、地理、伎艺、术数，无不通晓。然而性偏忍，阴默疑忌，好用钩赜人情深浅焉。"概括交代了隋炀帝虽然颇有学问，但是性情阴险残忍，猜疑妒忌。又有通过情节的发展进行具体的描绘。如写炀帝为了夺取帝位，对权臣杨素"倾意结之"，并说："使我得志，我亦终身报公"。一旦登上帝位，当杨素恃功傲物时，"帝颇恶之"；当杨素抑帝"多欲"时，帝"愈有害素意"；杨素死后，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形象地展示了炀帝阴险残忍、猜疑妒忌的个性特征。而炀帝大兴土木，营造"穷极人间华丽"的西苑等情节，又把其奢侈无度、沉溺声色的性格特点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此外，作品还通过其他人物之口来表现炀帝的性格。如臣子王义在他所上的奏书中，说炀帝"圣神独断，谏诤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情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又令赐死"，就鲜明地揭示出炀帝专横独裁、昏聩暴虐的个性特征。总之，作品从多种角度刻画出隋炀帝的独特性格，塑造了这个末世暴君的典型。

三是雅俗交融的文学语言。本篇与唐传奇的名篇相比，虽然文采稍逊，但它继承了唐传奇散韵结合的艺术传统，具有雅俗交融的语言特色。全篇主要使用散体古文叙述故事，展开情节，描写人物，表现主题；适当插入一些平易的诗歌或骈文，如湖上曲《望江南》八阕，陈后主"隋室开兹水"诗，纤夫"我兄征辽东"歌，以及王义所上的奏书等；同时吸取一些富于表现力的口语，如杨素将杨广扶上帝位后对家中人说："小儿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了当得否？"这段话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活脱脱地表现出了杨素飞扬跋扈、得意忘形的神态。（韩黎范）

东幸维扬

龙舟为杨玄感所烧。后敕扬州刺史再造，制度又华丽，仍长广于前舟。舟初来进，帝东幸维扬，后宫十六院皆随行。西苑令马守忠掌理，守忠别帝曰："愿陛下早还都辇，臣整顿西苑以待乘舆之来。

西苑风景台殿如此，陛下岂不思恋，舍之而远游也?”又泣下。帝亦怆然，谓守忠曰：“为吾好看西苑，无令后人笑吾不解装点景趣也!”左右闻此语，亦疑讶。

帝御龙舟，中道，夜半，闻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
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闺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悯此无主尸。
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帝闻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徊徨，通夕不寝。

扬州朝百官，天下朝贡使无一人至。有来者在路，兵夺其贡物。帝犹与群臣议，诏十三道起兵，诛不朝贡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愿从。

帝未遇害前数日，帝亦微识玄象，多夜起观天。乃召太史令袁充，问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太恶，贼星逼帝坐甚急。恐祸起旦夕，愿陛下遽修德灭之”。帝不乐，乃起，入便殿挽膝俯首不语。乃顾王义曰：“汝知天下将乱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义泣对曰：“臣远方废民，得蒙上恩，自入深宫，久膺圣泽。又常自宫，以近陛下。天下大乱，固非今日，履霜坚冰，其来久矣。臣料大祸，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义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矣”。帝乃泣下，曰：“卿为我陈成败之理。朕贵知也”。

——选自《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8 年

本段节自《隋炀帝海山记》，它写隋炀帝东幸维扬的遭遇，在艺术上颇有特色。

一是乐景写哀。隋炀帝东幸维扬原是寻欢作乐去的，肆意挥霍民脂民膏。他所乘的龙舟是特敕扬州刺史督造的，既长又广，十分华丽。“后宫十六院皆随行”，一路浩浩荡荡，排场可谓大矣。然而，

此时的隋王朝正处于土崩瓦解之际，正如后文王义奏书所言："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将颠，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隋炀帝此去扬州，将走向一生的终点，彻底覆灭。因此，作者在乐景中时时注意抒写哀情。西苑令马守忠送别炀帝，一个"泣下"，一个"怆然"，犹如生离死别；炀帝乘龙舟，在半路上夜闻悲歌，以致徘徊不定，彻夜不睡；到扬州后观天象，询王义，太史令袁充是"伏地泣涕"，王义则"泣对"，帝亦"泣下"，一片凄凄惨惨戚戚。由此可见，整段文字是在华丽的游乐图的底色上，浓笔重彩地涂抹着哀情悲意，从而使景与情失去平衡，形成反差，达到了"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艺术效果。

二是悲欢对比。隋炀帝乘着华丽的龙舟，东下扬州游乐，在半路上，于夜半时，忽然听到纤夫们悲愤的歌声。"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控诉了繁重的兵役；"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控诉了残酷的劳役。"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点明了这是普遍现象。正如后文王义奏书中所指出的：隋炀帝时，"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石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郊"。一方淫乐无度，一方悲愤呼号，形成了对比。这不仅揭露了隋炀帝穷奢极欲，荒淫腐败，反映了"天下为墟"，民怨沸腾，而且揭示出隋炀帝一人之欢乐，是建筑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痛苦之上的，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是气氛烘托。隋炀帝到扬州后，天下朝贡使没有一人到来；帝意欲幸永嘉，群臣都不愿从。这就烘托出隋炀帝覆灭前群臣离心、号令不行的气氛。次写太史令袁充夜观天象，奏道"星文太恶，贼星逼帝坐甚急"。这里所说的"天象"，当属无稽之谈，但它对于制造"恐祸起旦夕"的气氛是有作用的。然后写王义进言，告以"天下大乱，固非今日"，"臣料大祸，事在不救"，意谓此时的隋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了。这样一再烘托，多次皴染，使得后文出现隋炀帝被侍卫将领所逼，终于身死国亡的情节，恰如水到渠成，使人毫无突兀之感。（韩黎范）

《大业拾遗记》

《大业拾遗记》又名《南部烟花录》，宋代传奇小说，旧题唐颜师古撰，实为宋人伪托。《郡斋读书志》杂史类著录此书："载隋炀帝时宫中秘事。僧志徹得之瓦官阁笋笔中"。分上下两卷，跋文所记与《郡斋读书志》相合，谓重编后乃称《大业拾遗记》。

宋人传奇小说多取材于历史，写隋炀帝传说的就有好几部，都是采自前代轶闻，铺叙成篇，寄托惩祸乱、示劝戒的意思。《南部烟花录》描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的一些轶事逸闻。全文分上下两卷，上卷记隋炀帝去江都时途中经历，下卷记至江都后的宫中生活，全文主旨重在暴露隋炀帝荒淫奢侈的生活。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王朝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隋炀帝只好去江都避难。即使在逃难途中，隋炀帝也忘不了及时行乐，依然是花天酒地，所过州县，无不贡献美女、美食，供其享用。隋炀帝的荒淫奢侈，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他所宠幸的"殿脚女"吴绛仙，原是玉工万群的妻子，这就将一对平民夫妇给活活地拆散了。至江都后，他大建"迷楼"，选择民间幼女数千名藏匿其中。较之秦始皇的阿房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迷楼"就是扼杀数千民女青春的魔窟。

这篇小说与《汉武故事》、《长恨歌传》等以"宫闱秘事"为题材的小说相比，着重在描述现实，而不语怪力神乱，显得现实主义气氛更强些。例如在描写隋炀帝奢侈生活的片断中，有一段关于"螺子黛"的描写："绛仙善画长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辇召绛仙，将拜婕好，适值绛仙下嫁为玉工万群妻，故不克谐，帝寝兴罢，擢为龙舟首楫，号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争效为长蛾眉，司宫吏日给螺子黛五斛，号为蛾绿。螺子黛出波斯国，每颗值十金。后征赋不足，杂以铜黛给之，独绛仙得赐螺子黛不绝"。作者通过这一现实主义的描写，意在暴露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的奢侈生活。小说对隋炀帝的生活并不是做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是抱着批判的态度来描绘，如隋炀帝至江都后，作者首先正面谴责他"沉湎失度"，然后描写他

“每睡须摇顿四体，或歌吹斋鼓，方就一梦。侍儿韩俊娥尤得帝意，每寝必召令振箨支节，然后成寝，别赐名为‘来梦儿’”，正是由于作者对隋炀帝的“沉湎失度”描述得生动形象，而其揭露也就入木三分。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这篇小说“文极俚俗”，“极恶可疑”，现在看来，“俚俗”倒是它的一大特色，全文语言较为通俗浅显，韵散相间。鲁迅认为它“词意荒率”，“罅漏殊多”（见《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总的说来，这篇小说对隋炀帝骄奢淫逸生活的描述，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在艺术描写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吴　平）

梦遇陈后主

帝昏湎滋深，往往为妖祟所惑，尝游吴公宅鸡台，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遇，尚唤帝为殿下，后主戴卓纱皂帻，青绰袖长裾，绿锦纯缘紫纹方平履，舞女数十许，罗侍左右，中一女迥美，帝屡目之，后主云：“殿下不识此人耶？即丽华也。每忆桃叶山前，乘战舰与此子北渡，尔时丽华最恨，方倚临春阁，试东郭㕙紫毫笔，书小砑红绡作答江令‘璧月’句，诗词未终，见韩擒虎跃青骢驹，拥万甲直来冲入，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绿文测海蠡，酌红梁新醖劝帝，帝饮之甚欢，因请丽华舞《玉树后庭花》。丽华白后主，辞以抛掷岁久，自井中出来，腰肢依巨，无复往时姿态。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终一曲。后主问帝：“萧妃何如此人”。帝曰：“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后主复诵诗十数篇，帝不记之，独爱《小窗》诗及《寄侍儿碧玉》诗。《小窗》云：“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离别肠应断，相思骨合销。愁魂若飞散，凭仗一相招。”丽华拜求帝一章，辞以不能。丽华笑曰：“尝闻‘此处不留侬，会有留侬处’，安可言不能”。帝强为之操觚曰：“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知”。丽华捧诗赧然不怿。后主问帝：“龙舟之游乐乎，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今日复此逸游，大抵人生各图快乐。曩时何见罪之深耶？三十六封书，至今使

人怏怏不悦”。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为殿下，复以往事讯我邪”？随叱声，恍然不见。

——选自《香艳丛书》第三集《大业拾遗记》清宣统中国学扶轮社1910年版

本文选自《南部烟花录》。《南部烟花录》是一篇暴露隋炀帝荒淫奢侈生活的小说”，梦遇陈后主”（标题为笔者所加）是其中一个片断，作者在进行艺术构思时，将历史成分和幻想成分融合在一起，把历史人物置于幻想的情节中，按照幻想中天国地府神仙永生不死和超越时空存在的方式，让隋炀帝和陈后主这两个昏君在梦中相遇。陈后主是南朝陈的末代君主，他大兴土木，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皆饰以金玉，外施珠帘，内陈锦褥。每日与贵妃张丽华游宴其中，制作艳词，以相娱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皆为靡靡之音，亡国之乐。他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怠于政事，于是佞人得势，贿赂公行，朝政混乱不堪，隋兵南下，与丽华躲入井中，后为隋兵所俘，死于洛阳。隋炀帝较之陈后主，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大业元年起，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每次南游，舳舻相接两百余里，所过州县，皆令贡献美女、美食。又大兴土木，营建洛阳西苑，江都迷楼，以致民穷财尽，怨声四起，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四面楚歌之中，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缢死。作者首先抱着批判的态度，指责隋炀帝“昏湎滋深”，然后让他在梦中与陈后主相遇”，一女迥美，帝屡目之”，这一细节描写就充分显示了隋炀帝的好色。接下写“帝饮之甚欢，因请丽华舞《玉树后庭花》”，隋炀帝如此喜欢亡国之乐，也就暗示他的末日将要来临了。陈后主、隋炀帝两人的赋诗，陈后主以“大抵人生各图快乐”一语，赞同隋炀帝的及时行乐，二人的臭味相投，表明他们都是荒淫好色、穷奢极侈的一路货。

全文语言比较浅显易懂，接近于当时的口语，现在读来也不算艰深，对话富有个性，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前人也有“文极俚俗”的评论。（见《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在叙述之中，插入了诗歌，作为抒情的一个重要手段，诗文相间也是这篇作品的一个特点。

总之，这篇作品将历史人物移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并通过虚

幻的情节、清艳的文笔加以表现，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吴　平）

《南部新书》

《南部新书》，北宋钱易撰。钱易，字希白，吴越王倧之子。这本书是他大中祥符年间知开封县时所作。

宋代笔记小说蔚为大观，作者与作品大多皆超过前代。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多可依题材分为志坚、轶事两类，宋人则往往不拘界限，兼收人事、怪异、典章等于一书。《南部新书》亦具有内容驳杂的特点。

《南部新书》共分10卷，计800余条。内容大多为唐代事，少数是有关五代的。书中所述诸人轶事，以士大夫居多，合而观之，有唐一代的官僚百相图宛然在目。既有还田于民的郑滑节度卢群，数十年后百姓仍为之感激涕零的渔阳镇守张仲武，药用公署而按价付钱的广帅萧仿，拒绝亲戚请托求官的侍中源乾曜，坚守规章而不许公主之子为两馆生的礼部员外郎许孟容，教训食客珍惜粮食的宰相李英公，也有杖杀判官的邕州经略使陈县，死而为百姓拍手称快的酷吏郭霸，因记旧怨而将舟人抛付江中的维扬守李绅，动口不动手的侍中裴光庭，非才任官而被讥为“高手笔”的司刑司直陈希闵，三撮手指即为押字的安禄山，还有身披僧服托钵乞食于妓院的宰相裴休，嗜酒失职终不得大用的王源中，规劝故人子弟勿因职树敌的司徒杜佑，丢失官印而张筵举乐的宰相裴度。他们或仁民惜物，或廉洁奉公，或刚正不阿，或残忍暴虐，或险刻苛急，或尸位素餐，或粗鄙无知，或豁达大度，或世故圆滑，或醉生梦死。作者举其一事，便勾划出各自的神态。还有一些皇帝轶事，如唐高祖因百姓饥而为盗而自责，武则天明知三足乌有伪仍令载入史册等，也各表现了他们复杂性格的某一侧面。书中有较多篇幅涉及佛教。名僧一行与玄奘各有多条记载，一行被描绘成操纵北斗隐显和预知未来的神僧，玄奘的取经遭遇及返归京城的盛况都描述得颇为细致。书中诗僧、书僧、医僧、茶僧、富僧、圆寂僧等诸僧形象层见叠出，宫廷佛事的盛大场面亦有淋漓尽致的描述。读者由此可见佛教对唐代社会甚为

广泛的影响。此外，失意文人、普通百姓、侍恩俳优；对外使节，大凡有资劝戒广闻者，作者亦尽可能予以收罗，而使本书的人物形象及所反映的社会世态更为丰富多采。至于书中所宣扬的愚孝、报应、怪诞之说，则是不足取的。

古代笔记小说多为游移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一种体裁，作者每采用用语简练、客观叙述的史笔写法。本书记一事往往仅用数十字，而讽劝美刺则寄寓其中。如“太子中舍人姚况”条，共31字，时间、背景、人物、事件，一清二楚。姚况是有功于国者，他居官竟因灾年俸薄而饿死，推之寻常百姓，道途饿殍岂可计数。但作者撰写此条的用意并不在于反映建中年间的悲惨现实，而是要褒扬姚况的廉洁自守。又如前引“三足乌”条，有人指出乌鸟第三足非真时，武则天笑答：“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作者只是实录而不加评论，但对武氏为维持统治地位而采取欺世盗名作法的不满与嘲讽已在不言之中。也有一些篇幅稍长的，则写得情节曲折有纹，人物性格生动鲜明，更具小说意味。如“冀王朱友谦”条：朱有爱妾极受宠。妾在夫人生日献珠翠衣，夫人愤而不受。妾竟焚衣，臭气被朱闻及。作者先已交代朱常持铁毬杖击毙冒犯之人，读者至此虽知必有祸事，却不知铁杖将落谁身。结果是妾饮三杯后被毬杖破脑。不仅情节变化莫测，而且三人各有鲜明性格特征：冀王残暴，爱妾骄横，夫人嫉恨。又如写唐文宗发现都官班中有抬眼偷窥者，先是不悦，语告宰相。宰相欲用刑，文宗却说：“此小事，不用打下”。情节有起伏，也显出文宗的宽厚性格。（聂言之）

陆龟蒙

陆龟蒙居震泽之南巨积庄，产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有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诣而骇之曰：“此鸭胜人语”。复归家。少顷，手一表本云：“见待附苏州上进，使者毙之何也”？使人恐，尽与橐中金，以糊其口。龟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悦，方请其人语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尽还其金。曰：“吾戏之耳”！

——选自《丛书集成：南部新书》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陆龟蒙是唐代颇有名气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未曾考中进士的隐士。《南部新书》载有他的一则轶事。这则轶事堪称为古代优秀微型小说，陆龟蒙的诙谐性格被描绘得活灵活现，时隔千载，今日读者仍为之绝倒。

斗鸭是古代的一种游戏。陆龟蒙养斗鸭一栏之多，可见他热衷于此道，观赏鸭斗应是他悠闲自得的隐居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当最出色的斗鸭被驿使击毙，揆诸常情，他必定要求驿使赔偿。然而，陆龟蒙的诙谐性格却驱使他想出戏耍驿使的主意。鸭子发出“鸭鸭”之声本出自天性。陆龟蒙由鸭叫声联想到鸭子能说人言，其思维敏捷固不待言，同时也是因其诙谐性格所致。能言鸭是稀罕物，驿使难以赔偿而为了使戏耍的效果更好些，陆龟蒙还借用皇帝的至大威力，佯称能言鸭是进献朝廷之物。驿使至此惊恐万分，悉数交出钱物，试想陆龟蒙此时是何等心满意足！但他不是诳骗钱财之徒，最后还是拆穿把戏，归还钱物。陆龟蒙运用智慧戏耍了驿使，他大概觉得这比观赏任何一次鸭斗更为有趣吧？一次成功的戏耍，一个诙谐的陆龟蒙。

这则轶事有一百数十字，在全书中属篇幅较长者，情节安排颇见作者匠心。作者本是讲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却不急于让读者发笑。只有待他从容不迫地叙述完毕，读者才会恍然大悟而忍俊不禁。作者开头不交代陆龟蒙的性格特点，读者便按人之常情设想情节的发展。陆龟蒙杜撰能言鸭，甚至煞有介事佯称贡品，读者或许可测知其假，却未能猜出其葫芦里所卖何药，而误认为他不过欲趁机敲榨驿使而已。因此，当陆龟蒙获得驿使的赔偿金时，读者便以为他如愿以偿，故事也该悄没声息地结束。哪知情节的发展出人意料，就在读者即将掩卷之际，故事的高潮才姗姗而至。读者此时明白陆龟蒙所玩把戏的底里，不禁为其诙谐性格引发笑声、也要为作者对情节的精心安排拍手叫好。直至陆龟蒙归还钱物，道破目的，故事才真告结束。其间穿插驿使“拂袖上马”的描写，那是为使情节更多一番曲折。（聂言之）

《杨太真外传》

《杨太真外传》，宋代乐史作。这是一篇根据《长恨歌》和史传及传说，描写李隆基与杨太真之间爱情故事的作品。

作者的创作意图，恰如篇末所言："夫礼者，定尊卑，理国家。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即作者用了史家笔法，为了"惩祸阶"而作，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肃的。

小说中许多细节，描写细腻生动。例如，赐屏风一段："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览《汉成帝内传》，时妃子后至，以手整上衣领曰：'看何文书？'上笑曰：'莫问。知则又殢人'。觅去，乃是'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尔则任吹多少'。盖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语戏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才弄尔，便欲嗔乎？忆有一屏风，合在，侍访得，以赐尔'。屏风乃虹霓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长三寸许。其间服玩之器，衣服，皆用众宝杂厕而成。水精为地，外以玳瑁水犀为押，络以珍珠瑟瑟。间缀精妙，迨非人力所制。此乃隋文帝所造，赐义成公主，随在北胡。贞观初，灭胡，与萧后同归中国，上因而赐焉。妃归卫公家，遂持去。安于高楼上，未及将归。国忠日午偃息楼上，至床，睹屏风在焉。才就枕，而屏风诸女悉皆下床前，各通所号，曰'裂缯人也'。'定陶人也'。'穹庐人也'。'当垆人也'。'亡吴人也'。'步莲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吴宫无双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窃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为云人也'。'董双成也'。'为烟人也'。'画眉人也'。'吹箫人也'。'笑躄人也'。'垓中人也'。'许飞琼也'。'赵飞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发人也'。'薛夜来也'。'结绮人也'。'临春阁人也'。'扶风女也'。国忠虽开目，历历见之，而身体不能

动，口不能发声。诸女各以物列坐”。这段文字，先是唐明皇与杨太真调笑逗趣的细节，衍生出李隆基恩赐价值连城的“虹霓”屏风于杨玉环之事。接着，介绍屏风的来历及珍贵。后面描述杨国忠午间偃息楼上，梦中与屏风上雕刻的历代美女相会之事。由此寥寥几笔，勾勒出李隆基、杨玉环和杨国忠三个不同的个性特征。特别是杨国忠一场白日梦的描写，更是妙笔生花。这不仅描绘生动真切，如杨国忠“虽开目历历见之，而身体不能动，口不能发声”，对梦魇情景摹写逼真，而且反映杨国忠潜意识中的卑劣，对女色的垂涎，真乃一石数鸟。（刘　铮）

《梅妃传》

《梅妃传》宋传奇小说。作者佚名。小说叙写梅妃江采苹与唐明皇李隆基的爱情故事，其间穿插与杨贵妃的争宠风波，颇有传奇色彩。

小说情节完整，故事性强。梅妃出生于世医之家，幼时即聪慧善文。成年后被选入宫，深得明皇宠幸。因性喜梅，故明皇赐名梅妃。后杨玉环入宫，梅妃遭到妒嫉和排挤，被迁至上阳东宫。唐明皇思念梅妃，暗中召见，被杨贵妃发觉，引起风波。安史之乱，明皇南逃。杨贵妃被缢死于马嵬坡，梅妃亦死于乱兵之手。及明皇东归，四处寻觅梅妃而不得。后经梅妃托梦，方在梅树旁掘得梅妃尸骨，胁下留有刀痕。明皇甚为悲恸，以妃礼改葬之。

小说主要人物的个性比较鲜明。梅妃、明皇、杨贵妃三人写得栩栩如生。如写梅妃“性柔缓”、“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其“性喜梅，所居阑槛，悉植数株，上榜曰：“《梅亭》。梅开赋赏，至夜分尚顾恋花下不能去”。写其慧敏能文，“有《秀兰》、《梨园》、《梅花》、《凤笛》、《玻盃》、《剪刀》、《绮窗》七赋”。遭杨贵妃排挤后，更有文情并茂的《楼东赋》。写她怨而不怒：明皇将外国进贡的珍珠一斛”密赐妃，妃不受”，并作诗回赠明皇：“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梅妃的同情。

杨贵妃是"忌而智"。她入宫得宠后恃宠排挤梅妃，见了梅妃的《楼东赋》，以为杀梅妃的时机已到，就"谓明皇曰：'江妃庸贱，以瘦词宣言怨望，愿赐死'"等等。作者用春秋笔法把杨氏的阴险刻划得入木三分。后人认为这皆因"明皇失邦，咎归杨氏"所致。

写唐明皇沉溺声色，穷极奢侈，软弱无能，荒淫失政，笔端的揭露和批判之意昭然。特别是文后的赞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皇"其阅万方美色众矣，晚得杨氏，变易三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思之不少悔"，更"耄而忮恶，一日杀三子，如轻断蝼蚁之命"。但小说也写出了明皇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多情的一面，如小说最后写明皇四处寻觅梅妃而不得，在梅妃画象上提诗曰："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凸现了这个风流皇帝的某一性格面。

小说文笔细腻流畅，雅俗共赏。传奇不仅仅是讲叙故事，刻画人物，在文字上也颇下功夫，并不时穿插诗、赋、曲，疏密相间，使人读来颇有兴味，较能适应多层次读者的审美趣味。

历史上并无梅妃其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推断，作者"盖见当时图画有把梅美人号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时人"，因此而造此传。明代戏曲《惊鸿记》（吴世美作）即根据此传改编。（陆予圻）

争宠互妒

是时承平岁久，海内无事，上於兄弟间极友爱，日从燕间，必妃侍侧。上命破橙往赐诸王，至汉邸，潜以足蹑妃履，妃登时退阁。上命连宣，报言："适履珠脱缀，缀竟当来"。久之，上亲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宠如此。后上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矣"。妃应声曰："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宪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上大喜。会太真杨氏入侍，宠爱日夺，上无疏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方之英皇，议者谓广狭不类，窃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缓，亡以

胜。后竟为杨氏迁于上阳东宫。后上忆妃，夜遣小黄门灭烛，密以戏马召妃至翠华西阁，叙旧爱，悲不自胜。继而上失寤，侍御惊报曰："妃子已届阁前，当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夹幙间。太真既至，问："梅精安在"？上曰："在东宫"。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温泉"。上曰："此女已放屏，无并往也"。太真语益坚，上顾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妇人遗舄，夜来何人侍陛下寝，懽醉至于日出不视朝？陛下可出见群臣。妾止此阁俟驾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假寐曰："今日有疾，不可临朝"。太真怒甚，径归私弟。上顷觅妃所在，已为小黄门送令步归东宫。上怒斩之。遣舄并翠钿命封赐妃。妃谓使者曰："上弃我之深乎"？使曰："上非弃妃，诚恐太真恶情耳"。妃笑曰："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也"？

——选自《唐宋传奇选·梅妃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此段乃《梅妃传》中较能体现其艺术风貌的一段。梅妃、明皇、杨氏等主要人物均在这里登场交锋，内容详略得当，情节跌宕曲折。如先详写梅妃深得宠幸的一段轶事，使后面的梅妃失宠与之形成强烈对照。写梅妃与杨贵妃的互嫉争宠，是先略写"二人避路而行"，其后通过一场争宠风波的详细描写，使矛盾戏剧性地激化面达到高潮。

小说在这片断里还集中运用了对话描写和动作描写，使三个主要人物的鲜明个性跃然纸上。如梅妃的敏慧善言，深得明皇垂青。明明是斗茶胜了明皇，却说是"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宪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后梅妃一度失宠，为恢复昔日的宠幸，梅妃作过不少努力。争宠风波之后，梅妃问使者："上弃我之深乎"？当使者回答明皇主要是怕杨贵妃时，"妃笑曰'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也'"？一个含泪的"笑"字，传神地写出了梅妃当时复杂的心态及"柔缓"的性格特征。

写明皇主要是用了一连串的动作：明皇暗中召见梅妃，被杨贵妃发觉，急得连忙"披衣，抱妃藏夹幙间"，在杨贵妃的追问下"顾左右而不答"，"拽衾向屏假寐"。后迁怒于太监，以至"怒斩之"。活现出一个软弱无能的风流皇帝形象。

写杨贵妃的恃宠呈能；发觉明皇暗召梅妃，竟然直闯入室，大声责问，称梅妃为"梅精"，并敢于"大怒"、"怒甚"，机智地逼明皇离开："……陛下可出见群臣，妾止此阁候驾回"。当明皇托病不走时，杨贵妃怒而"径归私弟"。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悍而智"的泼妇形象。(陆予圻)

《茅亭客话》

《茅亭客话》，又名《茆亭客话》，宋代笔记小说。宋黄休复撰，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曰："皇朝黄休复撰。茅亭，其所居也。暇日，宾客话言及虚无变化，谣俗卜筮，虽异端而合道旨，属惩劝者，皆录之"。此书记录自唐末后蜀至宋真宗时的蜀中见闻。全书内容多涉神怪，尤以描写道教灵迹、谈炼丹服药和导引之术的条目为多，足见作者熟悉道教炼丹之法。其卷八"李昳口"一条，谓琥珀乃虎目精魄沦入地中而成，更属荒唐可笑。

书中有关蜀地的文学、艺术方面的轶事逸闻较多，如卷三"味江山人"条，通过"诗瓢"这一细节描写，刻划了一个旷达疏逸的诗人形象"，每入市，骑一青牛，至暮熏酣而归，非其类，不与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则将稿撚为丸，内（纳）于大瓢中。二十余年，莫知其数，亦不复吟咏。其赠送寄别之诗，布于人口。暮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没于水，后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尔'"。

《茅亭客话》虽谈神怪，叙异闻，却不象一般志怪小说芜杂。如卷八的"葭萌二客"条，写二位小商贩背负杂货前往市集出售，忽遇二虎，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小商贩以柱杖刺杀虎眼，使其"呼号而逸"，清晨，当他们来到税卡时：

> 有一妇报云："任拦头夜来醉归，刺损双眼，不来检税"。二客相顾私语，众怪而问之，因说："夜来以柱杖揞损虎眼，是斯人伪为而劫路耶？"众言："此处近有二虎，且暴，四远村庄犬彘驹犊，逮将食尽"。市人遂相率持杖往拦头家验之。……众至任拦头家，窥其篱隙之内，但见拦头倮形而坐，两目流血，呻

吟不已。众乃叱之，以杖击笆篱。拦头惊忙，踉跄曳一尾，突门而出，目无所见，撞落深坑，吼怒挐攫，为众人捧及大石毙之。

全文扣住税卡吏役变虎伤人，结果为众人击毙这一线索来展开情节，条理清楚，不支不蔓。唐代小说中化虎食人的故事较多，如《宣室志》中的《李征》、《原化记》中的《南阳士人》等皆是。将它们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葭萌：客"一文，于奇异中显示出较深的寓意，含有人而虎，虎而人的意思，以此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税卡吏役残害百姓的不满。

《茅亭客话》虽属志怪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却有不少有关蜀地社会历史的资料，如卷六中"悼蜀诗"条，叙述宋太宗时益州人民因不堪忍受贪官污吏的迫害而起义，遭到官军的残酷镇压，以致当地"军旅所过，皆为荆棘"。作者在诗中斥责益州官吏"蚕食生灵肌，作威恣暴虐"，谴责官军"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宋初蜀地的政局混乱和生灵涂炭。（吴　平）

《涑水记闻》

《涑水记闻》是司马光著述的一部历史琐闻类笔记，记叙北宋太祖至神宗数朝的政事，以有关朝廷大政的记载为多，也涉及一些轶闻逸事。司马光是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而书中各条大都注明其述说之人，故取名为《涑水记闻》，间有采自他书者，亦标明出处于后。本书相传是司马光为撰写《资治通鉴后记》而收集的一些异闻、实录，为未成之稿，传写者随意编录，故自宋以来，即无一定卷数，有作十卷，有作三十卷，通行本为十六卷。

《涑水记闻》的一大特色是内容较为切实，且一般都详述始末如史料文章。作者是北宋重臣，资历高深，又是著名学者，精于史笔，所以他记载的本朝政事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如卷一记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就颇为详备。太祖用赵普之谋，在宴席上酒酣耳热之时，步步引众人入彀，最后才胸有成竹地道出本意："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

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轻轻数言就说得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此外象卷一记太宗弟接兄位的内幕，卷二记太祖长子畏祸自杀经过等，都是记述完整，很值得重视的材料。当然本书所述不少来自传闻，也非事事可足征信。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在记载传闻轶事之中常常表现出历史人物的个性，如卷二记“陆参少好学淳瑾，独与母居。邻家失火，母急呼参，不应，蹴之堕床下，良久，束带。火将至，曰：‘大人向者呼参，未束带，故不敢应’”。这样一个迂阔的人后来进士及第为县令才会对盗贼讲仁义，“缓其缚”，结果“一夕逸之”。卷二记太祖长子从太宗征幽州，遭到太宗严厉呵责后悍恐万状，还宫自刎。“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耶’”？充分表现出太宗的凶狠和虚伪。又如卷十四记徐禧的虚骄无能，卷十记崔公孺的秉性亮直，都能在寥寥数语中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涑水记闻》的材料虽然来自他人之口，但作者写来仍不失为生动。卷十四记顺阳令孔昫猎虎，“昫最居其前，虎据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枪偃仆。虎来搏昫，有小吏执硯趋当其前，虎衔以去。昫取猎户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谏不可，昫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余里，竟射中虎，夺小吏而还，小吏亦不死”。一场紧张激烈的人虎之争，被描绘得扣人心弦，历历如在目前。

本记闻的语言简明精炼，不见冗笔。不管是大段征引，还是三言两语都朴实无华，要言不烦。（胡乐平）

《湘山野录》

《湘山野录》，宋僧文莹著。该书撰于北宋神宗熙宁间，当时作者隐于荆州金銮寺，故以“湘山”为书名。本书所记人物事件的时间，上自唐末，下迄北宋熙宁间，从多方面反映了几近两百年的历史，其中以太宗、真宗及仁宗朝为主。内容涉及帝王将相、后妃公主、各级官吏，以及释道、工匠、女仆、隐者、广大平民，既有当时社会现实人物事件的记述，也有不少传闻异说。

由于书中记述人物事件一般不是采用抽象的概括归纳的文字，而是多作细致入微的描绘，所以文笔生动形象，具文学趣味，颇堪欣赏。如：

真宗初，诏种隐君放至阙，以敷对称旨。日既高，中入送中书膳，诸相皆露服俟其来，种隐君韦布止长揖而已。杨大年闻之颇不平，以诗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祇叉双手揖三公"。上闻之，独召杨曰："知卿有诗戏种某"。杨汗浃股栗，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内有十轴，乃放所奏之书也。其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俾大年观之，从容奏曰："臣当翊日负荆谢之"。

一君二臣，于言谈举止中，三个人物形象历历可观：种放于泰然自若中矜持有度；真宗成竹在胸，稳稳道来，不失帝王风范；杨大年则先是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继而于真宗前胆战不安，最后真象了然，从容罪己。

又如：

冲晦处士李退夫者，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荽，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夫（无）何客至，不能讫事，戒其子使毕之。其子矫于父，执馀子呪之曰："大人已曾上闻"。皇祐中，馆阁以为雅戏，凡或淡话清谈，则曰："宜撒园荽一巡"。

父亲已是道学气味十足的迂夫子，儿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人已曾上闻"一语将一个短短的故事推向高潮。作者颇具运用讽刺语言的才干，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机警的笔致。

再如：

如京使柳开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而尚气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谒江浒，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见中堂局鐍甚秘，怒而问吏，吏曰：

"凡宿者多不自安，向无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即启户扫除，处中而坐。阆潜思曰："岂有人不畏鬼神乎？"乃托事告归，请公独宿。阆出门密谓驿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轻言自衒，今作戏怖渠，无致讶也"。阆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犊鼻，吐兽牙，被发执巨棰，由外垣而入，据厅脊俯视堂庑。是夕，月色倍霁，洞鉴毛发，柳曳剑循阶而行。阆忽变声呵之，柳悚然举目。再呵之，似觉惶惧，遽云："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忤，幸赐恕之。"阆遂疏柳生平幽隐不法之事，厉声曰："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柳忙然设拜，曰："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诚有厚报"。言讫再拜，继之以泣。阆徐曰："汝识吾否"？柳曰："尘土下士，不识圣者"。阆曰："只我便是潘阆也"。柳乃速呼阆下。

这不啻为一篇情节完整，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的短篇小说，把个尚气自任者在他人精心安排的特殊环境中暴露出的尴尬形象刻划得淋漓尽致。行文中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其中有铺垫，有心理活动的描写，鲜明生动地刻划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潘　黎）

《玉壶清话》

《玉壶清话》，又名《玉壶野史》，宋僧文莹撰。此书偏重于辑录当代史料、朝廷故实，多可参证，属于历史琐闻一类的笔记，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宋人的诗文。

虽然此书的史料成分占很大的比重，小说色彩逊于唐人传奇，但那些记叙人物轶事的琐闻，寥寥数笔也把人物勾勒得十分形象逼真。一些考证性质的条目，也往往把一些枯燥乏味的材料描写成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全书虽无志于搜神志怪，又乏丽藻绘饰，但描述某些士大夫的品性和情态却颇为生动，如卷二写边镐好佛。

坚求出家，其亲不肯，以荤迫之，初不能食，后亦稍稍。乃冠，翘楚娶言者众，双亲强而娶焉。后嗣主爱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断，惟好释氏。初从军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务全

活，建人德之，号为‘边罗汉’。及克湘潭，镐为统军，诸将欲纵掠，独镐不允军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谓之‘边菩萨’。及帅于潭，政出多门，绝无威断，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谓之‘边和尚’”。

通过描述人们给边镐取的三个绰号，就把边镐那柔弱寡断而又善良的性格，刻划得维妙维肖。

有些描写文人之间的戏谑之词，也显得情趣盎然，如卷二写郭忠恕“惟纵酒无检，多实忤于善人。聂崇义建隆初拜学官，河洛之师儒也，赵韩王尝拜之。郭使酒咏其姓玩之曰：‘近贵金为聩，攀龙即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应声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郭忠恕以其才气作打油诗，嘲笑他人，不料被聂崇义抓住“忠恕”下各有“心”字反唇相讥，这种戏谑确是别具一格。此书卷六记叙了一条近似寓言的小说：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鹦鹉，甚慧，能诵《陇客》诗及李白宫词。每客至，则呼茶问客人安否？主人惜之，加意笼豢。一日，段生以事系狱，半年方释，到家就笼与语曰：“鹦哥，我自狱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忆汝。汝还安否？家人喂饮无失时否”？鹦哥语曰：“汝在禁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其商大感泣，遂许之曰：“吾当送汝归”。乃持具车马，携至秦陇，揭笼泣放，祝之曰：“汝却还旧巢，好自随意”。其鹦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闻止巢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鸣于巢外问曰：“客还见我段二郎安否？”悲鸣祝曰：“若见时，为我道鹦哥甚忆二郎”。

南朝宋刘敬叔曾撰《异苑》，内有“鹦鹉”一条，写鹦鹉入水濡羽，救山中大火，后感动天神，为之灭火，以物拟人，赞美危难当头，竭尽微力以报德的忠诚。此文则借鹦哥赞扬友情，大有人不如物之感，在艺术上也改变了《异苑》“丛残小语”似的结构，情节也比较曲折。

《玉壶清话》多描述一人一事，大都是直书其事，较少渲染铺陈，缺乏作为小说所必需的环境描绘，心理刻画。尽管如此，书中还是

有不少片断刻划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吴 平)

胡 旦

胡大监旦知明州，道出维扬时，同年董给事俨知扬州，遇之特欢，截篙扳舻以留之。一日延入后馆，出姬侍，列馐馔，具宴豆，皆上方贵器。饮酣，胡谓董曰："吾辈出于诸生，所享若此，粗不忝矣。敝舟亦有二三衰鬟，容止玩饰，不侔同年之家，人生命合难得，或不弃，来日能枉驾敝舟，数杯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贫家平生未识，可略借舟中，聊以夸示荆钗，得否"？董笑曰："状元见见外之甚也"。亟命涤濯，以巨奁尽贮之，对面封讫，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张帆淮风，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谏映亦榜下生也。首问胡曰："过维扬见董同年否"？胡曰："见"，又曰："董望之材器英迈，然止是性贪"。一日樽前，胡谓薛曰："聊假二千缗，创立鉴湖别墅，鄙庬才罢，便当谢病，一扁舟钓于越溪，岂能随蜗蝇竞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赠白金三百星，聊以为钓溪一醉。旦谢领领之，不为少谢。后知制诰王继恩平蜀有功，恃勋徼宠，潜溢怨颛，将加恩，以银数千两赂旦，托为褒诏，事败，旦削籍为典午，窜浔州安置焉。

——选自《玉壶清话》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版

本文选自《玉壶清话》卷三。作者运用对话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贪官小人加骗子的形象。首先写胡旦赴明州任时，经过扬州，受到了扬州知州董俨的热情款待，"延入后馆，出姬侍，列馐馔，具宴豆，皆上方贵器"，接着又写胡旦行骗，将这些"上方贵器"借而不还。后又至杭州，向薛映借钱，要创立"鉴湖别墅"，"薛公不得已，赠白金三百星，，聊以为钓溪一醉"。这钱，自然也是有去无来。小说还刻画出了胡旦一付小人嘴脸。起初，他从董俨处骗走了银器，又在薛映面前毁董为"性贪"，后来，他从薛映手中敲诈去三百两银子，但由于没满足"三千缗"的贪欲"颛颔领之，不为少谢"。贪婪无信，如在目前。后胡旦接受王继恩的数千两银子的贿

赂"，事败，旦削籍为典午，窜浔州安置焉"。尽管胡旦为官多年，机关用尽，但终究难逃应有的惩罚，作者在《玉壶清话·序》中说："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这个结尾也正是寄托了作者惩恶劝善的思想。

作品主要是以对话贯穿全文，简洁而传神，既符合情节发展的需要，又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单调，使全文显得活泼有致。在对话之中，胡旦这个贪官加骗子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加强。当胡旦看到董俨的"上方贵器"时，大为羡慕，他对董俨说："吾辈出于诸生，所享若此，粗不忝矣。敝舟亦有二三衰鬟，容止玩饰，不侔同年之家，人生命合难得，或不弃，来日能枉驾敝舟，数杯可乎"？胡旦首先将董俨恭维了一番，然后又以酒色引诱董俨，使其上钩。果然，"董感其意，大喜"。接着胡旦开始行骗了："三品珍器，贫家平生未识，可略借舟中，聊以夸示荆钗，得否"？董俨不知是诈，"亟命涤濯，以巨奁尽贮之，对面封讫，令送舟中"。第二天胡旦居然是"不告而别"。作者并未加以主观叙述，而是以对话来显示胡旦的心理状态，这种以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的方式，使作品精炼、含蓄，富有跳跃性。（吴　平）

《类　说》

《类说》，宋曾慥编。其自序曰："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余乔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名曰《类说》。"《类说》是一部小说选集，在此之前，北宋朝廷曾组织力量，采录了三百四十五种野史小说，编纂成了一部"小说家之渊海"——《太平广记》，这说明小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太平广记》只是为皇帝"鉴照今古"服务的，北宋人大多未见到。《类说》是私家著述，与《太平广记》的编纂宗旨有所不同，是面向百姓的。曾慥从汉以来二百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中辑录出有关资料，汇编成书，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与《意林》稍微不同的是马总所取者甚简，而曾慥所取者较宽。南宋初年，古文献多存，曾慥又精于剪裁，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一部份从宋以后就亡佚了的小

说，还可以在这部书中窥其大略，如《稽神异苑》十卷，为南齐焦度撰，在《宋史·艺文志》中还有著录，现已佚，只有《类说》卷四十节录十四条。《稽神异苑》是抄撮旧籍而成，分别注明出处，而其引书也大多佚失，这在六朝志怪小说体例中仅此一家。就残存的十四条遗文来看，所记故事大都清新优美，"杜兰香在白帝君所"条出《征途记》，记张硕与杜兰香相别后，兰香至白帝君所，张硕在巴县又与她相会，可为《搜神记》杜兰香故事之补充。"并枕树"条出《三吴记》，记潘章夫妇冢木交枝，号"并枕树"，可与《搜神记》中"韩凭夫妇"的故事相比美。总之，《稽神异苑》所采传说多涉爱情，比较优美新鲜，富有色彩。

又如《芝田录》五卷，唐丁用晦撰，现存四十七条，《类说》中就收录了三十二条，其中多数是颂扬帝王将相，后妃名士的故事。《芝田录》文风平实，多记人事，少涉神怪，即使有，也与现实生活距离甚近。全书篇章短小，少则十几字，最多也不过四百余字。然而，简短的篇幅，却透露出人物性格的风采，如"杜书记平善"条，记杜牧在牛僧孺维扬幕中时，常微服冶游。牛僧孺派衙子数人暗中保护。杜牧入京时，牛僧孺以纵逸戒之。杜牧初尚隐晦，牛僧孺出示衙子报帖，皆云"杜书记平善"，才大大感服。作者以传神之笔，写出了牛僧孺的宽厚，杜牧的放达。

又如《树萱录》，唐无名氏撰，原书已佚，现存不过二十条，《类说》中就有十余条，大都为"残丛小语"式的琐闻记录，基本上都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的禽兽化人、鬼魂重生一类故事，其中描写有些禽鸟化为人类以后，显得温文尔雅，如"碧衣女子咏诗"，写两只翡翠鸟化为两位碧衣女子，携手于碧水边咏诗，就写得隽永清新，颇有情趣。

《类说》内容相当庞杂，既有志怪，传奇小说，也有杂事、异物的记录；编排较乱，既没有按内容分类编排，也没有按时代先后编排，但它保存了不少佚书佚文，还是一部有价值的笔记小说选本。（吴　平）

冥音录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妇崔氏，本广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抚之以道，近于成人。因寓家庐江。侃既死，虽侃之宗亲，居显要者，绝不相闻。庐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强。崔氏性酷嗜音，虽贫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娱。有女弟菃奴，风容不下，善鼓筝，为古今绝妙，知名于时。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伤焉。二女幼传其艺。长女适邑人丁玄夫，性识不甚聪慧。幼时，每教其艺，小有所未至，其母辄加鞭箠，终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爱久绝。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岁。母亦哀而悯焉。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惊起号泣，谓其母曰："向者梦姨执手泣曰：'我自辞人世，在阴司薄属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元凭屡荐我于宪宗皇帝。帝召居宫。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筝导诸妃，出入一年。上帝诛郑注，天下大酺。唐氏诸帝宫中互选妓乐，以进神尧太宗二宫。我复得侍宪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汝之情恳，我乃知也。但无由得来。近日襄阳公主以我为女，思念颇至，得出入主第，私许我归，成汝之愿。汝早图之！阴中法严，帝或闻之，当获大谴。亦上累于主。'"复与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筝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初，授人间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获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声调哀怨，幽幽然鸮啼鬼啸，闻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乐》（正商调二十八叠），《槲林叹》（分丝调四十四叠），《秦王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正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双柱调四十叠）。十曲毕，惨然谓女曰："此皆宫闱中新翻曲，帝尤所爱重。《槲林叹》、《红窗影》等，每宴饮，即飞毦舞盏，为佐

酒长夜之欢。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宴酣，令宫人递歌之。帝亲执玉如意，击节而和之。帝秘其调极切，恐为诸国所得，故不敢泄。岁摄提，地府当有大变，得以流传人世。幽明路异，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万代一时，非偶然也。会以吾之十曲，献阳地天子，不可使无闻于明代。”于是县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亲召试之。则丝桐之音，轮钣可听。其差琴调不类秦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传十曲，亦备得之。至暮，诀去。数日复来，曰：“闻扬州连帅欲取汝。恐有谬误，汝可一一弹之。”又留一曲曰《思归乐》。无何，州府果令送扬州，一无差错。廉使故相李德裕议表其事。女寻卒。

——选自《唐代小说选》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

此文选自《类说》卷二十八，为《异闻集》中的一篇，又据《太平广记》增补，两书均不著撰人。陶宗仪《正续说郛》及《唐人说荟》均作朱庆余撰。

《冥音录》虽成于晚唐，却保留了六朝志怪小说的鬼神色彩。李侃孤女幼习音乐，由于笨拙，常被母亲崔氏鞭笞。其女于是“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向早逝姨娘乞求传乐。八年后，其姨娘托梦给李氏孤女，并一日授十曲，皆非人间之乐。在李德裕欲表其事时，李氏女突然死去。全文主旨在于赞美唐代的音乐。唐代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繁盛时代，赞叹音乐的魅力，是唐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杜甫就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本文却把音乐提到极崇高的地位，认为一支乐曲的传授，甚至需要遇到“万代一时”的机缘。如此推崇音乐，不仅反映了先秦以来人们重视音乐的思想，而且是唐人时代观念的表现。全文也曲折地反映了唐代音乐的繁盛以及晚唐音乐递嬗的状况，如盛唐时期宫廷乐调的失传，新声和古曲的衍变、递嬗等等。

作品的心理描写，颇有特点，如描写李氏孤女盼望姨娘能在阴间帮她一臂之力时，心理刻画十分合理、真切：“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爱久绝。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心理活动的真

实性，产生了令人同情的艺术效果。此外，传授阴间音乐的场面，描写得也很成功："翌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筝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描绘得活灵活现，犹如亲眼目睹一样。

作品虽是"志怪"，但"怪趣"不多，反而是一种怀旧情调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也是晚唐知识分子的时代情绪的反映，但和《虬髯客传》中那种在动乱中含有开朗的情调相对比，《冥音录》的情调就显得消沉了些。（吴　平）

《后山谈丛》

《后山谈丛》，宋人陈师道撰，四卷由其门人魏衍整理分卷。若将宋人笔记大略分为史料、考据、评论、杂录和小说等类的话，《后山谈丛》则兼而有之。不过其中史料和小说更为突出，价值也更大。

《谈丛》涉及政治、军事、农事、物产、建筑、文化、风俗、宗教、乃至传说、谚语、术数等等方面，帝后、王公、士庶、僧道、神仙、鬼怪，丛出迭现，简直是时代生活的万花筒。不论是记叙、描绘，还是考辨、诠释，说来娓娓动听，充满奇闻趣谈。大如澶渊之战，昏庸无能的真宗赵恒，卑鄙怯懦的参政知事王钦若和枢密副使陈尧叟，以及坚主抗金，足智多谋的莱公寇准，莫不呼之欲出。小如马骡驴为阳类，起则先前腿；羊牛驼属阴类，起则先后腿，都饶有趣味。它还记下了宣城画家包鼎，每次画虎，都要避居幽室，关门塞户，屏绝人声，一饮斗酒，便脱光衣服，行起坐卧，顾盼琢磨，自视宛如真虎，然后再饮斗酒，取笔一挥，意尽而去，成与不成在所不顾。说他怪，这样作画确实罕见；可又不算太怪，因为这倒是符合艺术创作心态的。

《谈丛》叙事状物，常常不动声色，不置臧否，而圣主昏君、贤哲奸佞、君子小人面目自现，各有轩轾。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度、睿智、廉正屡见笔端，虽无谀词颂语，景仰之情溢诸言表。请看："赵普（宰相）请缮都城，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谁驻足耶！"二十个字道出了开国君主的远见卓识和俭朴风度。又如，宋师平定后

蜀，蜀主孟昶既降，武肃王曹彬密奏："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余里，请禽孟氏而赦其臣以防变。"太祖批曰："你好雀儿肠肚！"一句话便表现了其政治上的明断和大度。再看，"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谓之身钱。民有老死不冠者。"看似笑话，字里行间却流着血和泪。作者描摩丑类更有妙笔，有时是画出鬼脸，有时是让其灵魂出窍。"王某公薨，秘书晁少监端房以外姻为忏罪，……乃大唱曰："妨贤嫉能罪消灭！闻者莫不笑也。"这一"笑"，王公有知，当无地自容。还有萧贾窦氏兄弟三人，老三逸饮无度；长兄鄙薄他，二哥待他甚厚，常私下为之偿债。后来二哥去世，其子游学京师去找三叔，老三却起了疑心："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恶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因而诋毁老二，视之如仇。这种人灵魂之卑鄙龌龊，一经写出事实，便已无须再加褒贬。

魏衍称"先生之文简重典雅，法度严谨"，"小不逮意则弃去"。他的笔记简重却不生涩，严谨却不拘束，流畅轻松，修短皆宜。如"郏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黄巢攻金陵，人说之曰"'王无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则镍（同锁）矣。'遂解去。"乃至于增一字为赘，减一字便损。记述轶闻旧事，有头有尾，生动活泼。如："阎立本观张僧繇江陵画壁，曰：'虚得名尔。'再往，曰：'犹一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寝食其下，数日而后去。"如此简洁的话语，活现了唐画家阎立本对南朝画师张僧繇作品的赏识过程，表现了他的好学精神和张僧繇的超绝画艺。这样的描绘，可以说比比皆是。

（马鼎三）

《唐语林》

《唐语林》，宋王谠著八卷。该书是笔记小说体的唐代文史资料集。唐宋以来，笔记杂俎数量众多，佳作也有不少，有的叙述杂事，有的记录异闻，有的缀辑琐语。而王谠所编撰的《唐语林》，则是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一部。

一是仿效《世说新语》体例。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今本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

《唐语林》把《世说新语》原有的三十五门（除今本中的“捷悟”门）扩充为五十二门，新增嗜好、俚俗、记事、任察、谀佞、威望、忠义、慰悦、汲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等十七门。按照内容分门系事，以便于寻检，利于比较，当为笔记小说中一种较好的体例。惜原书自明以来已经散佚，故明代杨慎说“《语林》罕传，人亦鲜知”（明谢肇淛《五杂俎》引）。

二是博采前人笔记精华。此书材料采录自前代记述唐朝事迹的笔记，如《国史补》《因话录》《谈宾录》《松窗灵》《庐陵官下记》《次柳氏旧闻》等，多达五十种。它荟萃各书之精粹，资料集中，内容丰富，色彩纷呈，趣味盎然。同时其所采用的著述，不少今已失传，得赖此书存其一二，这些材料就显得尤其珍贵。不足的是，此书卷首虽附采录书目，所采各条却未注明出处，查考起来较费周折。

三是广记唐代遗闻轶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指出：“是书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这是很符合这本书的实际情况的。此书广泛记载了唐代的政治史实、宫廷杂事、官吏言行、文人轶事、风俗民情、名物制度，以及典故考辨等，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对研究唐代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韩黎范）

狄梁公为相

狄梁公与娄师德同为相，狄公排斥师德非一日，则天问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对曰：“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则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实师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箧，得十许通荐表，以赐梁公。梁公阅之，恐惧引咎，则天不责。出于外曰：“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

——选自《唐语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新1版

本篇选自《唐语林》卷三“雅量”门，篇名乃编者所加。故事通过狄梁公对待娄师德态度的转变，着重颂扬了后者荐贤、宽厚的美德。在艺术上，主要使用了对比和反衬的手法。

首先，作品通过狄梁公自身行为的前后对比，表现了他知过即

改的良好品格。

狄梁公，即狄仁杰，睿宗时追封为梁国公，故后人以此称之。他在武则天天授二年（691）为相，任地方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娄师德则于长寿二年(693)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掌管朝政。故事就写狄梁公与娄师德同为相时，起初常常排斥师德。《旧唐书·娄师德传》也说："狄仁杰未入相时，师德尝荐之，及为宰相，不知师德荐己，数排师德，令充外使。"后经武则天告以他之为相，实乃师德推荐之力，并给他看了师德上的十多件推荐奏章，狄即"恐惧引咎"，深自悔惭。作品以简洁的文笔，描写了狄梁公由狷傲转向自责的过程和原因，不但情节的推进层次分明，而且人物性格也在其前后不同行为的对比中得以展现。

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正面叙述狄梁公的转变，其着眼点乃在于反衬娄师德的"雅量"。

对于娄师德的为人，两《唐书》本传都说他宽厚有度量，很被人尊重。如《旧唐书·娄师德传》说："师德颇有学涉，器量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自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终，甚为识者所重。"《新唐书·娄师德传》也说：师德"深沈有度量，有忤己，辄逊以自免，不见容色。"但是，本篇却没有正面去描写他，只是侧面交待他为相时经常受狄梁公排斥，而以前他曾多次向武则天推荐过狄；当狄梁公引咎自责时他就原谅了狄，且不曾显露出骄傲的面色。然而，他的宽宏的度量，在正面描写狄梁公始而狷傲，继而自惭自责的行为过程中，被非常鲜明地反衬了出来。这种"不写之写"，正是作者艺术手法的高明之处。（韩黎范）

《铁围山丛谈》

《铁围山丛谈》，五卷《四库全书总目作六卷》北京蔡絛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时所作。因白州兴业县南有铁围山，古称铁山，蔡絛曾来此游息，故以名书。

蔡絛身为蔡京最钟爱之季子，助父作奸，罪与父同，为人所不

齿。在本书中，亦曲作论说，多为其父子文过饰非。

但是本书所载遍及有宋一代上自太祖建隆，下迄高宗绍兴间近二百年的诸多史实，尤其是作者久值禁中，确颇有于它书中难得之见闻。所以前人遵不以人废言之旨，称“其人虽不足道，以书论之，亦说部中之佳本”。其中文物制作，朝廷掌故、琐闻轶事多有备载。在宋代笔记中，向为学者所重。如卷一九玺之源流，元圭之形制、九鼎之铸造、三馆之建置、徽宗五改年号之义，公主初改帝嬴后改帝姬之故，卷二大晟乐之宫律，卷四《宣和书谱》《画谱》之缘起，记所目睹，皆较它书详核。再如卷一辨禁中无六更之例，宫花有三等之别，卷三俗谚“包弹”之始，卷四粤人鸡卜之法，卷五诸葛笔、张滋墨、米芾研山、大观端研、玻璃母、龙涎香、蔷薇水、沈水香、合浦珠，卷六镇库带、藕丝镫、百衲琴、建溪茶、姚黄花等，足以资考证，广异闻。又如《三经新义》皆称属王安石，据本书卷二可知，《周礼》为王安石亲笔，而《诗》《书》二经实出王雱，从而澄清了史实。此外，书中有关宋代君臣穷奢极欲、各级官史贪婪暴虐、宦官争斗、民间疾苦等情况的记述，都在客观上提供了反映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的具体材料。

对于本书，过去都重视其史料价值，其实书中记述传说异闻，也往往不乏委宛传神之笔，文采可观。如：

铁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问之：“子有所睹耶？何迷而不复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时未识好恶，顷在桂林与一韩生者游。韩生嗜酒，自云有道术，初不大听重之也。一日相别，有自桂过昭平，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蓝。而韩生亦来，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共往视之，即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入篮状。争戏之曰：‘子何为乎？’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我惧他夕风雨，傥夜黑，留此待缓急尔。’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弊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仆厮办治馔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俄日暮，风益急，灯烛不得张，坐上黑黑，不辨眉目矣。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事，戏嬲韩生者：‘子

所贮月光今安在？宁可用乎？’韩生为抚掌而对曰：‘我几忘之。微子不克发我意。’即狼狈走，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则月光泬焉，见于梁栋间。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尽如秋无夜晴，月色激滟，则秋毫皆得睹，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始知韩生果异人也。”

其中“韩生为抚掌而对曰：‘我几忘之。微子不克发我意。’即狼狈走，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寥寥数笔，点出韩生对其所具道术，在视若等闲中充满了自信的神气，形象宛然生动。同时这篇小说也表现了人类在科学尚未昌明时期对开发和利用自然大胆而合理的想象。（潘　黎）

《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是宋孟元老在南渡之后，追忆汴京的盛况而作。书中对于当日汴京的都市繁华、风俗习惯以及宫廷、民间的生活状况，都有翔实而生动的记载。明胡震亨称其所记诸事“率皆依准方俗，无强藻润，自能详不近杂，质不坠俚，可谓善记风土者”（《秘册汇函》本《东京梦华录》跋文）。

“详不近杂”是本书行文的一个特色。如汴京商业十分繁荣，令人目不暇接，而作者依次写来，井然有序，于众多的坊曲街市中择其最富特色者详加描叙。如皇城东南之界身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又如著名的东京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随着都市的繁荣，还出现了许多综合表演各种伎艺的勾栏瓦舍。于众多的勾栏瓦舍中，作者特别记叙了桑家瓦子、中瓦、里瓦，因

为它们规模大，“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而于这三处瓦舍，又突出记叙“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仙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这些都使读者对于汴京的繁华，既有鸟瞰式的整体印象，又有仿佛身临其境的具体感受。

“质不坠俚”是本书行文的又一特色。书中所记多市井风习，故不避质朴语，但并未坠入俚俗，而是有着较浓的文学趣味。如记娶妇、育子等民俗，记京瓦伎艺，记般载杂卖，记诸色杂卖，都具有这种质朴而不俚俗的情趣。如东京般载杂卖车有“太平车”、“平头车”、“串车”、“浪子车”、“痴车”种种名目；娶妇风俗则有“缴担红”、“回鱼箸”、“插钗子”、“铺房”、“起担子”、“栏门”、“撒谷豆”、“坐虚帐”、“坐富贵”等名目。这些都是当时民间口语，生活气息极浓。其中生动片段，如记迎娶之日，“儿家以车子或花担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女家管待迎客，与之彩段，作乐催妆上车担，从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谓之‘起担子’与了然后行。迎客先回至儿家门，从人及儿家人乞觅利市钱物花红等，谓之‘栏门’。新妇下车子，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果草节等咒祝，望门而撒，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渲染新婚喜庆气氛，颇具感染力，描绘从人、家人乞觅利市钱物以及小儿争拾谷豆钱果的情态亦十分逼真，使人如见如闻。又如写酒店行菜者（端菜的伙计）“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也栩栩如生，使人不由不为行菜者的高超技艺拍手叫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京梦华录》对汴京风情的描绘，与一代名画《清明上河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赵山林）

《李师师外传》

《李师师外传》，宋代无名氏作。主要描述宋徽宗宠幸李师师的故事。

全篇结构谨严，叙述简洁。篇幅虽短，但不乏神来之笔。例如，

作者浓墨泼浸，渲染徽宗初次与李师师相见的情景："暮夜，帝易服杂内侍四十余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独与迪翔步而入。堂户卑庳，姥迎出，出庭抗礼，慰问周至。进以时果数种，中有香雪藕，水晶苹婆，而鲜枣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即各尝一枚。姥复款洽良久，独未见师师出拜。帝延伫以待。时迪已辞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轩，棐几临窗，缥缃数帙，窗外新篁，参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兴闲适。独未见师师出侍。少顷，姥引帝至后堂，陈列鹿炙鸡酢，鱼脍羊臛等肴，饭以香子稻米。帝每进一餐，姥侍傍款语多时，而师师终未出见。帝方疑异，而姥忽复请浴。帝辞之，姥至帝前耳语曰：'儿性好洁，勿忤'。帝不得已，随姥至一小楼下浴室中。浴竟，姥复引帝坐后堂，肴核水陆，杯盏新洁，劝帝欢饮，而师师终未一见。良久，姥才执烛引帝至房。帝搴帷而入，一灯荧然，而绝无师师在。帝益异之，为倚徙几榻间。又良久，见姥拥一姬，珊珊而来，淡妆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姥与帝耳语曰：'儿性颇愎，勿怪'。帝于灯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后强之，乃迁坐于他所。姥复附帝耳曰：'儿性好静坐，唐突弗罪'。遂为下帏而出。师师乃起解玄绢褐袄，衣轻绨，卷右袂，援壁间琴，隐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轻拢慢撚，流韵淡远，帝不觉为之倾耳。遂忘倦。比曲三终，鸡唱矣。帝极披帷出，姥闻亦起。进杏酥饮，枣糕饦饦诸点品。帝饮杏酥杯许，旋起去，内侍从行者，皆潜候于外，即拥卫还宫。"在这一段里，制造悬念很成功，一而再，再而三地"独未见师师出"，既表明师师的高雅，引起宋徽宗的极大兴趣，又吊了读者的胃口，吸引继续往下读，尽快看个究竟。当第五次"绝无师师在"之后，并隔了"良久"，李师师才"珊珊而来"。整个晚上，李师师没有言语，只是轻拢慢撚地抚琴弹曲，风韵独特。经作者这般描写，烘托出了名妓李师师不同凡响的气质仪态，由此可见这篇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确有高超的技巧。

小说中的李师师，是一位明大义的女中豪杰，在宋金战争中，

"河北告急，师师乃集前后所赐金钱，呈牒开封尹，愿入官助河北饷。"金兵攻破汴京，张邦昌等叛将，为讨好金人，搜寻到李师师，欲献金营，师师大骂："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宗社计，今又北面事魏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贽耶？"她"乃脱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真是宁死不屈。作者最后论曰："李师师以娼妓下流，畏蒙异数，所谓处非其据矣。然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对这一娼妓持褒扬态度。与之相对，作者对宋徽宗持否定态度。小说中叙述徽宗"好事奢华"，"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偏。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狱。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狎邪游"。因面方有宠幸李师师之事。作者最后论曰："道君奢侈无度，卒召北辕之祸，宜哉。"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刘　铮）

《曲洧旧闻》

《曲洧旧闻》宋朱弁作一卷。作者于南宋初年使金，留十七年，该书当作于留金时，但所记皆追述北宋遗事，无一语及金，故曰"旧闻"。"曲洧"者，当指开封府之洧河水，藉以表达思念北宋之忧国情意。它记述北宋各种遗闻轶事，间及诗活，文评、神怪传说，是较为典型的宋人笔记。

书中对蔡京等多有揭露，论熙宁元丰间事，则推崇司马光而不满王安石新法。在"蔡准"条中称："（蔡）京身为三公，子践三少，领枢密院，又为保和殿大学士者，而其孙判殿中监。班视二府，每出传呼甚庞，飞盖相随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诸孙，腰黄金者十有七人，当此际气燄薰灼，可炙手也。厥后流离岭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门生故吏，皆讳言出其门。"在"王荆公"条内曰："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汙，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则然。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之"。如此等等，好恶均溢于言表。全书主要记述

北宋太祖以来诸帝及名臣遗闻轶事，清人在《宋人小说类编》中曾整理该书中有“帝王”类七条，“官职”类三条，“科名”类一条，其它“天文”、“地理”、“器用”、“花木”、“诗词”、“文学”、“仙释”等各一、二条。对宋代文、史研究都很有价值。（王义耀）

《侯鲭录》

《侯鲭录》，宋赵令畤著。书名是借了“五侯鲭”的故事。汉成帝五位母舅王谭、王根等同时封侯，号为“五侯”。五侯兄弟不和，互不往来。时有楼护者能言善辩，周旋于五侯之间，五侯竞致奇膳，楼护合而为鲭（同脠，指鱼肉杂烩），称“五侯鲭”，乃天下之至味。用之书名，乃采集精粹录而成书之意。

作者以诗人的眼力和亲身见闻，辑录了大量的时人诗话，文人逸事，既有记述，又有评论。尤其是名流谈诗论词，不乏精深见解。

前人评述《侯鲭录》多以冥蒐、甄采论之。其实，赵令畤笔下有褒贬，有嘲讽，也有鞭挞，往往寥寥数语便涌现了光彩夺目的艺术群象。豪犷坦直的李绩（原名徐世绩，字懋功）自言其贼史，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刘梦得谈虎作比，婉言辞谢，娓娓动听；滕元发用《滕先生偷狗赋》，令人捧腹；李相绅路遇宗室，前凶后惧，丑态厌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诸如唐大历年间荆卅人冯希乐，此人善佞，连人家的鼠穴也要奉承一番。一天他到长林县谒见县令，便摇舌谄谀：“仁风所暨，感兽出境。昨初入县界，见虎狼相尾西去。”话刚落音，正巧，村吏来报，昨夜有虎吃人。县令故意问冯希乐，这是怎么回事，他马上见风转舵，道：“这只虎一定是稍微吃一下人就会过去的。”不加评论，一副无耻的马屁精嘴脸已昭然若揭。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一些传说，如身为省副的陈洎因不葬父母，死后由贵神变为贱鬼，足颈皆生长毛；林棣县虞侯张坦“暴酷嗜利”，死后化为巨蛇，耗尽家产；唐白岑遇异人传授发背妙方，秘以求利，后至九江为虎所食。这些传说未免荒诞，但却曲折地反映出了当时的世态人心。（马鼎三）

《绿窗新话》

《绿窗新话》是一部传奇笔记小说集，皇都风月主人编。编者生平爵里无可考，据罗烨《醉翁谈录》对《新话》的有关记载，编者或为南宋人。

《新话》分上下二卷，共一百五十四篇，大都为摘录旧闻，主要来源于唐宋传奇、《太平广记》、唐宋人笔记，或正史、诗文别集，涉及书目达一百余种。内容多属男女私情恋爱故事，间有少数文人才女轶事诗文和音乐方面的传说。每篇故事以七字标目，形式甚为整齐。篇后多注出处，无注或为世人所知的故事，如《张公子遇崔莺莺》一篇未注出处，可知其出自元稹的《莺莺传》。

《新话》是南宋说话人的必备参考书。宋代说书兴盛，说话人需要广泛地吸取知识，占有丰富的素材，风月主人适应这一需要，搜集旧闻，汇编成书，为说话人提供底本，说话人可随时习诵，于中选取故事，加工丰富，敷演说唱，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传奇，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这段话专门讲述说话人学习的重要史料，而《新话》则是其一，足见此书为说话人所重视。

《新话》虽是节录的故事，但对后世小说戏曲影响很大，许多小说戏曲的故事都是从《新话》中所取材，如《张浩私通李莺莺》的故事，就有小说《宿香亭记》、《警世通言》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元睢景臣杂剧《莺莺牡丹记》、佚名戏文《张浩》等。《新话》还保存了今天见不到的冷僻图书，如《金彦游春遇会娘》，注出《剡玉小说》，此书久佚，书家亦不曾著录，但从《新话》里可获其故事梗概。又如宋之戏文《王子高》的本事，出自《新话》中的《王子高遇芙蓉仙》，过去的研究者多从施注苏轼诗中找出处，其实来自《新话》。总之，《新话》保存了众多的传奇故事，对研究古典小说戏曲颇有重要参考价值。

由于《新话》世少流传，知之不多。1957年周夷先生据《艺文杂志》所载进行校补，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复行于世，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方便。（张　文）

《清波杂志》

《清波杂志》，南宋文学家周辉著。周辉在《清波杂志自序》中说："辉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可见他著作本书是以记叙前人言行之可传者为主要任务的。其实，本书的内容并不限于耳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有许多还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当代事迹。以亲闻、亲见、亲历，记叙本朝或前朝的轶闻掌故，往往多第一手材料，其可信程度也就高些。因此，《清波杂志》作为史料笔记，为学者所重视。《清波杂志》里保存着不少可以补充史书缺漏的材料。如卷一"元祐大婚"条记述哲宗举行大婚典礼，宰相吕大防坚决主张不用乐，而宣仁太后则不理宰执意见，坚持非用乐不可，结果"令教坊钧容伏宣德门里，皇后乘翟车甫入，两部阑门，众乐具举"。《哲宗实录》详记纳后典礼，只说"婚礼不贺"，不及用乐一节；王彦霖《系年录》载"六礼"特详，亦不书此。哲宗大婚，在举行典礼这件事上，宫内宫外存在矛盾，一般史书或讳而不书，或阙而不载，而《清波杂志》却记叙了事情的经过，这样的材料就显得特别可贵。尤其可贵的是，《清波杂志》能以实录见闻，揭露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常常反映出作者的进步思想，今天读来，还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对被压迫者痛苦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统治者腐败的强烈不满。如卷十记唐末黄巢起义失败，僖宗杀戮被俘获的黄巢内眷，施行报复：

> 唐中和四年，时溥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俱悲恸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作者记叙这件事，写出一个视死如归，应对不屈，敢于理正辞严地向皇帝提出抗议的妇女形象，借此揭露统治者以“从贼”罪名凶残杀戮农民起义领袖眷属的不合理。

卷四有一条记宋代绍兴年间科举取士情形，只录了当时选人章持的一首诗：“何处难忘酒，南宫放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作者记下章持的这首诗，显然是要说明宋代科考制度的腐败现象。当时科考取士标准不是才学，而是权势，所以“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到放榜时，有才无势的应考者，难免榜上无名的命运，无可奈何，只得借酒浇愁。

卷六有记载官僚蔡京不顾百姓死活，强毁民屋，建造园林的文字：

> 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宣和时伶官）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相公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语闻抵罪。

这里周煇借伶官焦德的幽默，把蔡京加以讽刺，其实是发泄他对封建官僚集团中那些依仗权势，穷侈极欲，鱼肉百姓者的愤慨。

《清波杂志》在语言运用方面亦具特色，常常收到“言约旨远”的效果。有时能以速写的手法，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神态。

> 王黼一日在相国寺行香，见蔡京以太师鲁国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羡慕之色。亲厚者乘间叩之，黼曰：“无他。不谓元长（蔡京字）有许大官职！”

寥寥数语，活画出一个对于富贵利禄、官爵权势垂涎三尺的官僚形象。《清波杂志》记人物言行，还常常直录口语以传神：

> 元祐大婚，吕正献公当国，执议不用乐。宣仁云：“寻常人家娶箇新妇，尚点几箇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钦圣云：“更休与他懑（们）宰执理会，但自安排著。”

宣仁太后及钦宗所说，都是当时口语。由于直录口语，人物神态显得格外逼真，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总之,《清波杂志》在史学上、文学上,都有可取之处。(梁永昌)

《夷坚志》

《夷坚志》,南宋洪迈著。《夷坚志》的得名,是因《列子·汤问》有“夷坚闻而志之”一语,谓夷坚为博物多识之人,能记怪异,所以用为书名。书中神仙鬼怪之谈居大半,其间有异闻杂录,机祥梦卜,还记载了宋人的一些遗文轶事、诗词歌赋、风尚习俗以及医术方药等。以主要内容而论,本书应属志怪小说一类。志怪小说比记录实事的笔记更需要想象,需要编造,因此文艺小说的成分也就多些。如丙志卷八“无足妇人”条:

> (关演)在京师见妇人丐于市,衣敝体垢,无两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绝冶。有朝士见而悦之,驻马问曰:“汝有父母乎?”曰:“无。”“有姻戚乎?”曰:“无。”“能缝纴乎?”曰:“颇亦能之。”朝士曰:“与其行乞栖栖,孰若为人妾?”敛眉叹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为婢子,则役于人者也,安能使人为己役乎?且谁肯用之?”士归语其妻,妻亦恻然。取致其家,为之沐浴更衣,调视其饮食,授以针指,敏捷工致,一家怜爱焉,士亦稍与之昵。居一年许,出游相国寺,遇道人,骇曰:“子妖气甚盛,奈何?”士以为诬己,怒不应。异日再见,曰:“祟急矣。子以实语我,我无求于子也。家岂有古器若折足铛鼎之属乎?”曰:“无之。”问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驰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随日力所至。托宿,深关固拒,中夜闻扣户者,无得开,或可以免。舍是无策也。”士始怖。不谋于家,假良马,尽日极行。逼暮,舍于逆旅。歇未定,道上尘起,旗帜前驱,一伟丈夫乘黑马亦诣焉。长揖而坐,指一房相对宿,略不交谈。士愈惧,闭不敢寝。夜艾,外间疾呼曰:“君家忽值丧祸,令我持书来。”时灯火尚存,自隙窥觇,乃无足妇人,负两肉翼,翼色正青,士骇汗如雨。伟人遽撤关出,挥剑击之,妇人长啸而去。

这一则故事,写折足铛鼎之类的器具幻化成无足美人作祟害人,幸

而被相国寺道士识破，施行法术驱妖救人。记叙目的无非告诫人们不要见美色而生邪念，把妖怪当好人，与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中《画皮》寓意类似。折足铛鼎变为无足妇人，现原形时两鼎耳成为两青色的肉翼，设想奇特，如果不凭借想象力是写不出的。其中有叙述，有对话，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包括鬼神怪物）活动，有主题思想，细节描写相当具体，已经具备小说的各种因素。

书中有些篇并非志怪，而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因而也就塑造了一些现实社会的人物形象。如丙志卷十三的“蓝姐”一条，记京东人王知军家婢女蓝姐，在三十几个强盗到主家抢劫，细缚胁迫众奴婢时，挺身而出，持烛引盗使自取各物，暗中以烛泪于各盗白布袍背上留下标志，事后据此捕盗，众盗皆获，财物亦无所失。描写出一个机智勇敢，能仓促应变的下层妇女形象。

本书有些篇章虽为志怪，但也反映了宋代社会现实。如丁志卷九“太原意娘”条，写一个被金人迫害而死的南宋妇女鬼魂现形，寻找丈夫的故事。从中可见当时异族人侵，人民受害，战乱中流离失所，亲人失散的种种痛苦。

《夷坚志》对后世文学有一定影响。金元好问撰有《续夷坚志》四卷，内容、体例都与《夷坚志》相近，显然是模仿之作。宋元以来，有些小说和戏曲都从《夷坚志》中取得素材。如丁志卷九“太原意娘”一条与宋平话《郑意娘传》内容相同，可能平话是取材于《夷坚志》加工扩展而成的，丙志卷三“杨抽马”条，记有道术的杨望才的许多异事，为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杨抽马甘请杖”一回的情节所本。

由于《夷坚志》在文学上、史学上都有其价值，因此《夷坚》初志成，士大夫争相传阅，闽、蜀、婺、杭等处都曾镂板刊出，几乎家有其书（见《夷坚乙志自序》）。与作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陆游曾在《题夷坚志后》一诗中说：“岂惟堪史补，端足擅文豪。”可见其书受人推重。但《夷坚志》作者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所写又是志怪小说，很多地方难免宣扬了封建伦理观念以及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这些都是不足取的。（梁永昌）

《扪虱新话》

《扪虱新话》，南宋陈善撰，该书初名《窗间纪闻》，后来由作者自改为今名。魏晋六朝时，知识阶层崇尚佛老，举止故作疏放，“扪虱而谈”玄理，是名士风度，作者以此为典据，用作书名。本书主要内容为考论经史诗文，亦兼记轶闻杂事。全书分为经类、史类、子类、读书类、解义类、文章类、文才类、诗类、诗文类、诗词类、诗四六类、词曲类、书画类、谶类、圣贤类、老氏类、佛氏类、佛老类、神仙类、学校类、用人类、设官类、立法类、人才类、人事类、事机类、功过类、知己类、结交类、朋党类、忠义类、姦佞类、戏谑类、风鉴类、诛杀类、梦寐类、变化类、死生类、鬼神类、花木类、虫鱼类、山川类、古迹类、拾遗类等四十六类。分门别类，显得冗琐，不尽合理，但由此可见其书内容大概。

本书虽以考据辩证为主，但亦间杂叙事。所记琐闻轶事、人物言行，往往反映人情世态，而常以性格化、生动化笔法出之，所以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卷十三“陶渊明不见督邮”条：

> 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吏白应束带见之，渊明曰：“安能为五斗米折腰见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近欧阳公方与客披襟酣饮次，忽外白有客，公遽著帽见之。坐客曰：“何不呼使入来？”公曰：“此俗人也，不可以吾辈之礼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贤，而用处相反如此。予谓渊明不肯束带见乡里小儿，所谓眼不著砂；欧公必须著帽见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作者通过二种典型事件的记叙，把陶渊明“眼中容不得沙子”的性格和欧阳修谨防“泥亦有刺”的性格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卷十一“国朝始置通判”条：

> 国朝始置通判，谓之监州，往往与知州争权。钱昆少卿家世余杭，杭人嗜蟹。尝求外补，或问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可矣。”闻者以为笑。

此则本叙通判官制之始，却引进了钱昆求外补的故事。钱昆请求做地方官去，只要到有螃蟹而不设通判的州郡就行。这故事反映了地

方官吏（在一个州里是知州和监州）的争权矛盾，寥寥几笔，生动地画出一个既怕矛盾又贪口味的“美食家”的风趣形象。又如卷十三“人趋炎附势”条：

熙宁初，王荆公用事，一时字多以甫（王安石字介甫），押字（画押花字）多以圈（花字石作圈），时语云：“表德（古人以字表德）皆连甫，花书尽带圈。”当盛时谁不畏爱。唐令狐绹当国日，以姓氏少，族人有投名者不吝，由是远近皆趋至，有姓狐，冒令者。温庭筠戏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狐尽带令”。

王安石执政，有了权势，他的字叫介甫，签名花字画圈圈，大家都跟着取个带“甫”的字，画押也都带圈。唐代令狐绹升为宰相，有了权势，天下姓狐的，都冒上一个“令”字，变成姓令狐了。这则记事是研究社会史的史料，同时讽刺了那些趋炎附势者的丑态，颇具幽默感，其实可以作世情小说读。（梁永昌）

《老学庵笔记》

《老学庵笔记》，南宋陆游撰，十卷。《老学庵笔记》是以其镜湖岸边的“老学庵”书斋得名的，书斋的命名乃“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此书是放翁晚年作品。它记载了大量的遗闻故实，风土民俗，奇人怪物，考辨了许多诗文、典章、舆地、方物、等等。其突出的特点，一是所录多属本人或亲友见闻，二是特别关心时事人物，三是所述人事多有议论褒贬。清代文学家李慈铭认为该书“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称之为“亦说部之杰出也。”

所记“时事人物”除了诗文交游之外，多是环绕着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抗金和官场政局。大凡抗金人物、无论是朝廷重使，前沿将士，还是爱国志士，平民百姓，都热情讴歌。对于奸佞权贵祸国殃民的罪行劣迹，则多方予以揭露。笔锋所指，首先是秦桧及其家族，其次便是蔡京、童贯等人。作者记叙时事人物，巧妙地运用了笔记零墨碎彩，聚而成形的写作手法，使人初看都是一件件孤立的

轶闻趣事，通读掩卷，一个个人物之善恶、贤愚及其音形笑貌，便跃然纸上。秦桧自逃出金兵之手，到晚年病危，笔记中共记录了他及其家族事迹有数十条，既有他奸诈弄权，欺压官民，作威作福，杀害岳飞种种阴谋罪孽，也有士民人等对他的嬉笑怒骂、诅咒、谋杀等等反抗斗争。如记他晚年权重忮刻一条，平常“有数卒皂衣持梃立府门外，行路过者稍顾视，謦欬，皆呵止之”，他告了一二日病假，执政大臣独自到朝廷奏议，除了为秦桧歌功颂德之外，“不敢他语”。他病愈入堂，突然发问：“闻昨日奏事甚久……”执政大人连忙诚惶诚恐地向他解释、表白。他虽然也嘻笑着说：“甚为感谢！”可是转过脸来便唆使言事官上章弹劾执政。执政大人刚回到内阁，弹章副本已拿到他面前。即此，便可见其阴险狠毒。

笔记，常被视为茶余饭后，枕边马上的闲书，既无长篇大论，也少高台说教，总是以其可读性强取胜。这是因为它短小精悍，活泼风趣。《老学庵笔记》更精于此法，即使是抨击朝政，痛斥权贵，亦常谈笑风生，妙趣连篇。例如记江山人毛德昭，此人素以“大骂极谈”闻名。绍兴初年，朝廷招徕直谏无所忌讳之士，他特为应试赴临安。这时秦桧当政，“数以言罪人，势焰可畏”。在茶肆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人故意对他轻轻耳语：“君素号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毛德昭一听魂不附体，急起掩耳，连呼：“放气！放气！”急忙逃之夭夭。吹牛者固然可笑，而肆虐的秦桧则更其令人憎恶。又如，有个殿前司军人名叫施全，躲在望仙桥下向秦桧行刺不中，被斩于市，围观者甚众。其中一人大声高喊：“这个不中用的汉子，不杀他留着何用！”闻者皆笑。类似这样辛辣而痛快的讽刺，频频令人叫绝。脍炙人口的“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典故，就是出自这本笔记中田登守杭的故事。（马鼎三）

李　顺

蜀父老言王小皤（即波）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独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

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

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

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及王师薄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

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

及真庙天禧初，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

蜀人又谓顺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视，曰："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数十年寿。"亦可怪也。又云，方顺之作，有术士拆顺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败。

——选自《丛书集成·老学庵笔记》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这是一篇笔记小说。

李顺何许人也？乃北宋初期川陕地区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继承了王小波提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口号，率众十万，转战南北，攻占成都，被推为大蜀王。然而很快便失败了。对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独霸一方"的人物，恨之者，视为搅得天下鸡犬不宁的罪魁元凶；爱之者，则看作济世救民的英雄。陆游就亲见成都江渎庙壁有李顺画象，"据银胡床，从者甚众"，乃"美髯一丈夫"！

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本不可能为叛逆李顺唱赞歌，然而，在陆游笔下李顺已不是"贼"，却是一位有天命、有身份，有勇有谋的英雄豪杰，无形之中流露了对李顺的赞赏和钦佩。当时的政治气候是绝不容许他正面歌颂李顺的，所以只能借"蜀父老言"以遮人耳目，以游刃于文网。

风起云涌，摧枯拉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李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应该俯拾即是。作者不去记取这些顺理顺情的精彩事迹，却偏偏剪裁他失败时瞬间背影，既无一言一语，且没有现形。唯有几个简单的动作，略略几笔，勾勒出这位英雄人物。这样写，虽然有政治气候的考虑，但也未必不是独到的匠心。写李顺最后败走成都，人们没有发现惊恐、沮丧、慌乱、狼狈的惨状，看到的却是镇定、机智、从容、诙谐的一幕喜剧。得胜的王师及太宗、真宗皇帝，相比之下，反而显得那样愚蠢、胆怯。如此表现失败的英雄，更加显示出其悲壮豪迈的气概。这样的悲剧效果，不能不说是作者高超的美学追求。

短短数百字，作者在这区区的螺丝壳里做了个热闹非凡的道场。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不同的场面频频转换，故事情节错综曲折，写作笔法灵活多变。有主线，有副线；正面略写，多方衬托；前有导言，后有补记，中间还有插叙。故事连故事，故事套故事，有的情谊深长，有的机警滑稽，有的惊心动魄，有的神秘荒诞。可以说处处扣人心弦，步步引人入胜。（马鼎三）

《桯史》

岳珂写作《桯史》，其原则是“公是公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大旨主于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论以明时事，非他书所载徒资嘲戏者比。”本书问世之后，颇受推许，被称为“论识高致，辞藻雄深”（成化刻本江沂题记），为“唐迨宋元，稗官野史”中“最著”者之一（《津逮秘书》本毛晋跋）。

作者在书中记载了许多目击耳闻的朝野各阶层人物的言行，热情歌颂了诤臣勇将、布衣义士的抗金热忱和凛然气节，谴责了南宋统治集团中投降派祸国殃民的罪恶。如“王卢溪送胡忠简”条，记胡铨因乞斩秦桧而被流放新州，“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但亦有不怕死者，如王廷珪（卢溪）就作诗二首送胡铨。第二首写道：“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

饭，在处江山足护持。”肝胆何等磊落，爱憎何等分明！又如“天子门生”条，写秦桧企图拉拢状元赵逵，使吏“奉黄金百星以出，……赵出不意，力辞之。吏从以出。同舍郎或劝以毋怫桧意者，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独何人哉！群谓冰山足恃乎！’劝者缩颈反走。吏不得已归，犹不敢以其言白（秦桧）。”寥寥数语，而赵逵之凛然正气，劝者及秦吏之狼狈窘迫，俱跃然纸上。再如“优伶诙语”条：“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丁丑，赐银绢万疋两，钱千万，綵千缣，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胜镮。’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伶人以“二胜”谐“二圣（徽、钦二帝）”，对秦桧的讽刺是极为辛辣尖锐的。而秦桧为此便下人于狱，置人于死地，其作贼胆虚与手段之残酷也都昭然若揭。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大书特书秦桧被“赐第”、“赐银”、“赐燕（宴）”的种种优厚待遇，实际上也隐含了对宋高宗的不满。这些地方，是完全称得上“若有深意寓焉，岂亦不得其平而鸣欤”（潘旦《书桯史后》）的。

此外书中写文人韵事如“东坡属对”、“刘改之诗词”、“贤已图”等条，也都意味隽永。如“贤已图”：“天祐间，黄、秦诸君子在馆。暇日观画，山谷出李龙眠所作《贤已图》，博奕、樗蒲之俦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进盆中，五皆傚，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立，纤秾态度，曲尽其妙，相与叹赏，以为卓绝。适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顾乃效闽人语耶！’众咸怪，请其故，东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唯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先极写李龙眠画之精妙，黄、秦诸人叹赏之热烈，从中突出苏东坡超群的艺术鉴赏能力，确是高人一筹，最后更以李龙眠的“笑而服”作结，可谓言简意赅，气足神完。

这些地方，都反映出作者精湛的写作技巧。（赵山林）

稼轩论词

辛稼轩守南徐，已多病谢客，予来筮仕委吏，实隶总所，例于州家殊参辰，且望贽谒刺而已。余时以乙丑南宫试，岁前莅事仅两旬，即谒告去。稼轩偶读余《通名启》而喜，又颇阶父兄旧，特与其洁。余试既不利，归官下，时一招去。稼轩有词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选自《桯史·卷三》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岳珂《桯史》记宋代文人轶事，颇能反映人物性格。如"东坡属对"、"贤已图"诸条写苏轼的文采风流，"刘改之诗词"条写刘过的狂放不羁，都颇为传神。在这方面，"稼轩论词"条也很有代表性。

本篇所记，为宋宁宗开禧元年乙丑（1205）事。这年辛弃疾出守京口（即南徐，今江苏镇江），岳珂当时也在京口，因得时常过从。篇中所写，主要是宴会上评词的场面。辛弃疾、岳珂及其他坐客这三个（组）人物的形象都相当生动。记叙的中心是当时已六十六岁

的老英雄、老词人辛弃疾。他空有一腔报国热忱，却无处施展才略，而且屡遭排挤与打击，因此满腔忠愤一泻于词。在宴会上，他令歌妓反复歌唱自己的得意词作，并亲自击节，高声朗诵，都是借此以寄托自己的情怀。诵词后“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可见他对自己的力作警句，颇为自信，而“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又可见出他在自信的前提下，仍不乏自知之明。与豪爽豁达的辛弃疾相比，在座众客就显得过于拘谨局促了。他们始而“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逊谢不可”。其中“或措一二辞”之客已属难能可贵，但所论多不中肯綮，辛弃疾以其“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这一笔写出辛弃疾对以上众客所答，略示不满；而挥羽四视，又使人想见其两目炯炯，英气逼人。其时岳珂年方二十三岁，在抗金英雄、词坛泰斗辛弃疾面前，可谓后生小子。但辛弃疾对其毫无轻视之意，而是态度恳切地“顾问再四”；当岳珂“率然对”后，辛弃疾更“喜，促膝亟使毕其说”；当岳珂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完毕之后，辛弃疾更“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更可贵的是，辛弃疾不仅是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不耻下问的谦逊态度，而且的确是心口如一，言出行随，事后即按岳珂意见，“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一代词人如此豁达大度，实在令人钦仰！千秋之下，读此佳篇，稼轩公之“拊髀自笑”，之“自击节”，之“挥羽四视不止”，尤其是其闻过则“喜”，则“大喜”，种种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为此，我们不能不赞叹《桯史》作者的生花妙笔。（赵山林）

《四朝闻见录》

《四朝闻见录》，作者宋叶绍翁，五卷。该书主要记叙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轶事。

作者通过纪事，表现出历史人物的品格，有时能于细微处见精神。乙集“秦小相黄葛衫”条载“小相熺尝衣黄葛衫侍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熺未谕，复易黄葛。桧瞪目视之曰：‘可换白葛。’”原来权倾天下的秦桧“颇谨小嫌”，恐“色之逼上”。同集“秦夫人淮青鱼”条记宪圣召秦桧夫人食淮青鱼，“夫人对以食此已久”，“视

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进”。秦桧知道后，恚之曰：“夫人不晓事。”“翌日遂易糟鲜鱼大者数十枚以进。宪圣笑曰：‘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耳。’”于此可见秦桧工于心计，虚伪狡诈。“葛黄乃贵贱所通用”，但秦桧却对手下人说：“我与尔却不可用。”可见秦桧自知权重震主，倍加小心如履薄冰，“故思陵眷之，虽桧死犹不释。”

《四朝闻见录》记述四朝人事，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如“东莱南轩书说”、“考亭解中庸”、“慈湖疑大学”等条言理学精义；“陆放翁”、“张于湖”、“朱希真”等条述文人轶事；“技术不遇”、“王医”、“黄振以琴被遇”等条涉及百工、医、乐；至于庙宇名胜、时尚习俗、优伶戏语、歌诗绘事也靡不毕具，闲时一阅，颇能广识见、长精神。

此书还记录了一些重要著作的成书经过，如“洪景卢编唐绝句”条披露了洪迈编选千首唐人绝句的动因；“吕成公编文鉴”条则收录了“文鉴”书成后的二件佚事，为阅读、研究此二书者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史料。

叶绍翁所书《四朝闻见录》虽为野史笔记，但所记精核，所论持平。绍翁与真德秀游，故其学以朱熹为宗。乙集“洛学”条深惜朱熹之子朱在趋媚时好，颓其家声，谓其“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可见叶绍翁无所隐讳，非攀援门户者比。陈郁《藏一话腴》、周密《齐东野语》虽然摘出《闻见录》的一些伪异，但终不能废其书。（胡乐平）

张 于 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张氏孝祥廷对之顷，宿酲犹未解，濡毫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擢首选，胪唱赋诗，上尤隽永。（按：此句似有脱文）张正谢毕，遂谒秦桧。桧语之曰：“上不惟喜状元策，又且喜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又叩以诗何所本，字何所法。张正色以对：“本杜诗、法颜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盖嫉之也。张廷对时，天下犹未尽许之，（按：此下似有脱文）务能参问前儒，汲扬后学，词翰愈工，

天性倜傥，轻财好施，勇于为义，为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细行。高宗尝问以人言卿脏滥，孝祥拱笏再拜以对曰："臣诚不敢欺君。臣'滥'诚有之，'脏'之一字不敢奉诏。"上笑而置之。人以为诚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尝语余曰："于湖平生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张，乌江人，寓居芜湖，捐己田百亩汇而为池，环种芙蕖杨柳。鹭鸥出没，烟雨变态，扁堂曰："归去来"。芜湖未有第进士者，阴阳者流谓必于湖水与县治接，而后英才出。张方欲凿而通之，则已殁矣。尝舟过洞庭，月照龙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制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比。尝慕东坡，每作好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虽失太过，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资禀太高，浸淫诗酒，既与南轩考亭先生为辈行友，而不能与之相琢磨，以上续伊洛之统，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为紫府仙。惜乎！

—— 选自《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

本文出自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主人公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绍兴进士，官荆南、湖北安抚使，是南宋著名词人。其词风格豪迈，常常表现出恢复中原、统一国家的爱国主义激情。本文通过纪事来写人，着重表现张孝祥横溢的才华与直率的品格，颇为生动传神。

全文不过六百来字，作者主要描写了有关张的四件轶事：廷对高宗、面谒秦桧、捐田为池、填词洞庭。作者非常善于安排材料，在文章开头选取最富有表现力的事件——廷对高宗加以渲染，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深刻印象。张孝祥"宿酲犹未解"、"立就万言"，其字笔划遒劲，其声上亢隽永，一个谪仙般的人物呼之欲出。

文章通过张于湖正色以对秦桧曰："本杜诗，法颜字，"又表现出于湖居士性格中刚直坦率的一面。杜诗之爱国爱民，颜字之端庄遒劲适足以反衬出秦桧的祸国殃民、谄上媚外。

本文是史料笔记，要反映一个历史人物除了真实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全面，文章描写了主人公轻财好施、勇于为义、捐田为池，为

政平易等长处，面对他的短处“嗜酒好色，不修细行”也直书无隐。当高宗质其“脏滥”时，孝祥举实奉告：“‘滥’诚有之，‘脏’之一字不敢奉诏。”从而再次表现出张孝祥真诚坦率的品性。作者意犹未尽，又引录真文忠公语云：“于湖平生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表明了作者对主人公的爱敬之情，赞其大节，略其细行。

作者虽以史笔写人，却不失文学描写的生动形象，特别是能通过富有性格特征的语言来刻划人物，张孝祥与秦桧对话时严肃正直，答高宗问时坦诚无伪，呼群吏饮时平易友善，问门人语时则流露出自负和对东坡的仰慕，文章正是通过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交接形象地展现了他的性格。作者还善于用精炼的笔墨进行场面描写，在“月照龙堆，金沙涌射”的洞庭湖上，于湖得意命酒，歌自制《念奴娇》词，斯情斯景，似谪仙，亦似坡仙重现人间，生动地渲染了张孝祥倜傥的天性。（胡乐平）

《齐东野语》

《齐东野语》书名用语出自《孟子·万章上》：孟子回答他的弟子齐国人咸丘蒙问上古故事时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但本书绝非道听途说、荒唐无稽之谈，“自叙”有云：“务求事之实，不计言之野”可证作者严肃的求实态度。作者以“齐东野语”做为书名既是谦称，又是意在缅怀故土，秉承祖训，通过记述南宋史料，寄托故国之思、亡国之痛。

由于作者学识渊博，数艺并通，交游广阔，见多闻广，故本书内容极其丰富，举凡辨析古史，记述朝政，谈艺论文，辑佚杂考等无所不有。一册在手，足以增学问，广识见，也足以解颐，足以破闷。如卷十五记张镃“玉照堂梅品”推赏梅的标韵孤独，又录梅花宜称、憎嫉、荣宠、屈辱四事五十八条，使人不独知梅花之贵，且生爱敬之心。又如卷十九“贾氏园池”条记集芳园：“积翠回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眇逶迤……犹以为未也，则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滨，架百余楹。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既

见其“营度之巧”，复见出贾似道之奢华铺张，使人在俯仰之间，遽有荒田野草之悲。

作者的本意在实录南宋的朝廷政事，而本书的最大价值也在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足以补史传之缺”，洵非虚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条详述富平之战、淮西之变、符离之师，卷三“诛韩本末”条具言韩侂胄死之因由，不但始末毕陈，而且可信不诬。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继承其父秉笔直录的史学精神“爱憎一衰，议论乃出。”间或在史料后加上客观的论析，令人信服。如“诛韩本末”条后云：秦桧“和者当斩”，韩侂胄“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作者据皇帝之意及社会人情进行辨析，去伪存真，“用直书之，以告后之秉史笔者”，很有见地。

周密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齐东野语》既有严肃的史料，也不乏文采斐然的小品，还有一些情节离奇曲折的故事，如卷十八“宜兴梅畇”，描写生动，大类后之《聊斋》。卷二十“台妓严蕊”记天台营妓严蕊被朱熹系狱，受杖几死的故事，后被明代凌濛初采纳敷演，成为《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一回：“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齐东野语》记录了不少宋代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遗闻逸事，如岳武穆御军、放翁钟情前室、范公石湖、姜尧章自叙、真西山等，许多材料为史传所不载，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人们引用。

本书是周密之精心结撰，收罗既富，文笔亦佳，披阅一过，南宋社会之人情习俗赫然如见。简明的实录，生动的描述，读之也给人以文学上的享受。作者评议政事，针砭时尚，常在逸闻趣事中寓教训、存寄托，行文时庄时谐，内容雅俗共赏。（胡乐平）

《武林旧事》

《武林旧事》，南宋周密撰。武林是南宋都城临安的别称，即今杭州。此书是周密于宋亡以后在元朝统治下，回忆南宋旧事而写成的，材料来自作者的见闻和地方志等。书中追记乾道、淳熙年间旧事，凡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节物、鼓坊乐部，无不备载。特别是对当时都市的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某些杂事，作了翔实的记载。南

宋一些文人的遗篇剩句，也赖以保存下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为“目睹耳闻，最为真确”。书中“乾淳教坊乐部”、“诸色伎艺人”、“官本杂剧段数”等节，对研究中国戏曲史者，很有参考价值。

《武林旧事》描写当年杭州一带游观之盛和娱乐之用，极为生动细致，文采飞扬。卷三《西湖游幸》一节中描写都人游湖的盛况：“龙舟十余，彩旗迭鼓，交舞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京尹为立赏格，竞渡争标。内珰贵客，赏犒无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游人之众使两堤“几于无置足地”，画楫之多，使水面“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竟然“振动远近”，作者有声有色地描写游湖之盛，反映了当年南宋临安之繁华。又如卷二《元夕》一节，作者维妙维肖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灯彩：“灯之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

在这部书中，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故国眷念之情。他在自序中就说过：“……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噫，盛衰无常，年运既往，后之览者，能不兴忾我寤叹之悲乎！”鲍廷博跋语也说：“凄然有故国旧君之思，不仅留连今昔而已。”书中追忆乾、淳年间上下宴安的生活流露了企慕之情，但对这种苟安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如卷三《西湖游幸》一节中所说：“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縻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又如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一节中，可以看到一张循王张俊接驾的明细表，从这张明细表

上可以看出它比之清代小说《红楼梦》中乌进考贡献贾府的礼物表和贾府抄家的财物表，其奢侈程度还要来得惊人。象这种记录宋室君臣豪华侈糜生活的文字，《武林旧事》特为详尽周备。（陈怀良）

观　　潮

浙江之潮，天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二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

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凭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伞雉扇于九霄之上，真若箫台蓬岛也。

——选自《武林旧事》卷三，西湖书社 1981 年

《观潮》是指观看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口呈喇叭形，外宽内窄，江口逐渐浅狭，潮水涌来，受到狭窄江道约束，形成汹涌波涛，有如排山倒海之势，奔腾咆哮，成为天下胜景，古人称之为"壮观天下无"。自古以来人们就将钱塘江观潮视之为盛事，多少文人墨客以其为歌咏描写对象，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周密的《观潮》就是其中写得相当出色的名篇。全文以"观潮"之"观"字为意脉，而又处处落笔在"潮"字上，绘声绘色地写出江潮之壮美，演兵之饶勇，弄潮之奇险，以及观潮之盛况。

"浙江之潮，天下伟观也"，点明题目，统摄全文。作者对潮来"最盛"时的情景，观察细微，落笔淋漓，由远及近，渐次写来。

"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以"银线"设喻，生动地描绘了潮水在水天相接之处的形象。"既而渐近"，潮水奔突而来，作者以"玉城雪岭"作比，写出了潮水的颜色和气势，与上文"银线"一词相呼应。潮水声音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可谓"势极雄豪"，杨诚斋诗句的引用，增强了文中描绘潮来之壮观的真实性。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简要介绍教阅水军活动的组织者和活动地点。"艨艟数百，分列两岸"，一切准备就绪，可见场面之雄壮，声势之浩大。数百艨艟，忽而飞速前进，忽而变换队形，忽而星散，忽而云集，摆出各种阵势。一个"尽"字概括了队形变化的迅速和多样。水军在"震撼激射"的江涛上进行乘骑、弄旗、标枪、舞刀的操练，"如履平地"。文中还声态并作地描写了实战演习的紧张激烈的场面。"人物略不相睹"，以示"黄烟四起"之烈；"声如崩山"，以示"水爆轰震"之威。经过一场激战，"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作者运用简洁的文字，含蓄地表现了水军训练有素，将领指挥有度，展示了水军将士们骁勇的战斗英姿。

"吴儿善泅者数百"，在鲸波万仞中出没自如，他们"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大显身手。更使人叫绝的是他们手持十幅大彩旗而"旗尾略不沾湿"。作者通过吴儿弄潮的动作和细节的描写，表现了他们的勇气和技能。吴儿弄潮的奇险，使人惊叹不已；"豪民贵宦，争赏银彩"，观众热烈的情绪则进一步烘托了弄潮儿的高超的技能。

写观潮之盛况是通过写游人之众多来表现的。"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竟然"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行文至此，作者意犹未尽，再作侧面烘托。物价的昂贵，看棚之内席地无暇，衬托出游人之众。观潮之盛况，正是说明了"浙江之潮"，确实是"天下之伟观也。"

周密的《观潮》形象地再现钱塘江潮宏伟壮阔的气势，歌颂了祖国山河的壮美；文中生动描述水军操练和吴儿善泅的表演，赞美了我国古代人民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文中根据不同题材，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写潮水之壮观，则由远及近；写教阅水军，则点面结合；写吴儿善泅，则概括描写和细节描写相结合；写观众之众多，

则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作者构思精巧，文章一开始便写江潮雄豪气势，然后写水军善战，吴儿善泅，观众之盛来衬托江潮之壮观，处处紧扣题目。全文仅三百余字，概括了观潮之胜景，不愧为经世不衰的佳作。（陈怀良）

《梦粱录》

《梦粱录》。南宋吴自牧撰。作者在自序中说："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 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故取书名为《梦粱录》。

全书共二十卷。作者根据耳闻目见和淳祐、咸淳两部《临安志》的材料，记载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风俗、艺文、建置、地貌、物产、人物等，体例仿《东京梦华录》。《学津讨源文梦粱录跋文》中说："先自牧有孟元老者，著《梦华录》，备载汴京故事，此录续元老而作，殆合璧也。"

书中"所记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可与十卷本的《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些记载的文字段落与笔记《都城纪胜》完全相同，但总体上比其更详尽完备。如记当地物产，就有谷、丝、枲、货、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等类。记人物，有历代人物、状元表、武举状元、后妃列女、历代方士、历代方外僧、行孝等类，甚为详尽周到。"百戏伎艺"部分，介绍当时杂技："且杂手艺，即使艺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铁、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等，绢包儿、撮米酒、撮放生等艺。"介绍皮影戏："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

全书内容丰富，层次清楚，措词质实，语文通俗。《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谓其"详于叙述，而拙于文采，俚词俗字，展籍纷如"，并指出作者大概是有意运用当时方言世语来写此书的。

书中有些记载流露了较浓的封建意识。如在"后妃列女"部分里，表彰了不少"列女"，如凌妻刘氏，"及笄许嫁，请期将至，而凌生告卒，刘氏闻之，告于父母曰：'儿闻女子以一志为良，死生不易其节，儿已许凌，今即已丧，则吾夫也，儿当易服奔丧，誓咏《柏舟》，不更二也。'"还有"节妇何氏，年少丧偶，志不再嫁，奉姑至孝……。"更有"孝妇盛氏，"挖自己的肝给婆婆治病，等等。这些乃作者思想，历史的局限所致。（陆予圻）

《西湖老人繁胜录》

《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西湖老人撰。该书记南宋临安（杭州）风俗，在同类书籍书自具特色。此书记载，以宋宁宗时代（1195—1224）为中心，反映的主要是南宋中叶宋金相持阶段的临安风貌。由本书可以看出，当时临安的繁华比起南渡前的汴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城内外有百万人家"，遇到混补年，"诸路士人比之寻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都在都州北权歇，盖欲入试近之故也。"可见都城之大。商业十分繁荣，"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如银朱彩色行、金漆卓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处布行、麻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等等。对于繁华富庶的临安都市，作者作了极为简要而传神的概况："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衣海，卦山卦海，南山南海，人山人海。"

作者是描写盛大场景的能手，常寥寥数笔，就把熙熙攘攘的群众场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如写寒食前后，西湖春游景象："西湖内画船布满，头尾相接，有若浮桥。头船、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槛船、摇船、脚船、瓜皮船、小船，自有五百余只。南山、北山龙船数只。……岸上游人，店舍盈满。路边搭盖浮棚，卖酒食也无坐处，又于赏茶处借坐饮酒。南北高峰诸山寺院僧堂佛殿，游人俱满。"又如作者笔下的瓦舍勾栏："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唯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其中表演的伎艺

种类有说史书、御前杂剧、弟子散乐、作场相扑、说经、小说、女流、勾栏合生、覆射、踢瓶弄碗、杖头傀儡、悬丝傀儡、影戏、说唱诸宫调，等等，“十三座勾栏不闲，终日团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小说、戏曲、曲艺、杂技艺术正是从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发育起来的。因此，它们是研究小说史、戏曲史、及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作者深知景物描绘中移步换形、多方位审视的妙用，注意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人的感受中对临安风物之胜作出描摹与渲染。西湖之美，仅从杭州局中人的眼光来鉴赏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局外人的眼光来鉴赏。为此作者特地写了一段全国使者游览西湖山水的感受：“递之指点，回头看城内山上，人家层层叠叠，观宇楼台参差如花落仙宫。下节步行，争说城里湖边有千个扇面，不啻说，我北地草木都衰了，你南中树木尚青。”这样多角度的描摹与渲染就使西湖之美在读者心目中有了立体感。

作者不仅善于描绘大的场面，面有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反映出当日临安市民及外地乡民的各种心理。如端午节前后，“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为什么？这里就有个社会心理问题：“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唯重午不可无花供养。”又如随着城乡之间的贸易交流，杭州产品在外地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为可信。”这些记载都很真切，堪称十二、十三世纪中国南方风俗民情的生动记录。（赵山林）

《都城纪胜》

《都城纪胜》，南宋灌圃（一作灌园）耐得翁撰。作者事迹无可考，只知其姓赵。书成于南宋端平二年。《武林掌故丛编》收录此文时称述：“宋自南渡之后，半壁仅支，而君若臣，溺于宴安，不以恢复为念，西湖歌舞，日夕留连，岂知袂水残山，已无足恃，顾有若将终焉之志，其去燕巢危幕几何矣。而耐得翁为此编……抑亦知其

书流传必贻笑于后世，故隐其姓名，而托‘子虚’‘乌有’之伦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述“作是书者，既欲以富盛相夸，又自知苟安可愧，故讳而自匿，不著其名。”《说郛》所收此文为删节本，改名《古杭梦游录》。

全书一卷，分十四类，皆记当时都城（今浙江杭州）的土俗民风琐事。其十四类为：一市井，二诸行，三酒肆，四食店，五茶坊，六四司六局，七瓦舍众伎，八社会，九园苑、十舟船、十一铺席、十二坊苑、十三闲人、十四三教外地。这些内容颇具文史参考价值，其中尤以杂技和说唱部分，为研究文艺者所重视。如“瓦舍众伎”类中写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使后人可了解当时杂剧概貌。

全书叙述详细，层次清楚，文笔流畅，语言简炼。虽作者在自序中声称：“但纪其实不择其语，独此为愧尔。”但仍可见其文笔功力。如第十类记杭州的舟船：“行都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不等，……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惟支费钱耳。其有贵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致耳。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而东浦河亦然。惟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间，则有弄潮者，持旗执竿，狎戏波涛中，甚为奇观，天下独此有之。”如此文笔，正如《武林掌故丛编》为此文所作序中所称：“咄哉耐得翁传录，可似兰台两赋奇?”（陆予圻）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南宋时期刊印的一个话本。全本共十七节，第一节已缺。全书描叙很简略，仿佛当时说话人所用的提纲。

从第二节起，描述三藏法师一行六人，路遇猴行者。行者化身

为白衣秀才，自报家门："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弥猴王。"他自告奋勇，"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当即感谢道："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并有双方诗歌对答，猴行者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三藏以诗作答："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仙。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由此可见此书韵文散文间杂的特色。

此后，在神通广大的猴行者保护下，三藏法师经香林寺，翻大蛇岭，履九龙池，越大水，历鬼子母国，过女人国，终达天竺，取得经文五千四百卷，一行七人，安然归来。

书中的猴行者，已初具孙悟空的雏形。他沿途杀白虎精，除馗龙，降深沙神，法力无边，所向无敌。而唐三藏的形象，有些随意之处。例如，到达王母池处，三藏法师想吃桃，竟令猴行者去偷："法师曰：'愿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猴行者曰：'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颗，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今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即猴行者拒绝去偷。一会儿，"前去之间，忽见石壁高岑万丈，又见一石盘，阔四五里地，又有两池，方广数十里，瀰瀰万丈，鸦鸟不飞。七人才坐，正歇之次，举头遥望，万丈石壁之中，有数株桃树，森森耸翠，上接青天，枝叶茂浓，下浸池水。……行者曰：'树上今有十余颗，为地神专在彼处守定，无路可去偷取。'师曰：'你神通广大，去必无妨。'说由未了，攧下三颗蟠桃入池中去，师甚惊惶，问此落者是何物？答曰：'师不要惊，此是蟠桃正熟，攧下水中也。'师曰：'可去寻取来吃。'"此处的三藏，是个几次命令猴行者去偷王母蟠桃自己享用的教唆犯，实在是说书人的杜撰。

此书词句文白夹杂，相当粗糙，故事情节相当简单，某些细节有点不近情理。例如，王母树上的蟠桃，一会儿变成孩童，一会儿又变为一枚乳枣。被吞入口中，后回来路过西川，吐出来，在地中长成人参。仅管如此，这个话本对后代西游记故事的演变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阿　锴）

《新编五代史平话》

《新编五代史平话》，是宋元讲史话本的代表作。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可以概括讲史话本的基本特点。《新编五代史平话》历述五代兴替始末，再现了军阀割据、陷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混乱局面，大体上依据史书；面有关黄巢、朱温、刘知远，郭威等人的许多生动故事，则来自民间传说。由于基本情节来自史传，所以本书在思想观点上受到封建史学家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具体描绘中，常常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鲜廉寡耻及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如石敬瑭为了满足做皇帝的一己私欲，竟然无耻地投降契丹贵族，称儿纳贡，割取燕云十六州以换取契丹统治者对他的支持。书中对石敬瑭之流奴颜婢膝的丑态作了比较充分的描绘，并加评论："细阅青编论是非，石郎举事不知儿；一朝反噬无遗孽，堪笑妖狐假虎威。"作者的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本书的整理者虽对农民起义怀有偏见，斥为"盗贼"，但在具体描绘中还是比较正确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如书中写黄巢起义的原因，一是"关东境内，连年旱灾，禾稼无可割刈，所至饥荒，人无依倚，待尽沟壑。……而州县文移督趣甚急，动加捶挞"，百姓不得已而"撤屋伐木，雇妻鬻子"；二是"而今世界不是修文时节"，科举所取，"不是权势子弟，则是豪富儿郎。咱每寒酸贫儒，纵有行如颜、冉，文如班、马，也不中选"，黄巢本人，就是无故被黜落的。应当说，这些描绘，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真实的。

书中一些人物的性格相当鲜明。如黄巢的刚直而又略显急躁，刘知远、郭威的强悍而又带有流氓习气，等等。如写郭威，七八岁牧牛时，就手持大柴棒虎口夺牛。十一岁时以竹弹弓弹雀，误伤人命，被官府在而颊左边刺了个雀儿，从此有了"郭雀儿"的诨号。从军后，因战功被上司冒领，饮酒解闷，他身无酒资，便解佩刀抵押，店主不肯，他怒而杀店主及酒保二人。但郭威并非只有匹夫之勇。他曾使苦肉计击败契丹，又善于"抚养士卒，与之同甘共苦。小有功

的，厚赏之；微有伤的，亲视之；军士无问贤不肖，凡有开陈，皆温辞色接之；微忤不怒，小过不责”，因此深得军心，最后能够建立后周，取后汉而代之。类似这样的人物性格描绘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有一定的影响，而刘知远、李三娘的故事更演变而为《白兔记》，成为古代戏曲中广为流传的名作。（赵山林）

《梁公九谏》

《梁公九谏》，旧题狄仁杰撰，今多为宋代无名氏撰。武则天原为唐高宗的皇后。高宗死，中宗即位。武则天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并远徙房州，而立豫王为帝（睿宗）。公元690年，武则天又废睿宗，临朝称制，改国号为周。武周一朝，酷吏横行，诬陷成风，唐宗室和大臣多被杀戮，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思念李唐王朝遂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武氏诸王却觊觎皇嗣之位，图谋武周天下传之久远。

《梁公九谏》写狄仁杰屡谏反对武则天立武三思为皇嗣的故事，符合当时人们的愿望，活画出一位舍生忘死、力挽狂澜的社稷之臣的形象。全文叙述狄仁杰九次进谏，各谏前后相连，第九谏实为谏奏的结果。第一谏为故事的发生。武则天宣布拟立武三思为储君，满朝大臣皆称贺得人。独有狄仁杰坚持异议：“合立庐陵王为储君。若立武三思，终当不得！”与八十二员匍匐于地曲意希旨的大臣相比，狄仁杰一出场就为读者留下直言正谏、正气凛然的高大形象。第一谏狄仁杰是以皇统继承者的合法性为进谏之由的，第二谏则是以人心向背的事实为立言之本。武三思与庐陵王先后招兵御敌，武三思“前后十余月，招召人数，不满千百”，庐陵卫“不经旬日，计兵千万”。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孰优孰劣，泾渭分明。武则天不甘就此罢休，又利用石函铁札的谶语”武后登万万年”而大作文章，认为武家天下传万代乃是天意。狄仁杰针锋相对，由武则天改元后已有两个万岁元年而得出“万万年之数足矣”的结论。第四谏狄仁杰甚至利用封建妇道为进谏的武器，直斥武则天违背纲常，“亲儿远贬房州是四逆，立侄为储君是五逆”。尔后是武则天三梦，狄仁杰三次圆梦进谏。其间武则天听取门下侍郎张易之之计，欲以金宝软化狄

仁杰，狄仁杰毫不动心。至第八谏，狄仁杰面对殿前油锅经受生死考验，要么放弃直谏，要么跳入油锅。他选择了后者，从而终于感动武则天，答应“依卿所奏”。最后武则天召回庐陵王为皇嗣，并感叹狄仁杰：“岂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

《梁公九谏》具有完整的小说结构，情节虽不很曲折，却写得波澜起伏，颇能吸引读者。故事一开始，交代事件起因，并让两个主要人物登场进入各自角色。然后狄、武双方始终以进谏与拒谏的冲突不断将情节推向前进。第八谏狄仁杰跳油锅之举，史无记载。这虚构的一笔实为精彩，情节由此臻至高潮，狄仁杰重社稷、轻性命的直臣形象亦最终完成。末谏为尾声，交代这一故事的传统喜剧结局。其中第四谏狄仁杰斥武则天为“逆”，情节掀起波澜，似乎高潮在即。作者继之却穿插武则天三梦，既为故事增添神秘色彩，也使情节暂为舒缓而不致匆匆收束。故事人物除狄、武之外还有张易之。他露面两次：一是为武则天曲意释梦，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一是献计利诱狄仁杰。此人与狄仁杰的刚直不阿适成鲜明对照，是一令人嗤之以鼻的贪官谀臣形象。作者对人物未作心理描写，甚至动作描写亦不多，主要通过对话展示人物性格，因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稍嫌不足。这与作者对题材的独特处理方式有关。其好处是可减省枝蔓，并使人物性格更为显豁。（聂言之）

《云麓漫钞》

《云麓漫钞》初名《拥炉闲话》，南宋赵彦卫（一说为衡）撰。书中内容，“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四库全书总目》），其作用在“析误钩隐，辨是与否，有益学者”（《拥炉闲话序》）。

书中记述不少宋代史实，并间有评论，对宋史研究颇有裨益。如论兵制，“本朝自收诸镇之权，令朝臣知其州事，提刑转运以纠察之，而兵实无总之者。……靖康召兵卒，无应者。”论选举，“国朝既收诸镇权，自一命以上，皆注吏部选，而选人有七阶，……而员益冗，举削日减，人有淹滞之叹。”又如记岳飞题宜兴张氏屏文，记“秦桧

十客”，记出使金国的路线里程，记迎送金使所需费用，均可补正史之不足。

文学掌故的记述与考证，在本书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如论唐人行卷之风：“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这段记述较早地揭示了唐代举子行卷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对于宋代文学，赵彦卫也有自己的见解。如他论宋文流变：“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昆体，穆伯长、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学者宗之。王荆公为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兼庄老之说。洎至崇观黜史学，而中兴悉有禁，专以孔孟为师。淳熙中，尚苏文，文多宏放。绍熙尚程氏，曰洛学。”可以说是相当清晰地勾勒了宋文发展的大致轮廓。

书中一些衡文谈艺或记载文人轶事的片段，常能反映出作者的艺术见解，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如论画的创作与鉴赏：“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耳，非精鉴者之事也。”又如记宋祁对文章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情况：“宋景文公修《唐书》，稿用表纸朱界，贴界以墨笔书旧文，傍以朱笔改之。尝见所修韩退之传，稿末云‘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涂之，改云‘景星凤凰’，复涂之，仍书‘泰山北斗’字。”

作者笔之所触，不限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还涉及下层人民的生活。如记建宁府松溪县银矿工人的生活，又如记吴中船工的生活：“‘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此两句，乃吴中舟师之歌，每于更阑月夜，操舟荡桨，抑遏其词而歌之，声甚凄怨。”同情之意，溢于言表。对浙东河流及船工生活的描绘尤其值得注意：“自浙江东南溪行，而溪水浅涩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小者如弹，大者不过盆碗，齿齿无数，五色可爱，行三五步一滩，即四边或上流，有拥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堤堰，水势喷激怒如瀑，……

每遇滩碛，即舟师足踏樯竿，手执篙，仰卧空中撑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撑，谓之身攧篙。舟师每呼‘肩篙’、‘头篙’、‘转身篙’、‘抢篙’，诸人即齐声和曰‘嗷嗷’，诸人皆齐力急撑。……自处之青田至温州，行石中，水既湍急，必欲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则碎溺为害。故土人有‘纸船铁梢工’之语，言寄命于舟师也。”摹写水景，历历如画，特别是写船工，身手矫健，临危不惧，栩栩如生，令人惊心动魄。如果对生活没有真切的感受，是很难有此传神之笔的。（赵山林）

《大宋宣和遗事》

这是一部讲史话本小说。根据书中叙述人的口吻，仿佛南宋人。而书中又有说宋代建都之地为“一汴、二杭、三闽、四广”，显然系元人之语。因此，作者应是宋元时期众多的说话艺人。

一般认为，此书属于宋元说话人提纲式的稿本；在刊行时，可能没有经过精心细致的加工整理，所以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宋元说话人的讲演风格，显得朴实自然。

书中文言与白话交织混杂，许多段落完全抄袭前人。全书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十大段：第一段，说话人历数各代荒淫无耻，宠信佞臣，不理朝政的昏君，从商纣王一直骂到宋徽宗；第二段，讲述王安石变法，招致祸乱，王安石引蔡京入朝，埋下祸根；第三段，讲述宋徽宗重用蔡京、童贯等；第四段，讲述宋江等三十六条好汉聚义水泊梁山；第五段，讲述宋徽宗宠幸李师师，曹辅进谏及张天觉隐去；第六段，讲述宋徽宗信任道士林灵素及其死葬之异；第七段，讲述汴京腊月预赏元宵和元宵放灯的空前盛况；第八段，讲述金兵入侵，攻陷北宋都城汴梁；第九段，讲述金人掳钦徽二帝及后妃北行，帝妃沿途受辱；第十段，讲述康王赵构南渡即位，定都临安之事。由此可见，书中主要叙述的是北宋后期到南宋初期的朝野历史。

书中第四段，是水浒故事的雏形。由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位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拜为弟兄，杨志因缺乏旅费，雪天卖刀，杀死恶

少而遭判配。“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接着，转叙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八人，劫取生辰纲，连结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宋江怒杀阎婆惜，受到官兵缉拿，躲人九天玄女庙，发现载有三十六人姓名的天书之后，带领朱仝、雷横等人上山，众人共推宋江为首领；最后受宋廷招安，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但是，书中讲述的事件经过，与后来《水浒传》里的不太一样（例如，关于智取生辰纲的过程即是）。

书中有的地方，铺述较为生动。例如，描述汴京元宵盛况：“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内门直上一条红绵绳上，飞下一个仙鹤儿来，口内衔一道诏书，有一员中使接得展开，奉圣旨宣万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万姓！”少刻，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却去宣德门直上有三四个贵官，……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词，名做《撒金钱》：频瞻礼，喜升平又逢元宵佳节。鳌山高耸翠，对瑞门珠玑交制；似嫦娥，降仙宫，乍临凡世。恩露均施，凭御栏圣颜垂视。撒金钱，乱抛坠，万姓推抢没理会；告官里，这失仪，且与免罪。”

全书末尾有这样一段结论：“世之儒者谓高宗失恢复中原之机会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机者，潜善伯彦偷安于目前误之也；绍兴之后失其机者，秦桧为虏用间误之也。失此二机，而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贼臣之肉而寝其皮也欤！”明显地反映出汉族人士爱国抗金的思想，流露出未能收复中原大好河山的痛切之情。（华　森）

智取生辰纲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匹段，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到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柳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乘凉片时，撞着有八个大汉，担得一对

酒桶，也来堤上乘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方为饥渴疲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后，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笼内金珠宝贝匹段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不见了那担仗，只见酒桶撇在那一壁厢，未免令随行人挑著酒桶，奔过南洛县，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尹知县令司吏辨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把酒桶上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著"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将那姓花名约的拿了。副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应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约道："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郓城县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晓却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还捉得晁盖一行人么？真个是：网罗未设禽先遁，机穽才张虎已藏。那晁盖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将晁家庄围了，突入庄中，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著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镔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董平领取弓手回县，离不得遭断吃棒。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

——选自《大宋宣和遗事》，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

《大宋宣和遗事》中的这段"智取生辰纲"，显然是《水浒传》中从七星聚义到火併王伦故事的雏形。两者相同的部分有：都是用蒙汗药麻翻押运人员而劫走十万贯金银珠宝的；事发之后，到郓城县

捉拿，都是押司宋江去给晁盖报信的。两者不同之处有：此书的押送者是县尉马安国而不是杨志；智取生辰纲的地点是在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而不是黄泥冈；是因撇下花家酒桶而事发等。

这段文字，由于是说书人的底本，叙述较多，许多地方有些简单。例如，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之后，撇下自已在“酒海花家”借的酒桶，这无疑留下了迅速侦破缉拿的线索，经过周密计划作案的晁盖等八人，不太可能有如此疏忽。又如，董平带手下三十人，“将晁家庄围了，奕入庄中，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途中，遇著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风镔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晁盖一人，从董平等三十余人手中，把自已父亲抢去，不太合情理。如果晁盖等八人一道阻劫，经历一场厮杂混战而抢去晁太公，方能使人信服。这个话本实在有些粗糙，显然没有经过艺术修养较高的文人润色。

尽管如此，这个话本的大致轮廓，为《水浒传》的作者，提供了驰骋想象的基础。这一功绩，良不可没。（华　森）

《三国志平话》

《三国志平话》，元代讲史话本。全称《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封面题《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无名氏撰。原书上图下文，分上中下三卷，共约八万字，解放后有排印本。

全书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为引子：东汉光武帝诏许百姓清明节时入御园赏花，书生司马仲相游园，梦入阴司为君，裁断汉高祖及吕后杀害功臣韩信、彭越、英布一案。天帝下令，“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正文叙：东汉灵帝时，太山（即泰山）脚下塌一穴地，附近有一姓孙学究，在石穴中得到一卷天书，可治百病，后将其方授与门徒张觉（即张角）。张觉云游四方，普施药饵，广收徒弟，聚众头戴黄巾起义。东汉朝廷命皇甫松（即皇甫嵩）为元帅，率兵镇压。刘备、关羽、张

飞于桃园结义，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刘备被任为安喜县尉。旋因张飞杀死太守，怒鞭督邮，三人率军兵往太行山落草。国舅董成（即董承）奉旨招安，迁刘备为平原县丞。不久，灵帝驾崩，献帝即位，董卓执掌兵权，图谋篡位。献帝密令曹操会集诸侯勤王，诸侯联军在虎牢关前被董卓骁将吕布所阻。刘关张应曹操之邀，前往虎牢关，战败吕布。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淫虐更甚。宰相王允将吕布失散之妻貂蝉给董卓，又诈言让吕布夫妻团圆，激使吕布杀死董卓。太尉吴子兰及董卓部下四元帅李毅（即李傕）、郭嗣（即郭汜）、楚酬（即樊稠）、张济来攻吕布，吕布兵败，往徐州投奔刘备，伺机夺占徐州，刘备退居小沛。因张飞夺了吕布买马的钱物，吕布率军攻小沛。张飞杀出城外，向曹操求救，将吕布擒杀。刘备随曹操班师回京，被授任豫州牧、左将军。后来刘备复据徐州，被曹操打败，兄弟三人失散。关羽暂归曹操，连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不久，关羽保护二嫂，辗转千里，与刘备、张飞重聚于古城。三人率军投奔荆州，镇守辛冶（即新野）。经徐庶推荐，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曹操南征，占领荆州。刘备遣诸葛亮出使东吴，孙、刘联盟，发动火攻，大败曹军。嗣后，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而斗智，周瑜屡次用计，均被诸葛亮挫败，周瑜气得箭疮崩裂而亡。刘备又收得庞统、魏延、黄忠等人，夺得西川，并收得马超，乃封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为五虎将。曹操率大军来夺西川，被诸葛亮领兵打败，狼狈而逃。刘备遂自称汉中王。不久，曹、孙联合进攻荆州，关羽败亡。曹丕篡汉后，孙权、刘备亦自立为帝。刘备得知关羽噩耗，兴兵报仇。张飞被刺，刘备战败，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南征北伐，心力交瘁，病死于五丈原。

在艺术上，《三国志平话》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叙事简略，文笔粗糙，语句多不连贯，有的甚至不成句读，错字、别字甚多。正如鲁迅所说："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许多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而据民间传说大胆虚构。如刘关张同往太行山落草，张飞摔死袁术之子袁

襄，诸葛亮当着孙权杀死曹操使者，庞统说动江南四郡反刘备，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与曹丕等等，均无史实根据，显然出自下层市民的想象。书中的职官、地理等知识性错误，更比比皆是。第三，对人物仅作粗线条的勾勒，缺乏环境的描写和性格的刻画，因而大多数人物形象单薄。在众多的人物中，张飞形象最为突出，他武艺高强，嫉恶如仇，带有较多草莽气息。诸葛亮形象则在其次，性格刚武粗犷，而缺乏雍容儒雅的风度和指挥若定的气质。

《三国志平话》虽然稚拙浅陋，艺术水准较低，离真正的历史小说距离尚远，但它初步将以往分散的三国故事集纳为一个整体，初具《三国演义》的主要轮廓，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沈伯俊）

初出茅庐

（诸葛亮至新野）月余日，人报曰："曹操拜夏侯惇为大元帅，将十万军来取新野。"张飞高声叫曰："皇叔得孔明，如鱼得水。俺武艺粗钝，看军师应当！"即时，诸葛叫关公："你受吾一计。"又令赵云："你受吾一计。"众官皆有计也。张飞曰："军师不用我也？我如何？"军师猛然言曰："将军也受吾一计。"张飞揽之。诸葛曰："张飞，你本人用心也！"军师无三日，众官皆散。

却说夏侯惇离新野三十里下寨，令人探新野。不一月，听得鼓乐响，人告元帅曰："军师［军师使计］上一山顶，邀皇叔排筵作乐。"夏侯惇言："村夫慢我！"引五万军到高坡下。回面向南搜起，将游子众官，伴皇叔、军师走西壁。坡上炮石垒木打夏侯惇马不停蹄，背后有二将杀殿后。横裹三千军，赵云出。夏侯惇有意归寨，有马岱、刘封劫了寨。夏侯惇投北走。至天晚，到一古城，令人探言，城内粮草、大车、牛畜，勿知其数。人皆言夏侯惇与新野送粮，知征战走了夏侯惇。众军入城，至衙下马。

元帅交造饭。饭熟欲食，伏军皆起，四面兜着。夏侯惇欲走，迸断拦索，百计皆起，撞入阵，伤人勿知其数。夏侯惇："必是牧牛村夫之计也！"其军无三万，往东去也。走离古城之十里，天道欲至半

夜以后，靠檀溪水，众官都下马。夏侯惇又言人困马乏，交造饭。众官卒皆仰面而卧。饭熟，欲请元帅吃饭。众官未吃，蓦闻一声响亮若雷。有人报夏侯惇言曰："檀溪河水下来，莽荡若白云！"元帅令人赴高阜处望，见亡人死马，逐水而下。元帅痛哭，其军无万。

天道明，夏侯惇望北再行。到檀溪一桥，东西正南来，直北过桥。伏军起拦住，后有简献和，前有关公。夏侯惇撞阵而过去，觑士卒。先三日，夏侯惇言，满坡石打劫吾寨，古城相杀开，水渰阵走。夏侯惇言："此处倘有军，吾不能归许昌。"言未决，前面无三里地，柳树下，有三千军，内中一将带酒叫："诸葛共皇叔众官皆掌其计，赶我在此处。军师言：'夏侯惇败了必把你手内过也。'"张飞不语，一人急速而告曰："败残直东而来，其军无三百人。"张飞曰："何人也？"言乃夏侯惇也。张飞笑曰："军师真个强人！"言讫，张飞上马拦住夏侯惇，两壁相杀，夏侯惇大败。

却说曹操升厅而坐，问众官言曰："夏侯惇将十万军、百员将，去取樊城、新野，一去三个月，不知消息。"言未绝，近人报曰："夏侯惇将军回也。"曹操问胜败如何。小军言："无数十人回。"曹操大惊，唤夏侯惇至，见血污其铠，身负重伤。夏侯惇俯伏在地："乞免家族，小人乞死。"夏侯惇又说："十万军斩五员将，火烧水渰，累次埋伏，后逢张飞，痛死败矣。皆是村夫诸葛之计。"

曹操闻之大怒："把夏侯惇推转，斩于阶下！"听一人高叫，言未尽，曹相认得是徐庶："告丞相，惇有今王之勇。"曹操问诸葛如何。徐庶曰："那人有测天之机，今观天下如掌十指。夏侯惇脱命诸葛，乃名将也。"曹公笑曰："我观村夫易可也。吾与徐庶争气。吾将一百万军、千员名将，踏碎樊城、新野，连荆州都取！"即便点军。

——选自《三国志平话》卷中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诸葛亮初出茅庐，即遇夏侯惇率十万大军前来进攻。此时刘备兵少，但诸葛亮巧作安排，以若干路伏兵连连袭击曹军，终于大获全胜。夏侯惇来时是"十万军、百员将"，最后生还者却仅数十人，这位大元帅只好到曹操面前乞死。

这个选段在细致记写战事的同时，也充分注意了对人物的刻划。

全段以夏侯惇的行动为主要线索，但刻划的重点却还是在诸葛亮身上——描写夏侯惇的节节失利，实际上就是表现诸葛亮的高超指挥艺术。因而对夏侯惇的"直接描写"，同时就是对诸葛亮的"间接描写"。另外，张飞在此段中着墨不多，但也是一个重要人物。通过描写他对诸葛亮从"不服"到"服"的转变，表现了这位猛将既心粗气大，又知错能改的可爱性格。对张飞形象的刻划，同时也具有侧面烘托诸葛亮形象的意义，正是"一举两得"之笔。

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相较，《三国志平话》的艺术水准显得很低。这在上面这个选段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在情节方面，《平话》中的这一场战役在《三国演义》中被"扩充"为两次战役：第一次为"火烧博望坡"，即诸葛亮以火攻之计打败夏侯惇的十万大军（具体情形与《平话》上录此段很不相同）；第二次为"火烧新野"，即诸葛亮再次以火攻之计打败曹仁率领的十万大军（具体过程又近似《平话》的这个选段）。《三国演义》的如此扩充，既丰富了情节，更"强化"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形象。在语言运用方面，上录此段中的粗疏简陋之处也明显可见。如夏侯惇在败归后对曹操讲到"火烧水鉴"，但在前面的战事记述中却并没有"火烧"的情形。

不过，与《三国演义》相较，《平话》的这个选段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在《三国演义》中，张飞之表示对诸葛亮的心服是在战斗结束之后——"关张二人相谓曰：'孔明真英杰也!'"而在这里，对张飞心服的描写却是插在战斗进程当中，即在他一听说夏侯惇果真到来之际——"张飞笑曰：'军师真个强人!'"显然，抓住这样的时机来表现张飞心理的变化是更"及时"而适切的。而且"笑曰"、"强人"之类字眼，也更能体现张飞那粗豪的性格。又如，徐庶之称赞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是在夏侯惇发兵之前，在《平话》中则是在夏侯惇兵败之后。因此，在《三国演义》中，徐对诸葛亮的赞语是较"泛"的，如"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等，意思仅在提醒曹操不要轻视诸葛亮。但在《平话》中，徐就是抓住夏侯惇的失败来做文章了——表面上是称夏侯惇为"名将"，为其战败开脱，实际上却是从"反面"来抬高诸葛亮。显然，这样的赞誉不

仅更曲折巧妙，而且也更切实有力。（应　昆）

《京本通俗小说》

这是我国现存编成时间较早的话本小说集，特别是较好地保存了宋代话本的原貌，学术价值较高。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只是一残本，仅存第10至第16卷，第十卷《碾玉观音》，描述咸安郡王恃势强夺璩家裱褙铺的女儿秀秀。后来，因秀秀爱上了郡王府中一个叫崔宁的碾玉匠，迫他一同逃往外地，仍开店营生。郡王手下郭排军出差撞见，归告郡王。郡王遂把秀秀捉回，活埋在后花园里。但秀秀的鬼魂仍跟着崔宁，过着夫妻生活，并找郭排军报了仇，而崔宁也同时死去。第十一卷《菩萨蛮》，描述宋代绍兴年间，温州秀才陈可常在杭州灵隐出家，被诬陷与吴七郡王府中侍女新荷私通，招致杖楚的故事。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描述南宋绍兴年间，落第秀才吴洪，由婆为媒，娶李乐娘为妻，并有陪嫁侍女锦儿。后来发现他们都是鬼，幸遇癞道人施法除鬼的故事。第十三卷《志诚张主管》，描述宋时开封商人张士廉，娶王招宣府遗弃的一个小夫人为妻。小夫人嫌丈夫年老，心爱店中主管张胜，而张胜却始终以礼自持的故事。第十四卷《拗相公》，描述王安石罢相之后，在赴江宁途中，亲自听人诉说新法的种种弊端，又被乡间父老当面责骂，以致回到江宁，愤郁而卒的故事。第十五卷《错斩崔宁》，描述宋高宗时，刘贵为盗所杀，其妾陈二姐因与崔宁路上同行，涉嫌被控，屈打成招，两人都被处死刑的故事。第十六卷《冯玉梅团圆》，描述宋高宗时少女冯玉梅，因战乱为范汝为部下所掳，与范希周结为夫妻。后来范军遭败，夫妻分散，几经波折，复得团圆的故事。另外，由于"《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实际上已久未流传。

从当今流行的七篇来看，思想与艺术都参差不齐。然而，从总体上透露出宋代市民的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一方面，反映出市民阶层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强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制度的毒害与自身的弱点，市民阶层胆小怕事，低级

庸俗。其中争取婚恋自由的故事，较为成功。例如《志诚张主管》中的女主人公，“是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时，十分宠幸；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的把与人。”她心怀不满，偷了珍珠。由于受媒婆欺骗，嫁给了一个“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当她得知新嫁丈夫已六十开外时，“扑簌簌两行泪下，”埋怨媒婆“将我误了”。仅寥寥数语，既介绍了小夫人的遭遇，又把她精神上的痛苦曲折写出。这样，以后她主动追求店里的青年主管张胜，让人感到可以接受。这是她爱惜自己的青春，对封建婚姻与封建制度不满的表现。尽管作者极力歌颂张胜“立心至诚”，然而具体描绘时，却反映了张胜一面接受小夫人私送的财物，一面又托病回避。小夫人要求张胜留在家中，开始张胜拒绝，后见成串珠宝，随即依允，最后发现小夫人是鬼，便哀求饶命，充分显示他那小市民胆小怕事，爱财惜命的特点。这是个有血有肉的怯懦市井小人，由于他“举家衣食，皆出自员外所赐”，因而养成奴隶性，善于自我克制与自我保护。作者对张胜极尽讴歌之能事，是值得提防的。其态度是错误的。

其中的《碾玉观音》，是话本中的优秀作品。全篇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描绘出一对被奴役的青年男女为自己幸福而殊死斗争的全过程。女主人公秀秀，出身于裱褙匠家庭，工于刺绣。由于“家寒，那讨钱来嫁人”，注定了她“只是献与官员府第”的命运，结果被咸安郡王买作养娘。在郡王府中，她爱上了碾玉匠崔宁，趁王府失火之机，主动怂恿崔宁一起逃往潭州，挂起“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的招牌，“好做长久夫妻”，不料被郡王府中的郭排军发现，告知郡王，将二人抓回，打死秀秀，发配崔宁到建康。秀秀的鬼魂又与崔宁同居，第二次被郭排军发现。在郡王又想抓秀秀回来时，她让仇人郭排军挨了军棍，并戏弄了郡王，与崔宁到另一个理想世界去做逍遥鬼夫妻去了。在悲剧的结尾之处，作者以自己的想象，安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让一对有情人在理想世界中终成眷属，昭示追求恋爱自由的胜利。这样，让一对王府逃奴，不惧封建淫威，百折不挠地抗争，反映出市民阶层要求个性独立的民主性呼声。特别

是秀秀这一市民女性形象，丰满突出，光彩照人。

总之，小说集中现存的篇章，是颇为宝贵的作品，反映了宋代话本的艺术成就。（华　森）

错斩崔宁

却说高宗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去那城中箭桥左侧，有个官人姓刘名贵，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大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俩，又把本钱消折去了。渐渐大房改换小房。赁得二三间房子。与浑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时做下的勾当。至亲三口，并无闲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见爱，都称他："刘官人，你是一时运限不好，如此落莫。再过几时，定时有个亨通的日子。"说便是这般说，那得有些些好处？只是在家纳闷，无可奈何。

却说一日闲坐家中，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走来对刘官人说道："家间老员外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连那泰山的寿诞也都忘了。"便同浑家王氏，收拾随身衣服，打叠个包，交与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转回，明晚须索来家。"说了就去。离城二十余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叙了寒温，当日坐间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得到客散，留在客房里歇宿。

直到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说道："姐夫，你须不是这等算计。'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常便。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势，再有谁似泰山这般怜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说！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今日赍助你些少本钱，胡乱去开个柴米店，撰

得些利息来过日子，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是好。”当下吃了午饭，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付与刘官人道：“姐夫，且将这些钱去收拾起店面，开张有日，我便再应付你十贯。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就来与你作贺。意下如何?”刘官人谢了又谢，驮了钱一径出门。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识，顺路在他家门首经过。那人也是做经纪的人，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门时，里面有人应诺，出来相揖，便问：“老兄下顾，有何见教?”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那人便道：“小弟闲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助。”刘官人道：“如此甚好。”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现成杯盘，吃了三杯两盏。刘官人酒量不济，便觉有些朦胧起来，抽身作别，便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计议生理。”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别回家，不在话下。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悔，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门得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

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地开了门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不题。正是：鳖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

放下一头。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直至三更方醒，见桌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伙，便唤二姐讨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日间赌输了钱，没处出豁，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门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门儿拽上不关，那贼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晓。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见一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钱，便去取了几贯。不想惊觉了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须不尽道理！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养身活命，不争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计结？"那人也不回话，照面一拳。刘官人侧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抢出门来，一径赶到厨房里。恰待声张邻舍起来捉贼，那人急了，正好没出豁，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急计生，被他绰起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门，扑地倒了。又复一斧，斫倒一边。眼见得刘官人不得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来寻你索命。"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贯钱，扯条单被裹得停当，拽扎得爽

俐，出门拽上了门就走。不题。

次早邻舍起来，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晓了！"里面没人答应。捱将进去，只见门也不关。直到里面，见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见？免不得声张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说道："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到我家宿歇，说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说，既有了主顾，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讨得个分晓。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再作区处。"众人都道："说得是。"先着人到王老员外家报了凶信。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门，老汉赠他十五贯钱，教他将来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员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门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小娘子也不见踪迹。声张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说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说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住了一宵，今日径自去了。如今众人计议，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转来，问个明白。老员外与大娘子须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执命。"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饭；三步作一步，赶入城中，不题。

却说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旁。却见一个后生，头戴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脚下丝鞋净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却也明眉皓齿，莲脸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动人！正是：

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那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

在此。”因问：“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小人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丝帐，讨得些钱，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则个，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若得哥哥带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说，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两个厮赶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鄗地赶上前来，赶得汗流气喘，衣服拽开，连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话说知！”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见赶得蹊跷，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跟前，见了小娘子与后生，不容分说，一家扯了一个，说道：“你们干的好事！却走往那里去？小娘子吃了一惊，举眼看时，却是两家邻居，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卖我，我自去对爹娘说知。今日赶来，却有何说？”朱老三道：“我不管闲帐。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须回去对理。”小娘子道：“丈夫卖我，昨日钱已驮在家中，有甚杀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儿！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净！”那个后生见不是话头，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说，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说道：“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须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丝麻线，要勒掯我同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杀人公事，不争放你去了，却打没对头官司？”当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渐渐立满，都道：“后生，你去不得！你日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虚！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

得到刘官人门首，好一场热闹，小娘子去看时，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贯钱，分文也不见。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上去。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气！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了一程，却做了干连人。”众人都和闹着，正在那里分豁不开，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攧走回家来，见女婿尸身，哭了一场，便

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贯钱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说？"小娘子道："十五贯钱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说是无计奈何，将奴家典与她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先去与爹娘说知，故此趁夜深了，将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门，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我去之时，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既然有了主儿，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来！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钱与他驮来作本，养赡妻小，他岂有哄你说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见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见了十五贯钱，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钱；又使见识，往邻舍家借宿一夜，却与汉子通同计较，一处逃走。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说，抵赖得过？"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计结？"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宁，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识。小人昨晚入城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因路上遇见小娘子，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说起是与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后因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众人齐发起喊来："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钱财，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王老员外结扭了崔宁，四邻舍都是证见，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

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即便升堂，便叫一干人犯逐一从头说来。先是王老员外上去告说："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后因无子，娶了陈氏为妾，呼为二姐。一向三口在家过活，并无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差人接取女儿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见女婿家中全无活计，养赡不起，把十五贯钱与女婿做本开店养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时分，不知因甚缘故，将女婿斧劈死了；

二姐却与一个后生，名唤崔宁，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来。望相公可怜见老汉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妇，赃证见在，伏乞相公明断!”府尹听得如此如此，便叫：“陈氏上来！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杀死了亲夫，劫了钱，与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说?”二姐告道：“小妇人嫁与刘贵，虽是个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贤慧，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来，吃得半酣，驮了十五贯钱进门。小妇人问他来历，丈夫说道，为因养赡不周，将小妇人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小妇人慌了，连夜出门，走到邻舍家里借宿一宵，今早一径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对丈夫说：既然卖我有了主顾，可到我爹妈家里来交割。才走得到半路，却见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捉住小妇人回来。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说，这十五贯钱，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你却说是典你的身价，眼见得没巴臂的说话了。况且妇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脱身之计，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你却从实说来!”那小子正待分说，只见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语，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一面着人去赶，赶到半路，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苦死不肯回来。小的们勉强捉他转来，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到时，说昨日有十五贯钱付与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这钱不知从何而去。再三问那小娘子时，说道他出门时，将这钱一堆儿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后生身边，十五贯钱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谋杀！赃证分明，却如何赖得过?”府尹听他们言之有理，就唤那后生上来道：“帝辇之下，怎容你这等胡行！你却如何谋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贯钱？杀死他亲夫？今日同往何处？从实招来!”那后生道：“小人姓崔名宁，是乡村人民。昨日往城中卖了丝，卖得这十五贯钱。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那里晓得他家杀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说！世间不信有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贯钱，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这分明是支吾的说话了。况且‘他妻莫爱，他马莫

骑’你既与那妇人没甚首尾，却如何与他同行同宿？你这等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死去活来拷打一顿。那边王老员外与女儿并一干邻佑人等，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拷讯一回，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只得屈招了，说是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亲夫，劫了十五贯钱，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将两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将这十五贯钱给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廷，部复申详，倒下圣旨，说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当下读了招状，大牢内取出二人来，当听判一个“斩”字，一个“剐”字，押赴市曹行刑示众。两人浑身是口，也难分说。正是：

哑子漫尝黄蘗味，难将苦口对人言。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般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阴骘，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须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断续”，可胜叹哉！

——选自《京本通俗小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这篇话本，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说话人娓娓道来把这个故事的发生发展以及结局，讲得真实细致，令人惊心动魄。首先，是巧合手法在话本中的恰当运用，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令人可信。话本的情节，是用一系列巧合事件组成的。其一，刘贵丈人给刘贵的本钱是十五贯，崔宁卖丝的钱刚好也是十五贯。刘贵带回家的十五贯被盗，本人被杀，其妻陈二姐在回娘家的途中又刚好遇上身带十五贯的崔宁；其二，崔宁卖丝之后要往褚家堂去，而陈二姐的娘家恰恰又在褚家祠堂左侧，于是二人路上巧遇而同行。这些巧合似乎是偶然的，导致冤案的发生却有必然因素。例如，刘贵

的邻居，由于害怕人命案的牵连，见到陈二姐与崔宁同行，崔宁所带钱与死者失去的钱相等，便众口咬定崔、陈二人通奸，谋害亲夫。特别是府尹接案后，不调查分析，只图结案交差，一味严刑逼供，凭主观臆断，造成冤案。由此揭示出崔、陈悲剧的根源，是由当时阴暗的社会心理与"率意断狱"的昏官造成的。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性，说话人一再表明刘贵被杀前后的情景，并点出陈二姐当夜在邻居家借宿一宵，让听众注意，既然陈二姐当夜住在朱老三家，根本不可能是杀人凶手。而崔宁也可讲出他当夜所宿之处，找到见证人，证明二人发案时间不在现场，排除作案的可能。府尹这种昏官，缺乏起码的破案常识，是酿成冤案的关键。

其次，话本小说中运用许多人物的言行以及心理活动的描述，创造出陈二姐这一善良的艺术形象。刘贵酒醉回家，嫌二姐开门迟了，便戏言已将她典与别人，并说带回的十五贯钱是典身钱。二姐听后，起初"狐疑不决"，不完全相信，但此事关系到自已的生存，又再三追问，后来认定刘贵是"下得这等狠心辣手"，心慌意乱起来："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她寻思了一阵，望着酒醉睡去的丈夫，"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地开了门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居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二姐之所以听信丈夫的戏言，是由于她处于妾妇的卑微地位，不能主宰自已的命运。但她也不愿任人宰割变卖，决定先回娘家。此时此际，她虽对"卖"自己的刘贵有所怨恨，但仍是小心翼翼地把钱"堆在刘官人脚后边，"出门后又"拽上了门，"在邻居家借宿之后，让人转告刘贵到娘家去找她。这一连串的描述，展示出二姐细心善良的市井女性的性格特征。由于她长期生活贫困，养成对钱十分精心的举止，即便在匆忙出逃时刻，仍旧关心丈夫的钱财与门户。她的谨慎驯顺，却因妾的家庭地位，身不由己，任人摆布，令人同情。特别是冤案发生，二姐这位善良的女性被"凌迟示众"，美好的事物遭到毁灭，强烈地震撼读者。掩卷嗟叹之余，自然而然地让人对摧残美

毁灭美的恶势力产生义愤。清初朱皞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双熊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整理成昆曲《十五贯》上演，影响深远。（华　森）

《琅环记》

小说故事类笔记。旧题元伊世珍撰。明钱希言在他的《戏瑕》卷三"赝籍"一条曾云："《琅环记》传是余邑桑民怿所藏，祝希哲窃之"，《四库提要》据此认为："钱希言《戏瑕》以为明桑怿所伪托。"但看来并不可靠。

本书开头载晋张华为建安从事，遇仙人引至石室，里面有很多奇书。问其地，曰琅环福地。张华后著有《博物志》，即多于琅环所得云云。《琅环记》书名，即取这个"琅环福地"的传说而得。

这是一部汇辑各种书里的异闻奇事的小说类笔记集子。于每条作品后面都附注所引的书名，计有《元观手钞》、《诚斋杂记》、《谢氏诗源》、《采兰杂志》、《禅林实语》、《真率斋笔记》、《修真录》、《成都旧事》、《博物志余》、《致虚阁杂俎》、《元虚子仙志》、《元元子》、《元虚子》、《贾子说林》、《元散堂诗话》、《志奇》、《文苑真珠》、《青堂集》、《文粹拾遗》、《胶葛》、《卧游记》、《二酉余谈》、《丹青记》、《续古今注》、《净土节要》、《魏生禁杀录》、《上池编》、《林下诗谈》、《子真杂抄》、《虚楼续本事诗》、《林下词谈》、《安养记》、《下黄衫记》、《姚鸯尺牍》、《续儆告》、《续列仙传》、《妙观雅言》、《修竹阁女训》、《子真古镜记》、《梅桥先生藏方》、《余皇日疏》、《江湖纪闻》、《金刚钻》、《子真画谱》、《实庵纪闻》、《金刚镇》等四十六种之多。其中《采兰杂志》、《诚斋杂记》、《致虚阁杂俎》几种书所引条目最多。这些书目，有的确有其书，如《诚斋杂记》等。但大多未见有过著录。如关于"琅环福地"的传说，条末注的《元观手抄》，就不知为何书。且晋代的传说，却仅见于这本元人的集子，而不见前人略有言及，也是十分可疑的。因此，所引的这些书，真伪难辨，恐怕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托名杜撰的。

《琅环记》成书的年代虽难确定，但在明中叶即已盛行。文字内

容亦多自成一格。所记之事，多神怪离奇，荒诞不经。如《采兰杂志》有一条述西施体有异香，洗浴之水皆成香水，浴盆浊滓，晒干了比水还香，被称为“沉水”，宫人以之作香囊等等。但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借历史一点因由，驰骋想象，铺陈渲染，任意发挥，津津道来，如真有其事，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拓开了思路。如“琅环福地”业已成为众所共用的典故了。明张岱的《琅环文集》，不仅书名冠以“琅环”，且“记”中首篇即“琅环福地记”。《琅环记》对后来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琅环记》共有三卷。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等本。《说郛》（宛委山房本）作一卷。（苑坪玉）

《青楼集》

《青楼集》系元、明间戏剧散曲作家夏庭芝唯一尚存的一部笔记著作。最初见于《录鬼薄续编》的著录，后为清人瞿世瑛的《清吟阁书目》所收。今收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

《青楼集》篇幅极短，只有一卷，却记述了元代几个大城市的一百一十多名戏曲、曲艺女演员的小传。其中大多是当时杂剧、院本、嘌唱、说话、诸宫调、舞蹈名妓。如珠帘秀、龙楼景、赵真真，杨玉娥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介绍她们的艺术特长和生活轶事。同时，还涉及到当时的男演员三十多人以及和她们有交往的戏曲作家、诗人五十多人的事迹。

《青楼集》每条均以演员的姓名或艺名为目。或数百言，详其轶事，如“张怡云”条；或数十字，略陈其概况，如“燕山景”条。有的一条仅记一人，有的一条同述数人。这些记叙，文字十分简练，却人物声貌如闻如见，十分生动有趣。今天读来，仍可想见当时这些艺人们的生活情状。如写名演员赛帘秀，中年双目失明，但在舞台上却“出门入户，步线行针，不差毫发”，并且“声遏行云，乃古今绝唱”；写另一艺人李芝秀：“赋性聪慧，记杂剧三百余段。”完全能看出元杂剧时期演员的艺术修养之高。

《青楼集》还体现着我国早期的戏剧评论特点：即客观论述及外

观评论，其中有的已涉及到风格特点以及全面的品评。如记龙楼景、丹墀秀："龙则梁尘暗簌，丹则骊珠宛转。"评回族旦角演员米里哈："歌喉清宛，妙如神品"。特别是附录的《青楼集志》，更是古代较早全面探讨戏剧起源、流变的一篇论文。它详细介绍了元"杂剧"、"院本"的演出特点，指出它们能够"厚人伦"、"美风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皆大大高于唐"传奇"，宋"戏文"，金"院本"。同时，这篇论文也道出了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他说："乃今风尘澒洞，群邑萧条，追念旧游，恍然梦境，于心盖有感焉。因集成编，题曰《青楼集》"。这显然是取唐代诗人杜牧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意。

《青楼集》只记艺人，较之《录鬼薄》来得纯粹。在内容上和文体上均有其独到之处。

《青楼集》前后有七种版本，然除《说集》本外，余皆大同小异。

朱经在《青楼集序》中评价该书："历历青楼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艳史传之也。"并把夏庭之与杜牧相提并论，可见当时人对《青楼集》就有较高评价。在今天看来，该书与元人钟嗣成记载元代戏曲作家、作品的《录鬼薄》相辅相成，具有同等的戏曲史料价值，是一部不能忽视的戏曲史著作。（苑坪玉）

王 巧 儿

歌舞颜色，称于京师。陈云峤与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辈开喻曰："陈公之妻，乃铁太师女，妒悍不可言，尔若归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儿一贱倡，蒙陈公厚眷，得侍巾栉，虽死无憾。母知其志不可夺，潜挈家僻新，陈不知也。旬日后，王密遣人谓陈曰："母氏设计，置我某所。有富商约某日来，君当图之，不然恐无及矣！"至期，商果至，王绐以疾，悲啼宛转。饮至夜分，商欲就寝，王掐其肌肤皆损，遂不及乱。既五鼓，陈宿构忽剌罕赤闯，缚商欲赴刑部处置。商大惧告陈公曰："某初不知，幸寝其事，愿献钱二百缗以助财礼之费。"陈笑曰："不须也"。遂厚遣其母，携王归江南。陈卒，王与正室铁，皆能守其家业，人多所称述云。

—— 选自《青楼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青楼集》中所述艺人，性格各异。但凡涉及其命运的，大抵不外两条路：一是嫁人，二是流落江湖。而王巧儿显然是走上了第一条路。

在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女艺人，无论如何才貌双全，也无论有多么高超的演技，然终究难以摆脱被人玩弄的处境。当然，最后能嫁给一个不抛弃自己的有钱人做小老婆，也就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了。然而，要争取到这一点，对于一个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女艺人来说，又是多么困难啊。

且看王巧儿，她好容易被陈云峤看上了，但想嫁给他却受到鸨母的百般阻挠。先是以"必遭凌侮"吓唬她；见不成，便把她藏了起来。还让她接商人嫖客。在拼命的反抗和陈云峤的营救下，方得如愿以偿。这里，王巧儿的斗争固然是她如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关键却还是陈云峤没抛弃她。如单凭她自己的努力，则无论如何跳不出那个火坑。这说明她的命运永远摆脱不了依附的地位。从王巧儿身上，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出元代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处境。

文章以王巧儿的遭际为线索展开情节。在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不仅有始有终地叙述了王巧儿的故事，且生动鲜明地刻画了四个人物性格。

第一个当然是王巧儿。文章写她的笔墨最多。但要交待她的命运，故用来塑造她性格的文字实际上也不多。一是通过反驳鸨母派来威吓她的人的一段对话和把前来嫖宿的商人"掐其肌肤皆损"的细节，表现了她意志的坚强和勇于斗争。一是通过鸨母将她藏起来后她"密遣人"向陈云峤报信的细节，反映了她的智慧和善于斗争，从而完成了她聪明坚强形象的塑造。

第二个是鸨母。文章通过她对王巧儿的恐吓与藏匿两个细节，刻画了她的奸滑；又从商人嫖客一事，间接揭示了她的贪财。

第三个是商人。通过"商欲就寝，王掐其肌肤皆损，遂不及乱"，"商大惧……'愿献钱二百缗'"等数句描写与对话，一个既好色而又怯懦的小市民型人物已跃然纸上。

然而最有特色的人物塑造手法，文章却用在了陈云峤身上。全文写陈云峤只有一段“陈笑曰：‘不须也’。遂厚遗其母，携王归江南。”不到二十个字，则毕现一个风流大度的公子声貌。既精炼含蓄，又生动鲜明。实是塑造人物形象高着。

在写法上，作为人物传略，本文也是十分成功的。它详略得当，既有人物概况，也有人物细节；既展示了社会人际关系，也暗示了历史时代背景。以最少的文字篇幅，获得了最大的内容容量。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苑坪玉）

《辍耕录》

《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著。他生逢乱世，避兵于三吴间。因为经常在劳作之余，休息于田边大树下，察今考古，每有所得，便摘采树叶来做笔记。写完以后便放在一个瓦盆里，埋在树根下。十年里，他写满了十几盆树叶。抄录下来整理成三十卷，遂撰成这本《南村辍耕录》。南村系陶宗义的号，书名即取其田间劳动休息时所录之意。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笔记体著作。

《辍耕录》前有孙作大于至正丙午（1366年）作的序，可知成书当在此之前。邵亨贞在《南村辍耕录疏》中言该书“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风化者，皆采而录之”，足见其内容之庞杂。它包括社会典章制度、风俗民情、民谣村谚、各种轶闻趣事，以及元末东南农民起义等各种元代社会生活史料。在文艺方面，考古书画，诗词文章的有关情况也有涉及。特别是它较详细地记载了元代杂剧及艺人的有关资料，其中《院本名目》、《杂剧曲名》等条，是今天研究金院本和元杂剧曲名的最主要线索。在戏剧理论方面，《辍耕录》还保存了燕南芝庵的《唱论》全文和乔梦符论作剧“凤头、猪肚、豹尾”的艺术原则。这些对后世戏剧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后人还把书中有关戏曲方面的零星记载收辑成集，名为《辍耕曲录》，以利于查检。

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民间，十分同情人民的痛苦，因而较推崇

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袁可潜的《踏实行》，他不仅全文照录，而且还认为它"足可以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劝"。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弊端，他也秉笔直书，不作避讳。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对一些史实，特别是对农民起义的情况，有所歪曲。但他毕竟作了记载，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证据。

《辍耕录》体例较为蔓芜。卷与卷之间无承接关系，每卷数十条目不等，大体上可作一类。各条之间亦无干连，独自成章。中有图表，有罗列的剧目，氏族，中药汤头等纯资料记载。文笔大抵以客观叙述、描写、介绍为主，形成一种实录风格。间或也发一点主观议论，然皆点到为止，不予生发。故全书显得质朴真实，为史家所称。

《辍耕录》流传版本也有多种。现行最早的是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华亭彭氏刻本，其次是嘉靖玉兰草堂本和万历华亭徐氏补修本。

邵亨贞在《南村辍耕录疏》中评价此书说："比观辍耕之录，实为载道之文。凡例既明，书法尤备。钩玄提要，匪按图索骥之空言；考古验今，得闭户斫轮之大意。"在今天看来，此书不仅有些可作文学作品来读，更可作史来看。对于文学、艺术、历史、文化等研究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苑坪玉）

《水浒传》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故事。一般认为，其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而罗贯中也参与了"编次""纂修"。

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本事，见诸《宋史》等多种文献记载，知"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而其结局，或投降，或被消灭，则记载不一。这一历史事件，在南宋时已成为广泛流传的故事，"说话"人亦在勾栏瓦肆中讲说。宋末元初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则有了较完整的水浒故事的记叙。到了元代，又出现了以水浒故事为内容的杂剧，如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等。

在水浒故事长期广泛流传的基础上"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袟，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鲁迅语）

《水浒传》生动真实地描写了一百零八将聚义梁山反抗官府的故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正面描写农民起义的最有影响的史诗。它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写出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也写出了这支队伍无数次打败官府的战斗，从而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并予以热情的歌颂。与此同时，也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大小官吏的凶残和无能。这一切，正是《水浒传》最主要的并应充分肯定的思想倾向。至于宋江坚持的等待"招安"的方针以及最后终于投降朝廷，并参与镇压方腊，固然显示了作品的局限性，但是，在投降以后的情节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性，却正形象地说明了投降的结果是悲惨的。更何况，作为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其结局，除了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只能是或被消灭，或被招安。历史本身就是如此，小说所写不为无据。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突出的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如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等。作品运用的手法，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进行刻画，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都是以他们勇武的行动，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慨。而鲁达拯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情节，更表现了他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豪爽的性格。写李逵，不仅通过多次战斗场面表现他的大无畏的勇敢，还通过"负荆请罪"的情节，写出了他是非鲜明，不讲私情和知错就改的坦荡胸襟。尤其可贵的是，《水浒传》特别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发展演变的过程，例如林冲的性格，就呈现出明显的由忍受到复仇最终走向造反的变化过程。当他蒙冤受害，被发配到沧州时，还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刑满回家，一直到陆虞侯等人火烧草料场，必欲置他于死地时，他才起来复仇，杀人后投奔梁山。人物性格的发展，不是抽象的内心"完善"过程，而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手法，正是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艺术手法。

其次，《水浒传》的结构，被称作链状结构，就是说它有很多具有独立性的情节，例如武松的故事，宋江的故事，林冲的故事等等，书中都以连续几回的文字来专写。但是，这些可以独立的故事，又串连在一起，衔接自然，构成一个整体，有如无数的铁环扣在一起，连成一条首尾相顾的铁链。这种结构，一方面反映出水浒故事早期流传时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总其成者的作家总揽全局，巧妙安排的匠心。

第三，《水浒传》的细节描写，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正是通过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得以丰满和逼真，使故事情节，得以引人入胜。例如第三回写鲁达拳打镇关西，对那三拳的描写，就是成功的细节描写，第一拳打在郑屠的鼻子上，第二拳打在眼睃上，第三拳打在太阳穴上，每拳都有不同的"效果"，打完第三拳，这郑屠就"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了。这种描写，既显示出鲁达的勇武，使人物形象十分生动；又使情节十分逼真，使读者有如亲临其境。《水浒传》中细节描写最受称赞之处是林冲"风雪山神庙的文字。写林冲在草料场草厅中，因下雪风寒，欲去打酒，于是"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这里的每一动作，都写得非常细腻，使读者就象亲眼看到了一样，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同时，这种写法也充分刻画了林冲为人谨慎细致的性格特点，与下一步写他起而复仇，不得已而杀人，形成了对照。

第四，《水浒传》的语言风格也有显著的特色：充分的口语化，富有朴实生动的艺术效果。由于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数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人物的语言是朴实通俗的，与人物的地位和性格正相适宜，正如鲁迅所说，"《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例如鲁达拳打镇关西时口中说道："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鲁达来找镇关西，主要是为了解救金氏父女，但同时，也包涵着对郑屠号称

"镇关西"的不服气，鲁达对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毫不掩饰，合盘托出，正表现了他的坦荡豪爽的性格。总之，《水浒传》语言的口语化与性格化达到了合谐的统一，因而使整个作品显示了朴实生动的语言风格。(段启明)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前面，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郑屠道："使得，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臜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拣下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不敢拢来，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教人送去。"鲁达道："送甚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合用的东西，小人切便了。"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地切做臊子，把荷叶来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饭罢时候。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郑屠道："着人与提辖拿了，送将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着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里，睁眼看着郑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纳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那个敢上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

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往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选自《水浒传会评本》第三回，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是《水浒传》中有名的精彩段落——鲁提辖三拳打死郑屠户。

此段对鲁达的性格描绘相当成功。他得知金翠莲父女受郑屠强骗之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先放走了金翠莲父女，又来找郑屠户算帐。他有意惹郑屠发怒，以便痛打一顿，为金翠莲父女出气。开始，他要郑屠亲手切二十斤臊子，有意"消遣"郑屠；继而"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当发怒的郑屠"从肉

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之际，“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等着与郑屠打架。整个惹怒郑屠的过程，表现鲁达虽然鲁莽，但也有算计，即慢慢“消遣”郑屠，并在郑屠怒火冲天，提刀拼斗时，先走到当街上，以防郑屠的伙计暗算，也便于施展自己的拳脚。如果只是“痛打这厮一顿”，他还好向小种经略相公等人辩解打架理由。特别是鲁达见自己三拳下去，“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之时，一面假意说郑屠诈死，一面暗自寻思：打死人“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因此，他起身“拔步便走”，但仍然作假，“回头指着郑屠尸”，说郑屠诈死，要与之“慢慢理会”，反映他粗中有细，鲁莽中也有几分心计，令人真实可信。如果只是一味地展示他粗直，那就近乎愚蠢了，就不可能塑造出一位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花和尚鲁智深的高大形象。

这段叙述整个打架斗殴过程，简洁清楚，详略得当。前面写鲁达惹郑屠发怒，慢慢道来，不慌不忙。后边写斗殴，节奏加快，给读者以紧张感。

这段叙述，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例如，描写郑屠在受鲁达切二十斤肉臊子之后，又要切十斤寸金软骨臊子的“消遣”，并遭两包臊子肉雨的袭击的发怒状况为“两条忿气从脚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地按纳不住。”又如，描写郑屠挨三拳，第一拳打在鼻子上，“却便似开了个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第二拳打在眼眶际眉梢，“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打在太阳上，“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由于此中语言通俗晓畅，才为历代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特别是历代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低，也因小说语言浅显，比喻形象，能看懂听懂，故而广为流传。（何　锵）

林冲棒打洪教头

……只见庄客来报道：“教师来也。”柴进道：“就请来一处坐地相会亦好，快抬一张桌来。”林冲起身看时，只见那教师入来，歪戴

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林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官人的师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那人全不睬着，也不还礼。林冲不敢抬头。柴进指着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就请相见。"林冲听了，看着洪教头便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洪教头亦不相让，走去上首便坐。柴进看了，又不喜欢。林冲只得肩下坐了，两个公人亦就坐了。

洪教头便问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礼管待配军？"柴进道："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师父如何轻慢？"洪教头道："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师，来投庄上，诱些酒食钱米。大官人如何忒认真？"林冲听了，并不做声。柴进说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洪教头怪这柴进说"休小觑他"，便跳起身来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柴进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师，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头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会，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来惹林冲使棒。柴进一来要看林冲本事，二来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柴进道："且把酒来吃着，待月上来也罢。"

当下又吃过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来了，照见厅堂里面如同白日。柴进起身道："二位教头较量一棒。"林冲自肚里寻思道："这洪教头必是柴大官人师父，若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须不好看。"柴进见林冲踌躇，便道："此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此间又无对手。林武师休得要推辞，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柴进说这话，原来只怕林冲碍柴进面皮，不肯使出本事来。林冲见柴进说开就里，方才放心。只见洪教头先起身道："来，来，来！和你使一棒看。"一齐都哄出堂后空地上。庄客拿一束杆棒来，放在地下。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条棒，使个旗鼓喝道："来，来，来！"柴进道："林武师，请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话。"就地也拿了一条棒起来道："师父请教。"洪教头看了，恨不得

一口水吞了他。……

洪教头见他却才棒法怯了，肚里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进叫道："且住！"叫庄客取出一锭银来，重二十五两。无一时至面前。柴进乃言："二位教头比试，非比其他，这锭银子，权为利物；若还赢的，便将此银子去。"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唱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羞惭满面，自投庄外去了。

——选自《水浒传会评本》第八回，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段比武，写得有声有色。从洪教头入来开始，分头描写在场三个主要人物言语行为和心理活动：一笔要写洪教头，一笔又写林武师，接着一笔写柴大官人，三方交错发展，齐头并进，却层次清晰，井井有条。文中表现林冲武艺高强，却因身为配军，刺配途中，相当谨慎恭谦，除对柴进彬彬有礼之外，见了洪教头，"急急躬身唱诺"，"不敢抬头"，"看着洪教头便拜"；当洪教头说些羞辱之语，也"并不做声"；当洪教头主动要求比武，还说"小人却是不敢"；比武前夕仍"自肚里寻思"、"踌躇"；拿了棒还对洪教头客气："师父请教"。而洪教头武艺不及林冲，却相当傲慢无礼，入来见客时"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当林冲问候施礼，他"全不睬着，也不还礼"，"不躬身答礼"；林冲起身让坐，他"走去上首便坐"；又出口伤人，并主动要求比试；在比武中，三次大喝"来，来，来！"光景逼真地描绘出洪教头粗鲁横蛮，骄傲自大，不可一世的面目；另一个人物是仗义好施，礼贤下士的柴大官人。他对洪教头目中无人自踞狂傲的举止，"心中好不快意"，"又不喜欢"；当洪教头

称冲为“配军”，柴进忙以“八十万禁军教头”相对；当洪教头一再要求比武时，他“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并怕林冲碍自己面皮，不肯使出本事来，因而说道：“此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此间又无对手。”以消除林冲的顾虑；又拿出一大锭银子作利物，“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柴进断定林冲定能打败洪教头。比武的结局，证明他慧眼识英雄。

文中描述这段比武，欲擒先纵，盘弓待发，妥当地设置悬念。如洪教头要使棒比武，柴大官人反说“且把酒来吃着，待月上来也罢，”极力摇曳，使人心痒无挠处；林冲与洪教头斗了四五回合，突然跳出圈子叫住，要求除枷（因选文字数有限，省略了这个细节）；当林、洪二人重提棒待交手时，柴进又忽然叫住，拿出银子作利物。这三番跌顿，使故事情节曲折回环，起伏跌宕，紧紧抓住观者的好奇心，引人痴迷般一口气读下去。（阿　锵）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到第六日，只见管营叫唤林冲到点视厅上，说道：“你来这里许多时，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举得你。有座大军草料场，每月都是纳草纳料的，有些常例钱取觅，原是一个老军看管，如今我抬举你去替那老军来守天王堂，你在那里寻几贯盘缠。你可和差拨便去那里交割。”林冲应道：“小人便去。”当时离了营中，径到李小二家，对他夫妻两个说道：“今日管营拨我去大军草料场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时，有些常例钱钞。往常不使钱时，不能够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挪工夫来望恩人”。就在家里安排几杯酒，请林冲吃了。

话不絮烦，两人相别了。林冲自来天王堂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条花枪，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两个取路投草料场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早来到草料场外。看

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屋做着仓廒，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老军在里面向火。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吩咐道："仓廒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见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指壁上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屋后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上，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

那雪下得更紧，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神明庇祐，改日来烧纸钱。"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道："客人哪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原来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朔风回来。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

救了林冲的性命。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得一条絮被。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寻思"又没打火处，怎生安排？"想起离了这半里路上，有个古庙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了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入得庙门，再把门掩上，旁边上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入得里面看时，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居，又无庙主。林冲把枪和葫芦放在纸堆上，将那条絮被放开，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

正吃时，只听得外面必必剥剥地爆响，林冲跳起身来，就壁缝里看时，只见草料场里火起，刮刮杂杂地烧着。当时林冲便拿了花枪，却待开门来救火，只听得外面有人说将话来。林冲就伏门边听时，是三个人脚步响，直奔庙里来、用手推门，却被石头靠住了，再也推不开。三人在庙檐下立地看火，数内一个道："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一个道："林冲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又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你女婿没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说二位干这件事，不想而今完备了。"又一个道："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个道："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又听得一个道："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又一个道："我们回城里去罢。"一个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

林冲听那三人时，一个是差拨、一个是陆虞候，一个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厅，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

轻轻把石头掇开，挺着花枪，左手拽开庙门，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三个人都急要走时，惊得呆了，正走不动。林冲举手，胳察的一枪，先搠倒差拨。陆虞侯叫声："饶命！"吓的慌了手脚，走不动。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又搠倒了。翻身回来，陆虞侯却才行得三四步，林冲喝声道："奸贼，你待那里去！"劈胸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枪搠在地里，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阁着，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陆虞侯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回头看时，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回来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膊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

——选自《水浒传会评本》第九回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一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得有声有色，跌宕起伏，摇曳多姿。

首先，这段情节安排，疏密相间，既不是一味的紧张，令人喘不过气来；又不是拖沓散漫，抓不住读者。这段之前，陆谦和富安来到沧州，到李小二酒店，令其去请管营和差拨议事，从李小二夫妇眼中耳中观照，听得"高太尉"三字，告诉了林冲，林冲大怒，"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寻了三五日"，也没寻到。如此紧张之后，从这段开篇，缓和下来，娓娓叙述了管营差林冲守草料场，差拨带林冲去草料场替换老军，林冲用花枪挑着葫芦去买酒，回来大雪压倒草厅，林冲到山神庙过夜等等，直到草料场起火，才又急促紧迫起来。林冲正欲出庙去叫人救火，听见陆谦、富安与差拨在外幸灾乐祸。当他听得明白，自己

虽然躲过了被烧死的厄运，但是，会由于“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难逃奸贼布下的陷井，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因此，他毅然铤而走险，冲出去杀了三人。这样，既解除了前面的悬念，又缓和了情节的紧张度。

其次，这段情节安排，悬念布置颇为成功。李小二夫妇耳中听的加上眼中见的，以及林冲听见李小二描述的“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没甚髭须，约有三十余岁”时，断定是陆谦追来害自己，立即上街买刀，四下寻找仇人，寻了五日没有寻着，”林冲也自心下慢了”。然而，这里布置下后面的危机。当差林冲去草料场时，李小二说是美差，“往常不使钱，不能够这差使”，林冲满怀疑惑：“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读到这里，读者也会如堕雾中。书里没有迅速解除悬念，却用许多笔墨，描叙林冲如何去草料场接替老军，又如何去买酒喝等等，仿佛无事一般，直到草料场起火，听了陆谦等人的自述，才真相大白。这种引弓待发的悬念，容易吸引读者，扣人心弦。

第三，这段不仅富于心理描写，而且工于景物衬托。文中三番五次有“林冲寻思”，把人物此时此际的心理活动，和般托出，叫人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既让人看清人物活动的依据，又使行文叙述，仔细道来，有条不紊。特别是运用“雪”和“火”两种景物于文中，起到诸多作用。这“雪”，不但点明了时间环境，并且还推动了情节发展。例如，由于大雪飘飘，天气寒冷，林冲才会深夜去买酒；因为雪大，积在屋顶，才会压塌草厅，使林冲幸免于被烧死。至于“火”，金圣叹评曰：“此文通篇以火字发奇，乃又于大火之前，先写许多火字，于大火之后，再写许多火字”。其中两次照顾火盆，说明草料场起火，并非林冲不慎失火，即使读者还没有读到林冲听陆谦三人谈话处，也知道起火是另有原因的。这般写“火”，确实具有一石三鸟之功。

第四，这段文字颇富动作性，使人读后仿佛看到了人物的一举一动。例如，写林冲进山神庙暂歇，先“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次“将那条絮被放开”；又“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

了”；再“把上盖白布衫脱下来，早有五分湿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接着，坐下来“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最后，林冲“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这一连六个动作，宛如当今影视的分镜头剧本中有关人物动作的分解，清晰地表现出人物某一片断活动的全过程。又如叙述林冲冲出庙门，“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之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琐，”金圣叹的分析，是颇为中肯的。

总之，作为章回小说的片断，这一节的描述，无论从人物个性的刻划，情节的发展，节奏的把握，还是景物的烘托，场面的描绘，语言的运用，都是十分成功的，具体地展示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独到之处。（阿　锵）

智取生辰纲

杨志却待再要回言，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舒头探脑作望。杨志道：“俺说甚么？兀的不是歹人来了！”撇下藤条，拿了朴刀，赶入松林里来喝一声道：“你这厮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货！”赶来看时，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六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一个鬓边老大一搭朱砂记，拿着一条朴刀，见杨志赶入来，七个人齐叫一声：“阿也！”都跳起来。杨志喝道：“你等是甚么人？”那七人道：“你是甚么人？”杨志又问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颠倒问，我等是小本经纪，那里有钱与你？”杨志道：“你等小本经纪人，偏俺有大本钱！”那七人道：“你端的是甚么人？”杨志道：“你等且说是那里来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兄弟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听得多人说这里黄泥冈上时常有贼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头自说道：‘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甚财货，只顾过冈子来’。上得冈子，当不过这热，权且在这林子里歇一歇，待晚凉了行。只听得有人上冈子来，我们只怕是歹人，因此使个兄弟出来看一看。”杨志道：“原来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在见你们窥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赶来看一看。”

那七人道："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杨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担边来。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贼，我们去休。"杨志说道："俺只道是歹人，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老都管别了脸对众军道："似你方才说时，他们都是没命的。"杨志道："不必相闹，俺只要没事便好；你们且歇了，等凉些走。"众军汉都笑了。杨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边树下坐了歇凉。

没半碗饭时，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唱上冈子来，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那汉子口里唱着，走上冈子来，松林里头歇下担桶，坐地乘凉。众军看见了，便问那汉子道："你桶里是甚么东西？"那汉子应道："是白酒。"众军道："挑往那里去？"那汉子道："挑出村里卖。"众军道："多少钱一桶？"那汉子道：五贯足钱。"众军商量道："我们又热又渴，何不买些吃，也解暑气。"正在那里凑钱，杨志见了，喝道："你们又做甚么？"众军道："买碗酒吃。"杨志调过朴刀杆便打，骂道："你们不得洒家言语，胡乱便要买酒吃，好大胆！"众军道："没事又来鸟乱！我们自凑些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杨志道："你这村鸟，理会得甚么！到来只顾吃嘴！全不晓得路途上的勾当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那挑酒的汉子看着杨志冷笑道："你这客官好不晓事！早是我不卖与你吃，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

正在松林边闹动争说，只见对面松林里那伙贩枣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来问道："你们做甚么闹？"那挑酒的汉子道："我自挑酒过冈子村里卖，热了，在此乘凉、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我又不曾卖与他。这个客官道我酒里有甚么蒙汗药、你道好笑么？"说出这般话来！"那七个客人说道："呸！我只道是歹人出来，原来如此，说一声也不打紧。我们正想酒来解渴，既是他们疑心，且卖一桶与我们吃。"那挑酒的道："不卖！不卖！"这七个客人道："你这鸟汉子也不晓事，我须不曾说你，你左右将村里去卖，一般还你钱，便卖些与我们，打甚么紧？看你不道得舍施了茶汤，便又救了我们热渴。"

那挑酒的汉子便道："卖一桶与你，不争，只是被他们说的不好，又没碗瓢舀吃。"那七人道："你这汉子忒认真！便说了一声，打甚么不紧？我们自有椰瓢在这里。"只见两个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椰瓢来，一个捧出一大捧枣子来，七个人立在桶边，开了桶盖，轮替换着舀那酒吃，把枣子过口。无一时，一桶酒都吃尽了。七个客人道："正不曾问得你多少价钱？"那汉道："我一了不说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七个客人道："五贯便依你五贯，只饶我们一瓢吃。"那汉道："饶不得，做定的价钱。"一个客人把钱还他，一个客人便去揭开桶盖，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汉去夺时，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里便走，那汉赶将去。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那汉看见，抢来劈手夺住，望桶里一倾，便盖了桶盖，将瓢望地上一丢，口里说道："你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头识脸的，也这般罗唣！"

那对过众军汉看了，心内痒起来，都待要吃，数中一个看着老都管道："老爷爷与我们说一声，那卖枣子的客人买他一桶吃了，我们胡乱也买他这桶吃，润一润喉也好。没奈何，这里冈子上又没讨水吃处，老爷方便。老都管见众军所说，自心里也要吃得些，竟来对杨志说："那贩枣子客人已买了他一桶吃，只有这一桶，胡乱教他们买吃了避暑气，冈子上端的没处讨水吃。"杨志寻思道："俺在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杨志道："既然老都管说了，教这厮们买吃了，便起身。"

众军健听了这话，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吃。那卖酒的汉子道："不卖了！不卖了！这酒里有蒙汗药在里头！"众军陪着笑说道："大哥直得便还言语！"那汉道："不卖了！休缠！"这贩枣子的客人劝道："你这鸟汉子，他也说得差了，你也忒认真！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须不关众人之事，胡乱卖与他众人吃些。"那汉道："没事讨别人疑心做甚么？"这贩枣子客人把那卖酒的汉子推开一边，只顾将这桶酒提与众军去吃。那军汉开了桶盖，无甚舀吃，陪个小心，问客人借这椰瓢用一用。众客人道："就送这几个枣子与你们过酒。"众

军谢道："甚么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谢，都是一般客人，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众军谢了，先兜两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杨提辖吃一瓢，杨志哪里肯吃。老都管自吃了一瓢、两个虞候各吃一瓢。众军汉一发上、那桶酒顿时吃尽了。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气甚热，二乃口渴难熬，拿起来只吃了一半、枣子分几个吃了。那卖酒的汉子说道："这桶酒被那客人饶一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饶了你众人半贯钱罢。"众军汉凑出钱来还他。那汉子收了钱，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冈子去了。

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叫声："聒噪！"一直望黄泥冈下推去了。

——选自《水浒传会评本》第十五回 1981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段"智取生辰纲"是全书关键性情节。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一串连锁反应：如衍生出杨志因此而落草；宋江义释晁盖，晁盖等人上梁山，林冲火并王伦；刘唐下山酬谢宋公明，阎婆惜以梁山书信挟持宋江，引发宋江杀惜等一系列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倘若没有这一关键性情节，就没有水泊梁山的大聚义。

然而，这一举足轻重的事件，其发展过程是如何表现的？首先，作者运用既粗略、又细致的笔法，巧妙地描述了这一事件的过程。说写得"粗略"，是指没有罗索的叙述介绍，例如介绍七个贩枣客人的穿戴打扮。显然，如果来一番仔细描述七条好汉如此打扮，这般穿戴，就可能把这富于紧张悬念的发展过程冲淡，因减节奏而显得散漫。说写得细致，是指重要之处，一一道来，无一疏漏。例如，卖酒过程即如此，白胜如何唱着挑酒上冈；杨志开始怎样阻止众军买酒；七个枣子客人如何买酒喝，并在另一桶里巧妙地投下蒙汗药；杨志后来如何允许众军买酒，自己也吃了半瓢。这样粗略加细致的笔法，犹如中国画技法的浓淡相间，该浓处泼墨大肆渲染，该淡处不着一笔，留下大片空白，调动欣赏者的想象力。

作者在说话的基础上加工这一关键性情节，不仅避免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简单化，增加了许多细节，而且描述得有声有色，跌宕起伏。这里的“智取生辰纲”，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同一情节相比，既描绘仔细，又摒弃了“花家酒桶”这一不合理细节，使故事发展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从杨志一行人走上黄泥冈，瞧见松林里有人“舒头探脑”，立即提刀追去，紧张气氛喷薄而出。赶上前去，杨志却“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六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当他问明七人是贩枣子的客人后，“提了朴刀，再回担边来。”紧张气氛顿时缓解，接着，白胜挑酒上冈，口中唱着山歌，气氛更为轻松，颇有抒情味道，这样一张一弛，既扣人心弦，又不使人一直处于紧迫之中，喘不过气来。特别是一段民歌，更是美妙之极，一则缓和气氛，二则展示“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季节，三则用对比手法，表明对世道的不满，四则公开宣称劫取生辰纲的正义性。另外，杨志提刀追人这一细节，不仅表示杨志高度警惕性，说明劫取生辰纲的难度很大，而且由此交待七条好汉已守候在此，拉开劫取生辰纲的帷幕，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由于白胜挑酒到来，围绕买酒卖酒，激起层层波澜。可以说，“酒”，是这一关键性情节中举足轻重之物。作者袭取了《大宋宣和遗事》里以蒙汗药酒“智取”的方法，大肆铺张，大加渲染，描摹买酒卖酒唱酒一系列过程。其间在总体悬念的笼罩下，慢慢道来，有条不紊。

由于先有“七星聚义”，定计劫取生辰纲的伏笔。直到叙述这一段，也保守秘密，没有点明吴学究妙计的具体内容，这样，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此段描述整个“智取”过程，仍然只一味的摹写，保持悬念。在“智取”过程完全结束之后，即这一段描述之外，用旁白交待在酒桶里巧妙地放人蒙汗药，哄骗了杨志，才使人明白过来，回味其中的“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那汉看见，抢来劈手夺住，望桶里一倾，便盖了桶盖，将瓢望地上一丢”等处，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吴学究妙计的高超。（阿　锵）

勾搭成奸

话休絮繁。第三日早饭后，王婆只张武大出去了，便走过后门来叫道："娘子，老身大胆……"那妇人从楼上下来道："奴却待来也。"两个厮见了，来到王婆房里坐下，取过生活来缝。那婆子随即点盏茶来，两个吃了。那妇人看看缝到晌午前后，却说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裹了顶新头巾，穿了一套整整齐齐的衣服，带了三五两碎银子，迳投这紫石街来。到得茶房门首，便咳嗽道："王干娘，连日如何不见？"那婆子瞧科，便应道："兀谁叫干娘？"西门庆道："是我"。那婆子赶出来，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谁，却原来是施主大官人。你来得正好，且请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对着那妇人道："这个便是那施主，与老身那衣料的官人"。西门庆见了那妇人，便唱个喏。那妇人慌忙放下生活，还了万福。

王婆却指着这妇人对西门庆道："难得官人与老身缎匹，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亏杀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真个是布机也似的好针线，又密又好，其实难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门庆把起来看了喝采，口里说道："这位娘子怎地传得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妇人笑道："官人休笑话！"西门庆问王婆道："干娘，不敢问，这位是谁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门庆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便是间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叉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那妇人脸便红红的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记怀。"西门庆道："说哪里话。"王婆便接口道："这位大官人，一生和气，从来不会记恨，极是好人。"西门庆道："前日小人不认得，原来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认的大郎一个养家经纪人，且是在街上做买卖，大大小小，不曾恶了一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真个难得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从嫁得这个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随。"那妇人应道："他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西门庆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软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涓滴漏'。"王婆打着撺鼓儿道："说的是。"

西门庆笑了一回。便坐在妇人对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认得这个官人么？"那妇人道："奴不认的。"婆子道："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钱财，开着个生药铺在县前。家里钱过北斗，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口里假嘈。那妇人就低了头缝针线。西门庆得见潘金莲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处。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递一盏与西门庆，一盏递与这妇人，说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则个。"吃罢茶，便觉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门庆，把一只手在脸上摸，西门庆心里瞧科，已知有五分了。

王婆便道："大官人不来时，老身也不敢来宅上相请。一者缘法，二者来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烦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钱的，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烦，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官人好做个主人，替老身与娘子浇手。"西门庆道："小人也见不到，这里有银子在此。"便取出来，和帕子递与王婆，那妇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里说，又不动身。王婆将了银子要去，那妇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门，又道："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妇人道："干娘，免了。"却亦是不动身。也是因缘，却都有意了。西门庆这厮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这婆娘一双眼也偷睃西门庆，见了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头自做生活。

不多时，王婆买了些现成的肥鹅、熟肉、细巧果子归来，尽把盘子盛了；果子菜蔬，尽都装了，搬来房里桌子上，看着那妇人道："干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当。"依旧仍不动身。那婆子道："正是专与娘子浇手，如何却说这话？"王婆将盘馔都摆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来斟。这西门庆拿起酒盏来说道："娘子，满饮此杯。"那妇人笑道："多感大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饮，且请开怀吃两盏儿。"西门庆拿起箸来道："干娘，替我劝娘子请些个。"那婆子拣好的递将过来，与那妇人吃。一连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烫酒来。

西门庆道："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那妇人应道："奴家虚度

二十三岁。”西门庆道：“小人痴长五岁。”那妇人道：“官人将天比地。”王婆走进来道：“好个精细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针线，诸子百家皆通。”西门庆道：“却是那里去讨？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说是非，大官人宅里枉有许多，那里讨一个赶得上这娘子的！”西门庆道：“便是这等一言难尽！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个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头娘子须好。”西门庆道：“休说！若是我先妻在时，却不恁地家无主，屋倒竖。如今枉有三五七口人吃饭，都不管事。”那妇人问道：“官人恁地时，殁了大娘子得几年了？”西门庆道：“说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殁了，已得三年，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在家里时，便要怄气！”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头娘子，也没有武大娘子这手针线。”西门庆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没有此娘子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养的外宅在东街上，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西门庆道：“便是唱慢曲的张惜惜。我见他是路歧人，不喜欢。”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娇娇却长久。”西门庆道：“这个人，现今娶在家里。若得他会当家时，自册正了他多时。”王婆道：“若有这般中的官人意的来宅上说，没妨事么？”西门庆道：“我的爹娘俱已没了，我自主张，谁敢道个‘不’字！”王婆道：“我自说耍，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门庆道：“做甚么了便没！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自不撞着。”

西门庆和这婆子，一递一句，说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没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拨，再买一瓶儿酒来吃如何？”西门庆道：“我手帕里有五两来碎银子，一发撒在你处，要吃时只顾取来，多的干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谢了官人，起身睃这粉头时，一钟酒落肚，哄动春心；又自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只低了头，却不起身。那婆子满脸堆下笑来说道：“老身去取瓶儿酒来，与娘子再吃一杯儿。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里有酒没？便再筛两盏儿，和大官人吃。老身直去县前那家，有好酒买一瓶来，有好歇儿耽搁。”那妇人口里说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动身。婆子出到房门前，便把

索儿缚了房门，却来当路坐了。

且说西门庆自在房里，便斟酒来劝那妇人，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双箸拂落地下。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只见那妇人尖尖的一双小脚儿，正跻在箸边。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啰唣！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那妇人便将西门庆搂将起来。

当时两个在王婆房里，脱衣解带，无所不至。

——选自《水浒传会评本》第二十三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个片断，描述在王婆的撮合之下，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的过程。由于这段之前，是王婆贪图贿银，给西门庆陈述"十分"妙计，教唆西门庆如此这般行动，使潘金莲上钩。这一段，就是实施"十分"妙计的全过程。果然不出王婆所料，妙计马到成功。

通过二人勾搭成奸过程的仔细描述，烘托出三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相比之下，王婆的个性最为鲜明。这个娴于世故，熟悉奸嫖及女性心理的虔婆、在整个过程中充当搭桥的角色，表演得相当充分，可以说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地。例如，王婆听见西门庆在茶房门首叫干娘，忙赶出来，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谁，却原来是施主大官人。你来得正好，且请你入去看一看。"说着，"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乘机把西门庆介绍给潘金莲。真可谓假戏真做，表演得轻松自然。此外，王婆也是这场奸情戏的"导演"，"舞台调动与设计"得相当精细，以致演变成"好戏"。在某种 意义上说，其中的潘金莲，是被拉下水的。面对多年开设茶馆，老于世井人情的王婆和惯于嫖娼妓玩女人的西门庆，潘金莲显得多么无知。虽然她伴着武大郎这个"无用之人"生活，生理和心理上都无法满足，但还是较为规矩的。如果没有这种设下圈套，布下陷井的勾引，她也可能随武大郎过下去。由于她年青美貌，成了好色之徒西门庆猎取之物，加之王婆的为虎作伥，协助西门庆，使她处在被围捕的境地。当然，她一下下吞进了撒下的诱饵，也算心甘情愿。然面，她不是元凶，只不过是经不起诱惑而堕落。十九世纪以来，有的剧作家写剧本为潘

金莲鸣冤，认为她是受侮辱的对象，应予同情，不是没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在潘金莲参与毒杀武大郎之前，她的行为是可以理解。即便这一段，她只是一个被猎获的玩物。当她亲手投毒之后，性质就变化了，成为了刑事罪犯，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要受制裁的。当然，首先应审判西门庆和王婆，这两个是重要元凶。其次，应声讨那个迫使潘金莲嫁给武大郎，又不允许她离婚申诉的封建环境。（阿　锵）

宋江吟反诗

……（宋江）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杆，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雕檐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郓城县时，只听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来到楼前看时，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各有五个大字，写道："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阑举目，喝采不已。……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栏畅饮，不觉沉醉，猛然蓦上心来，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词，便唤酒保索借笔砚来。起身观玩，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乘着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粉壁上便写道：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

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去那西江月后再写下四句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写罢诗，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郓城宋江作。"写罢，掷笔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饮满数杯酒，不觉沉醉，力不胜酒，便唤酒保计算了，取些银子算还，多的都赏了酒保，拂袖下楼来。踉踉跄跄，取路回营里来。

——选自《水浒传会评本》第三十八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是小说中刻划宋江个性的精彩段落。宋江被发配到江州，人生地不熟，颇有孤独之感，"思量要入城去寻戴宗"。当他入城寻访戴宗、李逵、张顺均不相遇时，心中更加烦恼。"独自一个闷闷不已，"出城走到浔阳楼，借酒浇愁。他面对浔阳江上的美景，"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阑畅饮，不觉沉醉。"酒醉之后，加上身边又无他人，挣脱了环境和自我对个性的压抑锁链，自我无意识迸发出来了。他"猛然蓦上心来"的是对自己处境的无限感伤："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他深深思念家中亲人："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他的真情实感喷薄而出："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因而乘兴赋诗填词。

这一词一诗，是他真实心理的写照。宋江平常很能控制自己，常常是见人便拜，仗义疏才，装成忠厚老实，实际是他的"权谋"。他是一只"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难受"。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互相交织递进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层次，安全需要层次，归属需求层次，尊重需求层次，自我实现需求层次。需求的层次越高，可塑性和变异性就越大，就越丰富复杂。宋江追求的是用"权谋"，达到自我实现需求层次，而他的处境却是"刺文双颊"，"配在江州"，还没有达到安全需要层次。这极大的反差，激起他的愤懑，迫使他希冀通过突变，改变险恶的处境，渴望遂得"凌云志"。并由此而产生强烈的破坏欲，他要象黄巢那样，高举义旗造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甚至不惜"血染

浔阳江口”。

所以，这段里宋江所题的一词一诗，既是他受压抑的满腔悲愤的发泄，又是他真实性格的裸露。（阿　锵）

窥破奸情

石秀自搬入去，叫点茶出来，门前请和尚吃。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妆轻抹，便问："叔叔，谁送物事来？"石秀道："一个和尚，叫丈丈做干爷的送来。"那妇人便笑道："是师兄海阇黎裴如海，一个老实的和尚。他是裴家绒铺里小官人，出家在报恩寺中。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结拜我父做干爷，长奴两岁，因此上叫他做师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有这般好声音！"石秀道："原来恁地！"自肚里已瞧科一分了。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随后跟出来，布帘里张看。只见那妇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那妇人便道："甚么道理，教师兄坏钞！"和尚道："贤妹，些少微物，不足挂齿。"那妇人道："师兄何故这般说。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陆堂了，要来请贤妹随喜，只恐节级见怪。"那妇人道："看来拙夫也不恁地计较。我娘死时，亦曾许下血盆愿心，早晚也要来寺里相烦还了。"和尚道："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说？但是吩咐如海的事，小僧便去办来。"那妇人道："师兄，多与我娘念几卷经便好。"只见里面丫嬛捧茶出来。那妇人拿起一盏茶来，把袖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抹，双手递与和尚。那和尚连手接茶，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睃那妇人的眼。这妇人一双眼也笑迷迷的只管睃这和尚的眼。自古"色胆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帘里一眼张见，早瞧科了二分，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里，取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得。"石秀一想，一发有三分瞧科了。便揭起布帘，撞将出来。那贼秃连忙放茶，便道："大郎请坐。"这淫妇便插口道："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那贼秃虚心冷气，连忙问道："大郎贵乡

何处？高姓大名？”石秀道：“我么？姓石名秀，金陵人氏。为要闲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拼命三郎。我是个粗卤汉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贼秃连忙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连忙出门去了。那淫妇道：“师兄早来些个！”那贼秃连忙走，更不答应。淫妇送了贼秃出门，自入里面去了。石秀却在门前低了头，只顾寻思，其实心中已瞧科四分。多时，方见行者走来点烛烧香。少刻，这贼秃引领众僧，都来赴道场。潘公央石秀接着。相待茶汤已罢，打动鼓钹，歌咏赞扬。只见这贼秃同一个一般年纪小的和尚做阇黎，摇动铃杵，发牒请佛，献斋赞供诸天护法、监坛主盟，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见那淫妇乔素梳妆，来到法坛上，手捉香炉，拈香礼佛。那贼秃越逞精神，摇着铃杵，唱动真言。那一堂和尚见他两个并肩摩倚，这等模样，也都七颠八倒。证盟已毕，请众和尚里面吃斋。那贼秃让在众僧背后，转过头来看着这淫妇笑，那淫妇也掩着口笑。两个处处眉来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瞧科了，足有五分来不快意。众僧都坐了吃斋。先饮了几杯素酒，搬出斋来，都下了衬钱。潘公致了不安，先入去睡了。少刻，众僧斋罢，都起身行食去了。转过一遭。再入道场。石秀不快，此时真到六分。只推肚子疼，自去睡在板壁后了。那淫妇一点情动，那里顾得防备人看见？便自去支持。众僧又打了一回鼓钹动事，把些茶食果品煎点。那贼秃着众僧用心看经，请天王拜忏，设浴召亡，参礼三宝。追荐到三更时分，众僧困倦，那贼秃越逞精神，高声念诵。那淫妇在布帘下久立，欲火炽盛，不觉情动，便教丫嬛请海师兄说话。那贼秃一头念诵一头趋到淫妇面前。这淫妇摘住贼秃袖子，说道："师兄明日来取功德钱时，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不要忘了！”贼秃道："做哥的记得，只说‘要还愿，也还了好’。”贼秃又道："你家这个叔叔好生利害！”淫妇把头一摇道："这个采他则甚！并不是亲骨肉！”贼秃道："恁地，小僧却才放心。”一头说，一头就袖子里捏那淫妇的手。淫妇假意把布帘来隔，那贼秃笑了一声，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后假睡，正瞧得着，已看到七分了。……次日五更，杨雄起来，自去画卯，承应官府。石秀起来，自理会做买卖。只见淫

妇起来梳头，裹脚，洗脖项，薰衣裳；迎儿起来寻香盒，催早饭；潘公起来买纸烛，讨轿子。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也不来管他。饭罢，把迎儿也打扮了。巳牌时候，潘公换了一身衣裳，来对石秀道："相烦叔叔照管门前，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当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多烧些好香，早早来。"石秀自瞧科八分了。……

却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未到晚，先来取了铺盖去监里上宿。这一日倒是迎儿巴不到晚，早去安排了香桌，黄昏时掇在后门外。那妇人却闪在旁边伺候。初更左侧，一个人戴顶头巾，闪将入来。迎儿吃一吓道："谁?"那人也不答应。这淫妇在侧边，伸手便扯去他头巾，露出光顶来，轻轻地骂一声："贼秃！倒好见识!"两个厮搂厮抱着上楼去了。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关上了后门，也自去睡了。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鱼似水，快活淫戏了五七遍。正好睡哩，只听得咯咯的木鱼响，高声念佛，贼秃和淫妇一齐惊觉。那贼秃披衣起来道："我去也，今晚再相会。"淫妇道："今后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你便不可负约；如无香桌儿在后门，你便切不可来。"贼秃下床，淫妇替他戴上头巾，迎儿开了后门，去了。……因此快活往来戏耍，将近一月有余。且说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自在坊里歇宿，常有这件事挂心，每日委决不下，却又不曾见这贼秃往来。每日五更睡觉，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事。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高声叫佛。石秀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九分。冷地思量道："这条巷是条死巷，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事有可疑!"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时分，石秀正睡不着，只听得木鱼敲响，头陀直入巷里来，到后门口，高声叫道："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石秀听得叫的跷蹊，便跳将起来，去门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戴顶头巾，从黑影里闪将出来，和头陀去了；随后便是迎儿关门。石秀瞧到十分，……

——选自《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这个片断，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描述杨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私通的经过，避免了和前面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过程的雷

同。

这里的“新颖的角度”，指作者采取的是从一个局外人的眼里“窥破奸情”，独具匠心。杨雄新结拜的兄弟石秀，可以说完全是个局外人。但是，这位绰号拼命三郎的好汉，爱管闲事，结拜兄长杨雄又待他很好，因此，当他瞧见潘巧云与和尚相互眉来眼去：“那和尚连手接茶，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睃那妇人的眼。这妇人一双眼也笑迷迷的只管睃这和尚的眼。心中暗自寻思道：“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里，取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得。”由此导致他进一步暗中留心窥探，以一分到十分，步步深化。这般描写，不仅符合人物性格，而且从另一人物眼中，折射出潘巧云与裴如海勾搭成奸，并买通头陀和侍婢，长期宿奸的卑劣行径，令人叫绝。

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以对比的方法，辛辣地嘲讽了宗教迷信。一方面，作者极力铺陈佛教法事的场面，无论是在杨雄家做道场，还是去寺庙烧香还愿，都仔细摹写；另一方面，作者又尽量表现潘巧云和裴如海的丑恶表演，就连“那一堂和尚见他两个并肩摩倚，这等模样，也都七颠八倒。”其间，多次写两人的笑，特别是在佛堂上，“那贼秃让在众僧背后，转过头来看着这淫妇笑，那淫妇也掩着口笑。两个处处眉来眼去，以目送情。”神圣的佛堂，成为他俩勾搭之地；清幽的僧舍，成为他俩云雨之处。这难道不具有讽刺的效果么？

这一段里，注重人物动作的描绘。例如，叙述清晨起来各个人物的活动，“杨雄起来，自去画卯，承应官府。石秀起来，自理会做买卖。只见淫妇起来梳头，裹脚，洗脖项，薰衣裳；迎儿起来寻香盒，催早饭；潘公起来买纸烛，讨轿子。”因为这一天，是潘巧云借口去庙里还血盆愿，实则与和尚裴如海幽会的关键日子，所以，作者一一描述人物动作，既交待清楚，又简要不繁。（阿　锵）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长篇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志演义》。原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通行本为清初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一百二十回本。作者罗贯中，元末明初杰出的小说家，名本，字贯中，别号湖海散人；籍贯有东原（今山东东平）、太原（今山西太原）、钱塘（今浙江杭州）诸说；生活年代不详。他阅历广泛，才力富赡，“编撰小说数十种”（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除《三国演义》外，今存作品尚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此外，他还可能参与过《水浒传》的创作或加工。

《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到西晋统一的历史进程。全书大致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回至三十三回，从汉末失政，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三十四回至五十回，写刘备在荆州积蓄力量，诸葛亮制定战略方针，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为三分鼎立奠定基础；第五十一回至一百零五回，写孙、刘两家争夺荆州，刘备夺取益州，攻占汉中，魏、蜀、吴三国形成，诸葛亮治蜀，南征北战；第一百零六回至一百二十回，写三国后期各国内政的演变和彼此间的斗争，以三国归晋告终。小说以刘蜀集团为中心，以刘蜀与曹魏两集团的矛盾斗争为主线，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深刻地描绘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寄托了广大人民向往国家统一，拥护清明政治的思想感情；同时，书中也表现了封建的正统观和忠义观。

在艺术上，《三国演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整个古典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艺术经验：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调的有机融合。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真实地、具体地描写了汉末三国时期的各个重大历史环节，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争取和维护统一的历史趋势，使全书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罗贯中并没有机械地照搬历史，而是运用浪漫主义想象，对史实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运用移花接木、张

冠李戴、更改时间、调换地点、添枝加叶、踵事增华、凭空虚构等手法，融入许多虚构成分。这种"实"与"虚"的有机结合，使《演义》既不违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又充满了情节的丰富性与生动性。

（二）精采绝伦的战争描写。作品描写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把这些战役写得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首先，作品善于集中笔墨，着重描写战争双方战前的力量对比、形势分析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从而揭示出决定胜负的原因；而决战时的厮杀拼夺，则往往粗笔勾勒，一带而过，表现了斗智与斗力相结合，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其次，作品很少平铺直叙地交代战争的过程，而是抓住各次战争的特点，多角度、多侧面地加以表现。作者既善于用粗犷的笔调，叙写金戈铁马、雷震霆击的大场面，又巧于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光风霁月，诗情画意的小镜头，把整个战争过程写得波澜起伏，张弛有度，节奏分明。再次，作品善于浓墨重彩地演染战场气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受，令人叹为观止。

（三）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八九百人，是古典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一部。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主要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典型。作品善于将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不同的性格，如"安居平五路"、"空城计"就是成功的例子。作品又善于采用典型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官渡之战中"许攸问粮"一节，就维妙维肖地刻划了曹操诡诈多疑的奸雄特征。作品还善于运用夸张、对比，烘托和侧面描写等手法塑造人物，如"温酒斩华雄"、"三顾茅庐"、"张飞大闹长坂桥"都是脍炙人口的精采片段。

（四）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的结构。全书所叙时间漫长，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作者却能以蜀汉为中心，抓住三国矛盾斗争的主线，精心安排，从容道来，使全书细举目张，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串，脉络分明，布局严谨，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艺术整体。

（五）简洁明快、生动流畅的语言。作品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历来为人所称道。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也有不足之处，书中人物性格缺乏发展，有时夸张失实，就是两个比较突出的缺点。但是，瑕不掩瑜。它不仅代表了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且与《水浒传》一起，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座艺术高峰。（沈伯俊）

鞭督邮

（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到县未及四月，朝廷降诏，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玄德疑在遣中。适督邮行部至县，玄德出郭迎接，见督邮施礼，督邮坐于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关、张二公俱怒。及到馆驿，督邮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阶下，良久，督邮问曰：“刘县尉是何出身？”玄德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涿郡剿戮黄巾，大小三十余战，颇有微功，因得除今职。”督邮大喝曰：“汝诈称皇亲，虚报功绩！且今朝廷降诏，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污吏！”玄德喏喏连声而退。归到县中，与县吏商议。吏曰：“督邮作威，无非要贿赂耳。”玄德曰：“我与民秋毫无犯，那得财物与他？”次日，督邮先提县吏去，勒令指称县尉害民。玄德几番自往求免，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哪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

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

——选自《三国演义》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此段中的主要人物为督邮、刘备和张飞。

督邮一出场——在安喜县城外接受刘备的迎接，其傲慢无礼的态度（坐在马上举一下马鞭便算答礼）即令人憎恶。在馆驿中，他高坐良久，等着刘备送上贿赂；见刘不识相，便破口大骂，以“沙汰”（即淘汰除职）相威胁。次日则强迫县吏诬告刘备，大施淫威。至被张飞绑在马桩上痛打，又露出一付可怜相，哀求刘备救命。刘等挂印而去后，他又“归告太守”（自然不说自己贪黷，只说刘备犯上），让太守捉拿刘备。此人在全段中无更多更细的描写，连姓名也未告知，但那一副暴虐无耻的贪官嘴脸已勾画得相当鲜明深刻了，正是一个添一笔嫌多，减一笔嫌少的形象。

刘备的性格刻划得则既有分寸，又有层次，也颇成功。一开始他对朝廷的“降诏”即表示疑虑和担心（他正是因军功而被授县尉之职的）；督邮到县时他又连忙出迎。对于督邮的无礼，关张二人俱怒，他却不动声色。馆驿中督邮不发话，他便静静地侍立阶下；督邮一发话，他又一口气报出自己的出身与资历；遭斥骂后则又“喏喏连声而退”。回衙与县吏商议后，还坚持不送贿；次日督邮胁迫县吏，他“几番自往求免”，被阻后也只是回衙“纳闷”而已。看见张飞痛打督邮时他先“惊问其故”，再“急喝住手”；对于关羽“杀督邮、弃官归乡”的建议也只采纳了后一点——挂印于督邮之颈（也没把他从马桩上解下来），斥责几句后便一走了之。这种既能忍辱负重，又不肯无原则巴结贪官的所为，正是一位胸有远图、能屈能伸的政治家风范。

张飞是这段中的主要人物，写得甚有性格光彩。在迎接督邮时他与关羽“俱怒”；见督邮与刘备作难时便去喝闷酒。但在馆驿前一

经问明督邮所为，便再也按捺不住。只见他“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还来不及说话，便被他“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刘备问时他还答道：“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如此“大写意”的笔墨，真是何等的痛快、解气！无需更多的描摹，一位嫉恶如仇、又性烈如火的粗莽英雄形象已铮然矗立在读者眼前了。他不仅完全是作为督邮的对立面出现，同时在性格上也与瞻前顾后、更讲究分寸的刘备形成鲜明对照。据史书《三国志》记载：“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即刘备）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但在小说中，刘备怒鞭督邮的情节却被移植到了张飞身上，这自然是为了塑造两人判然各别的性格而作的“艺术加工”。（应　昆）

温酒斩华雄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著俞涉出马。即时报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众大惊。太守韩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见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

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选自《三国演义》第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袁绍、曹操等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却首先遇上董之悍将华雄。华雄前日胜了盟军先锋孙坚，此日又挑着所缴获的孙坚头盔前来挑战。盟军两员大将先后出阵又接连被斩，因而盟方中军帐内此时自然是"众皆失色"、一片惊惶了。正当此严峻关头，身为小小马弓手的关羽却挺身而出，大呼"愿往斩华雄头，以献帐下！"盟主袁绍担心关羽身份不够，袁术更是喝令"打出"；只有曹操看出了关的"不俗"，主张"试教出马"，并为关羽端来一杯热酒。关羽置酒不喝，飞身上马而去。接着便是"鼓声大振，喊声大举"；诸侯们还未及派人打探，便耳听马铃声响，眼见华雄之头掷于帐前了。这是关羽在全书中的乍露锋芒、一鸣惊人之战，写得极有气势。首先充分渲染华雄的不可一世，然后极力表现关羽出马斩华雄的神速，由此烘托出关羽天神般的威猛，正是关羽那非凡战斗经历的一个声色雄壮的开端。

这段文字没有直接去写战场上的交锋，而是把镜头一直对准诸侯们的中军帐，这样一种"视点"处理是很有艺术特色的。如此处理除了具有场面集中、笔墨不零碎的特点而外，更还有一种不是单纯描写打仗，而是把笔力集中在人物刻划上的意义。关羽在挺身而出时的凛然气概，曹操的敏锐见识和善于处理矛盾的才干，袁绍的门阀观念和袁术的狭隘气度，以及诸侯们对于不断变化着的战场形势的种种反应等，都在"帐内"这一个视点中一览无余了。另一方面，从"帐内"这一特定视点出发，对于战场情势和关羽"神威"的"间接表现"也显得别开生面。"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一段文字，写的是诸侯们的听觉感受，但却比直接描写战场上的刀来枪往更能表现关羽的勇猛气势，因为它实际上写出了关、华大战时的那种"惊心动魄"。

此段文字中还有一处甚为佳妙的细节，便是曹操为关羽准备的

那杯热酒。曹虽见关“仪表不俗”，但毕竟华雄此时气焰太盛，因而心里大概也为关羽捏把汗，故而要以酒来为关羽助威壮胆，希望他真能马到成功。关羽似乎也明白曹公此意，故又偏偏不饮此酒，只说一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即提刀上马而去。而当他砍下华雄首级、又飞马回营时，那一杯酒还未曾冷却。这一杯“尚温”之酒把不可见的时间具体化、形象化了，因而极简炼传神地表现出关羽扭转败局于顷刻之间的勇猛神速，其作用胜过千言万语。最后“其酒尚温”四字，也因此而显得十分意味深长。（应　昆）

煮酒论英雄

（玄德入府见操。）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未有知。”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属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

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筯，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筯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

——选自《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刘备在势单力弱时，不得已暂时依附曹操。在这“勉从虎穴暂栖身”的形势下，他暗地里与董承等人密谋除曹，表面上却每日在后园中种菜，以制造胸无大志的假象，让曹操失去对他的警惕。曹操则是在新破吕布之后，正考虑如何消灭其它割剧势力。此时他请刘备喝酒，自然别有用意。曹的开头一番话，以龙比喻英雄，其“能大能小，能升能隐”之论，似有所指。刘备自然明白其意，一时绷紧了心弦。当曹要他试举几个当世英雄时，他便先推“肉眼”，再言“未知”，最后不得已勉强举出几个人名来。这里，刘对其所举人物的说明是颇为滑稽的，如对袁术讲的是“兵粮足备”，对袁绍讲的是“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之类。这类“条件”与这些人是否够得上英雄显然是没有直接联系的，难怪刘每举一人，曹便要笑。这笑，明里是笑袁术之流的不够格，但暗里是否又在笑刘的“肉眼”呢？果如此，则曹已经在上刘备的当了——刘之憨态可掬，不正是要使曹认为他无能吗？曹见刘说不到点子上，便自己来讲。他先对自己所谓英雄作了个“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说明，然后在刘紧张地插上一句“谁能当之”后，说出那一句惊天动地的“惟使君与操耳”的话来。这话貌似恭维，其实却是对刘的一针见血的试探。这话也果然触着刘的最大心病，以致他在“吃了一惊”的同时，连手中的筷子也“不觉落于地下”。巧的是老天有眼，刚好在曹的话音之后落下一记炸雷来。刘抓住这一天赐良机，一面从容俯身拾筷，一面淡淡地说了一句：“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好象是这一声雷把筷子惊落的。曹见此光景，不觉再次失笑，这一次自然是笑刘备的胆小如鼠了。连雷声都怕的人，怎么会是“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

地之志”的英雄呢？曹对刘的疑心，终于也被一声雷打掉了。其实，刘备能在如此险恶的情势中随机应变，掩饰自己的真实心理，瞒过凶险的敌人，从而为日后的“顿开金锁走蛟龙”准备条件，正不愧是一位英雄。而那位能够“慧眼识英雄”的曹操毕竟还是心粗了一点，到底轻轻放过了刘备这个最大的敌人。

把一场试探与反试探的尖锐斗争和凶险的杀机隐藏在一场饮酒谈笑的背后，造成内紧外松的特殊情势；人物的真实心理也几乎不作交代，而只在“有意无意”的言来语往中折射；最后当刘备就要露出马脚时，又恰好有一记天外飞来的惊雷的把危险轻轻化解掉——这一系列甚为机巧的处理，使得“煮酒论英雄”成为《三国演义》中人物心理极见深度、场面也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作者设置情节和艺术描写的非凡功力，于此可见一斑了（应　昆）

单骑救阿斗

正走之间，见一将手提铁枪，背着一口剑，引十数骑跃马而来。赵云更不打话，直取那将。交马只一合，把那将一枪刺倒，从骑皆走。原来那将乃曹操随身背剑之将夏侯恩也。曹操有宝剑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剑自佩之，青釭剑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剑砍铁如泥，锋利无比。当时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顾引人抢夺掳掠。不想撞着赵云，被他一枪刺死，夺了那口剑，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宝剑也。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云并无半点退心，只顾往来寻觅；但逢百姓，便问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儿，左腿上着了枪，行走不得，只在前面墙缺内坐地。”

赵云听了，连忙追寻。只见一个人家，被火烧坏土墙，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墙下枯井之傍啼哭。云急下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见将军，阿斗有命矣。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将军可护持此子，教他得见父面，妾死无恨！”云曰：“夫人受难，云之罪也。不必多言，请夫人上马。云自步行死战，保夫人透出重围。”糜夫为曰：“不可！将军岂可无马！此子全赖将军保护。

妾已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为累也。”云曰：“喊声将近，追兵已至，请夫人速速上马。”糜夫人曰：“妾身委实难去，休得两误。”乃将阿斗递与赵云曰：“此子性命全在将军身上！”赵云三回五次请夫人上马，夫人只不肯上马。四边喊声又起。云厉声曰：“夫人不听吾言，追军若至，为之奈何？”糜夫人乃弃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后人有诗赞之曰：

战将全凭马力多，步行怎把幼君扶？

拼将一死存刘嗣，勇决还亏女丈夫。

赵云见夫人已死，恐曹军盗尸，便将土墙推倒，掩盖枯井。掩讫，解开勒甲绦，放下掩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绰枪上马。早有一将，引一队步军至，乃曹洪部将晏明也，持三尖两刃刀来战赵云。不三合，被赵云一枪刺倒，杀散众军，冲开一条路。正走间，前面又一枝军马拦路。当先一员大将，旗号分明，大书“河间张郃”。云更不答话，挺枪便战。约十余合，云不敢恋战，夺路而走。背后张郃赶来，云加鞭而行，不想趷跶一声，连马和人，颠入土坑之内。张郃挺枪来刺，忽然一道红光，从土坑中滚起，那匹马平空一跃，跳出坑外。后人有诗曰：

红光罩体困龙飞，征马冲开长坂围。

四十二年真命主，将军因得显神威。

张郃见了，大惊而退。赵云纵马正走，背后忽有二将大叫：“赵云休走！”前面又有二将，使两般军器，截住去路：后面赶的是马延、张𫖮，前面阻的是焦触、张南，都是袁绍手下降将。赵云力战四将，曹军一齐拥至。云乃拔青釭剑乱砍，手起处，衣甲平过，血如涌泉。杀退众军将，直透重围。

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急问左右是谁。曹洪飞马下山大叫曰：“军中战将可留姓名！”云应声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曹洪回报曹操。操曰啊“真虎将也！”吾当生致之。”遂令飞马传报各处：“如赵云到，不许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赵云得脱此难；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这一场杀：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

营名将五十余员。后人有诗曰：

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

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

——选自《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 12 月第 3 版

在《三国演义》所构建的那个英雄辈出的艺术舞台上，赵云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形象，而在赵云一生的赫赫战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长坂坡单骑救阿斗的壮举。

小说第四十一回，写曹操南征荆州，刘备带着三千军马和十余万百姓退往江陵，在当阳县被乘胜追来的曹军赶上。经过一夜混战，刘备人马被冲得七零八落，负责保护家眷的赵云也与甘、糜二夫人和阿斗失散。赵云为此心急如焚，为了不负刘备对自己的信任，他在乱军中反复奔走，反复寻找，先后救出简雍、甘夫人和糜竺。但是，糜夫人和阿斗仍然不知下落，他还得继续寻找。这样，作品就为人物的英雄业绩酿造了充满困难与艰辛的氛围。

选段一开始，赵云迎面撞上了为曹操背剑之将夏侯恩及其随从，他不屑回避，也不想打话，挺枪便刺，一举杀死了夏侯恩，夺得了其背上的“青釭”宝剑。这时，他已是孤身一人了，但他毫无退缩之意，仍然苦苦地奔走着，寻找着，终于在一堵土墙下的枯井旁边找到了身受重伤的糜夫人和阿斗。眼看曹军又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他连连催促糜夫人上马，自己情愿步行死战——这是他在危急关头唯一的选择。然而，糜夫人知道，这样是冲不出去的。为了不拖累赵云，为了保住阿斗，她毅然投井而死。

经过这样几个层次的描写，作者将赵云置于这样一个典型合理的环境中：他匹马单枪，怀抱阿斗，怒视着漫山遍野的曹军；但也正是因为他匹马单枪，没有其他拖累，他才能够在敌军中放开手脚，大砍大杀，纵横驰骋。

接着，作者便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描写了赵云在曹军中往来冲突，所向披靡的厮杀场面。你看他：催动战马，挺起长枪，犹如一尊威严的战神，挟雷携电，向着敌军冲过去！冲过去！曹洪部

将晏明来战，不到三合就被刺死；曹军勇将张郃来挡，也被他奋不顾身的气势所惊退；马延、张𫖮、焦触、张南四将前堵后追，他横挡竖挑，毫无惧色；更多的曹军一拥而上，他拔出青釭剑，上下翻飞，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好一场舍生忘死的激战啊！

罗贯中很少用工笔描绘人物的情态和心理，即使运用浓墨重彩，也只作写意式的勾勒。此时的赵云，经过头天晚上以来连续不断的苦战，肯定已是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他的脸上应该是沾满了灰尘，他的铠甲应该是血迹斑斑，他的身上很可能带着刀剑留下的伤痕……但是，我们在小说中看不到这些，我们只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传奇英雄在一往无前地冲杀！

赵云毕竟是赵云，在刀光剑影的鏖战中，他没有杀红眼睛，没有杀昏头脑。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是与敌军同归于尽，而是将阿斗送回刘备的怀抱。因此，他并不盲目恋战，而是看准目标，边打边走。小说以这样准确的描写，表现了赵云的智勇双全、机警缜密，塑造了性格独特的"这一个"。

在激烈的厮杀中，作者插入一处闲笔："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急问左右是谁。"当他得知是赵云时，脱口称赞道："真虎将也！"这不仅是用衬托手法突出了赵云的勇猛，更重要的是引出了曹操"吾当生致之"的念头，于是下令："如赵云到，不许放冷箭，只要捉活的。"这可为赵云的突围帮了大忙。试想，如果曹军施放乱箭，赵云岂能插翅飞腾？所以，闲笔不闲，恰好表现了作者构思的严密。

凭着自己的英雄气概和高超武艺，并借助曹操"不许放冷箭"的命令，赵云终于冲出了重重包围。这一仗，"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写到这里，作者情不自禁地赋诗予以赞美。是的，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拼杀，使赵云的英雄形象犹如一尊大理石雕像，巍然屹立在千百万读者心中，使"常山赵子龙"从此成了勇敢坚贞的化身，英武超群的代名词，不仅在当时威震天下，而且在后世名垂千古。（沈伯俊）

大闹长坂桥

却说文聘引军追赶赵云到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郃、许褚等都至。见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睁圆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正是：黄口孺子，怎闻霹雳之声；病体樵夫，难听虎豹之吼。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后人有诗赞曰：

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

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

却说曹操惧张飞之威，骤马望西而走，冠簪尽落，披发奔逃。张辽、许褚赶上，扯住辔环。曹操仓皇失措。张辽曰："丞相休惊。料张飞一人，何足深惧！今急回军杀去，刘备可擒也。"曹操神色方才稍定，乃令张辽、许褚再至长坂桥探听消息。

且说张飞见曹军一拥而退，不敢追赶；速唤回原随二十余骑，解去马尾树枝，令将桥梁拆断，然后回马来见玄德，具言断桥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则勇矣，惜失于计较。"飞问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谋。——汝不合拆断桥梁，彼必追到矣。"飞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数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断桥，彼恐有埋伏，不敢进兵；

今拆断了桥，彼料我无军而怯，必来追赶。彼有百万之众，虽涉江汉，可填而过，岂惧一桥之断耶?”于是即刻起身，从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

——选自《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大闹长坂桥”是《三国演义》中一个雄奇壮美的篇章，历来脍炙人口。

小说第四十二回开头，写赵云怀抱阿斗，从曹军的重重包围中冲杀出来，奔到长坂桥边，已是人困马乏。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张飞让赵云快走，自己独自对付蜂拥而来的曹军。这样，张飞便进入了读者视野的中心。

在第四十一回中，张飞已经“教所从二十余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这时，曹军大将文聘首先赶到长坂桥前，见此情形，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接着，曹仁、夏侯惇等大将先后赶到，他们对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的奇计还心有余悸，“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曹操闻报，亲自赶来，同样不敢贸然上前。于是，长坂桥前形成了奇妙的对峙场面：曹操一方是大军云集，狐疑不前；张飞一方却是单骑独矛，威镇桥头。这真是战争史上罕见的景象！

此时的莽张飞，表现出难得的沉着和机警。他倒竖虎须，圆睁环眼，紧握蛇矛，稳稳当当地立马桥头，既不前冲，也不后退，有意在精神上威慑敌军，为兵败势危的刘备赢得了可贵的喘息之机。

接着，作品化静为动，精心描写了张飞的三次大喝，并逐层递进地描写了三次大喝的效果。第一次，张飞“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这巨雷一般的吼声，加上他背后的疑兵，使曹军“尽皆股栗”，也使曹操想起当年关羽所说的：“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连忙吩咐：“不可轻敌。”紧接着，张飞第二次大喝道：“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这给曹军心理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曹操不禁“颇有退心”，而其后军已经开始“阵脚移动”。张飞敏锐地察觉了这一变化，连忙趁热打铁，又发出第三次大喝：“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这饱含杀

气、咄咄逼人的吼声，竟把曹将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顿时，曹军的精神防线崩溃了，主帅曹操"回马而走"，诸军众将也都"一齐望西奔走"，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作品对张飞三次大喝的描写，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作者并没有孤立地渲染张飞的凛凛威风，由于作品前面有诸葛亮两次火烧曹军的情节，有张飞七设疑兵的伏笔，这就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规定了情节发展的必然性，使人既感到惊险奇妙，又觉得合乎情理。

作品描写了张飞喝退曹军这一令人兴奋的高潮之后，笔势陡然一转，写张飞为了防止曹军再来追赶，下令将桥拆断。这是作者的匠心之笔，它不仅使作品的情节又出一奇，而且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莽张飞到底还是比较鲁莽，在偶尔用计的同时又常常失于计较。这一失误，露出了张飞力量单薄，并无埋伏的马脚，使曹操敢于立即追击刘备。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生动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这说明罗贯中确实谙熟人物塑造的辩证法。（沈伯俊）

草船借箭

却说鲁肃私自拨轻快船二十只，各船三十余人，并布幔束草等物，尽皆齐备，候孔明调用。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第二日亦只不动。至第三日四更时分，孔明密请鲁肃到船中。肃问曰："公召我来何意？"孔明曰："特请子敬同往取箭。"肃曰："何处去取？"孔明曰："子敬休问，前去便见。"遂命将二十只船，用长索相连，径望北岸进发。是夜大雾漫天，长江之中，雾气更甚，对面不相见。孔明促舟前进，果然是好大雾！"……

当夜五更时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船上擂鼓呐喊。鲁肃惊曰："倘曹军齐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顾酌酒取乐，待雾散便回。"

却说曹寨中，听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飞报曹操。操传令曰："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拨水军

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比及号令到来，毛玠、于禁怕南军抢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孔明教把船吊回，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雾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孔明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曰：“谢丞相箭！”比及曹军寨内报知曹操时，这时船轻水急，已放回二十余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却说孔明回船谓鲁肃曰：“每船上箭约五六千矣。不费江东半分之力，已得十万余箭。明日即将来射曹军，却不甚便！”肃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孔明曰：“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办，工匠料物，都不应手，将这一件风流罪过，明白要杀我。——我命系于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鲁肃拜服。

——选自《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草船借箭”是《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这个单元里最精采的斗智故事之一。

作品第四十六回一开始，写周瑜得知诸葛亮识破了自己诱使蒋干盗书，借曹操之手除掉蔡瑁、张允的妙计之后，更加嫉妒诸葛亮的才干，决意设将他杀害。这就揭开了二人斗智的序幕。

于是，周瑜以议事为名，把诸葛亮请到大帐，要他监制十万枝箭；这分明是故设陷井，诸葛亮却好似浑然不觉，满口答应。周瑜只给诸葛亮十天期限，企图给他加上一道绑索；没想到诸葛亮反说十天太长，主动提出只要三天。周瑜趁机逼进一步，声称“？军中无戏言”；诸葛亮却干脆表示“愿纳军令状”。周瑜又设置新的障碍，叫军匠们故意拖延时间；诸葛亮却根本不要箭竹、翎毛、胶漆”等造箭的必需品。一方暗藏杀机，步步紧逼；一方却“不在乎”，“自投罗网”，读者怎能不为诸葛亮捏一把冷汗？更令人奇怪的是，诸葛亮要鲁肃“借我二十只船，每船要军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为幔，

各束草千余个，分别两边。”这同造箭有什么关系？诸葛亮凭什么“包管有十万枝箭”？读者心中蒙上了重重疑云。就这样，小说通过一个个奇特的情节层次，带着强烈的悬念，一步步走向全篇的高潮。

在鲁肃准备好二十只快船，听候诸葛亮调用之后，小说情节又作一顿，迟迟不揭开高潮的内幕："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第二日亦只不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这时，高潮终于到来，而作者对高潮的处理仍然充满“奇”的色彩。就在第三天凌晨四更时分，诸葛亮“密请鲁肃到船中”，说是要去取箭，”遂命将二十只船，用长索相连，径望北岸进发。”此时，大雾漫江，诸葛亮的行动也使人如堕五里雾中。等船只靠近曹操水寨，诸葛亮命令各船一字摆开，擂鼓呐喊。鲁肃见状大惊，担心曹军冲出；诸葛亮却胸有成竹："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果然，多疑的曹操害怕埋伏，慌忙调集一万多弓弩手，向来船拼命放箭。看到这里，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诸葛亮根本不打算“造箭”，而是来向曹军“借箭”！这一情节，真是神来之笔，奇妙之极！

这时，情节的发展加快。诸葛亮命令将船只调头，继续受箭。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虚张声势的战斗，一方不停地擂鼓呐喊，一方则继续箭如雨发。等到日高雾散，诸葛亮下令收船急回，还幽默地命令军士们齐声叫道："谢丞相箭！”就这样，十余万枝箭轻轻松松地“借”回来了，诸葛亮准时、超额完成了任务。读者的心情也随着那飞驰的归舟而变得轻松欢快。

随后，作者又添上一处点睛之笔：当鲁肃问诸葛亮“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时，诸葛亮答道："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一解释，说明了“借箭”这一奇计的全部合理性，不仅鲁肃为之拜服，周瑜得知后也不得不慨然叹曰："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

在这场扣人心弦的斗智中，诸葛亮的处境是十分微妙的：面对周瑜布下的陷井，他既不屑于逃避，又不莽撞硬顶，而是从容自如，巧妙周旋。凭着对敌、我、友三方的透彻了解和对自然规律的掌握，

他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造箭”任务变成令人意想不到的“借箭”奇迹，既打击了曹操一方，又维护了孙刘联盟。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正是对周瑜、曹操这两个奇才斗智的胜利，使诸葛亮的宽阔胸襟、雍容气度和绝顶智慧闪射出夺目的光彩。

作者善于设置悬念，精于层层蓄势，在波谲云诡的情节中造成“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艺术氛围；然后急转直下，抽丝剥茧，使人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境界中得到美的享受。这种驾驭情节的高超本领实在令人惊叹！（沈伯俊）

华容道放曹

（曹）操见前军停马不进，问是何故。回报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堑内积水不流，泥陷马蹄，不能前进。”操大怒，叱曰：“军旅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岂有泥泞不堪行之理！”传下号令，教老弱中伤军士在后慢行，强壮者担土束柴，搬草运芦，填塞道路，务要即时行动，如违令者斩。众军只得都下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后军来赶，令张辽、许褚、徐晃引百骑执刀在手，但迟慢者便斩之。此时军已饿乏，众皆倒地，操喝令人马践踏而行，死者不可胜数。号哭之声，于路不绝。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斩！”三停人马：一停落后，一停填了沟壑，一停跟随曹操。过了险峻，路稍平坦。操回顾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齐者。操催速行。众将曰：“马尽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赶到荆州将息未迟。”又行不到数里，操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问：“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

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操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已乏，安能复战？”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

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选自《三国演义》第五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华容道放曹"是《三国演义》中表现关羽内心世界最为深刻的精妙篇章。

小说第五十回，写曹操在败逃中曾经三次大笑，意在贬低诸葛亮、周瑜以掩饰自己的恐慌和沮丧。然而，无情的事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嘲笑了他自己。前两次，他笑声未落，就先后遭到赵云、张飞的伏击；第三次，正当他在华容道讥笑诸葛亮、周瑜"无能"时，忽听一声炮响，威风凛凛的关羽率领五百精锐的校刀手拦住了去路。这时曹操"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经过长途的奔逃、反复的截击和风雨的侵袭，他们早已意志消沉，精疲力尽，又饥又渴，他们的战马也已困乏不堪。如此残兵败将还有多少战斗力？难怪他们见到关羽，不禁"亡魂丧胆，面面相觑"。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不得不采纳谋士程昱的建议，针对关羽"恩怨分明"的性格特点，低声下气地向他乞怜。

此时的关羽，处于"忠"与"义"的尖锐矛盾之中，经受着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冲突。从忠于刘备集团的立场来看，曹操是死敌，绝对不能放过；但从个人关系来看，曹操又是关羽的平生知己，对他

可谓恩深义重，他实在难以下手抓住曹操。作品紧紧抓住这一矛盾冲突，分三层描写了关羽放走曹操的过程。

第一层，写关羽在曹操感情攻势下的思想斗争。当曹操在马上向他欠身施礼时，他竟然欠身答礼，甚至称曹操为“丞相”！这彬彬有礼的态度包含着一个信号：关羽没有忘记旧情。机警过人的曹操立即抓住这个信号，向关羽告饶道：“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如果关羽用君臣大义来斥责曹操，用公事公办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事情就好办了，但他偏偏还是以个人信义来回答曹操：“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这话看似有理，但却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当年关羽挂印封金时，就曾在辞别曹操的信中许下诺言：“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何况此后又有送行赠袍、过五关斩六将之事，他又欠下了曹操更多的恩义，这人情债哪儿还完了呢？曹操正是抓住这个漏洞，马上用五关斩将之事来提醒他：“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并以春秋时期庾公之斯不杀子濯孺子的故事来打动他。这一切，在关羽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作为一个威震天下的英雄，他极其爱惜自己的名声，生怕捉曹会损害自己的“信义”。于是，关羽那“恩怨分明”的性格终于占了上风；再加上“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他的思想防线就此崩溃了。

第二层，写关羽决心已定，便勒回马头，吩咐众军四散摆开，放走了曹操。此时，他的心中躁动着以恩报恩的情感，什么军令状，什么两军的生死搏斗，一时都顾不得了。

第三层，写关羽见曹操与众将已经冲了过去，不禁大喝一声。这叫声，包含着十分复杂的心理：有不得不违背将令的懊恼，有“义气”得以保全的激动，也有抓住剩余的曹军以为补偿的念头……这时，“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而曹军中与关羽交情最好的张辽恰恰又在这时赶到，再一次勾起关羽的故旧之情。于是，他“长叹一声并皆放去。”作品描写关羽的感情起伏，真是一波三折，宛曲有致。

华容道放曹体现了“拼将一死酬知己”的古代士文化价值观，为塑造关羽这个性格复杂的“义绝”典型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沈伯

俊）

杨修之死

（曹）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鸡汤。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惇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知夏侯惇。惇大惊，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装。于是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当夜曹操心乱，不能稳睡，遂手提钢斧，绕寨私行。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各准备行装。操大惊，急回帐召惇问其故。惇曰："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讫。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恶之。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操第三子曹植，爱

修之才，常邀修谈论，终夜不息。操与众商议，欲立植为世子。曹丕知之，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因恐有人知觉，乃用大簏藏吴质于中，只说是绢匹在内，载入府中。修知其事，径来告操。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丕慌告吴质，质曰："无忧也：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簏载绢入。使者搜看簏中，果绢也，回报曹操。操因疑修谮害曹丕，愈恶之。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一日，令各出邺城门；却密使人分付门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门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闻之，问于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当者，竟斩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门，门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谁敢阻当！"立斩之。于是曹操以植为能。后有人告操曰："此乃杨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答教来告操。操见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时已有杀修之心；今乃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之。修死年三十四岁。

曹操既杀杨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斩之。众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来日进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军相迎，为首大将乃魏延也。操招魏延归降，延大骂。操令庞德出战。二将正斗间，曹寨内火起。人报马超劫了中后二寨。操拔剑在手曰："诸将退后者斩！"众将努力向前。魏延诈败而走，操方麾军回战马超，自立马于高阜处，看两军争战。忽一彪军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延弃弓绰刀，骤马上山坡来杀曹操。斜刺里闪出一将，大叫："休伤吾主！"视之，乃庞德也。德奋力向前，战退魏延，保操前行。马超已退。操带伤归寨：原来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门牙两个，急令医士调治。方忆杨修之言，随将修尸收回厚葬，就令班师。

——选自《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3版

《杨修之死》是《三国演义》中表现曹操酷虐变诈性格的一个重要片段。

小说第七十二回写曹操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役中连遭挫败，

感到进退两难。这种矛盾心理使他从庖官手中接过鸡汤时，见鸡肋而生感触，把晚上的口令定为“鸡肋”。行军主簿杨修一下子就猜中曹操的心思是要退兵，便教随行军士马上收拾行装。这样一来，“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曹操得知，勃然大怒，立即以惑乱军心的罪名，将杨修斩首示众。这一突发事件，如同奇峰陡起，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人们急于知道：对曹操本无异心的杨修，为什么突然遭此杀身之祸？

这时，作品采取插叙笔法，点明了杨修被杀的原因：“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这里补叙了六件“犯忌”之事，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触犯了曹操的虚荣心的，包括第一件和第二件事。曹操是一个极端自负的角色，老是喜欢耍点小聪明，搞点文字游戏，在群臣面前显示自己高出一头，以满足他的自大狂。偏偏名士气十足的杨修不知趣，竟天真地出来与曹操进行智力竞赛。无论是说出“园门阔”的谜底也好，还是不等曹操吩咐就来个“一人一口酥”也好，都使曹操“忌之”，“恶之”。杨修似乎忘了，封建统治者向来是不喜欢臣民比自己聪明的，“露才扬己”者往往会遭到排斥和打击，何况他面对的是予智予雄，狡诈万端的曹操呢！

第二类是揭露了曹操的阴谋诡计的，这是指第三件。一切残民以逞的统治者，不管表面上多么强大，内心都是空虚的，总是担心自己的脑袋会搬家，因而无不警卫森严，以各种残酷的手段对付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们。曹操整天疑神疑鬼，对自己的近侍也不放心，竟挖空心思地想出了“梦中杀人”的花招，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大“发明”！这一罕见的狡猾手段骗过了许多人，却被杨修戳穿了，这使曹操卑劣的政治品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曹操怎能不切齿痛恨？“愈恶之”实在情理之中。

第三类是介入了曹操家庭内部纷争的，包括第四、五、六件事。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对权力的控制、传承，乃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千百年来，变故纷起，惨祸迭出。在曹操的家庭内部，围绕着立嗣问题，曹丕与曹植展开了长期的明争暗斗。杨修与曹植交好，不由

自主地卷入了这场斗争，这就更加严重地触犯了曹操。“簏藏吴质”之事，使曹操怀疑他诬陷曹丕，“愈恶之”。“斩吏出城”之计，虽然暂时帮了曹植的忙，但一旦为曹操所知，反而使他产生被蒙蔽的心理，因而“大怒”。“预作答教”之举，更使曹操大为震怒，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操持权柄二十多年，岂能容忍别人操纵他的儿子来欺瞒他！到了这时，曹操要除掉杨修之心已经无法挽回了。

作品叙写这六件事，明是写杨修，实则重心一直放在曹操身上。这个不可一世的奸雄，猜忌心之重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但逆之者难逃一死，就是无意犯其忌讳者也要倒霉。这一大段插叙，清晰地说明了杨修被杀的必然性。

可怜的杨修，在死亡之剑已经悬在头上时仍不察觉，还是那副名士派头，还是那么聪明外露，终于又因“鸡肋”事件触怒了曹操。曹操隐忍已久的杀机趁势爆发，立即将他斩首示众。

为了证明杨修该杀，曹操故意下令来日进兵，结果又一次遭到挫败，自已也被射落两个门牙。他这才明白杨修关于退兵的想法是正确的，于是“将修尸收回厚葬，就令班师”。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予以厚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这又深刻地揭示了曹操的阴险和狠毒。这一切使读者感到，曹操确实的一个性格复杂的奸雄，而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坏蛋。（沈伯俊）

刮骨疗毒

众将见公不肯退兵，疮又不痊，只得四方访问名医。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小校引见关平。平视其人：方巾阔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平曰：“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佗曰：“然。”平大喜，即与众将同引华佗入帐见关公。时关公本是臂疼，恐慢军心，无可消遣，正与马良弈棋；闻有医者至，即召入。礼毕，赐坐。茶罢，佗请臂视。佗曰：“此乃弩

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到于骨，刮去骨上的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

公饮酒数杯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脸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选自《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版

关羽在进攻曹兵时中了毒箭，华佗闻讯前来给他治伤。华佗看过箭伤后，先表示“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耳”，然后对自己的治法作了具体说明：“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这段颇为详细的说明在华佗嘴里是介绍手术方法，在小说之中却分明有一种制造紧张气氛的意味。作者似乎是有意为下面的手术过程描写作情绪上的铺垫。

对于立柱钉环、系臂蒙首的做法，关羽觉得无必要。只见他先饮过酒，然后一面与人下棋，一面便“伸臂令佗割之”。华佗则在准备就绪之后，又叮咛一句：“某便下手，君侯勿惊”。看来关羽是那样的轻松平静，反倒是华佗心里更紧张了。接下来便是手术的过程：“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此时周围将士们的反应，是“皆掩面失色”。关羽本人却正相反，只见他“饮酒食肉，谈笑奕棋，全无痛苦之色”。这真是一个令

人惊心动魄的场面！偌大一座军营，此时却静得连尖刀刮骨的悉悉声也被听见，除此之外便只剩下棋子的落枰声和关羽的谈笑声。整个手术场面着墨不多，关、华等人的心理也未作直接描写；但笼罩在全营上下的那种紧张空气已几乎令读者屏息了。作者制造心理效果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当然，作者的正在用意还不在于渲染手术时的可怖气氛，而在于表现关羽的勇敢无畏精神。他臂中毒箭，却全然不思退兵，还因"恐慢军心"而与部下弈棋。华佗在手术前两次表示"恐君侯惧"，他都笑而从"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等相答，对立柱钉环的作法也一笔置之。手术过程中，帐上帐下都掩面失色，他却谈笑自若，毫不在意。手术刚完，他又"大笑而起"，声言"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并赞扬华佗："真神医也！"难怪华佗也不得不惊叹："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关羽的勇敢无畏性格，已在此前的若干次大小战计中作了相当多的描写。这里则是通过一次治疗箭伤的经过，来对其英雄性格作另一种侧面的展示。关羽那"超迈绝伦"的形象，显然又由此而增添了极有光彩、也极有特色的一笔。

"刮骨疗毒"的情节很"不一般化"，但这一段描写文字却看来很平实：没有什么浓墨重彩的渲染，从头至尾似乎只是记录其事而已。不过，在对事件过程和人物言行的精心取舍和重点把握中，特定情节与人物性格的不寻常之处也得到了很明确的体现。作者在文字运用上的火候是相当老到的。（应　昆）

空　城　计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并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藏匿；诸将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声言语者，立斩；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

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乃问孔明曰："司马懿乃魏之名将，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见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兴、苞二人在彼等候。"众皆惊服曰："丞相之机，神鬼莫测。若某等之见，必弃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

——选自《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孔明在得到街亭失守的消息后，立即部署退兵，然后带兵到西城搬运粮草。但在西城却意外地听到司马懿大兵来临的急报。在敌众我寡，战、守、逃都不可能的形势下，孔明大胆弄险，演出了这场空城退敌的好戏。

这段戏的主角是孔明，但全段之中除了必要的叙述交代而外，对他本人的刻划既不多，也不细。他的机智与胆略，主要是通过这极不寻常的空城计本身来体现的。不过另一方面，围绕着孔明的各种"反衬"关系，对于烘托他的形象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司马一方是十五万得胜之兵（刚夺得街亭），孔明一方却只有几千运粮人马。这一强一弱的形势在逼得孔明弄险的同时，更强调出他转危为安的过人谋略。其次，司马兵临城下之际，孔明是端坐城楼，焚香抚琴，始终平心静气；司马懿则是先"笑而不信"，再"飞马远远望

之"，然后又“大疑”，最后再急急退兵。两人之间又形成一静一动的对比，由此又突出了孔明的沉着镇定。另外，在孔明与众文官之间，则是在事前为不动声色与“尽皆失色”的对比，事后又为“抚掌而笑”与“无不骇然”的对比，由此也反衬出孔明出众的胆识与风度。

在这一情节中，人物关系和时空变化的头绪较多，作者把它们分别组织在三个“视点”中加以表现。一开始视点在孔明方面：写孔明的行动和御敌安排。至于司马大军杀来的情形则是作为孔明一方的“眼中所见”来表现，由此兼有强调孔明方面的心理压力的意义。随后视点转到了司马一方：写司马军的汹汹而来与惶惶而去。西城的景象在此又是作为司马方面的“眼中所见”来加以描写，借以表现司马懿的疑惑心理。最后视点又回到孔明一方：表现孔明的胜利喜悦，并借孔明之口说明他的取胜之道。这一视点与第一个视点也构成了呼应（也可说它们是一个视点）。视点在双方之间的几度变换，既为表现特定情势和人物心理提供了条件，也使得文章本身体现出既不散乱又不死板的章法。

空城退敌一事不见于史书记载，是小说作者的虚构。这一虚构极为大胆（也属“弄险”之着），却并不显得不可信，这是因为作者抓住了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特定心理逻辑的缘故。正如毛宗岗所言：“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促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不过，在具体的描写上，孔明的形象又多少有“超人”之感，性格似嫌单薄。京剧《空城计》中，司马大兵退去之后，孔明低声自语一句“险哪！”同时轻轻抹去额上冷汗，然后才缓缓踱步下场——如此处理，人物性格是否又更真切、丰满些？（应　昆）

遗恨五丈原

姜维入帐，直至孔明榻前问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吾平生所学，已著书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

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维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连弩’之法，不曾用得。其法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皆画成图本。汝可依法造用。”维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诸道，皆不必多忧；惟阴平之地，切须仔细。此地虽险峻，久必有失。”又唤马岱入帐，附耳低言，授以密计；嘱曰：“我死之后，汝可依计行之。”岱领计而出。少顷，杨仪入。孔明唤至榻前，授与一锦囊，密嘱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孔明一一调度已毕，便昏然而倒，至晚方苏，便连夜表奏后主。后主闻奏大惊，急命尚书李福，星夜至军中问安，兼询后事。李福领命，趱程赴五丈原，入见孔明，传后主之命，问安毕。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丧亡，虚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我死后，公等宜竭忠辅主。国家旧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轻废。吾兵法皆授与姜维，他自能继吾之志，为国家出力。吾命已在旦夕，当即有遗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领了言语，匆匆辞去。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回到帐中，病转沉重，乃唤杨仪分付曰：“王平、廖化、张嶷、张翼、吴懿等，皆忠义之士，久经战阵，多负勤劳，堪可委用。我死之后，凡事俱依旧法而行。缓缓退兵，不可急骤。汝深通谋略，不必多嘱。姜伯约智勇足备，可以断后。”杨仪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宝，于卧榻上手书遗表，以达后主。表略曰：

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

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也。

孔明写毕，又嘱杨仪曰："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司马懿见将星不坠，必然惊疑。吾军可令后寨先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若司观懿来追，汝可布成阵势，回旗返鼓。等他来到，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懿见之必惊走矣。"杨仪一一领诺。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观北斗，遥指一星曰："此吾之将星也。"众视之，见其色昏暗，摇摇欲坠。孔明以剑指之，口中念咒。咒毕急回帐时，不省人事。众将正慌乱间，忽尚书李福又至；见孔明昏绝，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误国家之大事也！"须臾，孔明复醒，开目遍视，见李福立于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复来之意。"福谢曰："福奉天子命，问丞相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适因匆遽，失于谘请，故复来耳。"孔明曰："吾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后，谁可继之？"孔明曰："费文伟可继之。"福又问："文伟之后，谁当继者？"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时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寿五十四岁。后杜工部有诗叹曰：

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
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惟显著勋名。
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
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

白乐天亦有诗曰：

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顾那逢圣主寻。
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
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
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

——选自《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作者满怀仰慕之情、倾注全部心血，把诸葛亮塑造为我们民族智慧的优秀代表，传统美德的光

辉典范，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人们为他的高洁儒雅而悠然神往，为他的神机妙算而啧啧称赞，为他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而拍手叫好；而当读到《遗恨五丈原》一节时，又为他的壮志未酬而发出沉痛的浩叹。

小说第一百零四回，写诸葛亮六出祁山，与魏国统帅司马懿对峙于五丈原，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在这最后的时刻，作者着力刻画了诸葛亮的内心世界。这种描写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写诸葛亮向姜维、马岱布置自己死后的军事调度。对于姜维，诸葛亮视之为接班人，特将自己集平生所学写成的书传授给他，又授以连弩之法，并且郑重叮嘱："蜀中诸道，皆不必多忧；惟阴平之地，切须仔细。此地虽险峻，久必有失。"对于马岱，诸葛亮深知其忠勇可靠，特授与防止魏延反叛的密计。这谆谆的嘱咐和细密的布置，说明诸葛亮在生命旅途的最后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蜀军的安危和蜀汉的存亡。

第二层，写诸葛亮"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多年来，他率领这支军队，南征北伐，建立了赫赫功勋。他熟悉和爱护自己的将士，将士们也崇敬和爱戴他；他多么希望继续率领这些忠勇的将士，踏破祁山，直捣长安，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夙愿呵！但是，条件已经不允许他这样了，这已是他最后一次巡视军营！此时此刻，他不禁"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寥寥十个字，融入了多少复杂的情思！于是，诸葛亮慨然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一声长叹，充分表现了诸葛亮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呵，对于一个志在统一全国的政治家来说，还有什么比抛下未竟的事业更令人难过的呢？

第三层，写诸葛亮在病榻上亲自书写遗表，上达后主。在遗表中，他诚恳地告诫后主："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在辅佐后主的十二年中，诸葛亮深切地感到，这位承袭父辈余泽的国君胸无大志，庸懦无能。他的告诫，既表现了一个"两朝开济"的老臣

的一片赤诚，更包含着他对蜀汉未来的深深忧虑。

第四层，写诸葛亮又对杨仪授予保证蜀军安全撤退的计策。其中，“镇住将星”之说固然语涉神怪，不足凭信；但“回旗返鼓”之计却是于史有据，并收到实效的。这是诸葛亮最后一次运筹用计，它不仅证明诸葛亮那惊人的智慧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依然光芒四射，而且进一步表现了诸葛亮至死不忘杀敌立功的拳拳之心。

这四个层次，写得纡徐有致，深情绵邈。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诸葛亮有多少事要办，有多少话要说啊！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他那情真意切而又周到细密的思谋，极其鲜明地表现了他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读着这段文字，怎不令人荡气回肠！

在诸葛亮弥留之际，尚书李福再次赶到，询问他对身后人事安排的考虑。诸葛亮竭尽最后一口气，推荐蒋琬、费祎为继任的执政大臣。说完，他就溘然长逝了！

写到这里，作者心情沉痛，引用杜甫、白居易的诗句，歌颂诸葛亮“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叹息他逝世以后“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在本篇选文之后，作者还极力渲染了诸葛亮逝世时的悲凉气氛：“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真是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

读着这一篇章，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感油然升起。

诸葛亮的逝世，不仅完成了一个才华盖世的英雄人物的命运悲剧，而且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因此，《遗恨五丈原》这一动人的篇章，在使千百万读者感情激荡的同时，不断地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无穷的联想……（沈伯俊）

《三遂平妖传》

《三遂平妖传》，又名《平妖传》，罗贯中著，是以北宋时贝州王则、胡永儿夫妇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在融

合宋元以来有关王则起义的史料、民间传说和笔记小说中的神异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既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又有相当浓厚的神怪色彩。故事描写胡永儿得妖狐圣姑姑传授异术，后嫁贝州排军王则，并会同术士张鸾、弹子和尚、左黜等在贝州造反；宋仁宗派文彦博领军讨伐，文得诸葛遂智、马遂、李遂（即（“三遂”）之助，最后擒王、胡，扑灭起义。书中把起义军首领都描写为“妖人”，表现出作者对农民起义的反对态度。但书中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暴戾，也作了一定的客观描写。如书中的贪官贝州知州张德，“每日里不理正事，只是要钱”，“害尽诸行百业”，被满郡人骂为“绮罗裹定真禽兽，百味珍馐养畜性。”正是他贪污了驻军三个月的粮饷，从而直接激起了贝州的起义。

在全书中，魔法异术的描写占据了十分突出的地位。义军首领中的胡永儿、王则、卜吉、任迁、张琪、吴三郎等都曾得授妖法，弹子和尚、张鸾、左黜则本来就是会法术的僧道或妖狐。小说中描写的贝州起义，从基础力量看仍属“农夫背上添军号，渔父船中插认旗”的农民斗争，但从领导层的情形看又为胡、王等人的“兴妖作怪”。最后文彦博率领的官兵也是经过多次“斗法”，并得九天玄女之助才打败义军的。书中插入了大量描写奇法异术的情节和故事。所描写的法术如撒豆残兵、剪草为马、骑凳为虎、捏泥为烛、呼风唤雨、上天入地，以及变钱法、续头法、缩地术、搬运术等等，可谓无奇不有，显示了作者大胆、丰富的想象力。这种“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的形式，使得书中情节奇异多姿，颇能引人入胜，全书也由之而表现出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

《三遂平妖传》较早的本子为二十回本，今较通行的则是冯梦龙增补而成的四十回本。二十回本语言质朴，笔法流畅，但情节设置不甚周密。四十回本则主要是在情节方面对二十回本作了较多的增添和丰富。有人对比两种本子，认为二十回本“首如暗中闻炮，突如其来；尾如饿时嚼蜡，全无滋味。且张鸾、弹子和尚、胡永儿及任、吴、张等，后来全无施设；而圣姑姑竟不知何物，突然而来，杳然而灭……”（张无咎叙）。此评语不无过分，四十回本较之二十回

本，不仅情节更富于曲折跌宕变化，小说的总体结构也确实完整严密得多了。（应　昆）

杜七圣剁孩儿

（杜七圣教孩儿卧在板凳上）正要施逞法术解数，却恨人丛里一个和尚会得这家法术，因见他出了大言，被和尚先念了咒，道声："疾！"把孩儿的魂魄先收了，安在衣裳袖里。看见对门有一个面店，和尚道："我这肚饥，且去吃碗面了来，却还他儿子的魂魄未迟。"和尚走入面店楼上，靠着街窗，看着杜七圣坐了。过卖的来放下箸子，铺下小菜，问了面，自下去了。和尚把孩儿的魂魄取出来，用碟儿盖了，安在桌子上，一边自等面吃。

话分两头，却说杜七圣念了咒，拿起刀来剁那孩儿的头落了，看的人越多了。杜七圣放下刀，把卧单来盖了，提起符来去孩儿身上盘几遭，念了咒，杜七圣道："看官！休怪我久占独角桊，此舟过去想无舟。逞了这家法，卖这一百道符！"双手揭起被单来看时，只见孩儿的头接不上。众人发声喊道："每常揭起卧单，那孩儿便跳起来，今日接不上，决撒了！"杜七圣慌忙再把卧单来盖定，用言语瞒着那看的人道："看官只道容易，管取这番接上！"再叩齿作法，念咒语，揭起卧单来看时，又接不上。杜七圣慌了，看着那看的人道："众位看官在上！道路虽然各别，养家总是一般。只因家火相逼，适间言语不到处，望看官们恕罪则个！这番教我接了头，下来吃杯酒。四海之内，皆相识也！"杜七圣伏罪道："是我不是了，这番接上了。"只顾口中念咒，揭起卧单看时，又接不上。杜七圣焦燥道："你教我孩儿接不上头，我又求告你，再三认自己的不是，要你饶恕，你却恁地无礼！"便去后面笼儿里取出一个纸包儿来，就打开撮出一颗葫芦子，去那地上把土来掘松了，把那颗葫芦子埋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词，喷上一口水，喝声："疾！"可霎作怪！只见地下生出一条藤儿来，渐渐的长大，便生枝叶，然后开花，便见花谢，结一个小葫芦儿。一伙人见了，都喝彩道："好！"杜七圣把那葫芦儿摘下来，左手提着葫芦儿，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近道理，收了我孩儿的魂

魄，教我接不上头，你也休要在世上活了！”看着葫芦儿，拦腰一刀，剁下半个葫芦儿来。却说那和尚在楼上拿起面来却待要吃，只见那和尚的头从腔子上骨碌碌滚将下来。一楼上吃面的人都吃一惊；小胆的丢了面，跑下楼去了，大胆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箸，起身去那楼板上摸一摸，摸着了头，双手捉住两只耳朵，掇那头安在腔子上，安得端正，把手去摸一摸。和尚道："我只顾吃面，忘还了他的儿子魂魄。”伸手去揭起碟儿来。这里却好揭得起碟儿，那里杜七圣的孩儿早跳起来。看的人发声喊。杜七圣道："我从来行这家法术，今日撞着师父了！”

——选自《三遂平妖传》第十一回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上引这一段不是《三遂平妖传》中主要情节线（王则起义和遭镇压）上的故事，而只是一个小插曲——杜七圣是一个仅在此处一闪而过的人物。但《三遂平妖传》全书在魔法异术描写方面有声有色，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一段情节中，杜七圣与和尚二人的法术都以“怪”为特点。杜能够把小孩的头砍下来再续上，此甚怪也。和尚能把别人的魂魄收到袖中，再用碟儿扣在桌上，最后又揭开碟儿放回去，此又怪也。杜的葫芦能够旋种旋长旋开花结果，而且砍去半边葫芦，便是砍去了暗中斗法者的脑袋，此更怪也。至于和尚在人头落地后，身子还能去地上摸着那头，并再端端正正地把头安在腔子上，此尤怪也。故事创作者的想象可谓大胆而奇巧。这一段情节是由旧笔记小说中的故事移植而来，但移植者也作了自己的“艺术加工”——原故事中和尚的结局是“竟不复活”（见《五杂俎》）；在这里却是他自己寻头安上，然后再揭碟放回小孩魂魄。显然，这一改动为故事增色不少。

不过，法术虽怪，文章却不是唯怪而已，作者更大的功夫还是花在人物刻划上。杜七圣作为此段中的主要人物，其性格是表现得相当鲜明的。在行法之前他就夸口："天之上，地之下，除了我师父，不曾撞见个对手与我斗这家法术！”（难怪观众中有人要与他过不去）。至第一次接头不成，杜还想瞒住骚动的观众。第二次还接不上，杜便意识到“适间言语不到”，招来了对头，故转而请求“恕罪”。等

到第三次还接头不上，杜终于“焦燥”，责怪对手“直恁地无礼”，决心让对手“也休在世上活了”。而最后当小孩终于跳了起来，杜又自嘲一句：“今日撞着师父了！”其心情的骤然松弛，又在这一句话中体现得十分鲜明了。至此，一位既自负，又能见风转舵，并也真“有两下子”的江湖行法者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另一方面，那位与杜斗法的和尚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刻划得很有个性。他想出杜的洋相，但又不是真的要害那孩子的命，只打算吃碗面就来还他魂魄。继后不论杜着急还是哀告，他都无动于衷。最后忽然人头落地，才又着忙起来。及至安好了头，又口称：“忘还了”，并随即去揭碟儿。显然，这也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物。

这一段文字在笔法上也很有节奏感。开头收魂一段，一一写和尚的心理和行动，节奏平缓从容。中间杜七圣三次接头不止一段，又交叉着描写杜的焦燥心态和观众的各种反应，节奏越催越紧。至最后剁葫芦一段，“镜头”接连在和尚、楼上吃面的人、楼下观众、杜七圣和小孩之间来回跳跃，有波翻浪急之势，场面的描写终于推上了精采的高潮。（应　昆）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又名《五代残唐》，罗贯中著，是一部取材于唐末及五代历史的长篇讲史小说。

唐代末年，政治腐败，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唐王朝调集藩镇军阀扑灭了起义，但随即这些军阀相互之间又展开了长期混战。唐王朝在动乱中覆灭，朱温、李存勖、石敬塘等军阀相继建立政权，并互相攻杀。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即以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残唐五代的兴衰演变为线索，真实描写了从黄巢起义至赵匡胤陈桥兵变这一大动乱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书中的重要人物大都为割据军阀或昏君、佞臣之类，从对他们之间的残酷倾轧与争斗的描写中，小说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与腐败。同时，小说也对政治腐败和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后果——“军士受涂炭之苦，百姓有倒悬之急，天下荒

荒，人民死其大半”作了真实的描写。当然，作者对黄巢起义也持敌视态度，如把黄巢写成是“妖孽转世”，把起义看作对社会的祸害，这反映了作者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对黑暗的封建统治的如实描写中，小说也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朝廷昏乱，佞臣当道，有钱重任，无钱不用。因此，曹州反了王仙芝，濮州反了尚君长”（第三回）。

在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中，小说也塑造了一批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如李存孝、王彦章、李克用、朱温等。在对昏君佞臣和残暴军阀作批判性描写的同时，作者也对一些圣君、贤臣、良将、义士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这类人物虽然在全书中为数不多，但通过对他们的歌颂，作者表达了自己提倡“王道”、“仁政”和推崇忠义的思想倾向，也从中寄托了人民群众渴望社会安定和政治清明的理想。小说中着力最多、写得最有光彩的人物是李存孝。小说极力描写了他的英武勇猛和忠义、仁僧等优秀品质，也以伤惋的笔调叙述了他被奸人害死的悲剧性结局。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是在前代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戏剧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故仍表现出粗犷、浑朴的风格特点，语言也常显得生动而形象。全书情节以史实为据，又间以虚构，部分章节还带有民间传说故事的色彩，表现出独特的魅力。这部作品在艺术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结构前详后略，部分情节过于简单，甚至前后抵牾，文字方面也有粗陋甚至欠通畅之处。这部小说对后世的民间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明清两代的不少戏曲作品即取材于该书。（应　昆）

力服王彦章

却说勇南公李存孝与李晋王分别，领兵巡视河北，所过秋毫无犯，百姓欢悦。不觉早至寿章县淤泥河。却有本处一人姓王名彦章，身长一丈，蓬头跣足，手使一条浑铁篙，聚集二十余人，驾一只船在此寓住，劫掠营生。当下闻得李存孝军马来到，乃曰：“人人说李存孝勇猛，今日要见他一面。”拦住去路。小卒来报存孝曰：“前面

有十数猛汉阻路。”存孝向前问曰：“你是何人，敢阻吾路？”答曰：“吾浑铁篙无敌大王王彦章。尔乃何人？速献买路钱放你过去。”存孝曰：“大唐护国勇南公李存孝，谁不知名！”彦章曰：“吾闻你勇猛无敌，原来只是如此，快留买路钱去。”存孝曰：“你浑铁篙有多少重？”彦章曰：“一百二十斤。”存孝笑曰：“只一百二十斤，我那得买路钱来予你！”彦章大怒，双手举篙望存孝头上打来，存孝伸手攒住铁篙，王彦章不肯放手，夺存孝的篙，恰似蜻蜓石柱一般。存孝用手一拖，把彦章连人带篙拖上岸来。存孝说：“我在马上，他在马下，不显我是好汉。”连人带篙望淤泥河只一摔，有百十步远，存孝领兵过河北去了。王彦章在水里攒出头来，爬上岸，披挂上马赶来。

存孝正行，报说摔下水的人又领众赶来了。存孝说：“这水手也是个好汉，待我与他比手，试他本事如何？”勒回马来。王彦章一马当先，轮枪望存孝刺来，被存孝连人带马逼住了，将槊轻轻的打去，彦章用力架隔不住，把浑铁篙逼得一似桶箍般圆。存孝曰：“本待打死你，见你没甚本事，饶了你这一命罢。”彦章放马逃生，跑去有数里之地，放声大哭，叫众人：“各散了罢！我在死里复生，若存孝在世十年，我十年不出；存孝除非死了，我王彦章才敢出名。”自此，彦章逕上寿章县，隐姓埋名去了不题。

——选自《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二十二回宝文堂书店1983年版

李存孝与王彦章是《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塑造得较为丰满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都以勇猛著称，但他们在淤泥河边的这一次遭遇却是颇具戏剧性色彩的。从身分上看，李存孝刚刚参加了平定黄巢的战斗，被封为护国勇南公，此时领兵巡视河北，正是意气风发之际；王彦章则虽然自封“浑铁篙无敌大王”，实际上却只是淤泥河上以抢劫为生的一名“水手贼”。再从外表上看，李存孝是“身不满七尺，脸如病夫，骨瘦如柴”（第十五回曾交代）；王彦章则是“身长一丈，蓬头跣足”（第三十八回中还有“又长又大，恶似金刚，狞如八戒”等描写）。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场较量中，李存孝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官高势大去压倒对手，也不是因为自己身形瘦小而采用“智取”一类办法——相反，他竟是“力服”王彦章。第一次交手，

李先问王的铁篙有多重，然后在铁篙打来时不躲不闪，只是“伸手攒住”。王想夺回篙，却“恰似蜻蜓摇石柱一般”，最后被李连人带篙拖上岸来，又连人带篙摔下河去。第二次交手，李又只是“将槊轻轻的打去”，王则“用力架隔不住，把浑铁篙逼得一似桶箍般圆”。这两次交手都只是“较力”，王彦章也是由于在力气上大大敌不过李存孝而不得不“服”。显然，“力服”二字是这一段情节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这场较量显得很有特色，未落入那种一般化的打斗描写俗套。

在这不同寻常的“力服”过程中，李、王二位人物的性格也体现得相当鲜明。王彦章明明听说李存孝“勇猛无敌”，却偏要来与李较量。第一次交手被摔到河里，十分狼狈，但他又立即爬上岸骑马追来。至第二次交手失利，他才完全信服了李的神力，此时他又“放声大哭”，并起誓：“存孝除非死了，我王彦章才敢出名。”在此过程中，一个刚猛勇烈、而且自尊心极强的恶汉形象，已刻划得十分有力。后来李存孝死后王彦章果然东山再起，作朱温的“马步禁军都元帅”，连败唐兵二百阵，活活气死李存孝的义父李克用，威名大震，总算是洗雪了这一场淤泥河之耻。至于李存孝，则全然是另一种性格。他以非凡的膂力制服王彦章，恰似天神一般（在小说中他本是天界铁石之精降临人世）。但在两次较力的过程中他都未去伤害王的性命，而是在心里承认王“也是个好汉”，从而又表现出宽仁好义的性格。如此的神力，加上如此的气度，难怪那位先前不可一世的“无敌大王”最后也心服口服、无地自容了。

在“力服”这个选段中，情节和人物形象都较夸张，体现出较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在描写方面则还具有粗犷、质朴的风格，甚至也有文字过于粗疏之处（如第二次交手时王手中用的仍是铁篙，但文中又有“轮枪……刺来”之语）。这些实际上也是《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一书的基本特点。（应　昆）

《郁离子》

《郁离子》是元末明初政治家兼文坛宗主刘基传世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书，也是他辅助朱元璋为政，建功立业的思想结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更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郁离子》既是书名，也是作者的自称。它的含意，吴从善在《郁离子序》中说得十分清楚："夫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身。"

在艺术上，《郁离子》继先秦诸子的寓言散文遗式，承唐代韩愈、柳宗元、皮日休诸名家的杂文传统，溶故事、寓言、议论、抒情为一体，可以说是一部十分独特的杂文集、寓言集。

《郁离子》全书分上下两卷（亦有版本为一卷），共 18 篇 195 条，或 18 篇 182 条。后者可能是把某些条目如《九难》等合并所致。上卷 7 篇，下卷 11 篇。全书除《九难》而外，基本上都是每条叙一事，论一理，各自相对独立。文章短小精悍，在全书 43000 余字中，最长的一条不过 646 字，最短的才 64 字。表现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有的先讲故事，后发议论，"卒章显其志"；有的夹叙夹议，有感即发；有的单写故事，以事警人；有的纯发议论，直表其思；还有的则采用问答或抒情的形式成文，但亦是借题发挥，阐述观点。无论何种手法，皆能比事譬物，发人深思；亦能舒卷自如，汪洋自恣，文彩斐然。这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也是十分出色的。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人祸天灾，民不聊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整个《郁离子》中的言论，都是生当此时的刘基有为而发，切中时弊的。例如针对当时统治者用人重名不重实的现象，他提出识别人才，不能只看外表，不重实质。他设喻：对一台"金声玉音"的美琴，或仅以其外表"弗古"就加以摒弃，或仅凭其"断纹"、"古篆"即以为"稀世之珍"（《良桐》），都是不可取的。针对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与敲榨勒索，他疾呼：治国首在爱民，关心百姓生活。如果"志利而忘民"，则"国危矣"。（《云梦田》）。他特别指出："贿赂公行，必致丧失人心，家室不

保”。(《贿赂失人心》)。

正因为如此，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高度评价它说：“明乎吉凶祸福之口，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乎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乎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此书亦不乏教益。(苑坪玉)

八　骏

穆天子得八骏以造王母，归而伐徐偃王，灭之。乃立天闲、内外之厩，骏居天闲，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内厩，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厩，食粟日六斗；其不正是选者为散马，散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为民马，弗齿于官牧。以造父为司马，故天下之马无遗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骏死，马之良驽错能差，然后以产区焉。故冀之北土纯色者为上乘，居天闲，以驾王之乘舆；其湿为中乘，居内厩，以备乘舆之阙，戎事用之；冀及济河以北，居外厩，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为散马，以递传服百役，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视马高下，如造父之旧。及夷王之季年，盗起，内厩之马当服戎事，则皆饱而骄，闻钲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参以外厩。二厩之士不相能，内厩曰：“我乘舆之骖服也。”外厩曰：“尔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争而闻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内厩。既而与盗遇，外厩先，盗北。内厩又先上以为功，于是外厩之士马俱懈。盗乘而攻之，内厩先奔，外厩视而弗救，亦奔，马之高足骧首者尽没。王大惧，乃命出天闲之马。天闲之马，实素习吉行，乃言于王而召散马。散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则力强，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侪力少而恒劳，惧弗肩也。”王内省而惭，慰而遣之，且命与天闲同其食，而廪粟不继，虚名而已。于是四马之足交于野，望粟而取，农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壮皆逸入于盗，马如之。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

——选自《郁离子·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郁离子》以《千里马》条开篇，接连多条，皆讲用人之道。表明了“为政必须善用人才”是他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在作者看来，

是否善用人才，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八骏》以寓言形式，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故事以马喻人才。穆天子以造父（亦即伯乐）为司马，“故天下马无遗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因造父善于识别马之优劣，故天下相安无事。但造父卒后，虽然仍旧设有天闲、内外之厩，但“马之良驽莫能差”，无识马之人，只是根据马的产地、毛色等外在形式来定其待遇，而不是量才录用。其结果必须是“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一当“盗起”，本该去打仗的“内厩之马”，却“皆饱而骄，闻钲鼓而辟易，望旆而走”，根本不能上阵。只好“乃参以外厩”。但由于待遇的不公平，”外厩之士马俱懈”。结果惨败于敌。等“王”觉悟时，已大势所趋，只落得个“天下萧然。

在艺术手法上，文章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以突出造父在胜与败之间的关键作用。文章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段落：“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以上为第一段；“穆王崩……如造父之旧”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第一段与第二段除在时序上有先后关系外，几乎是个纯粹的并列对比。同时设“天闲、内外之厩的体制，但造父在时，是以能力、贡献的大小而分，而“造父卒”后，则是以产地、毛色等形式来分。先前有识马的造父，故能做到“天下之马无遗良”；后来无识马的造父，虽体制同前，却不免显得荒唐之至。通过两段相同与相异的比较，把造父推到了得失利弊的焦点。第二段与第三段则不仅在时序上先后相继，且在逻辑上有着因果关系。第三段不仅是第二段的发展，也是第二段必须导致的结果。不过这个“天下萧然”的结果，又和第一段开头的“伐徐偃王，灭之”形成更为强烈的对照。这除了在文体上有前后呼应，达到完整的作用外，又更进一步肯定了造父的重要。

欲擒故纵，是文章又一明显的艺术技巧。显而易见，全文的宗旨在于阐明造父的作用。但却不直接写造父如何识马用马，而是从侧面着笔，写体制、写待遇、写矛盾、写故事发展，写国事盛衰。然而愈是不写造父，而造父之作用愈显。这就于不动声色之中，成功地表达了作者的用人主张。同时也在叙事过程中，对元朝以种族分

等用人的政策进行了影射与批判。

当然，文章表现的封建社会儒家的人治思想，在今天已不足为取，但在当时，却具有进步意义。特别是文章在艺术上的严谨结构与纯熟技巧，至今仍不乏借鉴作用。（苑坪玉）

术　　使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选自《郁离子·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郁离子》写于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期，《术使》这则寓言，正反映了作者对于这种历史现实的认识。

很明显，作品以"狙公"喻统治者，以"群狙"喻起义的农民。指出，由于"狙公"的重赋和暴虐，"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必须会导致"群狙""尽取其积"而逃，结果"狙公"也只能饿死。在这里作者形象地刻画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广大劳苦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揭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真理。

这篇作品是一则寓言，采用了寓言常用的拟人手法，最后直接点明题旨。全文可分四个层次："从"狙公"的贪残，到"群狙"的觉悟；由"群狙"的逃亡，到"狙公"的饿死，其间因果层层相同，逻辑十分严密。这里表面上是讲述故事，是写故事的发展进行，实质上却在进行演绎推理。所以，文章最后"郁离子曰……"一段议论，可以说是论文进行演绎推理之后导出的必须结论。

文章中"小狙"与"众狙"对话一段描写，显然还吸取了先秦诸子如孔子《论语》之类文体的影响，借用对话的形式，进行启发

式的逻辑推理。而这种从侧面启发“众狙”造反，比正面呼吁号召，不仅来得更具有煽动性，而且使响应者更具有自觉性。作者把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引入寓言故事，使文章在生动的同时，加深了理性认识，赋予这则寓言浓厚的思辨色彩，达到了情与理的高度统一。

《术使》这则寓言，在《郁离子》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不仅是指它所提出的观点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更主要的是指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手法，基本上集中了全书大部分条目的特点。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缩影。（苑坪玉）

《草木子》

《草木子》系元末明初浙西学者叶子奇，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在狱中以瓦磨墨，随时记下的平生所遇所得，出狱后整理续成的一部笔记体著作。

该书虽也分卷分篇，但在每一篇中，只是记事大体同类，各条之间并无什么联系，各自完全独立。写法上基本上着重实录，具有《春秋》笔法，《史记》遗风。

叶子奇在自序中曾说：“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存名于天地之间也。”以《草木子》为书名，意即在于求得“草木其人，不草木其言”（闵景贤《草木子题词》）。

《草木子》内容颇为广泛，黄衷在《正德刻本草木子序》中说它：“观天之文与地之法，神鬼屈伸之故，礼乐明备之体，阴阳顺逆之度，天人交与之徵，卉木虫鱼之候，器象沿革之制，农圃术技之末，幽幻立怪之迹，穷檐委巷谣歌之语，冥搜赜擿，区物而辨才。综百家之芬类，到九域之风习。”总之，天文地理，时政得失，社会习俗，自然现象等，几乎无所不有描述。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一些流传的民歌民谣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迹，许多是其它书均未有述及的。如对徐州韩山童、蕲州徐贞一、陕西金花娘子、江西欧道人、山东田丰等的事迹，都有记载。这在明人笔记中，是十分突出和引人注目

的。当然，这些记载难免有些浅薄鄙陋，特别是还有一些不当的议论，但作为史料，依然十分可贵。

在思想上，《草木子》主要张扬了程朱理学，每多愚腐之见。但其反对佛、道思想，对佛、道的批判，有一定认识意义。他说："离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沦于空寂；舍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于虚无。"指出："佛言离一切物，别有自性。不知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也。"认为："佛氏怕死，故每以寂灭无生为说；老氏贪生，故每以返老还童为说。"（以上均见《草木子·卷之二上·原道篇》）

《乾隆重刻本·草木子序一》苏遇龙评价该书曰："《草木子》说理透宗。多发先儒未发之精蕴，至论元时得失。纲举目张，直追朱子。"并言其是叶子奇"寓《小雅》之思于简端。"的产物，基本是恰当而可信的。（范坪玉）

徐州盗韩山童叛

徐州盗韩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间，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时，无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劝脱脱丞相开河北水田，务民屯种，脱从之，先于大都开田以试之，前后所费凡十数万锭。及开西山水闸灌田，山水迅暴，几坏都城，遂止。又劝其造至正交钞，楮币窳恶，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遂与至元宝钞俱涩滞不行，物价腾贵。及河决南行，又劝脱相求夏禹故道，开使北流。身专其任，濒河起集丁夫二十六万余人。朝庭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韩山童等因挟诈，阴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当时贫者从乱如归。朝廷发师诛之，虽即擒获，而乱阶成矣。反既定，下诏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后其党毛会、田丰、杜遵道等复奉其子为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间。死者成积，中原丘墟。

——选自《草木子·卷之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

这段文字较详细地记载了农民起义军首领韩山童举事前后的情况。全文可分为三部份。第一部份以倒叙手法，回顾了韩山童起义前的社会状况及其原因。当然，作者在这里把元末经济崩溃，自然灾害及对农民的酷役等全都归罪于贾鲁“欲立事功于世”的结果，与史实多有不符，(贾鲁以都水监于至正八年治理黄河是成功的，可参见欧阳玄所撰的《至正防河记》)体现了当时偏见。但客观上把滥发纸币及苛役农夫的黑暗社会现实反映无遗，点明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第二部份，则记录了韩山童具体发动农民起义的措施：韩山童继续了其祖父传授的白莲教义，以预埋石人和假宋朝之名的办法，在农民中造舆论以取得名正言顺的起义。同时，这段还以实录起义者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口号“贫极江南，富极塞北”的方式，影射了元朝统治者种族歧视的历史现状。第三部份则述及韩山童虽然被擒，但农民起义并未被镇压下去，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依然在战斗。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段文字敢于直书史实。在封建社会里，众多修史的人，对于农民起义的历史事件，一般多避而不谈。即使实在难以避开，也仅一笔带过。这就给后人研究这些史实带来极大的困难。象这段文字如此详细地记载韩山童起义，并且除了由于作者认识的偏见而外，几乎毫无忌讳，不仅本身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也使全书增色不少。

然而，在这段不到五百字的短文里，把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因后果写得如此详尽生动，都得力于文章的艺术技巧。很明显，文章一反传统的顺时序叙事结构，而采用了并时序叙事结构和辅以逆时序叙事结构。第二段第三段所叙之事，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文章笔分两头，各叙一面。这不仅大大节省了过渡笔墨，而且增强了事件的立体感，扩大了叙事场面。第一段的倒叙，则能以最小的篇幅，交待起义前的社会现状、形势及导致起义的直接原因。而这些交待，又不致于喧宾夺主，冲淡起义本事。看来，既要把起义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又要把起义写得具体生动，这段文字的结构实在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文章另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采用了《春秋》笔法，反话正说。从而达到既秉笔直书，又不露锋芒的效果。如文中两次提到"承平"字眼。而贾鲁以"承平"开水闸、印纸币，带出灾难迭起，生民涂炭；"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亦缘"承平"而起。"承平"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意义恰成鲜明对照。就全文来看也是如此，表面上皆是客观实录，实则字里行间，作者观点毕现，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以，文章无一字论及是非，而是非分明。这在我国古代记事散文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范坪玉）

《隋炀帝艳史》

《隋炀帝艳史》，明代齐东野人著，四十回。全书以隋炀帝荒淫奢侈的一生为主线，揭示了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描述了这一兴衰过程。

此书何以称"艳史?"书前"凡例"解释道："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悦目，为人艳称之事多，其篇曰：'艳史'。"又有 痴子叙云："有惊而称艳，喜而称艳，异而称艳，犹有妒而称艳者……""试问炀帝之何以艳称，请君试读炀帝之艳史。"

此书虽非严格的历史小说，然而颇为接近史实。举凡重大的事件，史书均有明文记载。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也符合历史人物的原型。作者在"凡例"开篇写道："稗编小说，盖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户晓之。今之野史诸书，乃捕风捉影，以眩市井耳目。孰知杜撰无稽、反乱人观听。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惑。故有源有委，可证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

此书宛如一部历史传记小说，可称之为隋炀帝外传。杨广为得隋文帝和独孤后的宠爱，"凡百所为，皆小心谨慎，毫息不敢放纵。""晓得独孤后怪人宠妾，他就与萧妃共处，千恩百爱，并不旁幸一人。"他的韬晦之计获得成功，在杨素等人的帮助下，废太子，谋父君而得天下。此后，他的私欲极度膨胀，北方巡狩，耗尽天下资财；从长安迁都东京，开山为苑，掘地为湖，大兴土木。后宫十六院中精

选天下美女三千，不分昼夜，纵淫无度。巡游江都，沿途设无数行宫，劳民伤财；再下江南时，不惜耗费天下人夫财力，开凿大运河，营造江都，乐而忘返。下人献宫车以为机关，他便在车中每夜幸一江南童女。后来越发荒淫，不理朝政，遂激起民心改向，一夜之间被逼缢死。作者通过这位荒淫之君罪恶一生，暴露了封建君主无边权力给百姓带来的无尽苦难，客观上反映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

书中描述了许多宫闱秽事，但是贯穿着鲜明的暴露性和批判性倾向。作者宣称："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炀帝遭缢而死，作者以"后人"口吻作诗吊之："隋家天子系情偏，只愿风流不愿仙。遗臭漫留千万世，繁华占尽十三年。耽花嗜酒心头病，殢粉沾香骨里缘。却恨乱臣贪富贵，宫庭血溅实堪怜。"书中叙写他在江都淫乐，建造一座迷楼，外观富丽堂皇，内里"有一十二重台阁，二十四座亭池，三十六间秘室，七十二处幽房，一百零八所雕闱，三百六十五层绣闼。还有无数的曲槛回廊，还有许多的朱栏翠幌，内中千门万户，都是婉转相通，逶迤相接。"又挑选江南良家十二三岁的幼女三千，充作宫女，日夜供杨广一人逞淫纵欲。为建这座穷极奢靡的迷楼，"把一个府库都调得干干净净，天下的骨髓都刮完了。"作者以一首《水调歌头》指斥道："拭泪问造物，造物一何乖？尽道祸淫福善，暗里有安排。请看独夫残暴，为什刀兵水火，只作小民灾！惨血终日沥，劳骨何时埋？歌击壤，游鼓腹，安在哉？无情土木，不知磨碎几多骸！漫道江山将破，楼上清歌妙舞，犹自醉金钗。天意已如此，世事不胜哀！"

当然，作者在描述杨广"耽花嗜酒"、"殢粉沾香"诸事，并非处处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常有冶艳之笔，例如，书中"会花荫妥娘邀宠"、"任意车处女试春"、"方士进丹药"等处，过露过实，显得亵狎浓艳。（阿　铮）

杨广幸宣华

却说宣华自被张衡逼还后宫，心下十分忧疑；随后又闻得文帝

驾崩，又听得炀帝登极，怎不骇怕！在宫中思一回，想一回，寝室都废，坐卧俱不能安。众宫人都替她担着一把干系。宣华一会儿忽然想道："我受先帝厚恩，今日便以一死相报，亦不为过。"一会儿又想道："杨广虽做了皇帝，我是他个庶母，却也处我不得。"一会儿又想道："昨日我但避回，并不曾伤触于他，料也无妨。"这一日寸心中便有千千般筹算，万万种思量，再没个定主意。只捱到日色平西，忽见一个内使，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走进宫来，对宣华说道："新皇爷钦赐娘娘一物，藏于盒内，叫奴婢赍来，请娘娘自收。"随将金盒儿递与宣华。宣华接了一看，只见四面都是皇印封着，合口处又有御笔花押，心下早有几分动疑，不敢便开。因问内使道："内中莫非毒药？"内使答道："此乃皇爷亲手自封，奴婢如何得知？娘娘开看，便见端的。"宣华见内使推说不知，一发认真了是毒药，忽一阵心酸，扑簌簌泪如涌泉，又放声大哭道："妾自家亡被掳，已拼老死掖庭，得蒙先帝宠幸，只道是今生之福。谁知红颜命薄，转是一场大祸！思量起来，倒不如沦落长门永巷中，还得保全性命也！"一头说，一头哭；一头哭，又一头说道："妾蒙先帝厚恩，今日便以死地下，亦自甘心。但恨昨日之事，名分所关，安忍失身从乱！奈何就突然赐死！妾虽无状，圣恩亦自不宽。"道罢又哭。众宫人都认做毒药，也一齐哭将起来。内使见大家哭做一团，恐怕惹出事来，忙催促道："娘娘哭也无益，请开了，奴婢好去回旨。"宣华被催不过，只得恨说一声道："何期今日死于非命！"遂拭泪将黄封揭去，把金盒盖轻轻揭开，仔细一看，哪里是毒药！却是几个五彩制成的同心结子。众宫人看见，一齐欢笑起来，说道："娘娘万千之喜，得免死矣。"宣华见非鸩药，心下虽然安了，又见是同心结子，知炀帝情不能忘。心下转又怏怏不乐，也不来取结子，也不谢恩，竟回转身坐于床上，沉吟不语。内使催逼道："皇爷久等，奴婢要去回旨。娘娘快谢恩收了，莫要带累奴婢。"宣华只是低了头，不做一声。众宫人劝道："娘娘差了！昨日因一时任性，抵触皇爷，故有今日之变。今日皇爷一些不恼，转赐娘娘同心结子，已是百般侥幸，为何还做这般模样？那时惹得皇爷真动起怒来，娘娘只怕又要象方才哭了，何

不快快谢恩!”左催右逼，弄得个宣华无可奈何，只得叹一口气，说道：“中冓之羞，吾知不免矣!”强走起身，把同心结子取出。对着金盒儿，拜了几拜，依旧到床上去坐。内使见收了结子，便捧了盒儿出宫去回旨不题。

却说宣华虽受了结子，心下只是闷闷不喜。坐了一歇，便倒身在床上睡去。众宫人不好只管劝她，又恐怕炀帝驾临，大家悄悄的在宫庭中收拾。金鼎内烧了些龙涎凤脑，宝阁中张起那翠幕珠帘。不多时，日色西沉，碧天上早涌出一轮金镜。果然好一派夜景！有诗为证：香雾朦胧捆不开，深宫小院静徘徊。美人向夕闲无事，高卷珠帘待月来。

却说炀帝得了内使的回信，知宣华收了结子，又谢了恩，料道有几分停当，满心欢喜。日间因新丧在身，又是头一日做皇帝，哪里便好明明出入！只挨到晚间，瞒了萧后，也不乘舆，也不坐辇，私自带几个宫人，拿着一对素纱灯笼，悄悄的来会宣华。众宫人看见炀帝驾到，慌忙跑到床前，报与宣华。宣华因心中懊恼，不觉昏昏睡去；忽被众宫人唤醒，说道：“驾到了，快去迎接。”宣华蒙蒙胧胧，尚不肯就走。早被几个宫人扶的扶，拽的拽，将她只搀出宫来迎驾。才走到阶下，炀帝早已立在殿上。宣华望见炀帝，心里又羞又恼；然到了这个田地，怎敢抗拒！只得俯伏在地，低低的呼了一声：“万岁!”炀帝见了，慌忙用手搀起，说道：“夫人如何也行此礼!”此时宫中高烧银烛，阶前月影横空。炀帝就在灯月之下，将宣华定睛一看，只见：乌云不整，环珮无声；穿一件素缟衣裳，不妆不束。初睡起的光景，比前更不相同。有《柳梢青》一阕为证：不点铅华，淡烟素月，别自堪夸。最销魂处，如嗔似怨，云鬓歪斜。任他柳掩花遮，怎到得形芳影苑？灯前想象，巫山洛水，宛不争些。

炀帝见宣华柔媚可怜，越看越爱，因将手携住说道：“夫人，昨日之事，恍如梦寐；不想今日疏灯明月，又挨芳颜。何其幸也!”宣华低了头，如醉如痴，只不开口。炀帝又道：“朕为夫人寸心若狂，几蹈不测之祸。夫人心非铁石，能不见怜!”宣华见炀帝连问数次，只得答道：“贱妾不幸，经侍先皇，义难再荐；且陛下高登九五，六

宫中三千粉黛，岂无倾国佳丽！妾败柳残花，愿陛下以礼自节，勿得钟情大过！”炀帝笑道：“夫人差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况佳人难得！朕虽不才，既与夫人相遇，不啻刘阮逢仙，安忍当前错过！”宣华道：“昔卫公子顽，通于宣姜，为千古所笑。陛下岂不闻也！奈何效之？”炀帝道：“古人有言：‘冶容诲淫’。千不合，万不合，都是夫人不合生得这般风流美丽，使朕邪心狂荡，死生不能复知，况于笑乎？今月白风清，夜良人静，正好促膝谈心。夫人只管推辞，岂不辜负此一段风光！”遂叫左右看酒来，与夫人拨闷。宣华自料势不能免，又见炀帝细细温存，全不以威势相加，情亦稍动。遂抬起头来，将炀帝一看，果然是个少年的风流天子！亦有《柳梢青》一首为证：绮颀而长，一人有美，婉如清杨。谩夸富贵，不衫不履，自是非常。时闻天语琳琅，调笑处珠温玉光。风流谁似，洛川魏胄，巫峡襄王。

宣华见炀帝是当今天子，又风流可喜，情意殷殷，因转一念说道：“陛下再三垂盼，妾虽草木，亦自知恩。但恐残弃之余，有污圣上之令名。”炀帝笑道：“夫人爱我实深。奈朕自见夫人之后，魂消魄散，寝室俱忘。非夫人见怜，谁能医得朕之心病！”说话间左右排上宴来。炀帝叫将桌儿移向帘前，好同娘娘看月。随携了宣华，同步下殿来。此时宫中寂静，月色如银，花阴树影，交映阶前。真个是人世丹丘，端不减蓬莱阆苑。二人相对而坐，左右斟上酒来。炀帝亲奉一杯，与宣华说道：“好景难逢，良缘不易，今幸相亲，愿以一杯为良媒。”宣华道：“天颜咫尺，妾亦不能定情。但愿圣恩保始终耳！”也斟了一杯送与炀帝。炀帝大喜道：“恩爱尚恐难消，安忍负也？”二人交欢而饮。宣华初犹羞涩，饮到数杯之后，渐渐熟了，轻调微笑，一时风情毕露，更觉旖旎可人，喜得个炀帝神魂俱无处安排。二人欢饮了半晌，不觉宫漏声沉，月华影转。又起来闲步了一回，方才并肩携手，同入寝宫。寝宫中早香薰兰麝，春满流苏，帐拥文鸳，被翻红浪。二人解衣就寝。这一夜的受用，真个是：月窟月房清世界，天妹帝子好风流！香翻蝶翅花心碎，娇啭莺声柳眼羞。红紫痴迷春不管，雨云狼藉梦难收。醉乡无限温柔处，一夜魂销已

遨游。

——选自《隋炀帝艳史》第五回 1985 年群益堂出版

这段文字，展示宣华夫人的心理活动，惟妙惟肖。先是宣华得知隋文帝驾崩，隋炀帝即位，由于她曾拒绝杨广的调戏，并把此事告诉了隋文帝，因而害怕杨广登极之后报复，心中忐忑不安，寝食都废，坐卧不宁。文中连用"宣华一会儿忽想道"，两个"一会儿又想道"，表现她心中的"千千般筹算，万万种思量"，其中既害怕祸从天降，又自我安慰。这种寻找种种理由的自我安慰，正是极度恐慌之间的自我保护心理。

突然，内使送来隋炀帝钦赐的金盒子，宣华夫人怀疑装的是毒药，猜想杨广要鸩杀自己，心中惊惶，不敢打开，转问内使，而内使推说不知，"一发认真了是毒药，忽一阵心酸，扑簌簌泪如泉涌"，"一头说，一头哭 ，一头哭，又一头说。""众宫人都认做毒药，也一齐哭将起来。"在内使的催促下，宣华夫人"遂拭泪将黄封揭去，把金盒盖轻轻揭开，仔细一看，哪里是毒药！却是几个五彩制成的同心结子。众宫人看见，一齐欢笑起来。"而她"见非鸩药，心中虽然安了，又见是同心结子，知炀帝情不能忘。心下转又怏怏不乐。"宫人从哭到笑，宣华夫人从哭着诉说，道罢又哭，转而怏怏不乐，作者安排这一误会，极力渲染，不但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反映出女性心理变化的层次。

作为隋文帝宠妃的宣华夫人，自有羞耻之心，不愿作乱伦之事。在文帝病中，杨广来调戏时，她正色说道："妾虽宫闱妃媵，已经圣上收备掖庭，名分攸关，岂可相犯！"又厉声说道："殿下这个使不得！青天白日，宫掖之中，要行淫乱，圣上知道，恐祸有不测，殿下不要惹事！"当文帝逝世，杨广称帝，月夜来到宣华宫中，再三表示倾慕之情，宣华夫人并不开口。杨广连问数次，宣华夫人推却道："贱妾不幸，得待先皇，义难再荐。且陛下高登九五，六宫中三千粉黛，岂无倾国佳丽！"继而又说："昔卫公子顽，通于宣姜，为千古所笑，陛下岂不闻也！奈何效之！"这一推辞一直问，说明她并非朝三暮回，一味追求性刺激的轻佻女子。她后来做出乱伦之事，一则

由于情势所迫：先是她既不取同心结子，也不谢恩，在众宫人和内使的再三规劝和催逼下，才勉强收下与“谢恩”；后来炀帝驾到，她“蒙蒙胧胧，尚不肯就走，早被几个宫人扶的扶，拽的拽，将她只搀出宫来迎驾”。二则由于杨广缠住她不放，加上她的软弱：她长叹：“中冓之羞，吾知不免矣！”她“望见炀帝，心里又羞又恼；然到了这个田地，怎敢抗拒！”在杨广的百般死缠之下，她“自料势不能免，又见炀帝细细温存，全不以威势相加，情亦稍动。遂抬起头来，将炀帝一看”，“见炀帝是当今天子，又风流可喜，情意殷殷，因转一念”；到她与炀帝交欢而饮，“初犹羞涩，饮到数杯之后，渐渐熟了，轻调微笑，一时风情毕露；”后来，与杨广“并肩携手，同入寝宫”，“无限温柔”，“一夜魂销”。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描写，宣华夫人从死命抗拒，到放弃抵抗，并一步步陷入乱伦淫乐的泥坑中的整个心理发展的轨迹，清晰地展示出来，真实而具体。由此可见，作者不仅艺术造诣深厚，写作手法高超，而且思想意识先进，把批判的锋芒一直指向专制的封建帝王。与那些隐封建帝王之恶，宣扬女人祸水论的士大夫来，作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阿　锵）

《剪灯新话》

《剪灯新话》是明初瞿佑撰写的一部传奇小说集，共四卷二十一篇。所记多烟粉灵怪古今稀异之事。作者在叙文中谈到了《剪灯新话》的题材来源及创作：“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按其实际，《剪灯新话》不仅有“好事者”的“传闻”，同时也有不少直接取裁于古代志怪传奇的篇章。

《剪灯新话》的内容约可归为四类。一是不满现实之作。如《水宫庆会录》、《灵堂龙会录》、《修文舍人传》等，或描写知识分子在世间得不到重视而寄幻想于龙宫，或通过阴间阳世的对比以揭露现实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皆寓有愤懑不平之感。瞿佑少负才名，但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训导、长史之类小官。又曾因诗蒙祸下狱，谪戍保安十年。因而怀才不遇之思，衰穷悼屈之感，很自然地

藉其创作渲泄出来。二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即所谓“偎红倚翠”之作，如《联芳楼记》、《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这类作品在《剪灯新话》中写得最为精彩动人，它歌颂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表达他们对于婚姻自主，爱情美满幸福的渴望和追求。三是宣扬迷信，以行“劝善惩恶”的作品。因果报应之说在《剪灯新话》中几乎每篇有之，但表现最为集中的却是《富贵发迹司》和《令狐生冥梦录》等作。四为其他传奇之作。其中有辩牛郎织女之诬的《鉴湖夜泛录》，表现避世思想的《天台访隐录》。

《剪灯新话》的文题意境，多拟唐人传奇，其思想和艺术，都远不能望唐传奇之项背。但《剪灯新话》仍是一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传奇小说，不少作品都能以其丰富奇幻的想象，生动曲折的情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表现爱情的作品，大都放在元末大动乱的背景下进行描写，所谓“前朝失政，列郡受兵”，是兵灾造成了众多青年男女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爱卿传》中赵子与罗爱爱，《翠翠传》中金定与刘翠翠，《秋香亭记》中高生与杨采采等无一不是这样。作者以充满同情的笔调，将他们的爱情悲剧写得缠绵悱恻，凄惋动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剪灯新话》模拟前人，虽“文笔冗弱不相副”（鲁迅），但因瞿佑充敏赅博，风情丽逸，所以相较说来，作品仍算文采丰赡，描画生动。凌云翰序云：“矧夫造意之奇，措词之妙，粲然自成一家言”。

中国的传奇小说，自唐以后，渐次衰落，宋元两代虽仍有继作，但多低劣不足观。直到明初瞿佑《剪灯新话》出，传奇小说才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纷纷起来效仿。此外，《剪灯新话》还为明情戏曲、话本小说提供了大量的题材，《聊斋志异》中不少篇章亦取材于此。这两方面都表现出《剪灯新话》的影响之大。可以说，《剪灯新话》上承唐传奇之余绪，下启《聊斋志异》之先河，在文学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金钟泠）

翠　翠

生，聪敏者也，性既温和，才又秀发，处于其门，益自检束，承

上接下，咸得其欢，代书回简，曲尽其意。将军大以为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为求妻而来，自厅前一见之后，不可再得，闺阁深邃，内外隔绝，但欲一达其意，而终无便可乘。荏苒数月，时及授衣，西风夕起，白露为霜，独外空斋，终夜不寐，乃成一诗曰：

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得再看。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虽易见时难！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雾阁云窗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

诗成，书于片纸，拆布裘之领而缝之，以百钱纳于小竖，而告曰："天气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缝纴之，将以御寒耳。"小竖如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诗见，大加伤感，吞声而泣，别为一诗，亦缝于内以付生。诗曰：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长使德言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

生得诗，知其以死许之，无复致望，愈加抑郁，遂感沉痼。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命尽。将军怜之，葬于道场山麓。翠翠送殡而归，是夜得疾，不复饮药，展转衾席，将及两月。一旦，告于将军曰："妾弃家相从，已得八载；流离外境，举目无亲，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侧，黄泉之下，庶有依托，免于他乡作孤魂也。"言尽而卒。将军不违其志，竟附葬于生之坟左，宛然东西二丘焉。

——选自《剪灯新话》卷三《翠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描写战争造成青年男女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从而歌颂他们真挚的爱情，表达他们对自由幸福的爱情的向往，同时谴责战争，渴望和平安宁，这是瞿佑《剪灯新话》多次重复的主题。而《翠翠传》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作品，它通过主人公金定和刘翠翠冲破"门户不敌"结为良缘及遭逢兵乱，金定寻妻，兄妹相认，以死相从，死后相恋等情节的描绘来深刻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翠翠》这一片断则是整篇小说的高潮。翠翠被张士诚部将李将

军掠去之后，金定辞亲访妻，“暂不见则不复还”，他往返于江淮之间，备经险阻，终于得知翠翠下落。但此时李将军之“贵重用事，威焰赫奕”，金定不敢冒昧，只得托为翠翠之兄与她相见，并成了李将军的“记室”，与之延款宾客，裁答书启，得到李将军信任。这些描写，已把金定对爱情的深挚及坚毅意志，温和又富有智计的性格表现出来了。同时，它又给作品造成了悬念。金定本为求妻而来，所谓“记室”，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如何？成了读者最关心的问题。而小说在这时骤然增加了悲剧气氛。金定和翠翠“自厅前一见之后，不可再得，闺阁深邃，内外隔绝，但欲一达其意，而终无便可乘。”这是这段故事之所以发展的环境因由，它透露着浓厚的悲哀情调。“荏苒数月，时及授衣，西风夕起，白露为霜，独处空斋，终夜不寐”，几笔点染，将金定的哀惋悲绝与秋深冬临的凄冷无情融在一起。其中“白露为霜”系直接取用《诗经·蒹葭》的现成句子，却融洽无间，适如其份地表达金定此时的心情。金定惆怅、痛苦、抱怨、期望，种种感情，深积于内迸发于外，“乃成一诗”。其诗浅白直质，自然算不得好，但它将金定复杂的思想感情传达出来了，因而也具有感人力量。

金定将诗转达给翠翠的过程，也充分显示了他的乖巧机智。但在“雾阁云深”的将军府中，岂可团圆！后来他得到了翠翠的酬作，知其“生不相从死亦从”，于是完全绝望，“愈加抑郁，遂感沉痼”。翠翠前来问候，“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命尽”。这一细节描写，直欲催人泪下了！

这段故事对翠翠艺术形象的塑造更是至关重要。当翠翠被掠作了李将军的侍妾，见到金定除“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辞，但相对悲咽而已”的时候，似让人怀疑她委屈求全的软弱态度。直到从她给金定的复诗中，我们才知道她“肠虽已断情难断”的重重恨事。一个民间弱女，逃避不了战争的灾难，抗拒不了将军的凌虐，只能对金定“生不相从死亦从”，这时，她得到了读者的理解、同情和赞许。金定死后，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翠翠送殡而归，是夜得疾，不复饮药，展转衾席”。临终之际，又婉言恳求将军将她葬于金定之侧。

这些描写，十分形象地显示了她对金定生死相恋的深情，而且，她又是如此的通慧深心。她对于将军，原来一直行着韬晦之计，是为了保全金定的性命，死后翠翠又能“埋骨兄侧”。到这里，翠翠的形象已经矗立起来熠熠生辉了。

在《翠翠》这一片断中，作者用充满同情的笔调成功地塑造了金定和刘翠翠这两个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但这两个艺术形象之所以塑造得如此成功，还在于作者吸收了前人的创作经验。不难看出，这段故事乃至整篇小说都留有《孔雀东南飞》、《韩凭夫妇》和《莺莺传》的一些影子。同时，这篇小说也给后来的小说戏曲以一定的影响，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六卷《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就是据它改成的，叶宪祖《寒衣记》杂剧也以这一故事作为题材，而《寒衣记》这名字，就直接取于《翠翠》中的情节了。（全钟冷）

绿 衣 人

天水赵源，早丧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间，游学至于钱塘，侨居西湖葛岭之上，其侧即宋贾秋壑旧宅也。源独居无聊，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女子，从东来，绿衣双鬟，年可十五六，虽不盛妆浓饰，而姿色过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门，又见，如此凡数度，日晚辄来。源戏问之曰：“家居何处，暮暮来此？”女笑而拜曰：“儿家与君为邻，君自不识耳。”源试挑之，女欣然而应，因遂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夜则复来。如此凡月余，情爱甚至。源问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妇而已，何用强知。”问之不已，则曰：“儿常衣绿，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终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迹彰闻，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宠念转密。

一夕，源被酒，戏指其衣曰：“此真可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者也。”女有惭色，数夕不至。及再来，源叩之，乃曰：“本欲相与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然君已知矣，今不复隐，请得备言之。儿与君，旧相识也，今

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得其故，女惨然曰：“得无相难乎？儿实非今世人，亦非有祸于君者，盖冥数当然，夙缘未尽耳。”源大惊曰：“愿闻其详。”女曰：“儿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闲堂，必召儿侍弈，备见宠爱。是时君为其家苍头，职主煎茶，每因供进茶瓯，得至后堂。君时年少，美姿容，儿见而慕之，尝以绣罗钱箧，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脂盒为赠，彼此虽各有意，而内外严密，莫能得其便。后为同辈所觉，谗于秋壑，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君今已再世为人，而儿犹在鬼箓，得非命欤？”言讫，呜咽泣下。源亦为之动容。久之，乃曰：“审若是，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复更去。源素不善弈，教之弈，尽传其妙，凡平日以棋称者，皆不能敌也。

每说秋壑旧事，其所目击者，历历甚详。尝言：秋壑一日倚楼闲望，诸姬皆侍，适二人乌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愿事之耶？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捧一盒，呼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纳聘。”启视之，则姬之首也，诸姬皆战栗而退。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太学有诗曰：

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几多！

秋壑闻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题诗于路左云：

襄阳累岁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

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

秋壑见之，捕得，遣远窜。

——选自《元明清小说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绿衣人》是《剪灯新话》卷四中的一个著名短篇，上录为该篇的前半部分。

元延祐年间一位名叫赵源的书生到杭州游学，住在西湖畔南宋权相贾似道（号秋壑）的旧宅旁。一位漂亮的绿衣女郎每晚来与他

相会，赵以为她是富贵人家的婢妾。一天酒后，赵以《诗经》中的"绿衣黄裳"开玩笑——古时黄为正色，绿为杂色，正色应作上衣，杂色应作下衣（"裳"）。上下颠倒，则喻婢妾贵显。这句话触着了女郎的痛处，后来她便讲明了自己的来历。原来，她是当年贾似道身边一侍女的鬼魂。她生时与赵源的前身——贾府中一煎茶僮仆相爱，被发觉后两人同时被贾害死。现赵已再世为人，她的魂灵便来与之相聚。由于是"前世因缘"，故两人"更加亲爱"；女教赵弈棋，还对赵讲述了当年贾似道的种种暴虐施行。三年之后，女郎以"数至"逝去，赵则"感其情，不复再娶，投灵隐寺出家为僧，终其身云"。全篇描写的是一对男女的幽会欢爱经过，然而这又是一场具有特殊背景的人鬼之恋——他们前世相爱，并一同为爱捐躯；此时一个已再世，一个又为鬼魂，再来相聚，以偿还旧情。在此情形下，男女欢会之"喜"与前世屈死、人鬼殊途之"悲"便互相交织起来，形成了一种既缠绵、又凄婉的特殊情调。这种情调弥漫在全篇中，成为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小说对绿衣女郎作了生动细腻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多情而善良、十分令人同情的女鬼形象。

小说借绿衣女之口，对贾似道的贪暴行径作了有力的揭露。贾身为宰相，却大肆倒卖官盐；有人写诗讽刺，便被下狱论以"诽谤罪"。有人写诗揭露他不去襄阳御敌，却以弊端甚多的"公田法"扰害民生，也被他捉去流放。一次，他的一个姬妾只因赞叹了西湖游人一句"美哉"，便立刻被他砍了头。绿衣女的回忆以及她自身的悲惨遭遇，都是对罪恶的封建统治的血泪控诉。黑暗的社会现实，毫无人性的封建姬妾制度，与两位主人公真挚美好的爱情正好形成尖锐对照，这又是这篇作品在艺术上的另一显著特点。

这篇作品对后世小说和戏曲发生了重要影响。明冯梦龙所编《古今小说》中《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一篇，即从这篇作品取材。明周朝俊的传奇剧本《红梅记》及其后来衍生的一系列戏曲作品——川剧《红梅阁》、秦腔《游西湖》、昆曲《李慧娘》等，也包含了这个故事。在这些戏曲作品中，绿衣女名为李慧娘，赵生则改名裴禹。

二人之间没有“前世姻缘”，只是在一次李慧娘随贾似道游湖时碰上裴禹，李因当时赞叹了一句“美哉少年”，回府后即遭贾杀害（即把此篇中另一姬妾遭杀害之事移置于李）；裴则因指斥贾似道弄权误国而被贾囚禁。其后李的冤魂便与被囚的裴夜夜相会，并在贾准备杀害裴时及时放走了裴。显然，这些戏曲作品在这篇《绿衣人传》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提高，情节更为集中，人物形象也更丰满、感人；绿衣人——李慧娘终于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一个极著名的艺术形象。（雅　坤）

《剪灯余话》

明初李昌祺所作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共有五卷二十二篇。但第四卷之《至正妓人行》实非小说，乃是一首歌行诗；而第五卷止有一篇作于《剪灯余话》诸篇小说七年之前的《贾云华还魂记》。

瞿佑《剪灯新话》一出，即被传诵一时，效仿者纷纷而起，其中李昌祺的《剪灯余话》最具代表性。李昌祺在谪役房山时见到了《剪灯新话》，非常赞赏，于是“锐欲效颦”，“据摭谀闻，次为二十篇”。因此《剪灯余话》较之《剪灯新话》，不仅篇目相当，题材内容也相差不多。但《剪灯余话》却发展了《剪灯新话》的消极陈腐观念，又把小说创作当作炫耀才学的“游戏”，因而《剪灯余话》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远远比不上《剪灯新话》。当然，由于《剪灯余话》成于作者谪役之时，所以有的作品尚能揭示社会的不平现象以“豁怀抱，宣郁闷”。如拟《剪灯新话》卷四之《修文舍人传》写在世间不得志的活人去阴间为官的《泰山御史传》，而《青城舞剑录》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作者仕途受挫之后的那种既欲避世又留恋富贵的思想。同《剪灯新话》一样，《剪灯余话》中最为精彩的也是描写青年男子的爱情的作品。《凤尾草记》、《连理树记》、《鸾鸾传》、《千秋会记》等篇章皆“拈缀艳语，粉饰闺情”，写得生动感人而富有意义。

李昌祺是明成祖甲申进士，曾修过《永乐大典》，学问赅博，又极喜显弄才学，故《剪灯余话》中，到处充斥着见“史笔”“诗才”

的诗词歌赋，其描写爱情之作尤为突出。男女双方之所以十分倾慕，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善于吟诗作对。这种大作艳诗的习气，对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可能给予了相当影响。但李昌祺确也有他的本领，他在将前人的诗句集以成对成诗方面显得特别出色，所以安磐对此大加赞赏，并举例说“不将脂粉浣颜色，惟恨缁尘染素衣”、“汉朝冠盖皆陵墓，魏国山河半夕阳”等皆“对偶天然”。当然，这已经不是作小说的才能了。

《剪灯余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比较突出，不少小说戏曲都取材于此。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之《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哭啼缘》即本《秋千会记》，《二刻拍案惊奇》之《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的入话用了《田洙遇薛涛联句记》的故事；此外，《琼奴传》、《芙蓉屏记》等也被后人改为同名南戏。籍此不难看出，《剪灯余话》在文学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金钟泠）

青城隐士

……君美曰：“二公炼质名山，尘埃富贵，向闻高论，犹似未能忘情者，岂不为修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卫君平日议论，如此之高，今日识趣，何如此之下？夫循行数墨，呫哔呻吟，儒之土苴；熊经鸟伸，导引服气，仙之糟粕，吾之所谓修行者，岂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视其家，锦绮充盈，金玉山积，各有美人掌之。最后，至一山岩中，有髑髅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间不义之人也，余得而诛之。”君美为之吐舌，舌久不能收。明日，大设宴，君美首席，两美人捧牙盘盛明珠十，黄金百两为寿，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谢。于是剧饮大醉……明日求归，二人曰：“唐有红线，今有碧线，当令送君也。”至则一好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负竹箱，随真、文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顾谓曰：“后会难期，请为起舞。”碧线开箱，取白丸四，大如鸡卵，乃雌雄剑也。二人引而伸之，飞跃上下，须臾，天地晦冥，风云惨淡，惟于尘埃中见电光翕欻，交绕互缠；君美股战，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陡壁穹崖，殊无有路；君美乃气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颈，心胆俱落。舞罢，失二人所在，独碧线旁君美立，侧

皮囊中酒共饮。伺夜，握君美手东南而逝，将三更许抵家；但见金珠在榻，碧线亡去久矣，竟不知其何术也。

——选自《剪灯余话》卷二《青城舞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版

《剪灯新话》卷一的《华亭逢故人记》，极象比瞿佑年龄小而名气大得多的方孝儒的《吴士》，未知《华亭逢故人记》与《吴士》之间有没有渊源关系。而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二的《青城舞剑录》则明显地带着《华亭逢故人记》的痕迹，无疑是模拟之作。但这两篇作品却又很不相同，《华亭逢故人记》旨在讽刺大言炎炎，夸诞不实者，而《青城舞剑录》主要反映的是作者的思想意识。

《青城舞剑录》写真本无、文固虚二人秉赋异能，“通剑术，晓兵，深于智略，号文武才”，在作威顺王幕客时献防患之策，被斥责后当了隐士。本则故事，就通过卫君美与这二生重逢的情节来写他们“英雄回头是神仙”的生活，表达自己仕途受挫之后对于现实的态度。

作为修炼之士，讲究的是超尘脱俗，否定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不为贪欲所扰。但这二人不同，他们不以“尘埃富贵”为“修仙之累”，且认为：“夫循行数墨，呫哔呻吟，儒之土苴；熊经鸟伸，导引服气，仙之糟粕。”这是说作为儒士，寻章摘句，把卷吟哦，则犹如腐土草芥，毫无价值；而导引服气，炼质名山，象熊一样攀树吐纳，鸟一样伸颈就食，只不过是仙的糟粕。因而真文二人“锦绮充盈，金玉山积，各有美人掌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虽作了隐士，却仍旧关心世事，为民诛凶灭邪。他们所诛“世间不义之人”，已有“髑髅百枚”。

作者在这一片断中所浓墨重彩，大加夸张渲染的是真文二人及其侍婢碧线为卫君美送行舞剑的情节。这里，真、文二人“大如鸡卵”变化如意的雌雄二剑一如唐传奇中侠客的宝剑那样透着神异。重要的是，他们的剑舞似乎已不只是“送行”的意思了，“二人引而伸之，飞跃上下，须臾，天地晦冥，风云惨淡，惟于尘埃中见电光翕欻，交线互缠”。这剑舞送行的结果是使“君美股战，行不成步……气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颈，心胆俱落”。这种描写实际是

在警告世人不可为恶，否则亦将成为山岩中堆积的髑髅，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常若刃在其颈”。

《青城舞剑录》在《剪灯余话》中并非优秀之作，却最能反映作者在特定时期的某种思想。李昌祺是永乐进士，生平“刚严方直”，“居官所至有风裁。”但曾坐事谪役，《剪灯余话》就是在他谪役房山时写成的。因而他借真、文二人之俊杰识时，不为世用即“英雄回头是神仙”；来申写自己之胸意，就显得十分自然了。然而他似乎又不能舍弃现实的富贵，这种既避世又恋世的矛盾只得由自己虚构出的真、文二人的与众不同的修仙方式加以解决。《青城舞剑录》之为幻想虚构，在作者所拟的“真本无”、“文固虚”二人的姓名中就作了明示。但作者描写的这种伴着金玉美女，锦绣绮缨的隐逸修仙，为古之未有。唐传奇中写这类故事的作品不少，李复言《续幽冥录》中的《裴谌》、卢氏《逸史》中的《卢李二生》都比较典型，但那里面的修仙，都要先忍受寒苦，然后方能得到美女仙姬、玉液琼浆。因之，“青城隐士”出现在明初为官的李昌祺的笔下亦当值得思考。（金钟泠）

《觅灯因话》

传奇小说集《觅灯因话》，明邵景詹撰。全书共二卷八篇。据邵景詹《觅灯因话小引》说，万历壬辰（公元1591年），有客读瞿佑《剪灯新话》后为他道及“耳闻目睹”的“古今奇秘”，《觅灯因话》即为“择录”这累累数千言的“古今奇秘”而成。但《觅灯因话》虽只八篇，却也有改写增补他作而来的，如《贞烈墓记》就来自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然而邵景詹颇有些自负的意思，他认为别的“逸史述遇合之奇而无补于正，逞文字之藻而不免于诬”。而自己所录则“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怪而不欺，正而不腐；妍足以感，丑可以思”。从《觅灯因话》的题材内容看，的确不论是写恩将仇报而终于感悟了的《桂迁梦感录》，还是写冒死保护先帝骨殖最后得了好结果的《唐义士传》以及《贞烈墓记》、《卧法师入定录》等作品都是意在表现忠孝节义，幽冥果报的。但另一方面，有

的作品也在客观上揭露了古代社会官吏横行、肆虐百姓的现实，有的作品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世象。《觅灯因话》卷一的《贞烈墓记》虽旨在表彰贞节，却更多地暴露出封建官吏对百姓特别是妇女的欺凌压迫，读之令人发指。而从《卧定法师入定录》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观念在部分地区已经发生的变异。

《觅灯因话》依然是模仿瞿佑《剪灯新话》的，它的成就自然远远比不上《剪灯新话》，甚至较之李昌祺《剪灯余话》也相去甚远。但《觅灯因话》也有它一定的艺术价值，有些篇目写得曲折生动，富有吸引力。人物形象大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鲜明饱满。如为败家子诫的《姚公子传》中的那个仗恃富贵、愚蠢无能最后穷困而死的姚公子，《贞烈墓记》中贞节义烈而又贤能聪慧的郭雉真，《翠娥语录》中"长通诗书"身为妓女却守身似玉的李翠娥，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觅灯因话》在语言上虽乏文彩，缺少点染，却也笔力朴健，比《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又自不同。

《觅灯因话》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为后来的话本小说提供题材方面。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以及周清原的《西湖二集》都曾从《觅灯因话》中取材。（金钟泠）

郭　氏

……久之，府檄调黄岩州，一狱卒叶姓者至，复有意于郭氏，欲以情感之，乃顾视其卒，周其饮食，宽其桎梏，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一日，卒所卧竹床，肤色皆青，节节生叶，若素种植者。卒与同禁者皆惊喜，吏亦来贺，以为肆赦可待。独叶心恶之也。忽狱中传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斩决罪囚者。叶心喜，遂入以报曰："祯祥之兆，未必非祸祟也。"且煦煦顾怜其子女，切齿骂李，以为不仁，与卒抱持而泣。已乃谓曰："我与尔爱如手足，尔万一不保，尔妻必入仇人之手，子女为人奴仆；顾我尚未娶，宁肯俾我为室乎？若然，我之视汝子女，犹我子女也。而且无快仇人之心。"卒深诺其言。叶乃令郭氏私见卒。卒谓曰："我死有日，此叶押狱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无甘心事仇雠也。"郭氏泣曰："尔之死，以我故，

我又能二适以求生乎?”既归，持二幼，涕泣而言曰："汝父以娘故，行且死!汝父死，娘必不生，儿辈无所依怙，终必死于饥寒，不若娘死于汝父之前，事或可解。卖汝与人，或可度日。盖势不容已，将复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毋乃旧娇痴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岁时能以卮酒奠父母，则是为有后矣。”遂携二儿出，至县前，遇人具道其故。行路之人，为之掩泣。有怜之者，纳其子女，赠钱三十缗，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馔，携至狱，与卒相持，哽咽不能语。既而以二之一与之曰："君扰押狱厚矣，可用此答之。又余钱若干，可收取自给。我去一富家执作，为口食计，恐旬日不能馈食故也。”泣别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

——选自《剪灯因话》卷一《贞烈墓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邵景詹《贞烈墓记》有三个部分。一写千夫长李奇对郭氏的调戏和对旗卒的迫害，二写叶押狱的禽兽之心及郭氏死节之事，三则记郭氏死后事。小说通过这三个部分的描写来表彰了郭氏贞节义烈的品德。《郭氏》即《贞烈墓记》的第二部分，作者在这一部分中着力刻画了郭氏这一节妇形象。

郭氏是小说的主角，一开始作者就介绍她“聪慧有色，略通诗书”，17 岁时嫁同里旗卒为妻。她 23 岁的时候，因到乡里社祠中为卧病的丈夫祈祷，被千夫长李奇看见垂涎，对她“百计调戏”，但她“毅然莫犯”。这已初步写出了郭氏的节操。在《郭氏》这一段落，作者将她置于最艰难的境地中描写，使她的性格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李奇将旗卒陷于狱中，并“日夜夤缘（设法），欲速杀其夫，使郭氏无所归”，郭氏的父亲郭老又已死去，郭氏留下两个小孩，却还要“躬馈于卒”。而正在这种时候，叶押狱乘虚而入。他的“以情感之”的手段瞒过了旗卒，使旗卒误将这狼心狗肺之徒，当成推心置腹之友，对他“感激入骨”，答应了叶押狱使郭氏作自己妻室的无耻要求，并告诉郭氏："我死有日，此叶押狱者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无甘心事仇雠也。”此时的郭氏，领了丈夫的话，亦可以堂而皇之地去作叶押狱之妻，既能摆脱困境，又不为“仇雠”所据，且不为不贞。但郭氏不仅没有答应丈夫，反说："尔之死，以我故，我

又能二适以求生乎?”黑格尔曾经说过，“……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美学》第一卷）郭氏在众多复杂的矛盾环境中的行为，的确表现出了她贞节这一“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但这还没有够，作者又在这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塑造郭氏的这一“主体性格”。这个时候的郭氏，死志已蓄。她知道，李奇陷害丈夫，是因自己色美之故，自己先死，或许还可以解救丈夫。这里，作者以蘸满泪水之笔，怀着悲愤之情来具体地写了郭氏卖儿鬻女、与夫相诀、以钱报答叶押狱“恩情”、安排丈夫生活以及投水而死等情节。充分展现了郭氏对儿女的深厚母爱、对丈夫的深切感情以及知恩必报的美德。同时也写出了她的聪慧贤能，虑事周密，善于安排的性格。但这一切，作者同样把它归结到了贞节上面。

小说就这样将郭氏贞节妇的品德写得如此充分，如此有说服力，它无疑适应于明代统治者所大力宣扬的义夫节妇的思想意识。但这篇小说在客观上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却反而是古代妇女备受封建官吏蹂躏的血淋淋的现实。作品中，郭氏受到了明的和暗的，强占与欺骗两种不同手段，不同势力的欺凌追逼，以至走投无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虽不止一处写了郭氏的贤能聪慧，但她也象自己老实而豪爽的丈夫那样没有将叶押狱看破。可能这正是作者的构思用意在于透彻地说明郭氏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决不“二适”的操行。但这种描写显示出的更重要的意义倒是：荆棘遍地，豺狼当道，简直使妇女没有生存的余地了。

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缺少点染，颇乏文彩，《郭氏》也不例外。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纯用白描，以质直的语言叙事绘人，却曲尽其情，异常生动。其写郭氏卖子别夫报恩死节一段，简直使人不忍卒读。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郭氏的艺术形象，而且就连着墨不多的旗卒和叶押狱也写得相当鲜明生动。如叶押狱，仅止通过他对旗卒所卧竹床生叶时“心恶之”与传五府之官出时“心喜之”两件事就将其内秉蛇蝎之心，外逞仁人之态的丑恶写得深入骨里了。

（金钟泠）

《中山狼传》

《中山狼传》是明马中锡据宋代谢良之作改写成的寓言小说。它描写东郭先生冒险求狼结果反而险些被狼吃掉的故事，批判中山狼的忘恩负义，嘲讽东郭先生的迂阔可笑，“仁陷于愚”，并告诫人们：对于象狼一样的恶人，不可被其娓娓动听的语言所迷惑而滥施仁慈，否则将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丢掉生命。

此文过去有人认为是马中锡用来讽刺李梦阳对康海的忘恩负义的，但也有人表示怀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进行了辩伪。或许马中锡拟狼为人，其意确有所指，但不论如何，《中山狼传》的寓义已经远远不止于涵盖康李（或别的什么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具有十分广泛的概括性了。

《中山狼传》是一篇艺术性很高的寓言小说。它按故事发生、发展、结果的顺序层层深入地刻划了狼和东郭先生的典型性格。作品中的东郭先生，一出场就是一副迂阔可笑的书呆子相，与狡诈残忍的狼恰好形成对比。在赵简子围猎中受了箭伤的中山狼逃窜时见到东郭先生，即献媚恭维，恳求相救。它抓住了东郭先生以“兼爱”自许，迂腐可欺的特点，一番巧言谄说就使东郭先生不惜冒“犯世卿，忤权贵”的危险救它。东郭先生引经据典，将一篇谎言说得风雨不透——这位“干仕”的先生也颇善言辞，瞒过了赵简子。中山狼脱离了危险，就一反遇难时的哀憾可怜，卑下谄媚的姿态，而凶象毕露，以“我馁甚”和“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为理由，欲将救命恩人吃掉。这就充分表现了狼的吃人本性。当东郭先生与它争执不下，询于老树、老牸之后，见到了“须眉皓然，衣冠闲雅”的杖藜老人。这狼在杖藜老人面前极力歪曲事实，“巧辩不已以求胜”，这又进一步地写出了狼狡诈无耻的个性。杖藜老人沉着多谋，他设计使东郭先生将狼“复缚置囊中，举肩驴上”，并“目引先生使引匕刺狼”，但东郭先生却仍不忍杀它。“不害狼乎”，这有力的一笔，十分传神地写出了东郭先生的“仁陷于愚”。作品到此已一步步地将东郭

先生和狼的性格展现出来了。这两个形象，均是根据现实生活的经验概括出来的典型，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训。

《中山狼传》文笔幽默、语言活泼而时带讽刺，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性。它写景状物，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描画人物、则声态并作，活立纸上。如开头一段对赵简子大猎于山中的几笔夸张渲染，就写出了这狩猎的场面之大，声势之盛，直欲追临帝王。同时，这种描写又为后面的情节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而写中山狼出场的八字："有狼当道，人立而啼"，则给人以乖戾、邪恶、可怖的感觉；对东郭先生纳狼于囊却生怕损伤狼的须毫的描绘更是异常高妙，把东郭先生此时的迂腐神态写活了。另外，作品还有大量的用典，但不以精确为务，而力求融洽有趣。看来，《中山狼传》乃是一篇有着游戏性质的寓言，因之，对有的问题如作品是否讽刺了墨家的"兼爱"就不必去穷其究竟了。（肖　红）

《清平山堂话本》

《清平山堂话本》，本名《六十家小说》，明人洪楩编刊。原书已佚，今传本系近人所搜集而成。

《清平山堂话本》所收29篇小说，除《风月相思》、《张子房慕道记》和《欹枕集》等九篇为明人拟作话本外，大多数是宋元时代的话本。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展现了南宋以来我国城市市民通俗文艺产生发展的历史踪迹。南宋以来，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文化繁荣，体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市民的精神需要。民间说唱艺术的兴旺，浇灌出评话表演艺术之花。这种与正统诗文大相径庭的口头文学，从作者、作品到听众、读者，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说话"四家数中，"小说"与"讲史"不同，它没有后者那种宏阔博大的历史兴亡感和粗犷雄放的文学风貌，它的"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个人荣辱，家庭纷争的悲欢离合成为它的文学主调，在表现手法上多以细腻缠绵的刻划为长。"小说"在文学体制规模上属于短篇，它们正是话本产生的直接泉源。

这些话本小说多以当时的市井生活为素材。作者们或据前人故

事充填现实内容，或讹传耳闻目睹之奇事，巧舌如簧，妙笔生花。正统诗文中少见或未见的新的场景、主角、思想行为、道德标准，在话本中纷纷崭露头角。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井巷细民、贩夫走卒、婢妾仆从、贫寒士子，题材又多为婚丧嫁娶、朴刀杆棒、灵怪烟粉、公案参请等市井生活内容。这些小说记叙了不少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一批新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宋元时代芸芸众生喜怒哀乐的诸般心态以及他们的人生历程。这当中，有信佛得女的花铺主人张元善，有通奸杀夫的商人之妻，有阮华与陈玉兰的生死之恋，有巧言骗娶皇甫妻的恶僧人。我们不但钦佩太学生林善夫拾金不昧，而且会为泼辣爽快蔑视礼教的新娘子李翠莲拍案叫绝。话本作家们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出色的表现方式使我们入迷、而作家们奇特的想象和民间瑰丽的传说更令人击掌。董永遇仙得子董仲舒，潘松郊游逢三怪，奚宣赞为白衣娘子所迷，红莲女诱惑五戒禅师，陈巡检之妻被妖猴抢去作老婆……真是五色斑烂、美不胜收的“清明上河图”。这些浪漫故事以超自然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人情世相，既体现了对传统的悖逆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也流露出浅俗卑下的情趣，其认识和审美价值往往寓于这二重性之中

在艺术上，《清平山堂话本》所收录的宋元通俗小说，充分显示了我国白话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它们在创作方法，篇章结构，情节铺排，细节描写，语言特点，风格色彩诸方面，都已闯出了一条迥异于正统诗文的道路。为了适应市民听众与读者的欣赏趣味，这些话本多以现实生活中人们感兴趣的题材作为创作主题，撷取最能表现人们情感欲望的众生世相的奇异之处加以生发；在结构上讲求前因后果，起承转合的完整性；情节安排跌宕起伏，摇曳多姿；语言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机智隽永，明白如话，如《错认尸》、《简帖和尚》、《李翠莲》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特别应指出的是话本小说的语言表达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清平山堂话本》的大部分篇章——除《风月相思》、《蓝桥记》等仍采用文言语式外——都是当时说话艺术家们口头文学语言的书面记录。它们的叙述语式为它所服务的市民听从或读者喜闻乐见。这

些虽经加工但仍不失通俗简洁的民间文学语言，不但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直接影响了小说的结构表达方式乃至美学风格。因而《快嘴李翠莲记》《刎颈鸳鸯会》等仍留有民间说唱艺术痕迹的存在，当然也就毫不奇怪了。宋元时代市民艺术丰富生动的叙事表达方式，成为白话文学兴起发展的沃土。明清戏曲和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也大受其影响。《清平山堂话本》正是由于其作为宋元话本的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而为后人所珍视。（徐世丕）

快嘴李翠莲

……李员外便叫妈妈将钞来，赏赐先生和媒妈妈，并车马一干人。只见妈妈拿出钞来，翠莲接过手，便道："等我分！爹不惯，娘不惯，哥哥嫂嫂也不惯。众人都来面前站，合多合少等我散。抬轿的，合五贯，先生、媒人两贯半。收好些，休嚷乱，掉下了时休埋怨！这里多得一贯文，与你这媒人婆买个烧饼，到家哄你呆老汉。"先生与轿夫一干人听了，无不吃惊，曰："我们见千见万，不曾见这样口快的！"大家张口吐舌，忍气吞声，簇拥翠莲上轿，一路上，媒妈妈分付："小娘子，你到公婆门首，千万不要开口。"

不多时，车马一到张家前门，歇下轿子，先生念诗曰："鼓乐喧天响汴州，今朝织女配牵牛，本宅亲人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且说媒人婆拿着一碗饭，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只见翠莲在轿中大怒，便道："老泼狗，老泼狗，叫我闭口又开口。正是媒人之口无量斗，怎当你没的翻做有。……"先生道："新娘子息怒，她是个媒人，出言不可太甚。自古新人无有此等道理！"翠莲便道："先生你是读书人，如何这等不聪明。当言不言谓之讷，信这虔婆弄死人！说我婆家多富贵，有财有宝有金银……当门与我冷饭吃，这等富贵不如贫。可耐伊家忒恁村，冷饭将来与我吞，若不看我公婆面，打得你眼里鬼火生！"……

张员外道："罢罢，这样媳妇，久后必被败坏门风，玷辱上祖！"便叫张狼曰："孩儿，你将妻子休了罢！我别替你娶一个好的。"……翠莲听得，便曰："公休怨，婆休怨，伯伯，姆姆都休劝。丈夫不必

苦留恋，大家各自寻方便。快将纸墨和笔砚，写了休书随我便。不曾殴公婆，不曾骂亲眷，不曾欺丈夫，不曾打良善，不曾走东家，不曾西邻串，不曾偷人财，不曾被人骗，不曾说张三，不与李四乱，不盗不妒与不淫，身无恶疾能书算，亲操井臼与庖厨，纺织桑麻拈针线。今朝随你写休书，搬去妆奁莫要怨。手印缝中七个字：永不相逢不见面！……"

——选自《清平山堂话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印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话本小说，历来为文学史家们赞不绝口。原因在于，作者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以及小说采用的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在正统文学中，我们很少见到象李翠莲这样从日常起居饮食到婚嫁大事都如此自作主张，直陈己见，不为礼教律法所拘的妇女典型。她有个性，多识见，富于反抗精神。她既非传统社会所称道的德言工容、温柔稳重的贵族小姐，亦非逆来顺受，见识短浅的市井弱女，而是一个"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从小生得有志气"的员外之女。口齿伶俐，反应敏捷的天赋能力成为她反抗封建压迫，争取独立人格的有力武器。在"多言众所忌"的封建社会中，即使是男人也须谨小慎微，但李翠莲却敢于向命运挑战。作者抓住最能反映主人公的人生态度和内心世界的婚嫁大事来刻划她的独特性格，在围绕爱情婚姻这个涉及妇女根本利益，终身命运的一系列冲突中，描绘了她不受父母、兄嫂、公婆、丈夫、妯娌、媒人任意摆布，愚弄控制的反抗精神。李翠莲光彩照人的独立人格和言行方式，使她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画廊中风姿迥异的女性典型。

在艺术上，这篇小说结构严谨，一气呵成。作者着重抓住出嫁前夕，送迎亲，洞房花烛夜和婚后第三天这四个关键时刻来展开翠莲与封建家长们的一连串矛盾冲突，而把焦点集中在最能体现传统习俗礼节的仪式上，使主人公的心理观念性格特点坦露无遗。这种结构安排，既有现实依据，又符合听众读者的欣赏习惯，对于制造悬念，安排情节，描绘人物都恰到好处。小说的情节选择也极精到：出嫁前夜到凌晨，翠莲慰爹娘，嘱哥嫂，别邻舍，安排周到，知情

识礼，精明干练；送亲路上，她对媒人和司礼先生的斥骂，揭穿了包办婚姻的欺骗性，批判了封建礼仪的繁文缛节；洞房花烛夜，描写了一个被迫屈从封建婚姻的烈性而又善良的姑娘的真实心理；婚后第三天，翠莲辛勤操持家务却屡受指责，最后终被休弃。从出嫁到休弃出家，李翠莲在短短四天中经历了女人生涯中起伏升沉的巨变，却始终不低头，不示弱，不畏礼教重压，她宣布："夫家、娘家着不得，剃了头发做师姑！"尽管斗争的结局实际上是悲剧，但主人公敢说敢做，勇于挣脱"三从四德"精神羁绊的火烈性格，却使小说自始自终洋溢着一股生气。

小说的语言特色尤值一提。作者善于撷取生活语言中最体现人物个性的口头语来组织对话，又结合民间说唱艺术"陶真"的表现方式，既为听众读者所喜闻乐见，又十分契合主人公"问十答百"，"能言快语"的特点，使全篇内容和形式相当合谐统一，风格朴素爽快，流畅自然。在修辞手段上善于使用夸张、铺陈，增加了全篇的喜剧色彩。

作为草创时期的白话小说，《快嘴李翠莲记》还带有较明显的蜕变过程中的粗糙感。说唱艺术的痕迹过于突出，对话有时语句重复，乏于剪裁；有时显得油腔滑调，反而有损于人物的整体形象。虽然如此，这篇小说仍然不失为一篇出色的佳作，它的价值是永存的。(徐世丕)

简帖和尚

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箧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镮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道间阿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语，将这三件物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

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椅上坐地，只见卖僜饳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捽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搭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㨭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㨭，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

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精、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捽着僧儿狗毛，出这枣槊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㨄里面打底床铺上坐地底官人，叫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交把与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再捽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

——选自《清平山堂话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印

"简帖和尚"是原作中入话故事《错封书》之后引出的正文部分。入话《错封书》写宇文绶寄书妻子误封白纸而以"相思尽在不言中"释之的趣事。正文则再扣寄书情节，叙出一段惊心动魄的公案——《简帖和尚》。它描写一恶僧唆使孩童投寄伪造情书以谋占人妻，造成一个家庭破裂夫妻离散的故事，故又名《错下书》。在这个封建社会城市生活中常见的不轨之徒设谋奸骗妇女，而最终自食其果的市井轶闻里，作者精心刻划了几个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简帖和尚》是一篇性格小说。它以一个下级官吏皇甫松的美貌娇妻杨氏遭暗算，蒙冤休弃，被奸骗终复归的过程为结构线索，展开了一系列矛盾冲突。从和尚下帖行骗到谋娶杨氏，再到走露口风，最后奸僧伏法，悬念迭起，层层演进，简练而又谨严。作者并未以大量篇幅直接描绘那个色胆包天、狡诈狠毒的简帖和尚，除了他诱使僧儿下简帖和阴谋败露两段正面描写外，其余大多采取侧面描写的方法，通过其他人物的言行来揭示恶僧性格，推进情节发展。在这种相互制约的人物关系中，各个人物的性格逐步凸现出来，使读者对恶僧的奸诈狡诘，皇甫松的急躁粗鲁、生性多疑，僧儿的幼稚天真，杨氏的逆来顺受都有鲜明的感受，从而对封建社会中邪恶横行，官府昏庸，夫权专制和妇女地位的卑下，有了一定的认识。

这里选录的是小说矛盾冲突全面展开直达高潮的关键部分。作者以简练朴素的笔法，准确而巧妙的展示了设骗和受骗的主要过程。小说紧紧把握人物性格特点，依次刻划简帖和尚、僧儿、皇甫松、杨氏诸人的言行，把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诈骗故事写得此伏彼起，扣人心弦。简帖和尚的行骗，主要是通过卖馉饳儿的少年僧儿进行的。小说写他以钱诱使僧儿下简帖的过程，自然而又传神，毫无斧凿痕。简帖和尚吩咐僧儿将“三件物事”送与杨氏时，特别叮咛“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这送与不送，正是奸僧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的阴谋要害，它一旦成功，就达到了既中伤杨氏又引起皇甫松怀疑的双重效果。在这里，性格成为推进情节发展的关键。僧儿的探头探脑，闹声“不顾便走，”恰好引起生性多疑而又简单武断的皇甫松的注意，而僧儿再三重复的一句话：“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则更加强了官差三月刚刚抵家的皇甫松怀疑妻子不贞，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最后，终于使他堕人圈套，让无辜的妻子成为奸僧罪恶的牺牲品。通过这个情节，作者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奸僧的狠毒与狡猾。人物的性格成为悲剧冲突的基础，而悲剧也在性格的冲突中酿成，这便是《简帖和尚》艺术上最为成功之处。

在表现方法上，小说充分发挥了话本长于白描的优势，强化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言行，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僧儿受

骗下帖，遇皇甫松严词追问，挨打受骂，先后五次都咬定“不教把与你”，既突出孩子倔强天真，又反衬了皇甫松的简单粗暴，更显出奸僧的狡诈。小说对“粗眉毛，大眼精，蹶鼻子，略绰口”的简帖和尚的形象，是通过作者介绍，僧儿之口，杨氏和皇甫松之眼来描绘的。经过反复渲染，这个躲在幕后的教唆犯的嘴脸便逐渐鲜明起来了。

小说的语言也颇具特色，它们朴素简练，决不故意镂金错彩。行文流畅，韵味甘淳。小说中人物对话的简洁尤为突出，如皇甫松审妻，只一句话：“你且看这件物事！”杨氏莫明其妙，只好答：“我怎知！”来到官府，鲁莽的皇甫松口口声声“只是要休离了！”这些个性化的简洁对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生活基础，确实起到了突出性格，发展情节的作用。

作为草创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简帖和尚》还有明显不足。人物有时显得过于简单；性格的发展演变缺少铺垫；后面部分结构不够紧凑等等，这都是应该予以指出的。（徐世丕）

《张于湖宿女贞观》

《张于湖宿女贞观》是一篇明代的拟话本小说，著者不详，有人认为是弘治嘉靖间作品。载明何大抡《燕居笔记》卷九，本事见《古今女史》。小说梗概为：女道士陈妙常有才色，于金陵女贞观出家。张于湖授建康府尹，游女贞观，以词挑妙常，妙常亦发词相拒。后观主之侄潘必正至观，又与妙常诗词往答，二人遂成私情。潘逗留观中半载，妙常有孕。潘入城购药时遇故友张于湖。潘得张授意，与妙常以“指腹为亲”告状，张即断妙常还俗，潘陈终成眷属。这是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元代以来便有搬演该故事的戏剧作品，如元关汉卿有《萱草堂玉簪记》，明高濂有《玉簪记》等。部分戏曲剧种中的这一剧目（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折子）至今仍不时上演。

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私相结合的行为，本为封建礼法所不容。但这篇小说却对此持一种赞赏甚至歌颂的态度，由此便体现出反道学、

反礼教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与明代后期反封建的民主思潮自然有一定的联系。在情节上这篇小说也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故事正好发生在以禁欲主义为标志的道观之中，当事人之一陈妙常竟是一位出家十载的道姑，这就使故事表现出更加浓厚的“离经叛道”色彩。其次，故事的结局是以府尹张于湖断陈妙常还俗的方式来成全潘陈的爱情，这与那种才子高中得官、然后迎娶恋人的寻常套路也不相同。

陈妙常是小说中描写最突出的形象。她十三岁即出家，虽然才貌双全，却长年谨守道规，青春几乎被窒息。张、潘两位才子的先后追求，促成了其心中爱情的觉醒。但在封建礼教和宗教法规的压迫下，她又很难做出冲突罗网的举动。直到潘必正偷得了她的一首写“凡心”的词，她才最后从封建束缚中挣脱出来。小说真实地刻划了她那“理智”与“情感”相互冲突的矛盾心态。另外，对潘、张两位的既风雅、又重情义的性格，小说也作了鲜明的表现。

小说的主要情节都在一座道观中展开，环境相当“清净”。潘、陈的相爱也未与外部社会发生直接冲突，因此整个故事的情调又十分轻快。最后成全潘陈二人的，竟又是当初被陈嘲笑并拒之于门外的张于湖，这也为故事增添了喜剧色彩。男女主人公在各种“关头”又总是以诗词唱答应和，借笔墨诗笺来传达其内心情愫，由之既表现了人物的胸中锦绣，也赋予故事以一种浪漫而幽雅的韵致。文字中虽时有繁芜或粗陋之处，但总的看这篇小说仍在可读作品之列。（应　昆）

《西湖游览志》

《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明人田汝成著。此书以地理位置为纲首列《西湖总叙》，末附《浙江胜迹》，中间按孤山三堤、南北山及城内外顺序分为八个部分，表现上看是地理志书的结构，然而，翻开书卷，地理志书骨架上的血肉，却是文言笔记小说的记叙描写，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的，便是“其品藻湖山，嘉乐贤达，扬扢艺文，彰巨丽而右风流，诸懿美无论。”（范鸣谦序）读后方知，这是一部颇

具文学色彩的方志笔记小说，独特而耐读。

从作者写作初衷看，其自序称："曩岁五岳山人黄勉之尝谓予曰：'西湖无志，犹西子不写照，霓裳不按谱也，子盍图之。'时予敬诺。"田汝成画西湖，一开始就不是功能性的条分缕析，而是要将"西子"、"霓裳"般的视听之美传达给读者；"况帝都之余，藻饰华富"的人文美，"岂若西湖重青浅碧，抱丽城闉，陆走水浮，咸可涉览"的自然美，才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那么，可以这样说，此书的基调，更多地是审美与情绪的，更少理性与沿革的，而西湖、杭城，不过是借以依托的环境外壳。

早在宋代地志大盛时，范成大《吴郡志》、王象之《舆地纪胜》等对风景区的处理，就形成了一个通用模式：景名、景致、沿革、诗词。田汝成沿用这一模式，但侧重点有了改进。范书是郡志，诗词是点缀，沿革才是重点；王书是通览，无法作细部渲染。田汝成把诗词作为重点，犹如突出西子的妆饰；把景点开发与鉴赏作为核心，是对西子美丽的本质说明。那些流水帐似的材料长篇，都一概从略了。试看：

> 望湖亭，唐时在孤山之趾，宋时徙宝石峰，伪周平章张士信所建也。国初，复徙故址，四面玲珑，夏饮最快。白乐天《湖亭晚归》诗："尽日湖亭卧，心闲事亦稀，起因残醉醒，坐待晚凉归。松雨飘藤帽，江风透葛衣，柳堤行不厌，沙软絮霏霏。"（下引韩无庄诗，略）（卷 2）
>
> 孤山，屿介湖中，碧波环绕，胜绝诸山。唐宋间楼阁参差，弥布椒麓。（下引张祜诗 1 首、白居易 3 首、林逋 2 首，略）（卷 2）

无论是叙述或诗词，都是就旅游的审美价值和游憩心绪点出特征，若季东鲁跋"神区灵迹，为造物所私者，因之以彰"，是真正点出了此书不同于一般地志的特征的。

不过，田氏主流并非执着于意境审美的诗人。他是学官和史家——一个正统史官文化的传播者。于是，历史的断章、史家的心灵的愤惋，一种不同于情景审美的情理结合，在书中也到处留下雪泥

鸿爪。卷9写到岳武穆王墓，洋洋洒洒二千余言就不再是心绪的小憩，那是历史文献的沿革，是史心的理性判断、史情的深沉感喟。而这，又使《西湖游览志》不仅仅成为一部春花秋月的备忘录。

四库馆臣确认此书"其体在地志、杂史之间，与明人游记徒以觞咏登临流连光景者不侔。"当然，我们无意贬低公安派以山水为爱侣、竟陵派以陆川为逍遥的做法，也不敢说，田汝成就一定比张岱伟大。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在审美和史心一点上，此书独具特色，卓有成立之处，1671年张岱的《西湖梦寻》里，仍可找到此书踪迹。（韩云波）

《西湖游览志余》

《西湖游览志余》，明人田汝成著。名为"志余"，自然是"志"之余话，即作者叙中所谓："裁剪之遗，兼收并蓄，分门汇种，为卷者二十有六，题曰《西湖游览志余》。"此书记掌故轶闻，正是田汝成专长。

全书分13部分：帝王都会、偏安佚豫、佞幸盘荒、版荡凄凉、贤达高风、才情雅致、方外玄踪、香奁艳语、艺文赏鉴、术技名家、熙朝乐事、委巷丛谈、幽怪传疑。总结起来，也就是三大类：其一，"乃若娓娓乎偏安佚豫之规，顼顼乎佞幸盘荒之戒，令人俛首欷歔，有神州陆沉之感。"其二，"至其委巷丛谈，具载不遗，一国之俗，蔼然在睫，则又令人慷慨起舞，病其风之靡，而思所以维之也。"（范鸣谦序）其三，"多迷游冶之事，歌舞之谈。"（自序）

不过，此书最突出的特点，还不在以上述题材作"志余"；取材的文学史料性和叙述的文学趣味性，才使它更富于审美的色彩，而超轶于一般地志之"余"和掌故丛谈。其中还收录了不少前代文人的传奇，如卷16《香奁艳语》中苏小小和司马槱故事是宋人传奇，卷26《幽怪传疑》邢凤故事是唐传奇，绿衣人故事为明初小说等。《志余》的素材也大量为后人所取用，如明代戏曲和话本（拟话本）小说，尤其是周楫的《西湖二集》和已失传的《西湖一集》，便大半取材于此。

此书在景的处理上，也比较追求意境。如卷12《熙朝乐事》的一节：

> 西湖赏雪，初霁最宜，高兴者登天竺绝顶，及南北两峰，俯瞰城闉，远眺海岛，则大地山河，银溶汞结，而予以藐然稊米，凌厉刚风，恍欲羽化。次则放舟湖中，周览四山，若秋涛耸涌，璀璨乘飙，而玉树琪花，晃然夺目。（下引凌云翰《游雪湖八咏》诗，略）

天地一统，雪湖分明，构成一幅水墨淋漓的白山黑水图。而人以藐然稊米——小如稗谷的身躯凌风傲雪，陶醉不已；又为天地之大，为银白世界的夺目光彩所收摄。美的意绪里有对人与景的观照，弥漫了忘我的情景交融，简直就是一首小品的诗、诗的小品。

对事的记述，他很讲究情节关目和形象性，剪裁常常独具匠心，这从以下要分析的绿衣人故事中可以看到。而其题材涵盖，则不仅是历史的追溯，也是市井风情的再现。作者《西湖游览志叙》有这样一段话："客有病予此书多述游冶之事，歌舞之谈，导欲宣奢，非以长化也。予则以为志者，史家之一体也，史不实录，则观者何稽焉？故泰华、终南，守国者恃为金汤之固；武夷、雁荡，栖真者隐为解化之区；岳麓、鹅湖，讲学者辟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无一居焉，而欲讳冶游之事，歌舞之谈，假借雄观，只益浮伪耳，史家不为也。"确实，《方外玄踪》的禅机，必须和《委巷丛谈》里的僧人诱拐妇女结合，才是一个整体。（韩云波）

《杨家府通俗演义》

《杨家府通俗演义》全称《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明无名氏撰，题"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这是一部以敷演王朝兴废和战争故事为内容的讲史小说。作品通过描写杨家将一门忠烈，为抗击辽和西夏，血溅沙场的悲壮故事，塑造了杨家府内众多的英雄形象。

杨家将的故事在成为演义小说之前，早已在民间流传，南宋话本和元明杂剧中已有杨家将的故事，至明代中叶才从说书艺人的讲

史脱胎出来，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部作品在体裁上虽属章回小说，但并未明确标出回目。全书共八卷，各卷中分列的六至九个小标题中，或六言一句，或七言一句，形式不统一，明显带有从讲史话本过渡到章回小说的痕迹。就作品题材而言，虽是在讲史小说范围之内，但人物和故事的艺术虚构成分很大，与史实相去甚远或完全不同。据《宋史·杨业传》所载，历史上并无杨宗保其人，杨文广则为杨延昭之子而非其孙；众多的女将中，只有佘太君略有历史依据，其余均为虚构的人物；杨继业也不是碰碑亡命，而是重伤被俘后绝食而死的。

从表现形式上来讲，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许多人物有始无终，有些故事有头无尾叙事也常重复，人物、情节多有雷同之处。杨宗保与杨文广被招为婿的故事情节完全一样，都在交战中被对方将坐骑绊倒，捉进营寨后强迫成婚的；杨六郎是梦中被射，醒来不久即死，杨宗保又是梦见有人来杀自已，惊醒后须臾而卒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除其较成功地塑造了御辱安邦的杨家将英雄群像外，其所用语言本色自然，粗犷中见流利，风格上通俗朴素，也是重要的原因。小说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写起，至宋神宗赵顼时杨玉环率全家归隐太行山止，历时百余年。为在十八万六千字的通俗语言里完成描写这么长时间跨度内杨家府几代男女英雄和宋、辽、西夏的其它人物及诸多历史事件进程的任务，作品借用了说书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表现技巧。对于杨四郎被俘后被辽国招为附马一事，用了六百字进行描写，而杨继业的三个儿子战死，一子被俘，一子下落不明之事，只是以七十余字借侍臣之口讲出。

在古代章回体小说中，描写众多女将的作品尚不多见，该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品描写杨家府中诸多男性武将叠遭陷害，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明代厂卫制度和宦官专权使无数忠良惨遭陷害，含冤而死的痛恨心情，也为使用大量篇幅描写杨门女将创造了条件。佘太君、琪八娘、瑛九妹、穆桂英及宣娘等人物的塑造，已使杨门女将的形象初具雏形。

《杨家府通俗演义》对我国后世的戏曲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清中叶乱弹勃兴以来，杨家将的故事几乎成了京剧、梆子腔及许多许方戏曲剧种取材的渊薮，至今仍有《四郎探母》、《两狼山》、《穆桂英挂帅》等许多剧目活跃于舞台，使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老令公杨继业的忠、勇及所受奸人陷害，既是杨府众将的缩影，也是全书形象塑造最成功的一个。（张燕英）

老令公狼牙谷死节

却说令公见二子不至，恐军士饿死谷中，乃引兵出战，恰遇土金秀。交马数合，金秀诈败。令公战昏，错认路径，只道是出路，一直杀去，不见了土金秀。抬头一看，只见两山交牙，树木茂密，竟不知是何处，心下十分慌张，遂着小卒问乡民。须臾，小卒回报："乡民说是狼牙谷。"令公大惊，暗忖羊遭狼牙，安得复活，遂引众奋勇杀出，砍死辽兵百余人。再策马前进，其马疲瘠，不能驰骤，令公遂匿深林之中，耶律奚底望林中袍影射之，遂射中令公左臂。令公怒，复赶杀出林，辽兵四散走了。令公遥见前山一庙宇，乃引众军往视之，却是李陵之庙，遂下马题诗一首于壁间云：

君是汉之将，我亦宋之臣。

一般遭陷害，怨恨几时伸？

题罢，命众军士屯止于庙。耶律奚底唤军士不必逼近被其所伤，只有谷口围之，俟其粮绝饿死，往枭首级。众军得令，尽退守谷口。

却说令公见辽兵不来索战，遂绝食三日，不死，乃与众人言曰："圣上遇我甚厚，实期捍边讨贼以仰答之。不意为奸臣所逼，而致王师败绩，我尚有何面目求活！"时麾下尚有百余人，又谓之曰："汝等俱有父母妻，与我俱死无益，可走归报天子，代我达情。"众皆感激言曰："愿与将军同尽！"令公忖道："外无救援，辽兵重围，毕竟难脱此厄。且我素称无敌，若被辽人生擒，受他耻辱，不如趁早死之为愈也。"主意已定，乃望南拜曰："太宗主人善保龙体，老臣今生不能还朝再面龙颜矣！"言讫，取下紫金盔，撞李陵之碑而死。年

凡五十九岁。

——选自《杨家府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在这段数百字的文中，语言朴实无华，文字畅达、简练。“与我俱死无益”只六个字，充分表达了杨继业悲天悯人之心。既反映了他因奸人所害，陷人绝境，已无法报答“遇我甚厚”的皇上的悲哀心境，也表现出他体恤下属，不忍连累追随自己征战多年的将士们“与我俱死”。对最终置“素称无敌”的杨继业于死地的狼牙谷，作品中仅用了“两山交牙，树木茂密”八个字，没有过分地渲染、描绘，便起到了极言其凶险的作用。但就整体上来说，作品的文字水平并不高，用字尚欠推敲，只求词能达意。如“汝等俱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连用两个“俱”字，虽然分别用了“俱”字的“全、都”和“一起”两个意项，却不能不使人感觉文字单调和缺少变化。又如文中“遂着小卒问乡民”、“遂引众奋勇杀出”、“遂下马题诗一首”、“遂匿深林之中”、“遂射中令公左臂”、“遂绝食三日”，接连用了六个“遂”字，实在让人乏味。尽管如此，作品还是比较全面地塑造了杨继业这个人物他素有“杨无敌”之称，即使身陷重围，外无救兵，仍“引兵出战”；继而误人狼牙谷，又“引众奋勇杀出，砍死辽兵百余人”；甚至在左臂中箭受伤的情况下，“复赶杀出林”。身为朝廷命官，他是无比忠诚的。“圣上遇我甚厚”，不幸“王师败绩”，唯一的报答也只能“士为知己者死”了，因而他由衷地发出了“有何面目求活”的叹息。他还是一个爱兵如子的军事首领。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他明知自身尚且难保，却不忍心让仅存的百余将士共同殉难。人们心中传统的爱国武将的主要特点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杨继业知天文、识地理，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宿命论观点。在误入狼牙谷后，他得出了一个判断——“安得复活”，可惜的是，这一判断并不是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分析，只是因为所谓“羊（与杨同音）遇狼牙”，虽然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望曾奋力反抗，可悲的结局却早已占据他的意识领域，他的抗争最多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作品从杨继业的行为、语言、内心世界多方位、多视角的刻画，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活生生的、可信的、感人的

艺术形象。(张燕英)

《西游记传》

《西游记传》四卷四十四目，题为"齐云杨致和编，天水赵毓真校。"根据近人鲁迅，今人陈新等研究，此书当产生在吴承恩《西游记》之前。

此书围绕唐代和尚玄奘应诏取经展开故事的，已具吴承恩《西游记》的雏形。前八回叙述孙悟空得仙之后，神通广大，搅乱天地，后被佛祖所降的故事；九至十一回，叙述魏征梦斩老龙，太宗阴司脱罪、刘全进瓜还魂三件事；从十二回起至卷终，全叙玄奘奉诏西行取经，带着孙行者、猪八戒，沙僧三徒，经历三十余难，取回真经的过程。全书虽然叙事简略，但结构还是较为完整的。

此书仿佛作者根据说书人的稿本整理编写而成的，书中常杂游戏之笔，以此增乐取笑。例如写火云洞之战："那小妖望见行者来到，慌忙报告魔王。那魔王吩咐小妖，推出五轮小车，排小五方，遂挺枪杀出。与行者战经数合，八戒助阵，魔王走转，把鼻子一捶，口中喷出火来，一时五轮车子烈火齐起，八戒道："哥哥快走！少刻把老猪烧得囫囵，再加香料，尽他受用。"

书中也有许多瑰丽的想象，从孙悟空出世、学仙、大闹天宫、被收复，到取经路上降妖伏魔，有一系列奇特的描写。例如，二郎真君与美猴王的交锋："两下相见，各言姓名，遂摆开阵势，斗经三百余合，二人各变身长万丈，战入云端，离却洞口。……大圣慌了，摇身一变，钻入水中。真君道：'这猴入水必变鱼虾，待我变作水獭逐他。"大圣见真君赶来，又变一鸨鸟，飞在树上。真君拽起弓一弹，打落草坡，遍寻不见。回转天王营中，云及猴王败阵等事，今赶不见踪迹。李天王把照妖镜一照，急云："那妖猴往你灌江口去了。"真君回庙中，果见变做真君模样坐在中堂。被二郎掣一神锋，猴王让过，变出真形。二人又较手段，打转花果山，四面天将围困愈紧。"这段描写，有声有色，为吴本《西游记》中的"二圣斗变"打下了再创造的坚实基础。

书中所展示的孙大圣、猪八戒的性格，还是较为丰满的。孙大圣被压五行山之前的敢作敢为，敢拼敢斗，保唐僧取经途中嫉恶如仇，足智多谋；猪八戒虽然有时要小聪明，贪吃好色，但有时也知难而上，奋力苦战，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吴本《西游记》中人物鲜明个性的产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此书较为粗糙，有些重要情节，作者只进行简略的叙述，一带而过。例如，关于唐僧身世，书中叙云："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法，押归阴山，后得观音保救，送归东土。当朝总管殷开小姐，投胎未生之前，先遭恶党刘洪，惊散父亲陈光蕊，欲犯小姐。正值金蝉降生，洪欲根除，急令淹死。小姐再三哀告，将儿入匣抛江，流至金山寺，大石挡住，僧人听见匣内有声，收来开匣，抱入寺去，迁安和尚养成。"这种叙述性简介，显然许多地方没有介绍清楚，更缺乏人物动作语言的描写，导致枯燥乏味。（华　森）

猪八戒思淫被难

……（行者）径进门去，高叫"借宿"。内有一妇人道："何人撞入寡妇之门？"行者道："小僧是大唐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同伴四人，至此天晚，特告老菩萨借宿一宵。"那妇人笑语相迎，道："那三位在哪里？可去请来。"行者高叫："师父进来。"那三藏与八戒、沙僧一齐而入。

只见妇人出厅迎接，真个生得美貌，胜如月里嫦娥。八戒一见，两眼偷睃。妇人近前，一一见礼已毕，请各叙坐，厚献香茶，复整斋筵。三藏因承敬意，问："老菩萨，夫君何往，高姓贵名，此处叫甚地方？"妇人道："此间乃西牛贺洲之地，小妇人丈夫姓莫名有，家资颇厚，奈无子嗣，止生三女。不幸夫君又丧，小妇居丧，母女四人并无男人倚靠。长老肯发慈悲心，替我照管家产，娘女肯招四位，不知尊意如何？"三藏闻言，推聋不答。那妇人再三炫售，三藏只是不听。八戒在傍，欲心觖觖不已，在那椅子上坐，好似针刺屁股一般，左擦右捱，忍不住走上前，扯了师父一把，道："师父，这娘子生得十分美貌，你怎么佯佯不睬？真是好呆！何不将差就错，权得

一时快活。”被三藏咄喝一声，喝退八戒，道：“出家人不以富贵动心，美色岂足介意？”那妇人闻言大怒，道：“你既不从，你手下人也招不得一个，好生无理！急出吾门，不容歇宿。”三藏见他发怒，只得勉强对悟空说：“你莫若在这里也罢。”行者道：“我从小不晓得干那般事，就让八戒在这里罢。”八戒道：“哥哥，不要耍我，你大家都有操守。”行者又说：“悟净，你在这里罢，”悟净道：“小弟受戒，不干这事。”妇人见众人推辞，转身进去，把门紧闭。

八戒欲心未遂，只管埋怨说：“师父不会干事，纵不顺从，也权时诓他，拐些茶饭吃了，落得一夜好睡。似这等闭门不听，怎生区处？”三藏道：“宁可清净，不可糊涂，就在阶前站立也罢。”八戒陡生一计，道：“师父，我和你众人挨这一晚，也不打紧，只是这马明日要跑路。哥哥、兄弟，你二人看顾师父，我去放放马来。”那呆子急忙忙的解了缰绳，牵起马去。行者知他心中之事，道：“沙僧，你伴着师父，我去看他做甚么勾当？”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蜻蜓，随着八戒。只见那呆子且不去放马，走至后门，见妇人与三个女儿在后门闲望。女儿见八戒来，闪身进去。那妇人问：“小长老，哪里去？”这呆子放下缰绳，深深唱喏，道：“我特来看你。”妇人知他意思，说：“你师父不从，我就把女儿招你。”八戒道：“恐令爱嫌我粗糙。只是我甚会治家，又会佃田。”妇人说：“你既会管家，我对小女说：一定赘你。你进前厅等候，就叫小女出来成亲。”行者听说，转翅飞到前门，现出本相，先见唐僧，把八戒事说了一遍，道：“八戒转来，师父莫做声，随我耍他一耍。”三藏说道：“凭你。”

少时间，见八戒把马拴下。三藏道：“你马放得饱么？”八戒道：“无甚好草，没处放马。”行者道：“没处放马，可有处牵马么?！八戒闻言，知是走了消息，垂头扭颈，努嘴皱眉，半晌不言。只见那妇人开门请进，引三个女儿出来成亲。行者说：“我众人议定，姓猪的作婿。今日是个天恩上吉，就此成亲。”行者与沙僧叫八戒拜了师父，好去成亲。八戒心中实爱，只是口里佯说：“做不得，做不得。”行者道：“你这呆子，在后门不知叫了多少娘来，才得亲事完就。何不快快应承。携带我等吃些酒罢。”行者扯住八戒，沙僧扯住妇人，

报八戒拜了岳母。这呆子拜毕，脚趑趄的要望房里去走。那妇人即叫家里设酒，款待三位，说："列位缓饮，我领舍婿进去。"

八戒进房，急欲就寝。那妇人道："我三女推逊，实难凭许。莫若你把手帕遮面，由你拿到就是。"八戒遮了面目，双手连拿，左拿得一个柱头，右拿得一个粉壁，道："岳母，你这里面乱纷纷的，那里去拿？"那妇人揭起手帕，道："这三条汗巾，凭你拿一条缚在腰上，叫三女来认是谁的，就是那个成就。"八戒就把三条一齐拿起，原来是三条绳索，把呆子缚得紧紧的，遂跌倒在地，疼痛难禁。那些妇人俱已散去。

——选自《西游记传》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一个颇具喜剧性的片断。小说中的猪八戒，宛如世俗中好色之徒，一见美貌妇人，就心旌摇曳，急用"两眼偷睃。"当八戒听到这家有心招婿，更是按耐不住，蠢蠢欲动。他见师父不应承招婿之事，"在椅子上坐，好似针刺屁股一般，左擦右捱，忍不住走上前，扯了师父一把"，并说："师父，这娘子生得十分美貌，你怎么徉徉不睬？真是好呆！何不将差就错，权得一时快活。"这一言一行，生动地表现出八戒的好色。作者也没有把八戒简单化，以适当的笔墨，描述他的狡诈。例如，当悟空让八戒留下来做女婿时，他心肯意肯，而嘴上却说："哥哥，不要耍我，你大家都有操守。"又如，妇人开门引三个女儿出来成亲，本来是八戒自己去承揽的，此时，悟空与沙僧叫他拜别唐僧，好去成亲，他口中却推辞："做不得，做不得。"这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小计谋，使人暗暗觉得可笑。特别是八戒假装去放马，实则去勾搭女人的花招，更令人觉得滑稽。后面情节，妇人让八戒用手帕遮面，自摸一女成亲。八戒更是奋不顾身地双手连拿，却"左拿得一个柱头，右拿得一下粉壁，"丑态百出。妇人又拿三条汗巾，叫他选一条缚在腰上，让三女自己来认，以此确认谁能招他。八戒太贪，把三条汗巾一齐缚上，岂知却是三条绳索，把他紧紧捆住。这真叫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如此这般地描述猪八戒好色受惩，明显地通过这一滑稽形象，传达出古代下层百姓的道德评价与审美趣味。

当然，由于全书都较为粗糙，致使这个片断，也出现一些破绽。例如，唐僧的性格，有点儿问题。他见妇人发怒，就劝悟空留在此处做女婿，有导引徒弟纵淫之嫌。特别是他身为师父，只想到自己脱身，而不顾徒弟的名声，实属损人利己之举。这有损于他作为功德高尚，严守佛法，主持西行取经的高僧的形象。又如，孙行者回来，把八戒借放马去勾搭女人之事讲给唐僧听了，并说："八戒转来，师父莫做声，随我要他一耍。"唐僧不仅不予阻止，反说："凭你。"这有失三藏作为师父的身份。再如，八戒借放马与妇人交谈时，并没有叫娘，而后边孙行者却调侃他："你这呆子，在后门不知叫了多少娘来。"这算是上下文承接的疏漏。（华　森）

《东游记》

《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八仙出处东游记》，题"兰江吴元泰著"。余象斗曾将此书与《南游记》、《西游记》（杨志和节本）、《北游记》合刊为《四游记》。《东游记》共五十六回，主要内容叙述铁拐李、张果老、钟离汉、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何仙姑、曹国舅等八人修道成仙的经过以及吕洞宾下凡助萧后侵宋，钟离汉则扶宋破敌之事。而作为全书的高潮，则是八仙同赴王母蟠桃盛会后归渡东海，与龙王大战这一情节。八仙各显神通，投宝渡海。因蓝采和玉板光照龙宫，惊动东海龙王，太子摩揭劫取玉板，幽囚蓝采和，于是与八仙结仇。八仙杀败龙王、放火烧干东海，龙王投奔南海后，又与诸龙兄一起水灌八仙，八仙则推山筑海。龙王再次败绩后表奏天庭，请玉皇发兵攻打八仙。最后经观音调解，双方才言和谢归。这一故事，则与《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略有相近。

八仙的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古代笔记以及元明戏剧也多有记载，如《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争玉八仙过沧海》等等，作者即将前人的传说记载捏缀成书。与吴承恩《西游记》多讥刺道都不同，《东游记》乃是张扬道教，鼓吹学道成仙的。

在艺术上，《东游记》比较平庸，乏善足陈。便相较说来，有些

地方还算生动，如对八仙与龙王大战的描写，就显得变幻曲折，瑰丽多姿。在人物性格方面，吕洞宾、铁拐李、钟离汉的形象比较鲜明，特别是吕洞宾，描写最为详尽，性格较诸他人也更丰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多少反映出一些时代气息，如吕洞宾戏白牡丹的描写。另外，出现于《西游记》中的那个庄严矜持的观音菩萨，在这部小说中也成为凡人而为吕洞宾戏弄。总的看来，作者毕究为才情所限，困于想象，未能在前人的基础很好构思，进行成功的再创作。《东游记》结构缺少法度、特别是叙述八仙出处部分，显得散漫无端；语言文白杂出，枯涩乏味；而大多数人物形象也模糊不清。（萧　红）

《南游记》

《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题“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四游记》之一。小说共四卷十六回，结构宏伟，情节比较复杂。主要叙述西方如来弟子妙吉祥，杀独火鬼犯戒、被贬为马耳山娘娘之子，取名灵光。又窃取紫微大帝金枪，放走二鬼，被大帝困死九曲珠内，其魂为八景宫妙乐天尊所招，让他投生斗梓宫炎玄王为子，名三眼灵耀。因他神通广大，收伏了风火二怪，被玉帝封为兵马大元帅。他在金枪太子主持的琼花会上，因不服太子插花自饮，遂与争执，反出天宫，自号华光天王。并杀败了金枪太子率领的天兵天将，下至中界。又知玉帝派人来捉，为了避祸，复投生于萧家庄范氏为子，而范氏实为一食人女妖吉芝陀圣母所变。吉芝陀圣母在一次食人时被瑞龙王拿住囚入酆都。于是华光四处寻母，又与天兵天将大战。为哪吒诱失金砖后，往凤皇山玉环圣母处骗取金宝塔，得以同铁扇公主成亲。华光上天入地，经过种种曲折艰辛，终于将母救回，又变齐天大圣窃取王母蟠桃让其食之，使她不复食人。齐天大圣被冤受责后携儿带女大战华光，经火炎王光佛调解言和并结为兄弟。最后华光被如来设计诱至灵鹫山，复皈依佛教。

《南游记》以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塑造了华光这个类似于孙悟空的英雄形象。华光敢于对抗玉皇，反出天界，杀败玉帝派遣的

金枪太子等天兵天将，自号为“华光天王”。而最后的皈依佛教，也并非情愿。《南游记》在语言上也还流利生动，富有光彩。因此，它在《四游记》中，成就最高；即于明末众多的神魔小说中，也具有一定影响。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给予较高的评价，说它是“一部大闹三界的活剧”，其布局“较《西游记》尤伟大”；“华光救母与目莲救母恰恰是个对照”，都富于“高尚纯洁的精神”；惜乎描写不力，不然它的成就将超过《西游记》。（萧红）

琼　花　会

却说太子领旨，聚集众官，一个个依次到会上。太子传旨云：“我蒙父王命我为晏主，设此琼花会，会集众卿等。如有功者，可簪此花饮酒。”太子依次论功，众臣俱言无功，不敢冒受。轮到灵耀，灵耀亦推无功。太子见众臣都不受琼花御酒，自己将花插在头上，连饮御酒数杯。灵耀看见太子插了琼花，饮了御酒，心太怒曰：“你为晏主，圣上叫你劝别人。你将花自插，将酒自饮，劝你自己不成？”太子曰：“众臣都言无功，我才自己插起，有何不可？”灵耀曰：“我有功劳，该把与我插。”太子曰：“你有何功？”灵耀曰：“我收风火二判官，可为功否？”言未罢，即将琼花抢来，插在头上，自己饮上御酒，连饮三杯。太子曰：“你这匹夫，敢如此大胆，欺负圣上！”灵耀不答话，将金枪太子便打。太子打灵耀不过，众官解劝，太子便走。灵耀闹了琼花会，自号为华光天王。自思曰：“一时之气，打了太子，倘若奏之玉帝，定然见罪，如何是好！不如假推酒醉也罢。”众官大惊，各自散去。

太子走入朝中，玉帝升殿，太子哭奏曰：“不肖蒙父王命作宴主，今有灵耀不尊玉旨，闹了琼花会，将儿乱打，自号为华光天王，乞父王作主。”玉帝闻儿之言大怒，即宣灵耀入见。玉帝曰：“汝乃臣子，太王乃王，安敢如此？”灵耀奏曰：“臣乃一仆，太子乃一主，臣安敢打主？臣被太子打得多不敢动手，主公若不信，可问众臣，便见明白。”玉帝即问众臣，众臣俱奏，都未曾动手，只是语言相伤。

帝曰："纵然多推未曾动手，亦不该出言伤太子…众臣奏明，免卿死罪，削去前职，贬去卯日宫做个游神，候后将功折罪。"华光只得谢恩，退出朝门……

——选自《南游记》第四回 1986年上海龙籍出版社

一如人间君主，玉帝也时时搞点赏赐之类以收拘文武臣僚之心，使其更好地效忠卖命。当扬州后土娘娘献来一枝"三界都闻香味"的琼花时，玉帝即不失时机，玩此一招。他起一"琼花会"，命金枪太子主持，将琼花赐与有功者，并享以御酒。

这样一个意义特别的琼花会，自然隆重庄严，当金枪太子奉旨召集众臣，众臣便"一个个依次到会上"。群僚毕集，太子论功，众臣"俱言无功，不敢冒领"。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众臣的谦逊礼让，为后文与太子行为作对比张本；另一方面又渲染烘托出琼花之贵，其会之盛。

必要的铺叙之后，小说自然地将笔触转到主人公灵耀以及和金枪太子的矛盾上。太子论功至灵耀，灵耀"亦推无功"，谦逊辑让，并不居功自傲。而无功可言，只凭出身之贵的金枪太子却不自量力，借主持之机，自顾"将花插在头上，连饮御酒三盃"。这和群臣及灵耀的态度形成对比。太子的行为，引起了灵耀的强烈不满，他质问太子："你为晏主，圣上叫你劝别人。你将花自插，将酒自饮，劝你自己不成?"这一问很有力量，太子不得不进行狡辩，但其言行都颇有无赖气。这使灵耀更为愤怒。他改述自己功劳，曾收伏水火二怪，并不容置辩，夺琼花饮御酒。这样，他和太子的矛盾就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太子依势，抬出"圣上"、这一着非常厉害，但灵耀根本就不把权势甚而最高统治者放在眼里，他怒打了太子，而且，象孙悟空自称"齐天大圣"一样，他也自号为"华光天王"。小说到这里，已将灵耀藐视权威、勇于反抗的性格表现得非常充分。灵耀同时还是机智聪明的，而并非一味莽撞。

打了身贵位尊的太子，玉帝必然见罪，因之灵耀想到了"假推酒醉"的应付策略。在太子告状，玉帝大怒问罪之时，灵耀又机智地辩解，"臣乃一仆，太子乃一主，臣安敢打主？臣被太子打得多不

敢动手”，他顺着玉帝“汝乃臣子，太子乃王”的话倒打太子一钯，变被动为主动，十分高明。灵耀又掌握了众臣胆小怕事，世故圆滑的特点和心理，抢先请玉帝问众臣作证。不出所料，众臣皆惧怕多事，不愿得罪任何一方，而将大事化小，均言“都未曾动手，只是语言相伤。”

但即使是“语言相伤”，也依然有罪，因而灵耀最后仍被贬去卯日宫做游神。后来灵耀火烧南天宝得关，打出天界等一系列反抗行为，都是因此而起。

灵耀闹琼花会这一段故事，相当突出地描写了灵耀与太子的矛盾，并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除塑造出了灵耀的形象之外，也将玉帝的狡诈昏庸、太子的愚蠢丑陋，众臣的圆滑怕事描写得比较鲜明。（萧　红）

《北游记》

《北游记》又名《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四游记》之一。《北游记》共四卷二十四回。写的是玄天上帝的魂魄之一绝欲修炼，得成正果之后荡妖伏魔的神话故事。其旨意亦在宏扬道教，它告诫人们不可有贪色贪货之心，为酒色财气所累，否则永坠轮回，难成正果。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一旨意，小说选择了天宫统治者玉帝三魂之一魂化身来作为书中的主人公，以编幻述奇。

《北游记》叙述隋炀帝之时，九重天外南方巽宫刘天君家有琼花树，聚集七宝，闪闪生光。玉帝一见，即起贪心，讨取不果，便以三魂中一魂下凡，投胎为刘天君子，名长生，得以供养观赏。但宝树却皮叶欲枯。长生得三清点悟，往中界哥阇国修炼。因凡念未绝，投生为哥阇国太子玄明，与哥阇国前皇后转世的李香娘了其夙缘。后为上界妙乐天尊指引，前往蓬莱，每日诵经说法。又因买桃时许以卖桃女结来生之缘而破戒，复投生西霞国为太子玄晃。三十年后，再经妙乐天尊引度，于灵鹫山内勤修苦炼，三年成功，得见玉帝，受封为金阙化身荡魔天尊，掌管太阳宫。但他仍有四十二年灾难未满，

须再度修炼。遂又投生净洛国为太子玄光。得斗母元君点化去武当山修行，四十年后回归天界，受封为虚师相北方玄天上帝，旋封北方真武大将军，到下界收伏妖魔，他先后收伏了龟蛇二妖，赵公明、雷田二将、华光、五雷五音等等，皆为己将。又剿灭各处妖邪，最后以叙述永乐三年，黄毛鞑子反叛，玄帝助永乐打败鞑子，永乐行香武当，建造金殿作结。

《北游记》的情节众多而玄幻，叙述繁复而枯躁，确无值得称赏的地方。即使是玄帝得道之后受命剿除危害百姓的妖邪，其描写也并不能给人以为民除害的印象。倒是开篇写玉帝贪心一节，在客观上对统治者起了一定的揭露作用，总的看来，《北游记》思想观念陈腐，艺术上也平庸浅陋，缺乏感染力。（萧　红）

《西游记》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本神魔小说，成书于明代中叶，作者吴承恩。唐代贞观年间，僧人陈伟法名玄奘者，为精研佛学，只身去天竺（印度）取经，行程数万里，历时17年。获经归国之后，他的门徒先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二书虽曰“记”、“传”，但为夸张玄奘功业，已有不少神异内容。这样，唐僧取经固有之奇与其门徒的夸耀很快就流传民间，为民间艺人采用。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西游故事不断受到改造，最后吴承恩集其大成而完成《西游记》的创作的时候，真实的取经故事已经只是贯穿于小说主体内容的一条线索了，取经者玄奘和尚在作品中也相对退居次要角色。

一百回本的《西游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吴承恩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大胆改造和精心组织了过去的平话以及戏剧中的取经故事，给小说提供了驰骋浪漫主义奇思遐想的自由广阔的艺术天地。在作品中，作者依据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来虚构出一个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描绘了一个个离奇曲折的故事和人物。然而它的神奇幻想中又始终蕴含着社会的现实内容，不论是天宫地府、仙山魔洞，还是仙佛斗法、神魔争战，都使人强烈感到它

是现实世界中人和事的折影。而且，它的幻想和幻想中的现实内容又表现得十分真实，具有逻辑力量，达到了真实与幻想的统一。

《西游记》的浪漫主义杰出成就更在于它塑造了孙悟空这个寄托著作者理想的神话英雄。作品在开首七回之中，就详尽地描写了孙悟空从出世、访师学艺、销生死簿到大闹天宫等奇异故事。这些故事异常生动地表现了孙悟空的叛逆性格。他对抗天庭，不遵礼法，多次打败天兵天将，使三界神佛胆颤心惊。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还体现着明代启蒙思潮中要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想气息。在《西游记》的主体内容即取经路上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过程中，孙悟空与形形色色的阻碍取经、危害百姓的妖魔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和扫除邪恶势力、征服自然的巨大魄力和乐观信念。

然而，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而成为不朽，还得之于作者采用人性、神性、兽性有机结合的方法来加以塑造，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鬼亦通世故”（鲁迅），这正是《西游记》在艺术上的第二个突出成就。孙悟空和猪八戒都过着人的生活，有人的思维和感情。但他们又是兽，孙悟空是“天产石猴”，长得“尖嘴猴腮”、“金睛火眼”，又顽劣好动，灵捷机敏；猪八戒原是天蓬元帅，因贪色被贬至下界时错投猪胎，因而不仅外貌丑陋如猪，而且又有猪的朴拙、贪吃、懒惰、好睡的习性。从神的角度说，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有踢天弄井、翻江倒海的神通；同猴性融进孙悟空神通之中一样，猪八戒不论是呼风唤雨、腾云驾雾，还是他的三十六般变化，都始终有着猪的习性的渗透。人性、神性、兽性的巧妙揉合，多重渗透而又以人性为主导，使孙悟空与猪八戒这两个艺术形象鲜活饱满，富有浓厚情趣，因之家喻户晓，妇孺皆可道之。

《西游记》是一部重娱乐的小说。语言的幽默诙谐、通俗明快形成了它的风格。在幽默诙谐之中，又常常夹杂着对于世道人情的讽刺。作为以宗教为题材的小说，《西游记》在不少地方宣传了宗教迷信、因果报应以及佛法无边等观念，但它的宣传却因只停留在概念的说教上而没有力量。相反，它对于佛道的挖苦嘲弄倒十分尖刻。而

作者又在其挖苦嘲弄之中寄寓了一种玩世不恭、愤世疾俗之感。

《西游记》在艺术上也不免有其缺陷，如情节的雷同，不少人物缺少个性，语言上因要弄趣反显其薄劣等等，但比之于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过白璧微瑕，无损于它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金钟泠)

二圣斗变

二郎圆睁凤目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就收了法象……摇身一变，变作个饿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见了，嗖的一翅飞起，变作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二郎见了，急抖翎毛……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来嗛。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淬入水内。二郎赶至涧边，不见踪迹。心中暗想道："这猢狲必然下水去也，定变作鱼虾之类。等我再变变拿他。"果一变变作个鱼鹰儿……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想是二郎变了等我哩！……"急转身，打个花就走。二郎看见道："打花的鱼儿……必然是那猴变的。"赶上来，刷的啄一嘴。那大圣就撺出水中，一变，变着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又变了一只朱绣顶的灰鹤，伸着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径来吃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变作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见他变得低贱……即现原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踜踵。

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竿。真君赶至崖下，不见打倒的鸨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仔细看之，见旗竿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大圣听得……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

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变着二郎爷爷的模样，按下云头，径入庙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坐中间，点

查香火：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真君却道："有个甚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众鬼判道："不曾见甚么齐天圣，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查点哩。"真君撞进门，大圣见了，现出本象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

——选自《西游记》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孙悟空大闹天宫，十万天兵神将镇压不果，玉皇大帝惶然无策，观音菩萨乃举荐玉帝外甥显圣二郎真君去收伏作乱"妖猴"。真君自称"小圣"，神通广大，同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有七十二般变化，且部属甚夥。他奉诏点起本部神兵，带着梅山六兄弟，"驾鹰牵犬，搭弩张弓"，杀气腾腾来到花果山。此际，花果山又有托塔李天王等布下的天罗地网。这是二圣斗变之前的描述，它渲染了气氛，造成了悬念，紧紧吸引读者，为斗变故事大作铺垫。尔后，便是二圣"法天象地"的一场恶战。大圣因本营中妖猴不能抵敌，不敢恶战，变了"雀儿"逃走。这样，一场争奇尚巧，腾挪变化的战斗就开始了。

这场斗变战斗在描写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写孙悟空变为雀儿、大鹚老、鱼儿、水蛇、花鸨；小圣则变饿鹰、大海鹤、灰鹤等与之相争。这显然相似于佛典《贤愚经》上"劳度差斗圣变"故事，《西游记》受其影响却摒弃了它所宣传的宗教教义，而以之表现孙悟空的叛逆性格和斗争精神。描写上，《西游记》二圣斗变的这一层也更为精彩，紧张的战斗之中，写二人如何发现对方的变化，于是又各呈机巧。在种种变化相争之中，孙悟空处于下风，并在变为花鸨时被小圣用弹弓打了个"踧踵"。但如斗变故事就这样结束，孙悟空的顽强勇敢，机智聪明的性格就不能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因而作者精心构思，出人意料地设计描写了二圣更为精彩、更为激烈的斗变情节。

二圣斗变的第二个层次是对孙悟空变为土地庙的描写。大圣变庙子，将口化为庙门，牙齿化为门扇，舌头化为菩萨，眼睛变作窗棂。这联系了人的器官与庙子在结构功能上的某些相似，为读者的生活经验所能理解接受，因而产生的审美联想就倍感亲切有趣。更

妙的是对猴子的那根变不掉的尾巴的描写，大圣因尾巴“不好收拾”，只得竖在后面作一旗杆。旗杆哪有竖在后面的？故此露出破绽，被二郎神识破机关。照理，如此神通的孙悟空岂能连小小尾巴也变不掉；作者这样描写，自有其杰出的艺术见识，正如写“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脂砚斋）一样，唯有不损害主体形象的“陋处”，才使人感到亲切和真实；猴子亦惟有其变不掉的尾巴，才显示出了这种变化的真实和机趣。试想，孙悟空变得完美无缺之后，下面的情节将如何发展？而这段描写也必索然无味了。

二圣斗变的高潮，也即第三个层次，是孙悟空变作二郎神，大模大样去到敌方巢穴——灌江口接受朝拜，点查香火。当真君赶至时，大圣却现了本象说：“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于是二人又恶战起来。这里，孙悟空对二郎神进行了捉弄，他的变化施为及其语言显得十分豪迈、幽默、机趣！

在二圣斗变三个层次的描写中，第一个层次变化转换快，令人有应接不暇，眼花沆乱之感；第二个层次细细道来，妙趣横生；第三个层次则机枢别出，紧张激烈。总的来看，这段描写富有节奏感，显得缓急有致。更重要的是这些斗变情节均是人物性格的必然发展，同时又反过来有力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在这段描写中，除了孙悟空的英雄得到充分展现外，小圣二郎真君沉着冷静，矜持威严的形象也异常鲜明。（金钟泠）

如来法掌

……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个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

那大圣闻言，暗笑道：“这如来十分好呆！我老孙一个筋斗去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发声道：“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佛祖道：“做得！做得””伸开右手，却似荷叶大小。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

手心里，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子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红肉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路尽头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曰："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

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吃了一惊……急纵身又要跳出，被如来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轻的把他压住。

——选自《西游记》第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西游记》表现"佛法无边"最典型的情节就是这一段了。如此神通广大，一个筋斗可去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却打不出如来的手掌心。我们看到，孙悟空使尽神通、不过就见到那：撑着一股青气"的"五根红肉柱子"——擎天之柱，王权倚持的象征。要夺"灵霄宝殿"，嚷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大圣不仅只能"到此一游"，而且最终还免不了被如来"翻掌一扑"，将五指化为五座联山，把他压住。然而，对于这种佛法，作者不但未加虔敬颂扬，而还在一种对于王权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之中，对那个施行佛法的佛祖作了无端的亵渎和嘲弄。

这如来的救驾是与众不同的。他先问妖猴作乱之由，再询其本领——全无凶狠气象；然后与大圣"赌赛"，这也貌似公允，因而狡诈多智的妖猴也不免一步步入其圈套。可是，当如来以为稳操胜券，

正暗自得意之际，不料这猢狲不仅刻字作记，且“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不难理解，这表面粗俗的行为使如来何等难堪，作者对他的嘲弄亵渎何等尖刻。

齐天大圣最终还是被压住了，但同时，如来的虚诈形象也凸现了出来。他对失败了的妖猴，可并不履行他的诺言：“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有如人间的统治者及其帮凶一样，对作乱者是决不是手软的。高明的是，作者对如来，表面恭敬，未作一语评判，却在情节的自然展现中，让他自行暴露，在他的言行的对立之中，达到反讽目的。

小说对孙悟空的描写也相当成功。他虽是受骗者，失败者，但他的英雄性格却依然光芒四射，十分可爱。

这里，作者巧妙地扣合孙悟空的心理，语言和行为来描绘他的形象。当如来打赌立约之时，大圣便进行了观察和考虑。“方园不满一尺”的如来手掌既是他眼中所见，又是他“这如来十分好呆”的思索之由。大圣看准了“手掌”与“筋斗云”之间的差距，却仍有怀疑，又怕机会倏失，故“急发声道：‘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这已将大圣此时的心态神情写活了。这是赛前的描写。赌赛开始，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便“无影无形去了”；又通过佛祖“慧眼”，写他“风车一般相似不住”。这里的描写，就异常生动地表现了大圣的慎重。“却是荷叶大小”的手掌以及如来满口的应承，反倒增加了他的疑虑。所以他直到见了那“五根红肉柱子”，以为到了“路尽头”才罢。

有趣的是，大圣虽自以为胜算在握，却又耽心如来变卦，故挥毫作记。“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八字何等有力，何等气派，却又局限显然。众所熟知，水浒英雄武松有“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字，对此，金圣叹大加赞赏，认为字字掷地有声，具“打虎之力”，只有武松方说得出此语。孙悟空这八字，不仅可作如是观之，它似还蕴含了他的猴性的顽劣机警。毫无疑问，这是充分性格化的语言。

这短短一则故事，并不复杂的情节，却把佛祖如来与孙悟空的性格表现得如此鲜明。特别是孙悟空，作者将其心理、语言、行为

三方面巧妙交织、环环紧扣来把他的英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而在叙述上又极快地转换角度，忽而是大圣眼中所见，忽而通过佛祖“慧眼”观看，忽而是作者介入其间。这使其文势翻伏迭宕，语言解活跳脱。即此一节，亦可见作者高超的艺术匠心。（金钟泠）

人　参　果

八戒正在厨房里做饭，先前听见说，取金击子，拿丹盘，他已记在心；又听见他说，唐僧不认得人参果，即拿在房里自吃，口里不住流涎道：“怎得一个儿尝新！”自家身子又狼犺，不能够得动，只等行者来，与他计较。他在那锅门前，更无心烧火，不时的伸头探脑，出来观看。不多时，见行者牵将马来，拴在槐树上，径往后走。那呆子用手乱招道：“这里来！”这里来！”行者转身，到于厨房门首，道：“呆子，你嚷甚的？想是饭不够吃。且让老和尚吃饱，我们前面大人家，再化吃去罢。”八戒道：“你进来，不是饭少。这观里有一件宝贝，你可晓得？”行者道：“甚么宝贝？”八戒笑道：“说与你，你不曾见；拿与你，你不认得。”行者道：“这呆子笑话我老孙。老孙五百年前，因访仙道时，也曾云游海角天涯。那般儿不曾见？”八戒道：“哥啊，人参果你曾见么？”行者惊道：“这个真不曾见，但常闻得人说，人参果乃草还丹，人吃了极能延寿。”如今哪里有得？”八戒道：“他这里有，那童子拿两个与师父吃，那老和尚不认得，道是三朝未满的孩儿，不曾敢吃。那童子老大惫懒，师父既不吃，便该让我们，他就瞒着我们，才自在这隔壁房里，一家一个，咽啅咽啅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里水决。——怎么得一个儿尝新？我想你有些溜撒，去他那园子里偷几个来尝尝，如何？”行者道：“这个容易。老孙去，手到擒来。”急抽身，就往前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啊，我听他在这房里说，要拿什么金击子去打哩。须是干得停当，不可走漏风声。”行者道：“我晓得，我晓得。”

——选自《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俗语有云，猪八戒吃人参果——全然不知滋味。但作为描写孙悟空，猪八戒偷食人参果的本回文章，却是妙笔生花，恰然味美。这

段文字，也足可令人咀嚼。

这段文字虽并无深义可寻，但它描绘的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艺术形象却格外生动。特别是猪八戒，通过对他的心理、语言、行为的细致描写，将他贪吃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西游记》人物形象的塑造，多说猪八戒的形象对孙悟空起着陪衬作用。但猪八戒既是典型，则这两个形象之关系就不仅仅是以猪八戒衬孙行者，他们应该是互衬。而且，在某些情节中，反倒以猪八戒为主，孙悟空为宾。本段文字即是这样。

唐僧四众来到五庄观，八戒被安排做饭。这八戒好吃，先前观中童子准备摘取果子时他已留心，而做饭之时又获有所闻，乃生嘴馋之心。“怎得一个儿尝新。”确肖八戒声口。但八戒身性蠢笨，本事不济，少不得要行者相助。因之他“不时的伸头探脑，出来观看”、早已“无心烧火”，急不可待了。此时，作者不失时机衬之以行者之缓。行者牵马将来，“拴在槐树上，径往后走”，行者悠然自适，急得八戒“用手乱招道：‘这里来！这里来’”“乱招”一个动作和两个“这里来”，十分传神，将八戒此时心神意态剖露纸上。在八戒忙乱不堪之际，作者又再作闲笔，行者“饭不够吃”云云，实又顺势一衬，行者处处想着“老和尚”，八戒则贪馋自私。

见到行者，八戒故作神秘，对人参果之奇之贵极力渲染，从八戒看，这有卖弄自己发现之功的意思；而在作者，则又借这渲染暗中对比映衬。孙悟空乃喜食果子的猴王，且曾“云游海角天涯”，见多识广，然而却不知这果子——对吃的知识他是远逊八戒的。正惟如此，八戒的渲染夸饰才使行者吃“惊”。于是，见机的八戒对行者的游说之辞就更进了一步，直到托出本意。八戒说唐僧道童子一段话，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显是以己之心度人。老和尚认不得人参果，以为是“三朝来满的孩儿”，不敢吃，岂不令人高兴——口福有望；这两个童子却“瞒着我们”，“咽啅咽啅地吃了”，实在“老大惫懒”！这段说辞，有喜有怨，有恭维（说行者“溜撒”）有祈求，并夹杂着唾沫之吞吐状，虽然未雅，但也不失高明。

在《西游记》里面，猪八戒最是笨嘴拙舌，然这游说行者欲行

其行窃之辞却很有“水平”，夸饰渲染之处故作神秘；恭维请求又顺了行者之意。活画出了八戒这个自私贪吃者的形象。

故事中孙悟空的形象也很生动，他是猴头，顽劣好动，喜人恭维，又曾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是惯偷积贼，故八戒话音未落，他便满口答应，也如八戒一般，急不可耐了。（金钟泠）

闹 三 清

这行者却引八戒、沙僧，按落云头，闯上三清殿。呆子不论生熟，拿过烧果来，张口就啃。行者掣铁棒，着手便打。八戒缩手躲过道：“还不曾尝着什么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叙礼坐下受用。”八戒道：“不羞！偷东西吃，还要叙礼！若是请将来，却是如何！”行者道：“这上面坐的是甚么菩萨？”八戒笑道：“三清也认不得，却认做什么菩萨！”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间是元始天尊，左边是灵宝道君，右边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变得这般模样，才吃得安稳哩。”那呆子急了，闻得那香喷喷供养，要吃，爬上高台，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儿，你也坐得够了，让我老猪坐坐。”八戒变作太上老君；行者作元始天尊；沙僧变作灵宝道君。把原象都推下去。及坐下时，八戒就抢大馒头吃。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变得如此，还不吃等甚？”

行者道：“兄弟呀，吃东西事小，泄漏天机事大。这圣象都推在地下……你把他藏过一边来。”八戒道：“此处路生，摸门不着，却那里藏他？”行者道：“我才进来时，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门儿，那里面秽气畜人，”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你把他送在那里去罢。”

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把三个圣象拿在肩膊上，扛将出来；到那厢，用脚蹬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厕。笑道：“这个弼马温着然会弄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甚么‘五谷轮回之所’！”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丢了去，口里啯啯哝哝的祝道：

“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里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

的天尊！”祝罢，烹的望里一掉，溍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来。

——《西游记》第四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鲁迅《中国古代小说史略》说《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诚为如此，《西游记》第 44 回，就写了车迟国国王宠信道士，与虎、鹿、羚羊所修的虎力、鹿力、羊力三位仙长“结亲”而“敬道灭僧”之事。这种描写，来自作者时代的现实。明代中叶的皇帝，多崇奉佛道，和尚道士每得显贵。其中，明世宗对道士最为迷信。道士陶仲文因进红铅致幸，官做到了礼部尚书。另有梁指甲和段癞子者，也煊赫一时。嘉靖二十九年，作者曾寓居北京，闻见及此，感慨当深。因而在他这部小说中，就对道士作了尖锐的讽刺抨击。凡《西游记》中出现的道士，从太上李老君到车迟国三妖以及后文中的丘比国国丈，皆不良之物。作者将这种“世态”融入他的神魔小说中，加以铺张描写，又通过这种描写来影射、讽刺、批判现实。

而在这一则故事中，作者把他抨击矛头直指“三清”。所谓“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太上老君，乃是自元以来道教正一、全真两派共奉的三尊神。作品机锋所向，其实大胆。

故事写孙行者发现虎力、鹿力、羊力“三位仙长”在三清观禳星，就与八戒、沙僧直奔三清殿欲受用御赐“供养”。行者施法惊走众道，那“呆子不论生熟，拿着烧果便啃”，行者打他，要他“且叙礼坐下受用”。唐僧这三个曾做过妖精的顽徒“偷东西吃”尚要先“叙礼”，显在模拟嘲弄世俗。而行者“都要变得这般模样，才吃得安稳”云云，其讽刺意义更其明显。

但把“三清”推下台。变了“这般模样”，也还不解恨，还要将这“圣象”送去那“秽气”畜人的“五谷轮回之所”。这事由呆子来完成。他扛着三位尊神到了行者指引之所，方知是个“大东厕”，原来是弼马温“弄嘴弄舌”，给毛坑起了个“五谷轮回之所”的道号。

有意思的是八戒那番“啯啯哝哝”的祝辞。“惯灭妖精”者，却“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因此不仅要借三清座位，“略略少停”而且要让这“平日家受用无穷”的“清净道士”，“享些秽物，也做个受气的天尊”。这里面所蕴含的对三清无功受禄的愤恨以及要求公平的

思想正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作者既深感于当日社会的腐败混乱，妖邪得势，又无力救世补天。正如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中所说的“胸中磨损斩邪剑，欲起平之恨无力。”也正因这样，作者才借孙悟空、猪八戒等对三清作了嘲弄亵渎批判，从而表达自己积郁在胸的愤民疾俗的思想。（金钟泠）

失　扇

话表牛魔王赶上孙大圣，只见他肩膊上掮着那柄芭蕉扇，怡颜悦色而行。魔王大惊道："猢狲原来把运用的方法儿也叨得来了。我若当面问他索取，他定然不与。倘若扇我一扇，要去十万八千里远，却不遂了他意？我闻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猪精，三徒弟沙流精，我当年做妖怪时，也曾会他。且变作猪精的模样，返骗他一场。料猢狲以得意为喜，必不详细堤防。"好魔王……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即变着八戒一般嘴脸，抄下路，当面迎着大圣，叫道："师兄，我来也！"

这大圣果然喜欢。古人云："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也，只倚着强能，更不察来人的意思。见是个八戒的模样，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里去？"牛魔王绰着经儿道，"师父见你许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斗他不过，难得他的宝贝，教我来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费心，我已得了手了。"牛魔王又问道："你怎么得手的？"行者道："那老牛与我战经有百十合，不分胜负。他就撇了我，去那乱石山碧波潭底，与一伙蛟精、龙精饮酒。是我暗跟他去，变作个螃蟹，偷了他所骑的辟水金睛兽，变了老牛的模样，径至芭蕉洞哄那罗刹女。那女子与老孙结了一场干夫妻，是老孙设法骗将来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哥哥劳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孙大圣哪知真假，也不虑及此，遂将扇子递与他。

原来那魔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过手，不知念过什么诀儿，依然小似一片杏叶，现出本象。开言骂道："泼猢狲！认得我么？"行者见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声，跌足高呼道："咦，逐年家打雁，今日却被小雁儿鹐了眼睛。"恨得他爆躁

如雷，掣铁棒，劈头便打……

——《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西游记》是一部带有浓厚哲理意味的小说，单以故事情节看，就有不少地方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三调芭蕉扇”之所以成为《西游记》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就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情节曲折生动，波浪起伏而扣人心弦，同时还在于它包含着某哲理意味。“失扇”这一片断，就融入了一定的人生经验和至理。

唐僧西天取经，路阻火焰山，没有芭蕉扇就无从通过。但扇主罗刹女却因行者收伏了她的儿子红孩儿而怀恨在心，行者借扇受挫。之后，行者改变战术，变做蟭蟟虫钻入铁扇公主腹中进行挖心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迫使她交出了扇子。但这只是一柄形状相同的假扇，行者再遭失败，于是舍铁扇公主而找她丈夫牛魔王，并趁牛魔王“罢战赴华筵”之机，盗了她的辟水金睛兽，返回芭蕉洞，变作牛魔王，利用铁扇公主念夫之情，将宝扇骗到手中。

行者几经曲折，取得胜利，得意忘形之际，将扇子变成丈二长扛在肩上行走，不料牛魔王从后赶来，见了行者情形，知“当面索取，他定然不与”，不惧怕宝扇威力，乃思智取。狡猾的牛魔王掌握了行者必以“得扇为喜”，不加详细提防的心理，变成猪八戒模样，花言巧语，果然轻易将扇子又骗了回来。

行者发现自己上当，懊悔不已，跌足高呼：“逐年家打雁，今日被小雁儿鸽了眼睛。”腾挪变化，巧施骗术本是行者在取经途中与妖精斗争致胜的有效法术，可没想到自己却败在了这种法术之下，正是大意失荆州，会水者被水淹。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在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发生。显然，作者在故事中表明的是胜易骄，骄致败这样一个道理，并告诫人们，‘大敌当前之际’，必须谨慎行事。

但这种哲理并不是通过作者的说教来表达的，而是将它蕴藏在人物形象的描绘，情节的自然展现之中。这里，吴承恩对他所钟爱的人物孙悟空作了如实的描写，并不掩饰他的缺点。孙悟空秉性高傲，获扇之后，洋洋得意。他以瘦小的身体扛着丈二长的扇子，“恰

然悦色而行”，那形象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善于辨别妖魔的行者踌躇满志，不仅对来敌不加审察，甚至还向假八戒细细夸说“骗扇”功绩。结果被牛魔王乘虚而入，行者遭败后悔不及。（全钟泠）

《西游补》

《西游补》是董说在入清前夕所作的一部神魔小说。共十六回。作品从《西游记》“三调芭蕉扇”后补起，叙写孙悟空化斋为鲭鱼所迷，欲借秦始皇驱山铎使用，进入青青世界万镜楼中，忽化美人，忽作阎罗，见到古今未来之事。最后得虚空主人呼唤，才醒悟过来，脱离幻境。

《西游补》的作意本于佛家的情幻观念。小说中不仅有所谓鲭鱼精，青青世界，小月王，它们或谐音，或拆字，皆为一“情”字；又设有虚空尊者，五色旗混战等人物关目，实指“色空”。作者在《西游补问答》中说：“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青青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作品给人指出了一条“入情”“破情”的“悟通大道”之途。它实际上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

《西游补》篇幅虽短，内容却异常丰富。于谈情说幻之外，“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鲁迅）。小说不仅通过对科举放榜时学子的种种情态的描写，来嘲弄抨击了科举制；又出人意料写孙悟空化作阎王考审秦桧，借痛骂秦桧以惩戒明末秦桧式的官僚；而且还借“戴了皇帝帽”的项羽将他的讽刺直接对着封建帝王，讽刺批判他们的风流行乐，沉于女色而又人妖不分，昏愦荒唐。种种情况，皆切中明代时弊，愤激而深刻。因此，《西游补》同时又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讽世之作。

在艺术上，《西游补》也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依人物形象的塑造取胜，小说除项羽的形象还算生动外，秦桧等均没有什么性格可言。而主人公孙悟空乃是从《西游记》里借来抒发感慨的工具。但《西游补》的想象却极其丰富。整部作品建构于“梦幻”之中，它的情节故事不论是开篇所写的春男女，还是后来的古人镜、未来镜、节

卦宫乃至最后五色旗混战等等，无一不显得迷离怪诞，而又蕴意深厚。

可贵的是这部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的一些窠臼而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它打破了过去小说的时空观念。在青青世界中，人物可同时生活在古人世界和未来世界之中，既可化美女以戏项羽，又可作阎王而审秦桧；在那里，人可踏空而行，依空凿天，地心失去了它固有的引力。显然，《西游补》的时空观念并不象《西游记》等别的神魔小说乃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梦幻。作者董说有记梦之嗜，并著有《昭阳梦史》。《西游补》的思维形式已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传统模式，这在当时或许是难以为人体会的。但它既是一部神魔小说，作品结束处又点明它是在梦幻迷离的青青世界之中，那么它的"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鲁迅）也就有它的合理性。（金钟泠）

放　榜

行者……当时从"天字第一号"看起，只见镜里一人在那放榜。榜文上写着：

第一名廷对秀才柳春，第二名廷对秀才乌有，第三名廷对秀才高未明。

顷刻间，便有千万人挤挤拥拥，叫叫呼呼，齐来看榜。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夺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赍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僮仆报榜上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写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

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

不多时，又早有人抄白第一名文字，在酒楼上摇头诵念。傍有一少年问道："此文为何甚短？"那念文的道："文章是长的，吾只选他的好句子抄来。你快来同看，学些法则，明年好中哩！"两个又便朗声读起。

——选自《西游补》第四回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一片断通过对古代科举布榜时士子情态的描写，对古代科举制作了尽情的嘲弄和深刻的批判。

作者所生活的明代，实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科举制严重束缚古代知识分子思想，而科场又极端腐败，致使他们或皓首穷径而终无所获，潦倒一生，受尽辛酸；或胸无点墨却金榜题名，一朝显贵则作威作福……种种情况，作者自是见多闻广。董说自己在青年时代亦曾赴场应试，但困于场室，大不得意，他于八股科举制的罪恶，体会深切。他后来曾将自己所作文字付之一炬，即是明证。因而，在他的小说中，就把对于科举的讽刺抨击放在对帝王与权奸的揭露痛骂之前，列在首位，即所谓"天字第一号"，可见他对科举害人的足够认识。

要表现科举害人这一重大主题，可写的东西很多。作者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他选取了科举放榜时的典型场面来集中描写，而在构思上，也颇见匠心。

作者站在相当的高度，借孙行者点明了科举功名乃是镜中之物，"只见镜里一人在那里放榜"。而作者所拟的前三名"廷对秀才"的姓名："柳春"、"乌有""高未明"，也和"镜里"二字相呼应，实为镜里功名。这在整体上虽统一于作品的情空观念之中，但我们未尝不能将其看作是借这种空幻观念来彻底否定它。细读这些文字，我们所感到的佛家玄理并不多，倒是通过对士子的嘲弄来对科举进行强烈的批判。

顷刻间，便有千万人挤挤拥拥、叫叫呼呼齐来看榜。"这里的"挤挤拥拥"、"叫叫呼呼"两个迭词，十分精简地将士子企望金榜题

名的迫不及待的心态写出了。“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总写一笔之后，作者采用了犹如今日电影摇景一类的手法，来分别特写士子们的种种情态，使得他描绘的这一幅放榜图有声有色，巨细无遗。作者先写了失意士子，虽是人各有态，但都是科举的牺牲品。尔后，在作者笔下又展现了“那一般榜上有名之人”，他们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而又故作姿态，作者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这里，失意与得意两类士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互相衬托，互相发明，可悲者愈显其悲，可笑者愈显其陋。而其间寄寓了作者无限的可鄙可笑、可悲可叹的感慨。

然而，功名利禄，那种“一登龙门，身价什佰”的情况，对于失意的士子又具有何等的吸引力！他们并未由于自己的不中转而思索将其戳破。因此，“不多时，又早有人抄白第一名文字，在酒楼上播头念诵。”此人看来曾多次应试，年纪不小。却又有一“少年”问津于此，这“抄白”者便要他同看，“学些法则，明年好中哩。”于是这一老一少“便又朗声读起。”

这种设计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在于：科举害人之深之广，并非一时一地，一人一世，受了无限辛酸的士子们永远执迷不悟。如小说本回回目所昭示的一样，科举开处，士子们便陷溺其中，失却自己真形，而成了作者借太上老君之口所说的“一般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筋无骨、无血无气之人。”那般“廷对秀才”除去会做两句“纱帽”文章外，便“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

这段故事不过千余言，却能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批判它的罪恶。开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对科举功名批判的先河。《聊斋志异·王子安》所拟士子“七似”，似乎直接受了《西游补》这段文字的影响。（金钟泠）

戏 项 羽

行者登时把身子一摇，仍前变做美人模样，竟上高阁，袖中取出一尺冰罗，不住的掩泪，单单露出半面，望着项羽，似怨似怒。项

羽大惊，慌忙跪下。行者背转，项羽又飞起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怜你枕席之人，聊开笑面！"行者也不做声。项羽无奈，只得陪哭。行者方才红着桃花脸儿，指着项羽道："顽贼！你为赫赫将军，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颜面坐此高台！"项羽只是哭，也不敢答应。行者微露不忍之态，用手扶起，道："常言道：'男儿两膝有黄金'。你今后不可乱跪。"项羽道："美人说那里话来！我见你愁眉一锁，心肺都已碎了，这个七尺之躯还要顾他做甚！你说与我，果是为何？"行者便道："大王，我也瞒你不得了。我身子有些不快，在藤榻上眠得半个时辰，只见窗外玉兰树上跳出一个猴精，自称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菩萨孙悟空。"项羽听得时，叫跳乱嚷："拿我玉床头刀来！拿我刀来！不见刀，便是虎头戟！"他便自爬头，自打脚，大喝一声："如今在那里！"行者低着身子，便叫："大王不消大恼，气坏了自家身子，等妾慢慢说来。这个猢狲果然可恶，竟到藤榻边来把妾戏狎。妾虽不才，岂肯作不明不白，贞污难辨之人？当时便高叫侍女。不知这猢狲念了什么定身诀，一个侍女也叫不来。吾道侍女不来，就有些蹊跷，慌忙丢下团扇，整抖衣裳。那猴头怒眼而视，一把揪住了我，丢我在花雨楼中，转身跳去。……他竟到花阴藤榻之上坐着，变作我的模样，呼儿唤婢。歇歇儿又要迷着大王，妾身不足惜，只恐大王一时真假难分，遭他毒手。妾之痛哭，正为大王。"项羽听罢，左手提刀，右手把戟，大喊一声："杀他！"跳下阁来，一径奔到花阴榻上，斩了虞美人之头，血淋淋抛在荷花池内，分付众侍女们："不许啼哭！这是假娘娘，被我杀了；那真娘娘，在我的阁上。"

——选自《西游补》第六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戏"是孙行者的行为。他为借秦始皇"驱山铎"而进入古人世界，来到绿珠"握香台"，无意中竟变成了虞美人，得与绿珠西施等诗酒雅会"耍子一回"。辞归后见项羽坐在高阁，他便依旧变着虞美人模样，来到项羽面前，"袖中取出一尺冰罗，不住的掩泪，单单露出半面，望着项羽，似怨似怒。"这是"戏"的第一个动作，它一方面是行者（虞美人）在握香台众美之前说项王近日宠恋"楚骚"，自

已“断肠久矣”的那种情绪的延续，一方面又是女子故态的逼真模仿。项王对这一“戏”的反应是“慌忙跪下”，随即又“飞趋”跪在行者面前。他向假美人恳求不应之后，又“无奈”“陪哭”。因此行者诉他“赫赫将军”、“不能庇一女子”。这和李商隐的诗句“为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其讽刺在同一理路。项羽又哭又跪，行者便又调侃：“‘男儿两膝有黄金。’你今后不可乱跪。”可是，对假虞美人的调侃，项王却表白道：“我见你愁眉一锁，心肺都已碎了，这个七尺之躯还要顾他做甚！”假如我们联系有关历史来看孙行者的“戏”在项王那里引起的种种反应的话，也许我们的理解将会深入一些。

项羽乃“先汉名士”。他曾为救赵杀了宋义、大破秦军。之后，他召见诸侯将领，诸侯将领“无不膝行向前，莫敢仰视。”此时的项羽，确然“喑噁叱咤，千人皆废。”这历史上的诸侯将领对项羽的“跪”（《西游补》第七回写项羽对此大肆夸耀）与项羽对假虞美人的“跪”之间，实在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反讽。《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分析项羽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使我们感到董说所写的项羽的“哭”与“跪”都约略有些依据。而项羽和虞姬的爱情，也委实是千古感人的悲剧。《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与“虞兮虞兮奈若何”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行者所诉责的——虽然这在行者是为后面的谎言伏脉。

行者戏项羽的第二个动作是这假虞美人向项羽指控孙悟空对她的调笑，并说那猴头已变成自已模样，“呼儿唤婢”“歇歇儿又要迷着大王”，要项羽注意以免遭他毒手。行者的这一戏是前一戏的发展。他对项羽所告的状正是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反躬自指”。但这实际上又是对古代女子邀宠致幸，表白自己，攻陷他人的惯常伎俩的模仿，并通过这种模仿达到讽刺的目的。

在项羽这方面，他一听说“猴精”来了，便“叫跳乱嚷”要“拿刀拿戟”。他对行者的那种“反躬自指”的行为信以为真，终于斩了虞美人之头，血淋淋抛在荷花池内”。又吩咐侍女“不许啼哭！这是假娘娘，被我杀了；那真娘娘，在我阁上。”项羽是何等的愚蠢，

他不分真假，不辨人妖，却自以为是。这里项羽的气势汹汹以及不准侍女啼哭又与前面自己的低声下气、跪与哭形成对比，以显其不谐调，达到反讽目的。

这段文章容量之大，思想之深刻，表现手法之奇特，足以令人惊讶。行者的戏，不光是诱导项羽动作，制造调侃契机，同时又通过“戏”来揭露批判了古代那些狐媚邪恶的女子。而孙行者的“戏”与项王的反应之间的表现出来的荒谬背理以及项羽言行的不协调，所达到的讽刺批判是那样深刻。并且，它是直接针对着封建帝王的，这类封建帝王，宠幸女色，不辨真假，使多少女子——“真美”无辜地死在他的手下。然而，这种悲剧实质、尖锐的批判竟以如此荒诞的形式出之，真是余味九曲，让人思之不已。（金钟泠）

审秦桧

行者叫判官吹转真形，却把册子再看：

三日过了，复留身，奏事如故，帝意已动矣。桧犹恐其变也，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和议乃决。

行者道：“你这三日怎么闲得过？”秦桧道：“犯鬼三日也没得闲。吾入朝进，见宋陛下和意已决，甜蜜蜜的事体做得成了，出得朝门，随即摆上家宴，在铜乌楼中为灭宋、扶金、兴秦立业之贺，大醉一日。次日，家中大宴，心姓秦的官儿，当日，便奏着金人乐，弄个‘飞花刀儿舞’并不用宋家半件东西，说宋家半个字眼，又大醉一日。第三日，独坐扫忠书室，大笑一日，到晚又醉。”行者道：“这三日倒有些酒趣！”今日还有几杯美酒，奉献丞相。”便叫二百名钻子鬼扛出一坛人脓水，灌入秦桧口中。行者仰天大笑，道：“宋太祖辛辛苦苦的天下，被秦桧快快活活儿送了。”秦桧道：“今日这个人浓酒忒不快活。咳！爷爷，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独独受苦怎的？”行者道：“谁叫你做现今秦桧师长，后边秦桧的规模！”登时又叫金爪精鬼取锯子过来，缚定秦桧，解成万片。

——选自《西游补》第九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这段文字描写孙悟空进入未来世界阴司中作半日阎罗，拷审秦

桧。他按秦桧的种种罪恶，相应用了通身荆棘刑、小刀山、把他碓成细粉变着百万蚂蚁，推入油海，用铁鞭抽打等严刑酷法。这一小段，写的同样是依据“册子”审问秦桧并给予严刑之事。我们阅读时须明白一点，即秦桧是南宋卖国权奸，对作者董说来说，他是历史人物，对小说所写初唐之事而言，他又是未来人物。小说是打破了时间秩序将未来拉前。但他所写的既是在鲭鱼气中迷离恍忽的梦境，那么这种时间的倒流当可以为人接受，作者托名“静啸斋主人”写的《西游补问答》中也明确地说明了他“倒置日历”的理论依据。作为写梦幻的神魔小说，这种做法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还突出了作者对历史的感慨和对未来权奸的警戒。

故事中“册子”所载秦桧罪恶，却是历史事实。作者巧妙地将历史镶入孙悟空在阴司审问秦桧这样的虚幻之中，使得文章在真假交错中显得奇诡玄幻，从而达到它特有的艺术效果。在审问秦桧之时，作者还让这个奸臣自行坦白，这一方面作为“册子”的注脚，一方面更是为了剖露奸贼的邪恶，并显得真实。秦桧在三日中的行径，是何等地以卖国求荣、奸佞无耻为得意。正如行者所说：“宋太祖辛辛苦苦的天下，被秦桧快快活活儿送了。”为与秦桧三日“酒趣”对应，行者让二百名钻子鬼“扛出一坛人脓水，灌入秦桧口中。”

作为这段文字的重点，是秦桧喝人脓水后的哀怨和行者对他的怒斥。“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借古讽今，却以奸臣之中点明。既使作者免去说教，又增文章趣味。而行者的怒诉，对始作俑者“锯解万片”的恶刑，除使人感到畅快之外，又隐隐表明了“现今做秦桧的”和“后边做秦桧的“都难逃历史惩罚！《西游补》的这一回文字，当是有为而发。有历史记载，作者故乡吴兴南浔，在崇祯十年之间，同时就出了三位首辅。除朱国祯之外，沈潅和温体仁均是秦桧一流人物。而《西游补》成书在明亡之前夕，其时清兵入侵，明朝卖国投降的将领不在少数。对此，作者有深切感慨。因之，我们当不难理解作者拉出秦桧拷审痛骂，不过是通过骂秦桧来达到惩戒明末奸臣贼子的目的。（金钟泠）

《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封神传》，一百回。是产生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神魔小说。它的作者，明代舒载阳刊本题“钟山逸叟许仲林编辑”，又有人认为系陆西星所作。

同《西游记》一样，《封神演义》也并非个人独创。早在宋元时代，就出现了《武王伐纣平话》，它的内容成为了《封神演义》的主体轮廓。此外，《封神演义》中众多的人物如姜尚、李靖、哪吒、杨戬等在民间早已广有流传。《封神演义》是在丰富的神话、传说、轶闻以及平话的基础上孕育出来的。

《封神演义》将商周斗争的历史铺衍为小说。作者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把商周这两个不同的部落写成了君臣关系（但认为商周是君臣关系则古已有之，如孟子）。小说一方面着力描写纣王的暴虐无道，一方面又大力歌颂了周的仁政。暴君暴政和仁君仁政在作品中形成对比，构成矛盾，并以此表明武王代纣的合理性，作者宣称这种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乃是“吊民伐罪”，是“灭独夫”。这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小说还在某些情节中表现了背逆于封建礼教的观念，如哪吒杀父泄恨；又通过文王顾贤，武王筑台拜将等情节来表达重视人才的思想。这些，都是《封神演义》积极意义之所在。

但《封神演义》的思想是纷乱复杂而又很不统一的。作品在商周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揉进了宗教派系的斗争，或助纣或扶周，宗教人物纷纷出场。小说里的宗教人物，扶周以行儒家仁政并在伐纣中与截教作斗争的是阐、释，这样，阐、释、儒三教就合流了。联系于宗教，作品又连篇累牍地宣扬宿命论思想，所谓“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乃是说参加商周之争者不过是要“完国天地之劫数，成气运之迁移”，这些人物死后，都“一道灵魂进封神台去了”。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精神。不仅如此，小说还肯定了纣王的王权地位，并歌颂忠于他的臣子如比干、闻仲等，甚而又赞扬文王、武王的忠君思想，这已和自己表达的民主倾向自相矛盾。究其原因，大概是作者生活在社会腐败、思想混乱的明代，除了自身的浓厚的

封建传统观念外，又接受了某些启蒙思想，同时还惑于为调和宗教之争的三教同源之说，它们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作品之中，即形成这种局面。

在艺术上，《封神演义》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它的丰富多彩的想象。小说赋予了许多神佛妖魔奇形怪状的容貌及神异的法术，如杨任长在手心里的眼睛，哪吒的莲花化身以及三头六臂，雷振子的肉翅，哼哈二将致人死命的黄白二气，土行孙的地行术，等等，确能引发读者的浓厚趣味。

另外《封神演义》采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思想，描绘人物。小说不仅有纣王的残暴与武王的仁慈的对比，姜子牙的忠厚与申公豹的奸邪的对比，而且，在对神魔斗法的描写中也进行了对比映衬，每出现一种法宝，总有降伏它的更高明的法宝。对比使作者的倾向性得以更为鲜明地表现，所描绘的形象也更为生动。

但《封神演义》在艺术上同样瑕瑜参杂，良莠并存。它的人物几乎都缺乏个性，情节场面也多有雷同，这决定了它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小说。（金钟泠）

杀父泄恨

话说哪吒来到陈塘关，径进关来至帅府，大呼曰："李靖早来见我！"……李靖大怒，……忙提画戟，上了青骢，出得府来……哪吒曰："李靖，我骨肉已交还与你，我与你无相干碍，你为何往翠屏山鞭打我的金身，火烧我的行宫？今日拿你，报一鞭之恨！"把枪一紧，劈面刺来。李靖将画戟相迎。轮马盘旋，戟枪并举。哪吒力大无穷，三五合把李靖杀的人仰马翻，力尽筋输，汗流脊背。李靖只得望东南逃走。哪吒大叫曰："李靖休想今番饶你！不杀你决不空回！"往前赶来。不多时，看看赶上。——哪吒的风轮快，李靖马慢。李靖心下着慌，只得下马，借土遁去了。哪吒……把脚一蹬，驾起风火二轮，只见风火之声，如飞云掣电，望前追赶……李靖见哪吒看看至近，正在两难之际，忽然听得有人作歌而来……李靖看时，乃是二子木吒，心下方安。哪吒驾轮正赶，见李靖同一道童讲话。哪吒

向前赶来。木吒上前大喝一声："慢来！你这孽障好大胆！子杀父，忤逆乱伦。早早回去，饶你不死！"哪吒曰："你是何人，口出大言？"木吒曰："你连我也不认得！吾乃木吒是也。"哪吒方知是二哥，忙叫曰："二哥，你不知其详。"哪吒把翠屏山的事细细说了一遍，"……这个是李靖的是，还是我的是？"木吒大喝曰："胡说！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哪吒又把"剖腹、剜肠、已将骨肉还与他了，我与他无干，还有什么父母之情！"木吒大怒曰："这等逆子！"将手中剑望哪吒一剑砍来。哪吒……手中枪劈面交还。轮步交加，弟兄大战。哪吒见李靖站在一旁，又恐走了他……登轮来取李靖。李靖抽身就跑。哪吒笑曰："就赶到南岛，也取你首级来，方泄吾恨。"

——选自《封神演义》第十四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哪吒是《封神演义》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关于他的传说，很早就有。宋代严羽《答吴景山书》就引了"析骨还父，析肉还母"来比喻自己论诗。《封神演义》吸收了民间传说的成分，将哪吒描写得十分可爱。小说的十二至十四回，就比较详尽地描写了哪吒的出世以及闹海等一系列故事。这些故事异常生动地表现了哪吒这个小英雄的任性率真的性格。但他的行为却不见容于父母，为了不连累胆小怕事的父亲，哪吒"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而李靖却仍不罢休，将他全身打碎，对他的魂魄进行无理迫害。哪吒魂无所依，恼怒异常，在师父处得到莲花化身后，下山报仇。这段文字，即由此而来。

哪吒曲直分明，有仇即报。他见了父亲，直呼其名，据理怒斥，并举枪刺去，杀得李靖"向南逃窜"，哪吒又大叫："李靖休想今番饶你！不杀你决不空回！"显然，作者笔下的哪吒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为了使这一叛逆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作者在关键之处写进了木吒，使木吒与哪吒对比映衬。

李靖惶恐已极之际，得到二子木吒的救护。木吒是作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出现的。他和哪吒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辩论，在他看来，"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因之不管哪吒如何有理，如何分辩，木吒都认定他是"逆子"，"将手中剑望哪吒一剑砍来"。

哪吒理直气壮，他不因二哥的指斥砍杀而放弃报仇的举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木吒大战，将木吒打伤。木吒这个封建礼教的信奉者和维护者在这里显得十分虚弱，可悲可笑。

哪吒杀父报仇的行为在封建时代是惊世骇俗的“忤逆乱伦”。“三纲”“五常”作为宗法制社会的统治思想，经过了宋明理学的推动，走到了反动的极端，乃至于“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而等待不忠不孝的又是许多严刑峻法。因而，哪吒的行为正是对这种腐朽的道德原则的有力批判。小说中，哪吒是从“孝子”（钟小星对“剔骨还肉”评道：“一念忠孝，慷慨激烈处，有似花和尚，李铁牛。”）变为杀父“逆子”的，这其间作者就形象地表现了父亲的不是，李靖对哪吒的迫害，就连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也觉过份。后来又批评他“心量狭小”，“故此父子参商”。过错在李靖，这样，哪吒的行为就显得合理，他的遭遇值得同情。

然而，作者对这种“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并不彻底，他不能超越子这种观念。所以，尽管哪吒报仇之举非常坚决，“就是赶到南岛，也取你首级来，方泄吾恨”，但最后却被文殊菩萨等人痛打一顿，又不得不屈服于燃灯道人的玲珑塔下。（金钟泠）

《金瓶梅》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约产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与董思白（其昌）书》中已透露出有关该书钞本流传的信息；万历四十五年（1517）该书已正式刊刻出版，标名《新刻金瓶梅词话》，全一百回；明末清初（一般认为在崇祯年间），印行了《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仍一百回，每回前有插图；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评点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出版。后此五十余年内，张竹坡评点本的各种不同版本相继问世，总数将近二十种，遂大行于世，以致一般人不知有“词话本”系统的存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刊刻年代最早的《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序中，言为兰陵笑笑生。但兰陵笑笑生究竟为

谁，以《金瓶梅》开始流传直至今日，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近几年争论尤其激烈，较有影响的有“李开先说”、“王世贞说”、“屠隆说”、“贾三近说”等等，其他指名道姓的说法尚有二十多种，要之，这是一个仍待进一步考证的问题。《金瓶梅》故事系由《水浒传》第二十三、二十四回衍生，写武松为报兄仇，寻觅西门庆到酒楼，然而仅打死李外传，被充军孟州而去。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曾对该书情节作了粗略勾画：“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然潘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瘛疭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它“描摹世态，见其炎凉”，通过西门庆这样一个破落户的发家史，通过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上司、下属、朋友的一而交织绵密的关系网，通过集流氓、恶棍、官僚、奸商于一体的西门庆形象，暴露了也谴责了作者所处的那个期临“世纪末”的社会。皇帝的昏庸与无能、当朝大吏的朋比为奸和卖官鬻爵、官僚们的纳权招贿、提刑所的草菅人命和敲骨吸髓等等，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上，着力摹写了一批活跃于市井和官府之间的黑暗中的动物。除主人公西门庆之外，如潘金莲、李瓶儿、吴月娘、春梅等西门宅中的女性，她们的争风吃醋和无休无止的内部倾轧，都有着最充分的心理依据和性格展示。更如“帮闲第一”应伯爵、“得钞傲妻”的常时节、靠妻女卖淫为生的韩道国、内心淫烂的

大家主妇林太太……也莫不活现纸上，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毋庸讳言，《金瓶梅》中有很多渲染性欲的描写，它不独描绘了西门庆那无度的淫纵，还见空插针地配置了一幅又一幅淫乐图：大家主母的通奸、官府太太的性饥渴、皮由行的赚钱伎俩，群奸与乱伦，所有这些，都被作者加意地摹画到让人恶心的极致。无怪郑振铎先生认为该书中的性描写“简直象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难尽。”这些情况影响到对该书的评价，以至于长期以来，《金瓶梅》被当作“淫书”禁毁，这是不公正的。我们承认该书在性描写上有过分渲染之处，这或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一种通病（当时很多作品包括一些名家名著都不能免俗），但《金瓶梅》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对社会的入木三分的批判，作者用写实之笔，毫不隐讳地暴露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脓痈横流、血污飞迸的景况，“著此一家，骂尽诸色”，在艺术上和思想都有着很高的成就。该书被列为“四大奇书”之首，旧时有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之说。《金瓶梅》是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巨著，其审美价值和思想内蕴都是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的。（卜　键）

西门庆骗剪金莲发

这西门庆吃他（李桂姐）激怒了几句话，归家已是酒酣，不往别房里去，径到前边潘金莲房来。妇人见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问他酒饭，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拭抹凉席干净，带上门出去。他便坐在床，令妇人脱靴，那妇人不敢不脱。须臾脱了靴，打发他上床。西门庆且不睡，坐在一只枕头上，令妇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妇人唬的捏两把汗，又不知因为甚么，于是跪在地下，柔声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与奴个伶俐说话，奴死也甘心！饶奴终夕恁提心吊胆，陪着一千个小心，还投不着你的机会，只拿钝刀子锯处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门庆骂道：“贼淫妇，你真个不脱衣裳，我就没好意了！”因叫春梅：“门背后有马鞭子，与我取了来。”那春梅只顾不进房来。叫了半日，才慢条厮礼推开房门进来，——看见妇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灯前倒着桌儿下了油。西门庆使他，只不

动身。妇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儿，他如今要打我！"西门庆道："小油嘴儿，你不要管他，你只递马鞭子与我打这淫妇。"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没羞！娘干坏了你的甚么事儿？你信淫妇言语，来平地里起风波，要便搜寻娘，还教人和你一心一计哩！你教人有刺眼儿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门，走在前边去了。那西门庆无法可处，反呵呵笑了，向金莲道："我且不打你，你上来，我问你要件物儿，你与我不与我？"妇人道："好亲亲！奴一身骨朵肉儿都属了你，随要甚么，奴无有不依随的。不知你心里要甚么儿？"西门庆道："我心要你顶上一柳儿好头发。"妇人道："好心肝！淫妇的身上，随你怎的拣着烧遍了也依，这个剪头发却成不的，可不唬死了我罢了！奴出娘胞儿活了二十六岁，也没干这营生。打紧我顶上这头发，近来又脱了奴好些，只当可怜见我罢！"西门庆道："你只嗔我恼，我说的你就不依我！"妇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谁！"因问："你实对奴说，要奴这头发做甚么去？"西门庆道："我要做网巾。"妇人道："你要做网巾，我就与你做，休要拿与淫妇，教他好压镇我。"西门庆道："我不与人便了。要你发儿做顶线儿。"妇人道："你既要做顶线，待奴剪与你。"当下妇人分开头发，西门庆拿剪刀，按妇人当顶上齐臻臻剪下一大柳来，用纸包放在顺袋内。妇人便倒在西门庆怀中，娇声哭道："奴凡事依你，只愿你休忘了心肠！随你前边和人好，只休抛闪了奴家。"是夜与他欢会异常。

——选自《金瓶梅》第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情场是西门庆人生舞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这里比在商场和官场表现得更加贪婪、狡诈、无赖、凶残和霸道。他不择手段地奸淫妇女，无止境地追欢逐乐，其数量之多，次数之频繁，行为之无耻十分惊人，几近于病态的色情狂。对于他来说，女人不过是发泄情欲的工具，谈不到什么爱与情。虽然家里前前后后有一妻六妾，还是经常嫖妓，并奸淫了不少婢女和下人之妻，甚至强迫和利诱一些男性演员、仆人供他玩弄。就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又姘上了义子王三官的守寡母亲林太太，心里还想着义子王三官那灯人儿一样美丽的媳妇。在他的独立王国里，根本无所谓"王法"和伦

理道德。他自己竟这样认为，“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在这里，权势和财富成了他肆无忌惮地纵欲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西门庆一点人情也不讲，他对李瓶儿之死，简直痛不欲生，以后也一直念念不忘。然而他的性格的主导方面一直占优势地位，他拼命求乐的恶习驱使他在李瓶儿守灵期间奸淫仆妇。在西门庆占有的众多妇女中，潘金莲是最受其“宠爱”的，西门庆也离不开这个千方百计满足其欲望的性伙伴。即使这样，她也只得忍受西门庆的喜怒无常和开口便骂、动手就打的淫威。这一回是西门庆在李桂姐面前夸耀他管待女人的“手段”后的一次得意的演练。为了兑现他对李桂姐许下的“好不好还把头发都剪了”的诺言，回来便平地起风波，拿潘金莲开刀，于是先给她一个摸不着头脑的下马威。这潘金莲因犯有“私仆”的前科，尝过西门庆马鞭子的滋味，所以立刻就失了魂魄，只顾求饶。西门庆待到时机成熟，便拐弯抹角，要剪头发。然而潘金莲软求硬顶，就是不肯。西门庆又以编网巾为由来骗潘金莲。后来李桂姐得了这头发，便把它系在鞋底下踹踏来“压镇”潘金莲。西门庆处处以一个“强者”的面目出现，在情场中也是霸气十足，奸诈凶狠，具有浓厚的虐待狂色彩。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没有丝毫闪光的精神世界。（虞祖海）

众吃客大战酒肉宴

该谢希大先说：“有一个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妈儿怠慢着他些儿，他暗暗把阴沟内堵上个砖。落后天下雨，积的满院子都是水。老妈慌了，寻的他来，多与他酒饭，还秤了一钱银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饭，悄悄去阴沟内把那个砖拿出，把水登时出的罄尽。老妈便问作头：‘此是那里的病？’泥水匠回道：‘这病与你老人家一样，有钱便流，无钱不流。’”原来把桂姐家来伤了。桂姐道：“我也有个笑话回奉列位：有一孙真人，摆着筵席请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请。那老虎把客人一个个都路上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见一

客到。人都说，你那老虎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时，老虎来，真人便问：'你请的客人都往那里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师父得知，我从来不晓得请人，只会白嚼人，就是一能。'"当下把众人都伤了。应伯爵道："可见的俺每只自白嚼你家孤老，就还不起个东道？"于是向头上拔下一根闹银耳斡儿来，重一钱；谢希大一对镀金网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旧汗巾儿，算二百文长钱；孙寡嘴腰间解下一条白布男裙，当两壶半坛酒；常时节无以为敬，问西门庆借了一钱成色银子；都递与桂卿置办东道，请西门庆和桂姐。……厨下安排停当，大盘小碗拿上来。众人坐下，说了一声动箸吃时，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人人动嘴，个个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蝻一齐来；挤眼掇肩，好似饿牢才打出。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二筷子，成岁不逢筵与席。一个汗流满面，恰似与鸡骨朵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把猪毛皮连唾咽。吃片时，杯盘狼藉；啖良久，箸子纵横。……当下众人，吃了个净光王佛。……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两张。前边跟马的那小厮，不得上来推嘴吃，把门前供养的土地翻倒来，便剌了一泡稠谷都的热屎。临出门来，孙寡嘴把李家明间内供养的镀金铜佛，塞在裤腰里；应伯爵推斗桂姐亲嘴，把头上金啄针儿戏了；谢希大把西门庆川扇儿藏了；祝日念走到桂卿房里照脸，溜了他一面水银镜子；常时节借的西门庆一钱八成银子，竟是写在嫖帐上了。

——选自《金瓶梅》第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金瓶梅》一书基本上是描画恶人丑事，作者象个毫不相干的旅行者在一旁指指点点，津津乐道，缺乏严正深刻的道德义愤。但嘲弄讽刺的笔调，在其客观的描绘中却随处可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此书时说，"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有时作者一二句话就使人窥见人物的心底，如当西门庆家人来保何蔡京进献生辰礼物，蔡京心里非常喜欢那贵重的礼物，口里却说，"这礼物决不好收的，你还将回去。"于是来保慌忙叩头请求赏收，太师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接着就给了西门庆一个

理刑副千户的官职。这样便把收受贿赂，还要故意装腔作势的蔡太师的假模假式的丑态，完全给揭露出来了。上面所节选的是一段“刻露尽相”的描写。西门庆的几个酒肉朋友陪他在妓院桂姐处吃酒，谢希大提议每人说个笑话下酒。他的笑话最后两句“有钱便流（留），无钱不流（留）”有意无意刺伤了东道主桂姐。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以金钱作人际关系基础的反映，对于这帮破落的失掉生计的帮闲者，这种感受就更为深刻，他们自己因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他做了大哥”，借机蹭些好处。李桂姐接着反戈一击，指出他们从来不请别人，只会白吃别人。这几个吃客心里倒很敏感，虽然穷酸无着却还要挣一份当东道主的脸面，于是当衣服的当衣服，借钱的借钱，慌作一团。吃饭的场面，又是另外一幅忙作一团的景况。小说用一连串比喻，把吃客们那种争先恐后不顾一切的“美食家”丑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可是到这里还没有完成这幅群丑图的最后一笔。当这几个帮闲吃客吃得屁滚尿流临走之际，还要偷摸拿骗，把先前当“东道”的损失又悄悄地找补了回来。至此才完成了这幅绘声绘影的绝妙的讽刺画。作者侃侃道来，读者忍俊不禁。《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时而暗含机锋，时而嘻笑怒骂，总的来讲属于取笑、嘲弄的性质，态度比较轻松，不象《儒林外史》那样深沉凝重。这与小说的整个基调是紧密关联的。虽然它有时对“情”、“色”加以警诫之言，但同全书所持的欣赏态度是脱节的，就是把它放入佛教的因果轮回的框架里也没有什么作用。（庞祖海）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且说西门庆见妇人在床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见他进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几分不悦。先把两个丫头都赶去空房里住了。西门庆走来椅子上坐下，指着妇人骂道：“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过去便了，谁请你来？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甚么，缘何流那毯尿怎的？我自来不曾见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个吊儿我瞧！”于是拿一绳子丢在他面前，叫妇人上吊。那妇人想起蒋竹山说的话来，说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思量我那世里

晦气，今日太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越发烦恼，痛哭起来。

这西门庆心中大怒，教他下床来，脱了衣裳跪着。妇人只顾延挨不脱。被西门庆拖番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来，抽了几鞭子。妇人方才脱去了上下衣裳，战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妇人："我那等对你说过，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蒋太医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王八有甚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根前开铺子，要撑我的买卖。"妇人道："奴说不的，悔也是迟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见来，把奴想的心斜了。后边乔皇亲花园里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变做你，来摄奴精髓，到天明鸡叫时分就去了。你不信，只问老冯和两个丫头，便知端的。后来把奴摄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才请这蒋太医来看。恰吊在面糊盆内一般，乞那厮局骗了，说你家中有事，上东京去了。奴不得已，才干下这条路。谁知这厮砍了头是个债桩，被人打上门来，经官动府。奴忍气吞声，丢了几两银子，吃奴即时撵出去了。"西门庆道："说你教他写状子告我收着你许多东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来了？"妇人道："你么，可是没的说。奴那里有这个话，就把身子烂化了！"西门庆道："就算有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说你有钱，快转换汉子，我手里容你不得。我实对你说罢了，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计，教那厮疾走无门；若稍用机关，也要连你挂了到官，弄到一个田地！"妇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计儿。还是你可怜见奴，若弄到那无人烟之处，就是死罢了。"看看说的西门庆怒气消下些来了，又问道："淫妇，你过来，我问你：“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妇人道："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自这一句话，把西门庆欢喜无尽，即丢了鞭子，用手把妇人拉将起来，穿上衣裳，搂在怀里，说道："我的儿，你说的是。果然这厮，他见甚

么蹀儿天来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儿，后边快取酒菜儿来。正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选自《金瓶梅》第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李瓶儿本是梁中书之妾。梁家遭梁山好汉血洗时，李携大量珍宝出逃，后嫁与花太监之侄花子虚。不久，李又与一墙之隔的西门庆勾搭成奸。花子虚后吃官司，归家时见家财耗尽，一气身死。西门庆正要娶李瓶儿作妾，不料自己也遇官司。西门外出后，李因不得其音讯，便招赘医生蒋竹山，并出银为蒋开一药铺。西门返家后见状大恼，雇人殴蒋。李复恋西门，便又逐走蒋，终于成为西门的第六房妾。西门因对李的前项所为耿耿于怀，便借故演出了上面这一幕“管教”李瓶儿的情节。

在《金瓶梅》中，李瓶儿是一个完全痴情于西门庆的女性。她渴望美满情爱，却一再不遂其愿，故一遇上西门庆，便视之为“医奴的药”，简直不能分离。花子虚之气死和蒋竹山之被逐，实际上也都是她与西门庆“狼狈为奸”的结果。尽管西门庆并非专一爱她，但她还是把自己的全付身心连同全部财产都奉献给了西门。当此“管教”之时，西门庆给予她的，是辱骂和皮鞭；而她却毫无反抗之意，只是一一诉明缘由，表白了自己的委屈，最后还把西门庆的种种“好处”称颂一番。而对李瓶儿的这一片痴情，西门庆最后也不得不“雨转晴”——“道是无情却有情”了。此后李瓶儿对西门庆更是百依百顺，甚至在经期也满足其淫欲，致使自身染病。儿子官哥夭折后她又病倒，但仍然依从西门庆强迫性的泄欲。在西门庆众多的妻妾中，也只有李瓶儿能够如此“情感”西门庆了。难怪西门庆虽是个极端唯我主义者，但在其临死时还对李的对头潘金莲讲：“六儿（指李）从前的事，你耽待他罢”（李早已先死）。可见西门庆最后也未能对这位“六儿”忘情。

在《金瓶梅》中，李瓶儿又是个“温克性儿”的典型。例如她在西门庆的这一番皮鞭加辱骂式的“管教”面前，就只是哀哀陈情，一味委曲求全而已。后来，在西门府内众多妻妾争宠的残酷斗争中，她的“温克性儿”使得她一直处于被欺凌的境地，连亲生的儿子也

没保住，最后自己也痛子而亡。不论此时在西门庆的粗暴淫威面前，还是后来在潘金莲等的阴险妒嫉面前，李瓶儿都以温婉卑顺的面目出现，从而与西门庆和潘金莲等形象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正由于此，李瓶儿在《金瓶梅》的人物群像中，占据了一个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位置。

在上录一段情节中，作者为李瓶儿设计的语言，显然为刻划她的“痴情”与温婉性格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她那一串串剖诉情由的话语，听来婉婉曲曲、悲悲切切，既讲明了事情原委，又无一句不显出对西门庆的痴心，终于使一场“西门庆管教李瓶儿”的戏，最后变作了“李瓶儿情感西门庆”。其中诸如“把奴想的心斜了”，“恰吊在面糊盆内一般”，“谁知这厮砍了头是个债桩”，“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是医奴的药一般”等譬喻，都显得极生活化，又极形象而富色彩感，十分耐人寻味。有人称赞《金瓶梅》善于“把家常的砂砾点化成艺术的金子”，此语用来特指此段中对李瓶儿语言的提炼，自然也很恰切。（庹祖海）

潘金莲冷嘲宋惠莲

金莲正临镜梳妆。惠莲小意儿，在旁拿抿镜，掇洗手水，殷勤侍奉。金莲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莲道：“娘的睡鞋裹脚，我卷了收了罢？”金莲道：“由他，你放着，教丫头进来收。”便叫秋菊：“贼奴才，往那去了？”惠莲道：“秋菊扫地哩，春梅姐在那里梳头哩。”金莲道：“你别要管他，丢着罢，亦发等他每来拾掇。歪蹄泼脚的，没的展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侍你爹，爹也得你恁个人儿扶持他，才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只嫂子是正名正顶，轿子娶将来的，是他的正头老婆，秋胡戏。”这老婆听了，正道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双膝跪下，说道：“娘是小的一个主儿，娘不高抬贵手，小的一时儿存站不的。当初不因娘宽恩，小的也不肯依随爹。就是后边大娘，无过只是个大纲儿。小的还是娘抬举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随娘查访，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个毛孔儿里生下一个疔疮。”金莲道：“不是这等说，我眼子

里放不下砂子的人。汉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与争？不许你在汉子根前弄鬼，轻言轻语的。你说把俺每踹下去了，你要在中间踢跳。我的姐姐，对你说，把这等想心儿且吐了些儿罢！”惠莲道：“娘再访，小的并不敢欺心。倒只怕昨日晚夕娘错听了。”金莲道：“傻嫂子，我闲的慌，听你怎的？我对你说了罢，十个老婆买不住一个男子汉的心。你爹虽故家里有这几个老婆，或是外边请人家的粉头，来家通不瞒我一些儿，一五一十就告我说。你六娘当时和他一个鼻子眼儿里出气，甚么事儿来家不告诉我。你比他差些儿！”说得老婆闭口无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来了。……平昔这妇人嘴儿乖，常在门前站立买东买西，赶着傅伙计叫傅大郎，陈经济叫姐夫，贲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门庆勾搭上了，越发在人前花哨起来，常和众人打牙犯嘴，全无忌惮。或一时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门首看着买粉的。”那傅伙计老成，便惊心儿，替他门首看，过来，叫住，请他出来买。玳安故意戏他，说道：“嫂子，卖粉的早辰过去了，你早出来拿秤称他的好来。”老婆骂道：“贼猴儿，里边五娘、六娘使我要买搽的粉，你如何说拿秤称？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妇搽了又搽，看我进里边对他说不说？”玳安道：“耶呀嫂子，行动只拿五娘唬我。”

——选自《金瓶梅》第二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潘金莲头天晚上偷听得宋惠莲在西门庆面前损自己，当时虽然“气的在外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但因怕西门庆使性子而忍气吞声。第二天早起便寻机教训宋惠莲，开始是酸言酸语，话中有话，点破昨晚的秘密。宋惠莲发现金莲了解到自己的底细，知道她的厉害，因而双膝跪下求她“高抬贵手”，赌咒发誓表明自己的“忠心”。潘金莲却不管这一套，直接了当地“不许”她轻言轻语，并且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以一种明显的蔑视态度和“高姿态”将宋惠莲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这里潘金莲不象平时那样指桑骂槐、话藏机锋，但还是反映出她主动“进攻”、毫不示弱的性格；并且善于根据情势说话。小说还直接点出宋惠莲与西门庆搭上后说话态度的变化，只因她靠近了主子，便拿主子来吓唬别人，更加衬托出奴才的矛盾性格。《金瓶梅》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通俗化上，比以往的

小说有个很大的发展。它写人物对话，切合人物的身分和性格特征。它运用日常的生活语言来叙事状物、传神模影，显得平实朴素，生动流畅，具有一种爽朗泼辣的风格。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再如孟玉楼劝潘金莲给月娘赔不是一段“你去到后边，把恶气儿揣在怀里，将出好气儿来，看怎的与他下个礼，赔了不是儿罢。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常言：甜言美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两个已是见过话，只顾使性儿到几时。人受一口气，佛受一炉香。你去与他陪过不是儿，天大事都了了。……砍一枝，损百株，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是六姐恼了你，还有没恼你的。有势休要使尽，有话休要说尽。凡事看上顾下，留些儿防后才好。少不的逐日唇不离腮，还在一块儿。你快些把头梳了，咱两个一答儿后边去。”一口气通之以情，导之以理，说得痛快淋漓，具有极强的鼓动性，终于把潘金莲说动了。《金瓶梅》运用了相当多的谚语、歇后语、拆白语、切口（即行话），其中有些词语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富有哲理意味。它们增强了小说的形象性和现实感，也使文章更为生动、诙谐和风趣。（虞祖海）

来保押送生辰担

来保教吴主管押着礼物，他穿上青衣，径向守门官吏唱了个喏。那守门官吏问道：“你是那里来的？”来保道：“我是山东清河县西门员外家人，来与老爷进献生辰礼物。”官吏骂道：“贼少死野囚军！你那里便兴你东门员外、西门员外，俺老爷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论三台八位，不论公子王孙，谁敢在老爷府前这等称呼？趁早靠后！”内中有认的来保的，便安抚来保说道：“此是新参的守门官吏，才不多几日，他不认得你，休怪。你要禀见老爷，等我请出翟大叔来。”这来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银子，重一两，递与那人。那人道“我倒不消。你再添一分，与那两个官吏，休和他一般见识。”来保连忙拿出三包银子来，每人一两，都打发了。那官吏才有些笑容儿……请到翟管家出来，……来保先递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对南京尺头，三十两白金，说道：“家主西门庆，多上覆翟爹，无物表

情，这些薄礼，与翟爹赏人。前者盐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费心。”翟谦道：“此礼我不当受。罢，罢，我且收下。”……少顷，太师出厅，翟谦先禀知太师。太师然后令来保、吴主管进见，跪于阶下。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段，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便道：“这礼物决不好受的，你还将回去。”于是慌了来保等，在下叩头说道：“小的主人西门庆，没甚孝顺，些小微物，进献老爷赏人便了。”太师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边左右祗应人等，把礼物尽行收下去。太师又道：“前日那沧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书与你巡抚侯爷说了，可见了分上不曾？”来保道：“蒙老天爷恩，书到，众盐客都牌到盐运司，与了勘合，都放出来了。”太师因向来保说道：“礼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劄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好不好？”……因问：“后边跪的是你甚么人？”来保才待说是伙计，那吴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门庆舅子，名唤吴典恩。”太师道：“你既是西门庆舅子，我观你倒好个仪表。”唤堂候官取过一张劄付，“我安你在本处清河县，做个驿丞，倒也去的。”那吴典恩慌的磕头如捣蒜。又取过一张劄付来，把来保名字，填写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头谢了，领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挂号，讨勘后，限日上任应役。

——选自《金瓶梅》第三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金瓶梅》以其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暴露了晚明社会的种种黑暗与罪恶。政治腐败是整个社会风习恶化的关键和根源，宦官为所欲为和吏治混乱又是政治腐败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三十回概括道：“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

金钱对政治的渗透无所不至，造成了横征暴敛、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置人民疾苦和社会正义于不顾。政治势力只去追逐金钱和保护金钱的持有者。杀人犯苗青被告到清河县提刑院，西门庆受了他一千两银子便私放了苗青；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转托蔡太师“人情”以求释放，西门庆乘送生辰礼之机送上揭帖，“把礼物收进去，交付明白”，蔡太师即“吩咐”“尽行释放”！西门庆被列入“杨党”后，他立即向当朝宰相蔡太师行贿，蔡太师让儿子找右相李邦彦为西门庆开脱。李邦彦见是“蔡太爷分上”，又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有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从此，西门庆便在其生辰送来大量礼物财宝，与他如父子一般，得到了官位和庇护。第七十回写朱太尉“办公”不过是接受“各处官员晋见”，招呼官吏“抬进礼物去”。从上到下，都是见钱眼开。把门的小吏开始是开口便骂，待拿到银子“才有些笑容儿”。蔡太师见了厚礼心中大喜，口里却道“决不好受的”，假惺惺的形象跃然纸上，于是把西门庆由一个乡民提为执掌山东一省司法大权的理刑官，连跟来的家奴也被封了官。金钱和人情成了官僚机器唯一的润滑剂，腐蚀了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最终导致这幅骨架的坍塌。（庹祖海）

应伯爵帮闲不白帮

且说吴典恩那日走到应伯爵家，把做驿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问西门庆借银子，上下使用，许伯爵：“借银子出来，把十两银子买礼物谢老兄。”说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一手拉起，说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照顾你东京走了这遭，携带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寻常小可。”因问：“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吴典恩道：“不瞒老兄说，我家活人家，一文钱也没有。到明日上任，参官贽见之礼，连摆酒，并治衣类鞍马，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那里区处？如今我写了一纸文书在此，也没敢下数儿。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在旁加美言，事成恩有重报，不敢有忘。”……吃毕茶，那应伯爵并不题

吴主管之事，走下来且看匠人钉带。西门庆见他拿起带来看，一径卖弄说道："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伯爵极口称赞夸奖，说道："亏哥那里寻的，都是一条赛一条的好带，难得这般宽大。别的倒也罢了，自这条犀角带并鹤顶红，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不是面奖，就是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这条犀角带。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钱。水犀角，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又，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因问："哥，你使了多少银子寻的？"……伯爵道："且难得这等宽样好看。哥，你到明日系出去，甚是霍绰。就是你同僚间，见了也爱。"于是夸美了一回，坐下。西门庆便向吴主管问道："你的文书下了不曾？"伯爵道："吴二哥文书还未下哩。今日巴巴的他央我来激烦你。虽然蒙你招顾他，往东京押生辰担，蒙太师与了他这个前程，就是你抬举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说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况他如今家中无钱。他告我说，就是如今上任，见官摆酒，并治衣服之类，共要许多银子使，一客不烦二主，那处活变去？没奈何，哥看我面，有银子借与几两，扶持他，周济了这些事儿。他到明日做上官，就衔环结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人！休说他旧是咱府中伙计，在哥门下出入，就是从前后外京外府官吏，哥不知拔济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里区处去？"因说道："吴二哥，你拿出那符儿来，与你大官人瞧。"这吴典恩连忙向怀中取出，递与西门庆观看。见上面借一百两银子，中人就是应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是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这些银子搅缠。"于是把文书收了。

——选自《金瓶梅》第三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应伯爵是环绕在西门庆周围的一批帮闲人物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是西门庆所谓十兄弟中最靠近西门庆，也经常和他在一起的人物。西门庆没有他就感到不快活，他的出现也给小说增添了许多生气，带给读者不少幽默风趣的笑料。他吃喝玩乐，件件都通，这是其帮闲的基本条件。他的主要资本还是凭着一股机灵和无赖劲儿，善于见

风使舵，察颜观色，溜须拍马，插科打诨。为主子帮忙帮凶，博取主子的欢心，讨些儿便宜，为此时常不顾人格，低三下四地凑趣，说得主人心意顺畅。如西门庆得子，他便很识相地将一绺五色线上穿着十数文长命钱，教与玳安儿好生抱回房去，休要惊唬哥儿，说道："相端端正，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胚胞儿。"说得西门庆大喜。有时表现的丑态简直和倡优无二。妓女爱月儿叫他跪在地上并打他两个嘴巴才吃酒，应伯爵就下跪，笑着脸挨了两巴掌，且被爱月儿往新衣服上灌洒了一身酒。这种人之所以甘愿帮闲，实在也是为了生计，说到底无论帮闲帮忙都不会是白帮的。吴典恩也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可帮闲的本事不如应伯爵，只好托了他来寻西门庆打主意借钱。应伯爵一边在吴典恩面前卖弄他的"面子"，一边不失时机地当面吹捧阿谀西门庆，为借银子打开通路。当西门庆问他腰带何如，他开口便一句"亏哥哪里寻的？"一下就把他的"惊赞之情"拔到了极致，接着便巧转簧舌，真真假假地任意胡诌。什么满京城第一则，纯粹是撒谎和面谀，至于什么水犀角旱犀角之别更属信口开河。他的本领在于能随便抓住一个机会，满足西门庆的自大狂心理，为达到捞把油水作铺垫。跟着他便把吴典恩"家中无钱"的窘境道出，又夸赞西门庆"抬举""拔济"的恩德，边拍边求，动之以情。这样终于使西门庆答应借一百两银子，还抹去了利钱。应伯爵也从中得了十两保头钱，可见帮闲者无非是为了转出点钱来。因为西门庆有些钱财，故推他做了十兄弟的老大。西门庆一死，"树倒猢狲散"，这帮帮闲者再无好处可得，便换了一副嘴脸。应伯爵投靠了新的主子张二官，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并劝他娶潘金莲为妾。帮闲者的奴才模样和势利冷暖在应伯爵身上表现得十分鲜明，作者因又写他一些油滑和插科打诨之处，所以其可笑的地方似乎比可厌的地方多。（虞祖海）

潘金莲妒怒打秋菊

潘金莲吃的大醉归房。因见西门庆夜间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早辰请任医官又来看他，都恼在心里。知道他孩子不好。进门，不

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踹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点灯来看，大红段子新鞋儿上，满帮子都展污了。登时柳眉剔竖，星眼圆睁，叫春梅打着灯，把角门关了，拿大棍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打的怪叫起来。李瓶儿那边使过迎春来说："俺娘说：哥儿才吃了老刘的药，睡着了，教五娘这边休打狗罢。"这潘金莲坐着，半日不言语，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开了门，放出去了；又寻起秋菊的不是来，看着那鞋，左也恼，右也恼。因把秋菊唤至跟前，说："论起这咱晚，这狗也该打发去了，只顾还放在这屋里做甚么？是你这奴才的野汉子，你不发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双新鞋儿，连今日才三四日儿，踹了恁一鞋帮子屎。知道了我来，你与我点个灯儿出来，你如何恁推聋装哑装憨儿？"春梅道："我头里就对他说：你趁娘不来，早喂他些饭，关到后边院子里去罢。他佯打耳睁的不理我，还拿眼儿瞟着我。"妇人道："可又来，贼胆大万杀的奴才，怎么恁把屁股儿懒待动旦！我知道，你在这屋里成了把头。便说你恁久惯牢头，把这打来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拿过灯来，教他瞧！踹的我这鞋上的龌龊。我才做的恁奴心爱的鞋儿，就教你奴才糟蹋了我的。"哄得他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揾着搽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妇人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教春梅："与我采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他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乱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起了他衣裳，妇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点般鞭子轮起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打勾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起来。又把他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李瓶儿在那边，只是双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颊痛泪，敢怒而不敢言。

——选自《金瓶梅》第五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潘金莲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而又是凶狠的妇女的典型。她一方面被主子玩弄、摧残和侮辱，另一方面又以她独特的方式和手段同样对待那些比她软弱、低微的人。这个淫荡的女人在勾心斗角、下流无耻的情场中历经风浪，饱吸了邪恶的毒汁，练就了百般

本事，以便博取西门庆的欢心，满足她那没有止境的欲望。她的性格自私、阴险毒辣、刻薄、残忍、泼辣、撒谎，与她那强烈的妒嫉心有关。为了恃宠固位经常陷害他人，对于孙雪娥是“借刀杀人”，对于宋蕙莲是设计逼困，对于奶妈如意儿则想方设法痛打。有时表面上假意奉承，暗地里却挑拨是非。因为李瓶儿生了儿子，威胁到她的地位，她就特意驯养一只白狮子猫抓扑官哥儿，将其吓死。阴谋得逞后又指桑骂槐，幸灾乐祸地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对于她房里的丫头秋菊动不动就抽鞭子，拿她出气杀火。明明是她自己踩了一脚狗屎却要寻别人的不是，先是关了门打狗，待到李瓶儿传话过来，那早就要发的醋劲终于压不住了，于是“看着那鞋，左也恼，右也恼”骂起秋菊来，春梅更在一旁挑刺儿，这就使金莲火上浇油，提起鞋底子往秋菊脸上就打，跟着又拿马鞭子往被春梅扯下了衣裳的秋菊身上乱抽。她的老母潘姥姥上来劝说，她便“紫涨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还被她没好气的一顿骂：“怪老货，你不知道，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什么腌子。甚么紫荆树、驴扭棍，单管应外合里差！”又还残忍地用尖指甲把秋菊的脸掐的稀烂。潘金莲对秋菊如此任气使性加以虐待，那根由主要还是“西门庆夜间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因而“恼在心中”。她要出这口气，就要找个机会和对象，哪怕硬把过错转嫁到别人头上！而且在她撒气的同时，也间接地达到了打击竞争对手李瓶儿的目的。潘金莲懂得，在西门家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只有魔性和狼性才赢得生存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温克性儿”的李瓶儿就不是潘金莲的对手，因此她和她的儿子被挤出了那个强者的世界。潘金莲与她周围的环境相互酝酿，一道造就了这朵恶之花。（庹祖海）

西门庆初会林太太

那时约十九日，月色朦胧，带着眼纱，由大街抹过，径穿到扁

食巷王招宣府后门来。那时才上灯以后，街上人初静之后。西门庆离他后门半舍远，把马勒住，令玳安先弹段妈妈家门。原来这妈妈就住着五招宣府家后房，也是文嫂举荐，早晚看守后门，开门闭户，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眼。文嫂在他屋里听见外边弹门，连忙开了门，见西门庆来了。一面在后门里等的西门庆下了马，带着眼纱儿，引进来，分付琴童牵了马，往对门人家西首房檐下那里侍候；玳安便在段妈妈屋里存身。这文嫂一面请西门庆入来，便把后门关了，上了拴；由夹道内进内，转过一层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间正房。傍边一座便门闭着，这文嫂轻轻敲了门环儿。原来有个听头儿，少顷见一丫环出来开以双扉。文嫂导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而入，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校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天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傍边列着刀枪弓矢。迎门朱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西门庆正观看之间，只听得门帘上铃儿响，文嫂从里拿出一盏茶来与西门庆吃。西门庆便道："请老太太出来拜见。"文嫂道："请老爹且吃过茶着。刚才禀过，太太知道了。"

不想林氏悄悄从房门帘里望外观看，见西门庆身材凛凛，语话非俗，一表人物，轩昂出众，头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绒鹤氅，脚下粉底皂靴，上面绿剪绒狮坐马，一溜五道金钮子；就是个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欺良酒色徒。一见满心欢喜，因悄悄叫过文嫂来问："他戴的孝是谁的？"文嫂道："是他第六个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间没了，不多些时，饶少杀，家中如今还有一巴掌数儿。他老人家，你看不出来，出笼儿的鹌鹑，也是个快斗的。"这婆娘听了，越发欢喜无尽。文嫂催逼他出去，见他一见儿。妇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请他进来见罢。"

文嫂一面走出来，向西门庆说："太太请老爹房内拜见哩。"于是忙掀门帘，西门庆进入房中。但见帘幕垂红，地屏上毡毹匝地，麝兰香霭，气暖如春，绣榻则斗帐云横，锦屏则轩辕月映。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袖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段子鹤

髻，大红宫宽襕裙子，老鸦白绫高底扣花鞋儿。就是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深闺内食秘的菩萨。

——选自《金瓶梅》第二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金瓶梅》一书作者的叙述语言明显地不如人物对话语言生动形象，有些地方免不了一些套话，甚至重复，这是它比《红楼梦》不足的地方。但和它以前的小说相比，叙事状物显得平实朴素、生动流畅，具有明显的进步，有的粗笔勾勒，如第十六回提到西门庆起盖花园，"当日贲地传与来昭，督管各作匠人兴工，先拆毁花家那边旧房，打开墙垣，筑起地脚，盖起卷棚山子，各亭台耍子去处。非止一日，不必尽说，"把盖花园的具体过程只此几句带过。有的却需细致铺排，人物一举一动，器物摆设如何，都显示人物的心理和个性。这一段写西门庆由文嫂作说客，"假以说人情为由"林太太约定暗中相会。在月色朦胧的黄昏，西门庆带着眼纱，偷偷摸摸往林太太家来。小说用"抹过"、"径穿"写其心急与避人耳目的心理。到了之后，不是敲门而是"弹"门，文嫂也是"轻轻敲了门环儿"，把这桩偷情的事儿描绘得恰如其分。接着又详细描写后堂中祖爷的"影身图"，朱红匾上书着"节义堂"三字，以及庄严堂皇的书画对联，好象是个高雅清白人家，实际上林太太却与西门庆干着辱没门风的肮脏勾当。用庄重的陈设来反衬人物的恶德败行，使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讽刺感。林太太里屋的描写，与厅堂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反映出她隐蔽的心理。小说中这些描写很多，如西门庆厅堂里那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等不伦不类的陈设，表出了他的无赖品行（第四十九回）；王六儿屋里挂着的"张生遇莺莺"的吊屏儿，暗示她与西门庆的勾搭（第三十七回）；碧霞宫道士吴伯才方丈里供着的"洞宾戏白牡丹"图，影指他藏蓄无耻之徒调戏妇女的恶行（第八十四回），这些描写点缀具有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庞祖海*）

扣批文独揽古器买卖

只见应伯爵领了李三见西门庆，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毕

茶，方才说起："李三哥来，今有一宗买卖与你说，你做不做？"西门庆道："端的什么买卖，你说来。"李三道："今有朝廷东京行下文书，天下十三省，每省要万两银子的古器。咱这东平府，坐派着二万两，批文在巡按处，还未下来，如今大街上张二官府，破二百两银子，干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小人会了二叔，敬来对老爹说。老爹若做，张二官府拿出五千两来，老爹拿出五千两来，两家合着做这宗买卖。左右没人，这边是二叔和小人与黄四哥，他那边还有两个伙计，二八分钱使。未知老爹意下如何？"西门庆道："是什么古器？"李三道："老爹还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内新盖的艮岳，改为寿岳，上面起盖许多亭台殿阁，又建上清宝箓宫、会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妆阁，都用着这珍禽奇兽，周彝商鼎，汉篆秦炉，宣王石鼓，历代铜鞮，仙人掌承露盘，并希世古董，玩器摆设，好不大兴工程，好少钱粮！"西门庆听了，说道："比是我与人家打伙儿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罢，敢量我拿不出这一二万银子来！"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瞒着他那边了。左右这边二叔和俺每两个，再没人。"伯爵道："哥，家里还添个人儿不添？"西门庆道："到根前再添上贲四，替你们走跳就是了。"西门庆又问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没发下来哩。"西门庆道："不打紧，我这差人写封书，封些礼，问宋松原讨将来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讨去，不可迟滞。自古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乞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笑道："有怕他，设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于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饭，约会："我如今就写书，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这里了，从前日起身往兖州府盘查去了。"西门庆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兖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紧，等我去，来回破五六日罢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会下，有了书，教他往我那里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门庆道："别人你宋老爹不认的，他常喜的是春鸿，教春鸿、来爵一时两个去罢。"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会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

——选自《金瓶梅》第七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金瓶梅》主要通过西门庆的往来和活动，反映了明末社会城市工商业的发达。主人公西门庆就是商人出身，他开着许多店铺，做着各种买卖；小说描写了很多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整个社会对经商趋之若鹜，成为时代潮流。作者不仅对这种社会现象持赞赏态度，而且还十分熟悉这个行当中的“机关”和“路数”，成功地塑造了西门庆这个精明、果断、逞能和不满足的官商形象。当时给人找出路，多是叫人开个小店，如西门庆经常时节“使了三十五两典了房子，十五两银子做本钱，在家开了个小小杂货铺儿。”第十七回写李瓶儿招赘蒋竹山，“过了三日，妇人凑了两百两银子，与竹山打开门面两间开店”。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临终遗嘱，详细交待还未了结的往来银两及利息，可见经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西门庆善于做投机生意，如第三十三回写他乘人之急，用四百五十两银子，购到湖州客人价值五百两的丝线；他了解各地行情，捕捉住良机，“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进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他就四处收购，转手倒卖，一旦行情不利就坚决不干。七十七回写花子由来说，“门外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冻了河，紧等要卖了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买下等价钱。”西门庆则说，“我平白要他做什么！冻河还没人要，到开河船来了，越发价钱跌了。”更有一层，就是西门庆是个亦官亦商的人物。他凭着政治势力，每次运到货物时，总派人到钞关上关说，少纳税款。清河县相近的临清细缎店三十二家因税收太苛而倒闭二十一家，西门庆行贿却使其生意兴隆起来。他交通蔡御史，比别的商人早掣取盐一个月，结果因逃税而大赚其钱。这一回就充分反映出西门庆因结交官僚，私自扣压朝廷文件，从而包揽垄断大宗生意。西门庆做官经商，相得益彰，这种现象是晚明政治腐败的重要方面。钱能买到官位、女人和奢华享乐，权力又给赚钱和花钱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和保障。这种恶性循环往往是封建王朝走向败亡的难以救治的直接原因。（庞祖海）

《禅真逸史》

此书八集四十回，明人方汝浩作。全书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以林时茂为中心人物，后半部以杜伏感为贯穿人物。前二十回描述东魏镇南将军林时茂，为了在乱世中远祸全身，隐姓埋名，入庵出家，道号澹然，偶得《天枢》、《地衡》、《人权》三秘箓，能召神驱怪，呼风唤雨，结识了各路绿林好汉，并收杜伏威、张善相、薛举之弟子。后二十回铺写杜、张、薛之人历经齐、周、隋三代，直到唐代贞观年间，屡次举兵除暴，拯世济民，颇有梁山泊好汉的身影。

书中展示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上自朝中争权夺利，下至市井觅食谋生。作者挥笔勾勒出众多人物群像，上有权豪、将帅、官宦，下有地痞、泼妇、酒徒。特别是暴露出道观藏污纳垢，尼姑道士纵欲荒淫。这正如作者在《凡例》所说，做到了“嘲尽人情，摹穷世志”。

此书文笔流畅，明快练达，通俗生动。如第四回惯弄骰子的赌徒韩回春被裴局老手醉老虎欺诳后自嘲为“卖酒的庵坏了溪边田，汤里来水里去”。书中有的地方铺事状物，绘声绘影，如第二十四回表现帮闲管呵脬巧口利舌，挑拨是非，致使杜应元叔侄身陷囹圄，家破人亡，他反倒在一旁指东说西，添油加醋，显示高明，把一个市井无赖写活了。另外，书中多处运用明代流行于江南吴语地区的民间歌谣〔桂枝儿〕，或介绍人物，或叙述故事，或渲染气氛，既生动传神，又风趣夸张，令人过目难忘，如第五回老尼姑赵蜜嘴路过街坊，儿童拍手唱道：

> “妙、妙、妙，老束卖着三般俏；眼儿垂，腰儿驼，脚儿趣。见佛拍掌呵呵笑，龙钟巧扮娇容貌。无言神手暗思量，两行珠泪腮边掉。斋僧漫目追年少，如今谁把情景道。
>
> 本、本、本，眉描青黛颜铺粉。嘴儿尖，舌儿快，心儿狠。捕风捉影机关紧，点头解尾天资敏。烟花队里神帮亲，迷魂赛内雌光棍。争钱撒赖老狸精，就地翻身一个滚。”

由于作者不善剪裁，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有些芜杂。书中钟

守净与黎赛玉的通奸过程，多处具体的作爱场面，淫秽描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全书的水平。（阿　钧）

《野获编》

《野获编》，即《万历野获编》。系明沈德符仿效欧阳修《归田示》，将从其祖父、父亲处听来的朝章故事和自己的所见所闻随录成篇的一部史料性笔记。作为"野史"，其价值自不待言；而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亦当之无愧。它虽以记史记事为主要特征，但这些轶闻野史，奇俗异事，本身便是绝好的小说题材。加上作者绘声绘色，浓烘重染的描写，使人读来趣味隽永。许多篇章简直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手。

《野获编》内容较为丰富，上自朝廷典章制度，治乱得失；下至山川风物，文人学士逸文琐事。分列朝、宫闱至词林、科场、风俗、技艺、著述以及词曲、玩具释道、神仙等类。其中不少条目，可补《明史》所未详或互与参照。述嘉靖时事，尤多确实事可信。如嘉靖二十一年，一些宫女准备缢死嘉靖，事败被杀一事，《明史·世宗纪》仅"冬十月丁酉，宫人谋逆伏诛，磔瑞妃曹氏，宁嫔王氏于市"数句简略记载；而《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刑部"门的"宫婢肆逆"一条，则备述始末，极为详尽；不仅列出了宫女十八人的姓名，附录刑部等衙门处理此案的奏疏，还涉及了皇后与宫妃间的矛盾。卷十"词林"类"翰林权重"一条述："生杀大事，主於词臣"的情况，与《明史·职官志》所记载翰林院职掌相互参照，则十分有利于对明代官制的研究。

通过《野获编》的一些记载，还能具体了解到明代皇帝的昏庸和宫廷的奢侈。如卷二"列朝"类的"贺唁鸟兽文字"一条，述嘉靖时死了一只狮猫，竟制金棺厚葬，命诸臣作文，以荐度超生。礼侍学士袁炜因文内有"化狮成龙"等语，合了皇帝心意，不久即改少宰，升宗伯，加一品入内阁。补遗卷三中"畿辅"类的"内府畜豹"一条，述西苑豹房养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倾，岁租七百金。连作者也慨叹这些野兽是"啖

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这样的记载，在一般官修的史书里都是完全找不到的。书里还有一些和文学艺术有关的轶闻，也很有价值。如补遗卷二“内阁”类中“伪画致祸”条，述嘉靖间蓟辽总督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名迹，严嵩勒索不果，便害死了他。这情节便为后来清代李玉撰的《一捧雪》所采。

沈德符在序中说：“谋野则获”，该书署《野获编》，“若比于野人之献”。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曾赞该书：“事有左证，论无偏党。明代野史，未有过焉者。”它的确是一部不错的史料笔记。（苑坪玉）

伪画致祸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钜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狱，严氏之罪固当诛。但张择端者，南渡画苑中人，与萧照、刘松年辈比肩。何以声价徒重，且为祟如此。今上河图临本最多，予所见亦有数卷。其真迹不知落谁氏。当高宗南渡，追忆汴京繁盛，命诸工各想象旧游为图，不止择端一人。即如瑞应图，绘高宗出使河北脱难中兴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传者惟萧照耳。然照笔亦数卷，予皆见之。

——选自《野获编·补遗卷二》

严嵩和严世蕃父子都是明代著名的权奸。他们专横跋扈、谗害忠良，卖官鬻爵，吞没军饷，无恶不作。上至朝臣，下至百姓，无论谁得罪了他，都要惨遭陷害。这篇文章里记述的事，便是一例。

文章虽是记述一件史实，但字里行间，却褒贬分明。对严氏父子，作者态度十分鲜明。为了揭露他们的丑恶咀脸，文章在艺术上采用了正面渲染和侧面烘托的手法。

正面渲染：文章“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到得知是赝品面“大惭怒”，一段描写，通过严氏从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到恼羞成怒的对比，直接勾勒出了严氏父子的浅薄与狭隘。

文章对严氏父子咀脸的刻画，更多的还在于侧面烘托：首先是故事本身。王忬乃蓟辽总督，算得上是朝廷重臣了。可是仅因家中藏有名画《清明上河图》，在严嵩的逼索之下，不得已用伪画来应付，便被严世蕃陷害致死。严氏父子的肆意胡为，可推想面知。其次，文章开篇便述及鄢懋卿、胡宗宪、赵文华等人“不遗余力”地“搜取古玩”，以“承奉意旨”。这至少从两个方面烘托出严氏的为人：一、严氏所好，诸臣竟不敢不为其寻觅，可见其势炽的程度和其以势压人之甚。二、诸臣是趋炎附势，曲意奉承，则足以见大权在握的严氏重用的全是小人。再次，文章最后笔锋一转，置严、王本事一旁，而忙中偷闲，议论起张择端及其画来。并追述当年高宗南渡，命想象旧游画图的并非只张择端一人。以说明这《清明上河图》并不是什么希世之室。这一段似乎平淡言他之语，实是作者欲擒故纵之笔。主要用来突出“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狱”，之意，以进一步突出严氏的跋扈与胡为。

此文结构，乍看似觉较松散，尤其后面部分，似已言他事。然形散神不散，全文以刻画严嵩为潜线，并无一处赘蔓之笔。这在以记史为基本形式的作品中，实是一种高明的艺术手法。

值得注意的还有文章在写谁向严氏告知王忬作假时，采用了实录两种传闻的作法，并不下定论。这也许是真的实录，但在客观上，现代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中所采用的多种假设性结局之类的艺术手法，很难说与其没有一种潜在的联系。事实上，这则历史故事对后来的文学是有影响的。如清李玉的《一捧雪》传奇中，写莫怀古与汤裱褙即采用了这情节。（范坪玉）

《海公案》

《海公案》，全称《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四卷七十一回，明人李春芳编撰。书中描写清官海瑞刚直不阿，敢于为民作主，多次析断疑案，平反冤案的故事。

书中每一个故事，先有记述全案过程的一段说明文字，接着是“告”、“诉”、“判词”三部分，有点儿象当时审案的公牍，类似当今法院审案档案。书中的案情，许多是作者的杜撰，并非历史人物海瑞断案的实际案例。此书卷首有一篇《皇明都御史忠介公海刚峰传》，其中所记也多与史实不符。书中一些故事，是摹仿前人笔下的公案故事，加以改编而成。例如，第三十九回《捉圆通伸兰姬之冤》和第四十二回《判明合同文字》，明显脱胎于宋元话本《简帖和尚》和《合同文字记》。

全书以海瑞破案贯串，突出了海瑞这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作者把一些民间传说中的审案断疑，平反冤案错案的故事，集中在海瑞一人身上，塑造了百姓心目中正直加智慧的清官形象。这一形象，是生活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广大民众的理想人物，反映当时人们要求公平审案，惩恶扬善的社会心理。书中审案故事，大多数写审理奸杀、盗窃、抢掠、霸占等方面的刑事案件，情节曲折，可以了解明代的犯罪状况，作案手段，破案水平等，也能增益读者的分析综合案件的能力，趣味性较强，值得一读。

书中有的破案故事，迷信色彩较浓，例如，书中《许巡检女鸣冤》，是通过女鬼托梦而勘察破案的；《乌鸦鸣冤》和《黄莺诉冤报恩》，则是由于乌鸦和黄莺显灵，才侦破疑案的。这不仅宣扬了鬼神迷信，而且减弱了真实性。（阿　锴）

《包公案》

《包公案》原名《龙图公案》，因写宋龙图阁学士包拯所断之案，故名。明无名氏撰。它是中国第一部短篇公案小说集。全书分为十卷，每卷十则，共一百则。该书祖本是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万卷楼的《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六卷百回本。（孙楷第

说）无名氏撰。自序署“饶安完熙生”。较为通行的《龙图公案》十卷本，未题撰人，序署“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梧石轩”。该书有繁简之分。繁本百则，又名《百断奇观包公全传》；简本仅六十六则，内容均含于繁本之中。

《包公案》由一系列包公断案的故事组成，各个故事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互不衔接。故事的来源较多。其中除“割牛舌”一事据《宋史》记载为包拯事迹之外，其余均为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或他人有关事迹的附会。全书在篇目安排上，是每两篇构成一组，每组的标题字数相同，均为对偶句，内容也相近。奸案与奸案放在一起，盗案和盗案放在一处，可见作者是有意进行了分类的。每则故事的基本结构相似，一般可分为案情、告状、补诉、判词几个部分，有时还包括包公的说教。小说反映了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流氓盗贼等危害人民的种种罪行，描写了包公对社会恶势力的机智斗争，甚至还有皇亲国戚犯罪而被判斩的情节。小说由此而塑造了包公这样一个为民除害的著名清官形象，并反映了广大下层群众反抗黑暗的封建压迫的强烈愿望。当然，包公实际上又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因此在他身上，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封建“清明政治”的幻想。另外，作品中也有不少宣传“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和鼓吹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的成分。

书中不少审案断狱故事都较曲折生动，其中对“犯罪心理”、“侦破心理”等有较深入的表现，包公集公正与智慧于一身的形象得到了较鲜明的刻划。不过，总体而言，小说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不高。题材冗杂、结构呆板、描写平庸等，为书中的明显缺点。有些疑难案件的侦破是靠鬼神的指点，这也有损于作品的艺术力量。

作品对后世的小说、戏曲有深远的影响。长篇小说《三侠五义》的蓝本《龙图耳录》，就是有人将《龙图公案》记录而保存下来的。作品还开了公案小说的先河。《刘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均是受其影响而成书的。另外，现存许多戏曲剧种中都有“包公戏”，如京剧中的《乌盆记》、《双包案》等，均受其影响很大。

1985年，北京宝文堂将该书重新校点出版，并按民间口头通称，

将书名改署《包公案》。（张燕英）

隐忠匿节

却说，常言道，“朝里无人莫做官”，这句话深为有理；还有一句话，“家里无银莫做官”，这句话更为有理。怎见得？如今糊涂世界，好官不过多得钱而已；你若朝里无人，家里无银，凭你做得上好的官，也没有人与你辨得皂白。就如那守节的女子，若不是官宦人家，又没有银子送给官吏，也不见有什么名色在那里。如今说河南有个县丞潘宾，居官时一文不要，复反御边有功。这样一个好官，职分虽小，难得如此。做上司的原应该奏过朝廷，加升他的官职才是；竟索他银千两才许他保奏，可怜他这样一个清正官员，哪里来的银子？怎不教人气死！一日，包公坐赴阴床断事，接得一纸状词，正是潘宾的：

告为匿忠事：居官不要一文，难道一文不值？御边自守百雉，难道百雉无灵？风闻的每诈聋耳；保奏的每伸长手，阳世叩阍无路，阴间号天自鸣。上告。

包公看罢道：“可怜可怜。潘宾果若为官清正，御边有功，满朝文武官员多多少少总不如你了。你在生时何不自鸣，死后却对谁说”？潘宾道：“在生时就如哑子吃苦瓜一样，没有银子送他，任你说得口酸，哪个管你三七二十一？可怜潘某生前既不得一个好名，死后如何肯服！”包公道：“待我回阳奏过朝廷，当赠你一个美名，留芳青史，岂不美乎”？潘宾道：“生前荣与死后名，总是虚空。但恨那要银子的官，在生不能与我保荐，如今没处出气”。包公道：“有我老包在这里，任他阴阳人等，哪有没处出气的！你但把要银子的官写下姓名与我，我自有处”。潘宾写罢将呈上时，忽报门外有一个女子，口称冤枉。包公道：“着他进来”。那女子进来跪下，呈上状词：

告为匿节事：夫作沙场鬼，从来未睹洞房花烛；妾作剑锋魂，终身只想万里长城。男未婚，女不嫁，四十岁自刎而死；节不施，坊未建，微魂何所依托？红颜之薄命难甘，污吏之不法

宜正。合行自呈，不嫌露体。上告。

包公看毕道："好个节女，如何官府不旌奖她？"女子道："妾姓方氏，因丈夫死于边疆，未曾婚嫁。妾不愿改嫁二夫，直到四十二岁，无以度日，自刎身亡。府县官贪贿，无奈妾家贫，默默而死，不与我标一个好名，故此含冤求伸"。包公道："你且说府县官的名姓来，我自有处"。女子说罢，包公援笔批道：

> 审得：立忠立节，乃人生大行；表忠表节，尤朝廷大典。职系本处正官，为之举奏可也，乃一匿其忠，清操之孤魂何忍？一匿其节，红颜之薄命堪怜。风渺渺兮含哀，月皎皎兮在天。忠节合行旌赏；贪污俟用刑法。

批完道："你二人人且出去，待我启奏阳间天子、阴府玉皇上帝，叫你们忠臣节女自有享福之处，那些贪污的官员，叫他们有一日自然有吃苦的所在。

——（选自《包公案》第三卷）北京宝文堂1985年版

此段叙述一忠一节两个案子，是包拯在阴间所断之案，并未进行过审理，只不过是接过状子，对冤魂有所安慰罢了。第一件案子是一个生前清正廉明，御边有功的贤臣，因无银两送与上司，没能得到升迁，故此伸冤。第二件案子是一个守节女子，因家贫困，无钱送与官吏，死后也是欲得一块贞节牌坊而不能。按其思想性而论，如果对官僚勒索银钱进行抨击，可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对封建社会腐败现象的一种揭露，但如果是为了给不能显忠、显节的人伸冤，则可商榷。那做贤臣的尚且做过一些于国于民有益之事，而那"未曾婚嫁"的贞节女子，不知于国、于民甚至于家又有何益呢？

整段文字在全书中较有特色。全书各个故事、案件基本是一案一判，而这段文字中却是两案合在一处判了。此外全段的结构与全书基本相同：第一部分是案情，第二部分是告状，第三部分是判词，(有的案例中在判词前还有一段补诉)最后是借包拯之口讲一段大道理。这种结构往往造成案情部分和告状部分的内容重叠，判词与包拯最后讲的道理也多相近，本案包拯给贤臣贞女的答复不过是：忠臣节女自有享福之处，贪官污吏自有吃苦的所在。本段文字风格上

通俗，但过于枯燥、呆板，封建说教成分触目皆是。这里的包拯，只起到了串连前后文字的作用，丝毫也显示不出他的智谋和胆略，可以说，“这一个”包拯只是为了进行封建说教而安排下的一个傀儡。（张燕英）

《三宝太监西洋记》

《三宝太监西洋记》简称《西洋记》，是明代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作者罗懋登，字登之，号二南里人，明万历时人。全书共一百回，叙写郑和下西洋故事。据《明史》记载：明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取政权后，疑建文帝逃亡海外，便派太监郑和与王景弘等率兵船出使西洋诸国，既寻访建文帝下落，又“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出使西洋前后 7 次，历 28 年，所至共 39 国。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民间早已流传，被誉为“明初盛事”，小说《西洋记》即据此写成。书中对西洋诸国的天时地理、风土人情的描写，主要以郑和的随员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为素材，书中人物也大多有所依据。另一方面，小说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大量的神道仙怪斗法降魔一类情节，从而构成所谓“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的格局。这种熔具体的现实与奇幻的想象于一炉的做法，使此书成为一部颇具浪漫色彩的神魔小说。

明中叶时，日本丰臣秀吉正远征朝鲜，并准备进攻中国，一时倭患严重。小说作者对此深感忧虑。在小说的“自序”中他写道：“今日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可见作者创作小说的意图，是希望能有象郑和王景弘那样的人物来肃清海疆，平息倭患。不过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惟书中侈谈怪异，专尚荒唐，颇与序言之慷慨不相应”（《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也指出了这部小说在思想倾向上的另一个特点：“不思将帅，而思太监，不恃兵力，而恃法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小说以郑和为中心人物，郑和通使 30 余国而能取得胜利，又主要是倚仗金碧峰长老的佛法，而且连金碧峰的法力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由此也能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悲观。

小说的艺术构思不乏奇特巧妙之处，全书情节丰富而曲折。正如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所评："其书视太公封神、玄奘取经，尤为荒诞，而笔意恣肆，则似过之"。(《春在堂随笔》) 但小说的缺点也很明显。如在战事描写方面较多袭用《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又"文词不工"(鲁迅语)，一般说明式的文字过多，章法亦少变化。在人物性格描写方面也常感欠深欠细。至于书中宣扬"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的观念，以及宣传因果轮回报应思想等，自然也是不可取的。(应　昆)

张天师中妖术

天师又叫了几声，樵夫只是一个不理。天师说道："到被这个樵夫闪得我在半山腰里，上不上，下不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抬起头来望着上面，只见陡绝的高山，又不得上去。低着头来望下面，只见海面上的潮头约有四五丈高，风狂浪大，又不敢下来。一旦解下了藤，离地有二十多丈之远，跌将下去，却不跌坏了，怎么是好？低着头再看了一会，只见那匹青鬃马，已自淹死了在水里，满口都是些白沫，四只脚仰着，朝天滚在浪里，一浪掀将过来，一浪掀将过去。天师心里想道："虽说是那樵夫坑我，却又得樵夫救我。不然，此时我和青鬃马一般相似了"。没奈何，只得挂着在藤上。正然挂得没奈何，只见无万的土黄蜂一阵来，一阵去，你来一针，我去一针。天师道："这正是黄蜂尾上针。叵耐这小虫儿也如此无礼。"一只手拽着藤，一只手扑上扑下。幸喜得一阵大风，乌天黑地而来，把些黄蜂一缴过儿吹将去了。黄蜂便吹了不至紧，又把个天师吹得就是个打秋千的一般。这边晃到那边去，那边晃到这边来。正叫做：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风过后才然平稳些，恰好的藤上又走下两个小老鼠儿来，一个白白如雪，一个黑黑如铁。白的藤上磨一磨牙，黑的藤上刮一刮齿。天师骂声道："你敢咬断了我的藤，我明日遣下天神天将来，把你这些畜类，打做一锅儿熬了你。"只见那两个小老鼠恰象省得人讲话的，你也咬一口，我也咬一口，把个葛藤二股中咬断了一股。天师道："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被打头

风。我已自不幸挂在藤上，谁想这个鼠耗又来相侵。我寻思起来，与其咬断了藤跌将下去，莫若自己解开了纥繨跳将下去，还有个分晓。”转过头来照下一看，天师心里连声叫苦也，连声叫苦也。怎么连声叫苦？原来山脚下水面上有三条大龙，一齐张开口来，一齐的毒气奔烟而出。两傍又有四条大蛇，也是一齐张开口来，也是一齐的毒气奔烟而出。把个天师心里只是叫苦，却又无如之奈何……。

看看的日已平西，天师道：“这樵夫多应是不来了，要我吊在这里，怎么有个结果？”正在愁苦处，只听得銮铃马响，鼍皮鼓敲，天师道：“今番却有个过路的君子来也。既有马声，想必是个慈悲方寸，我的解手却在这一番了。”道犹未了，只听见马响处，有个人声问说道：“山下吊的是甚么人？”天师仔细听来，却是个王神姑的声口，心里想道：“我先前骑了青鬃马，挎了七星刀，尚然被他耍了。何况如今吊在藤上，岂能奈何于他。吾命休矣！不如闭着双眼，凭他怎么处置罢了。”王神姑又问道：“山下吊的是个甚么人？”天师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又说道：“吊的甚么人？你说个来历，我且救你上山来。”天师也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又说道：“你再不开言，我把这条葛藤割断哩”！天师也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把个双飞日月刀放在藤上磨一磨，说道：“我今番割断哩！”天师也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果真把个葛藤割上几刀，大约三股中去了两股半，那个藤吊的咭咭响的。天师心里想道：“割断了藤，不过只是一个死。他虽有些妖术，不过一个女流之辈。我虽暂时困屈，到底是个堂堂六尺，历代天师，岂可折节于他。”正叫做跌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紧紧的闭了双眼，也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看见天师左不听，右不听，无计可施，心里想道：“这天师名下无虚，至死不变。强哉！矫哉！我岂敢加害于他。不免现出了这一段机关，看他何如，再做后段。”口里念念聒聒，念了一会儿，说道：“你这吊着的人，我本待救你上山来，你再也不开口，我如今去了，看你几时上山来。”说一声“去”，只听得銮铃马儿渐渐的响得远，鼍皮鼓儿渐渐的敲得轻。天师原来本是闭了眼的，听知他去了，把个眼皮睁开来。原来一天凶险皆成梦，万斛忧愁总属虚。那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海，那里有个藤，只

是自己一条黄丝绦儿，自己吊在一棵槐树上。天师心上好恼又好笑，说道："怎么就胡说了这一场？我自己便罢，怎么青鬃马也会胡说？明明白白的淬在水里。"只见起眼一瞧，青鬃马自由自在在荒草坡前。天师连忙的解下绦来，牵过马来，飞身上马，竟奔宝船而归。

——选自《三宝太监西洋记》三十九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征西元帅郑和率领的船队在经过爪哇国时，遭到抵抗。随船队西征的张天师与爪哇国王神姑交战，不慎中了王的妖法，连人带马跌落海中。张爬上岸来，求岸边一座高山上的樵夫搭救。那樵夫用葛藤把张天师拽到半山，便借口回家吃饭而径自去了。此时的张天师，不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且受尽了折磨，备极惊恐。只见他首先遭到一群黄蜂的袭击，继而又被一阵狂风吹得"打秋千"一般，紧接着又来了两只老鼠几乎把藤条咬断，而下面的海上还游来几条毒龙毒蛇张口而待，最后那位可恶的王神姑还打马而来，以割断藤条相威胁。张天师这时已到了闭目等死的地步。

不过，待王神姑走后，张天师再睁开眼来看时，那山、海、藤等等都一下子不见了，眼前又还是先前与王神姑交战时的那一片野地。原来刚才的那一幕完全是王神姑的"恶作剧"，天师不过是被妖术大大地戏弄了一场（王神姑知道张天师是"天上的星宿"，无法加害于他，故最后见无法逼张就范，只好"现出这一段机关"作罢）。方才的情境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此时的"化险为夷"却又是如此的轻巧而出人意外，这一转变，正有"四两拨千斤"之妙。读者方才还为张天师的处境捏着汗，此时却为这一场恶作剧的亮底而一下子舒心解颐。"神魔"一类情节常常跳出"现实生活逻辑"，其目的之一则在于以情境变化之奇特、巧妙而令读者时惊、时喜、时入迷、时开心……。这一段"张天师中妖术"的情节，正得此中三昧。

另一方面，上乘的"神魔"故事又决非一味以情节的奇巧取胜，而是也强调深入刻划人物。在这一点上，"张天师中妖术"也作得甚好。如张天师被吊在半山时的惊惶，被黄蜂乱蜇时的愤怒，眼见老鼠噬藤时的又急又气，望着崖下想跳又不敢跳时的恐惧，耳听来了一位"君子"时的满怀希望，以及被王神姑威逼时的心坚如铁等等，

都描写得细致而生动。脱险之后，一方面是“心上好恼又好笑”，一方面则是“连忙的解下绦来，牵过马来，飞身上马，竟奔宝船而归”，其惊魂未定的心态，也跃然纸上。作者随时注意表现人物在一定事境中的具体心境，因而人物形象是活生生的，而不是苍白、干瘪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小说作者有“崇佛抑道”倾向，因而张天师虽然是西征船队中负有“斩妖缚邪”重任的一位重要人物，但作者对他却并非一味“歌颂”，而是时时流露出戏谑、嘲笑之意。这在这一段“中妖术”的情节中也有明显体现。也正是由于这种嘲谑意味的多多少少的渗入，使得这一段情节具有了某种滑稽的色彩，因而读来更觉意趣盎然。（应　昆）

佗罗尊者戴“枷”

（佗罗尊者）扭转身子来，一蓬风，早已到了飞龙寺，坐在方丈里面。只见总兵官云幕咤来了，进门就问：“连日体探的事体何如？”尊者道：“还是那个牛鼻子道士，有些利害。若论那个和尚，站着一千，只当得五百双，那里放他在心上。”云幕咤道：“怎么就不放他在心上？”尊者道：“我看他满面慈悲，一团方便。他看见我去化缘之时，只说我们真正是个化缘的，拿出一个银钱来送我，又说上许多的唠叨。似这等的和尚，放他在心上，我怎么又做得个护国真人？”云幕咤道：“他说些甚么唠叨来？”尊者道：“他说是我若真心化缘，这个银钱，一生受用他不尽；我若假意化缘，这个银钱，半刻儿不肯轻放于我。跳起来只是一个银钱，怎说得不肯轻放于我的话？”云幕咤道：“那银钱在那里？”尊者道：“在我钵盂里。”云幕咤道：“你借来我看一看儿。”尊者一手取过钵盂，一手拿着银钱，递与云幕咤手里。云幕咤接过来，左看右看，看之不尽，说道：“你不可轻看了这个银钱。你看他光芒闪闪，瑞气氤氤，一定是个甚么宝贝。”尊者道：“饶他是个甚么宝贝，落在我手里，也凭着我来发遣他。”

道犹未了，只见那个银钱划喇一声响，一跳跳起来，竟套在尊者的颈额脖子上，就象一块白玉石做成的一道枷。套在颈额脖之上

还不至紧，一会儿重有三五百斤，怎么带得起？压得尊者扑冬的一交，跌翻在地下，要起来起不得，要转身转不得。没奈何，只得满口吆喝道："佛爷爷救命哩！佛爷爷救命哩！"云幕哞站在一边，吓得魂不附体，口里也在念佛，心里想道："原来南朝人，事事俱能如此。喜得我还是个知进知退，不曾触犯于他。"尊者道："总兵官，你救我救儿。"云幕哞道："我怎么救得你哩？你只是自家虔诚忏悔一番就是了。"尊者果真发起虔心忏悔，说道："佛爷爷，弟子今后再不敢妆神做鬼，妄生是非。乞求赦除已往之愆，解脱这个枷纽之罪罢。"尊者自家口里忏悔，云幕哞也又站在一边替他忏悔。一连忏悔了五七遍，只见那个玉石枷又是划喇一声响，早已吊将下来，依然还是一个银钱。尊者看见、心里又好笑，嘎嘎的大笑了三声，说道："天下有这等的异事！"刚说得"异事"两个字，还不曾住口，只见那个银钱又是划喇一声响，又是一道枷枷在尊者的颈额脖子上，又是重有三五百斤。起来起不得，转身转不得，又是跌在地上，吆喝了半边天。云幕哞道："国师，本然是你的不是。为人在世上乐然后笑，你有要没紧的笑些甚么？这如今还只自家忏悔就是。"尊者没奈何，只得口口声声忏悔自家罪恶。云幕哞也又替他忏悔一番。这一遭忏悔比不得先前，也论不得遍数，一直有两个多时辰。尊者念得没了气，只在喘息之间，却才听见划喇一声响，还是一个银钱，吊在地上。云幕哞又没籍赖起来，走近前去，看着个银钱，把个头来点上两点，心里想道："你也只是这等一个银钱，怎么有这许大的神通？"又点两点头。这个云幕哞莫非是个摇头不语？那晓得那银钱就是个明人，点头即知，一声响，早已一个玉石枷枷在云幕哞的颈额脖子上。云幕哞慌了事，满口吆喝道："佛爷爷！与弟子何干，加罪在弟子身上？望乞恕饶这一遭罢"！连吆喝，递吆喝，这个枷再不见松。只见越加重得来，渐渐的站不住的样子。没奈何，叫声道："国师，国师！你也替我忏悔一忏悔。"叫一声不见答应，叫两声不见答应。叫上三五声，只见方丈里走出一个阇黎来，看见是个总兵官带着一个枷在这里，连忙问道："总兵老爷，你为何在这里？带着的是个甚么东西？"云幕哞道："我这个事，一言难尽。你只替我叫过住持来。"

阇黎道："却不见个住持在这里。"云幕哞道："方才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他？"阇黎道："老爷，你岂可不知，这如今人都是些趋炎附势的，他看见你带了这个东西，他生怕要贻累到他身上，他却不先自溜了边。"云幕哞道："既如此，且不要讲他。你去取过香烛纸马之类来。"阇黎道："要他何用？"云幕哞道："这个枷是我孽障所致。你去取过香烛纸马，到佛爷爷位下，和我忏悔一番，我自然得脱。"阇黎看见他是个总兵官，不敢怠慢。即时会集大小和尚，即时取过香烛纸马，一边职事，一边乐器，细细的和他忏悔一周。忏悔已毕，轻轻的一声响，又是一个银钱，吊在地上。众和尚都来请问这个缘故。云幕哞道："你们有所不知，不消问他。只寻出你的住持来，我与他讲话。"内中有一个和尚，口快嘴快说道："住持老爷不在禅堂上打座么？"云幕哞谢了众和尚，拿了个银钱，一径走到禅堂上，只见佗罗尊者合着掌，闭着眼，公然在那里打座哩！云幕哞叫声道："好国师，你便打得好座，叫我替你带枷。"尊者撑开个眼来，说道："是你自取之也，与我何干！我如今只是修身炼性，再不管人间的是与非。"云幕哞道："这个银钱放在那里？"尊者道："昨日那位老禅师已经说过了，我若真心化缘，一生受用他不尽；我若假意化缘，半刻儿他不轻放于我。我如今甚么要紧，不去受用他，反去受他的气恼？你把银钱来，交付与我就是。"

——选自《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七十四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郑和的西征船队到了木骨都束国，该国的"护国真人"（国师）佗罗尊者为了打探船队虚实，假意到金碧峰长老的船上化缘。金长老见佗罗尊者"颜色不善，言语不正"，便给了尊者一个银钱，并言明：如果化缘是假，银钱将"不轻放"他。佗罗尊者心中不信，回到自己的寺中，与本国总兵云幕哞计议此事。接下来发生的事便十分奇妙了。尊者不认为这个小小的银钱会有什么"大害"，反而口称能够"凭着我来发遣他"。谁知银钱竟一下变成一道沉重的石枷，戴在了他的头上。尊者连忙"虔心忏悔"，石枷才又变成银钱。但尊者刚一忘乎所以，石枷便又戴在了头上。尊者忏悔得"没了气"，才又脱下石枷，但不料石枷又飞到了那位在一旁似信不信的云总兵头上

(这位总兵先前也曾假扮作一名小军，去西征船队中探过虚实)。至总兵在一群大小和尚的帮助下终于脱下石枷时，那位佗罗尊者早已躲到一边去闭目打座、声称“再不管人间的是与非”了。一个小小的银钱意能变作数百斤重的石枷，接连两次套在尊者的头上，并且第三次还套在了“旁观者”云总兵的头上，这都属大大出人意外之事。那位尊者先不把银钱放在眼里，最后则害怕到了躲之唯恐不远、口称“与我何干”的地步，其心态转变之大也很出人意外。这一系列的“意外”便正是这一段“戴枷”情节的奇妙之处。

在这一段愈演愈奇的情节中，佗罗尊者的个性表现得相当生动。开始时，他自恃是“护国真人”，又见金碧峰“满面慈悲，一团方便”，因此“那里放他在心上”。至被枷倒在地，才一时着急起来，连呼“佛爷爷救命”。但枷刚一脱去，他又忘乎所以地“大笑”起来。至第二次被枷倒，他才真正识得了那一个小小银钱的厉害。而一旦到了这一步，他就连枷落在云总兵的头上也不敢管了，自己跑到一边去打座，无论云总兵怎么叫他都不应声，“生怕要贻累到他身上”。总之，佗罗尊者那反复无常、而且一遇祸事就“溜边”的性格，在这一段“戴枷”的情节中得到了绝妙的表现。后来在金碧峰长老收回那个银钱之后，他又故态复萌，公开与西征船队作对，也正是他那反复无常性格的进一步表现。

“戴枷”这个选段在文字上略嫌繁复、琐屑，但其中也不乏描写精彩之笔。如佗罗尊者的不少对话，便既能体现人物性格，又很有生活特色。又如后来云总兵寻着尊者时的“只见佗罗尊者合着掌，闭着眼，公然在那里打座哩”等几句，也既活画出尊者此时装模作样的神态，也体现了云总兵心中的大大不满。其后的“尊者撑开个眼来”一句，不言“睁开”而言“撑开”，而且不是“双眼”而是“个眼”，以勾画尊者那故作正经的样子，更是点睛传神之笔。（应　昆）

《东汉通俗演义》

《东汉通俗演义》，全称《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章回体讲史小说。明谢诏撰。

《东汉通俗演义》所演故事，始于王莽建立新朝，终于汉桓帝。内容主要写王莽篡权后至东汉末年十几代君王与诸侯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故事大多取材于旧史书中的记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曾实行了较先进的郡县制，汉代虽承袭秦制，但不彻底，后退到了郡国并存制。尤其到了东汉，地方豪强势力日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日弱，内乱外患不断。作者站在刘汉的正统立场上，宣扬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其中也杂有封建迷信色彩。

就作品的艺术而言，结构较为紧凑，重点也很突出，主要笔墨用在了刘秀与王莽的斗争方面。全书文字通俗易懂，叙述也较为顺畅。每一人物出场，必先表其一个动作，然后再简要介绍其姓、名、字号乃至最终结局。如第一卷的《王莽选材嗔武丑》中，岑彭与马武比武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 马武佯败诈走，岑彭赶上，马武提起红绣套锁将岑彭一挽，彭见接住其锁，用力拖扯，力并，无一折动。两下撕拒多时，不分胜败。忽葵花亭上一人言曰："吾与此二人解战。"遂张弓搭箭，望其套索一矢，射作两断，闪二人跌于马下，
>
> 按：放箭者乃上界第二星宿亢金龙也。姓吴名汉字子颜，后光武封为大司马、广平侯。

这种表现手法，颇有几分评话小说的色彩，虽然表面上看来打断了文字上的连续性，但实际上并不给人以间断的感觉。但作品人物在个性化方面较差，无论是王莽、刘秀还是其它什么人物，都只为取得或维护其统治权而进行争斗，人物缺乏各自的特色。作为艺术形象，外部形象和动作的描绘，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人物的语言特色等方面，都不够深人。另外，作品中辅佐刘秀的二十八将，也多有讹误，如杜貌应为杜茂、坚谭应为坚镡、姚期应为铫期等，后来的说唱文学及戏曲多受其影响。（张燕英）

《西汉通俗演义》

《西汉通俗演义》，明甄伟撰。在甄伟之前，已有西汉故事出于坊肆之间，甄氏认为其"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但他所见之西汉

卷故事，现已不知其内容。他撰《西汉通俗演义》，只是为“发明楚汉故事”，虽仍冠以“西汉”之名，实则从吕不韦见秦公子异人写起，至刘邦灭尽群雄，建立西汉王朝止。全书最多描写的是楚汉相争及汉初消灭诸侯王的故事。至于自汉惠帝以后西汉的十几个皇帝的事，则只言未提。

《西汉通俗演义》系章回体小说，但未标明回目，各卷自十一回至十五回不等，每一回目的标题均为七言一句，共一百零一回，约二十四万字。作品的内容是讲史，作者又是本着“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的宗旨进行创作的，因此，书中所塑造的刘邦、项羽、萧何、张良、韩信等主要人物均有历史依据，书中故事亦与史实基本吻合。但因其为小说，自然有艺术上的虚构成分。

作品基本上是按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序来结构的。在人物塑造上，能够把握住其基本性格特征。在对史实材料的取舍上，也比较恰当。如项羽的形象：小说写他自幼就立志要学习“可敌万人”的本领；又写他好胜争强的性格，在涂山禹王庙将巨鼎三推三起，还举鼎绕殿三圈；此外对他一生经历过的重要事件，如灭秦后坑杀秦军、大封诸侯，鸿门之宴，迁都彭城，垓下之战等，均有浓墨重彩的描写。虽然其材料多来源于《史记·项羽本纪》，但他把具有项羽特征的语言、行动及性格等，都用较为接近白话的文字表达了出来。书中语言通俗易懂，但行文较为枯燥，不善于细致描写，叙述上也有矛盾之处。如项羽欲迁都彭城时，范增等人反对；范一面留下季布修理彭城，一面率众人赴咸阳劝阻项羽，但到咸阳后又有季布劝项羽的叙述。（张燕英）

《东西晋演义》

《东西晋演义》（或名《东西两晋演义》）为明代长篇讲史小说。编著者杨尔曾，浙江钱塘人，号雉衡山人，生卒年不详。一说著者为王庆祥。全书共十二卷五十回，起于“王浚计取石头城”，即西晋灭东吴，止于“晋帝筑台禅刘裕”，即刘宋代东晋。“东西晋”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动乱时期。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后，社会的安定只维持了二十余年。司马炎一死便爆发了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

乱”。匈奴刘渊等也乘机起兵，西晋在动乱中灭亡。入居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互相攻杀不已，北方进入长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此时南方司马睿建东晋，社会相对安定。但统治者内部也争斗迭起，北方南侵的威胁也时时不断。小说《东西晋演义》即描写这一时期中统治阶级各集团之间频繁而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概括反映了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社会的剧烈动荡。

小说主要以正史为据，同时参以各种传说故事；名曰“演义”，但笔法几乎纯为记实。书前的“序”中说明了作者的意旨：“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当与《三国演义》并传……”。对刘琨、祖逖、陶侃、王猛、谢安、拓拔珪、刘裕等为社会的统一与安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书中作了较多的描写，并对其业迹表现出一定的赞赏态度。但由于未对史料与传说故事作充分的艺术加工，因而书中既有史实琐碎堆砌之嫌，描写又多粗率之处，在艺术性方面远不能与《三国演义》相比。当然书中也有艺术描写较为成功的章节，如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回的“淝水之战”一段，小说不是一味地描写战场上的争斗杀伐，而是把较多的笔墨用在对双方首领人物的描绘上。如在战前，小说首先描写了前秦符坚计议发兵时的刚愎自用，为其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继而又描写东晋宰相谢安在临战前夕还与负责前线军事的谢玄奕棋赌别墅的情形，表现了晋方统帅的镇定自若。在战斗过程中，小说又细致表现了晋方将帅在战役的不同阶段中的一系列谋略策划。至战斗结束后，小说对谢安在读捷报时的那种喜而不形于色的神态刻划也很细腻入微。

此书又有别本《东西晋演义》或名《两晋志传》，不题作者。全书亦十二卷，但不分回数；其中“西晋志传”四卷一百一十六则，“东晋志传”八卷二百三十一则。（应　昆）

《石点头》

《石点头》，拟话本小说集。题“天然痴叟著”，“墨憨主人评”。

卷首有为“古吴龙子犹”（冯梦龙）所撰的叙。其中所收作品，有的写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有的写官僚恶霸之欺压百姓，还有的揭露了明末世风的腐朽，但更多的是描写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遭遇与苦难生活，从中也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全书大部分故事，甚至“入话”中的许多素材都来源于前人的笔记、野史和文言小说。作者在撷取这些素材进行再创作时，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对环境、景物的描写也更加真实、生动。

作品中不少篇章的故事情节都生动而曲折。第一卷《郭挺之榜前认子》，结构完整、紧凑，情节起伏多变。米天禄因拖欠朝廷钱粮被押往县里，其女自卖其身替父还债，嫁给郭乔为妾，后又被抛弃。她受尽艰辛，最后教子成名。其子与生父郭乔同榜高中，最后郭乔认子。这个故事在细节上也是迭宕起伏的。在米氏女为父还债，甘心自售时，别人竟因米家所负之债而无人愿买，连原与米家订亲的李家，也不愿出钱。后外地商贩郭乔出于同情，替米天禄还了债，但也无意娶米氏女。只是后来又因游玩中遇雨，偶然躲到米家，在米氏父女的一再表示诚意之后，方才纳米氏女为妾。曲折的情节环环相扣，线索多而不乱，引人入胜。

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都较丰满，有血有肉。第六卷《乞丐妇重配鸾俦》中的长寿姐，自幼丧母，随父以编芦席为生。及笄之年嫁一渔家子为妻，但因既不会女工，又不熟渔家活计，竟被休回家。父死后她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幸被一富人收留。后嫁吴生，得受诰封，才脱离了苦境。作者对这样一个女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描写。写她外在的美：臂如莲藕、指似笋尖、发若乌云、眉分两道青山、眼注一泓秋水；写她性格刚强：富人朱从龙将她收留后，曾欲为不轨，长寿姐宁愿“谨谢高门，复为丐妇”，也不肯依从。作者还对她曲折经历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全面的描绘：在家时父女相依为命的贫困生活，被弃行乞时的悲凉凄苦，在朱家时的辛勤劳碌，嫁与吴生后的美满生活等，人物由之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全书共十四卷，每卷一篇，各演一个独立的故事。而以“石点头”三字名编，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南朝梁慧皎所撰的《高僧

传·竺道生传》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和尚“生公”曾在虎丘寺讲经，初无人听，他就聚石为徒，直讲得顽石点头。可见小说寓“推因及果，劝人作善”之意。作者既要劝世，就离不开宣扬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因而许多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都披上了宿命论的外衣，字里行间也反映出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多元性格。（张燕英）

《古今谭概》

《古今谭概》，后易名《古今笑》，是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应韵社同人之请，为“开当世之眉宇”（“韵社第五人”《题古今笑》）而编撰的一部笔记小品集。《古今谭概》中的篇章除少数属冯梦龙自己的创作外，大都是从古籍中摘取笑话、寓言、琐闻轶事，略加增删润饰，汇编成帙的。在体例上，《古今谭概》多学《世说新语》，按内容分《迂腐》、《怪诞》、《痴绝》、《专愚》、《谬误》等，共三十六部，约二千三百余条。冯梦龙在每部的开头写有一篇小叙，又在一些条目的后面加上言简意赅的评论，从而使这些故事具有更直接更广泛的讽世警行的作用。

《古今谭概》善于裁取人物生活的典型片断，以短小精悍的篇章，表现丰富的现实内容。它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的种种人物：从皇帝、王公巨戚到酸丁寒儒、村夫俗子，皆纷至沓来，攘攘登场而现其世象。它不仅强化着前人多次重复的主题题材，如《迂腐》、《怪诞》、《专愚》、《谬误》等部对于愚昧无知，固执己见而贻祸百姓的封建官僚士大夫的批判；《汰侈》、《贪秽》、《鸷忍》等部骄奢淫佚的官吏豪强的揭露鞭挞；《机警》、《文戏》、《雅浪》等部对风流潇洒、机智聪明的古代才子的激赏。不仅如此，《古今谭概》还在这些题材中注入了新的时代思想气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谭概》的笔触还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它的部名就有标为《闺诫》、《灵迹》、《非族》的；闺中怨女、风尘劣妓，贩夫走卒等广大的市民阶层成了它的重要描写对象。此亦可见其审美情趣已逐渐从高雅纯粹的神仙境转化为低级庸俗但更具人情味的平民境界。很明显，在这些短小的篇幅里面，包含着浓厚的特定的时代思想气息。

《古今谭概》对于生活中假丑恶的人物和现象，予以生动简洁的描绘，进行有力的揭露鞭挞，讽刺嘲弄。同时，它又直接或间接地欣赏了真善美的事物。由于它是一部自娱娱人之作，就决定了它多以喜剧手法来表达其内容，“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古今谭概》中许多篇章都善于抓住丑恶事物的外表与内在、存在与目的之间的矛盾，而揭露其底面、凸现其不谐调，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让人发笑”。“一笑面富贵假，而骄吝忮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倡狂之路绝……”（冯梦龙《自叙》）。

《古今谭概》的笑话、寓言、轶闻等，大都构思巧妙，表现手法也灵活多样。它对于人物事件的描写，往往巧设机局，使用夸张、烘托、渲染、联想、对比、双关、谐音、比拟等手法，以期于传神。虽篇幅短小，长不过一千字，短则数十字，而它的人物往往凭借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活立于纸上，达到讽世警行的效果。（金钟泠）

好好先生

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所言，亦大好”。今人称：“好好先生”本此。

——选自《古今谭概·癖嗜部》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读《三国志演义》三十五回，那个向刘备举荐贤才，多云“好好”的神人一身的隐士，即“水镜先生”司马徽者，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实，罗贯中笔下的司马徽以及常常为人引用的“好好先生”一语，均来自刘义庆《世说新语》记录的几条司马徽事迹及所引的《司马徽别传》。冯梦龙即据《司马徽别传》改写成了这一则蕴意深刻的故事。

《司马徽别传》云司马徽“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生活在汉末军阀割据，随时可能因言取祸的残酷现实之下的司马徽，不议论时人，对时人采取特别的肯定态度，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冯梦龙对这一记载精加改易，而使它所表达的思想更为含蓄深刻，意义更为广泛。

冯梦龙将司马徽不言人过的具体背景略去，一开始就直接点出他“与人语，美恶皆言好”的处世方式，然后通过两个事例来加以说明。前者合于道理，后者不近常情。别人死了儿子，他非但不予安慰，反说“大好”。因此遭到妻子的批评，可他对妻子的批评仍说“亦大好”。看起来这很滑稽，引人发笑，然而笑后又使人深思。

司马徽这种不辨是非善恶的态度是出于自己的昏愚呢？还是仅仅为了明哲保身逃避现实？回答当然是后者的，否则一生隐居不仕的司马徽就不会被目为“有德”者，他回笑妻子的话也表明了这点。“如卿所言，亦大好”并不滑稽或者昏庸。他肯定了妻子的批评，表明了自己仍有是非观念和同情怜悯之心。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他异常的处世态度，当有更深一层的领会。

在这则故事中，司马徽共说了三个“好”，一句顺情，一句逆理，一句发人深省，句句递进，层层剥笋，而最后一句又逼人回头重新思索，使读者经过回环往复、始能解其深意，此足见其构思之巧。这一则故事虽不足百字，却寄悲剧实质于越情悖理之中，更显其含蓄深刻，使人深思不已。但冯梦龙把这一故事归入《癖嗜部》，似是有损于它的意义。（金钟泠）

马湘兰

金陵名妓马湘兰以豪侠得名。有坐监举人请见，拒之。后中甲榜，授礼部主事，适有讼湘兰者，主事命拘之。众为居间，不听。既来见，骂曰：“人言马湘兰，徒虚名耳！”湘兰应曰：“唯其有昔日之虚名，所以有今日之奇祸。”主事笑而释之。湘兰死后，哀挽成帙。或谓张宾王曰：“闻君有祭文甚佳？”张曰：“吾乃仿《赤壁赋》作者。”使诵之，张但举一语云：“此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闻者绝倒。

——选自《古今谭概·雅浪部》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明代的南京，是著名的营妓之所。薛素素、马守真、柳如是、董小宛、李香等或以色艺、或以书画、或以豪侠倾动一时。其中马守真字湘兰者，工书札，通文辞、晓吟咏，善画兰竹。更可贵的则是她不媚权贵，"恒挥金以赠少年"（《静志居诗话》）的豪侠性格。她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相与往还，古之文集，多有记载。明万历进士汪盈科《雪涛阁谐史》就记载了一则马湘兰不畏权势的豪侠机智之事。冯梦龙归入《雅浪部》的《马湘兰》故事，所记马湘兰生前事除个别字句外，与《谐史》相同。

《马湘兰》一则包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写湘兰抗拒权贵的豪侠事。作为倚门卖笑的妓女，敢于拒绝"坐监举人"（指从国子监肄业的举人而又常住国子监者）"，已经够大胆了。"坐监举人"对此自然怀恨在心。他做了礼部主事之后，"适有讼湘兰者，主事命拘之，众为居间，不听"。可见其挟怨之深、泄愤之切。主事骂湘兰的话，也显出了湘兰被拘的无辜。对此，湘兰十分清楚，却坦然不惧。"湘兰应曰：'惟昔日之虚名，所以有今日之奇祸。'"一个"应"字，表明了她对"奇祸"早有清醒认识。但她并不卑恭屈膝以求怜悯，善言辨解以求脱祸。而是一语中的，点出主事之挟怨报复。这大可使主事恼羞成怒。因之，这就更有力地体现了湘兰不畏权势的豪侠精神。当然，这个主事看来也是个风雅人物，故能"笑而释之"。

另一个故事，则写湘兰死后之事。作为名妓，湘兰死后，"哀挽成帙"，总算颇不寂寞了。在众多的吊唁者中，有张宾王者竟仿苏东坡《赤壁赋》作祭文，这是一奇。更有一奇则是将湘兰比之于曹操，"此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是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将湘兰比之曹操，说起来不过就是个笑话，所谓"奇"，亦只是噱头而已，它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闻者绝倒"。

作为明代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冯梦龙，早年曾"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他热恋过歌妓侯慧卿，对妓女的生活有很深的了解。在他的《三言》中，就有不少描写妓女的名篇，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妓女的人格的尊重的态度。因此，在这里，也应仔细寻思，作

进一步的考察。

透过冯梦龙记载的这一笑话的表面，可以看到它表达出来的是并非玩笑的极其沉痛的思想。马湘兰作为妓女，尽管豪侠风雅，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生是寻欢取乐的对象，死亦可以成为“佳话”的根因。何以然如此，不是令人深思吗？（金钟泠）

《情史类略》

《情史类略》，简称《情史》，又名《情天宝鉴》，明代大型笔记小说总集。原书题“江南詹詹外史评辑”，现代研究者认为此书实乃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编纂。全书二十四卷，凡八百八十二篇。《情史类略》堪称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文言爱情小说总集，它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诸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编纂如此大规模的爱情小说专集，表现了冯梦龙思想艺术追求的巨大胆识。综观全书，从序评和编排分类格局所体现的编著者的思想，十分明确地展示了冯梦龙对于整个封建婚姻制度，对于由男女情爱体现出来的人性基本内容的理性审视。它是明末思想启蒙思潮对于传统婚姻观念，尤其是对官方“存天理，灭人欲”正统哲学的有力反驳。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级萌芽中的博爱思想，同时也表现了编纂者反封建思想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

冯梦龙在《情史序》中，宣称他“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辑评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情史序》为此，他穷搜广罗，上起禹夏，下迄明末，举凡书史百家，笔记杂丛，稗官轶闻，诗品曲谭直到耳闻目睹的社会新闻，只要“事专男女”，那怕“未尽雅驯”，都统统囊括殆净。既有历代相传的名媛佳女，风流才子，帝后妃嫔，狐仙神女的爱情传说，也有街谈巷议的韵事艳闻，甚至民间借鸟兽鱼虫，草木器皿讹传的荒诞故事，也都聊供笔资。《情史》内容的宏富，完备，它保存下来的若干已经亡佚的作品，它的良莠兼容的编辑方针，它的主题的独特与集中，使它成为中国古代文言爱情小说集大成的专题总集，其价值不应低估。

《情史》虽庞杂却有序，编纂主旨鲜明而突出。长长短短近九百篇故事，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却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万物如散线，一情为线索”。编纂者按其故事形态，主人公性格特点，表现特征，情爱性质，伦理判断等原则，分为二十四大类，以类为卷。每卷又细分小类。不少篇章还加上夹叙夹议的评语，言简意赅，颇多卓见。如卷2“情缘类”就分为意外夫妻，妻自择夫，夫妇重逢，老而娶者四类；卷九“情幻类”分为梦幻、离魂、附魂、招魂、画幻、事幻、术幻七类。这样，不但突出了编纂者的审美倾向，而且也便于读者阅读与选择。

《情史》的文学重心放在人物的形象刻划及其爱情历程之上。进入《情史》人物画廊的，不但有大家闺秀，妃嫔姬妾，而且有小家碧玉，娼优妓女；不但有公子王孙、帝王将相，而且有士子文人，市井蚁民。古往今来，无数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喜剧在书中都可以找到踪迹。这些作品，情态不一，风格殊异。或者热烈秾艳，或者清新明快，或者慷慨悲壮，或者忧伤凄凉，无论是崇高优美还是卑下丑恶，大都形象生动，情节曲折，语言明丽自然。尤其是女性形象，在书中占极大的比重。孟姜女、罗敷、孟光、卓文君、薛涛、关盼盼、玉堂春、杜十娘、张倩女、王娇、祝英台这些下层妇女对爱情的追求和献身精神，与赵飞燕、杨玉环、阿娇、宣华夫人、张丽华这些上层妇女附丽于帝王恩宠的畸形爱情形成鲜明对比。而湘妃、洛神、龙女们美丽的神人之恋更与贾云华、吴兴娘缠绵的人鬼之恋交相映衬。《情史》还以相当的篇幅讴歌钟情男子，项羽、玄宗、李煜、范蠡、唐寅、陆游、秦观的爱情故事使人感叹不已；但隋炀帝、金海陵、石崇、周廷章、李益、王魁、赫应祥这类纵欲寡情、负心薄幸、食空背盟的禽兽之徒也未能逃脱谴责与鞭挞。许多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如弄玉吹箫、英台化蝶、望夫石、连理树给人丰富的联想。甚至孔子娶妾、高僧鸠摩罗什纳妓的野史稗闻也成为证实编者“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的生动例证。总之，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爱情婚姻史、两性关系史，在这些作品中展现了它们的各个侧面。在某种程度上，其中的不少篇章可以称之为

封建制度下被扭曲的男女关系畸形发展的实录，它们的认识价值是应予重视的。

《情史》成书于明末书刊印刷业兴盛之际，当时尚无现代的版权意识，因此《情史》的编纂者对所选作品作了不同程度的增补删削加工润色。从总的结果看，尽管未能保持旧貌，但多数地方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故事情节更加紧凑，文学语言更加含蓄精练。如《刘翠翠》描写一对青梅竹马的少年夫妻翠翠与金定遭兵祸离散，两人辗转相遇，却咫尺天涯难以重聚，终于双双殉情而死的悲剧。原故事载瞿佑《剪灯新话》，选入《情史》的，删去了翠翠夫妇魂灵寄书、老父寻女见坟、夜梦女儿的结局，整个故事更加完整精粹，所以冯梦龙注云原作结尾“似涉小说家套数，今删之”。《情史》也收入冯梦龙自己的作品。卷四情侠类《冯蝶翠》条的篇末评语中，就附载了冯梦龙的《张润传》。这篇取材于苏州实事的小说，描写青楼妓女张三与商人程生赠金服毒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既惊心动魄，又出人意料。后面的评语尖锐泼辣，正是冯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的文艺观的具体体现。

《情史》的不足有三：除上述任意改窜之弊外，编纂者的“情取”观带有泛情论的唯心成分和与封建伦理妥协的调和色彩，因而内容显得杂芜。求全求备的编辑动机，使《情史》疏于选择，体例不一。其所收近九百条作品，并非都能称为小说，除了那些结构完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丰满的传奇小说外，有不少是轶事小品或者诗品曲话，缺乏小说因素与特征，内容单薄，个别地方有凑数之嫌，这样使全书艺术水准参差不齐。(徐世丕)

徐　信

建炎三年，车驾驻建康。军校徐信，与妻子夜出市，少憩茶肆旁。一人窃睨其妻，目不暂释。信怪之，乃舍去。其人踵蹑及门，依依不忍去。信问其故。拱手逊谢曰：“心有情实，将吐露于君，君不怒，乃敢言。愿略移步至前坊静处，庶可倾竭。信从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县某姓氏耶”？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掩泣曰：“此

吾妻也。吾家于郑州，方娶三年，而值金戎之乱，流离奔窜，遂成乖张。岂意今在君室”。信亦为之感怆，曰：“信，陈州人也。遭乱失妻，至淮南一村店，逢妇人，敝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为溃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馈食，留一二日，乃与之俱。初不知为君妇，今将奈何”？其人曰：“吾今已别娶，藉其资以自给，势无由复寻旧盟。倘使暂会一面，叙述悲苦，然后诀别，虽死不恨！”信固慷慨义士，即许之。约明日为期，令偕新妻同至，庶于邻里无嫌。其人欢拜而去。明日，夫妇登信门。信出迎，望见长恸，则客所携，乃信妻也。四人相对惊惋，拊心号咷。是日，各复其故，通家往来如姻娅云。

——选自《情史》卷二情缘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有宋一代，边患频仍。金兵南侵使千百万普通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徐信》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这篇小说以饱醮血泪的笔触，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两对平民夫妻在战乱中离散而又重聚的悲喜剧，在一定程度上控诉了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赞颂了下层民众之间相濡以沫，互谅互助的高尚品格，是一篇形象生动，情节巧妙和富于戏剧性，风格含蓄平易的佳作。

作者以不足三百四十字的极经济笔墨，浓缩了两个普通百姓——军校徐信和不知姓名的郑州人遭乱失妻的不幸遭遇以及这两对夫妻最终团圆重聚的曲折经历，从他们多舛的人生遭际的纵向线索中截取邂逅识妻，换妻重聚的横断面来加以铺陈，抓住这扣人心弦的人生奇遇来抒发郁结在作者心中的愤懑，使小说具有以小见大，似浅实深的艺术魅力。

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结构完整，情节安排于平淡中见波澜。按时间顺序，它可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窃睨徐妻的生人目不暂释、足不忍去的怪行，引出徐信与此人次日会妻叙别之约；第二部分写次日各偕新妻践约晤面，从而揭示出这两对夫妻之间奇特的巧合关系，由此导致重换配偶，各自团圆的喜剧结局。小说的重心放在第一部分。在这部分中作者安排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揭示人物关系及其冲突，引起悬念为目的。小说开端简洁明洁。写

军校徐信携妻夜憩茶肆，忽一人“窃睨其妻，目不暂释”，并且“踵蹑及门，依依不忍去”。这个陌生人反常的非礼行为虽使徐信“怪之”，却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忠厚的军校只是“舍去”不问。读者因此对徐信的善良和陌生人的多情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也产生欲知究竟的心理期待。第二层次作者以对话和行动描写全面地展开人物的矛盾关系及其前因后果，使人物形象的主要轮廓逐渐丰满清晰。徐信与陌生人之间恳切的内心剖白，激起两个情敌之间巨大的同情和理解，终于产生徐信允妻次日与前夫晤面的君子之约。读者不但感叹这两个男人在兵祸中颠沛流离，失妻另娶的奇遇，而且对徐信善良大度的品德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就为下一步情节的突转作了情理逻辑上的铺垫。至此，小说的矛盾冲突已经全面展开，高潮即将到来。

第二部分紧接前夜订约，迅速铺开次日双方践约过程的描写：“明日，夫妇登信门。信出迎，望见长恸，则客所携，乃信妻也”。这真是出奇制胜的生花妙笔。“窃睨”而“目不暂释”已是一奇，此处“客所携乃信妻”又是一奇。“望见长恸”四字，真实地刻划了徐信夫妇劫后重逢悲喜交集的情态。紧接着用“四人相对惊惋，拊心号咷”十个字，把故事推向两对夫妻“各复其故”重聚团圆的高潮。这种由悲而喜、水到渠成的突转式高潮，到此以“通家往来如姻娅云”一句恰到好处地嘎然而止，给读者以欣慰不已，余味无穷的情理感受。在一奇二奇之后，“各复其故”成为三奇。这三奇情节的巧妙安排，用“凤头、猪肚、豹尾”来形容，应该说不是溢美之词。

这篇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应称道。作者用语简洁准确，善于用白描手法记言描行。文章朴素流畅，生动传神，对话符合人物身分个性。它们表明了我国古典传奇小说艺术在明末的新进展，因此值得重视。（徐世丕）

《喻世明言》

《喻世明言》，明代冯梦龙搜集整理的话本小说集之一，又常被称为《古今小说》。明天启元年出版。

这本话本小说集收有短篇小说40篇。作品题材很广，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一、爱情题材，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真实地描述了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及她们为追求幸福所作的种种斗争；二、揭露统治阶级的题材，如《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反映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斗争和官僚、地主恶霸的罪行；三、友谊题材，如《吴保安弃家赎友》，歌颂纯真的友谊；四、神仙怪异题材，如《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方面，小说集中的作品刻划了众多个性化的人物，这些人物的个性又能与他的当时的社会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人物形象多姿多彩。

作品在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时，善于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来描写他们的个性特征，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当闻淑女听到两个公差说找不到沈小霞了时，她便“噙着眼泪，一双手扯住两个公人，叫道：‘好，好，还我丈夫来！”并且“倒走在外”，“双足顿地，放声大哭”。扯住公人索还丈夫，双足顿地放声大哭，这样的行为只有她这样的小妾才能做得出来，作者通过这一连串的行动和语言描写，刻画出了闻淑女勇敢而泼辣的性格。

作品还善于以人物的内心世界刻划人物，常常把人物的内心活动的描写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及人物的表情、对话、行动的描写结合起来，绘声绘色，入微入骨。这些精彩的细节描写，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第二、题材的扩展和生活素材的丰富方面，作品以大量的生活素材和艺术描写，使作品的主题和细节极为具体丰富，故事情节曲折变化，波澜起伏。

第三、结构体制方面，小说集中的作品，以说话人表演手段的诗词、入话、头回为创作的结构形式，故事情节在人物的性格冲突中发展，前因后果的交待非常清楚，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脉络分明，作品中的矛盾一般“当场”解决，有头有尾。作品中这些说话

人固有的表演特点，使读者仿佛置身书场，亲聆艺人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四、语言的运用方言，作品的语言准确、精炼、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作品在描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时，能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甚至能使用一连串的词汇。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正文开头，对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张员外的那一大段描叙，语言极其明快、犀利、生动、形象，把张员外的吝啬形象刻划得入木三分。

以上四个方面，表现出了作品的巨大的艺术成就。（海　伦）

棒打新郎

到晚，莫司户冠带齐整，帽插金花，身披红锦，跨着雕鞍骏马，两班鼓乐前导，众僚属都来送亲。一路行来，谁不喝彩！正是：

　　鼓乐喧阗白马来，风流佳婿实奇哉。

　　团头喜换高门眷，采石江边未足哀。

是夜，转运司铺毡结彩，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门。莫司户到门下马，许公冠带出迎，众官僚都别去。莫司户直入私宅，新人用红帕覆首，两个养娘扶将出来。掌礼人在槛外喝礼，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莫司户此时心中如登九霄云里，欢喜不可形容，仰着脸，昂然而入。才跨进房门，忽然两边门侧里走出七八个老妪、丫环，一个个手执篱竹细棒，劈头劈脑打将下来，把纱帽都打脱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正没想一头处。莫司户被打，慌做一堆蹭倒，只得叫声："丈人，丈母，救命！"

只听得房中娇声宛转，分付道："休打杀薄情郎。且唤来相见。"众人方才住手。七八个老妪、丫环，扯耳朵、拽胳膊，好似六贼戏弥陀一般，脚不点地，拥到新人面前。司户口中还说道："下官何罪？"开眼看时，花烛辉煌，照见上边端端正正坐着个新人，不是别人，正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时魂不附体，乱嚷道："有鬼！有鬼！"众人都笑起来。只见许公自外而入，叫道："贤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头所认之义女，非鬼也。"莫稽心头方才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

"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许公道："此事与下官无干。只吾女没说话就罢了。"玉奴唾其面，骂道："薄幸贼！你不记宋弘有言：'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当初你空手赘入吾门，亏得我家资财，读书延誉，以致成名，侥幸今日，奴家亦望夫荣妻贵，何期你忘恩负本，就不念结发之情，恩将仇报，将奴推堕江心。幸得上天可怜，得遇恩爹提救，收为义女。倘然葬江鱼之腹，你别娶新人，于心何忍？今日有何颜面，再与你完聚？"说罢，放声而哭，千薄幸，万薄幸，骂不住口。

莫稽满面羞惭，闭口无言，只顾磕头求恕。许公见骂得够了，方才把莫稽扶起，劝玉奴道："我儿息怒，如今贤婿悔罪，料然不敢轻慢你了。你两个虽然旧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烛。凡事看我之面，闲言闲语，一笔都勾吧。"又对莫稽说道："贤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别人。今宵只索忍耐，我教你丈母来劝。"说罢，出房去。少刻夫人来到，又调停了许多说话，二个方才和睦。

——选自《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选出来的一段。主人公莫稽原是个一贫如洗的穷秀才，后靠妻子金玉奴的资助才学日进，23岁时发解，连科及第，一旦高中，他马上看不起出身乞丐头的妻子，竟在一个月夜将玉奴推下江中。玉奴为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所救，收为义女，配与莫稽，于是新婚之夜，新郎陡遭一场棒打以为教训，这里选取的就是作品中棒打新郎一段。

文中没有一入手就写新郎遭棒打，而是用了烘托渲染的手法，先写了迎亲场面的热闹和莫稽的洋洋得意。"莫司户冠带齐整、帽插金花，身披红锦，跨着雕鞍马"，"两班鼓乐前导，众僚属都来送亲"，"转运司铺毡结彩，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门"，场面好不气派，好不热闹！可是当得意洋洋的新女婿才跨进房门气氛便急转直下，被一阵篱竹细棒劈头劈脸地"打得叫喊不迭，"进门前的得意洋洋和进门后的狼狈不堪形成了强烈对比，收到了极好的喜剧效果。

文中的细节描写也极其精彩。莫稽猛然得了"团头喜换高门

眷”的好运，自然心中得意非凡，跨进房门时，他是“仰着脸昂然而入”，仅“仰着脸”三个字，就将他“如登九霄云里，欢喜不可形容”，狂妄不可一世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棒打新郎的细节也十分精彩。莫稽走进洞房，“两边门侧里走出七八个老妪丫环，一个个手执竹篱细棒，劈头盖脸打将下来”，莫司户“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棒打新郎是转运使的安排，他恨其薄幸，要打一顿给金玉奴出出气，但又不想打得太狠，只想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因此，他安排的执行者不是七八个大汉，而是七八个老妪，手执的不是大竹板大木棒，而是篱竹细棒，老妪加篱竹细棒，不管用多大的力气，也只能打疼而不会打死。这一段细节描写，间接反映了转运使的精巧安排和细微的心理活动。

作品中人物的语言行动也很符合人物的身份。如莫稽被七手八脚地扭送到玉奴面前时，玉奴面对的是自己曾经全力帮助、中第后又谋害抛弃自己的薄幸丈夫，此时的她当是悲从心起、百感交集，如果她还是过去的团头（乞丐头）之女，也许她会扑上去对莫稽又撕又咬，或者是给他几个耳光以解心头之气，然而她此时是转运使的女儿，已经是高门千金的身份，所以，她没有表现出上述行为，而只是“唾其面”，以解心头之恨。“唾其面”的行为，既符合她当时的心情，又符合她自己的身份。

文中玉奴痛斥负心郎的语言则酣畅淋漓，痛快之至。（海　伦）

闻氏哭闯兵备道

老店主见妇人口嘴利害，不敢言语。店中闲着的，一时间聚了四五十人，闻说妇人如此苦切，人人恼恨那两个差人，都道：“小娘子要去叫冤，我们引你到兵备道去。”闻氏向着众人深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见不平，可怜我落难孤身，指引则个！这两个凶徒，相烦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众人道：“不妨事，在我们身上。”张千、李万欲向众人分剖时，未说得一言半字，众人便道：“两个排长不消辩得，虚则虚，实则实，若是没有此情，随着小娘子到官，怕他则甚！”妇人一头哭，一头走，众人拥着张千、李万，搅

做一阵的，都到兵备道前，道里尚未开门。

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闻氏束了一条白布裙，径抢进栅门，看见大门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悬着个槌儿，闻氏抢槌在手，向鼓上乱挝，挝得那鼓振天的响。唬得中军官失了三魂，把门吏丧了七魄，一齐跑来，将绳缚住，喝道："这妇人好大胆！"闻氏哭倒在地，口称泼天冤枉，只见门内吆喝之声，开了大门，王兵备坐堂，问击鼓者何人。中军官将妇人带进，闻氏且哭且诉，将家门不幸遭变，一家父子三口死于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褒，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谋害，有枝有叶地细说了一遍。王兵备唤张千、李万上来，问其缘故。张千、李万说一句，妇人就剪一句，妇人说得句句有理，张千、李万抵搪不过。王兵备思想道："那严府势大，私谋杀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难保其无。"便差中军官押了三人，发去本州鞫审。

——选自《古今小说》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一节是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选出来的。闻淑女是沈小霞之妾。沈小霞的父亲得罪了权奸严嵩，与沈小霞的两个弟弟同被严嵩迫害至死。身为长子的沈小霞被公差押解流放，闻淑女不畏千难万险，随夫同行。她临危不惧，巧妙地与公差周旋，使丈夫逃脱了解差的手掌。这一节就是写沈小霞逃离魔掌后，闻淑女反咬公差杀害了她丈夫，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周旋斗争。

作品大量地使用行动描写和对话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闻淑女为了更好地掩饰丈夫的逃跑，一口咬定是两个公差杀害了丈夫，一定要拉他们去见官，但她又怕路上两个公差跑掉，于是向周围围观的群众哭诉，求得了他们的同情，终于在群众的帮助下把两个公差弄到了兵备道里，表现了她过人的机智。

她一头走，一头哭，到了兵备道，接下来，作者对她在兵备道的行动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写。"闻氏束了一条白布裙，径抢进栅门，看见大门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悬着个槌儿，闻氏抢槌在手，向鼓上乱挝，挝得那鼓振天的响，"然后"哭倒在地，口称泼天冤枉。"这一段细节描写，有形、有声、有色，一个勇敢泼辣的妇女形象立刻

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行动放在闻淑女身上十分符合人物的身份，“径抢进栅门”、“抢槌在手，向鼓上乱挝”，“哭倒在地”，这些极为泼辣的行动，一个庄重软弱的夫人是做不出来的，只有象闻淑女这样一个历经艰险、身处逆境的小妾才能做得出来。

在王兵备审案时，作者则使用了对比的手法表现闻淑女的能言善辩。张千、李万说一句，闻淑女就反驳一句；妇人说得句句有理，张千、李万却是无法抵搪，终于使王兵备也相信了闻氏的哭诉多半是真。

作品的语言十分生动、精炼，如写闻淑女向王兵备哭诉事情的经过时写道：“闻氏且哭且诉，将家门不幸遭变，一家父子三口死于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谋害，有枝有叶地细说一遍。”短短几句话就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使情节结构更加紧凑。（海　伦）

悭吝鬼张员外

方才说石崇因富得祸，是夸财炫色，遇了王恺国舅这个对头。如今再说一个富家，安分守己，并不惹事生非；只为一点悭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变做一段有笑声的小说。这富家姓甚名谁？听我道来：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作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
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
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

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

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
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

是一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着做磬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

当日是日中前后，员外自入去里面，白汤泡冷饭吃点心，两个

主管在门前数见钱。只见一个汉，混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下面熟白绢裤拽扎着，手把着个笊篱，觑着张员外家里，唱个大喏了教化。口里道："持绳把索，为客周全。"主管见员外不在门前，把两文撇在他笊篱里。张员外恰在水瓜心布帘后望见，走将出来道："好也，主管！你做什么，把两文撇与他？一日两文，千日便两贯。"大步向前，赶上捉笊篱的，打一夺，把他一笊篱钱都倾在钱堆里，却教众当直打他一顿。路行人看见也不忿。那捉笊篱的哥哥吃打了，又不敢和他争，在门前指着了骂。只见一个人叫道："哥哥，你来，我与你说句话。"捉笊篱的回过头来，看那个人，却是狱家院子打扮一个老儿。两个唱了喏，老儿道："哥哥，这禁魂张员外，不近道理，不要共他争。我与你二两银子，你一文价卖生萝卜，也是经纪人。"捉笊篱的得了银子，唱喏自去，不在话下。

——选自《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一节选自《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开头部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张员外的丑恶形象，文章开头的这一节则是对张员外吝啬贪婪本性的集中描写。

夸张是塑造人物形象时常用的手法。在描写反面人物时，人们常把他们的丑恶行为加以夸张，使之漫画化，以达到批判讽刺的效果。这一节在描述张员外的吝啬贪婪本性时，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

张员外祖上几代开当铺，家藏万贯，是有名的富家，可他舍不得花钱娶妻子，情愿晚上做梦同鬼交欢。他甚至舍不得花钱吃饭穿衣，发下衣服不破、吃食不消的大愿。他有的是金银财宝，却不满足，还要去"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在地上拾到一文钱还要磨成镜儿，捍成磬儿，叫声："我儿"，亲个嘴儿。这些语言都夸张到了顶点，把张员外的吝啬劲儿形象化了，把他的吝啬鬼面目刻划得入木三分。描写他拾到一文钱的心理状态和行动时，作者[illegible]了六个"儿"字，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幽默生动，极尽讽刺之功。

作者接下来以张员外的言行来直接描写他的吝啬贪婪。两个主

管在门前数现钱，他却在里面吃“白汤泡冷饭”，这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乞丐来要钱，主管悄悄给了他两个小钱，这也没能瞒过守财奴的眼睛。张员外走将出来道：“好也，主管！你做什么，把两文撇与他？一日两文，千日便两贯！”接着作者描写了他的一连串动作，他“大步向前，赶上捉笊篱，打一夺”，这些动作已表明了他想夺回钱来的急切心理，而他夺过笊篱后，不是把自己的两文小钱拿回来，而是“把一笊篱钱都倾在了钱堆里”，这就更见其贪婪和无耻了，接下来作者用旁观人的口道出：“这禁魂张员外，不近道理”。

作者先用夸张手法点出张员外吝啬贪婪的本性，再用张员外的言行和旁观者的语言加以说明，活脱脱地勾画出了张员外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形象，足见作者构思的精巧。两段韵文生动、活泼、幽默，为作品增添了不少色彩。（海　伦）

《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明代冯梦龙搜集整理的一部宋、元、明话本小说集。明天启七年印行。

这部小说集里收有短篇小说 40 篇。作品内容广泛，有的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如《崔待诏生死冤家》、《王娇鸾百年长恨》）；有的歌颂真正的友谊，斥责背信弃义的行为（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桂员外穷途忏悔》）；还有的是公案小说，抨击贪官恶吏，颂扬清官廉吏（如《三现身包龙图断案》）。

这些话本小说作品表现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一、塑造了许许多多既能体现一定的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上层剥削阶级，下至城市平民、烟花妓女，都写得栩栩如生。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没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觉。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杜十娘，《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的玉堂春，她们同是烟花妓女，但她们各有特殊遭遇，各有性格特点和反抗方式。杜十娘给人以刚烈的印象，她虽生活在污泥之中，却始终保持纯洁的心灵；她一旦掌握自

己的命运，就绝不甘再次受人侮辱；当美好的希望幻灭时，她宁愿反抗而死，也不肯忍辱偷生，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玉堂春则是性格坚韧、历久不磨的一种类型。公子的贫困，老鸨王八的毒打，都不能改变她爱公子的初衷，反而更加机智地和恶势力斗争。她忍受无尽期的期待，被出卖作人妾，又含冤入牢狱，但最后终于实现了愿望。

小说集中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形象体系。

第二、情节曲折动人，善以结构悬念引人入胜。小说作者善于把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加以选择、安排、裁剪，大量运用巧合的方法构成使人意想不到的情节，小说往往横生枝节，波澜起伏。大量的巧合手法，缩短了故事的过程，推动情节急速发展，把发生在广大空间和漫长时间里的事凝聚到了一个焦点，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巧合手法的运用，还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如《苏知县罗衫再合》里便有一连串的偶然和巧合：杀人的强盗，偏偏收养了被害者的儿子；有杀父之仇的强盗，偏偏是自己的养父。这些作品显示出了作者的匠心，艺术价值很高。

第三、善于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描写丰富细腻。话本中常用“××想”的方式，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种对心理的剖析，往往细致入微，刻划出人物的细部。除此而外，作品中还常用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某种心理状态。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写他们热恋中分别后的两地相思时，有语言，有动作，铺叙酣畅，细腻透彻，丝丝入扣，达到了传神入髓的地步，写出了两人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心理状态。

第四、语言活泼通俗，大量运用人民的口头语言，如各种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等，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

作品的主体部分一般都是散文里加有韵文，散文叙述事件发展过程，韵文则用来细致地描写一些动人的场面或某种心理状态，或是用来发表作者的感慨或咏叹。话本的结尾也往往有一节韵文，用来归纳全文，卒章点题，提出劝诫意思，阐明写作意图，作为说话

的收场。（海　伦）

私　奔

不则一日，时遇春天，崔待诏游春归来，入得钱塘门，在一个酒肆，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得数杯。则听得街上闹吵吵，连忙推开楼窗看时，只乱烘烘道："井亭桥有遗漏。"吃不得这酒成，慌忙下酒楼看时，只见：

初如萤火，次若灯光，千条蜡烛焰难当，

万座糁盆敌不住。六丁神推倒宝天炉，

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骊山会上，料应褒姒逞娇容，赤壁矶头，想是周郎施妙策。

五通神牵住火葫芦，宋无忌赶番赤骡子。

又不曾泻烛浇油，直恁的烟飞火猛！

崔待诏望见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远。"奔到府中看时，已搬挈得罄尽，静悄悄地无一个人。崔待诏既不见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自言自语，与崔宁打个胸厮撞。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倒退两步，低声唱个喏。原来郡王当日，尝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把来嫁与你。"这些众人，都撺掇道："好对夫妻！"崔宁拜谢了，不则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也痴心。秀秀见恁地个后生，却也指望。当日有这遗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沿着河，走到石灰桥。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宁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宁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无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当时崔宁买将酒来，三杯两盏，正是：

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道不得个"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

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釆，‘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选自《警世通言》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一节选自《崔待诏生死冤家》。璩秀秀是咸安郡王的丫环，她爱上了郡王府里的碾玉匠崔宁，趁一次王府起火的机会，她主动向崔宁表达爱情，并勇敢地与崔宁一起逃走。秀秀和崔宁后被咸安郡王抓回，秀秀被打死在后花园，崔宁杖刑之后被发配到建康府，秀秀的鬼魂也一同前往，重新过着相亲相爱的生活。小说塑造了一个热情、聪明、泼辣，执着地追求幸福生活的少女形象。

作者在写秀秀和崔宁的出走前，先描写郡王府的大火，不惜笔力大加渲染，为后来崔宁与秀秀的得以出逃埋下伏笔，作了铺垫。在描写火势的凶猛时，作者用了比较手法，“千条蜡烛焰难当，万座糁盆敌不住”；用了比喻手法，“初如萤火，次若灯火”，“六丁神推倒宝天炉，八力士放起焚山火”，“五通神牵住火葫芦，宋无忌赶番赤骡子”；用了假设联想，“骊山会上，料应褒姒逞娇容；赤壁矶头，想是周郎施妙策。”把这场大火描绘得轰轰烈烈。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大量使用了富有个性特点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各个方面。作者往往只用几句简短的话，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使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如写秀秀和崔宁出了府门，走到石灰桥时，“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痛了，走不得。’”到了崔宁家中坐定，她又以主人的身份吩咐崔宁：“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这里，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少女在自己所信赖的男子面前所表现的那种娇赖神态。

崔宁买回酒来，给秀秀喝了。借着酒性，秀秀开始向她所爱的人大胆进攻，“你还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这一细节，反映了秀秀的直率大胆，崔宁的老实本份，秀秀再进一步：“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怎地倒忘了?”，对崔宁仍是“喏喏”的答应，秀秀直截了当地提出：“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好一个直率泼辣、热烈追求幸福爱情的痴情少女！崔宁毕竟是郡王府中一个小小的碾玉待诏，面对郡王府丫环的炽热爱情，他不敢接受。秀秀便说：“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说去。”以此对崔宁进行“要挟”，足见其聪明机灵。正是在她的一再鼓励下，忠厚本份的崔宁才终于下定决心带秀秀出逃，和秀秀做了夫妻。

文中所用的韵文为作品增添了许多色彩，如前面对大火的描述。再如写秀秀酒后的神态，“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一方面写出了秀秀酒后的迷人，一方面也为她酒后的直率大胆作了铺垫。（海　伦）

情　变

却说杜十娘在舟中，摆设酒果，欲与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灯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见公子颜色匆匆，似有不乐之意，乃满斟热酒劝之。公子摇首不饮，一言不发，竟自床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悦，乃收拾杯盘，为公子解衣就枕，问道：“今日有何见闻，而怀抱郁郁如此?”公子叹息而已，终不启口。问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决不下，坐于床头而不能寐。

到夜半，公子醒来，又叹一口气。十娘道：“郎君有何难言之事，频频叹息?”公子拥被而起，欲言不语者几次，扑簌簌掉下泪来。十娘抱持公子于怀间，软言抚慰道：“妾与郎君情好，已及二载，千辛万苦，历尽艰难，得有今日。然相从数千里，未曾哀戚；今将渡江，方图百年欢笑，如何反起悲伤，必有其故。夫妇之间，生死相共，有事尽可商量，万勿讳也。”公子再四被逼不过，只得含泪而言道：

"仆天涯穷困，蒙恩卿不弃，委曲相从，诚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于礼法，况素性方严，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荡，将何底止？夫妇之欢难保，父子之伦又绝。日间蒙新安孙友邀饮，为我筹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惊道："郎君意将如何？"公子道："仆事内之人，当局而迷。孙友为我画一计颇善，但恐恩卿不从耳。"十娘道："孙友者何人？计如果善，何不可从？"公子道："孙友名富，新安盐商，少年风流之士也。夜间闻子清歌，因而问及。仆告以来历，并谈及难归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见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天。但情不能舍，是以悲泣。"说罢，泪如雨下。

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哪里？"公子收泪道："未得恩卿之诺，金尚留彼处，未曾过手。"十娘道："明早快快应承了他，不可错过机会，但千金重事，须得兑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过舟，勿为贾竖子所欺。"

——选自《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一节选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是京都名妓，她虽沦为妓女，却不甘命运的摆布，积极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她真心地爱上了在京攻书的李甲，毅然地拿出重金赎出自己，跟随李甲返回家园，途中却被李公子转卖他人，她愤而将所藏百宝箱沉入水底，自已也跳入水中。作品塑造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妇女形象。

作品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的个性。她毅然地脱离烟花生涯，随李甲回家，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李甲身上，希望能够和李甲过上相亲相爱、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李甲却背地里将她卖给了他人，杜十娘所有的希望顷刻间烟消云散。作品把她放在这样一个矛盾冲突中，展示她刚强的性格。

在展现人物性格时，作者主要使用了行动描写和对话描写。李

甲一天没回，杜十娘挑灯以待；李甲下船时，十娘起身相迎；见李甲闷闷不乐，她又满斟热酒相劝，并给李甲解衣就枕；李甲落下泪来，她又将李甲抱持于怀，软言抚慰。这一系列行动，表现了杜十娘的温柔体贴以及对李甲深深的爱。当杜十娘获知李甲已把自己出卖时，作者写她“放开两手，冷笑一声”，仅仅八个字，就把十娘内心的失望、苦痛和坚强不妥协的性格表现出来。有的行动描写，虽然字数不多，却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写李甲变心，先写他“扑簌簌掉下泪来”、“含泪而言”、“泪如雨下”，但当杜十娘表示同意嫁给孙富时，却又立时收泪。通过这些简炼的描绘，把这个纨袴子弟肮脏的内心世界完整地揭示在读者面前。

文中的对话也十分符合人物的个性和矛盾的发展。如杜十娘还不知道李甲已将她出卖时，她对闷闷不乐的李甲是“软言抚慰”：“夫妇之间，生死相共，有事尽可商量，万勿讳也。”当她终于得知李甲将她出卖了时，她是冷笑一声道：“为郎君划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话语极尽讽刺凄楚，把十娘突遭打击后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悲愤以及对李甲的诀绝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品在描写人物时还用了衬托、对比的手法。写李甲的变心前先描写杜十娘的温柔体贴以此更反衬出了后面李甲的无情无义。李甲得知杜十娘同意嫁孙富时的高兴和先前的悲泣的对比则刻划出了李甲的丑恶。（海　伦）

苦　相　思

话分两头。却说玉姐自从上了百花楼，从不下梯。是日闷倦，叫丫头：“拿棋子过来，我与你下盘棋。”丫头说：“我不会下。”玉姐说：“你会打双陆儿？”丫头说：“也不会。”玉姐将棋盘双陆一皆撇在楼板上。丫头见玉姐眼中带泪，即忙掇过饭来，说：“姐姐，自从昨晚没用饭，你吃个点心。”玉姐拿过分为两半。右手拿一块吃，左手拿一块与公子。丫头欲接又不敢接。玉姐猛然睁眼见不是公子，将

那一块点心掉在楼板上。丫头又忙掇过一碗汤来，说："饭干燥，吃些汤罢！"玉姐刚呷得一口，泪如涌泉，放下了。问："外边是甚么响？"丫头说："今日中秋佳节，人人玩月，处处笙歌，俺家翠香翠红姐都有客哩！"玉姐听说，口虽不言，心中自思"哥哥今已去了一年了。"叫丫头拿过镜子来照了一照，猛然唬了一跳："如何瘦得我这模样？"把那镜丢在床上，长吁短叹，走至楼门前，叫丫头："拿椅子过来，我在这里坐一坐。"坐了多时，只见明月高升，谯楼敲转，玉姐叫丫头："你可收拾香烛过来，今日八月十五日，乃是你姐夫进三场日子，我烧一炷香保佑他。"玉姐下楼来，当天井跪下，说："天地神明，今日八月十五日，我哥王景隆进了三场，愿他早占鳌头，名扬四海。"祝罢，深深拜了四拜。有诗为证：

对月烧香祷告天，何时得泄腹中冤；
王郎有日登金榜，不枉今生结好缘。

——选自《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一节选自《玉堂春落难逢夫》。礼部尚书的儿子王景隆与京都妓女玉堂春真心相爱，后来王景隆床头金尽，他们的爱情便遭到老鸨的千方百计的阻挠，趁王景隆回家攻读之机，老鸨设计将玉堂春卖给了一个山西商人沈洪。沈洪妻与人通奸，毒死沈洪，嫁祸于玉堂春，玉堂春屈打成招，下在狱中，王景隆中进士之后调任山西巡抚，昭雪了冤狱，和玉堂春重聚。这一节写的是玉堂春和王景隆分别后，玉堂春对王景隆的苦苦相思，塑造了一个痴情少女的形象。

玉堂春与王景隆相亲相爱，一旦分别，不免陷入苦苦的相思之中。这一节里作者着重描写了玉堂春的心理活动。不仅对她的心理活动作直接描写，还描写了她的语言、动作、神态和环境来表现她的心理状态，细节真实动人。

自从王景隆走后，玉姐呆在百花楼里，从不下梯。王景隆不在身边，她便觉得闷倦，只好与丫头玩乐解闷，但是，她想与丫头下棋，丫头不会；想打双陆，丫头也不会，这就令她十分失望，如果王景隆在的话，就会陪她下棋打双陆了，"玉姐将棋盘双陆一皆撇在

楼板上"。这一动作，表现了她心中深深的失望。"丫头见玉姐眼中吊泪"，知道她又在想念王景隆了，急忙给玉姐盛了饭劝她吃，想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可是当丫头递过去一个点心时，玉姐却是"拿过分为两半。右手拿一块吃，左手拿一块给公子"，更见其爱王公子之深，思王公子之切，在她恍恍惚惚的心理状态中，王景隆似乎并没离去，仍然守在她的身边。当她发现身边不是王公子时，内心的痛苦和失望更深，"将那一块点心掉在楼板上"。聪明灵巧的丫头端了汤来，"玉姐刚呷得一口，泪如涌泉，放下了"。听到外面有歌舞之声，便问丫头缘故，丫头在告诉她正是中秋佳节，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地过节，她却"心中自思：'哥哥已去一年了。'"，拿过镜子来一照，才发现自己已为王公子弄得形消骨瘦了。玉姐走在楼门前坐下，作者写道："只见明月高升，谯楼敲转"，以写景来衬托出玉姐的孤独冷清，中秋佳节，本应是情人双双赏月的幸福时光，玉姐此时却是独坐楼门，谯楼里传出的敲钟声更衬出了玉姐的凄清。然后她走下楼来，"当天井跪下"，为王景隆深深祈祷，祝愿他"早占鳌头，名扬四海"。

这一节描写，有语言，有神态，有动作，有环境，铺叙酣畅，细腻透剔，丝丝入扣，达到了传神入髓的地步，真切生动地写出了玉堂春对远方的情人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心理状态。（海　伦）

《醒世恒言》

《醒世恒言》，明末冯梦龙编著，为"三言"之一，比《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略后问世。所收宋元话本较前两书为少，除《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小水湾天狐诒书》等七篇可推知为宋元人之作品外，其余绝大部分是明人拟作，很可能还有冯氏自己的作品在内。这些故事的来源，有出自史传的，也有出自历代笔记、小说的，而最多的直接本自民间传说故事，来源于社会生活。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愿望，尤其对于两宋以及明代城市发达以后平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着较广泛、较细致和较深刻的描写。当然，

市井阶层的感情和意识本身，同时也包含着庸俗的、封建的一面，这一方面也常常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但总的说来，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乐观、健康的情绪，以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某些方面加以冷嘲热讽、揶揄讥刺等比较积极的因素，仍然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

本书反映了主张婚姻自由，男女结合应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的早期市民民主主义思想。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吴衙内邻舟赴约》、《黄秀才徼灵玉马坠》等。其次，大胆暴露了封建统治头子们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如《隋炀帝逸游召谴》、《金海陵纵欲亡身》，以及封建僧侣利用宗教愚弄人民的罪行和在"庄严慈悲"的金像下所干的糜烂、荒淫、诈骗、劫杀的勾当。第三，书中还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如《施润泽滩阙遇友》、《徐老仆义愤成家》等。其它如《钱秀才错占凤凰涛》、《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对旧式婚姻的讽刺；《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对恶霸横行乡曲的揭露；《十五贯巧言成巧祸》对官吏糊涂断案的嘲讽；以及《灌园叟》、《卢太学》、《二郎神》等等，也都是历来脍炙人口的作品。

总之，这几十篇作品，产生的时代和背景都不相同，内容是比较复杂的，有些作品里，常常是美丑杂陈、瑕瑜互见，夹杂着一些封建说教和对人民的不适当看法，以及因果报应和色情的渲染等。

本书因刊行较晚，与人创作的成分较多，修饰订润的地方较精，有些篇章，结构完整，形象解明，描绘细腻，语汇丰富，远非前"二言"质朴简古所能比。（罗建林）

灌园叟秋先爱花

且说秋先每日清晨起来，扫净花底落叶，汲水逐一灌溉。到晚上又浇一番。若有一花将开，不胜欢跃。或暖壶酒儿，或烹瓯茶儿，向花深深作揖，先行浇奠，口称花万岁三声，然后坐于其下，浅斟细嚼。酒酣兴到，随意歌啸。身子倦时，就以石为枕，卧在根傍。自半含至盛开，未尝暂离。如见日色烘烈，乃把棕拂蘸水沃之。遇着

月夜，便连宵不寐。倘值了狂风暴雨，即披蓑顶笠，周行花间检视。遇有欹枝，以竹扶之，虽夜间，还起来巡看几次。若花到谢时，则累日叹息，常至堕泪。又不舍得那些落花，以棕拂轻轻拂来，置于盘中，时尝观玩。直至干枯，装入净瓮。满瓮之日，再用茶酒浇奠，惨然若不忍释。然后亲捧其瓮，深埋长堤之下，谓之"葬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必以清水再四涤净，然后送入湖中，谓之"浴花"。

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朵。他也有一段议论，道："凡花一年只开得一度，四时中只占得一时，一时中又只占得数日。他熬过了三时的冷淡，才讨得这数日的风光。看他随风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当得意之境，忽被摧残，巴此数日甚难，一朝折损甚易。花若能言，岂不嗟叹。况就此数日间，先犹含蕊，后复零残，盛开之时，更无多了。又有蜂采鸟啄虫钻，日炙风吹，雾迷雨打，全仗人去护惜它，却反恣意拗折，于心何忍！且说此花自芽生根，自根生本，强者为干，弱者为枝。一干一枝，不知养成了多少年月、及候至花开，供人清玩，有何不美，定要折它！花一离枝，再不能上枝，枝一去干，再不能附干，如人死不可复生，刑不可复赎，花若能言，岂不悲泣！又想他折花的，不过择其巧干，爱其繁枝，插之瓶中，置之席上，或供宾客片时侑酒之欢，或助婢妾一日梳妆之饰，不思客觞可饱玩于花下，闺妆可借巧于人工。手中折了一枝，鲜花就少了一枝。今年伐了此干，明年便少了此干。何如延其性命，年年岁岁，玩之无穷乎？还有未开之蕊，随花而去，此蕊竟槁灭枝头，与人之童夭何异。又有原非爱玩，趁兴攀折。既折之后，拣择好歹，逢人取讨，即便与了，或随路弃掷，略不顾惜。如人横祸枉死，无处申冤。花若能言，岂不痛恨！"他有了这段议论，所以生平不折一枝，不伤一蕊。就是别人家园上，他心爱着那一种花儿，宁可终日看玩。假饶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来赠他，他连称罪过，决然不要。若有傍人要来折花者，只除他不看见罢了，他若见时，就把言语再三劝阻。人若不从其言，他情愿低头下拜，代花乞命。人虽叫他是花痴，多有可怜他一片诚心，因而住手者。他又深深作揖称谢。又有小厮们要折

花卖钱的，他便将钱与之，不教折损。或他不在时，被人折损，他来见有损处，必凄然伤感，取泥封之，谓之"医花"。为这件上，所以自己园中不轻易放人游玩。偶有亲戚邻友要看，难好回时，先将此话讲过，才放进去。又恐秽气触花，只许远观，不容亲近。倘有不达时务者，捉空摘了一花一蕊，那老儿便要面红颈赤，大发喉急。下次就打骂他，也不容进去看了。后来人都晓得了他的性子，就一叶儿也不敢动。

——选自《醒世恒言》第四卷《灌园叟晚逢仙女》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这段描写选自《醒世恒言》卷四的《灌园叟晚逢仙女》。写的是灌园叟秋先惜花护花的故事。秋先为人善良质朴，平生爱花如命，惜花如痴，为了护卫花木，他遭到恶人张委的欺侮和迫害，但后来在司花仙女的帮助下，恶人终受惩罚，他自己则修得返老还童，被封为"护花使者"，得道升天。上面我们所选的这一段，就是说的秋先怎样喜爱鲜花，护理花木，以及他自述不喜欢别人摘花的缘由。描写细腻，形象鲜明，看得出是经过精心加工的一部作品。

作者写秋先爱花之痴，写得细致入微。每天清晨，先打扫干净落叶，再给花浇上水，然后泡杯茶或暖壶酒，向花深深作揖，还要口称花万岁，才坐下来，在花下度过一天的时光。太阳暴晒时，给花洒水，防它枯萎；狂风暴雨来时，见有吹折了的花枝，就用竹子扶持它。花开之时，精心料理，花落之时，则叹息落泪，象失去了老朋友一样。作者还写了秋先的两样独特举动来写他的"痴"：一是葬花，一是浴花，在旁人看来，他的举动真是无法理解，但这些举动却正好反映了秋先与众不同的惜花心理。

连落花都要葬要浴，那么对于折花的憎恨便是情理之中的了。作者在描写秋先的不忍折枝时，是极富感情的。秋先在那段议论中，用了"岂不嗟叹"、"于心何忍"、"岂不怨泣"、"岂不痛恨"等词语，强烈地表现了他对花的感情。他屡屡把花与人相比，如"看他随风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当得意之境，忽被摧残。""花一离枝，再不能上枝，枝一去干，再不能附干，如人死不可复生，刑不可复赎。"

"还有未开之蕊，随花而去，此蕊竟槁灭枝头，与人之童殀何异""如人横祸枉死，无处申冤"等，所以他的爱花，犹如同爱人一样。有时看见别人家的好花，他宁可终日看玩，也不要那主人摘下来给他，说明秋先虽爱花如痴，但爱而不贪，怜而不吝，是从心底里喜爱花儿的。

自己不折花，当然还比较容易做到，要别人也象自己一样不去折花，那就难了。而作为一个真正爱花的人，眼见别人在眼皮底下摘花，那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他劝阻别人不要摘花，当言语不生效时，甚至"低身下拜，代花乞命"。他还把钱给那些要折花卖钱的小孩，以求不损花枝。但人总有顾不到的时候，有时难免被人折损了花枝，他一边伤心，一边取泥封损伤处，把这叫"医花"。他甚至偶尔允许亲邻去赏花，却只准远远观赏，不容近前，因为怕"秽气触花"。

作者在这一段里，通过对比、拟人等艺术手段，给人描绘了一个以花为命、勤劳、质朴、善良的老人，创造了一个热爱生活，努力美化生活的劳动者形象（罗建林）

知疼知暖卖油郎

秦重看美娘时，面对里床，睡得正熟，把锦被压于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她。忽见阑干上又放着一条大红纻丝的锦被。轻轻的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挨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正是：

未曾握雨携云，也算偎香倚玉。

却说美娘睡到半夜，醒将转来，自觉酒力不胜，胸中似有满溢之状。爬起来，坐在被窝中，垂着头，只管打干哕。秦重慌忙也坐起来。知她要吐，放下茶壶，用手抚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间忍不住了，说时迟，那时快，美娘放开喉咙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她嘴上。美娘不知所以，尽情一呕，呕毕，还闭着眼，讨茶漱口。秦重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放在地平之上，摸

茶壶还是暖的。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美娘连吃了二碗。胸中虽然略觉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旧倒下，向里睡去了。秦重脱下道袍，将吐下一袖的肮脏，重重裹着，放于床侧，依然上床，拥抱似初。美娘那一觉直睡到天明方醒，覆身转来，见旁边睡着一人，问道："你是那个？"秦重答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来之事，恍恍惚惚，不甚记得真了，便道："我夜来好醉"！秦重道："也不甚醉。"又问："可曾吐么？"秦重道："不曾。"美娘道："这样还好。"又想一想道："我记得曾吐过的，又记得曾吃过茶来，难道做梦不成？"秦重方才说道："是曾吐来，小可见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壶暖在怀里。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弃，饮了两瓯。"美娘大惊道："脏巴巴的，吐在哪里？"秦重道："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美娘道："如今在哪里？"秦重道："连衣服裹着，藏过在那里。"美娘道："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秦重道："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美娘听说，心下想道："有这般识趣的人！"心里已有四五分欢喜了。

——选自《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以上选自《醒世恒言》卷三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这是一篇极富特色的爱情作品。小说写卖油郎秦重被花魁娘子莘瑶琴的美丽所吸引，便凭自己辛苦经费积蓄起来的几个钱，想去亲近她。莘瑶琴起初因为他不是"有名称的弟子"，而"甚是不悦"。由于秦重对她格外体贴，诚恳，她才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但等级地位观念，又使她不愿立刻向秦重倾吐衷情。直到她受到吴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后，才明白那些"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那有怜玉惜香的真心，"终于向秦重提出了"我要嫁你"的要求，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决心。故事以大团圆的结局结束。

选文所叙的是秦重在一个多月的等待之后，与莘瑶琴亲近的情形。莘瑶琴在外面已经喝了不少酒，回来后见秦重不是个什么大人

物，心里不愿意接纳，就又喝了十来杯酒，然后醉卧床上，也不理会秦重。秦重虽然思慕已久，但见瑶琴醉成这般模样，心下怜惜，忙给她盖上被子，把灯挑亮，又要上一壶茶，随时准备侍候瑶琴，眼也不敢闭一闭。瑶琴吐完后又睡去，他就一直老老实实躺在她身边，直至天亮。早晨瑶琴醒过来，追问她吐过没有，起初他怕伤她面子，掩饰说没有，说明秦重对瑶琴的尊重、爱怜。虽然此时的瑶琴，还并未把一个卖油郎看在眼里，对秦重的纯洁真诚的感情，还没有真正的了解。

这一段描写的最大的特点，是细节的丰富和具体。在关键性的这一情节中，作者用大段的篇幅，一系列的动作和对话，精细地塑造出活生生的两个人物形象。从秦重要茶，盖被子，到后来瑶琴呕吐，秦重怕污了被子而用道袍罩在她嘴上，然后将道袍"轻轻"脱下，再斟茶给瑶琴喝，这一连串的动作，把秦重那种又惊又喜，战战兢兢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后来瑶琴醒后，两人的谈话中，作者把瑶琴恍恍惚惚的神情和秦重小心在意的心理，刻画得十分细腻，使人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而他们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也完全符合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妓女瑶琴和小商人秦重的身分和个性。（罗建林）

白玉娘忍苦成夫

程万里在旁边，见张万户发怒，要吊打妻子，心中懊悔道："原来他是真心，倒是我害她了！"又不好过来讨饶。正在危急之际，恰好夫人闻得丈夫发怒，要打玉娘，急走出来救护。原来玉娘自到他家，因德性温柔，举止闲雅，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夫人平昔极喜欢她的。名虽为婢，相待却象亲生一般。立心要把她嫁个好丈夫。因见程万里人材出众，后来必定有些好日，故此前晚就配与为妻，今日见说要打她，不知因甚缘故，特地自己出来。见家人正待动手，夫人止住，上前道："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娘？"张万户把程万里所说之事，告与夫人。夫人叫过玉娘道："我一向怜你幼小聪明，特拣个好丈夫配你，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本不当教你便是。姑念初犯，与

老爹讨饶。下次再不可如此！”玉娘并不回言，但是流泪。夫人对张万户道：“相公，玉娘年纪甚小，不知世务，一时言语差误，可看老身分上，姑饶这次罢。”张万户道：“既夫人讨饶，且恕这贱婢。倘若再犯，二罪俱罚。”玉娘含泪叩谢而去。张万户唤过程万里道：“你做人忠心，我自另眼看你。”程万里满口称谢。走到外边，心中又想道：“还是做下圈套来试我。若不是，怎么这样大怒要打一百，夫人刚开口讨饶，便一下不打？况夫人在里面，那里晓得这般快就出来护救？且喜昨夜不曾说别的言语还好。”到了晚间，玉娘出来，见她虽然面带忧容，却没有一毫怨恨意思。程万里想到：“一发是试我了。”说话越加谨慎。又过了三日，那晚，玉娘看了丈夫，上下只管相看，欲言不言。如此之四次，终是忍耐不住，又道：“妾以诚心告君，如何反告主人，几遭棰挞！幸得夫人救免，然细观君才貌，必为大器，为何还不早图去计？若恋恋于此，终作人奴，亦有何望！”程万里见妻子又劝他逃走，心中愈疑道：“前日恁般嗔责，他岂不怕，又来说起？一定是张万户又教他来试我念头果然决否。”也不回言，径自收拾而卧。到明早，程万里来禀知张万户。张万户听了。暴躁如雷，连喊道：“这贱婢如此可恨，快拿来敲死了罢！”左右不敢怠缓，即向里边来唤。夫人见唤玉娘，料到又有甚事，不肯放将出来。张万户见夫人不肯放玉娘出来，转加焦躁。却又碍着夫人面皮，不好十分催逼。暗想道：“这贱婢已有外心，不如打发她去罢。倘然夫妻日久恩深，被这贱婢哄热，连这好人的心都要变了。”乃对程万里道：“这贱婢两次三番，诱你逃归，其心必有他念。料然不是为你。久后必被其害。待今晚出来，明早就教人引去卖了，别拣一个好的与你为妻。”程万里见说要卖他妻子，方才明白浑家果是一片真心，懊悔失言。

——选自《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以上选自《醒世恒言》卷十九《白玉娘忍苦成夫》。这篇小说写的是北方金、元贵族统治集团侵扰中原造成的苦难。程万里和白玉娘被叛将张万户所掳，后配为夫妻。但程万里一心想逃归故国，心

事被玉娘看破，便立劝劝他早图去计。程万里疑是张万户叫她来试探他的心事，反将此话告诉张万户，张万户大怒之下，将玉娘卖了，程万里这才明白玉娘一片真心。后程万里寻找机会，终于逃脱，仕于南宋。元灭宋，程万里升为陕西行省参政，最后从尼庵中寻回玉娘，夫妻团圆。

上面一段文字写的是白玉娘劝夫逃归，被程万里一再误会的情景。作品把人物放在激烈的内心矛盾中，同时也是在与外界激烈的冲突中，运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来刻画人物的复杂心理。程万里和白玉娘，同是作了元军的俘虏而被配成夫妻，这使他们失去了互相信任的感情基础。程万里"流落异国"，时常想"乘间逃归。"白玉娘看透丈夫心事，劝他觅便逃归。当程万里乍一听到白玉娘劝他逃走时，不但不表同意，反而老大惊讶，心中想到："他是好人女子，怎么有此丈夫见识，道着我心事？况且寻常人家，夫妻分别，还要多少留意不舍。今成亲三日，恩爱方才起头，岂有反劝我还乡之理？只怕是张万户教他来试我。"平心而论，处在他那样的环境中，这样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当他向张万户当面说破，张万户一怒之下，要"吊起贱婢打一百皮鞭"时，他又后悔了："原来她是真心，倒是我害她了！"后来玉娘得到夫人缓颊，没有挨打，他心中又想道："还是做下圈套来试我。若不是，怎么这样大怒要打一百，夫人刚开口讨饶，便一下不打？况夫人在里面，那里晓得这般快就出来护救？且喜昨夜不曾说别的言语还好。"到了晚间，白玉娘没一毫怨恨，他越觉得想法得到了证实，"一发上试我了。"等到玉娘再度劝他逃走，他心中疑惑："前日恁般嗔责，他岂不怕，又来谈起？一定是张万户又教她来试我念头果然决否？"及至第二天又告发后，张万户发怒要卖掉玉娘，他这才彻底明白过来，"懊悔失言。"程万里的内心矛盾曲折复杂，几经反复，充分表现了环境的危险，敌人的残暴，也充分表现了在此环境中当俘虏，当奴隶的程万里的高度对敌警惕，从而也写出了白玉娘面前的重重困难和她的忍辱负重的坚强毅力。这些描写是十分深入和逼真的。（罗建林）

《新列国志》

《新列国志》是一部演述春秋战国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明代嘉、隆时，余邵鱼撰辑先秦故事，编写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又依据史传，对该节“重加辑演，写成了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乾隆时蔡元放再对冯书作部分修订，并加上大量评语，易名为《东周列国志》。近两百年来流行的便是蔡的修订本。书中故事主要取材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同时以《吴越春秋》等先秦传说作为补充。全书起于“周宣王闻谣轻杀”，终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兴衰为基本线索，概括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连年征战，《东周列国志》着力描写诸侯间为争夺霸权和施行兼并而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展开的激烈争斗，反映了东周列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混乱和统治阶级的贪暴，以及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破坏。书中歌颂了明君、贤相、良将、义士等的英雄业绩，表达了选贤任能、摒除奸佞、革故鼎新的政治理想，并赞誉了忠义、刚正、忍辱负重、舍死忘生、抗暴除强等传统道德。

东周列国时期年代漫长，社会斗争复杂激烈，风云人物大批涌现。《东周列国志》以发生在诸国间的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为叙述重点，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从而把五百年间的大量故事适当地串联编排起来，展开了一幅既有细致的局部描绘，又有完整的全局结构的历史长卷，虽然部分章节还有头绪过繁之嫌，但全书已清晰而有条不紊地概括反映出东周列国时期极复杂纷乱的社会现实。在塑造人物方面小说又以“随事写人、以事见人”的笔法为主，即在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构成的特定事境之中，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书中描写了大量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他们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现实环境和事件中各显身手、各呈异彩的。如齐桓公任用管仲、卫懿公好鹤亡国、宋襄公假仁失众、晋重耳亡命列国、程婴救赵氏孤儿、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伍子胥微服过昭关、勾践卧薪尝胆、西门豹乔送河伯妇、蔺相如完璧归赵等等都是生动而脍炙人口的故

事，而其中又包含着对特定人物的鲜明刻划。

全书以浅近文言写成，风格质朴。主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不违史实，无多虚构。正如编者之一蔡元放所言："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东周列国志读法》）。这种记实的笔法既给小说带来了史传气息过浓和文学意味欠足的缺点，但同时也使得小说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　昆）

管仲射小白

（鲁庄公）亲率兵车三百乘，用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护送公子纠入齐。管夷吾谓鲁侯曰："公子小白在莒，莒地比鲁地为近，倘彼先入，主客分矣。乞假臣良马，先往邀之。"鲁侯曰："甲卒几何？"夷吾曰："三十乘足矣。"

却说公子小白闻国乱无君，与鲍叔牙计议，向莒子借得兵车百乘，护送还齐。这里管夷吾引兵昼夜奔驰，行至即墨，闻莒兵已过，从后追之。又行三十余里，正遇莒兵停车造饭。管夷吾见小白端坐车中，上前鞠躬曰："公子别来无恙，今将何往？"小白曰："欲奔父丧耳。"管夷吾曰："纠居长，分应主丧；公子幸少留，无自劳苦。"鲍叔牙曰："仲且退，各为其主，不必多言！"夷吾见莒兵睁眉怒目，有争斗之色，诚恐众寡不敌，乃佯诺而退。蓦地弯弓搭箭，觑定小白，飕的射来。小白大喊一声，口吐鲜血，倒于车上。鲍叔牙急忙来救，从人尽叫道："不好了！"一齐啼哭起来。管夷吾率领那三十乘，加鞭飞跑去了。夷吾在路叹曰："子纠有福，合为君也！"还报鲁侯，酌酒与子纠称庆。此时放心落意，一路邑长献饩进馔，遂缓缓而行。谁知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知夷吾妙手，恐他又射，一时急智，嚼破舌尖，喷血诈倒，连鲍叔牙都瞒过了。鲍叔牙曰："夷吾虽去，恐其又来，此行不可迟也。"乃使小白变服，载以温车，从小路疾驰。将近临淄，鲍叔牙单车先入城中，遍谒诸大夫，盛称公子小白之贤。诸大夫曰："公子纠将至，何以处之？"鲍叔牙曰："齐连弑二君，非贤者不能定乱。况迎子纠而小白先至，天

也！鲁君纳纠，其望报不浅。昔宋立子突，索赂无厌，兵连数年。吾国多难之余，能堪鲁之征求乎？”诸大夫曰：“然则何以谢鲁侯？”叔牙曰：“吾已有君，彼自退矣。”大夫隰朋东郭牙齐声曰：“叔言是也。”于是迎小白入城即位，是为桓公。

——选自《东周列国志》第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齐襄公荒淫无道，其次子小白偕师傅鲍叔牙逃至莒国避祸。后齐国内乱，襄公被弑，其长子纠也偕师傅管仲（夷吾）逃至鲁国暂避。齐内乱平定后，诸大臣遣人迎公子纠回国为君，由此便发生了这一场二公子争先的冲突。

管仲是一位极有谋略的人物。他身为公子纠的师傅与谋臣，在公子纠启程之前便担心公子小白捷足先登，因而请得快马，先去阻拦小白。追上小白后，他先以礼相见，并以长幼之分劝小白“无自劳苦”；在遭拒绝后又“佯诺而退”。但突然之间他又转身放箭，试图射杀小白，彻底了结争端。虽然由于意外而未获成功，但他的料事之准、步骤之稳和手段之狠都已体现得相当鲜明。

公子小白便是后来以雄才大略和知人善任著称的齐桓公，在这一段情节里则主要是表现他的机智。他一听说齐国内乱平定便即刻回国抢夺君位；管仲动问“何往”时他又以“奔丧”搪塞。在管仲突发暗箭时他更是极敏捷地“喷血诈倒”，甚至连身边的鲍叔牙也被他一时瞒过。小白在这一段情节中着笔无多，但其内心的机敏实已表现得无以复加。

小白的辅臣鲍叔牙也扮演了一个极漂亮的角色。他虽与管仲是“生死之交”，但却坚持“各为其主”的原则，严正拒绝了管仲的阻挡。至小白以诈死瞒过管仲后，鲍叔牙又立即让小白易服，“从小道疾驰”奔齐。在临近国都临淄时他又先一步进城，以其智辩之才说服了原拟拥立公子纠的众大臣，为公子小白走上国君的宝座最后铺平了道路。至此，他的忠心与才干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春秋时期社会斗争激烈，各种杰出人物应运而生。在上引这一段短短数百字的情节中便有三位英才同时出场并各显身手，充分体现了春秋时期人才之盛。三位英才在这场冲突中又互见智勇、交相

映衬，故事因此而熠熠生辉，读者也不能不为之感奋

这一段情节的发展又有"一波三折"之妙。公子纠身为长子，即位名正言顺。公子小白则有地近之便，故又有捷足先登之势。及至管仲追上小白，暗下杀手，情势又见急转。不巧箭偏偏只射着小白的带钩，而小白又能以喷血诈死之计瞒天过海，并且鲍叔牙还能以口舌之利说服齐国大臣改立小白，因而最后的胜利竟还是落到了小白手里，显然，情节如此曲折的发展是扣人心弦的。另外，这一段情节与其后的故事发展也有耐人寻味的关系。管仲此时是小白最危险的敌人，但在小白即位之后他又由于鲍叔牙的极力举荐而成为小白最得力的辅佐大臣，并使得小白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两人的关系以仇敌始，以明君贤相终，因而这一段"管仲射小白"的情节，便成为其后的"鲍叔荐仲"和"齐桓首霸"的一个极有力的"反面"铺垫。（应　昆）

孙武演阵斩姬

阖闾即召宫女三百，令孙武操演。孙武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队长，然后号令方有所统。"阖闾又宣宠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谓武曰："此寡人所爱，可充队长乎？"孙武曰："可矣。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试，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锁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阖闾许于中军选用。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右姬管辖右队，左姬管辖左队，各披挂执兵，示以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违约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场听操。王登台而观之。

次日五鼓，宫女二队，俱到教场，一个个身披甲胄，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二姬顶盔束甲，充做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武亲自区画绳墨，布成阵势。使传谕官将黄旗二面，分授二姬，令执之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寸步不乱。传谕已毕，令二队皆伏地听令。少顷，下令曰："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

通，左队右旋，右队左旋；闻鼓声三通，各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敛队而退。”众宫女皆掩口嬉笑。鼓吏禀：“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参差不齐。孙武离席而起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使军吏再申前令。鼓吏复鸣鼓；宫女咸起立，倾斜相接，其笑如故。孙武乃揎起双袖，亲操枹以击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两目忽张，发上冲冠，遽唤：“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跪。孙武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曰：“当斩！”孙武曰：“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顾左右：“可将女队长斩讫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阖闾在望云台上看孙武操演，忽见绑其二姬，急使伯嚭持节驰救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栉，甚适寡人之意，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请将军赦之！”孙武曰：“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若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众？”喝令左右：“速斩二姬！”枭其首于军前。于是二队宫女，无不股栗失色，不敢仰视。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中绳墨，毫发不差，自始至终，寂然无声。乃使执法往报吴王曰：“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选自《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五回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吴王阖闾赞赏孙武的兵法，但又忧虑自己“国小兵微”，无以为用。孙武则声称：“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吴王不信，孙武即请以吴宫女侍一试。

要把一群娇滴滴的宫女训练成敢于冲锋陷阵的战士，第一个困难就在于她们根本不把孙武的军令当回事。校场之上，本来孙武传令：“闻鼓响一通，两队齐起……”。但命令刚下，宫女们就“掩口嬉笑”；至一通鼓毕，“伏地听令”的宫女们根本就不是“齐起”，而是“或起或坐，参差不齐”。孙武再申前令，又擂鼓一通后，宫女们虽然都起来了，但却是“倾斜相接，其笑如故”。至孙武三申其令、

并又亲自擂鼓一通时，众宫女还是“无不笑者”。至孙武以违抗军令的罪名把两名女队长正法并“枭其首于军前”，宫女们这才明白了军令的威严，于是无不悚然听令，很快成为一支“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的部队。事实证明了孙武的在先之言：只要“奉吾军令”，即可“驱而用之”。

通过这一场颇不容易的“调教”过程，孙武的形象也得到了有力的刻划。首先，他敢于以训练宫女的方式来向吴王证明自己兵法的实效，其自信和胆量就出人意外。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他更是显示了一位大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和不凡气质。在选任队长、派置执法人员、将宫女编队、申明“三不许”军令、“亲自区划绳墨、布成阵势”和下达操练规则等一系列准备过程中，孙武表现出干练的组织才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三申其令、执法斩姬到最后完成训练的正式操演过程中，孙武更充分地展现出掌管军法、驾驭士卒的高度艺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训练对象的特殊，因而孙武的执法既不是无原则的宽纵放任，也不是一味的严厉生硬，而是极讲究“宽猛相济”的火候与分寸。在前两次众宫女不遵号令时，孙武都以“约束不明，申令不信”自责，并重新击鼓传令。只是到了第三次击鼓众宫女依然不为所动时，孙武才大怒而起。但即便此时，他也不是“依法”把所有违令的宫女都砍头，而只是要斩带头不遵军令的两个队长，以示警告。而一旦到了这步田地，就是吴王自己出面为二姬讲情，孙武也要以“服众”为由而驳回王命、坚决执法了。至此，孙武也充分显露出他那刚毅、威重的统帅气质。

“演阵斩姬”的文字以简洁洗炼、富于层次感为特点。全篇文字不多，但从开始的组织宫女，到校场上的“三申其令”再到最后的吴王介入等，各幕情景都交代得清楚明白，“镜头”的组织也有条不紊。另外，宫女们嬉笑，孙武盛怒和最后宫女们悚然听命等几处的描写，虽也是三言两语，但又颇生动传神，人物情态宛然如见。（应　昆）

《初刻拍案惊奇》

《初刻拍案惊奇》，明代凌濛初著。

在1949年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中，对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评论比同时代冯梦龙的《三言》少得多，可说是寥若晨星，明显地表示了一种忽视或冷落。少有的评论中，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从《二拍》的全部作品来看，思想倾向是反动的”，“满纸淫词滥调”，“作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替封建统治者进行说教”。凌濛初的倒霉，除了他的作品本身外，大概还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凌约言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镇压过农民起义军。凌濛初自己也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匡济时艰”而入都就选，晚年擢为徐州通判，因抗拒李自成的起义军，力疾呕血而死。

对凌濛初《拍案惊奇》攻击最烈的，便是书中的“淫”。而实际上，对两性关系的描写，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应该说是具有极其重大社会意义的，是对当时禁锢着人们头脑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提出了勇敢挑战，对封建禁欲主义的一次猛烈冲击。比如《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夺风情村妇捐躯》、《何道士因术成奸》、《闻人生野战翠浮庵》等篇，对尼姑、道士、和尚们的荒淫无耻和禁欲主义的虚伪荒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些平时道貌岸然的尼姑、和尚、道士，背地里却干尽了淫乱勾当。无独有偶，与《拍案惊奇》差不多同时代的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很多篇目与《拍案惊奇》颇多相似之处，也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教会供职人员的荒淫和虚伪。值得注意的是，《十日谈》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辉煌巨著”，其中两性关系描写只是“作者为了表示对禁欲主义和败坏人的本性的中世纪的道德的抗议，在许多故事中也露骨地描写了一些放纵情欲的情节”。而对《拍案惊奇》，这种描写就变成了“满纸淫词滥调”。这种不公平的产生，只能从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根源。意大利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后，迅速走向完善的资本主义；而中国明朝后代之而起的是极端专制的清王朝，仍然被封建主义的阴影笼罩着，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仍旧是对人的思想和人性的禁锢。这种封建主义的影响也许甚至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今天的评论家。其实《拍案惊奇》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批判比《三

言》更集中深刻，给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透进了一缕新时期的曙光。遗憾的是，这种具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被继之而来的更为专制的封建统治扼杀了，被历史积尘掩没了，使人们未能真正认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两性关系在《拍案惊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在此题材中作者表现了他的一些进步思想，比如恋爱婚姻要求自由平等，而不拘泥于旧日的门第或贞操观。比如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女性形象罗惜惜，她与张幼谦自幼在一个学堂中读书，产生了爱情。其父却嫌张幼谦家境贫寒，以"做官方许"为借口，把女儿许给巨富之家。罗惜惜以灯为号，与情人私通。定下婚期后，惜惜对张幼谦说："我就是与你无夜不会，也只得两月多，有限的了。当与你极尽欢娱而死，无所遗恨。"在这里，作者把男女恋情写得这样热烈而大胆，绝不能理解成"盂浪男女渲淫"之作。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大逆不道，是对传统贞操观的大胆蔑视，是对宋明理学"灭人欲"的强烈冲击。

市民的经商活动是《拍案惊奇》中的另一重要题材。这一类题材不仅篇目多，而且艺术上也有特点，具有独创性。它反映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达的某些侧面：商人势力兴起，经商活动频繁，商品流通扩大，追求财富的风气及冒险精神等，洋溢着浓厚的现实气息。此外，《拍案惊奇》还描述了放债、炼丹、术数和世态、人情、风习，把个"而今总是混账的世界"，描摹得淋漓尽致，明快详赡，展示了明代的社会百态，并掺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具有时代特征，对富有地主请术士炼丹的贪婪愚蠢进行了讥讽揭露。商人、妓女、手工业者、寒士成为多篇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反映了作者浓厚的市民意识，具有进步意义。

从《拍案惊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艺术特色之一便是书名中的"奇"字。书中故事多有来源，但都经作者的再创造，往往由一个梗概演变为曲折离奇的完整故事。凌濛初实在是编故事的能手，其作品情节丰富，人物活跃，主题明晰。难怪《拍案惊奇》一问世便受到各阶层的欢迎，贾人"谋再试之"，在书商的怂恿下又写了《二

刻拍案惊奇》。这与其作品的可读性强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拍案惊奇》语言圆熟晓畅，在描绘人物方面也颇具特色。比如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中韩秀才参加岁考后，甚是得意，以为这下县前许多秀才的女儿便可嫁给他了，“出场来将考卷誊写出来，请教了几个先达、几个朋友，无不叹赏。又自己玩了几遍，拍着桌子：“好文字，好文字。就做个案元帮补也不为过，何况优等？”又把文字来鼻头边闻一闻道：‘果然有些老婆香’！”把韩秀才踌躇自得的情状描摹得淋漓尽致，语言活泼俏皮。

此书比较突出的消极面是天道观、宿命论。从第一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到最后一篇《华阳道独逢异客》，无不贯穿这种观念。由于作者生活在出现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因而在思想上既有新时代的投影，又有封建因素的折射。这样，使书中出现许多封建说教，体现出思想局限性。（文　熔）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

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

>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皱，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体。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酣），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

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

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

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锚，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元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走处。

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了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艎板上面。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是甚么好东西呀？”文若虚只不答应。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拣了出来，掐破就吃。岸上看的一发多了，惊笑道：“元来是吃得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来问价：“多少一个？”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船上人却晓得，就扯个谎哄他，竖起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那问的人揭开长衣，露出那兜罗绵红裹肚来，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了银钱，手中等等看，约有两把重。心下想道：“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不见秤秤，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只见那个人接上手，攧了一攧道：“好东西呀！”扑地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连旁边闻（问）着的许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买的不知好歹，看见船上吃法，也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块塞在口里，甘水满咽喉，

连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拣十个与他去了。

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也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银钱。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元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与中国人一样。须臾之间，三停里卖了二停。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钱转来，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了二颗，口中哓哓说："悔气！来得迟了。"旁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

正在议论间，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奔到船边，下了马，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卖！是有的俺多要买。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哩！"看的人听见这话，便远远走开，站住了看。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看见来势，已此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止剩五十余颗，数了一数，又拿起班来，说道："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不得卖了。今肯加些价钱，再让几颗去罢。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钱来，另是一样树木纹的，说道："如此钱一个罢了。"文若虚道："不情愿，只照前样罢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样的。"那人又笑道："此钱一个抵百个，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耍。你不要俺这一个，却要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紧。"文若虚数了一数，有五十二颗，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那人连竹篓都要了，又丢一个钱，把篓拴在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见没得卖了，一哄而散。

——选自《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明朝，中国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货币和现世享乐的追求。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后期王学左派，就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自然的需求而加以肯定。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初刻拍案惊奇》中有不少经商活动的描写，而且颇具特色。这段便是其中之一。

且看这一段：“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从侧面写出了商人们的重金钱、轻“义气”。张大之“气忿忿”，一是由于在朋友文若虚面前被诸人驳了面子；二来也是做给文若虚看，以示自己之尽力，文若虚“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这看了又笑，笑了又看“八字用得好，含蓄而意味深长。他并不为之“气忿忿”，反而“称谢不尽”，大概于商人吝财早已习见，故而一笑置之。这笑，自是笑置货的银钱之可怜，亦是笑商人重利轻义。

文若虚走到市场，却看见满街都是“洞庭红”红橘。在这里作者用了一小段韵文对其进行多角度的描写：色泽“红如喷火”，形状“巨若悬星”。其味“尚有余酸”；而“霜未降”，可见其新鲜程度，直令人垂涎欲滴。此后又虚写，卖弄典故，与苏井橘、李氏千头奴及广橘福橘相比。据《神仙传》，苏耽种橘凿井，以救乡里之病者，以井水服一橘叶即愈。李氏千头奴，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十：“后汉李衡……种甘橘千树，号千头木奴。”此段韵文描写，有色泽、有形状、有味道、有实有虚，描绘出色，体现了作者圆熟的文字功底。此橘便宜，文若虚银子又少，便买了百来斤上船，原想分赠众人，谁知众人皆笑他的“宝货”。文若虚也就不敢提起橘子的事了。此处可见作者文笔缜密处：若众人多助他点银两，文若虚就不会买便宜橘子了。他买橘是为给船上众人吃以表谢意，众人笑他，使他再不敢提起此事，至使橘子没被吃掉，以至后来真成了“宝货”。

从海路出发，对路上情形作者惜墨如金，仅用四句韵文描写了

海上风光，然后“三五日间，随风飘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一笔带过。到“吉零国”后，同船商人们都上岸做生意去了，留下文若虚守船。闲极无聊，猛然想起自己那百来斤“洞庭红”，不知坏了没有，打开篓看，又搬出来摆在船板上面，“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煞是好看。把岸上的人们都吸引过来了，问是什么东西，“文若虚只不答应”大概直到此时，他也没想到居然可以用这东西大大的做一笔好生意，所以他只是爱理不理，自己拣出个把有霉点的，掐破皮吃了，岸上看的人就“惊笑”道：“原来是吃得的！”“惊笑”二字，活脱脱写出了岸上人好奇而又对“洞庭红”无知的神态。岸上人要买“洞庭红”，但语言不通。——这语言不通，使文若虚大大发了一笔财。他接过银元，递一个给顾客看样，顾客却以为这块银元只买一个。那人接过来以后，还舍不得吃，先“攧了一攧道：‘好东西呀！’”然后才“扑地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这时旁边看着的众人“大家喝一声采”。把观望之人欲买又罢、先看别人尝试的市民之态写活了。以下写买橘人吃橘，也颇生动：“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甘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初次吃橘，不知分囊，不知吐核，尚吃得乐不可支。见此人又买十个，大概滋味确实不错，众人才纷纷掏出银钱来买，此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小市民心态。

以下对彼国银钱的描写，“分两不异”，价值随花纹的不同而有区别。正是由于“吉零国”以花纹定价值，彼国人以最贱的水草花纹购橘，而国内以银两份量定价值，才给了文若虚发财之机。卖得差不多时，文若虚摆起架子来，连说：“不卖了不卖了”！回去取钱来晚了的人，只好用两个银钱买一个，“口中晓晓说：‘悔气！来得迟了。’旁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多花了钱买橘子人的嘟嘟囔囔，旁人对涨价的埋怨，展开了一幅市场的风俗画，足见作者对商业活动的熟悉，其细节描写生活气息浓郁。

正在此间，高潮又起。第一个买橘子的人骑马“飞也似奔到岸边”，“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卖！……’”其急状可见。

原来他要买去进贡克汗。这一下文若虚又来劲了，拿出了商人嘴脸，再次抬价。买者换花纹买，文若虚坚持要原花纹钱，卖至三个银钱一橘——五十二颗橘，“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准准”二字体现出文若虚终是商人，钱上分毫不含糊。虽然原先一钱一橘已出望外，但此处能多赚处照样毫不留情。——用今人话说，“钱不咬手”。此处又添一细节：买者连竹篓一块买了，又丢了一个钱。这也是市场上常可见到的情景。至此“洞庭红”卖完，看的人方“一哄而散”。热闹也看完了。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反映了明朝的商业活动，海外贸易，歌颂了人的冒险精神。同时反映了商人追逐货币，梦想发财的渴望。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文描写细腻，生动真实。描写市场部分，商人的见风使舵，货俏价涨；小市民的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以及喜看热闹的心态，都如历历在目。可见作者对经商活动极为熟悉，其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构思缜密，环环相扣，状物处文笔华的圆熟，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文　熔）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陈德甫先进去，见了贾员外。员外问道：“一向所托寻孩子的，怎么了？”陈德甫道：“员外，且喜有一个小的了。”员外道：“在那里？”陈德甫道：“现在门首。”员外道：“是个甚么人的？”陈德甫道：“是个穷秀才。”员外道：“秀才倒好，可惜是穷的。”陈德甫道：“员外说得好笑，那有富的来卖儿女？”员外道：“叫他进来，我看看。”陈德甫出来，与周秀才说了，领他同儿子进去。秀才先与员外叙了礼，然后叫儿子过来与他看。员外看了一看，见他生得青头白脸，心上喜欢道：“果然好个孩子！”就问了周秀才姓名，转对陈德甫道：“我要他这个小的，须要他立纸文书。”陈德甫道：“员外要怎么样写？”员外道：“无过写道：立文书人某人，因口食不敷，情愿将自己亲儿某，过继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陈德甫道：“只叫员外勾了，又要那财主两字做甚？”员外道：“我不是财主，难道叫我穷汉？”陈德甫晓得是有钱的心性，只顺着道：“是，是。只依着写财主罢。”员外

道："还有一件要紧。后面须写道：'立约之后，两边不许翻悔。若有翻悔之人，罚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用。'"陈德甫大笑道："这等，那正钱可是多少？"员外道："你莫管我，只依我写着。他要得我多少？我财主家心性，指甲里弹出来的，可也吃不了。"

陈德甫把这些话一一与周秀才说了，周秀才只得依着口里念的写去。写到"罚一千贯"，周秀才停了笔道："这等，我正钱可是多少？"陈德甫道："知他是多少？我恰才也是这等说。他道：'我是个巨富的财主，他要的多少？'他指甲里弹出来的，着你吃不了哩。"周秀才也道："说得是。"依他写了，却把正经的卖价竟不曾填得明白。他与陈德甫也多是迂儒，不晓得这些圈套，只道口里说得好听，料必不轻的。岂知做财主的专一苦克算人，讨着小便宜。口里便甜如蜜，也听不得的。

当下周秀才写了文书，陈德甫递与员外收了。员外就领了进去，与妈妈看了，妈妈也喜欢。此时长寿已有七岁，心里晓得了。员外教他道："此后有人问你姓什么，你便道我姓贾。"长寿道："我自姓周。"那贾妈妈道："好儿子！明日与你做花花袄子穿。有人问你姓，只说姓贾。"长寿道："便做大红袍与我穿，我也只是姓周。"员外心里不快，竟不来打发周秀才。

秀才催促陈德甫，德甫转催员外。员外道："他把儿子留在我家，他自去罢了。"陈德甫道："他怎么肯去？还不曾与他恩养钱哩！"员外就起个赖皮心，只做不省得道："甚么恩养钱？随他与我些罢。"陈德甫道："这个员外休耍人。他为无钱，才卖这个小的，怎么倒要他恩养钱？"员外道："他因为无饭养活儿子，才过继与我，如今要在我家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他倒问我要恩养钱？"陈德甫道："他辛辛苦苦养这小的，与了员外为儿，专等员外与他些恩养钱，回家做盘缠。怎这等耍他？"员外道："立过文书，不怕他不肯了。他若有说话，便是翻悔之人，教他罚一千贯还我，领了这儿子去。"陈德甫道："员外怎如此斗人耍？你只是与他些恩养钱去，是正理。"员外道："陈德甫，看你面上，与他一贯钞。"陈德甫道："这等一个孩儿，与他一贯钞忒少。"员外道："一贯钞许多宝字哩！我富人使一

贯钞，似挑着一条筋。你是穷人，怎倒看得这样容易？你且与他去。他是读书人，见儿子落了好处，敢不要钱也不见得。”陈德甫道：“那有这事？不要钱不卖儿子了。”再三说不听，只得拿了一贯钞与周秀才。

秀才正走在门外，与浑家说话，安慰他道：“且喜这家果然富厚。已立了文书，这事多分可成。长寿儿也落了好地了。”浑家正要问道：“讲倒多少钱钞？”只见陈德甫拿得一贯出来。浑家道：“我几杯儿水洗的孩儿偌大！怎生只与我一贯钞？便买个泥娃娃，也买不得。”陈德甫把这话又进去与员外说，员外道：“那泥娃娃须不会叫饭。常言道‘有钱不买张口货。’因他养活不过，才卖与人。等我肯要，就勾了，如何还要我钱，既是陈德甫再三说，我再添他一贯。如今再不添了。他若不肯，白纸上写着黑字，教他拿一千贯来领了孩子去。”陈德甫道：“他有得这一千贯时，倒不卖儿子了。”员外发作道：“你有得添，添他。我却没有。”陈德甫叹口气道：“是我领来的不是了。员外又不肯添，那秀才又怎肯两贯钱就住？我中间做人也难。也是我在门下多年，今日得过继儿子，是个美事。做我不着，成全他两家罢。”就对员外道：“在我馆钱内支两贯，凑成四贯，打发那秀才罢。”员外道：“大家两贯，孩子是谁的？”陈德甫道：“孩子是员外的。”员外笑逐颜开道：“你出了一半钞，孩子还是我的。这等，你是个好人。”依他又支了两贯钞，——帐簿上要他亲笔注明白了。——共成四贯，拿出来与周秀才道：“这员外是这样悭吝苦克的，出了两贯，再不肯添了。小生只得自支两月的馆钱，凑成四贯，送与先生。先生，你只要儿子落了好处，不要计论多少罢！”周秀才道：“甚道理倒难为着先生？”陈德甫道：“只要久后记得我陈德甫。”周秀才道：“贾员外则是两贯，先生替他出了一半，这倒是先生赍发了小生，这恩德怎敢有忘？唤孩儿出来叮嘱他两句，我每去罢。”

陈德甫叫出长寿来，三个抱头哭个不住。分付道：“爹娘无奈，卖了你。你在此可也免了些饥寒冻馁。只要晓得些人事，敢这家不亏你！我们得便来看你就是。”小孩子不舍得爹娘，吊住了只是哭。陈德甫只得去买些果子来，哄住了他，骗了他进去。周秀才夫妻自

去了。

——选自《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这段描述财主买儿的故事。本来，一个专与人挑土筑墙的穷汉，因在一地基中挖到金银，遂成骤富，人称"贾员外"。由于膝下无子，要买一个继承香火，就托帐房先生陈德甫四处打听。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向贾员外报告。员外得知是穷秀才卖儿时，说道："秀才倒好，可惜是穷的。"这话里大有意思，包含着财主对穷人的鄙视，以及对自己富裕生活的炫耀，正可谓"一阔脸就变"。

员外叫秀才和孩子进来，见孩子生得好，想要，提出要立一纸文书。以下这一段很是精彩：

陈德甫道："员外要怎么样写？"员外道："无过写道：立文书人某人，因口食不敷，情愿将自己亲儿某，过继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陈德甫道："只叫员外勾了，又要那财主两字做甚？"员外道："我不是财主，难道叫我穷汉？"陈德甫晓得是有钱的心性，只顺着道："是，是。只依着写财主罢。"员外道："还有一件要紧。后面须写道：'立约之后，两边不许翻悔。若有翻悔之人，罚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用。'"陈德甫大笑道："这写，那正钱可是多少？"员外道："你莫管我，只依我写着，他要得我多少？我财主家心性，指甲里弹出来的，可也吃不了。"

此处，贾员外非要在自己名前加上"财主"二字。陈德甫提议说不必，员外反问说"难道叫我穷汉？"那种暴发户遮掩不住的得意，那种粗鄙之人有钱后的炫耀之态（不管这种炫耀多么可笑，多么不合时宜），跃然纸上。陈德甫作为一个帐房先生，其性格中顺从的成份自然多——长年寄人篱下养成的习性，明明觉得好笑，也只是唯唯诺诺，十分符合人物身份。此时，财主又提出若翻悔罚钞一千贯。陈德甫"大笑"。这笑，大约一是笑这条件一般契约所未有；二是笑钱数之巨，大约远超过卖儿之资；三是笑财主异想天开，如此多疑。——此时的陈德甫，其实根本未想到财主的真正用意。陈德甫虽觉好笑，却不敢说什么，转向正钱多少。贾员外含糊其词，只说

自己“指甲里弹出来的，可也吃不了。”这倒可能是实话，借陈德甫话说“有泼天也似家私”嘛。唯其如此巨富，其想赖掉别人卖子之钱才越发显得无赖可恨。

陈德甫出来转告卖子的周秀才，周秀才亦是个迂腐儒生，与陈德甫二人丝毫未觉其中的圈套。于是一纸卖子文契，居然没有卖价！这里作者有一段议论：“他与陈德甫也多是迂腐，不晓得这些圈套。只道口里说得好听，料必是不轻的，岂知做财主的专一苦克算人，讨着小便宜。口里便甜如蜜，也听不得的。”对财主的盘剥、悭吝作了揭露和鞭挞。

接下来一小段，写员外要小孩姓贾，小孩妈妈亦哄他说改了姓给他做花袄穿。小孩却答“便是做大红袍与我穿，我也只是姓周。”以小孩的懂事、早熟，更打动读者之心。对财主的巧取豪夺，更为愤恨。陈德甫提醒员外该给孩子父亲周秀才的“恩养钱”时，财主开始赖帐了，假做不明白，说让陈秀才随便给点就行了。他有自己的理由：“他因为无饭养活儿子，才过继与我。如今要在我家吃饭，我不向他要恩养钱，他反问我要恩养钱？”居然振振有辞。陈德甫再三讨要，贾员外才说“看你面上，与他一贯钞。”一贯钞买了一个七岁男孩，听口气居然一贯钞还是赏他的！并且不许周秀才翻悔，一悔便要罚一千贯给贾员外！此时，贾员外立文书时的狡诈心机，方暴露无遗了，原来早已为这老实人设下了陷井！还对陈德甫说：“一贯钞许多宝字呢！我富人使一贯钞，似挑着一根筋。你是穷人，怎倒看得这样容易？”一贯钞一千文，每一文上都有“通宝”字样，所以贾员外说“许多宝字”，生动而且极符合人物个性，在他眼里，给人一贯钞也就是给了许多“宝”了，一贯钞看得如此大。“使一贯钞似挑着一根筋”，真是贾员外的绝妙自画像。

门外，周秀才正安慰妻子：“这家果然富厚”，“长寿儿也落了好地了。”——与他们即将被告知财主只给一贯钞的事，作了反面烘托铺垫：他们还正在庆幸贾家的富厚与好意呢！听说贾员外只给一贯钱，孩子母亲的反应是：首先想到自己哺育孩子的辛苦，“几杯水”就能洗的婴儿长到七岁，只值一贯钱？一贯钱连个泥娃娃也买不了。

这个反应是切合母亲身份的。陈德甫两头不讨好，只好又回来找员外。贾员外咬死只添到两贯。陈德甫无奈，只好从自己的馆钱中扣了两月，支出两贯来添给周秀才。陈德甫只是个中人，贾员外出钱多少本不干他的事，只因实在瞧不过财主的悭吝刻薄，才用自己两个月的馆钱添上。——他作为一个旁人，一个薪资微薄可怜的帐房先生，尚且有此义举，凭白添进去整整两月的工钱；可恨贾员外有“泼天也似家私”，却恨不得将别人连筋都剥下来，陈德甫此举又从侧面衬托了贾员外的刻薄悭吝。可笑那财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别人也象他一样在设陷阱，赶紧问：“大家两贯，孩子是谁的？”——原来此心不仅刻薄，而且多疑。直到听说孩子还是他的，这才“笑逐颜开”。陈德甫在自己馆钱中支的两贯“帐簿上要他亲笔注明白了”，这一细节描写，在财主的吝啬形象上又添了一道工笔。

作者在此一节中，着重塑造了一个悭吝而刻薄的财主形象。通过“买儿”这一情节，运用烘托、反衬、细节描写等艺术手法，把通过不正常途径骤富的贾员外之狡诈、贪婪、刻薄、多疑且洋洋自得，刻画得入木三分。作者还擅长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个性，且极生动（文　熔）

《二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明代拟话本短篇小说集。明末凌濛初撰。文学史上把此书与他先完成的《初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

全书共收白话短篇小说39篇，杂剧1篇。据凌氏自称，系在冯梦龙之“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对“宋元旧种，搜罗殆尽”的情况下，“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而成书。其素材大半有所本，大多来自《夷坚志》、《齐东野语》、《剪灯新话》、《觅灯因话》等笔记琐闻中。

“二刻”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与“初刻”和“三言”等拟话本类同，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及政治黑暗揭露较深，爱情婚姻题材又占有重要地位，集中表现了市民阶层对爱情婚姻自主的要求，和对封建礼教门第观念的批判。其中的

爱情婚姻观念是市民阶层的，封建道德意识明显减退，主人公往往是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形象总的说是诚实劳动，互相扶持，追求发财致富，故鲁迅称之为“拟市人小说”。而“二刻”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更为鲜明大胆，公然肯定“人欲”，以对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张。

本书原抄录者王古鲁氏将“二刻”诸篇的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对于不法官吏的批判”；二是“男女夫妇问题”，这样的概括不无道理。我们看到，凌濛初笔下的封建不法官吏，几等于盗，乃至尤甚于盗。卷四《青楼市探人踪》中的杨巡道贪赃受贿，为了吞没五百两贿银，不惜杀害五条人命。被罢官家居后竟伙同盗匪，坐地分赃。凌氏诗云：“众官做官却做贼”，“官人与贼不争多”，写出了几个“官即是盗”的典型。

作家认为男女婚姻应有真挚爱情，自愿结合，不必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束缚，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张。卷六《李将军错认舅》，歌颂了刘翠翠和和金定，抗拒父母“门当户对”的要求，结为夫妇，最终迫于李将军的权势而双双殉情，忠贞不渝。在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不仅强烈谴责满少卿负心，而且鲜明地批判了只准男人丧妻再娶、买婢纳妾，不许女丧夫再嫁的现象，指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实际上提出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男女平等观念。

小说的艺术特色是故事性强，情节曲折，人物丰满，事件完整，语言也生动可读，保持了人民大众所喜爱的话本形式，故称“拟话本”。

当然“二刻”也存在宣扬鬼神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论以及色情描写等一般拟话本小说的通病。由于凌氏晚年对农民起义对抗至死的态度，书中有的篇章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攻击。（泓　渊）

侠女受刑

话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姓严名蕊，表字幼芳，乃是个绝色的女子。一应琴棋书画、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通。善能作诗

词，多自家新造句子，词人推服。又博晓古今故事。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

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风流文彩。宋时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应，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许私侍寝席。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尽有眷顾之意。只为官箴拘束，不敢胡为。但是良辰佳节，或宾客席上，必定召他来侑酒。……

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姓陈名亮，字同父。赋性慷慨，任侠使气，一时称为豪杰。凡缙绅士夫有气节的，无不与之交好。淮帅辛稼轩居铅山时，同父曾去访他。……平日行径如此，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因到台州来看仲友，仲友资给馆谷，留住了他。闲暇之时，往来讲论。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恼的是道学先生。同父意见亦同，常说道："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说正心诚意的，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不知痛痒之人。君父大仇全然不理，方且扬眉袖手，高谈性命，不知性命是什么东西？"所以与仲友说得来。只一件，同父虽怪道学，却与朱晦庵相好。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同父道他是实学有用的，不比世儒迂阔。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极轻薄的是朱晦庵，道他字也不识的。为此两个说论有些左处。

……

同父闻得此言，勃然大怒道："小唐这样惫赖！只许你喜欢严蕊罢了，也须有我的说话处！"他是个直性尚气的人，也就不恋了赵家，也不去别唐太守，一径到朱晦庵处来。

此时朱晦庵提举浙东常平仓，正在婺州。同父进去相见已毕，问说是台州来，晦庵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晓得有个严蕊，有甚别勾当？"晦庵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说公尚不识字，如何做得监司，"晦庵闻之，默然了半日。盖是晦庵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书立言，流布天下，自己还有些不慊意处。见唐仲友少年高才，心里常疑他要来轻薄的。闻得他说己不识字，岂不愧怒？怫然道："他是我属吏，敢如此无礼？然背后之言，未卜真伪。"遂行一张牌下去，说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历，星夜到台州来。

晦庵是有心寻不是的，来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时迎接不及，来得迟了些。晦庵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轻薄，不把我放在心上。这点恼怒再消不得了，当日下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与郡丞，说："知府不职，听参。"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况。

晦庵道是仲友风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罪名了。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却是铁石般的性子，随你朝打暮骂，千棰百拷，只说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曾无一毫他事。受尽了苦楚，监禁了月余，到底只是这样话。晦庵也没奈他何，只得糊涂做了不合蛊惑上官，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发去绍兴另加勘问。一面先具本参奏，大略道："唐某不伏讲学，罔知圣贤道理，却诋臣为不识字。居官不存政体，亵昵娼流，鞫得奸情，再行复奏。取进止。等因。……

严蕊到了监中，狱官着实可怜他。分付狱中牢卒，不许难为。好言问道："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了？这罪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已经杖断过了，罪无重科。何苦舍着身子，熬这等苦楚？"严蕊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狱官见他词色凛然，十分起敬。……

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放得出来，气息奄奄，几番欲死。将息杖疮，几时见不得客，却是门前车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义气。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所以挨挤不开。一班风月场中人，自然与道学不对，但是来看严蕊的，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

——选自《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这篇小说，故事本事源于《齐东野语》与《情史·严蕊》。小说作者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本事作了较多的增益，进行了一番再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内容和内涵。

首先，这篇小说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重点描写的歌妓严蕊，形象光彩照人。她不仅多才多艺，聪颖巧慧，“琴棋书画，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通。善能作诗词，多自家新造句子，词人推服。又博晓古今故事。”而且“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选文中省略了表现她善于词咏的细节，专选了她蒙受冤狱，在严刑拷打面前不屈不挠。她深受重刑之苦，也明知招认后于己没有太大关系，但仍然词色凛然：“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声音铿锵，掷地有声，充分展示出她那刚烈倔强的个性。

其次，作者通过描绘朱熹伪善残忍的形象，张扬人文主义主张，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及其学说，在明代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多次诏示天下：“一宗朱子之书。”明成祖朱棣令人将宋代理学家著述辑成《理性大全》。整个明代，“世之治举业者……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援，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面攻之。”朱彝尊的这番归纳，充分说明了明代程朱理学之盛，朱熹地位的至高无上。而作者在小说中，却把道貌岸然的朱熹，描绘成假公济私，无端陷害好人的酷吏，剥掉封建统治者给他身上贴的金，露出斑驳陆离的本相。作者在事件之后评价道：“看来陈同父只为唐仲友破了他赵娟之事，一时心中愤气，故把仲友平日说话，对晦庵讲了出来。原不料晦庵狠毒，就要摆布唐仲友起来。至于连累严蕊受此苦拷，皆非同父之意也。这也是晦庵成心不化，偏执之过。”作者公然直接指斥朱熹“狠毒”，“成心不化，偏执之过。”并极力讴歌妓女严蕊，称她为“侠女”，认为她比朱熹高尚多了，“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又借世人之口，贬朱褒严。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思想意识中的进步因素。

第三，小说中的某些人物性格不是单一的，面是有一定的复杂性。例如，小说中的陈亮，既“赋性慷慨，任侠使气”，但有时又狭隘任性，为一小小误会而去朱熹处说好友的闲话。尽管他后来也悔道：“我只向晦庵说得他两句说话，不道认真的大弄起来。今唐仲友

只疑是我害他。”并又致书晦庵：“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谮，真足当田光之死矣。然困穷之中，又自惜此泼命。一笑。”为自已开脱。然而，无论如何，这场风波与他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他挑起了这场风波。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也是力图写一些有血有肉，有功有过的人物。作者在开篇诗中写道“世事莫有成心，成心专会认错。任是大圣大贤，也要当着不着。”又接着叙述说：“就是圣贤，也偏执起来，自以为是，却不知事体竟不是这样的了。”作者认为，人是复杂的，圣贤尚且出错，一般人就更难一贯正确了。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特别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泓 渊）

神偷盗官印

嘉靖末年，吴江一个知县，治行贪秽，心术狡狠。忽差心腹公人，赍了聘礼，到苏城求访懒龙，要他到县相见。懒龙应聘而来。见了知县，禀道：“不知相公呼唤小人，那厢使用？”知县道：“一向闻得你名，有一机密事，要你做去。”懒龙道：“小人是市井无赖，既蒙相公青目，要干何事，小人水火不避。”知县屏退左右，密与懒龙商量道：“叵耐巡按御史到我县中，只管来寻我的不是。我要你去察院衙里，偷了他印信出来，处置他不得做官了，方快我心。你成了事，我与你百金之赏。”懒龙道：“管取手到拿来，不负台旨。”

果然去了半夜，把一颗察院印信弄将出来，双手递与知县。知县大喜道：“果然妙手！虽红线盗金盒，不过如此神通罢了。”急取百金赏了懒龙，分付他快些出境，不要留在地方。懒龙道：“多谢相公厚赐，只是相公要此印怎么？”知县笑道：“此印已在我手，料他奈何我不得了。”懒龙道：“小人蒙相公厚德，有句忠言要说。”知县道：“怎么？”懒龙道：“小人躲在察院梁上半夜，偷看巡按爷烛下批详文书，运笔如飞，处置极当。这人敏捷聪察，瞒他不过的。相公明日，不如竟将印信送还，只说是夜巡所获，贼已逃去。御史爷纵然不能无疑，却是又感又怕，自然不敢与相公异同了。”县令道：“还了他的，却不依旧让他行事去？岂有此理！你自走你的路，不要

管我。”懒龙不敢再言，潜踪去了。

却说明日察院在私衙中开印来用，只剩得空匣。叫内班人等遍处寻觅，不见踪迹。察院心里道：“再没处去。那个知县晓得我有些不象意他，此间是他地方，奸细必多，叫人来设法过了。我自有处。”分付众人，不得把这事漏泄出去，仍把印匣封锁如常。推说有病，不开门坐堂，一应文移，权发巡捕官收贮。一连几日。知县晓得这是他心病发了，暗暗笑着，却不得不去问安。

察院见传报知县来到，即开小门请进。直请到内衙床前，欢然谈笑。说着民风土俗，钱粮政务，无一不剖胆倾心，津津不已。一茶未了，又是一茶。知县见察院如此肚肠相待，反觉局蹐，不晓是甚么缘故。正絮话间，忽报厨房发火，内班门皂、厨役纷纷赶进，只叫：“烧将来了！爷爷快走。”察院变色，急走起来，手取封好的印匣，亲付与知县道：“烦贤令与我护持了出去，收在县库。就拨人夫快来救火。”知县慌忙失错，又不好推得，只得抱了空匣出来。此时地方水夫俱集，把火救灭，只烧得厨房两间，公廨无事。察院分付把门关了。——这个计较，乃是失印之后，察院预先分付下的。

知县回去思量道：“他把这空匣交在我手，若仍旧如此送还，他开来不见印信，我这干系须推不去。”展转无计，只得洞开封皮，把前日所偷之印仍放匣中，封锁如旧。明日升堂，抱匣送还。察院就留住知县，当堂开验印信，印了许多前日未发放的公文。就于是日发牌起马，离却吴江。却把此话告诉了巡抚都堂。两个会同，把这知县不法之事参奏一本，论了他去。知县临去时，对衙门人道：“懒龙这人是有见识的。我悔不用其言，以至于此。”正是：

枉使心机，自作之孽。

无梁不成，反输一贴。

——选自《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以上所录，是《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中的一个片断。这一卷讲述的是嘉靖年间苏州一个外号“懒龙”（又号“一枝梅”）的小偷的事迹。这位小偷行窃手段极高，但又“煞是有义气”。他不入良善与患难之家，却专偷悭吝财

主和无义富人；偷得的财物又常周济穷人，自称“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当然”。小说记述了这位侠盗的一系列故事，颇有传奇色彩。

在上录此段中，懒龙不是又去窃富济贫，而是为吴江知县去偷巡按大人的官印。对于这位神偷来讲，偷颗官印也并非难事，果然“手到取来”。不过在行动的过程中，懒龙意外地发现这位巡抚大人“敏捷聪察”，公务“处置极当”。故窃印归来，懒龙便对知县进了一句忠言，甚至还为知县想了一个极妥当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段中，作者不去详述懒龙行窃的经过，而是主要写他在行窃前后与知县的对话，实际上是把着力点放在人物刻划上。懒龙事前不拒绝知县，事后也不告发知县，正表现出“惯偷”的本性。但他在窃印归来后对知县所进的忠告，却表明他在事人以“忠”的同时，又极有见识，并也有正义感，这自然又属“侠盗”风范。最后知县在革职离去时悲叹“悔不用其言”，实为懒龙形象的“补笔”——也是极有力的点睛之笔。

在塑造懒龙形象的同时，小说也深人刻划了知县与巡按两人的形象。对于知县的形象，作者的落笔点甚巧。这是一个“治行贪秽，心术狡狠”的官员，但小说并不去直接描写他的各种为政劣迹。小说只记述了他打算以偷印的办法来抗拒上峰督察这一件事，便揭露出此人心术之“狡狠”。当然，在他最后“自作孽”的下场中，也包含了对其人形象的尖锐讽刺。

对于巡按，小说着重写他以奇谋迫使知县还印的经过。失印之后，他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他先“推说有病，不开门坐堂”，逼着知县上门问安。然后又制造失火形势，逼着知县把空印盒抱走。最后则在大堂之上，当场开验知县捧还的印信，并立即处理完种种公务，然后当天便离开吴江县境，其后便自然是把这可恶的知县革职论处了。在这一系列斗法过程中，这位大官员的精明与干练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对他在内衙中接待知县的一幕情景，描写得极为精彩：“……开小门请进。直请到内衙床前，欢然谈笑。说着民风土俗，钱粮政务，无一不剖胆倾心，津津不已。一茶未了，又是一茶……”。眼前这极其潇洒的风度，与背后那异常老辣的谋算之间，正

可谓相映成趣——好一位亦圆亦方的巡按大人！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知县之“奸”一时造成了巡按的极大不利，但最后又正好成了巡按之“精”的有力反衬。给巡按带来麻烦的也包括懒龙那出神入化的偷技，但最后又是懒龙的“有见识”与巡按的精明交相辉映。此“盗印”一篇，不愧是令人读后“拍案惊奇”的传作！（应　昆）

《三刻拍案惊奇》

《三刻拍案惊奇》，明末拟话本小说集，又名《幻影》、《型世奇观》，署名“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原书三十回，已佚九回。

此书中一些章节，是根据明代史实和真实人物敷衍而成。例如，书中第五回《烈士殉君难　书生得女贞》，叙述建文时期的兵部尚书铁铉，在靖难之役后被处死，其子女流落他乡，饱经磨难，终于团聚的故事。此事《明史》有记载。又如第十八回《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描写元末明初江西僧人周颠，行为怪诞，后辅助朱元璋平定天下的故事。朱元璋亲自撰写《周颠仙传》，《明史》也有记载。作者虽然本于史实，但又不拘于史料，经过一番取舍加工，形成小说中一个个既具有记实性，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

由于此书承袭了“二拍”的艺术风格，因而书中所叙的一些故事，人物性格鲜明，情节婉转曲折。书中表现的社会各阶层人物，无论地主官吏，还是商人农夫；无论文人士大夫，还是下层妇人，都各具特色，各有个性。书中描述的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例如，第三回《情词无可逼　羞杀抱琵琶》，没有因袭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大胆创新，把故事讲行不仅跌宕紧张，有声有色，而且入情入理，十分可信。又如，第二十回《良缘狐作合并伉俪草能偕》，描写狐狸变成少女文姬，与青年商人蒋日休结合，不久被人识破。狐狸为帮助蒋日休与真文姬结为伉俪，赠给蒋生三束草药，使他治好了文姬的病，缔结良缘。这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的情节相仿，但写得更加生动细致。再如，第七回《生极华萼恩　死谢徐海义》，讲述王翠翘等人的悲欢离合，情节委婉动人，为后来的

小说《金云翘传》提供了条件。

书中写景状物生动形象。例如，第二十五回写海上风暴："海面黑风白雨中间一片红光闪烁，渐渐自远而近。也不知风声水声，但听得一派似雷轰虎吼般近来。只见：急浪连天起，惊涛卷地来。白茫茫雪巘平移，乱滚滚银山下压。一泊、两泊、三四泊，那怕你铁壁铜□；五尺、六尺、七八尺，早已是越墙过屋。"

由于作者试图以小说故事救世劝善，挽明末颓唐世风，因而几乎每篇开始，都有一番说教，显得喋喋不休，令人生厌。另外，书中若干处性描写太具体，有污秽之嫌。（刘　铮）

仙术动朝廷

……他斜着眼，歪着个头，口里老鼠窟般只顾吃。看那斟酒的倒也斟不迭了，他道："也罢！难为你了，把那壶赏与你吃。"那人正待拿去，他跳起夺住，道："只道我量不济，要你替。还是我吃一个长流水。"又完了。跳起身道："不得醉，不得醉！"把张嘴向太祖脸上一呵道："一些酒气也没，哪一个再舍些？"太祖道："再吃便烧死。"道："烧不死，烧不死！内烧烧不死，你便外烧。"太祖道："怎么外烧？"道："把缸合着烧。"太祖道："不难。"叫取两只缸，取柴炭来。他便欣然坐在缸中。兵士将缸来盖上，攒了好些炭，架上许多柴，一时烧将起来。只听"烘烘"般的柴声。"逼剥"是炭声，可也炼了一夜，便是铜铁可烊，石也做粉。这些管添炭的道："停会要见，是个田鸡干了。"又个道："还是灰。"比及太祖升帐，只听得缸一声响，爆做两开，把炭火□得满地是，缸里端然个周颠。他舒一舒手，叩一叩齿，擦一擦眼，道："一觉好睡，天早亮了。"这些兵士看了倒好笑，道："莫说他皮肤不焦，□精儿也不曾焰坏一些，真是神仙！"先时，太祖还疑他有幻术，这时也信他是个真仙，也优待他。

……

一日，走到灶前，见正煮着一锅饭，熬上大锅豆腐，灶上灶下忙不及。只见他两手拿了两件道："我来与你下些椒料。"只见两只

手一顿捻，捻在这个锅里，却是两撅干狗屎。这些和尚、道人见了，你也唾唾，我也掩嘴，一阵去了。他一跳坐在灶栏上，拿一个木杓兜起来，只顾吃。众和尚见他吃了一半，狗屎末都吃完了，大家都拿了淘箩、瓦钵一齐赶来。他道："你这些秃驴，藏着妆佛钱、贴金钱、买烛钱、烧香钱、还有衬钱、开经钱、发符钱，不拿出来买吃，来抢饭。"坐得高，先"霹栗扑碌"把手一掠，打得这些僧帽满地滚。后边随便两只手如雨般，把僧头上栗暴乱凿，却也吃这些僧人抢了一光。还有两碗米饭，一个小沙弥半日夹不上，这番扑起灶上来盛。被他扯住耳朵，一连几个栗暴，打得沙弥大哭道："这疯子，你要吃，我要吃，怎蛮打我？"这些和尚也一齐上，道："真呆子，这是十方钱粮，须不是你的，怎这等占着不容人。"

……

周颠笑道："你多我吃饭，我便不吃你的。"此后莫说粥饭不来吃，连水也不来吃。众僧怕太祖见怪，只得拿去与他吃，他只是不吃。厨头道："好汉饿不得三日，莫睬他，他自来。"故意拿些饮食在他面前吃，他似不见般。似此半月，主僧只得来奏与太祖。太祖知他异人，分付再饿他。这些和尚怪得他紧，得了这句，把他锁在一间空房里，粥饭汤水纤毫不与。他并不来要，日夜酣酣的睡。太祖常着人来问，寺僧回官道："如今饿已将一月，神色如故。"太祖特一日自到寺中。举寺迎接。见他伏在马前，把手在地上画一个圈儿，道："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这明明教道：陈友谅、张士诚这两个大寇，使他连兵合力，与我相杀，我力不支；若分兵攻战，也不免首尾不应；只该先攻破了一个，再攻一个。正是刘军师道，陈友谅志大而骄，当选取之；张士诚是自守虏，当后边图他，也是注意太祖到寺中，见他颜色红润，肌肤悦泽，声音洪亮，绝不是一个受饿的。叫撤御馔与他吃。随后将士带着饮食，与他的，可也数十人吃不了。他也不管馒头□蒸，干粮煤炒，收来吃个罄尽。这般僧人道："怪道饿得！他一顿也吃了半个月食了，只当饿得半月。"又一个道："只是这肚皮忒宽急了些。"太祖依然带他在军中。他对这些和尚道："造化了你们！如今拐徒弟也得个安稳觉儿，吃酒吃狗肉

也不管了。”

选自《三刻拍案惊奇》第十八回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

这个片断描写明初僧人周颠的故事，朱元璋曾亲自撰写《周颠仙传》，《明史》也有记载。本书作者根据史料而又不拘泥于史料，演化成一篇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生动故事。

周颠家住江西南昌县，江西山有匡庐，水有鄱阳，昔许旌阳仙长尝在此飞升，是个仙人之薮。周颠少年生得骨格峻嶒，气宇萧爽，也极清雅。六七岁在街上玩耍，曾有一头陀见了，说：“好具仙骨！莫教蹉坏了。”但到了十四岁时，家里正要与他聘亲，他却突然得了颠病，而且疯狂得厉害，口出诳诞之言，什么药也治不好，针灸对他也不管用，家里人也只好任他颠进颠出，不再理睬他。他便落得到街上乞食、不归家。人给他的食物好坏都吃；说他好坏甚或骂他，他也只是笑；连狗也作弄他并与他同卧；他还时常睡在人家猪圈羊棚里，鼾声如雷，人们起初以为他是贼，后来都知道是周颠，也不再惊异了。由于他所具的仙气，常能预知未来，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常识他。

此处所引两个小故事，生动、有趣，颇有吸引力。第一个故事与周颠乞计到南京，适值太祖建都金陵，他便披着件千拼百凑、有襟没里的道袍，赤了脚，蓬了头，直撞到马前，一个大躬道：“告太平！”此时正是降将祝宗复反之时，正杀得个满城流血，“告太平”使太祖吃了一惊，但知道他是颠子也就不与他计较了。可他不甘罢休，天天到马前来纠缠，嘴里直叫，嘴里直叫“告太平”，旁人扯不开他的手，无法赶他走。太祖只得说：“这颠人，打也不知痛，拿烧酒来与他吃。”结果喝了“一个长流水”，还“不得醉”，嘴里连酒气也无，要求“再舍些”，明太祖怕他“再吃便烧死”了，他却道：“烧不死！内烧烧不死，你便外烧”，“把缸合着烧”，结果烧得缸爆做两半，炭火弄得一满地，“缸里端然个周颠”，皮肉无伤一丝一毫，其神态言语更让人哭笑不得：“他拿一拿手，叩一叩齿，擦一擦眼，道：“一觉好睡，天早亮了。”人道他是个真仙，明太祖也从此优待于他，可他并不从此变得规矩些，其颠狂有增无减。

太祖怕他在军中狂言乱语煽惑了军心，故将他寄在蒋山寺，并吩咐每日齐整斋供他，他偏不去吃，偏在遍寺遍山跳颠，或抢取一坛狗肉，煮熟后将肉扔到寺院讲堂，并对众僧人道："背后吃他，当面怕他。"几个哈哈走了，却让读者领悟到僧人的虚伪。此寺院并非干净之地，晚间有僧人梦沙弥同睡的，周颠便偏要打他骂他……所以，他抢吃豆腐饭也是自有他的道理的，因为这些和尚藏着妆佛钱、贴金钱、买烛钱、烧香钱、还有衬钱、开经钱、发符钱，不拿出来买吃，来抢饭。"他一阵打骂之后却又绝食，其言行似小玩童、颠狂人，这其实是民间文学的产物，尽管周颠之人史有之，但本书作者则是按民间的欣赏习俗来刻画这一人物形象，所以，周颠之言行中时常具有纯朴农民的个性特征，有时甚至就是一个流氓无赖，可仍不乏民间文学中所常具有的那种直朴、单纯、生动、形象的特点；尽管周颠的愚孝愚忠是可悲的，但作品赋予他的传奇色彩仍有其可资愉悦的观赏价值。（张幼梅）

良缘狐作合

情人眼里出西施，他自暗暗里想□这文姬：生相怎么好，身材怎么好，性格怎么好。又摸拟道："我前遇着他，这眼睛一睃，也是眼角留情；昨日讨茶，与我一种喷香的茶，也是暗中留意。"行里的沉吟，坐着的想像，睡时的揣摸，也没一刻不在文姬身上。欲待瞒着娘舅，央邻房相好客人季东池、韦梅轩去说亲，又怕事不肯成，他父母反防闲他，也不敢说。几遭要老脸与文姬缠一番，终久脸嫩胆小，只是这等镇日呆想不了。

自古人心一邪，邪物乘机而入。不期来了一个妖物。这妖物是大别山紫霞洞里一个老狸。天下兽中，猩猩猿猴之外，狐狸在走兽中能学人行，其灵性与人近。内中有通天狐，能识天文地理，其余狐狸，年久俱能变化，□□夜走入人家，只见蒋日休痴想文姬，他就在中□□□一个骷髅顶在头上，向北斗拜了几拜，宛然成了一个女子，生得□有颜色：

朱颜绿鬓色偏娇，就□能令骨髓消。

莫笑狐妖有媚态，须知人类更多妖。

明眸皓齿，莲脸柳腰，与文姬无二。又聚了些木叶在地，他在上面一个筋头，早已翠襦红裙，穿上一身衣服，俨似文姬平日穿的，准拟来媚蒋日休。

只见日休这日坐在房中，寂寞得紧，拿了一本吴歌儿，在那边轻轻的嘲道：

风冷飕飕十月天，被儿里冰出哪介眠？姐呀！你也孤单我也独，不如滚个一团团。相思两好介便容易成，那介郎有心来姐没心。姐呀！猫儿狗儿也有个思春意，哪为铁打心肠独拄门？

正在那厢把头颠，手敲着桌，慢慢的讴，只听得房门上有人弹上几弹。……侧耳听时，又似弹的声，他把门轻轻拔开，只见外面立着一个女子……把一个蒋日休惊得神魂都失，喜得心花都开。悄语□声道："请里面坐。"那女子便轻移莲步，走进房来。蒋日休便把门关上，女子摇手道："且慢，妾就要去。"两个立向灯前。日休仔细一看，却是文姬。日休见了，便一把抱住，放在膝上，道："姐姐，甚风吹得你来？我这几日为你饮食无心，睡卧不宁，几次要与你说几句知心话，怕触你恼。要进你房里来，又怕人知觉。不料今日姐姐怜念，这恩没世不忘。"便要替他解衣同睡。文姬道："郎君且莫造次。我只为数年前相见，便已留心；如今相逢，越发留念。意思要与你成其夫妇，又不好对父母说，恐怕不从。你怎生计议，我与你得偕伉俪。"……

……

天明，日休忙起来看时，沿路果有芝麻。却出门往屋后，竟在山路上，一路洒去。一路或多或少，或断或连，走有数里，却是径道，崎岖险峋，林木幽密。转过山岩，到一洞口，却见一物睡在那里：

一身莹似雪，四爪利如锥。

曾在山林里，公然假虎威。

是一个狐狸，顶着一个骷髅酣然而睡，芝麻布袋还在他身边。蒋日

休见了便喊道："我几乎被你迷杀了!"只见那狐惊醒了，便作人言道："蒋日休，你曾发誓不负我。你如今不要害我，我还有事报你，你在此等着。"他走入紫霞洞中，衔出三束草来，道："你病不在膏肓，却也非庸医治得。你只将此一束草煎汤饮，可以脱然病愈。"又衔第二束道："你将此束暗地丢在店家屋上。不出三日，店主女子便得奇病，流脓作臭，人不可近。他家厌恶，思要弃他。你可说医得，只要他与你作妻子。若依你时，你将此第三束煎汤与他洗，包你如故。这便是我报你。只是我也与你相与二十日，不为无情，莫对新人，忘却昔日。"不觉泪下。日休也不觉流涕……

选自《三刻拍案惊厅》第二十回，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

这个故事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情节相仿，同样取材于元代说书人的旧本，但"三刻"《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偕》一回写得比"二刻更细致，并增加了《吴歌儿》等优美诗词。本书这一回的故事主要是写，一个狐狸变成了一个青年女子——青年蒋日休所钟爱的文姬姑娘，与蒋日休主动结合，后来被人识破，狐狸为报所爱之恩，帮助蒋日休与真正的文姬结为夫妻，赠蒋三束草药，让蒋日休为文姬治好了怪病，使有情人终成了眷属。书中情节生动、曲折、离奇，可读性或通俗性、娱乐性极强，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作者写该故事的目的是"为殷勤寄语少年"，奉劝青年男子别为美色所惑，"落妖狐阱"，而"须自省"。然而，主观创作意图常常与客观创作实践相矛盾，我们从回目名字"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偕"来看，作者丝毫没有贬狐的意，而在具体的描述过程中充分地显示了狐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正常性欲要求和善良之心。尽管书里有《阳关引》"寄语少年""须自省"的词文，也有称狐为"邪物"、"妖物"的字眼儿，但"狐"的善良行为是无法掩盖的，如果没有狐狸赠送的三束草药，蒋日休的病不会好，也无法娶到文姬。可见这妖狐确有一些邪玄的手段，但她若无一颗报答蒋日休恩爱之心，一颗为蒋日休和文姬着想的善良之心，那好的"妖术"是会害人的。

这一小段故事，写出了蒋日休对文姬姑娘的朝思暮想，又刻画

出作为市民阶层的蒋日休所特有的双重性格：既怕狐狸的妖邪，又恋其美色，他的性格特征，与《白蛇传》的许仙有某些相似之处。蒋日休性格中的轻浮、软弱之处，在书中也有很好的表现，如狐狸成文姬后第一次来到他房中，"日休见了，便一把抱住；放在膝上，道：'姐姐，甚风吹得你来？我这几日为你饮食无心，睡卧不宁，几次要与你说几句知心话，怕触你恼。要进你房里来，又怕人知觉。不料今日姐姐怜念，这恩没世不忘。'便要替他解衣同睡。"当他知道假文姬是狐狸时，也曾对狐狸大喊大叫，而当他得到狐狸所赠草药后，回到住处也未向人出卖狐狸，这也是他善良性格之一面。

在故事里，狐狸变为青年女子，主动勾引蒋日休，与之苟合，最后还赠三束草药，成全蒋日休与文姬姑娘的姻缘。书里没交代狐狸为何要勾引蒋日休，无恩无怨，似乎只能解释为妖邪之物的淫邪之心，但它在与蒋日休苟合之后并无任何奢求，以它"通天狐"的聪慧不可能不知晓自己有被人发现的危险，可她为何还要与蒋日休夜夜相娱？按说作为女子的狐狸一直都在付出，倒底是为了什么？书中没有答案，我们不好臆测。可我们能从这一段故事里，看到明代男女之恋的大胆，甚至超过了我们现代人的言行，可见明代社会的启蒙意识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反映，只可惜战乱搅混了这一切。（张幼梅）

羞杀抱琵琶

一日，又到书房中听他讲书，却见他窗外晒着一双红鞋儿，正是陆仲含的。芳卿道："看他也是好华丽的人，怎不耽风月。"忙回房中写了首诗道：

日倚东墙盼落晖，梦魂夜夜绕书帏。

何缘得遂生平愿，化作鸾凤相对飞。

叫采菱道："你与我将来藏在陆相公鞋内，不可与大叔见。"又怕采菱哄他，又自随着他远远的看他藏了方转。

绮阁痛形孤，墙东有子都。

深心怜只凤，寸缄托双凫。

又着采菱借送茶名色，来看动静。那采菱看见天色阴，故意道一句：“天要下雨了！”只见陆仲含走出来，将鞋子弹了两弹，正待收拾，却见鞋内有一幅纸在，扯出来时，上面是一首诗。他看了又看，想道：“这笔仗柔媚，一定是个女人做的，怎落在我鞋内？”拿在手中想了几回，也援笔写在后首道：

阴散闲庭坠晚晖，一径披玩静垂帏。

有琴怕你相如调，寄语孤凰别向飞。

一时高兴写了，又想道：“我诗是拒绝他的，却不知是何人作，又请何人与他，留在书笥中，反觉不雅。”竟将来扯得粉碎。采菱在窗外张见忙去回复。

芳卿已在那边等信，道：“怎么了？”采菱道：“我在那边等了半日，不见动静，被我哄道天雨了，他却来收这鞋子，见了诗儿，复到房中，一头走，一头点头播脑，轻轻的读，读了半日也在纸上写了几句，后边又将来扯碎了。想是做姐姐不过，故此扯坏。”芳卿道：“他扯是恼么？”采菱道：“也不欢喜，也不恼。”芳卿道：“他若是无情的，一定上手扯坏。他又这等想看，又和，一定也有些动情。扯坏时，他怕人知道，欲灭形迹了，还是个有心人。”不知那陆仲含在那边费了好些心，道：“我尝闻得谢老在我面前说儿子愚蠢，一女聪明，吹弹写作，无所不能。这一定是他做的。诗中词意似有意于我，但谢老以通家延我，我却淫其女，于心何安？况女子一生节义，我一生之行简，皆系于此，岂可苟且。只是我心如铁石，可质神明，但恐此女不喻，今日诗来，明日字到，或至泄漏，连我也难自白。不若弃此馆而回，可以保全两下，却又没个名目。”正在摆划不下时，不期这日值谢老被一个大老挈往虎丘，不在家中，那芳卿幸得有这机会，待至初更，着采菱伴了兄弟，自却明妆艳饰，径至书房中来。

走至洞门边，又想道：“他若见拒，如何是好？”便缩住了。又想道：“天下没有这等腔执的，还去看。”乘着月光到书房门首，轻轻的弹了几弹。那陆仲含读得高兴，一句长，一句短，一句高，一句低，哪里听得？芳卿只得咬着指头等了一回，又下阶看了回月，不见动静。又弹上几弹，偏又撞他响读时。立了一个更次，意兴索然。

正待回步，忽听得“呀”地一声，开出房来，却是陆仲含出来解手。遇着芳卿，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好一个女子：

肌如聚雪，鬓若裁云。弯弯翠黛，巫峰两朵入眉头；的的明眸，天汉双星来眼底。乍启口，清香满座；半含羞，秀色撩人。白围斜掩赛班姬，翠羽轻投疑汉女。

仲含着：“哪家女子？到此何干？”那芳卿闪了脸，径望房中一闯。仲含便急了道：“我是书馆之中，你一个女流走将来，又是暮夜，教人也说不清，快去！”芳卿道：“今日原也说不清了。陆郎，我非他，即主人之女芳卿也。我自负才貌，常恐陷村人之手，愿得与君备箕帚。前芳心已见于鞋中之词，今值老父他往，舍弟熟睡，特来一见。”仲含道：“如此，学生失瞻了，但学生已聘顾氏，不能如教了。”芳卿即泪下道：“妾何薄命如此？但妾素慕君才貌，形□寤寐，今日一见，后会难期，愿借片时，少罄款曲，即异日作妾，亦所不惜。”遂牵仲含之衣，仲含道：“父执之女，断无辱为妾之理。请自尊重，请回。”芳卿道：“佳人难得，才子难逢，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郎何恝然？”眉眉吐吐，越把身子捱近来。陆仲含便作色道：“女郎差矣：‘节义’二字不可亏。若便今日女郎失身，便是失节。我今日与女郎苟合，便是不义。请问女郎设使今私情，明日泄露，女郎何以对令尊？异日何以对夫婿？那时非逃则死，何苦以一时贻千秋之臭。”芳卿道：“陆郎，文君相如之事，千古美谭，怎少年风月佳期，作这腐儒酸态？”

——选自《三刻拍案惊奇》第三回，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年版。

《三刻拍案惊奇》里有好些回目，继承了“三言”、“二拍”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丰富等特点，不做过多雕琢，而能引人入胜。如我们这里所摘引的“情词无可逗　羞杀抱琵琶”一回，写穷秀才陆容被聘为富户谢家塾师，谢家有女芳卿，爱慕陆容人品出众，好学上进，意欲委身于陆，但被陆拒绝，以后芳卿被骗出走来到北京，流落风尘，适陆容进京科考，偶遇芳卿，将芳卿赎出，送至苏州昆山家乡。这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也不落一般才子配佳人之小说的俗套，颇有特色。我们这里只摘了芳卿意欲委身于陆容的一小段故事，其人物性格跃然纸上，颇能吸引读者。

芳卿，“他性格原是潇洒的，又学了一身技艺，尝道是：苏小妹没我的色，越西施少我的才。几头有本朱淑真《断肠集》（“朱淑真”应为“朱淑贞”，是宋代的多产诗人，经战乱，本人婚恋也极不幸，诗里多以抒写个人的悲愁辛苦，塑造的多是自我形象，其《断肠集》的感伤色彩极为浓重。——引者注）看了，每为他叹息道：‘把这段才色配个庸流，岂不可恨？倒不如文君得配着相如，名高千古。’况且又因谢老择配，高不成，低不就，把岁月蹉跎。看他冬夜春宵，好生悒快，曾记他和《断肠集》韵，有诗道：

初日晖晖透绮窗，细寻残梦未成妆。

柳腰应让当时好，绣带惊春渐渐长。

平日也是无聊无赖。自那日请陆仲含（即陆容）时，他在屏风后蹴来蹴去看他，见他丰神秀爽，言语温雅，暗想：‘他外貌已是如此，少年进学，内才毕竟也好，似这样人可是才貌两绝了。只不知我父今日拣，明日择，可行这样个人么？’”芳卿不仅有才有貌，并且操持家中一切事务，“备得十分精洁”，是一个贤慧、能干的女子。象这等女子当然不愿随便嫁一个人，更不愿落入村人之手。自古道哪个少女不思春”，况芳卿这般聪慧、美貌的少女，又恰逢了陆仲含这样“才貌两绝”的少年。在我们摘引的一段文字里，细腻而详尽地展示了芳卿大胆追求而不可得的真挚爱情，当然她的大胆并非一味的，而是先有托丫头采菱偷递情诗于陆蓉的红鞋儿里，陆蓉“见了诗儿，复到房中，一头走，一头点头播脑，轻轻的读，读了半日，也在纸上写了几句，后边又将来扯碎了。”芳卿推论：“他若是无情的一定上手扯坏。他又这等想看，又和，一定也有些动情。扯坏时，他怕人知道，欲灭形迹了。还是个有心人。”哪知那陆仲含想的却是“谢老以通家延我，我却淫其女，于心何安？况女子一生之节义，我一生之行简，皆系于此，岂可苟且。”所以，当芳卿得机“明妆艳饰”，几经踟蹰，闯进陆仲含住房，声泪俱下地向陆仲含陈述芳心，并自愿奉献身心，却遭到姓陆的严词拒绝，但是，她并非软弱女子，在失望之中也会骂上的：“陆郎，文君相如之事，千古美谭，怎少年风月襟期，作这腐儒酸态？”尽管作者之意是明褒陆仲含贬斥芳卿的，

的具体的描写中，我们仍可看到芳卿春春少女的正常追求和她那为自己所追求的爱情而宁愿冒屈辱之耻奉献一切的独具勇胆的性格特色，其实，女子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举止，古已有之，只是到了明代，外来的或内生的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使妇女的解放要求有一定合理生长的土壤，故而明代小说、戏剧里的妇女形象，在其言行上有了更坦诚、直露的表现。

在此段故事中，陆仲含形象的不可信之处正与作者所要宣传的思想相一致，虽则表面符合了作者的封建道教，细细阅读，可见陆仲含的伪善、虚假之处。首先，陆仲含在鞋中发现情诗之时，马上就能从“这笔仗柔媚”辨析出此诗“一定是个女人做的”，并将诗“拿在手中想了几回，也援笔写”：“阴散闲庭坠晚晖，一径披玩静垂帏，有琴怕作相如调，寄语孤凰别向飞。”这诗是拒绝芳卿的，但并非不为情所动，只因“有琴（情）怕作相如调”，此一“怕”道出了他的怯弱，怕丢了给他衣食之银的谢老怪罪，更怕自己的名声、节义，耽误了自己进取的前程，古时书生进取不外功名、利禄，所以，此“怕”还是从他自己考虑的多。哪有少年不怀春的，故当他晚间“遇着芳卿”之时，也禁不住“吃了一惊”，也要“定睛一看”，心里赞叹道“好一个女子”，仔细打量，便觉其“肌如聚雪”、“秀色撩人”等等，可见其春心荡漾！只是为了作者的思想，他的形象不得不被伪装成“君子”、“道者”，可终因真情无法掩盖，使其言行丧失可信之意。（张幼梅）

《西湖二集》

《西湖二集》，拟话本小说集。明末周楫撰。题“武林济川子清源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讦谟甫评”，书首有“湖海子”题于“玩世居”的序。据郑振铎考证，该书刊行于明崇祯年间。全书共三十四卷，第卷一篇，专演与西湖有关的故事。书末附《紧要海防说》、《救荒良法》、《西湖秋色》诗等。该书第十七卷《刘伯温荐贤平浙中》载：“《西湖一集》中，《占庆云刘诚意佐命》，大概已曾说过，如今这一回补前说未尽之事”，由此可知，尚有《西湖一集》成书于

前，可惜今已不传。

《西湖二集》的时代性很强，全书内容虽都与西湖有关，但每篇角度又各不相同。有的抨击时政，有的写官场与科场的黑暗，有的描述当地时尚俗，也有的演述宫闱妇女生活，而“其中最优胜的，是广泛的反映了明代的社会，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污作恶，民众的不聊生，以至于当时的风俗习惯，和一部分知识阶级，对当前的现状，抱着怎样的态度。”（钱杏邨语）作者面对明中叶以后由于皇帝的昏庸愚昧而造成的朝纲紊乱，吏治腐败的黑暗现实异常悲愤，故常借宋高宗偏安一隅，致使南宋衰亡的史实，对此进行揭露和攻击。作者开宗明义的第一卷就是《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即借吴越王钱镠同宋高宗赵构的许多相似经历，引出了宋高宗只知朝歌暮乐，不思恢复中原的行为，影射明朝中后腐败的社会政治，并以之与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作比较。小说的此种作法既反映出作者良苦的用世之心，又暴露了作者”好颂帝德，垂教训”（鲁迅语）的局限性。作品中还夹杂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和庸俗的艳情描写，并在一些篇章中宣扬了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并想以此达到其劝善惩恶的目的。

作品善于运用讽喻的表现方法，抉击时弊。第四卷《愚郡守玉殿生春》，写一个只知“天地玄黄”之人，不但能得功名，作大官，发大财，而且被世人目为学识渊博之人。第十二卷《巧妓佐夫成名》，写一个只会赌博的家伙竟由于一个妓女的帮助而变成一个“大作家”。小说中对这类人物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西湖二集》与一般话本小说在体制上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入话”部分较长。一般话本小说“入话”部分只用一则故事，或者干脆不用，而本书在所要演述的正式故事之前，往往要用三个或四个小故事。它们相当于弹词小说中的“开篇”。所不同的是，弹词开篇一般与正文内容毫不相关，而“入话”的内容则是与正文所述者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张燕芙）

《一片情》

《一片情》，明代小说。十四回。作者不详。卷首序署“沛国樗仙题于西湖舟次”。

此书国内仅存残本，保留前三回。每回独立成篇，故全书实为一部短篇小说集。第一回《钻云眼暗藏箱底》，叙溪南大树村有一富翁符成，娶妾数人，均未生育，为求子嗣，又另娶黄花闺女新玉。不久，符成染上疾病，身体衰弱，性欲减退，新玉不能满足，乃与同村浪子燕轻勾搭成奸。不料在欢会时，被符家丫环发觉。未几，燕轻被符府家人成助杀死。新玉愧恨交加，抑郁成疾，半年后亦死去。第二回《邵瞎子近听淫声》，叙湖州府涟市镇有一邵瞎子，以占卜起课为生，因生意兴隆，被附近一杜家看中，得娶其家女羞月为妻。邵瞎子担心妻子不守妇道，竭力加以防范。羞月对邵不满，后果与其通家兄弟杜玄私通。二人欺邵眼瞎，竟当其面交欢；后来，终于被邵发现，并设法抓获。邵怒不可遏，经众邻居劝解，遂决定让羞月另嫁他人。第三回《憨和尚调情甘系颈》，叙和尚六和贪淫好色，因看中寡妇罗氏，乃与姑姑肖花嘴合谋，欲说罗氏从己。罗氏始则坚决拒绝，后经肖花嘴游说，乃提出六和和尚蓄发后，方可与之结婚。肖花嘴又使用诡计，劝罗氏名义上先与六和的相知桂香成亲，待六和蓄发后再说，罗氏依从。不料成亲之日，与罗氏拜堂者虽系桂香，出现在洞房者却是六和。当夜，六和即强行占有罗氏。罗氏啼哭不止，六和对此心烦，乃将罗氏给予桂香为妻。不久，六和又图谋邻居冯炎之妻，冯妻告诉丈夫，冯炎叫妻子将计就计，遂使六和被捉，受到惩罚。本书其他各回虽然未见正文，但从目录页上的“浪婆娘从老强出头”、“多情子渐得佳境”、“小鬼头苦死风流”等回目来看，也大都以男女情事为题材。

本书虽以“一片情”为书名，但实际上并没有表现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却将主要笔墨用于枕衾之间的描写，津津乐道于偷情捉奸之类的无聊故事，淫秽猥亵的成分较重。作者连篇累牍地撰写这类故事，固然可以见出封建末世传统道德的崩溃，但也

反映了明代后期世风之淫靡，表现了市民的庸俗心理。这种思想倾向，虽然与《金瓶梅》、《二拍》具有相似之处；然而，作品既没有象《金瓶梅》那样，深刻地暴露社会黑暗，展示家庭矛盾；也没有象《二拍》那样，比较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其内容比二者低劣得多。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作品语言通俗浅显，叙事比较简明，但因其审美情趣处于较低层次，并未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认真着力，鄙俗之笔反倒时时可见，因而其艺术价值也是较低的。（沈伯俊）

《警世阴阳梦》

《警世阴阳梦》，明代小说。简称《阴阳梦》。十卷四十回。署“长安道人国清编次”。作者氏籍、生平均不详。

作品主要写明代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权误国直至败亡的故事。开篇有《引首》，列举各种梦境，作为入话。正文包括《阳梦》八卷三十回和《阴梦》二卷十回。《阳梦》叙：明代后期河间府肃宁县破落户魏进忠，自小不务正业，放荡无行，与斥革秀才李贞、居闲武弁刘嵎结为兄弟。三人一同进京谋求出路，途中认识何太监家人何旺。李、刘二人成为何太监手下办事人员，进忠得何旺之助，做了礼部长班。他仗恃本官宠信，在办案中诈取千金，恣意嫖赌，耗尽钱财，遂被革去长班。进忠无颜见人，悄然离开京城，流落到涿州，在泰山神祠栖身，饱受饥寒之苦，加之梅毒发作，乃自行净身，到临清乞讨为生。相士陶玄称进忠有大贵之相，给钱让他治好毒疮，与之结为兄弟，并倾囊资助其进京寻找进身之阶。进忠借助何太监之力，进宫作了太监，伏侍皇太子，以宛转逢迎得其欢心。太子嗣位为天启皇帝，将进忠调入司礼监，掌管东厂，赐名“忠贤”。魏忠贤目不识丁，用李贞、刘嵎为心腹，招权纳贿；又勾结奉圣夫人客氏，害死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从此二人表里为奸，势焰熏天。御史崔呈秀，因贪脏枉法被参，乃巴结忠贤，得复原官。呈秀向忠贤献策，一面陷害忠良，箝制人口；一面树立党羽，收服人心。忠贤用其计，操纵三法司，先打死中书汪文言，捏造口供，再将左光斗、

杨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间等六名清正官员下狱，活活打死；同时大肆重用党羽，手下文有“五虎”，武有“五彪”，同恶相济，使朝廷大权尽归魏党。忠贤为进一步立威，派人拿问不肯阿附于己的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等官员，折磨至死；并纵容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滥杀无辜。客氏亦肆虐后宫，陷害与己有隙的嫔妃宫人。忠贤又用崔呈秀、李贞之谋，擅立内操，训练精兵数千，亲自掌握；派太监出镇各地，控制兵权。一时间，奸邪当道，颂扬忠贤之声弥漫朝廷，百官奏章称其为“厂臣”、“元臣”、“上公”，私下则称其为“千岁”甚至“九千岁”。忠贤意犹未足，捏造功劳，大封子侄，魏氏一门，竟封了公一人，侯三人，伯二人，各地还纷纷为之建立生祠。相士陶玄救助魏忠贤后，到终南山修炼三十年，已经得道，因见忠贤恶贯满盈，乃趁其庆祝六十大寿之机，当众斥之，欲其醒悟，忠贤却怙恶不悛。天启帝驾崩，崇祯帝即位，群臣纷纷弹劾忠贤及其党羽。崇祯帝命籍没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家产，将忠贤押往凤阳安置。崔呈秀自知罪大，自缢而死。忠贤在途中得知，亦悬梁自尽。泼天富贵，终成一梦。《阴梦》叙：魏忠贤死后，遭戮尸凌迟之刑。终南山道人梦入地府，见魏忠贤、崔呈秀、客氏被杨涟、左光斗等审判后，遭到鞭打，押往阎王殿。阎王判三人到十八层地狱受尽酷刑，再送转轮司，永堕畜生道。道人梦醒后，写出《阴阳梦》以宣扬因果报应。

作品在魏忠贤自缢半年以后即刊刻问世，是历史上最早描写魏忠贤祸国殃民经历的小说，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作者是魏忠贤同时之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指斥其残害忠良、祸及无辜的种种罪行，表现出反对阉宦专权的鲜明政治倾向。但是，对于纵容魏忠贤窃取权柄的昏君天启帝，作者却少有批判之辞，而对于登基不久便剪除了魏忠贤的崇祯帝，则歌颂为“是个真命治世福人，日月重光，天地清宁”。这反映了封建皇权恶性膨胀的时代条件对作者思想的禁锢。至于书中宣扬因果报应这辞，既是作者憎恶魏忠贤一伙的情绪的渲泄，也是古代小说中常见的思想局限，无足深怪。

作品主要情节多据史实敷衍成篇，而魏忠贤早年经历则杂采民间传闻写成。全节结构基本完整，文字比较通顺，阳、阴二梦相衔的构思也有一定特点。然而，由于作者艺术水平不高，成书又过于仓促，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叙事简略平直，缺乏细节描写；某些情节交代照应不够，时有漏洞，对主要人物未能进行深入的刻画，未能展示其性格的复杂性，因而人物形象比较单薄。与后出的《梼杌闲评》相比，其艺术价值是远远不如的。（沈伯俊）

《梼杌闲评》

《梼杌闲评》，五十回，作者不详。

这是一部描述明代宦官魏忠贤罪恶生涯的历史小说。书中突出了魏忠贤性格的本质特征，极写他的累累丑行，暴露他性恶凶残狡诈。从书名来看，“梼杌”一词，原出于舜时四凶的名称，别为恶兽之名，此处引伸为凶狠残暴的恶人。书中反映出魏忠贤恶性演变的过程。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他不是天生的恶棍。他的恶习是从量变到质变积累而来的。他幼时被响马劫去，自幼耳濡目染谋财害命的人生哲学，接受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的熏陶。当他十多岁来到农家客氏庄上时，已是野性横溢，不服管束。他与顽童刘嵎、李永贞结为一帮，四下游闲放荡，惹事生非。后来，他进京投亲，面对花花世界，眼界大开，随即混迹于市井无赖之中。他跻身中书门下，学会了谄媚主子和为虎作伥。关于他的身世，史书中并没有详实记载，而作者不惜笔墨，杜撰情节，其创作意图不仅在于使故事真实可信，而且试图通过人物成长过程的描写，探求一种人性发展的轨迹。作者又写他义救善良美丽的傅如玉，并娶她为妻。在贤妻的规劝下闭门思过，一心管理田产。虽然这段安宁的生活十分短暂，却表现出他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说明纵然他是个流氓无赖，但是，在当未定型时，也不是不可救药的。作者用傅如玉和魏忠贤，特别是和客印月比较，美丑判然，形成极大的反差。

其次，作者把言情小说的东西加入历史小说之中，以魏忠贤与客印月的私情贯穿整个故事。两人三次相逢，二度合流。初次相识

于青梅竹马的孩提时代；成年后，在蓟州侯家野的布行里相逢，他俩又各自抛下家庭，厮混在一起；第三次宫中再度重逢，两人都有显赫的身分，魏忠贤是新近得宠的尚衣局管事太监，客印月是炙手可热的皇帝乳娘。他俩紧密地结为一体，狼狈为奸，祸国殃民。两人都阴险乖戾，狡黠残忍，并互相利用，无事生非。例如，书中第二十八回，魏忠贤为了除掉忠勇刚直的老宦官王安，设计杀死客印月的爱奴卜喜，嫁祸与王，激起客氏疯狂的报复，借刀杀人，达到了目的。又如，第四十三回，客印月因儿子霸占张皇亲的侄媳不成，恼羞成怒，指使魏忠贤无端造隙诬陷，把张皇亲一家杀的杀，赶的赶，卖的卖，整得家破人亡，方泄了私愤。此书的第六回和第五十回，昭示两人是80年前淮水河中两条赤蛇转世，扰乱人间，以轮回报应的宿命论，减弱了全书的批判力度。由于两人幼年初次相会，有明珠之故，因此，清代光绪年间的石印本，将此书易名为《明珠缘》。作者以两个恶人的儿女私情结构全书，既可集中笔墨写人，写一对恶人的七情六欲，又可避免讲史小说的枯燥无味，使全书文情波澜迭起。

第三，作者妙手绘出人间世态百相，绘出一幅幅民俗风景画。书中展示的社会画面不仅纵横辽阔，从乡村到市井，从山野到宫庭，而且人物众多，身分繁杂，有皇亲国戚，宦官宫女、各类官吏、家奴差役、商贾艺人、道士强盗、妓女乞丐等等。书中既有朝野的卖官鬻爵，巧取豪夺，又有市井的殴斗哄闹，酗酒宿娼；既有强盗的打家劫舍，骗子的炼丹诈骗，又有农家的男耕女织，艺人的逞技卖艺。书中描述淮河两岸“和风拂拂，细柳阴阴，麦浪翻风，渔歌唱晚，处处桑麻深雨露，家家燕雀荷生成”的景象，以及临清举办迎春社火的热闹场面等，交织成一幅明代后期的“清明上河图”。（王晓燕　阿　铛）

巧献投名状

客巴巴此番进宫，比前更加横暴，家人屡在外生事。一日侯国兴在咸宁伯园中饮酒，跟随的人役都在对门酒店中吃酒，吃了不还钱，店家向他讨，众人反把店里家伙打碎。四邻来劝解，也有那气

不忿的在内生事，闹在一处，挤断了街。适值西城御史倪文焕经过，也在他该管地方，便叫长班查什么人打碎，那店家正在没处出气，见巡城的官到了，忙跪到马前泣诉道："小的开个小酒铺子，本少利微。才有一起光棍来吃酒，不独不还钱，反把小的店内家伙打碎。"倪御史吩咐地方都带到察院去。地方将一干人证都带到衙门，店家补了一张呈子投上，倪文焕叫带上来。只见两个人都头戴密帽，身穿潞绸道袍，走上来直立不跪。倪文焕道："你是什么人？怎么见我不跪？"二人道："咱是侯府的掌家。"倪文焕道："是哪个侯府？"二人道："奉圣府。"倪文焕大怒，喝道："在京多少勋戚文武的家人，见官无有不跪之理，况你主人不过是乳媪之子，尔等敢如此横暴放肆，先打你个抗拒官长！"掠下签牙，喝声道："打！"左右走过几个皂隶将二人揪倒。二人犹拒傲不服，被众人按倒，每人重责三十大板，打得皮开肉绽。吩咐收监，明日再审。早有人报与侯国兴，国兴得知。在席众官内有的道："倪御史这等可恶，怎敢擅打府上的人！"那老诚的道："这还是尊管不该。他是察院的宪体，岂有不跪之理。"又有的道："打虽该打，也该先着人来说过，主人自然送过来打了赔礼，才是个礼。这明是欺人。"国兴到底是少年人性儿，平日是人奉承惯了的。怎受得这样气，忙起身别了众人，上轿竟到魏府来。魏监叔侄俱不在家，他便写了封家书，央个小内侍送与他母亲。书中回护家人，把不跪的事隐起，只说倪御史擅打他家人。印月看了大怒，把书子送与忠贤看。忠贤道他如此大胆。叫他莫恼，我自有处治。随即回私宅，叫速请崔爷。少刻呈秀到了，见过礼，忠贤气愤愤的道："西城倪御史可是那扬州的倪蛮子？"呈秀道："正是。"忠贤道："这小畜生如此可恶！他当日进学，也亏咱代他维持，敬咱如父辈。今日才得进身，就如此狂妄，昨日无故把奉圣的家人毒打，可恶之至。须寻件事处他。"呈秀道："倪文焕平日甚醇谨，只因姑母的管家在法堂不跪，不成个体面，故他发怒。爹爹请息怒，待孩儿去叫他来请罪，姑母处赔礼。"忠贤道："你去说，上复那小畜生，叫他仔细些。"呈秀答应辞出，即来拜倪文焕。相见后茶毕，呈秀叫屏退从人，附耳将前事说了。文焕道："昨因他家人无礼，一时不检，今甚悔之，

仍求老大人俯教。”呈秀道：“你不知奉圣的事，更比魏公紧要些，老兄必须去陪个礼，再看事势如何。”说罢去了。倪文焕在家行坐不安，自悔一时失于检点，弄出事来怎处。又想道：罢，拼着不做官，怕他怎么？忽又转想道：甚么话，罢罢的一生辛苦，半世青灯，才博得一第。做了几年冷局，才转得这个缺，何曾受用得一日，况家贫亲老，岂可轻易丢去，还是陪他个礼的好。正是进退两难，打算了一夜，毕竟患失之心胜。次日下朝后便来回拜呈秀，央他婉曲周旋。呈秀道：“弟无不尽心的，只是还须托他个掌家附和才好。”这明是托词要钱之意，文焕只得告别回来。路上忽想起个刘若愚来，他原与我相好，今现做他的掌家，何不去寻他。于是便道候他，却值在家，出来相见。坐下便道：“先生怎不谨慎，做出这样事来。此事非同儿戏，奉圣必不肯放的，杀身亡家之事，都是有的。咱代你想了一夜，没个计较怎处。”倪文焕听了此言，心中着忙，双膝跪下道：“小侄一时失于检点，望老伯念当日家岳相与之情，救小侄之命。”若愚忙拉起道：“请坐再谈。”文焕道：“适晤崔少年叫陪个礼，小侄故来请教。”若愚道：“光陪礼也不济事。若是触犯魏爷，咱们还可带你去陪个礼，你不知爷如今奉承客太太，比皇上还狠些哩，正要在这些事上献勤劳，这事怎肯干休，除非你也拜在爷门下为义子，方可免祸。”文焕道：“但凭老伯指教。要多少礼物？”若愚道：“你是个穷官，见那礼物也不在他心上。况你若拜他为父，就比不得外人，平时又无嫌隙，礼不过些须将意就罢了。如今倒是有了投名状，还比礼物好多哩。”文焕道：“请教什么叫做投名状？”若愚道：“你莫有见过水浒传么？水浒上林冲初上梁山泊，王伦要他杀个人，做投名状。你只拣爷新恼的官儿参几个，就是投名状了。咱们先向爷说过，你将本稿呈阅后，再备分礼去拜见，包你停妥。”文焕道：“哪知魏爷恼的是谁？”若愚道：“我却有个单子取你看。”少刻取出，只见上写着十多个人。文焕看了自忖道：“那干人内中也有同乡的，也有相好，其余的平日与他无仇，怎好论他。”若愚道：“如今的时势，也顾不得许多，只要自己保全身家性命罢了。也不要你全参，只拣几个也就罢了。”文焕道：“也没有访得他们的劣迹，把什么论他？”

若愚道："你拣哪几个？咱自有事迹与你。"文焕只为要保全自己，没奈何也顾不得别人性命，昧着天良，点了四个人。……

——选自《梼杌闲评》第三十四回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

魏忠贤、客印月势力之大，在这里可以窥见一斑。奉圣夫人客氏自恃是皇帝的乳母，飞扬跋扈。其仆从更是狐假虎威，横行不法。魏忠贤和客氏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客氏儿子的家人依仗主子的势力，在酒店吃酒不但不付钱，还砸烂酒店的家伙。在大堂上，根本不把西城御史放在眼里。西城御史倪文焕听明事情原委时，怒不可遏，大声喝道："在京多少勋戚文武的家人，见官无有不跪之理，况你主人不过是乳媪之子，尔等敢于如此横暴放肆，先打你个抗拒官长。"不过"二字写出了倪文焕开始并不把客氏放在心上。当客氏得知家人被打，大怒。把此事告诉魏忠贤。魏忠贤亦很恼怒，愤愤地对崔呈秀道："这小畜生如此可恶。他当日进学。也亏咱代他维持。敬咱如父辈。今日才得进身。就如此狂妄。昨日无故把奉圣的家人毒打。可恶之至。须寻件事处他。"一个"寻"字道出了魏忠贤的人生哲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管是谁，只要有犯自己之处，就一定要报复。不管有没有过失，也要"寻"他一个。无中生有，任意诬陷的手段一目了然地展现出来。正象其党羽对倪文焕所说："此事非同儿戏，奉圣必不肯放的。杀身亡家之事。都是有的"。当倪文焕知道自己惹下杀身大祸后，坐立不安。为保全身家性命，不惜丧尽天良，陷害忠臣，以得一份投身魏忠贤门下的进见礼。这段文字是魏、客一伙骄奢淫逸，一手遮天的极好写照。

共同的欲望使魏、客二人紧密勾结，沆瀣一气。客氏在内宫中的地位是魏忠贤无法得到的，魏忠贤要仰仗客氏的力量，内外合力，才能驾空皇上，为所欲为。因此忠贤奉承客太太，比侍奉皇帝还忠心。倪文焕虽是魏忠贤的旧交，他也决不宽容。因此当倪文焕明白魏、客之间的关系时，其苟且偷生的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倪文焕只因打了客氏之子的家人，就险遭灭门之灾，如果直接触犯魏、客本人，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三朝老太监王安因不满魏忠贤在宫中的横行无忌，被其设计害死。左副都使杨涟因弹劾过魏忠贤，被

其党羽诬谄入狱，酷刑至死。客氏在内宫则更加横暴，连皇后都敢欺辱，宫人则都怕好三分。倪文焕为逃避灾祸，听从刘若愚的指点，拜在魏忠贤的门下作义子。为了讨好魏忠贤，不惜卖身求荣。这个描写是明末贪官污吏的极好写照。

作者刻画人物形象不仅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行动，还通过其他人的语言行动反衬。倪文焕怒打恶奴本没有错，但因是客氏之子的家人，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崔呈秀让倪文焕快去侯府赔礼，然后看事势如何。刘若愚则道：光赔礼，也不济事，除非拜在爷门下为义子，方可避祸。这几个人的对话，更衬托出魏、客二人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王晓燕）

《醉醒石》

《醉醒石》是产生于明末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作者署名“东鲁古狂生”，其真实姓名和事迹均无可考。全书共含十五个短篇，其中李微化虎一篇系取材于唐人《李微传》，其余十四篇都是取材于明时的当代生活。

小说的内容广泛涉及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描写也相当真实。其中较突出的一个方面，是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腐朽，诸如“虎狼官”的贪赃枉法，土豪恶霸的为非作歹，流氓无赖的钻营与飞黄腾达，科举制度的荒谬悖理，将军临阵时的出卖友军，军队的“御敌无术，害民有方”等等。小说表现了黑暗的封建统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破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罪恶统治的憎恶，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走向衰颓崩溃的趋势。

小说中以婚姻恋爱为题材的内容较多，尤其是对妇女的悲惨命运有较多表现，包括权豪、流氓等社会恶势力对下层妇女的蹂躏和对普通家庭的摧残，“负心汉”和骗子之流对爱情的随意玩弄，美满婚姻所遭受的种种意外变故，妓女们的悲惨遭遇，以及勇敢女性对于恶势力的拼死反抗等等。小说通过描写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种种境况遭遇，表达了她们在封建重压下的愿望、追求和斗争。

上述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其它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

打抱不平、扶危济困的侠士，机智地与恶势力作斗争的秀才，恃才傲物、最终变为异类的文人，不务正业、败家亡产的官绅子弟，以及善有善报的官吏，屈死复仇的厉鬼，嫌贫爱富的妇人，恩将仇报的"朋友"等等。作者的笔锋指向了社会生活的各种角落，对封建社会中的人情世态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剖析。

在对社会生活作广泛描写的同时，作者也直言不讳地对故事中的各种是非曲直加以评判，力求达到针贬时弊、诫恶劝善的目的。在每一篇故事的开头与结尾处，作者都要站出来作一番褒贬议论。小说以"醉醒石"为题，也包含着讽世垂教的用意——据说唐时宰相李德裕的花园里有块石头，能使醉人立时清醒；小说作者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象那块石头一样，能使沉醉的世人醒悟过来。小说的这种"垂教诫，好评议"的作法，鲁迅曾以之与宋人小说相较："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在叙事方面头绪明晰而详略有致，结构也较严整。在人物刻划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准，人物性格与情感多通过典型的行动与对话来表现，间或也作直接的心理分析。作者对世态人情体察甚深，故其笔下的不少人物均栩栩如生。（应　昆）

王乡宦说亲

（程翁欲嫁女于张秀才之子，）正将行礼，却遇青阳一个大户，姓徐，家里极富，真是田连阡陌，喜结交乡宦，单生一子，教做徐登弟，自恃是财主独养儿子，家中爱惜，虽请个先生，不敢教他读一句书，写一个字，到得十三四，一字不识。这边钻馆，那边荐馆，做作一个大学生，今日做破承，明白做起讲，择日作文字，那一个字是他做的？先生只贪图得个书帕，不顾后来。只滥半阶的摇摆，是其所长而已。一开口，俗气冲人。人会藏拙，他又不会藏拙，之乎者也，信口道出，人为他脸红，他却不红。到得十五六，花街柳巷，酒馆赌场，无处不到。一到考，家中为他寻分上，先生为他寻作头，

明使暗使，不知使去多少钱。及到不进，又大言的道："老提学不识我新文字，贪提学取不着我真文才。"不肯改这张狂妄嘴。这人真是：

肚中黑漆漆，却不是墨水。

脸上花斑斑，却不是文章。

嫖赌场中状元，不通榜上案首。

老徐又道："我这样一个好儿子，须要配一个极标致、极能干的女人。"不拘远近，访人家好女，去求他。一访，恰访着程家女子，该得他家请先生、请绣娘、不消得说，是会得书写、针指的了。着人混着媒妈子，到人家相看，都道天姿国色。着人来说，程翁不肯。这老徐定要，道若肯，便以五百作聘，装奁俱凭。程翁道："我不是卖女儿的。"又不应允。竟叫媒人去对张秀才说，行了些将就礼，预先定下。这乃：

凰则配凤，兰则友芷。

嗤彼蒹葭，乃图玉倚。

此时老徐连见程翁不允，倒动了气，道："我央个有势力的去，怕他不依！"平日交结的一个老乡绅，姓王，是个举人知县，却曾在本省督抚那厢做过父母的，一向搭落。这番因督抚，仍旧振刷起来。徐家特去请来起媒，用四表里、银台盏、十二两折席。这王乡宦不辞，尽皆收下。

择了日，去见程翁。带了斑斓乌纱，赭黄员领，张著把凉伞，来拜。程翁一见骇然。分宾主坐了，开口就说亲事。程翁道："小女已受张家聘了。"王乡宦道："岂有此理！若已受聘，怎徐宅又求学生来？这媒须是学生做。"程翁道："实是受聘了，礼书现在。"叫拿出来看。王乡宦看了道："老翁仔么这样贱卖了？也算不得聘。学生包你五百两，学生俱凭。"程翁道："婚姻论财，禽行之道。实是定了，语言难改。"王乡宦道："甚么难改！穷秀才，老翁加上些还他，他巴不得。老翁再备些回徐宅的，还剩四百金，这是他求你的，便落些不妨。就是学生侥幸时，三个女儿，倒定了八个，都是些侄男外甥，足数三百两一个。我一家与他一虚套头，不消一百余金，消不尽平日利钱哩！老翁不要拘执。"程翁那里肯听，王乡宦弄得索兴而

去。……

此时老徐父子，正在家中，说王乡宦这一去，不怕不成。只见门上报王老爷来。王乡宦来到，也不张伞，也不着公服，走进来道："老夫做了二十年举人、二十年乡宦，分上也不知讲了多少，不似这人执拗。"老徐道："难道不听？"王乡宦道："竟不听！我想天下女子最多，怕没好的？等我另寻罢。说毕，起身就走。老余父子死命扭住，道："还求少坐。"王乡宦道："无功食禄。"坐定，王乡宦指着徐登弟道："似令郎这样一个伟才，便驸马也选得过。恨学生没第九个女儿。"老徐道："愚父子穷蠢，见拒应得。只老大人金言，不该不听。就是家下薄有体面，如今央老大人求一亲事不得，被人耻笑。还要老大人张主一张主。"王乡宦道："学生也没甚张主，只老翁出题目来，学生便做。"……

老徐道："我闻县尊极服老大人。私求不得，官争罢。"王乡宦道："难道告状？"老徐说："正是。学生告个程家赖婚，张家强聘。求老大人一讲，听官明断。"王乡宦道："学生托着督抚见爱，小分上再不去讲。这婚姻小节，老翁还另央人罢。"徐登弟道："争气不争财。只要事成，便是百金。家父不出我出。"王乡宦道："破靴阵不要惹他，只告程家赖婚私聘罢。"

——选自《醉醒石》第四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程翁见邻里张秀才之子品学兼优，不嫌其家境贫寒，欲嫁女于张子。不想徐姓大户闻知程女聪慧俊秀，又必欲为其子娶程女。程翁不肯，徐大户便央一位"有势力"的人物——王乡宦出面说媒。上录这一个选段，即描写由此而展开的纠葛。在这一段中，情节无甚复杂之处，但人物刻划却颇为有力。

徐大户是这场纠纷的制造者。他明知是程李两家做亲，却自恃钱多势大，非要从中夺去程女。遭程翁拒绝后，徐还"动了气"，又去请王乡宦出面。在王也碰壁后，则更恶狠狠地准备"官争"，即诬告"程家赖婚，张家强聘"。徐之所为，正是凶狠毒辣的恶霸行径。至于他那位"好儿子"，也完全是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恶少。他一个字不识，却吃喝嫖赌样样都会。他那"不会藏拙"的性

格更令人捧腹。在娶亲一事上，他口口声声“争气不争财”，只可惜争的不是正人君子的那口气。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乃父乃子正好相得益彰。

这场纠葛中的关键人物，则是那位王乡宦。此人“二十年举人，二十年乡宦”，却全不讲一点礼义廉耻，而完全是一个又奸又猾的家伙。他得了徐家的一点好处，便甘心助纣为虐。到了程家，他玩弄的是“两手”——着官服、打凉伞而上门，使程翁“一见骇然”，并且张嘴便是“岂有此理”，此为“威逼”一手；见了张家礼书后又以“五百两”与程翁算帐，此为“利诱”一手。回徐家复命时，他一进门就说程翁“执拗，”做出要撒手的样子。被徐家父子“死命扭住”后，他又一方面以言激徐（指徐子为“伟才”，说“恨学生没第九个女儿”等），一方而则要徐“出题目”。至徐讲出“官争”打算时，他还是找借口要“另找人”。直到徐子许以百金，他才终于首肯，而此时他的第一句话便是对徐之打算的关键性修正——不惹张家，只告程家。王乡宦的上述种种表演说明，他也完全是一个恶棍，而且在与徐家父子狼狈为奸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油滑。

在邪恶势力的高压下，程翁却显得十分有气节。他一心看重张秀才之子的才学与人品，对徐家却表现出极大的厌恶与蔑视，王乡宦的威逼利诱对他毫不起作用。后来，程翁由于徐、王与官府相勾结而被逼惨死，其女儿也在知县准备“当堂发领做亲”之际毅然自尽，以生命对黑暗势力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总之，在这个选段中，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的形象都很鲜明。尤其是徐家父子和王乡宦，已堪称封建社会中土豪劣绅一类恶势力的典型形象。通过深入勾画他们的嘴脸，小说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对于下层人民的沉重压迫。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和“针贬时弊”的良苦用心，再加上艺术描写方面的一定功力，使得这篇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而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应　昆）

莫氏女短见

苏秀才自没了莫氏，少了家累，得以一意读书。常想一个至不

中为妻所弃，怎不努力！却也似天怜他的模样，竟中了二十一名。早已哄动一城，笑莫氏平白把一个奶奶让与人，不知谁家女人，安然来受享。那莫氏在店中，明听得人传说，人指搠，却只作不知。苏秀才回来，莫南轩为他觅下一所房子，就有两房人来投靠。媒人不脱门来说亲，道某乡宦小姐，才貌双全，极有赔嫁。某财主女儿，人物齐整，情愿倒贴三百两成婚。苏秀才常想起，贫时一个妻儿消不起光景，不觉哽咽道："且从容。"……

莫南轩也道不成个人家，要为侄女挽回，亦无可回之理，也只听他。因循十一月起身上京，二月会试，竟联捷了，殿了个二甲。观政完，该次年选。八月告假南归，县官送夫皂拜客。三十多岁，纱帽底也还是个少年进士。

初到拜府县，往府前经过，偶见一个酒望子，上写清香皮酒。见柜边坐着一个端端正正，袅袅婷婷妇人，却正是莫氏。苏进士见了，道："我且去见他一见，看他怎样待我？"叫住了轿，打着伞，穿着公服，竟到店中。那店主人正在那厢数钱，穿着两截衣服，见个官来躲了。那莫氏见下轿，已认得是苏进士了。却也不羞不恼，打着脸，向苏进士恭恭敬敬的，作上一揖。他道："你做你的官，我卖我的酒。"身也不动，苏进士一笑而去。

覆水无收日，去妇无还时。
相逢但一笑，且为立迟迟。

我想莫氏之心，岂能无动？但做了这绝情绝义的事，便做到满面欢容，欣然相接，讨不得个喜而复合。更做到含悲饮泣，牵衣自咎，料讨不得个怜而复收。倒不如硬着，一束两开，倒也干净。他那心里，未尝不悔当时造次，总是无可奈何。

心里悲酸暗自嗟，几回惜是昔时差，
移将阆苑琳琅树，却作门前桃李花。

莫氏情义久绝，苏进士中馈不可久虚。乡同年沈举人，有个妹子，年十八岁，父亲也是个进士知府。媒人说合，成了。先时下盛礼，盖伞皂隶，管家押盒，巧巧打从府前过。那一个不知道，是苏进士下盒。及至做亲，行奠雁礼，红圆领，银带，纱帽，皂靴，随

着雁亭。四五起鼓手，从人簇拥，马上昂昂过去。莫氏见了，也一呆。又听人道："好造化女人，现成一位奶奶。"心里也是虫攒鹿撞，只是哭不得，笑不得。苦想着孤灯对读，淡饭黄齑，逢会课措置饭食，当考校整理茶汤，何等苦！今日锦帐绣衾，奇珍异味，使婢呼奴，却平白让与他人！巧巧九年不中，偏中在三年时边。九年苦过，三年不宁耐一宁耐！这些不快心事，告诉何人。所以生意虽然仍旧做，只是：

忧闷索方寸，人前强自去。

背人偷语处，也自蹙双眉。

所以做生意时，都有心设想，因执了些。走出一个少年，是个轻薄利口的，道："这婆娘，你立在酒店里，还思量做奶奶模样么？我且取笑他一场。"说买三斤酒，先只拿出二斤半钱。待莫氏在柜边，故意走将过去把钱放在柜上，道："要三斤酒。"莫氏接来一数，放在柜上道："少，买不来。"恰待抽身过去，那少年笑嘻嘻，身边又摸出几个钱，添上道："大嫂，仔么这等性急！只因性急，脱去位夫人奶奶，还性急？"莫氏做错这节事，也不知被人笑骂了多少，但没个当面笑话他的。听了少年这几句话，不觉面上通红，闹又与他闹不得，只得打与三斤。少年仍旧含笑去了。回到房中，长吁短叹，叹个不了。

恼恨差却一着，惹出笑话万千。

到了夜静更深，酒店官辛苦一日，鼾鼾大睡。他却走起，悬梁自缢了。

利语锐戈戟，纤躯托画梁。

还应有余愧，云里雁成行。

——选自《醉醒石》第十四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苏秀才九年中连考三科，均落榜，妻子莫氏终于不堪其苦，改嫁给一个小酒店主。莫氏的叔父莫南轩可怜苏秀才，暂留苏在家中。苏秀才至此发愤，终于在下一科中举，并又很快中了进士。苏一旦身荣，那位莫氏便立时不自在了。这段情节与流传甚广的"朱买臣休妻"故事近似（朱家贫，其妻改嫁。后朱高中归来，妻又栏住马

头，恳求“破镜重圆”。朱泼水在地以示“覆水难收”，妻羞愤自尽），作者也指出莫氏乃“朱买臣妻子之后一人”。但这篇小说在莫氏形象的刻划上又有独到之处。

对于莫氏此时的心情，作者选取了三个典型事件来进行层层深入的剖示。第一个事件是苏进士到酒店中来见她；第二个事件是苏进士娶亲，从酒店前经过；第三个事件是一个年青人当面取笑她“性急”。显然，这三个事件对莫氏来说都极带“刺激性”，作者在叙述这些事件的同时，又直接对莫氏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大量分析，由此极透彻地展示了莫氏心中的懊悔与悲苦之情。

这位莫氏与朱买臣的妻子相较，又显得极有“个性”。朱妻在前夫荣归后还厚着脸皮去哀请“重圆”，而这位莫氏却“要强”多了。她虽然心里“未尝不悔”，但不论在苏进士面前还是在其它人面前，又总是“硬着”，尽量不流露出心中的悲苦。苏进士对她恭恭敬敬地施礼，她却“打着脸”，“身也不动”，嘴里迸出来的话又冷又硬：“你做你的官，我卖我的酒。”在那位刻薄的年轻人当面取笑她时，她当场不发作，但当晚便悬梁自尽。作者一方面着力写她的“心里悲酸暗自嗟”，一方面也着力写她的“人前强自支”。在这内、外两个方面的尖锐对照中，莫氏的个性得到了极深人、有力的刻划。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把莫氏划为“坏人”，也并不是对她一味挖苦嘲讽。相反，作者对莫氏心中的酸甜苦辣有着充分的体察和理解，因而更多是怀着一种悲悯之心来刻划其形象的（小说的前面还曾着力描写他对丈夫的体贴照顾，和对丈夫一再落榜的深深失望，也颇动人）。故体现在字里行间的，既有不含糊的道德裁断，又还有浓厚的“人情味”。也正因为此，莫氏的形象显得相当真实而典型，其“感染力”又远非那种简单说教式的作品所能比拟。

在文字方面，作者好用短句，笔法活脱潇洒，自成一格。在描写方面又精于取舍，故对人物心理与神情的刻划颇多简炼传神之笔。如在娶亲的苏进士一行热热闹闹地过去之后，有一句“莫氏见了，也一呆”，虽只七个字，却捕捉住人物的瞬间情态，言简意赅。又如那位年轻人来打酒时的情形：“……莫氏接（钱）来一数，放在柜上道：

‘少，买不来。’恰待抽身过去……”也只寥寥数笔，但莫氏那“执了些”的神态已跃然纸上了。类似的精妙之笔在篇中甚多，不一一举。（应　昆）

《后西游记》

《后西游记》，明末清初小说，四十回，作者不详。

作品模仿吴承恩《西游记》，主要写唐半偈、小行者、猪一戒、沙弥师徒四人到西天求取真解的故事。书叙：自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之后，花果山又产生一个石猴，因仰慕孙悟空，取名孙履真，自称“齐天小圣”。为访仙学道，他遍历北巨芦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所遇皆旁门外道，乃回到花果山，在无漏洞中定心养性，恍惚中得到孙悟空指点，学会诸多神通、七十二般变化。于是取得孙悟空留在花果山的金箍棒，成为群猴之王。一次，孙小圣到天上游玩，闯入王母娘娘瑶池，索要仙酒仙桃；吃过以后，又要王母身边的仙女董双成、许飞琼唱曲；临走还强要了两瓶仙酒，一盘仙桃。玉帝闻报大怒，命三界灵神与五行星官追赶，被打退。玉帝欲命托塔李天王率十万天兵捉拿，众星官皆有畏惧之心；玉帝遂用太白金星之计，请斗战胜佛孙悟空前去收伏。孙悟空教训孙小圣：“不成正果，终属野仙。”并给他戴上金箍儿。于是，孙小圣安心在洞中修炼。孙悟空和唐三藏暗入长安，发现取回的真经遭到歪曲，急报知如来。如来说必须有人到西天求取真解，方可使邪魔外道，一归于正；并赐与唐三藏一条木棒，要他到东土寻找求解人。这时正是唐宪宗在位，大崇佛教，诏命天下寺院讲经，唐三藏现出原身，命孙悟空封闭经文，并要宪宗遣人求取真解。有大颠和尚自愿请行，宪宗赐号“半偈法师”，人称“唐半偈”。唐三藏将如来所赐木棒给他，又教与紧箍咒。孙小圣被紧箍咒念得头痛，只得找到唐半偈，拜其为师，从此被称为小行者。小行者向龙王要来龙马，保护唐半偈西行。路上，唐半偈收了猪八戒遗腹子猪守拙，取俗名猪一戒；又收了沙和尚徒弟沙弥，取法名沙致和。师徒四人同心协力，战胜多种妖魔鬼怪，经历重重磨难考验，经过五年光阴，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取

得真解。于是保着真解，驾云返回长安。这时，唐宪宗已因服食金丹暴崩，其子穆宗在位。唐半偈带领三个徒弟，面见穆宗，呈上真解，并选择吉日，当面将各地经文揭去封皮，宣讲真解。讲了多日，唐三藏、孙悟空再临长安，催四人回灵山缴旨。四人见了如来，唐半偈被封为清净喜佛，孙履真被封为小斗战胜佛，猪守拙仍授净坛使者，沙致和仍为金身罗汉，龙马亦升为在天飞龙。

作品在《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提出“真经虽有，真解却无”的立意，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帝王崇神佞佛，妄求长生，劳民伤财的荒谬举措，批判了世俗僧众以宣扬佛法为名，聚敛钱财，愚弄百姓的罪恶行径，指出那些“庄严外像”的佛事只不过是“以讹传讹”的“邪魔外道”，从而对盛行一时的佛教本身提出了怀疑和批判。更重要的是，作品通过孙小圣上天入地的经历和唐半偈师徒求取真解途中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批判。例如孙小圣讽刺阴司“生死为赏罚之私囊”，将森罗殿门的对联改为：“是是非非地，毕竟谁是谁非？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第三回）实则影射了封建官府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徇私舞弊。又如文明天王“既以文压人，又以财压人”，压得唐半偈这个穷和尚“动转烦难”（第二十四回），实则象征了人世间掌握文权和财权的统治者对贫苦百姓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压迫。至于财迷心窍的“自利和尚”（第十二回）、专门害人的“缺陷大王”（第十三回）之类，更是现实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的幻化。就社会批判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作品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西游记》。

书中的主要人物，皆由《西游记》派生而来，但也有所发展变化。其中变化较为突出的是唐半偈，他信念虔诚，意志坚定，颇有主见，与徒弟和睦相处，对形形色色的妖魔很少害怕，比之那个耳软心活，善恶不分，对妖怪只会磕头求饶，对孙悟空动辄就念紧箍咒的唐僧来，显然可爱多了。作品构思奇特，文笔诙谐，语言流畅，刺世嫉邪，痛快淋漓，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

由于作品重在讽世，作者的想象力又远不及吴承恩雄肆瑰丽，因

而在艺术上带来两个缺点：其一，人物个性不够鲜明；其二，议论太多。所以，从总体上看，作品社会批判的光芒较强，而浪漫主义的色彩不足。（沈伯俊）

孙小圣讽阎王

孙小圣道："若说今世无罪遭刑，足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能明？若今世仍使其犯罪致戮，以彰善恶之不爽，则前世之冤愆终消不尽。况前世又有前世，后世又有后世，似这等前后牵连，致使贤子孙终身受恶祖父之遗殃，恶子孙举世享贤祖父之福庇。则是在上之善恶昭然不爽，在下之善恶有屈无伸矣。恐是是非非，如此游移不定，不只足开舞文玩法之端乎？"十王齐拱手称扬道："上仙金玉之论，几令我辈搁笔，不敢判断矣。"孙小圣笑道："这总是混沌留余，实非列位贤王之罪。"说罢，又信手抽出一本来看，却是万国帝禄总簿。又信手揭起一张来看，却是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下注着"享国三十三年"。孙小圣问道："这唐太宗可就是差唐三藏法师同我老大圣往西天去取经那个皇帝吗？"十王答道："正是他。"孙小圣道："他贞观政治太平，也要算个有道的帝王了。享国三十三年，也不为多。"再细看时，只见两个"三"字不是一样的，下一个"三"字，三画停匀，上一个"三"字，三画皆促在上面。心下有些疑惑。复留心一看，又见上二笔墨色浓于下一笔，因指出付与十王看道："此三字似乎有弊。"十王看了，俱各大惊道："果然是添改！"因叫众判官查问是谁，众判官尽推不知。秦广王道"此事岂容推却！"叫抬过业镜来照，照出是判官崔珏作弊。崔判官方伏地请罪。十王大怒道："唐家国运，通共该二百八十九年。今太宗名下，添了二十年，却不凑成三百零九年了？违悖天数，不独汝辈死不足尽辜，即我辈十王，俱获罪不小，只得解你到上帝处，请旨定夺。"崔判官只是磕头。孙小圣因问道："崔判官，你为何作弊？"崔判官道："唐太宗实判官故主，又有人曹官魏征书来，故一时徇情。"孙小圣劝十王道："事已既往，不可追矣。且权在列位贤王，解到上帝，未免多事。今幸尚是唐家天下，莫若挪前减后，扯平他的运数

便了。”十王道：“上仙吩咐，敢不领命，便不知怎生扯平？”孙小圣道：“可查唐家后代该到何宗？”十王道：“此后该到宪宗了。”孙小圣道：“可查宪宗该多少年寿？”十王道：“该享国三十五年，享年六十三岁。”孙小圣道：“何不改注他享国十五年，享年四十三岁便扯平了。”十王闻言大喜道：“又蒙检举，又蒙周旋，感德不浅。但宪宗彼时四十三岁，精力未衰，如何得晏驾？”孙小圣道：“这有何难？近日皇帝多好神仙，爱行房术；崔判官既私延太宗之寿，何不即将他罚作方士，献丹药以明促宪宗之寿。承行作弊，本该正法典刑。姑念尽忠故主，合令杖杀，以了此一段公案。”十王齐拱手称谢道：“昔年老大圣判断公事，止凭铁棒，威则有余，理实不足。今上仙针芥对噣，过于用棒，可称跨灶矣。”遂立罚崔判官投胎山人柳家，取名柳泌，俟业案完，再来服役。孙小圣断罢，又信手抽出一本来，却是普天下百姓生死簿。又信手揭起一张来看，却是铜台府地灵县善士寇洪，只见墨笔注着“阳寿六十四岁”，又见朱笔将“六十四”三字涂抹，改作“七十六”。孙小圣看了诧异，又付与十王道：“此何说也？”十王道：“此人本寿只该六十四岁，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因念他生平好善，加他一纪，故改注了七十六。”孙小圣大笑道：“这等说起来，生死为赏罚之私囊，则北斗非‘春秋’之铁笔矣。阴司道理，如斯而已。看他何用！”将簿书一推，立起身道：“承教！承教！”向十王道：“莫怪！莫怪！”遂走下殿来。忽看见殿柱上贴着一付对联道：

是是非非地，
明明白白天。

孙小圣又微微笑道：“这等一座大殿，五字对联，感觉少了，我替你添上几字何如？”十王齐道：“最妙！”孙小圣遂将案上大笔提起，掭得墨浓，在“是是非非地”下添上六字，又在“明明白白天”下也添六字，道：

是是非非地，毕竟谁是谁非？
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

添写毕，丢下笔哈哈大笑，仍提着铁棒，一路筋斗，竟赶回花果山

去了。

——选自《后西游记》第三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后西游记》是一部以神魔小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批判小说。《孙小圣讽阎王》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篇章。

小说第三回，写孙小圣得到孙悟空心传，成为花果山之主后，忽然想探讨一下生死善恶的道理，便径直来到阴曹地府。十殿阎王闻报，急忙出来迎接。孙小圣开门见山，首先就寿夭与善恶的关系发了一通妙论，使得十殿阎王面面相觑，无言可答。接着，孙小圣又问道："阳世官贪吏弊，故设阴司，不知阴司判书，亦有弊乎？"十殿阎王怕他厉害，连忙表示："今前案俱在，求上仙慧眼照案。倘有弊端，乞为检举，以便改正。"孙小圣也不客气，就在各种文簿中翻检起来。本篇选文即承此而来。

选文一开始，孙小圣就泾河老龙违犯天条被斩一案，针对阎王所说的"老龙前世有业，故北斗注报于今世"，进行了反驳。他在这之前已经指出："老龙擅改天时克减雨数这段恶业，皆北斗星君制定，他不得不犯了。"也就是说，罪过主要是在"先注其合死人曹之手"的北斗头上。这里又进一步指出："若说今世无罪遭刑，足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能明？"是呀，如果说因为前世有罪，今世即使无罪也要遭殃，或者，如果因为前世行善，今世即使作恶也该享福，那么，现实的善与恶又怎么区分？这岂不是说人们的遭遇境况都与自己的现实行为无关？况且，前世又有前世，后世又有后世，象这样世世代代连起来看，往往是"贤子孙终身受恶祖父之遗殃，恶子孙举世享贤祖父之福庇。"这样一来，所谓"善恶报应"岂不成了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帐？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因果报应来解释贫与富、苦难与享乐的巨大反差，要人们安心忍受不合理的现实，以图来世有个好报。孙小圣的批驳，正刺中了因果报应说的自相矛盾之处。

接着，孙小圣发现唐太宗的享国年限有涂改的痕迹，从而露出判官崔珏作弊的罪行。据崔珏本人交代，他之所以擅自将"一十三"改成"三十三"，乃是因为唐太宗是他的故主，又有魏征写信来

通融，因而徇私舞弊。这就告诉人们：所谓“生死皆由前定”，所谓“南斗注生，北斗注死”，都是用来糊弄普通百姓的，阴司中掌握权力的官员其实是并不那么相信的。

然后，孙小圣又发现铜台府地灵县善士寇洪的阳寿本该是六十四岁，却被改成了七十六岁，一查问，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干的。这位阴间的最高统治者，竟然也随便改变人们据说是早已“注定”了的寿命！这不能不使孙小圣感到滑稽，他大笑道：“这等说起来，生死为赏罚之私囊，则北斗是非‘春秋’之铁笔矣。”这是嘲笑，是饱含着鄙视的笑，是对任情枉法的统治者的鞭挞！

在短时间的信手翻阅中竟一下子发现这么多不合理之处，孙小圣深深感到，号称执法如山的阴司，与“官贪吏弊”的阳世一样，也是黑幕重重，弊端百出。他再也不想看下去了，将簿书一推，起身就走。

就在这时，孙小圣看见了殿柱上那副“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的对联。这是阴司统治者们的自诩之辞。他们大言不惭地吹嘘，尽管阴司充满了是是非非，但他们处理起来却是“明明白白”。如此厚颜的自我标榜，真使孙小圣又好气又好笑，提起笔就在上、下联各添了六个字，一面质问十殿阎王：“毕竟谁是谁非？”一面斥责他们：“到底不明不白。”这两句话，是孙小圣对阴司的总体评价，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它象尖利的匕首一样，划破了阴司庄严的外表，使这个一向令人敬畏的殿堂暴露出荒唐丑恶的底细。

作品写的是传说中的阴司，却处处使人联想到现实的人间，那么生死为赏罚之私囊的地藏王，不就象一手操纵天下臣民生死的封建帝王吗？那唯唯喏喏的十殿阎王，不就象封建朝廷中尸位素餐的达官显宦吗？那徇私舞弊的判官，不就象充斥于各级衙门中的贪官污吏吗？作者指斥阴司“不明不白”，实际上就是揭露封建社会暗无天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篇文思活泼，妙趣横生。孙小圣在阴司接触的三件案子，均系从《西游记》中信手拈来，但作者却别出心裁，从这些情节中发掘出新的思想意义。这种翻空出奇的本领，闪烁着机智的光彩。全

篇语言流畅，议论风发，充分体现了《后西游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艺术特点。（沈伯俊）

《前后七国志》

《前后七国志》是二十回的《前七国孙庞演义》与十八回的《后七国东田演义》两书的合集。《孙庞演义》的作者为“吴门啸客”，生平无可考（该书今见最早刊本为明崇祯年间本）。《乐田演义》作者为清初徐震，号烟水散人，浙江嘉兴人。二本被合为一集并题以《前后七国志》，始于清康熙年间的啸花轩刊本。

《孙庞演义》叙述战国时孙膑与庞涓的斗智故事。孙庞二人从云梦山鬼谷子学习兵法，后庞仕魏，因忌孙之才，骗孙至魏，诬其谋叛，施以刖足之刑，并诱孙为之传三卷“天书”。孙佯疯癫，逃至齐国，被拜为军师。后孙以减灶佯败之计，于马陵道擒庞，“七国分尸”，随即自己也归隐而去。全书有一定的史事依据，但虚构成分甚多。尤其杂以大量的异术魔法描写，孙膑形象也有“神化”倾向，因而全书风格颇显怪诞。书中竭力颂扬孙的正直与多智，贬斥庞的狭隘与奸诈，并最后以恶人恶报为结局，表现出强烈的爱憎倾向。作者在书末“总题”中以“冷眼”、“无心”自况（“局外闲撑冷眼看，纷纷往事付辛酸。谁言有意怀千古，自笑无心忆一编……”），但从书中鲜明的褒贬倾向看，此书应为一部借古人事迹发今人意气之作。

《乐田演义》叙述战国时乐毅伐齐和田单破燕的故事。燕昭王欲报齐国攻伐之仇，筑黄金台拜乐毅为亚卿，励精图治。二十余年后乐毅联合赵、韩等国大举伐齐，连下齐城七十二座。齐将田单行反间计使燕以骑劫代乐毅，然后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齐地。此书不涉神魔，无怪异离奇的描写，这一点与《孙庞演义》不同。书中也有以“天心”、“天意”论事之处，但同时又表达了“兴亡全在人，人胜即天命”的思想，全书着力描写小人当道、贤才不得施展的世情，倾吐出识才难、用才难的至深感慨。作者一生自负文才，却总不得志，又身历明朝亡国之变，痛感庸人误国。此书写作的主旨，便在于批判“有英雄不识，而所识又非英雄”和“向其位则尊，而察

其才则卑”的丑陋现实。

《孙庞演义》和《乐田演义》都能触及社会弊端，同时也都以情节丰富和人物性格鲜明为特点。作为“演义”，二书都不拘史实，充分虚构，使情节发展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而在生动、曲折的情节发展中，人物性格也得到了细致的刻划。书中孙膑的精明机智，庞涓的阴险狡诈，乐毅的多谋善战，骑劫的志大才疏，田单的有胆有识等，都表现得相当深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在形式风格方面，二书也有语言朴实练达、结构严密完整等共同特点。（应　昆）

《水浒后传》

长篇章回小说，八卷四十回。明末清初陈忱作，系百回本《水浒传》的续书。书中叙述征方腊、遭鸩毒之后所存的梁山泊头领李俊、阮小七等三十余人，不堪贪官恶霸的欺压，重新起兵，聚义登云山和饮马川两处，后来远走海外、开创基业，并受南宋王朝册封的故事。

作者经过一番精心构思，凭空编撰出众多的人物情节，上至神仙帝王、忠臣义士，下至厮儿乞丐、奸佞凶残；大至礼乐征伐、揭地掀天，小至饮食起居、细微琐屑。无论中国外邦，大陆海岛，还是中土风物，异国景致，都仔细描摹，写得如火如荼，变态万端，反映作者卓越的艺术才华。

作为《水浒传》的续书，作者很注意照应得当，使它与原书前后一贯。作者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明点法与暗照法。例如，阮小七登梁山祭奠，将水泊旧事指示众人，到登云山下失母，说李逵失母；顾大嫂说孙立前日模样，打登州时写孙立披挂；登云山打“替天行道”旗；蒋敬舟中饮酒说张顺被劫；阮小七泗水取鱼之际，李应说张顺李逵浔阳江旧事等，即属明点法。而蒋敬在双峰庙几个转身，与武松在鸳鸯楼相似；到登云山脚下酒家，与梁山泊朱贵酒店相似；牛都监拿解黄信，与清风寨黄信拿解花荣相似；公孙胜破萨头时，手掣松纹古定剑，以照应高唐州破高廉等，可谓暗照法。

作者妙笔生花，同是一事，写出了不同情状，道出了不同意趣。

例如，同是饮酒，阮小七梁山感旧凭吊之饮，写得悲愤；李俊缥缈峰对雪赏景之饮，写得豪举；公孙胜与朱武重阳咏菊赏花之饮，写得清幽；李俊清水澳临海赏月饮，写得雄阔；李俊金鳌岛龙舟庆寿之饮，写得华彩；南北两寨英雄齐聚海岛之饮，写得酣畅；暹罗观灯团圆之饮，写得堂皇。

作者于百忙的叙事中，常腾挪出笔墨描写景物，以此衬托人物心境。例如，乐和到江南，就展示南京钟山、雨花台的奇景；李俊等人在太湖打鱼，就描绘湖上风光。

作者善于以对比手法突现人物。例如，写吕太守贪污狼藉，却用一位不准关文的清正的苏州太守反衬；张邦昌、刘豫叛宋顺金，却用一位指使王铁杖刺杀奸臣的开封太守反衬。

然而，此书有些情节，过份效仿《水浒传》，显得呆板雷同，《水浒传》写王进母子被迫逃难，此写阮小七母子也是如此；《水浒传》写宋江清风寨看灯市遭缚，此写李俊常州看灯市被捕；《水浒传》有忠义堂上石碣，此有漂渺峰下石版；《水浒传》写高廉要在狱中谋害柴进，为狱卒蔺仁所救，此段高源要在狱中对柴进下毒手，被节级吉孚所救等，使人产生东施效颦之感。这些拙劣的效仿，透露出作者艺术幼稚之处。（岑　平）

阮小七重显旧时威

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随叫伴当搬上祭物，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地斟六、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放声大哭了一场，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烫起酒来，大家来吃。

阮小七酒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

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搀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什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从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作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立起身来正打点收拾回船，只见远远山前大路上，敲着铺兵锣，蓝旗对对，执事双双，青罗伞下罩着马上坐的一个官员，吆喝而来。阮小七道："好不奇怪！这山僻去处，那有官府来住？"说声未绝，渐渐直到忠义堂上来。阮小七定睛一看，那个官儿模样生得：

骨查脸、鹰眼深抠，绰略口，鼻须倒卷。广有机谋，常多冷笑。相府阶前施婢膝，济州堂上逞奴颜。

你道马上这官是谁？原来就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前日随着太尉陈宗善来山寨里招安过的。因他伶牙利齿，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来吃了，换上十瓶村白酒。诏书上无安慰之意，众好汉心中不服，一齐发作，扯破诏书。亏得宋江劝解，连夜送下山，抱头鼠窜而去。因他极会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要抬举他一场富贵，对吏部吏选司说了，讨这济州府通判与他做。到任未及三个月，因太守张叔夜升了廉访使，他便谋署这济州府印。倚着蔡太师脚力，凌压同僚，苛虐百姓，无所不为，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这一伙虽然销散，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可以搜寻；余党潜伏，缉捕得几个倒有些生发。这两日是四月天，农忙停讼，没处弄钱，趁闲来此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一起人在此，一见便喝道："你是什么歹人，又在这里啸聚！左右快与我拿下！"

阮小七不听便罢，听见这般言语，火星直喷，如何忍得，捉着双拳说道："我老爷在此吃几杯酒儿，干你鸟事！做张做智要来拿我！"跟随人役是认得的，道："这便是活阎罗阮小七。"张通判大怒道："你这杀不尽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为一郡之主，正要剿除余

贼，怎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阮小七圆睁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青郁郁刺的豹子来，骂道：“你这腌臜畜生！我老爷也曾为朝廷出力，征战多年，蒙受盖天军都统制。那里钻出来这害民的赃贼，无事便来撩拨老爷！”抢到马前，要捉他下来，被众衙役拦住，不得近身。

阮小七大吼一声，想要杀他，身边又没有器械，就夺衙役手中的藤棍，劈头乱打。把张通判的幞头一下打的歪瘪在半边。众衙役慌忙护卫，当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搅，都倒在地。张通判见不是头，扯转马，连抽两鞭，飞也似跑去。众衙役也都爬起来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个，喝道：“这是什么野贼，倒来闯事！”擎着拳头便打。那人杀猪也似叫道：“老爷，不要打！不干小人事，这是济州通判，是东京蔡太师府内姓张的干办，新任未久，恐怕泊里另有什么闲人，故来巡视，认不得老爷，如此唐突。求饶了小人狗命罢！”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且饶你。只是你去对那野贼说，敢是天大的胆，没事便来轻惹老爷！”那人得了性命，没口的说道：“小人就去说！”一骨碌爬起来去了。阮小七道：“原来就是那个张干办。不过是蔡京门下一个走狗，岂可为民父母！朝廷好没体统！可惜不曾带得刀来，砍了这颗驴头便好！”

选自《水浒后传》第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水浒后传》是在原梁山英雄阮小七重游梁山水泊故地的一片感伤气氛中开始的。在《水浒传》中，阮小七是人们熟识的一位好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阮小七这位渔家子弟出身的农民义军将领英勇、机警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水浒后传》开始时，和阮小七一起加入义军的两个哥哥俱已死在战场。得以生还的阮小七，随水浒大军受招安后，一度得了官职。但阮小七“是个粗卤的汉子，不知政礼，虽则到任两个月，只不过吃酒顽耍，那里耐烦理事，”同时，其它官员有意寻他的不是，告到蔡京那儿，蔡京奏过皇上，削除了他的官职。“阮小七是个豪爽的人，也不以为意，同着母亲仍旧到石碣村一向居住的所在，盖造了十来间草房，土墙竹篱，甚是清雅；寻了三只小划船，收拾村中几个渔户做了伴当，依旧在石碣湖中打鱼奉母。”

过着打鱼奉母的清静日子的阮小七，并没有真正躲避开那个污秽浑浊的世界，他的内心世界并不平静。小说在本章中着力表现了他心灵世界中的情感波澜。他的情感世界中最温馨的一偻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美好回忆和深切怀念，他就是带着这种情感重游了梁山旧地；他的情感中最深沉的是对梁山义军接受招安这一事实的痛切惋惜，他说道："若依我阮小七见识，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些蔽贤嫉能的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却反被他算计得断根绝命！"而他的情感世界中，最激越、最强烈的情感是对昏愦的封建政府和贪官污吏的愤恨。在梁山水泊对张干办的无理管制的奋起反抗，就是这种情感的迸发。

在本书的第一回里，通过对阮小七内心世界的刻画，为全书的思想内容定下了一个基调：对逝去了的梁山英雄"替天行道"、反贪官污吏的革命斗争充分肯定和赞扬，张扬、鼓吹与黑暗社会继续斗争的勇气和精神。

这一回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用对比的手法，成功地渲染了一种气氛：即对梁山事业从轰轰烈烈走向沉寂的伤感和痛惜。作者通过阮小七的口，极力描述当年梁山泊轰轰烈烈的情景，又用白描的方法，极力写梁山泊现今的冷清、破败："万山料峭，野水苍茫。三关崩塌，四寨空虚。晴天正四月清和，惨雾似九秋黯淡。断金亭下，犹存珠贝零星；忠义堂前，剩得刀枪断缺。杏黄旗破幅挂松梢，锦战袍旧襟堆槲叶。"从这种对比描写所渲染出的气氛中，读者很容易跟随作者达到一种精神境界：令人神往的、曾经搅动了无数人心灵的、给人民带来过美好希望的梁山好汉们的革命斗争，其精神不会就此沉寂下去，这种精神在这一片感怀的气氛中得到了再生。阮小七和张干办在梁山泊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就是这种精神再生的体现。

艺术上特点之二是：人物心理描写简洁明了。当小说的叙述者作为叙述主体描述人物心理状态时，用语都十分简洁。如阮小七"看着那湖光山色，蓦然想起旧事，心中懊恼起来，不觉连声叹气"。"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这种很简洁的心理

描写，因为描写对象是一个粗鲁汉子，是抒写热血英雄的情怀，所以十分恰当，也十分富于感染力。当小说主人公作为叙述主体时，心理描写往往运用大段的独白。这种心理描写方法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揭示很直接，很明了。本回中好几处用了阮小七的大段独白，有的地方虽是对白，但大段说白是阮小七的，其它人只是插话。如阮小七在忠义堂空地上祭众英雄的那段说白，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阮小七的思想感情，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寓情于景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普遍运用的抒情手法。诗、词、戏曲、小说均不例外。本回在描写景物时，常常寓含了壮士的情怀；抒情中，时时借助景物。无论描写梁山的热闹场面还是破败景象，都蕴含着感情：赞赏或伤感。例如写梁山的荒凉景色："豺嗥似醉汉鼾呼，虎啸疑登坛叱咤。""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在这里景物是感情的载体，情绪是景物的内涵，抒写感情是描写景物的目的。这样的描写方法使感情形象化、使景物富有感染力。（李　玫）

乐和智惩巴山蛇

却说常州管下一座马迹山，也在北太湖之滨。山边村坊里有个乡宦姓丁，名自燮，是丁谓丞相之裔，黄甲出身，累任升至福建廉访使，拜在蔡京门下，为人极是奸狡，又最贪财，绰号巴山蛇。在任三年，连地皮都刮了来，丁忧在家。那常州新太守姓吕，名志球，福建人，也是甲科、参知政事吕惠卿之孙，与这丁廉访同年，又是两治下，况且祖父一般的奸佞，臭味相投，两个最称莫逆。说事过龙，彼此纳贿。丁自燮思量守制在家，终不比做官银子来得容易，清淡不过，想在渔船上寻些肥水，去与吕太守讲了，颁下几道告示，说马迹山一带是丁府放生湖，不许捉捕，如违送官究治。自从有了告示，那丁自燮便将大雷山为界，竟占了一大半的太湖。若是渔船过了界，就唤狠仆拿住，扯破了网，掇去了篷，还要送官，百般扎诈。那小渔船识窍，不到北太湖打鱼也就罢了；但那跳船全靠是风，顺风驶去，那里收得住？偏是北太湖水深空阔，容得大鱼，众渔户没奈何，与他打话。那丁自燮得计，说要领他字号水牌，方许过界；若

打得鱼，他要分一半。众渔户拗他不过，只得顺从了，连那小渔船不过界的也要平分。竟把一个三万六千顷的笠泽湖，与丁家做鱼池了。

……

乐和道：“今日要借重花公子一行。”公子道：“小侄年轻不谙，不知去作何干？”乐和道：“我复你言语，假妆作王黼的公子王朝恩的兄弟，如此如此。”童威、童猛扮作家丁，乐和自己充了虞候，倪云，高青做伴当跟随，身边各藏暗器；到城外停船，雇一乘四人抬的大轿，花公子换了华服坐了。乐和手执大红全帖，竟进府门迎宾馆中坐下，叫门上听事的传贴。吕太守知道，连忙出来见礼送座。吕太守看那花公子丰姿俊雅，如粉雕玉琢，礼数优闲，自然是清华贵胄。茶罢，开谈道：“令尊少宰公在京师参谒，极蒙优礼。令兄老台台忝在属下，上元送些薄仪，愧不成礼。今又承老世台枉驾，不胜荣幸。但不知几时出京的？花公子恭身答道：“晚辈向同家兄在建康肄业，家严称台下是名公之裔，斗山文望，叫备薄贽拜在门下。今随家母天竺进香，经过贵郡，抠谒龙门，先瞻芝宇，以慰积诚”。吕太守见说要拜门下，喜出望外，不唯难得这样玉笋般门生，自此又得夤缘权要。谦逊道：“不材樗栎下品，何敢屈尊！不知太夫人鸾樾亦在敝治，有失迎候。万罪万罪！尊寓在何处？暂屈行旌，薄设请教。少顷遣拙荆祇候太夫人”。花公子道：“若不鄙弃，待进香回来，趋侍绛帐，不敢过叨”。起身作别。吕太守送出府门，三揖上轿。回到船中，乐和道：“那厮来答拜，如此如此。依计而行。”

不多时，吕太守果然双铺兵开路，两道清道旗，许多执事仪从，到码头上，不见有大座船。正要访问，花公子早先上岸来，致谢道：“小舟窄隘，况有家母在内，不敢有劳”。吕太守即忙下了轿，笑吟吟携着花公子的手，逊至接客亭上，分宾主作了揖。正要送座，那童威，童猛挜到太守身边，说时迟，那时快，把太守袍口封住。倪云、高青飕的一声拔出短刀，明晃晃地架在太守颈上，喝道：“你这害百姓的贼！还是要死要活？”太守吓得魂消胆丧，三十个牙齿捉对儿相打，再挣不出一个字来，战兢兢抖着。……乐和道：“性命便饶

你。只是那丁自燮气他不过，要回去和他对明白了，方才放你！……”吕太守没奈何，只得唤众役齐到船中。……乐和自己扮做衙役，先去报知，说本府太爷来拜。

却好这日是丁自燮的生日，在家里庆寿，见太尊到来，便道：“承吕公祖这等美意，不过是散生日，他怎得知亲自来贺？又是那个多嘴的？”忙换冠带相迎。……费保、狄成两口短刀，早向衣底抽出。丁自燮面如土色，魂不附体道：“怎么说？”李俊骂道：“怎么说！你这蠹才是害民的强盗！你占着太湖，抽百姓的私税，索诈我们的银子，今日你与吕太守当面说明！”丁自燮见势头凶恶，双膝跪下，说道：“总是该死！凭好汉怎么，只留下这条草命吧！”李俊道：“我们不要怎么，只剥你巴山蛇的皮！”丁自燮只是磕头讨饶。乐和道：“要杀你只似杀猪狗一般，恐污了刀！饶便饶你，却要依我们三件事！”丁自燮道：“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也依得！”

——选自《水浒后传》第九回、第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以上所选的《后水浒传》中的这段故事，涉及的人物很多。这众多的人物清楚地分属两大阵营：官僚和平民百姓。其中作者着力刻划的是官僚中贪官的代表丁自燮和百姓中的杰出人物乐和。

坚决地反贪官污吏，反对强暴、同情人民疾苦，给腐败的官僚以毫不留情的打击是《水浒传》中的重要思想内容。这一思想在《水浒后传》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这一故事中，官僚丁自燮丁忧在家也不忘和地方官员勾结起来，欺诈搜刮老百姓，终于酿成了一场激烈冲突。这一故事在张扬“官逼民反”、反贪官污吏的思想内容时，充满了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但这种理想主义并未影响这段故事发展的逻辑性，仍给人自然顺畅的感觉。

作者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层层铺垫，使矛盾冲突一步步深化，逐步酝酿出斗争的高潮。故事是从原梁山泊英雄混江龙李俊开始的。李俊本是浔阳江上的渔户，随水浒义军征方腊回来，诈称疯疾，不愿朝京受职，辞了宋江，回到了水泊，以打鱼为生。正好看到丁自燮依仗在朝廷的势力、和地方官吏勾结，霸占湖泊，欺诈百姓的行经。这些行为激起了李俊等人的无比义愤。一天，他们违反丁自燮的规

定，驾一条大船驶进了丁家霸占的水域，把看护丁家水域的几条小船撞翻了，十几个丁家爪牙落水。这是百姓和丁自燮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丁自燮受了这个小小的刺激之后，很快勾结官府，趁元宵灯会李俊等观灯之际，以“梁山泊余党，重谋不轨”为名，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这场斗争出现了第一个曲折。这一曲折的出现，使双方斗争复杂化，情节的演进有了起伏，引出了以营救李俊为中心的又一场斗争。在描写这场斗争时，作者写了两种营救办法，从而勾画出不同的人物性格。李俊的几个伙伴童威、童猛、高青、倪云的想法是，先救出李俊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因而采取的一种较为保守的办法：按照官府的条件，筹集三千两银子把李俊等赎出来。乐和见解独到，他不去消极营救，而是以主动进攻达到营救的目的。他们按照一套严密的行动方案开始这场行动，对常州太守吕志球和丁自燮各个击破，不仅救出了李俊等人，还迫使丁自燮接受了三个给予他沉重打击的条件：其一，把平时敲榨勒索百姓积攒的十余万两银子全部入官，代阖郡作秋粮，并张贴告示说明了代纳秋粮的缘故。其二，把仓中所存的三千多斛米谷，分散给附近的民众。其三，太湖不许霸占作为放生湖。过去渔船抽过的税，要加倍还。至此，对丁自燮的这场斗争大获全胜。乐和做这一切，十分从容，有条不紊。其中，在吕府和丁府的两场智斗，是这场斗争的两个高潮。乐和抓住了两个人物的不同身份及不同的心理特征，先制服了吕志球，再利用吕去进攻丁自燮。因而，这场斗争的进行以及胜利，既引人入胜，惊险有趣，又自然可信。

通过这场斗争，乐和这个人物很有光彩地凸现在读者面前。在《水浒传》中，乐和是个聪明伶俐的头领；在《水浒后传》里，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乐和的性格明显地变化了。这种变化没有切断和他原来性格的联系，而是以原来的性格为基础的发展。乐和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沉着老练的英雄。在李俊等一批勇猛斗士的烘托下，乐和显得尤其富有个性特点。

由于情节起伏迭宕，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传达人民反抗思想的有力，这段故事流传十分广泛。后来演变成著名的戏曲剧目

《打渔杀家》，许多年来盛演不衰，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李　玫）

《后水浒传》

《后水浒传》，清代小说。四十五回。署"青莲室主人辑"。

作品假以梁山好汉"托生"为名，写了南宋前期杨幺领导农民起义的故事。书叙：梁山军平方腊后，宋江、卢俊义被奸臣害死，其余头领也先后死去，唯燕青先已悄然遁去，得以保全。燕青通过公孙胜向罗真人询问宋江等人之死是否冤屈，罗真人称国家劫运未消，宋江等人当再托生。此时，河东寄远乡农民养奎刚之妻鞠氏，生下一对孪生兄弟，分别取乳名"妖儿"、"魔儿"。前者系宋江托生，后者系卢俊义托生。二人四岁半时，金兵入侵，养奎刚夫妻携二子逃难，在混乱中失散。妖儿被岳阳柳壤村农民杨得星收养，取名杨幺；魔儿被辽将王突收养，取名王摩。杨幺八岁时，得九天玄女命神将传授武艺，学成过人本领。成人后，"爱的是济困扶危，喜的是锄强去暴"，受到全村敬爱，名声渐渐远播，人称"楚地小阳春"，先后结识何能（吴用托生）、常况（蒋敬托生）、花茂（花荣托生）、柏坚（裴宣托生）吕通（孙立托生）等好汉。奸官贺太尉奉旨葬亲，图谋霸占柳壤村土地，杨幺带领村民阻止，打散贺家人众，被官府诱捕，刺配大同边境为军。押解途中，又先后结识殷尚赤（燕青托生）、屠俏（顾大嫂托生）等英雄，复因在汴梁救助被陷害发配的孙本（柴进托生）之妻许蕙娘，被捕下狱。这时，王摩早已学成一身武艺，遂离开王突，与袁武（朱武托生）、郑天佑（戴宗托生）等结为兄弟，劫了秦桧脏银，占据白云山。杨幺被判处斩，王摩联合占据焦山的沃泰（李应托生）、贺云龙（公孙胜托生）等好汉，救出杨幺，共上白云山聚义。杨幺回柳壤村探望父母，得知父母已被官府抓去，乃投官自首，欲救出父母，知府却将他与父母分别监禁，并欲送给贺太尉处死。天雄山、君山两处好汉合力救出杨幺，柳壤村农民集体参加起义，各地好汉亦纷纷前来会合，遂以洞庭湖为根据地，攻破武昌，杀死贺太尉，接连打败官军，力量日益壮大。不久，在君山轩辕井中发现一个铁匣，中有两片铁叶，上面皆是蝌蚪文字，后来

方知上面写明杨幺等三十七人皆是梁山好汉托生。杨幺为明天下大势，私入临安，设计入宫，向宋高宗进谏，要其“远谗去佞，近贤用能，挽回宋室”，被高宗赞为忠义之士，送其出宫。不久，宋高宗又听信秦桧谗言，派大军进剿杨幺，被打得大败。高宗复遣岳飞往征，岳飞利用与归顺杨幺的将领黄佐的旧交，说其投降朝廷，并在杨幺军中招降同伙。杨幺因连战皆胜，麻痹大意，遭到失败，遂与众弟兄从地道进入轩辕井，直往庐山遁去，从此“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

作品以历史上的杨幺起义为题材，热情颂扬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表现了起义军与广大农民的血肉联系，肯定了杨幺对朝廷招安抱有警惕的态度，并借其口说出：“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弟兄，便可学得；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入谋害，便不可学他。”作品还改变了历史上杨幺被俘牺牲的结局，写他带领众弟兄安然遁去。凡此，都比《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描写进了一步。不过，作品仍然把杨幺的言行纳入“忠义”的范畴，表现出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

作品把杨幺、王摩等起义英雄写成是宋江、卢俊义等梁山好汉托生，意在说明杨幺起义实际上是宋江起义的继续，肯定其斗争的合理性。但是，作者过多地渲染这种转世关系，并一再宣扬“天道循环”、“劫数难逃”、“善恶报应”的观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书中的杨幺、王摩、袁武等主要人物各有一定的特点，比之《水浒》中的“原型”，性格有所发展变化。然而，作者才力实在远逊于《水浒》作者，对典型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刻画都未能充分着力，因而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缺乏深度；对某些人物的描写，模仿痕迹较重。由于受整个艺术构思的限制，作品急于把三十七个英雄拉到一起，致使结构松散，叙事匆促。第四十三回写王摩遇太阴老母的故事，更属赘疣之笔。总之，本书在艺术上虽有一定成就，却无法望《水浒》之项背。(沈伯俊)

杨幺活捉贺太尉

贺太尉即上马抚剑急驰，麾动三军，望杨幺阵上齐杀来，果有山倒海泻之势。袁武、杨幺等即弃寨领众奔走。贺军便夺了三寨。贺太尉满心欢喜，见杨幺望九曲岭逃奔，拍马向后招呼军将来追。杨幺同骆敬德见追得将近，便抡枪大叫道："我杨幺只活捉太尉报仇，并不轻杀军将！"贺太尉听了大怒，喝道："众兵将与我擒得杨幺者，千金赏赐！"众兵将听了，各奋勇赶来。杨幺、骆敬德只乱杀了一回，转身望岭中逃入。贺太尉大喜，只叫紧追，不可放走二贼。众兵将齐赶入岭去，贺太尉也忙策马同入。一连赶走了四五个转曲路径，却不见了杨幺二人。贺太尉又喝紧追，众兵将只得又追过了几个曲折路径。只见前无去路，再一看时，皆被乱木石叠断，众兵将便往后一齐退走。贺太尉见不向前追赶，便仗剑怒喝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怎敢见贼不追！"众兵将只得齐说道："中了贼计，前面俱被木石叠断，并无去路，太尉及早退出。"太尉听了方才大惊，急策马而走。走到原入处，前面兵将又发喊："不好了，原处也被木石叠断！"贺太尉着了真急，忙叫众军搬拆。众军只得近前搬拆，忽抬头见上面横着一段大树，削去青皮，写着几个大字。众军士一时认识不出，有的猜说道："常见有人写在墙上'此路不通'，想必就是这几个字了。"有的争说道："如今两头叠断，实是不通，只这几个字却有些不象。"贺太尉在马上见军士不动手搬拆，便急得十分怒骂道："你这些该死的，怎还有功夫说闲话！"军士见他喝骂，到此也就没尊卑起来，便回嘴道："太尉没主张，叫我们追来。如今走投没路，死在目前，道不得个临死也要说三句话儿。现写得有字，说'此路不通'，我们走到那里去！"贺太尉听了，又喝道："好胡说！才是进来的路，怎说有人写着此路不通？"便又气又恼，放马近前一看，只见上写的是：

当时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今日九曲岭，千刀剐太尉。

看罢，早吓得一似分开八块顶阳骨、一个面皮蜡搽也似黄了下来。只

得对兵将说道："我一时中了贼计，如今也不要埋怨，作速寻个出路，莫待他们赶来！"众兵将道："两头塞断，急切搬拆不开。不如爬上岭去，才得逃生！"遂要往岭上爬去。忽听得半岭上一似共工氏触倒了不周山，腾天倒地价响将起来。众兵将一齐叫苦，端的怕人！怎见得？但见：

岭上英雄立满，峰前豪杰齐排。岭上英雄，喝叫军校，将叠成的千百堆狼牙巨石，往下推翻；峰前豪杰，指点子弟，用砍就的数万根丫叉大树，从上滚来……

这些计策，俱是袁武作用。他是山东生长，初到南来，又不曾询问土民，为甚晓得这些路径？原来何能是本地人，便画了一幅武昌的地形图，与袁武相别时，悄悄递出。袁武看熟，这日交战时，他见贺太尉的粮草俱屯积在向山下左侧，递遣邰元四人去放火烧绝粮草，又吩咐他到九曲岭，伐木叠石，今见杨幺等引着贺省追入岭来，即一面断了归路，又一面在岭上同二百名军校齐发箭矢，射退外面贺军。杨幺等俱上岭来，今见贺军上爬，即使军校将半山草深内堆叠的这些木石，一齐往下乱推。贺军一时没处躲避，爬到半山的尽被打伤。未曾爬的又被箭弩射来，一时乱窜，自相践踏。哭的，叫的，甚是伤惨。杨幺见了，忙使人向下叫道："杨幺与众兄弟只要活擒贺太尉报仇，与众兵将并无干涉。及早缚他送上岭来，便放你们一条生路！"众兵将一时听了，忙向上叫道："切莫动手，容我们缚送上来！"即赶到贺太尉马前，将他一个倒栽葱，拖下马来，捆绑了推解上岭来。杨幺见了大喜，众兄弟便要将贺太尉砍杀。杨幺急忙止住。众兄弟道："哥哥见仇不杀，什么缘故？"杨幺道："我为父母报仇，如今已获仇人。马霳为我陷害，得他手戮仇人，使他心快，我亦心快。"众兄弟听了，不胜欢喜。袁武道："速去与王摩合攻！"杨幺遂使军校放出贺军将。军将齐齐向岭头拜谢，各散逃出。

——选自《后水浒传》第三十五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

《后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军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颂扬，其态度之鲜明显然超过了《水浒传》。从《杨幺活捉贺太尉》这个片段就可见出一斑。

小说第三十五回，写杨幺在洞庭湖建立起根据地后，为了替被朝廷太尉贺省害死的父母报仇，营救被囚禁在武昌监狱的结拜兄弟马霍，亲自率领人马，去打武昌；贺太尉带领三万精兵出城，驻扎甸山，与义军相持。义军军师袁武派人焚毁官军粮草后，一面分兵攻城，一面命人在寨中擂鼓呐喊。惯于作威作福却根本不懂兵法的贺太尉以为义军营寨空虚，如先攻破之，然后回兵救援城中，定可获得全胜。本段选文一开头，贺太尉便指挥三军，一齐向杨幺寨中杀来。杨幺、袁武早已定下妙计，当即弃了营寨，望九曲岭奔逃。贺太尉见如此容易便夺了义军营寨，满心欢喜，命令将士赶快追击。杨幺为了激怒贺太尉，故意大叫道："我杨幺只活捉太尉报仇，并不轻杀军将！"贺太尉果然中了激将法，气急败坏地叫道："众兵将与我擒得杨幺者，千金赏赐！"官军贪图重赏，竭力追赶。杨幺时而停下抵挡一阵，时而又拨马快逃，追得官军忘乎所以，只顾稀里糊涂地跟着追。等到官军发觉不见了杨幺时，已经是前无去路了。官军慌忙后退，却见来路也已被木石隔断。得意洋洋的贺太尉这才明白中了诱敌之计，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为了赶快逃命，他不得不听从手下的主意，让众人往岭上爬去。可是，杨幺义军早就在山上准备了大批巨石和树木，这时纷纷滚将下来，又有二百名弓箭手一齐放箭，打得官军非死即伤，哭爹叫娘，乱作一团。杨幺见官军已经丧失抵抗能力，忙命人向下叫道："杨幺与众兄弟只要活擒贺太尉报仇。与众兵将并无干涉。及早缚他送上岭来，便放你们一条生路！"这既表现了杨幺不以滥杀取胜的胸襟气度，也是一种高明的攻心战术。果然，活命心切的官军马上反戈相向，七手八脚地把贺太尉拖下马来，绑好送到义军手中。这样，杨幺活捉贺太尉的计划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这段故事情节不算奇特，艺术上并不是很精采，但若与《水浒传》相比，则有几点独到之处，值得注意：

其一，以赞许的笔调表现了杨幺义军的主动进攻精神。书中的杨幺，公开打起"为亲报仇"的旗号，公开宣布活捉贺太尉的目标，敢于在兵力还不雄厚的条件下，主动向兵多粮足、城郭坚固的荆湖

重镇武昌进军，在两军厮杀中也控制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表现出蔑视官军、勇于造反的英雄气概。这种主动进攻精神，主要来自杨幺欲建王霸之业，救民于倒悬，为天下消尽不平的宏图大志。

其二，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官军中士卒对长官的反抗和背叛。当官军被困在九曲岭中，进退无路的时候，贺太尉心急如焚，命令众军尽快搬拆拦路的木石，士卒们磨磨蹭蹭，竟然围着那棵写有诗句的大树说起闲话来，贺太尉气得大声斥骂，士卒们也不管什么尊卑，公然和他顶嘴，使他无可奈何。在遭到来顶之灾的紧要关头，不但没有兵将舍命保护贺太尉突围，反倒是士卒们把贺太尉捆绑起来献给了义军。这些颇有诙谐意味的情节，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象这样富有反叛色彩的情节，在《水浒传》中是找不到的。

其三，贺太尉被活捉以后，义军头领们马上就要将他处死，杨幺却“急忙止住”，但他绝不是要保护贺太尉，而是要让性如烈火，被贺太尉关进监狱的马霆来手戮仇人。这个主意自然使得“众兄弟听了，不胜欢喜。”更显出杨幺堪称顶天立地的英雄。（沈伯俊）

《影梅庵忆语》

《影梅庵忆语》，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冒襄清初创作的一部写实体笔记小说。此书以怀念才女董小宛为线索，以生动清新的笔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动乱的真实图景，描绘出不仅才貌双全，而且具有胆识的董小宛的形象。这部小说既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也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

就艺术价值而论，首先，此书高扬着写实主义的旗帜，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没有粉饰现实，更没有矫揉造作。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墨，无情地揭露了明末上层集团腐朽透顶的可耻生活。崇祯十四年，朱明王朝已经内外交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海此际嗟困穷”，然而，田妃之父田弘遇，在奉旨去普陀烧香祈求菩萨保祐女儿病愈时路过苏州，竟不惜拿出数千金强买著名歌姬陈园园，以满足其“声色之娱”。田国丈逼陈园园北上时，担心喜欢听陈园园唱弋阳腔的市民闹事，“为大言挟诈，又不惜数千金为贿”，托地方官维持

保护。作者又记述了阉党施展阴谋诡计，企图害死其父冒起宗的经过：阉党众口推荐衡永兵备使冒起宗赴襄阳任左良玉大军监军，使冒起宗处于只有死路一条的绝境：不是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杀死，就是被飞扬跋扈的左良玉所害，更大的可能是因襄阳失守而被崇祯皇帝处死。后来，在诸位东林党人的周旋请呈下，把冒起宗调任宝庆副使，“兵火生还，喜出望外。”作者还大胆地指斥满清奴隶主贵族攻入江南，荼毒汉族百姓的血腥暴行。在清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淫威下，盐官城中尸横遍地。

其次，作者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明末清初下层妇女的痛苦生活，赞扬了她们美好的愿望。卓越的见识和超凡的才能，烘托出陈园园和董小宛丰满傲岸的形象。如作者叙写陈园园杰出的才艺：“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陈姬身口，如云如岫，如珠走盘，令人欲仙欲死”。可是，这样一位美丽善良，富有表演才华的少女，却难逃田国丈的魔爪。当陈园园得知六十四岁的老头要霸占自己，当即果断地向作者提出要嫁给他：“余此身脱樊笼，欲择人事之，终身可托者，无出君右……子毋辞！”然而，冒襄困为父亲被阉党暗算，在襄阳任左良玉部监军，性命危在旦夕，要火速赶到京师斡旋调出，所以，只能答应她明年来议婚。这位才貌双全的少女只得含泪答应。翌年仲春，其父调离襄阳，作者“闻音如石击心，因便过吴门慰陈姬，盖残冬屡促余，皆未及答。至则十日前复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闻之惨然”，“怅惘无极”。并又以大量篇幅描述董小宛的事迹。董小宛出身贫苦，很小就入乐籍，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受侮辱遭迫害的歌姬。但她誓与命运抗争，决心自己“择婿”，争取“落藉”。十六岁时，她由方以智介绍认识冒襄之后，就将作者引为知音，非此人不嫁。崇祯十五年，她送作者赴金陵乡试时，“登金山誓江流：‘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接着，她又“孤身挈一妪，买舟自吴门，江行遇盗，舟匿芦苇中，柁损不可行，炊烟遂断三日。初八抵三山门，又恐忧余首场文思，复迟二日始入。姬见余虽甚喜，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

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则声色俱凄，求归逾固”。而作者犹豫不决的态度，当即遭到盟兄刘履丁等人的批评，并在钱谦益的资助下，作者才使董小宛还债落籍，得以结合。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董小宛对爱情和生活的执着追求，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三，作者以高尚的美学情趣，抨击明末言情之作的创作歪风："矧内室深屏，贮光阒彩，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摹想象：麻姑幻谱，神女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啖名之恶习也”。当时，涉及女性之作，总是评头论足，夸耀美人的樱唇、柳腰、金莲如此这般，浅薄浮泛，格调低下。而作者仅以“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十六字，简略地勾勒了董小宛的外貌，而集中笔墨，着力展现她的崇高品格。当清军南下，她陪伴作者在盐官城中担惊受怕，挨冻受饿。作者身染重病，“痢疟沓作”，她精心照料。“长夜不寐，莽风飘瓦，盐官城中，日杀数十人。夜半鬼声啾啸，来我破窗前，如蛩如箭，举室饥寒之人，皆辛苦鼾睡。余背贴姬心而坐，姬以手握余手，倾耳静听，凄激荒惨，欷嘘流涕”。她对作者说："人生身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历，苟非金石，鲜不销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逍遥物外，慎无忘此际此语！”董小宛痛恨满清贵族，要冒襄牢记，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动摇自己的意志，以后不应试、不应召、不作官、誓死不与敌人合作。这大义凛然，满怀深情之语，成了作者后半生多次拒绝清廷引诱，最终饿死于家祠后面茅庐之中的精神支柱。

作者公开表示自己的创作动机，不是惜玉拎香的游戏笔墨，而是沉重的血泪纪实，“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与偕姬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虽有吞鸟梦花之心乎，莫能追述，区区泪笔，枯涩黯削，不能自传其爱，何有于饰？”“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他不是描述才子佳人的艳史，而是表达自己对董小宛的深情怀念。

其四，此书以真实的细节描写见长。作者在回忆中，追述在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中，逐步发现董小宛的优秀品质和聪明才智。她

信任仆婢，待之如姐妹；她“精女工，亲操井臼”，直接参与家务劳动；她能诗善词，“尤好读楚辞、少陵、义山暨王建、花蕊、王珪三家宫词”，编有《奁艳》一书；她能书善画，细心临摹曹娥碑及钟繇、董其昌手迹，“能作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她有《孤山感游图》存”南湖四美楼藏画集”中。她还擅长弹琴、唱曲、园艺、烹调、刺绣、贴绒等艺术技艺。可惜，天不假年，她二十七岁就不幸病殁。

其五，作者以独特的笔法，使笔记小说诗化，洋溢出高雅的意境。例如，表现董小宛爱月，“夏纳凉小苑……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语余曰：‘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青天，霜缟冰净，较赤日红尘，迥隔仙凡’。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下，眼如横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复似人”。展示出董小宛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憧憬，对美好境界的向往。又描述她爱梅云：“姬于(梅)合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相受；或隔岁便芟翦得宜，至花放掐采入供。……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秾艳肥红，则非其所赏也”。这显示出董小宛的高洁。还叙写她病中爱菊：“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画。“透露出董小宛傲岸的品格。总之，作者艺术功力深厚，仿佛随意轻点几笔，便诗意盎然，妙趣横生。（岑　平）

《续金瓶梅》

《续金瓶梅》，丁耀元著，六十四回，以宋王朝南渡前后宋金战争为背景，以《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已死未死的人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展示出从朝廷到市井，从战场到闺房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描述了封建统治与民族压迫下的一幕幕性格悲剧。作者通过对宋王朝南渡前后的军事斗争、政治形势、地方吏治，宗教活动、世道人情的广泛描写，寄托了强烈的爱憎情感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宣扬了因果报应，流露出感伤厌世情调。

全书从吴月娘携子逃避金兵开始，以吴月娘母子团聚结尾，中间穿插了许多虚构的人物故事与历史人物故事。虚构的人物故事主

要有李瓶儿转生的李银瓶，美貌出众，妖冶迷人，但在李师师、翟员外、郑玉卿、苗青的拐骗争夺，欺压凌辱之下，自缢身亡的故事；潘金莲转世的黎金桂，春梅转世的孔梅玉，皆因婚姻不幸，受尽折磨，出家为尼的故事；蒋竹山投靠金兀术，作恶扬州，被俘处死的故事等。敷衍的历史人物故事主要有宋徽宗被俘途中听琵琶的故事；张邦昌僭称楚王，潜入宫闱，伏法被诛的故事；宗泽单骑入山寨，招安王善的故事；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大败金兀术的故事；浩皓出使金朝，被囚北国，传播汉族文化的故事；秦桧勾结金邦，通敌卖国，陷害忠良的故事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短的不到一回，如宗泽招安王善，张邦昌衮服称王两个故事，合并在一回里；长的达十八回，如做为全书主干的吴月娘、孝哥聚合离散的遭遇。书中叙述金兵入侵，大肆杀掠，吴月娘孝哥母子逃亡离散，流落各地，双双出家，终于团圆，并以此作为全书的主干，其它一些较长的故事，如吴月娘的故事，李银瓶的故事，黎金桂和孔梅玉的故事等，经过作者一番布置，错落其间。结构上相互交错，对比映衬，构成较强的悬念。

书中勾勒出在战争烽火中宋朝一方诸多误国者、卖国者的嘴脸，如淫奢太过，不恤民隐，宠信佞臣而导致亡国的宋徽宗；畏敌如鼠，为保住皇位，屈膝请和的宋高宗；为虎作伥，甘当儿皇帝的张邦昌等。讴歌了各种类型的爱国者，如单骑收东京，威望崇高的宗泽；被拘冷山，誓不变节的浩皓；率众百万，自发抗金的农民起义领袖王善；舍生忘死，刺杀张邦昌未遂的吴革等。特别是刻划出一系列在动荡时期追求财色，满足私欲，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相，如神通广大，贪财好色，狡猾谲诈，心黑手辣的政治妓女李师师；饱受战乱摧残，贫病交加的妓女郑爱香；奇丑无比的蔡京干儿，饱暖思淫欲的翟员外；贪图利欲，丧失民族尊严的少女孔梅玉；极端势利，攀龙附凤的薛姑子等，从而丰富了古典小说人物画廊。

作者试图“写得淫秽，叫人肉麻，才露出病根”，因而书中存在一些性行为的描写。有的地方描述人物的性心理，能深入到内心隐处，揭示人物的潜意识。而有的地方，却有为感官刺激而渲染性心

理性行为之嫌。

书中众多的人物事件，逻辑联系不强，显得头绪纷繁，有些杂乱。（阿　铠）

《郑玉卿一箭双雕》

无巧不成话。忽然旧日黄太监送寿礼来，师师起身收礼去了，落下银瓶二人，才敢放胆相看。玉卿攀着话，就取出袖中紫铜寿字的薰炉，并佛手柑来放在桌上说："这是拙兄的一点穷心，送与贤妹玩耍，见此物就如见拙兄一般"。银瓶分明爱，只推不受。不多时，师师回来，银瓶说是郑哥哥送我的，我不好受。师师笑道："一家姊妹们，收了何妨！只央你郑哥哥，替你早寻一家好亲，还要谢他哩！"这一句话，勾起玉卿的话头，便将翟员外要求娶银瓶的话，才提起来说了一遍道："论起贤妹，才色青年，就是配一个状元也称的。可是，如今大乱之后，大家都穷了，那得配合？这翟员外也是洛阳有名的大家，着他多多尽些财礼，许了亲，只说要他招赘，养母亲的老，日后就是个儿子一般，他也不敢忘了恩。他如今三十岁了，论人才也是中中的，心地诚实，不是虚花子弟，如今只取他这个人心罢了"。……

郑玉卿这几句话，打动了李师师的心，忙取出一只汉玉鸳鸯杯来，足盛五六盏，斟个十分满，叫瓶姐双手送给玉卿，以作谢礼。银瓶翠袖高擎，笋芽斜露，玉卿慌忙来接，早用手把银瓶手腕一捏，调个暗情，两人笑眼传心。师师正要她勾扯挣钱，衍衍人家，那管他们调笑。吃了几杯，大家熟狎了，玉卿装着醉道："我闻的说有一座好花园，叫儿子去看看，到外边也好说"。师师心喜，又见玉卿伶俐，就叫侍女们携了盒酒去看梅花，摆在园亭石几之上。这条路要从书房东厢后串到银瓶卧房前过去，才是园门。师师前行，玉卿银瓶随后，都有几分酒了，月色初上，正是灯节，街上游人热闹，师师要上小阁，看河上花灯，玉卿步到阁上，才知是银瓶的卧房，存在心里。阁上薰香绣被，春暖红绡，是不消说的。下阁来，梅花树下，一方石桌，两条石凳，俱是天然竹叶松梅的花斑石，磨光如漆。玉卿

师师相对，取下锦机来，银瓶横在师师下手，却与玉卿相挨。早已把酒斟在三个几杯中，三人吃得各有春心，叫玉卿吹箫，师师却用琵琶随板，叫银瓶唱一套《梅花三弄》。三人凑成一局，好不有趣。只听得银瓶娇声唱道："绣围清峭，梅额映轻貂，画阁银屏，宝鸭薰炉对寂寥。为多娇，探听春宵，那管得翠帏人老，香梦无聊。兀自暗里度年华，怕楼外莺声到碧箫。睡痕宜笑，微晕红潮，昨夜东风，户插宜春胜欲飘。系春朝，微步细腰。正是弄晴时候，闹雨云霄。纱窗绿线重，把淡翠眉峰懒去描。"

原来这李师师，风月场中有名，酒量甚大。她打动皇上，全在枕席上用功，半老还如女子一般，海内享名，人求一面，常费百金。这一向负个大名，不好接客，只偷藏两个知心旧人罢了。这一夜酒兴正浓，逗的心花怒放，看上这郑小官在行，留他做个小闲，又拜成了儿子，穿房入阁的，也好挡人眼目。吃着酒，在石桌下把小小金莲轻轻一勾。这玉卿会意，连忙装醉，倒在亭子台基上，叫着他装不醒，只说我走不得了。师师笑道："这小官家吃的老实酒，我见他杯杯干了，倒不藏量。"叫巫云扶起，书房中睡去罢。两三个丫头，才搀扶起来，踉跄着往书房里去。师师也到书房，看着他连衣睡倒，教侍儿们取灯出去，各人知趣去讫。玉卿见师师醉颊微红，尤觉娇艳，便起来跪在面前，叫声亲娘，绸缪起来。正是：三春未定裴航杵，一夜先偷阿母桃，不在话下。

却说银瓶见师师送玉卿书房去宿，早知其意，悄悄上那阁子上，把灯吹灭，在那窗眼里，映着月光下，偷看师师送玉卿而去，心中也有些动情。女儿家没受这个滋味，只为玉卿吹箫点板，勾搭了几番，倒叫李妈先收到手里，就和吃醋的一般，到了房中，连衣而卧，心窝里乱跳，又不知说的翟员外是何等样人儿，怎么得象郑玉卿一半也罢了。

再说李师师睡到四更，酒醒力倦，起来净手，见玉卿睡的鼾鼾的，一身雪白皮肤，和个女儿一般，着实爱他。随拍着叫醒他道："你自已睡罢，我到后房里去。天明了，丫头们看着不好看，道是干娘把干儿耍了。你往后常来走走，外人哪里知道"。连忙取了床上的

锦被，又替他盖了去讫。谁知道玉卿乖贼，一心看上银瓶，倒不料师师先把我来奸了，虽然有趣，还不知银瓶一朵鲜花，又是什么滋味！听了听，正还四更。正月里天短夜长，这小官跳起来，穿件袄子，装去净手，角门全不曾关，院子静悄悄的，人都睡熟了。他一直过东厢那银瓶的小阁子，轻轻启户，看那月色透过纱窗，照见银瓶倚枕而卧，便上前偎傍。那银瓶惺眼朦胧，扭了两扭，也就不言语了。正是：蝶粉初开，莺黄未褪。颤巍巍花朵，何曾经雨打风吹；密匝匝云丛，略带些雨香花气。初入桃源，溪转峰回疑认路；深探花洞，波明石动欲迷津。此处不由自家知痛痒，睦教鳅道人菱窝；到来随地任沉浮，直似游鱼戏春水。暮雨乍开之峡梦，轻舟已过万重山。

——选自《续金瓶梅》第十五回清顺治刊本

这个片断，通过"一箭双雕"的过程，展示出三个人物的独特个性。

作为名妓李师师，"风月场中有名，酒量甚大。她打动皇上，全在枕席上用功，半老还如女子一般，海内享名，人求一面，常费百金"。由于她与宋徽宗的关系，在徽宗被金人俘虏北狩之后，李师师为了沽名钓誉，"不好接客，只偷藏两个知心旧人罢了"。她收郑玉卿做干儿子，是想留他做个小闲，"穿房入阁的，也好挡人眼目。"她酒后心花怒放，要勾搭干儿子，一边"吃着酒"，一边"在石桌下把小小金莲轻轻一勾"。这一举动，表现出她不愧为风月场中的老手。当她在书房和干儿子绸缪云雨之后，天未亮，叫醒郑玉卿说："你自己睡罢，我到后房里去。天明了，丫头们看着不好看，道是干娘把干儿耍了"。既要当婊子，又要顾面子，这符合名妓李师师的性格特征。干娘耍干儿的情节，正表现了"干娘"李师师的独特个性。

而少女银瓶，作者展示了她那青春期犹疑不定的心理活动。这段开始，郑玉卿送她紫铜寿字的薰炉和佛手柑，她分明爱，但只推不受，禀告李师师之后，得到应允才收下。由于她受李师师调教，以及周围环境的耳濡目染，虽然还"没受这个滋味"，却"见师师送玉卿书房去宿，早知其意"。她在郑玉卿的几番勾搭之下，有些动情。

当她在楼阁上偷看师师送玉卿而去，醋意油然而生，到房内“连衣而卧，心窝里乱跳”。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在乱世之中，要嫁给翟员外，又不知翟员外是何等样的人。因此，当郑玉卿偷偷而来，她“惺眼朦胧，扭了两扭，也就不言语了”。她那潜意识中的青春萌动的心理轨迹，被作者妙手巧绘出来了。

作为主角的郑玉卿，通过他一系列的语言行动，表现了这位小闲的伶俐乖巧。可以说，他较为成功地导演了这场“戏”，一夜之间，一箭双雕，既使风月场中声名远扬的李师师，投人自己的怀抱，又占有了被宋徽宗点为妃子，尚未进宫的银瓶，真可谓手段高强。

作者在这样短小的篇幅中，就描绘出三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由此可见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阿　铛）

老孙婆说媒

……老孙道：“说起来，可不是小小的人家。还是姑娘福大，进了他家门，不说那绫罗锦绣，纱缎衣服满箱穿不了，便是金银珠宝，首饰头面，整日价拣好的插戴，怕你还戴不到头哩！只这个女婿，也拣不出来的，今年才二十四岁，花枝般一个白白的脸蛋，就和个画上人一样，不枉了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也是前世修因，怎样凑来。”说得孔千户娘子喜了道：“端的是哪一个？俺如今没有了他爹，不成人家，没有什么陪送，也不敢多讨财礼，只拣个好女婿，完了我的心事，托赖着养我老就够了。端的是哪一家？”……老孙道：“如今世界，不着个大大的官儿，谁消受得起？有了这样好女婿，管你一世穿吃不了”。说了半日，才说出来，是金营左督府金鞑懒将军的二舍人金哈木儿，也是个总兵官，还年少不曾袭职哩。

孔千户娘子听说是金营里的将官，吓了一跳道：“我的奶奶！俺只这一点女孩儿，怎么敢送上营里将爷家去？我道是谁哩！听了半日，着我哪里想去。”低着头，一声不言语了。孙媒又道：“孔奶奶，你说是北朝里将爷家，咱是中国的百姓，不敢攀配，不知如今天下都属了金朝，便要南征，就见一统，这些将爷们，封妻荫子，哪个不是与国同休，世世享富贵的？如今人拿着银子，还要求进王爷营

里去的，偏你女儿嫌他是外国人，哪家都督府里，不是中国的太太们，一家家穿的花蛾一般，头上的金簪子插满了，随你怎么打扮，盘着头也好，梳着鬓也好。……你老人家改不了古板，不还有些板腔，这姑娘的姻缘，要对着千里姻缘一线牵，北也好，南也好，还找寻不出这个对来。”说得孔千户娘子一声儿没言语，又问道：“这金二官人，是娶过亲的？是头婚没娶的？既是今年二十四岁了，一定是娶后婚的了。俺这女儿也做不得后婚，怕三窝两块，服事不来，也是难的”。孙媒又道：“孔奶奶，你说得又不是了！只要夫妻两口儿结着缘法，那怕他前婚后娶，谁是小谁是大？还有那满屋的娘子们，偏是看上那一个是中意，连那管家的太太还强不上来，只和偏房去过日子，说是做大做小，也只图个名儿罢了”。

只这两句话，才引到做妾的路上来，孔千户娘子还不晓得来路，梅玉姐却十分伶俐，接过话来道：“保山休要半吞半吐的说话，你莫不是来说我去做小么？”一句话，问得孙媒没言语，半日才道：“有了姑娘这样人材，什么是大是小？如今说做正头妻的，多少着二房里压下来，还来二房里探口气哩！实不瞒你说，这金二官人只为这头妻不遂心，生得没人样，又没才料，终日只好打在灶锅门口烧火罢了，实要寻个有才有福的顶这个缺，管这大大的一分家事。这金二爷一拳主定，什么是大是小，那大娘子只在房充着数，还不敢问一声哩”。孔千户娘子道：“休说这话，到底大是大，小是小，哄进门去，尽着他的斗量，还悔得不成？”……老孙看着梅玉道：“姑娘你心下如何？只有这个金二官人，十分相配。……奶奶姑娘，休说我不知事，如今你要高门不就，低门不成，单等正门正户，只怕人又嫌咱们是小家女儿，没甚陪送，谁肯来提？若要单夫只妻，只好招那等穷人不成样的女婿，怕姑娘又嫌不中意了。也是闲说，俺那墙东一家女儿，也是今日嫌，明日拣，到了三十一岁，招了一个穷人，担水挨磨，男子日逐在外替人做伴当，把一世的光景，空自耽了。世上的事，哪有拣着十全的，才中人意么？”

这一席话，把梅玉说得心肯意肯。

——选自《续金瓶梅》第四十一回清顺治刊本

老孙婆到寡妇孔千户娘子家说媒一段，描写得非常精彩。

首先，这段情节起伏跌宕，曲折有致。老孙婆唯恐开始讲出男方金二官人是金国人，立即遭到丈夫曾是北宋朝廷命官的孔千户娘子的拒绝，先以家资富有，青春年少，相貌非凡等，来撩动孔千户娘子及女儿孔梅玉的心，孔氏母女果然心动。随后，老孙婆讲出男方是金国人，孔千户娘子念头冷了下来，出现了危机。老孙婆对症下药，讲了应该打消汉官威仪的旧时框套，识时务认形势，嫁给金国权贵的好处一套话，孔千户娘子又心活了，但提出头婚后娶的问题。明明是作妾，老孙婆却避而不答，讲了一通做夫妻应该务实，不图虚名的道理，在一旁静听的孔梅玉更加关心这个问题，改变了沉默状态，焦急插话问究竟是作大作小。老孙婆沉吟半天，才说是作小，马上遭到孔千户娘子的反对，出现了第二次危机。老孙婆见难以说服孔氏，转以孔梅玉为谈判对象，抓住孔梅玉自恃貌美，希图富贵，又家境贫寒的特点，加以劝说，终于使孔梅玉消除顾虑，决心作妾。

其次，通过生动的语言，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性格特征，老孙婆熟谙人情，老于世故，能言善辩，孔千户娘子既希图女儿富贵，又害怕作妾受气，透露出作母亲瞻前顾后的心理；孔梅玉先是羞于开口，却非常关心自己的终身大事，关键时刻急切询问，并且不甘贫困，贪图享受，盼望找一富贵婆家，情愿作妾，反映出一个破落宦宦之家的少女要求改变眼前困境的迫切愿望。

这段说媒，是两方人物的思维交锋，老孙婆用蛊惑人心的说词，以见风使舵，遇水搭桥的机智，化解了一次次危机，攻破了孔氏母女设下的一道道心理防线，取得了成功。作者熟悉乱世之中的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份的女性心理，把三位女性的心理活动，展示得十分清楚，一波动一曲折，都细致表现，使人洞悉其间，真可谓把人物写活了。（阿　锴）

二美炙香瘢

却说这孔千户娘子和梅玉，自那日孙媒去了，又不知金二官人

是甚么人，黎指挥娘子和金桂姐时常过来问道："这件事还该打听打听，才可许口。他一个金朝的将爷家，不知深浅，姑娘怎么就轻轻许了？知道后来怎么样"？怎当得梅玉一心信那孙媒婆的话，只要贪金二舍人是个风流女婿，恨不得一时间倒在他怀里，才称了心愿。到了晚间，金桂姐请梅玉去房中同歇，各叙衷情，取了一壶烧酒，两块熏豆腐干，又是一大块猪大肠。孔千户娘子吃了两钟，不耐烦先去睡了，待不多时，黎指挥娘子也去了，只落下金玉姐妹二人，在炕上盘着腿儿，把烧酒斟着一个钟里，一递一口儿吃到乐处。金桂道："梅姐姐，你眼前喜事临门，姊妹们会少离多了。"说着话，不觉的流下泪来。梅玉道："咱姐妹两个，自幼儿一生一长，唇不离腮的，长了三四岁，各各随着爹娘上了任，也只道不得相逢了。谁想到十五六岁，回来东京，又住在一处！这分明也是前缘。咱两个从来没有面红耳赤的。今日我这件亲事，不知怎样的结果哩！闭着两个眼，一凭天罢了。"金桂道："一个北朝的官家，不知他家下性儿好歹？姐姐你也还该打听打听，因何一句话就许了？"梅玉道："姐姐你还不知道，我想咱一个孤儿寡妇，穷了的武职家，将来有甚么好人家来提亲？少不得也是落到穷人家去，挣一口吃一口。到了官宦人家，要有缘法，生下一男半女，还有个起发的日子"。又望着金桂道："只这前日来的刘姐夫，就是样子了。一时间随个不长进的汉子，死又不得死，活又活不成，两手捧着个刺猬，还不知怎么样见哩！"说得金桂姐眼里流下泪来，把一钟酒放下，也不吃了，便道："姐姐，你去了，撇下我和这刘瘸子，还不知怎么样儿？他又发话要去府县告俺赖他的亲，将来还不知怎样出乖露丑哩！我要退不得这亲，只是一条绳子就完了，哪有还过这日子的！"梅玉见金桂说的伤心，便接着道："你也不要性急，天生一个人儿，谁就知道前后的事？谁道天生下咱两个这样一对人儿，单叫咱受苦？自幼随着爹娘，遇着兵荒马乱，一日好日子没过，如今长成一对人儿，就比着那富贵官宦人家女儿们，也不见怎的不如他。只是他们命好，生下来穿绫着锦，偏是有那风流才子，俊俏的书生，和他合配，四时八节，有花有酒，夫妻们相亲相敬的，也不枉了托生一个人。似咱们少吃没

穿，一尺鞋面布儿去问谁要？赌气也不过这样的日子。不管他做大做小，是我前生的命。”金桂道：“只说那金二官人，一个好风流人儿、终日在巢窝里包着粉头，就是个知趣的。你得他配了对，到了好处，也不想我了？”

说到这里，两人又笑成一块，不觉心头鼓荡，又犯了从前的病。金桂道：“从今年没和你一个被窝儿睡，只怕忘了我了？又眼前便要搂着个人儿，我也要咒得你那里肉跳哩！”梅玉道：“咱睡了再说话罢。”各人起来，收了壶盏，用水漱了口，又取些水净净身手，换上睡鞋，铺下被窝，把灯一一吹灭……。耍到四更，金桂道：“咱姊妹不久眼下分离，你东我西，不知何年相会，实实的舍不得！咱听得男人和情人相厚了，有剪头发炙香瘢的，咱两个俱是女人，剪下头发也没用，到明日夜里，炙个香瘢儿，在这要紧皮肉上，不要叫男人瞧见，日后你见了瘢儿好想我，我见了瘢也好想你。”梅玉道：“不知把甚么烧？只怕疼起来忍不住，叫得奶奶听见，到好笑哩！”金桂道：“听得说，只用一个烧过的香头儿，似小艾焙大麦粒一般，点上香，不消一口茶就完了，略疼一疼，就不疼了，那黑点儿到老也是不退的，你明日先炙我一炷看看。”……果然后来二人忍痛各照原议炙了一个香瘢，自后昼夜不离、互相戏弄，好象男女似的。

——选自《续金瓶梅》第三十九回清顺治刊本

这一段“二美炙香瘢”，较为真实地展示了古代女子的同性恋。

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论述道：“在一切性的歧变之中，同性恋是界限最分明的；一样的是性冲动的表现，一样是用情，而情的寄托则根本的而且很完整的从一个常态的对象转移到另一种对象身上，若就常情而论，这对象是轶出了性欲的范围以外的；我们一再的说‘一样’两个字，因为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书中黎金桂与孔梅玉的行为，正合霭理士的论述。由于有了前一段的同性恋生涯，以至才有后来的“炙香瘢”。二女前后动作，如夜夜轮流做下夫妻，“搂着脖子，一递一口亲嘴咂舌”，“没般不要”，摩仿男女相厚，忍痛在要紧皮肉上炙香瘢，并且“自后昼夜不离，互相

戏弄，好象男女似的”，这些都与霭理士的“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的结论相吻合，属于典型的同性恋。

如果说，黎金桂和孔梅玉先前轮流做干夫妻，属于青春萌动期的性心理歧变的话，那么，后来的“炙香瘢”，却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压抑所致。黎金桂自幼由父母包办定亲的未婚夫刘瘸子（陈敬济转世），“因十岁上遭着兵乱，受了胯下一刀，砍着了腿上筋，就把阴囊缩了，只有一个偏卵子，垂下来又是缩不去的，在一片稀软皮囊里溺尿，全不成人事，医家谓之偏气硅，终年不收上去，在两腿中间磨得肿光，先似尿胞一般。又是瘸腿，走一步跳一跳，就把偏气硅磨一磨，略走动几步，倒有半日疼痛，总是个提不动的傀儡，略似人形叫不应的死尸，全无生人气味。”使金桂想起来就作呕，思一回泪流不止，瞻念前程不寒而栗，她认定的是一条绝路：“我要退不得这亲，只是一条绳子就完了”。而孔梅玉因家境所迫，许给金二官人为妾，也感到前程难卜。只要抛开作者构思中的来世转生，冤冤相报，就能洞察二女变态心理，是由畸形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炙香瘢”，是二女变态心理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她们在极度压抑中的扭曲和发泄。（阿 锴）

《宛如约》

《宛如约》，全称《才美巧相逢宛如约》，不题撰人，四卷十六回，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书名以二女一男，即赵宛子，赵如子和司空约各取一字而成。

郑振铎先生高度评价此书为“在佳人才子书中，此书又别开一生面。”即“以女子为中心人物极少，而写女子自动的去寻求夫婿，一如男子的去寻求妻室，恐怕只此一书而已。”书中的赵如子，出生在乡村农家，父母早亡，从叔祖诵读，遍阅诸书，“先学做诗，后学做文，及到了十四五岁上，竟读成一个饱学的儒生了”。十六七岁，出落得美艳绝伦，不愿在乡间苟且就婚，遂更名白非玉，男装出游，自择夫婿。至郡城，为司空学士看中，欲选作东床快婿。而她夜宿

学士公子司空约书房，见其《访美》诗，慕其英才，主动和诗，暗订婚约。闻司空约已去西湖访美，即刻追寻至西湖，以期一遇。访而不遇，又题诗要衢，引司空约到自己的家乡列眉村，定下婚盟。司空约入京赴试，赵如子以婚约尚在冥冥之中，恐意中人"一时得意，改变初心"，又男装暗随入京，以防婚变，终缔良缘。这有点儿象徐渭《四声猿·女状元辞凰得凤》。剧中的黄崇嘏以一乡间女子，男装赴试，高中状元，被授成都府司户参军，并为周丞相看中，欲选作乘龙快婿。黄崇嘏力辞，周丞相得知黄为女身，因使之与子配合。剧本与小说的差别在于：黄崇嘏是被动应允成婚。而赵如子却是主动追寻夫婿，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由此可见，赵如子确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人物画廊里不可多得的形象，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另外，书中的司空学士，也是古代小说画廊里少见的开明父亲形象。他不以未来媳妇乔装游学，四方奔走，抛头露面，私订终身为轻薄，反认为赵如子与儿子两相爱悦"乃美事"。他鼓励儿子尽力追求爱情，认为"唯婚姻之事要在尽力图之"。当儿子乡试得中，鹿鸣未饮，家门未进，却先派人往列眉村向赵如子报喜，他得知后，仅不生气，反而大笑道："好个痴儿子，才中了，连家里也不说一声，转差人先到赵家去报喜，可笑之极。"转而又想道："这女子若果是赵白（即赵如子），却也怪他不得。待他回家时，到不如我替他做成了罢。"他不仅理解处于热恋之中的儿子，而且把选择儿媳的权力下放给儿子，公然告诉儿子，择偶只要两厢情愿，便"自行可也，不必拘拘于我。"显而易见，作者在这个开明父亲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要求天下父母，理解自己的子女，把择偶权下放给青春男女，不要再死死把住"父母之命"。这无疑是在封建礼教笼罩下，要求婚姻自主，追求个性解放的委婉表达。

书中男女爱情的基础是"才"。虽然书中第七回，司空约说赵如子其人"自恃才美，只要求人才美，人他之意。又性定情一，始之所注，即终之所存，其余浮艳，似乎动他不得。"仿佛以才美并称，实际上，赵如子见司空约的诗，慕其才已欣然暗许终身，其时并未与司空约睟面，尚不知司空公子长相如何。而司空约也是一见赵如

子和诗，“心有灵犀一点通”，慕其才而感其情。此书以诗为青年男女之交流，以才为之关键。显然，作者把“才”作为婚恋的第一要素。在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中，结缡而重才，本非罕见，但真正把“才”，特别是女子之才作为青年男女恋情的第一要素者，并不多见。况且许多才子佳人之重才，不过是作者借此抒发心中抑郁，喟叹自己怀才不遇罢了。而此书作者，却是老老实实地认真探索恋爱婚姻这个重大社会问题，并提出自己对解决这一问题的看法，即青年男女婚姻自主，配偶自己选择，双方“才相若，貌相当”。这无疑是对当时普遍奉行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此书没有脱一般才子佳人书的框套。虽然书中也加入了李吏部之子李最贵，思娶才女赵宛子，晏尚书之女晏小姐，思配才子司空约的情节，但全书缺少引人入胜的复杂情节。虽然一夫多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客观存在，才子佳人小说多有反映。作者在书中也以赵如子、赵宛子“双栖”司空约。尽管作者认为，这种“双栖”要有前提，即须双凤同心，不露异调，因为“异调露出从违，便生嫉妒”，而同心的基础则是“情投意合，爱恶一般，你之所喜正我之所怜”。然而，作者的“双栖”，还是男权中心社会的产物，仍应予以否定。（岑　平）

暗窥佳人

到了临期这一天，司空约起个绝黑早，吃饱了，就遮遮掩掩的闪到赵伯娘家里来。赵伯娘接着，随即将他送到草堂西半边一间堆柴草的厢房里来坐下。因再三嘱付，在内不可声响。司空约应承了，随即将所拟下的四个诗题，递与赵伯娘。赵伯娘接了，忙忙出来，将厢房门锁上。

此时六月初间，天气才热，池内的荷花都开了。赵伯娘叫人采了许多，捡好的，插了一大瓶，供养在草堂之上。自却假装做病后新起的模样，却在草堂房边赏玩。草堂中间却横铺着一条长书案。书案上，一头却放着一方大石砚。石砚上，却斜横着一块香墨；石砚

旁，却是一个笔筒，一个水注。笔筒里，却竖着三四管毫笔；笔筒旁边，却是一条书界尺，压着七八张笺纸。书案中间，却是小古铜炉现烧香，案桌上早放下两个茶瓶。一个仆妇，却在草堂上东半边靠着前槛的壁间煽炉烹茶。事事俱端正的，只候如姑娘到，却不见来。因他是自来看病，又不好去催。只等到将近小日中，方才一乘小轿，两个田夫抬了来。原是一家，直抬到草堂前方才歇下。赵伯娘看见，忙迎到堂前，叫仆妇替他开了轿门，请他出来。

赵如子走出轿来，内穿一领半旧半新的白纱衫子，因是来问安，不好穿白，外面却又罩上一领玄色的花水衫子。下面穿一条素洒线的荷花裙子，却不为金莲遮掩，而金莲之举，更觉分明。头上乌云，盘成金髻，单横插着一枝碧玉簪儿与一根金紫枪，其余珠翠，并不装饰。望将去，竟是一片空青；走将来，恰似一泓秋水。司空约在厢房隙里看见，只惊得神魂都断了，身子将酥了。早听见赵如子走上堂来，对着伯娘说道："闻知伯娘饮食违和，三四日前，侄女就要来问候，不期有事耽搁，故来迟了，望伯娘勿罪"。伯娘道："连日身体偶然有些不爽，也非大病，怎么又劳你记念来看我。"说罢，就请他在东半边靠着书案坐下，伯娘就坐在西半边陪他。仆妇送上茶来，他因是一家人，又不分宾主，又是时来惯的，茶到面前，他也不拱不请，拿起来就吃。仆妇又捧出些果子来，他也不为礼，只检可口的便吃。

吃了半响茶，方放下茶杯说道："伯娘虽感天好了，……况孤独一身，凡有感触，又无人可告，若不于长吟短句中发泄其一二，则此喜怒哀乐之七情，不几枯死耶？故侄女于朝夕间吟咏不释者，非博名高，不过欲救活此七情耳。"伯娘笑道："原来如此，但不知贤侄女今日的七情，还是死的，还是活的，……今春得半月前有一个少年过客在此借宿，他想是害了侄女之病，口里不住声的吟哦，临去匆匆，却遗下一个题目的药方在此。我老身不在行，不知好与不好，贤侄女可看看，若不大俗、可发兴题他几句与老身看看，豁豁我的心眼，也不辜负你来看我一番。"如子道："题目在哪里？"伯娘遂在铜界尺压的笺纸下取了出来，递与如子看了。见一个是："落日池上酌"，一个是："清风松下来"，一个是："荷风送香气"，一个是：

"竹露滴清响"，俱是赋体。如子看完，十分惊喜道："此诗人美题也，又合时宜，只得奉伯娘之命了。"遂移过笔砚来，就有个要题诗之意。伯娘忙止住道："且慢，吾听见人说，李白《清平》，出之醉后；张旭露顶，方传草圣，岂有个香奁生韵，彤管构思，而无一卮润润笔墨之理"。一面说，一面仆妇早拿出一盘家常的果品肴馔来摆在案上，又一个仆妇便斟一杯香醪奉上，又斟一杯与伯娘相陪。

如子虽接杯在手，微微而饮，因属意在诗上，便不甚说话。饮不到两三杯，胸中诗兴发作，便推开了面前炉香等物，取过一幅长笺来，铺在案上。忙舒纤指，磨起墨来，提起笔来，轻轻挥洒。有时兔起，有时鹘落，有时停笔而注想，有时泼墨而纵横，有时得佳句喜而衔杯，有时搜枯肠定而搁笔，题诗之幽情俊态，无不堪画堪描。伯娘坐在旁边细细观看，见他风流百出，还打帐催热酒来助他之兴，早见他喜孜孜放下笔，对伯娘说道："幸不辱命。"伯娘见了大喜，因说："贤侄女题诗，怎这等敏捷。可惜你伯娘是个土木偶人，全不知味，空费了一番心想。说便这等说，你既为我做了，也须朗诵一遍与我听听，使我病体霍然，也不枉了贤侄女来看我一番。"如子四诗做得得意，正要吟咏一番，宣畅其妙。恰值伯娘叫他朗诵，正合其心，遂取起诗笺来，先念题目后念诗，念一句，就解一句，直将诗意之微妙都解将出来，连伯娘听了也眉欢眼笑，以为精妙入神。

如子正要高谈阔论，使人倾听，此时之月，不期一阵狂风吹起一天黑云，欲做大雨之意。……伯娘恐留下他遇着雨许多不便，只得听他慌慌张张上轿而去。正是：病装邀至谁人力，雨意催归都是天。若不弯弯还转转，安能成就好姻缘。

如子去后，赵伯娘方开锁放了司空约出来。

——选自《宛如约》第六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这段文字，描述才子司空约，躲在厢房之中，暗中窥视赵如子的容颜与作诗挥毫的过程，偷听赵如子论诗解诗，不仅展示了三个人物的行动，特别是显示了女主人公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别开生面，妙趣横生。

作为这出戏的导演赵伯娘，在赵如子面前一直装假；而躲在暗

处的司空约，只是窥视和偷听而已。主要是被蒙在鼓里头的赵如子，认认真真地论诗作诗解诗，积极的表演，维系着情节的发展，成为这出戏的“主要演员”。而这位主要演员的出场，经过了一系列的铺垫：赵伯娘先把司空约锁在草堂西半边一间堆柴草的厢房里，又叫人采了许多荷花插了一大瓶，再准备好了笔墨纸砚，焚香烹茶，专候赵如子到来，而她久不见到。书中虽然只说赵伯娘想去催又不好去催，但是可以想见，躲在厢房里的司空约的心情如何。女主人公出场亮相，介绍她的打扮仪容，有实写，又有虚写。内穿什么衫子，外罩什么衫子，属于实写；而表现她的风度气质，则用了虚写：“望将去，竟是一片空青；走将来，恰似一泓秋水。”这使人能感觉到她的独特超凡的风韵，比实写的高明得多。书中并进一步从另一人的眼中，反映出她的秀丽高雅，即“司空在厢房里看见，只惊得神魂都断了，身子将酥了。”后边赵如子作诗的描写，既富有动作性，又摹写得唯妙唯肖。从“接杯在手，微微而饮；”进而“诗兴发作，便推开了面前的炉香等物，取过一幅长笺来，铺在案上”；到磨墨提笔，“轻轻挥洒”。挥洒作诗的“幽情俊态”，“风流百出”：“有时兔起，有时鹘落，有时停毫而注想；有时泼墨而纵横，有时得佳句喜而衔杯，有时搜枯肠定而搁笔。”这一连六个“有时”，活生生地描绘出赵如子挥笔写诗的各种神态，给人以身临其境、亲眼观看作诗题写全过程的感觉。

这段文字，详略得当。表现赵如子出场之前，刚出场，以及出场后论诗作诗，详细道来，不惜笔墨。而作诗之后，赵如子诵诗解诗，写得简略，一笔带过。更妙是以六月天变，赵如子慌忙上轿而去，突然结束这段描述，显得干净利落，避免了拖泥带水。（岑　平）

《飞花咏》

《飞花咏》，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十六回。不题作者。卷首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据其口气，天花藏主人可能即本书作者。

作品主要写昌谷与端容姑的姻缘故事。书叙：明代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秀才昌全，有子昌谷，自幼聪颖过人，姿容秀美。昌全同

窗好友端居之女容姑，与昌谷同龄，亦貌美才秀。二人七岁时，同随父母看会，因对句而相识。经昌全、端居同窗朱天爵撮合，两家当即联姻，昌全以家传玉双鱼之一为聘。不久，朝廷清查逃军，昌全因祖上原属军籍，被押往边塞充军，妻儿亦随行。行至临清，昌全夫妇相继染病，幸得名医唐希尧治愈，遂将昌谷过继给唐希尧，改名唐昌，临别留给他另一枚玉鱼。容姑长到十岁，针指诗画皆精，全县闻名，偶因到亲戚家看戏，被宋脱天等无赖抢走，带往嘉兴藏匿。容姑伺机逃出，被杭州知府凤仪搭救。凤仪命其以《飞花》为题赋诗，容姑顷刻写成，被凤仪收为养女，改名彩文，带回临清家中。一次，凤仪到表弟唐希尧家，见到唐昌，命其和彩文之《飞花》诗，为之赞叹不已。数日后，凤仪进京，其妻王夫人带彩文到唐希尧家小住。唐昌与彩文彼此爱慕，私订终身。凤仪升任御史，将妻、女接至京城。唐昌遭到唐希尧族侄唐涂忌恨，被唐涂伺机打得昏死，却得选任新喻县儒学教谕的端居救走，收为养子，又改名端昌。凤仪因得罪权贵，谪任陕西榆林驿驿丞，在兵乱中与女儿失散。此时，昌全早已因功而任总兵周重文参谋，在平乱时，救出彩文，收为义女。天雄关总兵常勇得知彩文才貌双全，欲为其子常奇下聘，特请周重文作伐，昌全恐边地难得佳婿，一口答应。彩文心系唐昌，不愿嫁与他人，又不便对昌全夫妇明言，遂欲以死拒婿。昌全得知真情后，进退两难，只得告知周重文。周重文设移花接木之计，以彩文贴身侍女春晕冒充彩文，嫁与常奇；并为昌全上疏告老，让其携妻女还乡。再说端昌在新喻县长至十六岁，端居升任湖广襄阳府宜城知县。两年后，端昌中举，进京会试，本府刑官柳星欲求联姻，端居知端昌念念不忘彩文，再三拒绝，并借机告病回乡，与昌全，朱天爵重逢。端昌会试高中第六名进士，殿试又中榜眼，遂上疏弹劾权奸，为凤仪鸣冤，天子当即命召凤仪还朝，官复原职。端昌见了凤仪，方知彩文早已失散，大为伤心，乃告假省亲。朱天爵又为昌、端两家提亲，彩文、端昌各守盟誓，均不从命。一天端居父子与朱天爵到昌家赏花饮酒，端昌触景生情，写出彩文当年的《飞花》诗；彩文见后，亦写出端昌当年的和诗。于是才子佳人久别重逢，欣然成婚，

不久，凤仪、唐希尧同到华亭县探访，几家经历这才真相大白，终于父子相认，母女团圆，皆大欢喜。

作品充分肯定了“才子合配佳人”的爱情观，热情颂扬了青年男女忠于爱情，生死不渝的精神，从而说明：“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慕色如胶，色之眷才似漆？虽至百折千磨，而其才更胜，其情转深”（天花藏主人：《序》）。这种对患难之中的坚贞爱情的珍惜，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民主倾向。至于作品宣称“婚姻事每每与功名相近”，把才子取得功名富贵作为缔结美满姻缘的关键条件，则落入同类作品的俗套，反映了作者希图获得封建社会的认可与庇护的心理。

在艺术上，作品对情节结构煞费苦心，全书以昌谷（即唐昌、端昌）和容姑（即彩文）的经历为两条主要线索，交叉叙事，二者互相映衬，互相补充，有力地突出了“虽至百折千磨，而其才更胜，其情转深”的创作意图。作品以《飞花》诗之唱和为昌谷、容姑定情的开端，而以《飞花》诗之重题为二人久别重逢的契机，构思颇见奇巧。至于朱天爵的两次提亲，昌谷的两番改姓，也都起到了首尾照应，推起波澜的作用。

但是，作者刻意求奇，也有疏漏之处。书中写凤仪收容姑为义女，端居以昌谷为继子，竟然不问其家世住处；昌谷与容姑七岁定亲时曾在一起玩耍，十一岁在唐希尧家重逢时，彼此竟都毫无印象，而这样两个孩子竟然郑重其事地私订终身，凡此种种，都显得很不可信。作者刻画人物的本领也不怎么高明，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并不突出。所以，全书的艺术成就是有限的。（沈伯俊）

巧和飞花诗

凤仪同夫人听了，满心欢喜道：“你既乐从，可即此拜认。”容姑随即倒身拜了八拜。凤仪同夫人受了四拜，还了四揖。拜毕，容姑因说道：“以小家充作大家，定多不肖。今后若有过愆，望父母大人训诲。”凤仪同夫人大喜，又替他起个名儿叫做彩文。遂吩咐家人仆妇侍女，齐来拜见小姐，以后俱称为彩文小姐。王夫人随带他到

房舱中去，与他收拾。又取出许多绫罗衣服，与他更换。容姑一时从地下又到天上。正是：

阱拘身穴多应死，逃到河干尚未生。

一旦忽然金玉裹，教人何处问君平。

凤仪、王夫人自有了彩文在船中，便终日与他消遣。遇着好风景，或是叫他吟诗，得了好佳句，或是叫他做对。小姐有时高兴，或抚一曲瑶琴。小姐一时技痒，或画两幅山水。凤仪与夫人或听听，或看看，颇不寂寞，因而爱彩云小姐如宝。在路上凡有名胜之地，必迂道带他去玩耍。故耽耽搁搁，走了许久，方才到得临清家里。家中大小人役，俱来磕头，拜见老爷、夫人、小姐。凤仪一一吩咐停当。

早有亲戚朋友闻知凤仪回来，俱来拜望。不期收留昌谷做儿子的唐希尧，就是他的表弟，也来拜望过了。到了次日，只得就去答拜。唐希尧接见过，即便留酒。饮酒中间，又使儿子唐昌出来拜见。见过就叫他也坐在席旁。凤仪看见唐昌生得清俊非常，便定着两只眼睛只管细看。唐希尧因笑道："老表兄注目于侄儿何也？"凤仪道："别来不久，老表弟便有此佳儿，令人不解。"唐希尧道："有甚难解，老表兄，岂不闻知医能广嗣乎？"凤仪笑道："如医广嗣亦或有之，未闻经年即生之者，速若此耶。此中定有一个扶生快长之良方，不肯传人。这个良方愚表兄也用过了。但不知吃的是谁家的妙药？"唐希尧听了大笑道。"这个良方妙药，若表兄既也用过，吃过，料瞒不过兄，只得要实说了。"遂将过继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凤仪遂也将继女之事，细细说了一遍。说罢，二人俱大笑不已，凤仪因又问道："表侄丰姿颖秀，不知今读何书？"唐西尧道："且喜此子资性过人，见书就读。但不知通与不通，老表兄不妨考他一考。"凤仪遂将诗书道理，盘驳于他。不期唐昌对答如流，娓娓不休。凤仪听了不觉骇然道。"大奇、大奇！"因又问道："贤表侄既如此聪明，不知可曾学过做诗？"唐昌道："不学诗无以言，小侄胡乱也做两首。"凤仪道。"既能做诗，我就考你一考，前日你表妹初到我家时，也说晓得做诗。我怜他娇小，又飘泊而来，因出了一个飞花的题目，叫他做诗。他

果有几分才情，提起笔来就做了一首，又风雅，又感慨，大有可观。贤表侄既英英自负，可能和他一首吗？”唐昌道：“敢求表妹的前题一观。”凤仪因讨纸笔，写出与他。唐昌接了一看，又惊又喜道：“原来表妹是个才女。虽抱惭不敢续貂，然爱慕不能已，只得要出丑了。正和涉嫌，只好鸳鸯和了。”因提起笔来，从从容容和了一首，送与凤仪。凤仪接了一看，只见上写的是。

在树得春巧，离枝春更工。
想簪云髻美，不点水唇红。
雨细窥邻壁，风轻入远栊。
休嗟飘泊意，大圣也流东。

凤仪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觉喜动颜色道：“好诗，好诗！怎做得这等风流香俊，与原诗不相上下。”因对着唐希尧道：“此子不凡，异日功名还在老夫之上。真吾弟之福也！”唐希尧听了欢喜不尽。因尽欢劝饮，饮到沉酣方才别过。

凤仪到家，夫人小姐接着。凤仪就对小姐说道：“你前日题的这首飞花诗，我自以为独创了。不期你唐家的表兄唐昌，又鸳鸯韵和了一首在此，又香艳又风雅，似不在你之下。你可拿去一看，以为何如？”遂在袖中取出，递与彩文。彩文接来一看，不禁惊喜道：“此诗词中寓意，言外弄情，大得风人之旨。三复两诗，直觉孩儿瞠乎后矣。”自此之后，彩文心上就落了一个唐昌的影子。

——选自《飞花咏》第4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飞花咏》一书主要是写昌谷（即唐昌）与端容姑（即彩文）的姻缘故事，而《飞花》诗的题咏和唱和则起到了把两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作用。

作品第四回，写松江府华亭县秀才端居之女容姑，偶因到亲戚家看戏，被宋脱天等无赖抢走，带往嘉兴藏匿。容姑趁众无赖醉倒之机，连夜逃走，被杭州知府凤仪搭救。凤仪见她容貌秀丽，心生爱怜之意；又听她自称“粗知文墨”，即以《飞花》为题，命其作诗。容姑信笔写下这样一首五言律诗：

原占枝头上，今怜西复东。

眼迷新几席，肠断旧帘栊。
阵阵空香细，飘飘虚影红。
既遭逢不偶，何苦费春工。

这首诗，以花自喻，感叹自己突遭灾祸，身世飘零，寄托了对父母家庭的思念。凤仪读罢，又惊又喜，当即提出欲收容姑为养女，容姑欣然接受。本篇选文即紧承而来。

凤仪收容姑为女后，给她取名“彩文”，将她带回临清家中。一天，凤仪到表弟唐希尧家拜访，唐希尧摆酒款待，并叫养子唐昌出来拜见。这唐昌本系端居同年好友昌全之子，原名昌谷，因祖系军籍，朝廷清查逃军时，全家被遣戍边塞，行至临清，父母将他过继给名医唐希尧，改名唐昌。凤仪见他仪容清俊，问其所学，又对答如流，便问他可曾学过做诗。唐昌少年气盛，无所顾忌，当即回答：“不学诗无以言，小侄胡乱也做两首。”凤仪有心考一考他，便说出彩文题咏《飞花》诗之事，要他和一首。唐昌请凤仪将彩文原作写出，细细读了一遍，不禁被诗中哀婉凄清的情致所打动，深羡彩文是个才女，于是从从容容和了一首。这首诗，可以说是唐昌的精心之作。首联两句，针对彩文原作结尾的“既遭逢不偶，何苦费春工”两句而起。原诗感叹自己既然遭逢不幸的命运，又何苦领受天地化育之功，父母培养之德，充满哀伤自怜之意；和诗则对彩文加以宽慰，说她“在树得春巧，离枝春更工。”意指在养父凤仪的爱护关心下，她会生活得更好。颔联两句，是唐昌对彩文的赞美：“想簪云髻美，不点水唇红。”尽管他还不清楚彩文的相貌究竟怎样，因而只能作侧面勾勒，但在他的想象中，这位诗才过人的表妹一定是一个秀外慧中的美女，就象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颈联两句，则微微流露了唐昌对彩文的爱慕之意：“雨细窥邻壁，风轻入远栊。”他多么希望象悄然来去的细雨、自由自在的轻风一样，去拜访一下彩文呀！尾联两句照应开头，再次表示真诚的抚慰：“休嗟飘泊意，大圣也流东。”全诗感情充沛，是唐昌发自内心的咏叹。是的，他与彩文，一个是遭难才子，一个是飘泊佳人，在茫茫人世中偶然相知，怎能不产生同病相怜之感！

在艺术上，唐昌的和诗也有其巧妙之处。首先，它象彩文的原作一样，以花喻人，即事抒情，把吟咏的重点放在彩文身上，立足点选得不错。其次，它通过隐喻手法，比较自然地寄寓了对彩文的关切和爱慕。再次，它有意用了“鸳鸯韵”（韵字的顺序与原作相反），这样既可显示唐昌的才华，又是对彩文的一种含蓄的暗示。当然，平心而论，在古代诗歌中，类似的立意和艺术手法屡见不鲜，这首和诗并非上乘之作；但这是受小说作者艺术水平所限，在本书的情节发展中，这首和诗毕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凤仪看了唐昌的和诗，大加称赞，说它“风流香俊，与原诗不相下上。”回到家里，他又把诗拿给彩文看，还不住地夸奖唐昌的人品才学。彩文看了和诗，也暗暗钦佩。作为一个聪颖的女子，她对诗中所蕴含的关切之情，爱慕之意，自然能够心领神会。“自此之后，彩文心上就落了一个唐昌的影子。”这种感情上的契合还不能说就是爱情，然而，它却是爱情的前奏。正是这种同病相怜的心境和互相钦羡的感情，为两人后来的花下订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沈伯俊）

《赛红丝》

《赛红丝》，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十六回。作者不详。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作品主要写宋采、宋萝兄妹与裴松、裴芝兄妹竞作《咏红丝》诗，缔结两对美好姻缘的故事。书叙：山东东昌府武城县秀才宋石，字古玉，为人豪爽，文才出众，娶妻皮氏，生下一子一女。子名宋采，字玉风；女名宋萝，字菟友。宋石姐夫贺秉正，曾任河南汝宁府知府，颇具古道热肠。汝宁告病给事中裴楫，与秉正为同年好友，临终托孤于秉正。秉正因替裴给事辨诬，被调任广西，遂辞官，留居汝宁。裴给事遗下一子，名裴松，字青史；一女，名裴芝，字紫仙。裴夫人请秉正代请名师教子读书，秉正推荐宋石；因宋石被诸友劝阻，乃转托府学教官。教官受贿，遂荐庸劣秀才常蓼到裴家任教。宋石妻舅皮象，粗鄙吝啬，宋石曾酒醉骂之。皮象恼羞成怒，勾结衙役，买通强盗诬陷宋石为窝家，将其屈打成招。皮象意犹未足，又

买通狱卒，欲害死宋石。幸亏新任知府察觉，审明真相，将皮象判绞刑监候，宋石无罪释放。宋石见家计零落，携全家到汝宁投奔贺秉正。适逢常蓼因抄袭他人寿文而羞惭遁去，贺秉正仍荐宋石到裴家任教，宋采亦随馆就读。宋石学识渊博，又见裴家供给丰厚，裴松资质聪颖，乃尽心指点，使裴松、宋采学业大有长进。裴夫人甚喜，礼请皮氏、宋萝母女，并请贺夫人作陪。裴芝与宋萝彼此爱慕，两家母亲亦互相称赞。贺夫人见二女才貌不相上下，有意撮合，即请贺秉正出而作伐。裴夫人素敬秉正，一口答应；宋石喜出望外，只恐门第有别。秉正复约集两家，分内外宴饮。饮至半酣，秉正说明自己虽欲为月老，替两家牵红丝，但恐两家儿女各有情怀，或有不愿者，故要两家男女"各赋七言律诗一首，一以观才，一以明志。愿与不愿，便泾渭分明，和盘托出矣，庶无后日之悔。"随即取出四幅笺，分送裴松、宋采及裴芝、宋萝，诗题均为《咏红丝》。四人各逞才思，顷刻写成，皆愿缔结姻缘。秉正大喜，将宋萝锦笺给予裴松，裴芝锦笺给予宋采，作为双方回聘之物；又命两男："非玉堂金马，不许亲迎。"次年正值秋试，宋石父子回山东应考，宋石中了举人，宋采取为秀才。同时裴松亦成秀才。宋石为进京会试，请贺秉正命人送家眷回乡，秉正见托孤之责已尽，遂携全家与皮氏母女一起回到武城。不久，秉正补选湖广武昌知府；宋石进京，考中进士，选为翰林。常蓼忌恨宋、裴两家，借裴松表姐扈月燕与汝宁府西平知县成亲之机，勾结秀才白孝立，写成二首打油诗，暗示裴家女儿已嫁，并暗中来到武城，贴在宋家门上；又伪造宋石书信，要汝宁知府代为回绝婚事。宋采、裴松皆以为对方变心，宋萝、裴芝则发觉事有可疑，两家一时竟中断来往。后来，宋采、裴松同时考中进士，俱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贺秉正升任尚宝监少卿，问明真相，两家方才释然。常蓼惧罪，又受白孝立挑唆，竟到礼部诬告两家"纵容儿女，杂坐咏诗，勾挑聘定，有伤风化名教。"宋石父子、裴松、贺秉正分别上疏说明事实，常、白二人遂被斥革，两对才子佳人奉命旨成婚。

作品通过宋石、裴夫人两家的遭际联姻，"杂绘世事人情之态"

（天花藏主人：《赛红丝序》），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比某些才子佳人小说深入一些。书中的两个佳人，不仅貌美多才，而且颇具慧眼，识见有时还在两个才子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道德的挑战。但是，“裴宋结婚姻，出乎父母之命；儿女咏红丝，系于媒妁之言”，在根本上仍然符合封建的婚姻标准。书中虽然描写了小人的播弄是非，但结局则是才子高中，奉旨成婚，“金屋佳人配才子，玉堂才子配佳人”。这种构思，仍然不脱才子佳人小说“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窠臼。

书中人物，两对才子佳人无甚个性；而贺秉正的诚笃厚重、熟谙世情；常蓼的不学无术、奸恶无赖；白孝立的有才无行、反复无常，则各有一定特色，给人以较为鲜明的印象。

作品以《咏红丝》诗为两对才子佳人定情之物，构思颇见奇巧，情节组织比较细密，语言也比较流畅。但书中写宋石被皮象陷害一节，所占篇幅似嫌过多；宋、裴两家产生误解后，明明已经发现疑点，却一拖三年而未澄清，也显得不太合理。（沈伯俊）

《玉支玑》

《玉支玑》，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二十回。署“天花藏主人述”。

作品主要写书生长孙肖与才女管彤秀、卜红丝的姻缘故事。书叙：明代浙江青田县致仕侍郎管灰，夫人早逝，膝下唯有一女一子。女名彤秀，字青眉，容貌秀美，工于诗词，且胆识过人；子名管雷，亦聪颖好学。一日，管灰到石门洞游春，结识原县令之子、青年塾师长孙肖（字无忝）。管灰见其才美相兼，欲招为女婿，又虑其尚处寒贱，不入女儿之眼。适逢管家塾师病死，亲友向管灰推荐强之良等三位秀才，而管灰意在长孙肖，乃用彤秀之计，请四人当面题诗，遂聘定长孙肖为塾师。强之良不服，又闻管灰有择婿之意，甚忌长孙肖。吏部尚书之子卜成仁欲做亲，强之良乘机夸说彤秀美貌多才，撺掇其拜托李知县作伐。管灰又用彤秀之计，提出当面考诗以定婚姻。卜成仁依强之良之谋，以《咏雪》为题，限三十韵，欲难倒彤

秀，不料彤秀一挥而就。彤秀出题考卜成仁，卜成仁无法下笔；他借口题难，要在座诸人为之作证，谁知长孙肖顷刻写成。卜成仁又羞又恼，不辞而去。强之良又献计，请卜尚书将管灰原官起用，欲趁其离家之机逼婚。管灰进京，与长孙肖议定婚姻，长孙肖以家传玉支矶为聘，彤秀则题诗作答。卜成仁勾结李知县，诈称玉支矶原系县库官物，逼长孙肖交出。彤秀以另一块玉充作玉支矶，救出长孙肖。卜成仁假意结交长孙肖，以其妹红丝许之，并赎出假玉支矶作为聘物，欲以此离间长孙肖与彤秀关系。长孙肖受彤秀之教，故意索要题诗为证，欲借其做诗不成为由，推脱卜家婚事。不料红丝亦为才女，竟步彤秀原韵题成一诗。卜成仁趁机要长孙肖退还彤秀题诗，二人彼此推诿。卜成仁焦燥，借管灰出使外国册封之机，逼走长孙肖，又向彤秀求婚，彤秀再三拒绝，卜成仁竟强行上门迎娶。彤秀诈作自刎，吓走卜成仁。长孙肖回到原籍沧州后，乡试高中解元，会试取为第二，殿试又中了榜眼。忽闻彤秀噩耗，犹恐传闻有误，乃请旨归娶。卜尚书恐归娶不成，追究卜成仁逼死人命之罪，乃求其座师王相公斡旋。王相公授意弄假成真，将红丝嫁给长孙肖，卜尚书即请其为媒。卜成仁在家闻知长孙肖高中榜眼，惊恐万状，乃与李知县商议，亦欲将红丝冒充彤秀出嫁，以塞罪责。红丝为救其兄，又得卜尚书家书，遂从命。到了管家，方知彤秀未死。二人彼此敬慕，一见如故。相约共嫁长孙肖。长孙肖回到青田，从母亲口中亦闻彤秀死讯，信以为真，痛哭不已，即到管家祭奠，管雷却不说破真相。此时，管灰出使回国，升任尚书，亦回到家中，即命长孙肖择吉完婚，仍不说明真相。直到洞房花烛之时，长孙肖方知彤秀安然无恙，于是二美同归一夫，其乐融融。

作品结尾题诗曰："绝代佳人信有之，难于同地更同时。一朝才美相逢巧，敢夸千秋闺阁奇。"这点明了全书的主题——赞美才子佳人的奇妙结合，与《两交婚》宣扬"才美必与才美为缘"的观点同出一辙。作品颂扬了管彤秀、卜红丝这样的闺阁奇才，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规范。但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并非争取婚姻自主的斗士；管彤秀虽与长孙肖彼此爱慕，但

二人从未面谈一句，有事相商均由管雷传话，实在缺乏感情的交流；卜红丝始则被卜成仁当作离间长孙肖与管彤秀的工具，继则充当顶替管彤秀的傀儡，完全听命于父兄，更谈不上与长孙肖有何爱情。作者津津乐道于二女共嫁一夫的风流韵事，却并未对封建婚姻制度予以批判，因此整个故事缺乏内在的矛盾冲突，民主色彩并不太强。

就人物塑造艺术而言，书中人物以管彤秀的形象较有特色。她不仅有惊人的才华，而且有罕见的胆识，明于知人，敏于料事，沉着老练，智计百出。由于她的才智，其父对她言听计从，长孙肖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卜成仁则被她耍弄得颠三倒四。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其他才女相比，她确有独到之处。不过，作者对她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的刻画，因而其形象仍然显得并不丰满。

在布局结构上，作品以玉支玑作为组织情节的线索，有其巧妙之处。然而，作者在全书思想内容单薄的情况下，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反面给人以尺水兴波，为奇而奇的感觉，某些情节明显不合情理。如管彤秀诈死本为避开卜成仁的纠缠，在长孙肖高中榜眼，奉旨归娶之时，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升任尚书的管灰也来故弄玄虚，有意让长孙肖摸不着头脑，更是毫无道理。总之，尽管《玉支玑》的故事流传较广，但其艺术成就却属平平。（沈伯俊）

妙计救长孙

卜成仁道："他若单为做诗破我的婚姻，也还可赖做出于无心，等我再央贵重媒人，慢慢去求。你为何借此三首诗之力，暗暗设谋，竟将管小姐的婚姻夺去，该恨不该恨？"长孙肖道："此皆管岳父之美意相怜，故成此议。我一个穷儒，安能设谋相强？"强之良道："论起来，自是无忝的理屈。但如今既忝在相知，又成了姻眷，这些话都不消提起。"卜成仁听见姻眷二字，便一跳了起来，嚷道："若说到姻眷二字，直将这小畜生杀了，还消不得我胸中之气！你无缘无故走到我东庄来，我隐忍前恨，转治酒优待于你，不过敬重你这小畜生之才耳。又见你诉说玉支玑的聘物，被县尊追去，恐婚姻不稳，我就将我妹子千金小姐许嫁与你。这样的高情，你就杀身也报

我不来。我又怜你无聘，又在县中用价赎出，恐不足凭，我又求我家红丝妹子，做了一首玉支矶诗答聘，你又收了。此乃天高之恩，地厚之情，你就该一心归命于我。为何又勒措着管小姐的聘诗不还？莫非你还想着要娶了管小姐，再来娶我家妹子与你做妾么？你这小畜生，这等忘恩负义，不知抬举，不打死了还要留你做甚么？”就隔着桌子，先将一杯酒劈脸浇过来，浇了长孙肖一身。随即举手来要打，长孙肖见不是势头，忙撇身要往后逃走，不期身背后早有三四个家人，帮定道：“相公去不得，我家公子还有话不曾说完。”长孙肖见落在他套中，又见孤身，只得大叫道：“斯文同一脉，自有体面，是凌辱不得的！你若凌辱我，就是凌辱你自家一般。”卜成仁道。“你一个白衣白丁，甚么斯文？且等我打死了你，再让你去告凌辱。”便走上前来一掌。强之良假劝道：“莫动手，莫动手，至亲好友，有话好讲。”

长孙肖正急得走投没路，忽跑进一个烂醉的叫花子来，竟赶到桌子边，乱抢东西吃，大家看见，都吆喝道：“好大胆的乞丐，快打！快打！”家人只得走了两个来赶打。正打不开，早又跑进六七个来，看看先进来的那一个叫花子，大嚷大叫道：“你到瞒着我们吃得好快活呀！我们就不该吃的？”你抢我夺，你推我搡，有两个一推一搡，竟跌到卜公子与长孙肖身边来。卜成仁正扯着长孙肖不放，被花子跌到身边，又臭，又龌龊，只得放了手走开。家人看见叫花子无礼，只得走来赶打。才打不得一两下，那花子是醉软的，早一交跌在地下，竟象死了的一般。众花子看见的，乱叫道：“不好了，打死人了！”卜成仁与强之良吃了一惊，忙叫人救，急急救得叫花子起来，和哄着去了。再看时，已不见了长孙肖。卜成仁追悔道：“不期被这些叫花子一吵，造化了这小畜生逃走去，不曾打得他个痛快。”……

却说长孙肖正被打得没法，却喜得一阵醉叫花子跑进来抢饮食吃，遂乘乱逃走出门，恰好管勤带着一匹马，在店门口伺候。见长孙肖走出来，遂扶他上马，忙加一鞭，往家飞跑。到得馆中，早有学生管雷接着道：“先生来了么？”又看见衣裳，虽被酒泼湿，头面却不曾受伤。忙说道：“还好，还好。”长孙肖喘息定了，方说道：

“卜成仁这厮，如此可恶，叫许多悍仆围紧了凌辱我。若不亏一班醉乞儿抢夺酒食吃，大家走开，我得乘空走出，不知还怎生模样受他的凌辱哩。”管雷道：“先生可知这乞儿是那里来的?”长孙肖道：“我怎生得知?”管雷道：“自先生出门，门生与家姐说了。家姐就知卜成仁不怀好意，定要逞强凌弱。待要叫些人来救护，便要明做对头，弄成大事。况家父又奉旨远出，不在部中，故不敢去轻举妄动。若不接应，又恐怕先生吃亏。再三算计，只得叫管勤雇了这班乞儿，倚酒装疯的来央吵，使先生借此走出，使两无形迹。”长孙肖听了，大喜道：“原来，这班醉乞儿都是令姐设的计策。如此作用，真匪夷所思，使我长孙肖不胜景仰，又不胜感激!”

——选自《玉支矶》第10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玉支矶》的故事虽然写得曲曲折折，但精采的情节并不多，《管彤秀巧计救长孙》可算其中较为出色的一个篇章。

小说第六回至第十回，写吏部尚书之子卜成仁采纳帮闲强之良之谋，在设法将管灰调进京后，假意结交长孙肖（字无忝），主动提出将其妹红丝许之，企图以此离间长孙肖与管彤秀的关系，以便再向彤秀求亲。长孙肖受彤秀指点，虚与委蛇；卜成仁要长孙肖退还彤秀题诗，又命人向彤秀打听，二人却互相推诿。卜成仁心中焦燥，与强之良商议，欲将长孙肖痛打一顿，迫其离开青田县，然后再逼娶彤秀。于是，他命强之良邀长孙肖到野外酒店中聚会。等酒喝到七八分，卜成仁变了脸色，向长孙肖发难。本篇选文即承此而来。

选文可分三层。第一层，写卜成仁寻衅殴打长孙肖。卜成仁指责长孙肖在他当初向彤秀求婚时，不该写由彤秀命题的三首诗，说这不仅破坏了他的婚姻，而且将与彤秀联姻的机会夺走。这显然是无赖之辞。当初，在双方亲友会集管府，观看卜成仁与彤秀对诗之时，明明是卜成仁自己胸无点墨，做不成诗，而且为了证明诗题实在太难，硬逼长孙肖写，致使自己当场出丑；现在却倒打一耙，一口咬定长孙肖早有预谋，有意夺其所爱。书生气十足的长孙肖根本想不到卜成仁是在为打人寻找借口，老老实实地辩解道：“此皆管岳父之美意相怜，故成此议。我一个穷儒，怎能设谋相强?”诡计多端

的强之良不容他辩解下去，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和事佬模样，一面帮卜成仁坐实长孙肖的罪名，说什么："论起来，自是无忝的理屈。"一面又假惺惺地说："如今既忝在相知，又成了姻眷，这些话都不消提起。"这表面上是在劝阻卜成仁，实际上却是火上加油。果然，卜成仁一听"姻眷"二字，更加怒气冲冲，暴跳如雷。他把自己用以笼络长孙肖的一切都说成是对长孙肖的恩惠，指责长孙肖既已聘红丝，又迟迟不退还彤秀的答聘诗，意图娶了彤秀之后，再娶红丝为妾，因而大骂长孙肖忘恩负义，不识抬举。这时，他娶不成彤秀的全部怨愤都集中到了长孙肖身上，真恨不得除掉这个情敌。于是，他将手中的酒劈头浇到长孙肖身上，举手就要打去。长孙肖见自己已被卜府家丁包围，无法脱身，只得大叫道："斯文同一脉，自有体面，是凌辱不得的！你若凌辱我，就是凌辱你自家一般。"惯于仗势欺人的卜成仁哪管这一套？长孙肖话未说完，就挨了一掌。

第二层，写长孙肖意外脱险。正当长孙肖走投无路之际，一群乞丐跑进酒店，推推搡搡，乱抓乱吃，甚至倒地装死，弄得卜成仁及其家丁手忙脚乱，长孙肖乘机逃走。卜成仁想痛打长孙肖一顿以泄愤的计划未能实现，只得悻悻而去。

第三层，写长孙肖得知自己免遭痛打，全靠管彤秀设谋。当他乘乱跑出酒店后，看见管府家人管勤正牵着马在门口等候，连忙上马逃走。回到管府，彤秀之弟管雷才告诉他，是彤秀料知卜成仁不怀好意，又不便公开派人救护长孙肖，这才命管勤去雇了那班救命的乞丐，并叫管勤牵马等候。长孙肖听了，对彤秀更加感激，更加敬佩。

读罢全篇，长孙肖的迂阔执拗，卜成仁的蛮不讲理，强之良的狡诈阴狠，都给人留下了比较鲜明了印象。但是，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管彤秀。尽管她并未出场，但通过管雷向长孙肖作的介绍，却可以看出她过人的胆识和智谋。当长孙肖稀里糊涂地被强之良拉去与卜成仁喝酒时，她一眼就看穿了卜成仁意图行凶。考虑到父亲远出未归，弟弟年纪尚幼，作为深闺小姐的她不便与卜成仁正面冲突，便想出了雇乞丐去装疯卖傻妙计，既救出了长孙肖，又不露痕迹，使

卜成仁抓不住把柄，无法找她寻衅闹事。如此缜密细致而又出人意表的谋划，怎不使缺乏应变才干的长孙肖佩服得五体投地？作品用长孙肖的上当来表现卜成仁、强之良的奸恶，用卜、强二人诡计的落空来说明管彤秀的智谋更高一筹。这种以侧面烘托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沈伯俊）

《麟儿报》

《麟儿报》，清代小说。十六回。作者不详。卷首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作品主要写乡民廉小村夫妇因多年行善，得生一聪颖之子，因其高中状元而获善报的故事。书叙：湖广孝感县鸿渐村乡民廉野，号小村，与其妻潘氏以磨豆腐兼卖冷酒为生，膝下已有一子。家境虽不富裕，夫妻却一向行善济人。一年隆冬，廉小村见一人衣衫褴褛，赤脚在雪地行走，忙请其到家取暖留宿。那人原来是葛仙翁临凡，见小村如此行善，乃指点其向乡宦毛羽讨得一块风水宝地葬母。不久，潘氏再度怀孕，生下一子，取名廉清，自幼聪颖异常。廉清六岁时，致仕尚书幸居贤见其堪称神童，将来必成大器，乃让他与儿子云路（字天宠）、女儿昭华一起读书，并将昭华许配廉清。廉清读书过目不忘，数年后，已是满腹经纶，胜过宿儒，且性格高傲，不愿拘拘死读，与先生不合。尚书夫人宁氏不喜廉清，有悔婚之意；其弟宁无知为人势利，不务正业，趁机从中播弄是非。幸尚书见廉清在家读书不便，送他到西来庵自学。昭华听说廉清读书不甚用功，趁其来为宁氏祝寿之机，命心腹侍女秋萼约廉清到后园相见，勉励其发愤读书。二人互叙衷肠，誓守终身之盟。廉清十五岁时，正值乡试，幸尚书送幸天宠和先生逢寅到省赴试，廉清亦陪同前往。宁氏趁机叫宁无知找人做媒，欲将昭华许聘宦家公子贝锦。昭华闻知，与秋萼女扮男装，悄然离家，欲到廉家隐藏；不料迷失道路，被升任御史的毛羽看见。昭华冒充其兄，被带到京师，住在毛羽家中。廉清在省城暗中参加临场大收（旧时科举考试的一种惯例，主考宗师可以在府县考试入选者之外，准取一名童生观场入试，称“临场大

收”）。被宗师赏识，亲自送入乡试考场，竟考中解元。幸尚书回到家里，正逢贝锦送来聘礼，幸尚书怒斥媒人，退回聘礼。宁氏见廉清中了解元，深感后悔；又闻女儿不见，更是痛心。昭华以才貌为毛羽所喜，将独身女儿小燕许之，昭华再三推辞不得，只得与小燕举行婚礼，而以须待母命为由，说服小燕暂不为夫妻之事。廉清赴京会试，因讥嘲附庸风雅的富翁钱万选，在进场之日被人灌醉，醒来时城门已闭。适逢毛羽奉旨给散军粮后回城，廉清随之混入城中，赶上点名入场。到放榜时，廉清高中会元；经过殿试，又钦点状元。天子见其年仅十六，大加优宠。毛羽被人诬告克扣军粮，入狱候审。廉清访明真相，使毛羽获释复职。昭华听说廉清即将请旨归娶，诈称思念父母，忧郁成疾，使毛羽准许小燕与之返乡。二人到家时，廉清亦已赶回。昭华与父母商议，先以小燕冒充自己，嫁与廉清，然后说明真相，再与廉清成婚。廉清坐拥双美，夫妻和乐。廉小村做了封君，夫妇皆无疾而终。廉清后登相位，世代簪缨不绝。

作品开篇的入回诗就写道："富贵功名命所遭，命遭绝不爽分毫。……试思造命凭何计，惟有施仁积善高。"通过廉小村积善行德，终得善报的故事，意在说明："天心甚巧，功名富贵不能加于无文无武之廉老，乃荣其子以荣其父母。所以谓之麟儿报也。"（天花藏主人：《麟儿报序》）这实际上是在宣扬因果报应的主题。书中虽以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廉清与幸昭华的姻缘故事，但二人年仅六岁时即由幸尚书包办定亲，实在谈不上什么爱情；昭华拒绝另许他人，只是因为"读了许多圣贤之书"，"只认得女子从一而终，死生不易"，也并非要维护婚姻自主。至于昭华与毛小燕做了一场假夫妻之后，硬把小燕送给廉清为妻，以凑成两美共事一夫的结局，更显得无聊。书中还一再宣扬："小儿何所爱，爱者是官职。""从来有用是文章，毕竟功名姓字香。"凡此种种，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并不高明。

书中的廉清，是作者刻意描写的主要人物。他自恃才高，不耐烦参加县、府组织的层层考试，从一介童生，连中解元、会元、殿元，一时名震天下。在他的身上，寄托了封建社会中某些心高气傲而又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的幻想。

作品结构比较完整，叙事力求曲折。但某些情节夸张过甚，如写廉清六岁时就能“将做官爱国治民的道理讲得津津有味”，十一岁时就“胸藏千古，学当五车”，实难令人相信。某些情节则不合情理，如写幸昭华既知毛羽与父亲有通家之谊，在毛羽提出将女儿许配时却不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毫无道理；毛小燕与昭华同衾两月之久，竟没看出她是女身，也实属荒唐。由此可见，作品的艺术成就不高。（沈伯俊）

《定情人》

《定情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十六回。序署“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据《赛红丝》等小说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来看，素政堂主人即天花藏主人。

作品主要写双星、江蕊珠的爱情故事。书叙：四川成都府双流县已故礼部侍郎双佳文三子双星，自幼聪颖过人，姿容秀美，十五岁便进了学，城中有女之家尽皆歆羡，纷纷上门说亲。双星不顾“门当户对”的标准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惯例以“不足定人之情”为理由，一一回绝，并说服母亲，出门游学，寻找定情之人。来到浙江山阴，遇到父亲同年好友、致仕少师江章，双星儿时曾拜其为义父，遂留宿其家。江章之女蕊珠，美貌多才，与双星一见钟情。通过使女彩云的帮助，二人互诉缔结婚约之意。不久，双母要双星回乡应考，江章面许招双星为婿，要他高中之后速来完姻。这时，侯门子弟赫炎闻知蕊珠美名，请绍兴知府莫需前去求亲，江章说明已有女婿，赫炎仍欲纠缠，帮闲袁空将女儿冒充蕊珠，嫁与赫炎。赫炎明白上当之后，反而怀恨蕊珠父女，便趁朝廷为太子选妃之机，串通到浙江挑选美女的司礼太监姚尹，指名征取蕊珠。江章欲加推辞，姚尹以抗旨威胁。蕊珠恐祸及父母，被迫答应人宫；又不愿背弃双星，遂于船至天津之夜，投河自尽。双星在家乡中了解元，入京会试，又高中状元。驸马屠劳欲招其为婿，双星以有婚约辞之，并派仆人接蕊珠入京成婚，适逢蕊珠投河，被仆人救起，为避太监耳目，潜归双星家中。此时，双星因屠劳报复，被遣出使海

外，归国后直赴江章家中，始知蕊珠被征，大为伤心，乃遵蕊珠留下的手书之嘱，与被江章认为义女的彩云成亲。但因情系蕊珠，与彩云只定夫妻名分，并未同寝，然后回京复命。天子为酬其功，授予太子太傅之衔，准其回乡侍母三年。双星回到家里，方知江章已将彩云送来，乃遵母命，与彩云重行婚礼。花烛之夜，方知新娘实是蕊珠，一对情人，喜得团圆。从此，一夫二妻，美满和谐，白头到老。作品热情歌颂了双星与蕊珠不慕权势，不怕打击，刻骨铭心，坚贞不移的爱情，肯定了“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的爱情准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主倾向。但是，作者的思想并未脱出封建道德的藩篱，他笔下的双星，是忠孝节义俱全的才子，江蕊珠则是恪守闺门之训的佳 人。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相思，感情专一，却根本不敢自由结合；既使双星相思成疾，蕊珠犹豫再三，也只敢隔着窗户见他一面，还说什么：“男女有别，婚姻有礼，从无不待父母之命而自媒者”；“君子未尝不多情，然须与桑濮之勾挑相远。”并劝诫双星：“欲促成其事，别无机括，惟功名是一捷径。”这就又堕入了功名富贵的俗套。书中这类封建说教还有不少。作品以一夫双妻结尾，也表现出封建时代文人的落后意识。

作品故事紧凑，不枝不蔓，紧紧围绕对“定情之人”的追求展开描写；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情节曲折生动，波澜起伏，写双星、蕊珠订盟之后，偏遇赫炎求婚，太子选妃；蕊珠被送北上，恰好双星出使海外；蕊珠投水殉情，又巧逢青云、野鹤相救；两个定情人好事多磨，经过重重波折方才团圆，使故事显得新奇有趣，引人入胜。作品的语言也比较简洁流畅，各回回目颇为醒目。不过，作品虽然突出了双星、蕊珠对爱情的忠诚，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未进行深人的刻画，两人个性并不鲜明，形象显得较为单薄；书中议论较多，往往显得空泛乏味；作品才气不足，插入诗词多为平庸之作，对话不够生动，艺术感染力因此也就不强。（沈伯俊）

双星蕊珠私订盟

到了次日，小姐梳妆饭后，彩云就要催小姐到熙春堂去。小姐

道："既约午时，此际只好交辰，恐去得太早，徘徊徙倚，无聊无赖，转怨尾生之不信。"彩云道："小姐说的虽是，但我彩云的私心，又恐怕这个尾生，比圯桥老人的性子还急，望穿了眼，又要病将起来。"小姐笑道："你既是这等过虑，你可先去探望一回，看他可有影响，我再去也不迟。"彩云道："不是我过虑，但恐他病才略好些，勉强支持，身子立不起。"小姐道："这也说得是。"

彩云遂忙忙走到熙春堂假山背后，抬头往圆窗上一张，早看见双公子在那里伸头缩脑的痴望。忽看见彩云远远走来，早喜得眉欢眼笑，等不得彩云走到假山前，早且手招邀。彩云忙走近前，站在一块多余的山石上，对他说道："原约午时，此时还未及巳，你为何老早的就在此间，岂不劳神而疲，费力而倦？"双公子道："东邻既许一窥，则面壁三年，亦所不惮，何况片时，又奚劳倦之足云！但不知小姐所许可确？若有差池，我双星终不免还是一死。"彩云笑道："大相公，你的疑心也太多，到了此时此际，还要说此话。这不是小姐失约来迟，是你性急来的太早了。待我去请了小姐来罢。"一面说，一面即走回楼上，报与小姐道："何如？我就愁他来得太早，果然已立半晌了。小姐须快去，见他说一句决绝言语，使他拴系定了心猿意马，以待乘鸾跨凤，方不失好逑君子之体面。若听其怀忧蓄虑，多恨多愁，流为荡子，便可怜而可惜。"小姐听了道："你不消说了，使我心伤，但同你去罢。"

二人遂下楼，悄悄的走到熙春堂来，见熙春堂无人，遂又悄悄的沿着一带花荫小路，转过荼蘼架，直走到假山背后。小姐因曲径逶迤，头还不曾抬起，眼还不曾看见圆窗在那里，耳朵里早隐隐听见双星声音说道："为愚兄忧疑小恙，怎敢劳贤妹屈体亵礼，远掩到此！一段恩情，直重如山，深如海矣！"小姐走到了，彩云扶他在石上立定，再抬头看，见双公子在圆窗里笑面相迎，然后答应道："贤兄有美君子，既已下思荇菜，小妹葑菲闺娃，岂不仰慕良人？但男女有别，婚姻有礼，从无不待父母之命而自谋者。然就贤兄与小妹之事，细细一思，无因之千里，忽相亲于咫尺，此中不无天意。惟有天意，故父母之大事已于兄妹稍见一斑矣。贤兄若有心，不以下

体见遗，自宜静听好音，奈何东窥西探，习佻佽之风，以伤河洲之化，岂小妹之所仰望而终身者也？况过逞狂态，一旦堕入仆妾窥伺之言，使人避嫌而不敢就，失此良姻，岂非自误！望贤兄谨之。”双星道：“愚兄之狂态，诚有如贤妹之所虑。然实非中所无主而妄发也。因不知贤妹情于何钟，念于谁属，窃恐无当，则不独误之一时，直误之终身。又不独误之终身，竟误之千秋矣。所关非小，故一时之寸心，有如野马，且不知有死生，安知狂态！虽蒙彩云姐再三理喻，非不信其真诚，但无奈寸心恍惚，终以未见贤妹而怀疑。疑心一动，而狂态作矣。今既蒙妹果如此垂怜，又如此剖明，则贤妹之情见矣。贤妹之情见，则愚兄之情定矣。无论天有意，父母有心，即时事不偶，或生或死，而愚兄亦安心于贤妹而不移矣，安敢复作狂态！”小姐道：“辗转反侧，君子未尝不多情，然须与桑濮之勾挑相远。贤兄若以礼自持，小妹又安敢不守贞以待！但行权仅可一时，万难复践。况小妹此衷，今已剖明，后此不敢复见矣，乞贤兄谅之。”双星道：“贤妹既已底里悉陈，愚兄自应亲疏死守矣。但不知死守中，可能别有一生机，乞贤妹再一为指迷。”小姐道：“君无他，妾无他，父母谅亦无他。欲促成其事，别无机括，惟功名是一捷径，望贤兄努力。他非小妹所知也。”双星听了，连连点头道：“字字入情，言言切理，愚兄何幸，得沐贤妹之爱如此，真三生之幸也。”小姐说罢，即命彩云搀扶他走下石头来，说道：“此多露之地，不敢久留，凡百愿贤兄珍重。”双星本意还要多留小姐深谈半晌，无奈身子拘在小窗之内，又不能留。只说得一声道：“夫人尊前，尚望时赐一顾。”小姐听了略点一点头，就花枝一般袅袅娜娜去了。

——选自《定情人》第6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不少才子佳人小说都有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情节，而缔结鸾盟的方式各有不同，《定情人》中的主人公双星同江蕊珠的订盟更是别具一格。

双星抱着寻找“定情之人”的心愿来到父亲同年好友江章家后，对其女蕊珠一见倾心；而在见了蕊珠之诗并和了一首之后，他更是把蕊珠视为千秋难逢的佳偶，“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然而，蕊

珠是否象他一样多情？是否愿意嫁给他这青衫儒生？他没有把握。江家门第高贵，闺范森严，他和蕊珠数月中只见过两次，“相见非严父之前，即慈母之后，又侍儿林立”，难以倾诉衷肠。为此，他一直疑虑重重。一天，蕊珠侍女若霞说到双星既已当了江章的义子，就不能再作女婿。双星以为此言出自蕊珠，忧急攻心，竟然病倒。作品第六回写到蕊珠的贴心侍女彩云问明病因，竭力说服蕊珠当面向双星剖明心迹。为了避人耳目，彩云又建议蕊珠悄悄到熙春园假山背后，而让双星到东书院旁边的空屋中，来个隔窗相见；并告知了双星，约他次日午时在那间空屋的窗口等候。本篇的情节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到了次日，蕊珠梳妆吃饭之后，彩云就催她到熙春园去。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尾生”，系传说中的战国时期鲁国人，他曾与一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河水上涨，他不愿违约离去，紧紧抱住桥柱，终被淹死。后世遂以尾生为坚守信约的典型。另一个是“圯桥老人”，用的是《史记·留侯世家》的典故，指张良刺杀秦始皇不成，逃匿于下邳，曾漫步于圯桥，遇一老人，认为他“孺子可教”，要他五天后平明到桥上相会，张良两次前往，都因老人先到而遭斥责；第三次，张良半夜前往，等候老人，遂得传授《太公兵法》，终于成为西汉开国三杰之一。蕊珠担心去得太早会感到无聊，反而会埋怨双星不象尾生那样坚守信约；彩云则担心双星比那位总是提前到达的圯桥老人更性急，会因为久候蕊珠而望眼欲穿，以至再急出病来。其实，双星和蕊珠虽然“身无彩凤双飞翼”，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双星固然把蕊珠当作“定情之人”，蕊珠又何尝不爱双星？如果说她当初因为“少年人不患其无情，而患其情不耐久”，因为“情又贵乎专注”，而试图了解双星之爱是否专一、持久的话，那么现在，她已经知道了双星的感情是多么真挚深沉，又怎么不想同他畅叙心曲呢？所以，当彩云探明双星果然早已在那间空屋等候多时，她再也按捺不住少女的激动情怀，马上同彩云一起，悄悄来到熙春园的假山背后。

这是双星与蕊珠之间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私下会面，而这

又是一次多么奇特的会面呵！一对有情人相距咫尺，却被一道墙挡住；尽管他们含情脉脉，却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圆窗互相张望，互道衷肠。这个画面极富戏剧性，也极具典型性。它有力地象征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严重束缚，也反映出青年男女对纯真爱情的渴望总是要冲破层层防范，因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遗憾的是，尽管这次会面就是要订下百年之好，以安双方之心，但两人都表现出不敢触犯封建道德规范的严重思想局限。身为少师之女的蕊珠，在向双星表述了爱慕之意后，马上强压住心中泛起的爱情的涟漪，摆出封建淑女的面孔，对双星进行了一番说教。首先，她强调指出："男女有别，婚姻有礼，从无不待父母之命而自媒者。"从而批评双星一再寻找见她的机会是"东窥西探，习佻佻之风，以伤河州之化"，说这样有可能引起非议，危及他们的婚姻。其次，她郑重声明，既已剖明心迹，自己当坚贞于盟约，但今后再也不能私自见面了。再次，她还告诉双星："欲促成其事，别无机括，惟功名是一捷径。"对此，双星竟连连称是，认为"字字入情，言言切理"。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表现不合情理，令人难以接受。然而，应当看到：在旧的思想轨道上生活久了的人是很难摆脱其惯性的，在封建礼教长期熏陶下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以"礼"节"情"，以至不觉其虚伪，不觉其悖情。因此，尽管我们不欣赏蕊珠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这是那个时代的客观存在。

总之，本篇集中反映了《定情人》一书的思想特色：一方面热烈肯定"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的爱情观，另一方面又主张在封建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解决婚姻大事。这正是相当一部分才子佳人小说共同的思想准则。（沈伯俊）

《两交婚》

《两交婚》，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十八回。又名《续四才子》、《双飞凤全传》。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据其口气，天花藏主人应即本书作者。

作品主要写甘颐、甘梦兄妹与辛古钗、辛发姐弟交相成婚的故

事。书叙：四川重庆府缙云山横黛村有一甘姓旧族，家主甘霖已亡，仅寡妇田氏抚育甘颐、甘梦兄妹。二人皆美貌聪颖，好学多才。甘颐以案首进学后，东游扬州，以求佳偶。江都告退国子监祭酒辛受，膝下一女一子，女名辛古钗，美艳明慧，子名辛发，亦聪明出众。辛受见女儿眼力过人，听其婚姻自主。古钗为给兄弟择配，特开红药诗社，轰动扬州内外。甘颐慕其名，借助名妓黎青，改扮女装，冒甘梦之名入社，与古钗谈诗唱和，一见如故。随后，辛发拜访甘颐，欲聘甘梦，甘颐应允。辛受邀甘颐赏花，说定辛发婚事；因见甘颐人物秀美，诗才敏捷，亦欲择为女婿，乃告知古钗；古钗恐甘颐得之太易，轻慢自己，故意要父亲暂不提亲。甘颐表兄刁直，貌陋不学，欲娶甘梦为继室，乘甘颐外出，送来一对金钗，以造成下聘礼之既成事实。甘梦识破其计，立即报县立案。不久，刁直果欲强娶，闹到县衙，反受责辱。知县王荫见甘梦诗才出众，乃为座师之子作伐，随即致书其座师辛受，并说明甘梦亟称兄甘颐才美更甚。辛受大悦，请甘颐到家，要速为辛发纳聘，并面许甘颐求婚之意。甘颐喜出望外，立即归家。忽有威武侯暴雷之子暴文，闻辛古钗美名，求其父提亲，辛受惧其势，古钗以婢女绿绮冒名嫁之。事后，古钗恐走漏消息，遂闭门不再见人。甘颐回家后，乡试高中解元，即借进京会试之机，请王荫书信为媒，先赴扬州求亲。不料赶到辛府，方知辛受已升任光禄寺少卿，举家迁京，又听说辛古钗已嫁暴文。甘颐信以为真，大为伤感，经黎青剖析事理，始悟辛古钗移花接木之计，乃赶至京师。会试后，甘颐、辛发分别中了第二、第三名，暴文欲招甘颐为妹婿，甘颐以已聘家乡辛氏辞之。经殿试，甘颐中探花，辛发亦中三甲第一名。暴文益欲以妹配颐，又探知其乡并无辛氏，乃上本请旨联姻。旨下，甘颐辞婚不得，挂冠而去，被朝廷下狱。同年进士皆愤愤不平，联名上本辞官，天子震惊，乃诏释甘颐，准其归娶。适逢王荫以清廉入京候选，辛发补缺为巴县县令，即与母、姐一同赴任；不久，甘颐也回到家乡。于是甘颐与辛古钗，辛发与甘梦同日成婚。甘颐感念黎青情意，赠千金使其赎身，后亦入其家，称为“记室夫人”。

作品热情肯定了青年男女争取自主婚姻，追求理想中的佳偶的权利，颂扬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美满婚姻而斗争的精神，宣扬了“才美必与才美为缘”的观点。书中的甘颐，对爱情忠贞不二，一再拒绝有权有势的暴家的提亲；即使暴家搬动圣旨，也上疏抗辩，坚决表示“不愿充赏功之物”；当圣旨再度要他“速择吉结印，不许再渎”时，他仍然毫不动摇，“便死却也不肯结此龌龊之婚，负了辛小姐之约。”竟至挂冠而去。辛古钗为了替自己和弟弟选择意中人，大张旗鼓地开设诗社，在看出甘颐的爱慕之情后，又有意“冷处理”，以见甘颐之情是否专一，表现出难得的胆识和胸襟。甘梦公开申明自己的择偶标准是：“也不计贫富，也不论贵贱，也不问好丑”，只要有真才实学，就甘愿从嫁。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倾向。至于作品把才子高中皇榜，取得功名富贵作为实现美满姻缘的必要条件，则是时代给当时作家带来的共同局限，无足深怪。

书中的主要人物甘颐和辛古钗的形象比较鲜明，前者的坚韧不拔，后者的睿敏冷静，都具有一定的性格特色。比之他们，作为次要人物的黎青的形象则更为突出，她为人坦率真诚，深通人情世故，具有惊人的智慧，一次又一次地为甘颐出谋划策。剖析事理，使之终成良缘。在她面前，才高八斗的甘颐显得那么幼稚无能，深谋远虑的辛古钗也只能自愧弗如。在古代小说描写的形形色色的妓女中，她算得上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

作品构思巧妙，情节波澜起伏，宛曲有致，语言比较流畅，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可称佳作。不过，书中某些情节也不太合理，如写甘颐、甘梦兄妹僻居山村，无人指教，竟成天下奇才，黎青对辛古钗的移花接木之计洞见细微，就显得夸张失实。（沈伯俊）

甘梦作诗惊知县

话说甘梦娘，闻知王知县要他去见，到次日起来收拾了，头上罩一个包头，身上穿一件青衣，抬了一乘小轿，母亲田氏，放心不下，也抬了一乘轿子，同了进城。到得县前，已是晌午，先将轿子歇在旁边。甘福因知县分付过随到随见，因走上堂来跪禀道：“昨蒙

老爷钧语，唤幼女甘梦，今已唤到禀见。”知县听见说到了，随将堂事停起，闲人赶开。又叫原差，可带刁直在堂下伺候。然后吩咐甘福，唤甘梦进来。甘福忙将甘梦的这乘轿子，撮到县门前，方叫梦娘下了，走将进去。王知县在公堂上远远望去，早看见梦娘袅袅婷婷走上丹墀来，形影已翩翩然有仙子凌风之致。及走到当前，从从容容跪下。再定睛细看时，果然不妆不束，窄袖青衣，却满面容光飞舞，实实与众不同。因和颜说道：“前日刁直抵送金钗，诳告你悔赖婚姻，本县已审明与你无干。但他慕你才貌，百般称扬，况他家计也还富足，年才及壮，不知你为何执意不肯嫁他。”甘梦道：“非是犯女不肯嫁他，但思妇之从夫，终身仰望。妇若无才，已非淑女，何况须眉丈夫，若空戴儒冠，而一丁不识，岂非禽兽，岂非草木。犯女虽属裙钗，职在中馈，尚慕古人名媛贤淑，日将彤管，从事诗书，安肯画河洲之眉，撩琴瑟之鬓，而终身与不衣冠之禽兽，无香臭之草木为偶哉。”王知县听了，不禁笑将起来道：“你一个小小弱女，焉知刁直就一窍不通？你既不嫁刁直，却思量要嫁何等之人？”甘梦道：“犯女村野生身，怎敢妄思贵介。也不计贫富，也不论贵贱，也不问好丑，只要求老爷赐一题目，叫他与犯女对做，若是他有才，做的好似犯女，犯女即抱衾裯相从，亦所甘心。倘执笔攒眉，成章欲呕，虽拥王侯之贵，以势相加，有死而已，决难从命。老爷高义薄天，鸿恩盖世，实不异犯女之父母，故吐露孩赤，以求垂怜，语近戆激，求父母老爷开恩勿罪。”此时刁直跪在阶下，王知县看着刁直笑说道：“你听得么？你也考过童生，你又十分爱慕于他，待本县出一题目，与你二人做看。或者你姻缘有分，造化到了，天助你做首好诗，也不见得。”知县一面说，一面就分付书吏，取了两张纸两付笔砚给与二人，又自用两条纸，写了一样两个题目发与二人。甘梦展开一看，却是“咏驴”。心下想道：“咏驴二字，虽喻讥刁直，然知县亦以为花月之题，我们做惯，故特以此俗题相难，不知我再俗些也不怕。”因就在地上铺开素纸，磨起墨来，也不起草，竟信手半行半草，写了两首五言律诗。写完，双手捧了送与知县，知县见了，反吃一惊道：“怎到做成了。”忙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咏　驴

其一

赋体庞然大，居才只此蹄。

长鸣悲急策，稳步喜香泥。

蹇节王臣并，微劳犬马齐。

谩夸千里志，百里且东西。

其二

于今称贱物，借古立名高。

负梦过邯郸，驮诗上灞桥。

倒骑思往事，笑堕忆前朝。

独愧无他技，长为子厚嘲。

王知县看了又看，不胜惊喜道："如此俗题，做得风流香艳，又古又雅又敏捷，真才女也。若非今日领教，几乎失敬，快请起来。"甘梦道："父母老爷公堂之上，庶民弱女，自宜匍伏，安敢失礼，以损观瞻。"知县道："你又无罪，此番考较，原属事外，快快请起，重斯文也，于礼无碍。"甘梦因叩一首，便走起来，立在半边。王知县又问道："你学诗，谁为师训，这等高妙。"甘梦道："山僻村女，何处执经问字，惟与家兄甘颐，朝夕吟咏耳。"

——选自《两交婚》第14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两交婚》热情肯定了青年男女追求理想中的佳偶的权利，宣扬了"才美必与才美为缘"的观点。书中的甘梦虽然着笔不多，也是这种爱情观的忠实信奉者。

作品第九回至第十四回，写甘梦表兄刁直貌陋不学，久欲娶甘梦为继室，甘梦坚不同意。刁直趁甘梦之兄甘颐出门游学之机，诈称感谢甘颐相助之德，给甘梦之母田氏送来一对金凤宝钗，欲造成已给甘梦下聘的假象，然后强行娶亲。甘梦一眼识破其计，为防刁直耍赖，忙向县里呈文备案。不久，刁直果然上门迎亲，闹到县衙，知县王荫已知内情，将刁直痛斥。刁直见耍赖不成，连忙改换口气，称自己是以礼求婚，极口夸赞甘梦不仅"姿容美丽无比"，而且"诗才压倒古人"，求知县劝甘梦嫁给自己。王知县也想见识一下甘梦，

即传甘梦到堂对质。本篇情节便承此而来。

甘梦来到公堂上，王知县见她容貌清丽，神态安详，便和颜悦色地问她为什么执意不肯嫁给刁直，甘梦说明刁直一窍不通，枉戴儒冠，自己知书识礼，无论如何也不愿嫁给这种如同草木一样的蠢才。书生出身的王知县听了此言，心中颇有同感，不禁笑将起来，又提出两个问题："你一个小小弱女，焉知刁直就一窍不通？你既不嫁刁直，却思量要嫁何等之人？"甘梦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作了回答。针对后一个问题，她宣布了自己的择偶标准是："也不计贫富，也不论贵贱，也不问好丑"，只要有真才实学。正是按照这个标准，她针对前一个问题，主动提出："只要求老爷赐一题目，叫他与犯女对做。若是他有才，做的好似犯女，犯女即抱衾啸相从，亦所甘心。倘执笔攒眉，成章欲呕，虽拥王侯之贵，以势相加，有死而已，决难从命。"王知县本来就想看看甘梦是否真的有才，此言更是大合心意，便立即命二人当堂校诗，题目同是《咏驴》。聪明的甘梦一下子就猜出，王知县如此命题，既是对刁直暗含讥讽，也是避熟就生，有意考一考自己。不过，作为一个蕙心兰质的才女，她早已把吟诗作赋当做家常便饭，丝毫也不觉得题目有何难处。只见她不慌不忙地铺开白纸，顷刻之间就写成两首五言律诗，双手捧给知县。王知县见她如此迅捷，反倒吃了一惊；再看这两首诗，吟咏切题，用典自然，更是大加称赞。于是，他确信甘梦是个才女，连忙请她起来，站在旁边。

紧接本篇选文之后，作品写到王知县又叫甘梦做两首限韵诗，甘梦仍是一挥而就；而跪在一旁的刁直却无处下笔，手中只有白纸一张，除了叩头之外，再也不敢提婚娶之事。王知县狠狠地教训了刁直一顿，将他赶出公堂；又命人配上彩旗鼓乐，吹吹打打送甘梦回家。这一来，甘梦的名声轰动了全县。

这篇选文情节相当简单，但提出的择偶标准却值得重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婚姻关系不是政治的附庸，便是金钱的奴婢，人们追求的是门当户对，公认的婚嫁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在本篇中，甘梦却公开宣称，择偶的标准不在财产的多少，

不在地位的高低，也不在相貌的美丑，而在于要有真才实学。这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挑战，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

当然，这种对才学无限赞美（所谓才学又主要是会做几首诗），并以之作为择偶的主要标准的态度，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这种择偶标准，与千百万辛勤耕织，奔走衣食甚至啼饥号寒的平民百姓的恋爱观、婚姻观相比，自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表现了正直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希望以才学来傲视王侯，赢得社会承认的心理，折射了明代后期以来重视人本身的品格、价值的新的社会思潮，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本篇主要描写了甘梦的形象。尽管这种描写比较简率，人物形象也比较单薄。但是，在这短短的篇幅里，通过对话和衬托，她那充满自信的神态，从容不迫的举止，落落大方的风度，仍然给人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沈伯俊）

《画图缘》

《画图缘》，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十六回。光绪年间石印本改题《花田金玉缘》。原刊本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据其口气，天花藏主人应即本书作者。

作品主要写花天荷与柳蓝玉、柳路与赵红瑞的姻缘故事。书叙：两广“峒贼”瘟火蛇扰乱地方，总兵桑国宝不能御，朝廷下诏求贤。浙江温州秀子花天荷，美如冠玉，才学秀出，膂力过人，为人老成。偶遇异人，赠秘书一卷，谓“功名、婚姻俱在此中”，归家看时，中有二图，一为两广山川图，一为一幅名园图。于是应诏赴两广，谒桑国宝献策，得授监军。不久，因桑国宝优柔寡断，又信谗言，花天荷之计不能实施，乃不辞而别。途经一园，景色秀丽，与秘书所画相似，遂留连不忍去。园主柳路，系已故柳京兆之子，相貌秀美，因被本县赖秀子诬陷，离家避祸未归。适公差来拿柳路，以为花天荷即是，将其押到县衙。天荷辨明是非，使柳路不再蒙冤，赖秀子遭到革逐，自己则被桑国宝请回。柳路得知，十分感激，特到广东拜谢，二人一见如故。一日，二人相约到郊外花田赏花，天荷临时

有事，柳路独往，邂逅赵参将之女红瑞，一见钟情；赵红瑞亦慕其美，命家人打听，家人却误以为即花天荷。一月后，天荷以送柳路为名，再度离开广东，同到柳府。正值柳路又遭诬陷，仍亏天荷为之解免。柳母深谢天荷，恳请其留下。柳路孪生姐蓝玉，相貌与柳路恍若一人，且才思敏捷，诗词一道，远胜其弟。柳路重天荷之为人才学，欲以姐姐相许，因忙于读书应考，仅表示愿作伐而未及说明。新春来临，柳路到省会试，赵参将请人向花天荷提亲，寻至柳府，天荷知赵红瑞所悦者实为柳路，乃诈称不愿被桑国宝所知，须改姓名，随即向柳母要来为柳路定情的碧玉连环，以柳路名义，请来人带给赵家。柳路回家后，询问天荷，天荷反问柳路欲作伐何人，双方皆闪烁其词，柳路仅云欲为天荷聘者姓蓝名玉，面貌与已无二。天荷甚喜，即以秘书为聘礼。忽花家来人，报天荷之父病重，天荷慌忙回家，临行方对柳路说明已代其聘定赵红瑞。此时，桑国宝接连战败，钦差夏侯春按察两广，闻花天荷之才，命人至柳府礼请，不遇。幸亏蓝玉潜心研习秘书，已谙熟于心，便依书写成用兵方略，假称天荷所留，请来人带去。夏侯春照此用兵，一战获胜，乃保举花天荷为两广总兵。花天荷回家后，知父本无病，系借此召自己回乡应试，遂赴乡试，高中解元，又得诏命为两广总兵。遂借上任之便，赶到柳府，与蓝玉完婚。柳路得中进士，亦与赵红瑞成婚。花天荷破敌成功，封大勋侯，忽遇当年赠书的异人，随后追去，方悟是汉代马援显圣，“因知功名、姻缘皆系前定。”

作品象大多数才子佳人小说一样，宣扬了才美与才美相配的观点，并把功名富贵作为才子与佳人得以结合的必要条件。然而，花天荷与柳蓝玉，仅仅在柳蓝玉乔妆柳路与之联诗时见过一面；柳路与赵红瑞，也只是在花田赏花时匆匆一瞥。他们的婚姻关系，既缺乏感情的交流，也谈不上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没有经历与邪恶势力斗争的考验。因此，整个故事缺乏内在的矛盾冲突，也缺乏动人的思想力量。

书中的主要人物花天荷，兼具美貌、才学、勇力、老成四大优点，可谓文武兼备，知勇双全，与一般只会吟诗作词的才子相比，带

有自己的特点。不过，由于作品没有围绕他设置足够的矛盾冲突，因而他的个性特色并不突出。另一个重要人物柳路，虽然容貌甚美，却既不会理事应变，又不会诗词歌赋，实有愧于“才子”之名。至于柳蓝玉、赵红瑞这两位佳人，前者虽可见其诗才、机巧，但性格仍不鲜明，后者则着笔甚少，给人的印象更为淡薄。

作品以画图秘书为缔结姻缘的线索，构思具有一定特色。在情节设置上，作者虽刻意求奇，竭力在两对才子佳人缔结姻缘的过程中制造扑朔迷离的氛围，但是，柳路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有一位孪生姐姐？花天荷明知赵家认错了人，为什么不予说明，而又用柳路名义送去聘礼？两位才子既要互相作伐，又何必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作者故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给人以为奇而奇，故弄玄虚之感。至于双方临到成婚之时尚在猜猜疑疑，更属恶趣，毫无美感可言。此外，作品过分夸大山川图的作用，似乎凭此即可克敌制胜，显然也是不懂军事的迂腐之见。(沈伯俊)

《平山冷燕》

《平山冷燕》，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二十回。署“荻岸山人编次”。

本书书名模仿《金瓶梅》，由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个人物的姓氏拼成。作品主要描写燕白颔和山黛、平如衡和冷绛雪这两对才子佳人的婚姻故事。书叙：钦天监奏称“奎壁流光，散满天下，主海内当生不世奇才”，皇帝大喜，诏求真才；又适见白燕盘旋，即命百官赋白燕之诗。满朝官员皆无以应对，大学士山显仁乃献其十岁幼女山黛所作之白燕诗。皇帝阅后大为赞赏，传旨召见山黛，赐玉尺一条，“以此量天下之才”；金如意一柄，“文可以指挥翰墨，武可以捍御强暴。倘后长成择婿，有妄人强求，即以此击其首，击死勿论。”并赐御书“弘文才女”匾额。山显仁特筑玉尺楼以供奉玉尺、金如意，亦为山黛读书之处。一时才女之名大噪，上门求诗者络绎不绝。后因诗嘲知府晏文物，被诬奏诗文皆非己出。天子命山黛与众文士当面考较诗文书法，众皆不及，山黛才名愈加远播。假

名士宋信因故意难为山黛被责，潜赴扬州，招摇撞骗，且欲买一识字通文之女献给山黛为继室，以为进身之阶。适有十二岁村女冷绛雪诗才出众，宋信与之较诗被嘲，乃勾通知府强行将冷绛雪买去，送往山府。冷绛雪赴京途中题诗，得洛阳才子平如衡唱和，彼此爱慕。冷到山府后，与山黛才力相当，结为知己，被山显仁收为义女，并以题诗为天子所知。松江才子燕白颔与平如衡结为挚友，同被官荐为天下奇才。二人慕山黛之名，欲与较诗，并寻访冷绛雪，遂化名赵纵、钱横，潜入京师。燕白颔偶然瞥见山黛，羡而题诗，山黛亦题诗答之，但双方均未留下姓名。燕、平二人来到山显仁告病退居的庄园，题诗挑战。山黛与冷绛雪化装为纪室，分别与平、燕对诗，平、燕才皆不敌，由衷叹服，抱愧而去，却深得山、冷二女赏识。燕、平二人不受荐举，入京会试，燕中状元，平为探花。于是天子亲自主婚，燕白颔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同时成婚，四人皆遂其心愿。两对夫妻，才美相宜，传为佳话。作品竭力颂扬山黛、冷绛雪这两个女主人公，她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集美貌与聪明于一身，以出众的才华压倒文武百官，翰苑名公；她们充满自信，落落大方，在须眉男子面前毫无自卑畏缩之态，甚至敢于嘻笑嘲弄。这一切，显然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勇敢挑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不过，作者对整个封建道德体系并未否定。书末以艳羡的口气叙述“天子赐婚，宰相嫁女，状元探花娶妻，一时富贵，与尽人间之盛”，也表现出较庸俗的情趣。

作品构思奇巧，表现出“尚奇”的审美倾向。书中写冷绛雪与平如衡题诗唱和，山黛与燕白颔邂逅相遇，均已一见钟情，但两对有情人皆未能交谈，以致相思成病，寻访无门。燕、平二人入京用的化名，偏偏考较燕白颔的是冷绛雪，考较平如衡的是山黛，有情人当面错过，心中更布下层层疑云。直到天子主婚时，四人还互相牵挂心上人，最后才真相大白，皆大欢喜。如此错上加错，疑中生疑，使全书情节一波三折，摇曳多姿。作者颇谙犯避衬托之妙，通过几次考较诗文，让山黛、冷绛雪两位才女大显身手，使其秀外慧中的形象更为突出。特别是宋信的三次考较诗文，看似犯笔，却颇

具匠心：第一次与山黛考较，使他被逐出京师，来到扬州，得以见到冷绛雪；第二次与冷绛雪考较，使冷绛雪被送入京，与山黛相会；第三次与燕白颔、平如衡考较，激发了二人与山黛一试高低的雄心。这样的描写，就起到了沟通人物关系的作用。此外，作品的语言也相当流畅生动。

不过，作品在艺术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作品写山黛十岁，冷绛雪十二岁时便诗才敏捷，天下无对，而且熟谙人情世故，虽然意在颂扬才女，却未免夸张过甚。其次，作者吹嘘平、山、冷、燕四人皆有子建李杜之才，但其诗则词意平庸，“所举佳篇，复多鄙倍，如乡曲学究之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反倒使人哑然失笑。（沈伯俊）

较诗嘲宋信

冷绛雪道：“村女油腔，诚所不免，以未就正大方耳。今蒙宋老诗翁以风筝赐教，胸中必有成竹，何不亦赋一律，以定风雅之宗。”宋信见要他作风筝诗，着了急道：“风筝小题目，只好考试小儿女，吾辈岂可作此。”郑秀才道：“宋老先生既不屑做此小题，不拘何题，赐作一首，也不枉舍甥女求教之意。”陶柳二人道：“此论有理，宋先生不必过辞。”宋信没法，只得勉强道：“非是不做，诗贵适情，岂有受人缚束之理。既二位有命，安敢不遵。就以今日之游为题，何如？”陶柳答道：“甚妙。”宋信遂展开一幅笺纸要起草稿。研了墨，拿着一枝笔，刚写得“春日偕陶先达、柳孝廉城南行游，偶过冷园留饮”一行题目，便提笔沉吟半晌，不成一字。陶进士见其苦涩，大家默默坐待，更觉没趣，只得叫家人拜匣中取出一柄金扇，亲自递与郑秀才道：“令甥女写作俱佳，欲求一挥，以为珍玩，不识可否？”郑秀才接了道：“这个何妨。”因接付与冷绛雪。冷绛雪道：“既承台命，并乞赐题。”陶进士惊喜道：“若出题，又要过费佳思，于衷不安。”冷绛雪道：“无题则无诗，何以应教。”陶进士大喜道：“妙论，自别也罢。粗扇那边画的是一双燕子，即以燕子为题，何如？”冷绛雪听了也不答应，提起笔来一挥而就，随即叫郑秀才送与陶进士。陶

进士看见墨迹淋漓，却是一首七言句写在上面：

寒便辞人暖便归，笑他燕子计全非。

绿阴如许不留宿，却傍人家门户飞。

陶进士与柳孝廉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喜之不胜道："这般敏绝奇才，莫说女子中从不闻不见，即是有名诗人，亦千百中没有一个，真令人敬服。"柳孝廉看了动火，也忙取了一柄金扇送与郑秀才道："陶先生已蒙令甥赐教，学生大胆，亦欲援例奉求，万望慨诺。"郑秀才道："使得使得，但须赐题。"柳孝廉道："粗扇半边亦有画在上面，即以画图为题可也。"郑秀才忙递与冷绛雪。冷绛雪展开一看，见那半边却是一幅高士图，因提笔题诗一绝道：

穆生高况一杯酒，波夜清风三尺桐。

不论须眉除去骨，布衣何处不王公？

冷绛雪写完，也叫郑秀才送还，陶柳二人争夺而看，见二诗词意，俱取笑宋信，称赞不已。再回看宋信，尚抓耳挠腮，在那里苦挣。二人也忍不住，走到面前笑说道："宋兄佳作曾完否？"宋信正在苦吟不就，急得没摆布。又见冷绛雪写了一把扇子又写一把，就如风卷残云一般，毫不费力。又见陶柳二人交口称赞，急得他寸心如火。心下越急越做不出，欲待推辞，却又吃不多酒，欲待装病，却又仓卒中装不出，只得低着头苦挣。不期陶柳看不过又来问，没奈何，只得应道："起句完了，中联结句尚要推敲。陶进士道："宋兄平日尚不如此，为何今日这等艰难，莫非大巫见了小巫吗？"宋信道："真也作怪，今日实实没兴。"冷绛雪听了微微笑道："'枫落吴江冷'，只一句，传美千古。佳句原不在多，宋诗翁既有起句足矣。乞借一观。"宋信料做不完，只得借此说道："既要看，就拿去看，待看过再做也不妨。"郑秀才遂走到案前，取了递与冷绛雪。冷绛雪接着一看，只见上面才写得两行。一行是题目，一行是起句道：

结伴寻春到草堂，主人爱客具壶觞。

冷绛雪看了又笑笑道："这等奇思异想，怪不得诗翁费心了。莫要过于劳客，待我续完了吧。"因提起笔来续上六句道：

一枝斑管千斤重，半幅花笺百丈长。

心血吐完终苦涩，髭须断尽只寻常。

诗翁如此称风雅，车载还须动斗量。

写完仍叫郑秀才送与三人看。陶柳看完，忍不住哈哈大笑。羞得个宋信通身汗下，彻耳通红，不觉恼羞变怒，大声发作道："村庄小女，怎敢如此放肆。我宋先生遨游天下，任是名公巨卿，皆让我一步，岂肯受你们之辱。"冷绛雪道："贱妾何敢辱诗翁，诗翁自取辱耳。"因起身向陶柳二人深深拜辞道："二位大人在此，本该侍教。奈素性不耐烦剧，避浊俗如仇。今浊俗之气冲人欲倒，不敢不避，幸二位大人谅之。"拜罢，竟从从容容入内去了。

——选自《平山冷燕》第6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平山冷燕》为了表现几个才子佳人的过人才华，安排了好几个考较诗文的情节，《冷绛雪较诗嘲宋信》就是其中生动风趣的一篇。

作品第六回，写扬州城外富户冷新之女冷绛雪，不仅生得如花似玉，而且自幼聪颖异常，好学嗜书，八九岁时已是下笔成文，出口成诗；只可惜生长乡间，无人赏识。在她十二岁那年，假名士宋信来到扬州，凭借知府窦国一的吹捧揄扬，加上本人的四处卖弄，竟混了个"大才子"的名声，到处访求才貌兼美的女子。冷新偶然听说，便同女儿商量，想请宋信来与绛雪考较诗文，只恐他名声赫赫，难以请动。冷绛雪采用激将法，请父亲在宋信寓所墙上贴出一张大红条子，上写："十二岁小才女冷绛雪，执贽学诗，请天下真诗翁赐教。冒虚名者，勿劳枉驾。"宋信虽然心中发虚，但抹不下"才子"的面子，又禁不住别人的撺掇，便同陶进士、柳孝廉一起来到冷绛雪居住的香锦里浣花园。冷绛雪早已叫父亲请来母舅郑秀才在家恭候。于是，一场竞赛在"大名士"与小才女之间展开了。先是冷绛雪请宋信命题作诗，宋信以《风筝》为题，冷绛雪一挥而就，诗中对宋信暗含讥讽，陶、柳二人大加称赞，宋信却斥之为"油腔"。本篇选文即紧承而来。

冷绛雪针对宋信的斥责，要他也写一首，"以定风雅之宗"。宋信虽然虚名在外，却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一见要他作诗便着了急，但还要硬撑门面，便推托道："风筝小题目，只好考试小儿女，吾辈岂

可作此。”众人都想见识一下他的诗才，纷纷催逼，宋信无奈，只好以《过分冷园留饮》为题。这本是一个熟滥题目，容易下笔，但他腹中空空，诗思枯竭，“沉吟半晌，不成一字”，实在可怜已极！

当宋信拼命搜索枯肠的时候，冷绛雪先后应陶士、柳孝廉之请，接连写了两首题扇诗，都是下笔立成，毫不费力；两首诗既紧扣扇面画意，又语关眼前情景，自然而贴切。如此敏捷的诗才，使陶、柳二人又惊又喜，更加佩服。她那轻松自如、游刃有余的神态，与宋信抓耳挠腮、心急火燎的苦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时的宋信，写又写不出，溜又溜不掉，想装病也不可能；眼睛看的是竞争对手行云流水般的诗才，耳朵听的是同伴对冷绛雪的由衷称赞，憋了半天才凑出了稀松平常的起句，真是狼狈不堪。至此，“冒虚名者”的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冷绛雪早已看出宋信并非真才子，到了这种地步，鄙视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她拿过宋信的诗稿，信笔续了六句，一方面讽刺宋信下笔之慢：“一支斑管千斤重，半幅花笺百丈长”，一方面嘲笑宋信诗才之劣：“心血吐完终苦涩，髭须断尽只寻常。”寥寥数语，对这位附庸风雅的假诗翁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宋信怎么也想不到，半世浮名，竟在这十二岁的小丫头手中输得精光。不禁恼羞成怒。可是，冷绛雪已经不屑于再同他搭话，对陶、柳二人说了句“今浊俗之气冲人欲倒，不敢不避”，便径直入内去了，撇下气急败坏的宋信在那里出尽丑态。这一场考较，终于以冷绛雪的全胜而告终。

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情节里，作者巧妙地运用衬托手法以突出人物的形象：以宋信的大言欺人衬托冷绛雪的快人快语，以宋信的心虚腹空衬托冷绛雪的满腹才学，以宋信的苦吟不成衬托冷绛雪的任意挥洒，以宋信的进退维谷衬托冷绛雪的神定气闲。结果，“大才子”画皮剥尽，名声扫地，而小才女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平山冷燕》第四回已经写了才女山黛与夏之忠、宋信等诗文名家考较诗文的情节，本篇内容似乎与之相犯。然而，尽管山黛与冷绛雪貌美相近，才高相似，这两个情节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山黛是

因为被人诬奏诗文皆非己出而奉旨考较，冷绛雪则是主动向名家提出挑战；山黛所作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冷绛雪写诗则是率情任性；山黛在考较中始终不出恶语，冷绛雪则敢于挖苦欺世盗名的假才子。一个是相府中的大家闺秀，一个是乡村里的平民女儿，气质、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作者正是通过这两个相犯而不雷同的情节，使两个各具特色的才女形象并峙于读者心中。（沈伯俊）

《女才子书》

《女才子书》，清代小说。十二卷。又名《闺秀佳话》、《女才子传》、《美人书》、《情史续传》。作者鸳湖烟水散人，姓徐，字伙涛，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有学者认为他即徐震，亦即天花藏主人。

全书各卷皆单独成篇，各以一个女子为主角，实为一短篇小说集。卷一《小青》，写明代扬州才女小青，姣美绝伦，聪颖过人。十六岁时，因其母贪财，被卖与杭州富家公子冯生为妾。冯生浮华粗俗，其妻十分妒悍，小青抑郁成疾，唯以诗词抒写哀伤之情，死时年仅十八岁。卷二《杨碧秋》，写会稽才女杨碧秋，姿容秀美，性情端庄，嫁与庠生谢二玄之子茂才为妻。茂才交结无赖，嗜赌宿娼，碧秋屡次泣劝，茂才知而不能改，为偿赌债，竟偷卖家中田产，被其父重责，伤病而死，唯留一遗腹子。碧秋誓守贞节，寄居尼庵二十一年，其子中进士后，母子方才团圆。卷三《张小莲》，写金陵才女张小莲，出身显宦，容色倩丽。邻居监生朱正色，风流多才。小莲与之彼此爱慕，互通吟咏，遂引朱生入室，共谐鱼水之欢。后朱生托小莲父之座师作伐，二人方得成婚。从此夫妻吟咏唱和，恩爱异常。卷四《崔淑》，写关县才女崔淑，姿色妖艳，颖慧异常。其父嗜酒，莱农刘子重邀其酣饮，趁机求婚，崔父醉而允之。崔淑出嫁前，梦入天宫，被称为"二品夫人"。婚后某日，刘子重入城，偶有一过路秀才买菜，淑出面答应，子重适归，以为有私情，怒休之。淑回家一年后，那位秀才来访，说明名杨汝之，浙江山阴人，愿聘淑为妻，崔父许之。不久，汝之中进士，选授吴县知县，与淑完婚。后汝之任至闽中布政，淑之梦果然应验。卷五《张畹香》，写扬州才女

张畹香，系富户张玉楼之女，天姿妩媚，才智出众。书生娄子拱，风流儒雅，以诗才得畹香爱慕，畹香不顾其家贫，告父母许配子拱。婚后，畹香以其智计，屡为子拱免祸生财，子拱对之言听计从。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乱中，夫妻相保安居，全仗畹香之力。卷六《陈霞如》，写陈玄洲、屠氏夫妇俱善诗，膝下三女：霞如、玉娟、小莺，均有倾城之貌，而霞如最美。屠氏姨侄崔生，幼时与霞如同学，后随父任外出，六年后来陈家探亲，遂留下读书。崔生羡霞如之美，欲图亲近；霞如命婢蕙香传诗与崔，崔生以诗答之。玉娟截获此诗，即仿霞如笔迹，与崔生密约幽期。不久，崔生入泮，向陈家求聘霞如，玄洲许之，仍留其住在堂侧，玉娟又冒充霞如私会崔生，竟成鱼水之欢。霞如与崔生成婚后，方知玉娟偷情，霞如愤然，崔生则不以为意。未几，小莺亦效玉娟，与崔生有染。屠氏得知，急催玄洲将娟、莺嫁出。卷七《卢云卿》，写临安才女卢云卿，姿容绝世，精通音律。十七岁时，嫁与张汝佳。汝佳嗜酒好客，夫妻之情淡薄。一日，汝佳大宴诸友，云卿立于屏后窥之，见末座一少年，衣冠破旧，而姿貌非常，问家僮，知其名刘新，字月嵋。后汝佳狂饮获疾，呕血而死。次年清明，云卿随张翁为汝佳上坟，刘月嵋在旁偷视，又尾随其轿，吟诗挑之。云卿知月嵋可托终身，次日晚即与之私奔，避居月嵋舅家。后知张翁宽厚不究，乃认其为父。不久，月嵋中进士，选授四川司李，人皆称云卿独具慧眼，可比卓文君。卷八《郝湘娥》，写保定府贫女郝湘娥，容色秀丽，聪颖过人。十一岁时卖入巨族窦眉生家，为其女珍姑伴读。至十六岁，能诗善弈，妙解音律。珍姑出嫁后，湘娥被其兄窦鸿纳为妾，宠冠诸姬，珍宝器玩皆归其掌握，艳名远播。山阴贡生崔平仲入京候选，途经保定，拜谒窦鸿，求见湘娥，惊羡不已，乃为一高官策划，欲夺湘娥。窦鸿拒之，高官怒，命人诬鸿谋反，捕之入狱。平仲又逼鸿献出湘娥，鸿暗中致书湘娥，说明缘由。湘娥留下绝命诗十首，与鸿同时自缢而死。卷九《王琰》，写苏州才女王琰，容色艳丽，性格温柔。十六岁嫁苏颖生，琴瑟调和，彼此恩爱。其秋，颖生赴省试，娶沈碧桃为妾，既而落第将归，唯恐琰妒忌不容。琰虽略加调笑，却并无妒意，与碧桃和

睦相处。后碧桃生一子，取名小眉。颖生屡试不第，抑郁病逝。琰与碧桃同心相守，抚育小眉。小眉垫师黄洵慕二人美色，出语挑逗，琰立即将其辞退。小眉弱冠即以文章显名，人皆称琰为贤德之妇。卷十《谢彩》，写秀水才女谢彩，柔肌纤质，有超凡出尘之态。同郡贵公子吕生欲纳为继室，其父欲许之，彩声称志在慕仙，坚执不从。其表兄丁生，才貌兼美，偶然来访，彩请父留住，云与丁生有宿缘未尽，其父即招丁生为婿。婚后三日，有玉城仙史、萏上君、少室灵妃等仙女前来贺喜，丁生乃知彩系仙女下凡，彩则自言本系蓬莱璇妃幼女。六年后，玉城仙史又到其家，授丁生炼神养气之诀。自此，彩不吃饭食，只进茗果，不久，端坐仙逝。丁生亦绝意功名，遍游湖海，不知所终。卷十一《郑玉姬》，写郑玉姬本系良家女，十一岁时父母双亡，被其叔卖与名妓薛媚卿。媚卿见其姿容艳丽，教以诗画琴弈，玉姬皆能领略。至十六岁，名重一时。玉姬虽堕烟花而矢志从良，时欲托身有情郎君。关江才子吕隽生，俊雅潇洒，闻玉姬之名，特往访求，二人一见钟情，誓结同心。半年后，隽生借助本郡刺史，为玉姬赎身，一段美满姻缘终于成就。卷十二《宋琬》，写杭州才女宋琬，系潮州刺史宋长吉之女，容貌秀丽，工于诗画。从小随父宦游，十六岁时回到杭州。其表兄谢骐，字天骏，貌美有才，偶游西湖，拾得玉燕钗一只，上系纸条，题诗云："愿随多情者"，"良缘亦在此"。次日，骐拜见宋长吉夫妇，与琬相见，方知玉燕钗为其所遗，惊喜不已。琬对骐亦一见钟情。二人互传诗笺，欲结良缘，不料长吉将琬许配他人，琬抗拒不成，约骐雇船私奔。行至关江，忽被舟人抢劫，二人各自逃生，经过一番波折，方才团聚。后骐考中进士，夫妻荣归故里。

作品描写了一批理想中的美女形象，热情颂扬她们美丽的容貌和多方面的才能，高度评价她们出众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积极肯定她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对于小青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深厚的同情；对于卢云卿、宋琬的私奔，作者给以大胆的肯定，也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芒。然而，作者把解决若干矛盾的希望寄托于才子中举做官，欣赏一夫多妻制度，等等，也

反映出一定的思想局限。

在艺术上，作者刻意经营，形成一种与题材相适应的华美婉约的叙事风格，谋篇布局亦颇见巧思；全书虽用文言写成，语言尚称流畅。不过，各篇的《引》时嫌过长，篇中穿插诗词又觉过多，难免给人繁冗之感。（沈伯俊）

《女开科传》

《女开科传》，清代小说。十二回。题署“岐山左臣编次”。岐山左臣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作品主要写余梦白等三位书生与倚妆等三位妓女的悲欢离合故事。书叙：南直隶苏州府秀才余梦白，字丽卿，出身显宦，眉清目秀，才学出众。自父母亡后，孑然一身。他自恃家富才高，一再拒绝别人提亲，声称：“要做我的浑家，除非是今世上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褵。”一个春日，丽卿到虎丘游玩，与书生梁文昭（字远思）、张眉（字又张）、戏子王子弥、和尚三茁相遇。丽卿与梁、张二人谈得投机，当即结为八拜之交。次日，三人相约寻觅本地才色佳人，适逢妓女倚妆、文娟、弱芳等聚在一起分题作诗。丽卿见倚妆容貌娇艳，诗才清丽，顿生爱慕之意；倚妆早想跳出娼门，亦对丽卿一见钟情。同时，梁远思与弱芳，张又张与文娟也都心心相印。丽卿出资千金，邀集花社众姬试诗，为之传名，以为一时盛事。考试比照科举规则，此即“女开科”的由来。丽卿自任总裁，梁、张二人协助阅卷，丽卿表兄焦彦贵临时撞来，充任监临。经过评阅，取中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六名，赐进士出身；三甲九名，赐同进士出身。众人模仿琼林宴饮酒祝贺。不料一个无赖因平日忌恨丽卿，竟到察院诬告其谋反，巡按亲自领兵前去捕捉。丽卿与梁、张二人跳墙逃去，焦彦贵醉倒被捉，遭责打后又被枷示，三日后死去。巡按心知众人并非谋反，张榜宣布不再追究。再说王子弥以男色事人，本与三茁相好，后因与梁、张二人来往，被三茁辱骂，欲借官府之力责罚三茁；三茁色迷心窍，诈称察院捉拿花案人犯，欲使倚妆外逃，趁机奸骗，被倚妆识破，由鸨母扭送官府；结果，王子弥

被打死，三苗被枷示。焦彦贵之妻绰号“母夜叉”，恨其夫被丽卿牵连而死，欲害丽卿，反被讼棍所骗，将家产耗尽，落得乞计为生。丽卿化名鲁昭，字易水，到衢州投奔姑妈，在其家中发愤读书。倚妆误听传言，以为朝廷又要追查花案，即与文娟、弱芳雇船出走，谁知遇风船翻，三人各自挣扎，弱芳爬到岸上，到大悲庵寄居；文娟被浪冲到一个村落岸边，被一对卖豆腐的老夫妻救起，收为女儿；倚妆被冲到奉调进京的苏州巡按船边，亦被救起，认为义女。丽卿在衢州以化名应考，连战皆捷，遂进京会试，又中进士，房师正是升任京台的苏州巡按；梁远思、张又张亦中同榜进士。经过殿试，丽卿中了探花，考选翰林，梁远思任江南淮安府推官，张又张任山东兖州府滋阳县知县。丽卿告假省亲，一路寻访倚妆，却先遇到文娟；到了淮安，又知梁远思已与弱芳团聚。丽卿送文娟到山东后，因倚妆独无下落，忧思成疾。其座师正在山东家中，从倚妆口中问明二人关系后，将倚妆送到丽卿船中，丽卿不禁喜出望外。一对情人，这才成就美满姻缘。

作品一开始就指出：“可恨这一片清白世界，却被一班儿险媚的恶朋弄得不上不下，不干不净”。作者满怀愤激之情，对封建末世社会之腐败；风气之恶浊，进行了尖锐的针砭；对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予以辛辣的嘲讽；对青年男女忠于所爱的痴情，则予以肯定。但是，作者的道德标准，大多不脱封建藩篱，评判世事又常常委之天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作品的批判锋芒。

由于作者重在抒发自己“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感慨，所以几乎每一回开头都要先发一通议论，行文中间也不断插入议论，喋喋不休，甚至连篇累牍。如第二回一来就用一千多字发一通“虽则是风流韵事，也要不脱腔骨”的议论，然后才接入正文；第三回写众妓女试诗时，又用了三千多字的篇幅大谈科举中的各种丑态。这样一来，全书就显得结构松散。对于人物的塑造，作者却用力不多，因此书中人物的形象都很单薄；象苏州巡按这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既是花案的审处者，后来又是倚妆的义父，余丽卿的房师，作者竟忘了给他安个姓氏。总之，全书小说味道不足，艺术成就也较低。（沈伯俊）

《金云翘传》

《金云翘传》，明末清初小说。二十回。署“青心才人编次”。

本书书名模仿《金瓶梅》，由金重、王翠翘、王翠云三个人物的姓名各取一字拼成。作品主要写金重与王翠翘、王翠云姐妹的悲欢离合故事。书叙：明代嘉靖年间，北京有一王员外，膝下一子二女。子王观，学习儒业；长女翠翘，次女翠云，俱容貌秀丽，通诗赋，翠翘尤喜音律，善胡琴。同里有富家书生金重，貌美才高，慕翠翘之名，在王家宅后购置揽翠园，伺机接近。一日，金重拾得翠翘金钗，二人得以交谈，彼此爱慕，遂订终身之盟。忽因金重之叔死于辽阳，金重匆匆告别翠翘，随父前去搬运灵柩。翠翘家因姨父被强盗诬为窝主而受到牵连，家私被抄，王员外父子惨遭拷打。翠翘为救父、弟，毅然卖身，并要翠云代偿金重情债，又给金重留下诗、书告别。监生马不进，久恋烟花，堕落为鸨母马秀的帮凶，以娶妾为名，把翠翘买到临淄，欲逼她当妓女。翠翘不从，以剃刀自刎，被救活。不久，马秀勾结流氓楚卿，骗翠翘私奔，半途将她追回，加以毒打，遂逼使她接客，改名马翘；因其容貌才艺出众，很快名倾一时。无锡书生束守游学到临淄，爱恋翠翘，为她赎身，娶为别室。束守之妻宦氏奇妒而又狡诈，假作不知束守娶妾，却暗遣家奴将翠翘抓到无锡，以毒打逼其为奴。束守害怕老婆，不敢相认，宦氏更故意当其面折磨翠翘。数月后，翠翘逃出束家，到招隐庵躲避。后因恐走漏风声，庵主觉缘送翠翘到薄婆家暂住，不料又被薄婆侄儿薄幸卖到浙江台州娼家。翠翘自叹命蹇，只得再度接客。江湖好汉徐海来访翠翘，二人情投意合。次日，徐海即为翠翘赎身，与之同居五个月后别去。三年后，徐海起兵为寇，统率雄兵十万，横行沿海一带，并差人迎翠翘至军中，对她极为宠爱。不久，徐海发兵擒来马不进、马秀、楚卿、宦氏、薄幸等人，杀的杀，打的打，为翠翘报仇雪恨。官兵屡次征讨，均被徐海打得大败。督府遣人招抚，徐海初时拒绝，因翠翘再三劝其归顺朝廷，乃从之。督府乘其不备，发兵袭击，徐海仓促应战，被乱箭射死。督府将翠翘配与永顺酋长，翠翘痛心徐海

为听己言而死，不愿再次受辱，投钱塘江自尽，不料又被觉缘救起，在附近的云水庵藏身。这时，金重已娶翠云为妻，高中进士，历任地方官，到处寻访翠翘；王观亦中进士，授任扬州。二人携全家同到杭州再度寻访，听说翠翘投水身死，十分哀痛，到钱塘江边哭祭。忽遇觉缘前来说破真相，全家忙将翠翘接走。至此，翠翘终于与金重成就姻缘。

作品虽然以王翠翘与金重的悲欢离合为情节框架，但以主要篇幅描写了王翠翘浸满血泪的经历，通过她卖身救父，两度为娼，两度从良，受尽凌辱，终至愤而自尽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官府的专横腐败，官军的怯懦无能，地痞流氓的狡诈狠毒，从而勾画出一幅封建社会的黑暗图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打入生活底层的青年妇女的种种不幸，满腔悲愤地喊出："人生最苦是女子，女子最苦是妓身。"这种鲜明地站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立场，为之倾诉不平的态度，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民主精神，比之以往许多反映妓女生活题材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大大深化了一步。作品肯定王翠翘报仇雪恨的合理性，但把她赖以复仇的海盗徐海写成豪侠仗义的英雄，而抹去其荼毒沿海百姓的罪行，则反映了作者对史实认识的偏颇。

书中的王翠翘，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她不仅容貌艳丽，锦心绣口，而且性格坚强，颇有决断。当灾难突然从天而降，使她的家庭面临毁灭的紧急关头，她毅然决定牺牲自己，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走的路子。当她发觉被骗入娼家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她不惜一死。可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怎敌得过盘根错节的恶势力？她上过当，受过骗，遭到过怵目惊心的凌辱；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并没有使她自甘沉沦，反而使她性格更加坚韧，思想更加成熟，她就象巨石重压下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挣扎着。作品通过环境的描写和心理的刻画，真实地表现了翠翘的性格发展过程，使她成为古代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

作品情节曲折，波澜起伏，语言比较生动流畅，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遗憾的是，作者囿于传统文化心理，硬给王翠翘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沈伯俊）

官氏折磨王翠翘

话说王翠翘认得是束生，正欲上前厮认，听得小姐恁的称呼，想着姥姥临别吩咐，叫他见熟人切莫厮认，性命要紧之说，连连收住了口，暗点头道："我道我怎的得到这里；原来是妒妇的计较。我且忍气上前，又作道理。"含住眼泪，走近前，朝着束生道："姑爷磕头。"束生一则初回，二则翠翘已死一载，那知他落难于此，三来裙布素装，不似当时华丽也，再不想被这女平章弄在家里。一见翠翘磕过头，因问官氏道："这女子从那里来的？"小姐答："爹爹在北京时讨来伏侍我的。这丫头倒也能干，擅新声，弹得好弦子。"束生闻此二语，打动了他思翠翘的念头。不觉一阵心酸，泪盈眼眶。故推整衣，拭了情泪道："他叫甚名字？"小姐道："叫做花奴。"束生道："花奴，你起来，好生伏侍小姐。"翠翘含泪应了一声，起来立在官氏身边。束生一眼看去，惊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目瞪心呆。这花奴兀的不是王翠翘！暗暗叫苦道："罢了，中了这妒妇计了。他当时不认我娶妾，正是此意。今日叫我如何招架，如何解救！可不苦杀翘儿也。这是我害他了。"忍不住泪流满脸。官氏道："相公因甚下泪？"束生道："起服在途，念及你婆婆，不觉心酸泪下。"官氏道："相公若为婆婆泪下，可谓至孝矣。"翠翘见束生如此牵情，那眼泪儿那里禁得，便扑簌簌吊将落来。恐怕官氏看破，即推故走进去了。有古诗为证。诗曰：

今日何迁次，新官与旧官。
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难。

官氏心知二人情况不堪，暗暗欢喜道："这番奈何得他有趣，强似杀这淫妇一刀矣。待我慢慢处置他。"分付整酒，替相公洗尘。束生道："途中劳顿，不堪任酒。则索罢休。"小姐道："花奴颇擅音律，叫他在旁司酒，强饮一杯，以慰久阔，勿阻妾之敬意。"束生无奈，只得勉强应承。

须臾酒至，二人坐下。官氏叫花奴来斟酒，翠翘至，执壶斟酒。小姐道："姑爷是要进前伏侍的，但不要违老夫人之命。伏侍管待无

妨，我不比那吃醋拈酸，不能容人的妇女。今日却要你多劝相公吃几杯。”翠翘斟酒，束生如坐针毡。几遍价欲待掀翻桌面，推倒酒埕，抱着翠翘嚎天痛哭。那禁宦氏甜言蜜语，嘻笑诙谑，频斟苦劝。束生坚辞不饮。宦氏道：“君再不饮，吾将效王恺故辙。”遂对翠翘道：“若不能劝姑爷饮此巨觥者，即以军令施行。快待觥跪奉姑爷！”翠翘不敢违命，低头奉酒，跪在束生前。束生手足无措，勉强一饮而尽。道：“小生已如命矣，幸恕花奴之罪。”小姐大笑道：“吾能为王恺，君不能效王敦！此酒可谓美人饮也。”束生道：“小生之恶醉强酒，亦犹王导当日之以人命为重也。”宦氏道：“相公可谓惜花人矣。花奴，再献姑爷酒。你善胡琴，可弹一曲，劝姑爷饮。”翠翘不敢违命，取胡琴，将壶斟酒，在束生、宦氏面前道：“姑爷小姐请酒，花奴奏胡琴侑觞。”小姐道：“只拣上好簇新中听的弹上来。若弹得不好，却是要打的哩。赏你酒一钟，肉二片，先吃后弹。”翠翘不敢不吃。束生看了心如刀割，泪从肚落。翠翘是打怕的人，怎敢违拗。整顿胡琴，和平韵律。因观束生昔是同床侣，今为席上宾，相看而不能相认，感慨兴亡，成悲今日，遂弹云……

……宦氏道：“果是绝妙好技，请相公满饮大白以赏之。”束生无奈，又强吞了一杯。眼中看了翠翘恁般折磨，讲又讲不得，说又说不出，自懊恨，自埋怨，自怜惜，暗暗心疼，坐立不安，那有心去饮酒。况听那样伤心曲调，一发割肚牵肠，吞声忍气。但只怕难为了翠翘，故勉强下酒。宦小姐快心满意，腾倒得他二人对面不能识认，一为座上主翁，一为筵前歌婢。见他两下，眼彷徨，耳熬煎，不能一言相通，半语安慰，冷眼觑了，又可怜，又可笑。道：“今日一席酒，足消十年气矣。”

——选自《金云翘传》第15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金云翘传》虽然以王翠翘与金重的悲欢离合为情节框架，但全书的重心和精华却在于对王翠翘悲惨遭遇的描写；《宦氏折磨王翠翘》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精采的片段。

小说第十一回至十四回，写王翠翘被逼为娼后，为游学到临淄的无锡书生束守所爱，遂得从良，成为束生之妾。束生之妻宦氏，是

一个“奇妒奇才”，阴狠而工于心计的官家小姐，束生对她心存畏惧，不敢让她知道自己娶翠翘之事。然而，宦氏还是知道了此事。她又气又恨，却不露声色，利用束生不敢承认娶妾的弱点，暗中命人把翠翘绑架到无锡，先由其母出面，诬称翠翘是卖到府里的丫头，用毒打给翠翘一个下马威，并将其改名为“花奴”；等翠翘被摧残了五个多月，已是心惊胆战，服服贴贴之后，再把她要到家中服侍自己，并专门弹琴唱曲给自己消闲。又过了半年多，当束生从临淄归来时，她便一手导演了当着其面折磨翠翘的悲剧。

本篇选文开头，写翠翘随同众使女仆人去叩见主人，一眼就认出这位“姑爷”正是自己的恩爱丈夫束生，霎时如同五雷轰顶。在难中挣扎的她是多么想扑到丈夫怀中去痛哭一场啊！然而，她忽然想起宦府一位好心的姥姥的叮嘱：“性命要紧，遇着熟人，切切不可厮认。”于是她立刻明白了自己被绑架的原因，意识到自己此刻只是一个随时可能遭到鞭打的奴婢，只好含着眼泪去给束生磕头。束生做梦也想不到他以为已经死去的翠翘会成为自己家中的奴婢，开始并不在意，等他看清了立起身来的竟是翠翘时，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但因骄悍之妻在旁，自己又从未提起娶妾之事，此时竟无法开口。想到翠翘因自己而受苦，他不禁泪流满面。在这恩爱夫妇当面不敢相认的沉重氛围里，只有宦氏暗暗高兴。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下子就攫住了读者的心。

接着，宦氏吩咐摆酒给束生洗尘，并故意命翠翘斟酒。束生心如刀割，哪里喝得下去？宦氏却频频劝饮，甚至威胁说：“君再不饮，吾将效王恺故辙。”这里用的是西晋外戚王恺的典故。据《晋书·王敦传》：

> （王敦、王导）造（王）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

所以，这已是在以翠翘的生命相威胁。在宦氏的淫威下，翠翘被迫跪在束生面前奉酒；束生为了使翠翘免遭行酒美人的厄运，只好勉强喝下这杯苦涩的酒。见此情景，宦氏禁不住发出得意的笑声。

然而，宦氏还嫌对两人的感情践踏得不够，又命翠翘弹琴侑酒，说什么："只拣上好簇新中听的弹上来。"这无异于给两人滴血的心又抽上一鞭。可是，翠翘却不能不弹，束生也不能不听。可怜的人呵，明明肝肠欲裂却还要强忍眼泪，实在痛苦到了极点。这哪里是什么家庭宴会，分明是戕害人间美好情感的活地狱！

就这样，作品写出了一个浸透血泪的故事，使人对那黑暗的社会发出愤怒抨击。

在这不长的篇章里，作者将人物置于尖锐的性格冲突之中，把三个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

这里的王翠翘，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女性的典型。她聪明，美丽，善良，曾一次又一次地争取象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权利，但严酷的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打人社会的最底层，使她饱受欺压和摧残。她不甘沉沦，苦苦挣扎，但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怎能承受封建社会的巨大压力？宦氏母女的毒打和威胁，更使她终日提心吊胆，忍气吞声。看到她在宦氏的折磨下"不敢违命"、"不敢不吃"的悲惨境遇，谁能不一掬同情的眼泪？

束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典型。他对翠翘不乏爱情，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宦氏说明真相，更没有勇气在发现翠翘陷身为奴时与之相认。面对骄悍的宦氏，他只知唯唯诺诺，因而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翠翘遭受折磨，只会"暗暗叫苦"，"泪流满 脸"，"坐立不安"，真是一个十足的可怜虫。尽管他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但实际上，对翠翘的悲惨遭遇，他也应该承担一分责任。

这里的宦氏，则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典型。她明明对束生娶妾极为不满，却装出贤惠温柔的样子，从而在精神上牢牢地控制了束生；她明明知道翠翘与束生的关系，却偏要在束生面前折磨翠翘。看到二人伤心落泪，她洋洋得意，但就是不点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可以不择手段，真是貌似娇花，毒如蛇蝎。她的刁钻、精明和狠毒，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但她的形象却比王熙凤早出现一百年左右。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金云翘传》对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的一个贡献。

总之，本篇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是古代小说中难得的优秀篇章。（沈伯俊）

《醒风流》

《醒风流》，清代小说。二十回。作者鹤 道人。

作品开篇就声称："才子佳人配合这句话，坏士人女子的脚跟。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忠烈的才子，奇侠的佳人，使人猛醒风流中大有关系于伦理的故事。"书叙：宋朝庆元年间，浙江秀水县秀士梅干，丰姿俊爽，品行端严。其父梅馥，官居国子祭酒。一次，梅馥与吏部尚书赵汝愚为刑部尚书冯乐天归隐饯行，权臣韩侂胄来闯席，赵汝愚忤之，被革职。梅馥弹劾韩，竟被矫诏处斩。梅家衰败，复遭火灾，梅干携仆徐魁到万寿庵圆觉和尚处寄居读书。江西巡抚程松欲访梅干，遭到拒绝，乃向韩侂胄进谗言，欲捕梅干。徐魁代主赴狱，梅干辗转到扬州，投冯乐天家为仆，易名为木荣。乐天有女闺英，才貌双全。乐天探知梅干根底后，欲纳为婿，尚未与妻女言明，即已病逝。其弟冯畏天素来贪婪，乘机把持家事。畏天之子憨哥痴顽，一日调戏闺英侍女待月，被梅干撞破，畏天反要冯夫人逐走梅干。梅干欲投赵汝愚，途中羁留县官马有德处，二人又与豪侠孟宗政结义。时韩侂胄已被杀，赵汝愚回京复职。程松之子慕安欲娶闺英，冯畏天贪图其财允之，闺 英辞婚不得，乃以待月代嫁。程慕安察 觉后，诉于官府，冯畏天使闺英入官府答对，闺英被程家人劫持，得梅干、孟宗政搭救，复由孟宗政送回家。闺英恐程慕安再来为难，与母亲投奔义父赵汝愚家。冯夫人不久病逝，闺英见赵汝愚子中举，亦改扮男装入京投赵汝愚，意欲求名显亲。适逢朝廷征对敌之策，闺英化名赵英献策，被天子擢为第一，封为闺 阁学士。梅干被朝廷征召赴京，授谏议之职，乃保举孟宗政出师御敌。程松指控梅干为假冒，梅干陈述被陷害始末，天子命将程松革职审处，释放徐魁，并命梅干加兵部尚书衔，孟宗政任都督，率兵讨寇。二人凯旋而归，梅干晋位丞相。赵汝愚将女儿赵英许配梅干，花烛之夜，梅干知赵英即是冯闺英，闺英知梅干即是木荣，二人囿于昔日主仆名分，为避

嫌疑，乃各居一室。赵汝愚奏明天子，二人方才奉旨完婚。

作品鲜明地站在维护封建名教的立场上，贬斥才子佳人的风流，着眼于一个“醒”字，鼓吹：“劝君莫作风流事，醒得风流是正人。”书中的梅干和冯闺英，毫无爱情可言，他们的联姻，完全出自赵汝愚的包办。洞房花烛之夜，当他们彼此认出时，竟把昔日的主仆名分看得重于一切，闺英声称：“从来婚姻大事，名教攸关，必先正名，然后言顺”；“主仆而为夫妇，这个名分怎可坏得？”梅干也表示：“今日宁失佳偶，不敢作名教罪人。”而赵汝愚解决矛盾的办法则是：“一个是义士，一个是贞女，俱为名教增光，纲常生色，莫若奏与圣上，钦赐结缡，岂不胜于私说万倍。”这类充满酸腐气息的说教，在书中比比皆是，实在令人厌恶。作品把男女婚姻纳入忠君爱国的轨道。并且，书中称权相史弥远“时切中兴之志，朝夕励精图治”，表明作者对史实认识颇为模糊。

作品艺术水平不高，立意、构思、描写颇有模仿《好逑传》、《玉娇梨》等前人作品之处。如写梅干在县衙前救出冯闺英，自已却被程慕安扭上公堂，与《好逑传》中铁中玉在县衙前救出水冰心，自己却被扭进公堂的情节颇为相似；梅干与冯闺英为了维护主仆名分，新婚之夜分室而寝，最后奉旨成婚的情节，也与《好逑传》对铁中玉、水冰心结婚的描写如出一辙。书中人物缺乏个性，甚至缺乏真情实感的流露，而是矫揉造作，成了封建道德的传声筒。作者安排情节亦欲追求新奇，但某些情节却不合理，如赵汝愚既是梅干的恩人，又是冯闺英的义父，还是介绍梅干到冯家避难之人，而在为二人主婚时，却故意躲躲闪闪，不让二人知道对方的来历，作者欲以此造成文章的波澜，反倒显得莫名其妙。又如圆觉和尚在梅家遭难时尚且收留梅干，而当梅干荣升丞相，衣锦还乡时，却一心巴望其厚报，实有悖于人物性格。作品语言通顺，但缺乏生动之笔，在整体上给人以稚拙之感。（沈伯俊）

《林兰香》

《林兰香》，清代小说。六十四回。署“随缘下士编辑”。随缘下

士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本书书名模仿《金瓶梅》、《平山冷燕》、由林云屏、燕梦卿；任香儿三个女主人公的姓名拼合而成（“燕”字以“兰”字代称，系用《左传》所载燕姞梦见天帝赐兰的典故）。书叙：明代洪熙元年，朝廷考校开国功臣支庶子孙，欲从中选拔人才。泗国公耿再成支孙耿朗考得优等，虚授兵部观政，待二十岁时再授实职。耿朗自幼聘定御史燕玉之女燕梦卿，此时正欲完婚，燕玉忽遭冤狱，判处边远充军。燕梦卿上疏，“乞将身没为官奴，以代父远窜之罪”，即得允准。司礼监全义敬其孝恩，以有病为名，让梦卿暂停供役。耿朗另娶已故尚书林茂之女林云屏为妻，又娶财主任自立之女任香儿为妾。燕玉病殁后，朝廷降旨赦免，梦卿亦得免入掖庭。全义欲为梦卿作伐，梦卿以与耿朗早有夫妇名分而不从。耿家闻知，娶梦卿为耿朗侧室。随后，耿朗又娶宣爱娘、平彩云为妾。耿朗五妻俱全，春风得意；云屏梦卿共掌家务，井井有条。梦卿貌美才高，为人贤淑，合家上下皆敬爱之。耿朗交友颇滥，挥金如土，而又胸无主见，易听谗言。梦卿曾劝其节制酒色，慎于交友，耿朗一度听从。任香儿妒忌梦卿，串通平彩云，每每从中播弄是非，使耿朗逐渐疏远梦卿。梦卿竭力忍让，自甘寂寞。耿朗因酒色过度卧病，梦卿割指救病，使耿朗痊愈。耿朗随军出征，梦卿亲手作一贴身软甲，剪下顶心头发衬在其中。梦卿素来体弱，此后更加多病。后生下一子，取名耿顺。耿朗寄回家书并绝句四首，竟不及梦卿，梦卿卧病已久，见此更加伤感，当即含恨逝去。心腹侍女春畹受其嘱托，精心照顾耿顺。耿朗班师，升任佥都御史，见梦卿已死，不免后悔。次年，耿朗收春畹为妾，春畹貌似梦卿，端庄持正，为耿朗所喜，后生下一女，耿名顺娘。任香儿一再暗算春畹，均未得逞。耿朗伯父泗国公耿忻病故，其妻棠夫人寡居，以春畹过继。耿朗之母康氏暴病身亡，任香儿居丧骄慢，耿朗不满，香儿羞恼成疾。朝廷立耿顺为耿忻之后，敕春畹为其继母。香儿闻知，愈加气恨，遂得弱症，三年后，忧疑恐惧而死。耿朗病酒伤食，又因用药失误，大病一场，后虽治愈，体质已弱。彩云生下一子后，染病身亡。耿顺年满二十，朝廷诏其随

朝听用，追赠生母梦卿为泗国节孝夫人，封继母春畹为泗国夫人。耿朗忽染痰疾而死，时年四十。朝廷加赠左都御史，云屏、爱娘亦封夫人。几年后，云屏染病，不愿服药而卒。耿顺参与平定曹吉祥之变，又领兵出征甘凉，五年后，耿顺回京，爱娘已逝。耿顺官至兵部尚书兼锦衣卫，恐官高禄厚，乐极生悲，四十六岁即告病在家，侍奉春畹。春畹年登七十，无疾而终。耿顺缅怀母德，将其遗物尽贮于宅中一座小楼上，不料偶然失火，楼被烧毁，遗物一无所存。耿顺致仕后隐居西山，至九十九岁而卒。

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生活，通过妻妾之间的悲欢离合和升沉荣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书中的女主人公燕梦卿，是一个标准的德、言、容、功兼具的封建淑女。她出身名门，容貌秀丽，能诗会画，性情端庄。当父亲遭到冤狱时，她自愿为奴以赎父；当她得到赦免以后，不顾耿朗已另娶林云屏为妻的事实，坚持认为自己与耿朗“盟好既申，虽无夫妇之实，已有夫妇之名”，拒绝另择婚配而甘居侧室，以此得到朝廷所赐的“孝女节妇”牌匾。来到耿家以后，她遵守妇德，不矜才学，协助云屏，规谏耿朗，堪称贤妻。当母舅郑文问到耿朗为人时，她的回答是：“夫者，妇之天……妇人一生苦乐，皆仰承于夫。以妇而议夫之是非，犹以人而议天之寒暑灾祥也。”当耿朗因任香儿的挑拨而疏远她时，她只知忍让自抑，却从不申辩，还说什么：“暗昧事体，如何分辩得？必须日久自明，方不惹人谈笑。若必口巧舌能，就使辩得干净，然令丈夫怀羞，自己得志，亦非为妇之道。”她还谆谆叮嘱春畹：“不可以才争宠，不可以色取怜。”作者满怀赞美之情写到这些“懿德”，甚至赞扬燕梦卿断指救病的不合人性的行为，表明他基本上立足于封建礼教，使作品缺乏批判现实的思想力量。然而，象燕梦卿这样的孝女节妇，只因丈夫死抱住“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点，认定“妇人最忌有才有名”，故意加以裁抑，终至含恨早逝。这在客观上毕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压迫被虐杀的黑暗现实，多少能够激发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道德的怀疑和否定。

作品规模宏大，人物众多，就反映封建大家庭生活方面之多，人

物关系之复杂而言，不无特出之处。作品叙事头绪清晰，语言流畅生动，表明作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才能。但是，书中人物大都显得单薄，繁冗枝蔓的描写较多，卖弄才学之笔不少。序言称此书“有《三国》之计谋而未邻于谲诡；有《水浒》之放浪而未流于猖狂；有《西游》之鬼神而未出于荒诞；有《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是盖集四家之奇，以自成为一家之奇者也。”实在溢美过甚。（沈伯俊）

争权邀宠

却说耿朗家人口既多，事务亦繁。云屏为人豁达简略，只可总其大纲。梦卿为人精细周祥，正堪晰其条目。两个人同心同意，上下相安，大小无事。今耿朗与梦卿反目，诸事不敢照管。只剩云屏一人，如何料理得来？却不肯叫别人帮助，故不免自家吃苦。且又替梦卿挹念，郁郁不舒，以此身体便有些不爽。一日偶与梦卿闲坐，本要商议些事体，耿朗偏走了进来，香儿、彩云亦一齐来看。香儿捏着梦卿的衣服道：“二娘何不穿那红绒沿金银鼠袄子？”梦卿道：“天气太寒，不如这绿绒灰鼠的压风。”彩云亦道：“二娘戴这硕鼠套儿飘带，又无铃角，似觉太素。”梦卿道：“那两个貂鼠的尚待收拾，权将这素的戴他几日。”坐间耿朗闷闷无语，云屏亦道：“乘这几日无风无雪，四娘也好搬家了。”耿朗道：“收拾已妥，只候大娘分付。”云屏遂看历日，定于十一月初四。因又向耿朗道：“今此各处收租人陆续将回，二娘熟手，还当帮我。”耿朗却似闻不闻的点头应允。云屏因命枝儿将帐目锁钥交付梦卿，梦卿仍命收在云屏房里。饭后各散回室，爱娘拉梦卿到自己卧楼下吃茶。因道：“你今日见他看你的光景否？”梦卿道：“无非是在我身上另留一番神耳！”爱娘笑道：“非也！你脸不施粉而越白，唇不施朱而越红，牙不刷而白整如银，发不沐而黑亮如漆。低眉而更觉眼媚，重裘而不显腰粗。比那两个大相上下，那人就也有些回转。只是大娘今日又一举两失，四娘移徙，大娘一日不说破，四娘一日不得搬，落得消磨他的气性。至收租一事，原系二娘办理，何必再说，以启他人希望之心？适才你不收帐目的甚是。”是晚两人话至二更而散。到初十日，需有乎集齐二

三十个家丁，和氏领人，需有孚管看，从东厢移入西一所，拾了一日方完。这西一所，南与看山楼相对。进得西角门，路北垂花门楼一座，门内西边游廊迎面正室三间，本名卧游轩。室后正楼三间，本名目耕楼。左右厢各三间，末一小角门通着一个大院。院内有向西百花厅一座，本名蕉鹿庵、百花台，台区本名松萝轩如斯亭。一架花木山石极其繁盛。香儿将前三间作公座，后三间作卧楼。东厢与众侍女居住，西厢收藏各色物件。现有侍女绿云、涵霭、凝岚、芊芊、贝锦五个，又买了一个小的起名宿秀，共六人。重换了两个上宿老婢，一个是于郊之姐，一个是童观之姑。一切帘帏帐幕，焕然一新。几榻屏床，灿然皆备。耿朗如至，则一呼百诺，歌笑喧哗，扑打谑浪，无所不至。又常请过彩云来竭力夸妍，尽心争媚。以此耿朗俱长在西一所之内，云屏、爱娘处只照常例息宿。而东一所，则裹足不入矣。香儿又私告彩云道：“妹妹文字又深，算法又清，收租一事，如何甘让二娘？教他作威作福，以显我们不济。我明日与官人说知，妹妹帮助大娘，岂不是好？”彩云亦甚愿意。时已冬至前后，收租人陆续皆来，梦卿总办，或令众允、需有孚收纳，或令众生、舒用会计。凡旧管新收，开除现在，无不明白登写，以备云屏查看。忽一日早间，枝儿忙忙走来说道：“大爷昨晚已将帐目锁钥都送给五娘掌管，大娘着我来请二娘说话。”梦卿即走到正楼下，云屏倚枕而坐，因向梦卿道：“缘我一时卧病，遂生出这些事体，教妹妹面上不大好看。”梦卿道：“既是家事，五个人谁不当承管？况且暂替，人人都可，有甚不好看处？就是大娘病好，亦不妨教五娘帮助。”云屏点头会意。谁知彩云得了这个权柄，作起威福。随有求、随有获、益千朋、贲三倍等，已在梦卿手内交明得赏令，又清查一番。南金、百朋、康年、方实等，俱新旧全完，却不行赏。于郊、方早、方至川、江之永等，新旧俱欠，亦不行罚。甘棠、冯市义已各完七八百金，只有陈欠二十两，反各责十板。又听童氏之言，令童观催取西城房租亏空至四五十贯，恐云屏查究，因用自己私钱赔补。由是人人怨望，众允、需有孚不得主见，内外怀疑不定矣。

——选自《林兰香》第31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林兰香》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耿朗的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香儿彩云争权宠》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篇章。

腐朽的一夫多妻制度，给封建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争风吃醋和互相倾轧。妻妾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丈夫的宠爱，争夺对家庭事务和财产关系的发言权，从而酿成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和悲剧。耿朗坐拥五美（大娘林云屏，二娘燕梦卿，三娘宣爱娘，四娘任香儿，五娘平彩云），在他固然是春风得意；但在五个妻妾之间，由于地位的不同，由于出身、教养、性格的差异，矛盾冲突却时时不断。出身破落财主，由侍女上升为妾的任香儿，便串通父母双亡，家道衰微的平彩云，竭力争宠夺权。在她们看来，林云屏门第最高，又是正妻，难以撼动；宣爱娘机警圆滑，处事随和，不触其忌；只有燕梦卿既有朝廷赐与的“孝女节妇”牌匾，来头甚大，又协助林云屏掌管家政，甚得全家上下敬重，因而特别为她们所忌，成为她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恰好耿朗是一个贪图享乐，易听谗言的庸人，经过两人一再播弄是非，对梦卿渐生疑忌，日益疏远。本篇的情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选文大致可分三层。

第一层，写云屏见梦卿因被耿朗疏远，诸事不敢照管，为之愤愤不平，自己又忙不过来，便找梦卿商议。正好耿朗来到云屏房中，爱娘、香儿、彩云也都来到。一夫五妻会集一处，商定了两件事：一是香儿由东厢搬入西一所，二是由梦卿协助云屏办理收租事宜。梦卿深自谦抑，既不与香儿、彩云竞华奢，又不接帐目锁钥，以免争宠擅权之嫌。

第二层，写香儿凭借耿朗的宠爱，从东厢搬入西一所，与梦卿所居的东一所平分秋色。她不仅费尽心思，把新居弄得富丽堂皇，“一切帘帏帐幕，焕然一新”，而且竭力迷惑耿朗，以固其宠，每当耿朗来到，便“歌笑喧哗，扑打谑浪，无所不至”，果然使得耿朗“长在西一所之内……而东一所则裹足不入矣。”

第三层，写香儿说动耿朗，将帐目锁钥交给彩云，夺了梦卿协理家政之权；彩云故意一反梦卿成规，擅作威福，弄得上下离心，怨

声四起。

在这篇选文中，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并不太生动，但五个妻妾的性格均可见出一斑：林云屏身为正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稳固的，但她实在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尽管她一向与梦卿情投意合，并为梦卿被猜忌冷落而不平，但她既没有勇气向耿朗剖明事理，又不能给梦卿出一点切实的主意。看着香儿、彩云争宠擅权，她除了自己生闷气之外，只能向梦卿说几句不着边际的安慰之辞。燕梦卿作为作者衷心赞美的女主角，处在矛盾的焦点。她明明知道香儿、彩云在耿朗面前播弄是非，使耿朗逐渐疏远自己，却从不申辩，从不解释，甚至荒谬地认为："就使辩得干净，然令丈夫怀羞，自己得志，亦非为妇之道。"正是对封建礼教的严格遵循，使她不仅一味忍让自抑，而且要求自己对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想得通，终于在凄凉寂寞之中成为耿家祭坛上的冤死鬼。宣爱娘与梦卿相知最深，对梦卿的委屈也最了解，但她十分清楚自己在耿家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妾，因此，她只能在私下安慰梦卿，却不敢公开为之鸣不平。她机智聪颖，却只能保护自己免遭祸患；她最爱说笑，但其中分明有无可奈何的苦涩。任香儿精明狡狯，工于算计，她紧紧抓住耿朗的弱点，诱之以妖媚，惑之以谗言，因而巩固了自己受宠的地位，压倒了德、才、貌都高于她的燕梦卿。平彩云目光短浅，易受挑动，因面成为任香儿的帮手。当她得到办理收租事宜的权柄之后，马上就开始作威作福，活现出一副器小易盈的浅薄面孔。

作者描写这样一个争宠夺权的情节，目的是要表现燕梦卿的贤德，斥责任香儿的妒忌和平彩云的随声附和。但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种争斗实在无聊得很，忌人者也罢，遭忌者也罢，其实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只是受害的侧重点与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沈伯俊）

《锦香亭》

《锦香亭》，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署"古吴素庵主人编"。素庵主人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作品主要写才子钟景期与葛明霞、雷天然、卫碧秋三位佳人的姻缘故事。书叙：唐代天宝年间，长安士子钟景期，相貌俊雅，学识渊博，“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靠着天缘，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方遂得平生之愿”。十八岁时，父母双亡，家事零落，遂独在城外读书。天宝十三年，景期进城应试，等候揭晓期间，在城中闲逛，偶入御史葛太古家后园，窥见其女明霞姿容绝世，顿起爱慕之心，并拾得其所遗诗帕。景期在帕上和诗一首，借助旧日书僮冯元，再入葛家后园，来到锦香亭上，与前来寻找诗帕的明霞的心腹侍女红于相遇。景期表明心迹，说动红于，欲将诗帕当面交还明霞。明霞叫红于索回诗帕，甚赞景期和诗，亦生怜才之意。经红于设谋，二人在锦香亭相逢，乃缔结鸾盟。忽见葛太古邀李白、杜甫入园饮酒，明霞、红于急回内室，景期越墙而去，不料误入虢国夫人园中，被留住欢娱。十余日后，景期方知自己中了状元，朝廷正到处寻找，即告别虢国夫人，入朝见驾，授任翰林学士承旨。景期拜访葛太古，谁知太古因斥骂安禄山，谪授范阳郡佥判，已携明霞离京。景期上本参劾李林甫、安禄山，被贬为四川石泉堡司户。行至剑门，遇猎户雷万春。万春将侄女天然嫁与景期，称为“二夫人”，并亲自护送景期上任。数月后，万春辞别景期夫妇，赴长安寻找其兄、乐官雷海清，与壮士南霁云结拜，同往睢阳投奔张巡。安禄山以“奉旨讨贼”为名起兵，葛太古斥其反叛，被监禁。禄山之子安庆绪欲纳明霞为妃，明霞大骂，庆绪将她与红于锁在李猪儿衙署房内。开鞋铺的商氏、卫碧秋母女欲救二人，同奔睢阳；红于恐被追及，乃冒充明霞，触石而死。三人逃至睢阳地界，遇雷万春，得其资助，往长安而去。睢阳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均不屈而死。安禄山占领长安，安庆绪带家眷前去享乐，并将葛太古押去。禄山大宴于宜春院凝碧池，命乐官带领梨园子弟歌舞侑酒，雷海清骂贼被杀。葛明霞等行至洛阳附近，在“慈航静室”与乱中出家，法字妙香的虢国夫人相遇，安庆绪兵马忽来骚扰，四人慌忙出外躲避，混乱中失散。安禄山被李猪儿杀死，郭子仪收复长安，放出葛太古，命其入蜀迎接上皇（唐玄宗）。此时，钟景期已任

翰林学士，兼领行营统制，上皇返京，命其为前部，正与太古相遇。肃宗回到长安，任景期为兵都尚书，领河北经略使；太古为御史中丞，领东京安抚使。太古踏勘地方，逢妙香，得知明霞未死，即收碧秋为养女。景期领兵路过洛阳，拜访太古，太古许婚。明霞为渔人收留，被骗卖入汾阳王郭子仪府中为第十院美人。景期攻占范阳，平定河北，被封平北公，升太保。郭子仪得知明霞系景期原聘，奏闻天子，天子即命高力士送明霞至范阳完婚。景期不知详情，急催太古送明霞完婚，太古只得以碧秋充作明霞，请媒人李白送去。明霞与碧秋见面，真相大白，遂同时与景期成亲。景期与葛、雷、卫三位夫人还朝，拜为紫薇省大学士，处理军国大事，享尽荣华富贵。

作品充分肯定了钟景期"天下有个才子，必要一个佳人作对"的观点，热情赞扬了他不要父母择婚，自己寻找理想的佳偶的行动。当他看中葛明霞后，不仅一再和诗唱酬，而且大胆剖明心迹，这样既动之以才，又感之以情，迅速赢得了明霞的爱慕，得以缔结鸾盟。在两人突然遭到打击而分离，相隔万里之遥的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明霞。象这样大胆、主动追求自主爱情而且坚贞不渝的才子形象，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是比较突出的。这一形象，表现出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则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具有较强的民主色彩。不过，书中钟景期与虢国夫人的瓜葛，实在有损于其形象的美感；在描写钟景期与葛明霞悲欢离合的曲折过程时，又插进雷天然、卫碧秋两位佳人，造成三美共事一夫的结局，这表明作者的思想还拖着一条士大夫庸俗心理的尾巴。

作品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将历史题材与才子佳人故事结合起来。不过，作者的意图并非创作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而是以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使才子佳人的姻缘故事获得广阔的活动空间。因此，归根结蒂，本书仍然属于才子佳人小说。

作品波澜起伏，语言流畅，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不过，某些情节也有可议之处。如天子听郭子仪奏闻葛明霞之事后，竟说"不必通知他父亲"，而径直遣高力士送其与钟景期完婚，就纯粹是为了造成误会，增加波澜，显得不合情理。（沈伯俊）

《驻春园》

《驻春园》，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全称《驻春园小说史》。六卷二十四回。署“吴航野客编次”。吴航野客的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作品主要写曾浣雪（云娥）与黄玠（玉史）的姻缘故事。书叙：明代浙江嘉兴才女曾浣雪，字云娥，因父亲早逝，家事零落，又遭火灾，乃与母亲叶氏寄居母舅叶渡家后园。隔壁系已故黄尚书家的驻春园。黄家公子名玠，字玉史，才貌俱佳，独在园中读书。云娥与黄玠偶然相见，彼此钟情，云娥即以罗帕题诗掷赠黄玠不久，叶渡守边失利，全家被拘，叶氏母女连夜逃出，到金陵投奔故交吴翰林家，住在后园涌碧轩。吴翰林当年在京时曾与黄尚书联姻，后因二人去世，吴夫人欲悔婚，其女绿筠承父遗言，矢志守盟。云娥与绿筠相处，甚为相得。黄玠追寻到金陵，以为绿筠早已许配他人，不愿轻人吴家，乃卖身到吴家邻居、致仕工部尚书周谦家为奴，为周公子代书，取名司翰。他当众显露文才，为周尚书父子所重。一日，云娥贴身侍女爱月上假山攀折红梅，不意与黄玠相遇，黄玠约云娥相会。当夜，云娥与爱月来到墙边，爱月越墙过去，要黄玠将心中之事写成一纸，交给云娥，玠当即照办。此后多日，二人隔墙相思，却无见面之机。适逢花朝，爱月请云娥、绿筠到园后游玩，欲借机见玠一面。玠来到园边衣云楼上，却见绿筠一人坐在空地，误认为云娥，乃将其所赠罗帕、书信等掷去。绿筠拾得后，方知云娥、黄玠之事，遂向云娥说明自幼许配黄玠之情。云娥忧思成疾，绿筠劝其致书黄玠，命爱月送去。两边消息沟通。云娥自然病愈。周尚书听说云娥尚未许人，欲为其子聘之，乃请吴夫人作伐，曾夫人欣然应允。云娥惶惑无计，绿筠劝其与黄玠私奔；云娥约玠面商，玠亦力劝，遂决意乘舟出逃。不料当夜有强盗进人周府，杀死一名管家，周尚书以为系司翰（黄玠）所为，告到官府。玠出逃途中上岸观景，被公差抓回。云娥上堂鸣冤，太守问明真象，将玠发配北军。途经大义山，被人救走，化名李之华，避居他乡读书。曾夫人因女儿私奔，自觉赧颜，与云娥、爱月离开吴家，到城外白梅庵寄居。次年，

黄玠纳监赴试，得中解元。周尚书又欲聘绿筠，遭到拒绝，乃借朝廷选择宫人之机，将绿筠之名报上，绿筠被迫入京候选。不久，黄玠又高中探花，欲授翰林编修，奉旨回乡完婚，正与绿筠相遇。遂上疏奏闻，使绿筠得免。于是，黄玠命管家送吴夫人、绿筠及曾夫人、云娥到嘉兴，己亦随后返乡，与云娥、绿筠同时合卺。因感爱月相助之情，也将其收为侧室。至此，才子佳人皆大欢喜。

作品热情颂扬了青年男女大胆选择自己钟情的佳偶，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精神，肯定了他们敢于冲破封建道德规范，以双双私奔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的行动，认为："事不蹈险冒危，竟为名教束缚，亦属懦夫弱女；胆识双绝，然后可行。"这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民主倾向。但是，书中写绿筠在对黄玠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为之守身十年，后来又甘愿与云娥同嫁一夫；黄玠与两位佳人历经磨难，最后还是靠高中黄榜，奉旨成婚来解决问题；爱月为云娥和黄玠传书送柬，出谋划策，得到的报答则是被娶为妾：这些仍是传统观念的反映。

书中的女主人公云娥的形象颇有特色。她对黄玠一见钟情，认为："人才之遇，自古为难"，"今吾有此奇逢，且在隔邻之下，倘不及时萝附，不亦当前错过乎？"于是主动赠诗言情，迈出了争取自主婚姻的第一步。然而，封建闺范的巨大压力又使她顾虑重重，优柔寡断，致使她与黄玠的关系时冷时热。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她终于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枷锁，毅然与黄玠私奔。而当黄玠被捕时，她甚至敢于抛头露面到公堂去为之辩诬。这种性格的发展变化使她的形象显得比较丰满。这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作品结构完整，头绪清晰。但作者常常故作波澜，反而使叙事显得拖沓、重复；此外，某些情节摹仿前人的痕迹较为明显，也使作品的总体艺术水平受到影响。（沈伯俊）

计议私奔

黄生看毕，便对爱月道："云娥小姐来书惠爱，招吾一会。恰好今宵无人相伴，可以潜往谈心。贤妹可代达此情，订下小姐，万望勿误。"爱月遂领命闭门而归。行至云娥房中，把黄生托约今夜定来

相会述了一遍。

却说黄生说完了话，亦潜闭小门，仍跑上楼去了。直到是夜更深人静，四顾寂然，乃下楼来，轻开角门而出。果然爱月在径中等候，遂引生见了云娥。生与云娥二人叙礼坐下，云娥道："白蕉楼一面，直至于今，神驰心企，惹得公子怀情负病，异地失身。不图意外风波，变生叵测，缘既无终，势惟有死。今日得君一面，甘心九泉矣。死后精神定不离君左右也。君当立志诗书，与绿筠小姐异日完成佳偶，幸勿以妾为念。若生惆怅，致坏金躯，反以重妾之罪也。"言已，不觉泪零，呜咽无语。生闻言，不胜感怆道："卿若决志九泉，余亦何心人世。虽绿筠小姐为我待守十年，我为芳卿负病三载，此中之情好不同，必有能辨之者，何忍弃予如遗，甘心地下。宁舍一死，即无良策，遂甘决绝，以负知心！"时爱月在旁，见二人情景如此，便向生道："公子既有妙计，必须迅速一闻，聘期已近，稍缓则无及矣。"生闻言，复沉吟半晌道："除非踵文君之侠，无以却郑氏之求。"云娥遂应道："妾今日所竞竞者，正恐一时失节，千古臭名。倘或私奔，终为丑行。且请再思，别有何策，冀得两全。否则宁甘死矣，断不以名门淑女，桑中故事，千秋作话把耳。"生道："一死决无一生之理。昔日所以苟延残喘者，以后会可期耳。若是玉碎珠沉，则亦不能苟全，唯有寻个自尽，以从芳卿于地下也。若肯依计脱身，断无凄惶之处。那时同返嘉兴，即命家人恳请令堂，亦获共回相守。事过然后可以通容，亦可进京应试。若得衣锦还乡，岂不是千载奇逢。小生想了几回，只有这条妙计。除此之外，别无奇谋，唯有相继黄泉，而结来生之好耳。"云娥听了，只是垂头下泪。爱月见了，又云："公子所言极是，不必狐疑。昨夜绿筠小姐所言，正合今日公子之见。"云娥只是无言，滴泪盈盈而已。爱月见云娥不语，便对生道："事不宜迟。要往嘉兴，便可作速买舟，共相就道。"生道："嘉兴路远，不若近在此地，有一僻静所在。小生前在印峰溪交一负侠友人，明日急往印峰溪寻之。若得见面，图返嘉兴易矣。"爱月又道："人心不可轻信，事若一露机关，断难如愿矣。"生见爱月如此说，便将驻春园救济之慕荆说了一遍。又云："及至印峰溪，舟

行遇见此人，因知住止。此人负气，或思报我前情，亦未见得。无败露之理也。”因复回顾云娥，未免有情，难于自禁。遂以目频送爱月，欲使爱月走开。爱月知生意，乃道：“公子独忘记前日竹径之言乎！”云娥知说话有因，遂云：“才闻大教，容妾三思。倘应如命，定遣月妹相闻。夜深矣，宜暂别回去，无劳公子久留于此，恐有泄漏机关，即使同去之事，亦不得行矣。”生见云娥如此说，似无推托之意，知其决意同奔，无心苟合。遂道：“明日即访友人，代谋这事。芳卿幸勿爽约，不妨再谋之绿筠小姐、急宜收拾，暂与分离，幸勿系念尊堂，仍生犹豫。若后日得以聚首，岂不是先有隆冬，乃有盛暑也。”云娥听了，只不做声。须臾，对爱月道：“急送公子回去，慎勿迟延。”生闻言，只得闷闷辞归。云娥送到阶前，只见一天月色，匝地花阴，遂分付生道：“公子仔细行走，奴家去了。”各自别去不题。

——选自《驻春园》第十六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驻春园》在描写女主人公曾云娥性格的发展变化方面是比较成功的，黄生（黄玠）同她商议私奔一段就是表现这种发展变化的重要部分。

小说第十五回，写周尚书欲为其子聘云娥，曾夫人不知云娥已与黄生相爱，欣然应允。云娥有口难言，不知所措。绿筠劝她与黄生私奔，她却说什么：“闺房有范，动必以礼自防，何可以名门女子，而作行露淫奔之事！”因而拒绝了绿筠的建议。在心慌意乱之中，她唯一的主意就是一死以报黄生。然而，她还深深地眷恋着黄生，还想再见黄生一面，于是命贴身侍女爱月送给黄生一信，约他前来诀别。

第十六回一开始，写黄生看了云娥的信后当即向爱月说定晚上前去相会。更深夜静之时黄生果然来到了云娥的卧室。自从他们一见钟情以来，尽管他们曾互赠诗柬，尽管云娥为思念黄生而容颜憔悴，黄生为追寻云娥而不惜卖身为奴，可是，真正面对面的交谈却还是第一次！而这第一次而谈又是安排在何等凄惋的气氛之中呵！

这时，云娥想的仍然是“缘既无终，势惟一死”，表现了一个痴

情而幼稚的闺中弱女在意外打击面前的无能为力。作为诀别赠言，她希望黄生“立志诗书，与绿筠小姐异日完成佳偶”，但这只能勾起她对自己理想的婚姻不能实现的悲哀，她怎能不呜咽失声？黄生的心里也很难过，他立即表示，如果云娥决心一死，他也不想再活在人间。他还恳切地向云娥指出，虽然绿筠为他守身十年，但那主要是为了信守自幼结下的婚约；而他为了云娥而含辛茹苦三载，则完全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二者在感情的天平上是大不一样的，云娥怎么能忍心舍他而去呢？说到这里，黄生也是泪流满面。这番话虽然没有涉及任何使两人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办法，但已深深打动了云娥的心，为她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云娥的贴身侍女爱月见此情景，生怕二人沉溺于悲痛之中，便提醒黄生赶快拿个主意，以免延误了时间。于是，作品用四个层次描写了黄生劝说云娥一起私奔的过程。

第一层，黄生直截了当地提出：“除非踵文君之侠，无以却郑氏（周尚书之妻）之求。”这就是说，只有象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起私奔那样，才能摆脱周家的纠缠。但是，云娥仍然担心“倘或私奔，终为丑行”，担心自己成为别人议论的话柄，所以还是不肯同意。不过，她不再把死作为唯一的归宿，而是要黄生想一个既能使双方得到幸福，又能保全自己名誉的两全之策。这表明，她的思想已经有所松动。

第二层，针对云娥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黄生说明，如果云娥和他一起私奔，他们渴望已久的结合就能够实现，随即把曾夫人接回嘉兴，共享家庭的幸福；然后，他将参加科举考试，若能高中黄榜，衣锦还乡，也就会得到美名。在当时的条件下，黄生这种考虑是很自然的，也是比较实际的。黄生还强调：“小生想了几回，只有这条妙计。”这对云娥的思想是进一步的冲击，尽管她“只是垂头下泪”，但这已不是绝望的眼泪，而是一个名门淑女在作出背叛封建闺范的重大决定之前的犹豫惶惑的眼泪。

第三层，爱月连忙趁热打铁，肯定黄生“所言极是”，并指出黄生之计与昨夜绿筠所言相合，说明私奔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要云娥别再犹豫不决。这对云娥又是一个推动。眼看自己钟爱的恋人、亲

如手足的姐妹和贴心的侍女都是一个主意，她不能不同意与黄生私奔了。然而，少女的矜持，重重的顾虑仍使她不能痛痛快快地答应，“只是无言，滴泪盈盈而已。”

第四层，爱月看透了云娥的心思，干脆叫黄生赶快买船，准备动身；黄生也说出借助友人王慕荆之力，暂避僻静之处，然后再返嘉兴的打算。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允许云娥再反复斟酌。虽然她仍然用“容妾三思”之类的话来掩饰自己心情的激动，实际上已经下定了私奔的决心。

在这段不长的文字里，作者把云娥的思想变化写得纡徐有致，层次分明，生动地反映了对自主婚姻的追求与封建闺范的压力在一个少女心中展开的激烈冲突，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沈伯俊）

《归莲梦》

《归莲梦》，清代小说。十二回。署“苏庵主人编次”。苏庵主人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作品主要写莲岸领导白莲教起义的故事及其感情纠葛。书叙：明末山东泰安州乡民白双山，因礼佛虔诚，梦见神送莲花，其妻遂生下一女，眉清目秀，十分可爱。几年后，双山夫妻双亡，其女装扮男孩，乞讨度日；十二岁时，到泰山涌莲庵投奔真如和尚，取名莲岸。十八岁时，莲岸欲出山作一番事业，真如知其为天上星宿下凡，乃送其出山。经白猿仙指点，莲岸在一石屋中得到一卷天书，题曰《阴符白猿经》；又在一座旧关帝庙中发现大量银子。时值山东旱灾严重，饿殍满路，疟疾流行，莲岸为民治病，赈助贫乏，名声远播，人称女大师。莲岸乃创立一教，入教者皆在左臂刺一莲花，名曰“白莲教”。百姓纷纷入教，勇士李光祖、秀才宋纯学皆来投效。莲岸用计夺得柳林寨为根基，命宋纯学寻访贤才，共图大事。徽州程景道枪法出众，通晓兵法，宋纯学乃引其上山。景道建议莲岸先做三件大事：其一，扶助天下文人；其二，交结天下豪杰；其三，赈济天下贫民；此外，还要派人在各省开设店铺，以便取用。莲岸一一照办，并化名“白从李”，亲自带领宋纯学出外选择文人，欲从中

觅一才貌双全的男宠。河南开封府世袭百户崔世勋，膝下只有一女香雪，因其妻之姨侄王昌年父母双亡，乃将昌年接来，与香雪一起读书。及至二人长成，又将香雪许配昌年。崔世勋随军进剿白莲教，继室焦氏不贤，王昌年难以安身，辞别香雪，去找世勋。世勋被白莲义军俘获，被送到柳林寨，遂归顺。白从李与王昌年相遇，见他眉清目秀，十分钟爱；因见昌年一心牵挂香雪，遂命宋纯学与昌年入京纳监。自己到开封安顿香雪。适逢焦氏欲将香雪嫁与财主潘一百，从李为救香雪，出双倍聘礼，与之假作夫妻。昌年与宋纯学在京考中进士，分别在刑部、礼部作官。香雪以“藏匿叛寇”罪名被解进京与昌年相认，得释。香雪回家，被白莲军掳上柳林寨，与从李重逢，并与崔世勋团聚。白猿仙因从李不一心救世安民，反倒迷恋昌年，“情欲日深，道性日减”，取回天书。从李失去依恃闷闷不乐，恢复莲岸原名。白莲军逃兵强思文、杜二郎被官府捉住，供出宋纯学，连及王昌年，二人俱下狱。莲岸为救二人，不顾李光祖劝阻，率部投降朝廷，宋、王二人虽得出狱，莲岸反被处斩。幸得真如先已赐与灵丹，遂借尸遁去，回到涌莲庵，从此大彻大悟，安心参禅。一天，莲岸到庵外闲步，见涧水里涌出一朵莲花，折取献给真如，真如当即坐化，由莲岸继为庵主。

作品对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白莲教持同情态度，对白莲岸赈济贫民、发动起义的行动予以肯定，对程景道提出的发展方略也颇为赞许。但是，作品并没有着力表现白莲军同官府的斗争，对义军的最后失败也写得相当草率，却以相当多的篇幅叙写白莲岸与王昌年的感情纠葛，这就大大冲淡了作品的政治色彩，使全书结构枝蔓芜杂。在作者笔下，宋纯学这个义军重要人物做官以后，并没为起义事业作什么贡献；崔世勋这个朝廷将官很容易就归顺了义军，感情上似乎没有什么痛苦；王昌年、香雪对义军领袖莲岸则一直十分感激和崇敬；而本系白莲教分支的闻香教，反倒与白莲军大打出手。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作者思想的淆乱。

书中的主人公莲岸，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她胸有大志，一心要“轰轰烈烈做成一家创业之人”，要“名震千秋”，而且确实

一度雄据一方，表现出较高的组织指挥才能；但是，她一旦堕入情网便不能自拔，终于断送了起义事业。作为一个年轻美貌而又手握大权的女人，她爱恋王昌年，但她同时又尊重王昌年对香雪的爱情，敬佩香雪对王昌年的忠贞，一再设法成全他们，企图以此分享王昌年的感情，而不是用阴谋诡计来取代香雪，也不屑玩弄双方的感情。尽管作品对她的性格刻画还缺乏深度，但在古代小说史上，她仍可算一个有一定特色的形象。（沈伯俊）

《鸳鸯针》

《鸳鸯针》，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署“华阳散人编辑”。华阳散人即吴拱宸，字襄宗，江南丹徒（今属江苏）人，崇祯九年（1636）举人，明亡后，隐居茅山而终。

作品每卷演一故事，实为一部由四篇作品合成的短篇小说集。卷一《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写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秀才徐必遇，字鹏子，满腹才学，累试不第，家计窘迫。同学秀才丁全，其父官至工部侍郎，家资豪富，善于钻营。这年乡试，丁全买通本府莫推官及誊录生，窃取徐鹏子试卷，得中解元。鹏子发现有弊，满怀怨愤，欲去上告。丁全命人骗走鹏子侍女春樱，又唆使其父母诬告鹏子杀人，使其被革去秀才，下狱监禁。丁全入京会试，又夤缘而中进士，先任知县，后为户部主事，皆贪脏枉法，被参下狱。鹏子出狱后，几经磨难，到临清卢翰林家为其长子抄写文稿，后得卢翰林赏识，重新进学，连试皆捷，中了进士，授任刑部主事。适审理丁全一案，方知其害己之罪。鹏子以德报怨，借朝廷册立东宫，大赦天下之机，将丁全以罢职论处，开释回家。曾欲欺侮鹏子之妻的船户李麻子因侵盗漕粮下狱，鹏子亦为之周旋。丁全、李麻子皆感恩戴德而去，鹏子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卷二《轻财色真强盗说法，出生死大义侠传心》，写江西南昌府新建县秀才时升，字大来，才学满腹，却家境贫寒，以授徒为生。一年天旱，无馆可教，家中断炊，幸遇大盗风髯子资助银两。次日，时大来被荐为新任潮州知府任某幕宾，随之上任。行至梅岭，风髯子因知任某贪脏枉法，领人劫去

其财物，因见时大来在后，饶了任某性命。任某反诬大来通盗，请南雄知府将其下狱。风髯子劫狱救出大来，资助其回家。不料南昌府已得移文，将大来捕去。又是风髯子买通按院将他放出，并再次资助其外出寻求出路。大来到广东昌，为罢闲的袁太常赏识，化名袁时，重新考取秀才，不料宗师却是任某，认出大来，欲加处死，却被任小姐私下放走，任某随即罢官。大来逃到北京，改名高升应试，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为官十分清正。一日审理黄侠一案，认出黄侠即风髯子，案情系张冠李戴乃将其保出。后二人皆立军功，大来任延绥巡抚，黄侠任宁夏总兵。任某又钻谋为兵备副使，曾贻误军机。黄侠欲除之，大来却加以宽容，并做媒将任小姐嫁与黄侠。二人后来皆官至少保。卷三《真文章从来波折，假面目占尽风骚》，写明代崇祯年间，山东东昌府平原县秀才宋珏，字连玉，学识渊博，为人谦恭，与十来个朋友结成"翼社"，定期会集作文。秀才卜亨，家世豪富，一贯不肯认真读书，仗着写得一笔好字，口齿伶俐，胆大脸厚，记性过人，经常剽窃他人诗文，到处冒充名士，招摇撞骗。宋连玉被其所惑，邀其加入翼社。每当会文之日，卜亨即谎称有人拜会请客以搪塞，不久，社友同应岁考，众人皆为一二等，唯卜亨为六等，大出其丑。卜亨不思悔改，又以资助宋连玉葬母为名，邀其同到南京，将剽窃的诗文充为己作，刻成两本集子，到处送人吹嘘；并利用宋连玉代笔，名气越来越大。于是大打秋风，骗得几千两银子。后因被人嘲讽，卜亨与宋连玉分手，随顾御史来到北京，照旧骗取虚名。傅御史慕其名，邀其到衙，请其代作寿文、奏疏，卜亨腹中空空，无计可施，只得钻狗洞逃走。卷四《欢喜冤家一场空热闹，赚钱折本三合大姻缘》，写明代万历年间，南京水西门外商人范顺，字信之，为人刻薄，好占便宜，积本开设一家米行。一次，江西商人吴元理运来三船米，因连日下雨，未及售出，又到别处收麦。范顺趁天晴米价陡涨，将其米全部卖出，赚了一千几百两银子；又以此为本，赚了大钱。待吴元理回来时，却谎称米皆霉烂。吴元理老实，无可奈何，范顺仅给其六两银子为盘缠。范顺欲再发大财，贩货到江西，接连受骗上当，耗尽钱财。其妻齐氏与妾尤氏在家与人

私通，任意挥霍，亦把家产败完；唯女儿贞姐为人正派，嫁与书生顾某。吴元理得知范顺欺诈真相，又见其败落，不念旧恶，让范顺随自己经商。范顺感其恩义，从此洗心革面。后因吴元理在武昌与一行商发生口角，其父欲打元理，被推倒，病发而死，元理被告下狱。范顺每日探监送饭，不料知县却是其女婿顾某。范顺说明原委，顾知县说合双方，放出吴元理。此后，二人彼此信任，终身交好。

《鸳鸯针》书名源于金代大诗人元好问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作者把小说视为针砭时弊，救世医国的重要工具，在序言中指出："世人黑海狂澜，滔天障日，总泛滥名利二关。智者盗名盗利，愚者死名死利。甚有盗之而死，甚有盗之而生，甚有盗之出生入死，甚有盗之转死回生。"出于这种认识，他在作品中尖锐地揭露了官吏的贪污腐败，名士的厚颜无耻，奸商的欺诈奸昧，反映了种种社会弊端，并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药方：主张恕道，宣扬以德报怨；主张朝廷破格用人，"强盗"亦可为国效为；主张为人诚实，守信用，反对损人利己。这些内容包含了某些进步的思想成分。然而，作者对封建社会黑暗的认识尚属肤浅，因而其主张难以起到救世的作用。书中不少宣扬因果报应的词句，更是其消极部分。

作品描写生动，刻画人物心理细致入微，语言活泼诙谐，常常使人忍俊不禁，在艺术上取得了比较引人注目的成就。（沈伯俊）

《铁花仙史》

《铁花仙史》，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二十六回。署"云封山人编次，一啸居士评点"。云封山人，一啸居士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作品主要写王儒珍与蔡若兰、苏馨如，陈秋遴与夏瑶枝的姻缘故事。书叙：杭州举人蔡其志、家居西湖定香桥畔，有祖先留下名园"埋剑园"。一日，其志与同年好友王悦饮酒赏菊，忽见园中开放玉芙蓉，即于花旁造一小阁，名"文官阁"。后二人进京会试，王悦中了进士，钦点翰林，而其志落榜。悦乃资助其志诠补松江府青浦知县。三年后，其志辞官归乡，王悦亦致仕。二人同时分别生下一子一女，当即约为婚姻。王悦之子儒珍，眉清目秀，聪颖过人，与

同窗陈秋遴情投意合。其志因同乡吏部侍郎夏英之荐，被召入京。儒珍与秋遴在埋剑园读书，共咏玉芙蓉。当夜，秋遴梦遇芙蓉花妖；数日后，花妖被花神贬置扬州，其志至京，夏英已死，遂归。夏英因所荐武将万斛珠兵败降寇，死后仍被追究，继子元虚惧祸逃避，其女瑶枝上京辩父之冤，并护灵柩归杭。松江府华亭秀才苏紫宸，性情豪迈，曾遇天台道人，授与天书二卷，得成文武全才。其叔诚斋任钱塘知县，紫宸前去探望，留居杭州。王悦与妻并殁，家事凋零，儒珍疏放好酒，其志甚为不喜。其志六十大寿，儒珍往贺，被领至后园。其志之女若兰前去相会，勉励儒珍勤学，并试其才。儒珍、秋遴与紫宸相交，共访名妓水无声。秋遴与无声相爱，誓结连理。秋遴又与瑶枝在西湖偶然照面，彼此钟情而未通姓名。夏元虚逼娶水无声，无声得天台道人救助，乘鹤而去。儒珍与秋遴应乡试，秋遴中解元，儒珍落榜。其志更不悦，又受人挑拨，欲将若兰另许夏元虚。秋遴劝儒珍据理力争，儒珍不去；秋遴乃假意向其志求亲，欲待异日儒珍中举后仍将婚事归之。秋遴与元虚在其志家较诗以定婚姻，元虚抄袭瑶枝之诗，遭到嘲弄，秋遴方知湖上所遇为瑶枝，颇为得罪元虚而后悔。儒珍以为秋遴夺己之姻，遂断绝往来。朝廷要于苏杭点选宫女，其志催秋遴完婚，秋遴请紫宸将儒珍灌醉，负至洞房，欲让其与若兰成亲。若兰与侍女红渠男装出逃，让侍女娇绡代嫁。儒珍酒醒逃走，娇绡向秋遴说明真相，乃回蔡家。若兰遇诚斋，被招为其女馨如之婿，只得谎称母服在身，不与馨如同衾。馨如看出若兰为女子，诚斋收其为义女。诚斋被召入京，带若兰同行。元虚怒瑶枝时加讥讪，报其应点选。途中舟覆，瑶枝被诚斋救起，亦收为义女。元虚欲进京谋官，途中遇盗，被抛江中，复遇万斛珠，被任为军师。儒珍经紫宸说明，方知秋遴好意；又得紫宸之荐，到诚斋家任塾师。诚斋因不逢迎权臣，离京任扬州同知。紫宸中进士，任兵部郎中，率军征万斛珠，一战成功，获元虚。元虚大悔，经天台道人指点，即随紫辰入山修炼。儒珍偶见馨如，顿生爱意。蔡其志悔过，接儒珍回杭，收为义子。秋遴父亡，前往扬州，借寓诚斋家。诚斋欲招为瑶枝婿，秋遴先欲辞之，后知是瑶枝，即求之。芙蓉花

妖冒充瑶枝，与秋遴偕遁杭州。诚斋升任嘉兴知府，时儒珍中解元，诚斋即招为馨如婿。紫宸托人带信给秋遴、儒珍，说明与秋遴偕遁者系花妖，教以雷诀治之，花妖遁去，诚斋仍以瑶枝许秋遴。儒珍到嘉兴拜见诚斋，见红渠侍侧，方与若兰相认。儒珍、秋遴进京会试，俱中进士，殿试分中榜眼、探花，皆点翰林。二人请旨完婚，才子佳人终于大团圆。后来两家夫妇皆年逾八十，以服金丹一夕无疾而终，世以为尸解仙去。

作品描写了几个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但主要是从封建士大夫对风流韵事的欣赏趣味出发，对传统道德并无多大冲击。书中的蔡若兰，与王儒珍系襁褓之亲，谈不上什么爱情，她之拒绝改嫁，无非是恪守“女子从一而终”的闺训；苏馨如在新婚之夜因王儒珍提起当初曾有媒妁可通之诺（实系其侍女柳枝所言），竟勃然而怒，声称：“此事关妾一生名节，岂可含糊过去”；夏瑶枝虽对陈秋遴有一面之遇，但她并不知秋遴姓名才学，其婚事完全出自苏诚斋之命。因此，全书思想价值不高。

在艺术上，作者欲脱才子佳人窠臼，力求翻空出奇。序言声称：“传奇家摹绘才子佳人之悲离欢合，以供人娱目悦心者也。然其成书而命之名也，往往略不加意。如《平山冷燕》则皆才子佳人之姓为颜，而《玉娇梨》者又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佳之。草率若此，非真有心唐突才子佳人，实图便于随意扭捏成书而无难耳。此书则有特异焉者……令人以为‘铁’为‘花’为‘仙’者读之，而才子佳人之事，掩映乎其间……亦奇矣哉！”然而，比之《平山冷燕》和《玉娇梨》，此书艺术成就实大为逊色：不仅若干情节不合情理，而且“文笔拙涩，事状纷繁，又混入战争及神仙妖异事，已轶出于人情小说范围之外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沈伯俊）

《白圭志》

《白圭志》，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十六回。作者崔象川，博陵（治今河北蠡县南）人。

作品主要写才子张庭瑞、武建章与才女杨菊英、刘秀英、张兰

英的姻缘故事。书叙：明代江西吉水县富翁张盈川，客居湖南而卒，长子张博回吉水以承家业，次子张高留湖南以守父茔，二人皆大富。张博乐善好施，妻何大姑生子张庭瑞、女张兰英，均相貌秀美。张博同姓兄弟张宏，飘荡江湖而无成，来见张博。博见其言辞谨慎，荐其到苏州投奔连襟夏松。宏劝博同往一游，归途中见博箱内有珍珠手串，将其毒死，谎称无病辞世。何大姑不察，用宏主持家事，宏趁机从中取利，家资渐富。宏之子美玉，与庭瑞同学，兰英自幼男装，亦一起读书。数年后，何大姑知张宏不良，另委人主持家事。不久，庭瑞、兰英、美玉同赴院试，均得进学。庭瑞到庐山白鹿书院求学，与同窗武建章结为知交。建章实系夏松之子，三岁时随父返乡，失落江中，被告老官员武方山救起收养。庭瑞爱其才美，以兰英许之。旋因建章回家探父，庭瑞独赴乡试，途中与湖南巡抚杨时昌女菊英之船相邻，二人一见钟情，经菊英婢女梅香传话，私订终身。此时，建章到省乡试，恰与男妆的兰英同寓，兰英属意建章，乃假托有妹而许之。庭瑞得知，亦不说破。经会试，兰英高中解元，庭瑞、建章亦中举。杨菊英至父任所，以与庭瑞订盟之事告之，杨时昌大怒，举棒逐之，菊英跳入花园古井中，被老仆王中救出，逃到张高家，被收为义女。菊英知庭瑞中举，即托人带信，不料美玉扣下此信，冒名至张高家。杨时昌已悔前事，迎菊英回府，乃择吉完婚。合卺之时，菊英识破假冒，将美玉交县衙责打。美玉羞愧不已，到苏州访求才貌双全之女，与云南布政刘元辉之女秀英邂逅，彼此有意。秀英男妆出寻美玉，刘元辉告美玉诱拐女儿，秀英闻讯逃走，美玉下狱。张宏得知，急赴苏州打点。恰值刘元辉之子刘忠出任福建巡抚，得张博托梦并赠一白圭，乃捕获张宏，审明正法，为张博报冤。此时，美玉已死于狱中。秀英逃至九江，被杨时昌属下差人误认为张庭瑞，又闻美玉已死，乃至杨府，与菊英结为姐妹。庭瑞、兰英、建章三人赴京会试，高中前三名；经殿试，又分中状元、榜眼、探花。时刘忠上奏张博冤案、建章亦得武方山讣闻，于是三人皆归家。庭瑞、兰英到福建祭奠亡父，与刘忠结拜，刘忠以妹秀英许配庭瑞。未几，诏命庭瑞为湖南学政，兰英为江南学政。兰英恐

犯欺君之罪，上表辞官，恢复女装。经过几番波折，刘秀英、杨菊英双双嫁与张庭瑞，张兰英亦与武建章成婚。此时，建章方与失散多年的亲生父母相认。

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青年男女争取自己主婚姻的权利，颂扬了张兰英、杨菊英、刘秀英等貌美才高的佳人"身为女子，志胜男儿"的不凡气概和"假扮书生，出游于名山胜境，访察贤士，倘遇知音，则许之"的大胆行动，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进步。但是，作者主要是从欣赏才子佳人风流韵事的角度着眼的，面对传统道德，他常常表现出畏怯和犹疑。书中的张庭瑞，初遇杨菊英，即以《凤求凰》曲挑之，而当菊英表示愿以终身相托时，他却说："婚姻大事当从父母，未闻任意可择者"；只因菊英态度鲜明，二人方才订盟。当女扮男妆的张兰英托言有妹愿许武建章时，建章也说什么："婚姻之事，欲待父母之命，未敢自专，非愚所能允，亦非兄所能许"；还是兰英劝之，他才应允。更可笑的是，刘秀英自己一见张美玉便生爱慕，并私自离家寻访，却指责杨菊英"因一诗而动心，不以男女分别，自负一点微才，见人以为知己，。闻言以为至交，遂不顾礼义廉耻，竟以终身自约"。这类描写，使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时显得自相矛盾。至于写才子佳人皆金榜题名，使当初持反对态度的家长回心转意，秀英、菊英二女共嫁一夫，甚至撺掇庭瑞纳梅香为妾，则又落入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

作品以几位才子佳人的姻缘故事为情节主线，而以张博被害身亡至报仇申冤为副线。但是，副线与主线显得游离，并无多大价值，因此，以《白圭志》作为全书题目也就不大恰当。同时，在仅仅七、八万字的篇幅里设置两条线索，在主要人物之外又设置一大串次要人物，使全书头绪纷繁，情节发展仓促，艺术效果自然不佳。（沈伯俊）

《好逑传》

此书十八回，一名《侠义风月传》名教中人作，真实姓名，生平无考。书中所叙的故事与一般的才子佳人模式有所不同，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基础也不仅仅是男才女貌。秀才铁中玉，不是一般

惜玉怜香的才子，他“有几分膂力，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遇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般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虽然他是御史的儿子，但却同情被欺侮被迫害者，敢于和强大的封建邪恶势力抗争，他有正义感，嫉恶如仇，多次见义勇为。小说一开始，就把铁中玉放在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大夬侯与无权无势的被压迫者韩愿父女的矛盾之中来描写。他依靠自己的侠肝义胆和聪明才智，巧妙地利用父亲的权位，挫败了势力强大的大夬侯，保护了孤弱无力的韩愿父女，使韦佩夫妻免遭凌辱。这件事先声夺人，展现了男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并为后来他救助水冰心打下了伏笔。女主人公水冰心是一个因失职而被判罪远配的罪臣之女。她身边虽然有一个亲叔父水运，但为了谋夺她的家产而站在对立面，多次搞阴谋诡计。就是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孤女，敢于与邪恶抗争，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多次挫败过学士之子过其祖和水运联合设置的圈套，保住自己的尊严和家产。

小说作者为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安排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冲突，并围绕中心矛盾布置人物情节。全书的中心矛盾是过公子与水运合谋，频频逼娶水冰心，而水冰心则以自己超凡的智慧进行自卫，屡次化险为夷。在结构这一中心矛盾时，作者把水冰心的过人机敏，作为推动情节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双方的冲突是由过公子和水运挑起的，然而，事件的发展演变，却落入水冰心的神机妙算之中。当中心矛盾发展到纽结不开之际，即过公子假借圣旨，闯入水小姐闺房抢亲时，无路可退的水冰心，只好暗藏尖刀，准备拼死一搏。此刻的矛盾发展，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半路却杀出一个铁中玉，怒斥其伪，救下水冰心。情节至此，奇峰突起，柳暗花明。这等安排，淡淡几笔便把男主人公引入中心矛盾之中，凸现他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特征。男主人公在紧要关头出场，不仅使正处于白炽化状态的矛盾得以缓解，而且又使情节产生曲折回环，即增添过公子和水运等人对铁中玉的愤恨，引出新的矛盾因素，使冲突更加复杂化。这种以中心矛盾作为贯穿线索，既使情节显得

集中紧凑，气脉畅通，着力描绘正反两方人物的举止行为，展示各自的个性特征，又使情节环环相扣，悬念叠出，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作者不仅善于从大处布局，而且也巧于在具体情节发展过程中制造波澜。如在“水小姐俏担移花”一段里，原先对过公子的求亲“全然不睬”。对叔父的说合“一毫不入”的水冰心，在“父亲远戌，母亲又早丧”的情况下，一反常态，对叔父百依百顺，还说：“凡事皆听凭叔父当亲父为之”。这令人蹊跷：“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的女主人公，难道一点儿也不了解自己叔父的为人？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叔父的险恶用心？紧接着是水冰心为准备婚事与叔父娓娓商议，亲笔写下定婚庚帖，又让叔父代自己换庚帖纳聘礼，使人紧张，暗暗为女主人公着急。后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原来是水冰心的将计就计，以巧妙的“掉包儿”，让过公子娶到水运的丑女。这喜剧性突转，妙趣横生，使疑虑顿时烟消云散；这奇妙的结局，让这伙害人者自食恶果，令人拍手称快。

书中情节越到后来，越平板乏味，因为渐入窠臼，男女主人公遵从父命而成婚，由皇后验身之后而同居，虽也有些别出新裁，却未能挣脱一般才子佳人故事的陈词滥调。特别是作者越来越多地转入宣传封建名教，男女主人公几乎成了作者说教的传声筒，人物失去自己的鲜明个性，情节也成了概念的演绎，显得枯燥平淡，影响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岑　平）

俏胆移花

过了月余，过公子打点停当，又拣了个上吉之日，笙箫鼓乐，百辆来迎，十分热闹。水运慌作一团，忙开了小门，走过来催冰心小姐，快快收拾。冰心小姐佯为不知，懒懒地答道：“叫我收拾什么？”水运听了，着急道：“你说得好笑！过家今日来娶，鼓乐喜轿，都已到门了，你难道不知，怎说‘收拾做什么’？”冰心小姐道：“过家来娶，是娶姐姐，与我何干？”水运听了，愈加着急道：“过家费了多少情分，央人特为娶你，怎说娶你姐姐？你姐姐好个嘴脸，那过公

子肯费这千金之聘来娶她！”冰心小姐道：“我父亲远戍边庭，他一生家业，皆我主持，我又不嫁，怎说娶我？”水运听了，心下急杀，转笑笑道：“据你说话，甚是乖巧，只是你做的事却拙了。”冰心小姐道：“既不嫁，谁能强我，我有甚事，却做拙了？”水运道：“你既不嫁，就不该写庚帖与我。既写庚帖与我，已送与过家，只怕‘不嫁’二字要说嘴也不响了。”冰心小姐道：“叔叔不要做梦不醒！我既不愿嫁，怎写庚帖与叔叔？”水运又笑道：“贤侄女这个不消赖的，你只道我前日打金八字时，将你的亲笔写的弄落了，便好不认帐？谁知我比你又细心，紧紧收藏，以为证据，你就满口胡说，也赖不去了。”冰心小姐道：“我若亲笔写了庚帖与叔叔，我自无辞，若是不曾写，叔叔却也冤我不得。你可取来，大家当面一看。”水运说：“这个说得有理。”因忙走了回去，取了前日写的庚帖，又将三个儿子都叫了过来一同当面对质。因远远拿着庚帖一照，道：“这难道不是你亲笔写的？还有何说？”冰心小姐道：“我且问叔叔，你知我是几月生的？”水运道：“你是八月十五亥时生的，生你那一夜，你父亲正同我赏月吃酒，我是你的亲叔叔，难道不知？”冰心小姐道：“再请问香姑姐姐是几月生的？”水运道：“她是六月初六午时生的，大热大暑累她娘坐月子，好不苦恼。”冰心小姐道：“叔叔可曾看见这庚帖上写的是几月生的？”水运道：“庚帖上只写八个字，却不曾写出月日，叫我怎么看？”冰心小姐道：“这八个字，叔叔念得出么？”水运道：“念是念不出，只因前日打金八字时，要称分两，也说‘甲’字是多重，‘子’字是多重，故记得是甲子、辛未、壬午、戊午八个字，共重一两三钱四分。”冰心小姐道：“既是这八个字，却是姐姐的庚帖了，与我何干？怎来向我大惊小怪？”水运听了，忽吃一惊道：“分明是你的，又是你自写的，怎赖是她的？”冰心小姐道：“叔叔不须争闹，只要叫一个推命先生算一算这八字是八月十五，还是六月初六，便明白了。”水运听说，呆了半晌，忽跌跌脚道：“我女儿被你卖了，也被你耍了，只怕真的到底假不得。莫说过家并府尊、县尊俱知我是为你结亲，就是合邑人也知过公子娶你。虽是庚帖被你作弄了，然大媒主婚，众口一词，你如何推得干净？”冰心小

姐道："不是我推。既是过家娶我，过家行聘就该行到我这边来，为何行到叔叔家里？叔叔竟受了，又出回帖，称说是'为小女答聘'，并无一字及于侄女，怎说为我？"水运道："我称你为'小女'，是你要认做亲父，与你商量过的。"冰心小姐道："若是叔叔没有女儿，便认侄女为小女，也还可讲，况叔叔自有亲女，就是要认侄女做亲女，又该分别个大小女，二小女，怎但说'小女'？就是讲到哪里，就是叔叔自做官，也觉理上不通！"

水运听了这许多议论，急得捶胸跌脚，大哭起来道："罢了，罢了"我被你害苦了，这过公子奸恶异常，他父亲又将拜相，他为你费了许多钱财，才讲成了。今日吉期，又请了许多显亲贵戚在家，设宴守候结亲，鼓乐喜轿，早晨便来，伺候到晚，等会儿过公子少不得自骑马到来亲迎。若是你不肯嫁，没个人还他，他怎肯干休？你叔叔这条性命，白白的要断送在你手里。你既害我，我也顾不得骨肉亲情，也要将你告到县尊、府尊处，诉出前情，见得是你骗我，不是我骗过家，听凭官府做主。只怕到那其间，你就伶牙俐齿，会讲会说，也要抛头露面，出乖露丑！"一头说，一头只是哭。冰心小姐道："叔叔若要告我，我也不用深辩，只消说叔叔乘父被谪，结党谋陷孤女嫁人，要占夺家私，只怕叔叔的罪名更大了。"水运听了，愈加着慌道："不是我定要告你，只是我不告你，我的干系怎脱？"冰心小姐道："叔叔若不牵连侄女、但要脱干系，却甚容易。"水运听见说脱干系容易，便住了哭问道："这个冤结，就是神仙，也解不开，怎说容易？"冰心小姐道："叔叔若肯听侄女主张，包管大忧变成大喜。"水运见冰心小姐说话有些古怪，便钉紧说道："此时此际，死在头上，哪里还望大喜，只要你有甚主张，救得我不被过公子凌辱便好了！"冰心小姐道："我想香姑姐姐今年已是十七岁，也该出阁了，何不乘此机会，光明正大，就将姐姐嫁去，便一件事完了，何必别讨愁烦？"水运听了，低着头，再思沉吟，忽又惊又喜说道："也倒是一策，但恐你姐姐与你好丑大不相同，嫁过去公子看不上，定然要说闲话。"冰心小姐道："叔叔送去的庚帖，明明是姐姐的，他行聘又明明到叔叔家里，叔叔的回帖，又明明说是'小女'，今日他

又明明到叔叔家来娶姐姐，若是将姐姐嫁去，有甚闲话说得？就说闲话，叔叔却无得罪处，怕他怎的。况姐姐嫁过去，叔叔已有泰山之尊，就是从前有甚不到处，也可消释，岂不是大忧变成大喜?”水运听到这里，不觉笑将起来道：“我儿”你一个小小女子，怎胸中有这许多妙用？将一个活的叔子骗死了，又有本事救活转来!”冰心小姐道：“不是侄女欺骗叔叔，只因叔叔要寻事，侄女不得不自求解免罢了。”水运道：“这都是不消说了。只是你姐姐粗手笨脚，平素又不会收拾，今日忽然要嫁，却怎么处？你须过去替她装束装束。”

——选自《好逑传》第三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这个片断，描述机敏过人的冰心小姐，有理有利有节地“将一活活的叔子骗死了，又有本事救活转来”的全过程。

整个过程，充满了喜剧性色彩。冰心小姐的叔叔水运，利欲熏心，为了霸占哥哥的家产，充当纨袴子弟过公子的帮凶，趁冰心小姐父亲远谪戍边之际，急于把侄女嫁出去。而冰心小姐沉着应付，以前佯装幼稚无知，使水运沾沾自喜。在叔叔猝然不防的情况下，冰心小姐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俏胆移花，做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既挫败了过公子与水运的阴谋，保存了自己，又使水运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读者读了这段，自然而然地忍俊不住，会意一笑。

此段之中，冰心小姐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不慌不忙，成竹在胸，从容应付。与之呈鲜明对照的水运，却是焦急万分，作茧自缚。开始，水运见迎娶车辆已到，“慌作一团，忙开了小门，走过来催冰心小姐，快快收拾。”与这慌忙相对应的，却是“冰心小姐佯为不知，懒懒地答道”。水运越来越急，冰心小姐却越来越冷静。水运起初还笑，进而感到吃惊，又“呆了半晌，忽跌跌脚”，再“急得捶胸跌脚，大哭起来”，并要赖要去告官，让冰心小姐“抛头露面，出乖弄丑。”后来，他转而向冰心小姐求情问计。当冰心小姐说出移花接木之计时，“水运听了，低着头，再思沉吟，忽又惊又喜”，随之“不觉笑将起来”。为虎作伥的水运，从笑到哭，又从哭到笑，被冰心小姐玩于股掌之中。水运这一系列的表情变化，不仅表现出水运反复无常的小人性格，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衬托出冰心

小姐的机智沉着。本来，在这场斗智中，她处于劣势，但她面对恶势力，巧妙布置，精心对付，既成功地绕过贪心的叔叔与恶棍过公子联合布置的陷井，化险为夷，又设计救了叔叔，让过公子娶一丑女，捉弄了这个纨袴子弟。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善终于战胜了恶，赢得了胜利。（岑 平）

过公子娶丑女

冰心小姐巴不得送了出门，只得带了两个丫环过去，替她梳头剃面，擦齿修眉，从午后收拾到晚；又将珠翠铺了满头，锦绣穿了满身，又替她里里外外，将异香熏得扑鼻。又吩咐她到房中时，只说害羞，定要他吹灭了灯烛，然后与他见面就寝；倘饮合卺酒，须叫侍妾们将新郎灌醉；又吩咐她新郎若见面有些嫌你的话，你便须寻死觅活惊吓他。香姑虽说痴蠢，说到她痛痒处，便一一领略。

刚刚装束完，外面已云星在天。过公子骑着高头俊马，许多家人簇拥前来亲迎。水运无法摆布，只得捏着一把汗水，将女儿扶上轿，听众人吹吹打打，娶将去了。正是：奸计虽然狡，无如慧智高；慢言鸠善夺，已被鹊移巢。

过公子满心以为冰心小姐被他娶了来家，十分欢喜。迎到大门前，下了轿，许多媒婆、侍女挽扶到厅中。锦帕盖着头，红红绿绿，打扮的神仙似的，人人都认做是冰心小姐，无一个不啧啧赞好。拜过堂，一齐拥入洞房，排上合卺酒来，要她与新人对饮。香姑因有先嘱之言，除去盖头，遂进入帐幔之中，死也不肯出来。过公子认她是害羞，便不十分强她，竟出到外厅，陪众亲戚饮酒。一来心下欢喜，二来亲戚劝贺，左一杯，右一盏，直饮到酩酊大醉，方入房中。看一看，只见灯烛远远停着，新人犹隐隐坐在帐中。过公子便乘醉兴，也走到帐中来，低低说道："夜深了，何不先睡？"香姑看见，忙背过脸去，悄悄叫侍妾吹灯。侍妾尚看着过公子，未敢就吹。过公子转凑趣道："既是新夫人叫吹灯，你们便吹熄了去吧！"众侍妾听了，连忙将灯烛吹熄，一哄散去。过公子急用手去摸时，新人早已脱去衣裳，钻入被里去了。过公子哪里忍得住，连忙也脱去衣

裳，钻到被里。香姑也是及时女子，到此田地，岂能自持？一霎时帐摆流苏，被翻红浪，早已成其夫妇了。正是：帐底为云皆淑女，被中龙战尽良人；如何晓起看颜面，便有相亲方不亲。

过公子直睡到次日红日三竿，方才醒转过来。睁开眼，忙将新人一看，只见广额方面，蠢蠢然哪里是偷相的那位小姐！忙坐起来，穿上衣服，急急问道："你又不是水小姐，为何充做水小姐嫁了来？"香姑道："哪个说我不是水小姐，你且细认认看！"过公子只得又看了一眼，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我认得的水小姐，俊俏庞儿如芙蓉出水，杨柳含烟，哪里是这等模样！多是被水浸之这老狗骗了！"

香姑听了，着恼道："你既娶我来，我就是与你敌体的夫妻了，你怎这样无礼，竟对着我骂我父亲？"过公子听了，愈加着急道："罢了，罢了！他原领我偷相的是侄女冰心小姐，你叫他做父亲，莫非你是他的亲女儿？"香姑听了，也坐将起来，穿上衣服，说道："你这人怎这样糊涂，冰心小姐乃是我做官大伯父的女儿，你既要娶她，就该到她那边去求，怎来求我父亲？况我父亲出的庚帖，又是我的，回帖上又明明写着'为小女答聘'，难道不看见，怎说是侄女？你聘礼又行到我家来，你娶又到我家来娶，怎么说娶的不是我亲生女儿？我一个官家女儿，明媒正娶到你家来，又亲朋满座，花烛结亲，今日已成了夫妇之好，却说出钻穴偷相这等败伦伤化的言语来，叫我明日怎与你操持井臼，生儿育女？看将起来，倒不如死了吧！"因跳下床来，哭天哭地的寻了一条大红汗巾，要去自缢。

过公子见不是冰心小姐，已气得发昏，又见香姑要去寻死，大吃一惊。……

——选自《好逑传》第三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个片断，描述冰心小姐使用偷梁换柱之计，巧妙地惩罚花花公子过其祖的过程。

首先，作者经过一番精心布置，使这个情节不仅具有喜剧性效果，而且富于悬念，有一定的紧张度；不仅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而且令人可信。在此段之前，是冰心小姐不动声色地与叔父水运周旋，表面上百依百顺，暗地里安排了一系列的机巧，将计就计，一直到

出嫁的关键时刻，方亮出底牌，把这位贪心的叔父逼到悬崖边。水运在走投无路之际，冰心小姐献出锦囊妙计，让堂姐香姑代嫁。这个行动，既表现冰心的足智多谋，又反映她美好的心灵，即对坑害过自己的叔父，也不是见难不救，可见她善良的心地，更能令人佩服。而本来与过公子狼狈为奸的水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冰心小姐所定之计，但内心忐忑不安，害怕中途败露，过公子找自己的麻烦，寻事加害自己，因此，他在这段嫁女过程中，提心吊胆，使这个片断充满悬念，能够激发读者的兴趣，吸引其审美注意，产生"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愿望。

这个片断一开场，就描述冰心小姐为使偷梁换柱之计保证实施，让香姑在新婚之夜瞒混过关而周密布署。一方面，她亲自到叔父家中，给香姑打扮穿戴；另一方面，她教香姑如此这般，应付洞房花烛夜，以及新婚之夜后的特殊情况。

后边全是迎亲成亲过程的描述。作者让冰心小姐退居幕后，不再露面。并用对比手法，让迎亲成亲过程，处于危机之中。这里，一边是水运和女儿香姑，一边是过公子，矛盾双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水运心虚、担惊受怕，但事已如此，迎亲队伍来了，"只得捏着一把汗，将女儿扶上轿，听众人吹吹打打，娶将去了。"过公子则踌躇满志，"以为冰心小姐被他娶了来家，十分欢喜"。拜堂之后，他只身到外厅，陪客人饮酒，"一来心下欢喜，二来亲戚劝贺，左一杯，右一盏，直饮到酩酊大醉，方入房中"。整个成亲过程，他得意忘形，毫无戒备，中了冰心小姐之计，是合情合理的。

作者对香姑的描写，没有简单化。当冰心小姐授计时，"说到她痛痒处，便一一领略。"进入洞房，被除去盖头之后，"遂进入帐幔之中，死也不肯出来。"当她见过公子乘醉兴进入帐中，"忙背过脸去，悄悄叫侍妾吹灯"。并"早已脱去衣裳，钻进被里，"不让新郎见到庐山真面目。当过公子钻进被里求欢，她"也是及时女子，到此田地，岂能自持？……早已成其夫妇了"。第二天上午，过公子见新人广额方面，带几分痴蠢相，急忙追问，香姑又照冰心小姐所嘱，寻死觅活地撒泼，使过公子又气又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口。（岑　平）

《觚賸》

《觚賸》，清初江苏吴江人钮琇著。此书正编八卷，分目为吴觚、燕觚、豫觚、秦觚、粤觚；续编四卷，分目为言觚、人觚、事觚、物觚。两编共收笔记小说三百二十七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觚賸》"皆记明末国初之事，随所至之地，录其见闻。"据作者自序，他勤于搜集四方遗闻趣事，"旅食三年，不断皋鱼之泪；宦归千里，无余刘宠之钱。游迹则雁池凫渚，阅历偏赊；行装则玉格贝编，付搜独富。既而听鸡函谷，策马芦关，叹密法于秦灰，欲辨怪哉之气；怀和声于周凤，还题吉了之名。碑洞文章，收诸缘笈；桥山陵寝，绘以黄图。今则仍绾银章，更临珠海。鹧鸪啼处，朱旗锦石之乡；蝴蝶飞时，丹灶羽衣之洞。官逢斗觳，得虎说于荒江；语习娵隅，成鱼吟于蛮府。灿花宾至，快雄辨之当筵；话雨人归，喜华笺之在箧。于是倾觚简，抄以小胥，因而别地稽时，汇为全帙。"这里，可以了解作者整个创作过程。

从全书来看，总体可分为志怪与志人两大类。志怪小说，言鬼谈怪，一忽儿海上龙宫，一忽儿宇宙天堂；一忽儿荒山野岭，一忽儿阴间地狱。其中谈狐说怪，对后世的《聊斋志异》，影响很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书开聊斋之先河。当然，此书也承袭六朝志怪与唐传奇之遗风，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琇好为俪偶之文，故叙述是编，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例如，《溺妾入梦》、《豹仙》、《海天行》等篇，构想奇特，写得惊心动魄。

其中志人部分，曲尽人情世态。特别是许多篇记载了在明清易代的战乱中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真实状况。作者愤怒指斥清军野蛮烧杀，武力征服的残暴行经。这在清初文字狱迭兴的环境中，作者敢于秉笔直书，可见其凛然刚毅。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寥寥几笔，就能突现人物个性。例如，《汤司空》中写汤潜庵为官清廉，仅写在官任而殁，"同官唁之，身卧板床，上衣敝蓝丝袄，下著褐色布袴。检其所遗，惟竹笥内俸银八两。"（刘　铮）

睐 娘

睐娘者，性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镇。祖某，以阀阅世宦，累赀亿万。其父某，尽散其赀，蓄古名画，环室为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为率，各以镂玉牌记之，其锦韬玉轴者为最品。睐方四五岁，性聪良，善记诵。父尝戏举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画，睐即指第几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爱之，令其掌镂金牌而司画城，呼曰："画奴。"长及齿龀，作花鸟小图，工刀扎，善吟咏，姿体绝丽，未尝假粉脂而浮香发艳，盈盈欲仙；星目流离，远黛明媚，复嫣然善睐，故其母氏更画奴名为睐娘。

明甲申岁，海内鼎沸，兵燹所被，诸郡县皆陆沉。秋八月，睐与父母夜饭罢，画楹间列绣灯。围以紫丝步帐，月光掩映帘幕。睐方研墨濡颖，手摹吴道子画观音相，将赉于邻侧醉香庵，赤其庵之女冠。未举笔，忽闻号呶成雷，燎火回张，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睐仓卒入内阁，取画城之锦韬玉轴者，持以出，从父母走僻巷中，潜达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载，卖珠以缀衣，佣绣以佐馔，备旅时之困。时，舜水庐室悉灰烬。乱稍定，睐父将理故业而无资可缮。睐泫然曰："吾家世业隆大，不幸蹈于离乱，茕茕飘寄，非长策也。闻女之姑，在午溪东新巷，姑以文孀守贞，女可就访合居，共为晨昏。女装中有古画十余卷，售之，当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庐而新之。女时可以从父母，从容完聚耳。"父然之。为买小舫，从一女奴曰闻香。赋诗泪别。诗曰："漂泊何由返故园，桃花春雨照离魂，凭将别后双红袖，记取别后旧泪痕。"

遂至东新巷，次于姑。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于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痫瘵之病，走死乱军，无子，倩故甚爱睐娘，视睐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绪其亲与倩乃异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秽见黜于族，僦倩之侧舍以居。生能诗文，然无士君子行，倩寡处闲寂，日以事请见，眯目哆口，歙肩摄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悦。睐之卧室，去倩之卧室可百武，在东厢小红楼，锁帘闭帏，旦晚不下楼级。倩之事，闻香稍知之，以告睐，睐

默不应。倩之家有一园，名“隔梦”，景颇幽胜。时，暮春初旬，倩娘辟诸女从，邀睐娘往。睐辞以午绣方倦。倩频促之，乃启隔梦门，转曲池上小山左侧，憩半峰亭。绿柳数树，红栏三折，茶以竹炉，綦以石磴。复转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开，烂如绣屏。缘海棠行数十武，一径皆樱桃花，一径皆蔷薇花。倩曰：“樱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蔷薇红香可爱也。”挈睐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蔷薇架下，訇然一声，片花乱舞，落红满鬓鬟间，垂垂拂衫袖。有细采流苏，贯相思子，缀以同心凤凰结，杂花而坠，中睐之右肩。睐惊愕，隔花望见一生，乌巾倩容，凝睇于睐。问香遽呼之曰：“潘秀才，从谁来耶?”倩娘曰：“潘郎从樱桃径来耶。郎素不识睐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视而笑，倩亦视生而笑，遂散去。睐知倩卖己也，頳颜不怿者累日。盖倩娘素悦于生，耻睐娘之独为君子也，故潜生于园，以俟睐娘至，将市秽于睐。倩知事不可偕，于是始不慊于睐，而为生计益深。……后累日，新霁始凉，金风初扇，沼荷零香，庭草凄绿，睐孤坐凝目，惘惘有思归之意。见问香携斑竹锁丝篮，篮置画金小方奁，进曰：“倩娘以为娘午茶，少润诗脾”。开奁视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尽覆奁，奁衣下文锦尺幅，绣带双结，密缄重重。发缄而观，则薄赫蹏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楼十二夜初长，秋恨应知怯晚妆。巫水有云通楚佩，贾墙无梦问韩香。锦弦旧瑟调鹦鹉，老酒新炉忆鹔鹴。落月斜阳无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厢。”篇末署云：“米在田而可食，水非米而何炊。”睐以指画者久之，作“潘”字状，懑焉起，立碎纸而掷于地，堕鬓拂衣，遂往见倩。时倩方坐绣裀，裁凤花细袜，忽见睐，以睐至，意必有合，移席骈坐，为睐整髻上坠钗。睐晕脸潮红，严容噎气，良久乃言曰：“侄以稚年，背慈就外，孤逐草心，托命于姑。以姑之惠，被以绮绣，饵以珍馐，良厚矣。乃不训之以德，而假道于不令之生，传以亵词；姑纵不爱侄，独不自爱乎？曩者以楮墨闲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秽意见诱。修筠有节，高柏有心，岂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乱桑中之妇，而谓红闺流叶，乃自媒于东墙宋玉哉！侄非敢断绝雅恩，然久安于此，实败令名，请从此辞。”欷歔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许。

时，舜水已成小筑，睐之父母将欲迎睐，睐适归，惊喜道故。睐所不悦于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为生婚于王氏。自溺志于倩，遂背婚于王，王亦以生狂荡无检，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于睐，而不惬其愿，故扬红笺之诗以诬睐，使闻于睐之父母，因而求娶。阅岁余，倩以他事至睐父母家。起居外，并为睐议姻，口舞心语，未白其人，而数目睐父，睐父无忤色。因极口潘生之才，而讳其贫，又附睐母耳密语。父母默然，相顾微叹，遂首肯之。倩归，即为生致六礼。睐父母择吉将赘生于家，而绝不以闻于睐。至宴尔之夕，银缸斜照，绣帐高张，夜阑撤妆流盼，见此良人，则即隔梦园樱桃花下生也。睐大号恸，绝而后苏。问香驰走，惊呼睐父母至。睐极悲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误我！"父母再四救解。然伉俪之际，非其本情，虽勉为笑语，而眉妩间锁愁驻恨，如不胜致。居又二年，生亦构数椽别墅，挈睐以归。生之父母，穷悍极虐，素知睐之不礼生也，乃盛怒以待睐。睐拜告方毕，含啼入室，意不聊生。

岁辛丑，生以不给家食，为砚耕之谋，复窥窥馆之邻女，见黜于主。睐愈不礼生。生大愠睐，叱詈之声达于庭户。睐支颐语生曰："薄命之薄，含冤可知；狂童之狂，负心若此。何须何眉，无耻无礼。我死为鬼，尔生尚能为人乎？"语未竟，鞭楚乱下，散发蒙面，流血披肩。维时，明月入户，青灯荧荧。睐蒙目呜咽而叹曰："命尽此矣！"令问香于故箧中取《愁丝》一卷，诗词若干首，及绿窗小鸟百叶，皆幼时所画花鸟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泪为书，授之问香曰："迟明，汝为吾送易氏爹娘。"书略云："……父母一来垂视，永以遐隔。绿香帐里，岂有冷翠零膏；红叶窗前，莫问韶颜稚齿。将见柳眼凝露，埋春化泪；莲心风折，劈恨成丝。明月三更，天涯草碧，还家之期，当在晚风新梦间耳。父母春秋已高，强饭自爱，无以女为念。幸收女余骨，覆以抔土，得以脱迹人间，销形天上，梁黄槐绿，烟冷云荒，遂毕此生矣！孟光同隐，未得其人；弄玉俱仙，徒为虚语。独念父母畜我不卒，绕膝之欢，邈矣难再。梅花犹在额乎？莲花犹在足乎？镜台旧影，翠帷余香，姗姗其来迟者，知是亭亭倩

女魂也。”及晨，父母得书，愤骇长恸而至，则睐已缢于前轩左楣间矣。生与父母俱逃，莫晓所在。睐父母及易氏诸戚，乃棺睐于两楹，而以问香归。

——选自《笔记小说大观》十七，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 1983 年版

这是一篇饱浸血泪，充满悲剧气氛的短篇小说。首先，作者通过睐娘的悲惨遭遇，反映明清易代的战乱带给百姓的无穷灾难。作者笔下描写的睐娘，是一位聪明善良，心地纯洁，文静多才，姿体绝丽的少女，正当她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之下，发展自己的艺术天才的时候，清军南侵，烽烟四起，兵荒马乱，百姓流离。这种以铁与血，剑与火的野蛮方式改朝换代，直接的受害者是广大百姓。睐娘曾跟随父母，仓惶出逃，潜居乡村。因房宅毁于兵火，睐娘忍痛离开父母，离开自己钟爱的诗画，寄居姑姑篱下，以至遭到心术不正的姑姑的暗算，嫁给一个道德堕落的纨袴子弟。在这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睐娘在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后，毅然决然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以自己一腔青春热血，有力地控诉了清军发动的不义战争。如果没有战乱中“庐室悉灰烬”，睐娘就不会去姑姑家暂住，也就不会遭潘生的纠缠与姑姑的暗算。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绘战乱前后的境况：“秋八月，睐与父母夜饭罢，画楹间列绣灯，围以紫丝步帐，月光掩映帘幕。睐方研墨濡颖，”准备摹画，“忽闻号呶成雷，燎火四张，外宅大呼”，睐“从父母走僻巷中，潜达金牛村。”由于战乱，把安居乐业的百姓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逃难之中，睐娘一家，“居金牛村三载，卖珠以缀衣，佣绣以佐馔。”特别房屋被焚毁，使其无家可归，“睐父将理故业，而无资可缮”。这以真实的描绘，指斥战争的罪恶。

其次，作者通过睐娘误嫁狂徒，遭受无尽折磨并含愤自杀，有力地控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睐娘父母只听媒人倩娘“极口潘生之才”，不仅不征求睐娘的意见，而且“择吉将赘生子家，而绝不以闻于睐”。当新婚之夜，睐娘发现新郎是轻薄之徒潘生时，“大号恸，绝而后苏。”纵然睐娘知道自己误嫁，但封建婚姻制度，根本不许女方提出终止婚姻关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把

一位美丽善良，多才多艺的女子推向了死亡。睐娘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宣告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作者以细腻的描写，把对女主人公才华的由衷赞美，对她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委婉地表现出来，撼人心灵。

这篇小说，以一个人物的命运结构全篇，毫无枝蔓。由于集中笔墨描述主人公短暂的一生，能够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各方面，精雕细刻地塑造人物。作者善于以景物来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理。例如，睐娘遭鞭笞之后，“明月入户，青灯荧荧”，一片凄清，这既是写景，又是当时睐娘自杀前万念俱灰，心境悲凉的真实写照与衬托。

全篇曲折细腻地叙述了一个幽艳凄切的故事，笼罩着悲剧性氛围，并感染读者。由于美丽善良的才女惨遭毁灭，因而能引起读者的震动与同情，进而思考造成悲剧的原因。（刘　铮）

张　羽　军

张嶨，自羽军，一字舒采，吴县人，工诗善琴而豪于饮。性喜交游，重然诺，即利害无所避。年十八，从其父游于京师，闻旗人有法宝者，才而好士，以诗谒之，一见倾倒。宾于家，礼意优渥，往来酬唱者半载。嶨父促归，宝以五百金为赠。嶨固辞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则终身生死以之，彼须金而结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于公也。”挥手而別。宝倚国戚，且数以吟咏傲其侪辈，行事不甚循理，上闻之不悦。宝惧祸，挈妻子奴婢十数人出走。买舟直抵湖广，访其旧友总兵某，而某已殁，惘惘无可依。因念吴中有故人张嶨，侠者也，家在虎阜，犹忆曩年分歧之语，投之必能纳我。遂泛舟长江，由昆陵潜达姑苏。

一日，山塘晚市初罢，嶨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门者。嶨出见，乃宝也。嶨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为我知己，被罪出亡，于国法无赦，留者，罪与之均。今穷而归我，畏法则执而首于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张俭，义声炳于千秋。敢告严君，将背友而保家乎？”嶨父张目奋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岂不及一巾帼哉？其留之。”因

致诸窟室居焉。先是，宝出奔时，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宝寄辈日久，恐事露累辈，乃与故所善邹生谋，更移无锡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翠华南巡，宝之仆告宝谋逆，且历指所匿处。捕宝并逮辈与父。辈力辩，父脱罪，辈竟论斩，减等流秦。凡宦于秦者，高其义，皆愿与交，不以流人目之，为之营房居长安市中。造其庐，萧然环堵，花木幽疏。客至，携入小楼，辄具尊酒。酒阑，鼓琴一曲，或赋诗四韵，若忘其身在异乡矣。余惟辈慷慨自命，知难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见于眉宇，如朱亥、郭解之流。今观其貌，恂恂抑雅，弦歌终日，则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选自《笔记小说大观》十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版

这是一篇反映清初文字狱的短篇小说。书中描述康熙皇帝因为国戚法宝，写诗"傲其侪辈，行事不甚循理"，便将其处以死刑。这表现出封建帝王的专制霸道和文字狱的小题大作。在当时文字狱迭兴的白色恐怖之下，作者敢于秉笔直书其事，指斥封建专制主义，褒扬敢于隐藏钦犯的张辈，表明作者也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显示出一副铮铮铁骨。

小说中突出了普通汉族知识分子张辈的形象。在那动辄满门抄斩，诛杀九族的封建淫威之下，张辈为收留自己的朋友，不顾朋友是钦命通缉的钦犯，敢于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真可谓大义凛然。与告发主人行踪及"谋逆"、"历指所匿处"的仆人相对照，张辈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

这篇小说中人物语言很有特色。张辈的两段话，即他离开京师时，推辞朋友所赠五百金时说的"大丈夫一日定交，则终身生死以之"云云，慷慨激昂，一股豪爽之气洋溢其间。而小说里的主人公第二段话是以激将法，说服父亲留下逃难的朋友："昔孔融藏匿张俭，义声炳于千秋。敢告严君，将背友而保家乎？"先举孔融的典故，后以商量口吻反激，表现出他的机智策略。根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东汉末年，中常侍侯览指示州县官吏，追捕张俭。张俭在逃亡中投奔好友孔褒，正值孔褒不在。褒弟孔融，时年十六，说服母亲，收留张俭。事发后兄弟二人被逮，孔融又与兄争罪。而作者写辈父

的只一个动作："张目奋髯"；一句话："北海之母何人？我岂不及一巾帼哉？其留之。"就使一个仗义豪爽的人物跃然纸上，真可谓笔力千钧。

作者在小说里极力讴歌忘却个人得失，急人所难的仗义之举，鞭挞卖友求荣的卑劣行径。小说里描述道，当主人公受牵连而流放秦地，"凡官于秦者，高其义，皆愿与交，不以流人目之。为之营居长安市中。"由此可见人心向背，透露出人们对封建专制与迭兴文字狱，制造众多冤狱，囚禁打击有识之士的反感与对抗，对封建帝王的专横残酷的不满与蔑视。（华　森）

海 天 行

海忠介公之孙迷祖，倜傥负奇气，适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举子业，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产，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长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张二十四叶，以象气；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制，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

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至市海外诸国，以迷祖主之。崇祯壬午二月，扬帆出洋，行至薄暮，飓风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属，腾跃左右。舵师失色，随风飘至一处，昏霾莫辨何地。须臾，云开风定，遥见六七官人，高冠大带，拱立水次，侍从百辈，状貌丑怪，皆鱼鳞银甲，拥世赀之剑，荷长须之戟，秉炬张灯，若有所伺。不觉舟已抵岸，官人各喜跃，上舟环视曰："是可用已。"即问船主为谁，迷祖不解其意，匆遽声诺。

诘朝，呼迷祖同入见王。约行三里许，夹道皎如玉山，无纤毫尘土。至一阙门，门有二黄龙守之。周遭垣墙，悉以水晶叠成，光明映彻，可鉴毛发。迷祖私念曰："此殆龙宫也。"又踰门三重，方及大殿，其制与人间帝王之居相似，而辉煌崇峻，广设千人之馔，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红巾围两肉角，衣黄绣袍，髯长垂腹。众官进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见至。今有自来一舟，敢以闻。"王曰："旧例，二舟陈设贡物，今少一，奈何？"众

曰："贡期已迫，臣等细阅此舟，制度暗合浑议，以达天衢，允宜利涉；且复宽大新洁，若将贡物摒挡，候到王宫，以次陈设，似无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货凡人，涤以符水，速行勿迟！"众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将人货尽押上岸，置之宫西琅玕池。唯述祖不肯前，私问曰："贡将焉往？"众曰："贡上天耳。"述祖曰："述祖虽炎陬贱民，而志切云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阍难叩，幸遘奇缘，亦愿随往。"众曰："汝浊世凡人也，去则可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时来。"述祖丞书以进。官与众言：："此人命有天禄，且系忠直之裔，姑许之。"俄顷，舁贡物者数百人，络绎而至。赍贡官先以符水遍洒舟中，然后奉金叶表文，供之中楼。次有押贡官二员，将诸宝物安顿。述祖私窥贡单，内开赤珊瑚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黄珊瑚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颗；火齐珠二面颗，圆大一寸五分；鲛绡五百匹；灵梭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红靺鞨二十斛；玻璃镜一百具，圆广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浆一百器；五色石一万方；其它殊名异品，不能悉记。

安顿已毕，大伐鼍鼓三通，乃始启行，逆风而上。两巨鱼夹舟若飞，白波摇漾，练静镜平。路无坦险，时无昼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书"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众指示述祖曰："昔张骞乘槎，未能过此。今汝得远泛银潢，岂非盛事？"述祖俯首称谢。食顷之间，咸云："南天关在望矣！"既而及关，赍贡官押贡官各整朝服，舁宝诸役，俱易赭色长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陈设，足之所履，皆软金地，间以瑶石，嵌成异采。仰视琼阙璿堂，绛楼碧阁，俱在飘渺之中，若近若远，不可测量。门下天卿四员，执笏传旨，令赍贡官入昊天门，于神霄殿前进表行礼。述祖及众役叩首门外，唯闻音乐缭绕，香气氤氲，飘忽不断而已。随有星冠岳帔者二人为接贡官，察收贡物，引押贡官亦入。行礼毕，玉音宣问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语甚繁，不尽述。各赐宴于恬波馆，谢恩而出。于是集众登舟。述祖假寐片时，恍忽不知几千万里，已还故处。因领所押货物与同行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复归人寰。

众伴在池，宜令一见。”则三十八人俱化为鱼，唯首未变，述祖大恸。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谕之曰：“汝同行人，命应皆葬鱼腹，其得身为鱼，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贳汝一死，尚何悲哉！候闽船过此，当俾汝归。”日给饮食如常。居久之，忽有报者曰：“闽船已到！”王召见，赐黑白珠一囊，曰：“以此偿造舟之价。”命小艇送附闽船。抵琼山还家，壬午之十二月也。

家人早闻覆溺之信，设主发丧。乍见述祖惊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赀无算，买田终老。康熙丙子，奥僧方趾麟亲访述祖，具得其详。时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岁人。

——选自《笔记小说大观》十七，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 1983 年版

这是一篇构思奇特的文言小说。作者以自己丰富的想象，熔人间、龙宫、天堂于一炉。在作者笔下，龙宫和天堂被描绘得等级森严，威严恐怖，人若到了那里，就要惨遭荼毒，任其宰割。作者这样描写，一方面以龙宫天堂暗喻人间的封建朝廷，揭示封建王朝虚伪冷酷的真实面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集团；另一方面，打破世人对龙宫天堂的美好想象，对清初试图遁入世外桃园的士大夫一记当头棒喝。

这篇小说构思新颖，结构巧妙。从人间至龙宫，再由龙宫去天堂，运转自如。例如，从海上至龙宫，大舶“行至薄暮，飓风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属，腾跃左右。舵师失色，随风飘至一处，昏霾莫辨何地。须臾，云开风定”，即到龙宫。又如从龙宫到天堂，大舶“逆风而上。两巨鱼夹舟若飞，白波摇漾，练静镜平。路无坦险，时无昼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面立，其上金书‘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食顷之间，咸云：‘南天关在望矣！’既而及关，”已入天堂。由此可见作者想象之奇异瑰丽。

这篇小说才一千六百余字，却叙述了一个由造船、出海、覆舟、入龙宫、上天堂、返龙宫、回人间组成的曲折动听的故事，并且讲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由此可见作者艺术功力之深厚，笔力之雄健。全篇故事情节大起大落，雄浑奔放，传达出一片壮美之境，拓

人胸襟，引人遐思。（刘　铮）

《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清初人张潮辑。张潮编选《虞初新志》，摹仿《虞初志》而成。虞初是汉武帝时的方士侍郎。虞初因《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小说《虞初周说》而被看成是早期小说作者，进而成为小说的代名词。至明有汤显祖点校的《虞初志》，未署原编者姓名，其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之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汤氏因誉此书为“小说家之珍珠船。”

由于《虞初志》原本尽摭唐人趣闻轶事，未涉当世，其面亦窄。张潮览余，慨然秉虞初传奇志怪之初衷，把目光转向当代。他为了“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历时一载，广泛搜集了同代文人的名篇佳作，附以评语，辑刊成《虞初新志》付梓问世。该书作者多为晚明到清初的文坛名家，如王思任、魏禧、吴伟业、侯方域、李渔、方苞、王士祯等。他们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多以真人实事为据，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这个历史大变动时代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风俗习惯和文化倾向，体现了当代人的情感和审美追求以及他们的复杂心态。该书问世之后，颇受时人欢迎。后有郑澍若仿其体例，再编《虞初续志》十二卷传世。

《虞初新志》在内容上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它一反文言小说才子佳人离合悲欢的主题模式，而以作者们感受最深的社会现象、众生命运为目标。故张潮评云：“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作者们首先把笔触投向那些爱国忧民，孝悌坦诚的节义贤士，以抒发自己对于乾坤改易的深沉喟叹。魏禧对殉节明臣姜瑃廉正忠直；不附权奸的德行满怀敬意，吴梅村则捐弃成见盛赞贫贱不移、晚节尤进的柳敬亭，而陈鼎的《义牛传》、《孝犬传》更以拟人化的传神之笔，借牛犬通人性重情谊的情节来褒扬忠臣义民。其次，作者们还把搜奇索异的目光转向更加广阔的中下层社会。觝戏艺人，游方道士，秦淮健儿，颠僧狂丐，山野村夫，剑客侠士，潦倒诸生成为

作品讴歌的对象。《徐霞客传》详尽地记叙了“古今游记之最”的作者徐霞客毕生奋斗艰苦跋涉的经历；《一瓢子传》以简练的笔调描绘了敝衣蓬跣举止奇特善于画龙的游方道士；李渔描写了一个纵横卅年未逢敌手的秦淮健儿为乳臭后生挫败终获教训的故事。还有不少作品，或写奇装女侠翦恶诛暴，或借瞽叟神算抨击贪官劣迹，或假山野村夫勇毙三虎舍命救友的故事，对比人情世态的冷暖炎凉……这些作品，反映现实，描写人生，强调伦理，注重德行，为中国古典小说拓展了广阔的社会视角。第三，《虞初新志》还以相当的篇幅为民间艺术及其创造者们树碑立传。明清时代不少出色的民间工艺和民间艺人的真实形象，出现在笔记小说作家们的笔下，彭士望的《九牛坝观觝戏记》详尽细致地记录了一个三代传业的河南零陵杂技家班的精彩演出。艺人们令人叹服的绝技和那种乡野路歧牧樵耕楫攒头聚观的热烈气氛，使人感受良深。这实在是研究明代杂技艺术不可多得的史料。傅占衡《箫洞虚小传》刻划的真洞虚子孜孜不倦改造俗箫的杰出成果，和甘贫不妒聪巧绝伦的人品，给人极深的印象。魏学洢名传遐迩的《核舟记》更是少见的佳作，他的写作技巧与文章描写的木雕精艺一样，至今仍叫人交口赞誉。《虞初新志》的这些作品，为我们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风俗，民间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们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无可否认，作为封建文化的记录，它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呈现出二重性。在表现人民性的同时，不少作品流露出较为突出的愚忠愚孝，等级偏见，迷信意识和奴隶道德观念，这都是我们应予以批判的。

《虞初新志》所收集的作品在艺术上有突出的特点。首先，它们点线分明，层次清楚的叙事结构，符合记传体散文的美学要求，因此大多数作品人物形象的整体框架和局部细节轮廓清晰，主次突出。《柳敬亭传》，《徐霞客传》，《鲁颠传》，《补张灵崔莹合传》都具有这样的优点。《秦淮健儿传》亦如此。作者为了突出健儿这个“恶少推为盟主”的典型人物的个性，从主人公毕生经历中撷取具有强烈反差效果的情节加以铺叙。从他幼时毙犬闹塾，窃羊换饮到成年后军中逃罪，昼纵六博，夜游狭斜的顽劣行径，突转为输金乞降，自兹

敛手，终了残生，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和深沉的感受。

其次，作者们搜寻耳目奇事轶闻，描摹世态，都是精心构思，别出心裁，力避雷同。《瞽叟》和《剑侠传》都是描写剑侠盗官银的同题材作品，但二者却各具情态，读来意趣横生。《剑侠传》从康熙年间奇遇一“神骏”妇人，倒引出顺治年间的轶闻，重点描绘了红帩男盗劫银经过和那个明为女尼，实则剑侠的“十八九好女子”翦除恶盗的英雄行为。《瞽叟》则另辟蹊径，以失银罚吏为始，迅即展开小吏追踪的曲折奇遇，侧重表现瞽叟的神秘，科跣伟男（即剑侠）的谋略，以及贪官中丞的惊惶失色和腐败无能。这两篇作品艺术处理的不同，显示了主题倾向的差异。这种出奇制胜，不步俗尘的艺术追求在全书唯一的才子佳人小说《张灵崔莹合传》中也大获成功，作品所描写的狂生张灵与崔莹的恋爱悲剧，与明清同类小说迥异其趣，颇值一读。

其三，多种修辞方式与表现手法的运用都是为阐扬主题，塑造人物服务的。作者们常常以简练传神的白描勾勒人物肖像，《一瓢子传》描绘道人“敝衣蓬跣，担筇竹杖，挂一瓢。……其神明映澈，怪伟奇颜，髯慑慑起，吐语作洪钟声。”这种方式有如电影镜头，从全景推向特写，符合人的视觉习惯。《剑侠传》描写女侠“可三十余，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光采照人的侠女形象。这样简练传神的肖像描写，表明明末清初文言小说艺术的长足进步。作者们还喜用拟人手法来抒情寄慨，《义牛传》和《孝犬传》所刻划的义牛复仇，孝犬敬母的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使读者对人世产生深刻的联想。至于对比手法，合理夸张，夹叙夹议等表现手段的熟练运用，也都有可称道的妙处，读者自可一一体味。

《虞初新志》也表现出明显不足。从文体特征看，全书22篇作品，有传十六篇，余六篇则为记、序、铭、逸事。可以称之为完整意义小说的，不过半数左右；余则多为轶事小品、笔记散文，缺乏明显的小说特征。这种情况，表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的尚未完善的进化形态。在写法上，作者们往往拘泥于事实，想象虚构不足。有不

少篇章议论太多，描绘不够，使文章缺少应有的艺术魅力而时显平淡枯燥。（徐世丕）

柳敬亭传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盖曹姓，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挟稗官一册，非所习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缘手尽。有老人，日为醵百钱，从寄食，久之。过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闻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

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门车尝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此固向年过江时，休树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著。或问生何师，生曰："吾无师也。吾之师乃儒者云间莫君后光。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至精者，其孰与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养气定词，审音辨物，以为揣摩。期月而后请莫君，莫君曰："子之说未也。闻子说者，欢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说几矣！闻子之说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桥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见惊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所至与其豪长者相结，人人昵就生。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通显，敖弄无所诎。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

——选自《历代笔记小说选》上海书店1985年版

吴伟业是清初诗文杂剧兼作的文坛名家。他的《柳敬亭传》是

不可多得的艺人传记小说。《柳敬亭传》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写柳敬亭青年时代颠沛流离，逃亡盱眙，以说书糊口，然后艰苦学艺，精益求精，终于名扬天下的经历。后半写他在明朝覆亡前后借说书悲叹国事，充当抗清将领幕客以及他贫困不移，忠直可风的晚节。作者寄慨抒情，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一个曾经倾靡江南的说书艺人聪慧正直，气格高尚，位卑不忘爱国的光辉形象。

这里节选的是小说的前半部分。尽管作者笔下带着浓厚的正统文人观念，行文中时有卑视之语，但作者对这位民间艺人无疑是钦佩的。不仅钦佩他坚毅不拔的艺术信念与卓越的说书技巧创作才能，而且钦佩他在国破家亡时表现出的政治才干和高尚节操。

这一部分可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写柳敬亭十五岁流亡他乡，困顿学艺，柳下改姓立志。作者先简写柳生为环境所迫说书谋生，名声初起；接着又详写他不甘命运，在柳树下"攀条泫然"，毅然改姓的情节，表现他奋力上进，立志高远的胸怀。第二层略写廿年后，柳敬亭技艺大进，名传遐迩，"所到坐中皆惊"，成为江湖间说书四大家之首，与他从前的仓惶出走，困窘至极的处境相映衬，从对比中引起新的悬念。第三层细写柳敬亭艰苦拜师学艺，反复琢磨，不断改进，终于使自己的艺术水平突飞猛进。"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侧面描写之法，借莫君之口旁衬柳生日渐精湛的说书技巧。在修辞上，运用排比、夸张、比喻手法，表意鲜明生动，节奏明快铿锵，符合人物语言特征。第四层以略写概括主人公行踪成就，叙述柳敬亭学艺成功之后，遍游江湖，名声鹊起，却不自恃狂妄，而是"人人暱就"，"一座倾靡"。末尾以"不尽以其技强也"作结，点明柳氏不仅艺高，品格也高，流露出作者的赞赏和钦佩之情。作者能以数百字的经济笔墨，把一个经历复杂，个性突出的历史人物勾勒得如此清晰生动，确属不易。张潮评《虞初新志》时曾以"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赞之，把他这段话移用于吴伟业的《柳敬亭传》，可谓当之无愧。（徐世丕）

看花述异记

湖墅两偏，有沈氏园，茂才衡玉之别业也。茂才性爱花，自号“花通”。园故多植古桂、老梅、玉兰、海棠、木芙蓉之属，而牡丹尤盛。叠石为山，高下互映，开时荧荧如列星；又如日中张五色锦，光采夺目。远近士女游观者，日以百数。

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观，徘徊其下，日暮不忍归。主人留饮。饮竟，月已上东墙矣。主人别去，予就宿廊侧。静夜独坐，清风徐来，起步阶前，花影零乱，芳香袭人衣裾，几不复知身在人世。俄见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惊问。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黄令徵，以善种花，谓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随问：“夫人隶何事？”曰：“隶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数之多寡，色之青白红紫，莫不于此赋形焉。”“然则何为见重也？”曰：“君至，当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随之去。移步至太湖石后，便非复向路，清溪夹岸，茂林蓊郁。沿溪行里许，但觉烟雾溟蒙，芳菲满目，人间四季花，同时开放略尽。稍前一树，高丈余，花极烂漫。有三女子，红裳艳丽，偕游树下，见客亦不避。予叹息良久。花姑曰：“此鹤林寺杜鹃也。自殷七七催开后，即移植此。”又行数里，一望皆梅，红白相间，绿萼倩之。当盛处，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内有一美人，淡妆雅度，徙倚花侧。予流盼移时，几不能举步。花姑曰：“奈何尔？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犹是上皇手书。幸妃性柔缓，不尔，恐获罪。”予笑谢乃已。行至一山，岩壑争秀，花卉殆与常异。听枝上鸟语，如鼓笙簧。渐见朱甍碧瓦，殿阁参差。两度石桥，乃抵其处。栢厦栋宇，侈于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左曰：“太医院。”予大惊讶，问花姑曰：“此处亦须太医耶？”花姑笑曰：“乃苏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为花太医。”“其左曰：‘太师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单父，善吟诗，亦能种植。艺牡丹，术凡变异千种，人不能测。上皇尝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两，内人皆呼花师，故至今仍其称。”入门，由西街行百步余，侧有小苑，画槛雕栏，予遽欲进内，花姑虑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强之，方许。及阶，见一花含蒂，浓艳芳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时

复取嗅之。腰肢纤情，多愁态，予不敢熟视。花姑曰："君识是花否？"予曰："不识也。"曰："此产嵩山坞中，人不知名，采者异之，以贡炀帝。会车驾适至，爰赐名'迎辇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则所见美女，其司花女袁宝儿耶？"花姑曰："然。"遂出。复由中道过大殿，殿角遇二少妇，皆靓妆，迎且笑曰："来何暮也？"花姑亟问："夫人何在？"曰："在内殿，观诸美人歌舞奏乐为乐。客既至，当入报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请美人可得窃窥乎？"二妇笑曰："可。"谓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俟乐毕相延也。"去后，予乃问花姑："二妇为谁？"曰："二妇本李邺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绿丝。衣绯者，曰醉桃。花经二人手，无不活，夫人以是录为近侍。"遂引予至殿前帘外，见丝竹杂陈，声容备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觉丝竹之音不可遏，既能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予闻之，不胜惊叹。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谓歌值千金，正斯人也。"

语未毕，闻帘内宣王生入，予敛容整衣而进。望殿上夫人，丰仪绰约，衣绛绡衣，冠翠翘冠，珠珰玉珮，如后妃状。侍女数十辈，亦皆妖丽绝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见请美女乎？"予谢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见此，缘殊不浅。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卫夫人楷书一通，置诸座右。"予益逊谢。旋命坐，进百花膏。夫人顾左右曰："王生远至，汝辈何以乐嘉宾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请曰："妾愿抚琴。"一声才动，四座无言，冷冷然，抚遍七弦，直令万木澄幽，江月为白。夫人称善，曰："昔于頔，尝令客弹琴，其嫂审声叹曰：'三分中，一分筝，二分琵琶，绝无琴韵。'今听卢女弹，一弦能清一心，不数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闻呼太真，私意："当日称为'解语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于此。"乃见一人，纤腰修眸，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容色绝丽，抱琵琶奏之，音韵凄清，飘出云外。予复请搊筝。夫人笑曰："近来惟此乐传得美人情，君独请此，情见乎辞矣。"顾诸女辈曰："谁擅此技？"皆曰："第一筝手，无如袁琼琼。"寻有一女，着淡红衫子，系砑罗裙，手捧一器：上圆下平中空，弦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筝也。"顷，乃调宫

商于促柱，转妙音于繁弦，始忆崔怀宝诗，良非虚语。曲才终，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圆者，其形象月。弹之，其声合琴，音韵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顾是女，手纹隐处如红线。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红线雅善此。"予方知是女即红线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浑忘却汝，汝有绝技，何不令嘉宾得闻？"予起视，见一美人，含情不语，娇倚屏间，闻夫人语，微笑。予遂问夫人："是女云谁？"夫人曰："此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也。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歌，哀声入云，闻者莫不动容。"已，持一器，体曲而长，二十三弦，抱于怀中，两齐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凤至。诸女辈咸曰："吹箫女来矣。"女谓夫人曰："闻夫人延客，弄玉愿献新声。"夫人请使吹之。一声而清风生，再吹而彩云起，三吹而凤凰翔，便冉冉乘云而去。耳畔犹闻呜呜声，细察之，已非箫矣。别一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媚，横吹玉笛，极要眇可听。夫人曰："谁人私弄笛？"诸女辈极曰："石家儿绿珠。"夫人命："亟出见客。"女伴数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国色，乃曰："儿亦善笛，何必尔也！"绿珠闻之怒曰："阿纪敢与我较长短耶？我终身事季伦，不似汝谢仁祖殁，遂嫁郗昙，不以汗颜，翻逞缴技！"是女羞愤无一言。夫人不怿，命止乐。忽有啭喉一歌，声出于朝霞之上，执板当席，顾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闻念奴歌，今益是畅人怀。"念奴曰："妾何足言，使丽娟发声，妾成伧父矣。"夫人指曰："丽娟体弱不胜衣，恐不耐歌。"予见其年仅十四五，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举步珊珊，疑骨节自鸣，乃曰："对嘉宾岂能绛丑。"因唱《回风曲》，庭叶翻落如秋。予但唤"奈何"而已。丽娟曰："君尚未见绛树也。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每欲效之，竟不测其术。"夫人曰："绛树术虽异，恐无能胜子。吾且欲与王生观绛树舞。"乃见飞舞回旋。有凌云态，信妙舞莫巧于绛树也。绛树谓丽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学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汉武尝以吸花丝棉，赐丽绢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时，故以袖拂落花，满身都着，谓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为王生演之？"丽娟复起舞，舞态愈孅，第恐临风吹去。

忽闻鸡鸣，予起别。夫人曰："后会尚有期，慎自爱。"仍命花姑送予行。视诸美人皆有恋恋不忍别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从也。花姑引予以间道出。路颇崎岖，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见晓星欲落，斜月横窗，花影翻阶，翻然若顾予而笑。露坐石上，忆所见闻，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类是，故记之。时，康熙戊申三月。

——选自《虞初新志》卷十二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4 年版

这是一篇充满神奇想象，文彩飞动的短篇小说。作者王晫。张潮读之，赞赏不已，收入了所编的《虞初新志》之中。

首先，这篇小说构思相当奇特。作者把本来既互不相关而又薰芜杂陈的材料，把以前几个朝代众多的人物，通过自己梦中游，巧妙地安排在同一时间空间的"太虚幻境"之中，让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并与作者之间发生种种联系，从而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真可谓独具匠心。

其次，作者对每一个出场的人物，抓住其特点，一一加以勾勒，能够画龙点睛般传达出每个人物的神态，从而再现了中国古代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造诣的美女群像。作者把这群人物置于"清溪夹岸，茂林蓊郁，""烟雾溟蒙，芳菲满目，人间四季花，同时开放略尽"的美妙仙境之中，一会儿"一望皆梅，红白相间，绿萼倍之"；一会儿"岩壑争秀，花卉殆与异常。听枝上鸟语，如鼓笙簧。渐见朱甍碧瓦，殿阁参差。"在作者笔下，梦境里的人物与景色皆如电影摇镜头一般变幻，实际上是作者心灵潜意识的流动。这群身怀绝技的美女，由于作者的光临而聚集在云蒸霞蔚的飘渺幻景之中，尽情一显身手，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或歌《回风曲》，或起《百花舞》；"直令万木澄幽，江月为白"的琴声方歇，"音韵凄清，飘出云外"的琵琶声又起。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不仅美丽非常，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而且举止优雅，有温柔婉转的性情。

作者对音乐的鉴赏能力相当高，能够形象地描绘各种民族器乐的演奏特点与风格。例如，描述弄玉吹箫，"一声而清风生，再吹而彩云起，三吹而凤凰翔"。并又描述箫声与笛声的相近："耳畔犹闻鸣鸣声，细察之，已非箫矣。别一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媚，横

吹玉笛，极要眇可听。”作者还能把各个女性的出场及演奏过程描写得有所不同，避免了重复与雷同，显示了作者艺术功力的深厚。

从全篇总体来看，表现出作者惜才爱美的高尚情操，能激发读者追求美好事物的情感以及创造美好事物的热情，并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受到美的陶冶。

这篇小说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作者的同代人黄周星以此为题材，编成传奇剧本《惜花报》。此后，乐钧《耳食录·长春苑主》、程趾祥《此中人语·迷香洞》，明显摹仿本篇。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游太虚幻境，也有借鉴的痕迹。（刘　铮）

《西湖佳话》

《西湖佳话》，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大约在清康熙年间问世。作者署名“古吴墨浪子”，生平事迹无考。《西湖佳话》是一部以西湖名胜为背景，根据前人的记述和民间传说而改写成的短篇故事小说集，共有十六篇：《葛岭仙迹》、《白堤政迹》、《六桥才迹》、《灵隐诗迹》、《孤山隐迹》、《西冷韵迹》、《岳坟忠迹》、《三台梦迹》、《南屏醉迹》、《虎溪笑迹》、《断桥情迹》、《钱塘霸迹》、《三生石迹》、《梅屿恨迹》、《雷峰怪迹》、《放生善迹》。全书塑造了葛洪、白居易，苏东坡、骆宾王、林和靖、苏小小、岳飞、于谦、济颠、远公、文世高、钱镠、圆泽、冯小青、白娘子、莲池等十六个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按其社会身份和历史意义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类是民族英雄岳飞、于谦。作者歌颂他们反对民族压迫、竭力抵抗外侮的斗争业绩，抨击那些诬陷和杀害他们的权奸的罪行。一类是白居易、苏东坡和钱镠，他们都曾在杭州主过政，作者赞扬了他们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的政绩，以及他们的文治或武功方面的才能。一类是文学故事人物苏小小、文世高、冯小青、白娘子。这些人物，或实有其人其事，加以铺叙；或出自虚构，以幻想的形式反映生活的真实。作者赞美他们在封建势力重压下对爱情生活的衷心向往和执意追求，同情他们屡遭折磨的悲惨命运。一类是隐居西湖的骆宾王、林和靖。作者对他们不趋炎附势、不贪图虚荣的高洁

品质以及出众的文学才华，深表钦佩和赞赏。一类是道教或佛教中的人物葛洪、济颠、远公、圆泽、莲池。这类故事大多荒诞不经，如葛洪的炼丹，原为把朱砂放于炉火中烧炼，本书却沿袭旧传说，给它涂抹上神秘色彩，说成是虚妄的成仙之术。但在这些故事之中，也寄托着作者某些良好的愿望以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评价。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如对农民起义进行歪曲，把对杨么的征讨作为丰功伟绩来歌颂，但尚无损主旨。

《西湖佳话》在艺术方面也有可取之外。它在写法上受宋、元以及明代的话本小说的影响，具有情节完整、故事性强、文笔流畅、朴素生动等特点。其中对人情风物的一些描写，颇能曲尽其妙，人物的对话也多切合其身份和性格，因此读来较有兴味。但笔法多是平铺直叙，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时，给人力不从心之感。（杨凡周）

《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是一部演述隋唐两朝故事的长篇讲史小说，著者为清初褚人获。褚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隋唐故事自宋元起即以说话、戏剧等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明以后又出现《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等长篇小说。褚人获以正史纪传为依据，同时在唐宋传奇、戏曲、野史杂录和民间故事中广泛采撷材料，对《隋唐志传》等也作了充分吸取，从而写成了这部《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全书共一百回，起于隋文帝平陈，止于唐明皇驾崩，主要内容为隋后期和唐前、中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宫帏生活。隋炀帝骄奢淫逸，暴虐无道，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隋亡后，李世民率领将士平定天下，建立起大唐王朝。但不久武则天又把李家天下一步步变成了武家天下，激化了宫廷中的明争暗斗。李隆基继位后则先创"开元盛世"，继又专宠杨贵妃，任用杨国忠、安禄山等，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虽然叛乱终被平定，李也以太上皇身分回到长安，但晚境已是夕阳奄奄、凄凉不堪了。小说概括反映了一百数十年间复杂纷乱的社会现实，塑造并歌颂了包括明君、忠臣、勇

将、文士、草泽英雄、淑女节妇等在内的众多人物，也揭露和鞭挞了昏君佞臣等种种祸国殃民的丑类。小说尤其着力描写了隋炀帝和唐明皇的宫中艳情故事，由此对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作了尖锐讽刺。不过，小说把隋炀帝、朱贵儿和唐明皇、杨贵妃写成了轮回报应的“两世姻缘”，并以之作为贯串全书的一条中心线索，同时在部分艳情描写中还流露出对腐朽的宫帏生活的某种欣赏态度，这些又削弱了小说所包含的批判力量。

《隋唐演义》在艺术性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洋洋百万余言中，既包罗了隋末至唐中叶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又体现出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全书情节丰富，语言流畅。描写笔法以工整、细腻为特点，与一般较粗朴的民间话本相较，尤能显出精研细磨的文人风致。在塑造人物方面，又善于运用典型的事件、个性化的语言和细腻的心理描写等手段，深入体现人物在各种特定环境和情势下的具体心态，因而不少人物的性格刻画都能做到丰满、细致而不流于简单化。书中如秦琼的落魂卖马，隋炀帝与众嫔妃的逐笑寻欢，肖后在亡国后的颠沛流落，窦线娘的“马上姻缘”，武则天的“荒淫乱唐”，杨贵妃的争宠夺爱，唐明皇的出长安与回长安等，都是人物刻画颇见功力的章节。其中“瓦岗英雄”为小说中塑造得颇成功的一组“群像”。如那位三斧定乾坤、富有戏剧性地做上“混世魔王”的程咬金，其直率、粗莽而嫉恶如仇的性格被描写得维妙维肖。又如好义而刚烈的单雄信，他仗义疏财，广结英雄，与朋友肝胆相照，但与有杀兄之仇的李渊却誓不两立，直到最后兵败受擒，从容赴死。其它如任侠仗义、极有将门风度的秦叔宝，和足智多谋、机警过人的徐懋功，以及粗豪勇武、爽直坦荡的黑将军尉迟敬德等人的形象，也都塑造得鲜明有力。

《隋唐演义》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小说反映的历史时间甚长，人物和事件均极繁杂，因而在情节安排上有剪裁未当之感，细节描写与大段铺衍不够协调均匀，情节转换比较生硬。主线之外往往插进过多的其它故事，使结构显得松散。文字上也时见叙述于繁冗之处，部分章节在艺术描写上还表现出“浮艳在肤，沉著不足”

（鲁迅语）的缺点。（沈崇照　映　明）

殿脚女挽龙舟

次日起来，传旨击鼓开船，恰恰这一日，风气全无，挂不得锦帆，只得将彩缆拴起。先把一千头肥羊，每船分派一百只，驱在前边；随叫众殿脚女，一齐上岸去牵挽。众殿脚女都是演习就的，打扮得娇娇媚媚，上了岸，各照派定前后次第而立。船头上一声画鼓轻敲，众女子一齐着力，那羊也带着缆而跑。那十只大龙舟，早被一百条彩缆，悠悠漾漾的扯将前去。炀帝与肖后，在船楼中细细观看；只见两岸上锦牵绣挽，玉曳珠摇，百样风流，千般嬝娜，真个从古已来，未有这般富丽。……

炀帝同肖后倚着栏干赏玩，欢喜无限。正在细看之时，只见众殿脚女，走不上半里远近，粉脸上都微微透出汗来，早有几分喘息不定之意。你道为何？原来此时乃三月下旬，天气骤热，起初的日色，又在东边，正照着当头；这些殿脚女，不过都是十六七岁的娇柔女子，如何承当得起？故行不多路便喘将起来。炀帝看了，心下暗想道："这些女子，原来是要他粉饰美观；若是这等流出汗来，喘嘘嘘的行走，便没有一些趣味。"慌忙传旨，叫鸣金住船。左右领旨，忙走到船头上去鸣锣，两岸上众殿脚女，便齐齐的将锦缆挽住不行；又鸣一声，众女子都将锦缆一转一转的绕了回来；又一声金响，众女子都收了锦缆，一齐走上船来。肖后见了，便问道："才走得几步路，陛下为何便止住了？"炀帝道："御妻岂不看见这些殿脚女，才走不上半里，便气喘起来；再走一会，一个个流出汗来，成甚么光景。想是天气炎热，日色映照之故耳。故朕叫他暂住，必须商量一个妙法，免了这段光景方好。"肖后笑道："陛下原来爱惜他们，恐恐晒坏了。妾到有个法儿，不知可中圣意？"炀帝道："御妻有何妙计？"肖后道："这些殿脚女，两只手要牵缆绳，遮不得扇子，又打不得伞，怎生免得日晒？依妾愚见，到不如在龙舟上过了夏天，等待秋凉再行，便晒他们不坏了。"炀帝笑道："御妻休要取笑，朕不是爱惜他们，只是这段光景，实不雅观。"肖后笑道："妾也不是取

笑陛下，直是没法荫蔽他们。”

炀帝想了半晌，真个没有计策，命宣群臣来商议。不多时群臣宣至，炀帝对他们说了殿脚女日晒汗流之故，要他们想个妙计出来。众臣想了一会，都不能应，独有翰林学士虞世基奏道：“此事不难，只消将这两堤尽种了垂柳，绿荫交映，便郁郁葱葱，不忧日色；且不独殿脚女可以遮蔽，柳根四下长开，这新筑的河堤，盘结起来，又可免崩坍之患；且摘下叶来，又可饱饲群羊。”炀帝听了大喜道：“此计甚妙，只是河长堤远，怎种得这许多？”虞世基道：“若分地方叫郡县栽种，便你推我捱，耽延时日；陛下只消传一道旨意，不论官民人等，有能种柳一枝者，赏绢一匹。这些穷百姓，好利而忘劳，自然连夜种起来，臣料五六日间，便能成功。”炀帝欢喜道：“卿真有用之才。”遂传旨，着兵工二部，火速写告示晓谕乡村百姓：有种柳树一棵者，赏绢一匹。又叫众太监，督同户部，装载无数的绢匹银两，沿堤照树给散。真个钱财有通神役鬼之功，只因这一匹绢，赏的重了，那些百姓，便不顾性命，大大小小连夜都赶来种树，往往来来，络绎不绝。近处没有了柳树，三五十里远的，都挖将来种。小的种完了，连一人抱不来的大柳树，都连根带土扛将来种。

——摘自《隋唐演义》第四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隋炀帝为巡游江南，征集无数民夫，开凿了千里大运河。又造大小龙舟数百，连同杂役船只数千，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南游船队。为了“美观”，十只最大的龙舟都用蜀锦制成锦帆，用五色彩绒制成彩缆，再在江南选一千名少女充作牵缆的殿脚女。因怕少女乏力，又在牵缆队伍中加进一千头毛色好的嫩羊（有人建议加太监，但隋炀帝认为太监夹在少女中不如肥羊好看）。以上选文的第一段，便描写了一千名殿脚女和一千头肥羊牵挽龙舟时的“盛况”。

选文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写隋炀帝忽然发现眼前的“美中不足”——殿脚女因日晒而流汗。为此一项，隋炀帝忧从中来，认为“必须商量一个妙法，免了这段光景方好。”堂堂皇帝竟为这样的事操心劳神，难怪与他一道游乐的肖后也禁不住要冷嘲热讽，并认为“直是没法”了。

第三段进一步写隋炀帝寻找“妙法”的经过。他先自己“想了半晌”，然后再召随行的众大臣前来商议。也着实难为众大臣，他们竟然也是“想了一会，都不能应”。最后还是一位翰林学士想了个主意——种柳树（先前建议龙舟上以锦制帆、以彩绒制缆的，也是这位“有用之才”）。多亏了这个主意，竟连那一千头肥羊的饲料问题也一并解决了。隋炀帝至此终于又“欢喜”起来。不消说，那么浩大堂皇的一支龙舟船队，再加上这远近无数昼夜拥来的种树百姓，隋炀帝南巡的场面是更加壮观而热闹了！

开河、挽舟、种树等都是极劳民伤财之事，而其目的却全在于逞皇帝一时的耳目之娱，这样的统治者真是骄奢到了极点。也正是在隋炀帝的这次南巡过程中，各地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一时风起云涌，隋炀帝因此而被困在江南，最后被作乱的部下杀死。这正是昏君的自食其果。当然，这篇“殿脚女挽龙舟”并未去反映隐藏在那富丽场面背后的百姓之苦，甚至也不曾对昏君的祸国殃民予以指斥。但是，这并不等于作者缺乏是非之心；作者不过是把他的是非观念和褒贬倾向体现得较曲折、较“艺术化”罢了。作者先写挽舟时那自古未有的富丽场面，接着又写隋炀帝竟为了殿脚女流汗“不雅观”而停舟，这就很自然地把隋炀帝的奢逸之心表现到了不寻常的地步。接下来写君臣们计议时的那种煞有介事，又进一步展现了这一群统治者的灵魂之腐朽与卑琐。至最后淋漓尽致地描写百姓种树时那“轰轰烈烈”的场面，更是在无形中把统治者的悖谬与荒唐渲染到了极点。总之，全篇文字看似“实录”，其实却是“揭露”；看似“客观”而不着褒贬，其实却表现出极强烈的讽刺意味。这是“反面文章正面做”的一个绝妙范例。（映　明）

《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全称《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是一部描写岳飞事迹的长篇讲史小说。小说于清初出现，编著者为钱彩、金丰，二人生平不详。岳飞抗金的故事在南宋时即已成为说话人的重要题

材，元以后又一再为戏剧搬演，至明中叶后更出现了多种“岳传”小说，如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说岳全传》即为钱彩和金丰在前人作品基础上写成。小说问世后流传甚广，对其后同类题材的艺术创作影响甚大。由于宣扬民族意识，小说在乾隆间曾遭禁毁。

岳飞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他自幼习文练武，青年时投身抗金队伍，“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他广结各方英雄志士，组建起强大的部队，在抗金斗争中屡建奇功。后来他遭秦桧等权奸陷害，仍大义凛然，最后在风波亭从容赴死。小说以充满敬慕之情的笔调，塑造了这样一位大智大勇、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形象，歌颂了坚决抗敌、卫国卫民的崇高精神。不过，小说把岳飞与强寇权奸的斗争归结为天界大鹏鸟、赤须龙、蛟精等之间的前缘相报，把人物的命运和抗金事业的成败归结为“天数”，这又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小说对岳飞的愚忠思想和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也持肯定态度，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岳飞之外，小说也着力刻划和歌颂了与岳飞一同进行抗金斗争的众多爱国将领，如宗泽、韩世忠、牛皋、岳云、杨再兴、施全等。其中牛皋是着墨最多的一个形象。他勇敢而豪爽，与岳飞一道投身抗金事业，但不象岳飞那样无条件效忠皇帝，而是每每大骂“无情无义”的“昏君”，并曾数次造反。他那既粗憨莽撞、又滑稽多智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小说中一位十分令人喜爱的人物。小说对一系列反面人物的刻划也很深入，尤其着力揭露和鞭挞了秦桧、张邦昌等一班奸臣的卖国求荣行径。对敌酋金兀术，则既表现了他的骄横凶暴、嗜血成性，又表现了他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和对忠臣义士的敬重，形象的塑造较丰满。

为了更生动地塑造岳飞等人的形象，小说一方面以正史纪传为基本依据，一方面又广泛汲取各种“岳传”作品中的故事精华，并且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创造（作者之一金丰在《序》中曾说明了“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创作原则）。真人实事与虚构想象两个方面的结合，加上艺术描写上的如实刻画与神化夸张两种笔法的结合，使全书既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具有强烈的浪漫色

彩，达到了历史性与传奇性的统一。只是小说的后十九回写岳飞遇害后奸臣受惩、岳雷率师扫北、牛皋活捉兀术、金国投降等，由于情节的虚构太缺乏现实依据，加之描写也较粗率，故较缺乏艺术真实性。（映　明）

宗泽救岳飞

（岳飞枪挑梁王后，张邦昌急令将岳飞绑了。）……牛皋看见绑了岳大哥，急得上天无路。正在惊慌，忽听得张邦昌传令："将岳飞斩首号令。"左右方才答应，早有宗大老爷喝一声："住着！"急忙出位来，一手扯了张邦昌的手，一手搀住王铎的手，说道："这岳飞是杀不得的。他两人已立下生死文书，各不偿命，你我俱有印信落在他处。若杀了他，恐这些举子不服，你我俱有性命之忧。此事必须奏明圣上，请旨定夺才是。"邦昌道："岳飞乃是一介武生，敢将藩王挑死，乃是个无父无君之人。古言'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何必再为启奏？"喝叫："刀斧手，快去斩讫报来！"左右才应得一声："得令！"

"得令"两字尚未说完，底下牛皋早已听见，大声喊道："呔！天下多少英雄来考，那一个不想功名？今岳飞武艺高强，挑死了梁王，不能够做状元，反要将他斩首，我等实是不服！不如先杀了这瘟试官，再去与皇帝老子算账罢！"便把双锏一摆，望那大纛旗杆上当的一声。两条锏一齐下，不打紧，把个旗杆打折，哄咙一声响倒将下来。再是众武举齐声喊道："我们三年一望，前来应试，谁人不望功名？今梁王倚势要强占状元，屈害贤才，我们反了罢！"这一声喊，趁着大旗又倒下，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宗爷将两手一放，叫声："老太师，可听见么？如此悉听老太师去杀他罢了。"

张邦昌与那王铎、张俊三人，看见众举子这般光景，慌得手足无措，一齐扯住了宗爷的衣服道："老元戎，你我四人乃是同船合命的，怎说出这般话来？还使老元戎调处安顿方好。"宗爷道："且叫旗牌传令，叫众武举休得罗唣，有犯国法，且听本帅裁处。"旗牌得令，走至滴水檐前，高声大叫道："众武举听着，宗大老爷有令，叫

你们体得罗唣，有犯国法，且静听大老爷裁处。”底下众人听得宗大老爷有令，齐齐的拥满了一阶，竟有好些直挤到演武厅上来七张八嘴的。

当下张邦昌便对着宗爷道：“此事还请教老元戎如何发放呢？”宗爷道：“你看人情汹汹，众心不服，奏闻一事也来不及。不如先将岳飞放了，先解了眼前之危，再作道理。”三人齐声道：“老元戎所见不差。”吩咐：“把岳飞放了绑！”左右答应一声，“得令”，忙忙的将岳大爷放了。岳大爷得了性命，也不上前去叩谢，竟去取了兵器，跳上了马，往外飞跑。牛皋引了众兄弟随后赶上。王贵在外边看见，忙将校场门砍开，五个兄弟一同逃出。这些来考的众武举见了这个光景，谅来考不成了，大家一哄而散。

——选自《说岳全传》第十二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在争夺武状元的比武中，岳飞挑死了梁王柴桂。虽然事前两人曾立下“互不偿命”的生死文书，但已受梁王贿赂的张邦昌、王铎和张俊三个主考这时却必欲置岳飞于死地。只有另一位主考宗泽爱才心切，一心救护岳飞。与此同时，与岳飞同来的牛皋等人和校场上成千上万的举子见奸臣要害岳飞，也都群情激愤，甚至以“杀试官”和“反了”相威胁。在宗泽与众举子的配合斗争下，岳飞才幸免于难。

在营救岳飞的整个过程中，宗泽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张邦昌一下令要斩岳飞，他便站出来仗义直言，力阻群奸，至张邦昌继续蛮不讲理、终于激起校场上“人情汹汹”时，宗泽又故意摆出撒手不管的姿态，实际上对张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最后张等惊惶失措、转而求宗泽解围时，宗泽又抓住这一时机，索性连“奏明圣上”一项也免了，径叫“先将岳飞放了”，终于救下了岳飞的性命。在这一过程中，宗泽那既正直无私、又机智老练的性格，展示得相当充分。

宗泽对张邦昌的主要斗争方式是辩理，因而小说中对宗、张二人都以“对话描写”为主。由于两人间的一系列对话都准确体现了他们的特定心态和性格，因而读来便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对话之外，也略有几外“动作描写”——一处是宗泽见张传令

要斩岳飞时的"急忙出位来，一手扯了张邦昌的手，一手搀住王铎的手"；另两处是在众举子鼓噪时宗泽的"将两手一放"，和张邦昌等的"慌得手足无措，一齐扯住了宗爷的衣服"。这几处动作描写虽然简略，但都是出现在事态发展的"节骨眼"上，因而很有力地配合着人物的对话而强调出人物内心情态的变化。

另一方面，校场上牛皋与众举子的斗争主要是以"大鸣不平"的方式来对张邦昌等施加压力，因而对牛皋与众举子的描写又着力在情势气氛的渲染上。开始时牛皋的"急得上天无路"一句，点出了场上形势的紧张。在张邦昌第二次传令要斩岳飞时牛皋的高声叫嚷和打倒大旗的举动，以及众武举的齐声响应等，又渲染出场上那"天崩地裂"般的骚动之势。至宗泽传令"休得罗唣"时，众武举"齐齐的拥满了一阶，竟有好些直挤到演武厅上来七张八嘴的"一段描写，则生动表现了场上气氛由喧闹而忽然转静的过程。而最后的岳飞不叩谢而上马飞逃、王贵砍开大门和众武举"一哄而散"等描写，又充分渲染了场上景象的混乱。校场上的这一系列情势变化与演武厅上的宗、张斗争紧紧交织，互相推动，营救岳飞的整个过程也因此而显得十分紧张而富于戏剧性。（映　明）

张保探监

那张保走进监房，只见岳元帅青衣小帽，同倪狱官坐在中间讲话，岳云、张宪却手铐脚镣坐在下面。张保上前双膝跪下，叫一声："老爷，为何如此？"岳爷道："你不在濠梁做官，到此怎么？"张保道："小人不愿为官，已经弃职回转汤阴。不想公子也至于此！"岳爷道："你既不愿为官，就该归乡去了，又到这里来何干？"张保道："一则探老爷消息，二来送饭，三来请老爷出去。"岳爷道："张保！你随我多年，岂不知我心迹！若要我出去，须得朝廷圣旨。你也不必多言，既来看我，不要辜负了你的好意，把酒饭来领了你的情。快些出去，不要害了这位倪恩公！"张保就将酒饭送上去。岳爷用了一杯酒，叫张保快些出去。张保走下来对岳云、张宪道："二位爷！难道也不想出去的了么？"二人道："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爹爹既不

出去，我二人如何出去！”张保道：“是小人失言了！小人也奉敬一杯。”二人道：“也领你一个情。”那倪狱官与禁子看了，俱皆落泪道：“难得，难得！”岳爷又道：“张保出去罢！”张保道：“小人还有话禀上。”复上前跪下道：“张保向蒙老爷抬举，不能伏侍得老爷终始。小人虽是个愚蠢之人，难道不如王横么？今日何忍见老爷公子受屈！不如先向阴司，等候老爷来伏侍罢！”遂立起来，望着围墙石上将头一撞。一声响，头颅已碎，脑浆迸出而死。……

那倪狱官看见，心中十分伤惨。岳云、张宪痛哭起来。独有那岳爷哈哈大笑道：“好张保，好张保！”倪完道：“这张总爷路远迢迢赶来，为不忍见元帅受屈，故此撞死。帅爷不哀怜他也罢，怎么反大笑起来？”岳爷道：“恩公你有所不知，我们‘忠’、‘孝’、‘节’已经有了，独少个‘义’字。他今日一死，岂不是‘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了？”说罢，放声大哭起来。众人无不下泪。

——选自《说岳全传》第六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朱仙镇大破金兵后，岳飞让“马前张保”做了濠梁总兵。张保上任不久，听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便立即辞官到临安来打探消息。在临安，张保在得知岳元帅受诬下狱后，慌忙准备了酒肴，前来探监。张保是个直性之人，“探监”这个片断对他的描写也用的是“直笔”——直述其行为，直录其言谈。他一见岳飞，便双膝跪下，问受诬情由，并请岳飞“出去”。随后又转身向岳云和张宪：“难道也不想出去？”见岳飞与二位公子都无意出去，他又在岳飞面前跪下，先说明了“何忍见老爷公子受屈”的心意，然后便立起身来，一头撞死在狱墙上！小说在此既无过细刻画，也不作夸张渲染，只简简单单“直言其事”而已。但张保对岳飞的深厚情义和他此时的悲愤、绝望心情，都已体现得十分真切。最后那以头撞墙时的“一声响”三字，也看似平直，但却既强调出张保性情之刚烈，又点出了岳飞等人心头的强烈震动，包含着十分沉重的内在力量。

“探监”写张保着意于“直”，写岳飞则着意于“深”。岳飞本是有功无罪而受诬下狱，但他却认定“须得朝廷圣旨”才能出狱，实际上是不惜以死来向皇帝表明忠心。但另一方面，他再三催促张保

出去——不仅是担心狱官倪完受累，更是怕于张保不利——又全然是一片顾念他人之心。及至张保撞墙而死，众皆伤心落泪，惟独他却放声大笑；但一讲完"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之后，他终于也放声大哭起来！岳飞何尝不是一个至性至情之人？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部将而今却落得如此下场，这怎能不令他痛彻肺腑？只是他脑子里的忠君思想太重了！由此来看，他那大笑与大哭之间的尖锐对照，既突出表现了他此时心中的极度悲愤与惨痛，其实也深刻显示了哀怜张保的至痛之情与那效忠皇帝的顽固思想之间的猛烈冲撞！只是这种冲撞对于小说作者来说似乎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故尔作者不去明说它罢了。

张、岳二位之外，描写其它人物的笔墨都甚少，但也另有意致。镣铐加身的岳云和张宪，在张保问"难道也不想出去"时，都避而不答那个"想"字，而只是用"尽忠尽孝"的原则来回复张保。二位小将又何尝不想出去呢（后来风波亭临刑前他们还直接问岳飞："我们血战功劳，反要去我们，我们何不打出去"）！另外，对倪狱官和禁子的描写也很简略，如"俱落泪道：'难得，难得！'"和"心中十分伤惨"、"众人无不下泪"等。但这类只言片语穿插在对张、岳等人的描写中，又很有效地烘托了牢房内的悲剧气氛。那一片痛哭之声夹杂着岳飞的惨笑声，久久回响在牢房内，也久久回响在读者心中！（映　明）

《今世说》

《今世说》，八卷，清初王晫著，文章体例与南朝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相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汰侈、忿狷、尤悔、惑溺三十类。

据作者自述："上自廊庙缙绅，下及山泽隐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录，率猎收而类纪之汇，凡数易，历久乃成。或疑名贤生平，大节故多，岂独藉此一端而传？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颊上之毫，睛中

之点，传神正在阿堵。”书中所记，大多数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与亲眼所见、自己所闻的人物事件。由于作者本人属士大夫，本人生活在这个阶层，与所记述的许多人都是朋友，因此，笔下所记述的人物事件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作者除了记叙清初顺、康两朝士大夫言行逸事之外，又简明扼要地介绍所记人物的生平经历，对于后世了解清初文坛的掌故，熟悉当时文人们的生活方式，研究他们的思想状况，都有一定的帮助。

这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轶事小说集，具有浓郁的记实风格，并且每段都较短，但虽短而突兀，即能抓住人物特征，一笔勾勒，即可突现人物个性。例如卷七记载《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元，“在椒邱，每晏起不冠，搦管倚树高哦，得佳句，呼酒秃发酣叫，旁若无人，间以示椒邱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床，蒙被而睡。”这反映了清初诗人创作活动的奇特性。又如卷八“汰侈”类记有：“翁逢春游临安，挈橐中金二千于寓庑下。一日，被酒归，蹴金伤其趾，遂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尽，不复称侠。’遂遍召故人游士，乃妖童艳唱之属，期诘旦集湖上。是日，杈舫西泠桥，合数十百人，置酒高会，所赠遗缠头无算。抵暮，问守奴余金几何。则已告尽矣。”由此可见此人一掷千金式的爽快。再如卷八“排调”类有作者自记：“王丹麓年逾四十，益复困顿。妇戏语曰：‘同学少年皆不贱，奈何夫子独长贫？’王曰：‘吴庐少詹有言，贤者，上天所设，以待学者之清俸。金陵吴介兹亦言，天以贫德人。今处俦类之中，天幸德我，特颁清俸，义难独享，愿以共卿。’妇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满耳？”作者在此条后释云：“妇姓邱，文学公遴女，十六归王，布裙操作，客至，供馔惟谨。一日，王欲留客，适无钱，大为踌跻，入谋诸妇，妇故难之曰：‘身所有，只此发耳。惟君所裁。’王曰：‘卿未尝倩笔画眉，顾乃假手截发耶。’妇笑，拔簪付之。”这种处于贫穷之间，仍然乐观旷达，情趣盎然。由此可风窥见清初文人隐居生活之一斑。（刘 铮）

赵洞门

赵洞门为御史大夫，车马辐辏，望尘者接踵于道；及罢归，出国门，送者才三数人。寻召还，前去者复来如初。时吴菌次独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观。赵每日送之，顾谓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后，终当赖此人力。"未几，友沂早世，赵亦以痛子，殁于客邸，两孙孤立。菌次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字以爱女。一时咸叹赵为知人。

——选自《历代笔记小说选》上海书店，1984年版

对比是塑造人物常用的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周围的人或事常常运用对比的方法；于是真善美与假恶丑作为一组对立的审美范畴，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来，就成为一种常见的审美视角而屡用不鲜。这篇小说通篇采用对比，以对比塑造人物，用对比设计情节，既无重复之感，亦无做作之嫌，将对比的手法运用得娴熟自然，不留痕迹，遂使一篇百字左右的小小说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

这篇小说以对比的方法分三层塑造人物。

第一层对比以赵洞门作官、罢官、又复官的反复过程，描写了他周围的人们不同的反映，"东马辐辏，望尘者接踵于道"的势利眼们与赵罢官后"送者才三数 人"的知己者形成强烈对比。"寻召还，前去者复来如初"，复官后散去的势利眼又来归如云的情形，再一次衬出罢归时的凄凉情形。作官、罢官、复官，前后对比，恰恰在抽象概念中形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仿佛一个巨大的峡谷，显示出人情冷暖的悬殊对比。这里虽不著一字，谁优谁劣，令人一望而了然于心。

第二层紧承第一层而设，以吴菌次的行为与车马辐辏，望尘接踵者比，但显出"独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观"的吴菌次坚毅的大丈夫性格特征。

第三层是赵洞门百年之后，吴菌次对赵氏后人的照顾。作者满怀激情地写道："友沂早世，赵亦以痛子，殁于客邸，两孙孤立。菌次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字以爱女。"这种对友谊的真挚，这种

崇高的人格，感人至深。从而也使这一人物以自己的行为和前述势利眼们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高高矗立起来，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全文以对比引导情节的设计，使故事的发展曲折有致，生动感人。（刘亚玲）

《吴江雪》

《吴江雪》，衡香草堂编著，根据自序可知，作者号佩蘅子。书名以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姓氏，即女主人公吴媛，男主人公江潮，媒人雪婆的第一字并合而成。

这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书中描述男、女主人公去支硎山烧香还愿，两人的轿子在途中因将醉汉挤入河中而相撞。两人相互扶持之间一见钟情，在雪婆的帮助下，以雇人捞救醉汉为名，暗中互换金挖耳与金簪作为信物。两人在山寺里互认兄妹，赠诗而别。中间插入吴媛奶娘柳婆因被小姐冷落，转而怀恨雪婆，合同女儿弄儿将雪婆掀入水中致伤。弄儿姘夫丘石公又从中作祟，多次设计加害江潮，都没有得逞。再有令狐尚书为公子向吴府求婚等变故。几经波折，在雪婆的鼎力相助之下，吴媛、江潮缔结良缘。

书中较为成功地刻划了老妪雪婆的个性。她既仗义助人，不图私利，办事果断，又举止笨拙，行为乖张，有时弄巧成拙。例如，由于吴媛父亲将接妻女入京，雪婆急了，忙使江潮男扮女装，托名甥女入吴府。吴夫人见爱，让其与小姐同宿。江潮吴媛相见，无限缠绵，然而，两人都不愿苟且。雪婆见状，又使两人同拜天地，强令同榻而眠。第二天早晨，男女主人公临别之际，对泣不止。雪婆不从旁劝慰，反怒斥挖苦。这样，点染上几分喜剧性色彩。另外，反面人物丘石公的某些乖张行为，也富有喜剧性。例如，丘石公为了加害江潮，托江潮之名给吴媛写一封情书，欲诈女主人公的回书，作为诬陷男主人公的证据。这封出自丘石公之手的"情书"，文辞粗陋，语句下流，读之令人喷饭。

作者在表现人物性格时，运用了对比手法。与正直热心的雪婆相对，作者描绘了吴媛奶娘柳婆的尖酸刻薄，狭隘自私，势利圆滑，

手狠心毒。

书中虽然也有个别自相矛盾的细节，但从总体来看，结构较为完整，故事情节的发展较为曲折，波澜起伏，具有一定的紧张度。例如，吴媛之父吴洲，刚婉言辞却令狐尚书家的求婚，上司平远侯献蛟又求皇帝之命，要娶吴媛作儿媳。一波未止一波又起，扣人心弦。

当然此书尚未脱当时才子佳人故事的“一见钟情，小人作祟。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旧套，而男女主人公的性格较为平板简单。（岑 平）

《照世杯》

《照世杯》，写作于清朝初年，由酌元亭主人编次，内含四个各自独立的短篇。

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写苏州秀才阮江兰与杨州青楼之中的畹娘冲破豪绅公子的奸谋凌辱，倾心相爱。后阮江兰中了解元，终于与畹娘重新团聚。这篇作品所描写的，主要是郎才女貌、风流艳遇的一套，在当时的小说中没有多大特色。

第二篇《百和坊将无作有》，描写“积年在场外说嘴的童生”欧滁山，一心“要做个现成财主女婿，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偶然认识了一位宦府老爷的遗孀后，便“老着脸皮”百般巴结。结果上了这伙骗子的当，弄得人财两空。以漫画的手法、嘲讽的口吻来描写一个儒林丑类，这是当时的作品中尚不多见的，它那尖刻、辛辣的文笔，对后来的讽刺文学不能不产生影响。

第三篇《走安南玉马换猩绒》，通过广西商人杜景山，因胡安抚的公报私恨，被迫远离家园，到安南（今越南）去寻购当时的大红猩猩小姑绒，一方面以胡安抚一家的胡作非为反映了封建吏治的黑暗腐败，一方面描写了清时我方与安南商品交往和人员往来的情形，其中对于安南风土民情的描写，在当时还很少见到。

第四篇《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以财主穆太公开厕所发财，其子学赌博居然进学成名，反映了当时龌龊的社会现实。作品中较为新奇的，是对一种被称为“吊牌”的赌局，以及讲授这种“运动马吊

之学问”的“马吊学馆”的描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赌博之风日盛，“马吊学馆”这样的赌博学校应运而生，就连满嘴斯文的一些儒生，也开始热衷于赌博而不再醉心于仕途经济。这样的描写，对于人们认识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大有裨益。

《照世杯》中的四篇作品，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七松园弄假成真》的书斋气较浓，显得生活功底不够。《走安南玉马换猩绒》的生活积累比较厚实，但其结构略显散漫。《掘新坑悭鬼成财主》的取材较为独特，然却略嫌杂芜。倒是《百和坊将无作有》，其文笔辛辣尖刻，对人物心理的揣摩、各色人等的刻画，以及作者的议论评说，都颇生动传神，是全书中较为出色的一篇。（余昌祥）

欧滁山人赘

话说缪奶奶屡次差人送长送短，百倍殷勤。欧滁山只得破些钞儿，买几件小礼点缀。一日，三太爷拉欧滁山街上去闲步，见一个簇新酒帘飘荡在风里。那三太爷频频咽涎，象有闻香下马的光景，只愁没有解貂换酒的主人。欧滁山见景生性，邀他进去，检一副干净座儿，请他坐地。酒保陆续搬上肴馔来，两个一递一杯，直吃到日落，还不曾动身。欧滁山要与三太爷接谈，争奈他两耳又聋，只好对坐着哑饮。谁知哑饮易醉。欧滁山满腔心事，乘着醉兴，不觉吐露道：“令侄妇青年人，怎么容他守寡？你老人家该方便些才是。”那三太爷偏是这几句话听得明白，点一点头道：“我正要寻一个好人物招他进来哩，急切里又遇不着。”欧滁山见说话入港，老着脸皮自荐道：“晚生还不曾娶亲，若肯玉成，当图厚报。”三太爷大喜道：“这段姻缘绝妙的了。我今日便亲口许下你择日来纳聘何如？”欧滁山正喜得抓耳搔腮，侧边一个小厮，眼偎着三太爷道：“不知家里奶奶的意思，太爷轻口便许人么？”欧滁山忙把手儿摇着道：“大叔们请在外面吃酒，都算在我账上。”把个小厮哄开了。离席朝上作了揖，又自斟一杯酒送过去。三太爷扶起道：“你又行这客礼做甚么？”欧滁山道：“既蒙俯允，始终不二。便以杯酒为订。”三太爷道：“你原来怕我是酒后戏言，我从来直肠直口，再不会说谎的。”欧滁山极口感

激。算完杯账，各自回寓。

次日，打点行聘。这缪家受聘之后，欧滁山即想做亲。叫了一班鼓乐，自家倒坐在新人轿里，兜了一个圈子，依旧到对门下轿。因是第一次做新郎，心里老大有些惊跳。又见缪奶奶是大方家，比不得秋葵丫头，胡乱可以用些枪法的。只得在那上床之时，脱衣之后，求欢之际，斯斯文文钦钦款款，假学许多风雅模样。缪奶奶未免要装些身分。欧滁山低声悄语道："吉日良辰，定要请教。"缪奶奶只是笑，再不作声。

过了数日，欧滁山见他房中箱笼摆得如密篦一般，不知内里是金银财宝，还是纱罗绸缎，想着要入一入眼。因成亲不久，不便开口说得。遂想出一个抛砖引玉之法来，手中拿着钥匙，递与缪奶奶道："拙夫这个箱内，尚存六百多金，娘子请看一看。"缪奶奶道："我这边的银钱还用度不了，那个要你的？"欧滁山道："不是这样讲，我的钥匙交付与娘子，省得拙夫放在身边。"缪奶奶取过来，交与一个丫头。

只见三太爷走到房门前说道："牛儿从河间府来说：家里的大宅子，有暴发户戚小桥要买，已还过九千银子。牛儿不敢做主，特来请你去成交易哩。"缪奶奶愁眉道："我身子不大耐烦，你老人家同着姑爷去兑了房价来罢。"欧滁山听见又有九千银子，好象做梦似的，恨不得霎时起身，搬了回来。这一夜加力奉承那财主奶奶。

次日备上四个牲口，三太爷带了牛儿，欧滁山带了鹤渌，一行人迤逦而去。才走得数里，后面一匹飞马赶来，却是徐管家，拿着一个厚实实的大封袋，付与欧滁山道："尔们起身快，忘记带了房契，奶奶特差小的送来。"欧滁山道："险不空往返一遭儿哩，还亏你奶奶记性快。"徐管家道："爷们不要担搁，快赶路罢。"两下各加一鞭，只见：

夕阳影里马蹄过，沙土尘中人面稀。

——选自《古代白话小说选、百和坊将无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一个名叫欧滁山的年轻人，学业上不长进，却好夸夸其谈。父母双亡后自己也不娶亲，想等着找一个有钱的老婆，"做个现成财主

女婿”。有一次他到一个做真定知县的朋友处作游客，以名士和知县同乡的身份四处招摇，收到别人捧场赠送的七百两银子。一天，他偶然看见“无数脚夫，挑着四五十只皮箱，后面十多乘轿子”，进了他寓所对面的一座大宅子。命身边小厮鹘渌去打听，报说是河间府一位官员屠老爷的少奶奶缪氏，在老爷故后随其三叔迁居至此。欧见屠家资财颇丰，又想缪奶奶是年轻守寡，便大为动心，希图在这里实现他那“现成财主女婿”的梦想。正好屠家也来求欧写祭文，两下里便越靠越近。接下来便是上录一段情节——欧一日请屠三爷喝酒，自荐入赘，跟着便上门成亲；新姑爷眼红缪奶奶的财物，成亲几日便把“打秋风”来的六百多银子作了“引玉之砖”；再听说屠家卖旧宅有数千银子，第二天便又随屠三爷直奔河间。其后的情形则令人大感意外了。到了河间，屠三爷先一步进城，却一去不返。欧自己到百和坊屠宅前，口称“尔家小奶奶现做了我的贱内，特叫我来卖房子”，不料竟遭那家人暴殴。欧回店房，拆开屠家房契一看，竟是一张“借到老欧处白银六百两”的借据。欧急奔回“家”，哪里还见缪奶奶的影子——原来他被那“缪奶奶”和“屠三爷”活活骗了一场！

欧滁山受骗上当的情节，对他的那种一味投机取巧，只想不劳而获的行为和思想是一个尖锐的讽刺。这篇小说在开场白中言道：“丈夫生在世上，伟然七尺，该在骨头上磨练出人品，心肝上呕吐出文章，胼胝上挣扎出财帛。……财帛不在胼胝上挣扎，便是虚花。”欧滁山最后得到的，果然是一场“虚花”。另外，小说在具体描写中，也处处无情揭露欧滁山那丑陋可鄙的心理，嘲谑意味甚浓。如在请屠吃酒时“老着脸皮自荐”，屠一应允便“抓耳搔腮”。又如在成亲时虽然缪奶奶就在对门，他却还要坐在新人轿里去兜一圈。再如在“上床之时”“假学许多风雅模样”；刚成亲几日便“抛砖引玉”；一听说河间有几千银子就“恨不得霎时起身，搬了回来”等等。这位假名士的“真势利”心态，被勾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对那两个骗子，小说的描写较有分寸。此时作者还不揭穿他们玩的把戏，但又偶尔暗示他们在行为上的“蹊跷”之处。如屠三爷

本来耳聋，但在欧对他说“令侄妇青年人，怎么容他守寡……”时，他又“偏是这几句话听得明白”，而且其后似乎再也不聋了。成亲之夜，缪奶奶也是“未免要妆些身分……只是笑，再不作声”等等。这类描写，既不明说，又闪闪烁烁，若有若无；实际上是对欧滁山的自作聪明形象的微妙陪衬。（映　明）

《云仙笑》

《云仙笑》，又名《云仙啸》，清天花主人编次。它内含五个短篇，分为五册，每册名冠之八字一句的标题。

第一册《拙书生礼斗登高第》，通过明朝景泰年间山东兖州府书生吕文栋与同窗曾杰、曾修兄弟在学习、科考中的一系列矛盾，颂扬了虽资性愚钝但“守拙”、“诚实”的吕文栋，贬斥了天资聪明但恃才傲物的曾氏弟兄。作品虽在客观上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做了揭露，但它所颂扬的吕文栋靠抄袭骗取成绩、靠说情行贿获取功名，这反映了作者是非观念上的矛盾。

第二册《裴节妇完节全夫妇》，描写明天启年间的寒士李季侯，为纳官税被迫卖妻。其妻裴氏迫于生计毅然再嫁，最后以其劳动所得赎身，使夫妻破镜重圆。这个短篇在思想、艺术上都较成熟，是《云仙笑》中的杰出之作。

第三册《都家郎女装奸淫妇》，以贪淫好色的都士美与不肯“冷落自守”的年轻寡妇丁氏遭到惩罚，制止这种奸情的平子芳得到善报，劝戒人们不要滥生淫邪之念。然而，作品由此而提出闺门宜严，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却表现了一种陈腐的观念。

第四册《一碗饭报德胜千金》，描写以卖水为生的刘黑三、穷秀才曾珙等由于官府的压迫，最终都加入了农民起义军。作品敢于反映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并对农民起义军济困扶危的美德义行给予赞扬，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五册《张昌伯厚德免奇冤》，通过贪取不义之财的虞信之白送一条人命，设毒计诈人钱财的刁星惨死狱中，而宽厚待人的富翁张昌伯免受冤曲，改恶向善的朱恩后来“竟成富室”，表现了作者主张

抑制金钱贪欲的思想。这在追逐金钱之风盛行的社会里，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

在艺术上，《云仙笑》中的第二册、第五册在情节安排、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堪称成功之作。相比之下，其余三册则有的说教太多，有的人物显得苍白，因而在艺术水平上略逊一筹。

（余昌祥）

《豆棚闲话》

《豆棚闲话》，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集，题“圣水艾衲居士编”。全书十二则，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

书中以谈古论今、讲史说书等方式，揭露了明朝末年社会政治的黑暗与世风的败坏。第五则《小乞儿真心孝义》议论道：“譬如人立在府县衙门前，耳边扰扰攘攘，是是非非，肚里就起了无限打算人的念头。……到后来，一片善良初念，都变作一个毒蛇巢了。”由此可知那府县衙门是个什么所在。第十一则《党都司死枭生首》，更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明朝皇帝，并痛快淋漓地写道：“天下万民嗟怨，如毁如焚，恨不得一时就要天翻地覆，方遂那百姓的心愿哩”。

对于在这污浊的社会环境里孳生出来的市井光棍、无赖帮闲，作品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第四则《藩伯子破产兴家》中的众多食客，有奶便是娘，食尽鸟飞散。第十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集中描写了这帮无赖之徒的丑态劣行，正如作品的介绍：“更有一班却是浪里浮萍，粪里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块，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叫做老白赏”。

对于当时流行于世的佛老迷信思想，作品也进行了尖锐批判。第六则《大和尚假意超升》，历数佛门败类的种种暴行劣迹，揭去了某些僧人道貌岸然的虚伪面纱。第十二则《陈斋长论地谈天》则借陈斋长之口，对佛老思想进行了理性的批判。

《豆棚闲话》的结构，在同时代的话本集中独具一格。其他的话本集各章、回、则之间一般都互不相关，各自独立。而《豆棚闲话》所包含的十二个短篇，却每则都从豆棚之下的谈话聊天开始，并

从有关豆的谈话内容生发开去，引出正文中的一个个故事，最后又回到豆棚之下才告结束。这种结构，使得它的每一则乃至全书，也恰似豆荚的形状，那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就象一颗颗豆粒，被豆棚下的谈话这一豆荚的外壳包裹起来，由此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为了突出“闲话”的特色，它不充分扩展话本的入话部分，在每一则的入话中，除了发议论外，有的还先讲二、三个短小的故事或典章掌故。这样的入话，既在内容上为正文作铺垫，也在感情色彩上为正文定下了基调。

《豆棚闲话》既以闲话的形式出现，它的语言便很有口语化的特点，读来感觉通俗浅显、清新别致。同时，它还大量使用方言俗语，不仅使作品中的人物身份、性格以及所叙述的故事更贴近现实生活，也使整个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余昌祥）

首阳山叔齐变节

此山唤名首阳，即今蒲州地面。山上有七八十里之遥，其中盘曲险峻，却有千层。周围旷野，何止一二百里？山上树木稀疏，也无人家屋宇，只有玲珑孤空岩穴可以藏身；山头石罅，有些许薇蕨之苗，清芬叶嫩，可以充饥；涧底岩阿，有几道飞瀑流来，澄泓寒冽，可以解渴。夷、齐二人只得输心贴意，住在山中。始初只得他弟兄二人，到也清闲自在。那城中市上的人也听见夷、齐扣马而谏；数语说得词严义正，也便激动许多的人，或是商朝在籍的缙绅、告老的朋友，或是半尴不尬的假斯文、伪道学，言清行浊。这一班始初躲在静僻所在，苟延性命，只怕人知；后来闻得某人投诚、某人出山，不说心中有些惧怕，又不说心中有些艳羡，却装出自己许多清高意见，许多溪刻论头。日子久了，又恐怕新朝的功令追逼将来，身家不便稳当。一边打听得夷、齐兄弟避往西山，也不觉你传我，我传你，号召那同心共志的走做一堆，淘淘阵阵，鱼贯而入。犹如三春二月烧香的相似，都也走到西山里面来了。

且说山中树木虽稀，那豺狼虎豹平日却是多得紧的。始初见些人影，都在那草深树密之处张牙露爪，做势扬威，思量寻着几个时

衰命苦的开个大荤。后来却见路上行人稠稠密密，那些孽畜也就疑心起来，只道来捉他们的，却也不见网罗枪棒。正在踌躇未定之间，只见走出一个二三尺高、庞眉皓齿、白发银须老汉，立在山嘴边叫道："那些孽畜过来听我吩咐：近日山中来了伯夷、叔齐二人，乃是贤人君子，不是下贱庸流。只为朝廷换了新主，不肯甘心臣服，却为着千古义气相率而来。汝辈须戢毛敛齿，匿迹藏形，不可胡行妄动！"那众兽心里恍然大悟，才晓得如今天下不姓商了。因想道："我辈虽系畜类，具有灵性，人既旧日属之商家，我等物类也是践商之土，茹商之毛，难道这段义气只该夷、齐二人性天禀成，我辈这个心境就该顽冥不灵的么？"只见虎豹把尾一摆，那些獾狗狐狸之属，也俱鼓着一口义气，齐往山上衔尾而进，望着夷、齐住处躬身曲体，垂头敛足，俱象守户之犬；睡在山凹石洞之中，全不想扑兔寻羊、追獐赶鹿的勾当。后来山下之人，异言异服，奇形怪状，一日两日越觉多了。伯夷的念头介然若石，终日徜徉啸傲，拄杖而行，采些薇蕨而食，口里也并不道个饥字。看见许多人来挨肩擦背，弄得一个首阳本来空洞之山，渐渐挤成市井，伯夷也还道："天下尚义之人居多，犹是商朝一个好大机括。"不料叔齐眼界前看得不耐烦，肚腹中也枵得不耐烦，一日幡然动念道："此来我好差矣！家兄伯夷乃是应袭君爵的国主，于千古伦理上大义看来，守着商家的祖功宗训是应该的。那微子奔逃，比干谏死，箕子佯狂，把那好题目的文章都做去了。我们虽是河山带砺，休戚世封，不妨嘿嘿喽喽，随行逐队，但我却是孤竹君次子，又比长兄不同，原可躲闪得些。前日撞着大兵到来，不自揣量，帮着家兄，触突了几句狂言，几乎性命不免，亏得军中姜太公在内，原与家兄东海北海大老一脉相通，称为义士，扶弃道傍，才得保全，不然这条性命也当孤注一掷去了。如今大兵已过，眼见得商家局面不能瓦全。前日粗心浮气，走上山来，只道山中唯我二人，也还算个千古数一数二的人品。谁料近来借名养傲者既多，而托隐求征者益复不少，满山留得些不消耕种，不要纳税的。薇蕨贳粮，又被那会起早占头筹的采取净尽。弄得一付面皮薄薄浇浇，好似晒干瘪的菜叶；几条肋骨弯弯曲曲，又如破落户的窗棂。数

日前也好挺着胸脯，装着膀子，直撞横行。怎奈何腰胯里、肚皮中软当当、空洞洞，委实支撑不过。猛然想起人生世间，所图不过'名利'二字。我大兄有人称他是圣的、贤的、清的、仁的、隘的，这也不枉了丈夫豪杰。或有人兼着我说，也不过是顺口带契的。若是我趁着他的面皮，随着他的脚跟，即使成得名来，也要做个趁闹帮闲的饿鬼。设或今朝起义，明日兴师，万一偶然脚蹋手滑，未免做了招灾惹祸的都头。如此算来，就象地上拾着甘蔗楂的，渐渐嚼来，越觉无味。今日回想，犹喜未迟。古人云：'与其身后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热酒。'此时大兄主意坚如金石，不可动摇，若是我说明别去，他也断然不肯。不若今日乘着大兄后山采薇去了，扶着这条竹杖，携着荆筐，慢慢的挨到山前，观望观望，若有一些空隙，就好走下山去。"

彼时伯夷早已饿得七八分沉重，原不提防着叔齐。叔齐却是怀了二心多日，那下山的打扮早已装备停当，就把竹杖荆筐随地撇下，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道袍，头上戴着一顶麻布孝巾，脚下踹一双八耳麻鞋，才与山中面貌各别，又与世俗不同。即使路上有人盘问，到底也不失移孝作忠的论头。不说叔齐下山的话，且说那豺狼虎豹，自那日随了夷齐上山，畜生的心肠到是真真实实守在那里，毫无异念。其中只有狐狸一种，善媚多疑，想也肚里饿得慌了，忽然省悟道："难道商家天下换了周朝，这山中济济跄跄的人都是尚着义气，毫无改变念头？只怕其中也有身骑两头马，脚踏两来船的，从中行奸弄巧。"一面就唤着几个獐儿、鹿儿、猿儿、兔儿分头四下哨探些风声，打听些响动，报与山君知道。或者捉个破绽，将些语言挑动，得他一个回心转意，我辈也就有饱肚之日了。商量停当，即便分头仔细踹探。只见前山树阴堆里遮遮掩掩而来，那些打哨的早已窥见，闪在一边。待他上前觌面看时，打扮虽新，形容不改，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前日为首上山的令弟叔齐大人。众兽看见却也吓了一跳，上前一齐抓住，遂作人言道："叔齐大人，今日打扮有些古怪，你莫不有甚么改易的念头？"叔齐道："其实不敢相瞒！守到今日也执不得当时的论头了。"众兽道："令兄何在？"叔齐道："家兄是九死不渝的，

我在下另有一番主意。昨日在山上正要寻见你们主人，说明这段道理，约齐了下山。不料在此地相会，就请到这山坡砰石头上大家坐了，与你们说个爽快。就烦将这段情节转达山君，一齐都有好处。”众兽听见叔齐说得圆活，心里也便松了一松，就把衣服放了道：“请教，请教。”叔齐道：‘我们乃是商朝世胄子弟，家兄该袭君爵，原是与国同休的。如今尚义入山，不食周粟，是守着千古君臣大义，却应该的。我为次子，名分不同，当以宗祠为重。前日虽则随了入山，也不过帮衬家兄进山的意思。不日原要下山，他自行他的志，我自行我的事。不消说，我懊悔在山住这几时。如众位及山君之辈，既不同于人类，又不关系纲常，上天降生汝辈，只该残忍惨毒，饮血茹毛，原以食人为事。当此鼎革之际，世人的前冤宿孽消弥不来，正当借重你们爪牙吞噬之威，肆此吼地惊天之势，所谓应运而兴，待时而动者也。为何也学了时人虚骄气质，口似圣贤，心同盗跖，半醒半醉，如梦如痴，都也聚在这里，忍着腹枵，甘此淡薄，却是错到底了。你们速速将我这段议论与山君商酌，他自然恍然大悟。想了我这段好话，万一日后世路上相逢，还要谢我哩！”众兽听了这一番说话，个个昂头露齿，抖擞毛皮，撑天扑地，快活个不了。叔齐也就立起身拱手道：“你们都去报与山君知也。”众兽一齐跳起，火速星飞，都不见了。叔齐伸头将左右前后周围一看，道：“我叔齐真侥幸也！若不是这张利嘴满口花言，几根枯骨几乎断送在这一班口里，还要惜惜嫌氤气哩。’”

——选自《豆棚闲话》第七则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这是一篇愤世嫉俗的小说。作者亲眼目睹明清易代之际许多封建士大夫先假隐居深山，实际是沽名钓誉，后不久则纷纷出山，趋奉新朝的丑恶表演，特地以“叔齐变节”，影射当时假高尚与狗彘行的士大夫。作者以说话的方式慢慢仔细道来，“有说尽处，又有余地处，俱是冷眼奇怀，偶为发泄。”作者这样写，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忠义，提醒流俗。”（引鸳湖紫髯狂客评语）

这篇小说描绘出叔齐的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把叔齐这一投降主义者的嘴脸真实而生动地勾勒出

来了。例如，叙述叔齐的内心活动："如今大兵已过，眼见得商家局面不能瓦全。前日粗心浮气，走上山来，只道山中唯我二人，也还算个千古数一数二的人品。谁料近来借名养傲者既多，而托隐求征者益复不少，满山留得些不消耕种，不要纳税的。薇蕨贽粮，又被那会起早占头筹的采取净尽。……怎奈何腰胯里、肚皮中软当当、空洞洞，委实支撑不过。猛想起人生世间，所图不过'名利'二字。"把人物的内心矛盾冲突和盘托出，令人一览无余。

这篇小说以说话人的口吻叙出，满口诙谐，俗语叠出，颇具喜剧性效果。例如，叔齐自已饿得"一付面皮薄薄浇浇，好似晒干瘪的菜叶；几条肋骨弯弯曲曲，又如破落户的窗棂。"又如，叔齐思量："如此算来，就象地上拾着甘蔗楂的，渐渐嚼来，越觉无味。""古人云：'与其身后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热酒'。"这种写法，不仅生动形象地坦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读之使人深感滑稽可笑。

（阿　锵）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

敬山悄悄挨着管家轻轻动问，才知万历癸丑科进士，吉安府吉水人，姓刘名谦，官至通政，告致回家。要在苏州买些文玩骨董，置些精巧物件，还要寻添几个清秀小子，标致丫头，教习两班戏子哩。敬山听了，不觉颠头簸脑，不要说面孔上增捏十七八个笑靥，就是骨节里也都扭捏起来。连声大叔长先生短，乘个空隙，就扯进棚子里吃起茶来。又打听此地那个年家，那个亲戚，一一兜搭在心里。转身就到馄饨书铺，求他转荐，那人也就对刘公说了。刘公道："你们在此做生意，端是客居，若用此辈，须要本地有身家的作个中保方好。"敬山得了口气，却道这个题目甚难。整整候了两日，犹如热锅灶上蝼蚁，扒不上来；硬骨头里蛆虫，钻不进去。却好管家同了阊门德盛号开缎铺吴松泉，乃是旧日相与。为买货批帐请来，又遇着刘公拜客未回，敬山乘着半面之识，一霎时热闹趋奉，求他鼎言推荐。那徽州人是好胜的，竟应承了。不多时，就同下船。一边引见，一边极口称扬道他技艺皆精，眼力高妙。不论书画铜窑器皿，件件

董入骨里。真真实实，他就是一件骨董了。刘公笑了一笑，叫书童卷箱内，取那个花樽来与敬山赏鉴。那书童包袱尚未解开，敬山大声喝采叫好。刘公道："可是三代法物么？"敬山道："这件宝贝，青绿俱全，在公相宅上收藏，极少也得十七八代了。"刘公笑道："不是这个三代。"敬山却转口道："委实不曾见这三代器皿。晚生的眼睛，只好两代半，不多些的。"

——选自《豆棚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豆棚闲话》的内容，主要是以谈古论今的方式，来批判社会现实、讽刺各色人等的丑行劣迹。适应于这种思想内容的需要，它的语言便时常满含辛辣、尖刻的嘲讽意味，同时又具有充分口语化的特点。上面这一段，就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语言特色。

贾敬山作为被当地人叫做老白赏的帮闲、清客，作品对他的刻画可谓运笔酣畅，鞭辟入里。见到有身份的人来，他便苍蝇逐臭一般凑上前去。得知果然有油水可沾时，他顿时"颠头簸脑"，满脸堆笑，"就是骨节里也都扭碑起来"。为了巴结刘公，他挖空心思地求人引荐，并恬不知耻地让人吹嘘自己如何精于书画骨董。结果真让他赏鉴古瓷时，却又信口雌黄，当面出丑现乖。更令人可笑的是，出丑之后，他居然不露半点窘态，而依然能驴唇不对马嘴的搭讪打岔。仅此短短的一段，几个小小的细节，便把这班帮闲、无赖之徒可笑、可叹而又可憎的情态神形毕现地活画了出来。

作品写的是苏州的人和事，所以文中使用了不少方言俗语，读来如同家谈巷议，通俗浅显而又富于地方色彩。（余昌祥）

《说唐》

《说唐》是一部以隋末唐初的英雄故事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大约完成于清雍正年间，著者佚名。全书起于秦彝托孤、隋文帝灭陈，止于玄武门之变、唐太宗登极，原六十八回，现通行的陈汝衡修订本为六十六回。因曾与《说唐后传》合刻，故又称《说唐前传》。说唐的故事在宋元时即以说话、戏剧等形式流传，明至清初又先后出现罗贯中的《隋唐志传》和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等讲史小说。《说

唐》则为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民间长期流传、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同类作品中后来居上、影响最大的一部。

隋唐之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说唐》以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军阀争战为主要描写对象，概括再现了隋末“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动乱局面和李世民统一天下、建立大唐王朝的血战经历。小说也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肯定了各路英雄起义事业的正义性，从而体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

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是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徐茂公、王伯当、罗成等一班英雄豪杰。他们出身于各种阶层，但在乱世中又都投入了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队伍。由于他们曾一度汇聚于瓦岗寨一股义军中，故又被称为“瓦岗英雄”。后义军队伍分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投入了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少数人则走上反唐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小说以这一班英雄人物的风云聚散为中心线索，生动描绘了闹长安、劫王杠、反山东、保瓦岗、取临阳、打铜旗、降尉迟、战洛阳等一系列热闹非凡的情节。瓦岗英雄之外，小说还描写了伍云召、雄阔海、李元霸、李世民、尉迟恭等众多隋末唐初的英雄人物，活画出虎跃龙腾的一代风貌。小说中不少人物的性格和所经历的事件都没有正史依据，虚构想象的成分甚多，因而全书实际上是一部有声有色的英雄传奇，充满了浪漫的传说色彩。由于故事性强和人物刻划生动，故较之其前同类题材的各种历史演义都更加引人入胜。

在艺术描写方面，《说唐》以笔法粗犷、风格浑朴为特点，强调大处落笔、粗线勾勒，而较少繁细的刻镂雕啄。描写中又多用夸张手法，体现出浓厚的民间话本特色。在人物刻画方面则很注意性格化，力求从不同人物的特定行为、言语中体现其各自的心性气质。因而书中不少人物都显得个性鲜明，如秦叔宝的宽厚善良、任侠好义，程咬金的憨直粗鲁、诙谐滑稽，单雄信的豪爽暴躁、刚烈不屈，以及王伯当的智勇忠义，罗成的少年英武，徐茂公的足智多谋，李世民的爱才如命，尉迟恭的粗莽勇敢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程咬金的形象尤其受人喜爱，后来的戏曲中即出现不少描写其

事迹的作品。另一方面，部分章节中也存在结构较松散、描写较粗糙的缺点。（映　明）

程咬金抱病战王龙

那刘武周又引兵前进，不多时，忽见程咬金兵马扎住，不能前进。武周遂下令扎寨，便问："那一位将军出去战一阵？"有大将王龙上前道："臣愿往。"就提一柄月牙铲，上马直抵唐营讨战。此时程咬金有病在营，闻军士来报，营外有人讨战，心内好不惊慌，遂吩咐小军道："我老爷肚痛得紧，挂了免战牌吧！"小军就把免战牌挂出。王龙一见大怒，一马来至营前，把免战牌打得粉碎，高声大叫道："我闻得唐家大将甚多，今日正要会战，为何把免战牌挂出？今日我若不冲你的营，也不为上将！"把手中月牙铲摆一摆，一马冲来。这边军士把箭乱射，他进来不得，只在营前讨战。

军士将这事报知程咬金，咬金道："呵呀，我肚中疼痛，如何是好？让我解一解手去战他吧。"忽旁边走出一个家将，叫道："老爷，真正是'急惊风遇了个慢郎中'。战与不战，速速定夺。若再停一会，被他杀进营来，这叫做'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咬金听说，心中无奈，手也不解，心中想道："'丑媳妇少不得要见公姑。'况我程咬金也是一个好汉，不管死活，出去战他一战吧。"遂走至营门，家将扶他上马，咬金把斧一提，比平日重了许多。没奈何，把斧双手拿了，来至营前，抬头一看，见不是刘武周，心中放下几分。两将各通姓名，王龙道："程咬金，俺一向闻你也有小小的声名，今日遇俺，只怕你难逃狗命了。"说罢，就是一月牙铲铲过来。咬金双手把宣花斧往上一架，叫声："住着，俺程爷爷一时害了肚泻病，你略等一等，我前去解一个手，再来与你交战。"王龙大怒道："你这狗头，戏弄我王爷么！"又是月牙铲铲过来。程咬金见他连铲二铲，心头火起，提起宣化斧，照着王龙一连三四斧，把王龙杀得盔歪甲散，倒拖兵器，回马便跑。

咬金见他去了，意欲下马出恭，在战场上不好意思。看西边一带大树，不免到那里解一解手吧。一马来至树林边，下了马，拿了

斧头，走到一株松树背后。正撒得畅快，王龙回马一看，见咬金往西边树林内去了，他却回马轻轻走来。看见咬金的马拴在树上，转过树林一看，又见咬金在那里解手，心中大喜。想这狗头该死了，便轻轻走至树边。咬金见有人走来，只道是乡民在那里砍柴，遂叫一声："砍柴的，有草纸送一张来与我。"王龙应道："有，送你一铲。"突的一铲过来。咬金吃惊一看，见是王龙，叫声："不好！"立起身来，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提着斧头，只拣树多的所在就走，却去躲在一株大树背后。王龙欺他无马，放心追来。不防咬金提斧等候，王龙才到树边，被咬金狠命一斧，砍着马头。王龙跌下马来。咬金又是一斧，结果了性命，把王龙首级砍下来，上马回营，将首级号令示众，自此咬金的肚泻病也好了。

——选自《说唐》第四十八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李世民派程咬金阻击定阳王刘武周。不巧的是，程咬金这时正因夜受风寒而闹肚痛。因而程咬金与刘武周部将王龙的这场战斗，便以"抱病"二字为最大特点了。在交战过程中，程咬金浑身乏力，心情紧张，而且动辄就想解手，十分狼狈。另一方面，王龙则始终是气焰嚣张，死命纠缠不放——先打碎免战牌，要冲进营来；在程出马后又步步紧逼，毫不相让；在被杀跑后还又悄悄折回，想以偷袭取胜。程咬金最后是在解手未完，"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提着斧头"的危险情况下，全凭自己的机智与勇敢，才取得了胜利。

程咬金是《说唐》中最具滑稽色彩的一位人物，其性格特点是又粗又"滑"。这在这一场与王龙的战斗中也体现得很鲜明。这位领兵大将居然一到紧要关头便嚷着要解手（一次是在听说王龙要冲进营来"滚汤泡老鼠"的时候，一次是在战阵上王龙已经"一月牙铲铲过来"的时候），真有点"不象话"。当然，这位当年的"混世魔王"毕竟不是一个懦夫。在听说王龙要冲营时，他并不逃跑，而是抱着"不管死活"的态度，硬撑着上马出阵。在战阵上他见王龙欺人太甚，又不禁"心头火起"，"一连三四斧，把王龙杀得盔歪甲散，倒拖兵器，回马便跑"。但在林中解手时，他又大意得连王龙也认作是樵夫，而向他讨起草纸来。当然，真到了要命的关头，他的

"滑"劲儿便又来了。他知道王龙林中骑马不便，便"只拣树多的所在就走"，最后借着大树的掩护砍死了王龙。最妙的是，在获此意外胜利之后，他的肚泻病也居然一下子好了，大概是这场胜利太让他得意了。总之，程咬金的性格令人发噱，并赋予这场战斗以强烈的喜剧性色彩。

这个选段在艺术描写方面也显得简炼而有力。尤其对程咬金身在病中时的特殊心理与感觉，表现得相当准确。他一到紧急关头便不是叫肚痛，就是要解手，其实正反映出他心里的紧张与慌乱。在勉强出阵时，他上马是家将"扶"上去的；他一提斧头，又感觉"比平日重了许多"，只得"把斧双手拿了"。这些描写又很细致地表现了他此时的乏力之感，以及他出阵时那无可奈何的心情，颇为传神。最后他躲在树后猛砍王龙时的"狠命一斧"四字，也体现出他在不利形势下"孤注一掷"的紧张心理。另外，人物之间的对话——程咬金与王龙的对话，程咬金与家将的对话等——也都很能体现说话者的性格与心态。王龙的口中之语总是"恶狠狠"的，正体现出其人的骄横。那位家将与程咬金的对话又是一连串的"俗语"，由此既体现出主仆之间的情趣相投，同时也直接烘托了程咬金那喜剧色彩甚浓的性格。（映　明）

尉迟恭单鞭夺槊

（李世民与徐茂公来到御果园中。）他君臣二人，正在假山上，指手画脚的看，不料单雄信恰在城上巡察，望见御果园假山上，立着二人。一个身穿道袍，一个头戴金冠，身穿大红蟒服，坐下银鬃马，料是秦王，心中大喜，即提槊上马出城，吩咐军士快报大将史仁、薛化前来接应，自己先跑到御果园假山下，大叫："唐童，俺来取你首级！"这一声喊，犹如晴空起个霹雳。秦王、茂公吃了一惊，回头一看，见是单雄信。茂公道："主公快走，难星来了！"忙下假山，雄信赶到，举枣阳槊就打。秦王忙往假山背后就跑。

茂公飞奔向前，一把扯住雄信的战袍，大叫道："单二哥，看小弟薄面，饶了我主公吧！"雄信道："茂公兄，你说那里话来？他父

杀俺亲兄，大仇未报，日夜在念。今日狭路相逢，怎教俺饶了他？决难从命。"茂公死命把雄信的战袍扯住，叫声："单二哥，可念贾柳店结义之情，饶俺主公吧！"雄信听了，叫声："徐勣，俺今日若不念旧情，就把你砍为两段。也罢，今日与你割袍断义了吧。"遂拔出佩剑，将袍袂割断，纵马去追秦王。

徐茂公知不能挽回，只得飞马跑出园门，加鞭纵马，要寻救驾将官。忽见面前澄清涧边有一将，赤身在涧中洗马，却是尉迟恭。他见众人都去闲耍，独自一个，到此涧边，见涧水澄清，遂除下乌金盔，卸下乌金甲，把衣服脱得精光，只留得一条裤子，把马卸了鞍辔，正在涧中洗得高兴，只见军师飞马前来，大叫："敬德兄，主公有难，快快救驾！"尉迟恭闻言，吃了一惊，慌忙走上岸来，一时间心忙意乱，人不及穿甲，马不及披鞍，只得歪带头盔，单鞭上马，同茂公跑到御果园。尉迟恭大叫道："勿伤我主公！"那雄信追赶秦王，秦王只往假山后团团走转，又向一株大梅树下躲了进去。雄信一槊打去，却被树枝抓住，雄信忙把槊抽拔出来，那秦王已飞逃出园门，雄信随后追来。正在危急，忽见尉迟恭赶来，雄信倒吃一惊，大骂："黑脸贼！今日俺与你拼了命吧。"就把槊打来。尉迟恭举鞭相迎。秦王遇见茂公，先回营去了。这单雄信哪里是尉迟恭的对手？战不上三合，雄信一槊打来，被尉迟恭一把接住，回手一鞭打来，单雄信把槊一放，空手逃走。尉迟恭一手举鞭，一手拿槊，飞马紧紧追来，这唤做"尉迟恭单鞭夺槊"。

——选自《说唐》第五十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李世民（秦王）率唐军攻打洛阳王世充。时逢端阳佳节，李命将士们闲耍一天，自己也同军师徐茂公来到洛阳城外的御果园。不料在御果园中，李与身为王世充的驸马、又和李家有杀兄之仇的单雄信"狭路相逢"（单兄被李世民之父李渊射死）。"单鞭夺槊"这一段选文的前半部分，首先突出表现了此时单雄信的报仇心切。他一见李世民在御果园内便"心中大喜"，立即单骑出城，喊声如雷，猛扑上来。徐茂公（与单为结义兄弟）过来劝阻时他先是声言"大仇未报"、"决难从命"，继而火起，索性"割袍断义"，然后再紧追李

世民而去。在这一部分中，徐茂公的忠心救主也有鲜明的表现。他一见单雄信到来便一面招呼李世民快走，一面飞奔上前，死死扯住雄信，连声哀求。至雄信割袍而去，他又连忙转身去另寻救驾之人。徐虽与单是昔日结义兄弟，但此时却坚持了“各为其主”的原则。

“单鞭夺槊”这段选文的后半部分，又着重表现的是尉迟恭的忠心与勇猛。他正在涧边洗马，但一听主公有难便慌忙上岸，赤身跳上无鞍之马，单鞭直奔御果园而来。他与单雄信素无交情，武艺又在单之上，故此时又成了单的“难星”。只见他截住雄信，战不三合便夺过雄信的大槊，然后再紧追雄信而去。前面单雄信的偷袭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里尉迟恭的救援则更是神速、迅猛得无以复加了。

“单鞭夺槊”描写的是一场险情，全篇的着力点也正在一个“险”字上。一开始写单雄信的袭击，即强调了行动的突然性和李世民的措手不及。继而横插进徐茂公的劝阻，看似阻遏、延缓了危险形势的发展，但由于突出强调了单雄信的情如烈火、必欲报仇，因而实际上又从“反面”进一步渲染了情势的危急。至尉迟救驾一段，先写尉迟“人不及穿甲，马不及披鞍”、“歪带头盔，单鞭上马”等情形，表现了人物心情的极度紧张；紧接着再写单雄信穷追猛打、秦王几被击中的险况，更强调了形势的千钧一发；最后再写尉迟的截击、夺槊和追下等过程，则一方面显示秦王之危的顿然消解，一方面又表明雄信之厄的接踵而至。全篇看去，正是危机迭起，险象环生，几乎叫人透不过气来。

与情节的惊险危急相应，全篇中的运笔行文也以节奏急促、步步紧逼为特点。尤其尉迟救驾一段，更是恍如急风骤雨，无一笔稍显迟滞或放松。另一方面，情节惊险与笔势紧促又不等于一味的“见事不见人”。由于作者是紧紧依据有关人物的基本性格来设事置境和运笔落墨，故主要人物的性情气质——单雄信的粗莽暴躁，徐茂公的机智敏捷，尉迟恭的忠勇威猛等——也自然在事件过程中得到了鲜明有力的表现。（映　明）

《女仙外史》

《女仙外史》是一部以明代山东唐赛儿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吕熊。吕为清初苏州昆山人（生卒年不详），“性情孤冷，举止怪僻”，晚年“足迹半天下，卒无所遇”，《女仙外史》则为其“平生学问心事”的寄托（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主要情节为：天界嫦娥与天狼星结仇，同时被谪下凡尘，分别降生为唐赛儿和燕王朱棣。后朱棣以“清君侧”之名起兵，从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改元永乐，唐赛儿即于山东起义勤王。唐得九天玄女赐天书、宝剑，自立为“太阴君摄政帝师”，又得鲍道姑、曼陀尼、聂隐娘等神人相助，并收集效忠建文帝的旧臣及其后代，与朱棣争战了二十余年。最后唐赛儿兵临北平，追斩朱棣于榆木川，自己也“肉身成圣，白日飞升”。

对历史事实的大幅度“加工”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朱棣的“靖难之役”原只历时四年，但在小说中却持续了二十余年。唐赛儿起义原是由山东青州地区连年的灾荒和激烈的阶级矛盾所触发的一场农民起义，小说却将其性质改为捍卫建文帝政权的“勤王”。另外，唐赛儿起义原本发生在靖难之役结束后的永乐十八年，并很快遭失败，但小说却把它提前到建文四年，并使之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二年。小说如此改动史实的目的，在于体现所谓“褒忠殛叛”的主题思想，正如作者所言：“……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道者，想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转自刘廷玑在园品题）。再联系作者身处的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来看，书中也显然寓托了作者深重的故国之思。当然，从上述创作动机出发，作者在小说中全力描写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军事冲突，而未能更深入地反映“靖难之役”的社会根源和唐赛儿起义的真正社会意义。

小说中，嫦娥转世的唐赛儿和天狼星转世的朱棣是在天界发生冲突之后，再到世间来相互为敌的。小说还让一系列的释、道、魔等仙怪分别参加到唐赛儿和朱棣的阵营中，不少历史人物也被神化，书中的征战杀伐则往往被描写为仙怪们的斗道术、斗法宝之类。全

书因而表现出十分浓厚的神奇怪异色彩。这种神怪色彩加上情节的大量虚构，使得这部小说已离开了通常的讲史小说的路数，而具有了强烈的神魔小说的意味。对此，作者的朋友刘廷玑曾以“言诞而理真，书奇而旨正”评之。作者在“自跋”中则言道：“善善恶恶之公，千载以前，千载以后，无或不同；其于世道人心，亦微有关系存焉者。是则此书之本也。至若杂以仙灵幻化之情，海市楼台之景，乃游戏之余波耳……”

全书结构宏大，情节丰富，语言也明快流畅，不乏描写生动之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映　明）

刘超巧施迷魂法

当夜军师密授计与刘超、姚襄、楚由基：各带领百人，从二更后去到某处，如此如此火速行事。甫至五更，齐来缴令。军师又附耳，各授了密语，挥兵而进。看地下树木时，一根也不见了。辰刻时候，已压敌营而阵。刘超独出阵前，大呼：“你这班妖寇，真是鼠窃狗盗！不害个羞，称做大汉皇帝！前日讲定斗法只斗法，斗勇只斗勇，到得输了，就弄起鬼来。我们虽然失了便宜，却是光明正大的。今日敢来与我斗阵么？”连黛娘不期王师剿来得恁般迅速，又听了这些话头，勃然大怒，率领诸将出阵，见是刘超，没有个敢上前的。刘超笑道：“若不敢来比武艺，我就与你们斗法何如？”连黛喝道：“量你这小厮，有何法术！”刘超道：“我只有个小小的迷魂法：一柄五彩氤氲旗，竖将起来，专会迷女人的魂，追男人的魄。若是敢在旗下走过去时，我将所得的河南三郡六十州县，献纳与你；若不敢走，不算好汉，请即退兵。我们堂堂王师，明白说与你：只赌的大家退兵，决不伤人性命。敢来便来！”刘超即呼军士们，把旗竖在东方说：“贼男女看么？”连黛一时激起烈性，便发忿道：“我的魂儿，恁是鬼神，也迷不动。且得了他三府，再取山东，岂不势如破竹！”即便纵马要走，石龙、尹天峰齐声道：“不可去，知道使的是恁邪术？”小王洪等也谏道：“纵使走过了，他也会赖。”连黛道：“他敢赖，叫他们尽做无头之鬼！”一径飞马前去。将近旗时，略缓

几步，并不见有甚的迷魂利害，把马一夹，在旗左侧冲过，𡑞地一声，连人和马都跌在陷坑内。姚襄与数十个勇士，赶到旗边，挠钩套索，活捉了起来。郧阳阵上，石歪膊、小王洪、王彪三骑来救，楚由基弓弦一响，早中歪膊左臂，翻身落马。王彪等不敢向前，只办得救了歪膊回营，眼睁睁的看着拿了他皇后，解进营门去了。连黛见了军师，立而不跪，大叱道："你把诡计来赚我，是何道理？"军师笑道："兵者诡道，将在谋而不在勇，只须赚得来，就是用兵的妙。我且问你：肯降不肯降？若肯降，仍然送你回国；若不降，一刀两段。"连黛道："你敢杀我么？"公孙大娘霍地闯入营门，叫道："帝师有旨，说拿了连黛，仍须放他，要学孔明先生七擒七纵，服他的心，皈依座下。"军师指着连黛道："你须感激帝师。"教给还原骑，放出营门自去。

——选自《女仙外史》第七十二回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郧阳刘通自立为"大汉皇帝"，遣其"皇后"连黛领兵进攻山东唐赛儿。唐的军师吕律率军迎击郧阳兵马。在一日的交战中，吕的部将刘超连斩郧阳军二员大将，但吕军却被郧阳军中道士尹天峰作法打败。当晚吕军师安排了密计，次日一早便又命刘超出阵讨战。

刘超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他不仅能勇猛杀敌，而且也能机智诱敌。只见他一方面逼问敌方是否"敢"斗法，亦即到那杆"五彩氤氲旗"下走一遭；一方面又许诺：只要敢于走过旗下，便"献纳"河南三郡六十州县。前者激之以气，后者诱之以饵，正是双管齐下。果然，连黛既被刘超"激起烈性"，又经不起那三郡六十州县的诱惑，终于拍马上前，中了刘超的圈套。当然，这条计策能够成功，主要还不是靠刘超的能说会道，而是靠计策本身的巧妙。本来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陷人坑，却偏偏要把它伪装成"迷魂法"。也正因为看上去完全是一场"邪术"，所以才把郧阳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也才使得那位自恃颇有法力而不怕"迷魂"的连黛自动上钩（她丝毫未想到法术之外的其它可能性，她的部下劝阻她时，也都或认为是"邪术"，或认为对方会"赖"）总之，这条计策妙在"虚虚实实"，即本着"兵者诡道"的精神，充分"控制"

对方的注意力，而把手脚做在对方最易忽略的地方，终于“出其不意”，轻而易举地活捉了对方的主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事先告诉读者吕军师昨夜的安排是“掘坑”，在刘超诱敌的过程中也一直不透露这“迷魂法”的底细，结果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也导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让读者也同连黛一样地去揣想：那“五彩氤氲旗”果真能迷人魂魄吗？因而不妨说，连黛被刘超捉弄的过程，也就是读者被作者“捉弄”的过程。不过连黛被捉弄的结果，是遭到“意料之外”的失败；读者被捉弄的结果，则是获得“意料之外”的审美愉快。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笔下，连黛“上当”的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有致、亦即“一波三折”式的。在连黛被刘超激怒、“纵马要走”时，她的部下一齐谏阻，由此构成一个“波折”。在她终于不听劝告、“一径飞马前去”时，在走近旗边的一刹又“略缓几步”，即在最后的关头又显出迟疑和不放心，这又形成了一个“波折”。直到最后“并不见有甚的迷魂利害”，才“把马一夹，在旗左侧冲过……”显然，这一个又一个的跌宕变化，正有一步步拉紧读者“心弦”的功效。设若在刘超一讲完“敢来便来”后，连黛便一打马直冲到五彩旗下，则计策本身虽不失其妙，但小说读来却少去许多滋味了。（映·明）

无戒勇刺姚道衍

到嘉兴府崇德县界上，有个“女儿亭”，相传是西子嫁吴，留宿于此。后好事者，增造了回廊曲榭，添种了碧柳夭桃，遂为往来游观之地。其中多有题咏，皆称赞西施为越灭吴。……道衍博文强记，颇知其事，要去看看这些诗人的题咏，有个知道的否，遂令泊船。其时护送的有典史与把总，并二三十个兵丁衙役，先到“女儿亭”赶逐闲人。见有一个和尚，在亭之东畔，身衬着条蒲席，头枕着个包裹，拳了两腿，鼾鼾的睡着。兵役等喝道：“快走，快走，迟就打了！”竟不答应。有一兵丁在他腿上尽力一脚道：“少师爷爷来了，还不快走！”那衙役又是一脚。和尚睁开眼睛道：“阿弥陀佛，我是天台广

圣寺活佛处来的，路上得了病，走不动，在此睡睡。这是公所，阿弥陀佛，行个方便罢！”那些如狼如虎的谁个睬他，就来拖脚的拖脚，揪脑的揪脑，要把他扛将出去。和尚恐露出本相，便嚷道：“待我自走。”立起身来，提了包裹，卷起蒲席，有一条藤缠的禅杖，杖头上有个小月牙儿。把总喝问：“是什么军器？”和尚道：“老爷嘎，是僧人挑行李的木棍。”说罢，曲着腰儿，哼哼的向外走去，兵丁等在后赶着。出得门时，早见道衍盖着顶黄罗大伞慢慢的步来，已离不上三丈来远。那和尚便从侧边迎去，典史在后扯着他衣领道：“快向后走！”和尚应声道：“是。”捽转身来，典史已放了手。说时迟，做时快，陡然又转身，刚与道衍只离五尺，将手掌的包裹，劈面掼去，踏进一步，身子和禅杖就地滚进，如风掣一般，横扫过去，便是金刚的脚骨也禁不起藤裹熟铜的禅杖。道衍顿时仆地。和尚别过右脚，照着道衍的腰肋，使个反踢之势，毂辘滚下河涯，扑通堕入水内。听得背后脚步响，忙掣转身，见那把总正要举刀来砍，和尚掀起禅杖，向上一隔，飞起右脚，恰中心窝，向后便倒。遂将禅杖着地一扫，也下河去了。再翻身打那些从人时，早已躲得没影儿。倒有十多个兵丁，在那边放箭射来，不防中在左肋，和尚咬牙大怒，一手拔去箭杆，一手舞动禅杖，浑身上下左右，若蛟龙旋绕，箭不能入，纷纷打落。各兵又掣矢时，和尚已到面前，打翻几个，其余发声喊走了。正值城守营的守备，带了十来个骑兵，前来迎接，闻此大变，就指挥各兵飞驰向前。和尚见这一班，也有拿标枪的，也有拿腰刀的，马跑发了。河岸不甚宽阔，恐被他逼下河去，就飞步在桥堍上面。马才到时，大喝一声，飞跃而下，马皆惊跳，又被他禅杖着地，横扫马的四足，守备老官，跌翻在地，遂复一杖了却性命。众兵士就前后截定，和尚指东击西，横冲直撞，无人敢当。只落得打死的打死，逃命的逃命。又见一骑马的官员，前导有些执事，是崇德县的知县。和尚道：“且一发完局了他。”那县尹近前，即下马问道：“杀了姚少师，我们地方官，总是没命的。”和尚一想，虎不吃伏肉。就大声应道：“洒家少陵无戒和尚的便是，奉济南帝师驾下景开府将令，来取姚道衍逆贼首级，今已伏诛。余者原可不问，奈他自来送死！尔今

手无寸铁，杀汝不为好汉。”知县遂即跪下。无戒自忖，箭镞未去，前路不能走脱，岂可辱于贼手？乃翻身一跃入水而死。知县即令人捞起姚少师尸首，仍安置在御船内。一面飞报各上司转奏，一面整备杉木棺椁，暂为殡验，沿途官员护丧前行。

——选自《女仙外史》第八十八回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朱棣的国师姚道衍为了扫灭唐赛儿军，到天台山去请他的师父出山相助，结果不遇而归。在乘船返回的途中姚欲登岸游“女儿亭”，却不料碰上前来行刺的唐赛儿部将无戒和尚。上录这个选段即描写无戒刺杀姚道衍的经过。全段文字一气呵成，但细致看来，也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无戒慢慢接近姚道衍的情形，第二部分接着写无戒刺死道衍并与众军激战的经过，第三部分再写无戒自尽和崇德知县收拾后事的情形。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引而不发，但已逐步造成强烈悬念；第二部分则声色俱厉，势如急风暴雨，为全段高潮；第三部分又由动转静，最后收拢全局。

这个选段在描写笔法上具有细致、准确、干净、有力等特点，很值得品味。如扮作行脚僧人的无戒装病卧在女儿亭畔的情形——先在亭边“鼾鼾的睡着”，兵士吆喝时他不应，兵士踢打时他又直说好话，兵士要“扛”时他又边忙自己爬起来，然后“曲着腰儿，哼哼的向外走去”。这一系列描写既细致地表现了无戒“磨磨蹭蹭”的情形，又让人隐隐感到杀机暗伏、“山雨欲来”。那一群兵役的“如狼如虎”，也正好反衬了无戒的高度沉着与机警。接下来无戒慢慢挨近“猎物”的经过，作者更未草草放过——“那和尚便从侧边迎去，典史在后扯着他的衣领道：‘快向后走！’和尚应声道：‘是。’掉转身来，典史已放了手。说时迟，做时快，陡然又转身……”这一处描写，抓住了无戒从隐蔽转而突然发起攻击时那“兔起鹘落”的一刹那，扣人心弦。紧接而来对打斗场而的描写就更精彩了。此时作者手中之笔，就如同无戒手中的那支禅杖一般，既纵横翻飞、气势逼人，又准确有力、干净漂亮。只见依次描写刺道衍、杀把总、打散兵丁、横扫敌骑等经过，渲染出极紧张的气氛和瞬息万变的情势，又清晰明确，笔笔不乱。正象一组拍摄得极精彩的电影镜头，虽然飞

快地闪过，但鲜明的“画面”却令人过目不忘。对于这段描写，前人曾颇精当地评价道：“作文有文笔，有武笔。……此无戒陡遇少师，纯用武笔，虽一杖横行，而气势遒劲，方略严整，不啻十万雄师在笔端驰骤。”（见小说回后评语）

正当无戒横冲直撞之际，忽然来了一位手无寸铁、且镇定得出奇的知县。这位知县下马后的一句话，便让几乎杀红了眼的无戒立时停下手来。无戒自尽后，他又从容地处理了善后事宜。这位知县虽然着墨无多，连姓名也未告诉读者，但他的出现，却使得刚才还是奔雷走电的战场此时又一下子“冷却”下来，也使得这场壮烈的刺杀事件最后结束在一种极为肃穆、惨淡的气氛之中。（映　明）

《无声戏》

《无声戏》，又名《连声壁》，是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小说家、戏曲理论家李渔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全书十八篇，现存十六篇。

在内容上，《无声戏》有不少描写男女爱情的篇章。如《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通过戏班女旦刘藐姑与落魂第士子谭楚玉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为追求爱情与自主婚姻而向封建礼教、封建势力进行拼死抗击的女性形象，表现了作者在爱情观、婚姻观上的进步倾向。

作品思想倾向的再一个可贵之处，是对封建官场的嘲讽、揭露，而对社会下层人物则往往给予肯定与赞扬。《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中，蒋成要进衙门故事，同行开导他：“要进衙门，先要吃一付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辞掉，然后吃得这碗饭”。在《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道：“如今世上哪有个财主肯替人出银子，贵人肯替人讲公道的。若要出银子，讲公道，除非是贫穷下贱之人里面，或者还有几个”。后来的事实果然应验，乞儿“穷不怕”仗义疏财，倾其所有捐助遭受欺凌的寡妇母女，而满城的官绅财主，竟无一人肯施舍一文。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作者鲜明的褒贬爱憎。

在艺术上，李渔融戏曲的创作手法于小说，使《无声戏》具有

某些戏曲的特点。一是故事情节新鲜奇特，富于变化，读之令人难以释卷，如《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都是在情节设计上的刻意创新求奇之作。二是主线突出，决不滥生枝蔓。它往往以一个中心人物的经历和所做所为作为全篇的中心线索，其他的人和事则紧紧围绕这一线索来展开。三是结构谨严，照应周到。如《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遭风遇盗成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的情节发展，始觉突兀离奇，读毕却感到前后照应周到、自然，体现了李渔细针密线的创作主张。四是语言通俗流畅，生动有趣。《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中写蒋成第一次奉命行杖，"蒋成是个心慈的人，那里下得这双毒手，勉强拿了个竹板，忍着肚肠打下去，就如打在自己身上一般。犯人叫'啊哟'，他自己也叫起'啊哟'来"。象这样机趣横生的文字，《无声戏》中可谓比比皆是。

李渔用戏曲的创作手法写小说，使《无声戏》获得了成就。但同时，小说毕竟不同于戏曲，因而这种创作手法也就难以避免地会给《无声戏》带来某些缺陷，如过于追求情节的新奇独特，有时就难免有逐奇弄巧的痕迹；语言讲求通俗风趣，有时则不免失之轻佻等等。然客观全面地衡量，在清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中，《无声戏》还是当推上乘之作的。（余吕祥）

老星家戏改八字

当了一年差，纸钱不曾留得半个，屈棒倒打了上千。要仍旧租与人当，人见他尝着苦味，不识甜头，反要拿捏他起来。不是要减租钱，就是要贴使费，没奈何只得自己苦挨。那同行里面，也有笑他的，也有劝他的。笑他的道："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篙。衙门里钱这等好趁？要进衙门，先要吃一付洗心肠，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你动不动要行方便，这'方便'二字，是毛坑的别名，别人泻干净，自家受肮脏。你若有做毛坑的度量，只管去行方便，不然这两个字，请收拾起。"蒋成听了，只不回言。那劝他的道："小钱不去，大钱不来。你也拼些资本，买

张粟子出去走走，自然有些兴头。终于捏着空拳等着，有什么好差到你。”蒋成道：“我也知道，只是去钱买的差使，既要偿本，又要求利。拿住犯人，自然狠命的需索了。若是诈得出的还好，万一诈不出的，或者逼出人命，或者告到上司，明中问了军徒，暗中损了阴德，岂不懊悔？”劝者道：“你一发迂了。衙门里人，将本求利，若要十倍二十倍，方才弄出事来。你若肯平心只讨一两倍，就是半送关卖的生意了。犯人还尸祝你不了，有甚么意外的事出来。”

——选自《李笠翁小说十五种》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无声戏》的作者李渔，视小说为无声的戏剧。因而，他十分注重运用人物语言来表现作品内容，刻画人物性格。

《老星家戏改八字》一篇，以刑厅皂隶穷通变化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在上面这段文字中，作者就借几个人物的对话，强调在衙门里混饭吃，必须有撑船手一般的本事，既要捞到钱财，还不会翻船落水。同时，还必须心毒手辣，所以要先洗尽良心，告辞天理。否则，趁早别吃这碗饭。作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官府衙门，竟被丧尽天良的人所把持。在这里，不仅来打官司的人要用金钱铺路，就连衙门里差役，要求得一个好的差使也必须花钱去买，然后再变本加利地从所谓犯人身上去勒索榨取。这样的对话，无疑是对官府衙门黑暗内幕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

通过这些对话，作品还把说话人的性格也逐一表现出来。讥笑蒋成和劝说蒋成的，显然都是衙门里有些阅历和见识的人。然而，一个出语尖刻，透出刁钻奸诈；一个连劝带说，几近苦口婆心，显得老成练达而又平和。作品虽然没有对两个说话人做只字片语的介绍，两人各自不同的性格却分明地显现出来。至于心慈手软的蒋成，受了别人的奚落讥讽“只不回言”，别人劝他去花钱买票，以便将本求利，他又害怕逼出人命，或被人告发，“明中问了军徒，暗中损了阴德”。无怪乎连劝说他的人也要嗔怪他的“迂”了。蒋成短短的几句说话，就让人一下认识了他憨实敦厚得近于迂阔的性格。

同时，由于李渔强调小说的语言应“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因而他的作品中的语言通俗浅显、诙谐生动。如上面那段

对话，把贪脏枉法的贪官污吏比作撑船老手，把天良的泯灭形象地称作吃洗心汤，烧告天纸，把与人方便比喻作毛坑。这些语言既是充分口语化的，它生动形象，机趣横溢，让人一见而易懂易记；同时又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把对封建衙门的讥讽、批判与深恶痛绝之情都蕴含于中了。（余昌祥）

刘藐姑曲终死节

至于藐姑自己的戏，真是处处摹神，出出尽致。前面几出虽好，还不觉得十分动情，直做到遣嫁以后，触着他心上的苦楚，方才渐入佳境，就不觉把精神命脉都透露出来。真是一字一金，一字一泪，做到那伤心的去处，不但自己的眼泪有如泉涌，连那看戏的一、二千人，没有一个不痛哭流涕。再做到抱石投江一出，分外觉得奇惨。不但看戏之人堕泪，连天地日月，都替他伤感起来。忽然红日收藏，阴云密布，竟象要混沌的一般。往常这出戏，不过是钱玉莲自诉其苦，不曾怨怅别人。偏是他的做法不同，竟在那将要投江，未曾抱石的时节，添出一段新文字来。夹在说白之中，指名道姓；咒骂着孙汝权。恰好那位富翁，坐在台前看戏，藐姑的身子，正对着他。骂一句"欺心的贼子"，把手指他一指，咒一句"遭刑的强盗"，把眼相他一相。那富翁明晓得是教训自己，当不得他良心发动，也会公道起来，不但不怒，还点头称赞说，他骂得有理。藐姑骂了一顿，方才抱了石块走去投江。别人投江，是往戏场后面一跳，跳入戏房之中，名为赴水，其实是就陆。他这投江之法，也与别人不同，又做出一段新文字来。比咒骂孙汝权的文法，更加奇特。那座神庙，原是对着大溪的戏台，就搭在庙之外。后半截还在岸上，前半截竟在水里。藐姑抱了石块，也不向左，也不向右，正正的对着台前，唱完了曲子，就狠命一跳，恰好跳在水中。果然合着前言，做出一本真戏。把那满场的人，几乎吓死。就一齐呐喊起来，教人捞救。谁想一个不曾救得起，又有一个跳下去，与他凑对成双。这是甚么原故？只因藐姑临跳的时节，忽然掉转头来，对着戏房里面道："我那王十朋的夫啊！你妻子被人凌逼不过，要投水死了，你难道好独自

一个活在世上不成?”谭楚玉坐在戏箱上面，听见这一句，就慌忙走上台来。看见藐姑下水，唯恐追之不及，就如飞似箭的跳下去，要寻着藐姑，与他相抱而死，究竟不知寻得着寻不着。

——《李笠翁小说十五种》(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无声戏》中的这篇作品，通过刘藐姑与谭楚玉二人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为追求真挚爱情与自由婚姻而勇敢决绝地向封建礼教、社会邪恶势力进行拼死抗击的女性形象。

作品在情节、结构、语言等方面，都体现了李渔“脱窠臼”、“立主脑”、“重机趣”等创作主张。它的故事情节新鲜奇特，以刘、谭二人独特的恋爱、抗婚、殉情方式，在习见的描写男女相爱的题材中另辟蹊径，不蹈前辙。在结构上，作品始终以刘藐姑的活动作为中心线索，其他的人和事都紧紧围绕这一线索来层层展开，绝不滥生枝蔓。同时，在情节的安排上前后照应，周到自然，显出了作者细针密线的功夫。语言通俗浅显，生动流畅，富于机趣，令人读之不忍释卷。(余昌祥)

《十二楼》

《十二楼》是李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中目前见存唯一完整无缺的一部。

李渔一生游荡江湖，使他既与社会下层人物有着广泛的接触，同时又有较多的机会出入于仕宦之门。一个身无恒产的人，为了养家糊口，有时虽也不免降志辱身以迎合时势，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十二楼》具有了明显的进步思想倾向。《萃雅楼》中贪鄙好色的严世蕃、沙太监，《三与楼》中生性悭吝的唐玉川父子，《鹤归楼》中拈酸吃醋的宋徽宗，这些描写，反映了作者对统治阶层人物的讽刺与批判。而《生我楼》中尹小楼一家的乱离之苦，《奉先楼》中舒秀才夫妻的不幸遭遇，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十二楼》中还有不少篇章，肯定、颂扬了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与自由婚姻的勇敢追求。《合影楼》中的管玉娟与屠珍生，不顾管父

的严格管禁与防范，大胆相爱，暗地相许，后来几经曲折终成伉俪。《夏宜楼》中娴娴的父亲一心要给她选一个当官的女婿，娴娴却因爱慕才学而钟情于白衣寒士瞿佶。后来二人多方设计，终于成为眷属。这些描写，在缺少婚姻自由而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支配青年男女命运的封建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李渔的创作讲究"脱窠臼"，因而他的小说通常具有构思新颖、情节奇异的特点。《合影楼》中玉娟与珍生相识、相恋的方式，于这类习见的题材之中透出新鲜的气息。而《闻过楼》中的顾呆叟，为躲避尘世喧嚣移居乡下后，祸患迭起，一件烈似一件，最后才知都是他的好友们设下的圈套。这样的构思，的确让人感到新奇。

《十二楼》在结构上主线突出，针线细密。《鹤归楼》描写段玉初、郁子昌两对夫妻的生离死别，虽然情节的发展交叉错落，但叙述中却主次分明，繁而不乱。《生我楼》中尹小楼以外出卖身的方式寻找中意的继承人，结果买他为父的姚继却正是他十几年前被人拐走的儿子。此时重温作品的开头，才知作者早在不显不露中设下了伏线，显示了作者细针密线的功夫。

当然，《十二楼》在内容、艺术上也有它难以避免的缺陷，如《十卺楼》把近乎无聊的轶闻趣事演绎成章，《夏宜楼》等过分逐奇弄巧等等，这些需要我们在阅读中加以鉴别。（余昌祥）

合　影　楼

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危墙，不能勾见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缠扰，起得稍迟，舆梳起来，已是巳牌时候。走到水阁上面，不见珍生的影子，只说他等我不来，又到别处去了。谁想回头一看，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立在他玉体之后，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他。——这是甚么原故？只为珍生蓄了偷看之念，乘他未至，预先赴水过来，藏在隐僻之处，等他一到，就钻出来下手。

玉娟是个胆小的人，要说句私情话儿，尚且怕人听见；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没有人捉奸之理？就大叫一声

"阿呀"，如飞避了进去。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看官，要晓得这番举动，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闺门谨饬的效验；不然，就有真脏实犯的事做将出来，这段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珍生见他喊避，也吃了一惊，翻身跳入水中，踉跄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来出于仓皇，二来迫于畏惧，原不是有心拒绝他。过了几时，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诗笺，藏在花瓣之内，又取一张荷叶，做了邮筒，使他入水不濡；张见珍生的影子，就丢下水去，道："那边的人儿好生接了花瓣！"珍生听见，惊喜欲狂，连忙走下楼去，拾起来一看，却是一首七言绝句。……珍生见了，喜出望外，也和他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过去，……

从此以后，终日在影中问答，形外追随，没有一日不做几首情诗。做诗的题目总不离一个"影"字。

——选自《十二楼》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十二楼》中的《合影楼》，通过珍生、玉娟相爱相思，后来虽几经曲折，但终于结为伉俪的故事，形象地告诉人们，青年男女之间爱情的产生、发展是合乎情理、自然而然的，是任何力量也禁锢不住、阻隔不断的。

在古来最为常见的爱情题材中，《合影楼》以其新颖的构思，打破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珍生、玉娟通过池水中的人影相识进而相恋，这种爱情的产生已觉新鲜。此后二人终日隔着危墙、对着影子窃窃私语，借着水流与荷叶、花瓣递诗传情，这样的谈情说爱方式就更显独特。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品十分注重人物个性的刻画。珍生和玉娟都生长于缙绅之家，因而具有共同的文人气质。然而，珍生的父辈是个风流才子，耳濡目染，所以珍生对爱情的表达热烈、狂放；玉娟自幼生活在家法森严、闺门谨饬的家庭环境里，因而虽然内心里相恋很深，但其表现却十分谨慎、克制。她对珍生的搂抱因畏惧惊叫、逃避，过后又懊悔并主动向珍生递诗传情；珍生见玉娟喊避而吓得踉跄逃去，听见玉娟的呼唤便又惊喜欲狂。透过这些描写，读者不仅看到了人物的行为举止，同时也能看到人物的微妙变化，从

而更进一步突出了人物心理的个性性格。（余昌祥）

生　我　楼

"卖人场上，不许闲杂人等往来窥视。如有不买空回者，即以打探虚实论，立行枭斩，决不姑贷！特谕。"[1]

姚继见了，不得不害怕起来。知道只有错来，并无错去，身边这几两银子定是要出脱的了："就去撞一撞造化，或者姻缘凑巧，恰好买着心上的人也未见得；就使不能相遇，另买着一位女子，只要生得齐整，象一个财主婆，就把他充了曹氏带回家中，谁人知道来历。"算计定了，走到那叉口堆中，随手指定一只，说："这个女子是我要买的。"那些乱兵拿来称准数目，喝定价钱，就架起天平来兑银子。还喜得斤两不多，价钱也容易出手。姚继兑足之后，等不得抬到舟中，就在卖主面前要见个明白。及至解开袋结，还不曾张口，就有一阵雪白的光彩透出在叉口之外。姚继思量道："面白如此，则其少艾可知，这几两银子被我用着了。"连忙揭开叉口，把那妇人仔细一看，就不觉高兴大扫，连声叫起屈来。原来那雪白的光彩不是面容，倒是头发！此女霜鬓皤然，面上毅纹森起，是个五十向外六十向内的老妇。乱兵见他叫屈，就高声呵叱起来，说："你自家时运不济，拣着老的，就叫屈也无用，还不领了快走！"说过这一句，又拔出刀来，赶他上路。

——选自《十二楼》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十二楼》中的《生我楼》，通过姚继一家的悲欢离合，反映了乱离之世普通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其中关于卖人场的一段描写，就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

李渔的小说通常具有语言通俗流畅、生动有趣的特点。就在《生我楼》这类作品中描写离乱之苦的悲惨故事时，他那机趣横生的语言，也往往让人禁不住发笑。然而，这笑却满含苦涩，而且回味深长。连满头银发的老妇，都不能幸免于被打在包捆中出卖的厄运，这世道的动乱，便通过颇富幽默感的讲述而给读者留下了更为强烈的印象。

作品还十分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揭示。姚继抱着“撞一撞造化”的想法去卖人场，刚解开袋口看见白色光彩时喜不自禁，到看清是银发老妇时又不禁连声叫屈。不长的一段文字，把姚继在卖人场的活动叙述得绘声绘色。同时，他的侥幸心理以及由欣喜到颓丧的急剧心理变化，也被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余昌祥）

《人中画》

话本小说集《人中画》，清无名氏撰。内含五个短篇，每篇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路工的《明清平话选》根据清初啸花轩刻本，收入了除《狭路逢》以外的四篇，这就是我们目前通常能够见到的《人中画》读本了。

第一篇《风流配》，写赋性聪颖的成都府秀才司马玄，借会试之期寻找才貌双全的燕赵佳人的故事。他先爱慕宰相华岳的掌上明珠、才女华峰莲，后来从一个卖花老头的手中看见尹聆烟的诗扇，知道这个山野村姑是女中奇才，便又不顾一切地前往追求，并由此引出一连串的喜剧情节。作品借此表现了一种不以金钱、门第而以才学作为择偶标准的思想倾向。

第二篇《自作孽》，以忠厚诚朴的黄舆在科举道路上历尽坎坷，而“贪酷异常”的汪费却每每春风得意、仕途幸进，揭露了封建吏治的腐败。作品在揭示汪费得以横行的原因时，敢于对皇帝直言讽喻，表现了作者的勇气与胆识。

第三篇《终有报》，描写唐辰与庄小姐、元晏与花小姐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纠葛，以花花公子元晏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庄小姐，而花小姐又一心想与唐辰偷情，最后双双落得“受人无穷指唾”的结局，告诫人们不要滥生淫念，“劝君莫采路旁花”。

第四篇《寒彻骨》，描写官宦之子商春荫因父亲遭奸臣诬陷、全家被抄斩而只身逃出。被商尚书收养后，他励志炼性，发愤攻书，后来金榜高中，洗雪了沉冤，并与识他于困穷之时的孟小姐结成美满姻缘。反映了作者对商春荫这个理想人物的欣赏与推崇。

这部作品情节曲折生动。《风流配》中的华小姐假扮新女婿与尹

聍烟比较才学的喜剧片断，《自作孽》中黄舆与汪费在宦海中的沉浮变迁，《终有报》中元公子为占有庄小姐而生出的一连串风波，《寒彻骨》中孟小姐假称失明所造成的情感波澜，这些情节的发展丰富有趣而又富于变化，颇有引人入胜之妙。

作品还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风流配》中华峰莲与尹聍烟相互媲美；《自作孽》中汪费的贪酷反衬黄舆的诚朴；《终有报》中庄小姐的庄重映衬花小姐的轻佻；《寒彻骨》中曹先生的世故更显出商春荫的清高。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人物形象之间的反差，从而把每个人的性格更为鲜明地显现了出来。（余昌祥）

寒 彻 骨

忽登楼下看，只见隔墙一间小轩子中一个少年，手持一本书，倚着一棵松树，在那里看书。孟学士与曹先生在楼，笑语多时，那少年只是沉思看书，并不抬头一顾。孟学士看在眼里，到有几分欢喜。因暗暗指问曹先生道："此少年为谁？"曹先生道："此商老先生螟蛉之子，狂士也！不足与语，老年翁不必问他。"孟学士道："此子吾正赏其沉静，年兄为何反曰狂士，不大相刺谬乎？"曹先生道："远观则静，近看则狂矣！"孟学士道："我不信如此！年兄同我去当面一决。"遂要同曹先生下楼一看。曹先生忙止住道："既要见他，不须自去，我着人唤他来就是了。"因吩咐一个家人道："你去对三相公说，孟老爷在此请他来拜见。"家人领命，转到轩子树下，对商春荫说道："孟老爷在楼上，曹相公叫请去会一会。"商春荫低着头看书，就象不曾听见的一般，竟不答应。家人立了一歇，只得又说一遍。商春荫方回说道："我有事没工夫，你去回了吧！"家人道："孟老爷在楼上看见的，怎好回？"商春荫发怒道："叫你回，就该去回了！什么不好回？只管在此搅扰，乱人读书之兴。"家人道："孟老爷官尊，又是老爷的好朋友，三相公不去见，恐怕惹他见怪。"商春荫听了，一发大怒道："他官尊，关我甚事？我看书要紧，谁奈烦去见他。"一面说一面就走进轩子去了。

——《明清平话小说选·第一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商春荫本是显宦人家的贵公子，因父亲被诬陷，全家被抄斩而只身脱逃。被商尚书收养后，他矢志于科场奋进，以图有朝一日伸冤报仇。这种处境与追求，形成了他某些独具的性格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他守正不阿、不同流于市俗的孤傲品格。前面这一段，就较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这一特征。

孟学士前来择婿，其他的公子趋奉犹恐不及，而商春荫却全然不为所动，兀自在小轩中倚树看书。孟学士要下楼与他一见，曹先生连忙阻止，并吩咐一个家人去唤商春荫上楼来拜见。在老于世故的曹先生看来，受孟学士如此抬举，商春荫作为一个被收养的读书人，岂有不来之理。然而，当家人去唤他时，却被商春荫不加思索地回绝了。家人唯恐他不知孟学士的来历而特意提醒他："孟老爷官尊"，不去"恐怕惹他见怪"。谁知商春荫听后，非但没有半点趋奉巴结的意思，还"一发大怒道：'他官尊，关我甚事？'"扔下两句硬梆梆的话，转身走了。作者运用一连串的细节和简短的人物语言，把商春荫那孤傲清高、狷狂耿介的品格，活生生地刻画了出来。（余昌祥）

《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题"西周生辑著"。全书约一百万字，共一百回，是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主要是写以佛教因果报应观而结构成的两世姻缘的冤仇相报的故事，历史背景是从明代英宗正统年间到宪宗成化以后。头二十二回为前世姻缘，写武城县官僚地主之子晁源射死一只仙狐，又娶娼妓珍哥为妾，纵妾虐妻，以致嫡妻计氏被迫自杀。二十三回以后为今世姻缘，地点移至绣江县明水镇，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珍哥托生为妾婢珍珠。珍珠终为寄姐逼死，狄希陈则倍受素姐、寄姐的虐待。后经高僧点明因果，狄希陈诵一万遍《金刚经》，方才能除宿孽。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一方面说明了封建婚姻制度，特别是一夫多妻制的罪恶，这是产生这种"家反宅乱"的"恶姻缘"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封建社会趋向解体时"纲常不振"的

人伦关系，妾虐妻，妻虐夫，说明封建礼教已开始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但是，作者在儒家的思想中找不到解释和解决这些现象的手段，便陷人到佛教的因果迷伦的观点中去，认为是“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演为因果报应。因此，作品蒙上了浓重的宿命论色彩。这是作者的时代、阶级局限使然。除家庭生活外，小说还接触到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权阉官吏到士绅倡优，从市民百姓到僧尼道婆，各阶层人物的各类生活，都有所反映。某些章节、对宦官弄权，官场黑暗，科举丑闻，有所暴露。例如，晁思孝通过行贿，走阉臣门路，得到北通州知州的肥缺，到任后便大肆贪脏枉法，其子也凭借他的财势为非作歹。

小说还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书中描述的情形，金钱的作用逐渐上升，金钱至上的观念，已经无情地撕裂封建家族的伦理和感情，并且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关系之中。在社会生活中，只要有银子，什么事都能办到。对此，作者站在士大夫的主场，痛心疾首。

全书以山东方言写成，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流利酣畅，人物口吻毕肖，并诙谐幽默，不乏喜剧性场面。例如，第三十三回《劣书生厕上修桩，程等究稜中遗便》，描写学生狄希陈捉弄先生，实在令人捧腹。

全书结构，与《金瓶梅》相仿，属于网状结构。前后以晁家和狄家两个封建大家庭为轴心，环形发展，联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由两个家庭的人物关联社会各界，并围绕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妻妾、公媳等相互关系，多层次地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大量描绘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群像。并以这些人物的活动，构成一幅幅包罗万象的真实的后期封建社会的风情画。因而岭学道人在《凡例》中宣称：“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证，惟欲针线相联，天衣无缝，不能尽芟傅会。”

仅管《凡例》中言：“本传凡语涉闺门，事关床第，略为点缀而止。不以淫哇细语，博人传笑，揭他人帷箔之惭。”但书中仍有猥亵的描写。当然，比同是家庭题材的《金瓶梅》，干净多了。

（杨凡周　阿　铛）

素姐撒泼

看看的狄员外病势一日重似一日。相大舅道："外甥又等他不到，姐夫的病又日渐加增，旧时只有外甥一人，不拘怎样罢了；如今又添了这个小外甥儿，这家事就该分令的了。如今不趁你有口气儿做了这事，万一外甥赶不到，你一口气上不来，这事后来不妥。"

谁知相大舅屋里说话，素姐逼在窗外句句听得甚真，就在窗外发作道："我一生专恼的是这扯臭淡！俺姓狄，你姓相，怎么俺的家事用着老相来管！脱不了只俺一个儿，那里还有三窝两块！甚么是有了小外甥儿，这家事就该分令！你知道这点杂种是张三李四赵六钱七的，就认做你的外甥！他们做孩子，料你替他们垫腰来，你知道这们真！家事产业都是我的，谁敢分我一点儿！"相大舅问道："外头发话的是谁呢？"素姐道："是我呀！"相大舅道："是外甥媳妇子么？怎么这们撒野！你公公说受了你的气得病不起，我还不信。你原来这们放肆！你说孩子不是你公公的，你就指出来说是谁的！"素姐道："俺这们年小的人，还不会生个孩子，没见死不残的老头子会生孩子哩！"相大舅道："通不是人，合他说甚么话！"素姐道："是话也罢，不是话也罢，你只公同着写个文书给我。家事房产都是我的，不相干的人一缕钱也分不出我的去！调羹叫他挟拉着杂种嫁人家，我不留他在家丢丑败坏的！我看这意思也成不了的，把各门合柜上的钥匙拿来给我！"呼呼的自己跑进狄员外房里，端皮箱，抬大柜，探着身子往床里边寻钥匙。

调羹气的在暗房里怪哭，哭得孩子又没了奶。狄员外在床上气的象牛一般怪喘。相大妗子解劝调羹，相大舅解劝狄员外，恨不得把狄希陈一把手扯到跟前。

街上一个打路庄板的瞎子走过，相大舅叫他进来，与狄希陈起课，说是"连喜"，时下就到。相大舅打发了瞎子的课钱。

河道军门差官与相干廷挂扁竖旗，相大舅与相大妗子又要回自家照管，又不敢放心去了，恐怕素姐毒害调羹母子。

正在作难，恰好狄希陈从京来到，父子相逢，狄员外倒也喜了一喜。相大舅把狄员外合调羹母子俱交付了狄希陈，俱回自己家去。

素姐骂狄希陈道："只说你在京里作了孽，着立枷枷杀了！你不来家，不着我破死拉活把拦着这点子家事，邪神野鬼都要分一股子哩！你知道你又得个兄弟了？一年罗一个，十年不愁就是十个！你来了好，我只在你手里情囫囵家事，有人分我一点，只合你算帐！你那前生今世的娘合你那小老子，也只有你身上替我打发的离门离户！你要留着他，你就合他过，把我休了家去！"狄希陈道："你悄悄的罢，紧仔爹不得命哩！看爹听见生气。"素姐道："我怕他生气，我就不话了！我正待叫他生气哩！依着我的主意，那咎只不叫他留下这祸根不好来？百当叫他捅下这羔子，恨不杀人么！"狄希陈道："你说的是，咱慢慢商议。我依着你就是了，你也依我件儿。爹这们病重，你且是百的别要做声，有你说话的时候哩！"

狄员外床上声唤，狄希陈忙进房中。狄员外似待合狄希陈说话之意，又怕素姐偷听，将手往外指。狄希陈往外张，看素姐正在窗户台上伏着听哩。狄希陈扭了扭嘴，狄员外就缩住口没言语。

狄员外虽因狄希陈已回，病觉略有转头，毕竟有了年纪的人，不禁磕打，几场气，病势入了腠理，不过挨日子而已。狄希陈通在狄员外房中宿卧，调羹也满月出了暗房，只是素姐时刻防闲，狄员外有话也不能分付。白日相大舅在房，素姐不肯离窗外一步；晚间相大舅回家，素姐就在外间睡觉。

一日，素姐茅厕解手，狄员外把小玉兰支调开去，说道："调羹母子，你看我务要保全。西房稻子囤底下，马棚后头石槽底下，有你过活的东西。"

这几句话刚只说了，素姐解手回来，见狄希陈两只眼擦得红红的，叫小玉兰又没在眼前，又见调羹也在狄员外房内抹眼。素姐把狄希陈叫到外间，再三审问："你们背后算计甚么？好话不避人，为甚么支出小玉兰去了，你都擦眼抹泪的？你招承就罢了，不招承，我合你成不的！"

狄希陈把脚在地上跺了两跺，叫唤了两声，说道："天爷，天爷！

一个老子病的待死，连话也管着不叫说一声，要这命做甚么！你倒与我个早快性罢！”素姐道：“你看！我倒没怎么的，他反跳搭起来了！”一手将狄希陈采翻在地，拾起一个小板凳来，没头没脸的就打。亏不尽相大舅一脚跨进门来，连说：“了不的！通是反了！”他还打了好几下子。

素姐外边嚷闹，狄员外房中叫唤了几声。可怜做了一世好人，叫这恶妇送了老命，呜呼哀哉！狄希陈方狠命的挣脱了，跑到房中，合调羹与狄员外妆裹，又叫相大舅把小孩子抱到家去，寻奶子喂养，防备素姐阴害。

素姐且不披头变服，慌獐獐抬箱倒柜，翻银子，寻铜钱，又走到调羹房里抄没他的衣物，又要摔死他的孩儿。幸得调羹所有的东西，所生的孩子，都得空子运到相大舅家内收藏，给了个“乌鸦闪蛋”。相大舅主持叫也不必闭丧，排十三日同老狄婆子一同出殡。狄员外的遗命也是如此。建斋超度，开坟出丧，诸凡都也整齐，不必细说。

——选自《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六回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这个片断，通过薛素姐的撒泼，反映出封建家庭的财产纠纷。素姐因继母调羹生了一个儿子，害怕这孩子长大了分家产，就故意在窗外放炮仗，打狗拿鸡，试图惊死那孩子，并说孩子不是公公的骨血。狄员外因此受气，得病卧床。狄员外一面打发人去京城给儿子狄希陈送信，要儿子速归，一面请相大舅来保护自己，又请相大妗子保护调羹。而素姐在窗外偷听到相大舅给公公出主意，发作起来，一派胡言。大家拿横不讲理的素姐没有办法，都望眼欲穿地盼望狄希陈回来，以至相大舅去请瞎子占卜。文中写狄希陈闻讯星夜赶回，与素姐的一段对话，有声有色。素姐平时在家虐待丈夫，辱骂公公，刁横凶狠惯了，因而出言尖刻恶毒，肆无忌惮，盛气凌人，步步紧逼，一副泼妇相。狄希陈对妻子一向无可奈何，十分惧怕。他一方面要应付妻子的无理取闹，另一方面，又要不让父亲听见伤心，因此，忍辱负重，出语低声下气。这里的对话，生动活泼，口吻毕肖，以简洁的笔墨，把素姐和狄希陈的性情描摹出来。

接下来，作者以白描的手法，进一步刻画了人物性格。病中的狄员外，自知离死不远，很想在临死之前，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儿子，但又怕被儿媳偷听，所以顾虑重重，“将手往外指”，示意儿子观察有无偷听。狄希陈明白父亲有要事相告，怕素姐知道之意，忙往外张望。果然不出父亲所料，“素姐正在窗户台上伏着听哩，”狄希陈立即“扭了扭嘴”，向父亲示意，“狄员外就缩住口没言语。”这一小节，作者没有写一句对话，也没有直接描述人物更多的心理活动，只是勾勒了狄氏父子和素姐几个简单的动作，便透露出三人在此时此刻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并烘托出十分紧张的气氛。

以后，叙述事件的发展。素姐一心想独吞家产，但又不知狄家底细，因而千方百计要探听狄员外的遗言。白天，她“不肯离窗外一步”，晚上，“就在外间睡觉。”然而，狄员外终于寻到“素姐茅厕解手”的空隙，给儿子说了遗言。素姐猜着，撒泼嚷闹乱打，气死了狄员外。

这段表现封建家庭的财产纠纷，活灵活现。表现狄希陈父子和相大舅的性格，分寸感掌握得不错。特别是素姐的蛮横，暴露无遗。（杨凡周　阿　锴）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清代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著者蒲松龄。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人。蒲出身“世代书香”之家，早年热中功名。但自十九岁中秀才后屡试不第，一生都在农村中过着清苦的生活。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潦倒使他满怀“孤愤”，并寄情笔墨，《聊斋志异》为其代表作。他从年轻时起即开始此书创作，直到暮年还在不断修改，故此书为其一生心血的结晶。

全书共含近五百个短篇（通行本为四百三十一篇）。这些短篇少则数百字，多则数千字，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少部分篇目甚简短，属随笔杂录性质，大部分作品则都有完整的故事。故事的来源较广，包括民间传说，前代逸事，以及作者的见闻或虚构。作者在创作上较

多受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影响，书中故事大部分描写狐仙灵鬼、木魅花妖等。部分篇末还缀有“异史氏”（即作者）评语。

在思想内容方面，《聊斋志异》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了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作品中刻划了一系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恶形象，表现了下层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同时，小说也表现了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坚决斗争。如《席方平》一篇，通过写地府统治者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情形，和席方平魂入地府、为父雪冤的经过，充分表现了封建阶级的罪恶和下层人民的斗争精神。

部分作品对封建科举制作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尤其是描写了一批不学无术、营私舞弊的试官形象。如《于去恶》中写道：“数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连瞎子师旷和爱钱成癖的和峤也混在试官中。不少作品反映了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得上进，庸才们却能飞黄腾达的不合理现象。部分作品还深刻反映了科举制对读书人灵魂的摧残和毒害。

表现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多，描写也尤为精彩。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给广大青年男女造成的不幸和痛苦，也充分表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热切向往。如《连城》把父母包办婚姻的悲惨后果与青年们按自己意愿成婚后的幸福生活加以对照，从而暴露了前者的不合理，表现了以“知己之爱”为基础的婚姻生活的美好。又如《香玉》写黄生与牡丹花妖香玉真诚相爱，以至在香玉枯死后又使之复活的故事，表现了“情之至者，鬼神可通”的思想，高度肯定了纯洁爱情所具有的力量。部分作品还描写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势力的拼死抗争，歌颂了青年们的勇敢斗争精神。

在艺术性方面，《聊斋志异》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小说以“谈鬼说狐”为主，着力描写荒幻离奇的幽冥世界，由此表现出浓厚的浪漫色彩。另一方面，幽冥世界其实又是现实世界的折光，并且也总是与现实世界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灵鬼妖魅们总是以人的面目出现，并常常与世间凡人杂然相处，彼此构成种种纠葛。在真、幻两个世界的交织与对衬中，现实世界的本质得到了更

生动、更深刻的揭示，同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难以实现的理想——如美满爱情的实现，正义的伸张等——也得到了更充分、更自由的表达。而且，故事是在花妖狐魅等与凡人之间展开，因而作品情节常显得丰富曲折，变化不测。故事情境的虚实真幻变化，也使作品的总体色彩显得神奇瑰丽，独具一格。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十分善于刻划人物性格和描摹人物心理。其中尤以花妖狐魅一类形象的塑造最为成功。作者善于把丰富的人性人情与异类原型的某些特征巧妙地揉和起来，从而塑造出既有血有肉、又在某些方面"异乎常人"的艺术形象来。如出现在婚姻爱情故事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婴宁、青凤、小翠、红玉、绿衣女等等，她们既情感丰富、很有人情味，同时又表现出某些颇极端的品质，如极狡黠、极娇媚、极开朗、极天真、极怯弱等。她们是《聊斋志异》中最富个性、也最具风情的女性形象，在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女性形象中也是独具一格的。

小说在语言方面也很有特色。作者对文言的运用得心应手，同时又能把大量的口语和俚语融汇于其中，从而形成一种既古雅工丽、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小说叙述情节简洁明快，描写事物绘声绘色，刻划人物维妙维肖。人物语言雅俗结合，活泼有趣，能充分体现人物性格。

进步的思想内容、高超的创作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得《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峰。文言短篇在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小说之后一直处于衰微状态。但至清初出现《聊斋志异》，文言短篇又大放异彩。它一问世，即受到广泛欢迎，而且"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鲁迅语）。在它的带动下，又涌现出《阅微草堂笔记》和《子不语》等一批文言短篇小说。当然，《聊斋志异》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也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如宣扬因果报应等消极观念，对科举制抱有某些幻想，以及在语言上有时过于古奥难读等。不过，这些缺点掩盖不住它那作为文言短篇之冠的艺术光芒。（佘昌祥　映　明）

婴宁憨笑

媪劝餐已，婢来敛具。媪曰："唤宁姑来。"婢应去。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景象何堪！"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妹子年几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复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如婴儿。"生曰："小于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属马者耶？"生首应之。又问："甥妇阿谁？"答云："无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媪亦起，唤婢襆被，为生安置。曰："阿甥来不易，宜留三五日，迟迟送汝归。如嫌幽闷，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有书可读。"次日，至舍后，果有园半亩，细草铺毡，杨花糁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益？"曰："以示相爱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为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语未已，婢潜至。生惶恐遁去。少时，会母所。母问："何往？"女答以园中共话。媪曰："饭熟已久，有何长言，周遮乃尔？"女曰："大哥欲我共

寝。”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生急以他词掩之，因小语责女。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生恨其痴，无术可以悟之。

——选自《聊斋志异·婴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这是《聊斋志异》中《婴宁》一篇的一个片断。秀才王子服在上元节郊游时遇见一位漂亮女郎，并拾得女郎扔下的一枝梅花。归家后，思之成病；后听说该女为其姨妹，又所住不远，王便一人前往寻访。在三十里外的一座小村中，王果然寻着该女之家。家中一位老媪邀王入室，一问，原来是王的姨母，那位女郎则是王的姨父之妾所生。姨母让王吃过饭，便唤女儿婴宁出来相见。

婴宁的生母为狐，王的姨母也早已作古，故出现在王面前的，一为狐女，一为鬼母，只是王不知道。在作者的笔下，姨母和蔼可亲，又耳背、爱絮叨，与生人无异；婴宁则显出了一种极特异的性格。她从生母处得来独特禀赋，又自幼与鬼母一道生活在“山野小村”的特殊环境中，因而养成了一种“嬉不知愁”、极活泼而无拘束的性格。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目不邪视”、“笑不露齿”之类封建闺训的影响，更没有忸怩、做作之类市井俗态，正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她的开朗性格的最突出表现便是她的“善笑”。在上录一段情节中，她前两次见王时，每一次都是笑得不亦乐乎。王总是未见其人，便先闻其笑，而且她一笑起来，就似乎无法休止。当然，由于笑得太多，因而看起来她也笑得甚“憨”。

在第二次见王时，她后来也不笑了。不过在这时，她更显得憨态可掬。王收藏她所遗之花以示“相爱不忘”，她却认为这是“大细事”（即很小的事），说不妨折一大捆花送王。王说“爱拈花之人”，她又理解为亲戚之爱（葭莩和瓜葛都喻亲戚）。最后王说出“夜共枕席”，她竟答曰：“不惯与生人睡”。而且后来还把王的这话转述给老母，弄得王一时大窘。不过，婴宁并非真的“全无心肝”。后来她到王家后，有人想诱奸她，便遭到她既巧又狠的惩治。关于上录一段中她最后对王讲的那几句痴话，清人但明伦曾作如下剖析：“顾其言

曰：此语应说耶？是明明谓汝不应向我说也。曰："岂得背老母，是明明谓必待父母之命也。其谓寝处亦寻常事，何讳之，若曰：是子自谓共枕席为常事者，而顾谓我讳之乎？"如此理解，则婴宁骨子里又是十分狡黠的了！当然，是否如此，作者不明说。也正因为作者未明说，读者反而觉得微妙——"若有知，若无知，似有情，似无情，语语离奇，笔笔变幻，因痴成巧，文亦如之"（但明伦）

总之，婴宁的性格甚为独特。她"善笑"，常常笑得十分天真烂漫，极具感染力。她又甚"憨"，不仅笑时显得憨，在谈情说爱时更显得憨。再进一步看，笑与憨还不是其人性格的全部，到了某种时候她也不笑，到了某种时候她更不憨。而在这笑与不笑之间、憨与不憨之间，她的性格终于塑造得极有个性、极有深度。

小说对婴宁笑态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道。作者善于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笔法，写出人物在不同情势下的不同笑态，因而写得极生动，又极有变化。下面再录出小说中另一处对婴宁笑态的描写，可以与前录文字作比较。这时婴宁已随王子服来到王家——王的表兄吴生有一次到王家来，"但闻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王）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吴请面之。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婴宁的笑真是太与众不同、也太可爱了！（佘昌祥　映　明）

促织得失

成（名）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覆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

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覘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复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趁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衿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翼日，进宰。宰见其小，怒呵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岁，田百顷，楼阁成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选自《聊斋志异选·促织》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以上所录为《聊斋志异》中《促织》一篇的一个片断。《促织》描写明宣宗喜欢"促织之戏"（斗蟋蟀），每年向民间征收好勇斗狠的促织，为此华阴县宰向乡里强行摊派交纳。一位名叫成名的里正

因供不出促织，十来天中挨了一百多大板，打得“两股间浓血流离”。一天在一个巫婆的指点下，他终于捉到一只“状极俊健”的促织，准备纳官塞责。不料九岁的儿子又不慎把促织放走。儿子因怕责罚而投井，后虽未死，但也奄奄一息。成名为此“所断声吞”，一夜无法合眼，但第二天却又提得一只。这只促织实际上是成名儿子的精魂所化，故看上去虽貌不惊人，事实上却所向无敌。这只促织献给皇帝后，博得了皇帝的“大嘉悦”。抚军和县宰为此都得到褒奖，成名也被给予种种优待，包括得到重赏、免去里正苦役和被提拔考上秀才等等。最后成名竟成为一位可以与名门世家比阔气的大富翁。

这个故事所包含的讽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一宗个人玩乐之癖，却弄得官不安、民不宁。成名一家的生死祸福，竟完全决定于一只促织的得与失。成家在失去一只促织时的悲惨，与在得到一只促织后的荣显，其间形成了多么尖锐的对照！而最后给成家带来富贵与荣耀的那只促织，竟还是成名九岁儿子的精魂所化！成家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无疑是对统治者罪恶的深刻揭露和强烈控诉！

上录这个片断在艺术描写方面也相当精彩。所录此段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成子走失促织后成家的情形，第二部分写成名又捉促织，并与人比斗的情形，第三部分写促织献官和成名受赏等情形。这三个部分在描写笔法上各有特点。第一个部分的描写以细致、逼真为特点。成名夫妇在促织走失和儿子投井后的一系列神情变化刻划得相当真切，因而此时笼罩在成家中的悲苦愁惨气氛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第二部分又以波澜起伏、极富曲折变化为特点。成名追捕一只促织而不可得，另一只他看不上眼的促织偏又跳到他身上来。这只促织因身形瘦小而受人嘲笑，成对它也缺乏信心。在开始与“蟹壳青”比斗时它甚至“蠢若木鸡”，动也不动。但转眼之间它又完全变了样子，在勇不可当的进攻中它几乎咬断了“蟹壳青”的脖子。不过刚刚一战得胜，他却又遭到一只鸡的凶猛攻击，几乎丧命。但最后它还是以巧胜敌、转危为安。这一系列忽张忽弛的变化十分引人入胜。另外，在促织比斗的过程中，又时时插入对双方主人的表情变化的描写（他们时笑时骇，时喜时惊……），

这对于情绪气氛的渲染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第三部分写促织献官的情形，又以顺流直下，一气呵成为特点。促织通过县宰和抚军、逐级献到皇帝那里；皇帝大悦后，嘉奖和赏赐又逐级颁下，直至最后成名成为大富。事情如此热闹地结局，正所谓皆大欢喜，同先前成名一家的凄惶悲惨情景恰成强烈对比。不过，作者恰好在这一段中交代成子精神复旧、并自言其身化促织等情形，似又别有深意。成子的康复本是好事；但此时人们忽然明白成家的“幸福”竟是由成子的“身化促织”换来，又不禁为之心酸。作者交代成子精神复旧的这一笔，究竟是“喜上加喜”呢，还是“悲中添悲”呢？真令人感思不已？（余昌祥　映　明）

绿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读书醴泉寺。夜方披诵，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因念深山何处得女子？方疑思间，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读哉！”于惊起视之，绿衣长裙，婉妙无比。于知非人，固诘里居。女曰：“君视妾当非能咋啮者，何劳穷问？”于心好之，遂与寝处。罗襦既解，腰细殆不盈掬。更筹方尽，翩然遂去。由此无夕不至。一夕共酌，谈吐间妙解音律。于曰：“卿声娇细，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请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闻。君必欲之，请便献丑；但只微声示意可耳。”遂以莲钩轻点足床，歌云：“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声细如绳，裁可辨认。而静听之，宛转滑烈，动耳摇心。歌已，启门窥曰：“防窗外有人。”绕屋周视，乃入。生曰：“卿何疑惧之深？”笑曰：“谚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谓矣。既而就寝，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问之。女曰：“妾心动，妾禄尽矣。”于慰之曰：“心动眼瞤，盖是常也，何遽此无痕俊迸啊遣彧卅聪啊绸缪。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将启关，徘徊复返，曰：“不知何故，惿憏心怯。乞送我出门。”于果起，送诸门外。女曰：“君伫望我；我逾垣去，君方归。”于曰：“诺。”视女转过房廊，寂不复见。方欲归寝，闻女号救甚急，于奔

往。四顾无迹，声在檐间。举首细视，则一蛛大如弹，搏捉一物，哀鸣声嘶。于破网挑下，去其缚缠，则一绿蜂，奄然将毙矣。捉归室中，置案头。停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

——选自《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

《聊斋志异》中的这个短篇，历来以绿衣女形象的生动描写而为人称道。在作者的笔下，绿衣女是一个极美丽的女子，但又带有其"原形"——绿蜂的许多特征。她"绿衣长裙，婉妙无比"，"腰细殆不盈掬"；唱歌时"声细如蝇"，"静听之，宛转滑烈，动耳摇心"；她行步"翩然"，又动辄"心怯"，意态甚为娇弱……凡此种种，赋予此女以一种极独特的风韵。清人但明伦曾评曰："写色写声，写形写神，俱从蜂曲曲绘出……短篇中具赋物之妙。"

当然，绿衣女形象的成功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与绿蜂原形的种种神似，而更在于她对书生于部的一颗真挚的爱心。她在窗外窥于读书，便爱之不已，乃至勇敢地推门而人。其后便无夕不至，与于情意绸缪，恩爱无尽。那一首情歌，前两句埋怨乌臼早啼、惊散鸳梦（乌臼本当天明时啼，而不当夜半时啼），后两句又言自己不辞辛苦、甘心奉献，正是她那一派真情至爱的生动写照。在预感"生平之分"将尽时，她"惕然不喜"，惴惴不安。但在遭难而被于生救回后，虽然永别在即，她却并不流露对于生离死别的悲痛或怨恨，而是仅仅为自己心爱的人留下一个"谢"字——谢他的相救，也是谢他在相会以来给予自己的种种恩爱。正是如此深挚而高尚的情感，与那风韵独具的音容体态融合一道，才使绿衣女的形象显得如此不凡，如此可爱。

从艺术构思上看，最后绿蜂投墨走字的一幕是极精妙动人的。绿蜂此时已现出原形，且伤势甚重，故无法以通常的方式向恋人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情。怎么办——只见她竭尽最后的气力，慢慢爬上砚台，投身墨汁中，然后再爬到桌上，缓缓地拖出一个"谢"字来。这景象真是出人意外，更动人心魄。其情境之凄婉，意象之幽丽，已难找出比之更巧妙、更富诗意的构思，称得上是描写恋人永诀场面

的“奇绝”之笔！

一只小绿蜂，不期而至，不期而别，那一段恩爱恍如一场来去无痕的春梦。春梦转瞬逝去，但梦境之奇丽，梦中人之可爱，却令人无法淡忘。耐人寻味的是，篇中体现的情感极深极浓，但篇中出现的情节却极简极淡。全篇仅六百余字，人物只有绿衣女、于生，再外加个蜘蛛。而且人物都没有“来龙去脉”（绿衣女说得好：“何劳穷问”），甚至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也毫无曲折之处。作者只一路“轻描淡写”而来，于中却又能见出深而又浓的情致。这正是上乘的“抒情小品”笔法——用在小说中，令人叹为观止。（映　明）

小翠扮戏

（侍御王太常）生一子名元丰，绝痴，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因而乡党无与为婚。王忧之。适有妇人率少女登门，自请为妇。视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问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与议聘金。曰：“是从我糠覈不得饱，一旦置身广厦，役婢仆，厌膏粱，彼意适，我愿慰矣，岂卖菜也而索直乎！”夫人大悦，优厚之。妇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嘱曰：“此尔翁姑，奉侍宜谨。我大忙，且去，三数日当复来。”王命仆马送之。妇言：“里巷不远，无烦多事。”遂出门去。小翠殊不悲恋，便即奁中翻取花样。夫人亦爱乐之。数日，妇不至。以居里问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别院，使夫妇成礼。诸戚闻拾得贫家儿作新妇，共笑姗之；见女皆惊，群议始息。女又甚慧，能窥翁姑喜怒。王公夫妇，宠惜过于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痴，而女殊欢笑不为嫌。第善谑，刺布作圆，蹋蹴为笑。着小皮靴，蹴去数十步，绐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属。一日，王偶过，圆訇然来，直中面目。女与婢俱敛迹去，公子犹踊跃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责女，女俯首微笑，以手刓床。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见之，怒甚，呼女诟骂。女倚几弄带，不惧，亦不言。夫人无奈之，因杖其子。元丰大号。女始色变，屈膝乞宥，夫人怒顿解，释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

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阖庭户，复装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艳服束细腰，婆娑作帐下舞；或髻插雉尾，拨琵琶，丁丁缕缕然。喧笑一室，日以为常。王公以子痴，不忍过责妇；即微闻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给谏者，相隔十余户，然素不相能；时值三年大计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伤之。公知其谋，忧虑无所为计。一夕，早寝，女冠带饰冢宰状，剪素丝作浓髭，又以青衣饰两婢为虞候，窃跨厩马而出，戏云："将谒王先生。"驰至给谏之门，即又鞭挞从人，大言曰："我谒侍御王，宁谒给谏王耶！"回辔而归。比至家门，门者误以为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为子妇之戏。怒甚，谓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闺阁之丑登门而告之，余祸不远矣！"夫人怒，奔女室，诟让之。女惟憨笑，并不置一词。挞之，不忍；出之，则无家：夫妻懊怨，终夜不寝。时冢宰某公赫甚，其仪采服从，与女伪装无少殊别，王给谏亦误为真。屡侦公门，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与公有阴谋。次日早朝，见而问曰："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讥，惭颜唯唯，不甚响答。给谏愈疑，谋遂寝，由此益交欢公。公探知其情，窃喜，而阴嘱夫人劝女改行；女笑应之。逾岁，首相免。适有以私函致公者，误投给谏，给谏大喜，先托善公者往假万金。公拒之。给谏自诣公所。公觅巾袍，并不可得；给谏伺候久，怒公慢，愤将行。忽见公子衮衣旒冕，有女子自门内推之以出。大骇；已而笑抚之，脱其服冕而去。公急出，则客去远。闻其故，惊颜如土，大哭曰："此祸水也！指日赤吾族矣！"与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阖扉任其诟厉。公怒，斧其门。女在内，含笑而告之曰："翁无烦怒！有新妇在，刀锯斧钺，妇自受之，必不令贻害双亲。翁若此，是欲杀妇以灭口耶？"公乃止。给谏归，果抗疏揭王不轨，衮冕作据。上惊验之，其旒冕乃粱秸心所制，袍则败布黄袱也。上怒其诬。又召元丰至，见其憨状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给谏又讼公家有妖人。法司严诘臧获，并言无他，惟颠妇痴儿，日事戏笑；邻里亦无异词。案乃定，以给谏充云南军。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诘之，女但笑不言。再复穷问，则掩口曰："儿玉皇女，母不知耶？"

——选自《聊斋志异选·小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这段文字选自《聊斋志异》中《小翠》一篇。故事写王太常幼年时，曾有一只狐跑到他的身下躲避雷霆之劫。后来王官居侍御，生子元丰却“绝痴”，长大后无人肯嫁。当年那只狐为报旧恩，便送女小翠上门，给王家做了媳妇。小翠到王家后终日陪元丰戏耍，又巧妙地除掉了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最后还为元丰医好了痴症。上录一段，即写小翠陪元丰戏耍和为乃翁除掉对头之事。

小翠陪元丰戏耍和除掉王给谏其实是互为表里的一件事。王给谏与王太常是同僚，但素不相睦。时逢官吏大考绩（“大计吏”），王太常当上河南道监察御史，王给谏便伺机中伤王太常。这时，天真烂漫的小翠天天与元丰装扮作戏——给元丰涂鬼脸，与元丰合演“昭君出塞”、“霸王别姬”等，在家里家外造成“颠妇痴儿，日事戏笑”的印象。然后有一次，小翠扮作那位在朝中甚有权势的吏部尚书（冢宰）的模样，领人到王给谏府前去兜了一圈，然后再回到自家府中。结果王给谏以为吏部与王太常关系特殊，因而也讨好起王太常来。又一次，王给谏借故想讹诈王太常，来到王家门外，小翠却在这时把穿着一身皇帝服装（衮衣旒冕）的元丰推出门来。王给谏以为抓到了王太常“不轨”的把柄，扒下元丰那身衣服便到皇帝面前告状。皇帝看出那套服装是假，又见元丰极痴，并了解到元丰与小翠在家“日事戏笑”的情形，便一怒而把王给谏发配到云南去了。对于小翠的这一番机谋，有人曾评曰：“抱大智谋，而出之以儿戏，令人莫测。”“寓黠于欢，伏警于戏”，使欲甘心我者自设阱而自陷之，可不谓神乎！”（但明伦）

当然，小翠的所为似乎只是出于报恩，而不是出于对元丰的爱情。但这并不减损她那“善谑”性格的可爱。她天性活泼顽皮，无忧无愁，连给王家做好事也是采取嬉闹甚至恶作剧的方式。为此她多次受公婆责骂，但她并不以为意，弄得公婆也拿她无奈。值得注意的是，小翠那天真烂漫的性格竟是放在一个尖锐的斗争环境中来加以表现的（她的嬉戏玩笑被用作击破王给谏阴谋的一种手段），因而外部形势之严峻与其人性情之轻松便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

衬。这是作者在小翠形象塑造上的“险着”；恰好小翠形象的特殊光彩也是由此而展现出来的。

作者善于在一定的事境中描写人物情态，往往所费笔墨不多，却既交代了事件经过，又活画出人物神情。小翠几次“闯祸”后公婆的恼怒神情和小翠的坦然神情，都在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对元丰“绝痴”之态的几处描写也有类似的妙处。如小翠踢布球时，元丰与小婢一道满头大汗地跑着捡球。有一次一球打在了其父脸上，小翠等人都吓得躲开了，元丰却还在那里“踊跃奔逐”追那球。直到其父“怒，投之以石”，他才吓得又“伏而啼”。作者虽然只是记述他的行动，但他那痴憨的神态同时也呼之欲出了。又如后来一次元丰被母亲打得“大号”，小翠跪求，母亲才释去。这时只见“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公子乃收涕以忻。”显然也是极精妙的即事见情之笔。（映　明）

梦　狼

白翁，直隶人。长子甲，筮仕南服，三年无耗。适有瓜葛丁姓造谒，翁款之。丁素走无常。谈次，翁辄问以冥事，丁对语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别后数日，翁方卧，见丁又来，邀与同游。从之去，入一城阙。移时，丁指一门曰：“此君家甥也。”——时翁有姊子为晋令——讶曰：“乌在此？”丁曰：“倘不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见甥，蝉冠豸绣坐堂上，戟幢行列，无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远，亦愿见之否？”翁诺。少间，至一第，丁曰：“入之。”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大惧，不敢进。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丁乃以身翼翁而进。公子甲方自内出，见父及丁良喜。少坐，唤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宁，辞欲出，而群狼阻道。进退方无所主，忽见诸狼纷然嗥避，或窜床下，或伏几底。错愕不解其故。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扑地化为虎，牙齿巉巉。一人出利剑，欲枭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

四月间事，不如姑敲齿去。”乃出巨锤锤齿，齿零落堕地。虎大吼，声震山岳。翁大惧，忽醒，乃知其梦。心异之。遣人召丁，丁辞不至。翁志其梦，使次子诣甲，函戒哀切。既至，见兄门齿尽脱；骇而问之，则醉中坠马所折。考其时，则父梦之日也。益骇。出父书。甲读之变色，为间曰：“此幻梦之适符耳，何足怪。”——时方赂当路者，得首荐，故不以妖梦为意。弟居数日，见其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流涕谏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劝止，遂归，告父。翁闻之大哭。无可如何，惟捐家济贫，日祷于神，但求逆子之报，不累妻孥。次年，报甲以荐举作吏部。贺者盈门；翁惟欷歔，伏枕托疾不出。未几，闻子归途遇寇，主仆殒命。翁乃起，谓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谓不厚也。”因焚香而报谢之。慰藉翁者，咸以为道路讹传，惟翁则深信不疑，刻日为之营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间，甲解任，甫离境，即遇寇，甲倾装以献之。诸寇曰：“我等来，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宁耑为此哉！”遂决其首。又向家人：“有司大成者谁是？”——司故甲之腹心，助桀为虐者。——家人共指之。贼亦杀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敛臣也，将携入都，——并搜决讫，始分资入囊，骛驰而去。甲魂伏身旁，见一宰官过，问：“杀者何人？”前驱者曰：“某县白知县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宜续其头。”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领可也。”遂去。移时复苏。妻子往收其尸，见有余息，载之以行；从容灌之，亦受饮。但寄旅邸，贫不能归。半年许，翁始得确耗，遣次子致之而归。甲虽复生，而目能自顾其背，不复齿人数矣。翁姊子有政声，是年行取为御史，悉符所梦。

异史氏曰：“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

——选自《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白翁的大儿子白甲在南方做官，三年不通音信。白翁的一个亲

戚丁某常当阴差（“走无常”），有一次便借着“梦幻”带白翁去看他儿子。不料到了儿子的官衙中，白翁竟看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白甲要招待父亲用饭，竟也是一只狼锲着死人来“充庖厨。”但接着白翁又看见进来两个金甲武士；白甲忽然化作一只猛虎，被武士敲去了门牙。白翁惊醒后，马上写了一封信，以梦中情景劝诫白甲。白甲见信后却不以为然，继续营私舞弊。结果白甲在解任离境时，被暴动的乡民砍掉了脑袋。后虽又得以续头复活，拣回命来，但却是“以肩承领”（下颏对着肩膀），不为人齿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十分明显。正如作者在篇末所言（异史氏曰）：“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世间的许多官吏都如虎狼一般狠毒残忍，他们鱼肉百姓，如虎狼吃人一般。只是他们都不知“自顾其后”，即不知道受惩罚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小说以寓言式的手法，揭露了封建吏治的黑暗，表现出极强烈的批判力量。

白甲是这个短篇的中心人物。他一方面残害百姓，一方面又以贿赂当权者的方式获得第一名升迁的保举（“得首荐”）。他纵容衙中吏役枉法，以致行贿赂说人情者竟“中夜不绝”。其父写信以梦中所见告诫他，并且其父所梦与自己坠马折齿等情形正好相合，但他仍不以为意。其弟哭着劝他，他还对其弟大讲他的做官诀窍——只讨上司喜欢，不管百姓死活。这是作者塑造一个相当深刻的贪官典型。作者为他设置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他在离任时被乡民砍了头；后有人怜悯其父，又给他接上头，但却因“邪人不宜使正”而有意把头接歪——以使他“目能自顾其后”。作者最后说道：“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苏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

在艺术形式上这个短篇也有鲜明的特点。同一般的揭露吏治弊端的作品相较，这篇小说是以“梦幻”之境来折射现实生活的某种本质，构思颇为奇妙。在白翁的梦幻中，官为虎，吏为狼，衙中还堆满了白骨，由此指明现实生活中贪官酷吏的吃人本性。在梦幻中，白甲已为鬼神所怒，后来现实中的白甲也果真被砍了头。其后鬼神把白甲的头安成歪的，则又是向世间人们显示“鬼神之教”。另外，全篇情节曲折，描写夸张，笔法显得刚劲有力。这些当然都是体现

作品主题的需要。（映　明）

盲僧嗅文

既而场后（王平子）以文示宋，宋颇相许。偶与涉历殿阁，见一瞽僧坐廊下，设药卖医。宋讶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请教。"因命归寓取文。遇余杭生，遂与俱来。王呼师而参之。僧疑其问医者，便诘症候。王具白请教之意。僧笑曰："是谁多口？无目何以论文？"王请以耳代目。僧曰："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不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王从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曰："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问："可中否？"曰："亦中得。"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生大骇，始焚己作。僧曰："适领一艺，未窥全豹，何忽另易一人来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生惭而退。数日榜放，生竟领荐；王下第。宋与王走告僧。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俄，余杭生至，意气发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君试寻诸试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为尔师。"生与王并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错，以何为罚？"僧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见，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视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门生也。

——选自《聊斋志异选·司文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上录一段，为《聊斋志异》中《司文郎》一篇的片断。

王平子赴京参加科试。考毕出场，王以所作之文向友人宋某请教。其后二人闲游，遇上一位卖医的盲僧，宋又让王取其文请盲僧指点。王归寓所取文时，碰见同赴科考的余杭生，二人便各执己文

同来请盲僧评判。

盲僧是一位“奇人”，其辨文的方式也甚奇妙。他无法视文，也不耐烦听读文；他是叫王等把文章烧了，然后再“视以鼻”，即以嗅纸灰的方式来判别文章高下。果然，王文写得不错，盲僧边嗅边点头，并认为可以考中。余先焚一古大家之文，更令盲僧叫好，并说虽八股大家归有光、胡友信也不能如此。余接着再焚自己所作之文，盲僧却嗅得咳逆欲呕，由此可见余文之劣。

不巧的是，数日后发榜，得中的却是余杭生而不是王平子。这时，盲僧不禁为试官（“帘中人”）的“鼻盲”而慨叹。余杭生讥盲僧前日赞王之文是否因得了王的好处。盲僧愤，要嗅出录取余的那位试官的文章来（生员为某试官推荐中举时，该官与该生即成为老师与门生的关系）。果然，盲僧嗅出那位试官的文来；并且该文已不是让他“咳逆”，而竟是让他上大呕、下大泄。余杭生大忿而去，却不能否认那篇文确实是他老师的手笔。

显然，这段“嗅文”情节的用意在于揭露科举制的弊端。其讽刺的锋芒又直指昏聩的考官。再联系《司文郎》全篇，可以更深人地理解这段“嗅文”情节的内涵。与王平子相善的宋某是一“漂泊游魂”所化，他生前也颇富文才，却一直不得志于科场。而“文运所以颠倒”，乃是由于天界掌管功名禄位的文昌府暂缺司文郎一职——该职暂时由一个叫“天聋”的侍者代管。后来直到宋某被录用为司文郎，情况才得以改变，王平子也才得以考中进士。可见，作者并不是彻底否定科举制，而只是痛恨试官（包括司文郎）的所任非人。这自然又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局限。

“嗅文”这段情节历来以构思之“奇”而为人称道。以鼻嗅纸灰而能辨文之优劣，此一大奇想。由此而下，便自然是一路奇文妙论了。“嗅”当然是辨其气味；但有趣的是，气味的优劣却并非只辨之于鼻，而是更须辨之以腑脏。最妙之文嗅者是受之以“心”；其次者则受之以“脾”；再次者又勉强受之以“鬲（膈）”，且令人咳逆；至最等而下之者则是“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竟至要“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了！此段文字，构思甚奇特，笔法又极夸张，读

来可谓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嬉笑怒骂之间，讽刺意味也相当辛辣、尖刻。清人但明伦以“虐（谑）”极，快极”赞之，甚确当。（余昌祥 映 明）

席方平入地府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戆拙。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郤，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陵于强鬼；我将赴地下，代伸冤气耳。”自此，不复言，时坐时立，状类痴，盖魂已离舍矣。席觉：初出门，莫知所往，但见路有行人，便问城邑。少选，入城。其父已收狱中。至狱门，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涕流。便谓：“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笔为词。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城隍以所告无据，颇不直席。席忿气无所复伸，冥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迟之半月，始得质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复案。席至邑，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讼，遣役押送归家。役至门辞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诉郡邑之酷贪。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过数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负气已甚，官府求和而执不从。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犹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唤入。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耶！”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捽席下，见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约一时许，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犹幸跛而能行。复至堂上。冥王问：“敢再讼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又问：“讼何词？”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

将就缚，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复押回。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云：“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禁，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遂觉锯锋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鬼上堂大声以报。堂上传呼，令合身来见。二鬼即推令复合，曳使行。席觉锯锋一道，痛欲复裂，半步而踣。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赠此以报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顿健，殊无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复问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讼矣。”冥王立命送还阳界。隶率出北门，指示归途，反身遂去。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奈无路可达帝听；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其神聪明正直，诉之当有灵异。窃喜两隶已去，遂转身南向。

——选自《聊斋志异选·席方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席方平》是《聊斋志异》中的一个著名短篇。全篇描写席方平入地府为父鸣冤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刚烈不屈的硬汉形象。以上所录为该篇的前半部分。

席方平父亲的仇人羊某在地府中买通官吏，致席父惨死，席方平遂魂入地府，为父鸣冤。席要伸张正义，势必得罪那一班贪官污吏，因此席在地府中不仅不能为父伸冤，反而自己受尽了折磨。作者着力描写了席方平与地府恶势力的尖锐斗争，由此一方面充分揭露了地府统治的黑暗，一方面也充分展现了席方平嫉恶如仇、百折不挠的刚毅性格。席到了地府，一见父亲仍在受折磨，便痛骂狱吏，并立即投状城隍。城隍接受了羊某的贿赂，袒护羊某，席便又投状郡司。哪知郡司也被买通，席不仅不得伸冤，反而遭到毒打，并被押送返阳。席仍不甘心，又偷至冥府，径向闫王鸣冤。这时城隍、郡司都来对席施以“软”的一手，许以千金，但席不为所动。不料连闫王也贪赃枉法，竟不由分说，便对席施以种种酷刑，必欲使席屈服。席受尽折磨，最后思想如此无益，才口称“不讼”。但在被遣还阳的途中，在押解他的隶役离去之后，他又返身去投灌口二郎处告状。席方平不畏强暴，必欲与恶势力拼斗到底。与此同时，地府统

治者们则充分暴露出丑恶狰狞的面目。地府本是勘察世人善恶功过并专门惩治恶人的所在，但此时的地府竟也是“铜臭薰天”、魑魅横行。席方平原以为地府能够主持正义，哪知道“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而且连地府最高统治者冥王也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小说对于社会黑暗的描写，已到了极其深刻的地步。正如前人所评：“为强鬼所陵，不赴地下，何以代伸冤气？岂知既赴地下，而冤更加冤哉！必待上帝殿下与灌口二郎，而后得平反，茫茫宇宙，果何路可达帝听哉？”（但明伦）

小说充分描写善与恶的拼死搏斗，充满了悲壮惨烈的气氛。对主人公席方平，作者主要用直叙其事的方式来进行刻画，即通过记述他魂入地府、数次投状的经过，来表现其嫉恶如仇、一往无前的精神。但对情节的高潮——席受酷刑，作者又以多种笔法作充分的描写。通过对刑具、受刑方式和席在受刑时的剧烈痛苦之感的细致描写，小说渲染出极恐惧的气氛。同时，作者还特意表现了行刑鬼卒对席方平之凛然正气的感动，如顾谓“壮哉”、行锯稍偏和授丝带止痛等。这也是对席方平形象的有力烘托。前人（无名氏）对《席方平》曾评道：“写贿赂之焰，毒龙猛虎；写孝义之苦，烈日严霜”——这正概括出这篇小说在艺术表达效果方面的鲜明特色。（余昌祥　映　明）

胭脂思春

东昌卞氏，业中医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慧丽。父宝爱之，欲占凤于清门，而世族鄙其寒贱，不屑缔盟，以故及笄未字。对户龚姓之妻王氏，佻脱善谑，女闺中谈友也。一日，送至门，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少年俯其首，趋而去。去既远，女犹凝眺。王窥其意，戏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无恨。”女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王问：“识得此郎否？”答云：“不识。”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与同里，故识之，世间男子无其温婉。衣素，以妻服未阕也。娘子如有意，当寄语使委冰焉。”女无言，王笑而去。数日无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萦念颇苦，渐废饮

食，寝疾惙顿。王氏适来省视，研诘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尔日别后，即觉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语曰："我家男子负贩未归，尚无人致声鄂郎。芳体违和，非为此否？"女赪颜良久。王戏之曰："果为此，病已至是，尚何顾忌！先令夜来一聚，彼岂不肯？"女叹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但渠不嫌寒贱，即遣冰来，病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王颔之，遂去。

——《聊斋志异·胭脂》选自齐鲁书社一九八一年版

《姻脂》是《聊斋志异》中以曲折复杂、变化多姿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名篇之一。而作品对胭脂、王氏、毛大、施愚山等各色人物的描写，也同样显示了作者蒲松龄在人物塑造上的高超技艺。如上面这段文字中对于胭脂的描写。作者只以简洁的文字，寥寥数语，几个细节，便勾画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胭脂"才姿慧丽"，其父欲使她攀附有社会地位的人家，而有财有势的人家又因其门第寒贱而"不屑缔盟"。这种遭受冷落的婚姻际遇与妙龄少女渴求爱情的内心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春心的萌动便无时不在寻求爱的机遇、爱的回报。因此，当胭脂看见"丰采甚都"的少年秀才秋隼走过，便难以自抑的"秋波萦转"、凝眸注目，情动于中而形诸于外了。然而，少女的羞涩与封建的闺训，使她难于大胆、直率地表达自己对爱的追求。当王氏窥破她的内心时，她含娇带羞，"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王氏要为她说媒的提议虽然正中下怀，而她却谨以"无言"报之。谁知，王氏只是随口道来，说过即了，而姻脂却以实心实意相期待。结果几日不见王氏的回信，她便东猜西想，以至"索念颇苦，渐废饮食"，其对秋隼的相思之深、相恋之切，于此可见。但是，当王氏来探问病因时，她又隐约其辞而不明言直说。被王氏直接了当地点破了隐衷，她还"赪颜良久"而羞于启齿。直至王氏佻谑地提出要让秋隼晚上来幽会私通时，她才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欲与秋隼结为伉俪的愿望。在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支配婚姻嫁娶的封建时代，这种自作主张，私下里以心相许的行为，无疑是颇为大胆的举动。但同时，她又毕竟是生长于封建时代的贤淑女子，因而不可能完全摆脱男女之大防的禁锢和明媒正

娶的正统婚姻模式。她示意让秋隼来求婚，却断然拒绝秋隼来“私约”。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把胭脂纯洁、朴实、善良的品格与既痴情又拘泥、既渴求又羞涩等少女所特有的微妙细腻的心态，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出来。（余昌祥）

《子不语》

《子不语》，正集二十四卷，续集十卷，清袁枚著。先因《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名，后作者见元人说部中有同名者，遂改名为《新齐偕》。而元代的《子不语》已佚，所以，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仍以《子不语》为名。

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文言小说集。根据作者自序：“余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并在《随园戏墨》序中有余自戏编《子不语》“后人有的认为作者以文自娱，以文自戏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其实不然。袁枚处在文字狱叠兴的特殊时代，为了全身远祸，他不能不如此。袁枚主张性灵说，作文言小说自娱自戏，正是性灵说笼罩下的产物。作者一反大多数士大夫的教忠劝孝，竭力让自己笔下的小说摆脱政治功利的阴影，在黑暗的封建专制时代，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从文学创作的审美态度而言，作者以文自娱自戏，导致其创作心态的自由洒脱，追求高超旷达的艺术情趣，严格地收敛偏激，不一味地渲泄孤愤，使他的小说也象诗歌那样，趋向恬淡，既凝聚着自我深刻的人生体验，又避免了剑拔弩张的渲染与标语口号式的叫喊。正是这样，才使他的小说别具一格，自成一派。

首先，作者的小说，不是喋喋不休地劝诫世人，也不是片面追求寓意，而是以怪异事件作为审美对象，抒写其独具风采的怪异之处。例如，卷一《骷髅吹气》，描写闵茂嘉自述的一段经历：“吾床上睡未熟，觉背间有一点冷，如胡桃大，渐至盘楪大，未几而半席皆冷，直透心背，未得其故。闻床下咈咈然有声，俯视之，一骷髅张口隔席吹我，不觉骇绝，遂仆于地。”作者只是娓娓讲述一个遇鬼

故事，不去影射什么，显得活泼风趣。当然，尽管作者非常旷达，努力超凡脱俗，自娱自戏，仍然会流露出内心的真情实感，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某些看法。例如，《官癖》一则，记述“明季太守某殁于署中，自后其灵不散。每至黎明发点时，必乌纱束带，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头，犹能颔之，作受拜状。”虽嘲弄为官有癖者，却在略有讥讽之后，只是淡淡一笑而已，这与愤世嫉俗之作明显不同。

其次，作者一般不以自己的好恶而对所搜集的故事随意篡改，因此，能够保持其自然灵动之趣，这是作者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追求艺术魅力的结果。例如，作者一贯反对佛佞，而卷三《囊囊》却记有神佛显灵之事；作者一向不信算命，而卷八《史宫詹改命》却表现道士算命精确。作者认为，即使笔下的故事所蕴含的某些倾向违背自己的意旨，也不必介意，只要内心不惑就行。在作者这种通脱真率的审美态度下搜集创作出的小说，许多故事从日常逸闻趣事中脱颖而出，品味较高，足以启人神思，陶人性情。例如，卷六《阴间中秋官不办事》，描述“鬼性畏风，若无所凭藉，被风一吹，便不知飘泊何处，”构思奇特，诡恢空灵，仿佛有理，又似无理，妙在有理与无理之间。有的篇幅，作者凭借自己的才华，展开瑰丽的想象，描绘出一幅幅奇异景象。例如，卷一《地穷宫》，借死而生者之口，描绘阴间景象为“天色深黄，无日色，飞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无所见。”“俯视东北角，有长河一条，河内牧羊者三个，羊白色，肥大如马”。有点象大西北风光。又如卷六《缚山魈》，描绘山魈，“头戴红纬帽，黑瘦如猴，颈也绿毛茸茸然，以一足跳跃而至。见诸客方饮，大笑去，声如裂竹。”这山魈多么象一只珍奇动物，活泼可爱。

再次，作者笔调诙谐，随意点染，并借题发挥，阐述哲理。例如卷七《仙鹤扛车》，描写“郭姓者，”偶见“两仙鹤扛水精车，车中坐王者，状如世上所画香孩儿，红衣文葆，洁白如玉，口嘻嘻微笑，长不满尺许，诸神俯伏迎入宫。”笔锋一转，借老翁回答其“王何以年少”云：“为仙为圣为佛，及其成功，皆婴儿也。汝不闻孔子亦儒童菩萨？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偶点机锋，

揭示事理，有点参禅的味道。又如卷十五《鬼宝塔》中邱老遇鬼，鬼初变一艳冶美妇，后变为“头发俱披，舌长丈许”的恶状。邱老笑道：“美则过于美，恶则过于恶，情形反覆，极象目下人情世态，看汝辈到底作何归结耳。”即景取喻，不粘不脱，放达地调侃人情世态，仿佛有意，又似无意，妙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作者恬淡闲适的审美趣味，信手拈来，轻轻一点，既有深刻启悟之处，又不失其美感，把艺术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

此书有的地方，也有芜秽之处。例如，作者认为，同性恋并非心理变态，因而对男色既好之，且喜道之，在书中不止一次嘲讽他人不善于欣赏男色，并反对禁止同性恋。（阿　锴）

三　姑　娘

钱侍御琦巡视南城，有梁守备年老，能超距腾空，所擒获大盗以百计。公奇之，问以平素擒贼立功事状。梁跪而言曰：“擒盗，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而叹绝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请为公言之：

“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门提督某召我入，其谕曰：‘汝知金鱼胡同有妓三姑娘，势力绝大乎？’曰：‘知。’‘汝能擒以来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与如数，曰：‘不擒来，抬棺见我！’

“三姑娘者，深堂广厦，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环门外伏，已缘墙而上。时已暮秋，暑小凉，高蓬荫屋，梁伏蓬上伺之。漏初下，见二女鬟从屋西持朱灯引一少年入，跪东窗，低语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朱灯拥丽人出，交拜昵语，肤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视。少顷，两席横陈，六女鬟行酒，奇服炫妆，纷趋左右。三爵后，绕梁之音与笙箫间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牵其裾，从东窗入。满堂灯烛尽灭，惟楼西风竿上纱灯双红。

“梁窃意：‘此是探虎穴时也。’自蓬下，足踢寝户入。女惊起，赤体跃床下，趋前抱梁腰，低声辟呼曰：‘何衙门使来？’曰：‘九门提督。’女曰：‘孽矣，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虽然，裸妇女见

贵人，非礼也。请着衣一，谢明珠双。’梁许之，掷与一裩、一裙、一衫、一领袄。女开箱取明珠四双，掷某手中。女衣毕，乃从容问：‘公带若干人来？’曰：‘三十。’曰：‘在何处？’曰：‘环门伏。’曰：‘速呼之进。夜深矣，为妾故，累若饥渴，妾心不安。’顾左右治具。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办。三十人席地大嚼，欢声如雷。梁私念：‘床上客未获。’将往揭帐，女摇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国体有关，且非其罪，妾已教从地道出矣。提督讯时，必不怒公；如怒公，妾愿一身当之。’

“天黎明，女坐红帷车与梁偕行。离公署未半里，提督飞马硃书谕梁曰：‘本衙门所拿三姑娘，访闻不确，作速释放，毋累良民，致干重谴！’梁惕息下车，持珠还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骑马来，迎护驰去。

“明日侦之，室已空矣。”

——选自《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这是《子不语》中的一个著名短篇。《论语》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篇《三姑娘》所讲的故事，大概属于“怪”的一类。一位姓梁的老守备（守城武官），曾“擒获大盗以百计”，但他却觉得不足为奇；唯一使他“至今心悸且叹绝”的，竟是逮捕一名叫三姑娘的妓女的经历。梁守备武艺高强，经验丰富，又带了三十名兵丁，去捕一名妓女本属“杀鸡用牛刀”。在整个行动过程中，三姑娘也既未拒捕，也未逃避。不过，三姑娘的“势力绝大”却令梁守备大感意外。他本是奉九门提督的严命去捕这名妓女，但捕得犯人后还未押回提督公署，半路上便又接到提督的紧急命令，要梁把三姑娘“作速释放”，理由是“访闻不确”。据三姑娘自己讲，与她来往的是“某大臣公子”；实际上牵动的，又是连掌管京师九门内外警备的提督大人都不敢惹的后台。其来头之大、反应之快，确实令人吃惊。而且事过一天，三姑娘便不知去向，这既表明了其案情之重大，也再次显示了其能力之非同一般。一名妓女，却能有如此厉害之“背景”，这自然要让梁守备惊叹而“怪”之不已了。

除了“势力绝大”之外，恐怕三姑娘的绝顶机敏也给梁守备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梁在黑夜中踹门而入，三姑娘却显得毫无敌意。只见她立即“赤体跃床下，趋前抱梁腰”，并以近乎耳语的方式，首先问明梁是由哪个衙门派来（自然是要床上的那位“少年”去对症下药）。接着她又以“裸”而非礼为由，请准予着衣，为此竟谢梁以明珠四双（这实际上是拖时间）。其后，她又以“慰劳”为名，吩咐“烹羊炮兔”招待众兵丁（在兵丁们“席地大嚼、欢声如雷”时，她又进一步赢得了时间）。梁想去捉“床上客”，她又以“国体有关”为由，并许诺“一身当之”，使梁不得不却步。显然，三姑娘的机智与老练是大非常人可比的。由此来看，她能够把自己置于一个“绝大”势力的保护之下，又一点不足“怪”了。在最后梁准备放她并奉还明珠时，她的态度是“笑而不受”——多么潇洒的胜利者风度！与梁守备（也包括九门提督）的胆战心惊（“惕息”）又形成了多么意味深长的反衬！

关于《子不语》的创作，作者曾有自白——“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自序）。梁守备经历的这一幕确实“游心骇耳”，这篇小说的作法也正是“记而存之”便罢。至于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东西——三姑娘的“背景”究竟如何，她最后到哪儿去了等等——作者似乎不感兴趣。作者似乎也不想通过这个故事去特意揭示什么，或批判什么。小说全篇处理为梁守备对侍御史讲述往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蔽作者的主观倾向的作法。这种在观察和描摹世情时既非“冷眼”也非“热眼”，而更强调体味故事本身的艺术情趣的态度，正是《子不语》特有的一种风格。（雅　坤）

《池北偶谈》

《池北偶谈》，笔记小说，清王士祯撰。书名池北，因王氏家有池北书库，故名。全书二十六卷，分《谈故》四卷，记朝章盛典，士大夫盛事；《谈献》六卷，记嘉言懿行；《谈艺》九卷，皆论诗文，是全书精粹之处，论诗以“神韵”为标准；《谈异》七卷，专记神鬼怪异故事，不免带有因果报应、封建谶纬的因素，但有些条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诙谐嘲谑，寓有劝惩褒贬的意思。如

《相国孙》条讥刺某相国及尚书等贵胄子孙的落魄丑态，可以发人深省。有的条目记录保存了一些古代的民谣，如《杨李》条，就记录了隋末、南唐时的民谣。有些条目名称与《聊斋志异》相同，如《劳山道士》；有些条目的故事情节与《聊斋志异》所载相类似，如《林四娘》。这因为作者是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与蒲松龄的故乡邻近，两人颇有交谊，相互影响的缘故。

书中记录了清初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逸闻趣事，文笔生动。例如，卷十二记云："徐东痴言，少时于章丘逆旅，见一客裤褶急装，据案大嚼，旁若无人。见徐年少，呼就语曰：'吾东武丁野鹤也，顷有诗数百篇，苦无人知，子为我定之。'因掷一巨编示徐。"又记："邱海石、丁野鹤、皆江左诗人。……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饮铁沟园，论文不合，漫骂不已。邱拔壁上剑拟丁。丁急出，上马逸去。邱追不及，乃已。东人津津言之为佳谈。"这两则记载。表现了诗人邱海石和丁野鹤鲜明的个性，抓住其特征，略为勾勒几笔，就能给人难忘的印象。

书中表现侠客侠士行侠之作，承袭唐传奇中侠义小说的传统，笔力简洁遒劲，虎虎有生气。例如，《某中丞》一则，通过描述剑侠劫取贪官不义之财的经过，以揭露封建专制下官吏贪婪的本性。剑侠截其夫人头发，以示警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仇恨贪官，向往廉政的善良愿望。整个故事，情节曲折有致，瞽叟和剑侠两个人物，不仅具有神奇的色彩，而且也具有相当的真实感。（阿　铁）

林　四　娘

闽陈宝钥字绿崖，观察青州。一日，燕坐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搴帘入曰："林四娘见。"陈惊愕，莫知所以。逡巡间，四娘已至前万福。蛮髻朱衣，绣半臂，凤觜靸，腰佩双剑。陈疑其仙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王宫嫔也，生长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后宫，宠绝伦辈，不幸早死，殡于宫中，不数年国破，遂北去，妾魂魄犹恋故墟。今宫殿荒芜，聊欲假君亭馆延客。固无益于君，亦无损于君，愿无疑焉。"陈唯唯。

自是日必一至。每张筵，初不见有宾客，但闻笑语酬酢。久之，设具宴陈，及陈乡人公车者十数辈，咸在坐。嘉肴旨酒，不异人世，然亦不知从何以至也。酒酣，四娘叙述宫中旧事，悲不自胜，引节而歌，声甚哀怨，举坐沾衣罢酒。如是年余。一日，黯然有离别之色，告陈曰："妾尘缘已尽，当往终南，以君情谊厚，一来取别耳。"自后遂绝，有诗一卷，长山李五弦司寇有写本云。又程周量会元记其一诗云："静锁深宫忆往年，楼台箫鼓遍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黑海心悲只学禅。细读莲花千百偈，闲看贝叶两三篇。梨园高唱兴亡事，君试听之亦惘然。"

——选自《历代笔记小说选》上海书店1984年版

叙述的含蓄和富有层次是这篇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

故事从青州道台陈宝钥"燕坐斋中"入笔。"燕坐斋中"既是环境描写，又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只四个字，既写出了环境的安静，又写出人物枯坐无味的闲闷心态。

林四娘第一次亮相是"搴帘入"，出现的可谓突然；跟着的一句自我介绍："林四娘见"，可谓气势逼人。环境本来是静悄悄的，屋主人本来是闲极无聊，忽然一个陌生的面孔在眼前出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屋中响起，静谧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林四娘"搴帘入曰"和陈宝钥"燕坐斋中"前后呼应，相辅相成。"燕坐斋中"使"搴帘入曰"显得突如其来，增加了紧张的气氛；"搴帘入曰"又以动衬静，使书斋更加静得搵人。同时，林四娘突然出现，在偌大的青州道台的宅院中竟无人知晓；其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行迹，又暗示出林四娘阴魂现形的神秘感。恰恰是这一令人惊惧的原因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下文，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陈宝钥的第一个反应是"惊愕"。这是必然的。一个大活人倏地出现在道台的书斋，且是一位"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的丽人，陈宝钥惊愕，除了让突然出现的林四娘唬了一跳，也不能排除对林四娘美貌的惊讶。这一目瞪口呆的面目表情与林四娘撩帘而入的动作仿佛两个交替出现的大特写镜头，让人感到屋主人被动的神态和不速之客的坦然镇定。这一呈逆向的表现方式，也加深了情节发展的

惊险程度。

陈宝钥的第二个反应是"莫知所以"。这显然是不知林四娘为何人，此行目的所在，又安知如何处理？

陈宝钥的第三个反应是"疑其仙侠，不得已，揖就坐。"这一变化来自对林四娘进一层的观察。林四娘初次亮相给陈道台的映象是："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接着发现这位美丽的少女"蛮髻朱衣，绣半臂，凤鞯靴，腰佩双剑"，俨然一副侠客的装束，自然由惊叹其人之丽，转而惊惧其人之威了。惊其丽是在"陈惊愕"时完成；俱其威是在林四娘"至前万福"时完成；由惊愕而惊惧的心态演变自自然然，令人信服。同时，对林四娘的外型描写也由粗而细，由容貌描写而趋服饰描写；相应的，林四娘也由"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的妙龄少女而变成"腰佩双剑"的仙侠。

陈宝钥的第四个反应是"唯唯"应是。当林四娘说明其身分：其不仅为亡明衡王之宠妾，亦为阴世显现之仙侠；身世之显赫，转世之恐怖，加之言谈之柔中有刚，在情在理（"固无益于君，亦无损于君，愿无疑焉"。）陈道台唯唯应是自在情理之中。更何况陈乃汉人，复明之心未泯，一介柔弱女子尚能借馆宴客，以伸悼念之情，堂堂男子唯唯应喏更是义不容辞的。

人物性格富于变化是这篇小说的又一个艺术特色。

与陈宝钥初见时，林四娘是一副冷隽而又严厉的性格。林四娘并非主人却以主动者的身分出现，一言一行洒脱大方，有情有理，给人一种泼辣干练的感觉。对比之下，陈宝钥本为主人却处处显得十分被动，一举一动畏畏缩缩，狼狈不堪。当故事发展到林四娘与陈宝钥的交往，不同于"燕坐斋中"宁静安闲的气氛，书斋中"笑语酬酢"，觥筹交错，气氛十分热烈。相应的，林四娘的性格也由冷隽严厉而变得热情洋溢，继而哀婉多情。分别之际，林四娘更是依依惜别，百般珍重友情。陈宝钥也由起初对林四娘的疑惧变成信赖。情节的发展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变化又决定着情节发展的趋向。作者以人物性格为主导，细致周密地安排着情节，致使一篇不足五百字的短文将人物性格塑造得十分丰满。

描写详略得当是这篇小说的第三个艺术特色。就结构而言，全文分初见、交往、分别三个过程。初见描写最为详细，从林四娘的装束到陈宝钥的惊惧神态，无不刻画得逼真生动，细致入微。而交往和分别的情形则粗线勾勒，只绘轮廓。林四娘是作者描写的主要对象，不光注意写其语言、举止、装束，同时反复强调死而复生的种种神异之处，从来去无迹到宴客的“嘉肴旨酒，不异人世，然亦不知从何以至”一一写到，绝不略过。陈宝钥是衬角，故在初见时作过正面描写，其后则不再作正面描写。如此有详有略，不平均使用笔墨，故使结构凝练，表达精巧。（刘亚玲）

女　侠

从侄鹓因述莱阳王生言：顺治初，其县役某，解官银数千两赴济南，以木夹函之。晚将宿逆旅，主人辞焉。且言镇西北不里许，有尼庵，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导之往。方入旅店时，门外有男子著红帩头，状貌甚狞。至尼庵，入门有厅廨三间，东向，床榻备设；北为观音大士殿，殿侧有小门，扃焉，叩门久之，有老妪出应。告以故。妪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朱封镝山门而入。役相戒夜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风骤作，山门砉然而辟。方愕相顾，倏闻呼门声甚厉。众急持械以待，而廨门已启。视之，即红帩头人也。徒手握束香掷于地，众皆仆。比天晓始苏，银已亡矣。急往市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唯投尼庵客则无恙。今当往诉耳。然尼异人，吾代往求之。”至则妪出问故，曰：“非为夜失官银事耶？”曰：“然。”入白。顷之，尼出。妪携蒲团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来此弄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顾妪入，牵一黑卫出，取剑臂上，跨卫向南山径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市人集观者数百人。移时，尼徒步手人头，驱卫而返。驴背负木夹函数千金，殊无所苦。入门，呼役曰：“来！视汝木夹，官封如故乎？”验之，良是。掷人头地上，曰：“视此贼不错杀却否？”众聚观，果红帩头人也。众罗拜谢去。

比东归，再往访之，庵已镝闭，空无人矣。尼高髻盛妆，衣锦

绮，行缠罗袜，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挟妪偕来，不知何许人。常有恶少夜入其室，腰斩掷垣外。自是无敢犯者。"

——选自《历代笔记小说选》上海书店1984年版

这篇传奇小说选自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述了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侠客的故事。作品描写了某县役解官银往济南，途中投宿尼庵，被强盗劫去官银，后来在女侠的帮助下，杀了强盗，夺回官银。整个作品情节紧张曲折，引人入胜。

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女侠的形象。作者先写强盗的猖獗，用反面人物作衬托，突出女侠的形象。强盗们敢明目张胆地站在客店门口等着抢劫过往的旅客，因此，镇上的客店晚上都不敢留客住宿，而是劝旅客去镇外的尼庵去住。接着，作者又着意描写了尼庵的环境。它不但备有客房，而且"床榻备设"，样样具全，俨然就是一家旅店。但尼庵也并不是"保险箱"，强盗还是从官差手里抢劫了银子。写到这里，女侠还没有登场，但这正是作者手法的高妙之处。作者以猖狂的强盗作铺垫，在对比中完成女侠形象的塑造；同时，这也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充满惊险味道。只有写活强盗，才能使女侠的形象生动真实。因此，作者不仅写出了强盗猖狂的一面，也写了强盗凶悍、狡黠的一面。官差们住进了尼庵并没有放心睡觉，而是"相戒夜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伺之"。尽管官差们张弓拔剑如临大敌，但强盗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是"徒手握束香掷于地"，就轻而易举地把银子抢走了。故事发展到这里，女侠才在"千呼万唤"中登场。在作者的笔下，她豪爽高傲，疾恶如仇，当她听说有人在尼庵里丢了银子，就决心伸张正义，为民除害。她武艺高强，胆量过人，单枪匹马杀入匪巢，不但杀了强盗，而且夺回了官差失落的银子。在这里，作者并没有赘述女侠如何杀强盗夺官银，只是简略地描写女侠"其行如飞，倏忽不见"，不多时，就已"徒步手人头，驱卫而返"。这一段行动描写简练生动，和前面对强盗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盗虽然凶悍、狡黠，"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而且，敢在官差严密的防范中从容地抢走官银。但是，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强盗的本领在女侠面前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在这里，作者用一个"笑"字来表现女侠的神态，而这个"笑"字正好体现了女侠蔑视强盗的心理状态，也极传神地表现了女侠高傲的性格特征。在此之前，作者虽然借他人之口对女侠进行了层层的渲染、铺陈，但女侠的形象一直处在朦胧中。只有此时，女侠的性格特征才突现出来，给人一种活生生的真实形象感。这种虚实的对比，对女侠的形象塑造也是恰到好处的。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对女侠的描写文字并不多，只是在强盗抢走了官银之后才对女侠作了具体描写。虽然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作者对女侠有一段补充说明式的描写，但却给人一种游离之感。这就使整篇小说在结构方面显得不够严谨，也破坏了人物形象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刘亚玲）

《夜谈随录》

《夜谈随录》作者和邦额，字闲斋，号霁园主人。清代满族，乾隆年间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尝做过县令（《啸亭续录》）。

全书分为四卷，共有传奇和志怪小说160篇左右，其中多数讲的是狐鬼妖魅的事情，很显然是受了《聊斋志异》的影响，但它在思想内容及艺术上都远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比。

首先，《夜谈随录》中所写的狐鬼与人相交的故事，大多停留在道听途说式的文字记录上，狐鬼基本以媚人的面目出现，人对它们的态度也多是恐惧和厌恶。作者写这些故事，目的在于劝善惩淫，告诫人们不要迷于色和毁于色。这与《聊斋志异》中的那种籍人与鬼狐相恋，来表达作者对理想爱情与生活的追求的作法明显不同。所以《夜谈随录》虽然是在模仿《聊斋志异》，但在内涵上不及后者深刻。说教意味较浓，故事显得乏味单调，人物形象也较苍白。

但是，此书在内容上也自有其可取之处。作者敢于反映由于黑暗的统治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种种怪异，诸如父母迫于饥寒将男孩乔扮女孩卖与官家为奴，以得到十倍于男孩的价钱；作乱的叛军掳掠妇女，竟不问老少美丑；当权的达官显贵荒淫暴虐，草菅人命。虽

然和邦额思想中参杂着儒释道三家思想，他写这些的出发点也并非因愤世疾俗，只不过是劝恶从善．但他毕竟能察觉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正常，并能触及造成这些不正常的社会根源，这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功劳。

在艺术上，《夜谈随录》也有其独到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结构的安排上，采用的是平铺直叙的手法，从开始到结尾，按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写来，没有时间上的跨越及追溯，一个故事便只有一条线索，很少铺垫烘托一类，显得比较简单、朴素。每一个故事都好象是茶余饭后的闲谈一样，作者的目的只在于讲明白故事本身，只要大家听懂便可以了．所以他很少注意小说创作过程中结构上的修饰和巧妙安排，一切都以一种近乎自然的状态呈现给读者。这种写法简单明了，叙述性很强同时又不失可读性。虽然这种方法使小说结构上有时不免失之粗糙和呆板，但读起来却自然、亲切，仍然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夜谈随录》的语言简明质朴。作者将口语与书面语结合起来，给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都创造了便利条件．使作者的“叙述”娓娓动听，仿佛他要吸引的对象不是读者而是听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虽然并没有很大的突破，但作者能注意抓住人物的语言、神态、心理活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使人读来有如在目前之感，不足之处在于很少有个性十分鲜明，让人读之不忘的角色。（笑竹）

米 芗 老

康熙间，总兵王辅臣叛乱。所过掳掠，得妇女不问年之老少，貌之妍丑，悉贮布囊中，四金一囊，听人收买。

三原民米芗老，年二十未娶，独以银五两诣营，以一两赂主者，冀获佳丽。主者导入营，令其自择。米逐揣摩，捡得腰细足纤者一囊，负之以行。至逆旅启视，则闯然一老妪也。满面瘢耆，所近七旬。米悔恨无及，默坐床上，面如死灰。无何，一斑白叟，控一黑卫载一好女子来投宿。扶女下，系卫于槽，即米之西席委装焉。相与拱揖，各叩里居姓字。叟自述刘姓，虾蟆洼人，年六十七。昨以

银四两，自营中买得一囊人，不意齿太稚，幸好颜色，归而着以纸阁芦帘，亦足以娱老矣。米闻之，心热如火，惋惜良深。刘意得甚，拉米过市饮酒。米念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计亦得。乃从之去。

妪俟其去远，蹀躞至西舍，启帘入。女子方掩面泣，见妪，乃起敛衽。秋波凝泪，态如雨浸桃花。妪诘其由。女曰："奴平凉人，姓萬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皆被贼杀，奴独被掳，逼欲淫污。奴哭骂，群贼怒，故以奴鬻之老翁。细思不如死休！是以悲耳。"妪叹曰："是真造化小儿颠倒众生，不可思议矣。老身老而不死，遭此乱离，且无端窘一少年，心亦何愁！适见尔家老翁，龙钟之态，正与老身年相当；况老夫少妻，未必便利。彼二人一喜一闷，不醉无归；我二人盍李代桃僵，易地而寝。待明日五更，尔与吾家少年郎早起速行，拼我老骨头，与老翁同就于木。勿悲也。"女踟蹰不遽从。妪正色曰："此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举两得之策也。可速去！迟则事不谐矣。"即解衣相易，女拜谢。妪导入米房，以被覆之，嘱勿言；乃自归室，蒙首而卧。二更后，叟与米皆醉归。奔走劳苦，亦各就枕。三更后，米梦中闻叩户声，披衣起视，则老妪也。米讶曰："汝何往？"妪止之，令禁声，旋入室闭户，以情告之。米且惊且喜，曰："虽承周折，奈损人利己何？"妪哂曰："不听老人言，则郎君弃掷一小娘，断送一老翁矣！于人何益？而于己得无损乎？"米首肯，妪启衾促女起，嘱之再四。米与女泣拜。妪止之，嘱早行，"恐叟寤，老身从此别矣！"即出户去。米亟束装，女以青纱幛面，米扶之出店。店主人曰："勿乃太早发？"米漫应之曰："早行避炎暑也。"遂遁去。

翌日，叟见妪大惊。诘知其故，怒极，挥以老拳。妪亦老健，搒掠不少让。合店人环视如堵。叟忿诉其冤，欲策蹇追之。闻者无不粲然。居停主人曰："彼得少艾而遁，岂肯复遵大路，以俟汝追耶？况四更已行，此时走数十里矣。人苦不自知耳，人苟自知而安分者，竟载此媪以归，老夫妻正好过日，勿生妄念。"叟痴立移时，气渐平，味主人言，大有理。遂载妪去。迄今秦陇人，皆能悉之。

——选自《明清文言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是《夜谈随录》中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悲

剧性的。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争斗，遭殃的却是下层人民。乱兵们到处杀人抢动，掳来的妇女竟“不问年之老少，貌之妍丑”，都装在布袋中出卖。葛氏女才十七岁，父母兄弟便都遭杀害；她被掳后几乎遭奸污，后也被装在布袋里卖，而且是被特意卖给一个老头子。乱兵掳卖妇女的情形和葛氏女的遭遇虽然不是故事的描写重点，但由此亦足以看到战乱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破坏。

在悲剧性的背景之下，故事中的主要情节又表现出强烈的喜剧色彩。民间有“隔口袋买猫”的俗语；而现在连人也要“隔口袋买”，这就难免要出现“造化小儿（指掌管命运的上帝）颠倒众生”的滑稽情形了。一位名叫米芗老的小伙子，因尚未娶妻，故很想买得一位“佳丽”。他事先贿赂了主卖者，被允许逐一揣摩，挑出了“腰细足纤”的一袋。但驮回旅店来开袋一看，里面竟是一位“满而癞耆，年近七旬”的老太婆！另一位六十七岁的刘老头也去军营中买“囊人”，买回来的又偏偏是一“少艾”（即年轻漂亮的女子）。这两对老少悬殊、极不般配的男女在旅店中碰在一起，难免要演出更富喜剧性的下一幕来。

那位老太婆见两对男女似乎都配“颠倒”了，又问明了葛氏女的悲惨经历，便决计“李代桃僵”，以便“各得其所”，尤其是成全两位年轻人。两位年轻人开始都不忍“损人利己”，但老太婆却坚持认为这是“一举两得”，否则“于人何益？而于己得无损乎”最后促成了一对年轻人的远走高飞。第二天刘老头明白过来后虽与老太婆大闹一场，但最后还是安静下来，听从了旁人的劝告，赶着黑毛驴（黑卫）驮着老太婆回去了。这一番“掉包”是颇有谐谑效果的——当刘老头向围观的人们“愬诉其冤”时，人们都大笑起来（“无不粲然”）。这个小故事本身的喜剧色彩，与当时社会环境的悲惨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反衬。

这个故事表现了下层人民在患难中的通情达理和互相帮助精神。那位老太婆一心成全两位年轻人，自己甚至准备与刘老头拼命（“拼我老骨头，与老翁同就于木”），其舍己为人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故事的结局虽不是完全的“皆大欢喜”，但从客观上看四个人之

间显然是各得其所了。劳动人民在调解内部矛盾时表现出来的可贵品质，与乱兵们的匪盗行径，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

这个故事的情节颇为离奇，但这并不妨碍小说在描摹人情世态上的真实感。作者把握住了四个人物的性格基调，同时又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具体事境中的心态变化。因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并不虚假做作，只是事件本身显得“凑巧”罢了。另外，作者善于描写人物的情态。米芗老在发现买来的是一个老太婆时的沮丧，在碰上那一对“老夫少妻”时的惋惜，葛氏女在“细思不如死休”时的悲戚，以及刘老头开始时的“意得甚”和后来的“怒极”等，都描写得很生动。（雅坤）

陆 水 部

周南溪先生常述其亡友水部主事陆公荣不谨，有罪戍察哈尔时，单骑至归化城赁驼。有赵姓者，以二驼应。一乘，一载行李。既而曰：“君无仆从，与我三驼价，仆我可乎？”水部如其言，立券授银。将发，其一驼以马代，曰：“驼上下难，马便。”陆知其绐己，盖是时驼价四倍于马。自念：“彼贪利，吾贪路，驼马奚择焉。”遂行。行一日，赵曰：“一人难兼二役，牧与炊，君请择一。”陆领牧。又数日，称疾，陆牧且炊，赵坐食。适盆有宿餐冷热半，赵掇热者去，曰：“我不惯冷食。”陆笑曰：“汝北人，亦不惯耶？”乃饭冷者自食之。行两月，食无肉，骂，陆佯不闻；骂甚，辱及所生，陆正色曰：“吾纵不才，曾忝朝籍，况年倍汝，奈何至是？”赵曰：“唍！罢职即民耳。老去死来，蝼蚁引领入矣，尚以此傲我乎？”骂益盛，陆掩耳走至牧所，坐草中。雪纷纷下，追忆昔时，歌《鹿鸣》，登玉陛，在家妻孥相守，出门童仆相随；今破帽敝裘，昼行夜牧，掬蹄涔饮，拾马通炊，肤裂肌消，手龟足皲，又不幸为鼠子所窘辱，不禁涕泗交颐，仰天大恸，曰：“天乎！不意我陆公荣竟至此！”拔佩刀欲自刎，既又自念曰：“吾奉命从军，此非吾死所。”

方忖念间，忽见一老翁，年约七旬，方袍古冠，扶筇而至，揖陆而进之曰：“伤哉！贵人失路若此！寒家去此数武，粗粝生刍，足

以供给。”陆感之，而阴怪其衣冠不时。陆意颇逡巡，翁笑曰：“夫以穷发之北，得居停主人如老夫，亦幸甚矣，奈何以物外见疑？”陆释然，问姓名，自称黎公。相将行数里，越土山，得巨宅一区，缭粉砌，荫青松，雅洁清幽，迥殊塞外。入门，俊仆十余辈传呼：“太翁邀得陆主事来矣！”即有二少年，华服出迎，执礼綦谨。登堂，陆拜，翁答拜；少年拜，陆亦拜。翁掖之曰：“此吾家豚犬，君不当受其拜耶？”俄而，列烛张筵，穷极水陆。酒再巡，陆请辞去。翁曰：“君尚欲听驼人之余骂乎？老夫虽俭陋，犹畜驽马数十匹，足以代君步，此时不必予计。”陆唯唯。翁曰：“老夫家本沈阳，流寓于此，几五十年矣。幸与老妻相守，生四子三女。长子青，入秦探亲未返；少子碧，方在襁褓；次子苍，三子白，所见二子是也。长女阿红，嫁于大同；次女阿黄，嫁于杭城；在阁者，三女阿紫而已。”顾谓二子曰：“入语阿䶊，可同阿紫出见客也。”陆辞：“不敢当。”翁曰：“因是通家，无回避者。”二子趋入，良久，将命而出曰：“母已设馔于室，谓堂上寒，请翁挽客入内，当亲奉杯酒表意也。”翁笑曰：“有媪周折如此，君当以得贤内助贺我也。”急延入室。

室中燃画烛，张锦屏，钩蒜垂帘，氍毹铺地。美婢数十人，拥媪而立，被服鲜华，年与翁将。陆拜，媪答拜。翁曰：“何不见阿紫？”媪曰：“想羞容，不肯便来耳。”翁笑曰：“儿女态每每如是，但使出嫁半年，亦便似渠二姊，面皮如城堵墙矣。”一室皆笑，媪又使人往促之。移时，一双鬟婢启帘报曰：“紫姐来矣！”随以目视陆，含笑而去。既而女至，粉黛云从，麝兰雾霈，年可二九，光艳艳伦，侧立筵前，俯首理袖。翁媪同声曰：“儿勿尔尔，陆君非外人也。”强女再拜，始各就座。酒炙并陈，笙箫聒耳。夜将半，陆曰：“且休。今宵之会，诚所谓雅集也。盍赋诗以纪，安用此繁弦急管为？”翁曰：“善。”亟命撤乐。侍儿捧砚舒笺，濡毫授陆。陆被酒兴豪，赋七言近体诗一章，中有“碧血丹心迁客恨，云鬟玉臂故园情”之句。翁览之笑曰：“观君此诗，谓能忘情于小女，老夫不信也。”陆惶恐避席而谢曰：“鄙人讵有异心，聊以自感，故有是鸣，希翁谅之。”翁曰：“此亦数也，小女与君有夙分，遇非偶然。合须蠲吉，与君琴瑟

耳。”是夕尽欢，陆觌觌而目，醉不能语，二子伴陆出宿斋中。翌日，陆请行。二子留鞭截镫以止之。陆无如之何。

居数日，有翁之宅相胡秀才者谒曰："舅氏慕君名士，欲以少女奉箕帚，幸弗弃也。”陆辞谢曰："西粤鄙人，身荷重罪，行年五十，落拓穷边，自活未遑，敢累及他人爱女乎？望致语令舅，善为我辞。”胡曰："不然。吾相君面有死气，远期不过二年。舅氏得道有年，附之足以免祸。况表妹不恶，贞静幽娴。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一文，成此奇缘，自受多福。否则，孤立无偶，窃恐祸至时，欲求一个援手救，不可得也。”陆心动，因出玉蟾蜍一枚以聘，并以交桂二束，奉胡以为谢曰："感君进药石之言，故以药为报。”胡拜纳而去。

花烛之期将届之前二日，胡与黎氏二子，携酒来斋中，与陆小酌。未半，复话及赘婿事。胡盛赞阿紫淑美，陆得意甚，且中酒，乃大言曰："若人之丰姿，予已初到时审谛之矣。特笑老翁不学，命名阿紫。夫阿紫者，狐狸之称，淫妇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言未毕，胡愕然失色，二子颈赤，拂袖而入。胡跌足曰："君失言矣！予执柯之功，乃至此休哉！可惜，可惜！”陆茫然不解所谓。俄而，翁与二子俱至，立帘下，以扶杖指陆曰："何物书痴，轻薄至此！辜负老夫左顾何足恨。所可恨者，必害得小女子数日不餐也。君自薄福，于我何尤！行矣，请从此决！”言讫，于袖中采白银一锭，掷地有声，去不复顾。胡亦太息而去。陆深至愧悔，酒力尽消，隐几而卧。昧爽方觉，则身坐一大石旁，砂碛茫茫，无复第宅。始大惊异，取视白金，固朱提也。徘徊怅惘，泣下数行。

赵已不知所向，重至牧所，驼马俱无，茕茕竟日，得遇周南溪先生，适乘一驼两马而来。乃订交于积雪之间。子路备详所遇，南溪决其为狐，且讶曰："昨遇一人，哭于道周，询之，自称山西姓赵，有一驼一马，为暴客劫去，想即与公为仇者。”陆质其年貌，果赵也。天之报施于人，岂爽哉！相与叹息者久之。

——选自《夜谈随录》卷三

这是一篇有深刻寓意的短篇小说。据当时人记载与后人考证，小说中的陆公荣，暗指清代雍正年间广东举人陆生楠。陆生楠以军功

得授江苏吴县县令，入京朝见皇上时，由于敢于直言相谏，引起雍正皇帝的厌恶，指责他“倨傲诞妄”，“举动乖张”，于是留京以主事试用，并派人加以监视。后来，陆生柟被革职查办，充军察哈尔。又因他曾写《读通鉴论》，雍正七年，被满人王锡保举发。雍正皇帝便用断章取义的拙劣手法罗织罪名，终于以“大逆不道”之罪，将陆生柟处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文字狱，朝野震动很大，影响也很恶劣而深远。根据记载，这一冤案，开“以论前史获罪”之先河。

表面上看，这是一篇写人狐相恋的小说。在作者笔下，从水部主事被贬为流放罪犯的主人公陆公荣，在充军途中饱受驼夫的盘剥、折磨、欺凌与辱骂。作者极力渲染主人公处境的险恶以及心境的凄凉悲苦。然后，作者把笔锋一转，集中铺写他在艰难困苦中与狐仙相遇。狐仙黎公将他奉为上宾，尽力招待，并将小女阿紫许他为妻，这给处于困境之中的陆公荣以极大的安慰。然而，他在酒醉之后议论阿紫名字时，无意之中评价这个名字不好，是狐狸的名字，而狐狸则是“上古之淫妇”。这在狐仙们看来，陆是在指着自己的鼻子骂，因而引起误解，致使婚姻完全破裂。但陆却茫然不知所措，根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人狐相恋的言情志怪小说而言，本篇也构思新颖巧妙，不落窠臼。实际上，这篇是以婚姻为掩护的政治小说。作者以暗喻的手法，以小说中主人公陆公荣酒后无意中得罪狐仙，来说明陆生柟触怒皇帝完全不是有意的。并以小说中的主人公宴席间即兴吟出“碧血丹心迁客恨，去鬟玉臂故园情”之句，说明陆水部对皇帝的忠心耿耿，暗指陆生柟直言进谏，乃是忠贞皇帝的表现，对其治罪实在是大冤案。

这篇影射当时的文字狱，暴露封建最高统治者多疑残忍的小说，反映的问题尽管非常曲折，但是却相当尖锐，几乎给作者造成灭顶之灾。满人昭梿在《啸亭杂录》里指出：“和邦额此条，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论劾者，可谓侥幸之至。”在此人看来，和邦额为陆生柟鸣冤叫曲，应该与之同罪。由此可见，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之下，根本谈不上言论自由。（刘　铮）

《谐铎》

《谐铎》，十二卷，清代乾隆举人沈起凤作。这是一部有意识效法《聊斋》之作。其中某些故事，不仅情节荒诞，具有传奇色彩，而且蕴含强烈的批判意识，充满喜剧情调。例如卷八的《棺中鬼手》，叙述陈某路过山东，"投止一寺院，见东厢积棺三十余口。西厢一棺，岿然独存。三更后，棺中尽出一手，皆焦瘦黄瘠者，惟西厢一手，稍觉肥白。"陈某"解囊橐，各选一大钱予之。东厢鬼手尽缩，西厢一手伸出如故。"直至他"提两贯钱置其掌，鬼手顿缩"。"陈讶之，移灯四照，见东厢之棺，皆书饥民某字样，而西厢一棺，上书某县典史某公之柩。"作者以构思奇特的遇鬼故事，嘲讽了地方官吏的贪得无厌。又如《镜里人心》，描写富商之子十六岁，尚不能辨菽麦，请扬州兴教寺魔镜叟诊治。老叟以古镜细照，诊断此子之心"外裹酒肉气"，"内裹金银气"。于是，"令其子闭置一室，饥则食以腐渣，渴则饮以苦水，"如是者半年，酒肉气尽除。至于金银气，由于某妻受胎时，"金银堆积内房"，胎儿"适感其气，以至迷塞七窍。欲求克治之法，急向文昌殿惜字库，取纸灰两斛，拌墨汁数斗，丸作桐子大，朝夕煎益智汤送下。"不到三个月，老叟取镜又照，"见六窍玲珑，惟一窍钝塞如故。"此窍名之曰"文字窍"，因为富商家不宜有读书种子，故留此一窍。这则故事，宛如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调谑性地贬斥了出身铜窟，耳濡目染，以至"外似金光，而内实铜臭"，"读书不能成诵"的富家子弟。还有讽刺科举的《读书贻笑》，讥弄相士的《龟鉴》等，既针砭时弊，又妙趣横生。

由于作者刻意摹仿《聊斋》笔法，因而此书的描写也较委曲，叙述层次井然，并运用传奇章法，展示志怪那种变幻莫测之状。然而，二书在艺术上也有一些差异。首先，从题材来看，《聊斋》里有关狐仙鬼怪的故事较多，并以人狐，人鬼之恋，讴歌纯真爱情之作也多；而《谐铎》中则以记世间的奇怪趣事为主，描写爱情之作寥寥无几。其次，《谐铎》比《聊斋》写实成分重得多。就小说的记实性而言，此书强于《聊斋》。但由于没有《聊斋》那种大胆的虚构，酣畅淋漓地纵横开合，浓墨重彩地尽情描绘，因而文学性就略逊一筹。

再有，蒲松龄力图在小说中突出自己满腔的“孤愤”，笔下调侃之际，流露出悲怆之气；而沈起凤胸中也有些孤愤之情，但过于在“谐”上下工夫，致使笔下的戏谑，显得浅露，并公然写出《酒戒》、《色戒》、《财戒》，《气戒》之类故事，板着面孔规训世人，意趣全失。（晓　明）

恶　饯

桂江卢生，有族兄任狄州道司马，往依之，而两月前已擢镇西太守。囊无资斧，流寓沙尼驿。幸幼习武事，权教拳捧为活。驿前枣树两株，围可合抱，时当果熟，打枣者日以百计。卢笑曰：“装钩削梃，毋乃太纡。吾为若辈计之。”袒衣趋左首树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树上枣簌簌堕地。众奇之。旁有一髯者笑曰：“是何足奇！”亦袒衣趋右首树下，以两手对抱，而枝叶殊不少动。卢哂之。髯者曰：“汝所习者，外功也。仆习内功，比树一经著手，转眼憔悴死矣。”卢疑其妄。亡何，叶黄枝脱，纷纷带枣而堕，而树木僵立，宛若千年枯木。卢大骇。髯者曰：“孺子亦属可教。”询其家世，并问婚未。卢曰：“予贫薄，终岁强半依人，未遑授室。”髯者曰：“仆有一拙女，与足下颇称良匹，未识足下肯俯纳否？”卢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覆翼之，固所愿也。”髯者喜，挈之同归，装女出见。于是夕即成嘉礼。

明日，谒其内党，有老妪跛而杖者，为女之祖母；蛮衿禿袖，颀而长者，为女之嫡母；短衣窄裤，足巨如箩者，为女之生母；野花堆鬓，而粉黛不施者，则女之寡姊也。卢以女德性柔婉，亦颇安之。

居半载，见髯者行踪诡秘，绝非善类，乘其出游未返，私谓女曰：“卿家行事，吾已稔知。但杀人夺货，终至灭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将何以处我？”女曰：“行止随君，妾何敢决。”卢曰：“为今之计，惟有上禀高堂，与卿同归乡里，庶无贻后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卢以己意禀诸老妪。老妪沉吟久之曰：“岳翁未归，理宜静候。但汝既有去志，明日即当祖饯。”卢喜，述诸女。女蹙然曰：“吾家制度，与君处不同。所谓祖饯者，由房而室而堂而门，各持器械以

守，能处处夺门而出，方许脱身归里。否则，刀剑下无骨肉情也。”卢大窘。女曰：“妾筹之已熟。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敌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撑。生母力敌万夫，而妾实为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铁拐，如泰山压顶，稍一疏虞，头颅糜烂矣！妾当尽心保护，但未卜天命何如耳？”相对皇皇，竟夕不寐。

晨起束装，暗藏兵器而出。才离闺阁，姊氏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请吃此银刀脍去。”女曰：“姊休恶作剧，记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拥背。今日之事，幸为妹子稍留薄面。”姊叱曰：“痴婢子，背父而逃，尚敢强颜作说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间锤抵之。甫三交，姊汗淫气喘，掷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面笑曰：“娇客远行，无以奉赠，一枝竹节鞭，权当压装。”女跪请曰：“母向以姊丧夫，终年悲悼。儿虽异母，亦当为儿筹之。”嫡母怒曰：“妖婢多言，先当及汝。”举鞭一掣，而女手中锤起矣。格斗移时，嫡母弃鞭骂曰：“刻毒儿！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之去。遥望中堂，生母垂涕而俟。女亦含泪出见，曳卢偕跪。生母曰：“儿太忍心，竟欲抛娘去耶？”两语后，哽不成声。卢拉女欲行，女牵衣大泣。生母曰：“妇人从夫为正，吾不汝留，然饯行旧例，不可废也。”就架上取绿沈枪，枪上挑金钱数枚，明珠一挂，故刺入女怀。女随手摘取，砉然解脱，盖银样蜡枪头耳！佯呼曰：“儿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会其意，曳卢急走。将及门，铁拐一枝，当头飞下。女极平生伎俩，取双锤急架，卢从拐下冲出，夺门而走。女长跪请罪，老姬掷拐叹曰：“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随郎去，勿作此惺惺假态也。”

女随卢归里，鬻其金珠，小作负贩，颇能自给。后髯者事败见执，一家尽斩于世。惟女之生母孑身远遁，祝发于药草尼庵，年八十而终。有遗书寄女，女偕卢迹至尼庵，见床头横禅杖一枝，犹是昔年枪杆也。女与卢皆大哭，瘗其柩于东山之阳，庐墓之年，然后同反。

——选自《谐铎》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先描述髯者为自己女儿择婿，后铺

叙此家为离家的女儿女婿特殊的饯行方式，既妙趣横生，又寓意深远。

前面寥寥几笔交待之后，迅速展开比试功夫的场景，继而是允婚成婚。此节简明扼要，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又较为细致描绘比试过程，生动离奇，色彩斑斓。中间一段，则大书特书饯行始末，作者构思新颖奇妙，切入角度别具一格 。作者重点不去描写杀人越货的主犯疑者及其家中诸人的所作所为，而是集中笔墨，极力渲染女儿女婿离家的全过程。不仅女婿卢生，觉察岳丈一家的犯罪行为后，动员妻子与自己返回乡里。安居乐业，自食其力，以免同遭火焚玉石的结局，而且髫者小女也深明大义，知道杀人越货，终至灭亡的道理，表示“行止随君”，并与丈夫精心合计，尽力保护丈夫，“处处夺门而出”，充分表现刑事罪犯的家属，仍是心地善良的百姓，不愿长此下去，毅然决然地分道扬镳，选择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

本来，“祖饯”的特殊方式，把男女主人公推入刀光剑影之中。作者没有铺写一次次凶狠斗杀，只虚晃一枪，把重点放在展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上，着力描写男女之爱与母女之情。由于作者把这种爱与情，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更为感人。这里，既有各持器械拼杀的外部冲突，又有泣别亲人的内心矛盾，使男女主人公从商量归里，到“由房而室而堂而门”冲杀脱身而去，都处于惊心动魄之中，从而展示各个人物独特个性，真可谓栩栩如生。

作者艺术功力深厚，仿佛漫不经心信手几笔，却能勾勒出人物神态。例如，其姊先是“野花堆鬓，而粉黛不施”，后叱妹道：“痴婢子，背父而逃，尚敢强颜作说客耶！”并“取斧直砍其面”，斗了三个回合，就抵挡不住，“汗淫气喘，掷斧而遁。”其嫡母“蛮衿秃袖，颀而长”，举鞭一掣，与女主人公格斗，一会儿就弃鞭骂曰：“刻毒儿，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咄咄逼人。”呵声而去。而其祖母“跛而杖”，用铁拐“当头飞下。”女主人公“极平生伎俩，取双锤急架，”让丈夫“从拐下冲出，夺门而走。”祖母面对“长跪请罪”的小孙女，掷拐叹息：“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随郎去，勿作

此惺惺假态也。”特别是“短衣窄袴，足巨如箩”的生母，虽能力敌万人，但为女儿饯行时，“垂泪而俟”。女儿也“含泪出见，曳卢偕跪。”生母对女儿泣不成声地说：“儿太忍心，竟欲抛娘去耶？”又对“牵衣大泣”的女儿安慰道：“妇人从夫为正，吾不留汝。”并假装维持饯行旧例，取枪厮杀，实则“枪上挑金钱数枚，明珠一挂，故刺入女怀”。她害怕格斗中失手，杀伤女儿女婿，采用“银样蜡枪头”，还佯呼：“儿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后来，生母“孑身远遁，祝发于药草尼庵，”仍然一直把这枪杆放在床头，作为纪念，可见她作为母亲对自己女儿的一往情深。这篇小说所描述的全家五个女性所使用的兵器各不相同，由于其余四个女性与男妇主人公的亲密程度不同，因而四次斗杀的过程，以及相互的语言对答也不相同。作者掌握了这种分寸，写出了相互之间的细微差别，使这五个女性的个性特征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这篇小说脍炙人口，曾被改编为京剧《得意》，是京剧中一个颇具特色的传统剧目。（晓　明）

鲛　奴

茜泾景生，客闽三载，后航海而归，见沙岸上一人僵卧，碧眼蜷须，黑身似鬼。呼而问之，对曰：“仆鲛人也，为水晶宫琼华三姑子织紫绡嫁衣，误断其九龙双脊梭，是以见放，今飘泊无依，倘蒙收录，恩衔没齿。”生正苦无仆，挈之归里。其人无所好，亦无所能。饭后，赴池塘一浴，即蹲伏暗陬，不言不笑。生以其穷海孤身，亦不忍时加驱遣。

浴佛日，生随喜昙花讲寺，见老妇引韶龄女子拜祷慈云座下，白莲合掌，细柳低腰，弄影流光，皎若轻云吐月。拜罢，随老妇竟去。迹之，入于隘巷。访诸邻右，知女吴人，姓陶氏，小字万珠。幼失父，为里党所欺，三年前，随母僦居于此。生以婿贫可啗，登门求聘，许以多金，卒不允。生曰：“阿母居奇货不售，将使令千金以丫角老耶？”老妇笑曰：“蓝田双璧，索聘何嫌？且女名万珠，必得万颗明珠，方能应命。否则，千丝结网，亦笑越客徒劳耳。”生失望而

回，私念："明珠万颗，纵倾家破产，亦势难猝办。"日则书空，夜则感梦，忽忽经旬，伏床不起。延医诊视，皆曰："杂症可医，相思疾未可药也。"瘦骨支床，恹恹待毙。

鲛人入而问疾，生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但汝海角相依，迄今半载，一旦，予先朝露，汝安适归?"鲛人闻其言，抚床大哭，泪流满地。俯视之，晶光跳掷，粒粒盘中如意珠也。生蹶然而起曰："愈矣!"鲛人讶其故，生曰："予所以病且殆者，为少汝一副急泪耳。"遂备陈颠末。鲛人喜，拾而数之，未满其额。转叹曰："主人亦寒乞相，得宝骤作喜色，何不缓须臾，为君尽情一哭也。"生曰："再试可乎?"鲛人曰："我辈笑啼，由中而发，不似世途上机械者流，动以假面向人。无已，明日携樽酒，登望海楼，为主人筹之。"生如其言。侵晨，挈鲛人登楼望海，见烟波汨没，浮天无岸。鲛人引杯取醉，作旋波宫鱼龙曼衍之舞。南眺朱崖，北顾天虚，之罘碣石，尽在沧波明灭中，喟然曰："满目苍凉，故家何在?"奋袖激昂，慨焉作思归之想，抚膺一恸，泪珠迸落。生取玉盘盛之，曰："可矣。"鲛人曰："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放声一号，泪尽乃止。生大喜，邀之同归。鲛人忽东指笑曰："赤城霞起矣!蜃楼十二座，近跨鼍梁，琼华三姑子，今夕下嫁珊瑚岛钓鳌仙吏，仆灾限已满，请从此逝。"耸身一跃，赴海而没。生怅然独反。

越日，出明珠登堂纳聘。老妇笑曰："君真痴于情者，我不过以此相试，岂真卖闺中女，腼颜求活计哉?"却其珠，以女归生。后诞一子，名梦鲛，志不忘作合之缘也。

——选自《谐铎》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篇以古时神话传说为素材的小说，经作者一番再创造，赋予了新的内涵，集中指斥以金钱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时代虚伪奸诈的世俗风气。关于鲛人的传说，魏晋人张华所撰《博物志》中记云："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作者把这一美妙的传说纳入自已的故事框架，大胆虚构，编造出一系列生动感人的情节，描绘出一幅幅瑰丽多彩的画图。例如，景生如何在海岸的沙滩上收容飘泊无依的鲛奴；在

景生家中，鲛奴饭后必“赴池塘一浴”；景生因相思病入膏肓，鲛奴“抚床大哭，泪流满地”；最后，鲛奴又如何返归大海。作者以自已的丰富想象，对鲛奴进行了拟人化描写。例如，鲛人见主人病重，悲恸大哭；进而见主人得自己泪水之珠病愈，听其“备陈颠末”，心喜；拾珠“未满其额”，又叹息不已。这一哭一喜一叹，层次井然地表现了鲛奴的心理和行动的变化，简直把鲛奴写活了。

作者在展示色彩绚烂的神话场景的同时，融入了一条世俗生活的线索，即穷书生景生向贫家女陶万珠求婚的过程。陶万珠的母亲为女求婿，不重钱财重人品。陶母索珠，只是试探求婚者是否有诚意。从索珠到却珠，表现出这位孀贫老妇既洞悉人情世故，练达老辣，又心地善良，爽直明快的独特个性。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之下，这两条线索如两条游龙戏水，相互曲折运动，搅起一层层波澜，眩人眼目。

作者工于场面的铺陈描摹，如景生和鲛奴登望海楼一节，先是环境的介绍：“烟波汩没，浮天无岸”。接着，鲛奴“引杯取醉，作旋波宫鱼龙曼衍之舞。”颜师古注《汉书》中的“曼衍鱼龙”为：“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衍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光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这里用此形容鲛奴的表演，颇为贴切。进而反映鲛奴思乡之情：“南眺朱崖，北顾天虚，之罘碣石，尽在沧波明灭中。”鲛奴触景生情，喟然叹息：“满目苍凉，故家何在？”叹罢，心中伤悲，“奋袖激昂，慨焉作思归之想，抚膺一恸，泪珠迸落。”直至“放声一号，泪尽乃止。”后来，景生邀请鲛奴一道归家，他忽然笑指天空中霞光蜃楼的奇异景象，对景生说：“仆灾限已满，请从此逝。”随即纵身跃入海中。这一系列的描摹，仿佛一组电影镜头，表达了由悲至喜的片断，历历在目。

作者在小说中借鲛奴之口，讲明鲛人笑啼，都是“由中而发”，而不是“假而向人”，因此能泣泪成珠，并让老实痴情的景生，终于缔结良缘，反映出作者劝世的苦心以及对封建末世世风日下的不满

与忧患。（华　森）

壮夫缚虎

沂州山峻险，故多猛虎。邑宰时令猎户捕之，往往反为所噬。有焦奇者，陕人，投亲不值，流寓于沂。素神勇，曾挟千佛寺前石鼎，飞腾大雄殿左脊，故人呼为焦石鼎云。知沂岭多虎，日徒步入山遇虎辄手格毙之，负以归，如是为常。

一日入山，遇两虎帅一小虎至，焦性起，连毙两虎，左右肩负之，而以小虎生擒而反。众皆辟易，焦笑语自若。富家某，钦其勇，设宴款之。焦于座上，自述其平昔缚虎状。听者俱色变。而焦益张大其词，口讲指画，意气自豪。倏有一猫，登宴攫食，腥汁淋漓满座上。焦以为主人猫也，听其大嚼而去。主人曰："邻家孽畜，可厌乃尔！"亡何，猫又来。焦急起奋拳击之，座上肴核尽倾碎，而猫已跃伏窗隅。焦怒，又逐击之，窗棂尽裂，猫一跃登屋角，目眈眈视焦。焦愈怒，张臂作擒缚状，而猫嗥然一声，曳尾徐步，过邻墙而去。焦无计所施，面墙呆望而已。主人抚掌笑，焦大惭而退。

夫能缚虎而不能缚猫，岂真大敌勇小敌怯哉？亦分量不相当耳。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千斤之弩，不可以中鼷鼠。怀材者宜知，用材者益宜知矣。

铎曰："丙吉问牛喘，而兵刑钱谷不对。非不对，是不能也。于何知之？知之于焦生之缚猫。

——选自《谐铎》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这是一篇充满哲理性的小说，作者通过讲述壮夫焦石鼎勇力非凡，能毙虎缚虎而不能逮猫的故事，说明才有专用，用才要适当的道理。作者认为，分量不当，就会徒劳无益。例如，用盛牛那么大的鼎烹小鲜就不行，以千斤拉力的硬弓去射一只小鼷鼠就难射中，使用东西要恰当地掌握分寸。这个道理，怀才者应有自知之明，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用才者更应洞悉其间，量才而用。作者还进一步解释道：有人认为西汉大臣丙吉巡视乡间，不去过问地方的兵刑钱谷，而看见农人驱牛劳作，牛喘吐舌，则令骑吏过问，属于举止失

当。我觉得这样理解不正确。在当时情况下，丙吉不能过问兵刑钱谷之事，否则，就象焦生缚猫那样可笑。这里，作者由浅入深，论今谈古，娓娓动听地描述了一个颇有辩证意味的哲理，发人深思。

作者在描述壮夫缚虎与捉猫的过程时，采用了夸张和对比的手法。一方面，作者极力夸张渲染壮夫的神勇："曾挟千佛寺前石鼎，飞腾大雄殿左脊"；"知浙岭多虎，日徒步入山，遇虎辄手格毙之，负以归，如是为常"；特别是他"一日入山，遇两虎帅一小虎至"，"连毙两虎，左右肩负之，而以小虎生擒而反。"另一方面，壮夫击猫时，"急起奋拳击之，座上肴核尽倾碎，""又逐击之，窗棂尽裂"，终至"无计所施，而墙呆望而已。"作者也极力夸张壮夫击猫时的动作神态，并与毙虎相对照，产生一种喜剧性效果。特别是描述壮夫在宴席上"自述平昔缚虎状"，"张大其词，口讲指画，意气自豪"，紧接是捉猫无能，引得"主人抚掌笑。"其间，"焦愈怒，张臂作擒状，而猫嗥然一声，曳尾徐步，过邻墙而去。"以焦的急迫与猫的安然相对比，更属妙笔生花。作者详细叙写壮夫捉猫的可笑动作，对壮夫进行了漫画式的刻画，给人深刻的印象。

在小说中，作者熔叙述与议论于一炉，既生动形象，又透彻精辟。这种以散文似笔法创作小说的尝试，还是较为成功的。（华森）

村姑毒舌

内姑丈陈公永斋，己丑大魁天下，给假南行。行至甜水铺，旁有小村落，绿树荫浓，野棠花妥，顾而乐之，遂步屧独行，忘路远近。村尽处，见竹篱半架，左有双黑扉，一女郎倚扉斜立，捉风中絮搓掌上，嗤嗤憨笑。陈睨之，魂飞色夺。因兜搭与语，女郎不怒亦不答，但呼阿母来。亡何，一驼背媪出，问女何为？女曰："不知何处来一莽汉，烦絮煞人。"陈意窘，诡以乞浆告。媪曰："斗室难容客坐，小慧，取一瓯凉水来。"女嗳声而进。陈曰："令嫒年几何矣？"媪曰："但记其生年属虎，不知今当几何岁也。"问："婿家为谁？"媪曰："老身残废，止此一女，留伴膝下，不欲遣事他人。"陈

曰："女生有家，膝下非长计也。"适女取凉水至，闻余声，大声谓媪曰："是客不怀好意，毋多谈。"媪笑曰："可听则听，是诚在我。婢子何必琐琐。"陈乃夸状元以歆动之。媪俯思良久，曰："状元是何物？"陈曰："读书成进士，名魁金榜，入词垣，掌制诰，以文章华国，为天下第一人，是名状元。"媪曰："不知第一人几年一出？"曰："三年。"女从旁微哂曰："吾谓状元是千古第一人，原来只三年一个。此等脚色，也向人喋喋不休，大是怪事。"媪叱曰："小妖婢！骂薄嘴，动辄翘人短处。"女曰："干侬甚事，痴儿自取病耳。"一笑竟去。陈惘然久之，继而谓媪曰："如不嫌弃，敬留薄聘。"脱囊中双南金予之。媪手摩再四，曰："臭之不馨，握之辄冰，是何物哉？"陈曰："此名黄金，汝辈得之，寒可作衣，饥可作食，真世宝也。"媪曰："吾家有桑百株，有田半顷，颇不忧冻馁。是物，恐此间无用处，还留状元郎作用度。"掷之地，曰："可惜风魔儿，全无一点大雅相，徒以财势恐吓人耳。"言毕，阖扉而进。陈痴立半晌，嗟叹而返。

铎曰：黄口金多，乌纱势横，古今多少男子，缘此摧磨傲骨，不谓闺阁中，有此诙谐人也。石榴裙底，当叩首三千下矣。

——选自《谐铎》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这篇小说辛辣地嘲笑了新科状元陈永斋。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新科状元利欲薰心，不可一世，以财势自炫的丑恶嘴脸。陈永斋科场中魁，在回乡途中，企图调戏貌美的农家女，先"兜搭与语"，继而"诡以乞浆告"，又"夸状元以歆动之，"再"脱囊中双南金予之"。表现他既厚颜无耻，又自以为了不起。

作者用对比的手法，衬托出村姑母女超凡脱俗的可爱形象。村姑小慧，异常俏丽，聪明伶俐，面对陈状元上前"兜搭与语"，她"不怒亦不答，但呼阿母来。"当母亲出来问她何事，她说："不知何处来一莽汉，烦絮煞人。"只一句话，就使陈状元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小慧之母阅世历久，遇事沉着冷静，应付从容。当女儿对她说："是客不怀好意，毋多谈"时，她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可听则听，是诚在我。婢子何必琐琐。"只一句话，就显示她成竹在胸，老练持重。村姑母女，不攀龙附凤，不为高官厚禄、金银财物所动，甘愿自食

其力，其品质实在可贵。

由于作者笔下人物的嬉笑嘲弄，给小说涂上了一层喜剧性色彩。小慧之母，假装不知状元为何物，让陈状元自吹自擂一番后，小慧“从旁微哂”说：“吾谓状元是千古第一人，原来只三年一个。此等脚色，也向人喋喋不休，大是怪事。”小慧之母又假装不识金为何物，让陈状元解释一通，然后才说：这“臭之不馨，握之辄冰”之物，“此间无用处”，掷地而语：“可惜风魔儿，全无一点大雅相，徒以财势恐吓人耳。”这完全是有意让陈状元出丑，俟其卖力表演一番，等其黔驴技穷，极尽戏弄嘲笑之能事后，再指着鼻子痛骂，实在令人捧腹，使人酣畅痛快。（华　森）

蟪蛄郡

戴笠，绛斋观察孙也。性豪迈，脱略边幅，好读《山海经》及《搜神》、《述异》诸书。一日，大雪，醉眠午榻，见贵官赍诏至，曰：“郡君见召，请速命驾。”戴亦不问为谁，整衣而出，见门外一奴，控果下驹执策以俟。戴即跃登鞍上，贵官导去。至一亭，解鞍暂憩。见亭前溪水澄碧，万朵芙蕖，娇映水面。戴曰：“如此严冬，那得有此？”贵官曰：“此新秋时也。”戴叱其妄。贵官笑曰：“君中华士，真少所见而多所怪，请为君言其崖略。”戴唯唯。贵官曰：“吾郡去中华四万七千余里，名曰蟪咕郡。以日为年，朝则春，昼则夏，晚则秋，夜则冬，无纪年书，视四时草木以为候。今芙蕖出水，吾郡之新秋，中华之午牌后也。”戴大奇，欲再询之。贵官忽惊起曰：“与君一席话，朔风渐凛烈矣。”戴一回视，果见芙蕖尽落，亭处古梅数本，含苞吐蕊，渐作凌雪状。贵官促行，仍跨鞍而去。见一城，榜曰“延年”，男女著衣，小类中华，而项上尽悬金锁，盖用以祈寿也。时已薄暮，就宿外馆。

明日，至一宫殿，贵官偕戴入见。贵官先缴旨，郡君曰：“汝去夏将命去，至今春乃复命耶？”贵官谢罪。戴闻之，知昨宵一宿，已同隔岁，因就拜座下。郡君起曳之曰：“卿知孤相召之意乎？”对曰：“鲰生愚昧，未测高深，乞明谕。”郡君曰：“孤有息女，未遣良匹；

慕君盛德，敬奉箕帚。”戴顿首谢。时，殿角薰风微动，盖又交夏令矣。命赐浴招凉殿清波池，进以冰绡衣芙蓉冠，引入丽云宫，与郡主成礼。锦天绣地，箫凤竹鸾，琼楼十二重，无比销魂处也。旋导入后宫，见郡主绿云高绾，旁插丹桂一小枝，俯首而语曰：“秋期深矣。”宫娥即为郡马易冠服，设宴天香亭。酒三行，郡主起，执爵为郡马寿，歌曰：“人寿几何，对酒当歌；当歌不醉，如此粲者何？”戴亦答以《天香桂子》之曲。郡主笑曰：“郡马尚以为秋耶？”命宫娥卷帘，则冰筋垂檐，雪正在山茶树上红也。乃撤酒宴，以红烛导入内寝。宫娥渐散去，促郡主缓妆，郡主哂曰：“三十许人作新郎，尚如此急色耶？”戴笑曰：“卿此间以日为年，则春宵一刻洵千金值也。”郡主亦笑。遂灭烛登床，绣衾同梦。迨朝暾甫上，而宫娥竟报海棠开矣。阿监奉郡君命，召郡马赐樱桃宴，三品以上尽陪侍。俄见一小宫人，以五彩盘进长命缕，郡君即命驾，敕郡马于洗马河同观竞渡。桂浆兰桡，绣旗采织，鱼龙百戏，回翔箫鼓间。瞥见河畔柳渐作黄色，旋命回驾，一路红楼，珠帘高卷，筵前瓜果，正儿女子穿针乞巧时。停鞭笑指，联辔徐行，一时风雨交集。郡君谓郡马曰：“此真‘满城风雨近重阳’也。”急纵马而归。比入宫，宫娥奔告曰：“郡主诞麟儿，请郡马赴洗红宴。”郡君命戴入视郡主，暖铲榻上，看儿提戈取印，试啼声，真英物也，名曰阿英。由是戴日坐宫中，弄儿调妇。不半月，阿英已行冠礼。又数日，郡君薨，郡马权摄朝政。一日，见郡主面有皱纹，鬓斑斑作白色。郡主曰：“妾马齿加长矣，请为君置妾媵。”于是，广选良家充掖庭。

夜与郡主坐鸳鸯寝，话曩事，忽问曰：“予来几日矣？”郡主曰：“六十有二年。”郡马曰：“勿相戏。忆与卿定情时，潜以指甲搔背痒，卿匿背仰卧，予蓦起而就之。卿笑曰：‘侬欲保栈道，转使汝度陈仓矣。’回思此景，宛然如昨。”郡主笑曰：“此君两月前事，故言之历历。以妾视之，如绛县老人对甲子矣。”戴嗒焉若丧，低首筹思，忽怀乡土，因乞与郡主同归。郡主曰：“山川既异，岁序亦殊，君请暂归，妾不能偕也。”明日，能朝政委诸阿英，束装作归计。郡主饯别于宜春殿，泣曰：“妾已暮年，旦晚或填沟壑，如不以白头见弃，愿

一来。”继而曰：“转瞬百年，来亦恐无济耳。”阿英亦牵衣泣下。戴大悲，恋恋不忍去。闻朝臣尽候送于哀蝉驿，不得已，垂泪而别。

比及家，见身僵卧榻上，家人环集省视，岸然登榻，豁焉而苏，问诸家人，曰：“君醉死两月矣。”戴大呼异事。因有重来之约，辗转不释于怀。后三月，复梦入其处，问郡主，曰：“死已八十余年，今葬于翠螺山。”此问阿英，曰：“仙矣。”问旧所御妾媵辈，曰：“尽亡矣。”朝臣相见，无一识者，遂郁郁而反。醒而叹曰：“百年富贵，顷刻间耳。世有达者，不当作如是观哉！”重阅《山海经》及《搜神》、《述异》诸书，俱无其说，属予记之，以质世之好谈荒诞者。

——选自《揩铎》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是一篇充满神奇幻想的神话小说。作者根据《庄子·逍遥游》中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经一番想象编织，创造出奇异瑰丽的《蟪蛄郡》，传达了作者旷达超脱的人生哲学。一方面，表现作者对肮脏的封建社会的厌恶，鄙视那些高高在上，自鸣得意的封建寄生虫以及那些为虚名微利尽力追逐之徒，洁身自好，不愿与之为伍；另一方面，流露出作者悲观厌世的出世思想，即作者出入老庄之间，尊崇佛老的虚无主义与色空观念。小说最后作者议论道：“仙家有缩地法，不闻缩年法也。然麻姑双鬓，一半成霜；青牛老子，已颓然曳杖矣。壶中日月虽长，一弹指顷耳。齐彭殇之论，洵非妄作。”作者所言的麻姑，是古代神话中的一位女仙，晋代葛洪在《神仙传》是说她自诩曾见东海三次变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旧时。关于“齐彭殇之论”，指《庄子·齐物论》中所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作者信奉庄子的相对主义，认为长寿者与短命者等量齐观。作者在小说透露出的总体意识，有些与唐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相仿。

这篇小说虽有摹仿之嫌，然而，作者却能独僻蹊径，把平常世间的一天，变成为蟪蛄郡的一年。在此基础上展开故事情节，经作者一番精心构思，巧妙布局，描绘出一幅扑朔迷离，变化万端，色彩斑斓的美妙图景。细细读之，真令人产生“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作者以其独到的想象，打破了“黄粱一梦”、“梦里南

柯"的旧套，别具一格，在明清众多摹拟《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的作品中，在艺术上是有所建树的，值得嘉许称道。

这篇小说语言丰富多彩。叙述语言简洁明快，对话也富于情趣，如洞房花烛夜新婚夫妇的调笑，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如郡主白发苍苍，郡马对往日夫妻嬉戏的追忆，既含深沉的感伤，透露出凄凉的忧患意识，又妙趣横生。（华　森）

《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自传体小说，共六卷，分题而记，清乾隆年间沈复作。今存前四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趣"，第五卷"中山记历"和第六卷"养生记道"已佚。书中记叙了作者一生所历之事，所感之情，读来真切自然，婉丽动人。

"闺房记乐"记叙了作者与妻子情投意合、恩爱和乐的家庭生活，写得情致绵绵，一往情深。

"闲情记趣"则把生活中的闲情逸趣记录下来。如插瓶花，置办盆景，做小摆设，或小饮聚等等。虽然琐碎平凡，却能章法不乱，情兴浓厚，表现出作者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

卷三"坎坷记愁"，叙述了作者夫妇的不平际遇和愁苦之情，与前两卷所记优裕闲适生活大异。文笔也哀怨婉曲，如诉如泣。如写妻子病重，却因家贫暂不就医药，而且不顾重疾替人刺绣；又写隆冬时节，女儿衣裳单薄，冻得两腿颤栗，口里却说"不寒"！到后来，女儿给人做了童养媳，小小年纪的儿子也去店铺里学徒，家庭破散，其酸辛悲惨，催人泪下。

第四卷"浪游记快"，记录生平所游的各地名胜。写景状物能抓住特征，移步换形，详略得宜，所历景色虽多，然举致有序，并无芜杂重复冗长之感。作者对游览有特别的兴趣，即使饥寒交迫，生活异常困窘之时，也未改寻幽僻、访胜境的爱好，这可以看到作者旷达乐观的胸襟。

一般自传体作品，多按一生经历的先后，循序写出，几成定格。而沈复则另开门径，按自己对生活的不同感受，把人生这一漫长而

复杂的过程分成几个方面来记录，从“乐”、“趣”、“愁”、“快”等心理感受进行组织结构，使每一篇都有一条情感的主线，一生经历分门别类地系结于条条主线之上，从而显得有条不紊，更能表现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使读者受到强烈的情绪感染，并加深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和对作者生活的理解。

由于作者中年遭遇了家庭变故和丧妻失子的不幸，情结于心，流诸笔端，使此书有文情哀婉，文思迂曲，文字凄清的特点，即使记叙乐趣畅快，也仍有一支淡淡的伤感萦绕其上。因为昔日愈是快乐欢快，就愈能引起作者现时的悲哀，勾起缅怀追念的伤感。正是作者经历了生活前后的巨大变化，尝够了甘与苦、乐与悲之后，所以不论是记乐或是记愁，都以一种清冷平缓的笔调，乐非极乐，悲非大悲，大有人生若梦之慨，不慌不忙，娓娓道来。在这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掩盖着多么强烈的感情波澜，这种委曲迂回的手法，使读者的心受到为强烈的震动，客观上起到了欲抑则扬，欲隐弥显的艺术效果。（曹继建）

闺房记乐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事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迎迓，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之力也。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

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选自《浮生六记》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这段文字主要是作者夫妇新婚时期的一段生活，内容并无新奇之处，而其真挚的爱情和难言的相思，表现得缠绵悱恻，如痴如醉。

文中首先介绍了新娘陈芸的处世为人，简略而精炼，表现了妻子温柔娴静，和气礼貌的性格，包含着作者对妻子的赞美和欣赏。接着描述了每当朝暾上窗，妻子就急急披衣起床的细节，进一步把作为新娘的妻子处处小心瑾慎、努力遵循当时的道德标准、力避闲言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这使作者自己也"德其正"，加深了对妻子的了解和敬爱，故"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行文到此，似无出路。但笔锋一转，写好景不久，就要分别，这对于两情甚笃的新婚夫妇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作者没有用浓墨重笔来大肆抒写这分别的痛苦，而是选取了几个细节，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这出人意外的行动，却能使读者的心怦然一震。及临行送别，仅悄语相嘱，并无特别表现，更见得她离愁的深沉，感情的含蓄。虽是轻描淡写，却很传神。鸿雁传书，也没有热烈的相思词句，甚至只是些勉励词，浮套语！是呵，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两人的深厚的感情呢？！

作者表现妻子的感情时多用细节描写的手法，显得含蓄深沉，而对自己的胸臆则多借助于景物来传达。显得明白热烈。当闻催行的信时，心感惆怅，临别登舟，已其心恍然，天地也变了颜色，缤纷

争妍的满目桃花李花，与自己的心境形成很大的反差，反衬出别离的愁恨。坐馆期间，度日如年，风竹窗月，都勾起对新人的怀恋。终于待到“遣余暂归”，笔意又起峰峦，欣喜之情如同戍卒得赦。归途中，归心似箭，迫不及待，竟一刻如年，作者兴奋急切，爱恋相思之情表现得十分突出。及至相见，握手无语，恍恍然似身化烟雾，竟分不清这是梦寐还是现实！此时无声胜有声，行笔到此戛然一顿，留不尽余味久久绕梁。峰峦跌起之后，又转入作者夫妻二人在沧浪亭爱莲居生活的叙述，或“课书论古”，或“品月评花”，平静而幸福，“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平缓中作收笔。

短短一段文字，作者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选取典型细节表现妻子温柔贤淑和含蓄深沉的性格，用直抒胸臆、景物衬托等手法表露自己的相思之念，情感的波澜起伏跌宕，把二人的爱情表现得缠绵婉曲，故清人杨引在《浮生六记序》中说，读了此书者，“皆阅而心醉焉”。主人公的伉俪深情，的确令人怡神荡魄。（曹继建）

坎坷记愁

二月初，日暖风和，以靖江之项，薄备行装，访故人胡肯堂于邗江盐署。有贡局众司事公延入局，代司笔墨，身心稍定。至明年壬戌八月，接芸书曰：“病体全瘳，惟寄食于非亲非友之家，终觉非久长之策，愿亦来邗，一睹平山之胜。”余乃赁屋于邗江先春门外，临河两椽。自至华氏接芸同行。华夫人赠一小奚奴阿双，帮司炊爨，并订他年结邻之约。时已十月，平山凄冷，期以春游。满望散心调摄，徐图骨肉重圆。不满月，而贡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余系友中之友，遂散闲。芸始犹百计代余筹画，强颜慰藉，未尝稍涉怨尤。至癸亥仲春，血疾大发。余欲再至靖江，作“将伯”之呼。芸曰：“求亲不如求友。”余曰：“此言虽是，奈友虽关切，现皆闲处，自顾不遑。”芸曰：“幸天时已暖，前途可无阻雪之虑。愿君速去速回，勿以病人为念。君或体有不安，妾罪更重矣。”时已薪水不继，余佯为雇骡，以安其心，实则囊饼徒步，且食且行。向东南两渡叉河，约八九十里，四望无村落。至更许，但见黄沙漠漠，明星闪闪，得一

土地祠，高约五尺许，环以短墙，植以双柏。因向神叩首，祝曰："苏州沈某，投亲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怜佑。"于是，移小石香炉于旁，以身探之，仅容半身，以风帽反戴掩面，坐半身于中，出膝于外，闭目静听，微风萧萧而已。足疲神倦，昏然睡去。及醒，东方已白，短墙外忽有步语声。急出探视，盖土人赶集至此也。问以途，曰："南行十里即泰兴县城，穿城向东南十里一土墩，过八墩，即靖江，皆康庄也。"余乃反身，移炉于原位，叩首作谢而行。过泰兴即有小车可附。申刻抵靖，投刺焉。良久，司阍者曰："范爷因公往常州去矣。"察其辞色，似有推托。余诘之曰："何日可归"？曰："不知也。"余曰："虽一年亦将待之。"阍者会余意，私问曰："公与范爷嫡郎舅耶？"余曰："苟非嫡者，不待其归矣。"阍者曰："公姑待之。"越三日，乃以回靖告，共挪二十五金，雇骡急返。芸正形容惨变，咻咻涕泣。见余归，卒然曰："君知昨午阿双卷逃否？倩人大索，今犹不得。失物小事；人系伊母临行再三交托，今若逃归，中有大江之阻，已觉堪虞。倘其父母匿子图诈，将之奈何？且有何颜见我盟姊！"余曰："请勿急。卿虑过深矣。匿子图诈，诈其富有矣；我夫妇两肩担一口耳。况携来半载，授衣分食，从未稍加扑责，邻里咸知。此实小奴丧良，乘危窃逃。华家盟姊赠以匪人，彼无颜见卿；卿何反谓无颜见彼耶？今当一面呈县立案，以杜后患可矣。"芸闻言，意似稍释。然自此梦中呓语时呼"阿奴逃矣！"或呼"憨何负我？"病势日以增矣。余欲延医诊治，芸阻曰："妾病始自弟亡母丧，悲痛过甚；继为情感，后由愤激，而平素又多过虑，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以至头眩怔忡，诸症毕备，所谓病入膏肓，良医束手，请勿为无益之费。忆妾唱随二十三年，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因又呜咽而言曰："人生百年，终归一死。今中道相离，忽焉长别，不能终奉箕帚，目睹逢森娶妇，此心实觉耿耿。"言已，泪落如豆。

余勉强慰之曰："卿病八年，恹恹欲绝者屡矣。今何忽作断肠语耶"？芸曰："连日梦我父母放舟来接，闭目即飘然上下，如行云雾中，殆魂离而躯壳存乎"？余曰："此神不守舍，服以补剂，静心调养，自能安痊。"芸又欷歔曰："妾若稍有生机一线，断不敢惊君听闻。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无日矣。君之不得亲心，流离颠沛，皆由妾故。妾死则亲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牵挂。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归。如无力携妾骸骨归，不妨暂厝于此，待君将来可耳。愿君另备德容兼备者，以奉双亲，抚我遗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肠欲裂，不觉惨然大恸。余曰："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渐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时，嘉庆癸亥三月三十日也。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承吾友胡肯堂以十金为助，余尽室中所有，变卖一空，亲为成殓。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辨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赍恨以没，谁致之耶？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

回煞之期，俗传是日，魂必随煞而归，故房中铺设，一如生前。……余乃张灯入室，见铺设宛然，而音容已杳，不禁心伤泪涌。又恐泪眼模糊，失所欲见，忍泪睁目，坐床而待。抚其所遗旧服，香泽犹存，不觉柔肠寸断，冥然昏去。转念待魂而来，何遽睡耶！开目四视，见席上双烛，青焰荧荧，缩光如豆，毛骨悚然，通体寒栗。因摩两手擦额，细瞩之，双焰渐起，高至尺许，纸裱顶格，几被所焚。余正得藉光回顾间，光忽又缩如前。此时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满室寂然，一无所见。既而烛焰复明，不复腾起矣。出告禹门，服余胆壮，不知余实一时情痴耳。芸没后，忆和靖"妻梅鹤子"语，自号

梅逸。

——选自《浮生六记》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坎坷记愁》之中最凄凉的一节，即作者丧妻前后。由于作者把一腔辛酸与挚情，寄诸笔端，因而写出了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的篇章。

作者之妻陈芸，虽出身微寒，但聪慧善良，思维敏捷，多愁善感。她不囿于封建礼法的桎梏，幻想观赏天下的名山大川。她蔑视封建习俗，敢于化装游庙，甚至私自远出，观玩景物风光。她具有诙谐活泼的个性，在给丈夫的信中戏称公公为“老人”，婆婆为“令堂”，不料为作者父母所见。特别是她暗中干涉公公纳妾之事，因而失欢于公公婆婆，被认作是“悖谬之甚”，遭受驱逐，夫妻二人只好携子女离家谋生。而作者是生长在“衣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生计能力相当差，以致四处颠沛流离，八方求职告助。在艰难困苦之中，夫妻感情更为笃厚。由于在谋生的道路上连连遭挫，陈芸有病而无钱医治，致使她身心交瘁而早亡。一位美丽善良的女性被封建社会所吞噬了。她的身上，仅存一些与封建礼教不合拍的东西，强大的封建势力就不见容，因而遭受各种摧残，置之死地而后快。通过这一美好女性的毁灭，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这个片断另一个特色是记实性风格。作者以清新流畅的文笔，抒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以隽永而平常的生活细节，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性格特点。例如，描述丧妻后自己对亡妻的怀念之切，采用回煞之期，自己相信亡魂归家的俗传，痴心等待与妻魂一晤的细节，真切而感人。作者善于借描写环境来渲染气氛，表达人物的心境，做到情景交融，色调鲜明。例如，丧妻之际，“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又如待妻魂归之景：“席上双烛，青焰荧荧，缩光如豆。”这两处写灯烛，传达出了凄怆悲凉的气氛，泼染出一片凄清的冷色调。作者以朴实的笔法，叙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娓娓道来，以诚相见，毫不夸张，仿佛与知己促膝谈心一般。这种记实风格的回忆，读后令人感到平易亲切，所叙述的人和事历历在

目，沁人肺腑，扣人心弦，容易激发读者的共鸣。（陆晓明）

《萤窗异草》

《萤窗异草》，署名浩歌子，又作长白浩歌子，作者真实姓名不详，但今人研究者一般认为是庆兰。庆兰，字似村，是清朝大臣尹继善的公子。虽然家世显赫，但庆兰的一生却是默默无闻、较为清贫的。

当《聊斋志异》问世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之为范本的模拟创作热潮，《萤窗异草》便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部。作者庆兰力争在内容和艺术上与《聊斋志异》相接近，刻意模仿，甚至很多故事都是从《聊斋志异》中沿用发展而来的，因此读来颇有《聊斋》之风。

《萤窗异草》在内容上也写的是花妖鬼狐的故事，其中犹以爱情的故事为重点，这些故事在全书中占大多数，并且大都比较成功。作者或写狐魅与人的恋爱，或写青年男女冲破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自由结合，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婚姻自主的赞同和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这些作品中虽有很多故事是来源《聊斋志异》或是在其启发下创作出来的，但在情节上有所发展，较《聊斋志异》更曲折委婉，人物也更生动丰满，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较强的创造性。但是，由于庆兰自身的局限和与蒲松龄不同的身世遭遇，使得《萤窗异草》在整体的思想境界上远不如《聊斋志异》，全书缺乏那种愤世疾俗的孤愤。庆兰没有经历过蒲松龄的那般穷困潦倒，他对贫苦的生活没有亲身的经历，对黑暗的社会缺乏深刻的认识，也看不到贪官污吏对人民的盘剥和压榨，因此不能象蒲松龄那样对整个社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的笔下除了婚姻爱情的故事，便只有“搜奇记逸”了。“谈虚无胜于言时事”的弱点，使《萤窗异草》在思想性上显得比《聊斋志异》“冗弱”了许多。

从艺术角度来看，《萤窗异草》也属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全书带有一种扑朔迷离的风格，作者采用真幻交织的手段，或将花妖狐魅搬到现实生活中来，或将现实中人引到冥冥境界

中去，使现实与非现实，人与非人融于一处，使人真假难辨，以此取得明知其是假，非当其是真的艺术效果。作者的叙事角度也选择得比较得当。故事要写的是狐鬼，却不原原本本地正面描写，作者正面描写的往往都是现实中人，以他们之眼之口之感来表现狐魅们的特异之处。这样写，仿佛书中的现实中人与读者站在同一角度观察这些狐鬼一般，让读者感觉真切可信，这也是这部离奇小说能抓住读者的关键所在。此外，《萤窗异草》对人物的塑造也都比较成功，重视人物语言、动作及细节描写，是作者用以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

另外，全书语言清新流畅、富有感染力。作者模仿蒲松龄，使用的是一种文白结合的文言文，简洁明快，节奏感很强。他还注意求工，书中常有很多对偶或对称的句子，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总之，《萤窗异草》在文言小说中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的。（笑　竹）

昔昔措措

湖南邹士钰，少有四方之志，年仅二旬余，足迹遍天下……

一日，迷踪深山，峭壁巉岩，入行鸟道，良久始逾绝险。远望村墟，似有炊火，而深潭当路，犹须循岸而行。……俄见对江有木筏，一人以长竹为棹，荡漾而来。……其人披一短蓑，周身似无寸缕，不知马之雌雄，立而姑招以手，乘槎者亦甚欣欣，其疾如驶，无何即识其面，兼睹其身，则螺发双垂，体洁如玉，一少年女子也。大骇，诧为异物。方将奔避，而女子早已登岸，操蛮音，且笑且歌，绝不羞涩，始悟为蛮俗，未免少见多怪，因从之登桴。女子鼓楫而行，共济同舟。逢此绝艳，邹亦不禁心动，间以手戏之，女子漫无避忌。

尔许时，始渡迷津，解钱付之，女子不受，惟吃吃憨笑。且舍所业，与之偕行，土语胡卢，若将导引，邹亦喜得指南。曲折里余，始达村口，时已天气昏暝，莫辨物色。女子引之至一处，状类神庙，亲款其扉，语邹曰："此犹可居，郎君非我族类。慎勿他往也。"其言则华音，绝无啁哳之韵，邹心异之。女子即反身自去。邹入祠中，惟一榻聊可栖息，黑暗中都无所见，亦不知所祀为何神。方假寐而枵腹苦饥，旋闻女子呼之，则樽酒盘飧，陈于庙阶。且酒炙俱温，啜

之亦甚适口。邹因深感其情，兼疑其为结欢之计，势必复来。私心固不忍拂，遂亦不拒，乃兀坐以俟之。漏已数下，迹竟杳然。

——选自《萤窗异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这篇小说比较能代表《萤窗异草》的整体风格。小说一开始并不急于让读者很快接触主要人物，而是先写书生邹士钰，然后再以他的视线牵动读者的视线，去慢慢发现和了解作者真正想要表现的中心人物——蚕仙昔昔和措措。如此手法，使荒诞的故事变得自然真切，合情合理。作者几乎每一篇故事都不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他崇尚的是花竹掩映、曲径通幽，这就给神奇的故事提供了良好的表现形式，以引人入胜的办法，从结构上给整个故事又装饰了一层神奇色彩。

《萤窗异草》中描写的大多是神鬼的故事，但作者并未放纵自己的想象，一味去描写他们的神奇本领及怪异行为，而是努力把他们写得与现实中人很象，写他们"多具人情，和蔼可亲"，然后再于相象中显特异，使人"知复非人。"比如这篇《昔昔措措》，作者一开始就将蚕仙措措描写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少数民族少女："……而女子早已登岸，操蛮音，且笑且歌，绝不羞涩"，"尔许时，始渡迷津，解钱付之．女子不受，惟吃吃憨笑。"——这分明是一个娇憨活泼、聪颖善良的人间少女，并不见有什么神异之处。在接下来的描写中，作者虽点明了措措并非人类，但他仍不忘记将她当作一个人来描写，只是偶尔几处才显出她的与人不同的神奇本领，提醒读者她们并非常人。这种写法，使荒诞的故事和人物不脱离现实，使读者能于真实中见奇幻。这种虚实结合的方法，使得故事及人物都更加扑朔迷离却同时更加真实可信，对读者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大大加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笑　竹）

春　云

沔阳之北，有毕应霈者，少失怙恃，依其叔居。其性敏捷，不甚苦读，而词章诗赋绰有可观。人以为钟灵使然。某年季秋，与人游菊圃。众皆对花命酒，惟毕素戒于天，乃设竹炉于花深处，采其

落英，和以芥片，坐而品之。一时茶香花气，别具会心，醉翁固不及知也。毕正流览未已，吟兴欲发。忽一人短筇扶体，徐徐而来。迫视之，眉霜鬓雪，古朴衣冠，隐然高年逸士。知其非常人，起立拱俟。叟笑谓毕曰："众人皆醉而独醒，郎君品必不俗。"乃以杖筑地曰："龙钟之人，不能为礼。请复居，聊当班荆，少领玉屑。"遂抠衣先坐，毕亦席地与谈。甫叩姓氏，叟即笑曰："雅人相值，不宜絮絮俗事。鸡群之鹤，鸣必惊人。幸即赐观佳篇，以洗老耳，其它非所愿闻。"毕唯唯逊谢，而值技痒之余，不容自秘，因请命题。叟指畦边二种，目之曰："此亦东篱之美人也。菊诗之作，代有名家，恐易落人窠臼。如此香艳，敢请各赋一律，何如"？毕亦微笑曰："翁之意甚善，但隐逸当前，怜及脂粉，究未能免俗。"乃吟西施菊曰："不共五湖游，偏逢三径秋。露凝归浣洗，烟笼捧心愁。吴苑香何在？庄园艳独留。近来添傲骨，无复舞腰柔。"又咏杨妃菊曰："忽访陶彭泽，因憐李谪仙。亭中原鸩酒，篱畔且偷眠。月映残妆懒，风回舞态偏。倘逢新雨露，绝似浴温泉。"诗成，叟大悦，遽起以掌扑毕肩曰："真吾家快婿也。"言已，忽不见。毕大惊，自谓遇鬼，踉跄而归，茗碗茶铛，狼藉于地，弗顾也。众方大嚼，见其仓皇失措，骇问之，喘汗以告。众犹笑而未信。毕又自诵所作，众始悚然，以为地近荒僻，且惧且疑，竟不及尽欢而散。毕归，亦不敢言。

越数日，毕之姊忽病，自邻邑使人来告。叔命毕往省之。至姊家，信宿淹留。俟姊小愈，始得归，则已旬日矣。及至家，其叔适在堂上，见即诃之曰："畜牲！少长便不由老夫作主，婚嫁大事竟不以闻，何复来面我耶"？遽操巨杖从之。毕惊而却走。其叔母自屏后出，劝止之。毕乃匍匐请命，叔犹恨恨怒詈不已。叔母因语毕曰："自汝出门，斯逝不返，汝叔颇疑之。昨者薄暮，有老妪送新妇至家，登堂展拜。予夫妇惊询其由。妪自言陆姓，其主翁居近村，悦汝聪颖，以女字汝，成婚已旬日。因汝思归，故先送新妇来。汝惧叔责，迟迟始至。迨言迄，遂自去。汝果今日还，足徵不诬。新妇已留予室中，可证矣。"毕愕然，乃力争之。叔母即呼曰："若婿来矣，春云胡不出见耶"？俄见一女子，新妆炫目，亦出自屏后，匿笑含羞，

立于叔母座侧。毕睨之，丽容雅齿，玉润花妍，目中实罕其匹，心大动。窃念事必有由，若明言指证，叔性素暴，必拒绝而不容，是自弃其佳偶也。盍姑承之，至夕研诘可知。遂伏地自诬曰："诚有是事，因翁命，万不获辞。不告之罪，百口莫逭。惟叔念昔先人，宽儿重责，何敢置辩。"叔母乃大笑曰："予固谓春云不我欺也。"于是，向叔关说。叔究愤怒，命治东侧数小屋，析毕使居之。径掷杖于地，拂袖而出。毕不敢违命，叔母又怂恿之，令往粪除。阅时告竣，毕遂偕新妇移居东偏。叔母又遣一媪一婢，代供十指。一切器具咸资焉。盖春云初至，叔母甚爱之，纳为己女，故呼以名勤其事，殷殷然不能已。至暮，又馈晚餐。俟夫妇食讫，婢媪乃告白而去。既夕人定，毕始诘女曰："与若家素昧平生，未稔第所向。今忽矫称婚媾，加我以不白之冤，诚所不解。"女闻毕言，赧然者久之，徐曰："此大人之命，妾实不能与知。"语已，背烛而坐，不复有言。晨起，辟户视院中，什物堆积，几无隙地。盖女家赠嫁者，竟莫解其所自来。毕以询女，仍不答，唯指挥婢媪，室中铺设一新。凡叔母所赐者，概令璧还曰："新妇家已自将来，无重烦慈颜偏愁也。"毕贪丽质，且年少罔知畏忌，反觉欣然。独其叔父母深忧之，疑为妖异。因走伻诣其姊家，并就近村侦访。姊家言毕稽迟之故及挚留日期，与毕初言吻合。且近村亦无陆姓富家，益大惧，究亦无可如何。

居数日，女白于毕，将归宁。毕诺之，兼欲偕往，女亦许之。诘朝，有肩舆二乘，止于门前曰："前村陆翁来迎春娘子并新郎君者，幸即行。"毕欲告其叔父母，女力止之。乃各乘一舆，悄然命驾。毕本思窃迹其异，而舆中严密，莫克窥观。不知行几里许，已抵其处。舆止而不前。毕始搴帷睇之，则已嵯峨插天，嶂岩俯地，已息于万山之中，不禁大骇。而谛观之下，鸟啼花落，林木蔚然，又似别有佳境，心甫少安。及视翁之门第，日蔽云连，壮丽不可名状。女先乘舆，招毕同入，毕赵趄从之。应门无丈夫，惟童子数人，披发垂髫，年约舞象。见女郎，笑迎曰："阿姊来矣！翁与诸姊皆凝望。"女令先入告。乃与毕握腕徐行。重门内外，茂树干霄且蓊郁，日光莫入。再进，则疏竹倚墙，幽兰盈砌，奇花数百本，概莫能举其名。人

未至，眠猧即惊起，隔花绕柳，吠声与铃韵相杂。女因笑曰："去几何时，狗子竟不识我"？及至厅庑，翁早扶杖出迎。视其状貌，即菊畦相遇之叟也，被服赫奕，迥殊畴昔。童子拥子降阶，且揖且笑曰："吾家快婿果来乎？老夫惟虑若不至耳。"毕忆往事，顿觉震悚，勉以婿礼见，然已踞蹐不胜。忽闻画屏之侧，娇音群噪，似有人鼓掌曰："姊昔谓市井小儿，俗态可掬，今新婿竟如何耶"？言已，一堂粲然，毕颇有惭色。瞩之，丽人四五，貌皆亚于女，而妖冶过之。叟揖婿升阶，且谢曰："邻家诸犹女，阿云之姊妹行也，素相嘲谑，幸勿怪。"又叱诸女曰："嘉客初至，而喧笑如斯，何不逊之甚！"众始敛容，拥女入内。叟与婿坐谈。毕视堂上，金玉交辉，而布置亦绝闲雅。第怀疑惧，终不自安。叟乃自白曰："若勿骇异，老夫实狐仙，居此千五百年矣。爱女择婿，每难其人，遥望贵乡，其气森秀，应有吉士生其间，敬往访之。前见郎君，嗢茗临风，俨然芝兰玉树，翘然于荆棘之中。更聆瑶章，字珠句玉，老夫心窃依慕，归与阿云谋，乃作狡狯，结此良姻，非有所祸于若也。"语竟，又谢欺罔。叟虽凿凿剖陈，毕仍忧怖于内。因强起申谢，力求先归。叟不怿，哂曰："讵有远谒泰山，而无杯勺之敬者"？言次，麝兰遥发，诸女复出。叟一一指曰："此为艳云、腻云等，皆吾族矣。"又指一人曰："此名春柳，本他族，逼处于此，今已拜予膝下矣。"毕稍稍目之，见其倜傥风流，别具风韵，颇为之意释。有顷，诸童供馔，肴核杂陈。叟亲起觞婿，毕以不能饮固辞。乃命别设醴酒，使与云偕坐。唯叟异席相酬。诸女俱列坐于云侧，粉香缭绕，口脂频吹。毕竟乐而忘返，间与诸女角采争胜，觥筹相交，竟罔顾叟之在座。正嬉笑间，似闻叟微叹曰："人不易知，此亦俗不可医者也。"遽起入屏后，不复终礼。须臾，杯盘狼藉，女与艳云等亦先去。毕不善饮，虽薄酹，早已沉醺，辄与春柳互相嘲戏。醉中见其貌弥觉动人，乃以言挑之。笑而弗拒，窥视诸童不在，遂就堂侧合焉。较春云倍觉流动，毕益迷惑。柳因谓毕曰："君固知渠为狐，亦闻妾非其类。但人与狐处，不三月当有死道。翁所言，皆绐君也。君宜慎之。"毕本予怀畜鼠，闻柳言，益大恐。乃诘曰："渠固狐，非其类者，岂亦人耶"？柳曰："然。妾

即居此山下，实人也。因屡为狐祟，勉以欢笑，岂真螟蛉于此哉"？毕大喜，谋与偕遁。柳亦首肯，遂同起整衣，相携潜出，叟家寂无知者。转折而下，约里许，果至其家，茅屋数椽，围以短篱。虽远逊叟之居所，毕自乐之。柳命将酒，毕辞以量，遽展衾裯，觅其余欢。甫阕，觉冷逼丹田，径透脏腑，遂昏然不复人世。魂即离舍，缕缕如丝。仿佛闻柳笑曰："妖婢不羞，竟能独擅佳婿耶"？毕心甚衔之。又有顷，火光大作，震电有声。毕乃恍然若梦悟。犹未欠伸，耳畔似有人娇泣曰："予引夫子至此，非予死而谁咎"？又有人娇嗔曰："薄情郎，固不足恤也。"细语嘈杂，毕张目一视，则春云伏尸而啼，艳云等亦旋绕于侧。毕不觉心怍，且四体裸然，遂复艳惭闭目。女见其更生，取衣与着。因微含愠容数之曰："君以妾为异类，不念旧姻，亦当别求新特，何甘心与鬼为婚，中夜逋逃，自蹈死地？今日非妾父子，郎岂能生下此山乎"？毕益赧然。衣讫，自起，微诘柳之所在。女指岩下白骨示之曰："此即君之可人也。渠本故宋时淮南一名妓，因随商人至此，偶患心疾死，即藁葬于此岭之侧。历年久远，精魄不消，间出为行旅患。老父虑为妾玷，治之以术，渠乃极口求生，父不忍，命与妾雁行，朝夕相伴。春柳之名，亦父之所字也。昨夕嘉会，本不令渠干预，但念郎君高雅，必不见惑于淫妖，故亦容之与席。畴知竟为所诱哉？幸父上浼丰隆，击破其家，更以丹药活郎，不然，弗可生也已！"语次，毕视其骸，髑髅如雪，益为胆寒心悸。因启于女，将复谒翁，以酬德而谢过。女摇腕曰："翁谓郎有俗骨，不欲再见。命妾伴君遄归，勿致叔父母滋惑。"言未已，前舆即自来，女与毕仍各乘之。女忽顾谓众云曰："妹等少俟，姊当复来矣。"毕虽闻之，犹不料其有归心。舆行绝驶，俄抵里门。女又招毕同下，把袂而泣曰："郎自此旋归。父有严命，不容再侍裳衣矣。幸自爱，无庸念妾。"毕闻惊绝，面无人色，悲咽曰："赖子复活，方期相守白头，何忽生去志，岂犹以前郗为念耶"？女曰："不然。老父姜桂之性，在昔已然。自生妾，即期以雅人相配，前见君子，一旦倾心，故不惜百计营求，成此好合。不谓贪俄顷之欢，拆百年之偶，竟在此日也。"毕知不可挽复，以言激曰："如卿所论，诚予自贻伊戚。然

必有风雅过我者，翁故以此败盟耳。”语未及终，女早变色曰：“何来此薄幸之言？岂反不谅妾乎？妾虽近于父命，终身或可自主。但自入君家，人情讻讻怪异，所可恃者唯君耳。今君又添疑块，不去，祸将起于衽席矣。前车可鉴，君不尝惑于邪鬼之谗耶”？毕语塞。女又叹曰：“天壤虽大，半皆未有之王郎。妾即归，实无他志。然以君子才貌，虽具俗肠，犹钟秀气，不可谓非佳偶。今既灭裂，其命也夫！”乃留玉钏为别，兼脱珊瑚指环一双，曰：“以献叔母，见物庶几相忆。”竟挥泪登舆，去如飘风，瞬息即渺。毕懊丧而返。步及所居，启扃而入，则室皆壁立，不知所自来，亦莫知所自往。惟束古书数卷于案头上，粘锦笺一幅，大书九字曰：“劝毕郎，益苦读，毋过俗。”毕因三叹。往告叔父母，反不为毕吊而毕庆。惟其叔母，见环犹深思忆，余人莫不色喜。女之言，良非无见也。其叔亟为议姻，毕不愿，而力不获辞。成婚之夕，忽一急足者踵门曰：“春娘子以一缄致郎。”启读之，则七言一绝。其诗曰：“大雅从来绝世尘，奈何相见即相亲。知君俗骨应难换，莫对新人话旧人。”毕方于悒，旋失急足所在。自此刻意求雅，谈吐襟怀，顿异故者。

——选自《萤窗异草》三编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这篇小说描述了一个人狐相恋的曲折故事。作者以这样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婚姻悲剧，抒发了自己满腔激愤之情。

首先，这篇小说充满哲理性。狐翁本想找一个品行端正，出口成章的雅女婿，由于表面地看问题，见毕生即兴吟诗，长相丰伟，当即许亲，结果却为爱女招了一个不称心的俗男人。当老翁发现所择女婿有轻信好色的毛病之后，又不对他进行规劝开导，并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反而急不可待地逼着女儿离婚。整个婚姻过程，从草率送亲到草率离婚，反映出封建家长的刚愎自用，简直是拿女儿的青春当儿戏。作者以此批判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婚姻。书生毕应霜，也是看问题片面，偏听偏信，错把徒具外貌的红粉髑髅当知己，几乎造成灭顶之灾。作者试图通过这个美妙动人的故事告诫世人，切不可表面地看问题。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偏听偏信，就会吃大亏。以人狐之间的爱情故事阐述哲理，这是《萤窗异草》超越《聊斋志

异》之处。

其次，这篇小说情节曲折，波澜起伏，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作者以自己的丰富想象，描绘了一幅幅奇异的场景。特别是对狐居的描述，对狐翁招待女婿宴会的铺叙，以及对毕生去翁家途中所见景物，都是别具一格的。例如，毕生在舆中搴帷一望，“嵯峨插天，崿岩俯地，已息于万山之中。”“而谛观之下，鸟啼花落，林木蔚然，又似别有佳境。”毕生在门外“视翁之门第，日蔽云连，壮丽不可名状。”进门之后，“重门内外，茂树干霄且翳郁，日光莫入。再进，则疏竹倩墙，幽兰盈砌，奇花数百本，概莫能举其名。”作者以自己瑰丽的想象，层次井然地描绘出狐翁府第内外的境况，仿佛徐徐摇动的电影镜头，一一展示内外的环境。

第三，小说中叙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以及内心的变化层次。毕生在探亲的过程中，从“窃迹其异”，“不禁大骇”，到“心甫少安”；进而“第怀疑惧，终不自安”，到“乐而忘返”，表现出男主人公内心的波澜起伏。从男主人公疑女、惧女到留女“相守白头”；从毕生轻浮好色，到“刻意求雅”，反映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这一点，在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是难能可贵的。（陆晓明）

《娱目醒心编》

《娱目醒心编》，清代杜纲作，十六卷。题目的来历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正如序中所言：“其间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因而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内容大都与忠孝节义有关。

书中所描述的故事，许多是杜纲家乡昆山一带明代至清初所传扬的轶闻趣事。有的故事情节曲折，颇有社会意义。例如，卷八《御群凶顿遭惨变，动公愤始雪奇冤》，叙述明代嘉靖年间，嘉定安亭镇张耀之女，嫁给酒鬼汪客为儿媳妇，偶见婆婆与一班恶少在房内调笑取乐，终夜聚饮，甚以为羞。婆婆遂与一名叫胡岩的恶少设谋，试图拉张氏下水，施以非礼，为张氏打伤中指。胡岩大怒，杀死张氏。事露案发，胡岩教汪婆反诬张氏与雇工有奸情，并寻关节

到县衙说情，官府竟将一行凶犯开释。归有光闻之拍案而起，亲作《贞妇辨》普告嘉定父老，此案始得重审昭雪。又如，卷三《解己囊惠周合邑，受人托信著远方》，讴歌浙江德清县蔡节庵轻财仗义。蔡节庵怜惜贫苦农民解粮之苦，愿自己独力承担漕运之差，他说："我们绅士宜享安身，难道平民独该被累的么？看他们妻离子散，自己心上也打不过去。"舟泊东昌，忽闻邻舟哭声，他前往问之，原是山西房之孝载煤往京师贩卖，因得家信，其父病危，因货物拖累，不能返家，故而悲恸。蔡节庵即答应将煤船一齐带往京师贩卖，并赠以盘缠，房之孝拜谢而回。蔡到达京师，卖掉煤炭，又经山西，将十万本利一并给予房之孝，自己却星夜悄然离去，不受人报。房父感叹曰："如此轻财仗义的人，真世所罕有，难道让他独为君子不成"？于是，叫儿子送十万银两到德清县，为全县受枷受责的欠钱欠粮的穷苦百姓代完课税。再如，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借妓营生》，鞭挞盖有之的贪婪无赖。盖有之为人不端，甚为乡里不齿，但侥幸中举，又拜在权臣家奴手下，愿作干儿，由此选了山东莱芜知县。到任之后，酷虐贪贿，残害百姓，被革职问徒。三年限满，他私囊尚有数百金，就改名易姓，前往扬州开设妓院，买进六个俊俏的粉头，号称"风流六院"。后因巨盗宿妓，事发受到牵连，盖有之遭四十重责，追赔赃物，妓女当官发卖，女儿又跟人私逃。他因气急而身亡。这些都不同程度暴露出封建社会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

书中有的故事，甚为怪诞，如卷十《图葬地诡联秦晋，欺贫女怒触雷霆》，其中有青天霹雳，将恶人家的坟头打坏，恶人父子亦被冤魂索命而亡。由于作者力图教忠劝孝，因而写出悖于常理的故事。例如，卷二《马元美为儿求淑女，唐长姑聘妹配衰翁》，其中描述因瘟疫流行，唐长姑的丈夫和儿子相继病逝。为使夫家传嗣，唐长姑力主将自己十九岁的妹妹幼姑嫁与年近七旬的公公马元美为妻。连马元美自己也认为不妥："吾与汝父谊若兄弟，伊女犹吾女。无论汝妹年轻，不应嫁吾垂白之人，且天下焉有姊为媳而妹反作姑之理"？而唐长姑一意孤行，成就这桩奇异的婚配。成亲见礼时，姐姐长姑

行子媳之礼，妹妹幼姑公然上受，毫无回避之意。作者以赞赏的态度，津津乐道这种为传种接代而做出的荒唐之事，实在不堪入目，应予唾弃。（刘　铮）

《五色石》

《五色石》，全名《笔炼阁编述五色石》，清代拟话本小说集，作者徐述夔，署“笔炼阁主人编述”，共八卷，每卷叙述一个故事。

此书体例自成一格，即每卷先以三字标题，再标对仗工整的回目。例如，第八卷标题是《凤鸾飞》，回目为《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奴与婢并受两丹诏》。书中所演故事的历史背景，第一卷为元代，第二、四、五、七卷为明代，第三卷为北宋，第六卷为南宋，第八卷为唐代。

书中洋溢出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作者有感人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燕人之石则见珍，荆山之璞则受刖；良马不逢伯乐，真龙乃遇叶公；名才以痼疾沉埋，英俊以非辜废斥；送穷无计，乞巧徒劳。青毡既叹数奇，红颜又嗟命薄；或赤绳误牵，或蓝田虚种，或彩云易散。伤哉，玉折兰摧，或好事难成；痛矣，钗分镜破，或睽违异地，二美弗获相通。或咫尺各天，两贤反至相厄。倩盼之硕人是悼，婉娈之季女斯饥。”“为善未蒙福，为恶未蒙祸。”因此，作者学女娲炼五色石补天那样，以文代石而补世。作者笔下描述的故事，都是为善蒙福，作恶致祸，才子终配佳人、忠良恰遇明主。虽然作者试图弥补封建制度的缺陷，力挽封建末世的颓风，大肆劝世教人尽忠孝作善事，多是陈词滥调，但是，作者明确指出天道不公，大胆暴露封建社会的阴暗面，极力揭发封建制度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应予充分肯定。

书中编演的故事，大多数是家庭的悲欢，才子佳人的离合，曲折动人。例如，第二卷《双雕庆》，《仇夫人能回狮子吼　成公子重庆凤毛新》，描述明代嘉靖年间，景州举人樊植，与同窗同乡同榜的成美结为好友。成美之妻和氏，美丽贤良；而樊植之妻仇氏，丑陋悍妒。成美有子，而樊植年过三旬尚无子嗣。经过成美夫妇一番规

劝，仇氏表面应允丈夫纳妾。所纳之妾倪羽娘，举止端庄，仪容俊雅，又知书识礼。仇氏深为妒恨，不许合房。又得和氏帮助，劝醉仇氏，樊、倪方始同房。仇氏酒醒知情，幽拘羽娘于禁室。翌年春，樊、成二人入京会试。樊植拜托和氏照顾怀孕的羽娘。仇氏趁樊不在之机，欲将羽娘嫁出。和氏将计就计，接出羽娘。樊、成二人皆高中，成美授兵部员外郎，樊植授扬州太守。当樊得知羽娘被嫁，发誓不与仇氏相会，只身赴任。却于途中遇盗，被拘山寨。寨主劫取公文，派一喽罗改扮去扬州上任。仇氏闻知丈夫官讯，携家仆去寻，被假太守囚于密室。后因巡按知晓，处决假太守，救出仇氏。仇氏怀念丈夫，后悔自己的行为，和氏乘机将羽娘母子送出，两人互释前怨。成美带兵征服山寨，与樊重逢。樊改授京职，与仇氏羽娘团圆。此卷不仅情节起伏跌宕，而且人物性格有所发展，仇氏的转变令人可信。由这个故事的结构，可以推知此书的艺术风貌了。（李平）

《八洞天》

《八洞天》，是一部清代的拟话本短篇小说集，作者为"五色石主人"，即徐述夔。《八洞天》在题材与体制上均与《五色石》相似，故为《五色石》之续作，正如作者所言："《八洞天》之作也，盖亦补《五色石》之所未备也。"

《五色石》乃作者"以文代石"，"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见《五色石》作者自序）。《八洞天》的创作主旨也与之类似。作者认为，世间"不克如人愿"之事太多，而能如人愿的理想世界却属"别一洞天。"故而作者"集其克如人愿之逸事，凡八则，而名之曰《八洞天》云"（见《八洞天》作者自序）。

小说反映的是清代的现实生活，但为避文网罗织，又都托称为历史故事。全书共八卷，每卷演述一个故事，各反映人情世态的某一侧面。卷一"补南陔"，写父子间关系；卷二"反芦花"，写继母与前妻之子的关系；卷三"培连理"，写夫妇间关系；卷四"续在原"，写兄弟间关系；卷五"正交情"，写朋友间关系；卷六"明家

训”，写儿孙的教养；卷七“劝讵躬”，写主仆关系；卷八“醒败类”，则综合写种种人之关系。从八卷之名目与题材，已可看出全书的主题，不外“伦理纲常”四字。为此，小说着力塑造了一系列正面形象，包括仁父慈母、良夫贤妻、仁兄孝子、义友忠仆等等。不过作者所赞颂的美德，大体未脱出忠孝节义等儒家的伦理框范，因而小说中所塑造的这类形象，往往在性格方面显得较单薄。相反，小说中反面形象的刻画，却显得深入、有力得多。尤其是对贪官污吏、奸险小人、势利之徒、忘恩负义之流的描绘最为淋漓尽致。通过刻画这类人物的嘴脸，小说充分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义。只是由于作者过于强调“劝世”的目的，故作品中的说教成分甚多，甚至还有不少“因果报应”的内容。这反而又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

这部小说虽然“题旨”较简单，但作品中的情节却并不因此而流于简单化。作者善于编撰故事，故各篇中的情节都曲折多变，艺术构思常显得奇巧。如人物的贫富穷通，人物间的离合际遇等，均多意外变化，而种种人物的不同品性，便在丰富复杂的情节中得到较充分的展现。例如卷八“醒败类”，在曲折而丰富的故事情节中错落出现了近二十个人物，包括“妒妾之妻，欺夫之妾，灭叔之侄，弃弟之兄，背主之奴，以至忽是忽非之干爷，忽亲忽疏之远族，倚势取财之贵客，趋炎行诈之富翁，不守清规之僧尼，同谋分賄之佃户工匠”等；在一个“假儿”身上，便出现“讼假儿，盗假儿，卖假儿，买假儿，弃假儿”等事件；围绕着一个金佛像，又发生“铸金佛，怨金佛，偷金佛，换金佛，首金佛”等种种情形。作者“编故事”的本领，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小说虽然情节丰富，但在笔法上却多一般性叙述，而较少生动细致的描写，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

小说问世后不久便传入日本（不晚于乾隆年间），可见当时即颇有影响。（雅　坤）

晏敖换银

且说晏敖当初把儿子奇郎与禹家联姻时，其妻方氏取出私蓄的

好银六十两，封作财礼送去。后来（禹）琼姬既死，晏敖索得原聘银两，方氏仍欲自己收藏，晏敖不肯，方氏立逼着要，晏敖便去依样倾成几个铜锭，搠换了真银。方氏那里晓得，只道是好银，恐奇郎偷去赌落，把来紧藏在箱中。不想奇郎倒明知母亲所藏之银是假的，真银自在父亲处，因探知父亲把这项银子藏在书房中地板下，他便心生一计，捉个空去母亲箱中偷出假银，安放在父亲藏银之处，把真银偷换出来做了赌本，出门去赌了。方氏不见了箱中银子，明知是儿子偷去，却因溺爱之故，恐声张起来倒惹恼了晏敖，只索忍气吞声的罢了。又过几时，晏敖为积欠历年条银五十余两，县中出牌催捉，公差索要使费，晏敖那里肯出。公差便立逼完官，晏敖一时无措，只得要取这六十两头来用。那日已是抵暮时候，公差坐着催逼。晏敖忙在书房地板下取出银子，急急的兑准，把剩下的几锭也带在身边，以便增添。同了公差，奔到县前投纳。他只道这银子是搠换妻子的，那知又转被奇郎搠换去了。当初只为要骗妻子，把这些假锭弄得与真锭一般无二。今日匆忙中那里看得出，竟把去纳官，却被收吏看出是铜锭，扭上堂去禀官。知县正在堂比较，看了假银，勃然大怒，喝教扯下去打。只见晏敖身边又掉出一包银子来，知县叫取上来看时，却又是几个铜锭，愈加恼怒。那押催的公差，因怪晏敖没使费与他，便跪下禀道："这晏敖是惯使铜的，外人都叫他是'晏寡铜'。"知县听了，指着晏敖大骂。当下把晏敖打了二十板，收禁监中。方氏在家闻知此信，吃惊不小，忙使人去赌场里报与奇郎知道。奇郎明知是自己害了父亲，恐父亲日后要与他计较，便也不归家，竟不知逃向那里去了。

晏敖在监中既不见儿子来看他，又打听得知县要把他申解上司，说他欺君误课，当从重治罪。一时慌了手脚，只得写出几纸经帐，教家中急把田房尽数变卖银两来使用。原来晏敖向虽小康，只因父子俱好赌，家道已渐渐消乏。今番犯了事，变卖田房，却被石正宗乘其急迫，用贱价买了，连家中动用的什物，也都贱买了去。说道，他这些田房什物，当初原是窃取石家资财置买的，今日合归石家。当下交了银子，便催促方氏出屋。方氏回说等丈夫归来，方可迁居。此

时晏家僮仆已散，方氏只得拿着变卖田房的银子，亲往监中，一来看视丈夫，二来恐丈夫要讨他所藏的六十金来用，因欲要当面说明失去之故。到得监里，晏敖见了妻子，便问："奇郎何在"？方氏道："自从你吃官司之后，并不见他回来。"晏敖跌足道："这畜生那里去了？我正要问他：我藏的好银子，如何变做铜银？一定是这畜生做下的手脚，害我受累。"方氏道："你银子藏在那里？如何是奇郎弄的手脚"？晏敖道："你不晓得我银子藏在书房中地板下，明明是好银，如何变了铜？不是这畜生偷换去是谁"？方氏道："这也未必是他，你且休错疑了。只是我藏的这六十两，却被他拿了去。若留得在时，今日也好与你凑用。"晏敖惊问道："你这六十两几时被他拿去的"？方氏道："他也不曾问我，不知他几时拿去的。一向怕你要气，故不曾对你说。"晏敖听罢，跌脚叫道："是了，是了。如此说起来，这假银是我骗你的，不想如今到骗了自己了。"方氏闻知其故，埋怨丈夫："当初如何骗我"？晏敖也埋怨他："既不见了银子，如何护短，不对我说！若早说时，我查究明白，不到得今日惹出祸来。"两下互相埋怨不已。正是：

初时我骗妻，后来子骗我。
人道我骗官，那知我骗我。

——选自《八洞天》卷八，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版

晏敖是《八洞天》中一个极贪、极诈的人物。年轻时他曾得到外祖父石佳贞（选段中石正宗为其侄）的许多帮助，但他却在暗中窃取了石的大量资财后离去，置石之死活于不顾。在为自己亲生父母下葬时，他竟为省工钱而仅掘了个二尺深的坑便草草葬下了事。平日做交易时又每每使用铜铸的假银子。这次竟连妻子的银子也被他悄悄用铜换去。不料换得的真银又被儿子用假银换走，致使他犯下"欺君误课"之罪。后来他出狱时已是家破人亡（妻死儿逃），他只好栖身寺庙，并很快一命归西。晏敖贪婪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终于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在以铜换银上晏敖的儿子奇郎可谓已得乃父真传，当然儿子也有"青胜于兰"之处，比如他这一次换银便干得如此"漂亮"，不仅

他妈不愿声张，就连他老子也完全被瞒过。再者他不仅比老子更会换银，而且比老子更缺乏人性。老子因他而下狱，他却一走了之。直到后来老子死在庙内，他才又露面。但这时他并非来送葬，而是来开棺偷一串殉葬的白玉珠。偷珠之后他又把棺材也偷去卖，而让其父的尸体扔在野地里喂狗。这位奇郎真不愧是晏敖的儿子！

这一场换银的丑剧，充分体现了作者在设置情节方面的技巧。第一，晏敖以铜换银竟换到自己妻子的头上，其贪婪与奸诈由此而被表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第二，晏敖一贯以假银害人，这次却恰恰以假银害己，这无疑是这个人物的最妙结局。这场事件起自"我骗妻"，继以"子骗我"，再继以"我骗官"，最后的结果却成了"我骗我。"显然，这个"循环圈"表现出极大的讽刺性。第三，这位晏敖还有一位并非"不肖"的儿子来"衬托"他。老子坏得厉害，儿子更坏得出奇。老子偷换夫人的银子，儿子便偷换老子的银子。老子的换银本来还不致给夫人造成太大危害，但儿子的换银却把老子活活断送了。作者本来是要让晏敖"生个不长进的儿子来报他"，但由此而产生的绝妙的讽刺效果，却已远远超出"报应"二字的内涵。这便是情节构思巧妙出奇的结果。

在这一场父子俩"骗来骗去"的情节中，方氏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处理得恰到好处。在晏敖自己要留下那六十两银时，方氏却"立逼着要"，这是出于"自卫"本能，但却促使晏敖采取"换"的行动。后来儿子偷走银子时她又"忍气吞声"，这也是出于爱子本能，但结果又导致晏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骗官。"这位夹在贪诈成性的两父子之间的妇人，虽然处处行事均合乎"情理"，但却又在无意中成全了这场"错中错。"正因为此，她在探监时便也遭到晏敖的抱怨。也正因为此，她与老头子的这一段"互相埋怨不已"，便成为整场戏中最富"喜剧性"的一幕。（雅　坤）

《济公全传》

《济公全传》，是一部清代白话长篇小说，为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品。全书由有关济公和尚的一系列故事构成。

在《济公全传》中，济公本是一尊“奉佛法旨，为度世而来”的罗汉。这位下凡的罗汉有广大的法力，如能作七十二般变化，一念六字真言就能制服恶人，一现灵光就能逢凶化吉等等。不过，在外表上，他却并没有一付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宝相。”相反，他衣着破烂，身体肮脏，活象个乞丐；又成天疯疯颠颠，言语行为均古怪可笑。身为和尚，却“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诙戏。”然而，他虽貌似吊儿郎当，心地却甚善良。他的行为宗旨是“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事。”他最爱扶危济困，打抱不平，一心伸张正义。不论碰上什么不平之事——如官吏不法、盗贼行奸、儿子不孝、妇女被拐、商贾骗财等等——他都要挺身而出，拯救善良，惩治邪恶。由于他法力广大，又性格滑稽，故他惩治恶人的方式常常是恶作剧式的——一定要让恶人们大大出丑，以为受欺压的弱者出气解恨。他的行为，代表了受压迫群众的愿望和理想；他的法力，常常也就是“公道”力量的体现。此外，他也乐于治病救人，或驱妖镇邪，为劳苦群众做种种好事。同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仙或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相比，他又表现出种种“缺点”，如喜欢作弄人，好吃喝，爱占小便宜，常常吃了饭不付账就溜掉等等。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与下层人民的关系又显得极密切，从而使其形象显出一种特殊的现实感。总之，他既是一位好义乐施、主持正义的神，又是一个疯颠放浪、混迹市井的游民。显然，济公是一个极富特色的形象，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中独具一格。

由于济公主要活动在江南一带的市镇之中，故小说在描写济公事迹的同时，也相应展示出一幅幅江南城镇的风情画。尤其是充斥在市镇生活中的繁华与贫困的尖锐对比，在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一方面是权贵富豪的贪婪奢逸和盗匪恶棍的横行不法，一方面都是平民百姓的贫穷困厄。到处是贪狡欺诈、争财夺利，到处是血淋淋的压迫剥削；封建社会后期衰颓腐朽、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正构成了济公和尚扶危济困、劝善惩恶的特定背景。小说中描写的时代是南宋，但却概括了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市镇生活风貌。

由于济公每每以法力作为斗争手段，故小说中的情节常常很离

奇。济公的性格富于喜剧性，故小说中的大量描写又是漫画式的，常显得夸张而滑稽。济公的行动又总是得到一群侠客的辅助，因而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也总是与济公的疯态和法力构成特殊的对衬。这些都使得小说显出了独特的风格。

小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济公以“良心”、“公道”之类作为济世药方，以为社会的弊端都是由于某些人的良心泯灭造成的，这正表现出思想力量的不足。小说对济公的肮脏龌龊和流里流气常作过分描写，对某些游民恶习津津乐道，不免又令读者厌恶。艺术上的粗糙之处也甚多。如结构散漫、拖拉，情节繁冗、重复，以及语言太缺乏提炼等等。小说本由民间传说故事汇集而成，但在成书后仍保持了甚多的“原始性。”（雅　坤）

济公治鬼胎

话说济公禅师来到里面，给陆炳文一看，夫人少爷小姐都说：“圣僧，你慈悲慈悲吧！”和尚说：“我看大人这病，我说出来，你们准都不信。”夫人说：“圣僧说罢，焉有不信之理！？和尚说：“大人这肚子是胎。”夫人一听一愣，心说：“怪不得方才那个先生说是胎，这和尚也说是胎。”连忙问说：“圣僧，你看是胎怎么办呢”？和尚说：“这可跟旁胎不同，大人这是一肚子阴阳鬼胎，非得把胎打下来才能好。我和尚开个药方，到李怀春的药铺去取药去。”李怀春说：“好，师父开吧。”立刻家人拿过笔来，和尚背着人写好封上，交与家人，大人也不知和尚开的什么药。家人拿着去了，到了李怀春药铺，把字柬交在柜上，家人说：“你们先生，在我们大人衙门坐着，这是灵隐寺济公开的方子，叫我来取药。”药铺伙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天理良心一个，要整的，公道全分。”药铺一看，说：“管家，你把药方拿回去吧，我们药铺没有良心。”管家说：“你们药铺没有良心”？伙计说：“不但我们没良心，是药铺都没良心。”管家无法，回来到里面说：“回禀夫人，药没配来。”李怀春说：“怎么？我那药铺是药皆有，怎么会没配来呢”？家人说：“你们药铺没良心。”李怀春说：“为什么我们药铺没良心”？管家说：“他说是药铺都没有良心，

没有这味药。”陆炳文说：“这药方拿来我看看”。家人把方子递给陆炳文，一看是：“天理良心一个，要整的，公道全分。”陆炳文一想，说：“这药不用费钱，自己就有良心。”和尚说：“你只要有良心，就好的了。”陆炳文说：“传伺候升堂。”家人说：“大人这个样子，升得了堂么”？陆炳文说：“升堂，升堂！我做得亏心事，我知道非升堂好不了。”他刚一说升堂，肚子就往回抽。李怀春说：“大人升堂办公，医生要告辞了，我还要到别处去看病。”说罢竟自去了。且说陆炳文立刻命家人搀着，升坐大堂，给和尚搬了一个座，就在旁边坐下。陆炳文吩咐拿着监牌，提王龙、王虎、窦永衡，手下原办马雄答应，立刻到监里把王龙王虎窦永衡提上堂来。三个人在堂下一跪，陆炳文说：“王龙王虎在白沙岗抢劫饷银，杀死解粮职官，有窦永衡没有？你两个可要说公道良心话。”王龙王虎一想：“前者已然都画了供，大人这又问，久状不离原词，我二人改不得口。”想罢，说：“大人，有窦永衡。”陆炳文勃然大怒，一拍惊堂木说：“你这两个人混账！拉下去给我重打每人四十大板！”掌刑的答应，立刻把王龙王虎拉下去。打完了，陆炳文又问：“王龙王虎，你两个说实话，到底有窦永衡没有”？王龙王虎一想：“这必是窦永衡的人情到了，大人要拷打我二人，倒别改嘴，一口咬定。大概要把窦永衡办了，我二人许把命保住。”想罢说：“实有窦永衡。”陆炳文说：“你这两个东西实栽打，再给我每人重打四十！”立刻又打，打完了又问。王龙王虎一想：“这可真怪，前者我二人拉窦永衡之时，倒没打，这是怎么缘故呢”？二人还不改口。陆炳文又吩咐打，把两个人连打了三次，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陆炳文说：“你两个人要不说良心话，我生生把你两个打死。到底有窦永衡没有”？王龙王虎一想：“这个刑受不了啦！再说有，还是打。”二人无法，说：“回禀大人，没有窦永衡。”陆炳文说：“这不错了，人说话要有良心，本部院有良心。我知道窦永衡是好人，你两个人仇攀，是没有窦永衡。”吩咐：“来呀，把窦永衡的锁镣砸了，我将他当堂开放。”旁边众官人一瞧，大人这是无故疯了，书办赶紧过来说：“回禀大人，窦永衡在白沙岗打劫饷银，杀死解饷职官，情同叛逆。再说大人已然都定了案，奏明皇上，

大概这个案必是立决，不久就有旨意下来。大人这里把窦永衡放了，那如何使得"？陆炳文说："你休要多说，我有良心。皇上他没我大，大凡现官不如现管，我要放窦永衡，皇上他管不了我。"书办一听，这更不象话了，说："大人要放窦永衡，书办了不了，大人先把书办革了倒好。"陆炳文说："革你不费事，来贴革条，先把他革了。"立刻写了革条贴上。原办马雄也过来给刑廷磕头说："回禀大人，窦永衡放不得的。"陆炳文说："怎么"？马雄说："大人想情，窦永衡谋反大逆，已画了供，大人给秦丞相行了文书，秦丞相已然知道。大人再把他放了，秦丞相再要问这案，大人怎么办"？陆炳文说："你放屁！秦丞相他管不了我的事。他做他的丞相，我做刑廷，他管不着我，我有良心，窦永衡是好人。"马雄说："大人要放窦永衡，先把下役革罢。"陆炳文说："革你不费事，来贴革条，把马雄给我革了。"手下众官人，一个个吓的往后倒退，谁一拦就革谁，众人都不敢言语了。陆炳文吩咐来人："把窦永衡手铐脚镣砸开了。"手下官人，立时把窦永衡的大三件摘了。陆炳文说："窦永衡，本部院知道你是被屈含冤，你是个好人，我将你当堂开放。"窦永衡心中纳闷，心说："这是怎么一段情节"？抬头一看，济公在旁边坐着呢。窦永衡倒瞧着发愣，和尚说："混蛋你还不快走！等他明白过来，再叫人把你锁上呢！"窦永衡这才明白，赶紧往外走。

——选自《济公全传》第一百七十五回，花城出版社 1983 年版

临安四大恶霸的头一个——当朝秦丞相的兄弟、现居大理寺正卿、绰号"花花太岁"的王胜仙，看上了打虎英雄窦永衡的妻子周氏。王一连几天"丢了魂一般"地思想周氏，却因惧怕窦永衡而不敢公开抢人，便把心事告诉了他的门生——京营殿帅刑廷陆炳文。陆为了讨好王，便设下一条毒计：买通狱中两个大盗王龙王虎，让他们诬告窦永衡在白沙岗抢劫饷银，从而把窦下在大牢中；随后再叫人抬轿到窦家去诓周氏——谎称是窦打官司，实际上却把周氏一直抬到了王胜仙的府中。济公闻知此事后，先设法火烧王府中关押周氏的合欢楼，乘乱救走周氏（王胜仙以为周被烧死），然后便开始惩治陆炳文。济公的办法是用法术使陆的肚子大大地鼓起来，大到陆

"自己两手够不上肚脐。"陆忙请医生来诊治——第一个先生隔帐诊脉，说是怀胎"有喜"，被赶了出去；第二个先生李怀春，则说此病非济公不能治。接下来便是上录一段情节。济公一来，也先说"这肚子是胎"——"一肚子阴阳鬼胎"，然后便开出了"天理良心"的药方。陆炳文明白自己做了亏心事，便马上吩咐升堂，准备重新判案。果然"他刚一说升堂，肚子就往回抽。"迫于这大肚子的压力，他终于在大堂上把窦永衡放了。

这段情节集中表现了济公的独特"癖好"——以恶作剧的方式惩治恶人，救助良善。对于陆炳文这样的坏官是根本没法同他讲理讲法的，因为他一心想的是讨好当权者，以便向上爬，而根本置良心、王法于不顾。因此济公的办法倒是简单而直接：让他得怪病，不释放窦永衡就活受罪。这个办法也真灵验，那位陆大人果然受不了大肚子之苦，因而在济公那张药方的提醒下，一时凭"良心"放走了窦永衡。这种人自己是不可能"天良发现"的，因此济公只好采取特殊的手段去强迫他纠正错案。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济公的这一手虽然既简单又痛快，但也恰好暴露出在封建统治下正义力量的微薄与可怜。对于一桩冤假错案竟无法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去纠正它，对于一个违法乱纪的官员竟没有什么"现实"的力量去惩治他，而非得靠冥冥中的某种"神力"去解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社会的悲剧，人民的悲剧！而且，就连济公这样的法力也只能"局部性"地解决问题——窦永衡一放走，陆炳文便"清醒"过来；只见他"唬得惊惶无措"，立即传令封锁临安水旱十三门，全城挨户搜查"越狱脱逃"的窦永衡！可见，济公虽然神通广大，但也无法使一个陆炳文之类的人物真正天良发现、立地成佛。事实上，济公之所以受人喜爱，还不是由于他真能给芸芸众生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而只是由于他能体现受苦人们的善良愿望，亦即代表了人民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某些"理想"罢了。

在上录这个片断中，描写陆炳文升堂的一段是颇精采了。陆在骨子里是个坏官，但此时却在济公的作弄下一反常态，如一味宣称自己有良心，一味把劝阻他的吏员革职，甚至还讲出"皇上他没我

大”、“秦丞相他管不了我的事”之类的昏话来。陆炳文这“无故疯了”、憨直粗戆的样子令人捧腹。这段文字在叙述、描写上的繁冗之处甚多。“药铺没良心”一节也属故事之外的插科打诨。（雅　坤）

白狗闹洞房

话说济公禅师把白狗叫过来，把四个火烧给白狗吃了，白狗摇头摆尾，前窜后跳。和尚拿红头绳、白粉、两个耳兜拴上，又用红头绳把白狗的嘴一系，拿胭脂粉脸上一抹，把裙衫短袄给白狗一穿，把红绣鞋给白狗后爪一穿，和尚口念：“唵嘛呢叭哒吽！”用手一抹白狗的脸，和尚说：

> 遍体白毛乌嘴，摇头摆尾发威。昼防门户夜防偷，主人寒苦不悔。好犬不乱吠，今夜同入香闺。贫僧点化你变娥眉，要你报应花花太岁。

和尚用法术点化了白狗。赵斌梅成玉再一看，白狗坐在那里，真是变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的美人，赵斌梅成玉二人喜出望外。赵斌先去钱塘关把船雇好，回来同和尚开怀畅饮，直喝到天有掌灯以后，只听外面鼓乐喧天，花轿来了。书中交代，陆炳文给梅成玉派人送了银子去，随后他坐轿拿着美人图，到王胜仙家去。一见王胜仙，陆炳文说：“老师大喜！”王胜仙自从火烧了合欢楼，他只当把美人烧死，心中实深想念，并无一刻忘怀，烦的了不得。今天听陆炳文一来说大喜，王胜仙说：“我喜从何来”？陆炳文说：“门生已给老师访着一个美人，已然说妥。这位姑娘有自己画的行乐图喜容，老师看了这轴画，跟人一般不二。”王胜仙打开美人图一看，说：“世上那有这样的美人”？陆炳文说：“现在就有，我都给老师办妥了，乃是青竹巷二条胡同，梅成玉的妹妹，定规今天晚上，拿轿子就替老师娶过来，一见就知道了。”王胜仙他本是酒色之徒，一听这话，说：“贤契，你这样替我劳神，我实在抱愧。”陆炳文说：“只要老师能护庇我，把窦永衡放了，别丢官职就得了。”王胜仙说：“那倒是小事一段，好办，好办！来人摆酒！”同陆炳文开怀畅饮，一面遣家人即刻找花轿娶亲。只要有钱好办事，少时就皆齐备，悬灯结彩，鼓乐

喧天，花轿直奔青竹巷二条胡同来了。和尚先安置好了，见花轿到门口，和尚把门关上，叫吹打吹打，外面就吹打。和尚说："吹大开门，工尺上柳青娘，扑粉蝶。"和尚说："完了，要喜包。"要了无数的包，和尚这才跑进来，叫梅成玉说："新人上轿，轿子堵门口上忌生人。"轿夫答应，把轿子搭到门口。和尚搀白狗上了轿。有和尚的法术，治的白狗不能动，在轿子里坐着，吹吹打打，搭着轿子，来到王胜仙家。有婆子掀帘把白狗搀下轿，王胜仙一看，果然是美人真白，脚底下真小。拜了天地，王胜仙喜悦非常，一坐帐，桌上摆着成席的酒，大家让新人吃，新人也不言语也不吃。大家瞧着是美人，是有和尚那点法术，治的要动也不能动。瞧这一屋子的生人，它这气大了，摆着一桌子吃的，也张不开嘴，白狗净生气。直到天有二鼓以后，陆炳文说："老师请入洞房罢，少时门生也要回去，明天再来道喜。"王胜仙来到屋中一瞧，美人坐着也不言语，婆子要给新人脱衣裳，过来刚一解钮子，把白狗捆嘴的绳儿碰脱了。王胜仙这个时节说："婆子你等去罢。"婆子都退出来。王胜仙赶过去，说："美人你不必害臊，这乃是人间大道理，你我是夫妇。"说着话，这小子淫心已动，过去一搂白狗，他要跟白狗亲嘴。本来白狗正有气呢，照定王胜仙脸上一嘴，把王胜仙的鼻子咬掉了，白狗也现了原形，把衣裳连咬带撕，往外就跑。王胜仙疼的乱滚，说："狗精！"家人吓的都跑了，也没人敢拦狗。狗跑之后，才有人把王胜仙的鼻头子捡起来，趁势热血给他粘上，再找陆炳文。陆炳文早已听见说，跑回衙门，派人再拿梅成玉，已剩了空房子。王胜仙这件事也瞒不住了，大家都说这是陆炳文的奸计，安心陷害。王胜仙这件事一回禀秦丞相，秦丞相勃然大怒，说："本来我兄弟就无知，陆炳文他还引诱他？这厮深为可恨！"秦相递折本一参他，说："他放走了大盗窦永衡，捕务废弛，行同市侩，有忝官箴，任意胡为。"圣上旨议下，将陆炳文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选自《济公全传》第一百八十回，花城出版社 1983 年版

陆炳文在济公的作弄下放走了窦永衡（见前一个选段），其后便再也抓不着窦了。由于怕皇帝降罪（窦定罪后已奏明皇上），他便去

求王胜仙“护庇。”王则因为合欢楼失火而失去宠妻周氏，现听说窦也“越狱脱逃”，不禁大骂陆炳文“自作自受。”陆急得要死，但很快却又发现了一个美人——秀才梅成玉的妹妹梅碧环。陆马上又生毒计，打算把梅碧环弄来献给王胜仙，以重新讨得王的欢心。陆于是诱逼梅成玉，同时派兵围住梅家，不让他兄妹逃走。梅成玉无奈，求表兄赵斌设法，赵便又请来济公。济公让梅成玉先假意答应，说只要送来金银聘礼，当晚便可送妹成亲。济公当然不是真的要把梅碧环送给那位花花太岁；他是要“点化”梅家的大白狗去与王胜仙拜堂，同时让梅家兄妹乘隙离开此地。陆炳文果然很快送来金银，并约定晚上花轿来抬新人。接下来便是大白狗上花轿、闹洞房这一幕好戏了。

这一段“狗作新娘”的情节比前一段陆炳文“大肚子”的情节更富喜剧色彩。王胜仙正因失去了合欢楼的美人而“烦的了不得”，忽然又送来一个美人，自然是飘飘然乐不可支。不料新娘子刚搂进怀里，就一下子变作一只大白狗，并且还一口咬下了他的鼻子！这位曾抢过无数良家妇女的花花太岁终于得到了“报应。”陆炳文则先也自以为得计——老师已高高兴兴地答应“护庇”，甚至连老师的喜酒也喝了。不料变故陡起，不仅老师的美事落空，自己还落得个横遭冤枉——“大家都说这是陆炳文的奸计，安心陷害”，其下场则是“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由济公一手导演的这一幕喜剧，把狼狈为奸的王、陆二人惩治到了极“惨”的地步；由此也充分体现了济公的机智多谋与滑稽善谑。当然，在这场斗争中济公也全然靠的是法术，由之体现的，也只是受压迫人民在现实中所无法实现的“理想。”不过，人民的理想能够体现得如此淋漓痛快，对丑类们的讽刺鞭挞能够如此辛辣有力，这已是小说给予读者的极大审美满足了。

上录这个片断，除了情节构思的离奇巧妙而外，其描写笔法也显得幽默而泼辣，颇饶意趣。那条大白狗不仅在外形上被济公变成了美女，而且它的心理也被“拟人化”了，如它在种种情景中的“生气”、“气大了”等等。但另一方面，在描写王胜仙与它亲热时，又偏说是“一搂白狗”、“跟白狗亲嘴”，而不说是“搂美人”或“跟

美人亲嘴"，这又是明显带嘲讽意味的笔法。王胜仙在被咬掉鼻子后又妙在只喊出一声"狗精"便再无话了——似乎是因为疼得厉害，也似乎是因为他在一下子明白过来时那心中的滋味实在无法说出。最后写家人还把那鼻头子捡起来，"趁势热血给他粘上"，自然也是极谑之笔，令人绝倒。（雅　坤）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大约是吴敬梓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写成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它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鲁迅在评论《儒林外史》时，说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小说所写人物和事件，虽然发生在明代，实际上却是借明代故事来影射清代的社会现实。小说剖析了当时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辛辣地嘲讽了他们醉心于功名利禄的种种丑态，从而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和荒唐。通过作品，我们看到科举制度使得许多读书人变得愚昧、庸俗，可悲可怜，也使得许多读书人变得利欲熏心，灵魂肮脏。那些通过科举而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读书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乡居则为土豪劣绅，为非作歹，贪婪鄙吝。小说还描写了那些自命风雅的"名士"、"高人"的种种丑态，这些寄生虫的出现，标志着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和文人的进一步堕落。与此同时，小说还抨击了程朱理学的虚伪、残酷以及封建社会其他黑暗现象，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

《儒林外史》也塑造了一些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形象，作为儒林群丑的对立面。他们鄙视科举功名，注重真才实学，有的还具有一定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但是，他们的政治或道德观念以及实际行为，都未超出封建思想的范畴，作者把他们作为改变社会风气的典范和力量，以为文人学士都象那样讲究"文行出处"，社会便有改造的希望。这种理想其实是软弱无力的空想，这也正是作品的主要思想局限。

《儒林外史》最重要的艺术特色，用鲁迅的评论来说，是"感而

能谐，婉而多讽。”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自己特色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他既不是单纯追求笑料，也不进行人身攻击，而是把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可笑可鄙的人与事，进行集中、提炼和概括，反映出它丑恶的本质，达到讽刺的目的。在描写人物时，作者从不直接出面作大段解说，也很少作主观论断，只是把相互矛盾的言行放在一起，突出人物性格中乖情悖理的一面，让他们当众出丑，达到引人发笑又引人深思的效果。小说还常常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尖锐的矛盾，用漫画式的夸张来剖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作者还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的讽刺。即使是同一人物，随着他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作者讽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反映出他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爱憎分明的感情。这部小说结构独特，“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由一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故事连缀起来，以反对封建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没有贯穿全书的故事和人物。小说语言准确、洗炼、机智，富于讽刺意味，还适当吸收了群众的口语。

《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长篇讽刺小说的基础，对后来的讽刺小说，特别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杨凡周）

范进中举

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范进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力刻划且取得成功的艺术形象。而这一段关于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疯态的描摹，则更是传神之笔。

范进是久考不中的老童生。三十多载春秋苦度，二十余次科场落第，使他屡遭嘲笑和捉弄。而“十年寒窗下，一朝人上人”的世俗信条和由封建统治者点燃和煽动起来追求功名的狂热欲望，又一次将他推进了乡试的考场。他已习惯于承受名落孙山的打击，漠然于久试不第仍屈辱，虽然思之甚切而又不敢奢望能在五十四岁之年金榜题名。因此，当他“三两步走进屋来”，看见屋中间的“报贴”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当证实这一切都是真的，自己朝思暮想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时，长久郁积在他心中的辛酸、屈辱，长期被压抑的希冀、梦想以及猛闻喜讯后的惊异、狂喜等各种复杂的思绪和感情，如山洪突发，势不可收。久考不第的精神重压，穷苦生活的长期折磨，使他日益孱弱的感情已难以经受这巨大狂涛的冲击，因而他由信而惊，由惊而喜，由喜而疯。“他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这一拍，这一笑，这一长在心底深处蕴蓄而今天终于破口而出的呼喊，这一倒，活脱脱地为我们勾画出了范进那如痴如醉、神魂颠倒的可怜、可笑、可悲、可鄙的腐儒形象。同时，使我们从这突然迸发的一系列神态、动作的变化中，真实地感受到范进那根在封建科举制重压下的脆弱心弦突然崩裂的余响。

当范进被开水灌醒后，“爬”起来的第一个动作，又是“拍手”伴随着“大笑”（由“笑”而“大笑”，极写其颠狂之态）；然后又是那凝聚了各种复杂感情而迸出的六个字：“噫！好了！我中了！”这一字不差的重复，淋漓尽致地揭示出长期埋藏在范进内心的科场及第的强烈愿望和处于兴奋顶峰时儒生所特有的心态。接着，作者以他那貌似轻松而实则沉重的笔调，继续描画范进的种种丑态。他“飞跑”出门不远，就“一脚踹在塘里”，待“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在这里，作者极尽讽刺挖苦

之能事，让类似范进这样热衷功名、醉心科举的腐儒出尽了洋相。至此，作者没有让范进清醒，而是让他继续"疯"下去。披散着头发，带着两手黄泥和一身水的范进，"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这"走到集上"去"，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妙笔。因为范进在得知其中榜前，还在为解决家中断炊之虞而在集上插标卖鸡，当时还是遭受作践、鄙夷的"现世活宝"、"穷鬼"；而现在去到集市上的，已是金榜题名、身价百倍的"新贵人"、"新老爷"了。这一去，大可显示、炫耀自己一番，从而改变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他去到集市而未去其他地方，正可看出他是貌颠而神醒、迂腐而工于心计的。这简单的一笔，巧妙地展示了范进复杂而猥琐的性格特点。

在范进闻喜中疯这一典型情节的描绘中，未见一字的"疯"、"颠"、"狂"，而范进那种种疯颠之态却活灵活现，使封建科举制毒害下人性异化和落第文人辛酸悲苦的社会内涵得到了完整而有深度的反映。（张　明）

严监生之死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以后，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合家大口号哭起

来，准备入殓，将灵柩停在第三层中堂中。

——选自《儒林外史》第五、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第五、第六回，描绘严监生临死前的情形。

鲁迅在1936年写的《这也是生活》中，曾有几句谈到自己病危时的感受："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但是，严监生在病危时却还因为家里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咽气。他"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直到赵氏灭掉一根灯草，他才断气。这个细节使我们想到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他临死前固执地要女儿把金路易铺在桌上才瞑目。严监生和葛朗台这两个守财奴在临死之前都顽强地表现出贪婪的欲望，这和鲁迅谈到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么，这是否说明这样的细节不真实呢？不是。细节应该是表现人物性格品质的语言，它赋予性格以实质的外形，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个性是千差万别的，作家在刻画人物个性时，必须选择最能体现人物个性特征的细节。严监生是个吝啬而又胆小的地主形象，他靠盘剥、克扣、省吃俭用，竟积蓄了十多万两银子。吴敬梓为了突出他吝啬的性格，独具匠心，构思奇特，让这个守财奴因多点了一根灯草而不肯咽气。这个细节表面看来是夸张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联系到严监生这个具体的形象，我们就会感到它是真实的，合情合理的，它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守财奴吝啬的本性。这个细节成了人物性格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了它，严监生这个形象才更加丰满，性格刻画才更加深刻，为人们交口称赞。吴敬梓为什么一定要用严监生伸出两个指头的细节呢？因为细节除了要同人物性格吻合外，还必须符合人物当时的环境、身份等。严监生当时已病得三天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手势来表示自己的思想。当时正是晚上，屋里挤满了人，因此正好在那盏灯上大做文章。严监生伸着两个手指的细节正是为特定环境的特定人物所设，是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替代的。（杨凡周）

马二先生游西湖

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又转过两个湾，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马二先生正走着，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见有卖的蓑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走上去，一个大庙，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庙，他便一直走进去，瞻仰了一番。

过了城隍庙，又是一个湾，又是一条小街，街上酒楼、面店都有，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店里贴着报单，上写："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马二先生见了欢喜，走进书店坐坐，取过一本来看，问个价钱，又问："这书可还行"？书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时，那里比得古书"？马二先生起身出来，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了，是极高的个山冈，一步步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庙门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吃了两碗茶，肚里正饿，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烫面薄饼来卖，又一篮子煮熟的牛肉，马二先生大喜，买了几十文饼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吃得饱了，自思趁着饱再上去。

——选自《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写马二先生游吴山。马二先生是个仗义疏财、助人为乐，但又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人。他因在文瀚楼无文章可选，所以带了几个钱去游西湖。“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使人们为之倾倒。但是，马二先生是从八股科举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典型产品，这种八股科举的文化环境窒息了他爱美的天性，戕伐了他审美的功能，造成了人性的严重异化。他身处西湖美境，心里却时时刻刻系念着功名富贵，因此再美的景色也引不起他美感愉悦和审美想象，或只能引起鄙俗、猥琐的反应。从“断桥残雪”到“平湖秋月”，他不是望着酒店里的肴馔咽口水，便是看着那一船一船的女客，从她们的服饰辨识其贵贱，其他什么湖光山色都“不在意里。”“苏堤春晓”、“六桥烟柳”一带，游人流连忘返，他却觉得“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隔日游吴山，在“片石居”，他不欣赏花园楼阁，只注意有人在请仙。想到这是在请仙判断功名大事，顿时来了兴趣，也想要去问一问。但当他听到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时，因与八股功名无关，不管是什么才女，他不但茫无所知，而且拒不理睬，兴趣全无。马二先生离开“片石居”后，沿途也只见卖吃的卖喝的，“十分热闹。”当茶铺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作者写这个细节似乎不露声色，随意为之，但却深化了人物性格。八股与理学是相互为用，互为表里的，八股迷马二先生的灵魂里，不仅弥漫着君臣大义，而且充塞着男女大防。通过这个喜剧性的细节，使马二先生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在买了茶和饼吃了过后，马二先生这才“略觉有些意思”，到城隍庙“瞻仰了一番。”到了书店，他看见在发卖自己的八股选本，于是心花怒放，又是问价钱，又是问销路，枯寂的心田终于掀起了“欢喜”的波浪。上了山岗，“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受到这美丽景色感染，他“心旷神怡”，极力想吟咏两句，搜索枯肠，终于从举业必读书《中庸》里找出了写“地”的一句话，可见这位

八股迷头脑的迂腐僵化。作者这里的景物描写也完全结合着人物的思想性格。水天开阔波光粼粼的钱塘江景，他搜索到的只是贵人乘坐的轿子；堆青泼黛风姿绰约的西湖景色，他想到的只是能为佳肴的鸭子。作者这简洁客观的景物描写，把马二先生对美的麻木不仁准确地揭示了出来。（杨凡周）

《红楼梦》

清代乾隆年间，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把我国古代小说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作者曹雪芹（1715？—1764？）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号，又号芹圃、芹溪。其祖先是清朝皇室的"包衣"人，虽然是"家奴"的地位，但却"呼吸通帝座，"与皇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其祖父曹寅，少年时曾是康熙皇帝的"伴读"，后任江宁织造，受到康熙皇帝的特殊信任。康熙多次南巡"驻跸江宁"，皆由曹寅接驾。家势之显赫可想而知。曹寅又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化人，他藏书颇富，有诗集《楝亭集》行于世，还负责刊印《全唐诗》、《佩文韵府》。这样的家世，对曹雪芹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显然有极大的影响。雍正年间，曹家在南京被抄，迁回北京，乾隆年间彻底败落。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任过职务，后移居北京西郊健锐营一带。生活清苦，卖画度日，"举家食粥酒常赊"。其为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张宜泉《伤芹溪居士》小序）"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终日不倦。"（裕瑞《枣窗闲笔》）他一生经历了曹家由盛至衰的过程，深味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红楼梦》成书于晚年，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终于"书未成"，"泪尽而逝。"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初以八十回抄本流传（据脂评可知，八十回以后的文稿亦写出，但因种种原因而"迷失"未传）。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1791，1792），程伟元、高鹗两次以活版印行百二十回《红楼梦》，始有印本行于世，世称"程甲本"、"程乙本"。一般认为，其后四十回乃高鹗续写，且前八十回较之抄本亦多改动。本

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已陆续发现十余种抄本，成为《红楼梦》研究的珍贵材料。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引起社会广泛重视，以致形成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即所谓红学。

百万言的《红楼梦》，以贾府由盛至衰的过程为情节线索，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广泛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生活画卷，正如清人"二知道人"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红楼梦说梦》）而《红楼梦》着力描写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则不仅是对中国古老的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的控诉和批判，而且表现了某些新的社会思潮和人生观念。

《红楼梦》作为一部杰作，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多方面的。

《红楼梦》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了使人物一出场就能突现个性特征，给读者造成强烈的第一印象，《红楼梦》非常讲究人物的"出场艺术"。例如第三回中，围绕林黛玉来到贾府这一中心事件，集中写了一大批主要人物的出场："只见两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贾母出场了，紧接着就写这位老祖母见到林黛玉时的哭，见到王熙凤时的笑，见到贾宝玉时的爱。这一系列动作性很强的描写，把这位老祖宗不受任何约束，随意挥洒，毫无顾忌的尊贵和崇高的地位充分表现出来了。更为精彩的是王熙凤的出场："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只见一群媳妇丫环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接下去的一连串描写，使王熙凤一出场就充分表现了她机变、乖巧、善于辞令等性格特征和在贾府管家奶奶的地位，无疑给读者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把人物置于重大事件之中，矛盾焦点之上，是《红楼梦》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的艺术手法之一。例如王熙凤追逐权势、金钱，对人心狠手辣，"机关算尽太聪明"以及颇有才干等等性格特征，主要就是在协理宁国府，毒设相思局，害死尤二姐等事件中塑造成功的。同样的，鸳鸯的柔中有刚的性格，主要是在抗婚事件中表现出

来的；晴雯的火炭般的刚强性格正是在补裘、被逐、惨死等情节中表现出来的。

此外《红楼梦》还善于通过人物的某些奇特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的独特的思想性格。例如贾宝玉的奇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把"读书上进"的人称为"禄蠹"，把胎里带来的那块宝玉做"劳什子"，并多次的摔砸等等，这些反常的言行，正深刻地揭示出他的叛逆性。林黛玉的"葬花"，以及由于宝玉向她表露爱情而在内心深处产生剧烈的心理动荡，也是她的独特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她越是无比珍视"木石前盟"，就越是不能接受和容忍宝玉的"表露"，而对自身处境的深沉的感伤，则唯以葬花来自怜。

《红楼梦》是以一个家族的日常生活为情节内容的。既写较重大的事件，也写无数的日常生活小事，这正是《红楼梦》情节艺术的特点。在描写重大事件时，根据各种事件本身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艺术手法。第三十三回写宝玉挨打这一重大事件，采取了密锣紧鼓，步步紧逼的手法，使这一情节产生了极强烈的戏剧性。而第七十三至七十四回写抄检大观园时，却又采取了一步步慢慢展开的手法，有如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两种写法各有情趣，都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红楼梦》对大量生活小事的描写尤为精彩。很多平凡小事，都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涵义。如第七十七回写那一包已逾百年的"手指头粗细"的人参，虽系小事，岂不正是百年旺族而日趋败落的贾府的象征吗？还有那些诸如过生日、请医生之类的日常生活，在作者笔下都显示了美学情趣和特殊的艺术效果。如宝钗过生日（二十二回）、凤姐过生日（四十三回）、宝玉过生日（六十三回）、贾母过生日（七十一回），都不过是吃酒看戏，但正如脂评所说："起用宝钗，盛用阿凤，终用贾母，各有妙文，各有妙景。"它标志着贾府由盛至衰的几个阶段。

《红楼梦》还往往把这些重大事件和生活小事巧妙地衔接起来，构成相映成趣的审美整体。第十七、十八回写元妃省亲，整个贾府

成了“玻璃世界、珠宝乾坤”，是全书最“热闹”的文字。而到了第十九回，写的却是静悄悄的潇湘馆里宝玉为黛玉“编造”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从而表现了宝黛二人之间真挚缠绵的情意。把这三回的文字作为一个整体来欣赏，则既有“错采镂金”的豪华，又有“初发芙蓉”的清新，使读者得到了丰富的美学享受。

《红楼梦》是一座汉语言艺术宝库，充分发挥了汉语文学语言中散文、骈文、韵文、白话各种语言形式在叙述、描写、议论中的功能和魅力。而语言的性格化，则尤其应该称道。《红楼梦》的语言性格化，已不仅指人物语言，叙述人物行动的语言也是充分性格化的，这以叙述刘姥姥行动的语言最为典型。此外，作品中大量吸取和运用民间口语，诸如成语、俗语、歇后语、俏皮话等，都得到了恰当的使用，为全书语言的生动活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段启明）

林黛玉初见王熙凤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

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老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去歇歇。”

——选自《红楼梦》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红楼梦》第三回，它对王熙凤出场的描写历来为评论家所赞赏。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让读者和刚到贾府的林黛玉一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别人在贾母面前屏声敛气，独有她不苟言笑，所以，在人们还未见到她时，便知道了她在贾府的地位和泼辣的个性。王熙凤出场后，作者首先对她的服饰作了精细入微的描绘。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衣着打扮不仅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地位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他的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因此，文学作品对人物服饰的描写也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曹雪芹对王熙凤“彩绣辉煌”的服饰的描绘，也并非泛文，有着很深的寓意。清代言妇女之美，在娇羞媚态，服饰“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称”（李渔语）。曹雪芹写贾氏姊妹，都只有淡淡几笔，如写探春：“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活然是位形神俱美的女子。作者独让王熙凤着极奢极丽之服，浓妆艳饰，遍体锦锈，珠光宝气，过事修饰，用当时关于美女的标准来衡量，此等笔墨，明有微旨，与其说是褒赞，不如说是在贬谪。王熙凤把自己打扮得如此艳丽，不仅反映了她安富尊荣的富家少奶奶的身份，还表现出好奢侈、好胜的性格和庸俗的审美趣味。在对王熙凤的服饰作了细腻的描写后，作者又以

排偶句式生动地描绘了她风骚练辣的容貌神情，文笔简练，但却极富特征，尤其是对于王熙凤眉形目态的描写，大有深意，既揭示了人物性格，又表现出作者对人物的态度。丹凤眼，柳叶眉，原是很美的，便曹雪芹偏偏把王熙凤的丹凤眼写成三角形，让她的柳叶眉高吊两梢。据麻衣相法，三角眼、吊梢眉是慧黠、狠毒、性巧、通变、邪淫之相。曹雪芹写王熙凤的眉目，显然有意无意地受到这种流行观点的影响。这幅静态的肖像描写极富特色，它为以后塑造这位外表华丽却生性狡诈的少奶奶形象奠定了基础。接下来作者写到王熙凤的言行，更进一步刻画出她的个性。她携着黛玉的手，对她的美貌大加赞美，但这赞美最后还是归于对贾母的奉承："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为了表示对黛玉的同情，她"用帕拭泪"，但当贾母不喜欢她这样时，她"忙转悲为喜"。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是出自他的至性，并非由他人的意志所决定。"忙转悲为喜"五个字，形象地说明了王熙凤虚伪势利、阿谀奉承的性格。接下来写王熙凤故作姿态地对黛玉嘘寒问暖，对下人指手划脚，这一方面表现自己对黛玉的关心，另一方面也炫耀了自己在贾府的地位。这段文字和前面的肖像描写相结合，把王熙凤的音容、笑貌、性格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使这位凤辣子出场伊始，便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杨凡周）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凤姐也略坐片时，便回至净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时众婆娘媳妇见无事，都陆续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机说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一个示下。"凤姐因问何事。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内善才庵内出家的时节，那时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的公子的聘定。张家若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谁知李公子执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儿，张家正无

计策，两处为难。不想守备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红皂白，便来作贱辱骂，说一个女儿许几家，偏不许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那张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与府上最契，可以求太太与老爷说声，打发一封书去，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那守备不依。若是肯行，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

凤姐听了笑道：“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张了。”凤姐听说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净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如此说，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不希罕他的谢礼，倒象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

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不自禁，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牵的图银子。这三千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做盘缠，使他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便是三万两，我此刻也拿的出来。”老尼连忙答应，又说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开恩也罢了。”凤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处少了我？既应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结。”老尼道：“这点子事，在别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么样，若是奶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只是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因大小事见奶奶妥贴，越性都推给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体才是。”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

——选自《红楼梦》第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这是从《红楼梦》第十五回里节选出的一个片断，写的是王熙凤主持秦可卿的丧事，送殡到铁槛寺，料理善后，晚间寄居于离铁槛寺不远的馒头庵。老尼净虚与王熙凤策划，凭借贾府的势力，嗾使长安节度使云光，强行拆散民女张金哥的婚事。在第十六回，这对未婚夫妻终于走投无路，双双殉情自杀。虽只是个短短的片断，却深化了作品批判的主题，表现出作者超凡的艺术才能。整个片断都

是由王熙凤和净虚的对话构成。在写人物对话时，一般人往往只注意人物语言所要表达什么内容，却较少考虑当时的情状和人物的面部表情、心理变化等。曹雪芹的这段对话描写，则既注意人物说什么，又注意怎么说。他锐敏而精确地捕捉了富有内在意义的典型细节，运用朴素简炼的白描手法，把人物最隐密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通过其语言和行为暴露出来，从而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第一段是由净虚交待张金哥婚事纠纷的由来，求贾府帮助。净虚企图在这件事中拉线搭桥，坐收渔利，她情有所偏袒，心有所依违。分明是张家要攀高结贵，爽约退婚，才引起守备大闹，打官司告状，她却偏说这守备家“不管青红皂白”，无理取闹。所以，出语含糊，闪烁其词，破绽百出。言为心声，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声口的具体描摹，勾魂摄魄地展露出这个江湖骗子卑污虚诈的心灵状态。但是净虚深知凤姐的贪婪，安排下一块诱饵，开口伊始，就交待张家是“大财主”，最后又点明，若肯帮忙，“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真是大有油水可捞。但凤姐毕竟心机深细，世情谙练，她既要把银子捞到手，又要不失大家身分，把架子拿足，又要把话说得冠冕堂皇。于是，出现了后面的对话。在这里，作者将人物复杂而隐密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人物对话和情态的描绘曲传给读者。凤姐心里已有成算，虽知此事见不得人，也要趁机揽事敛賂，嘴上偏说不干这事，但话说得含蓄，开口一句“这事倒不大”，既隐约向对方做出要干的暗示，又大吊对方的胃口，等待移舟就岸；狡猾的净虚，心里知道她这套以退为进的把戏，表面上装着很失望，似乎“打去妄想”，脑袋里却在盘算怎么办。她深知凤姐争强好胜的性格，思忖了“半晌”，使出激将法，给凤姐一个下台的梯子。其实，凤姐又何尝不知道她的计谋，只不过这正投合了她贪婪、逞能的个性，所以顺势急下，“发了兴头”，本相毕露，张口就要三千两银子。要了银子，还要为自己涂脂抹粉，声称这银子不过拿给下人，自己并不要。这段文字，表面上没有露出一点心理刻画的痕迹，骨子里，每一句话都蕴藏着丰富深刻的心理内容，显示出人物激烈的心灵交锋。净虚还是一个精通拍马艺术的高手，她接下来对凤姐的吹捧奉承，既满足了凤姐逞强

好胜的性格，又表示对她“金体”的关切，“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了。（杨凡周）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这里黛玉见宝玉去了，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选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作者在这短短的片断之中，生动地表现了林黛玉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活动，从而使这个形象更加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我们知道，中国古典小说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往往把心理描写融化在人物的言行举止中，而不离开情节对人物心理作细腻的静态的描摹。《红楼梦》的这段心理描写也是这样，它生动活泼，充满了行动的节奏，与作品的情节发展密切相关。这时，黛玉刚刚和宝玉一起读完《会真记》，听了宝玉“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的“混帐话”。她开始意识到，爱情已经闯入了自己的心扉。但是，在“一年三百六

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里，林黛玉此时的心情却是十分复杂的，她感受到了爱情的来临，又有些朦胧不清；向往爱情和幸福，但更多的是担心爱情的幻灭而引起的愁情悲绪；不幸的身世，更使她觉得孤立无援，寂寞凄苦。她往往望月长叹，对花垂泪，精神上显得特别纤弱，有着浓重的悲观、感伤情绪。如此复杂的精神世界，也许用大段的心理描写也不容易说清楚，但曹雪芹借悠扬的笛韵，婉转的歌声，把《牡丹亭》的几句戏文送到黛玉的耳中，通过她听戏文时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来写出她和杜丽娘在感情上的共鸣，从而形象地把这位少女渴望爱情自由但又苦于不能实现的感伤情怀表现出来。这个片断之所以为人们所称道，在于它既维妙维肖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位怀春少女的精神世界，同时还形象地说明了文艺鉴赏的整个过程。当黛玉听见梨香院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时，她只是感受到了某些音乐的美，还没有注意到戏文的内容，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牡丹亭》里“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些缠绵的词句，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地吹进了黛玉耳里，触动了她的心事，于是“止步细听”，“领略其中的趣味”。在表现黛玉欣赏戏文同时，作者还穿插了她的心理活动。到了第三阶段，黛玉的思想感情被“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等诗句激动得不能自已，心动神摇，如醉如痴。这时，以前读过的感物伤春的词句同时联想起来，而且显然也联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因此“心痛神驰，眼中落泪”，与《牡丹亭》等作品表达的情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这里，心理描写和人物外在行动描写紧密交织，事件和情景融洽无间，读者不知不觉地就被带进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杨凡周）

刘老老贻笑大观园

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

桌子只叫："嗳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她奶母，叫"揉揉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曲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独有鸳鸯二人掌着，还只管让刘老老。

刘老老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个儿！"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只忍不住；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侠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

那刘老老正夸鸡蛋小巧，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吧，冷了就不好吃了。"刘老老便伸筷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便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亲自去拣，早有地下的人拣出去了。刘老老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儿就没了！"

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取笑。贾母又说："谁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出来了，又不请客摆大筵席！都是凤丫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这牙筯，本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听如此说，忙快过去了，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老老道："去了金的，又银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凤姐儿道："菜里要有毒，这银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刘老老道："这个菜里有毒，我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贾母见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过来给他吃。又命一个嬷嬷来，将各样的菜给板儿夹在碗上。

——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回，写刘老老在贾府宴上的表演以及人们的反应。刘老老受凤姐、鸳鸯的指使，等贾母说了声"请"，便大出洋相，说俏皮话，做滑稽相。这太出人意外，因此"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我们知道，绘画是空间艺术，它能在同一画面上同时表现出不同人物的

形态和神情，而小说则需先承后续，不能同时描绘出不同人物的形象。但是，曹雪芹在这里却发挥了注此写彼，一击多鸣的神奇技巧，打破了小说时间艺术的局限，将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仿佛能在同一时间把同一空间的种种情景描绘出来。他既写出“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的一致反映，又根据人物的身份、性格等，把握住笑时人物最富特征的神态，一句话写一个人物，造成电影蒙太奇的效果，使人物不同的笑态几乎在同一时间呈现出来，读者仿佛在一瞬间既看到众人哈哈大笑的全景，又看到人物不同的笑态：纤弱的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从小受着贾母娇惯的宝玉则笑得“滚到贾母怀里”，王夫人已明白这都是凤姐导演的，因此“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而“地下人”由于身份有别，“有躲出去蹲着笑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曹雪芹这种将生活场景同时展开、相互显现的艺术本领实在是超群出众。

在这个短短的片断里，曹雪芹还深刻地表现了刘老老、王熙凤等人的性格特征。我们知道，贾母长期生活在荣国府，精神上不免腻昧，而刘老老这个“远房亲戚对于她来说正是精神上的一种“野味儿”。一向善于奉承讨好贾母的王熙凤明白这一点，她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因此导演出这出滑稽戏，以取笑刘老老来取悦贾母。刘老老知道凤姐的用意，无奈出身贫寒，有求于人，因而故意装疯卖傻，尽情表演，“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但是，作者基本上没有把刘老老写成乐于供人玩弄的“女清客”，而是既写出她可笑的一面，又写出她值得同情的一面。刘老老不甘牺牲而又不得不成为凤姐奉献给贾母的牺牲，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因此，她的俏皮话既是供人取笑的，又是暗含讥讽的，表现了她不安于丑角的情绪。她的言谈，既是恭维富人，也是嘲讽富人；既有穷人的自卑，又有穷人的自负。如对筷子的议论：“去了金的，又是银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对菜的议论：“这个菜里有毒，我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这些言谈都表现出刘老老性格、思想的两重性。（杨凡周）

贾宝玉触景生痴情

宝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缟。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叹息。正想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

——选自《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这段描写把苏东坡"花褪残红青杏小"的词句和杜牧"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的诗句加以熔化，并且重重地染上一层贾宝玉的情感的色彩，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意境，给人以新的美感。我们知道，《红楼梦》中的景物描写绝不独立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而单独存在，这段描写就正是和宝玉的性格特征、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的。宝玉对妇女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看法，他认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珠子，却没有光彩宝气，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这种看法表明宝玉对青年女子有一种纯洁的"痴情"，以与她们长年厮守为赏心乐事。同时，宝玉又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才情，往往睹物生情，联想新奇，不为人们所理解，以"痴"著称。小说在这里根据他的性格、禀赋和才情，安排了一系列景物，以唤起他心中的意绪，情随景生，达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语）的境界。本来，"柳垂金线，桃吐丹霞"的季节，杏树花落结果，叶稠阴翠，这

是正常现象，在别人的眼中只是寻常的景物，但宝玉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望杏不舍”，“对杏叹息”，由落花结子而联想到岫烟择婿、生子、乌发如银，红颜似缟，不由得对人生发出感伤的慨叹。宝玉对雀惜花的一席话，是他预感到与众姊妹、丫环欢聚厮守的日子越来越短，因而心情沉重、忧伤而发的。这里，杏树和岫烟、雀儿和宝玉浑然一体，一枝一叶一子，一啼一叫一叹，都注满了宝玉悲叹的情思和意绪，构成了深刻显现宝玉感伤情怀的生动意境。这段描写融情入景，以景写情，不仅表现了人物特有的感情，而且充分体现出人物的性格，加重了作品的抒情气氛，富有浓郁的诗意美。（杨凡周）

憨湘云醉眠芍药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说：“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磴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嘟嘟囔囔说：“泉香酒冽……醉扶归——宜会亲友。”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磴上还睡出病来呢！”

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纳凉避静的，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娇娜不胜，便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悔。

——选自《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湘云醉眠”是《红楼梦》里的著名篇章，向为诗家画人笔下经常出现的题材。史湘云是贾母史太君娘家的侄孙女，常来贾府作客。她在大观园内以其潇洒脱俗、言举豪爽、襟怀坦荡、才华横溢而自成一格。作为高门大户中的闺阁小姐，似乎应持重如宝钗，清高如黛玉，驯顺如迎春，……可史湘云偏是“英豪阔大宽宏量，”谈真名

士之风流，厌假清高之矫作。而她的这一不同凡响的性格特征在"醉卧"一节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一日，正值宝玉宝琴岫烟平儿的人生日。红香圃内，筵开玳瑁，褥设芙蓉，群美聚首，吃酒行令。只见满厅内红飞翠舞，玉动珠摇。人人兴浓趣足，个个脸飞红霞。待众人尽欢起席，却不见了湘云姑娘。良久方有一丫头来报："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磴上睡着了！"丫头的一句话，不仅道出了湘云的去，而且提出了这段场景的"领"—醉眠；她那"笑嘻嘻"的情态，就已透露出湘云醉眠之态势的"可笑可爱"的信息，因而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众人近前一看，果见湘云以山石为障，以石磴为床，正"香梦沉酣。"以上文可知，那红香圃内，并非无憩息之新，床褥之便，她何以偏偏藉石而眠？只因酒酣胸胆，体热脸燥，来此是为了"图凉快"。而大家闺秀大白天在园中的青石板上睡觉，这是园中其他姑娘做不出来的，非湘云莫属。因此这正是她豪爽、旷达性格的自然流露。那"梦"前的一个"香"字，则可以说写尽了从她脸上流溢出来的怡情惬意。本来，醉卧石磴、香梦沉酣就已使湘云憨态可掬了，可人本无意，南风有情，她周遭那一丛丛芍药花被轻风拂落，纷纷扬扬，偏又飞了她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连落在地下的扇子也"半被花埋。"这红艳艳的芍药花瓣，为她那娇体华颜又平添了许多色彩，真令人爱煞怜煞。而"红香散乱"一词用得妙极，芍药那鲜美欲滴之色，芳馨馥郁之味和缤纷飞扬之状仿佛就要破卷而出，迎面扑来，使人产生出亲临其境之感。湘云生就闭月羞花之貌，再让醇醪给粉脸染上红晕，加那一脸一身的花瓣，构成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艳丽图画。难怪那一群群蜜蜂蝴蝶将这花如人、人似花、花人合一的尤物"闹嚷嚷的围着。"最能表现闺阁才子情致和勾画湘云潇洒秀逸性格特征的，是她"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并且当其被人搀扶起来时，口内嘟嘟囔囔"犹作睡语说酒令"："泉香酒冽，……醉扶归——宜会亲友"。在大观园的女儿国中，这样新奇独特的举动，这样娇憨放达的情态，只能属于史湘云，而决不会有第二个。接着作者描写了湘云初醒后的一连串心理活动和态势。她"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

自己，方知是醉了”，并对此而“自悔”。“慢启秋波”极尽其香梦方醒时的娇娜慵懒之态；看了众人且看了自己方知“醉”，说明她尚处于不知此时为何时，不知此地为何地的似醒非醒的状态。只有当她为“多罚了两杯酒，娇娜不胜，便睡着了”而“自悔”时，她才算是完全清醒了。而她的“自悔”，表明即使豪爽旷达如湘云者，身上仍免不了大家闺秀所共有的庄重、矜持。（张　明）

《绿野仙踪》

《绿野仙踪》又名《百鬼图》。作者李百川，生平已难详考。此书大约完成于清乾隆二十七年，有内容相同的百回本和八十回本两种本子。但通常流传的，是八十回石印本，全书约五十万字。

作者通过主人公冷于冰舍弃万贯家财，抛妻别子，入深山荒谷访道求仙，斩除妖孽，赈济贫民的故事，展示了封建社会纷繁复杂的生活场景。书中虽写的是明代的事，但批判的锋芒却分明指向雍正、乾隆时期的社会现实。故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杂说》的“绿野仙踪”条中说：“盖神怪小说而点缀以历史者也。其叙神仙之变化飞升，多未经入道语；而以大盗、市侩、浪子、猿狐为道器，其愤尤深。”

作品刻画了盘踞于朝廷上下的众多僚臣，其意在于揭露封建官场的腐败。这中间，有灵魂卑微，专于趋炎附势的严嵩心腹罗龙文；有听命于严嵩的一张纸条，便“把一个冷于冰的榜首，就轻轻地丢过了”的众考官，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何苦因姓冷的荣辱，误自己的升迁”；更有其人品学问素日里最受冷于冰敬重的王献述，一旦青云之上之后，便葫芦倒提，”把明知是“一片忠诚为国，”参劾了严嵩十罪五奸的杨继盛，”定了个斩决复奏上去。”这样做，虽然连他自己也“觉得于人心天理都过不去，”但当冷于冰要求他救辘时，“献述大笑道：‘贤契谈何易耶？如今做官的人，总要不为福首，不为祸先，审度时势，斟酌利害，一句有关系的话未曾说出，先要肚里打几遍稿儿，那从井救人的事，谁肯去做?’”封建朝廷中做官的诀窍如此，难怪冷于冰心中嘀咕：“怎么一个人做了官，就改变到这

步田地？”也因此，他后来的弃浊从清，看破红尘，也就毫不足怪了。

作品还通过对一些贪财逐势的小人物的刻画，对帮头无赖以及市井小民中的卑微心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其中有“满身钱臭”的恶棍胡监生；有“素性好赌”的苗秃子；有“为人最好弄钱……屡屡在暗中谋害人”的肖麻子；有为一千二百两银子立约“卖”女的何指挥；有为独吞产业而诓骗弟弟的朱文魁夫妇；也有一心想攀富逐利的庞氏。富豪子弟周琏要与齐贡生的儿子结拜兄弟，齐的妻子庞氏大喜过望。“他一个满城大财主的儿子，先人又做过极大的官，他既肯与我们交往，我们就沾光不浅。”齐贡生对此刚说了两句不以为然的话，便遭到她的好一顿数落。末了，她开导她的儒夫：“你见谁家财神，拿棍打来？”言语不多却活画出一付市井小民攀附财势的卑微心理。

《绿野仙踪》在艺术上也颇有高明之处。它的语言圆熟流畅，特别是方言、俚语的提炼运用，更显生动传神。如第六十一回中，周琏给庞氏送来衣物首饰，把这个庞氏“爱得屁股上都是笑。”第六十七回中，赵瞎子接过十两白银时，“顷刻神情变异，喜欢的两只玻璃眼上下乱动，嘴边的都竖起来。”在结构上，它让众多人物围绕着主要人物活动，让次要矛盾环绕着主要矛盾展开，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松而不散，宽而不乱，显示了作者较高的创作技巧。（余昌祥）

《镜花缘》

《镜花缘》，清代长篇小说。一百回。作者李汝珍，清代著名作家。

全书大致可分两个部分。第一回至第五十回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唐敖等人游历海外诸国及唐小山出海寻父的故事：武则天篡夺唐朝政权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唐室旧臣徐敬业起兵反对，迅即败亡，部属及父兄子女流散四方。一年残冬，武则天饮酒赏雪，乘醉下诏，命百花齐放。适逢百花仙子到麻姑洞府弈棋未归，众花仙无从请示，只得开花。上帝因百花仙子并未奏闻，“听任部下呈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乃将百花仙子及九十九位花仙一并贬

入凡尘。百花仙子降生为岭南河源县秀才唐敖之女，取名小山。小山十二岁时，唐敖进京赴试，中了探花；不料被人告发曾与徐敬业等结拜异姓兄弟，被革去探花，仍降为秀才。唐敖经此打击，看破红尘，便随经商之妻舅林之洋到海外漫游。一路上，经过君子国、大人国、劳民国、智佳国、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歧舌国、女儿国等二十余国，见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奇花异草和奇鸟异兽。唐敖收歧舌国女枝兰音为义女，林之洋则收女儿国世子阴若花为义女。后因船遇风暴，来到小蓬莱，唐敖独自上山不归，留诗谢绝世人。小山得知父亲失踪，执意出海寻访。此时，武则天已经下诏开科考试才女。小山与阴若花、林婉如随林之洋出海，遍历艰险，终于到达小蓬莱。小山与若花上山寻找，从一樵夫手中得到唐敖亲笔信，命小山改名"闺臣"，考中才女，再行相聚。二人继续寻找，在泣红亭中见一石碑，上镌一百名花仙名号及其降生人世后姓名，其中有"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才女'梦中梦'唐闺臣"，"司牡丹花仙子第十二名才女'女中魁'阴若花"。闺臣乃将碑文全部抄下，上船回国。

第五十一回至第一百回为第二部分，主要写众才女的聚会及离散：唐闺臣回国后，与阴若花、枝兰音、林婉如等参加女科考试。放榜时录取一等才女五十名，二等才女四十名，三等才女十名，共计一百名。闺臣本取为殿元。因武则天嫌其姓名不好，乃将前十名与十一至二十名对调，于是一百人名次恰如泣红亭中碑文所记。众才女连日欢宴，表演了"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宴罢散去，若花回女儿国继承王位，兰音等人封护卫大臣；闺臣再去小蓬莱寻父，入山不返。徐敬业等人之子与剑南节度使文芸联合起兵反武则天，才女中章兰英等数十人，因夫妻、姻亲关系投入军中。在攻打武家军设置的酉水（酒）关、巴刀（色）关、才贝（财）关、无火（气）关时，由秀英等才女先后殉难，终于打破四关，攻至长安城下。此时，武则天年老卧病，朝内张柬之等大臣乘机诛杀佞臣张易之、张昌宗，迫使武则天归政。唐

中宗复辟，仍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病愈，复下诏宣布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赴红文宴。

作品内容丰富，思想新颖，在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民主倾向：

（一）书中用了整整三十四回的篇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大篇海外漫游和贸易的故事，不仅塑造了一个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林之洋，一个见多识广的老舵工多九公的形象，而且满怀兴趣地叙述了秀才唐敖弃学经商的经历。这些在以往的小说中罕见的人物和情节，正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狭小框子里不断滋生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艺术上的表现。

（二）通过对五光十色的海外世界的描写，表现了封建社会末世中先进的人们试图向海外寻求出路的思想。关于“君子国”的描写，展示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关于“大人国”的描写，宣扬了从人的品质而不是从财产地位来衡量人的价值观念。这类情节，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彩。

（三）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刻画了一大批有才情、有本事的巾帼奇才，并用整整三十二回的篇幅，描写众才女赴宴会考，欢聚一堂，论学说艺，以表现她们渊博的学识和绮丽的文采。尽管这一部分由于过多地数典谈经而显得沉闷繁琐，但作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对妇女才能品格的肯定，对妇女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的赞扬，不仅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而且比曹雪芹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前进一步，成为书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四）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给予了大胆的怀疑、讽刺和嘲笑。首先，作者一反“读书就是为了应考，应考就是为了做官”的世俗观念，认为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其次，作品虽然出于情节的需要，写了众才女参加女科考试，却也揭露了考试中的种种营私舞弊现象；再次，作品还无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精神的戕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讽刺了形形色色可笑可憎的社会现象。如写靖人国的小人们“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诡诈异常”；两面国人对衣衫华美者满

面谦恭，对旧帽破衣者则冷若冰霜，一旦被人揭开真面目，马上露出狰狞的杀气；豕喙国人“最好扯谎”，因而长了一张猪嘴；无肠国的有钱人为富不仁，竟以粪充作奴仆饮食，都反映了社会之黑暗污浊。

作品结构独特，想象丰富，情节别致，在古代小说中独树一帜。作者善于运用幽默的笔调，夸张的手法，轻快自如地反映各种世相；语言流畅洗练，显示出深厚的功力。但是，作品虽然描写了一些带有新的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却没有一个足以称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书中很少不动声色地揭示被讽刺者内在的可笑之处，讽刺不够蕴藉和深刻；作者有意逞才炫博，“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都使作品的艺术成就未臻一流。不过，从总体上看，本书堪称中国小说史上难得的杰作。（沈伯俊）

两　面　人

多九公回船，腿脚甚痛，只得服药歇息，不知不觉，睡了一觉。及至睡醒，疼痛已止，足疾竟自平复，心中著实畅快。正在前舱同徐承志闲谈，只见唐、林二人回来，因问道：“这两面国是何风景？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这是何意？”唐敖道：“我们别了九公，又走十余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两面是何形状，谁知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见两面。小弟上去问问风俗，彼此一经交谈，他们那种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与别处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说笑，俺也随口问他两句，他掉转头来，把俺上下一望，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说话只有一句、两句，怎么叫作半句？”林之洋道：“他们说话虽是一句，因他无情无绪，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们个个把俺冷淡，后来走开，俺同妹夫商量，俺们彼此换了衣服，看他可还冷淡。登时俺就穿起绸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闲话。那知他们忽又

同俺谦恭，却把妹夫冷淡起来。”多九公叹道：“原来所谓两面，却是如此！”

唐敖道：“岂但如此！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说话，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小弟一见，不觉大叫一声：‘吓杀我了！’再向对面一望，岂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吓的喊叫也罢了，林兄忽然跪下，这却为何？”林之洋道：“俺同这人正在说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识破他的行藏，登时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张脸变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忽隐忽现。俺怕他暗处杀人，心中一吓，不因不由腿就软了，望着他磕了几个头，这才逃回。九公，你道这事可怪？”多九公道：“诸如此类，也是世间难免之事，何足为怪！老夫痴长几岁，却经历不少。揆其所以，大约二位语不择人，失于检点，以致如此。幸而知觉尚早，未遭其害。此后择人而语；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选自《镜花缘》第二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以其丰富新奇的浪漫主义幻想，描绘出了多姿多彩的海外列国，从中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或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这个片断描写唐敖、林之洋在两面国的奇闻异见。

作品描写的两面国的人，对待人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衣着打扮。所以，当身穿绸衫的唐敖与其交谈时，“他们和颜悦色，满面谦恭”，使人感到“可爱可亲，与别处迥不相同”。但当身着布衫的林之洋上前问话时，他却“陡然变了样子“脸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答话“无情无绪，半吞半吐”。当唐林二人互换衣服，再去相见时，他们又转而对林之洋热情，对唐敖冷淡了。李汝珍的这段描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小说主人公奥楚蔑洛夫警官，听说咬了人的狗是将军家的，反而斥责被咬的人，为狗开脱，后听说这狗不是将军家的，又宣称要严惩这条狗，如此不断反复。契诃夫和李汝珍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讽刺和批判了现实中以貌取人，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只不过契诃夫

用的是写实的手法而李汝珍则是用的幻想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面孔，这是“两面”的第一层意义。这里的“两面”还有另一层含义。两面国的人生有两面，不过其背面被头巾包着，所以只能看见其正面。当两面人正满面谦恭，和颜悦色地同林之洋交谈时，唐从背后揭开其头巾，马上暴露出“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把扫帚眉一皱，血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当背面的脸被人识破后，正那脸也变得“青面獠牙，伸出一条长舌，犹如一把钢刀，忽隐忽现。”。在现实中，这种面带微笑却心怀恶意的人是不难遇到的。李汝珍在这里正是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那张“和颜悦色，满面谦恭”的脸就是人们可以看见的表面现象，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则是这些人凶残丑恶的内心的具体化、形象化。这便是“两面”的又一层含义。

这段描写荒诞、滑稽、离奇、怪异，里面的人和事当然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但我们读后却并不感到它虚假，反面觉得它真实可信。作者想必对世间的人情世故颇有感触，因而在小说中以幻想的形式、虚构的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某个方面的本质，讽刺那些势利小人和阴险小人，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杨凡周）

大　人　国

话说三人走了多时，不能穿过岭去。多九公道：“看这光景，大约走错了。恰好那边有了茅庵，何不找个僧人问问路径？”登时齐至庵前。正要敲门，前面来了一个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壶，一个猪首，走至庵前，推开庵门，意欲进去。唐敖拱手道：“请教老丈：此庵何名？里面可有僧人？”老叟听罢，道声“得罪”，连忙进内，把猪首，酒壶放下，却走出拱手道：“此庵供着观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觉诧异道：“你这老兄既是和尚，为甚并不剃发？你既打酒买肉，自然养着尼姑了？”老叟道：“里面虽有一个尼姑，却是小僧之妻。此庵并无别人，只得小僧夫妇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称，国中向无此说，因闻天朝自汉以后，住庙之人俱要剃发，男谓之僧，女谓之尼，所以此地也遵天朝之例，凡入庙看守香火的，

虽不吃斋削发，称谓却是一样。即如小子称为僧，小子之妻即称为尼。”……林之洋道：“你们和尚尼姑生出儿女叫作甚么？难道也同俺们一样么？”老叟笑道：“小僧夫妇不过在此看守香火，既不违条犯法，又不作盗为娼，一切行为，莫不与人一样，何以生出儿女称谓就不同呢？大贤若问僧人所生儿女唤作甚么，只问贵处那些看守文庙的所生儿女唤作甚么，我们儿女也就唤作甚么。”唐敖道：“适见贵邦之人都有云雾护足，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云本是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强。其色以五彩为贵，黄色次之，其余无所区别，惟黑色最卑。”……

……。只见有个乞丐，脚登彩云走过。唐敖道：“请教九公：云之颜色，既以五彩为贵，黑色为卑，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云？”林之洋道：“岭上那个秃驴，又吃荤，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云。难道这个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处么？”多九公道：“当日老夫到此，也曾打听。原来云之颜色虽有高下，至于或登彩云，或登黑云，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善恶，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所以富贵之人，往往竟登黑云；贫贱之人，反登彩云。话虽如此，究竟此间民风淳厚，脚登黑云的竟是百无一二。盖因国人皆以黑云为耻，遇见恶事，都是藏身退后；遇见善事，莫不踊跃争先；毫无小人习气，因而邻邦都以‘大人国’呼之。……”。

忽见街上民人都向两旁一闪，让出一条大路。原来有位官员走过：头戴乌纱，身穿员领，上罩红伞；前呼后拥，却也威严；就只脚下围著红绫，云之颜色，看不明白。唐敖道：“此地官员大约因有之雾护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车马。但脚不用绫遮盖，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脚下忽生一股恶云，其色似黑非黑，类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气色’。凡生此云的，必是暗中做了亏心之事，人虽被他瞒了，这云却不留情，在他脚下生出这股晦气，教他人前现丑。……好在他们这云，色随心变，只要痛改前非，一心向善，云的颜色也就随心变换。”……林之洋道：“老天只将这云生在大人国，

别处都不生，难道不是不公？若天下都有这块招牌，教那些瞒心昧己，不明道德的，两只脚下都生一股黑云个个人前现丑，人人看著惊心，岂不痛快？”

——选自《镜花缘》第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会 1981 年版

“大人国”是《镜花缘》中颇具风彩的一章。李汝珍对这一国度的虚构，不仅展示了他出奇致胜的才华，亦寄托了他拯救人类自身的理想。这里一系列情节的出现，正是清末封建生产关系中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艺术上曲折而顽强的自我表现。

此章开篇，笔触落于佛门圣地，但现于读者眼前的却是一个“手中提著一把酒壶，一个猪首”的老僧形象。这一描摹非同小可，笔锋直指人物本身，其精神气质跃然眼前，不羁个性已现端倪，此笔绝妙！之后的对话，便将事态引伸，自老僧之蓄发到打酒买肉，再到娶妻，情节层层出奇，内容步步深入，反响异乎寻常；及至“小僧夫妇不过在此看守香火，既不违条犯法，又不作盗为娼，一切行为，莫不与人一样，何以生出儿女称谓就不同呢？”一个活脱脱的个性跃然纸上，隐匿于形象背后的深刻含义随之显现。作者在此赋予形象极大魅力，以此展示出自己对人的价值的深刻理解。

随后，作者着意施功于“云”字之上，以此推进思路，扩展文章主题。“此云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强。其色彩的五彩为贵，黄色次之，其余无所区别，惟黑色最卑”，这是“云”的起由，它源于人的灵魂深处，非外力所能摆布。作者将视野移至人类自身，以人的内心律动作为人格评估的标准，民主意识已深人作者心田。因而出现了下面的生花妙笔——

“只见有个乞丐，脚登彩云走过。……林之洋道：‘岭上那个秃驴，又吃荤，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云。难道这个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处么？’多九公道：‘……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善恶，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所以富贵之人，往往竟登黑云；贫贱之人，反登彩云。’”

虽然作者尚无自觉刻画人物性格的主旨，但关注人类价值的思想已使作品的艺术与认识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他的笔下，人的价值已不取决于社会身份的高下，人类本性的优劣已成为人的价值的杠杆。这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是与扼杀人性的封建传统道德相抵牾的。

因为云的颜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故“国人皆以黑云为耻，遇见恶事，都是藏身退后；遇见善事，莫不踊跃争先；毫无小人习气，因而邻邦都以‘大人国’呼之”。这里，读者不仅明了了“大人国”名称之由来，而且窥见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美妙图景，体味到一种人格向善的思想升华。这是人的价值标准得以展示后认识上一个新的突破。这种艺术真实带给读者的是更深一层的审美愉悦，叫人不能不佩服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

文章到此似乎可以作结，但笔锋一转，出现了那位“脚下围著红绫，云之颜色，看不明白”的官员，这段描写，引出了林之洋的那段议论“老天只将这云生在大人国，别处都不生，难道不是不公？若天下都有这块招牌，教那些瞒心昧己，不明道德的，两只脚下都生一股黑云，个个人前现丑，人人看著惊心，岂不痛快？”真是酣畅淋漓！这里，作者已将憧憬与现实浑然一体，毫无掩饰地直斥社会弊端，无所顾忌地鼓吹民主，这种气魄在清代小说中实属罕见，在“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方面并不逊色于《红楼梦》与《儒林外史》。

《镜花缘》全书结构松散，无贯穿始终的人物与故事线索，但这一折结构还是谨严的，构思亦很精巧，情节别致新颖，描写生动有趣，议论酣畅自然，语言机智幽默，有较高的鉴赏价值。（罗　斌）

漫游淑士国

三人进了酒楼，就在楼下检个桌儿坐下。旁边走过一个酒保，也是儒巾素服，面上戴著眼镜，手中拿著折扇，斯斯文文，走来向著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顾者，莫非饮酒乎？抑用菜乎？敢请明以教我。”林之洋道：“你是酒保，你脸上戴著眼镜，已觉不配，你还满嘴通文，这是甚意？刚才俺同那些生童讲话，倒不见他有甚通

文，谁知酒保倒通起文来，真是‘整瓶不摇半瓶摇’！你可晓得俺最喉急，耐不惯同你通文，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拿来！”酒保陪笑道：“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来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给你一拳！”吓的酒保连忙说道：“小子不敢！小子改过！”随即走去取了一壶酒，两碟下酒之物——一碟青梅，一碟齑菜，——三个酒杯，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退了下去……

（林之洋）那酒方才下咽不觉紧皱双眉，口水直流，捧著下巴喊道：“酒保！错了！把醋拿来了！”只见旁边座儿有个驼背老者，身穿儒服，面戴眼镜，手中拿着剔牙杖，坐在那里，斯斯文文，自斟自饮。一面摇著身子，一面口中吟哦，听吟无非‘之乎者也’之类。正吟的高兴，忽听林之洋说酒保错拿醋来，慌忙住了吟哦，连连摆手道：“吾兄既已饮矣，岂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尔恳焉。兄耶，兄耶！切莫语之！”唐、多二人听见这几个虚字，不觉浑身发麻，暗暗笑个不了。林之洋道：“又是一位通文的！俺埋怨酒保拿醋算酒，与你何干？为甚累你？倒要请教。”老者听罢，随将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两擦，道：“先生听者：今以酒醋论之，酒价贱之，醋价贵之，因何贱之？为甚贵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尔贱之，醋味厚之，所以贵之。人皆买之，谁不知之。他今错之，必无心之。先生得之，乐何如之！——第既饮之，不该言之。不独言之，而谓误之。他若闻之，岂无语之？苟如语之，价必增之。先生增之，乃自讨之；你自增之，谁来管之。但你饮之，即我饮之；饮既类之，增应同之。向你讨之，必我讨之；你既增之，我要免之？苟亦增之，岂非累之？既要累之，你替与之。你不与之，他安肯之？既不肯之，必寻我之。我纵辨之，他岂听之？他不听之，势必闹之。倘闹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么了之！”唐、多二人听了，惟有发笑。林之洋道：“你这几个‘之’字。尽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随你讲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这股酸气，如何是好！”桌上望了一望，

只有两碟青梅、萵菜。看罢，口内更觉发酸。因大声叫道："酒保！快把下酒多拿两样来。"酒保答应，又取四个碟子放在桌上：一碟盐豆，一碟青豆，一碟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这几样俺吃不惯，再添几样来！"酒保答应，又添四样：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皮，一碟酱豆腐，一碟糟豆腐。……

——选自《镜花缘》第二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里描写的是唐敖一行漫游淑士国，屡遭儒士、生童奚落。酒楼初遇的便是一位"儒巾服，面上戴着眼镜，手中拿着折扇"的酒保，他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这正与淑士国"的国风相合，一切恁般真实，合乎情理；然其中透视出的讽刺也是深刻的，毫无掩饰的。"淑士国"人的文雅举止是与其内在的苍白相联系的，他们的言行愈端庄，内心愈空虚，其讽刺意味愈浓。尤其当林之洋发觉送来的不是酒而是醋时，旁边一个老者连忙劝他别叫，并摇头晃脑地发了一通议论，竟然一连呼出五十四个"之"，简直是骨子里透出的酸气！难怪林之洋叫苦不休，"你这几个'之'字，尽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此番议论切中要害，它既是人物内心的呼声，也是读者真实的感受，生动而含蓄蕴藉。下面的描写，颇见作者讽刺艺术的魅力。当林之洋大发议论后，窥见桌上酒食愈觉酸气冲鼻，便急呼酒保上些好菜来。酒保答应，又取四个碟子放在桌上：一碟盐豆，一碟青豆，一碟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这几样俺吃不惯，再添几样来'。酒保答应，又添四样：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皮，一碟酱豆腐，一碟糟豆腐"。如此煎熬人性的举动，如此穷极空虚的国度，却冠以儒风雅貌，每每自诩"优游道德之场，休息篇章之圃"，可悲之极！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展示平常的细节，写实却又相当夸张，将淑士国国民俊美的外表所掩盖着的迂腐本质彻底揭露出来了，形象鲜明醒目，使读者一目了然。被讽刺者无法遮掩自己的真相，这就为讽刺对象涂上一层滑稽色彩，如同那一丝不挂的皇帝却不得不招摇过市，使讽刺平添了深刻的内涵。

（罗　斌）

《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二十卷，夏敬渠作。是清代出现的一部炫耀才学，描述作家白日梦的小说。由于作者夏敬渠科场考试屡次失利，心怀一腔愤懑，因而晚年之际，把自己的才学和理想，把自我潜意识中不能或不愿直接坦露的东西，借小说和盘托出，以倾泻内心长久郁积的精神能量，控诉封建制度对人才的压制。

小说集中地表现主人公文白一生的英雄业绩。虽然书中的主人公活动在明代成化与弘治两朝，却时时闪现生活在清末的作家自己的身影。主人公一出场，便介绍他“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问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这可谓作者自我表白。文白谈经论史，礼乐兵刑无所不通，并把四个爱妾分别收为医诗兵算的女弟子，而作者博学多才，谙于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兼习医诗兵算。文白不曾中举，而作者终身不第。文白位极人臣，享居人间荣华富贵，作者虽一生坎坷，却渴望建功立业，羡慕膏腴生活。作者在书中主人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作者试图熔才子佳人小说的写实手法与神魔小说的幻化手法于一炉。书中描述男主人公游历四方，一路上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先后搭救美貌才女璇姑、素娥、湘灵，后来皆成为他的爱妾。当描写男主人公与他的几位爱妾的悲欢离合时，用了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几经波折，终于团圆的套式，但作者以写实手法，反映出许多社会问题，描绘了当时各地的风土人情。而表现男主人公平叛平倭，斩妖除奸，极力显示文白神出鬼没，天下无敌，既能为皇帝及王子王孙治病，有起死回生之术，又能带兵出战，东征西讨，东破日本，北平蒙古，南服印度，威震海外，完全是神魔小说的章法。

书中有一些地方，描写人物心理，特别是反映人物的内心深处的潜意识，表现人物的心理变态，有独到之处。

由于作者有意炫耀自己博学多才，因而既要叙事写人，又要谈经说理；既要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又要显示自己懂兵诗医算；既要描摹人间世态，又要喋喋不休地教孝劝忠。甚至作者把自己经史论著中的原文，大段大段地生生搬入书中，结果使此书小说不象小说，论著不象论著。更重要的是，容易干扰读者的审美注意力，令人生厌。（阿　锵）

《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清代笔记小说。即《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共计二十四卷。作者纪昀（1724—1805），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后谥文达。他学识渊博，长于考辨，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阅微草堂笔记》是其晚年作品，自乾隆己酉（1789）至嘉庆戊午（1798）陆续写就，历时十年。

本书共载笔记一千一百余则，题材驳杂，内容丰富。其中不乏封建性的糟粕，但也包含许多民主性的精华。

首先，作品不少篇章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污浊，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如卷六第二则写道：“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卷二第十九则记载了农民面临天灾人祸时的悲惨处境：“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卷九第六十四则、卷十二第二十五则记述了某些老爷太太虐待摧残奴婢的恶行。面对严重的阶级对立，作者一方面对官宦富豪的暴行表示不满，希望他们驭下以宽；另一方面，又要求奴婢们逆来顺受，不要反抗。不过，对某些正义的复仇，作者也有所反映，并予以同情，认为“固亦理之自然”。

其次，作品广泛描摹了人情世态，尖锐批判了社会上的种种丑

恶现象。有的篇章揭露了奸险卑劣的邪恶小人。如卷三第四则揭露了某“老儒”勾结盗贼闹人宅邸的诡计，卷九第三十一则称聚赌害人的赌头为不持武器的强盗，卷十一第四十二则记载了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有的篇章抨击了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如卷四第三十九则写两个塾师“皆以道学自任”，表面上“严词正色”，实则狼狈为奸，谋夺寡妇之田；卷十六第三十五则写一道学先生“颇负端方名”，却与妓女鬼混，被发现后只得逃走，揭露巧妙而深刻。有的篇章则嘲笑了某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如卷五第十则对守财奴形象的刻画，卷七第四十一则对看风水陋习的批评，或入木三分，或一语中的，颇能引人深思。鲁迅为此称赞作者：“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再次，书中谈鬼说狐的篇章占了绝大部分。作者并非单纯好奇，而是借狐鬼以言人事，作寓言而寄褒贬。其中既有维护封建礼教，宣扬因果报应的消极成分，也有含意深刻，给人启迪的积极内容。不怕鬼的故事，就是书中一个光彩照人的部分。“曹竹虚言”（卷一第二十二则）、“鬼避姜三莽”（卷八第四十七则）等故事早已脍炙人口。书中另一部分富有教育意义的篇章，强调要识别狐魅鬼怪，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还有一些篇章，则描写了一些可亲可爱的狐鬼形象，令人难以忘怀。

此外，书中还记叙了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美德和智慧的故事。如卷十一记唐氏老猎人善于打虎，技艺惊人；卷十三第三则记某渔家女坐船出嫁，在风浪陡作时出面把舵，使船危而复安；卷十六第十四则记一老河兵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帮助某寺庙找回了沉入河中十余年的石兽，等等，都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在艺术上，《阅微草堂笔记》取得了很高成就，与《聊斋》各树一帜，各擅其长，各有千秋。其主要特点是：

（一）与《聊斋》的情节奇幻，结构精巧，文笔富艳迥然不同，它有意“尚质黜华，追踪晋宋”，直承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作者贬低

艺术虚构，侧重记录见闻，应笔成章，因事明理。这样，全书既有情节不够丰富，人物比较单薄的弱点，又有立法甚严，叙述简古的长处，成为我国古代笔记小说的集大成者。

（二）风格“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者记言记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不加雕饰，却能于平谈中暗藏机锋，饱贮情致，使得许多篇章妙趣天成，令人回味。如卷六第二十三则记作者友人刘乙斋尝租一宅，为鬼所扰，乃自撰一文，指陈其罪，是夕遂寂。刘乙斋颇为自得，以韩愈自况，作者却指出其经济拮据，无法再迁，因而戏谑道：“此在君为困兽犹斗，在鬼为穷寇勿追耳。”于是，“乙斋笑击余背曰：‘魏收轻薄哉！然君知我者。’”这里的“笑击余背”四字，既表现了刘乙斋对作者分析的首肯，又活画出朋友之间谈笑不拘的亲密关系，十分生动传神。

（三）语言简洁流畅，平易自然。作者在写作中似乎总是信笔挥洒，不暇文饰；然而细加体味，却是以纯净高简为基调，而又不乏摇曳多姿之处。如卷五第十则写那位爱财如命的孙天球“病革时，陈所积于枕前，一一手自抚摩，曰：‘尔竟非我有乎？’呜咽而殁。”就很幽默冷隽。

（四）议论精当，鞭辟入里。作者经历丰富，阅世较深，论事又每每注意人情人理，因而许多议论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沈伯俊）

唐打猎

族兄中涵知旌德县时，近城有虎暴，伤猎户数人，不能捕。邑人请曰：“非聘徽州唐打猎，不能除此患也。”（休宁戴东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于虎。其妇后生一子，祝之曰：‘尔不能杀虎，非我子也；后世子孙如不能杀虎，亦皆非我子孙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币往。归报唐氏选艺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则一老翁，须发皓然，时咯咯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满，半跪启曰：“闻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赐食未晚也。”遂命役导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

"我在，尔尚畏耶?"入谷将半，老翁顾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啸声。果自林中出，径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纵八九寸，横半之，奋臂屹立。虎扑至，侧首让之。虎自顶上跃过，已血注仆地。视之，自颔下至尾闾，皆触斧裂矣。乃厚赠遣之。老翁自言炼臂十年，炼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扫之不瞬，其臂使壮夫攀之，悬身下缒不能动。《庄子》曰："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之门。"信夫。尝见史舍人嗣彪，暗中捉笔书条幅，与秉烛无异。又闻静海励文恪公，剪方寸纸一百片，书一字其上，片片向日叠映，无一笔丝毫出入。均习而已矣，非别有谬巧也。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唐打猎"的故事本身甚简单，但在作者的笔下，却被描述得生动丰富、甚有光彩。这首先是由于作者充分注意了对人物精神状态的刻画。在"到县"与"进山"两个场景中，作者不仅记述了事件经过，而且着力表现了唐打猎的精神风貌。唐氏老少一到县，知县便"大失望"勉强吩咐备饭；但老翁此时却请求"先捕虎、后赐食"，这令人想起《三国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气概。至进山时，衙役一到谷口就"不敢行"；老翁则先笑衙役，再入山唤虎，最后"奋臂屹立"、立杀猛兽。这里，唐打猎的勇敢无畏表现得十分鲜明，知县与衙役的情态则正与之构成反衬。而人物一显出精神的光彩，故事也就有声有色了。

故事描述之生动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结构的巧妙处理。作者把对故事情节的描述与对人物种种情态的刻划很好地交织起来，其中又灵活而适时地插入其它笔墨，从而使小说在整体上表现出"一波三折"式的抑扬变化。一开始，写县郊有虎难捕，笔势先"抑"。接着在邑人议聘唐打猎后，插入交代"唐氏世世能捕虎"一节，情辞颇壮，笔势转"扬"。至知县见来者一老一少，大为失望，笔势又"抑"。随即老翁以"温酒斩华雄"之概请命，笔势再"扬"。及至谷口，衙役先自心怯，笔势又略"抑"。其后老翁先嘲衙役，再惊猛虎，最后力杀恶畜，笔势又步步高扬，直至顶点。继后补一笔记述老翁炼就之功夫，使老翁形象更神完气足。结尾再引申一笔归纳"习伏

众神”，并举他人事迹参证，把“唐打猎”精神升华到了最高境界。通观全篇，作者用笔精于取舍、巧于安排，在简练而顿挫有力的笔法中，把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描述得起伏多变、引人入胜。文中若干小段的次序也可作其它安排，如“休宁戴东原曰”的插笔和“老翁自言炼臂十年”的补笔均可移置他处；但那样一来，小说在整体上的表达效果将难以如此生动有力。（映　明）

李　生

太白诗曰：“徘徊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此为冶游言也。人家夫妇有睽离阻隔，而日日相见者，则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娶妇旬余而母病，夫妇更番守侍，衣不解结者七八月。母殁后，谨守礼法，三载不内宿。后贫甚，同依外家。外家亦仅仅温饱，屋宇无多，扫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远就馆，送母来依姊。无室可容，乃以母与女共一室，而李生别榻书斋，仅早晚同案食耳。阅两载，李生入京规进取，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后得信，云妇已卒。李生意气懊丧，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觅外舅。外舅已别易主人，随往他所。无所栖托，姑卖字糊口。一日，市中遇雄伟丈夫，取视其字曰：“君书大好。能一岁三四十金，为人书记乎?”李生喜出望外，即同登舟。烟水渺茫，不知何处。至家，供张亦甚盛。及观所属笔札，则绿林豪客也。无可如何，姑且依止。虑有后患，因诡易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声伎满前不甚避客。每张乐，必召李生。偶见一姬，酷肖其妇，疑为鬼。姬亦时时目李生，似曾相识。然彼此不敢通一语。盖其外舅江行，适为此盗所劫，见妇有姿首，并掠以去。外舅以为大辱，急市薄榇诡言女中伤死，伪为哭敛，载以归。妇惮死失身，已充盗后房。故于是相遇，然李生信妇已死，妇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为貌似，故两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见，见惯亦不复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败，君文士不必与此难。此黄金五十两，君可怀之，藏某处丛荻间。俟兵退，速觅渔舟返。此地人皆识君，不虑其不相送也。”语讫，挥手使急去伏匿。未几，闻哄然格斗声。既

而闻传呼曰："盗已全队扬帆去，且籍其金帛妇女。"时已曛黑，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反接系颈，以鞭杖驱之行，此姬亦在内，惊怖战栗，使人心恻。明日，岛上无一人，痴立水次。良久，忽一个棹小舟喝曰："某先生耶？大王故无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惧遭物色，乃怀金北归。至则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货所携，渐丰裕。念夫妇至相爱，而结褵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终以薄槥葬。拟易啊啊木，且欲一睹其遗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词穷吐实。急兼程至豫章，冀合乐昌之镜。则所俘乐伎，分赏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忆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辄惘然如失。又回忆被俘时，缧绁鞭箠之状，不知以后摧折，更复若何，又辄肠断也。从此不娶。闻后竟为僧。戈芥舟前辈曰："此事竟可作传奇，惜末无结束，与《桃花扇》相等。虽曲终不见，江上峰青，绵邈含情，正在烟波不尽，究未免增人怊怅耳。"

摘自《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这是一个凄恻动人的悲剧故事。悲剧情节的中心点，便是李生夫妻"至相爱，而结印（指结婚）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这种"相见不相亲"的局面经历了前后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在家中——结婚刚十来天，李母便病重，自此夫妻二人先是为了守侍母亲，后又为了在母病故之后遵"礼"守孝，结果三年多不曾亲近。随后二人搬回娘家，因家贫无房，故在岳母（外姑）归来后李便一个人住到书斋中，两年之内夫妻二人又只是吃饭时才在一起。

第二种"相见不相亲"的情形是在"家破"之后。李上京谋出身，岳父（外舅）携女赴江西；岳父一行中途遇盗，女被掳去，不得已充盗姬妾。岳父以为大辱，便假称女死，急买一薄棺材（薄络）运回埋葬。李闻讯南下，却寻不着岳父，无以谋生，被人雇去书记。那位雇主恰好是掳李妇之盗。由于李先闻妇死，妇又不知李此时已易名，故两人竟时时相见而不相认，如此又是六七年。后该盗败走，妇被官军籍去，不知赏给何人。李逃生归家，后得知真情再往找寻，却早已不得下落，一对夫妇终于是破镜难圆了。

这个故事反映的贫穷、兵乱和封建礼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

一对感情极笃实的夫妇，却无法享受夫妻生活的起码权利，在被强人掳去后更是数年间相见而不能相认。最后丈夫连妻子流落何方地不知道。故事本身的情境是令人惊心动魄的。然而，作者记述故事的笔法却是极简淡的“白描”。全篇中既不见流血死人，也不见呼天抢地。只有写乐伎被俘时情景的笔调稍重——“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反接（即背缚）系颈，以鞭杖驱之行，此姬亦在内，惊怖战栗”——但显然也是点到即止。李生最后的心境可谓凄苦之至，但在篇中也仅有“惘然如失”、“肠断”等寥寥数语说明，一点不加渲染。当然，对于李生夫妇的遭遇，作者并非无动于衷。但内心的极悲悯之情，却偏偏形诸极平易之笔墨，这正表现出作者的独特风格。由于描写精于取舍，落笔准确有力，因而小说同样能很好体现故事本身的情境。而且这种“浓以入之，淡以出之”的笔法，能诱使读者对故事中的情境体味得更深、更细。通览《李生》全篇，不是始终都沉浸在一种极凄婉悲凉的气氛中吗？写夫妻们在盗窟中“见惯亦不复相目”等语，写李生最后的“从此不娶。闻后竟为僧”等语，看似极平实之笔，但何尝又不是极沉痛之笔！篇末所引“戈芥舟前辈”的一番话——“曲终不见，江上峰青，绵邈含情，正在烟波不尽，究未免增人怊怅”——既概括了故事结尾处的意境，也仿佛暗示了全篇在笔墨上的情致。回过头来看篇首开场白中的“不知是何因果”一语，其意蕴不也在“烟波不尽”之处吗？（映　明）

讲 学 者

董曲江前辈言：有讲学者，性乖僻，好以苛礼绳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颇负端方名，不能诋其非也。塾后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见花间隐隐有人影。时积雨初晴，土垣微圮，疑为邻里窃蔬者。迫而诘之，则一丽人匿树后，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来折花。不虞为公所见，乞曲恕。”言词柔婉，顾盼间百媚俱生。讲学者惑之，挑与语。宛转相就，且云妾能隐形，往来无迹，即有人在侧亦不睹，不至为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晓，讲学者促之行。曰：“外有人声，我自能从窗隙去，公无虑。”俄晓日

满窗，执径者麕至，女仍垂帐偃卧。讲学者心摇摇，然尚冀人不见。忽外言某媪来迓女。女披衣径出，坐皋比上，理鬓讫，敛衽谢曰："未携妆具，且归梳沐。暇日再来访，索昨夕缠头锦耳。"乃里中新来角妓，诸生徒贿使为此也。讲学者大沮，生徒课毕归早餐，已自负衣装遁矣。外有余必中不足，岂不信乎！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一位讲学先生对学生以"苛礼"约束，显得不近人情。学生们气不过，便买通一个新来的擅长"表演"的妓女（角妓），让她去试试那位先生是否对自己也能同样严格要求。妓女伪称狐女，接近了先生，并言"能隐形，往来无迹"。先生于是相信"不至为生徒知"，果然一反"端方"常态，而与女"相燕昵"。第二天早晨，等学生们到来之后，忽然有人来找那位女子。女子起身后既不"隐形"，也不从"窗隙"里钻出去，而是大模大样地坐到先生的讲席上（皋比原指披虎皮的讲席），从容理鬓，然后在辞去时还说改日来收取昨夜的报酬。这位先生当众"曝光"，不觉"大沮"，当天上午便开溜了。

这位先生平素规矩，别人找不出他的过失，他还要严厉约束别人。可是背地里呢？看见一位"狐女"便为所"惑"，并主动以语相"挑"，在确信无人能知后更是放胆胡为。这里，作者将这位先生在人前人后的两种表现加以对照，从而一下子揭穿了这位先生的虚伪。道学先生们号召"存天理，灭人欲"，可是事实上他们连自己的"人欲"也灭不掉，这岂不是证明他们那套主张太荒谬、太不近人情了吗？作者并不去纠缠这类先生的主张，而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于是在寥寥数百字的一个故事中，便令此辈先生无地自容了。鲁迅在论《阅微草堂笔记》时说道：作者"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中国小说史略》）——这正可用于说明这个短篇的情形。当然，篇末出现"外有余必中不足"一语，似乎又把批判的对象"泛化"了。

这篇小说的情节构思甚巧。那女子自称"狐女"并谓"能隐形"，这一点既令讲学先生"惑之"，也令读者一时"惑之"（当然这

是两种“惑”）。结果她忽然大模大样地坐到大庭广众前“亮相”，便成为全篇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镜头——既使讲学先生大感意外，也使读者大感意外。另外，小说很少直接描写讲学先生的心态；但偶一描写，又总是十分准确。如写他在第二天早晨学生们来后的“心摇摇”等语，便相当传神。（应　昆）

柳　青

断天下之是非，据礼据律而已矣。然有于礼不合，于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亲党家有婢名柳青，七八岁时，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寿忽以博负逃，久而无耗。主人将以配他奴，誓死不肯。婢颇有姿，主人乘间挑之，许以侧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媪说之曰：“汝既不肯负益寿，且暂从主人，当多方觅益寿，仍以配汝。如不从，即鬻诸远方，无见益寿之期矣。”婢暗泣数日，竟俯首荐枕席，惟时时促觅益寿。越三四载，益寿自投归。主人如约为合卺。合卺之后，执役如故，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稍近之，辄避去。加以鞭笞，并赂益寿，使逼胁，讫不肯从。无可如何，乃善遣之。临行以小箧置主母前，叩拜而去。发之，皆主人数年所私给，纤毫不缺。后益寿负贩，婢缝纫，拮据自活，终无悔心。余乙酉家居，僧寿尚持铜磁器数事来售，头已白矣。问其妇，云久死。异哉，此婢不贞不淫，亦贞亦淫，竟无可位置，录以待君子论定之。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做丫环的女子——柳青在婚姻生活上的曲折遭遇。柳青幼年时便被指定与一个叫益寿的小奴隶为配。二人成年后刚要成婚，益寿却因赌博输钱而逃走，许久无音无信。此后柳青誓死不嫁他人，也坚决拒绝给主人作妾。直到主人一方面许以“暂从”，一方面威胁如不答应就卖走，使永不能见益寿，她才在“暗泣数日”后答应了主人。其后，她时时催主人找寻益寿；而至益寿返回、主人如约让她与益寿成婚后，她便不论受到什么威逼利诱，都不再与主人亲近了。临离此家时，她还把主人以往私下给她的所

有财物统统奉还主母。此后她便与益寿一同过着穷日子，“终无悔心”。

柳青在益寿逃走的那段时间内曾暂从主人，那么她对益寿来说究竟是“贞”还是“淫”呢？作者在篇末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此问题作者虽未正面回答，但是故事之中，作者却分明流露出对柳青的高度同情。柳青的前后一系列行动无可辩驳地表明，她的失身不仅是出于不得已，而且也是直接为了实现她的“贞”——寻着益寿，并与之永不分离。不暂时屈从主人，便势必做不到这一点。在与益寿成婚后，她不仅再不靠近主人，而且连主人以往的所有私赠都统统送还主母，这正表明了她对“暂从”那一段经历的彻底否定态度。反过来看，不也正是那一段暂时的“淫”，才更有力地衬托出她那不同寻常的“贞”吗？这样的道德观在今天来讲已不足为奇，但出现在作者所处的社会条件下却是难能可贵的。不少学者均以“宣扬封建道德”评论《阅微草堂笔记》。但从这一个短篇来看，作者的道德观念并不那样简单。小说的开头一事，讲的是“断天下之是非，据礼据律而已矣”。但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却正好包含着“于礼不合，于律必禁”的内容，而且作者对之既不下断语，也不表贬意。显然，这个故事正体现出对于封建之“礼”与“律”的诘难。

柳青不过是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丫环，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但她却能“介然孤行其志”，失身而不失格。作者以不无赞赏的态度塑造这样一个坚强女子的形象，其思想的进步性表现得很明显。（映　明）

强　项

戴东原言：其族祖某，尝僦僻巷一空宅。久无人居，或言有鬼。某厉声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灯下见形，阴惨之气，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应曰：“然。”遂作种种恶状，良久，又问曰：“仍不畏耶？”又应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驱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实不畏汝，安可诈言畏？任汝所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终不答。

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二十余年，从未见强项似汝者。如此蠢物，岂可与同居！"奄然灭矣。或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谬答以畏，可息事宁人。彼此相激，伊于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静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气凌之，则气盛而鬼不逼；稍有牵就，则气馁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饵吾，幸未中其机械也。"论者以其说为然。

——选自《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一个著名的不怕鬼的故事。写某人与恶鬼相峙，勇敢无畏，软硬不吃，最后终于赢得胜利的经过。

这个鬼的形象很有特点。首先，他使出"阴惨之气"、"怒叱"、"种种恶状"等可怖手段，企图吓倒对手，显得十分凶恶狰狞。在上述手段失效后，他又来了软的一手——求告对手只要说出一个"畏"字，亦即给他一个形式上的胜利，他便离去。哪知这一手也不能奏效，他只好自己来了个"精神胜利法"——愤然斥一句："如此蠢物，岂可与同居！"然后悄然遁去。此鬼之先硬后软，表明了他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哀求对手说"畏"，和最后骂对手"蠢"、声称不屑与之同居，则又表明他"自尊心"极强、死要面子。显然，这是把一个鬼写"活"了。《阅微草堂笔记》中说鬼故事甚多，其中许多鬼又显得颇有"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其人的形象也并不简单化。他先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了丑鬼，其后又自谓非"道力深者"，承认自己只能以"气盛"却敌。最后"幸未中其机械"一语，表明他是在并无"必胜信念"的情势下尽力争得胜利的。胜利者自身并不"高大全"，这样的胜利者形象自然更具真实感。

全篇仅三百余字，却能写得曲曲折折，表现出人、鬼双方在性格上的深度，堪称同类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映　明）

《飞龙全传》

《飞龙全传》，六十回，清代乾隆年间吴璿改编。根据作者自序，"适有友人挟一帙以遗余，名曰《飞龙传》。视其事，则虚妄无稽；阅

其词，则浮泛而俚。”后来，他遂“为之删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驯之格，间以清隽之辞，传神写吻，尽态极妍”。

这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上起后汉隐帝刘承祐乾祐元年，下讫陈桥驿兵变，后周恭帝逊位，北宋立国，前后约十二年。书中以赵匡胤为中心人物，描述他开创北宋基业的故事。

此书效法《三国演义》，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矛盾。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书中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大部分都可以找到历史依据。然而，作者自知，要使读者“惊奇拍案，目不暇给，”非经一番精心构思，作一些艺术虚构不可。例如，书中极力铺写的赵匡胤在大名府一打韩通、在平阳镇二打韩通，又在百铃关三打韩通，就是作者以浓墨重彩，大肆渲染民间传说的结果，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书中的主人公赵匡胤，活动在五代后期的乱世之中。小说里表现他既慷慨爽快，又粗鲁莽撞；既性急暴躁，又工于心计；既千里送京娘，坐怀不乱，有柳下惠之风，又留恋女色，宿妓嫖娼，展示了这位草莽英雄的二重性格，令人可信。

本来，五代后期局面混乱，事件纷繁，但是，经过作者的巧妙布置，线索清晰，不仅有条不紊地反映这一阶段的历史风貌，而且通过艺术加工，生动地描述出许多有趣的场面，描写一些独特的人物形象。例如，第四十回陶三春打郑子明。作者笔下的陶家庄陶员外的女儿陶三春，一反“从来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性格温柔，绣口锦心，甲于远近。即或容颜不能美丽，而举止之间，自有一段兰质飘香之趣。”生得“貌、怪。形容，丑态。青丝发，金绒盖。黑肉半颐，横生孤拐。膂力举千斤，铁汉都惊骇。金莲掷地成声，铁听郤船过海。家中稍有不如心，打得零星飞一派。”更兼身粗力大，“两条膀臂犹如兵器一般，凭他勇猛的人，也不敢近他身。”把力拔枣树的黑脸大汉郑子明打得“痛苦难忍，叫号连天”。并由此相识，结为恩爱夫妻，完全打破了当时盛行的男才女貌，双方一见钟情，后花园私订终身，几经波折，男方高中，奉旨完婚的言情俗套。

小说中虽夹杂有君权神授的东西，然而，第一回中罗彦威说道：

“常言说得好，道是‘皇帝轮流转，今年到我家’。自从盘古到今，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张光远接口道：“真是定不得的。即如当今朝代去世的皇帝，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建了许多功绩，一朝发迹，便做起皇帝来。又道：‘寒门产贵子，白户出公卿’”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大胆非议封建统治阶级为愚弄百姓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表明他思想中的复杂性。（王晓燕　阿　锴）

一打韩通

次日起来，梳洗已毕，素梅即叫丫环摆上酒来。两人正待对饮，只见丫环跑进房来，报道：“姑娘，不好了！那二爷又来了。”素梅闻言，只吓得面如土色，举手无措。匡胤见此形景，心下疑惑，问道：“那个二爷是何等样人？他来作何勾当？美人听了便是这等害怕！”素梅道：“公子有所不知，这人姓韩名通，乃是这里大名府的第一恶棍。自恃力大无穷，精通拳棒，成群结党，打遍大名府并无敌手。因此人人闻名害怕，见影心寒，取他一个大名，叫做‘韩二虎’，真正凶恶异常，横行无比。就是我们行院中，或若稍慢了他，轻则打骂，重则破家。怎奈贱妾平素不轻见人，以此无奈我何。今日又来混帐，若见与公子同坐在此，彼必无状，因此心中甚觉张皇。”匡胤听了这番言语，心窝里顿起无明，不觉叫道：“反了，反了！气杀吾也！怎么的一个韩二狗，便装点得这般利害！岂不知俺赵匡胤是个打光棍的行手，凭你什么三头六臂，伏虎降龙的手段，若遇了俺时，须叫他走了进来，扒了出去！美人，你只管放心，莫要害怕。”

顷刻间，叫丫环把桌子搬去，又将那什物家伙尽行收拾过了，单剩下两张交椅与素梅并肩坐下，只听得外面一片声叫喊进来，道：“你们这些小贱婢，都躲往哪里去了？怎的一个也不来迎接二爷？”……

话说赵匡胤游玩勾栏，遇着韩通，彼此争嚷几句，那韩通大怒，举手便打。匡胤见势头来得凶猛，侧身闪过，复手也还一拳，韩通也便躲过。两个登时交手，朴朴的一齐跳出房来，就在天井中间，各自丢开架子，拳手相交，一场好打。……当下二人各施本领，尽力

相交，直打到难解难分之际，未分高下。

毕竟匡胤是个真命帝主，到处便有神助。此时早已惊动了随驾的城隍、土地，那城隍护住了匡胤，土地忙把那龙头拐杖望着韩通的脚上一拐，韩通就立身不住。匡胤见他有跌朴之意，就乘势抢将进去，使一个拔脚的势子，把韩通一扫，蹼的倒在地下。一把按住，提起拳头如雨点一般，将他上下尽情乱打。韩通在地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匡胤喝道："你这死囚，还是要死、还是要活？"若要活时，叫我三声祖爷爷，还叫素梅三声祖奶奶，我便饶你去活。若是不叫，管取你立走黄泉，早早去见阎罗老子。"韩通道："红脸的，你且莫要动手，我和你商量。俺们一般的都是江湖上好汉，今日在你跟前输了锐气，也只是胜败之常。若要在养汉婆娘面前陪口，叫我日后怎好见人？这是断断不能。"匡胤听说，把二目睁圆，喝声道："韩通，你不叫么？"又把拳头照面上一顿的打，直打得韩通受痛不过，只得叫声："祖爷爷，我与你有甚冤仇，把我这等毒打？"匡胤又喝道："你这不怕死的贼囚，怎么只叫得我！快快叫了素梅，我便饶你的命。"韩通无奈，只得叫一声道："我的祖太太！我平日从不曾犯你的戒，也算得成全你苦守清名。怎么今日袖手旁观，不则一声，忒觉忍心害义。望你方便一声，解劝解劝。"正在这里哀告；只见府中来了两个承值的，走将进来一看，见是韩通，便叫一声："韩二虎，你终日倚着力气，在大名府横行走闯，自谓无敌，任你施为；怎么一般的也有今日，遇着了这位义士，却便输了锐气。你既是好汉，不该这等贪生怕死，就肯叫粉头为祖太太，可不羞死！你平日的英雄往那里去了？"说罢，又劝匡胤道："公子，也不必再打了，想这日这顿拳头，料已尽他受用。凭他有十分的本事，也不敢正眼厮觑。还要打他则甚？"匡胤听说，把手一松，韩通便扒了起来，往外便走。匡胤叫道："韩通，你且听着，我有话分付你：你今快快离了大名，速往别存处身便罢，倘若再在此间担搁，俺便早晚必来取你的狗命，决不再饶。"韩通听了，心下又羞又气，暗暗想道："我一时造次，遭了这一场羞辱；如今欲要与他相对，料也难胜。况此地难以再住，不如且往别处安身立命，养成锐气，报复此仇，也不为

迟。"想定主意，即时出了院子，离了大名，抱头鼠窜的望着平阳而去。

——选自《飞龙全传》第二、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个片断，表现了赵匡胤不畏强暴及其勇力。通过打架过程，刻划了三人的不同个性。作为勾栏妓女的韩素梅，"生得窈窕超群，丰韵异常"，"体态姣柔，丰姿妖媚。"由于所处的环境与社会地位，因而胆小怕事，特别害怕市井无赖，听见韩通来了，吓得"面如土色，举手无措。"而韩通乃是大名府第一恶棍，自恃力大无穷，精通拳棒，成群结党，打遍大名府无敌手。因此人人闻名害怕，见影心寒。人送大名"韩二虎。"赵匡胤生得容貌雄伟，器度豁达，精通武艺，膂力过人，喜欢生非闯事，好打不平。在勾栏院中，赵匡胤与韩通相遇，自然会有一番矛盾的冲突。

本文主要刻画赵匡胤这样的性格：生性豪爽，武艺高强，不畏强暴，仗义行侠。当他看见素梅惊吓的情形时，心下疑惑。听明事情原委后，顿时无名火起。"不觉大叫道：'反了，反了！气杀吾也！怎么的一个韩二狗，便装点得这般利害！岂不知俺赵匡胤是个打光棍的行手，凭你什么三头六臂，伏虎降龙的手段，若遇了俺时，须叫他走了进来，扒了出去！'"寥寥数语勾勒了一个任侠任气的赵公子形象，他对韩通横行霸道，蛮横无理的行为气愤已极，正想教训之。这段话是赵匡胤怒打韩通的序曲，为以后故事的发展培植了土壤。

本文对赵匡胤性格的描写是层层加深、步步深入的。不仅用语言，而且还用动作体现人物性格。作者用浓墨描写痛打韩通的过程，"匡胤见他有跌朴之意，就乘势抢将进去，使一个披脚的势子，把韩通一扫，蹼的倒在地下。一把按住，提起拳头如雨点一般，将他上下尽情乱打"。韩通被打得乱叫不止。匡胤要把韩通打得心服口服，不仅让他向自己赔罪，还要让他向素梅服输，彻底打击了韩通的嚣张气焰，使他在大名府无地自容，灰溜溜地逃走。为大名府除了一大恶霸。重墨之下使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跃然纸上。

文中韩通的形象，与赵匡胤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依仗武力，横

行街市，狂妄自大，胡作非为，是个怨声载道，市人敢怒不敢言的恶棍。当他受痛不过，向素梅告饶时，活脱脱的一个市井无赖出现在人们面前。两个官差说他："韩二虎，你终日倚着力气，在大名府横行走闯，自谓无敌，任你施为，怎么一般的也有今日。"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人们对韩通的深恶痛绝，赵匡胤怒打韩通是为民除害，是侠义之举，人们对赵匡胤的钦佩也就不表自明了。

本文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宿命论的思想。当赵匡胤与韩通相斗时，随驾的城隍、土地纷纷助阵，这些都是君命天授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反映。（王晓燕）

《歧路灯》

《歧路灯》，全书一百零八回，约六十余万言。作者清人李海观。

《歧路灯》所写内容，言明代故事，实为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以河南开封府一个书香门第谭家为中心，广泛描写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中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是谭家子弟谭绍闻。绍闻父孝移，是个标准的道学先生。绍闻幼时，在父亲和老师（娄潜斋）教育下，熟读经书，被视为神童。不久，父、师离家进京，绍闻无人管教。而后，父亲去世，母亲溺爱，他开始放纵了。他结交了破落子弟盛希侨、夏逢若，以及无赖茅拔茹，赌棍张绳祖。在这些人物百般引诱之下，绍闻很快走上嫖赌歧途，成为毫无谋生本领的破落子弟。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曾接受过贤妻（孔慧娘）、义仆（王中）的规劝，要改邪归正，但终于摆脱不了黑暗社会的诱惑，继续堕落下去，以致于狎尼宿娼，私铸钱币，无所不为。但是，由于他毕竟是一个书香子弟，终于学不到市井无赖的本领，最后只落得倾家荡产，"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书最后，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写绍闻堂兄绍衣来本道为官，引导绍闻迷途知返，重新读书，入国子监，并随绍衣抗倭，最后当了知县。

作者的思想倾向，显然在宣扬道学思想，特别提倡要以道学思想教育子弟。最后的"光明的尾巴"，也正是这种思想倾向的具体体现。然而，《歧路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所显示的形象的客观意

义，似乎正与作者的意图相反。谭绍闻的堕落，正说明封建社会后期，道学家的教育思想，完全抵御不住社会的冲击，无法挽救封建道法的没落。而那“光明的尾巴”，显然是不自然的外加部分，不符合艺术的逻辑。

六十余万言的《歧路灯》，为后世读者展示了被称为“康乾盛世”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画面。那个时代的官绅豪吏、清客帮闲、商贾市贩、纨袴子弟、庸医相士、赌徒娼女、腐儒僧道、娈童面首各色人等无不在作者笔下唯妙唯肖。这正是《歧路灯》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歧路灯》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首先表现在人物的形象的塑造上。主人公谭绍闻，是一个经历复杂的转变型人物的典型。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人物画廊中的地位。作者写他性格的转变，由读书少年一变而为堕落子弟，是有着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正是整个“康乾盛世”深层的腐朽性，把谭绍闻一步步引上歧路，他想摆脱那些引诱，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最后写他改邪归正，虽然是外加的“光明的尾巴”，但就人物性格发展来说，毕竟完成了全过程，使谭绍闻成为一个“转变”型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盛希侨（世家公子）与王隆吉（商人子弟），也由于生性浮躁而由“好”变“坏”，最后又改邪归正。由此可见，塑造典型的转变型人物形象，是《歧路灯》的独特的艺术成就。此外，其他人物也刻画得很有特色堪称典型。如可以称作流氓无赖典型的夏逢若，其形象之生动，正与《金瓶梅》中的应伯爵一脉相承，只是夏逢若所具有的恶棍的刁顽，倒是应伯爵所不及的。

其次，《歧路灯》的结构为网状结构。如果说《三国演义》是辫状结构，《水浒传》是链状结构，那么，《歧路灯》则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环形展开，铺撒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每一个角落又与这个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成了《歧路灯》的结构特点。当然，这个网状结构，依然严格地按照思想脉络向前发展，而使全书呈现出鲜明的节奏与层次。一般认为，全书一百零八回分为三大段落（一至十二回；十三至八十二回；八

十三至一〇八回），而每一大段落中又有不同的层次，如全书主体部分的第二大段中，又呈现出四个层次（十三至二十五回；二十六至三十六回；三十七至五十四回；五十五至八十二回）。总之，网状的艺术结构，与思想脉络的段落层次，达到了较好的统一。

第三，《歧路灯》的语文具有明显的白描倾向，这是使作品具有民族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描写人物的外貌、服饰，均以简洁的笔法勾勒而成，绝无冗长的夸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则主要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完成，而人物的语言，除了一些带有说教性的谈话之外，多是朴实无华、简短生动的。对于某些情节场面的叙述性语言，也是如实描述，并无修饰，从而显得异常生动逼真，例如第五十九回写谭绍闻上吊全家惊慌忙乱的场面，即全是白描的语言。当然，由于作者封建文人的积习，书中亦颇有文诌诌的酸气，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段启明）

谭绍闻上吊

且说谭绍闻坐在轩上，心中左盘右算，这宗赌债难完。若说撇赖，那虎镇邦是个鲁莽兵丁，时候儿还不许迟，可见数目儿也不能短少的。且这宗银子，无处起办，若是说卖城内市房，乡里土地，那得有一说便成的主儿？若是说街上铺子赊货走当还赌债，怎的到客商边开口？不说原情，赊货何干？说了原情，商家未必肯拿血本与别人周旋赌帐。若说家里装几个皮箱走当，母亲妻妾面前说个什么？且僮仆家人辈不成个看相。

左难右难，忽然一个短见上来。拍着桌子道："不如死了罢！我见许多欠赌债的寻死上吊，想必就是我今日这个光景。只可惜我谭绍闻门户子弟，今日也走了这条路径。"忍不住痛上心来，暗哭了一场。寻了一条大麻绳，缚在梁上面，向家中低声哭道："娘呀，我闪了你也！"搬了一个杌子，站在上面，分开绳套儿，才把头一伸，忽的想道："我现有诺大家业，怎的为这七八百银子，就寻了无常？死后也叫人嗤笑我无才。"忽地又想道："父亲临终时节，千万嘱咐，教我用心教书，亲近正人。我近今背却父命，弄出许多可笑可耻的事，

这样人死了何足惜!”哭了一声:“爹爹,不肖子愿到阴曹受责也。”把足顿了一顿,狠的一声叹,将头伸放绳套之中,蹬翻小马杌子,早已昏昏沉沉,到了不识不知地位。

且说王氏在家中,忽然心焦起来。见天色已晚,儿子尚不曾下学。恰好邓祥照着一个灯笼,从楼院过去,王氏道:“邓祥、你去书房中看看大相公……

二人进的园门,德喜道:“不知怎的,今晚我有些害怕。”邓祥道:“走熟的地方、有什么怕?那书房内不是大相公走动么?”说着,早已到轩内,猛的见谭绍闻吊在梁上、把德喜儿吓的早掉了魂。好一个邓祥,全不害怕,放下灯笼,心头一急,膂力添上千钧,扶起杌子,站在上边,用力一抱,往上一举,那绳套儿松了,款款抱住,叫德喜道:“你休怕,还不妨事。你把椅子放的近些,我抱住大相公坐下,你好回家去叫人去。”德喜儿向西间搬椅子,猛然看见老主人谭孝移背墙而立,惊道:“那不是老太爷么?”也不见答应,早把德喜儿吓的倒坐在地,爬不起来。邓祥道:“你胡说的是什么!那是灯笼照的你的影儿。你快搬椅子来。”德喜强为挣扎,拉了一把柳圈椅混身颤个不住。邓祥也觉怕将起来,争乃怀中抱着谭绍闻,无可放手,急道:“你把灯笼罩儿爽快去了罢。作速回去叫人,我抱定大相公是不敢放手的。”德喜儿得了这一声,往外就跑。走的猛了,被门限儿绊住,往外一跌,直跌到月台上,将鼻子已磕破,流血起来。邓祥只是催,德喜也顾不得流鼻血,拐着一条腿,跑到家中。方进后门,便大声喊道:“俺——俺——俺大叔,吊死在后学梁上了!”楼上听的这一句,王氏、巫翠姐、冰梅一齐出来。德喜早倒在后门里哼着,前气不接后气,说:“俺大叔后学里吊死,吊死在后学梁上了!”这王氏哭了一声:“儿呀!”就上碧草轩跑来,进的门来,看见轩上有明儿,只听得邓祥喊道:“快来!”王氏早已身子软了,坐在地下,往前爬起来。巫翠姐、冰梅两个女人搀着,也捞不动。多亏老樊后边跟来,双庆儿也到了,搀上轩来。王氏只是“乖儿、乖女”的乱哭。邓祥道:“休要乱哭,抬起腿来,脚蹬住后边,休叫撒了气。你们慢慢的叫罢。”巫翠姐羞,叫不出来。冰梅扶住头,叫道:“大叔

醒醒儿！大奶奶叫你哩！”兴官也来了，急道：“爹，你不答应俺奶奶，俺奶奶就要打你哩。”王氏跪下道：“若叫俺儿过来，观音堂重修三间庙宇！”

——选自《歧路灯》第五九回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这个片断，描写浪子谭绍闻上吊及上吊后家人的慌乱。前半部展示谭绍闻自杀前的心理活动与自尽的过程。作者的笔触，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细腻地展示一个自杀者自尽前的心理活动。一方面，欠了赌债的谭绍闻，心中左盘右算，感到无路可走，方生出自杀的念头；另一方面，他也怕死，“暗哭了一场，”并忽的想道：“我现有诸大家业，怎的为这七八百两银子，就寻了无常？死后也叫人嗤笑我无才。”极力想活。然而，他的面子观念太重，感觉做了许多可笑可耻之事，无颜见人，左难右难，在一番激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才决定一死了之。这里描摹的人物，有血有肉，活灵活现。

后半部表现家中人的惊恐慌乱。家人德喜猛的见主人吊在梁上，“早吓掉了魂，”他把自己的影子看成是老主人，被吓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当胆大的邓祥叫他去贼人时，他“往外就跑。走的猛了，被门限儿绊住，往外一跌，直跌到月台上，将鼻子已磕破，流血起来。”他爬起来，“顾不得流鼻血，拐得一条腿，跑到家中。”一进后门，就狂呼乱叫，又“倒在后门里哼着，前气不接后气。”这一连串的动作描写，反映了一个胆小鬼的所作所为，呼之欲出。其中王氏得知儿子上吊的消息，“早已身子软了，坐在地下，往前爬起来。”只是“乖儿，乖儿”的乱哭，以及跪在地上发愿：“若叫俺儿过来，观音堂重修三间庙宇，”既符合人物身份，又突现出人物个性，真可谓描摹生动，追魂摄魄。

总之，这个片断描绘人物，神形俱备，声态毕露，能让读者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华　森）

《何典》

这是一部用吴方言写成的滑稽讽刺小说。原署“缠夹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现代有学者考证，“过路人”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上海人张南庄。

这部小说无论题材、构思，还是章法、语言，都别具一格。全书共十回、描绘的全是鬼魅世界。正如太平客人所序："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扮鬼脸，怀鬼胎，钓鬼火，抢鬼饭，钉鬼门，做鬼戏，搭鬼棚，上鬼党，登鬼策，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

作者为什么要编造一个活鬼一家两代鬼的故事呢？根据作者的自序："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浑，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一路顺手牵羊，恰似拾蒲鞋配对；到处搜须捉虱，赛过揿迷露做饼。总属有口无心，安用设身处地；尽是小头关目，何嫌脱嘴落须。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可见其用心。在文字狱大张的时代，作者采取了巧妙的方法，倾泻内心的抑郁，表达对黑暗现实的诅咒。

作者运用对比手法，描述阴山下鬼谷中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活鬼吃辛吃苦，爱财如命，却被方土地饿杀鬼讹财，气病身亡。其子活死人托养舅家，被逐出行乞，得遇仙人指点，学成武艺，后因平息黑漆大头鬼之乱有功，被封为蓬头大将，并奉旨与臭花娘完婚。通过这两代的不同祸福，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许多人情世态。

作者为达到讽刺嘲弄的效果，力图"阴空撮撮，一相情愿；口轻唐唐，半句不通。引得人笑断肚肠根，欢天喜地；且由我落开黄牙床，指东说西。"因而大量运用吴方言中的俗话俚语，例如："蚂蚁弗叮无缝砖"；"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铜钱银子是人身上的垢，鸭背上的水，去了又来。"书中妙语连珠，妙趣横生。通篇洋溢喜剧情调，令人忍俊不住。（阿　锵）

雌鬼托媒

雌鬼一路回来，到自家门首，已经日头搁山。正要进门，只听得活死人在后吱哔百叫。回头看时，见他手里拿一把乱播芝麻糖，委

屎丫头抱着，从乡邻人家出来。雌鬼便立定脚头等他。不妨六事鬼家送出一个光头小伙子来，正与雌鬼打个照面。雌鬼忙避入门中，那小伙子走过几步，还三转四回头的只顾看他。雌鬼便抢了活死人，叫丫头关上大门，走到里面坐下，觉得满身松爽，时须迷迷的好困起来，便收拾夜饭吃了。

困到床上，却又翻来覆去的困弗着，正是引动了春心，那无明火升起来，如何按捺得下？肚里胡思乱想：又不便常到庙里去；倘叫和尚来家，又怕寡妇之门，被乡邻市舍话长说短。若另寻主客，也终非长久之计，倒不如嫁个晚老公，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倒觉名正言顺。况这六事鬼又惯做两脚居间，与他商量，也甚便当。

主意定了，巴到大天白亮，晓得六事鬼欢喜吃口老白酒的，便教鬼囡去买端正几样下酒小菜，好待六事鬼来浇浇媒根，以便与他讲心事。鬼囡去不多时，买了些割碎肉，雌乌头，夹肝，捉死蟹，一瓶酸酒，都拿到屋里。雌鬼收拾齐整，等到吃饭过后，六事鬼果然到来。雌鬼喜之不胜，连忙掇凳弗及的请他坐下。

六事鬼坐着说了几句闲话，雌鬼便去搬出酒来。六事鬼也不推辞，老老实实的筛酒来就吃。雌鬼坐在旁边，将想的心事告诉了他。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话头：臭寡妇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烛夫妻，还常常千拣万拣着了头珠瞎眼。若是晚转身，越发不好拣精拣肥，只得依便就便，寻着个好性格，吃得温暾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已算是造化了。"雌鬼道："这个自然。只是一桩，我却是不肯转嫁出去，是要坐户招夫的。"六事鬼道："有却有一头，只不知你们前生前世，缘法如何。昨日我在这里时，家里喊应，说有个野鬼寻我，原来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讨情的那个刘打鬼。我送他出门时，你也在门口，亲眼见过的。他也晓得我惯做媒人，特地来托我觅头亲事。他说不论年纪，穷富，细娘，堂客，只要生得标致。我看你虽觉年纪大些，还面上吹弹得破，白里泛出红来，像活观音一般。昨日他一头走路，只管十步九回头的看你，谅必配眼的。若再肯做入舍布袋，岂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雌鬼道："闻说这刘打鬼是土地老爷的汤罐弟弟，自身顾弗周全，还做别人的老婆，我

去做那老婆的老婆，岂不是小老婆了！”六事鬼道：“方才说好性格的难得碰着。他既肯做这将卵皮生意，自然生副搓得团挛捏得扁的糯米心肠。况兼这些偷寒送暖，迎奸卖俏，各式各样许多方法，都学得熟滔滔在肚里，不比嫁着个乡下土老儿，只晓得一条蛮秆十八两的。不要说别样，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睏在一处，也觉风光摇曳，比众不同。”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话，说得肺叶丢丢掀，便道：“既如此，你且去说看。倘然肯时，不烦他一草一木，也用不着六礼三端，拣个总好日到来做亲便了。”六事鬼道：“说便去说，只不知令弟主意若何？”雌鬼道：“这个不必费心。老话头：‘头嫁由亲，二嫁由身。我既定了老主意，他也不能阻挡我。”六事鬼吃完酒，谢别起身。

——《何典》第四回 1926 年北新书局排印本

这个寡妇思嫁托媒片断，表现出寡妇思春与择偶心理，别具一格。

这之前，是“假烧香赔钱养汉”，描述活鬼身亡之后，雌鬼假借去庙中烧香荐夫，主动与和尚奸淫，并被和尚敲诈了一锭银子。

这个片断一开始，是雌鬼从庙中回来，与“一个光头小伙子”刘打鬼眉来眼去，为后边六事鬼介绍刘打鬼埋下伏笔。接着，铺叙躺在床上的思春心理。由于庙中奸淫，引动了春心，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胡思乱想道：“又不便常到庙里去，倘叫和尚来家，又怕寡妇之门，被乡邻四舍话长说短。若另寻主客，也终非长久之计，倒不如嫁个晚老公，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倒觉名正言顺。”便打定主意，托惯牵红线的六事鬼为媒，寻个晚老公。这个细节，把寡妇的思春心理，展示得淋漓尽致。

后面是托媒的全过程，先叙述雌鬼准备好酒好菜，等候六事鬼来，“浇浇媒根，以便与他讲心事。”从雌鬼的安排酒菜，收拾整齐，耐心等待，到六事鬼到来之后，她内心“喜之不胜”，又“连忙搬凳弗及的请他坐下”，搬出酒菜来招待，这一系列动作，表明她迫切择偶思嫁的，坐户招夫的渴求。雌鬼一边给六事鬼筛酒，一边“将想的心事告诉他。”这个场景，颇似一幅江南民俗风情画。后即大肆描

述二人的对话，表现惯做媒人的六事鬼，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雌鬼，招刘打鬼为夫。首先，六事鬼摆出一副难办的样子，说她是寡妇改嫁，不太好办，要她不要“拣精拣肥，只得依便就便，寻个好性格，吃得温暾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也算是造化了。”说得雌鬼点头称是。六事鬼见第一步目的已达到，马上亮出底牌，即刘打鬼，雌鬼立即表示不太愿意，托媒出现了危机。六事鬼搬出一席道理，规劝雌鬼，特别抓住寡妇看重床上之乐这一点，极力宣扬刘打鬼这方面如何在行，如何能“偷寒送暖，迎奸卖俏”，并把“各式各样许多方法，都学得熟滔滔在肚里。”这恰恰击中了寡妇雌鬼的弱点，说得她心中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心肯意肯。“托媒”以六事鬼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一段里，语言通俗生动，为表现人物的个性及心理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作为市井媒人六事鬼，出口俗语、妙语连珠，开口便是“老话头：臭寡妇不如香嫁人。”又形容乡下土老儿，“只晓得一条蛮秤十八两的”。又随口说出：“不要说别样，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也觉风光摇曳，比众不同。”由此可见语言的独到之处。（阿　铿）

《常言道》

《常言道》又名《子母钱》，清代讽刺小说，共十六回，六万余字。成书于嘉庆年间，著者题“落魄道士”，生平无可考。小说中曾溶入苏南一带口语，由此推断，著者至少曾在该地区长期居留过。

全篇故事围绕“金银钱”展开。金银钱有子、母两个，“皆能变做蝴蝶，空中飞舞，忽而万万千千，忽而影都不见，要遇了有缘的跟他”。明崇祯时，子钱落在秀才时伯济家中；时携之出游，欲以寻回母钱。行至海边，钱忽然丢失，时自己也失足落海。后漂流至小人国，寄身于该国没逃城中大财主钱士命（又封自汛将军）家中。钱手中恰有母钱，遂持至海边，欲以招回子钱，不料母钱也不翼而飞。其后围绕着子母二钱的得失，小人国中展开了无休止的争斗和残杀。时伯济因不堪欺辱而从钱家出逃后，钱士命又开始追杀时。时赖异

人李信救助，逃至大人国。钱兴兵追至，对大人国寻衅，被一大人踏死。其子钱百锡得了金银钱，终日游荡寻欢，最后耗尽家财，自己也死于非命。其后小人国被大人国殄灭，时伯济终获子母双钱归家。

从思想内容看，这是一部典型的“劝世”之作。全书围绕着金银钱的得失，重点塑造了钱士命的贪吝形象，同时描写了小人国中唯利是图的卑陋风气，实际上是把笔锋指向了封建末世腐败衰朽的社会面貌。这部“常言道俗情”（嘉庆甲子西土痴人序）的作品在结尾处明白道出了创作的意图：“是以奉劝世上诸人，爱财有道，切不可自失品行，见钱如命。”另一方面，小说描绘了一个“光明正大”的大人国，由之表明了作者以礼义忠信为本的社会理想。贯串小说始终的人物时伯济，其手中之钱先失后得，同钱士命也构成了“为善自然得福，贪财立见乖张”的鲜明对照。

从艺术方面看，这是一部带有寓言特点的讽刺性作品。小人国中的势利小人们，都是身不满三尺，贪婪成性，行同鬼魅禽兽。小说以嬉笑怒骂式的笔法，描绘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幕幕争财夺利、相互残杀的图景，活画出他的见利忘义、唯钱是命的丑陋面目。如第三回描写钱士命的那间“自室”——门上的对联是：“青石屎坑板（又臭又硬），黑漆皮灯笼（寸光不透）”；室内“上面水泄不漏，四面不露光明。钱士命不拘时候，坐在这称孤椅里，暗昧不明，不知天地为何物。”由此一例，已可见小说对于小人国中人物的嘲讽是极尖刻有力的。另一方面，大人国中的正人君子，则是“顶天立地，冕冠堂皇”，专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还有一位李信先生，更是“礼信”的化身：“他说行得的，行之无有不利；他说行不得，行之终属勉强”（第四回）。这类正面形象的寓意，也极其分明。

全书构思奇诡，风格怪诞，笔法既夸张，又轻快，充满滑稽意味。人名物名等多以谐音构成，如钱士命——钱似命，时伯济——时不济，钱百锡——钱不惜，万笏——万恶，邛诡——穷鬼等等。又如第三回对钱士命的帮闲施利仁（势利人）形象的素描：“年纪不多，只好五六十岁，满口牙齿落尽，身材短小，小人国内的矮人，有名

的叫做无齿（耻）小人”。小说还运用了其它一些颇饶意趣的诙谑手法。如第五回中时伯济的钱府家人：为何别人说钱将军“敬重斯文”，自己却受其欺凌？钱府家人答道：“我们的将军敬重斯文，乃是那一文两文的‘文’，岂是你文绉绉的文字。”又如第六回写钱士命乘坐的那辆拂车：“原来这个拂车，离金银钱不得，把金银钱放在车上，不用牛马，不用人推，随人心里，要到那里，他自己会行。若没有金银钱，就推也推不动的了，这叫做无钱而不行。”

这部小说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全书以讽喻为务，其说教成分显得太露，时伯济等人的形象也显得概念化。另外，全书结构较欠严密，描写中的粗率之处也不少。（雅　坤）

钱士命治心病

那眭炎、冯世两个商议，到各处去寻访内科。寻到了没逃城外，有一个姓熊，他无名无号，顺口儿叫做熊医，不去人的病，不伤人的命。请到家中，看了钱士命的心头，诊了脉息，告知腹内的原故。那熊医道：“将军贵体，定然未病先服药，一向调理用何药物？”钱士命用手在空架子上拿出一个丸方来，递与熊医道：“先生请看。”那熊医接过手中，冷眼斜视，但见那丸方上开着：

> 烂肚肠一条、欺心一片、鄙吝十分、老面皮一副。上药捣斤估两，同蜜砒霜为丸。如鸡卵子大，空心汤送下。

那熊医看罢，向钱士命道：“此方叫做一定滋生丸。将军这病，就从平素调养上得来，日积月累，病根已深，医家治病，从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军的病在心里，自古道：心病还将心病医。我有个老方法，可以治得此病，但恐将军胃口不对，喉咙一时咽不下去。要用：

> 好肚肠一条、慈心一片、和气一团、情义十分、忍耐二百廿个、方便不拘多少。

再用莺汁一大碗，煎至五分，这叫做一帖平稳散，方便可服。将军，你自家有病自家知，急将此药方好好留心调理，或有转机。倘再因循，将来成病，没药医了。”熊医开完方子，辞别而去。眭炎、

冯世忙乱勉强配齐药料，就在那一盆火上煎好，用一只假磁杯盛了，递与钱士命。钱士命接来，呷了一口，果然胃口不对，咹不下喉咙，顿时呕恶，吐了满地。遂将旧存丸药，吃了一服，喉咙中便觉滋润，因此仍服旧药。又服了几天，初时腹内的心尚在左边腋下，渐渐的落将下去。忽然一日，霎时泄泻，良心从大便而出，其色比炭团更黑。钱士命着急，叫睦炎、冯世在外边访问名医，有能治得此病，愿将金银钱一个作谢。这个风声吹入脱空祖师耳朵内，他便离了钻天打洞，带了石灰布袋，驾起云头，来至独家村孟门边站立。睦炎、冯世看见，问道："祖师何来？"祖师道："闻得你家将军心不在肝上，我有移东补西之术，管教他病体顿时全愈。"二人禀知钱士命，出来说道："将军说，要与祖师言明：若治得病好，自然把金银钱作谢；否则，莫怪。"祖师道："我的法术，无往不验。"遂请到拂中厅坐下。就于拂中厅内结起一个海外奇坛，他上边供着一尊骗财神佛，桌上排列木猪木羊一对；居中空架子一座，上插极划尺一根，十炼剑一把，离旗一面；中间摆了一个稳瓶，将钱士命大便中落出的黑心装在瓶内；旁边竖着一根棒槌接的幡竿，挂起蓝幡一对。他头戴泥箬帽，身穿紫蓑衣，先念了一卷累助经，然后请出钱士命，掇了一只有主椅，坐在坛前，将一个炭篓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哈口气，把钱士命的头皮摄了下来，放在稳瓶内，研于椒酱，同黑心拌和，又将一个泛供，盛了稳瓶，脱空祖师顶在头上，左手伸开花手心，右手仗了十炼剑，解开石灰布袋，蘸上石灰，指东画西，画了满地石灰；口中说出天书，念念有词，做出偷天换日的手段。但见钱士命好象睏来当死的样子，头不摇，眼不眨。欲要将瓶内的黑心弄软，从顶门装入里面，那晓得钱士命天生老结，不能轻易容纳入。祖师一时失手，泛供跌穿，稳瓶打碎，一齐跌在地上，身上石灰沾了一屁股两胁肋。钱士命叫道："我的脑子胀得很，快把帽子除了下来！"脱空祖师见破了他法，立起身来，就把炭篓帽子替他除下，说道："将军身体真是无法可治，只好带病延年的了。我如今也不想金银钱作谢，只求借我一看。"钱士命道："你的法术无效，我的金银钱也不用他了。"脱空祖师听说，默默无言。他来时原想金银钱到手，所以

为他设法，谁知法术不灵，看也不能看一看，只得懊悔而去。

——选自《古代中篇小说三种·常言道》第十一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钱士命好不容易把子母钱弄到手，却不料"财多身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心头堆起一团形状，色泽与炭团无二"，自觉腹内"心好象不在中间，隐隐的在左边腋下"。家人眭炎（趋炎）、冯世（附势）给他找来个人称熊医的郎中。这位熊医的医术平常（"不去人的病，不伤人的命"），但这次给钱看病却并不显"熊"。他看出了钱是"病在心里"，而且是"日积月累，病根已深"。他否定了钱平素惯服的"一定滋生丸"，而另开出"一帖平稳散"。这个方子本是对症之药，但熊又估计到钱的"胃口不对，喉咙一时咽不下去"，所以特别告诫："倘再因循，将来成病，没药医了。"果然熊医不幸言中，"一帖平稳散"，钱士命根本无法下個，还是吃原来的"一定滋生丸"顺口，因而病是医不好的。而且后来那颗"歪心"还"渐渐的落将下去"，最后竟"从大便而出"。钱此时终于着急（那颗黑心怎能不要），于是以宝贝金银钱为悬赏，又招来一位脱空和尚。脱空作弄一阵法术，想把那颗黑心从钱的头顶上硬塞进去，结果却因钱"天生老结"而失败，最后连见也未见金银钱，便懊悔而去。后来钱士命是以"软口汤"把那颗黑心硬吞下去的，不过吞下去之后那颗心依然是"横在一边，外面腋下皮上仍旧起一个块"。显然熊医和脱空对钱病的结论都是对的："没药医了"，"无法可治，只好带病延年的了"。钱的这心病确是至死也没治好。

上录这个片断的讽刺意味是十足的。钱士命贪吝成性，他的心不仅不正，而且是又黑又硬，最后还从大便中泄出来，这表明其心之坏已到极点。他平素只惯于接受"烂肚肠、欺心、鄙吝、老面皮"之类，根本容纳不进"好肚肠、慈心、和气、情义、忍耐、方便"等"心药"，连脱空的邪术也不能把那颗掉出来的心再塞回去，这又表明了他的不可救药。在如此夸张而引人发噱的明喻式描写中，钱士命的丑陋本性已被讥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那位既贪财又笨拙的脱空和尚，小说也极尽揶揄之能事。他专为得金银钱而来，而且那一番法术表演也确乎煞有介事，但最后却以惨败而告终，其形

象也相当委琐。讽刺意味还体现在其它一些谐谑式的笔法上。那两种药剂的配方均属别出心裁，从巧妙的构思中显出独特的意趣。另外，钱家的厅堂是“拂中厅”（弗中听），所用器具是“空架子”、“假磁杯”（慈悲）；脱空则搭设的是“海外奇坛”（谈），供的是“骗财神佛”，插的是“离旗”（奇），作弄的是“偷天换日手段”……这类信手拈来的“文字游戏”也很富于嘲谑意味。多种讽刺手法的运用使小说形成了一种相当奇异而怪诞的风格。这种风格用以表现钱士命等鄙陋卑琐的形象，显然另具一种鞭笞挞伐的力量。（雅　坤）

《施公案》

《施公案》，清无名氏撰。乾隆时以口头形式流传，嘉庆初年始有刻本问世。至同治年间的各种版本皆为九十七回。光绪时起，不断有人其续书，达十续，共五百二十回，是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回目最多的一部著作。

小说主人公施仕纶，实为清康熙朝的施世纶，《清史稿》及各种野史、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其人“貌甚奇，腿歪、手眬、足跛、口偏”，但他“不苟合，不苟取”，“凡民有一害，心思有以除之；有一利，心思有以兴之。即至密至隐之情，未有一探赜索隐，曲得其实者”。并将其比之为宋之包拯、明之海瑞，因此其故事能在民间广为传颂，逐步衍化为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

小说从施仕纶上任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情节中有一部分有史实依据，但大部分出于艺术虚构。所写案件之中，只有少量民事案件，大部分是刑事案件，有些是与皇亲国戚有牵连的大案要案，还有奉旨查办的钦案。以上各案件，就思想性而言，可以说是既有人民性，又有封建性。其中很多属于除暴安良性质，但也不乏围剿反封建的“绿林好汉”的情形，而在后一类情形，施仕纶扮演的是不甚光彩的角色。

全书在语言运用上，基本上采取的是说书艺人的那种颇具吸引力的口语体，通俗易懂，便于流传。介绍人物时，常使用一种带有技巧性和情绪色彩的语言进行铺排，叙述打斗场而时，对交战双方

所用兵刃的性能、特色以及厮杀过程和最后胜负，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描述。从总体上来说，作品文字较为粗俗，但也有些片断的文辞水平较高，明显留有文人加工的痕迹。有些回目的标题与本文内容不相符合，如第二十四回的标题为“螃蟹鸣冤枉，飞签拿老庞”，而本文中并无这些内容，直到第二十八回才出现上述内容。小说在结构上是一案套一案的有机的连接在一起的。有时一件大案生出若干枝节，形成若干互有联系的小案；有时又是由若干小案构成的一个大案。一案未了，又接一案，充分抓住了一般读者要看个究竟的心理状态，常可使读者不忍释卷。

除了断案故事之外，小说又围绕着侠客黄天霸而描写了一系列的绿林故事。黄天霸出身绿林，但后来“改邪归正”，成为官家的走卒，转而屠杀他先前的绿林朋友。在他身上，体现了所谓“侠”与“忠”的统一。因此，《施公案》又为中国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之作。

《施公案》对后世的小说、戏曲等有很大影响。如晚出而与该书合称“姊妹篇”的《彭公案》，即仍以黄天霸作为主要人物之一。清中叶后的戏曲舞台上有一批“罗帽戏”、“短打戏”，都是以《施公案》的故事为题材，如《恶虎村》、《连环套》等。

此外，本书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民族学、侦破学、法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82年，北京宝文堂将此书重新校注出版，截至第四百零二回“窦二墩明正典刑”止。（张燕英）

计设木柜

话说瓢老鼠、刘医见两名公差，锁了殿门，与道人往后去了，配殿就坐他二人。迟有顿饭之时，不听人声。他二人闪目细看，只见正座供着九位娘娘，下面两边都是众神，紧靠着那边，一口破木柜，余外并无别物。满殿尘土，厚有指许，蜘蛛结网。瓢老鼠看罢，先就长吁短叹。又迟一会，忽叹不止，低声望那边刘医说：“谁能知我的这宗事情，除你外人不知。家兄有病，请你看脉吃药不效；家嫂

原系风流，彼此招情。家兄在时，不能称心，因此才起谋害之意：商议用砒霜毒死病兄。家嫂守寡，与我通奸事情，作的安妥。邻居亲朋不知，平平安安载余，与嫂嫂暗里夫妻。何故今日拿咱俩个，莫非你口齿不紧呢？”那刘医听了说道：“你我既作的亏心，谁敢口齿不稳？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岂肯老实告诉与人？依我猜来，一定是你嫂子又续了人，这欢喜间，信口说出；别人听在腹中，人后对人乱讲。当差的闻风禀到县尊，因才拿你我。少时县主判问，咱们拿个主意，趁此无人，早些商议。”刘医又说：“咱们两个，舍出下身不要，且不可招。如果招出来，决然抵命；挺刑不招，还得活命。必须改过前非，学作好人。”老鼠闻听点头说：“刘先生，你的主意不错。”二人正自私语，打定主意，忽听痰嗽之声，吓了一跳，并未听准声音在哪里。复又细听，多时不闻人声。老鼠又忍不住，叫声：“刘先生，刚才是你痰嗽？”刘大夫回答：“我无有病，为什么痰嗽呢？”鄢老鼠听说：“我无痰嗽，外面又无人影，这就奇了。殿中就只你我，都没痰嗽，可是怪呢！”鄢老鼠思想多会，说：“是了，刘先生不是你我胡猜；这一定是上面的娘娘，闻之不顺，痰嗽一声，拦住咱们。”刘医闻听，低低回声：“老鼠你了不得了！你竟吓得满嘴胡说。刚才我听的声音，象你身后，缘何赖娘娘呢？阿弥陀佛，也不敢当了。”鄢老鼠闻听，扭项一看，自己身后，就只有顶破木柜，自己颈子锁在小鬼腿上。二人讲够多时，复又说：“是了，一定是鬼大哥见怪。”言罢，吓的他回身冲着泥小鬼磕头，祷告说：“鬼大爷，鬼祖宗，饶过我们罢！”吓的刘医也没脉了，登时发怔。

且说施公坐轿出衙，来到城隍庙里，公差道人在道旁站立，等候迎接。三人跪下通名，门子一旁喝道：“起来。”“二人答应站起。施公下轿，迈步进庙，至灵官殿坐下。问郭龙、徐茂：“事情委办妥么？”二人回答：“小的们遵照老爷吩咐所行。”施公说：“带鄢鼠、刘医问话。”公差答应，忙叫人拿钥匙开锁，推开门，把二人拉出殿来，跪在公案之前。

——选自《施公案》第四十二回北京宝文堂1982年版

这是本书主人公施仕纶所断案例之一。施公从案情和审问时的

察颜观色，已经断定是刘医和瓢老鼠作的案。但未获得确凿证据。为了得到证据，施便设下了“木柜计”。此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实际上是运用了犯罪心理学知识的结果。一个真正的罪犯，心中自然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极怕被别人揭露出来。尤其是在一案多犯的情况下，生怕同案犯交待或者露出马脚，因而只要有机会，他们之间必然要串供，统一口径。施仕纶是非常了解罪犯的这种心理的，因此，有意识地将两名同案犯放在一起，并且事先放置了一个古代的“窃听装置”——里面藏有窃听人员的破木柜。瓢老鼠、刘医二犯因见满殿尘土，并有不少蜘蛛网，认定殿内无人，便把那不可告人之事相互质询，唯恐对方已走漏风声。当确信尚未走漏风声时，又商定“挺刑不招”，以求活命。哪里料到他们的言语已被柜中所藏之人听了个一清二楚。

全段文字以犯人对话为主，对殿内环境，只有少量文字描写。用罪犯之口在对话中将全部案情详细叙述，和盘托出，颇有牵强之感。文字上通俗、浅显、易懂。对罪犯的沉默、观察、长吁短叹、低声说话以及听到痰嗽声时惊吓等情形的描写，能体现罪犯的心理发展过程。这是施仕纶巧用智谋、成功断案的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张燕英)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文康著。本名《儿女英雄传评话》，原有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康雍盛世，写清官安水心为贪官所陷，其子安骥携带银子前去解救，在途中被凶僧拘禁在能仁寺；孝女何玉凤为父报仇，化名十三妹，遇此不平，杀尽凶僧，救出安骥。在此这前，张金凤也在能仁寺遇难，也同被救出。两人经十三妹做媒结为夫妇。安父遇救后，在归途遇见十三妹，告诉十三妹她父亲的仇人已被诛杀。十三妹因愿望已实现，就想出家，为众人劝阻，最后也嫁了安骥。作品描绘了一个封建社会中五伦兼备的“全福家庭”，以此来美化封建制度。其中大小矛盾的解决，都是服从于封建秩序的。书中的主要人物安骥、张金凤、何玉凤等都是些忠孝节义的化身。他们被作者描写成既有“儿女之情”，又有“英雄

至性”的“人中龙凤”，因而他们都能得到好的结果，结局是作善降福，二妻一妾，探花及第，富贵荣华，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庸俗的封建理想。不过，这种理想却符合当时一般市民的守旧心理。当时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灾祸不断，人民处于动乱之中，难以安生，而且他们封建意识还浓，对小说描绘的太平盛世、美好家庭等理想图画，容易产生共鸣。不过，小说对当时官吏们的贪赃枉法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也有一定的暴露。小说在某些地方也表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如认为“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他还说这部小说是要“闲评儿女英雄，演说人情天理”。这种重视人性人情的思想，在主张“抑情”的封建时代还是难得的。

《儿女英雄传》塑造的人物富有个性，如安水心稳重老练，足智多谋；邓九公粗鲁耿直，侠义豪放；张金凤内刚外柔，灵巧聪颖，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小说以评话的形式展开线索，铺叙故事，犹如面对读者娓娓而谈，显得亲切自然，生动活泼。作者熟练地运用评话的技巧来安排情节，调节紧松；连环设置悬念，以步步引人入胜。作者还常在细腻的描述中不时交待写作意图，提醒注意重点，来指点读者欣赏；又常常插入诙谐的议论，以增加读者的兴趣。小说运用了流畅准确的北京口语，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富有表现力。这些艺术上的特色和成就，在近代小说中还是少见的。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复杂、矛盾的小说，所以在阅读时应对它的思想和艺术作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它思想观点中落后保守的一面，也要发现它可取之处；既要肯定它的艺术成就，也要看到它不足的地方。（杨凡周）

侠女与书生

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块石头端相了端相，见有二尺多高，径圆也不过一尺来往，约莫也有个二百四五十斤重。原是一个碾粮食的碌碡，上面靠边却有个凿通了的关眼儿，想是为拴拴牲口；再不，插根杆儿，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一番，便向两个更夫说道：“你们

两个闪开。”李四说：“闪开怎么着？让你老先坐下歇歇儿？”

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缅，两只小脚儿往两下里一分，拿着桩儿，挺着腰板儿，身北面南，用两只手靠定了那石头，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后拢了一拢，只见那石头脚根上周围的土儿就拱起来了；重新转过身子去，身西面东，又一撼，就势儿用右手轻轻的一撂，把那块石头就撂倒了。看的众人齐打夯儿的喝彩，就中也有“嘎”的一声的，也有“喈”的一声的，都悄悄的说道：“这才是劲头儿呢！”

当下把个张三、李四吓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声：“我的佛爷桌子！”他才觉得他方才那阵讨人嫌闹的不够味儿。那跑堂儿的一旁看了也吓得舌头伸了出来，半日收不回去。独有安公子看的心里反倒加上一层为难了。什么原故呢？他心里的意思本是怕那女子进这屋里来才要关门；怕门关不牢才要用石头顶；及至搬这块石头；倒把他招了来了。这个当儿，要说我不用这块石头了，断无此理；若说不用你给我搬，大约更不能行。况且这等一块大石头，两个笨汉尚且弄他不转，他轻轻松松的就把他拨弄躺下了，这个人的本领也就可想而知。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墙”“开门揖盗”么？只急得他悔焰中烧，说不出口，在满院子里干转。

——选自《儿女英雄传》第四回上海书店 1981 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儿女英雄传》第四回。写安公子携银前去救父，路宿悦来客店，恰逢侠女十三妹也来投宿。安公子疑心她是“给强盗作眼线看道路的什么婊子”，担心银子被抢，于是出钱要人将一块大石头搬进屋里去顶门。作者在这个片断之前写两个更夫：脱衣裳，绾辫子，磨拳擦掌”，闹得“马仰人翻”，但那石头却纹丝不动。这样的描写，为后来表现十三妹超凡出众的能力起了铺垫作用。正在这时，十三妹走了过来。作者先通过十三妹的眼睛，介绍那块石头“有二尺多高，径圆也不过一尺来往，约莫也有个二百四五十斤重”。这样大的石头，难怪两个更夫无可奈何。接着，作者仔细地描写了十三妹撂倒这段石头的过程。作者描写十三妹这一连串动作的这段文字，准确、生动、活泼、流畅，显得亲切自然，颇具评话特色，寥

寥数语就表现出这位侠女超凡出众的力气。然后，作者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形象地描绘了人们对此的反应："张三、李四吓得目瞪口呆"，跑堂的"吓得舌头伸了出来，半日收不回去。"接着，作者对安公子此时的心理活动作了细腻的静态的描绘，这种描绘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少见的。安公子是"乳母丫鬟围随着"长大的少爷，缺乏社会生活经验，以至闹出笑话，他的这段心理活动很富有喜剧意味。作者在描绘时带着调侃之意，显得诙谐风趣，让人读后不禁失笑。在直接描写了他的心理活动后，作者又用了"满院子里干转"一语，更是把安公子束手无策、焦急万分的心理图貌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应当说明的是，作者文康为了突出十三妹这一理想形象，刻画她刚毅、豪爽的性格，表现她卓越的才能，大胆地使用了浪漫主义夸张手法，有时夸张得不免过份。譬如这段描写，两个笨汉都无可奈何的大石头，她一个小脚女人却轻意推倒了，后来还搬进了安公子屋里。但是，由于作者技巧高超，他那绘声绘色、穷形尽相的描绘多少减少了我们对这个细节真实性的怀疑。（杨凡周）

《女聊斋志异》

《女聊斋志异》是清代末年编选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它的编选者"古吴靓芬女史贾茗"，其生平尚待详考。此书问世后，流传不广，包括《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等著作都不曾收录，倒是陈汝衡先生的《说苑珍闻》对它以专章作了介绍。

《女聊斋志异》的题材，正如匪逞的《叙》中所言："是书罗辑数千年来之贞女、才女、侠女、情女之魂而汇之一编。其间奇闻轶事，或以情爱见称，或以节烈见著，或以侠义文藻见长，……一言以蔽之，皆中华之奇女子也。"而它之所以名以《女聊斋志异》，《叙》中说："靓芬女史者，素崇拜蒲留仙之著作者也，而尤倾倒于《聊斋志异》一书。故其居恒读书之处，尝自颜其斋曰："女聊斋"，盖所以志慕也。……而其事迹又均系之于女子，因亦以斋居之名名其书曰《女聊斋》。"

作为选辑本，《女聊斋》主要取材于历代史书、唐宋传奇、明清笔记等。全书分为四卷，共选收八十几篇，但卷一的《虢国夫人》是卷三《杨太真》中的一节，所以实际为八十八篇。

《女聊斋志异》的编选，在于表现“中华之奇女子”的“真道德、真性情、真气概、真学问”。因而，在这些作品中，有对真挚爱情、自由婚姻的向往，对擅长文墨的聪颖女子的夸耀，对智勇兼备的巾帼豪杰的颂扬，也有对薄情无义行为的鄙弃，对恃强凌弱、贪财逐利之人的谴责。同时也夹杂了“三从四德”的训戒，对贞烈守节的赞赏，对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宣扬等等。在艺术上，它选入了不少情节曲折、人物生动的上乘之作，同时也收录了一些浅近平庸之作。然而，诚如陈汝衡先生在《说苑珍闻》中所说：“《女聊斋志异》虽为一驳杂不纯之辑本，尚值得插架存储也。”（余昌祥）

荆　茅

楚诸生荆茅，字贡苞，训蒙为业。在前明嘉靖间，是邑大旱，赤地数百里，人心惶惶。有司靖尽求雨之法，不得；乃示召能致甘霖者，酬百金。向无此例，所以市里喧传。荆知之，与其妻戏述，云：“惜无此法，以致此金，亦名利两全之事也。”其妻曰：“是亦何难？子速为有司言，能三日致雨。使之洁坛坫。子衣冠坐，诵圣经，宜必得之。”荆曰：“天道难知，岂可戏有司取咎耶！”妻曰：“子试为之，得雨则受酬；不得雨不过讪笑，何罪之有？”荆从其言，昧昧晋谒有司。如其法，使祷。未及三日，大雨滂沱，遍邑沾足，上下欢腾。有司钦佩，于酬仪外加以币帛，鼓吹送之。未几，省垣需雨，孔急，有司以荆生致雨事上达大府，檄召。荆恐，怼其妻曰：“我本无能，汝促我为戏，竟为宪召，何术以应。昔也德汝，今则怨汝矣。”妻曰：“子自无能，怨妾何为？妾之所知，非有异术。因厨悬咸鱼，于今三载，凡二三日雨至，先必落水，验之屡矣。予述告之曰，适咸鱼落水之时，故信之确。今亦不难。子持此鱼至省，悬于卧内。见大府时，以先贤董仲舒五龙祈雨之法，铺张陈设。若鱼干无水，急以坛不如式，器用不全，频使改作，以延时日。若一得鱼水，即登

坛诵经，未有不获者。何怨之有！”荆别无法，不能不用妇言。及赴省会，则鱼已汗淋。急谒大府，登坛，而夕如注矣。得重酬回，喜出望外。

——选自《女聊斋志异》齐鲁书社1985年版

《荆茅》中的这段描写，通过两次祈雨的故事情节，以简洁的文字，刻画了一个胸有韬略、精明干练的女性形象。作品中丈夫所表现出的朴实守拙、胆怯懦弱，更突出地映衬了这位女中强人的有胆有识。第一次县邑以重酬求雨，当荆茅因害怕求雨不得反以戏弄有司而招惹罪过时，妻子鼓励他：“不得雨不过讪笑，何罪之有？”表现了其胸襟的坦荡和对权贵的蔑视。当荆茅被推荐去省城求雨时，他因自己没有祈雨之术而埋怨妻子。妻子奚落他：“子自无能，怨妾何为？”接着告诉了他预卜晴雨的奥秘，并一五一十地教给他祈雨之法，表现了其镇定自若、善于筹划应对的干练性格。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安排上，作品有张有驰，循序渐进，变化有致。当荆茅依从妻子的鼓动去县邑祈雨并果然大雨滂沱时，读者也许会对其妻的祈雨术产生疑惑。而当荆茅为赴省城祈雨无术感到恐惧时，其妻才把以咸鱼观察天气变化的奥秘和盘托出，读者到此时也才恍然大悟，原来其妻的祈雨不是靠仙法巫术，而是依靠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如果通读整个这篇故事，从荆茅官居高位后，又在其妻的劝说下弃官而去的情节发展中，就更能体会到这篇作品在叙述上的这一特点了。（余昌祥）

《后聊斋志异》

《后聊斋志异》又名《淞隐漫录》，系清末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12卷，120篇。成书于光绪十三年左右。王韬著。

《后聊斋志异》文体全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但题材与内容却不尽相同。书中虽也以较多篇幅描写鬼狐灵怪，作者却并不相信世间真有其事。作者在自序中说：“天下岂有神仙哉？”“狐乃兽类，岂能幻作人形？”他认为“自妄者造作怪异，……其志亦荒矣。”

但其书中描述花妖狐鬼故事之篇章，也不乏玄幽奇妙迷离扑朔

的境界，《莲贞仙子》、《白秋英》、《药娘》、《海底奇境》诸篇，或瑰丽神奇，或空灵怪异，人物生动，意境优美，笔致细腻感人，读之饶有兴味。当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较之《聊斋志异》终逊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另有许多篇幅系现实性题材的纪实文学。其题材的广泛和所记史料的价值，则不完全是《聊斋志异》所能包容和代替的。其中如《陆碧珊》、《钱蕙荪》、《吴也仙》诸篇，歌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心侬词史》、《夜来香》、《清溪镜娘小传》，记述了下层妓女的悲惨生活；《吴琼仙》、《周贞女》、《玉儿小传》，揭露官宦权贵豪富倚势欺压人民，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思想倾向。《名优类志》、《东部雏伶》、《二十四花史》、《三十六鸳鸯谱》各篇，则记叙了歌妓、名伶的事迹；《东瀛才女》、《海外壮游》、《泰西诸戏剧类记》，描述了日本、英国、法兰西、奥地利诸国风土习俗及书画、舞蹈、杂技等风貌。记述详尽，具有史料价值。

本书于1884年起，先以单篇发表于上海《申报》的《画刊》，每篇均由当时著名画家吴友如和田子琳各配一插图。约三年后写毕，由上海点石斋石印发行。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及此书及当时同类书籍称："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见稀，因烟花粉黛之事盛矣。"正是指出了两书题材不完全相同之处。(泓　渊)

海外壮游

是夕，适有丹神盛集，远近毕至，而生亦预焉。丹神者，西国语男女相聚舞蹈之名，……集时，诸女盛妆而至，男子亦皆饰貌修容，彼此争妍竞媚，斗胜夸奇。其始也，乍合乍离，忽前忽却，将进旋退，欲即复止，若远若近，时散时整；或男招女，或女招男，或男就女而女若避之，或女近男而男若离之。其合也，抱纤腰，扶香肩，成对分行，布列四方，盘旋宛转，行止疾徐，无不各尽其妙。诸女手中皆携一花球，红白相间，芬芳远闻。其衣尽以香罗轻绡，悉袒上肩，舞时霓裳羽衣，飘飘欲仙，几疑散花妙女，自天上而来人

间也。舞法变幻莫测，或如鱼贯，或如蝉联，或参差如雁行，或分歧如燕翦，或错落如行星经天，或疏密如围棋布局，或为圆圈，或为方阵，或骤进如排墙，或倏分若峙鼎。至于面背内外，方向倏忽不定；时而男围女圈，则女圈各散，从男圈中出，时而女围男圈，则男圈各散，从女圈中出；有时纯用女子作胡旋舞，左右袖各系白绢一幅，其长丈余，恍如蝶之张翅，翩翩然有凌霄之意。诸女足蹑素履，舞时离地轻举，浑如千瓣白莲花摇动池面。更佐以乐音灯影，光怪陆离，不可逼视。生抚掌称奇；以为观止。

——《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这是《海外壮游》描写举人钱恩衍厌弃科举，游览欧洲时，观赏爱丁堡盛大舞会时的一段文字。曾经游历了欧洲、日本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把当时一般中国人还非常陌生的西方社会生活绘声绘色地展示出来，为人们了解、认识西方社会打开了一个窗口。如此众多的男男女女自由自在地聚在一起欢歌曼舞，这在我们今天已算不得什么，但在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时代，这种渲染无疑是对陈旧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

在艺术技巧上，作者的这一类作品不十分注重情节的曲折变化，而是着力于写实纪事。如上面这段描写，从舞会的盛大场面，到舞蹈者的衣着服饰，尤其是富于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优美舞姿，一一作了细致描绘，读来便如身临其境一般。作品所使用的语言虽系文言，但通俗浅近，读之犹如白话。这些，体现了王韬《后聊斋志异》在内容、艺术上独具的某些特色。（余昌祥）

《夜雨秋灯录》

《夜雨秋灯录》，文言短篇小说集。清末宣鼎著。

《夜雨秋灯录》追踵《聊斋》，冲破笔记小说的束缚，自觉地进行文言传奇小说的创作。作品的题材取源于民间传说和神话志怪，主题则反映现实生活，以浪漫的形式表现现实内容。

《夜雨秋灯录》意旨在“劝善惩淫”。作品不仅“劝善”，同时还把“胸头之愤”凝于笔端，对当时上层社会的黑暗和官绅豪强的腐败、凶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作品所描写的一个主要方面。宣

鼎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的社会大动荡，个人遭遇十分不幸，这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列强辱国和政治黑暗给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把这种感受寄于作品之中，写下了许多优秀篇章。第四卷《长人》即为代表作。

《长人》描写安徽有以造墨为生的兄弟二人，身高均为丈余。他们生活贫困，不得已卖身给洋人。洋人把兄弟俩关在四面装有玻璃的危楼上展览。使观众看到的是“头上如五石翁，腰围如五石瓠”的变形怪物，便争着掷钱如雨，洋人于是大发其财。更有甚者，洋人还将兄弟俩关进特大的玻璃笼子里，运到邻国去展出，借以牟取更大暴利。作者把这种侮辱中华民族尊严的恶劣行为写得触目惊心，第三卷《父子神枪》是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对老百姓的残酷剥削的压榨的作品。《天魔神院》写的是朝廷权贵与寺观淫尼互相勾结，卖官鬻爵的丑闻。

对炎凉世态的批判，对封建伦理道德和鄙俗悭吝的批判是作品反映的又一方面。宣鼎活在清朝末年，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使统治阶级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崩溃加剧，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宣鼎强烈地感觉到了世态的炎凉，并写出了许多反映“举世人情薄”的故事。在卷二《田处士石驴》中歌颂了仁厚行善，谴责了赖贷忘义的行为。在卷二《俞翠燕完贞》中则写了岳父赖婚，另择他婿的故事。

《夜雨秋灯录》中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人情和爱情的。卷一的《东邻墓》便是崇尚人情的代表作。卷三的《麻疯女邱丽玉》，卷二的《东野砧娘》，卷四的《宓珠》等则是歌颂真挚情爱的作品。《麻疯女邱丽玉》写邱丽玉未发病时姿容艳丽，旅粤书生陈绮不知真情与之假婚，邱丽玉以实情相告，说明父母欲将病毒传给陈生之意。面对着生死的考验，这一对青年男女都愿牺牲自己来保全对方，表现出一种崇高的品德。

《夜雨秋灯录》倾注了作者毕生的心血。它描写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刻画了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许多作品题材新颖，情节曲折离奇，并注重人物刻画，语言也朴实、生动、准确。作者假借

篇末的“懊侬氏曰”或点出全篇主旨，或借题发挥以揭露时弊。立意警策，常见人所未必见，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深省，韵味无穷。《夜雨秋灯录》不愧为清末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曹继建）

桑　儿

有熊姓名毅者，亦桑儿，尤凶悍，好博，益困顿。岁暮，风雪满城，饥甚，意步长街，寻乡愚中弱者而鱼肉之。至小东门古巷口拥鼻行，突有一物碍足，滑汰几倾跌。拾得审顾，乃布被，中裹朱提十余两。被腻垢几满，且补缀，知非富儿物。穷汉暴得财，大喜，既而自思生平恶籍何能获财，抑神明耶？再审视，翘边细纹，零星小锭，为银无疑。又思此若富儿物，取之犹嫌少、嫌迟，若穷人有急难要需，一旦倾堕，则性命终矣。思再三，毛发森竖，乃怀念忍冻坐候之。

少时，一人若公役状，蒙袂辑屦，贸贸然来，掩涕折腰，若寻物状。转至巷口，惊视熊，熊若不知，起随之行。夫已氏前之，熊后之，跬步不离。怒气叱熊，熊不语，惟冷笑。须臾，若人大哭曰：“吾其死乎，负床头人矣！”熊缓询之，曰：“告尔亦何裨益？”曰：“予试言之。”曰：“吾佟姓，充甘泉催租隶，欠官赋，敲扑比限，家无长物，顷扫数比尤急，某告贷无门，不得已卖妻子塔院前卖酒王翁。翁犹不允，求再三，始受而给身价银十五两。吾携赴公庭，经巷口小道，竟失落，觅无迹。行将就狱毕命矣，尚复何言？”熊曰：“尔被何状，尔银若干件，记忆乎？”佟言之不诬，乃慨然探怀与之曰：“是此非耶？”佟惊喜，伏地叩有声。复拉之县门曰：“尔曷纳之，吾与尔言。”佟曰：“诺。”心疑熊将索谢，然亦已所愿也。少顷，复出，顾银尚余二两，拟酬之。

熊挈之急向塔院行，见佟之妻已愁眉泪睫，为主人当垆涤器若婢妾。佟顾曰：“是耶？”曰：“然。”遂趋入，视主人正会计。遽呼曰：“来与尔言。”王见熊大惊，曰“若何为？”曰：“尔曾私买人口乎？”王嗫嚅曰：“我须发如此，尚买妾媵乎？渠哀之不得已，始受之耳。”熊笑曰：“翁误矣，此我之妻也。渠与我邻且契好，渠比赋

急，求我，我思慷慨义侠无如翁，明言之恐翁吝，故遣渠携拙荆来。非卖于翁，实賺翁行仁义耳。拙荆粗丑，不足奉巾栉，盍早遣珠还。不然一宵卧，明即不能辨清白。翁视我铁丈夫，岂能戴绿头巾者？”翁大怒，哗且辩。熊亦怒曰：“花花世界，夺人妻耶！”翁呼曰：“荡荡乾坤，诳人财耶！”熊以头触酒炉，血被面，翁犹不少屈。熊遽掀案上石砚掷击翁，几碎其颅，幸少偏，然而酒翁破矣。邻佑环视，皆笑翁老迈，不应买少妇。又劝翁：“何必与若较，渠惯受笞，臀上棒痕皴瘃厚，即鸣官，公门中无空手出入者，渠尚有分文去耶？”翁曰：“将若何？”邻曰：“不如还妻于若。”翁曰：“女既珠还，银亦当剑返也。”熊曰：“好男子无赖债之理，与尔券，烦众署押。”邻笑曰：“休矣！或尔遇横财，得窖藏，不然，持券向海龙王索逋耶？”翁知不敌，太息曰：“嘻！八十岁老娘倒绷孩儿，无怪昨宵梦不祥，竟果然。速携尔妻去，无误乃公事。”熊遂左挈佟妻，右挈佟，向邻略申谢，即笑顾两口曰：“归去来。”

——选自《夜雨秋灯录》卷二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桑儿”，是清代扬州等地对市井无赖恶少的称呼。《桑儿》即描写一个名叫熊毅的市井无赖汉弃恶从善，救人于危难的故事。

一个大雪天里，桑儿偶然拾得一个裹有十余两银子的旧包袱，知道是穷汉所失，面对包袱，桑儿的思想上掀起了很大波澜。从“拾得审顾”到“既而自思”到“再审视”又到“又思”最后到“思再三”，充分表现了桑儿心理上的两次起伏变化。第一次起伏，当桑儿拾到包袱后，知是穷人所失，并联想到自己平时的恶藉，觉得不该得此不义之财。这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作恶多端的市井无赖是不会想到这点的。桑儿能想到，正说明他的不同一般，他还有悔过之意。不仅如此，作者在桑儿的第二次心理起伏变化中写了他从内心的悔悟发展到救人于危难。当桑儿再一次确定包袱里装有银子时，想到了若是穷人有急难要用，一旦丢失，则性命就没了，于是忍饥挨冻坐等失主。作者并未把桑儿作为一个一般的市井无赖来写，作者笔下的桑儿身上还有着闪光的东西，即在这个平时“凶悍、好博”，人皆恶之的恶少身上还隐藏着的善良的本性，经过思想上的两次斗争，

他善良的本性占据了上峰。桑儿使佟某消除了租隶之逼，紧 接着以无赖手段帮助佟某夺回了妻子。桑儿的这个超出一般的善举，表现了他的真正悔悟。而采取的那种无赖手段正是其平时习性所致，符合人物性格，这是对人物性格的客观展现，从而使人物显得真实可信。

作者这种对人物性格的真实描绘和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不仅在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极少见，就是在作者自己的作品中也是不多的。（曹继建）

麻疯女邱丽玉

……席间，略询乡贯，即语生曰："舍亲与郎君言否？仆小女丽玉，素所钟爱，不欲嫁远方。然觅婿欲得仙乡人物，裙屐翩翩者，杳不可得。今得红丝牵引，文星惠临，真是石证三生，愿即日奉为箕帚。"生离席唯唯肃谢，婉陈曰："自惭樗栎，仰托茑萝，良所深厚。然小生实为寻舅至此，婚后三四月，即拟暂返蓬门，事蒇，再回瀛第，是不得不顾陈长者。"妇微笑曰："公子何匆促若此耶？"翁急止之曰："公子孝心，何可过拂。容即代筹朱提五百金作为旅费。"生心喜，敬诺。旋即笙管呕哑，灯火匝地，千仆引生之曲室，更簇新冠带，出就氍毹。雏婢三四，引一二八好女子，珠翠绮罗，盈盈自内出，与生交拜，送之洞房。却扇视女，则荷露桃霞，无比艳冶。生心意飞驰，反恨顷言新婚暂别，未免孟浪。容有意迁延，图静好耳。酒阑灯炧，听莲漏三催，婢妾亡去。生正隐几怅触，而女亦牵幔窥良人，粉黛间隐有惨悴色。生不知就里，趋近软语，代为卸妆。女则拒以纤腕。再近，则潸然流珠泪。徐起弹烛，视近阒无一人，始闭门小语曰："郎亦知死期将近乎？"曰："不知。"曰："郎从何处来，何处去？曷明告妾也。"生具告之。女唏嘘欲言又止。生知有变，伏地乞怜。女曰："妾睹郎君风采，意良不忍，故以机密告。妾，麻疯女也。此间居粤西边境，代产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过毒尽矣，始与人家论婚觅真配。若过期不御，则疾根顿发，肤燥发拳，永无问鼎者。远方人若贪赀误接，三

四日即项有红斑，七八日即遍体骚痒。年余，拘挛拳曲，虽和缓亦不能生。”生闻之，始恍然语，泣曰：“小生万里孤身，担荷甚重，乞娘子垂悯，容我潜逃可乎？”曰：“休矣！此间觅男子甚难，郎入门时，外间已环伏壮汉，持刀杖防逸。”生泣曰：“身死不足惜，所悲者，家有老亲耳。”曰：“妾虽女子，颇知名节。常恨是邦以地限，无贞妇。愿死不愿生，郎且与妾和衣眠三日，得资即返。妾病发，亦不久人世，乞归署木主曰‘结发元配邬氏丽玉之位’，则瞑目泉台下矣。”言已，抱持隐泣。生愤然悲曰：“噫！婚则仆死，否则卿死，曷饮鸩同死，结来生缘乎？”曰：“不可！请书居址门巷，与妾纫衣缝中，俾他日柔魂度关山，省舅姑，受郎君一盂麦饭耳。”生虽书与之，而涕不可仰。入衾共枕，生屡屡不能自持，女悉劝慰禁止。对食不餐，几与石女天阉同一恨事。异日，翁媪果顿同陌路。是夕，女以香舌吮生颈，作胭脂色者三四处，曰：“可矣！”私赠黄金、白玉臂缠各二。生订后约，女悲曰：“恐君再来，妾墓门之木拱矣。”明日，翁赠果践言，即挥手令去。重到尼庵，尼见项上痕，闭门不纳。急以资赁巨舫，启舅榇，载之南下，夜在舟中泣，舟子疑渭阳情重，奇之，敬礼益恭。抵家见父，则继母已殁。父纳婢为小星，见子甚慰。睹臂缠，疑妻弟所遗，不深诘。瘗旅榇，买山田。陈翁善酿，遂种秫开酒肆，得利甚丰，生乃下帷读，入胶庠。

邬翁见生去，谓其女毒尽无疑，正说媒妁觅东床，女忽疾发，视之，麻疯也。翁穷追，惟含涕。媪扪之，仍是处子，交詈曰：“淫婢！太不长进，宁定不欲生耶？”月余益急，遂遣之麻疯局。是局，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因是病向能传染，家有一则全家皆病。虽掌上珠亦恩断义绝，无顾复情。女入局，数濒经，辄见一麻面叟，口操南音来救止。既而思遁，叟慨然愿导引，曰：“老夫黄姓，淮南人，娘子得毋欲寻陈生绿琴耶？渠去仆似曾相识，可同行，仆亦欲东耳。”女自恃恶疾，又以叟迈，欣然随之。叟到处，重门自辟。至郊外，叟以唾涂莲勾，口喃喃若符咒，即迈步若健儿。感翁德，视之如父。旋拔银腕钏，易资为旅费。甫至楚，资已耗尽，遂行乞，叟吹洞箫，女口编《女贞木曲》，歌唱沿门。歌曰：“……女贞木，枝扶疏，上宿

飞鸟，下荫游鱼。鸟比翼者鹣鹣；鱼比目者鲽鲽。生同衾，死同穴。衾穴即不同，妾心若明月。月照桃花红欲然，李代桃僵被虫啮。女贞木，红枝叶，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女歌韵心酸，叟萧声凄咽。闻者流涕，争以进食，不敢呼蹴与。

半年，抵淮南。将近山村，见老屋万椽，青帘出树杪。叟遥指曰：“向南黄石堆门者是也，子当自往。仆从此逝矣。唯祈寄语绿琴父子，云‘海客奉谢’。”言已即杳。女惊定，诣肆门，见一老翁坐炉侧，面目似绿琴，疑为翁。歌前曲，翁掷一钱与之；再歌，又掷一钱。女泣曰：“贤郎陈绮，粤西欠奴债不还，迢迢负逋，岂一文钱所能偿也？”惊询，具告之。翁曰：“陈绮耶，豚子也。汝所言，难遽信，渠秋试金陵，不日归山庄，面当知真赝。”女闻之，即叩以见翁礼。翁送入尼庵中，遣村妇伺应，妇皆唾却走，幸老尼怜悯，得无苦。月余生归，翁以女询，生惊惶不知所云。翁曰：“是不可负也。吾家不少闲粥饭，虽易枕席，当豢之，终其身。”生伏谢，急趋访女。遽牵生衣啼曰：“妾远来，不敢望伉俪，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生且泣且慰，问：“何能自来？”以黄叟面目颠末告。生惊曰：“是吾舅也，其地仙耶。”携女之家，谋酒库隙地，卧丛瓮中。诸婢咸远立，不敢近。惟一雏婢名甘蕉者，独代撤溲便琐事。至饮食药饵，皆生手调。久更祓被挈甘蕉卧女侧，亦均无恙。榜发，生乡捷，里人争与论婚，生力却。父稍稍劝，生泣曰：“儿年甫二十有一，麻疯女量不久生人世，曷姑待其毙再婚，亦未为晚也。”又恐己去，女无人照看，遂告病，罢南宫试。女以头触瓮悲曰：“为妾故，使郎迟嗣续阻上进，妾死后，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诚不如死！”言已又触。赖甘蕉救止，始已。

一日，生赴戚家饮，遇雨不归。甘蕉又因病内卧。女听雨剪灯，搔爬不已，忽闻梁际飕飕一声，大黑蛇粗如儿臂，长几七八尺，从空飒至。女始颇惧，继思：“得果蛇腹，胜于自戕。”听之。蛇身盘屋梁，垂首下掀酒瓮木盖，堕地如掷，吸瓮中酒喋吹，顷刻满腹，欲上缩则木强如枯藤，倏忽堕地瓮中，搅扰翻腾，力尽，声顿寂。女燃灯，强起视之，毙矣。心忆：“蛇毒，或可代鸩。”掬饮升许，心

顿清醒，祛烦襟，肤转奇痒。又掬以洗涤，痒顿止。明日，又潜饮而潜洗之，疾若失。肤之燥者，转莹如玉；发之卷者，转垂若云；面目手足之皴瘃者，转如花如月，如嫩笋芽矣。甘蕉惊喜告生，询之，以蛇酒告。趋视，则遍体黑章成云篆，顶有触角，色殷然，盖此山蛇王名"乌风"者也。具锦裳绮裙，花钿珠玉，妆女出见翁与诸宛若，莫不惊为天人。翁曰："吾幼闻蛇王居此山千年矣。番僧求得片鳞，为人医癣疥不可得。孰知天专留此，为吾疗贤妇疾耶！"即日备礼为合卺，珠履满堂，吹鼓筵宴。百里外男妇咸奔至，一觇女之颜色，归以为荣。再三年，女生产馨儿。感甘蕉德，收为簉室。生却之，不可，是年春，生试礼闱，入木天，出为太守，专恤流亡与贫病无告者，人人称众母。升两粤制军，遣材官招邱翁至，索丽玉甚急。翁假泣曰："小女命薄，殒谢久矣。明公尚欲寻故剑耶？"生又索骸骨归瘗。翁惧，献千金为太翁寿。不许。旋访司空，云："惊逸，堕绝涧死。"生笑曰："渠真以小人目我矣。"旋命婢扶夫人出，则衣一品命妇服，容光焕发，翁几惊伏，视之，即己女丽玉也，洒泪问父母安否。翁咋舌，愧欲死。女亦时归宁，出蛇酒，制药设局，济粤之患麻疯者，治无算。年四十余，太翁犹清健，疏乞终养。归修舅墓与尼庵，建邱夫人碑，纪事之崖略。至今，此山药酒，尚驰名云。

——选自《夜雨秋灯录》卷三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优美动听的爱情故事。作者极力讴歌一对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和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

首先，作者把男女主人公放到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描写，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女主人公邱丽玉，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即父母企图以陈绮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安全时，毅然以自己身患麻疯病的实情告诉陈绮，欲以自己的死换取别人的生。男主人公陈绮，当邱丽玉身患麻疯病已入膏肓，被父母抛弃，突然来到自己家乡之际，义与利的考验又摆在自己面前，这时，陈绮决然放弃一切打算，如娶妻与赴考，收留邱丽玉，并把她看成自己的结发妻，亲自为她煎汤熬药，直至病愈。这种严峻的考验，检验了男女主人公，使他

们的优秀品德，更加光彩夺目。特别是在小说的后面，女主人公病愈之后，能够推己及人，关心天下麻疯病人的疾苦。男主人公为官，“专恤流亡与贫病无告者”。这样描述，又把男女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境界提高了一步。

其次，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探索人物心理变化。作者并没有把男女主人公简单化，概念化，而大胆真实地描绘人物瞬间心理活动，展示内心的矛盾冲突。例如，生入洞房，“女亦时牵绣幕窥良人，粉黛间隐有惨悴色。”生上前代为卸妆，“女则拒以纤腕。再近，则潸然流珠泪。”接着，女关门问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听完生言，“女唏嘘欲言又止”。这一系列的描述，表现出女主人公在生与死的选择之间内心的激烈冲突。又如，当生秋试回家，“翁以女询，生惊惶不知所云”。后“急趋访女”，对病入膏肓的麻疯女“且泣且慰”。这里的“惊惶不知所云”，也较为逼真地把男主人公内心矛盾外化出来了。

本来，这个凄切感人的爱情故事源于民间传说，《客窗闲话》、《道窟谰言》等书中有简短记载，但都不如这篇文言小说完整生动。这篇小说所描述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流传很广，影响较大，改编之作叠出，如昆曲《病玉缘》，评剧《麻疯女》，长篇小说《邱丽玉》，电影《麻疯女传奇》等。（陆晓明）

《绿牡丹》

《绿牡丹》，系清代无名氏所写的一部义侠小说，又名《四望亭全传》、《宏碧缘》。全书共六十四回。小说以武则天当政，权奸武三思、张天佐、王怀仁、薛敖曹等乱国为背景，描写了一群江湖豪杰，除奸仗义，济友扶邦的故事。全书以将门之子骆宏勋与江湖侠女花碧莲的曲折爱情故事为线索，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江湖好汉的形象。如作者着墨最多，倾注了无限赞美之情的人物余谦，本是骆府的家生子，从小跟随在骆家公子骆宏勋的身边，作为骆公子的贴身随从。他武艺高强，胆大而心不粗，有“多胳膊”的别号。为保护主人出生人死，屡经危难。他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如第八回：“余

谦因逞胜履险登高”，写他为了在众人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本事，爬上几十米高的塔顶捉猴。第三十六回：“骆府主仆打擂台”，写地豪栾镒万请了朱家寨朱氏兄弟，意欲雪耻，显显威风。书中写道：“余谦在旁闻了这些言语，气得眼竖眉直，说道：‘爷们在此用饭，待小的将他擂台扫平，代徐大爷出气！’”耿直、火爆的性格跃然纸上。此外，小说还刻划了他如何胆大过人，为主人赤胆忠心。如第二十五回，二十六回，写骆宏勋被鲍自安诓骗到自己庄院后，余谦跟随主人，出人虎穴，寸步不离。夜间因鲍家姑娘比武动气，把骆宏勋逐出庄门，余谦一觉醒来，闻知主人不在，便手持双斧，在强盗窝中破口大骂，并且要与鲍自安拼个死活。身处狼窝，为了主人，竟毫无惧色。使鲍自安也竟自叹道：“还是余大叔忠义过人，胆量出众，非老拙自赞，即有三头六臂之徒，若至我舍下，也少不得收心忍气。余大叔今毫无惧色，尚拼命报主，非忠义而行么？”而小说将余谦性格推到顶点并最后完成的是在骆宏勋误伤巴氏儿子后，又落入贺世赖之手，最后被朱家兄弟劫获，正在生死关头，他请来消月和尚，抢出主人，最后背着骆宏勋与朱家兄弟一场恶战，为主人不惜以命相拼。这样一个忠仆义士，作者极尽溢美之词，其历史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远距离观照，形象是完整的，从近距离细察，则可发现有不少雷同于历代小说中对这类人物的描写。尽管如此，余谦的形象还是感人的。此外，小说还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其余江湖豪杰的形象，他们性格有相似之处，但都不雷同。如同是女将的鲍金花与花碧莲，一个是骄矜泼辣，一个是沉勇深挚；同是江湖侠客的领袖，鲍自安豪爽风趣，运筹帷幄。花振芳则英勇刚直，古道热肠。其余英雄也各有各的特色。就是反面人物如贺世赖、贺氏，也无脸谱化之嫌。

小说结构紧凑，情节曲折有致，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往到精采关键处，突然打住，让读者欲罢不能，爱不释手，颇得章回小说的个中三昧。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常常给人一种“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如第八回：“义仆代主捉奸”，写余谦从外而回来，听见贺氏房内有男女淫乐之声，便拿把椅

子坐于门前，待奸夫出来捉拿。此时，读者皆以为奸夫、淫妇定难逃脱余谦之手。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节外生枝，因余谦在外面酒喝多了，不久便酩酊入睡，致使瓮中之鳖，逃归江河，以至引出后面的一连串事端来。第十三回："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也用了同样的手法。写花振芳听了骆宏勋的叙说之后，决定赴定兴县解救任正千并提拿王伦、贺氏。半夜潜入任宅，相约一同捉奸。读者满以为凭着花老的精湛武艺，料王伦，贺氏插翅难飞。正当花振芳同任正千准备去捉奸之时，花振芳一伙住的寺庙突然起火。原来，巴氏兄弟劫了王伦家财宝后，放火烧了寺庙，花老只得赶回去看个究竟，不料一去不能回，致使捉奸落空，任正千旋即遇祸，又生出反面的一大段故事来。这是作者构思和安排情节的巧妙之处，也是作者善窥读者心理，且窥之细致入微的结果。

小说语言朴实明快，叙事简练平实，颇得《水浒传》之余风，并开《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侠义小说的先河。以演义之辞、敷英雄之传，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侠义小说。（沈崇照）

英雄逢杰士

……走过三、二里路的光景，转过空山头，方看见一座大庄院。及至门首，扛包之人一直走进去了。骆宏勋、余谦随后也至门首，抬头往门内一张，心中打了个寒噤，将脚步停住，道："今到了强盗窝了。"只见那正堂与大门并无间隔，就是这样一个大客厅，内中坐着七、八十个大汉，尽是青红绿彩，五色面皮，都是长大身材。早看见门外二人，谈笑自若，全然不睬。骆宏勋对余谦道："既系船行，则是生意人等，怎么有这恶面皮之人？必非好人，我等不可进去！"余谦道："我们包袱行李已被他们挑进去？若不进去，岂不白送他？事已到此，死活存亡也说不得了，少不得进去走走。"主仆二人迈步进门。那门下里的人只当看不见，由他二人走进了二门。见自己包袱在天井外，挑包袱之人一个也看不见；抬头一看，只见大厅之上就有张花梨木的桌子，两把骑子，并无摆设。余谦道："大爷在厅上坐坐，等他行主。"骆宏勋走上厅来坐下，余谦门外站立。等了顿饭

时候，从内里走出两个人来。余谦问道："行主人怎还不出来？"那人道："我主人才起来哩。"竟往外边去了。又等了顿饭之时，里面有一人走出来。余谦焦躁道："好大行主！我等来了这半日，怎这等大模大样怠慢客人？"那个人道："莫忙呀！我主人才在里面梳洗哩。"说了一句，也往前边去了。候了半日之后，里边又走出一个人来。余谦大怒道："从来没见一个船行主人做这此身分！若不出来，我就搬行李走了。"那人道："我主人吃点心，就出来了。"亦赴前边去了。骆宏勋意欲走罢，又无人挑担包袱。自天明时来到，直等到中饭时分，听得里面一人问道："鱼舡上送鱼来否？"又听一人回道："天未明时，他就送了三十担鱼到了。"那人道："不足中饭菜用。分付厨下再宰九十只鸡，百十只鸭，添着用吧！"骆宏勋、余谦听得此言，暗惊道，这是甚等人家？共有多少人口？三十担鱼尚不足用一顿饭菜，还宰鸡鸭添用？"正在惊诧时，只见四、五个人扛着物件：一个人肩扛一个大铜算盘，一个人手拿二尺余长一把琵琶戥子，两个人同抬一把六十斤的铁夹剪。算盘、戥子放在桌上，夹剪挂在壁上。一个人说道："老爷出来了！"骆宏勋、余谦室外一看，只见一人有六十多岁年纪，脸似银盆，细嫩可爱，有一丈三尺长，身躯魁伟，头戴一个张邱毡帽，前面钉了一颗两许重一个珍珠，光明夺目；身上穿一件玫瑰紫的棉袄，外有一件深蓝　绫面子、银红湖绉里子的大衣，也不穿在身上，肩披背后；腿上一双青缎袜，无缎鞋也不拔上，拖在脚上，一步一步上厅来，也不与骆宏勋见礼，亦不与他答话，将身子斜靠在花梨桌上，一副骄傲气象。又见扛包袱的船家十数人进来，站在门旁。那行主骂道："几时上得船，船上怎样款待，共几位客人？细细说来！"

——选自《绿牡丹》第二十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这是写得非常精采的一个关目。情节紧张，惊险，悬念叠出，扣人心弦。这个情节的前因是骆宏勋同着余谦，到杭州完婚，路过长江时，被船主担搁了一天后，一夜之间过了江，然后船主把他们诓到一个大庄子里，历尽惊险的经过。同时也将骆宏勋主仆两个，一个镇定，一个大胆的性格刻划了出来。在这里，作者运用设置悬念

的手法，使故事一步一步紧张起来，紧紧揪住读者的心。在所引的这段之前，作者就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主仆两人雇船欲过江，无奈风大不能前行，他们只好困在船上。这时，船家出乎寻常地热情招待，又总是以风大为借口，不肯开船过江。这时，主仆两人已有所警惕，（余谦）“小的细想：过江之船，那有这些套数，恐非好船。大爷也少饮一杯，我们也不打开行李，就连衣而卧。又将兵器放在身边。”这时，读者的心情也随着紧张起来，担心主仆两个将遭不测。正当他们和衣而睡的时候，船已悄悄过了江。这时，船主又叫手下人帮他们挑行李，并一路哄骗，把他们骗进了一座大庄院。这时，读者已为他们主仆捏一把汗了，料想他们必定凶多吉少。作者却不肯就此罢休，要把读者的心进一步提起来，使冲突一步一步地走向顶点。作者接着用环境描写的手法，烘托出这种紧张的气氛，描述出这座大庄院的森严与可恐。“只见那正堂与大门并无间隔，就是这样一个大客厅，内中坐着七八十个大汉，尽是青红绿彩，五色面皮，都是长大身材。”不由得主仆二人心中打了个寒噤”。读者也跟着打了个寒噤，都确信“今到了强盗窝了”。主仆两人之命休矣。就在这节骨眼上，作者却将余谦提了出来，在这森严的气氛中，余谦的一声嚷嚷，显得格外的胆气冲天：“我们的包袱行李已被他们挑进去，若不进去，岂不白送了他了，事已到此，死活存亡也说不得了，少不得进去走走。”这里，一边是余谦的从“焦躁”到“大怒”，一边是船主的慢条斯理，傲慢骄横。这时又听里面一声吩咐，三十担鱼尚“不足中饭用，分付厨下再宰九十只鸡，百十只鸭，添着用吧！”这时，不仅主仆二人“暗惊”，就是读者也倒吸了口冷气，究竟是何等样的贼窝，要如此多的食用。直到这时，读者与主仆二人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仍然处在悬念之中，接着写行主正式出场露面。作者非常巧妙地先写其物，后现其人。读者从其所用之物上，已可料想其人之八九了。书中写道：“正在惊诧时，只见四、五个人扛着物件：一个肩扛一个大铜算盘，一个人手拿二尺余长一把琵琶戳子，两个人同抬一把六十斤的铁夹剪。”然后，作者方让行主“千呼万唤始出来”，并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行主的衣着和神情，接着作者写

他“一步一步上厅来，也不与骆宏勋见礼，亦不与他答话，将身子斜靠在花梨桌上，一副骄傲气象。”到这时，冲突已到了顶点，读者也已确信：可怜主仆二人，必死无疑了。整个回目，从骆宏勋、余谦主仆二人上船到现在为止，作者一直在设置悬念和冲突，引诱读者一步一步地陷入作品的情境之中，紧紧地勾住了读者的心，而这一系列的情节又天衣无缝，使得读者不能不认为，骆、余主仆二人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边缘，不能不替书中人担扰、叹惜。就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作者“卖”了最后一个“关子”——“也不知船家与行主是何算法？且听下回分解”。整个回目，充满着悬念，使读者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作者这段巧妙的构思，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是全书极为精采的一个回目。（沈崇照）

《彭公案》

《彭公案》，清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贪梦道人”，原名杨挹殿，福建人，生卒年不详。

小说主人公彭朋，实系清代康熙时的朝廷命官彭鹏。据《清史稿·彭鹏传》记载：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在官省刑布德，减税轻徭”，“清正不受民钱”，“视事勤敏，遇墨吏纠劾无少徇”。其官位从知县升至巡抚，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之一。因此，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早就广为流传了。在小说中，彭朋为查访民情，经常微服私访，捉奸捕盗，剪除暴虐豪强，作了一些与民除害的好事。同时，他也利用了一些堕落为统治阶级鹰犬的“侠客”（如黄三太等），镇压了像马应龙、窦二墩这样一些“不服皇帝管”的豪杰壮士。

《彭公案》一书，是在清末有一定影响的公案侠义小说。全书在内容、情节以至人物等方面，均与《施公案》有许多相关之处，可称为《施公案》的姊妹篇。就总体而言，本书艺术成就不高。内容上“不外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虽以彭朋办案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实际上却以侠客活动作为主要脉络。“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虽然一案接一案，但各案之间很少有机联系，而且不少内容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小说语言通俗，易念易懂，但又流于平淡。

在叙事过程中，还往往插入一段与所断之案关系不大的事，使全书结构显得松散，减弱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书中所塑造的人物，总体来说，概念化、公式化成分较多，个性不够鲜明。也有一些“响马”是塑造的较为成功的，并为广大群众喜闻乐道。

《彭公案》一书出现时，正是戏曲“花部”鼎盛时期，因此对已经成熟、正在迅速发展的京剧，起到了丰富剧目的推动作用。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以《彭公案》内容为题材的连台本戏，还有十二本的《佟家坞》、七本的《欧阳德》以及一大批折子戏剧目。现在仍有不少经过加工改造的《彭公案》剧目活跃在戏曲舞台上。（张燕英）

真假窦二墩

一日，天色已晚，黄昏以后错过了宿店，前有一座树林挡住去路。窦二墩正要穿林而过，忽听那前面大嚷一声，说：“此地我为尊，专劫过往人。若要从此过，须留买路钱。无有钱买路，定叫你命归阴！”窦二墩见有人说话，暗吃一惊，说：“对面小辈，你是何处贼人，敢截我的去路？”对面贼人说：“我乃独霸山东的窦二墩是也！快献买路金银来。”窦二墩听罢，心中暗说：“怪哉！我窦某今日又遇见一个窦二墩？我问他就是。”想罢，说：“小辈，你既说是独霸山东窦二墩，我听人传说，他不劫孤行客，一千两纹银只留五百两，专劫贪官恶霸。你若是我的对手，我便给你金银。“那假窦二墩一摆双锤，窦爷用三节棍相迎，只听“叭”的一声，便把假窦二墩的锤磕碎。原来假窦二墩那一对锤是木头作的，里空外用铁页包着，也有七八斤重，若旁人看，就象七八十斤重的铁锤一般。今日被真窦二墩把兵刃磕碎，一棍打倒，“哎哟”一声说：“爷爷饶命，小人我不知你老人家到此。”窦二墩说：“小辈，我乃独霸山东窦二墩是也！假冒我的名姓，焉能饶你。”此人听了，说：“爷爷，我知道了，我也姓窦，名叫窦二羔，只因家有八旬老母，无钱奉养，想出这个主意来，假充你老人家的威名，我只为混饭吃，求爷爷饶命，你老人家还生儿养女。“那窦二墩闻听他原来也知道我的名字，不由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伸手掏出十两纹银，说：“你改过自新，作一个小本经营

就是了。”贼人接了银子，磕了一个头，径自去了。

窦二墩腹中饥饿，此时天有初鼓，并无买饭之处，只得往前行走。忽见眼前一片灯光，路北有正房三间，西房二间，外围着篱笆障儿。窦二墩说：“开门，里边有人吗？”忽听里面有妇人之声说：“哪一位？”把篱笆障儿一开，手执灯笼，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光梳油头，淡擦脂粉，轻施蛾眉，身穿雨过天晴毛蓝细布褂，葱心绿的中衣，金莲三寸，娇滴滴的声音说：“是哪一位呀？”窦二墩见是一个妇人，便正颜厉色的说：“我乃行路之人，走过了店栈，求娘子暂行方便，借宿一晚，明日早行。”那妇人听罢，心中一动，暗说：“合该买卖上门，不免把他让进来，用酒灌醉，等他睡着，把他害死，得些金银，也是好事。”想罢，说：“客官，请里边坐吧。”又让至西厢房，说：“客官贵姓，从哪里来的？”窦二墩说：“我名叫窦二墩。”那妇人一听，大吃一惊，心中说：“我打算他是个客商，原来是一个大响马！等我男人来时，再商议害他。”想罢，说：“客官还没有吃饭，我给你作一点饭吃。”窦二墩说：“甚好，无论有甚吃的均可。”

那妇人方要回房，忽听外边有人叫门，说：“娘子开门，我来也。”黄氏听是她男人说话，连忙去开门，说：“你回来了，甚好。”原来是窦二羔回来了，一进门，笑嘻嘻地说：“今日真遇见窦二墩，果然是英雄，给了我十两纹银。”说着到了屋内，那妇人说：“别要脸啦，你自己叫人家给打了，还在这里说，真是软弱无能之辈，我要不看你忠厚，早晚跟人家走了。”窦二羔说：“你千万别走。”那妇人说：“你别嚷，那窦二墩现在西屋，方才我让进来的。我打算他是行路客商，原来是一个大响马。我和你用酒灌醉了他，把他害了，你我发点财，你想怎么样呢？”窦二羔说：“我可不敢。”黄氏说：“我同你过这苦日月，虽说不是财主，也算丰衣足食，不至于逃难。这二年旱涝不收，你看这里逃难的，不知有多少家儿。今天依我说，咱们把他姓窦的用酒灌醉，把他害了。窦二羔说：“也好！”

正在商议之际，此时窦二墩早已听见，是在树林中打劫他的那窦二羔的声音，他自己偷着出了西房门，暗暗一听，屋内二人正说要害他之言。他听到这里，勃然大怒，说：“小辈，你说害我的话，

我已听多时了！”抡刀就把窦二羔砍死。那妇人娇声嫩语地说：“大爷饶命吧！我肯跟你去。”这淫妇指望窦二墩也是酒色之徒，一说就可以爱她的模样儿，饶了她。焉想窦二墩乃是铁罗汉，一听妇人之言，哈哈大笑，说：“你这淫妇，方才所说之话，我已听见，你不必说啦。”一刀把妇人杀死，自己找着了酒坛，还从柜内找出来馒头、咸肉、煮鸡蛋，自斟自饮，越喝越高兴。

——选自《彭公案》第二十三回北京宝文堂1986年版

这段文字，对窦二墩的形象从多方面进行了塑造。从真假窦二墩的对话之中，作者写出窦二墩有“独霸山东”之名，而且确实拦路行劫。但他是“不劫孤行客”，“专劫贪官恶霸”的。他对弱者不是欺侮，反倒同情。假窦二墩（窦二羔）被他打倒后，声称自己还要奉养八旬老母，窦二墩便生了恻隐之心，反赠纹银十两，劝其改过自新，作一个小本经营。他尊重妇女，到窦二羔家借宿时，见开门的是个妇人，马上“正颜厉色”。然而他对邪恶之人，是绝不手软的。在听到被他放走的窦二羔及其妻商议如何谋害自己时，他勃然大怒，闯入屋里，“抡刀就把窦二羔砍死”了。窦二羔之妻一见不妙，企图利用自己的美色诱惑窦二墩，也被一刀杀死。窦二墩连伤二命之后，不但没有逃走，反不慌不忙的喝起酒来，而且“越喝越高兴”。作者通过对窦二墩上述言行的描写，把他豪爽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他的怜悯之心以及不好女色等古代英雄豪杰的诸多美德，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但是，这段文字不仅受了《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和《包公案》中“真假包公”等故事情节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是直接照搬了《水浒传》中“真假李逵”这一故事情节。李逵与李鬼名字也只差一字，李鬼也说上有八旬老母，李逵后来所投之店也是李鬼之店。情节出奇地类似。这种似曾相识的故事情节，在本书中还有一些，这不能不说是本书艺术创作上的一大缺陷。（张燕英）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与《小五义》一起被称为《忠烈侠义传》，系清代

说书艺人石玉昆在他自己的说唱脚本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全书共一百二十回。作者以北宋仁宗时，龙图阁大学士包公断案为背景，集中笔墨写了一批劫富济贫、扶危济困、忠心为国的豪杰义士。因为作者是民间说唱艺人出身，所以，整部小说鲜明地体现着民间说唱艺术的风格。全书情节曲折有致，结构紧凑，虽然没有一个中心事件贯穿始终，然而，都围绕着侠客协助包公断案，与权奸庞太师父子进行斗争这个大情节进行叙述。书中穿插着众多的清官侠客打击奸佞、除暴安良的小故事。整部书大关目包着小关目，若干个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一环紧扣一环。但作为民间说唱脚本改编过来的小说，全书显得过于庞杂，枝节过多，不断重复侠客行义，清官断案的故事，没有往更深一层去挖掘，使整部书的叙述，依然没有超出一般武侠小说的局限。小说着墨最多，写得最为成功的是“锦毛鼠”白玉堂和“御猫”展昭这两个侠客的形象。对锦毛鼠白玉堂，作者从苗家集盗银济困开始，一直到误陷铜网阵结束，以全书六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写了他一生。白玉堂一出场，作者采用点睛之笔，将他见义勇为、胆大心细、身强气盛、工于心计的性格，浓缩在苗家集夜盗扶危这个典型的事件上。在苗家集他碰见一位老者因欠苗秀五两银子，三年高利贷便要还三十五两，偿还不起要女儿抵换。白玉堂气愤不平，慷慨解囊相助。人们正在赞叹他的大方豪爽，谁知到了晚上，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苗家寨，又将银子偷了回来，还削去苗秀老婆的双耳。作者写白玉堂都是运用明暗相间、若隐若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手法，突出他的武艺高超、行踪不定的侠客特征。如“五鼠闹东京”一大关目，作者写锦毛鼠白玉堂要到东京找展昭比武。作者却一直将锦毛鼠安排在暗处。如只写颜查散旅店三遇不速客金懋叔，包相爷衙内竟有人留刀寄柬，皇宫御苑内侠客杀人；忠烈祠上高人题诗；进一步写到庞太师误杀二妾，奏折中竟有人夹入小纸条等等，这是给白玉堂故意布下的疑阵，尚未与读者正式亮相，锦毛鼠的艺高胆大，行侠仗义的性格已使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作者一直将他隐在背后的目的，是要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盼望这位武艺超群的侠客露真容，

与南侠一比高低。这也是民间说唱文学惯用的手法，往往说到紧要关头，暂且不表，又生出另一个情节，或者将听众最关心的人物，说得半隐半露，扑朔迷离，使读者欲罢不能，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作者在写白玉堂闹东京这个关目时，一直延展了二十多回，但对他正面的描写却着墨不多，然而又能感到他无处不在，使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并从作者一鳞半爪的描述中，获得对人物完整深刻的印象。这是作者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也是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作者在刻划另一位侠客展昭的时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他的性格，为人，处处与白玉堂产生对比，一个虎威大度，一个艺高气盛，虽都是侠客，但性格迥异，通过比较，使各自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书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龙图阁大学士包拯，也是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去塑造的一个形象。包公的形象，一直活跃在民间说唱及戏曲、小说之中。作者以说唱和传统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为蓝本，精心构思和描绘了一个老百姓心目中理想清官的形象。作者为了塑造一个刚正不阿、大公无私、机智果敢的百姓救星（即所谓的“星主”），罗列和编织了众多的包公明断、打击奸佞的故事，如乌盆鬼、陈州粜米等等，把它们编织在一起。然而，却处处可见人工斧凿的痕迹，颇有杂陈诸说之嫌，使包公的形象显得苍白和不甚可信。这也许是作者深受民间说唱影响的缘故。深受民间文学影响的另一方面是，全书洋溢着民间色彩浓郁的朴素的审美观念和美丑忠奸等是非标准，善恶分明。作者竭尽全力写包公的智慧、胸襟和胆略，而这一切又紧紧围绕着“忠”、“孝”两个字进行；同时，作者也不失时机地进行说教。如李妃沉冤二十年终于得到昭雪；郭槐、尤婆必有惩治；陈林、寇珠也得到“平反”，庞昱最终上了御铡等等。恶到头来终须报，善到末时总昭然。这也是广大农民和市民最好的精神自卫的武器。因此说《三侠五义》是洋溢着浓郁民间艺术色彩的一部武侠小说。（沈崇照）

侠客争锋

……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来找大哥，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展爷道："他与我素无仇隙，与我合什么气呢？"公孙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们五人号称五鼠，你却号称御猫，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展爷道："贤弟所说似乎有理。但我这'御猫'乃圣上所赐，非是劣兄有意称猫，要欺压朋友。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从此不称御猫，也未为不可。"众人尚未答言，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听见展爷说出此话，他却有些不服气，拿着酒杯，立起身来道："大哥，你老素昔胆量过人，今日如何自馁如此？这'御猫'二字乃圣上所赐，如何改得？倘若是那个什么白糖咧黑糖咧，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展爷连忙摆手，说："四弟悄言。岂不闻窗外有耳？"

刚说至此，只听拍的一声，从外面飞进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只听当啷啷一声将酒杯打个粉碎。赵爷吓了一跳，众人无不惊骇。

只见展爷早已出席，将扇虚掩，回身复又将灯吹灭，便把外衣脱下（里面却是早已结束停当的），暗暗的将宝剑拿在手中，却把槅扇假做一开，只听拍的一声，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展爷这方把隔扇一开，随着劲一伏身窜将出去，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嗖的就是一刀。展爷将剑扁着往上一迎，随招随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见来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

二人也不言语，惟听刀剑之声，丁当乱响。展爷不过招架，并不还手。见他刀刀紧逼，门路精奇，南侠暗暗喝采，又想道："这朋友却不知进退。我让着你，不肯伤你，又何必赶尽杀绝，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宝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鹤唳长空势，用力往上削，只听噌的一声，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不敢进步。只见他将身一纵，已上了墙头。展爷一跃身也跟了

上去，那人却上了耳房，展爷又跃身而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却上了大堂的房上。展爷赶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过脊去。展爷不敢紧追，恐有暗器，却退了几步，从这边房脊，刚要越过，瞥见眼前一道红光，忙说“不好”！把头一低，刚躲过面门，却把头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噜噜滚将下去，原是个石子。

——选自《三侠五义》第三十九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这个回目是南侠“御猫”展昭与“锦毛鼠”白玉堂在整部书中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这部小说中非常精采的一段。白玉堂因闻说展昭号称“御猫”，有以猫逮鼠（自己是“锦毛鼠”）之虞，心中气愤不平，要上东京找御猫见个高低，也显显自己的本事，于是便只身赶赴东京。恰好御猫展昭在茉花村偶然获悉白玉堂要上京找他，便急忙赶了回来。这一段便是写白玉堂夜入相府衙内，与展昭相遇的经过。作者试图通过这第一次的正面交锋来进一步刻画和加强两位大侠客的不同性格。整段描述，作者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描绘了一个是宽宏、义勇；一个是艺高气盛，处处突出两位侠客的不同性格。当公孙先生告诉展昭，说白玉堂到东京来，“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展昭便道：“……但我这‘御猫’乃圣上所赐，非是劣兄有意称猫，要欺压朋友，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这一席话，便将展昭宽宏、尚义的性格体现了出来。接着作者进一步用侧面衬托的手法，通过粗四爷赵虎的不满来加强他的这个性格特征。在正面写展昭的同时，也把白玉堂的心高气盛、促狭的性格刻画了出来，虽然白玉堂并没有正面出现，一直处于暗中，但通过公孙策与展昭的一席对话，读者便可不见其形面知其神，一明一暗，一箭双雕，这是作者高明和成功之处。跳出了一般通俗小说大段地描写人物的衣着、外貌，如“金盔金甲、虎背熊腰，力能举鼎……”之类的俗套。接着，作者通过对他们正面交锋的描述，来进一步突出各自的性格。“二入也不言语，惟见刀剑之声，叮当乱响。展爷不过招架，并不还手。见他刀刀紧逼，门路精奇，南侠暗暗喝采。”两强相遇，展昭不但不还手，而且还暗暗赞叹对方武艺的精湛。于此同时，白玉堂则仗着自己高强的武艺，“刀刀紧逼”，要“赶尽杀绝”，一副艺

高气盛的神态跃然纸上。同时，在写到展昭宽宏、大度的同时，并没有让他一味忍让，因为，身为皇家护卫，武艺超群的侠客，他的性格不可能全是谦谦君子，因此，作者笔锋一转，写出了这位义侠的凛然不可犯的另一面："又想道：这朋友的不知进退。我让着你，不肯伤你，又何必赶尽杀绝，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宝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鹤唳长空势，用力往上一削，只听得噌的一声，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不敢进步。"写展昭先礼后兵，同时，在这个回合的交锋中，也将展昭超群的武艺展现了出来，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和完整。作者在表现展昭宏宽大度，武艺超群的同时，也将他的机警、精细，一笔带出。如正当赵虎在嘀咕不平时，他"连忙摆手"，意识到"窗外有耳"，话音刚落，赵虎手中的酒杯便被窗外飞来的一块石头打碎。于是展昭立即把灯吹灭，并将"槅扇假做一开"，想到窗外的人可能会再次袭击，果然不出所料："只听拍的一声，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这些细节的描写，使展昭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白玉堂精湛的武艺，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这大段，在全书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情节，但却非常典型和突出，将二侠的性格特征浓缩了进去，是全书中一个点睛之笔。（沈崇照）

《小五义》

《小五义》系《三侠五义》的续编；是民间说唱艺人石玉昆在唱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整部小说都是围绕着众侠士帮助颜查散剪除奸王襄阳王的羽翼展开的。作品描写了颜查散的不畏强暴，清廉正直而又颇重义气，以及众侠客慷慨献身、除恶去邪的义勇行为；同时，也写了皇亲国戚恃强凌弱，无法无天，贪官污吏的伤天害理，恶霸土豪的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到了这部书中，《三侠五义》中的义侠们大都年事已高，并相继殉国。这一部书写的是新一辈的义侠们如何继承前辈英风，完成前辈未竟事业的故事。书中着重写了卢方的儿子卢珍，韩彰的义子韩天锦，徐庆的儿子徐良，白玉堂的侄子白芸生，北侠欧阳春的义子艾虎五人，即所谓的"小五义"。本书在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及情节的展开上，与《三侠五义》比起来，更

接近于民间说唱的脚本。就如鲁迅所言："《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尤其在语言的运用上，更鲜明地体现着这种特色，通俗流畅，口语化。如第五回"白义士坠网亡身"，写道："五爷只顾想起满腹的牢骚，不提防浑身上下弩箭钉了不少，那见得，有赞为证：'白五义瞪双睛，落坑中挺身行，单臂起动，刀支铜网毫无楞缝；直觉得膀背疼，直闻得咯嘣嘣，在耳边不好听，似钟表开闸的声，哗愣愣，喇喇喇，隐隐的鸣。金钟响嗡嗡，锦毛鼠，吃一惊，这其间，有牢笼。无片刻，忽寂静，哧哧哧，嘣嘣嘣，飞蝗走，往上钉……"。这完全是民间说唱的口吻。流畅押韵，类似于快板书，而且用了大量的象声词，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如见其状，充分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使得小说更富于民间特色。如第八回，写蒋平骨瘦如柴，形如骷髅的病样："……小下巴，两腮无肉，瘪太阳，高颧骨，细脖艇。大咳啦嗉溜肩膀，大脚吧丫。正象是："走着跳着是活的，倒卧象能吃能喝的骷髅骨。紧七慢八，痨病够了月份的了，小名叫'对付着活着。'"这里面就用了不少方言土语，如"大咳啦嗉溜肩膀、大脚吧丫"，"紧七慢八"、"对付着活着"等。这不仅增加了语言的丰富性，同时也使小说富于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当然这部小说是从民间唱本直接移植过来的，在语言的运用上未免带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繁琐、拖沓、重复和不准确的弊病。(沈崇照)

蒋平定丑女

……蒋爷一听，原来沙老爷家大姑娘给了艾虎。问到"二姑娘可曾择婿?"沙员外道："不曾不曾，丑陋不堪，没人要。"蒋爷说："我给说个人家。"沙爷道："昏浊粗鲁，臂力胜似男子。"蒋爷说："何不请来一见。"老员外吩咐婆子请二位小姐。

不多时，听外面嗽一声，如巨雷一般。起帘栊进来二位姑娘。蒋爷一瞧，先走的如天仙一样，后走的如夜叉一般。怎见的，有赞为证：

沙员外，叫女儿，快过来，行个礼儿。蒋爷瞧，一咧嘴儿。大

姑娘，叫凤仙姐儿，似天仙，生的美儿。二姑娘，叫秋葵儿。蒋爷一瞧，差点没吓掉了魂儿。虽是个女子，气死个男人儿。高九尺，有神威儿。头上发，象金丝儿。罩着块，青绢子儿，并未带，什么花朵儿。漆黑的脸，赛过乌金纸儿。扫帚眉，入鬓根儿。大环眼，更有神儿。高鼻梁，大鼻翅儿。生一张，火盆嘴儿。大板牙，乌牙根儿。耳朵上，虎头坠儿。项宽的肩膀，项壮的胳膊根儿。穿一件男子的衣，叫箭袖，青缎地儿，不长不短正合身，不瘦又不肥儿。皮挺带系腰内儿，宽了下，够四指儿。夹衬袄，黑色友儿；绿绸裤，花裤脚儿。蓝带子，扎了个紧儿。小金莲，真有趣儿。横下了，够三寸儿。大红鞋，没花朵儿。扁哈哈，象钻鱼儿。扑叉扑叉，登山越岭如平地儿。常入山，去打围儿。拿猛兽，如玩艺儿。走向前，施个礼儿。一个揖作半截，往旁边，一闪身儿。蒋爷一见，把舌头一伸，缩不回儿。

二位姑娘见礼已毕。员外说："回避了！"蒋爷说："我给二侄女说门亲事。"老员外说："四弟何必取笑，什么人要我那丑丫头？"蒋爷说："是我二哥之子，准是门当户对，品貌也相当，臂力也合式。哥哥也不用见人，我告诉你这个外号就知道了。外号人称他霹雳鬼。"老员外一听，反觉大笑。

——选自《小五义》第七回滴江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一段描绘二姑娘秋葵的文字，是直接从唱本中移植过来的。不论从行文、用字、造句，还是对人物形貌神情的刻画，都充分体现了口头文学的特点，也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这段一开始，只是借沙员外的口，点出二姑娘"丑陋不堪，没人要"。但这只是给读者一个模糊的、概括的印象。接着作者循着读者的心理，要请来一见。就在读者还没有见到"庐山真面目"之时，已是"听外面喊一声，如巨雷一般"。未见其面，先闻其声。读者对这丑姑娘阔大粗豪的形象已有了初步的印象。然而，这时，读者也只能在脑子中勾勒出一个粗粗的轮廓，还不能细究其貌、深察其神。于是，作者用了一大段流畅押韵、类似快板书的说唱文字，将这丑姑娘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以至于神情、性格都描写得绘声绘色、细

致入微。先从蒋爷的感觉写起，“蒋爷一瞧，差点没吓掉了魂儿，虽是个女子，气死个男人儿”。连蒋四爷这样一个侠肝义胆的江湖好汉，见到都大吃一惊，倒吸一口冷气，读者就更想知道这位千金的真面目了。这种描写旁观者的反应，从侧面衬托，铺垫的手法，更具有感染力。接着作者转入正面的描画。极尽比喻、夸张、反衬、排比等手法，把人物从头到脚描绘了一遍。但作者觉得仅仅停留在形的描绘上还不够，继续写道：“扑叉扑叉，登山越岭如平地儿。常入山，去打围，拿猛虎，如玩艺儿。走向前、施个礼儿。一个揖作半截，往旁边，一闪身儿……”。只这几笔“越岭如平地，拿猛虎如玩艺儿”，就使这位“臂力胜似男子”的二姑娘的“虎”气，扑面面来。至此，读者对这位丑姑娘已经完全了解、且深刻于心了。这个形象也从纸上凸现了出来，栩栩如生。应该说，作者采用了众多的手法，刻画这个“昏浊粗鲁、臂力胜似男子”的丑姑娘形象是成功的。但我们从中也可发现，说唱文学和通俗文学小说，有很多不够严谨、不够准确的地方，显得重复、冗长。这一段文字，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手法上，也充分体现了民间文学独有的审美趣味：丑则极言其丑，美则极言其美。颇似民间年画中追求大红大绿色彩的审美范式。这些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上的特点，在由说唱脚本改编过来的《小五义》中，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沈崇照）

《台湾外志》

《台湾外志》，清人江日升作，作书三十卷。作者在书中极力反对分裂，主张统一，正如他在《自叙》中所言：“……惟郑氏台湾与二三故老，遵奉旧朝，孤臣海外。恃清波之险，来往倏忽，骚扰边疆，费朝廷无数金钱，以至迁移五省，屡勤南顾之忧者四十年。其间英杰没于王事者，指不胜屈，是杀运之未尽故也。迨至杀运告终，盛世将见，天必生散金之姚公以抚之。施侯六月兴师，果敢在于人谋，一战决计见机，体乎天意，遂将台湾荒服之土地，为朝廷收入版图，四海归一焉”。

此书以明代天启之后福建泉州的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

祖孙四代，从海上兴起，招安受封，参加抗清复明活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与清廷对峙，到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回归降清的史实，集中地反映了清初台湾与大陆之间由分裂对抗最终走向统一安定的历史。记事本末详尽，人物情节多有所据；文笔古拙，叙述流畅，在当时诸多讲史小说中较有独到之处。但太拘于史实，平铺直叙，缺乏悬念，没有对主要人物进行重点描写，降低了小说的艺术品格。

《台湾外志》另有"嘉庆辛酉六年仲夏六月朔日谢氏修辑"的五十卷百回本。谢氏名字生平无考。百回本较三十卷本内容无大改动，只是回目的分解，进一步体现了讲史话本小说的传统艺术，有些情节显得迭宕有致，某些地方增加了悬念。当然，个别地方也更动得不太适当。但以总的来说，五十卷百回本更易阅读欣赏。（阿　铓）

《荡寇志》

《荡寇志》，清代长篇小说，又名《结水浒传》，七十回，结子一回。作者俞万春。

《荡寇志》以"尊王灭寇"为主旨。作者借口"结耐庵之《前水浒传》"，而站在与《水浒传》对立的立场，宣称"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鼓吹"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的观点。全书承接金圣叹评改本《水浒传》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从第七十一回写起，首叙卢俊义做了嵇康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的恶梦后，梁山突遭火灾，将忠义堂烧毁。宋江命人重建忠义堂，分兵攻破附近州县，大量招兵买马，声势日益壮大。次叙东京告休提辖陈希真，膝下唯有一女，名丽卿，不仅貌美若天仙，而且"天生一副神力，有万夫不当之勇"，尤精射箭，号称"女飞卫"。一次，陈丽卿到玉仙观进香，被高俅之子高衙内调戏，乃将其痛打。陈希真唯恐事情闹大，出面劝解。高衙内强拜陈希真为干爹，进而欲娶陈丽卿。陈希真虚与委蛇，待练成"五雷都箓大法"后，将高衙内灌醉，割去其耳鼻，父女逃出东京，到山东沂州投奔亲戚刘广。不久，沂州知府高封心腹

阮其祥捕去刘广之母及长子刘麒，欲诬刘广暗通梁山，高封亦欲一并缉捕陈希真父女。陈希真不得已，率领两家到猿臂寨避难，并夜袭沂州，救出刘麒，擒杀高封。此后，陈希真以猿臂寨为基地，收罗祝家庄余孽祝万年、祝永清、栾廷玉等，不与官军抗衡，专和梁山作对，屡次打败梁山军，杀死多名梁山好汉。后因高俅被梁山军围困，陈希真率兵前去救援，借机“将功赎罪”，归顺朝廷，以此更与梁山誓不两立。最后随同殿帅府掌兵太尉、经略大将军、燕国公张叔夜率领大军，攻破三关，杀上忠义堂，将剩余三十六名梁山好汉全部擒获，凌迟处死。作品站在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丑化农民起义军，主张将其斩尽杀绝，政治倾向可谓反动。同时，作品对蔡京、童贯、高俅之类专权误国的贪官污吏也深恶痛绝，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内容。

在艺术上，作者进行了苦心经营。全书以陈希真、陈丽卿父女为中心人物，前者老谋深算，刚柔相济；后者刚强勇烈，气粗心浮，各具性格特色。但陈希真自称绝意功名，专心修道，后来却踏着梁山好汉的尸骨爬上去。官拜辅国大将军，同知枢密院事，封鲁国公，终觉矫情伪善；陈丽卿生性残忍，以杀人为乐，令人厌恶。因此，全书没有一个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

在人物设置上，作者把张叔夜说成“雷声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雷霆总司神威荡魔霹雳真君”降生，云天彪、陈希真等三十六人则是“雷部三十六神将”下凡，意在美化官军，在艺术上则有与梁山三十六员天罡是相对的作用。其中陈丽卿与刘慧娘，一武一文，相映成趣。作者颇谙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善于突出主要人物。

全书结构完整，布局谨严，颇具匠心。书中描写两军对垒，在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之外，又别出心裁地描写斗器械、斗技术，以科技知识的运用而别开生面。作品采用经过提炼的白话，流畅生动，具有较强的表现能力。正如鲁迅所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中国小说史略》）（沈伯俊）

陈丽卿殴高衙内

（戴宗、周通等三人）拔步进庙。方才走进山门，只听里面发一声大喊，那些人潮水般的涌出庙来。三个人力大，不被人冲倒，只听得说："高衙内今番著打坏了！"三人挨进看时，只见那个女子扎抹紧便，拈著一条杆棒，纺车儿也似的卷出来，两旁打倒了许多人，那个敢去近他。戴宗等见他来得猛，又不好去劝，又恐怕凑著，只得盘在朱天君暖阁上。看时，那女子赶到山门边，人多拥挤不开。那女子大叫："众位没事，暂闪一步！我单寻高俅的儿子！"众人那里让得开。那女子焦躁，撇下杆棒，把那些人一把一个的提开去，好似丢草把儿一般，霎时分开一条去路。那高衙内刚从人堆里挣出山门口，见女子来。叫声："阿也"，没命的跑。吃那女子三脚两步追上，抓小鸡一般拈来放在地上。周通等三人赶出来看时，只见那女子左手揪住高衙内的发际，直按下去，一只脚去身上踏定；右手提起粉团也似的拳头，夹颈脖子杵下去。有几个逃脱的闲汉，只远远的叫苦，那个敢上前劝解。说时迟，那时快，那女子拳头还未曾落去的时节，观里早跑出一个道士来，把那女子拦腰抱住，一手夺住拳头，喝道："不要无礼，这是高衙内！"……

……丽卿回头看时，认得是父亲陈希真，便回言道："我怕不认识高俅的逆种，倒是我无礼！待我结果了他，为大家除害。"说罢，又要挣脱拳去打。希真那里肯放，叫道："我儿，你且饶他起来，为父的与你做主！"丽卿挣脱手道："便饶他，也取他一个表记。"一头说一头去撕衙内的耳朵。陈希真忙去挖他的手，已自撕出血来，兀自不肯放。希真喝道："小贱人，我这等说，你还不放么！"陈丽卿见父亲发怒，只得松手放了，立在一边。那高衙内兀自在地上气喘，抖得起不来。看的人围了一个大罗圈，都说："这位姑娘好了得！"只见养娘捧着衣服等物，人丛里挨进来。陈希真一面取袄儿把与女儿披了，钗簪替他插了，一面口里埋怨道："烧完了香，叫你就去，是不肯，偏要随喜，却无故闯出这头祸来。高太尉我又认识的，不争你万一把衙内打坏，叫我怎生对他？"丽卿一头解去汗巾，放下了裙

子，穿好袄儿，一头指着高衙内骂道："我把你这不生眼的贼畜生，你敢来撩我！你不要卧着装死，你道倚着你老子的势，要怎么便怎么，撞在我姑娘手里，连你那高俅都剁作肉酱！"希真喝道："胡说！还不打算回去！"高衙内那里敢回言。看的人都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进去。马保儿笼过马。希真取青纱罩仍与他蒙了脸儿，吩咐道："你先回去了，路上休再闹事。"丽卿道："爹爹法事完毕，为何不同回去？"希真道："我就来，你先去。"

——选自《荡寇志》第七十一——七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东京玉仙观举行"蟠桃大醮"，陈希真在观内做法事。其女陈丽卿也到观中进香，不料撞上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高见丽卿貌美，上前调戏；丽卿愤怒，便大打出手。她在庙内打散了高的随从，然后便紧追高，一直打到庙外来。高钻进人海中，她急得"把那些人一把一个的提开去"；最后三脚两步追上高，便"左手揪住高衙内的发际，直按下去，一只脚去身上踏定；右手提起粉团也似的拳头，夹颈脖子杵下去"。父亲跑来拉住她，告她这是高衙内，她却仍要结果这个"高俅的逆种"；父亲口称为她做主，她还要去撕高的耳朵以作"表记"。直到父亲怒喝，她才松了手；但在离去前还要怒骂那个"卧着装死"的"贼畜生"，甚至说要连高俅也"剁作肉酱"。这是在《荡寇志》全书中陈丽卿的第一次"发威"，果然是勇猛无比，其刚烈、暴躁的性格呼之欲出。

以上所录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主要写陈丽卿追打高衙内，后段主要写陈希真制止陈丽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段中，作者的"视角"有微妙的变化。在前一段中，作者站得较"远"，亦即以"全景镜头"的方式，把庙外场上人涌如潮的情势尽收眼底。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借"打架"事件在场上人群中激起的"轩然大波"，来烘托陈丽卿在追打高衙内的威猛气势。如一开始的描写便是："只听里面发一声大喊，那些人潮水般的涌出庙来"，劈头就有石破天惊、波开浪决之势。接着在陈丽卿舞棒冲出来时，又见"两旁打倒了许多人"；山门边"人多拥挤不开"，陈便"一把一个"地提人，这样"霎时分开一条去路"。高衙内则是："刚从人堆里挣出山门口"，便

被陈赶上捉住。显然，场上汹汹涌涌的人群构成了一个大背景，很好地烘托出陈丽卿那挟雷掣电、穷追猛打的声势（小说中陈本是天界一员雷部神将下凡）。另外，由于在此段文字之前小说描写的是戴宗等人在玉仙观外游逛的情形，故这段文字实际上仍是从戴宗等的“眼中所见”落笔，兼有顺承前文之意。

至所录第二段，由于陈已捉住高，场上人群又聚拢过来围观，因而作者不再“远取其势”，而是向前推出“近镜头”，以对“人圈”之内的情形作更清晰、细致的表现。这时，陈家父女的对话和动作，高的卧地“装死”，以及围观群众的种种反应等，均得以具体描写。尤其是陈丽卿那愤怒不已、极不甘心的情态，得到了更进一层的刻划。总之，镜头的由远而近，笔法的先粗后细，使人物得到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描写，作品本身也显出了生动活泼的意致。

上录文字在具体描写上也不乏精采传神之笔。如写陈丽卿从庙内舞棒打出的情形是“纺车儿也似的卷出来”；写她把挡路的人一个个提开的情形是“好似丢草把儿一般”；写她抓住高衙内的情形则是“抓小鸡一般拈来放在地上”；后来写围观者的表情又是“都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进去”等等。这类描写都略带夸张，显得十分生动形象。（应　昆）

高衙内“负荆”

陈希真一直回家，进得门时，只见那拨火棒、愁太平两个，早在厅堂上坐等。希真忙抢一步上前道：“失迎，失迎！二位好早，点心用未？”那两个起身答道：“便是一件要紧事，要报提辖得知。”希真惊道：“甚么事？”两个道：“便是夜来小可见衙内回那话，衙内在府里整整吵闹了一夜，磕头撞脑只要奔府上来，吃我们捺住了。小可们兀自一夜不曾合眼。”希真道：“却是为何？莫非老汉有恁不是处。”两个道：“只为小可们嘴快，不应说出姑娘被责一节。衙内听得，跌脚捶胸，恨不得寻死，声声说道害了好人，自己扑自己，连夜要过来负荆。挨到天亮，又不敢径来。此刻已在巷口茶店内候着，叫我两个先来通知”。希真听罢，呵呵大笑，谢罪道：“什么道理，衙

内这般克己！快去请进来坐地。”

三人脚不落地赶出巷口，只见衙内已在巷口探看，后面又有两个亲随。见了陈希真，便来唱喏。陈希真连忙扶住道：“罪过。老汉该死，请草堂上陪罪”。搀着手，一同回来。到得堂上，衙内先跪下去，磕头捣蒜也似的道：“我的老子，我再三求恳你，你恁的这般执性儿？如今反把令爱姑娘冤屈责罚，教我高某死了做鬼也难过”。陈希真连忙跪倒回礼，扶起衙内道：“恁的这般颠倒说！老汉生出这种不肖女儿，冒犯了衙内，此等责处，算得什么？衙内不怪，已感激不尽，不料衙内这般情深。衙内坐地，老汉唤这小贱人出来”。高衙内假拦阻着，陈希真已进去了。好半歇，领着丽卿浓妆艳裹，慢慢地出来。衙内望见，扑翻身就拜。希真慌忙架住道：“衙内怎的……怎的不是折杀人？孩儿快回礼！”丽卿只得连忙跪下去，也拜了几拜。两个一齐立起。衙内道：“姑娘，小人兀自不知，害得你苦，小人兀自难过了一夜”。丽卿道：“奴家实是卤莽，懊悔不迭，亏杀衙内海涵。不省衙内身子有事不？”衙内连连答道：“没事，没事。只愁姑娘闪了贵手。”两个没脑子呵呵大笑道：“真叫做不打不成相识。好个宽洪的衙内，好个贤德的姑娘！”陈希真道：“旧话休再提起，且坐了谈心。”只见那孙高、薛宝上前道：“衙内还有一件事，要恳台允。”

——选自《荡寇志》第七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高衙内在玉仙观因调戏陈丽卿而遭痛殴后，仍然贼心不死，他以为丽卿虽倔强，陈希真却不敢得罪高家，便与两个帮闲——拨火棒孙高和愁太平薛宝——定下“拜干爹”之计，打算先接近陈希真，再骗娶陈丽卿。于是，挨揍的当天，高即遣孙薛二人到陈家陪罪。在听说陈希真已将女儿“着实拷了一顿”之后，高等更以为得计。第二天一早，高便又亲自与孙薛二位一道来到陈家，准备正式“拜干爹”了。

高虽然是个无赖，但这一次却显得十分谦卑有礼。他并不是直接打上门来就要认亲，而是先尽量摆出一副“负荆请罪”的样子。为了表示自责之诚，高先候在陈家门外，让孙薛二人进去通报，并借

机渲染他昨夜在听说丽卿受责后那“恨不得寻死”的情形。被陈希真迎进堂上之后，高又立刻跪下去“磕头捣蒜”，说明自己“死了做鬼也难过”的心情。一见到丽卿，高再一次“扑翻身便拜”，并在丽卿虚问一句“身子有事不”后，还说出“只愁姑娘闪了贵手”的谄媚话来。这里，作者并未直接描写高的真实内心。但透过他那“谄”得过分的言语和动作，却早已让人感觉到他的不怀好意，由此也活画出他无耻下流的嘴脸。

对于陈希真，这一段文字也未直接描写其真实内心，而只是叙述他对高衙内的“热情接待”。他一见孙薛二位，便“忙跑一步上前”问候。听说衙内候在门外，又“脚不落地”地赶出来迎接。见高“这般情深”，希真更显得处处小心，略无怠慢，在应酬上做到了“滴水不漏”。作者通过描写他的周到应付，表现了此人的沉着与老练。昨天高调戏他的女儿他不是不气愤，眼前高的虚情假意他也不是看不出来，他甚至也不是怕得罪高衙内之父殿帅府掌兵太尉高俅。他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与女儿远走高飞，但只因他祭炼的五雷都篆大法还需十余日才能完功，因此他目前还必须拖延时日。陈丽卿这时也极好配合了父亲。她虽是一肚子怒火，表面上却不露声色，自自然然地应付了场面。高与孙薛二人自作聪明，以为陈家父女中计，其实真正中计的还是高衙内自己。骗人者反而被骗，这便是包含在这一段情节之内的“喜剧性”所在。

“负荆”这一节通过准确有力的人物描写，既充分表现了高衙内的厚颜无耻，也深人体现了陈家父女的机智沉着，从而为紧接其后的那一幕“拜干爹”（即最后孙薛二位准备告诉陈希真的那“一件事”）作好了铺垫。陈家父子虽然后来处处与梁山好汉为敌，但此时却主要表现出对高衙内和高俅等一类恶势力的痛恨与机智斗争。《荡寇志》全书中描写陈希真父女与高衙内亦智亦勇地作斗争的章节（包括上一段“殴高”和这一段“负荆”在内）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应　昆）

陈丽卿射雕

一日，早行不多路，面前又是一座大岭。父女纵马上了岭。那岭却不比飞龙岭，却是平安路途。上得岭来，只见左边一带都是皂荚树林，行了半歇，还过不完。丽卿道："这条岭好长。"希真道："就快完了。"那庄家道："前面那树低下去的所在，便是下岭的路。"希真用鞭梢指着道："卿儿你看！望去那座青山，转过去便是沂州府的城池了，你那姨夫就在城里。明日此刻光景好到也。你到那里须斯文些，不可只管孩子气，吃表嫂兄妹们笑。"丽卿甚喜，因问道："爹爹，沂州城里的风景，比东京何如？"希真道："开封府是天子建都的所在，外省如何比得。"正说着，丽卿道："爹爹，你先行一步。这匹枣骝马只管撩蹶子，想是肚带太扣得紧了。待我与他松松。"希真应了一声，又说道："长路头口肚带不可太紧，朝你说过多次。"一面说，一面同那庄家下岭去了。

这丽卿跳下马来，倚了枪，翻起踏镫，掀起披鞯，用手去摸了摸，三条肚带都不甚紧；又去看那后鞧，也不紧。丽卿骂道："你这亡人，不是讨打么！肚带、后鞧都好好的，何故撩蹶子？不要恼起我的性子来，拷折了你的狗腿。"说罢，又去那边掀起看了看，噢，怪不得！原来早上备鞍子的时节不留心，把替子一角反折转，人坐上去，那马被鞍孔里的皮结子垫得疼，故只管撩蹶子。丽卿看了笑道："你这厮忒娇嫩，一点委曲都受不得！"忙去解了肚带，揭松鞍子，弄熨贴了，仍就扣搭好，已有好半歇。丽卿提了枪，翻身骑上，抖抖缰绳，走得没几步，忽听得泼喇喇一声，路旁右侧窜出一个老兔儿来，拦丽卿的马头横窜过。丽卿一时又手痒起来，忙挂了枪，取出弓来，抽一枝箭搭在弦上。那兔儿已窜入林子里去了，丽卿便纵马追入林子。那兔儿早窜出林子那边，往青草里钻了入去。丽卿追过林子，不见了兔儿，料想钻入草里，没处寻觅，说声"可惜"，"恐爹爹等得心焦，去了罢休！"便兜转马回旧路，忽听得头顶上又是泼喇一声，丽卿抬头看时，只见一只芝麻角雕，劈出林子来，只在那树梢边旋磨，侧着头往地下看，好似在草里寻东西一般。丽卿

笑道："就取你来耍子。"收住马，想道："射他别处，万一不死，到吃他带箭飞了去，不如射他的头。"便扭转柳腰，翻身向天，拽满弓，飕的只一箭，那雕正在盘旋，见箭来，急避不迭，射个正着，冲上去倒跌下来，扑的直落在对面深草里。丽卿大喜，跳下马，插了枪，用那张弓拨开深草，把那只雕提了出来。看时，只见那枝箭正射中下颏，箭镞从眼珠中穿出。丽卿拔出了那枝箭，收入壶里，弓也收好。提着那只雕走到平地上，看了看，笑道："你这厮撞着我，该悔气。"那雕忽然两翼翅拍拍的扑起来，双爪乱抓。丽卿恐抓伤手，忙丢在地下。待他颠扑过了一阵，却使个拿法，双手去捉定了翼翅，反并着提在手里。满手都是鲜血，就去他的毛上揩了揩，称赞道："好一副翎翮，倒有几枝箭好配。"走到马边，解了缰绳，拔起枪，骑上了马，一面走回原路，一面看那只雕。

——选自《荡寇志》第七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陈希真炼完"五雷都箓大法"后，与女儿设计灌醉高衙内，割去其耳鼻，然后逃出东京，往沂州投奔姨父刘广。父女二人带着一个挑行李的庄家，在路上走了二十余日，这天来到临近沂州的皂荚林。丽卿要与坐马松肚带，便让父亲与庄家先走一步；其后便是丽卿一人的一段"独角戏"。

在这段独角戏中，人物内心并无大的波澜，人物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也够不上"戏剧性"。但对于这段看似平淡的情节，作者却写得十分入味，笔墨甚有光彩。对于人物在"整鞍——追兔——射雕"过程中的行动、见闻、言语、心理等，作者都描写得很细致，显得兴味十足。如写整鞍："……跳下马来，倚了枪，翻起踏镫，掀起披鞯，用手去摸了摸，三条肚带都不甚紧；又去看那后鞧，也不紧。……又去那掀起看了看，咦，怪不得……"。再如写提那只雕："……恐抓伤手，忙丢在地下，待他颠扑过了一阵，却使个拿法，双手去捉定了翼翅，反并着提在手里。满手都是鲜血，就去他的毛上揩了揩，称赞道……"。真象是电影里的"近镜头"，清晰，细腻，节奏也舒缓从容，颇具"闲情逸致"。在逃离东京前，陈丽卿随父亲与高衙内周旋了十多天，一直憋着一口闷气。现在既已惩治了仇人，又已脱

离险境，并且连一贯约束自己的父亲也不在身边，丽卿此时的心情自然是十分轻快的。作者对她此时自由盘桓、尽情“耍子”的情形作从容、细致的描写，正是为了体现她那舒展开朗的心境。可以说，作者笔下的情致，正是人物心中情致的一种体现。此种笔法看似“叙事”，其实却属“抒情”，很耐品味。也正因为体现的是一个“情”字，因此这一大段描写虽然用笔很细，但却并无过于琐屑之感。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一段之前的几回中，小说主要描写的是陈家父女与高衙内的苦心斗智；在这一段之后，小说又很快转入叙述陈家父女与高封军和梁山军的激烈交战。故在这里忽然出现这样一个抒情小段，便更显得别出一境，对于小说在整体节奏上的张驰变化具有特殊意义。

全段文字在色调上显得清雅明丽。前半部分写陈希真父女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极富生活气息。后半部分写陈丽卿在整鞍、追兔和射雕时的神情，又极生动传神。就连对那只雕的描写也显得很精致。如：“忽听得头顶上又是泼喇喇一声……一只芝麻角雕，劈出林子来，只在那树梢边旋磨，侧着头往地下看”；被一箭射中时又是“冲上去倒跌下来，扑的直落在对面深草里”。诸如此类的描写抓住了雕在飞翔和跌落时的特殊动态和声态，十分形象。《荡寇志》一书虽然思想倾向不良，但在艺术描写上却不乏精妙笔墨，于此也可见一斑。（应　昆）

《兰花梦奇传》

《兰花梦奇传》，晚清吟梅山人作。六十八回。书中塑造了一位较为完美的古代女性的形象。女主人公松宝珠，既聪明美丽，又学问惊人，胆识过人。由于种种原因，从她出生起，一直女扮男装。十五岁中进士，点探花，涉足官场。十六岁因奏对出色，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旋即又升为左副都御史，位列三品，颇有政声。十七岁挂帅出征，十八岁平定南疆，班师凯旋，被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将入相，名扬朝野。恢复女装后，被皇帝认作义女，封为升平公主。

作者以大量笔墨，惨淡经营这场“白日梦”，极力渲染松宝珠的文韬武略。她先后在南小街、姑苏会馆、松府花厅上，三次智破宰相公子的圈套，惩罚了这个企图调戏自己，进而陷害自己的花花太岁，机智过人。为官之后，她在公堂之上细致推理，认真勘验，一断“小妾谋夫案”，再断“弟妇紊乱宗支案”，三断“亲兄谋杀亲弟案”，为无辜妇女平反昭雪，使狡诈凶残的杀人犯原形毕露，遭到惩处。她出征挂帅，足智多谋，调遣有方，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创建奇功，平靖南疆。在“三从四德”笼罩的封建社会里，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压抑了广大妇女的创造性，摧残了历代女性的身心。久而久之，不仅男性看不起女性，就连女人自己也瞧不起女人。作者以非凡的想象力，着力展现女主人公杰出的智慧与过人的胆略，显示出进步的平等观念。表现了晚清市民阶层的进步思潮对封建礼教的非议和挑战。

作者对女主人公以“男人”“变”成女人过程的种种感受，把人物心理描述得十分生动而深刻。从第十八回松宝珠被同科状元许文卿识破女子真相，被迫与之订婚之后，心理上就承受了沉重的压力。第二十回，叙述诸同年至友在李府吃酒，这是二人订亲后第一次见面。虽然宝珠仍是以一个“男人”的身分出席宴会，官品也和许文卿相当，却见了文卿“就如见了上司一般，不知不觉的心里怕他”。许文卿对她“亦甚倨傲”。这说明在男性为中心的时代，女性心理的弱化与男性心理的强化，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在姑苏会馆的酒会上，朋友把一位唱曲的男旦推到“松少爷”怀中，许文卿“气得什么似的，推腹痛起身出席”，把宝珠唤到内室教训，不仅拍桌训骂，而且强令宝珠跪下，强迫宝珠提前回家。宝珠第一次在他面前泪流满面。第三十八回，宝珠挂帅出征，在戎马倥偬之中，接到文卿来信，信中不仅不安慰紧张征战的未婚妻，反而“全是讥讽之意”，宝珠对贴身丫环紫云说：“你瞧这信，岂有此理，把我当作什么人看待”！紫云也认为文卿“威风也使早了”。宝珠声泪俱下：“只说故人情重，堪托终身，谁知好事未谐，初心已变，日后的光景，尚何忍言？细想起来，还不知如何结局！”随着对做一个女人的滋味

的品尝，她越来越感到后怕，对未来深为恐惧，曾想“遁迹空门，长斋绣佛”。然而，三纲五常一整套封建伦理与封建制度不允许她悔婚，不让她逃脱悲剧性命运。她在皇上赐婚，以公主身份嫁给许文卿之后，处处逆来顺受，曲意奉承，力争做一位贤妻良母。但是，被男权社会扭曲的许文卿，仍然时时事事挑剔，口口声声斥责她“竟忘却自己是个女人了”，使她身心倍受摧残。特别是第五十九回，文卿把在妓院受的气，回家向她发泄，一边大打出手，一边恶言中伤。宝珠负屈含冤，怨气冲天，口吐鲜血，气死过去。醒来时痛哭呼喊：“心里好恨呀！”她的一腔怨恨，难道只是恨自己所托非人么？这含血愤天的呼喊，是封建社会被压迫女性的最强音！象松宝珠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屡建奇功的皇帝义女，尚且遭此悲惨命运，一般妇女，所受的虐待可想而知！

全篇故事结构严整，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铺垫。特别是经作者一番精心布置，既总体悬念笼罩，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又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书中的女扮男装，可以称之为总体悬念。而这是由于“宝珠生时，松公梦人送他一枝兰花，只道是个儿子，逢人夸张，谁知生下来是个女儿！那年松公又是四十大庆，他就将错就错，告诉人生了儿子。皆因望子心殷，不过聊以自慰，徒做个热闹生日”。以后一直男装、十三岁乡试中魁，十四岁父亲去世，宝珠都想恢复女性本来面目，却因弟弟年幼，为支撑门庭，母亲和姐姐不许改装。十五岁中进士，点探花之后，她欲罢不能，因此，生出一系列事故。即使被许文卿识破之后，她仍然以“男人”身份，出将人相，在官场周旋，以致演出许多有趣的戏剧性场景。

从书中的诗词、巧对、谜语、酒令来看，作者是一位文学素养很高的小说家，不仅擅长叙述故事，讲得生动自然；而且工于描绘人物性格，使书中许多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例如，同是风流才子，李墨卿与许文卿各开生面。特别是在许文卿这一形象上，没有简单化，展示了他的复杂性格。许文卿并非不爱宝珠。他费尽心机，探索女扮男装的秘密，苦苦追求，达到痴迷的地步。妻子死后，他也伤心痛悔不已。但他受男权社会的耳濡目染，当宝珠从同年同

事成了妻子，也就从一个与之平等的“男人”、变成了他的附庸工具，他就可以随意对她施行管制，仿佛不施威风就不能体现作丈夫的尊严一般。因此，宝珠之死，不仅是被压迫的女性的悲剧，而且也是封建观念扭曲之下的男性的悲剧。

书中有些描写不当，减弱了作品的力度。例如，作者把宝珠写成是兰花仙女下凡，终因看破尘缘，临死前抛除怨恨而升天。这样，大大冲淡了故事结局的悲剧气氛，实在是大败笔。（岑　平）

絮语诉幽情

（许文卿的信），前半是些套话，说他兄弟已选余杭知县了，又叙了多少分离之苦。后面的话，就有些不象意了，全是讥讽之意。宝珠看了，满面含羞，一腔怨恨，口也不开，将信折了几折，望桌上一掷。紫云看见诧异，遂取过来看了，微微而笑。宝珠喝令收过一边，自己闷闷的歪在炕上。少刻，晚膳排齐，紫云来请，宝珠摇摇头。紫云道：“少吃些罢。”宝珠道：“你去吃就是了，好琐碎，只管来嗜嗦，讨人嫌。”紫云笑道：“你心里恼，拿我来出气，这是何苦来呢！”宝珠道：“我不耐烦同人讲话，又怎样呢？”紫云低头就走，笑道：“不讲话罢了，可别生气。”出来沏了一碗好茶，亲自捧上，自己就去吃饭。宝珠品着茶，又翻出信来，看了两遍，格外动气，不觉长叹一声，呆呆的看着信。紫云进来，见宝珠素脸低垂，秋波含泪，也不敢劝他，就在一旁侍立，又装了两袋水烟。宝珠指着信道：“你瞧这封信，岂有此理，把我当作什么人看待！我要做混事——”说了半句，就停住了。又道：“他不见刘三么？”紫云笑道：“这位许少爷，也太多疑。”宝珠道：“怎么不是，这个醋劲儿也少有。你可记得桂柏华，他们替筠儿饯行，那天席上有相公，竟发作起来。”紫云道：“教人听见怎样呢？”宝珠道：“原是他同我很有些做作呢。”紫云笑道：“威风也太使早了，你竟有了个管头。”宝珠道：“不说了。当日是我错了主意。”紫云道：“人品气度是真好。”宝珠道：“不过为这事罢了。”紫云道：“待你也算有情。那天送上船，就不肯回去，他家二少爷扯他，还挣着不动，未免现象些。就是那一哭，又着甚

来由？”宝珠道：“舅舅那个神情，就有些疑心呢。”紫云道：“不是我说，你也要振作些，日后才好过得日子。这回家去，还放得过你吗？”宝珠叹道：“人看我虽然安富尊荣，不知我的命苦恼不过。自从十四岁，去了父亲，把我娇柔造作。弄得我欲罢不能，几年之内，不知受了多少风波！只说故人情重，堪托终身，谁知好事未谐，初心已变，日后的好景，尚何忍言？细想起来，还不知如何结局！”说着，泪如雨下。紫云也用帕子试泪道：“那也料不定，你不必预先愁苦。”宝珠道：“怎么料不定？世俗之见，人皆有之，他以为我做了几年官，谅我必定骄傲，不能相安，就先来挫折我，制伏我。他今日这些行为，就是个榜样。不然为何变了个人，不似从前来？”紫云道：“那就在你自己了。”宝珠道：“我么？我是个无用的人，连我也不解什么意思，见了他倒有些怕他似的。”紫云道：“过了门，就不怕了。”宝珠摇头道：“不见得。”紫云道：“李少爷明日必然怕大小姐，他为人真好，又温存，又谦和，一点子脾气也没有”。宝珠道：“我也没有姐姐的福气，更不如姐姐的狠处。”紫云道：“你这几年也阔极了，还说没福。虽然是个女身，男人还赶不上呢。”宝珠道：“有何用处？将来还了本来面目，不过算一场春梦罢了。”紫云道：“人生一梦耳，你这梦还算好梦。绍继书香，提拔兄弟，到后来名遂功成，正好急流而勇退。”宝珠道：“这回家去，我想上个本章告病，就住在套房里，一个人不见，一步不出来，如同归隐似的一般，你道好不好？我就怕耽误了你。”紫云叹道：“你倒不必替我愁，我是始终跟着你，断离不开的，但恐人家放你不过。”宝珠道：“我告病不出来，他也无可如何了。”紫云道：“好容易，金钏还在人家呢。”宝珠低着头不言语。紫云道：“从来说着女儿身，人生不幸也，凭他沧海桑田，也只好随遇而安。”宝珠点头叹息，把一块大红洋绉手帕，拭去泪痕，口中微吟道：“最苦女儿身，事人以颜色。”说罢，又叹了两声，就躺在炕上。耳听营中，秋风飒飒，更鼓频频，心绪如焚，不觉昏然睡去。

——选自《兰花梦奇传》第三十八回上海广益书局民国三年版

这段文字，描述正挂帅出征的松宝珠，在戎马倥偬之际，读了

未婚夫许文卿“全是讥讽之意”的来信，把满怀愁怅，一腔怨恨，向贴身丫环紫云絮语相诉的过程。

开始，宝珠刚读了信，“口也不开，将信折了几折，望桌上一掷。”紫云请她吃晚饭，她只是摇头。由于心中烦闷，向紫云发火。之后，紫云端茶上来，“宝珠品着茶，又翻出信来，看了两遍，格外动气，不觉长叹一声，呆呆的看着信。紫云进来，见宝珠素脸低垂，秋波含泪，”不仅展现出宝珠的委屈郁抑，而且为后面絮语倾诉作了铺垫。中间一大段，描绘两位少女私房话的情景，生动真切。宝珠对自己的前景越想越后怕，越来越担忧，甚至想“上个本章告病，就住在套房里，一个人不见，一步不出来，如同归隐似的一般，而在男权的封建社会里，这点儿人生自由也没有。女主人公口中微吟“最苦女儿身，事人以颜色，”抗议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的不公。而贴身丫环紫云，虽是一个劲地劝慰松小姐，但也指责许文卿“威风太使早了，你竟有了个管头。”后来又说：“从来说着女儿身，人生不幸也，凭他沧海桑田，也只好随遇而安。”由于两位女性都深感整个环境的压力，又无力摆脱这种悲剧性命运，因而陷入极度的感伤之中。后面几句，描写宝珠悲凉的心境。她喟叹自怜之余，躺在炕上，“耳听营中，秋风飒飒，更鼓频频，心绪如焚，不觉昏然睡去。”秋夜军营的萧瑟氛围，烘托了女主人公心境的凄怆，真可谓“情景交融”。

这一段私房话，对女性青春期心理描写惟妙惟肖。宝珠因为读到未婚夫充满讥讽之辞的来信，情绪马上受到极大影响，思绪万千，瞻前顾后，流泪叹息。这是女性青春期求偶心理受挫而焦躁不安的表现。女主人公自叹中有“只说故人情重，堪托终身，谁知好事未谐，初心已变，日后的好景，尚何忍言？细想起来，还不知如何结局！”这是典型的女性青春期多疑心理。特别是表现出在封建纲常伦理观念的笼罩下，女性心理弱化的状况。连手握重兵，挂帅出征，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松宝珠，内心也惧怕未婚夫，她说：“我是个无用的人，连我也不解什么意思，见了他倒有些怕他似的。”应该说，女主人公还是了解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大环境的。封建观念熏陶之下，人人难以免掉这个“俗”。她以女性的直觉，认为“世俗之

见，人皆有之，他以为我做了几年官，谅我必定骄傲，不能相安，就先来挫折我，制伏我。”她这种直觉推断，预感到自己前程中的阴影，可谓敏感。作者以此为后来的悲剧性结局打下埋伏，实在精心独到。（华 森）

《花月痕》

《花月痕》，又名《花月痕全书》、《花月因缘》、《花月痕全传》，五十二回。作者魏秀仁。

小说讲述的是韦痴珠、刘秋痕、韩荷生、杜采秋这两对才子妓女的爱情故事。韦虽通古博今、精通兵法，却落得个“踯躅中年，苍茫歧路，几于天地之大，无所容身”，秋痕也因不能嫁韦抱憾投环而死。这其实就是作者自身经历的写照。魏氏一生坎坷，虽知经史晓词赋，却科举失意，最后潦倒而终。他衷情的妓女春雪也为不能嫁他抑郁而死。可见，书中人韦痴珠就是作者自己，而秋痕也实在就是春雪了。现实虽然给了作者最严酷的打击，使他失望万分，但并没有妨碍作者在心底对自身及未来进行最美好的设计。于是，魏氏在书中又塑造了与韦、刘结局截然相反的一对人物韩荷生和杜采秋。韩与韦一样是个文武全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福慧双修，仕途坦荡，以至贵为封侯。与之相悦的妓女杜采秋也因此有了一品夫人的封典。韩可以说是魏氏理想中的自己，韩的结局正是作者渴望了一生而不得的。从这两对人物穷达升沉的不同遭遇上，我们可看出作者对自己失意一生的哀叹和对功名富贵的向往艳羡。

《花月痕》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笔墨哀艳凄婉”，行文缠绵细腻，表现手法有些像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写才子，无非风流文采；写佳人，即是妩媚娇艳；写情，便脱不了刻骨的相思、断肠的离别之类。作者善于把握住观景看花，赏月饱酒，赋诗填词这些情节来表现韦刘、韩杜两两相悦的欢情，更善于借景色氛围的描写来烘托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富有很强的感染力。魏氏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生动丰满。他注重对人物肖像、语言及动作的描写，使书中人无论何时都栩栩如生。全书

的语言简洁明快，节奏感强，作者有意识地在人物语言中夹杂一些口语，既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又便于刻画人物性格，读起来也觉得自然上口。

小说构思巧妙。表面上作者通篇采用对比的手法将韦痴珠与韩荷生的不同遭遇结局作对比，实际上他是在将自己的现实与理想作对比。韦代表令人伤感失望的现实，韩代表可望却不可及的理想，于是我们便从凄婉的字里行间看出了作者浓重的悲哀和无奈。

读过《花月痕》我们还不难看出，作者在写法上意欲模仿《红楼梦》，只不过由于功力和思想认识上的差异，韩氏写不出《红楼梦》的那番雄伟恢宏的气势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书中也有大量的诗词酒令，但决没起到《红楼梦》中的那种艺术效果，反叫人感觉是在做无病之呻吟。

但不管怎样，《花月痕》这部小说，仍然称得上是"近代说部中之上乘禅"。（笑　竹）

笛弄芙蓉洲

……此时已有七下多钟了，金风瑟瑟，玉露零零，幸各带几分酒意，尚不觉罗袂生寒，大家携着玉人，凭高凝望，真如到琉璃世界，飘飘若仙，相视而笑，转忘言象。……饭后众人踏着月色上船，向芙蓉洲驶来，船中早备着香茗时果，大家随意说说笑笑，教水手转由汾神庙后驶到水阁，由水阁驶到南岸，落叶打篷，寒光荡夕，星河散采，珠翠生凉。一会各家车马灯笼，纷然毕集。……于是香雪扶着采秋，秋痕送到船头，痴珠送荷生上岸，看荷生、采秋上车去远了，方才转身，唤着秋痕进舱，唤秃头撤去食盒，拭净几案，换一支蜡烛，秋痕吹起笛来，声声激烈。痴珠分付水手，将船荡至水阁口，自出船头站立，见月点波心，风来水面，觉得笛声催起，乱草虫鸣，高槐鸦噪，高爽泬寥中，生出萧瑟。秋痕也觉裙带惊风，钗环愁重，将笛停住，搭起跳板，两人扶上，怅望一回。秋痕想起五月五日的事来，不知不觉，玉容寂寞，涕泪阑干。痴珠起来愕然，后来自己触目伤心，百端难受，将秋痕的手，握在掌中，轻轻的搓了

几搓，说道："风月可清夜，江山非故园，我们还下船坐罢。"秋痕点头，唤秃头伺候，两人重行入舱，喝了几口茶，痴珠见几上有笔砚，便将秋痕一幅手绢，展开写道：

采春惯唱懊侬歌，碧海青天此恨多；
所不同心如此水，好抛量眼剪秋波。
溪上残更露湿衣，月照一舸竟忘归；
笛声吹出凌波曲，惊起鸳鸯拍拍飞。

款书八月之望，漏下四鼓，携秋痕泛舟柳溪题赠。写毕，两人都黯然欲绝！

——选自《花月痕》第二十一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花月痕》在艺术上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可以说该书本身就是魏子安在现实与理想冲突对立之下的产物。魏氏本是满腹经纶，想凭着才气求取功名富贵，却不幸终生失意潦倒穷困，于是他将自己幻化在这部《花月痕》之中，塑造了一对境遇迥然不同的人物：现实的自己——韦痴珠，理想的自己——韩荷生，于是一切便都围绕着这两个人物展开对比——爱情、生活、仕途，甚至心境，景致，对比使得现实愈显出其艰难残酷，理想愈显其辉煌撩人，从中读者便也愈加可见魏氏的那份无奈和落漠。从上面一段引文，我们就可以很好地体会到这一点。

前面一部分写韦韩等人喝酒欢会，明月当中，玉人在旁，美酒飘香，花团锦簇，说不尽的风流快活，享不完的美好人生。在此作者竭力描绘的是一幅富贵荣华的行乐图："大家携着玉人，凭高凝望，真如到琉璃世界，飘飘若仙，……"此时作者笔下的风是"金风"，露是"玉露"，世界是剔透的"琉璃"，风月仿佛也沾上了富贵之气。此时韦痴珠虽然在场，但这种生活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韩荷生这类福慧双修、升迁腾达的人，韦痴珠不过是热闹场中的一个陪衬而已。于是我们看到，等韩荷生等人散去，只剩下落魄穷愁的韦痴珠时，大自然的辉煌仿佛也随之散去了。韦氏再立船头，眼中的景色便大不一样了："见月点波心，风来水面，""乱草虫鸣，高槐鸦噪，高爽泬漻中，生出萧瑟"。两下景色之对比，实际是韦韩两人境遇之

对比。刚才花团锦簇，现在愁云惨雾，更衬出得志者之荣耀，失意者之凄楚。这里，景色的对比，是为韦韩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服务的。对比手法的恰当运用，不仅使作者胸臆得以淋漓尽至的表现，而且启发带动了读者的想象力，使我们仿佛亲身感受到了魏氏那种想往富贵而不得，满腹才情无处投的悲凉和无奈。

从这段引文我们还会注意到，魏氏很注意借景物描写来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比如韦送走众人，重上船头，此时月光下的景色已非“金风瑟瑟，玉露零零”，而是“笛声催起，乱草虫鸣，高槐鸦噪，高爽瞭眶中，生出萧瑟”了。这里，我们听到了虫鸣、鸦噪和笛声，作者显然懂得“鸟鸣更幽”的道理，他用一连串的声响来反衬夜之宁静，又以这种带着凄凉的宁静去反衬韦痴珠此时内心的不平静，于不言中道出失意的韦与得志的韩等人欢愉后留下的那份落莫无奈和沉重愁怅。以景写情，融情于景，使小说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笑　竹）

《品花宝鉴》

《品花宝鉴》又名《怡情佚史》，清人陈森作，共六十回。

这是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争议并且贬斥过于褒扬的长篇京味小说。较长时期该书受到冷落，成为事实上的禁书。然而，倘若读者能够摈弃书中部分粗俗低级的性行为描写，拂去一些不合事理的荒诞色彩，披沙拣金，去粗取精，荡涤污泥浊水，还是可以将它公允地置于清代小说艺术创作如火如荼的大潮之中。

《品花宝鉴》描写的是官宦子弟梅子玉和沦为男伶的杜琴言同性相恋从受难到最终团圆的故事，其间情节曲折，人物颇多，多侧面地揭示出晚清社会的畸形状态和当时贵族子弟的变态心理及腐朽生活。此书尽管在一些具体事件的描写上，采用自然主义方法，显得粗俗和不堪入目，但在艺术上却有许多特点值得注意。

首先，作品选材独特，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士子”与“戏子”的同性相恋，从这个角度来表现晚清时代达官贵人和士子文人的变态心理及社会心态，同时又较为

熟练地揭示出市井之人和男伶女优的心理状况及困苦生活，尤其是对于当时“相公”们的心态展示，更为独到和细致人微。

也正是由于作者选 取了新的方位和视角来观察社会、体验生活，使得所塑造的形象个性鲜明，为中国小说所展示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许多崭新的画像。这些画像标志着社会现实的转变，社会生活的丰富带给人们在心理、道德、审美价值取向等诸方面的必然结果。例如，清代社会男旦的兴起，虽然是社会畸形的产物，但它毕竟是个事实，必然会影响到贵族阶层的种种变化。当然，作为处在社会底层的男旦群体，他们的生活、道德标准、内心世界就更应该成为作家敏锐捕捉的题材。

同时，书中的这些崭新的形象的个性特征又是不同的，同是男旦，杜琴言与袁宝珠各异，一个是出污泥而不染，尽管自己受到百般侮辱，但仍矢志不渝，至死追求着爱情理想；一个则是性格软弱，栖身在富家子弟园中，过着虽然屈辱但是安定的生活。同是“怜香惜玉”的官宦子弟，梅子玉与徐子云不同，一个是感情专一，追求个性自由，但抗争却无力；一个是姬妾“相公”满堂，奸诈狡猾却又好打不平。另外，书中其他人物，象奸商潘其观、暴虐的财主奚正绅、地痞流氓魏聘才等，也都极富特点。

其次，小说采用网状结构，筋络相连，纵横交错，却又主次分明，有条不紊。书中以梅子玉和杜琴言的恋情为主要线索，把众多人物和复杂的副线串连一起，交错进行。既有梅、杜的爱情主线；又有华公子爱慕追求杜琴言的副线；还有广西巨富奚正绅等人欺辱联锦部、八龄班、登春班等梨园 班社中男伶女旦的种种事件及两广总督徐中堂的二公子徐子云与男伶袁宝珠的情感纠葛等，这些线索互相交织，彼此制约，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艺术结构，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的许多侧面。

第三，对日常生活及节日喜庆场面的描写细腻逼真。小说中有大量对富贵人家和下层妓女、优伶们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十分真实细致。对节日场面的描绘，更是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描写并不单单是为了叙述事件，而是结合着显示人物性格

来进行的，通过描写，发展了故事，显明了性格。例如对元宵灯会、堂会、剧场看戏、宴会、丫环水中嬉戏等场面的描绘。

此外，小说语言地方色彩较浓，带有明显的京味风格。例如"毛厕"、"东犄（基）角"、"解手"、"主儿"等，都是地道的北京方言。特别是书中对北京方言中较为突出的语音现象——"儿"化音的运用更是恰到好处，令人拍案叫绝。（贾志刚）

元宵观灯

四人慢慢的走，一路闲谈，不多时就到了灯市。一进灯棚里，便人山人海的拥挤起来，还夹着些车马在里头。（梅）子玉等在那些店铺廊下慢慢的走，只见那些店铺都是悬灯结彩，有挂玻璃灯，有挂画纱灯，有里头摆着灯屏，有门外搭着灯楼，还有那些卖灯的，密密层层的摆着。幸喜街道宽阔，不然也就一步不能行了。还有那些人在门口放泥筒、放花炮、流星赶月、九龙戏珠、火树银花、锣鼓丝竹，真是太平景象，大有丰登，因此人人高兴，庆赏元宵。

又见有一队香车绣幰过来，也都开着帘子，丫环仆妇坐在车沿上，点着九合沉速香，那些奶奶们在大玻璃窗内左顾右盼。（刘）文泽、王恂等也都留神凝视，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但华妆艳服，灯光之下也总加了几个成色。四人走路也不能齐集，有些参前落后起来。约过了七八辆后，又有了几辆接上前队，便挤住了开不开。此时，子玉在前刚刚被那车轴拦住过不去，文泽见车里一个少妇生得颇好，打扮也十分华美。子玉恰恰的挤在车前，文泽见那少妇目不转睛的看着子玉，子玉倒低了头，却无路可走。见那少妇一手把着车门，将身子一松伸出一只脚来，正是三寸莲钩，纤不盈握；见她先盘了那边的腿，然后将莲钩宿进盘好坐了，那只纤手也就放下；见她对着子玉嫣然微笑。文泽扯扯王恂的衣服，低低的说道："你看似为着庾香（梅子玉）要显显她的莲瓣"。王恂点头，（颜）仲清又在文泽后面说道："焉知她不是为着你"？文泽笑道："不像"！又低低的叫道："庾香，那施公案有什么好看？你尽望着那几对灯"。子玉回转脸来，却与那少妇相对，见那少妇还在玻璃窗内看他，颇觉不好

意思。一会见车才开动，文泽见那车沿下挂了一个小洋灯，画着两个如意，一面写着四个小字是：起盛号潘。后头又是一辆，也是一个少妇，却生得奇丑，堆满了一脸黑肉，涂起粉来，虽然晚上，也看得是紫油油的；打扮倒各样的讲究，还在里头抹巾障袖的做作。文泽看她灯笼上贴着一个花字。开动车，接着过去了。

四人又逛了几处，街道窄小起来。文泽对子玉道："方才那个少妇那样顾盼你，你也不回个情儿，倒只管看那旧纱灯，什么意思？难道那样少妇还不足以当一盼么"？子玉笑道："我没留心她，她也不曾看我，是物色你们的"！四人说说笑笑，又看了几处灯，只见一群妇女，也是步行，绝着队乱撞过来。四人看这妇女们有十几个，有绸衣的，有布服的；油头粉面，嘻嘻笑笑；两袖如狂蝶穿花，一身如惊蛇出草；她们也不顾人好让不好让直拥过来，内中一个想是大脚的，一脚踏来，踏着了王恂靴头，王恂一只新皂靴黑了半边，被她踏得很疼，说不出来，觉得这一脚就有三十多斤气力，王恂急忙让开。又见一个三十几岁的妇人，身量生得很高，穿着双高底鞋，眼望着灯，脚下踏着了一块砖，身子一歪，几乎栽倒，恰恰碰着子玉，她就把子玉的胸前一把揪牢才站稳了，子玉倒几乎跌下，唬得心中乱跳，正不知她是何缘故？那人放了手，嗤嗤的笑，一齐挤了过去。听得有个妇人说道："这些爷们实在可恨！睁着大眼睛瞧人，难道他家里没有娘儿们的，故意挡了路不放人走"。仲清等听了大笑。王恂道："真晦气！被她这一脚踏得我很痛，她还说我们挡了路看她。"子玉方定了神，说道："我方才被她这一揪，真唬杀我！我当她认错了人，不要动手打起来，这不是晦气！不料妇女中竟有这样蠢材，较起才见的车中人真又有天壤之隔了"！文泽哈哈大笑道："不上高山，不见平地！你原来是皮里阳秋，暗中思索，那个车中少妇得你这一赞，也不枉她顾盼多时了"！子玉也觉好笑，又道："这些灯也没有什么好逛，路又难走，不如坐车回去罢"！

——选自《品花宝鉴》第九回，1905年上海书局重印石印本。

幻中了幻居士在为《品花宝鉴》作序时说："余谓游戏笔墨之妙，必须绘形绘声。传真者，能绘形而不能绘声；传奇者，能绘声而不

能绘形；每为憾焉！若夫形声兼绘者，余于诸 才子书并《聊斋》、《红楼梦》外，则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宝鉴》矣。”

读了上面那段小说中的摘录文字，或许会觉得幻中了幻居士的评论有些道理。

开始一段，主要的描绘热闹非凡的元宵灯会。作者先写“人山人海”，又写“悬灯结彩”，再写“泥筒、花炮”，层次分明，绘声绘色。这里既有“绘形”之笔，如“玻璃灯”，“画纱灯”、“灯屏”、“灯楼”；又有“绘声”之墨，如“放泥筒、放花炮，流星赶月、九龙戏珠、火树银花、锣鼓丝竹”。寥寥几笔，就将一个万花齐放、万炮齐鸣的灯会场面点染得韵味十足，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由此而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审美愉悦。《红楼梦》四十二回中提出一个艺术创作的观点：“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实际上是要求艺术创作将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创作者应该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加工、提炼，创造出高度集中、完美的艺术作品。上面那段对于灯会的描写证明了此书作者实现了艺术创作上的这种转化。

更加令人赞叹的是这段文字的后面部分。作者并非孤立地在描绘元宵灯会的喜庆场面和风土人情，而是写景、叙事与显示人物性格水乳交融。作者先描述了一个“华妆艳服”、“生得颇好”的少妇引逗梅子玉的情节。子玉表面上显得无动于衷；后被人说破，又表现出不好意思；待到有人逼问时，他又用：“她也不曾看我，是物色你们的”话敷衍了事。这些反映出梅子玉性格中的一个侧面，他情感较为专一，较少那些玩世不恭的纨袴子弟身上的种种恶习，同时又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这些特点导致他在后来对杜琴言的爱恋作到了至死不悔。

写到这里，作者并未停住笔锋，他又描述了一群下层妇女与子玉等相遇的情节，并通过这些妇女的泼辣举动显现出梅子玉性格中的又一个侧面，即胆小软弱，这一特点又决定了他与杜琴言的爱情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特别是作者让梅子玉在前后两次遭遇的对比之后，情不自禁地道出对美貌少妇颇有

好感的内心活动，这就更使人感到人物形象的真实可信。

文中对具体细节的描写也十分生动逼肖。如少妇引逗子玉的一系列动作等，使人产生如在目前之感。

此外，语言简洁、准确、传神也是这段文字的一个突出艺术特点。诸如“两袖如狂蝶穿花，一身如惊蛇出草”；“莲钩”，“莲瓣”，“纤不盈握”，“缩进”，“绝着队乱撞”等等。

总之，元宵佳节观赏灯会这样的事件本来极容易写得平庸空词，但作者却能以人物为中心，抓住男女之间存在着的时隐时现的某种微妙心理，井然有序地展开故事情节，使写景、状物、叙事、刻画人物性格等紧密相连，从而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这样的描写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含蓄的倾向性。（贯志刚）

《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晚清韩邦庆著。此书曾以《海上花》、《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等名称刊行于世。

这是一部具有记实风格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小说开始一段，公然宣称记实主张，“以过来人现身说法，”欲使读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据与作者同代人所言：“书中人名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兹姑举所知者，如齐韵叟为沈仲馥，史天然为李木斋，赖头鼋为勒元侠，方逢壶为袁翔父（一说为王紫诠），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荪，黎篆鸿为胡雪岩，王莲生为马眉叔，小柳儿为杨猴子，高亚白为李芋仙。以外诸人，苟以类推之，当十得八九。”在此书初刊时，作者为避免自己写实笔法带来的麻烦，特别发表声明：书中“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谈者矣。”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此书专以当时上海烟花巷中娼妓生活为题材，着力表现妓女以及与青楼生活有关的人士的性情言语，各种各样的面目行为。经作者一番描绘，能使这些人物各具个性，特别是能显示出同类型人物

各自的特点。作者洞悉当时小说创造状况，反对卖弄学问的倾向："彼有以忠考、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作者赞赏"《水浒》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作者认为："合传之体有之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作者妙笔生花，描写出社会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各具特点，绝少雷同。即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性格各异，遭遇不同。例如，同是妓女，作者侧重突出黄翠凤的干练，马桂生的机敏，沈小红的泼辣，张蕙贞的懦弱；以及周双玉的骄横自诩，李晚芳的自弃自伤，赵二宝的幼稚无知，杨媛媛的诡诈多变，陆秀宝的放荡纵行等等，实践了作者自称的"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并通过妓院这特殊环境，与妓院有关的各色特殊人物，广泛涉及社会各界，反映如官场、商界、十里洋场等社会各个横断面，构成一幅幅晚清都市生活的真实画面。

全书结构效法《儒林外史》，平淡而近自然，较好地运用了穿插藏闪的手段，布置悬念，伏笔照应，使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正如作者所言："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以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人觉其背而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这里的"脱化"，即不同于《儒林外史》的"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结构，而以赵朴斋

一家的遭遇为贯穿线索。开始时，用赵朴斋引出洪善卿，转以洪善卿搭桥过渡，进下半部分，则大多用齐韵叟穿针引线。书中故事与故事之间互相钩联衔接，处处布置悬念，该浓墨处不惜重彩，该含蓄处则埋伏，详略相间，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表面上。作者拆散了大块的完整故事，但却没有给人破碎割裂之感，反倒因其精心安排，前后呼应，互相映衬，吸引读者急于知道后事如何，维系其审美注意力。这就是作者新创的“穿插藏闪之法”的高明之处。

这是一部吴方言小说。海上漱石生在《退醒庐笔记》中记录作者所云：“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操吴语。”可见此书作者有意用方言，特别是对话，几乎大都用苏州话。既符合书中人物的籍贯地域，又迎合了当时上海及江南的读者群。然而，这也使外地读者难以理解一些方言词汇。作者在开篇等处，有摹仿《红楼梦》的痕迹，显得笨拙。（华　森）

猛踢窝心脚

二宝气上加气，苦上加苦，且令朴斋率同相帮收拾房间，仍令阿巧搀了自己，勉强蹭下楼梯。一见洪氏，两泪交流，叫声：“无姆，并没有半句话。洪氏未知就里，犹说道：“耐楼浪去陪客人哩，我蛮好来里。”二宝益发不敢告诉其事，但叫阿巧温热了二和药，就被窝里喂与洪氏吃下。洪氏又催到：“难无啥哉，耐去哩。”

二宝叮嘱“小心”，放下帐子，留下阿巧在房看守，独自蹭上楼梯。房间里烟尘历乱，无地存身，只得仍到书房。朴斋随后上一只抽屉，内盛许多零星首饰，另有一包洋钱。朴斋道：“洋钱同当票才豁来嗓地浪，勿晓得阿少。”

二宝不忍阅视，均丢一边。朴斋去后，静悄悄地，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

忽听得弄堂里人声嘈嘈，敲的大门震天价响。朴斋飞奔报道：“勿好哉、癞头鼋哼来哉！”二宝更不惊慌，挺身迈步而出。只见七八个管家拥到楼上，见了二宝，却打个千，陪笑禀道：“史三公子做

仔扬州知府哉，请二小姐快点去。”二宝这一喜真乃喜到极处，连忙回房喊阿虎梳头，只见母亲洪氏头戴凤冠，身穿蟒服，笑嘻嘻叫声“二宝”，说道：“我说三公子个人陆里会差，故歇阿是来请倪哉。”二宝道：“无娒，倪到仔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件勠去说起。”洪氏连连点头。

…………

二宝一想，似乎史三公子真个已死。正要盘问管家，只见那七八个管家变作鬼怪，前来攫扑。吓得二宝极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

——选自《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版

《海上花列传》在艺术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平淡，鲁迅赞之曰："平淡而近自然"，此所谓平淡，并非淡而无味，而是指其少雕琢修饰或雕琢修饰得不露痕迹，显得与自然真实相切近。作者达到这种境界所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人物对话全部采用吴方言，方言的运用将人物说话时的表情、语气同时表现出来，不用费很多笔墨，却能入木三分，又不给人留下刻意表现的印象，读者眼中看到的仿佛是活生生的人一般，于是作者轻而易举地就使自己的作品取得了自然而真切的艺术效果。作者达到这种境界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情从不写到极处，而是特别注意把人物的感情控制在达到顶点之前，初看时让人觉得仿佛有些淡淡的不够味，但细读之却可从中体味到不尽的深意。以上面这段引文为例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这一段摘自小说最后一回，写赵二宝经过挫折后重整旗鼓，重新开门纳客，但不幸的是又遭无赖欺辱，家什被砸，自己也挨了"窝心脚"，人海茫茫，无人相助，虽有母亲，却又染病在身，是个不中用的，至此，天地之大，却连得她卖笑之处都没有了，简直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此时二宝内心的苦处是可想而知的，但作者却偏不把这段处理成轰轰烈烈，而是安排二宝以默默的悲哀来代替声嘶力竭的哭喊——"二宝气上加气，苦上加苦……一见洪氏，叫声"无姆"，并没有半句话"，"朴斋去后，静悄悄地，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 泣了半日"，这番描写，将原来愁惨的气氛冲淡到了忧伤，使

全篇呈现的是一种淡淡的凄凉，但读者对二宝的同情却并不因此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起来。然而作者写到此并不满足，他又把笔端深入到了赵二宝的梦境当中："只见七八个管家拥到楼上，见了二宝，却打个千，陪笑禀道：'史三公子做仔扬州知府哉，请二小姐快点去。'二宝这一喜真乃喜到极处……"，作者在此处让赵二宝于梦中柳暗花明，走出困境，用意深长。淡淡几笔，既强烈反衬出赵二宝处境之悲惨，引入同情引人落泪，又表现出二宝的软弱和自甘堕落，随波逐流，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面上前面描写的近乎平淡的悲哀，在这里被梦中的"喜到极处"冲得更淡了，但实际上读者体会到的悲哀却是真实而又强烈浓重的。

从这段引文我们还可以看出，韩邦庆在人物塑造上的身手也颇为不凡。他刻画人情世态细腻传神，追求真实，不落俗套更不脸谱化格式化。韩氏非常注意细节描写，以体现人物的心境、性格。比如该段引文，写二宝受欺受辱后去看望病中的母亲，原文是这样的："仍令阿巧搀了自己，勉强蹭下楼梯"，"二宝……留下阿巧在房看守，独自蹭上楼梯"，一个"蹭上"，一个"蹭下"，既写出二宝被辱后身体上受的伤害，又写出她心灵上受的伤害。这两个"蹭"字，也写出了二宝此时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凄凉情况。二宝是作者笔下的一个妓女，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作者从不忘以血肉来丰满这个人物。比如她挨打后，仍不忘去看病中的母亲，并且忍辱含屈，"不敢告诉其事"，而且还端着药"就着被窝里喂与洪氏吃下"，临走还不忘"叮嘱'小心'，放下帐子，留下阿巧在房看守"，然后才"独自蹭上楼梯"。从该段引文，我们可见二宝的孝顺善良和细致忍耐。当她梦中见史三公子差入接她去时，她还不忘叮嘱母亲："无姆"，倪到史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件勠去说起。"从中更可见二宝于软弱中存着虚荣，于幼稚中存着忠厚。她虽在声色场中被人侮辱玩弄，但仍把希望寄托在史三公子这些玩弄她侮辱她的人身上，从中又可见二宝的自甘堕落和麻木无知。这一系列描写，就将一个活生生的妓女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让人读之不忘。（张幼梅）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同类小说是最著名、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李宝嘉著。全书共写了三十几个官场故事，涉及到的大小官吏达百人以上，上自皇帝、太后，军机大臣、太监总管，下至府、州、县官以及佐杂小吏。作者从改良主义出发，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丑恶，将晚清官场形象地比喻为“畜生的世界”。在这个肮脏的“畜生的世界”里，大大小小的官吏们追名逐利，丑态百出。在他们看来，做官只是一种最好的“买卖”：“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因此，他们的座右铭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为了这一桩最好的“买卖”，有的甘受“十年寒窗苦”，以换取“金榜题名时”，有的不惜倾家荡产，干脆买一副红顶花翎。一旦大印到手，便变本加厉地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然后或暗中行贿，或公开买官，以求升迁。如此周而复始，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由于做官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官越大利息越高，所以各级官员为了升官发财，任何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事都干了出来。绿营管带冒得官为了保官升官，竟把自己亲生女儿当作礼品送给上司羊统领。候补知县瞿耐庵为了得“优缺”，让自己五十多岁的老太婆，拜了制台府里二十来岁的丫头为干娘。尹子崇偷梁换柱，竟将安徽的全部矿产私自卖给了洋人。胡统领为了邀功，把无辜百姓当“强盗”屠杀，还谎报军饷三十八万两。这些官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却卑躬屈节，认贼作父，成为可耻的卖国贼和洋人的奴才。

李伯元对这些官场群丑是深恶痛绝的，但对中国前途还是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二十年后”，中国一定会“换一个世界”，一个“先前那一班畜生一个不见”的“太平”世界。不过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太平”，李伯元却是茫然的，他只有“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而想不出“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只能揭示病态，不能开出疗救的药方。

《官场现形记》写的几乎全是封建官吏，而“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这就容易使人物性格雷同，缺乏个性。但是，李伯元在塑造

人物形象时采取了同中求异，异中见同的手法，从而使他的晚清官场群丑图显得千姿百态，呼之欲出。具体来说，就是作者在描写同类人物时，根据人物不同的出身、教养、身份、地位等，来写他们的不同表现；而他们的不同表现，又归结到同一本质，这样，使他们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小说还广泛使用了讽刺和夸张手法。作者经常把生活中落后、丑恶的现象集中起来，通过一个事件，大加渲染。有时作者还抓住一些关键性的细节，把讽刺对象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来揭示人物的伪善和丑恶。这些讽刺手法显然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另外，小说在结构上由一系列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由揭露官场的黑暗、丑恶这一主题串联起来，这也是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杨凡周）

制台见洋人

且说那巡捕赶到签押房，跟班的说："大人没有换衣服，就往上房去了。"巡捕连连跺脚道："糟了，糟了，"立刻拿了片子，又赶到上房。才走到廊下，只见打杂的正端了饭菜上来，屋里正是文制台一迭连声的骂人，问为什么不开饭。巡捕一听这个声口，只得在廊檐下站住，心上想回。因为文制台一到任，就有吩咐过的：凡是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客人来拜，或是下属禀见，通统不准巡捕上来回，总要等到吃过饭，擦过脸，再说。无奈这位客人，既非过路官员，亦非本省属员，平时制台见了他，还要让他三分。如今叫他在外面老等起来，决计不是个道理。但是违了制台的号令，倘若老头子一翻脸，又不是玩的。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盘旋，要进又不敢进，要退又不敢退。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制台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

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那巡捕得了这句话，立刻三步并做两步，急忙跑了出来。……

——选自《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是全书写得比较精彩的片断之一。它通过巡捕向文制台通报洋人来见时文制台的言行举止，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绘了一位昏庸而又奸诈，虐民而又媚外的封建官僚的形象，从而深刻地暴露和谴责了当时上层统治集团腐败无能的丑态和丧权辱国的罪行。

《官场现形记》的创作，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广泛地采用了讽刺手法。但是，《儒林外史》在描写喜剧形象时，往往根据人物的个性特征，让人物言行自相矛盾，让人物在情节发展中自我暴露，以达到讽刺目的，显得冷静客观、不露声色，如鲁迅所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官场现形记》则不同，它在表现讽刺形象时极力对其进行漫画式的夸张，对人物某个方面的特点极力渲染。在这段文学里，作者就抓住文制台对待巡捕的言行，极力表现文制台的傲慢无礼和穷凶极恶，同时又就从侧面更反衬出他在洋人面前的奴言婢膝。作者在这以前就对文制台这一特征作过介绍，说他“是个有脾气的”，对官比他小的人，稍有顺意，就拿钉子给人碰，对手下的人，更是拳打脚踢，好不威风。他一到任就吩咐手下人，他吃饭时，任何人来见都不得通报。所以，巡捕见他正要开饭，“一迭连声的骂人”，便为难起来。通报吧，又怕制台翻脸；不通报吧，这个客人又非同一般，“平时制台见了他，还要让他三分”。读到这里，人

们不禁会问，来客究竟是谁，竟如此厉害？但作者在这里没有交待，而是故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果然，当巡捕通报后，制台对他大发脾气，手脚并出，又打又骂。“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这句话，把制台那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情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可是当他听说来客是洋人时，“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和刚才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以后的言行举止，更加渲染了文制台的这一特征。他对巡捕越凶狠，就越是表现出他对洋人的畏惧和谄媚。在这幅讽刺漫画式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憎恶之情溢于言表，嬉笑怒骂，无所顾忌，与《儒林外史》完全不同。这样的描写，虽然也能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但容易流于类型化，人物缺乏独特的个性，因而形象也就不及《儒林外史》丰满生动了。（杨凡周）

《文明小史》

《文明小史》，晚清李伯元著，共六十回。写于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最初发表在《绣像小说》上。到一九〇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书前有一篇楔子，说明写作此书的主旨。全书没有固定的主人公，而是以流动的，不断变换的人物为线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维新运动时期的社会现实，以维新党的守旧党，从官吏到人民，从内政到外交，无所不有。

和其他谴责小说一样，《文明小史》对于清朝统治者的种种丑态进行了暴露和抨击。作品中的官僚，对人民实行高压，盘剥，横征暴敛。永顺府知府付祝登到任后，大设关卡，搜刮民脂民膏。一个城门捐一次，一道桥也要捐一次。一匹布要上捐，买两斤肉也要上捐。不论买卖，都不例外，否则就没收。其结果终于引起人民反抗。最初是罢市，接着冲进知府衙门。作品还揭露了统治者对洋人的畏惧、屈服和谄媚。庚子之役以后，中国统治者普遍产生了惧外媚外的殖民地奴化思想。小说第一回，写永顺府的知府柳继贤为了应酬三个外国人，竟把正在对童生的考试也停止了，因此引起考生不满，企图打死洋人，结果被镇压下去。对于维新运动，许多人只是投机，也有的是碍于上峰的命令不得不敷衍塞责，还有的却是阳奉阴违，对

新党加以迫害。

小说还描写了维新派。这些维新人物，大都是些莫名其妙的青年，稍学到一点皮毛，便目空一切，满口的新名词。在作者看来，这些人的特点，一是新名词，二是剪发洋装，三是演说，胡口大话。靠此三宝，投机取巧，招摇撞骗，横行无忌，希图升官发财。他们最出色的工作，也就是作者描写得较庄重的部分，是对官僚进行暗杀。

《文明小史》在艺术上受《儒林外史》影响较大，如在结构上无贯穿全书的主人公，而是由许多相似而又相互独立的故事联成；又如讽刺手法的广泛运用等。在刻画人物上，此书比《官场现形记》要细腻得多，因为它产生较晚，作者的技巧已渐趋成熟，所以有的人物具有较为鲜明的个性。作者运用细致的情节描述来刻画人物，使人物栩栩如生。在行文上，《文明小史》与《官场现形记》都是六十回，但《文明小史》在字数上还不及后者的一半，文笔简练得多。(杨凡周)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著。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以九死一生（是作者的影子）为主干，从他离家奔丧，到经商失败，记述了二十年间的经历见闻，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它反映的内容比《官场现形记》要广泛，不仅写了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还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据统计，作品共写了二百来宗“怪现状”，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官场。可见它和同代的其他谴责小说一样，其抨击的重点还是封建统治阶级。吴趼人不仅对晚清官场了如指掌，而且还做过仔细的研究，因此他的揭露鞭辟入里，切中要害。作者笔下大大小小文武官员，都是肮脏龌龊、贪财无耻的家伙。其中有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的候道……。作者在九十九回中借卜士仁之口概括了当时的官场哲学：“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头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

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

如果说小说对晚清官场的批判重在政治的腐败，那么它对晚清的商场、洋场、家庭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揭露，则着重于封建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的崩溃。作品所罗列的“怪现状”无非是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朋友断义、骨肉相残等等。九死一生的伯父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却拐骗亡弟的钱财、欺凌寡娣孤侄，开口就讲忠孝节义，却百般虐待祖父。莫不基不仅冒充弟弟顶替他的官职，而且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通过这些衣冠禽兽，反映了当时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已到了总崩溃的时候。

吴趼人对晚清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虽然深恶痛绝，但他也并未完全绝望。他在作品中塑造了蔡侣笙、九死一生、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寄托了自己改良主义的理想。作者把他们看作是鸡群中的凤凰，黑暗中的光明，失望中的希望。因此他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他那本来冷嘲热讽的笔锋，变得温情脉脉起来，以至与描写反面人物的部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它自始至终采用了在我国传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第一人称叙述法；艺术结构也较特殊：“举定一人为主，如万马千军，均归一人操纵”，“遂成一团结之局”。九死一生既是全书的叙述者，又是全书的主干线。同时调动了正叙、转述、夹叙、倒叙、插叙等多种手法，从面能够举重若轻，繁简得宜，浑然一体。（杨凡周）

督办春心

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乘囚笼似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照过的，所以并不阻挡。那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俄延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户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英腿

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了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的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回头对总理道："莫非我在这里做梦？"总理道："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督办道："我前天看见的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么。"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

督办道："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他来吃两样。想他既然来得，想来总肯吃的。"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招呼，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道："督办要请你女儿吃大菜，但不知他肯吃不肯？"他老子道："督办赏脸，那里敢说个不字，你家。姑娘进去罢，我在外面等你。"那姑娘便扭扭捏捏的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的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道："这是本公司的督办。"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道："笑甚么？莫非笑我老么？"那姑娘忍着笑，轻轻的说道："胡子。"只说得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儿上，凝结得圆圆儿的，倒象是小珊瑚珠儿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因说道："胡子脏了。"便回头叫毛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净了。

——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这个片断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一回，是全书描写得比较精彩的段落。它描写上海某轮船公司的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妻妾成群。他在汉口街头见到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十分标致，便念念不忘。分公司的总理为巴结督办，企图替他讨小。这天，他便约了这姑娘父女来到分公司。在这里，作者以夸张、幽默的笔调，细致地描写了督办看见这姑娘时色迷迷的丑态，对他肆意嘲笑，尽情讽刺。督办因为忙着要看美人，手忙脚乱，鸡蛋竟没有送入嘴里，"糊的满胡子蛋黄"。在这幅生动的讽刺漫画里，作者

对督办"把蛋送歪了"的细节进行尽情的夸张、渲染，而且余兴未尽，下面一段又写席间姑娘见到督办这副尊容，"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作者还比喻流到胡子尖上的鸡蛋黄"凝结得圆圆儿的，倒象是小珊瑚珠儿挂在上面"，完全是一副小丑的形象，令人捧腹大笑，的确起到了暴露和批判的作用。

但是，作者在这里对督办的嘲讽还是停留在表面，并不深刻。它极力表现督办外表的滑稽可笑，将其丑化，却并未深入人物的性格和心灵，使他可笑的言行成为他可笑性格的一个部分，密不可分，因此我们感到，督办只是一个类型化的丑角，没有独特的个性特征。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这段文字，对其他几个人物也有较好的描写，如那姑娘听说督办要娶她做姨太太，她十分欢喜，"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寥寥数语，便将庸俗势利的小市民攀龙附凤的急切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她"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俄延了半晌"，更是表现了她的扭捏作态，矫揉造作，企图以自己的姿色为工具，混进上层社会。（杨凡周）

聆怪论笑肠几断

玉生道："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我道："奇了，甚么叫做'竹汤饼会'？"玉生道："五月十三是竹生日，到了六月十三，不是竹满月了么。俗例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到了那天，代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么。"我听了几乎忍不住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

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荟芳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道："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玉生道："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

分开日子做。我输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妇人太多，一时混的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离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到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的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合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合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甚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性梅的道：“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打嗤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声：“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我突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收容正色。又听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因他两个都性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道：“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么？”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道：“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骨董掮客要一千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道：“只要是真的，就是一千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甚么？”那一个道：“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这一个道：“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争奈肚子里偏偏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

姓贾的便道：“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韵，作‘竹汤饼会’诗罢。”玉生道：“先要拟定了诗体才好。”姓梅的道：“只要作‘七绝’，那怕作两首都不要紧。千万不要作“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工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工；真是‘吟成七个字，撚断几根髭’呢。”我戏道：“怕对仗，何不作‘古风’呢？”姓梅的道：“你不知道古风要作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僻典，那里有许多话说呢。”我道：“古风不长，显见得肚子里没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工！甚至杜少陵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我也嫌

他寻‘香’字对不得‘碧’字，代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那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师呢。”忽然一个问道：“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查着了没有？”姓梅的道：“甚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你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那个人道：“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嗤一声，笑了出来道：“亏你只知得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

——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吴趼人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谴责当时社会中的“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如荀观察之流；而书中写得最精彩、最好的章回，则是对知识分子某些丑态的摹画。此段引文便是谑化当时的一班洋场才子、名士的。作者仅通过人物的对话描写，便活脱出这帮“才子”、“名士”胸无点墨却要到处卖弄才情，附庸风雅的性格特征。

引文的第一段就揭示了今日“诗人”聚会的“竹汤饼会”不过是一帮无脚“才子”借“竹生日”之名吃喝一通的“高会”；而这帮“诗人”尚有一串串奇奇怪怪的雅号：“几生修得到客”，“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前身端合住红楼旧主人”、“我也是多情公子”……据说是“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而这帮“诗人”所作诗之妙在于“古风不长，显见得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工！甚至杜少陵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我也嫌他那‘香’字对不得‘碧’字，代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那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师呢。”并道杜少陵其人“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这帮“名士”诗倒是当然做不成的，但他们能把李商隐的号“玉溪生”送给杜牧，把杜牧的别号“樊川”戴在老杜（杜甫）头上，少陵杜甫则被分为父子两人；并要花一千元去买颜鲁公的墨迹，说其“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而实则颜真卿为唐代人，苏轼是宋朝人，前朝墨迹后朝词赋，可见其胡说八道之极。这便是这帮“才子”、“名士”、“诗人”、“词客”的真正学问所藏。作者用平铺直叙

的语言描绘这场“竹汤饼宴”“高会”“才子”们的语言、举止，其讽刺之义通过作品中的“我”几次忍笑不住的情态而显示出来，嘲笑之意非常明显，较为辛辣地揭露了这一帮故作高雅、附弄风情的“诗人”们只会起些奇奇怪怪的别号，找些奇奇怪怪的理由集会胡吃胡喝。在同书别的章回里他们也能为史湘云醉眠芍药裀图题诗，其曰：“曾见仇十洲有此粉本，偶背临之”。而《红楼梦》乃清代人所著，仇十洲则是明朝之人，张冠李戴是他们经常的所为，至于写些不通的诗文登报也是时常有之的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类似这种文人丑态的刻画俯拾皆是。

这一段引文，是作者描绘文人丑态最精采的一段，同时也是作者文笔优劣并存最易见的一段。为了加深读者对这帮“才人”的讥讽、憎恨，其描摹之处尽有夸张之过，以满足其痛诋情怀和揭露之愤，遂不免失实溢恶。这是这部小说在整体写作上所犯的毛病，在揭恶露病之时，总是过多地注入了作者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使作品尚缺含蓄、深刻之义。这也是清代谴责小说的通病，当然也是读者阅读时应注意的地方。（张幼梅）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到：“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苟才双眼垂泪道：“媳妇啊！这两天里头，叫人家逼死我了！我托了人和制台说成功了，制台就要人，天天逼着那代我说的人；他交不出人，只得来逼我；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罢！”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苟才夫妇方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苟才先说道：“这件事本来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少奶奶道：“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况且这个也无须立志的，做妇人的

规矩，本是这样，原是一件照例之事。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不说了。苟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说着，便大放悲声。姨妈连忙过来解劝。苟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脊，一面说：“少奶奶别哭，恐怕哭坏了身子啊。”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唷！”苟太太听了，也自觉得无味；要待发作他两句，夫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他身上，只得忍气吞声，咽了一口气下去。少奶奶哭够多时，方才住哭，望着姨妈道：“我恨的父母生我不是个男子，凡事自己作不动主，只得听从人家摆布；此刻我也没有话说了，由得人家拿我怎样便怎样就是了。但是我再到别家人家去，实在没脸再认是某人之女了。我爸爸死了，不用说他；我妈呢，苦守了几年，把我嫁了。我只有一个遗腹兄弟，常说长大起来，要靠亲戚照应的，我这一去，就和死了一样，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我是死也张着眼儿的！”苟才站起来，把腰子一挺道：“都是我的！”

少奶奶也不答话，站起来往外就走，走到少爷的神主前面，自己把头上簪子拔了下来，把头一颓，头发都散了，一弯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诉，这一哭，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任凭姨妈、鸦头、老妈子苦苦相劝，如何劝得住，一口气便哭了两个时辰。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的众人七手八脚，先把他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开水，灌姜汤，一泡子乱救，才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苟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近门口垂手道：“宪太太再将息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少奶奶道：“哼！只要燉得浓浓儿的燕窝，吃上两顿就好了，还有工夫慢慢的将息！”苟太太在旁边，便一迭声叫“快拣燕窝！要拣

得干净，落了一根小毛毛儿在里头，你们小心抠眼睛、拶指头！”丫头们答应去了。这里姨妈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裹已毕。少奶奶到大少爷神主前，行过八跪肃礼，便脱去素服，换上绸衣，独自一个在那里傻笑。

……这一天下午，便备了极丰盛的筵席，饯送宪太太。……宪太太接杯在手，往桌上一搁道：“从古用计，最利害的是‘美人计’。你们要拿我去换差换缺，自然是一条妙计；但是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可知道古来祸水也是美人做的？我这回进去了，得了宠，哼！不是我说甚么……”苟才连忙接着道：“总求宪太太栽培！”宪太太道：“看着罢咧！碰了我高兴的时候，把这件事的始末，哭诉一遍，怕不断送你们一辈子！”说着，拿苟才把的一盏酒，一吸而尽。苟才听这个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苟太太早已当地跪下。姨妈连忙道：“宪太太大人大量，断不至如此，何况这里还答应招呼宪太太的令弟呢。”

——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苟观察即苟才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物，作为官僚阶层最富典型的代表，其寡廉鲜耻的特征在这段文字中也得到了具体形象的再现。苟才为了自己升官荣华，竟卑劣无耻地迫使自己的儿媳去做宪制台的姨太太。作者平实地展现了苟才、苟太太、姨妈合伙“逼迫”媳妇就范的这一过程。从前一回开始便有“劝堕节翁姑齐屈膝”，通过苟才及苟太太的跪拜求情和他们的泪水，企图以情动人，为达到使儿媳“堕节”做姨太太的目的，利用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甚至以春药刺激儿媳孤寡的心灵，并利用佣人姨妈的游说，软硬兼施地威逼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寡妻，根本顾不得自家的名节操行，更不会念及自己儿子尸骨未寒。利欲熏心使他完全丧失了作为父亲和长辈的应有尊严和廉耻，丧尽天良，全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起码道德伦理。本段引文通过苟才几次简短的言语和动作，生动刻画出他厚颜鲜耻的特点。如起初他与苟太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双眼垂泪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罢！’当媳妇说到“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时，他却抢先

说出："这件事本来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好象是在说明自己的苦衷，实则是向媳妇强调既成的事实，即她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并无退路或回头路，况且这样也是救了他苟家一家的性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软刀子杀人岂不是更厉害吗？接着是媳妇所言众所周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等到媳妇不说话时，他"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当少奶奶哭诉之后，说到"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给谁，有了顺从苟才之意时，他"站起来，把腰子一挺道：'都是我的！'"似乎颇义气，其实是以儿媳妇改嫁作前提条件的，以至后来少奶奶哭闹之后答应进宪府时，他"走近门口垂手道：'宪太太再将息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都不是真正出于对少奶奶的关心，他关心的只有他自己，所以当儿媳妇即宪太太借酒骂他，并说以后乘高兴时要将此事的始末讲出来，断送苟才一辈子时，他吓得"犹如天雷击顶一般"，手足无措，不能言语，也不知如何是好，其表现断不如苟太太的下跪，更不及姨妈的话外之声。

其实，该段引文描写最多，刻画最细腻的是少奶奶这个人物。少奶奶即苟才儿子的媳妇，也是后来的宪太太。作为少奶奶起初在公婆跪着求情时，她尚能以妇道约束自己，表现出对公婆无理之求的恭让。可当她明白自己再无选择时，她也会大哭大闹。尽管她前后的变化都是通过她的言谈举止表现出来的，并无详尽细致的大段心理描写，可我们从她的不同言行上，特别是她前恭后骂再后借酒发恶语谑语，以及她前后两次在自己丈夫神主前哭闹，傻笑等言语行动，生动而真实地描绘出她前后心理的孤独、痛苦及其矛盾，形象地表露出她内心的苦痛和她心理的变化。当然，少奶奶形象的塑造尚有匆忙之误，因其铺垫层次的不够鲜明，其人物性格的逐步转变过程展示不够清晰，其性格所蓄含的深刻性也因此稍有欠缺。

本引文总体上具有古朴、生动、曲折等特点，作者注重以平实的文笔表现生动、曲折的情节，却忽略了向读者隐含耐人寻味的深

意，使其作品揭露和讽刺的笔触尚欠力度和深度，有肤浅之感，这与该书作者的整个创作风格是一致的。（张幼梅）

《九命奇冤》

《九命奇冤》是一部晚清公案小说，作者吴趼人。全书共三十六回，演述清雍正年间发生在广东的梁天来大命案。其前曾有旧小说《梁天来警富奇书》，安和先生著，演述同一案事，但文笔较劣。《九命奇冤》即根据《警富奇书》改写而成。

《九命奇冤》故事梗概如下：梁天来的表亲凌贵兴受人挑唆，只说梁家一处石室坏了凌家的"风水"，要梁拆除。梁因父亲遗命"石室不准毁卖，三代之内，必要保全"，故不从凌意。凌纠集一伙地痞流氓对梁家一再欺侮胁迫，最后竟上门打劫，杀害梁家八口人命。梁天来事前得乞丐张凤暗通消息，逃得性命，遂诣县衙起诉。凌仗恃家有"铜山金穴"，买通知县，致梁败讼。梁随后连赴府衙、臬衙和抚院逐级投状，凌家同时也"大开银库，驱遣财神"，买通各级官吏，使梁家无处申冤。为梁家作证的张凤还在公堂上被活活打死，合成九命大冤案。梁又设法告到两广总督孔大鹏处，但孔刚问明案情，正准备为梁平冤，却忽然被调任他处。孔一走，凌贵兴等马上翻供，梁家奇冤又沉海底。最后梁毅然上京告御状，途中在微服私访、化名苏沛之的新任臬司帮助下躲过凌家毒手，至京投状都察院。雍正皇帝闻奏，又遣孔大鹏赴广东查办此案。孔得新任臬司之助，将凌等一伙凶犯和各级贪官污吏全部捉获严惩，梁家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作者以这一冤案为题材，意在揭露社会黑暗。雍正本是一位被誉为"明见万里，无奸不烛"的皇帝；但小说作者在第一回中指明：梁天来命案"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到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岂不又是一件奇事?"显然，作者描写发生在最清明时代的最黑暗之事，其批判锋芒是十分尖锐的。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结构方面，小说借鉴了西方侦探小说的某些处理手法。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中曾谈到："《九命奇冤》用中国讽刺小说的技术，来写强盗与强盗的军师，但他又用西洋侦探小说的布局，来做一个总结构。繁文一概削尽，枝叶一齐扫光，只剩这一个大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个中心题目。"另一方面，故事虽然集中，但情节发展的"线条"却又曲折多变。尤其小说后二十回描写梁天来屡诉屡败、屡败屡诉的经过，大有波澜叠起、回环不尽之势。对于梁天来数次投状的遭遇，凌贵兴各次行贿的方式和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的经过等，作者也力求以变化多样的笔法进行描写。此外，小说还借用了西方小说中常见的"倒叙"手法。如开卷第一回便写凌贵兴纠集一伙强徒攻打梁家石室、杀人放火等情形，这一事件按时间顺序本应在第十六回中出现，但作者把它提到小说的开头，起到了先声夺人、引起强烈悬念的作用。

在对案情侦破过程的描写上，《九命奇冤》摒弃了旧公案小说中常见的"神鉴"、"梦喻"等虚诞方式，而是完全采用记实的笔法。案情的澄清，主要是孔大鹏老练的问案和新任臬司机警的微服查访的结果。这也是这部公案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也显出"记实"意味太重的缺点。全书中一般叙述较多而深入刻划较少，尤其缺乏对人物形象的细致描写，这使得小说在艺术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局限。（雅　坤）

黄知县拒贿

（殷成被妹夫黄知县责骂，一气来到姊姊殷孺人房中。）殷孺人正在那里打丫头，骂老妈子，殷成也不理会，一直走到他姊姊床上，就睡下去哭。孺人打骂了一回，走到房里一看，见了这副情形，大惊道："兄弟！你做甚么？"问了两声，不见答应。又问道："可有甚么人欺负了你？快点告诉我，我与你出气！"殷成见问，越发哭得厉害。歇了良久，方才抽咽着说道："姊……姊姊！你借给我几个盘费，我回江西去，姊夫撵我呢！"殷孺人听了大惊，猛然叫道："丫头！请老爷进来！"

不一会，黄知县进来了。殷孺人道："你要撵，连我一齐撵了去，

只要你打发盘缠，我姊弟两个，马上就滚！好等你另外揀一个又贤慧，又标致，又和顺，又是娘家人死个精光的，方才娶了来做太太。我却没有这种福气，只好跟着人家在街头研墨，伺候他卖字，卖了百十来个钱，买米烧饭吃，哪里有福气住在衙门里来！本来呀，这是要有福气的太太住的衙门，我们是小人家出身，只配受穷苦，还不自谅，要千山万水走到这里来，受人奚落！兄弟！快点起来！卷铺盖，咱们走，男子汉，大丈夫，哭甚么！你虽然没本事，写出字来卖不出钱，终也不见得就饿死了！咱们放长眼睛，看人家升官发财！”说罢，又一叠连声催卷铺盖道：“就连盘缠也不开发，我讨饭也讨了回去，好歹丢不着我妇人家的脸！”黄知县道：“好端端的闹甚么？我不懂呀！”殷孺人道：“哼！谁要你懂我的事来！我的兄弟不争气，死捱在这里，还够不上一个奴才三小子。我当日又不是明媒正娶的，是个偷跑跟汉子的，我兄弟便是个忘八乌龟崽子，所以人家要撵就撵！”黄知县怒道：“孺人！你这是甚么话？他只管在外头混闹，自己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份……”殷孺人连忙插嘴道：“呸！他本来是个小户人家，乌龟忘八崽子，又不是甚么做知县太爷的，顾惜甚么身份么？”知县道：“我也不知呕了多少气，也呕他不好……”殷孺人又插嘴道：“是呀！这个叫做好死的不死，又不见他死了，害得我要说嘴也说不来！”黄知县道：“这也罢了！他今日忽然还要干预词讼起来，难道我说了他两句，就算得撵他了么？也值得这样惊天动地起来！”殷孺人道：“兄弟！怎么你也不照照镜子，你是甚等样人，也好去干预人家的公事，怪不得受了人家的羞辱，却跑到我这里来哭！”殷成听得，一骨碌爬了起来道：“姊姊！这才是‘狗咬吕洞宾’呢！我常常听见人家说，做了官是用大秤称金子，小秤称银子的，我们这个番禺县，又是有名的好缺，衙门里却是冰清水冷的，外面的人说起来，都说如今这个县官是个呆子，有钱不会用。我听了这话，很是纳闷。我今天出去，遇了一个乡绅人家的师爷，说起甚么梁天来诬告了凌贵兴，此刻凌家肯出八百两黄金，道到里面来，求伸这个冤。知道我是个舅老爷，专诚来托我的，我又不曾招揽他。谁知姊夫倒要撵起我来！姊姊！一两黄金十六换，这

八百两黄金，一八如八，六八四十八，有一万二千八百两银子呢！我一片好心要送万把银子进来，倒受了这个气，你道可恼不可恼呢？”

殷孺人忙问道：“兄弟！怎么说呀！人家就肯拿八百两金子送我们吗？你为甚不来和我说？”殷成道：“和你说便怎么？也要他肯代人家伸这个冤枉，人家才肯送呢！和你说便怎么？难道人家肯白送你么？”殷孺人屈指计道：“八百两，一两黄金四两福，四八三十二，是三千二百两，足足有两担福呢！我们不知有这两担福没有？老爷！你为甚放着送上门的金子都不要？是甚么道理？难道你穷的还不怕么？”黄知县道：“他这个公行贿赂的，我哪里好胡乱受他？我又没有审过，知道他们谁曲谁直。倘使受了他的，做出那纵盗殃民的事情，便怎样呢？况且我做官，自有做官的廉俸，我不贪那意外之财！”殷孺人道：“呸！不说你没福，说甚么纵盗殃民，你既然说没有审过，哪里就知道是纵盗殃民呢？这是个甚案情，你说给我听。”黄知县不则声。殷成道：“甚么案情？是一个姓梁的，被强盗打劫了，闹了个七尸八命，那姓梁的不来告强盗，却告了一个姓凌的读书人，说是那姓凌的指使出来。”殷孺人道：“那八百两金子，是哪一个送的？”殷成道：“就是那姓凌的，被他诬告了，所以肯送出来，求姊夫同他伸冤呀！”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脸，对黄知县道：“这等顺水人情，你也不肯做，难道我嫁了你，就应该穷一辈子，捱一辈子，不应该享一天福的么？姓梁的所告，既然是个读书人，你怎么就说到纵盗殃民起来？你没有发迹的时候，也是个读书人，难道那时候你也是强盗么？”黄知县跌脚道：“唉！你怎么这样糊涂？他不是告姓凌的做强盗，是告他纠合强盗来打劫伤人呀！”殷孺人道：“我不糊涂，你才糊涂呢！他也是个读书人，你纠合过强盗么？你可曾认识过一个半个强盗么！我只当你读书明理，惺惺惜惺惺，谁知你倒拿同自己一般的人，当做强盗，还说我糊涂呢！”黄知县道：“我何尝就说他定是个强盗！因为不曾审过，哪里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呢！”殷孺人道：“你看！你还是这样糊涂呢！你要疑心到读书人是强盗，你为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强盗？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明天坐堂，先把姓凌的出脱了，然后另外派差去捉强盗，也不亏了姓梁的了。这

八百两金子，你不受我就受了！夫妻们好也这一遭，不好也这一遭，好的大家享用，不好的我就拿了他做盘缠，回江西去，由得你在这里做清官！兄弟！你先出去，叫他把金子即刻兑了来，包他明天没事，我这里不怕他不依我这个办法！”

殷成巴不得一声，立起来就走。黄知县要阻挡时，哪里还阻挡得住？

——选自《九命奇冤》第二十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凌贵兴纠集一伙流氓行凶，害死梁天来家中八口人。梁天来向番禺县衙告状，凌贵兴也立即向县衙行贿。衙中黄知县是一个“为人颇觉慈祥，办事也还认真”的官员，但其小舅子殷成却是一个“从小就不成器，终日在街头赌博”的角色。凌家因而便先找到殷成，要他去他姐夫处疏通，同时许给黄知县一千两金子，许给殷成一千两银子。殷成见钱眼开，立即找姐夫说情（为了自己多落点好处，他把凌家许给他姐夫的一千两金子说成八百两）。黄知县平日就恨殷成不成器，此时又见他来“干预词讼”，便责骂他一顿，并要他“快滚出去”。殷成碰了壁，便至其姐殷儒人房中哭闹——先不说别的，只说姐夫要“撵我走”——由此在家中引发了一出“惊天动地”的闹剧。

在这出闹剧中，又“泼”又“贪”的殷儒人是个唱主角的。她一听兄弟说到“撵”，就连事实缘由都不问，便把知县丈夫叫来臭骂一通，然后就叫殷成“卷铺盖，咱们走”。黄要辩白，她却几乎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并一个劲地借着训骂殷成来奚落黄。这位知县夫人的“泼”劲真是令人咋舌。接着，在殷成说出那“万把银子”之后，她的“贪”劲也大大地表现出来了。她先跟着殷成算了个“两担福”出来，然后便质问丈夫是否“穷的还不怕”。黄推说还未审案，她便问了一下案情，尤其是问明了八百两金子是哪家送的，接着就“忽的一下翻了脸”——显然，“两担福”使得这位夫人更进一步地丧失了理性——为了论证读书人（凌贵兴）与强盗没有关系，她向黄知县发出了一系列极荒唐的质问：“你没有发迹的时候，也是个读书人，难道那时候你也是强盗么？”“你也是个读书人，你纠合过强

盗么?”“你要疑心到读书人是强盗,你为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强盗?”其后便是她的最后通牒:“这八百两金子,你不受我就受了!”而且叫殷成:“你先出去,叫他把金子即刻兑了来,包他明天没事……”。不难看出,这位夫人的极泼悍而贪婪的性格已被小说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黄知县有这样一位蛮不讲理的“内助”在身边,确实也很难拒绝贿赂,保持其“清官”面目。他虽然也发怒、也辩解,但哪里招架得住夫人的那张嘴和虎狼般的气势!当然,此人到底是自己立场不稳,所以骨子里也不是个真正的清官。此时老婆要收贿,他是“哪里阻挡得住”;第二天在公堂上,他又根本不容受害人梁天来分说,还下令毒打为梁家作证的张凤,完全又是一副贪官的丑恶面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彻里彻外的坏人,而是一方面描写了他对殷儒人姊弟的抵制,一方面又表现了他的这种抵制的不彻底。因而这个坏官的形象并不“脸谱化”,而是刻画得很真实、很有深度的。

这一幕闹剧几乎全是由三个人物的对话构成,对人物的心理、行动等则基本上不作专门描写,这似乎是一种简单化的作法。但通过记述人物之间的言来语往,便能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尤其是那位知县夫人),这又正好表现出作者在把握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心态方面的不凡功力。另外,作者把一次官员受贿的经过,表现为一场闹剧式的夫妻冲突,从而既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又使情节本身体现出生动的戏剧性,这也是一种很巧妙、很“不简单”的作法。受贿一类情节在公案小说中可谓司空见惯,这部《九命奇冤》中也描写了好几起官吏受贿的情形。但这一次黄知县的“拒贿——受贿”经过,却由于借夫妻冲突的形式表现而显得独具一格,在情节处理上可谓别开生面。(雅　坤)

《恨海》

《恨海》,晚清吴趼人著,发表于一九〇五年,作者自称“仅十日而脱稿”,当时曾风靡一时,有人将它和《文明小史》、《孽海花》、

《老残游记》并称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四大杰作。此书于一九三一年曾被拍成电影，一九四七年，柯灵还把它改编成剧本。这部书是近现代写情小说的滥觞，它以庚子事变为时代背景，表现陈伯和与张棣华，陈仲蔼与王娟娟两对未婚夫妻的悲剧。前一对，男的陈伯和，后来堕落为洋场的乞儿小偷，最后终于病死，女的陈棣华，因而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另一对，王娟娟因其父死后，家道中落，到上海沦为妓女，其未婚夫陈仲蔼，在离乱中曾随两宫到西安，议和后到上海寻访娟娟，杳无消息。后来不意在妓馆里遇到娟娟，但娟娟见到他就马上跑掉了。陈仲蔼父母在大乱中惨死，哥哥病死于上海，未婚妻又沦为妓女，因而悲痛消极，削发入山不知所终。作者在小说中暴露和抨击了清政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奸诈，特别是士大夫那种寡廉鲜耻、人格卑污的情况。但是，作者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却找不到振兴国家、拯救危亡的办法，只有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去寻找药方。他相信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认为“要道德普及，是改良社会第一要义”。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塑造了张棣华和陈仲蔼两个理想人物，一个是孝女节妇的典型，一个是孝子义夫的典型。可见，吴趼人并没有把当时黑暗的现象和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危险的情况，看成是由于异族的统治、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而是认为这是封建道德沦丧的结果。作者的婚姻观也是落后的，他通过张棣华、陈仲蔼对待婚姻的态度，主明他维护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规旧习。从陈仲蔼对《红楼梦》的评论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男女双方从恋爱到结婚的自由婚姻，是极端反对的。（杨凡周）

《痛史》

《痛史》，二十七回，晚清吴趼人著。

这是一部历史小说。阿英盛赞此书道：“在晚清的讲史中，这是最好的一部。无论是内容上，或是技术上都有很好的成就。这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可惜，再加上几回就可以结束的大著，竟不得完稿，真是晚清讲史的一个大损失。”全书虽然没有完成，未免美中不

足，但就现存二十七回的情节来讲，也可告一段落，人物形象也较完整。

全书描述南宋亡国的过程，展现出南宋皇室昏庸腐化，抱旧守残，偏安一隅，坐以待毙的局面，讴歌了文天祥等爱国之士，诅咒了以贾似道为代表的汉奸人物。作者极力攻击奴颜事敌、卖国求荣、贪图私利的汉奸，反映出对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的野蛮行径的无比愤慨。例如，作者在第一回中写道："说也奇怪，那些投降到外国的中国人，反有那'尽忠报国'的心；倒是处在自己本国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尽忠报国'的心，反有一种'卖国求荣'的心。真是叫人无可奈何了！"作者在开篇自述："任凭敌人如何强暴，如何笼络，我总不肯昧了良心，忘了根本，去媚外人。如此则虽敌人十二分强盛，总不能灭我之国。他若是一定要灭我之国，除非先将我国内之人，杀净杀绝，一个不留，他方才能够得我的一片绝无人烟的土地。"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其创作意图。

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并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例如，书中的第五回，较为突出。首先，对比吕师夔与张世杰，同样面对前来劝降的韩新，分别显示截然不同的态度，从而揭示出叛臣与忠臣的不同性格特征。

"吕师夔是一个极贪得无厌之人"。当韩新说道，有一份薄礼奉送之时，他随即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元兵压境围城，城破国亡即在旦夕，他所想到的只是个人私利，自己如何发财，一副奴颜媚骨，被作者信手几笔，一个细节，暴露无遗。这种寡廉鲜耻的势利小人，必会卖国求荣，丝毫不足为奇！于是韩新几句功名利禄的蛊惑便使他动心了，竟然恬不知耻地说道："见机而作，自然是智者的行为。……我就即刻叫人去竖了降旗就是了。"接下来他便为虎作伥帮助韩新设计诓骗、陷害张世杰，以致计谋败露，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开城门招接元兵，认敌作友去了。

忠臣张世杰是《痛史》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作者比较注意对他的刻画。他还未出场，书中就做了一定的渲染——元人暗通贾似道，希望能把他调离鄂洲，那么他的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而

对韩新与吕师夔设好的计谋，他会作何反应呢？一出场他便出语不凡，面对韩新送来的亲生儿子的尸骨他坦然说道：“守土不力，死有余辜，我有何伤心！”“如今天下纷纷，国家之事尚料理不来，何暇再问这等事？”铮铮话语，掷地有声。一个以国任为己任、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的勇士形象跃然纸上。他有失子之悲，况且是他得力的爱子。得知儿子被杀的真情后他说：“如此方不愧为吾子也。”可他更有国将亡之痛。面对韩新的威逼利诱，张世杰凛然正气、一副傲骨：“我的热心，向来未用到富贵上”“果然中国寸土皆亡，我亦当与中国同亡”，显示了忧国忧民，舍身忘我的英雄气概。张世杰与吕师夔一忠一奸在卫国与卖国这道分水岭前见出了分晓。

其次，在忠臣洒血卫国于疆场与昏君偏安一隅纵酒寻欢之间展示对比，以此来揭示南宋灭亡的不可挽回。

作者巧妙地通过使者去临安告急将浴血的奋战前方与纵情酒色的后方连接起来，使情节在鲜明的对比中合理而自然地展开。前方是以张世杰为代表的忠勇的爱国将士以躯体阻止着元兵的大举进攻。而后方贾似道却在大张旗鼓地以天子卤簿葬母；昏庸无道的宋度宗则整日沉溺于饮宴酒色而根本不理朝政，及闻军情来报始则呆若木鸡，继之急得汗流浃背”，以致“口吐鲜血”不日而亡。临终拟下一道旨意却是派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相机御敌，昏庸至此，国家岂能不亡？

这一节中对比手法的自然运用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南宋朝廷昏庸无道、荒淫无耻、旨在维持偏安的局面以及奸臣贾似道之流争相卖国、求取个人名禄的厚颜无耻；忠义之士可歌可泣，南宋最终灭亡也必然令人痛心！《痛史》这部书的妙处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对比手法的运用也难免使人物塑造失之于简单。比如对宋度宗的刻画，作者并未去表现他半壁河山沦丧后的愁闷而只是几笔将这一人物勾勒出来，显得没有血肉，性格不够丰满。对于吕师夔、张世杰等人的思想变化也只是简单地表现为奸就是奸，忠就是忠，多少有些脸谱化。（安　瑞）

再闹安抚衙

且说那中军当日抖擞精神，要捉拿刺客。不到日落，就传令众军士饱餐一顿。到得黄昏时分，便点齐人马，把一座安抚史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众军士一律的弓上弦，刀出鞘。又叫了两小队，分布在大堂、花园等处，只等刺客到了，一齐动手。中军又出下号令，如有能抓住刺客者，回明安抚大人，破格行赏；倘刺客当面，仍被逃脱者，即照军法从事。你想众军士哪一个不图赏怕罚呢！一个个都振起精神，磨拳擦掌，等待捉人。那中军官，身披掩心甲，佩了腰刀，不住的内外巡逻。

那几位师爷，已是吓得手足无措。他们本是分着房间居住，到了此夜，天尚未黑，便商量要住到一屋子里来。立叫小斯，支起铺来关上房门，下了门栓，又抬了一张桌子，把房门堵住，恐怕不够，又七横八竖的加上几把椅子，又支上一床薄被，把窗户挡住，收拾停当。有两格外胆小的，早就钻到床上，抖开被窝，连头蒙住。有两个自命胆大的，还要商量今夜如何睡法。一个说："要点灯睡的好，就是刺客来了，也可以看得见。"一个说："灯是点不得的，点了灯要被他看见，反为不美。"一人一个主意，正在争执不已，猛回头看见先睡的两个，在床上抖的连帐子也动了！不觉打了个寒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钻到床上，也陪着他发抖去了。

不提这个慌张。且说那中军官巡出巡进，不住的喝着口号叫："留心呀，留心！"后来巡的乏了，就坐在大堂上休息，抬头看着那把雪亮的刀，暗想看他如何取法。忽又回头想："我坐在这里，是吓的他不敢来了，不如藏在暗处，张弓搭箭，等他来时，给他一箭，岂不是好！"想定了主意，便走出廊外，拣个黑暗去处伏住，也不去内外巡逻了，只眼睁睁的望着那刀。

守到三更以后，大众都有点困倦了。忽报说后面马房失火。中军此时，隐身不住，忙忙出来，分拨兵丁去救火。方才分拨定了，又报中军府失火。中军官道："不好；他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我不能去，只分派得力人，回去扑灭就是了。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来

了，众军士门，小心呀！”

一声未毕，只听得扑通一声，又是扑通一声，屋顶上掉下来两个人来。众兵一齐大喊道：“刺客来了，刺客来了！”举起火把，围上前来照看，中军也忙着来看时，却不是什么刺客，原来是本标的两名哨官：一个已是跌得头破额裂，脑浆迸出，眼见得是硬了；一个未受重伤，还能说话。中军喝问道：“你们做什么来？”那哨官道：“我们二人商量着，刺客一定从屋顶上来的，徒在底下守着无益。我两人曾学过飞走的功夫，因此我同他两个，同登屋顶，分做东西两处屋角守着。方才看见大堂屋脊上，好象有两个影子，我连忙赶过去，看见那一个也赶到那里去了。我两个合在处，却看不见人。不知怎上，觉得脚下绊了一绊，就跌了下来了。”

中军听说到：“不好，这时候管保到了！”抬头看时，咯吱一声响处，中军只喊得一声：“哎……”那“呀”字还没有喊出来，身子便倒了。众兵士这一惊，非同小可，上前一看，便一齐发出了怪声喊道：“不好了，中军爷着了镖了！”这一声喊，大堂上下，一切守看的兵士，都围了过来。……大众还抬头一看，道：“还好，刀还未拿去。你看明亮亮的还插在上面呢。”这一闹可闹的不得了了，安抚衙门搅它一个人马沸腾：又忙着防刺客，又忙着救中军。谁知他这一支镖，不偏不倚，恰恰中在太阳穴上，哪里还救得过来？一面将镖拔出，他早大叫一声，气就绝了。

此时上下无主，只得飞跑到里面，报与众位师爷。谁知一处处的房门，都是敞着的。末后找到一个房间，门虽关着，却是任凭你把门打得如同擂鼓一般，里面只是寂无声息。这报信的吓得没了主意，跑到外面去，大叫道：“不好了！众师爷被刺客杀了！”大众听了，慌做一团。

内中就有个哨官出来做主：一面报县，一面用流星马，到河南路飞报。不一会县令来了，慌慌张张，验了中军，派定人守护了尸首，又到后边去要验众师爷，叫人撬开房门，推开桌子椅子，看时，只见六七顶账子，在那里乱摇乱动。……揭开帐子一看，只见一团被窝，在床上抖着呢，剔起了灯亮，揭开被窝看时，内中一位师爷，

唇青面白，嘴里三十二个牙齿，在那里打着关，说道："大…大…大…大…大…王饶命。"这兵丁伸手拉他一把道："师爷莫怕，刺客去了呀！师爷的手，怎样湿达达的？"挟起他看时，浑身上下，犹如水里捞起的一般，可怜这是他出的冷汗呢！

县令看见一众师爷无事，方才略略放心。仍旧出到大堂，吩咐把中军尸首停好，代他解去了掩心甲。忽见他的腰刀，只剩了一个空鞘，刀却不见了。……一个便道："不好，中军爷的刀，是宝刀呀！不见了，还了得么？回来中军爷问起来，怎么回话呢？"一个道："呸，人也死了，还会问你要刀么？"这一个方才笑了。

县令在大堂上，踱来踱去，搓手顿足，急不出个主意来，猛抬头看见梁上插的那把刀，忽然想起到："早上来时，那刀子没有那么大，好象换了一把似的，莫非他们捉弄我么？"想罢，便对那哨官说道："怎么梁上那一把刀子，好象不是早起那把了呢？"一句话提醒了众人，留心细看，就有中军贴身的亲兵，认得是中军的刀。……众人留心再看时，那纸儿也换过一张了；……县令便同哨官商量到："这光景只怕又是那刺客所为，莫若把他拿下来吧。"哨官道："我们天尚未黑，就守在此处，寸步未曾离过。他哪里就换得这样神速呢？没奈何先把它拿下来吧，万一它插不稳，掉了下来，又闹出事。"于是吩咐兵丁，拿梯来取。……爬上去取下来看时，正是中军的宝刀。……再看那纸条时，却是并未换去，不过上面又加了一张，写得是："原物取还，我去了！"七个字。……这里足足忙了一夜，天色大明，县令方才别去。这一天镇上各处，格外搜查得厉害，可奈绝无踪影响。宗仁只是纳闷，惟有胡仇心下明白，他却绝不作声。

——选自《痛史》第十三回，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

这是《痛史》中颇为精彩、传神的一笔，令人读之开心畅怀，掩卷后回味无穷。一个"闹"字点活了全篇，显示了作者驾驭读者心理的深厚功力。

文中自始至终胡子忠没有出来"闹"，而是隐在中军官、师爷们的身后迫使他们在"闹"；他始终象一个"悬念"一样抓住读者，使读者总是期待着想看到他是如何取走那把刀的。于是中军官直瞪瞪

地盯着那把刀，读者也饶有兴致地盯着那把刀，不知不觉之间书中紧张的气氛感染了读者。

作者高妙地不让胡子忠出场，却又时刻让它紧紧地吸引你，于是“胡子忠”得心应手地牵着读者的鼻子走——你不得不耐下心来去感受中军官以为守株待兔万无一失的兴奋；去嘲弄闻风丧胆、身如筛糠的师爷们；去“同情”那两个领赏邀功心切、却不知何故从屋顶上摔下来的哨官；以致最后为中军官“莫名其妙”地死去却不知何人所为而“忿忿然”起来。作者始终有节奏地准确地把握着读者的思维。

这段文字颇富于戏剧性。作者大肆渲染安抚衙被围得水泄不通、戒备森严的气氛，反复强调中军官神气十足地巡逻和吆喝，以致反衬出胡子忠艺高人胆大、孤身入府衙的豪侠气概；其中又穿插着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师爷们关于点灯睡觉还是灭灯睡觉的争论；中军官眼睁睁盯着刀以为必定抓住刺客时的胸有成竹；中军官死后还会不会向亲兵们要他的宝刀等等，使行文张驰有序，很有意趣。

幽默的同时，作者对中军官等人如临大敌般的戒备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倘刺客当面、仍被逃脱者，即照军法从事。”而胡子忠恰恰是当面给了中军官一镖，又恰恰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刀换走的；躲在被窝里发抖的师爷“嘴里三十二个牙齿，在那里打着关”居然出了一身冷汗……，可见作者的文笔相当细腻，相当传神！（安　瑞）

《孽海花》

《孽海花》的最初的作者是金松岑，但他只写了开头六回，因小说非其所好，便停笔让给曾朴续写。曾朴的想法与金松岑不同，所以接手后首先对金作前六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然后才写下去，因此，《孽海花》可以说是曾朴一人的作品。作者原计划写六十回，实际上只完成了三十五回，后二十五回只有回目保留了下来。小说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要线索，通过当时京城内外官僚名士、封建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社会风气，展现了清末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鲁迅曾将《孽海花》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并称为“谴责小说。的确，《孽海花》有谴责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的共同特征，但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首先，其他谴责小说取材虽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臆说颇多，难云实录”，而《孽海花》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小说共写了二百七十八个人物，上至太后、皇帝，下至婢仆、妓女，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书中或者略变其名而保留其事，或直呼其名而直言其事。其次，其他谴责小说主要攻击大小官吏的卑鄙龌龊，《孽海花》则主要揭露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迂腐可笑。曾朴抨击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前者一般坐拥高位而百事不做，以为清朝统治固若金汤，不需费心。后者已感到中国岌岌可危，但却错误他认为只要购船炮，练新军，中国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些绣花枕头和牛皮大王，最后无不以自己身败名裂、国家割地赔款而告终。第三，其他谴责小说家，只看到社会的黑暗和清朝的腐败，因而其作品只是丑恶人物和龌龊现象的展览，谈了令人灰心短气，而《孽海花》则清楚地画出了晚清社会思潮和政治变革的发展轨迹——从洋务运动，到改良运动，最后到革命运动。作者对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肯定的，书中的改良者和革命者形象无不是热心为国、光明磊落的人物，这就使读者在黑暗中见到一些光明。第四，晚清谴责小说家往往把许多互不相关的丑恶现象集于一书，故而普遍采用《儒林外史》式的艺术结构：“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起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样就难以构成有机的艺术整体。而《孽海花》则以傅彩云为全书的线索，把要写的各种“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曾朴曾对这种艺术结构作过形象的说明：“譬如穿珠，……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所以，鲁迅称其“结构工巧”。此外，在

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上，这部小说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杨凡周）

戏弄加克奈夫

不防一阵鞑鞑的皮靴声从门外传进来，随后就是嘻嘻的笑声。这笑声里，就夹着狗嗥一般的怪叫声："妹妹回来了，怎么信儿都不给我一个呢？"夏姑娘吓一跳，猛抬头，只见一个短短儿的身材，黑黑儿的皮色，乱蓬蓬一团毛草，光闪闪两盏灯笼，真是眼中出火，笑里藏刀，摇摇摆摆的走进来，不是加克奈夫是谁呢！"……说着，两腿已跨进房来，把帽子往桌子上一丢，伸出蒲扇来大的手，要来给夏姑娘拉。姑娘缩个不迭，脸色都变了。加克奈夫涎着脸道："好妹妹，咱们拉个手儿！"斐氏笑道："人家孩子面重，你别拉拉扯扯，臊了她，我可不依！"夏姑娘先本着了恼，自己已经狠狠的压下去。这回听了斐氏的话，低头想了一想，忽然桃腮上泛起浅玫瑰色，秋波横溢，柳叶斜飘，在椅上款的站起来道："娘也说这种话！我从来不知道什么臊不臊，拉个手儿，算得了什么！高兴拉，来，咱们拉！"就把一只粉嫩嫩的手，使劲儿去拉加克奈夫的黑手。加克奈夫倒啊呀起来道："妹妹，轻点儿！"夏姑娘道："你不知道吗？拉手有规矩儿的，越重越要好。"说完，嗤的一笑，三脚两步走到斐氏面前，滚在怀里，指着加克笑道："娘，你瞧！他是个脓包儿，一捏都禁不起，倒配做将军！"……侍者送上香槟，白兰地各种瓶酒，加克满斟了杯香槟酒，双手捧给姑娘道："敬替妹妹洗尘！"姑娘劈手夺了，直送斐氏道："这杯给娘喝，你另给我斟来！"加克只得恭恭敬敬又斟了一杯。姑娘接着，扬着杯道："既承主人美意，娘，咱们干一杯！"说完，一饮而尽。加克微笑，又挨着姑娘斟道："妹妹喝个成双杯儿！"夏姑娘一扬眉道："喝呀！"接来喝一半，就手向加克嘴边一灌道："要成双，大家成双。"加克不防着，不及张口翕受，淋淋漓漓倒了一脸一身。此时夏姑娘几杯酒落肚，脸上红红儿的，更觉意兴飞扬起来，脱了外衣，着身穿件粉荷色的小衣，酥胸微露，雪腕全陈，臂上几个镯子玎玎珰珰的斯打，把加克骂一会，笑一会，任意戏弄。

——选自《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1980年新二版）

曾朴对欧洲文字有一定的研究，他在创作《孽海花》时吸收了西洋文学的一些艺术技巧，使作品比当时众多的谴责小说具有更强的艺术性。但总的看来，中国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更为深刻。这个片断选自《孽海花》第十六回。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红楼梦》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对它的影响。

夏雅丽是俄国虚无党人。她的表兄加克奈夫因其美貌而追求她。但加克奈夫"貌粗性鄙"，靠其父出卖革命者而做了宪兵中佐，故而为夏雅丽所鄙弃。这段文字描写夏雅丽从柏林回国后在家里遇到加克奈夫的情景。作者首先就写到加克奈夫"鞑鞑的皮鞋声"，"嬉嬉的笑声"和"狗嗥一般的怪叫声"，使读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对这个粗鄙、无赖之徒产生了厌恶之情。接着，作者通过夏雅丽的眼睛，为我们描绘了加克奈夫猥琐、丑陋的形象以及志得意满的神态。对加克奈夫的这段肖像描写，采用了骈骊句式，读来朗朗上口。作者用"乱蓬蓬一团毛草"暗喻其头发，以"光闪闪两盏灯笼"暗比其眼睛，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加克奈夫出场的这段描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红楼梦》第三回对王熙凤出场的描写，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然后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来描绘王熙凤的肖像。接着，写加克奈夫要与夏雅丽拉手，以至夏雅丽"脸色都变了"。但是，当她"低头想了一想"之后，"忽然桃腮上泛起浅玫瑰色，秋波横溢，柳叶斜飘"，与加克奈夫肆意调笑，嬉笑怒骂，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夏雅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作者在此并未说明。她"低头想了一想"，想的什么也没交待。但是联系到这之前夏雅丽为党内缺乏资金而担忧以及她关切地询问加克奈夫是否富翁的情形，我们已经猜测到她"低头想了一想"，准是有什么重要的计划，故而才有后来一反常态的举动。（果然，夏雅丽后来杀死了加克奈夫，为党筹集了资金，并挺身刺杀沙皇）接下来，写加克奈夫作东请客，夏雅丽席间半冷半热，若讽若嘲，既用色相来引诱他，又痛快淋漓地捉弄和取笑他。特别是最后一段文字，对夏雅丽放浪不羁的神情、姿态、服饰的描写，颇象《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写尤三姐和贾珍贾琏兄弟在一起饮酒的情景，充分表现了她此时复杂的心理和机智果敢的性格。（杨凡周）

《老残游记》

晚清长篇小说。作者署名“鸿都百炼生”，真名刘鹗，号铁云（1857—1909），江苏丹徒人，晚清小说四大家之一（另三家为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光绪戊子（1888）年黄河郑州段决口，刘鹗参加治河，因功授知府。后至北京，上书请筑铁路，并请与西方合作开山西铁矿，事成后被指为“汉奸”。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他以贱价向俄军购太仓储粟以赈济灾民，但事后又以私售仓粟罪被流徙新疆，不久死于其地。刘还是甲骨文之古史价值的第一个发现者，所辑《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字的著作。《老残游记》为其晚年之作，初发表于1903年《绣像小说》，翌年重新发表于天津《日日新闻》，共二十回。因作者后又为之作“续集”，故此二十回本又称“初集”。

小说主人公名铁英，号老残，以游方治病为业。至济南时，为山东巡抚张耀（宫保）赏识。张欲罗致老残，老残辞去。行至曹州时，访明知府玉贤以清官为名，却厉行苛政，“杀民如杀贼”，便将玉贤劣迹写信报知张宫保。老残又向城武知县申东造保举平阴县桃花山刘仁甫为捕盗，申即命其弟子平往桃花山请贤。子平雪夜进山，遇山中隐逸玙姑、黄龙子等，并请出刘仁甫。老残行至齐河县，因黄河冰冻而滞留，遇旧识黄人瑞，并结识沦为妓女的翠花、翠环。时齐河正有一毒杀贾家十三口人命之大案，抚院派官员刚弼审理。刚误认魏谦父女为凶犯，苦打成招，老残又修书请张宫保另遣官员白耆重审此案。白至后，问明冤情，释放无辜。老残亲自协同查获真凶，并至泰山道士青龙子处求得解药，救活贾家十三口。黄人瑞与老残还设计先后赎出翠环翠花，二翠分别与残黄成婚，二十回至此结束。

作者生活于国势衰颓之际，并亲自投身救国救民事业，小说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在“自叙”中，他以“哭泣”二字归结《离骚》、《庄子》、《史记》等前人大作，并谓：“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

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小说通过着力描写玉贤和刚弼两个名为清官、实为酷吏的形象，充分揭露了封建暴政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者在原刊本第十六回的自评中说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这确是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方面的一大特点。对于备受压迫的下层人民，作者也表现出极大的悲悯之情和热切的救助愿望。在小说中，作为作者化身的老残虽然只是一个游方郎中，却利用其与巡抚的特殊关系而屡屡对抗酷吏的暴政。他与黄人瑞设计救出两位妓女之事，也充分体现出他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

在申子平雪中访贤一段情节中，小说又描绘出一个桃花源式的山中世界。通过塑造玙姑和黄龙子这两位超尘脱俗的山林人物，作者表达了自己高远的社会政治理想。在与申子平的"雪夜晤谈"中玙姑和黄龙子放谈人情义理，纵论世道兴衰，充分抒发了"等到真天理国法人情出来，天下就太平了"的美好愿望。当然，黄龙子等对当时的义和团和革命党又横加诋毁，反映出作者"老新党头脑"的局限。

在艺术方面，小说以善于作写实描写而著称。胡适对此曾有如下评语："《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转引自阿英《晚清小说史》）。小说中诸如第二回白妞说书和游大明湖、第四回游济南名泉、第八回桃花山雪夜遇虎、第十二回黄河破冰等章节，都以描写通真传神而为人称道。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玉贤、刚弼、张宫保、老残、玙姑等都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

另一方面，小说表现出明显的"游记体"特点，在结构方面较欠严密。桃花山中的"理想世界"与环绕其外的现实世界之间，即因关联不紧而显现出"拼合"痕迹，理想也因此而显得太"虚"。这是小说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雅　坤）

白妞说书

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了一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头出来，立在半桌后面，把梨花简丁当了几声，煞是奇怪；只是两片顽铁，到她手里，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将鼓捶子轻轻的点了两下，方抬起头来，向台下一盼。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她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她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

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选自《老残游记》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这是从刘鹗《老残游记》第二回中节选的片断，记叙老残在济南大明湖明湖居听书的情景，盛赞了民间艺人白妞演唱梨花大鼓的超人技艺。文字生动传神，读后给人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深切感受，是人们交口称赞的精彩片断。第一段写白妞出场后的装束、姿色和风度，着重写了她的眼睛向台下的顾盼和这一顾盼所产生的强烈效果。作者连用了四个比喻来写白妞的眼睛，前三个来自作者对现实生活中客观事物的体察：秋水，清澈透明；寒星，亮光闪烁；宝珠，光泽晶莹。后一个比喻来自作者浪漫的想象，新奇独特，出人意外。在直接描写了白妞的眼睛后，作者又采用对比和夸张的手法，写了白妞顾盼所收到的效果。她"左右一顾一看"，向台下随便扫了一眼，但台下所有的听众都认为白妞看见自己了。作者只是这么简洁的一笔，便写出了听众得意而满足的心理。接着说听众注意力集中，比皇帝出巡还静，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从而衬托听众对白妞的崇拜倾倒，表明听众渴望白妞演唱的心情。后面两段，正面描写白妞说书的绝技。作者先是连用两个带有夸张成分和幽默风趣的比喻，从听众对轻松的音乐的感受去写白妞歌喉的甜润：听了后觉得"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接着，表现白妞唱腔的节节高起。小说用"钢丝抛入天际"作比，表现白妞嗓音的清脆和尖细。用泰山峰峦作比，更是绝妙：作者将无形的听觉的形象转化成有形的视觉的形象，新颖奇特；泰山高峰峻嶂，峭壁悬崖，险中见奇，奇中寓险，用双比喻白妞歌声"节节高起"，十分贴切自然。在描写白妞唱腔的激越高亢以后，作者又接着写白妞唱腔的陡落和再起。写陡落时，以轻捷的飞蛇在曲折蜿蜒的黄山石径间迅速回旋游动，作为喻体，形容白妞歌喉的千回百转，使白妞抽象的歌声给予人们的感受具体化了。写歌声再起时，又用夜空焰火五光十色，火树银花姿态各异，炫人耳目动人心魄，来比喻白妞的演唱，将读者带进了白妞创造的绚丽的音乐境界，给人一种眼花缭乱、如人

宝山的感觉。作者还穿插着写了听众的反应："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这样，正好从侧面有力地表现了白妞演唱的绝技和效果。作者还将琴师的演奏与白妞的表演合写，使 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段文字笔酣墨饱，奇绝妙绝。它在描写音乐时既继承了古典文字的传统写法，又不落窠臼，有所创新。它不仅以声音比声音，以听觉形象比听觉形象，而且想象新奇，运用通感，以形体比声音，以色彩比声音，以有形的视觉形象比无形的听觉形象，给人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杨凡周）

鹊华桥畔

次日清晨起来，吃点儿点心，便摇着串铃满街踅了一趟，虚应一应故事。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桨。朝北不远，便到历下亭前。下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个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上写着"杜工部句"，下写着"道州何绍基书"。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也没有什么意思。复行下船，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畔。你道铁公是谁？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静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实在奇绝。

老残心里想："如此佳景，为何没有什么游人？"看了一会儿，回转身来，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有副对联，写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点头道："真正不错!"进了大门，正面便是铁公享堂，朝东便是一个荷池。绕着曲折的回廊，到了荷池东面，就是个圆门。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有个破匾，上题"古水仙祠"四个字。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过了水仙祠，仍旧上了船，荡到历下亭的后面。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初枯，擦的船嗤嗤价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格价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

——选自《老残游记》第二回人民文出版社 1959 年版

这是从刘鹗《老残游记》第二回中节选的片断，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篇游记。它艺术地再现了驰名中外的济南风光，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表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第一段着重写老残游历下亭，并顺便介绍了铁公祠。文章采用"移步换形"的写法，随着旅游者的足迹，不断地变换和展现着景物。作者写历下亭，文笔简洁概括，有选择地写了亭子的"油漆已大半剥蚀"和亭子上的对联。写铁公祠时，作者不是一次写出，而是简介铁公其人。至于铁公祠的概貌，作者是留待后文，结合老残的游踪逐步展开描述的。这样写，章法活脱自然，也符合游览所见顺序的真实。这段文字空间概念交待得十分清楚，这是同作者准确运用方位词和恰当运用揭示景物位置的语句分不开的。如先提出鹊华桥边，再说"朝北不远，便到历下亭前"，然后再说"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畔"。第二段描述了千佛山和大明湖的景色。"铁公祠前"，是老残选择的最理想的观察角度。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把千佛山和大明湖的迷人秋色，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这里所写的千佛山景色，全是山外看山，远望所得，所以只能看到山上的梵宇僧楼、苍松翠柏等所呈现出的那红白青绿交织而成的绚烂色彩，即画家所谓的"大色块"。作者艺术地再现了千佛山景色后，又以宋代画家赵千里的巨幅山水画作比，从而虚实相生地把千佛山的秋景点染得酣畅淋漓，给读者留下了美好的联想余地。接下来是描写大明湖的景色。文章用"一声渔唱"，把老残从醉迷山色的情愫中唤醒，使他的视线自然地从千佛山转向

了大明湖。在写大明湖时，作者抓住了湖水明净这一特征，表现湖中倒影，最为合适。在描写湖中倒影时，又与上文描写山色不同，其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把原来的“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化为“楼台树木”四个字；将“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凝铸为“格外光彩”四个字，这样就不致使文意重复。接着又写老残从凝视湖中倒影转向远眺湖岸景色：用“密密遮住”、“正是着花”的一层芦苇，“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点明这是大明湖秋季所独有的风光，这样就开拓了画面的意境，使之更为深远，富有立体感、层次感和纵深感。最后一段以老残的游踪为线索，结合人物的活动，逐步地展现了铁公祠的全貌、水仙祠的概观和大明湖另一个角落的秋色，交待了这些名胜古迹的空间方位。在写铁公祠时，作者撷取了楹柱上的对联入文，高度概括地道出了此地风光的特点：“四面荷花三面柳”，这是大明湖一年四季中最为迷人的景色；“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整个济南的自然形势。写水仙祠，也是介绍破匾上“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的对联，作为下文叙写“船穿藕花”的印证。最后写湖上荡舟，穿插写惊起的飞鸟，初枯的荷叶和已老的莲蓬，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将盎然的秋意和老残惬意的情怀都合盘托出了。（杨凡周）

刚弼问案

（刚弼）坐上堂去，喊了一声“带人”。那衙役们早将魏家父女带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样子。两人跪到堂上，刚弼便从怀里摸出那个一千两银票并那五千五百两凭据和那胡举人的书子，先递给子谨看了一遍，子谨不便措辞，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

刚弼等子谨看过，便向魏老儿道：“你认得字吗？”魏老儿供：“本是读书人，认得字。”又问贾魏氏：“认得字吗？”供：“从小上过几年学，认字不多。”老刚便将这银票、笔据叫差人送与他父女们看。他父女回说：“不懂这是什么原故。”刚弼道：“别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懂；这个凭据是谁的笔迹，下面注着名号，你也不认得吗？”叫差人：“你再给那个老头儿看！”魏老儿看过，供道：“这凭据是小的

家里管事的写的，但不知他为什么事写的。”

刚弼哈哈大笑说：“你不知道，等我来告诉你，你就知道了！昨儿有个胡举人来拜我，先送一千两银子，说你们这一案，叫我设法儿开脱；又说如果开脱，银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们两个穷凶极恶的人，前日颇能熬刑，不如趁势讨他个口气罢，我就对胡举人说：‘你告诉他管事的去，说害了人家十三条性命，就是一千两银子一条，也该一万三千两’。胡举人说：‘恐怕一时拿不出许多。’我说：‘只要他心里明白，银子便迟些日子不要紧的。如果一千两银子一条命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两银子一条命，也该六千五百两，不能再少。’胡举人连连答应。我还怕胡举人孟浪，再三叮嘱他，叫他把这折半的道理告诉你们管事的，如果心服情愿，叫他写个凭据来，银子早迟不要紧的。第二天，果然写了这个凭据来。我告诉你，我与你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陷害你们呢？你要摸心想一想，我是个朝廷家的官，又是抚台特特委我来帮着王大老爷来审这案子，我若得了你们的银子，开脱了你们，不但辜负抚台的委任，那十三条冤魂，肯依我吗？我再详细告诉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谋害的，你家为什么肯拿几千两银子出来打点呢？这是第一据。在我这里花的是六千五百两，在别处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诉他照五百两一条命计算，也应该六千五百两，你那管事的就应该说：‘人命实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员代为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两的数目却不敢答应。为什么他毫无疑义，就照五百两一条算账呢？是第二据。——我劝你们早迟总得招认，免得饶上许多刑具的苦楚。”

那父女两个连连叩头说：“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冤枉！”刚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这样开导你们，还是不招，再替我夹拶起来！”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应了一声“嗄”，夹棍拶子望堂上一摔，惊魂动魄价响。

正要动刑，刚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来，我对你讲。”几个差役走上几步，跪一条腿，喊道：“请大老爷示。”刚弼道：“你们伎俩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紧的呢，你们得了钱，用刑就轻

些，让犯人不甚吃苦，你们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过来的了，你们得了钱，就猛一紧，把那犯人当堂治死，成全他个整尸首，本官又有个严刑毙命的处分：我是全晓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贯魏氏，只不许拶得他发昏，但看神色不好，就松刑，等他回过气来再拶，预备十天功夫，无论你什么好汉，也不怕你不招！”

可怜一个南魏氏，不到两天，就真熬不过了，哭得一丝半气的，又忍不得老爷受刑，就说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谋害的，父亲委实不知情！”刚弼道：“你为什么害他全家？”魏氏道：“我为妯娌不和，有心谋害。”刚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个人很够了，为什么毒他一家子呢？”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没有法子，只好把毒药放在月饼馅子里。因为他最好吃月饼，让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刚弼问：“月饼馅子里，你放的什么毒呢？”供：“是砒霜。”“那里来的砒霜呢？”供：“叫人药店里买的。”“那家药店里买的呢？”“自己不曾上街，叫人买的，所以不晓得哪家药店。”问：“叫谁买的呢？”供：“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长工王二。”问：“既是王二替你买的，何以他又肯吃这月饼受毒死了呢？”供：“我叫他买砒的时候，只说为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问：“你说你父亲不知情，你岂有个不同他商议的呢？”供：“这砒是在婆家买的，买得好多天了。正想趁个机会放在小婶吃食碗里，值几日都无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们做月饼馅子，问他们何用，他们说送我家节礼，趁无人的时候，就把砒霜搅在馅子里了。”

刚弼点头道：“是了，是了。”又问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丝不错。只是我听人说，你公公平常待你极为刻薄，是有的罢？”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亲身女儿一般恩惠，没有再厚的了。”刚弼道：“你公公横竖已死，你何必替他回护呢？”魏氏听了，抬起头来，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叫道：“刚大老爷！你不过要成就我个凌迟的罪名！现在我已遂了你的愿了，既杀了公公，总是个凌迟！你又何必要坐成个故杀呢？——你家也有儿女呀！劝你退后些罢！”刚弼一笑道：“论做官的道理呢，原该追究个水尽山穷；既然已如此，先让他把这个供画了。”

——选自《老残游记》第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齐河县发生了一起大命案。中秋的前一天，贾某家守寡的大儿媳贾魏氏回娑家过节，当天下午贾家便有老少十三口死亡，只有贾家一个女儿得免。由于在吃剩的半个月饼中发现砒霜，月饼又是前两天贾魏氏的娑家所送，因此贾女便赴衙告状，言称其嫂贾魏氏与人通奸，故对夫家下毒。由于原告指不出奸夫是谁，死者身上也不见中毒症状，贾魏氏又称家中前两天也有人吃同样月饼而并未中毒，故齐河知县王子谨一时不能定案。巡抚闻报，便派官员刚弼前来再审。刚弼一到，便对贾魏氏及其父魏谦施以酷刑。此时魏家老管事见主人受冤，便自作主张，托乡绅胡举人向刚弼行贿。刚弼要价每条人命五百两，共收下六千五百两的银票和笔据，第二天便会同王子谨升堂再审。以上所录便是此次审案的经过。审案的过程可分为三段，这也是展现刚弼之"清官"形象的三个层次。

首先，刚大人一升堂，便抖出昨日收下的银票和笔据，讲明了全部送贿经过，然后便展开了他的"推理"——假如魏家不是凶手，那么为何要花那么多银子行贿呢？又为何要老老实实地照五百两一条命的标准算账呢？其实，刚大人如此推理不仅显得武断，而且显得荒唐。他所指出的仅可算是疑点，而不能当作证据。对此，后来接审此案的官员白耆曾一语道破："魏家花钱，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刚弼不受贿赂，可谓"清官"；但他的推理逻辑却显然太荒谬——这是刚弼形象的第一层。

接着，刚弼见他的推理未能使被告低头认罪，不觉发怒，又使出了他的杀手——不是别的，还是酷刑。不过，在用刑的方式上，他又有特殊的讲究。他吩咐衙役：用刑既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要把被告折磨得不死不活……。这位刚大人拙于推理，却精于用刑，其残忍和暴戾显然出乎一般官吏之上——这是此公形象的第二层。

最后，贾魏氏的血肉之躯熬不过刚大人的刑法，终于"招认"。只是在刚弼最后还要诱逼贾魏氏承认"故杀公公"时，招来贾魏氏的怒斥，这才悻悻地作罢。其实贾魏氏供词中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但刚大人却认为是"一丝不错"，大概是他太急于证实他的

"想当然"了。案情至此终于"水落石出"，而刚弼大人的刚愎与愚蠢也正好被刻划得透入骨髓——这是其人形象的第三层。作者在原刊本此回的"自评"中曾愤然言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通过塑造刚弼这个集清官、酷吏与蠢才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作者把封建统治的黑暗揭露到了极为深刻的境地。

另一方面，描写官吏的"可恨"，也就表现了百姓的可怜。贾魏氏根本不是凶手，却受尽酷刑折磨；最后她那一连串怎么问就怎么答的"供词"，读来真令人心酸！在即将被处以凌迟之罪的时刻，她也决不攀扯别人，并对刚弼的卑劣诱供回以怒斥。这位弱女子在极可悲的处境中表现出坚贞的品质，与那位堂上老爷的凶残和蠢劣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作者在小说的"自叙"中曾以"哭泣"二字概括其写作初衷——眼见这样的"清官"和这样的"凶犯"，叫人怎能不哭?!（雅　坤）

《老残游记续集》

这是《老残游记》二十回本（见前面介绍）的续作，仅存六回，著者亦"鸿都百炼生"即刘鹗。初发表于天津《日日新闻》，后1935年有良友公司的单行本。另外，1913年坊间曾有四十回本的《老残游记》，其后二十回实为伪作，此处不论。

续集故事紧接初集二十回，叙老残在齐河县赎娶环翠（娶前名翠环），并协助审清贾家十三口命案后，忽遇故友德慧生。德为京中吏部官员，携家眷由东北返扬州途径山东。老残、环翠与德家一同动身离开齐河，先上泰山烧香。行至斗姥宫，庙内应酬香客的尼姑逸云等摆酒接待。席间听说泰安知县宋琼之子因逼奸斗姥宫尼姑未果，扬言次日将来封庙。德慧生与宋琼恰为乡榜同年，便致书宋琼，请"缓封一日"，以便游驻。一行再由逸云陪同上山。德夫人深喜逸云，欲收为德慧生偏房；晚间德夫人、环翠与逸云同宿谈心，逸云细述前曾迷恋某香客、终又"醒悟"的经过，德夫人遂作罢。次日

一行返回斗姥宫时，宋琼赴庙谢罪。老残与逸云等讲经论道，环翠动心欲出家与逸云为徒，老残应允。越日老残送环翠上山，逸云为之剃度，老残与德家夫妇离去，第六回终。

续集虽同出刘鹗之手，但思想路径已与初集之二十回明显有异。初集中，作者为国民种教而“哭泣”，一意济世救人；续集六回，作者却转而大讲“人生如梦”，又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出世思想。在“续集自序”中作者慨叹：“人生百年，比之于梦，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又谓：“虽然前此五十年间之日月，固无法使之暂留，而其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业，固历劫而不可以忘者也……而此五十年间之梦，亦未尝不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忘也。同此而不忘，世间于是乎有《老残游记续集》。”作者此时虽然“热肠仍在”，但对于官场和俗世也终于不胜倦息。续集中突出体现作者出世思想的人物是斗姥宫尼姑逸云。她与前二十回中桃花山那位体现“林下风范”的玙姑可算一类人物，不过，玙姑虽然身寄林泉，却并未抛弃“天下太平”的理想；这位逸云则全然是“逸情云上”，一心向佛，更富“超现实”色彩了。另外，初集中，老残曾颇费心力从火坑中救出环翠；但在续集中，他又毫不留恋地送环翠出家，仿佛只有佛门“彼岸”才是对芸芸众生的真正救度。这些都表明了作者晚年消极出世思想的大大加深。续集中也描写了社会的黑暗，如宋知县公子的胡作非为等，但那只是对光明彼岸的一种反衬，与在初集中对封建腐败统治的全力挞伐已大不相同。

续集六回集中笔墨描写老残一行的泰山之游，未作其它枝蔓。其中写得最着力的，又是逸云对德夫人和环翠讲述自己那一段“着魔”经历的部分——从第三回写到第五回，用了足足万余字的篇幅。在这段自述中，逸云原原本本地描述了自己当初从堕入情网到后来挣脱情网的全部经过，包括那年怎么一见而就爱上一位已有妻室的“任三爷”，其后怎么着魔似地想他，怎么向他吐露心事，怎么焦急地盼他的回音，三爷的母亲又怎么“管教”三爷，庙中的师父怎么对三爷讲明庙中的有关“规矩”，逸云自己再怎么设法以求解脱困境，直至最后怎么幡然醒悟，用心中的“慧剑”斩断了自身的“邪魔”等

等。逸云这一篇洋洋万言的“现身说法”，实际上是对作者出世思想的一种“形象化”解说与宣传。但由于这段自述不仅容量大，而且描写深入细腻，尤其对这位少女在初堕爱河时的微妙心理刻划得极为真切生动，对封建婚姻方面的一系列“人情事理”也剖解得相当透辟，因而读来津津有味，极富情致，毫无抽象说教式的枯燥乏味之感。如此淋漓尽致的心理描写，又能体现如此深厚的人生哲理，充分表现了作者晚年更趋纯熟的艺术技巧。续集六回虽属残卷，但这一大段“逸云自述”已足以令其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独放异彩了。（雅　坤）

逸云痴情

“过了一天，任三爷又到庙里来啦，我抽了个空儿，把三爷扯到一个小屋子里，我说：‘咱俩说两句话。’到了那屋子里，我同三爷并肩坐在炕沿上，我说：‘三爷我对你说……’这事才吐出口，我想那有这们不害臊的人呢？人家没有露口气，咱们女孩儿家倒先开口了，这一想把我臊的真没有地洞好钻下去，那脸登时飞红，拔开腿就往外跑。三爷一见，心里也就明白一大半了，上前一把把我抓过来望怀里一抱，说：‘心肝宝贝，你别跑，你的话我知道一半啦，这有什么害臊呢？人人都有这一回的，这事该怎么办法？你要什么物件？我都买给你，你老老实实说罢！’”

逸云说：“我那心勃腾勃腾的乱跳，跳了会子，我就把前儿夜里想的事都说出来了。说了一遍，三爷沉吟了一沉吟说：‘好办，我今儿回去就禀知老太太商量，老太太最疼爱我的，没那个不依。俺三奶奶暂时不告诉他，娘们没有不吃醋的，恐怕在老太太跟前出坏。就是这们办，妥当，妥当。’话说完了，恐怕别人见疑，就走出来了。我又低低嘱咐一句：‘越快越好，我听您的信儿。’三爷说：‘那还用说。’也就匆匆忙忙下山回家去了。我送他到大门口，他还站住对我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了，我这两天就不来，我托朋友来先把你师父的盘子讲好了，我自己去替你置办东西。’我说：“很好，很好，盼望着哩！’从此有两三夜也没睡好觉，可没有前儿夜里快活，因为前

儿夜里只想好的一面。这两夜，却是想到好的时候，就上了火焰山；想到不好的时候，就下了北冰洋：一霎热，一霎凉，仿佛发连环疟子似的。一天两天还好受，等到第三天，真受不得了！怎么还没有信呢？俗语说的好，真是七窍里冒火，五脏里生烟。又想他一定是慢慢的制买物件，同作衣裳去了。心里埋怨他：'他买东西忙什么呢？先来给我送个信儿多不是好，叫人家盼望的不死不活的干么呢？'到了第四天，一会儿到大门上去看看，没有人来；再一会儿又到大门口看看，还没有人来！腿已跑酸啦，眼也望穿啦。到得三点多钟，只见大南边老远的一肩山轿来了，其实还隔着五六里地呢，不知道我眼怎么那们尖，一见就认准了一点也不错，这一喜欢可就不要说了！可是这四五里外的轿子，走到不是还得一会子吗？忽然想起来，他说倘若老太太允许，他自己不来，先托个朋友来跟师父说妥他再来。今儿他自己来，一定事情有变！这一想，可就是仿佛看见阎罗王的勾死鬼似的，两只脚立刻就发软，头就发昏，万站不住，飞跑进了自己屋子，捂上脸就哭。哭了一小会，只听外边打粗的小姑子喊道：'华云，三爷来啦！快去罢！'——二位太太，您知道为什么叫华云呢？因为这逸云是近年改的，当年我本叫华云。我听打粗的姑子喊，赶忙起来，擦擦眼，匀匀粉，自己怪自己：这不是疯了吗？谁对你说不成呢？自言自语的，又笑起来了！脸还没匀完，谁知三爷已经走到我屋子门口，揭起门帘说：'你干什么呢？我说：'风吹沙子迷了眼啦！我洗脸的。'我一面说话，偷看三爷脸神，虽然带着笑，却气象冰冷，跟那冻了冰的黄河一样。我说：'三爷请坐。'三爷在炕沿上坐下，我在小条桌旁边小椅上坐下，小姑子揭着门帘，站着支着牙在那里瞅。我说：'你还不泡茶去！'小姑子去了，我同三爷两个人脸对脸，白瞪了有半个时辰，一句话也没有说。等到小姑子送进茶来，吃了两碗，还是无言相对。我耐不住了，我说：'三爷，今儿怎么着啦，一句话也没有？'三爷长叹一口气，说：'真急死人，我对你说罢！……'"

——选自《老残游记续集》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老残游记》附录

逸云是泰山斗姥宫中专管应酬朝山香客的一位青年尼姑。在陪

同老残与德慧生两家游山时，一天晚上她与德夫人和环翠同宿谈心。德夫人问她"看见标致的爷们爱不爱"，她回答一句"那有不爱的呢"，然后便开始讲述自己当初的一段"着魔"经历。她先讲述了自己怎样与一位任三爷"一见就投缘"，并随即开始"胡思乱想"的情形——一天夜里，她甚至开始设想要任三爷给自己做什么衣裳、什么帐幔被褥，置什么木器、什么摆设、什么首饰，还预想在什么节令和场合自己将怎么打扮，将给父母和亲戚朋友赠送什么礼物等等。上录一段文字紧接在逸云的那一夜胡思乱想之后，描述第二天"任三爷又到庙里来"后的情形。

显而易见，这段文字对于逸云当时情态的刻划是相当成功的。少女初恋时的心态往往以波动甚大为特点（忽喜忽悲，忽热忽凉，忽而这样想、忽而那样想……），内心情态的剧烈起伏又总要通过外部言行的种种异常变化体现出来。小说作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关键，对逸云在心理和言行方面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作充分的描写和渲染，从而极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这位少女在初堕爱河时的特殊情态。逸云这次见三爷时已决心对他言明心事，于是把三爷拉到小屋中，并肩面坐；但话刚说出半句，逸云忽又意识到"不害臊"，于是"脸登时飞红，拔开腿就往外跑"，直到三爷抱住她，她才又在"心勃腾勃腾的乱跳"一阵后把前日夜里所想之事说了出来。在等候三爷回音的那几天中，她的心情一会儿象"火焰山"，一会儿象"北冰洋"，忽热忽凉。终于望见三爷的轿子时，她先是喜欢得不得了，但忽又想到"事情有变"，因而情绪立时低落，跑进屋去捂着脸哭；随即再自己安慰自己，一时"又笑起来"。最后与三爷见面时，她尽力掩饰着心头的不安，但又迟迟不敢动问情况是凶是吉（此时那位任三爷也是先长久地沉默，其后迸出的头一句话又是"真急死人"——他因母亲反对，故也举措异常）。显然，作者对于所描写的人物情态有着很深的体察，同时又能把这种情态的最具"戏剧性"之处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取得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效果。以上所录还只是逸云"着魔"经历的一个片断。小说以万余字的篇幅详尽展现逸云堕人情网的全过程，而且每一处都能象上录这个片断一样形象地表现人物

情态的种种变化，由此体现出的艺术功力是令人惊叹的。

从另一方面看，逸云在与德夫人等谈心时早已“超凡入圣”，因而在回顾自己当初的那一段经历时，她的心情应该是既坦然，又别具滋味的。那一番经历早已成为过去，此时想来仿佛只是一个梦；然而——正如作者在“续集自序”中所言——“梦之情境，虽已为幻为虚，不可复得，而叙述梦中情境之我，固俨然其犹在也。”对于此时“俨然犹在”的逸云来讲，前所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虽然象是一个梦，但还是不能忘怀的，并且是值得加以细细的回顾和体味的。其实，逸云在回顾那一番经历时的心情也就是作者创作时的心情。这种心情也许更耐人寻味。（雅　坤）

《青史演义》

《青史演义》又名《大元盛世青史演义》，清代蒙古人协理台吉旺钦巴拉父子著。父亲写到第八回病逝，儿子尹湛纳希继续撰写，历经二十余年，终于完成。

这是一部由蒙古人自己撰写自己民族历史的演义章回小说。作者协理台吉旺钦巴拉父子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写此书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尹湛纳希在书序中写道：“我们的蒙古国不正是因为贪图安逸，溺于玄术而濒于灭亡的吗？然而人们至今仍不知道，一心想当佛祖，到头来成了马猴，难道那佛祖是人人都能当成的吗？这正如一个婴孩连走路都不会，竟想一步登天，结果便窒息而死。”“尘世的人类，从皇帝到乞丐，都是一样的人”。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奠定了小说的思想基础。

尹湛纳希认为：宇宙间的万物有千差万别，“连宇宙的天地气候也因阳光照射的远近，以及地势的高低而不同。”“生活在宇宙的人类也各有差异，就连古代的圣人贤者、大贵豪杰也不尽相同，各有各的脾气和突出的才华。因此，各国的史书典籍也因各国风俗习惯之不同而有所区别。作者力图写出别具一格的属于蒙古民族的历史意义。经过精心构思和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这部杰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从目前能见到的六十九回汉文译本来看，前五十九回描述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历史，突出展现了成吉思汗率领蒙古诸将，统一各部的英雄业绩。后十回则为斡歌歹即位后的历史。全书在浩瀚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叙述十二、十三世纪蒙古民族从弱到强的历史演变过程，描绘出一幅幅蒙古大草原多姿多彩的风情画。书中洋溢出阳刚壮美的基调，宛如一首雄浑激越的英雄交响曲。

作者认为，历史演义与史书不同。史书只把人物言行记下寥寥数语，"后人以为这样的故事历代都有，这样毫无意义的人情故事不足挂齿，根本不去读它。勤奋好学之徒也许偶尔过目。然而在他看来，这类故事多如牛毛，不足为奇，匆匆一览了事。至于他们的姓名、年龄、相貌、脾性、虚实、善恶等等从不留心记住，平时言谈之中也无心提及。"而历史意义却可以大篇幅地描写人物的言语行动以及内心世界，讲述别具一格的传奇故事，有引人入胜的情节，"能广泛传布，使人爱不释手，争相诵读。"作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验证了自己的观点。书中极力讴歌成吉思汗消灭各种割据势力统一蒙古高原的斗争。小说的中心人物成吉思汗，是重点描写的对象。他上马纵横驰骋，四方征战，夺取天下；下马能团结众人，体察民情，治理天下。他既秉赋有蒙古人勇敢、强悍、质朴、坦诚的传统品质，又兼备着仁厚、睿智、宽和、谦让的儒家君主的风范气度。他不妄动干戈，不乱兴无义之师，不自恃强大而欺凌弱小，更不允许部下掠劫百姓。因此，那些弱小的部落纷纷自动归附他，四方贤明之士纷纷投靠他，各地百姓纷纷支持他。书中通过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描绘成吉思汗在危难困苦之际，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激战中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反映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采纳良策，亲近贤明，远避奸佞小人。显然，书中的成吉思汗，并不是历史人物的简单再现，而是作者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与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相结合的表现。作者生活在危机四伏的动荡年代，满清集团日益腐朽，蒙古族也日益衰落。面对严酷的黑暗现实，作者盼望出现象成吉思汗那般强有力的开明君主，扭转乾坤。作者并希冀蒙古人通过祖先的辉煌业绩，深刻地反省自身，从沉沉昏睡之中猛然惊醒，努力适应

正在变化的外部世界，奋发图强。所以，作者在小说中突出成吉思汗的艺术形象，从而注入自己对本民族一腔深厚的情感，加入自己追求社会变革与民族觉醒的思想内容，使小说蕴藏更加丰富。（华森）

鞍上结缘

阿拉坦沙嘎奋力冲杀，一直杀到天亮时分，他抬头一看，敌营后卫的主将乃是一位如花似锦的少女，她引三十来名强壮的女兵，飞也似地冲来，当时正是二月时光，春寒料撒，那员女将头戴嵌有宝珠、插着翎毛的貂皮帽子，后面飘着一双长长的彩带，身着金环盔甲，外披绣花莽袍，腰系火红的豹皮围巾，一对绣花的丝带飘在膝前，面如新开的莲花，身似春天的翠柳，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闪闪发光，朱砂般的嘴唇衔着白玉般的牙齿，手执长柄偃月大刀，脚镫镶有翡翠的战靴，果真令人心醉。阿拉坦沙嘎仔细打量一番，连忙收拢长矛，面带笑容地问道："你是什么人?"索隆高娃猛地抬起头来一看，啊呀！眉毛清秀如青山，眼睛炯炯有神，宛如清泉一般，嘴唇通红，牙如白玉，身材窈窕，细腰纤纤，身着银色盔甲，头插翎毛，举止格外诱人，令人见了十分喜悦，倾慕的心情油然而生。索隆高娃见他动问姓名，不禁动起心来，操着杜鹃般清脆的声音发问："你是何人，问我干什么?"阿拉坦沙嘎答道："我乃是乃蛮国圣主太阳罕膝下的弓箭手、和气的儿子阿拉坦沙嘎。你叫什么名字?"索隆高娃正是二八妙龄、温柔多情的时候，她答道："我是赫利特部落仁义主赫王的独生女儿，神射手索隆高娃!"阿拉坦沙嘎听了心里暗自想到："这女子虽然没有粉饰，却依然这样美丽。不想我们北国也竟有这样的倾国之色。我杀了她，于心不忍，不如羞她一顿放走的好呀!"想到这里便朝着索隆高娃说道："依我看来，你父身为一国之王，难道手下竟找不到一员战将，而把女儿放将出来，莫非挑选丈夫不成!"索隆高娃听到此话，竖起双眉说道："依我看来，你父身为一国之皇，难道竟缺一个对付敌人的将军，而把你这个狗崽子放出来乱咬人不成!"两军众将士听了此话都笑了起来，阿拉坦沙嘎心

中勃然大怒，拍马挺矛杀将过来。索隆高娃手举偃月刀拨开阿拉坦沙嘎的长矛，一对俊男美女你来我往杀了二十余回合，不分胜负。阿拉坦沙嘎见索隆高娃刀法超人，一如闪电，风雨不漏，不觉暗暗惊奇，想道："好一个武艺高超的女子！我且不要误过时机，试试她的智慧。"想罢挥了挥长矛，掉转马头逃去。索隆高娃飞也似地前去追赶，突然听见一声弦响，她便眼明手快，伸出右手抓住飞箭，仔细一瞧，原来是一支没有箭头的秃箭，羽毛上用朱砂画了七颗小星。索隆高娃见此情景，不由地心中一动，微微笑了一下，把这支秃箭装进自己的搬袋里。她眉头一皱计从心起，把长矛（这里应为"大刀"）横插在马上，伸手从蟒缎荷包里取出一个绣球。抬头看去，阿拉坦沙嘎在马上面带笑容款步过来．于是把弓拉满，叭的一声射去。阿拉坦沙嘎心想是朝他放箭，正要抬头望的时候．一个绣球正打中他执长矛的右肘．手中的长矛险些掉落下来。阿拉坦沙嘎拾起绣球一看．上面盖有金色玺印，顿时心潮翻滚，勒马站住，凝神望着索隆高娃，越看越美丽，心里甜滋滋地不知如何是好。索隆高娃一看阿拉坦沙嘎一动不动，也把脸色放正，一声不响地凝着。二人站在那里面面相觑，过了不少时辰，只见旁边一个年长女兵按捺不住地说道："你这个小将交手就交手，回营就回营，挡在路上干什么？"阿拉坦沙嘎说道："看你这位小姐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跟我不相上下。"索隆高娃正要策马回转，阿拉坦沙嘎又大声问道："你们的小姐许人了没有？"那年长的女兵刚说了个"没有"，索隆高娃回过头来向那女兵瞪了一眼，她就不再吭声了。阿拉坦沙嘎手下的一员偏将说道："既然这样，那我们两国结亲算了，免得天天互相厮杀。"话音未落，索隆高娃带头夺路逃跑，阿拉坦沙嘎横着长矛拦路说道："小姐，你我二人生来有缘，才这样战场相见，不忍厮杀．一见钟情。只是这次相离，不知何时再见。希望小姐留一件纪念物给我。刚一说完，索隆高娃眼含深情，望了望阿拉坦沙嘎，低声细语地说道："你不是拿了我的绣球吗？权且把它当个纪念之物吧！"说罢拍动战马夺路而去。阿拉坦沙嘎从后面望着她的背影．心里难受，犹如刀割一般。看那索隆高娃也不时地回头张望，于是阿拉坦沙嘎跃马追击，对她发誓

道："我阿拉坦沙嘎是男子汉大丈夫，这一辈子除了你小姐以外，我再谁也不娶。如果有背誓言，就象这支箭一样。"说着从撒袋里取出一箭，朝马鞍上折断，一半递给索隆高娃。索隆高娃见他心地诚挚，不由地心动意乱，鼻子发酸，热泪盈眶，颤声说道："如今郎君的箭装在我的撒袋里，箭头不烂，我的心永远不变，这就是我的留言，请郎君自便。"说罢两手捂着面飞也似地跑去。阿拉坦沙嘎踩着马蹬，长叹不已，一直望着索隆高娃走远了，他才勒转马头无精打采地往回走。

——选自《青史演义》第五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这段文字，描述一对蒙古族青年男女，在对阵厮杀间一见钟情，借厮杀追击互赠信物的过程。

作者技法娴熟，善于选择描写视角。索隆高娃的美丽与打扮，是从阿拉坦沙嘎的主观视角体现出来的；而阿拉坦沙嘎的英俊，则从索隆高娃眼中所见。二人交战之前的对答，阿拉坦沙嘎的内心活动，以及相互戏谑，描写得有情有趣，有滋有味。并且有层次地表现了青年男女的青春期心理，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对俊男美女的关注，超过敌对双方的残酷攻斗。男方阿拉坦沙嘎大胆主动地追求索隆高娃。索隆高娃虽腼腆含羞，但仍勇于承受爱的洗礼，反映出具有草原性格的蒙古青春女性的开朗奔放。这是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汉族青春女性不大可能实现的。这般描写，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即蒙古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独特方式，是那么直接，那么炽烈。

尽管也曾流行穆桂英阵前招亲之类故事，只能算是一种传奇性描绘。而这段鞍上结缘，作者写人历史小说之中，并加入蒙古草原的风貌习俗，别是一番风味。

后面二人的山盟海誓，二人依依不舍的心情，特别是阿拉坦沙嘎"从后面望着她的背影，心里难受，犹如刀割一般"。他"踩着马蹬，长叹不已，一直望着索隆高娃走远了。他才勒转马头无精打采地往回走。"这里描写青年男子强烈的恋情和与恋入分离的失落感，颇为真切。

作者掌握了驾驭历史题材的方法，在历史小说的紧张叙述中，插

入一段爱情描述，冲淡了刀光剑影、攻城掠地的紧张度，一张一弛，刚柔相济，起到缓解作用，能减轻阅读时的疲劳。这一点，值得表现历史题材的作者借鉴。（华　森）

《一层楼》

《一层楼》是一部以蒙古文写成的摹仿《红楼梦》的小说。作者尹湛纳希曾把《红楼梦》翻译成蒙古文，因而熟悉《红楼梦》，钟爱《红楼梦》。作者在《一层楼序》中推崇《红楼梦》道："予观其中，悲欢离合，缘结三生，论神明诲醒冥顽之道，嬉笑怒骂，表身百千，说菩提摩诃救世之法，新奇翻波，无穷缠绵合盘托出矣。"

作者丝毫不掩饰自己摹仿之举，他在《一层楼明序》中言："然琴、炉二人之心不殊钗、黛，而璞玉独恋之意无异于宝玉。况因老太太、金夫人之议，两相分拆，致令璞玉之佳偶虚如望梅者，又何别乎贾母、凤姐之合谋而使宝、黛之良缘幻若画饼者哉？"他又在书前专列有"《一层楼》中援引《红楼梦》之概略，"并自已解释说："先引《红楼梦》之事以描摹，次述《一层楼》之文为传焉"。

虽然此书属于摹仿之作，但是，由于作者具有近似于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即他是成吉思汗第十八代嫡系子孙，出身贵族世家，从小锦衣饫食，三十岁以后家道中落，使他对封建大家庭的盛衰过程和生活细节，了如指掌；对封建官宦之家中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有深切体验。他感叹道："凡百年间，事态竟若出一轨，此本书所以不能不为钟情者哀怜而长太息也。"他宣称：书中"其事要固无虚妄。"因而也写得真切感人，并有许多不同于《红楼梦》的地方，如"本忆中原无恶媳奸妾之弊，亦无家政内专之失。""给散花于短章，不设一丝绮语。"

此书描写贲侯之子璞玉与表姐炉梅、琴默、圣如之间的爱情悲剧，情节生动，波澜起伏，结构严谨。这三位表姐都长期寄居贲府，从小与璞玉青梅竹马。老太太看中了琴默，贲侯看中了圣如，贲母金夫人看中了炉梅，都私下为璞玉订了婚约。而璞玉却爱着炉梅。后来，贲侯为了家族利益另给璞玉高攀上了苏节度使之女苏己。婚后

不久，苏已病死，三位表姐也都四散飘零。全篇围绕几位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娓娓诉说，凄婉动人。

全篇在爱情悲剧的笼罩下，洋溢出感伤的情调。作者在开篇的诗中写道："片金铰破抑何悲？飞装载就心犹惜。一群娇鸟百般啼，工笔细处血泪垂。无缘多情聚一家，钟情却惹愁无涯，回头虽貌此情意，安禁情泪万滴洒。清露泠泠漫草落；尚不比子泪珠多，我之愁怨诉向谁？与尔同愁涕流血。"他把自己的万滴情泪，一腔心血洒向书中，使全书浸透血泪，饱含怨恨，控诉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摧残，指斥扼杀青年爱情的黑暗现实。作者试图以此"对知心人吹笛，""为唤醒深春之红颜，发苍林黄鹂之啼声。"

由于作者的时代局限，感到无路可走，又受《红楼梦》"补天"思想和色空观念的影响，"更攀楼上楼之一层楼，怎脱梦中梦之一场梦？"因而让全书归于因果报应之中。虽然能使全书结构严密，但却减弱了撼动人心的力度。尽管如此，此书也是诸多的《红楼梦》续书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属摹仿之作中的成功者。特别是出自一位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之手，更属珍品。（华　森）

《泣红亭》

《泣红亭》，尹湛纳希著。二十回。这是一部《一层楼》的续书。作者因为《一层楼》"明珠白玉尚未落水而粉碎，红脂青黛岂忍湮没于草莱。故此看官无不慨叹怜惜，同病者悲长空彩虹之易逝，"于是，"长夜闲暇无别事，聊续断弦弹旧琴。"

作者为使此书与《一层楼》相接，在开卷处有这样两小段文字："话说《一层楼》一书言道：忠信侯贲侯之子璞玉与一代女子沉湎情欲，进而喜变愁，爱成恨，年华虚度，一事无成。""书中说道：自从璞玉原配去世以后，曾经遣人探听盛粹芳、琴紫榭、卢香菲三人的消息，无奈三人皆似风吹云散了。从此，璞玉就象洗心革面遁入空门之人，但胸中的一块石头又不知扔到哪里！"这样，既清晰地承上启下，又衔接有方，过渡自然。书中以男主人公璞玉梦中寻访卢梅（即炉梅），琴默（即琴自歇）、盛如（即圣如）的踪迹开始，而

这三位姑娘已被“父母之命”，订了终身。卢梅的未婚夫是位年近半百，专营海外贸易的“洋商”；琴默的未婚夫却是个丑陋不堪，驼背口吃的呆子；盛如更惨，未婚先寡，孤守度日。卢梅和琴默都深深眷恋璞玉，极度反感封建家长强行包办的婚姻，在即将成亲前夕，卢梅女扮男装，星夜潜逃；琴默则投江遇救，流落他乡。两位美丽善良的姑娘，经历一番艰难困苦，后来，终于在杭州巧遇璞玉。盛如也由金夫人作主，与璞玉订了婚。全书以同娶三美人的大团圆而告终。

作者在结尾处写道，男主人公“在梦里影影绰绰地来到一座深山，好象躺在一个大亭子的石头台阶上。抬头一看，亭子上的匾额上写的是‘喜红亭’三个字。璞玉惊奇地想：我记的是早年梦中也到过这个亭子，上面写的是‘泣红亭’，现在怎么变了？”“忽然天空祥云缭绕，鸾凤翔舞，丁丁秬秬，高声震耳。”他猛然“惊醒一看是桌上的自鸣钟正在打点。正是：满目花鸟春富贵，声色豪华本是空。光阴飞驰时钟响，《一层楼》里醒迷衷。”作者又在尾声作诗云：“茫茫三年事，午梦荒唐语。若考其中实，兔生犄角龟生羽。”这里暗示点出，书中一男三女，几经波折后的大团圆结局，不过是午梦一场，荒唐之语，并非现实。就在这个大团圆的构架里，作者描述了在封建礼教桎梏下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并力图透过这层爱情的薄纱，暴露封建腐朽势力的丑恶。世袭辅国公金月升为什么一定硬逼那绝代美丽的侄女卢梅嫁给鄙陋“洋商”？卢梅为何甘冒“私奔”之大不韪，坚定不移地拼死反抗这桩封建包办婚姻？曾经对卢梅之事抱幸灾乐祸态度的琴默，怎么也走上以死抗婚之路？经过作者一番苦心构思，吐珠泻玉，跃然纸上。作者以贵府中一男三女的各自曲折、折射出封建恶势力对男女青年个性的摧残威压，表现青年男女对个人幸福自由的渴望以及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到的反抗。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时代的某一结症，表达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尽管这声音是那般的微弱。

此书以梦开篇，以梦结尾，前呼后应，结构完整。其间异峰突兀，波澜起伏，加上作者笔力矫健，挥洒自如，任意描摹，世态毕

出。这使此书成为清代言情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有关书中的一男三女，除了这是那个时代所允许的，不必苛求之外，此书的描写，另有一番意义。他们都饱经包办婚姻的折磨：他们的结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盛如不再为亡夫守节，逃婚的卢梅和以死抗婚的琴默，都勇敢地选择自己相爱之人，虽然选择的都是璞玉。特别是作者不象有的言情小说作者那样，对一夫二美、一男三女这类，沉溺在猎艳的津津乐道之中，布置奇缘，欣赏女色。尹湛纳希的大团圆，也不是庸俗的热闹喧哗，而是从头到尾，弥漫着悲凉的情调。在带有几分凄冷的色调之中，作者娓娓描述故事的发生发展与结局，给读者染上几分淡淡的感伤。（华　森）

金山寺投江

凭霄从紫榭背后惊笑道："姑娘请看那个怪物！"紫榭抬头一看，一只大船头上一个人穿官服戴礼冠跪在那里。形状非木非石，说他是鬼，比鬼还丑，说他是魅，比魅还陋。紫榭看了虽然没笑，在凭霄、瑞红二人的挑逗下也忍不住掩嘴笑了，点头叹道："唉！天上本是圣洁的地方。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鬼魅投胎人世引人发笑呢！"……

到了晚饭时间，娜氏回到自己船舱，紫榭等三人正在笑。婆子抬见酒席，凭霄问道："旁边停的是什么船？上边跪的那个丑八怪是什么人？"众人当中有一个快嘴的笑道："你们别笑了！那怪物正是你们天作之合的姑老爷。"紫榭正举起筷子夹菜，听了这话，连心带肺一齐涌了上来，假装不知道也不行了，两手发抖，面色如土，差点将碗筷扔了下去。正是：活人尝胆汁，甘苦只自知。讥笑他人者，自有被讥时。

从此紫榭不进饮食，无人时就低声哭泣。瑞红、凭霄也无精打彩，先前那些笑声又变成哭声了。

紫榭料定活着不能逃脱这场灭顶巨灾，并且几年前的良缘已成画饼，抱怨自己当时错把璞玉的深情厚谊当做少恩薄情。回想往事，柔肠百转，又无可挽回。父母既然将自己交给了阎王，空留此身又

有何用？不如一死了之。一则可以摆脱进那活地狱，二则也可以报答知己的深情。但又想弃父母而去亦似不孝，踌躇半晌。又想到古谚云："犹豫义难成，果断名易留。"父母狠心把我活着交给阎罗，那我死了去地狱又有什么牵挂！虽说如此，母亲慈爱，昊天罔极。我留下自己画象，好在她怀念我时拿出来看看，可能得到一些安慰，拿定主意，就准备颜料。……从抽屉里取出各色颜料碟子放在船舱窗前桌上，又找出几张二尺长的雪浪宣纸展在桌上，拿玉尺压住边儿，打开水晶宝镜照着正面，坐在沉香椅上。端红点上清水，研磨赭石白粉。紫榭手持彩笔，先往镜内端祥自己，水晶镜里格外标致，云鬓金钗增添美妙，弯眉凤眼更加俊俏，玉琢长鼻宛如悬胆，樱桃嫩唇红似珊瑚，斜倚削肩披露帔，粉袖稍盖白磁手。

紫榭看了如此颜色，心碎胆裂，自思：古人云红颜命薄，确乎不错。自己这般柔嫩姿色怎能不经风浪！虽然留下画像安慰父母的忧愁，但只恐忧愁比现在更增加罢了。执笔绘画，很快画出粉面朱颜，两旁绘出一对春山，轻笔淡墨点出了一双秋水明目，抹完朱唇鬓发后，叫凭霄抬起看看，有几分相像。端红道："画得尽管好，总不如姑娘本人。描绘绝代佳人的面貌也真难了！"……紫榭把画像摘下来铺在桌子上，越看心里越伤心，想留几个字表示意思，想了一会儿，得韵一首，蘸笔写在像旁，题名《赞花》：妆罢对画立婷婷，白玉无瑕谁认清。倩影正临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写完不禁鼻里发酸，两眼泪水如同雨水流淌，画像上已经沾上斑斑泪痕。端红忙将画收起，幸亏只滴在下半截的纸上，没有漶漫了脸上的粉黛。紫榭靠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哗哗的眼泪如涌泉。唉！贤慧良缘今已绝，似此柔情有谁知。……那时微雨绵绵，秋风习习，金山寺掩隐在烟雾苍茫的金山顶上。顾氏的船在中，娜氏、紫榭的船在西，家人的船在东，并驶在江中，将要到达时忽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

娜氏、紫榭二人坐在窗边一看，江水滔滔，江中往返的船只时近时远，那巍峨的金山忽上忽下，忽沉忽浮。水手们忙把船连锁起来，抛锚稳定。娜氏两掌合十道："我们一直都在大宅深院里住着，哪里见过这般风浪！"

紫榭料想不久到了浙江，就寻找自尽的时机，道：“如若看破红尘，眼前的些许危难何足挂齿，投身狂澜大波，也就与登了莲花净土一样！”娜氏伤心道：“真是这样，但你的卢妹妹却不知在哪个世界了。我和你去船中告诉二太太，在金山寺给老太太做佛事，也给她念念经，回来后让你写一首长诗，描写大江景色怎样？”紫榭道：“我知道大太太有了诗兴，写了一首诀别长诗，回来给您看。”娜氏以为她必是写与卢梅的诀别诗，不禁热泪盈眶。二人同来中船，娜氏对顾氏把想给香菲做佛事祈福的事说了。顾氏那时正为家事心里恼火，听了这几句话，想起这两天紫榭茶饭不进，绷着脸，常常偷着哭，正思谋好好训斥几句，趁这机会发挥道：“女孩子应在从小懂事的时候，早早许配人家，就算了事，等稍大一点儿懂了事儿，就挑呀选呀，噘嘴甩手，越发不懂规矩，拿死活吓人，一点不顾父母的脸面。古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说的是知书识字，晓古通今，可是就不知道眼前的什么叫‘三从’，什么叫‘四德’！只有大太太才给那个不成器的丫头念经祈福，要是我的丫头那样，不用说念经，连纸都不烧！”

听了这些话，娜氏老是直瞪着眼睛看紫榭，紫榭反而毫不理会，仍旧说笑，坐了一会子出去。娜氏看她出去也起身说：“等一等，我也走。”刚出舱门，紫榭早已上了跳板，飞也似的走过去。船上一个婆子喊道：“姑娘慢点儿，跳板不宽。”紫榭嘴里使劲说了一声：“这有什么！”忽听得“扑腾”一声，全船人同声喊叫：“不好了！”正是：玉骨与秋水同白，芳颜随寒风永去。

那时几个船上的男女老少和水手都吓得丢了魂儿，大喊：“快捞人呀！”娜氏两手摊开，张开大嘴只喊：“看！怎么样！”顾夫人慌忙出舱，浑身颤抖，叫道：“快救人！不惜重赏！”管家们防止姑娘进入大船底下，忙将三只船挪动开。从瑞红、凭霄到诸婆子同声放开喉咙大哭。顾夫人吓得眼睛泛白，一滴泪也流不出，只是大声叫嚷，叫多少个水手跳下江去寻找。

——选自《泣红亭》第五回，内蒙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个片断，较为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大家闺秀从对婚姻的失望到

绝望，最后投江自杀的全过程，强烈地控诉封建礼教把一位多情善感的才女逼上绝路的罪行。

首先，作者以他那生花的妙笔，清晰地描绘出一位千金小姐从希望得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的心灵轨迹。作为一位颇有才气的妙龄女郎，紫榭对未来充满五彩缤纷的憧憬，特别梦想一位白马王子进入自己的生活。然而，根据封建伦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选定的女婿，却是一个"形状非木非石，说他是鬼，比鬼还丑，说他是魅，比魅还陋"的丑八怪，紫榭那少女的"白日梦"被粉碎了。她从怀春的美梦中惊醒，陷入极度失望的泥潭之中。从此，她"不进饮食，无人时就低声哭泣。"她多么希望能自主择偶啊！她内心强烈要求退掉这门亲事，但是，封建的婚姻制度是不允许的，她"料定活着不能逃脱这场灭顶巨灾，"因此，想到了死，想以死解脱，一死了之。小说中写出了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复杂心理；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用死，"一则可以摆脱进那活地狱，二则也可以报答知己的深情"；另一方面，"又想弃父母而去亦似不孝，踌躇半响。"一方面，她想到"父母狠心把我活着交给阎罗，那我死了去地狱又有什么牵挂!"另一方面，她又念及"母亲慈爱，昊天罔极"。这位美丽的少女，在生与死的两极沉浮，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之际，她回想起了往事，追忆当日与"知己"璞玉在一块儿的情景，"抱怨自己当时错把璞玉的深情厚谊当做少恩薄情"，因而"柔肠百转"，后悔不已，但是，时过境迁，各奔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她多么盼望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啊！她虽然埋怨自己的父母，但对父母很有感情，试图尽点自己当女儿的孝心，"留下自己的画象，好在她怀念我时拿出来看看，可能得到一些安慰。"画像之后，尽管她对香菲母亲娜氏说："如若看破红尘，眼前的些许危难何足挂齿，投身狂澜大波，也就与登了莲花净土一样。"然而，从她欣赏自己的姿色，感叹红颜命薄，到画像之后泪如泉涌与所题之诗，特别是与娜氏同到中船见母亲，都表现出她仍有求生的欲望。使她最后决心投江的是她母亲的一段话，即顾氏借题发挥，训斥紫榭，不仅用"三从四德"教训她"越发不懂规矩，拿死活吓人，一点不顾父母的脸面"；而且说娜氏为跳井的女

儿做佛事祈福："只有大太太才给那个不成器的丫头念经祈福，要是我的丫头那样，不用说念经，连纸都不烧。"这彻底粉碎了她那尚存一线的求生欲望。她万念俱灰，决计以死反抗，表面上"反而毫不理会，仍旧说笑，坐了一会子出去，"纵身投入波涛翻滚的大江之中。假如，她的母亲不是借机训斥她，而是关心她，体贴她，安慰她，仍有可能，使她这位涉世未深的少女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重新萌发生存的欲求。

其次，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渲染气氛，形成强烈的反差。开始，是紫榭与两位丫环，一块儿嘲笑船上跪着的丑八怪。忽然得知"那怪物正是你们天作之合的姑老爷"时，紫榭连心带肺一齐涌了上来。"她"两手发抖，面色如土，"仿佛"活人尝胆汁"。这种从笑声变成哭声，从喜突然转到悲，呈现鲜明的对比效应，不仅表现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而且能产生较大的力度，足以震撼读者的心灵，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第三，某些细节，描绘得栩栩如生。例如，叙述绘画的过程，先是准备阶段的一系列动作："从抽屉里取出各色颜料碟子放在船舱窗前桌上，又找出几张二尺长的雪浪宣纸展在桌上，拿玉尺压住边儿，打开水晶宝镜照着正面，坐在沉香椅上。"一连五个动作，宛如当今电影的分镜头剧本一般，次序井然。接着，是女主人公手执画笔，在镜内端详自己的容貌，借以展现她那羞花闭月之貌，由此引发她的自怜自叹。这段对她沉鱼落雁之容的描写，既反映出一位贵族少女在特殊时刻的特殊心理；又是以一个独特角度，表现女性之美，推动情节的发展；还能因她的美的毁灭而引起更强的悲剧效应，真可谓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后边是执笔绘画以及题诗描述，一折三叹，婉转动人。最后是绘画之后的心理活动和景物描写。紫榭"两眼泪水如同雨水流淌，画像上已经沾上斑斑泪痕。"她"靠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哗哗的眼泪如涌泉。"她内心在汩汩地淌血，追悔之意油然而生："唉！贤慧良缘今已绝，似此柔情有谁知。"这里的两次流泪，是她心理活动的反映。此时此际，"微雨绵绵，秋风习习，金山寺掩隐在烟雾苍茫的金山顶上。"江上"忽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这

萧瑟秋景，加上“忽然”的狂风波涛，与女主人公的心境，以及她的命运，互相映衬，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华　森）

《新中国未来记》

《新中国未来记》，加楔子五回，梁启超撰，1902年刊于《新小说》上。

这是一部政论体小说，作者“专欲代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提出种种问题，“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小说开头写的时间是公元2062年。书中人物孔觉民二月初一给听众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并把这六十年（公元2000年—2060年）划作六个时代，即第一预备时代：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省自治时止。第二分治时代：以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第三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第四殖产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君满任时止。第六雄飞时代：从匈加利会议后以迄今日。又背诵《立宪期成同盟党治事条略》。整整一回，全是孔觉民的演说词。第三回以孔觉民之口，叙述黄克强和李去病到西欧勤工俭学回来，在山海关的客寓里，二人互相讨论国事，争辩维新立宪的过程。全回共约两万字，其中属于辨论语言，竟有一万六千多字，两人争来辩去，彼此往复四十四次，有人评道：“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凿，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犹不足喻其万一也。”阿英先生引此评语后说：“虽有夸大之嫌，然其着力于此，确是事实。”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作者满怀忧愤之情，把政论引入小说，利用小说鼓动宣传，其用意良苦。这种以政论结构全篇的小说，既是晚清文坛的一大特产，又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次探索，尽管有较大的失误，仍应予以肯定。

书中有几回，人物动作多一些，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如第四回

“旅顺鸣琴名士合并　榆关题壁美人远游”和第五回“奔丧阻船两睹怪象　对病论药独契微言。”令人可惜的是，作者写完第五回，就没有再往下续，未能完全展示作者的全部构思。

当然，作者引政论入小说的探索，有一些失误，连作者自己也承认：“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如此不顾读者的欣赏习惯，在小说中专载法律章程等文牍与演说词辩论语，很难引起读者的审美兴趣。（华　森）

张园演讲会

……明天吃过早饭，到十一点半钟，两人便要去张园赴会。陈星南还要叫马车，两人道：“我们是运动惯了，最喜欢走路，走去罢了。”陈星南只得由他。两人齐著脚步，不消一刻工夫，就走到张园。一直跑上洋房里头看见当中排著两张大桌子，大桌子上头还放著一张小桌子，猜到这里一定是会场的演说坛了，却是满屋子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两人坐了好一会，看看已到十二点十五分，还是这个样子。两人猜疑道：“莫非有什么变局，今天不开会吗？”刚说著，只见有三个人进来，张了一张，内中一个便说道：“我说是还早，你们不信，如今只好在外头逛点把钟再来罢。”那两个道：“也好。”说著，又齐齐跑了去了。黄、李两人在那里闷闷的老等，一直等到将近两点钟，方才见许多人陆陆续续都到。到了后来，总共也有二三百人，把一座洋楼也差不多要坐满了。黄、李两人在西边角头坐著，仔细看时，这等人也有穿中国衣服的；也有穿外国衣服的；有把辫子剪去，却穿著长衫马褂的；有浑西装，却把辫子垂下来的；也有许多和昨天见的那宗明一样打扮的。内中还有好些年青女人。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素装束，脚下却个个著一对洋式皮鞋，眼上还个个挂著一副金丝眼镜，额前的短发，约有两寸来长，几乎盖到眉毛。克强、去病两人，虽然这地球差不多走了一大半，到这时候，见了这些光怪陆离气象，倒变了一个初进大观园的刘老老了。再看时，只

见这些人，也有拿著水烟袋的，也有衔着雪茄烟的，也有衔著纸烟卷儿的。那穿西装的人，还有许多戴著帽子的，却都三三两两高谈雄辩，弄得满屋里都是烟气氤氲，人声嘈杂。过了好一会，看看将近三点钟，只见有一位穿西装的走到桌子旁边，把铃一摇，大家也便静了一会。那人便从桌子右手边一张椅子，步上第一层桌上，站起来，说了一番今日开会的缘故，倒也很有条理。约摸讲到十五分钟，到头便说道："这回事情，所关重大，满座同胞，无论那位，有什么意见，只管上来演说罢。"说完，点一点头，跟着说一句道："我想请郑君伯才演说演说，诸君以为何如呢？"众人一齐都鼓掌赞成，只见那郑伯才从从容容步上讲坛，起首声音很低，慢慢演去，到了后来，那声音却是越演越大。大约讲的是俄人在东三省怎么样的蛮横，北京政府怎么样的倚俄为命，其余列强怎么样的实行帝国主义，便是出来干涉，也不是为著中国；怎么俄人得了东三省，便是个实行瓜分的开幕一出；我们四万万国民，以前怎么的昏沈，怎么的散漫；如今应该怎么样联络，怎么样反抗。洋洋洒洒，将近演了一点钟，真是字字激昂，言言沈痛。黄、李两人听著，也著实佩服。却是座中这些人，那坐得近的、倒还肃静无哗；那坐得远一点儿的，却都是交头接耳，唧唧哝哝，把那声浪搅得稀乱。幸亏这郑伯才声音十分雄壮，要不要大喝两句，这些人也便静了一晌。虽然如此，却还有一椿事不得了，他们那拍掌是很没有价值的，随便就拍起来。那坐得远的，只顾谈天，并没听讲。他听见前面的人拍掌，便都跟着拼命地乱拍，闹到后来，差不多讲一句便拍一句，甚至一句还没讲完也拍起来，真个是虎啸龙吟，山崩地裂。闲话少提。且说郑伯才讲完之后，跟着还有好几位上去演说，也有讲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钟的，也有讲四五句便跑下来的。黄、李两位数著，有四位演过之后，却见昨天来的那宗明步上坛去了。去病向著克强耳朵边悄悄的说了一句道："这便是宗明。"克强道："我们听听他。"只见那宗明拿起玻璃杯，呷了一口水，便劈尽喉咙说道："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万万不可以不革命。我们四万万同胞啊，快去革命罢！赶紧革命罢！大家都起来革命罢！这

些时候还不革命，等到几时呢?”他开场讲的几句，那声音便像撞起那自由钟来，砰砰訇訇把满座的人都吓一惊。到了第四五句声响便沈下去了。这边黄、李二君正要再听时，却是没有下文，他连头也不点一点，便从那桌子的左手边一跳跳下坛去了。众人一面大笑，还是一面拍掌。跟着一个穿中国装的人也要上去演说，他却忘记了右手边有张椅子当做脚踏，却在演坛前面上头那张桌子底下苦苦的要爬上去，却又爬不上，惹得满堂又拍起掌来。那人不好意思，赳赳的归坐不演了。随后又接连著两三位演说，都是声音很小，也没有人听他，只是拍掌之声总是不断的。黄、李两人觉得无趣。

——选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中华书局1960版

这个片断，很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讲演会的情景。从讲演会址的陈设：洋房里头“当中排著两张大桌子，大桌子上头还放著一张大桌子”，到听讲演者的穿戴：有穿中国衣服的，也有穿外国衣服的；有把辫子剪去，却穿著长衫马褂的，也有浑身西装，却把辫子垂下来的；还有好些年青女子，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妆素束，脚下却个个登著一对洋式皮鞋，眼上还个个挂著一副金丝眼镜，额前短发，约两寸来长，几乎盖到眉毛。有拿著水烟袋的，也有衔着雪茄烟的，还有衔着纸烟卷的。总之，这些人的打扮不土不洋，土洋结合，光怪陆离，引人发笑。再到讲演会的状况：开会之前，三三两两高谈雄辩，满屋烟气氤氲，人声嘈杂。开会过程中，交头接耳，唧唧哝浓，把那声浪搅得稀乱；许多人只顾谈天，并没听讲，听见前面人拍掌，便都跟着拼命地乱拍，闹到后来，差不多讲一句便拍一句，甚至一句还没讲完也拍起来，真个是虎啸龙吟，山崩地裂。这仿佛是一部晚清讲演会的记录片，资料详实，形象生动。（华　森）

《邻女语》

《邻女语》，作者忧患余生。原稿初载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第六期至第二十期（1903—1904年）。全书共刊出十二回，即告中断，约六万余字，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1913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单行本，但流行不多，久已绝版。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根据

《绣像小说》上的初刊，作了标点校注后，重新整理印行。因所述故事除主人公亲眼目睹的事实外，大多闻于妇女的谈话，故名《邻女语》。

作品是一部以晚清“庚子事变”（1900年）为题材的谴责小说。小说通过官宦子弟金坚（表字不磨）变卖家产，偕仆北上进行救济为线索，通过对沿途所见所闻的描写，较真实地描写了庚子事变后中国的社会状况：逃官溃兵对百姓的骚扰，赈灾大员的贪婪暴虐，以及袁世凯部下在山东对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进行的残酷屠杀等等。作者还通过对一些清末官僚在庚子事变中佚事的描写，揭露清末政治的腐败：军队遇敌而逃，遇民则扰；官员昏馈无能和投敌叛国。对这些罪恶行径，作者一一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由于作者是一个颇受清末维新派影响的知识分子，虽然对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群众有一定的同情，但对其迷信落后方面进行了夸张，以至于对一些传闻也渲染得有声有色。作者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称洋行里的买办黄中杰是一个“以信义为重”的人，认为进行文化侵略的李提摩太是“西国大善人”。

全书文笔清隽，行文流畅，但对方言及帮会用语的解释不够自然，留下了斧凿痕迹。作者较善于进行环境气氛的描写，能够调动读者的感情。在人物塑造上，对人物的外貌描述较少，而主要运用心理和行动的描写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点。作品艺术上较大的缺陷是全书前后结构上的不谐调。前六回均是主人公的耳闻目睹，读者时时刻刻都是跟着主人公走。后六回则单独叙述了几个官僚在庚子事变中的佚事，各自起迄。诚如阿英所说：“如果能不中途变更计划，依照前六回的方法写下去，那真将成为一部优秀的著作”。（张燕英）

夜话尼姑庵

这里金利服待不磨晚膳，昙花横坐相陪，说起不磨小时怎么样顽皮，怎么样玲珑，又说老太太如何教训，如何善良。不磨无言可答，一面吃饭，一面对昙花点头微笑，原来这昙花也是半路出家，深有阅历之人，看见不磨不答她的话，她又变一番言语，来慰他客中

寂寞。不磨深知其意，用心打听她近日游勇情景。昙花一一说知，又说道："夜间呼啸之声，不绝于耳，大爷要听见了，千万不可开门出去惹事，这是不好顽的。大爷记在心上。贵管家也不要出去为是。千万千万！"说毕，看见不磨饭已用完，就引着到一间极雅致的精室，作为行榻。不磨四围一看，觉得风雅之中，仍寓繁华之景，绣花屏幅，没有一幅不是蝴蝶双双，鸳鸯对对，料想是女孩儿惯伎，也不去理会他，刚要坐定，昙花即告辞而去。忽觉扑鼻奇香，醒人烦恼，仔细一寻，乃是架上蕙花，开得蓬蓬勃勃。不磨甚喜，且去躺着领略这幽香滋味。静中听得昙花招呼金利吃饭声、洗碗声、收拾厨下声、金利在下房鼾睡声，声声入耳。恍惚要睡去光景，忽然听见一片发喊声，顿时间儿啼女哭，凄惨满耳。

不磨刚要起来，忽听昙花走来到空相房中，说道："师父师父，他们又干这营生了！今夜更比昨夜闹的凶，竟是放起火来了。"老尼答道："你是生长太平之世，哪里晓得乱离时苦况！想必这又是强奸不遂，放火烧林，以便下手动抢的意思。我想我那年十四岁初到南京的时候，哪一处不是满眼富丽之景，后来又哪一处不是瓦砾之场。我看见那极盛的时候，那些来嫖的客人，不是候补官，就是那混世魔王的少年公子，哪一个不威风凛凛，得意扬扬。哪里晓得后来比我们这时候还不如呢！那家里烧得精光，抢得精光，一个个逃的逃，一个个降的降，做长毛的做长毛，做叫化子的做叫化子。还有那年轻的世家少爷，更弄出奇怪样子来了，搽粉抹胭脂，包着头，喘着跷，装着女人的模样，做长毛的小把戏。那些女太太们更不用说了，不是吊死的吊死，杀死的杀死，也是一个个跟着长毛，做真人的做真人，做王妃的做王妃去了。哪里晓得后来长毛打了败仗，厌弃他们做真人的，做王妃的、做小把戏的累赘，一个个把他们杀个净尽。还有那杀不尽的小孩，都一个个丢在河里。可怜呀！那些无千无万的死尸，抛弃满地，天气也刚碰着热天，不到三天，烂得个南京臭气冲乐，又没得一个人来收尸，都喂了野狗。狗来吃死尸，又不是好好吃的，是你抢我夺，把个死尸分做七八十块。那街里屋子里，哪一处不是死尸，哪一处不是人骨头！狗吃了死尸，眼睛都红了，见

了活人，也想要吃人的样子。我那时年纪小，我怕那狗，也同怕官兵怕长毛一样。好容易等到官兵来了，以为可从此平安了，哪里又知道，官兵说我们做百姓的，不该顺长毛，放开手来杀。可怜呀，可怜呀！我们做百姓的知道甚么是官兵，甚么是长毛，只要不杀我们，就是好 。这些官兵一杀更杀得惨了，杀得个街上人堆积如山，也有杀死的，也有杀不死的，也有做狗叫的，也有像杀的鸡一般，眼睛闭了，腿还动的。有的求死不得，痛苦难当，求过路的勒死他的；有的没有膀子，没有腿，还在地下爬的。那时候我也看得多，这时候说也说不尽了，哪里像你这么好福气！”尚未说完，忽昙花一声啊呀，老尼就不说了。

——选自《邻女语》第二回，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年版

这段文字主要描写了主人公金不磨所听到的隔壁尼姑的谈话。老尼空相对尼姑昙花讲述了自己早年在南京时的经历。太平天国革命时，本来威风凛凛的嫖客们，有的作了叫花子，有则成为耍杂耍的。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南京城被清政府的官兵又血洗一遍。世事多变，使得老尼空相对庚子事变后的动乱已经麻木不仁了。也许就是这些原因，才使得她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吧。然而，久经沧桑的空相，对太平军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为他们同官兵没有多大差别，称他们为“长毛”，与官兵相提并论。这是作者主观创作意图的一种清晰反映。作者对太平军愚昧落后的一面，是作了夸大处理的。太平军成员中有人娶富家女子作为太太和杀一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事实，而被作者大肆渲染的把小孩子丢到河里，以及对南京城的大肆杀虐，则不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诚然，作者对官兵屠杀南京城里居民的惨状，也进行了充分的描写。作者对于暴尸街头等惨不忍睹的情景是特别擅于描写的。但他对一切暴力都不加区分的进行攻击。表现出其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倾向。

作者还对与主人公幼时即相识的昙花进行了描写。她虽已身入空门，但仍凡根未净。她为金不磨准备的居所中，绣屏上“蝴蝶双双，鸳鸯对对”，蕙花异香扑鼻。这与主人公路途所见所闻形成鲜明对比，真可谓世外桃源了。幽雅舒适的居所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

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张燕英)

山东之行

不磨遂束定御寒衣服，跨上马背，直奔大道。一出门来，但见白茫茫一片银海，黑暗暗满天冻云，鸟鹊无声，人踪灭迹。既辨不出南北东西，又辨不出高低上下。幸喜这两匹坐骑本非凡马，能识路途，依着雪影上狐行爪迹，一步步踏去，不致陷落危险之境。不磨生长南方，从未见过北方平阳雪景，坐在马上，不觉其苦，反觉其乐。走不上二三里路，便见雪中有倒卧的死尸，似是南方人的模样，自顶至踵，一丝不挂。不磨犹以为被人谋毙，少不得地方官埋置，不便多事。既而接二连三，目中所见，不知凡几，始悟为冻毙之难民，然不知尸身无衣之故。午后到了堡头地方打尖，细向店家问过原由，始知为难民同伴护冷，死者之衣即为生者剥去。不磨想到大难临头，骨肉妻子，均不能相顾的这种惨境，不觉凄动于怀，泫然泪下。不磨打尖已毕，再去细看那些死尸的光景，遍身俱作深红色，竟同南方火腿皮一样。不磨伤感了一回，也无法可以收殓。走出堡头地面，回头再望堡头，这围子里面，犹如城池一般。乘国之内，高筑城垛，一个个垛眼里横着火炮，城头上也有旌旗荡漾，红的绿的，飞舞半空，映着雪色，更觉好看。后来探知这堡头地方，是不信义和团的，这些枪炮即是预备抵御拳匪之用。拳匪见了这些枪炮，恨如切齿，久欲得而甘心，无奈枪炮利害，拳匪终究不能近身，只好退避三舍，抢劫别村，以泄其忿。又不料山东袁军部下有一位梅统领，是痛恨拳匪的，说起梅统领，便心胆俱裂。

不磨又走不多路，已到东光县城地界。只见树林子里面，挂了无数人头。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有开眼睛的，有闭眼睛的，有有头发的，有无头发的，有剩着空骷髅的，有陷了眼睛眶子的。高高下下，大大小小，都挂在树林子上。没有一株树上没有挂人头，没有一颗人头上没有红布包头，没有一个红布包头上没有佛字。不磨问明土人，知道这就是义和团大队拳匪，尽为梅统领所杀，奉了袁抚台号令，枭首示众。一则是警戒百姓的意思，要知这

班义和团，并无法术，可以抵御枪炮；一则是晓谕洋兵的意思，要使洋兵知道山东官长，并不与朝中的顽固派通同一气。不磨又复叹息一回，估量这东光县大小也有几十里地面，这树林子约莫有十里方圆，却无处不是人头。信马行来，看了这场大雪，映着人头上红布，竟像是到了桃林一游。不磨暗想道："这场惨杀，虽则皆由乱民自取，然而终是这班顽固大臣酿成的奇劫，不是这班愚民平白构造的。这些愚民有何知识，有何作用，平时既不蒙官师的教育，到了这时候，反受了长官的凌虐。孔子说道：不教而诛，是为虐民。近时有些有志之士，立了些什么会，专与官作对，这就难怪他们不懂时事了，也是平时相逼而成，积成这么一派怨毒。若是朝廷尚不知顺时利导，改变旧章，立意图新，将来激成水火，一场浩劫，只怕比此次还大呢。想到此处，不觉流下泪来，又伤感了一回，又发恨一回，顷刻又立起一个扫除奸党、澄清宇内的大志愿。

——选自《邻女语》第六回，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年版

本段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在山东的经历。作者对景物的描写全面、真实，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写大地"白茫茫一片银海"，写天空"黑暗暗满天冻云"。写形状的"既辨不出南北东西，又辨不出高低上下。"写声音的"鸟鹊无声"，写动作的"人踪灭迹"，短短几十字，写出了动、静、声、色，调动了读者视觉、听觉等多种感觉器官，一片北国隆冬的景色，跃然纸上。

作者对倒卧荒野一丝不挂的死者寄予了深切同情，更为他们的亲人在其死后剥其衣的御寒而悲泣。是啊，在大难当头之时，骨肉妻子尚且不能相顾，他作为一个变卖了家产要到北京进行救济的人，也只能是伤感一回罢了。同样，在看到大批义和团战士被袁世凯部下疯狂杀戮后，人头挂满树枝的情景，虽也同情义和团的遭遇，而且预感到"若是朝廷尚不知顺时利导，改变旧章，立意图新，将来激成水火，一场浩劫，只怕比此次还大呢"，但他也只能"又伤感了一回，又发恨一回"，除此之外，另无办法了。

从整个作品看，作者对太平军、义和团和朝廷军队的看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表现手法上擅长景物描写，尤其对凄惨景象的描写，

真实感较强，有不少地方写得怵目惊心，令人发指。通过阅读本书，能较清楚、形象地了解庚子事变后北方的社会状况。（张燕英）

《苦社会》

《苦社会》是晚清时期的一部以描写华侨生活为题材的章回体小说。作者佚名。书前有漱石生（即孙玉生，另著有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等）所撰序文，认为作者本人就是旅美华工。阿英则推测作者可能是一位熟悉旅美华工、华商生活情况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华工。全书原为双回目，共四十八回，约七万四千字。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印行。1958 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并按章回体小说的习惯，将双回目改成单回目，共二十四回。

小说主人公阮通甫、鲁吉园和李心纯三人都是在农村经济破败、商业凋零、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下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他们为生活所迫，背景离乡，出国谋生。在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遭到了百般虐待，致使阮通甫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折磨而死。鲁吉园幸亏友人相救留在轮船上作了司帐，才保全了性命。李心纯到了国外之后，苦心经营多年，虽然“生意却也不小，利息却也不薄”，并且颇有了一些积蓄，但在美国“排华”运动中也倍受迫害，最后被迫弃产回国。

作品前半部以写主人公在国内的生活状况为主。这里，作者揭示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国内大批劳苦大众出国谋生的社会根源是国内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反映出抱着一种“实业救国”的态度，对殖民主义者存有一定的幻想，没有认识到国内经济凋零的状况，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和掠夺造成的。作品后半部分以反“华工禁约”运动为中心，描写了华工、华商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揭露了美国政府对他们的种种迫害。正是基于当时国内人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到了国外又因得不到祖国的保护，惨遭迫害，天涯海角处处都没有中国人民的乐土的事实，所以作者将书名定为《苦社会》。

全书在语言运用上，朴素自然，但较单调。艺术表现方法主要

是素描。对华工在船仓、工棚中受到种种虐待的情景，对殖民主义者迫害华侨的种种罪行，都进行了生动真实的描绘，有些情景使人怵目惊心。正如孙玉生在序中讲的那样：情真语切，纸上跃然，后半部几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这在当时同类的小说中，是写得较为深刻的。全书通过三个主人公的线索，忽分忽合地描绘了当时我国海外侨胞的片断生活，并在中间有机地插叙了明代万历年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菲律宾大规模屠杀华侨的野蛮行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张燕英）

秀才卖画

心纯急忙进屋。他婆子正抱着小女儿脸对脸的哭，看见心纯，一面哭，一面说道："你坐下，我慢慢告诉你，你也不要气苦，总怨我们穷的不是。今天你同吉园走不多时，昨天讨利钱的，跟脚就来，说要本利全清。听说你出去，竟拍台拍凳的大骂。落后我敷衍他，说你就为他的事出去想法的，请他再宽一天，他不答应，说'明明是宕塞的话，今天要定了。心纯果真去想法，自然就要回来的，我停会还要来。'接连便来了两次。到下午带了两个女人，一个说是老婆，一个说是女儿。一进门便破口说：'你们欠钱不还，害的人苦。'要合我拼命。先不过喉咙响，跟手就打起来。我抱着孩子，自然听他两个打一个的了，带累这孩子也跌了好几下，大的吓得没处躲，只是哭。亏得阮家姆姆赶过来，说：'欠钱是该讨的。男人不在家打他女人是不应该的，打出人命，连我们邻居都有干系，请你们停停手吧。'凑巧房东来，也帮着劝，才把这几个凶神恶煞退了。阮家姆姆走不久，你就回来了。"心纯一听，不由的三昧真火从脚底窜上顶心，又从顶心回到脚底，直跳起来，道："我至不济，也是个秀才。他狠杀不过一个放印钱的光棍。明天县里去告他：重利盘剥，是一重罪，殴辱斯文，是两重罪，怕不抽他的筋！"他婆子听了，反住哭劝道："快不要这样。告到当官，他果真有罪，我们欠钱不还，究竟也担着不是。这总怪我们自己为什么要穷？为什么穷了还借人钱使？你歇歇另想别法吧。

两口子正说着，通甫从外归家，听有这事，来看心纯，也帮劝道："你我穷到这样，有钱打官司，也不至于欠下别人的帐。譬如嫂子是糊涂的，白吃一顿打，做男子的就不容易。如今嫂子是极明白道理的，你也得松手时且松手，有一天苦尽甘来，就不至于受那光棍的气，叫嫂子吃苦了。"心纯一想真也无可奈何。等通甫走后，对婆子道："明年蒙学教习，万万再当不得了，我想到上海走走，只是妙手空空，也走不动。这几年亏下来，别的都没有了，只有王临山水大幅十二轴，我最心爱的，如今没法，明天托人卖掉了，还些帐，过个年，剩的家里留些，我带些，能够有事，总比处馆强。"便叫大儿子阿麟照个灯，画箱里翻出来，一轴一轴看一遍不免滴下泪来。

一宿无话，明日早起，房东来，说道"李先生，近来房钱各处都加几成，我们老宾主，从前也不好说得，只是不能顾着你，负着大众。明年正月起，却要加了。你若是情愿，彼此免淘神，是极好的事；若然不情愿，我也不好勉强，就请另找房子。"心纯明晓得房东胆小，为昨天的事有意催他，便说："承你的情，从前却没有加过，只是房价太贵了，我也住不起，准其明年另找房子。"房东也说道："这倒是我对你不住，开岁再会吧。"

心纯方始卷着一轴画，寻一个专贩古董的，请他看。这人看完了，道："一总十二轴么？这样大屏，不是石谷，不能有此魄力。可惜这几年知音者稀，又是个绢心，卖不出什么钱哩。"心纯道："我不多要，有漕平二百两，就可割爱。"这人摇头道："远，远！且放着，隔三天来讨回信。"心纯到第四天，已是小除，去问时，这人道："看是有人看过，只出四十元，尚是有意无意的。我晓得你不肯，已经回绝。你不要紧，姑且放在这里，明年慢慢的，看有巧宗没有；要紧的，便请收回，另托别人。"心纯道："我是要紧的"卷了就走。直忙到三更天，托了许多人，不是说绢烂了，不能重裱，就是说画虽好怕不真，连价都没人问。算算明天已是大除，不说还帐，也要过节；不说过节，也要预备些人来客往的人事，出门两个字，更丢在九霄云外了。

——选自《苦社会》第四回，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8 年版

这段文字主要是通过对主人公之一的李心纯一家在过年前窘迫情景的描写，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面貌。作品从李心纯的语言、行动、心理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方面，对李心纯的情格进行了描写。在听到妻子被讨债人打了之后，李心纯"三昧真火从脚底窜上顶心，又从顶心回到脚底，直跳起来，道：'我至不济，也是个秀才。'"并要去告状，面告状的理由之一，是讨债人"殴辱斯文"。这段描写，可谓是对李心纯的真实写照。他气得跳起来，可见火气之大，而究其原因，是秀才的妻子被打了。如果照他的逻辑进行推理的话，就是秀才应该被人尊重，而不能受人欺负。这种心理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共有的，这从道理上讲没有什么不对。但由于政府的腐败，社会经济的凋零，又有谁肯去尊重不能当饭吃的知识呢？就连一向是看重知识为荣的李心纯自己，后来不是也要辞去蒙学教习的差事了吗？为了过年，他狠了狠心，要把珍藏多年的十二轴王石谷所临的山水画卖掉。当找出这些画后他"一轴一轴看一遍，不免滴下泪来"。卖吧，实在舍不得，不卖吧，又要还债，又要过年。没办法，为了生活，只好出价二百两银子，准备割爱。当听说只有人出四十两时，他"卷了就走"。其实，他又何尝真想卖呢？李心纯一家的境况虽不能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但至少可以称得上是穷苦知识分子的代表了。在他身上，知识分子的容易冲动、软弱，思想和行动的矛盾，充分体现了出来。

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作者并没有用大块篇幅和大量笔墨去描写，面是通过房租涨价和李心纯卖画等情节的描写，自然带出，没有任何斧凿痕迹地将社会经济状况揭示了出来。而这也正是李心纯等人后来出国谋生的根源。（张燕英）

凭纸风波

心纯店里有个管机器的头目，叫郭阿双，也是注过册的。巡捕来查时，恰恰吃酒醉，睡在床上，给巡捕拉起来，目定口呆，一句说不出。巡捕就把他带走了，到了衙门，关在牢里。阿双女人也住在店里，平常替人缝洗衣服，两口子也很过得。一见丈夫犯了事，赶

紧找了主人，说："阿双的凭纸是牢牢带在身上的，偏偏一时糊涂，没拿出来，就给巡捕带去了。到了衙门，怕他越发慌了，直要忘记的，可有什么法通知他一声，那才好呵。"伯荷道："工部定的例，在三日内可以回来找寻。阿双当场就说不出，也还要回来的，你说去通知他却不容易。这个衙门，怎么肯容中国人走进呢？"那女人哭哭啼啼的缠定了主人，总不肯信。心纯道，"你不要着急，阿双的凭纸既在身上，始终没要紧的且等他的信，要我们去不是不肯，实在走不进衙门，也是没用的。"阿双女人见两个主人都这样说，回转屋里，望了一日一夜，哭得两眼都肿，才见一个巡捕押了阿双来了。他女人赶紧上前，问道："可是放回来了？"阿双道："不是，来寻凭纸去交案的。"她女人说："呵呀呀！凭纸是在你身上的，怎么要家来寻呢？"阿双道："我身上没有。"她女人把他衣服一拉："你衣袋里的不是，怎么会忘记了？"等拉出时，看是一张不相干的纸，他女人吓得浑身抖战，两手只把阿双拉定，道："你这张纸明明在身上的，昨儿在那里吃的酒？不要掉在那里，快些想明白了，好去找呵！"阿双道："我记得在同店一个伙计家里吃的酒，出门时还在袋里的。"那个伙计也替阿双耽心，正来探问，忙说"我那里不曾见，果真有时，我自藏了也不中用，早交还嫂子了。"他女人又问阿双道："你不要在街上掉了？"阿双道："记不得了。"巡捕见他在闲谈，料定是找不到，又把阿双拉了就走。他女人忘命的赶上，那个伙计拦不住，亏得两个主人把大门一关，说："阿双走了，你追上也求不下，论不定还要一总收禁，两个小孩子吃奶的吃奶，学走的学走，谁替你管呢？阿双的凭纸想是掉在街上，总有人检着的，我们立刻去上新闻纸，出个重重的酬劳，没有找不到。你且定定神，去照顾孩子吧。"阿双的女人道："我主人能够把阿双的凭纸找回了，不叫他受什么罪，那真是莫大的恩典，连两个小孩子都晓得感激的！只是我看这样子，怕是找不到的了！天呵！你可怜我们是个穷人，不要给我们苦吃呵。"心纯看着难过，留伯荷管了店，一人走到新闻馆，上个告白，说在一日有人把郏阿双凭纸送到中国领事馆对门缝衣公司内，谢金洋五十元，决不食言等话。回来告知伯荷，又去通知了阿双的女人。

这一夜，三个人都没有睡。阿双的女人，自然是为记挂丈夫了。心纯、伯符却为阿双耽搁了两天，没做生意，也急急想他回店。只听门响，就当有人来送凭纸，亲自开看，却只落人空，守到天明，渐渐又夕阳西下，电火通明，全然没些影响，知道是绝望了。心纯叹口气，对伯符道："阿双想无救了，只不知何日能够回国？他女人怎样安排呢？"伯符道："自然也只好回国。"没说第二句，阿双女人早赶到前面，说："主人，凭纸有了么？"两人半晌才回她道："不必说了，你慢慢的收拾收拾，我们从今夜起，逐日去探听。阿双哪一天递解，上的哪一条船，你就在哪天动身，也上那条船，盘缠都向店里取，另外再给阿双三个月的工价吧。"阿双的女人呆呆的听他们说完，便望后直倒下地，半晌才叫醒，捶胸跌脚，大哭不止。心纯叫人把她扶回房里。她一手一个孩子，牢牢抱定，又哭又说道："儿呵，你爹娘死到期了！"两个孩子不懂得什么，见他娘这样，哇的也哭了。

——选自《苦社会》第十九回，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8 年版

作品后半部，主要描写海外华工悲惨遭遇。漂洋过海到美国做工的华人，都是因为国内生活无着而流落异国他乡的。由于当时美国政府采取的是排华政策，所以对华工百般刁难。邬阿双一家的遭遇，就是在美华工的一个缩影。为了限制在美华工，美国政府颁布了"华工禁约"，对一部分合格的华工，进行了注册，并发给凭纸一张，以为证明，凡无凭纸的华工，一律送回中国。邬阿双是经过注册，拥有凭纸的华工。他因吃醉了酒，被巡捕带去之后，偏偏又找不到凭纸了，按例应送回国内。为此，作品围绕关系邬阿双一家命运的凭纸进行了描写。在事件进行的全过程中，读者始终被牢牢地抓住。起初，大家都认为凭纸仍在阿双衣袋里，虽然大家也都为阿双着急，但总以为是一场虚惊。但当巡捕押阿双回来找凭纸，阿双妻在阿双衣袋里又找不到凭纸时，竟"吓得浑身抖战。"因为这张凭纸，不仅关系阿双一人，还关系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阿双妻平常帮人洗衣服，两人挣钱养两个孩子，生活还算过得去。如果找不到凭纸，阿双将被送回国内，他妻子一个人在国外，怎能养活两个孩子呢？一起回国也不行，如果国内混得下去，谁又愿远渡重洋到

美国呢？阿双妻子简直快急疯了，一会怀疑是阿双喝酒时把凭纸丢在那了，但和阿双一起喝酒的伙计也耽心阿双，也没有见到；一会又怀疑掉到街上了。心纯为此在报上登了遗失启示，并注明送回者的重金酬劳。仍无消息。作者紧紧抓住这关系一家四口命运的凭纸，从希望，到失望，最后是绝望。而阿双妻子也从一开始求主人想办法，后来吓得浑身抖战，又忘命的追赶被押走的阿双，最后倒在地上，抱着两个孩子，大哭不止。整个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催人泪下。在这里，作者只是运用了素描的手法，但却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华工在美国的遭遇，十分感人。（张燕芙）

《黄绣球》

《黄绣球》是一部反映晚清妇女解放问题的章回小说，题颐锁著。初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新小说》第十五至二十四号时，有26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小说社又印行了足本，共30回，分为上、下两卷。后收入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

小说是以女主人公黄绣球的名字命名的。她是清朝末年中国新女性的代表。黄绣球原名秀秋，没有文化，在封建传统束缚下，只知照顾好丈夫、孩子，对家庭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是封建时代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夫黄通理，对当时传入中国的先进知识比较了解，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之下，秀秋发誓要把本村的事作得锦绣一般，而且还要推而广之，“绣成一个全地球”，故有此名。后来，她通过两个尼姑四处讲唱，团结了一批人，与丈夫分别开办了男女学堂，使所居自由村面貌焕然一新。后因无法忍受昏官对教育的摧残，夫妇二人率领全村成立武装，实行了地方独立。

作品通过黄氏夫妇的一系列活动，反映出作者对清末社会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维新主张。面对国势日衰的现实，清末维新派人士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有人主张科学求国，有人主张实业救国，还有许多念过洋学堂的人，主张教育救国，从全书所讲的主要内容看，作者应属于最后一类。就连最后成立武装，实行地方独立

的行动，也是为了保护教育。由于作者认识到妇女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所以对妇女解放问题倍加重视，并把放足和办学问题看得尤为重要。而改造旧时代的妇女，培养新时代的女性，正是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

主人公黄绣球是作者在全书着力刻划的中心人物，同时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维新派代表。她早就渴望能与男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一旦有机会就极力争取，在周密思考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行动，实现了“把个村子，作得同锦绣一般”的理想，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有理想、有作为的一分子。作品在写作上运用了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行文流畅，语言通俗，易于阅读、理解。全书内容丰富，结构完整，故事情节发展自然，主要人物个性鲜明。虽然一些普通人物有概念化倾向，情节上亦略有枝蔓之处，但终不失为晚清反映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成就突出的小说作品。(张燕英)

天性不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又是年把功夫，黄小姐已经是九岁望十岁了，在那婶娘手下受的磨折，吃的苦恼，也言之不尽。十岁上发了身痧子，又出了天花，这两桩都是小孩子要紧的事，随便什么贫苦人家，他女儿遇了这两个当口，总得要调护着些。那天花又是险症，没有不请个小儿科，吃副把药，避几天风，还要忌生人往来。落在富贵人家，更不消说，当那天花将发未发之前，就连那吃的发物，如雄鸡、鲫鱼、蘑菇之类，也要花上多少钱。那时黄小姐不讲这个，简直比贫苦人家的女儿还不如，她婶娘就不曾问过信。也是黄小姐的天命，日后要从那黄家做出些烈烈轰轰的事，于这自由村上大有关系，所以她这两桩病，轻轻发过了，连自己都不知不觉。这是后话慢表。自从这年之后，她婶娘却已亡故，就有黄通理家领了去做养媳妇。那时黄通理也是寻常一个小孩子，并无姊妹弟兄。过了几年，圆了房，一直跟着黄通理，也不过会些寻常操作，安安稳稳的做个妇道人家。平时只听得人说什么三从四德，自家想：那四德的“德”“容”两字是说不上，连字都不懂是怎样讲。若说是能言

舌辩，只怕是男子的事，不应该妇女上前。至于那“功”字，又件件不曾学得。在家从父，我从小又是没父母的人，如今只索从了丈夫，日后从了儿子就完了。但不知自古以来，男女是一样的人，怎么做了个女人，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许直一直？脚是吃尽了苦，一定要裹得小小的。终身终世，除了生男育女，只许吃着现成饭，大不了做点针凿，织点机，洗洗衣裳，烧烧饭，此外天大的事都不能管。像我是细巧事不会，相貌又不好，幸亏丈夫还体谅我从小在婶娘身边失了教导，一切不与我计较。只可惜我苦命投生了女人，终久不能显亲扬名，不能帮着丈夫在外面干些正事，只好闷在大门里头，有话也不敢说。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这是黄小姐一向怀着的鬼胎，不过有些思想，并未有何事触激她有脑筋，晓得世界上的男女本来各有天赋之权，可以各做各事。所以她这思想，还是从小时候受她婶娘的苦处，自怨自恨而来，并不知女子本有女子的责任，不应放弃的道理。因此上跟了黄通理十几年，习惯自然。这种思想也渐渐的忘了。却是她这思想，譬如一件东西，含有电质在内，浑浑融融，初无表现，碰着了引电之物，将那电气一触，不由的便有电光闪出，可以烧着了衣服，毁穿了房子，其势猛不可遏，猝不及防，电气含得愈多，发作得愈烈愈大。当日她听黄通理的话，无意中问了一句，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黄通理却一跃而起说：“怎么没有！”就如触动了她的电气，把那一向所有，十几年渐渐忘了的思想，顷刻间兜上心来，故接着只说得“有就好了”四字，翻身就走，不暇往下再问。她这“有就好了”四字之中有多少欢喜美满的情景，有无限恍悟决断的精神。在他自己，亦莫知其所以然。一念之间，想道：要做事，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先要放掉了这双臭脚。如今这脚底下缠了几十层的布条，垫了两三寸的木头，慢说要与男子一同做事，就是走路，也不能同男子大摇大摆，这便如何使得？所以就急忙忙关起房门，要去放那双脚。

——选自《黄绣球》第三回，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这段文字，主要描写了在封建传统束缚下的黄小姐（即后来的

黄绣球）“天性不灭”的思想性格在她身上，作为一个人的天性被严重摧残了，这不仅表现在生理上（裹脚），亦表现在心理上。作者正是通过这两方面的描写，使旧时代的妇女典型，活生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封建统治阶级使用“缠了几十层的布条，垫了两寸的木头”这种外在形式，把妇女的活动范围约束在“大门里头”，既然“就是走路，也不能同男子大播大摆”，那就只能是“做点针凿，织点机；洗洗衣裳，烧烧饭”了。而黄小姐原来头脑中想过的“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的思想，便渐渐的忘了。作者通过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描写，把广大妇女在当时所处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揭示出来了。在说明这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时，作者并未用任何空洞的说教，而只是用晓畅易懂的语言进行了条理清晰的叙述，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清了封建传统的巨大的危害。接着作者笔峰一转，借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电学知识，做了一个比喻，把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的关系，准确表达了出来，并用“猛不可遏”预示后来黄绣球所做的一番大事业，这个比喻不仅寓意深刻，而且可以说运用的十分巧妙。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对黄小姐的个性从多方面进行了塑造。她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本段中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对其思想进行了描述），而且能很快把思想转化为行动。在听了丈夫说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的话之后，“只说得‘有就好了’四字，翻身就走，不暇往下再问”。因为她想道“要做事，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先要放掉这双臭脚”。也顾不得和丈夫商量一下，就独自“关起房门”“去放那双脚”去了。这就充分显现了她敢于思想，勇于行动的性格特征。（张燕英）

循循善诱

黄通理编出来的唱歌教科书，出了百十种，一时书坊里各处翻刻，十分通行，连官办的学堂，也买来作为课本。有几种课本，讲体育的，极其有用，学生们读了，学生们的父兄看了，都晓得一个人，不论男女，要讲究卫生的功夫，卫生乃是强种之本，能够卫生，

才能够懂得体育的道理，从体育再引到德育上去，自然聪明强固，器识不凡，不至于流入庸阘一路。黄氏夫妇教子弟们，却就抱定了这个宗旨，只求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大半还是靠着演说为多，所以那些学生们容易领会。半年以内，从黄氏家塾里出来的，固然个个英才，从城西女学堂出来的，也个个有点普通学问，不像寻常一班女孩子，只是娇生惯养，养成功只会做人家奴婢的材料，成个粉骷髅，臭皮囊子。话休烦絮，却说当时那新任官府，年已半百，膝下无儿，所生一位小姐，异常疼爱，平时打扮男装，当做儿子一般看待。上了十岁，并没有裹脚穿耳朵，平时派了一个跟班，跟着在衙前衙后闲逛，俨如一位公子模样，看不出她是小姐。一来年纪幼小，二来本是男孩子装束，衙门里上上下下又都是少爷称呼，因此人家都辨不清。有一天，这位小姐逛到街上，看见些孩子，约莫同自己差不多大小，三个一排，两个一排的过去，认是唱戏的小戏子，就顽皮笑脸的指着这些孩子们说道："喂！你们上哪唱戏？让我去瞧瞧。"跟的人连忙止住道："少爷不要瞎说，这是学堂里念书的学生呀！"那学生当中，早听见了这小姐的话，回说"你才是戏子呢！"小姐并不在意，跟的人却上前把那回说的人打了一计，于是那些学生们都站住不依，嘴里分辨了几句。小姐见她跟班闹出事来，就拉了她跟班回头便跑。那跟班搀着小姐，三跨两步，跑回衙门。这里学生们原来都是女的，内中一个学生被那跟班扑了一下，也不觉得，说过几句，大家走开，走到学堂里，学生们告诉了黄绣球。黄绣球想了想，这种小事无须查问，只劝慰了学生一番道："是各处的学堂风气，动不动走到街上，同人家口角冲突，问其所以然，无非是人家少见多怪，嘴头轻薄而起。这些少见多怪的人，譬如一群狗，碰着人乱喊乱叫，人若是弄急了他，他说不定就乱咬。所以碰着这种人，只有远开他的一法，有个什么计较？我们学堂里的人走出去，更比别人不同，先要自己不失身份，便是人家先来惹我们，我们自己想来，要错在自己，固然不可不认个错，错在人家，也只好平心静气的忍了过去，断不可同那错的人一般见识，当时闹起来。如今有些学堂里学生，或是闹戏园，或是闹茶馆，每至约聚了多少人，争长论短，甚

而因此挟制教习，挟制官府。这个里头，不必问是非曲直，先忘了做学生的人格，同那野蛮不学的人一样，便算争赢了，得了上风，也譬如人去打狗，打跑了几只狗，有什么威风？反落得一个粗暴的名器。大凡做学生的，原要讲合群，原要有尚武的精神，不可萎靡不振。但合群是大家同心同德，担任学界义务的说法，不是三五成群，靠着人多，动辄出言生事，学那下等人的派头。尚武是要有志气发愤的人，各人立定志气，干各人的事，不肯推诿落了人后，处处把精神打起，才显得是有用之才。若是认错了宗旨，只当是嘴里吵得过人，手里打得过人，这不成了一个光棍？又好比走江湖卖武艺的了，还算什么学生？如今你们好端端的走路，却被人家欺侮了去，论事原是委屈的，然而这个意外的委屈，真好比碰着了癞狗，给他咬了一下，只算一时晦气罢了。以后你们打学堂进出，不要三个五个走在一堆，人家就不碍眼，没有闲话说了。”学生们听黄绣球这番议论，都也不响。恰好李太史的夫人李振中在座，听了十分佩服。

——选自《黄绣球》第二十四回，《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这段文字简述了黄氏夫妇的教学宗旨和教学方法。他们不仅传授知识给学生，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小孩子打架，本是通常事情，但黄绣球却善于通过形象的比喻，把大道理讲的清清楚楚，令人信服。这段文字是对四种人进行了描写，各有明显差异。先看那新任官的小姐。她倍受父母疼爱，没有受过“裹脚穿耳朵”的痛苦，平时就带一个跟班，在衙前衙后闲逛。而且自认为清高，见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上街，以为必是戏子，“顽皮笑脸的指着这些孩子说道：‘喂，你们上哪儿唱戏？让我去瞧瞧。’后被别人回了一句，也满不在乎，及至跟班的闹出事来，回头便跑。”几句话，把她的优越感及遇事胆小的性格，都写了出来，仿佛眼前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官府小姐。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群女学生，她们没有闲工夫到大街上去逛着玩，在上学的路上被别人说成唱戏的，心时自然不服，一个同学挨了打，大家便“都站住不依”，把在学校学到的辨才都用上了。当时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受过黄绣球等人的教育，既便自已吃再大的亏，哪个又敢与官府里的小姐去争

辩呢？在她们身上，民主倾向已显现出来，遇事敢于争辩个是非曲直，事后又能诚实地向老师报告经过。那个小姐的跟班，则只是一副奴才嘴脸，别人回了小姐一句，他也不问孰是孰非，伸手就去打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企图以此讨好主人。而同样作为孩子长辈的黄绣球，则体现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才能，她连用了两个比喻，循循善诱地告诉学生们遇到少见多怪的人应该怎么办，并且告诉她们怎样理解合群与尚武精神，不仅把自己的学生说的心服口服，而且使在坐的太史夫人"十分佩服"。作者的这段描写，逻辑性很强，把黄氏夫妇的教育宗旨与行动结合起来，把有知识和无知识的长者、幼童的言行区别得恰到好处，对黄绣球的作法，予以充分肯定。当然，这也正是作者的理想。但在两个比喻中，均把无知识的、少见多怪的人比作了狗，虽然在形象性方面可以理解，但似乎不太贴切。整段文字中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了叙述、描写相结合，语言与行动相结合的方法，形象生动，文笔也较为顺畅，一气呵成，结构严谨，体现了作者基本的写作风格。（张燕英）

抉尽弊端

……吃过饭，稍停一会，黄绣球道："方才姊妹的话没有说完，是怎样的千奇万怪？"黄通理叹了口气说："这些话我不等华大嫂子说，我就听见得不少，看见的也多。从前外间的风气怕的是不开；如今一年一年的，风气是开了，却开的是乱七八糟，在那体育德育上很有缺点。你记得你梦见罗兰夫人吗？他临终时有两句话道：'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现在那社会上的千奇万怪，不论男女，都应着这两句说，真是可耻！所以我们在内地办点事情，讲些教育，要着实力矫其弊，不可一窝蜂的闹些皮毛。"华太太听了道："不错呀，不错，就如开学堂一事，一时闻风而起，官办民立，大的小的不计其数，不是成了个制造奴隶厂，便是同三家村授《百家姓》、《千字文》的蒙馆一样。而且那冲突的风潮，腐败的现象，各处皆然，嘴说改良，改来改去改不好；嘴说振兴，兴来兴去兴不长。内地不必讲，越是通都大邑，他那外观极其

宏敞，调查他的内容，竟至不堪闻问。这些在那新闻纸上常常记着，虽然也言之过甚，委实参考起来，总十有八九不成话说的，这是说男学堂。那女学堂只有上海最盛，如今的风气都看着上海的样，却不知文明世界的好样子，连上海都没有一点，倒弄些奇怪样子把人家看。……年日把平权自由挂在嘴唇子上，只当是下流社会也可与上流社会的人同受利益；只当是趁我高兴就算打死一个人，也是我的自由，不必偿命的，岂不奇而可笑？我这一番话，你们大家不要疑心我是嚼舌头，造口孽，这的的确确是近来新学影响。女流中如此，男子社会上更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说不怕创不出新法教育，怕的是创出来流弊更甚。然而我们做事，又不可学那旁观派，一味退缩，只要洞澈其中的弊病，从那弊少利多，细细想些法子，渐求进步，拼着些坚忍工夫，做到铁棒磨成针的地位，看似发达得迟，实在收效甚速。我黄妹妹天生女杰，有文明思想，有冒险气质，生在这风气未开的地方，譬如一块金矿，凝结不动，如今受了通理先生的陶熔；又经那罗兰夫人的指授；再加上一番黑暗磨折，就譬如那金矿已凿出了矿苗，光焰腾腾的，人都望而知宝，日后开起了这一座矿山，定然那光彩可射遍地球。少不得再研究些提炼之法，筹备些资本。以期逐渐行销行销，将来的价值自是不小。凡事久而后成的，愈觉成就得好。以前法国有个名叫巴律的，嫌他本国制造磁器粗拙，欲加改良，先在家中设个瓦灶试验起来，一回不成，再换一回，弄得家资告罄，人也弄得困苦不堪，经了十八年工夫，才弄成了。又西人马达加斯加，他以传授为业，传了十年，才得着一信徒。孟德斯鸠做了一部书，叫《万法精神》，也做了二十五年工夫。亚丹斯密做一部《原富》也有十几年才做好出版，他那国中人，就记着他那本书出版的年分，作为理财学的诞生年分，何等郑重！可想事不在乎急，在乎成，又在成而可传。中国自仿办新法以来，不论什么事都要急切求效。有些少年勇猛的，凭着一时血性，做起事来霹雳火箭，就同一刻都等不得的。及至草草地放一响，还没有看见烟焰，倒又退去几十里路，从此便意懒心灰，不复过问。更有一班凭空的无事无端，口口声声说不怕流血，不怕破坏，及至遇着了点小

事，不要说流血，就连皮肉都干系不着的，他早已躲闪了不见个人影。这两种人，论他们本心都是可与有为的，不过没有受得教育，合着中国的一句旧话叫做'少不更事'而已。至于那误以为天赋之权的，剽窃外国哲学的皮毛，借着爱国保种为口头禅，却一旦要灭他自己的家门，杀他自己的父母。家尚不爱，何爱于国？父母出身血种，尚不欲保，还讲保什么种来？一戴了日本式帽子，一穿了双洋式革履，昂然入市，把酒色财气看为英雄豪杰的分内常事，甚而借着妓女优伶，讲求运动。这些人物，就只可陈设在中国博览会中，供东西各国的人冷嘲热笑了。……"当时黄通理黄绣球两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张先生也连连点首说："这般看来，还是我们村上风气安顿些。"华太太道："这又不然，我说的是开通以后的流弊。内在未曾开通，其弊犹如顽痰一般，结成痞块，横在喉咙里，或是顶在胸口，久之饮食难进，气脉不舒，不把那痰化开来，一霎时痰涎涌塞，死了还无人得知，岂不可惜？那开通以后的弊病，犹如头上生了疖子，腿上生了流注，七穿八洞，脓血淋漓，归不到一处去。两种病，看似生顽痰的不觉得些，其实也是不可忽略的症候。试问地方上人人不开通，就好比人人起了顽痰，那还要得？"

——选自《黄绣球》第十回，中华书局1960年版

这个片断，主要叙述从国外学医回来的华太太，对即将创办新学的黄氏夫妇的一番肺腑之言。晚清维新派进行改良活动创办新学，确实给社会带来了新风气，也唤醒了一部分民众，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打下了必要的启蒙基础。然而，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晚清社会的糜烂，一开放就产生诸多弊端，有的借着兴办新学，四处集资捐款，而暗中却中饱私囊；有的"以学堂并入书院，拿书院旧有经费作为学堂经费，"让新学归于旧学。有些入了新学堂的男女，倒也学了一点儿新思想，但只是把这"新"弄在了装饰自己的外表上，口里高谈"自由"、"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戴了日本式帽子"，"穿了双洋式革履，"招摇过市，自以为学着了西洋的文明，更有"把酒色财气看为英雄豪杰分内常事，甚而借着妓女优伶，讲求运动。"在中国这种腐朽环境里，引进一些新东西，往往产生变形，

"就如开学堂一事，一时闻风而起，官办民立，大的小的不计其数，不是成了制造奴隶厂，便是同三家村授《百家姓》、《千字文》的蒙馆一样。"华太太分析当时的女界曾说："这几年，女子在世界上，未尝不有些发达，女志士、女学生各处也都有的；那么不缠足会，女子学校，女学报也是很多。只就我在各地看来，要拣个内外完全的，却是很少。……一班出洋的女志士女学生，学问自然高了，然也大半鄙弃本国，没有什么真正的爱国的热心，十年八年总不想回来，传布些什么实业，灌输什么文明，只是自成其名；有的竟与外国人结了终身，这样又与我们中国的女界有何益处?"这一番议论，虽然出自华太太之口，倒也是作者对当时维新改良的看法。从主观愿望上来看，作者有感于"一窝蜂的闹些皮毛"，"嘴说改良，改来改去改不好；嘴说振兴，兴来兴去兴不长。"进而冷静地反思改良中的得失，企图"力矫其弊"，这种动机是好的。作者确也能切中一些要害，例如，说"有一班凭空无事无端，口口声声说不怕流血，不怕破坏，及至遇着点小事，不要说流血，就连皮肉都干系不着，他早已躲闪了不见个人影。"作者反对急于求成，宣扬韧劲："事不在乎急，在乎成"，不能"什么事都要急切求效。"从总体来看，作者还是主张改良革新的，认为开通后虽有流弊，总比内地不开通好，这些见解都是难能可贵的。

这个片断为人物家常之言，叙之娓娓动听。言谈之中，既反映出作为出洋归来的华太太喜论国事，慷慨激昂，振振有词，又表现出作为女性的华太太喜欢显示自己，高谈阔论之际流露自得之色，这是当时知识女性的通病。

这个片断一方面反映出晚清说政论性特色，即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表达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另一方也流露出共通的弊端，即长篇大论，喋喋不休，语言拖沓琐碎。（张幼梅）

《扫迷帚》

《扫迷帚》，二十四回，1905年初刊于《绣像小说》第四十三期至五十二期，作者署名壮者。

这是一部启蒙小说，创作主旨在于反对封建迷信。小说以苏州为主，旁及各省的迷信风俗。以主要内容来说，可称作“苏州迷信风俗志”。反迷信运动是晚清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求冲破神州大地上空笼罩的层层迷信的浓雾，改变国民的愚昧落后，力图推广科学、文明、进步。

这部小说在写法上没有采用一般小说的结构，而是以两兄弟的辩论说明迷信之害，对他们所见所闻的许多迷信故事，逐一举例，并加以分析驳斥。作者的观点，正如书前开场白所说的那样，迷信是“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历代皇室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迷信，实际上是借此“检束民志”，从精神上麻痹民众，削弱他们的反抗意志，达到其一统天下的目的。作者认为，“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而欲改革习俗，必须破除迷信。因此，作者塑造了一个“生平专讲实践，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诸说”的主人公，是“那江苏吴江县”的一布衣，姓卞，名至元，号资生。作者借资生的行动，写出各种各样的迷信活动。再以资生的言词，以科学的批判态度，揭露其虚假弊端，指责迷信是“陷害人群进化的蟊贼。”在这个进程中，资生虽遭到许多反对，但他能坚持一贯，始终如一地前行，就象一把扫帚，誓把这迷信东西一扫光

小说里所描述的迷信风俗，种类非常繁多，有“盂兰会”，“社戏”、“赛会”、“社赛”等等，其实一般都是人们所熟悉的。而小说的长处并不是对这些事件的描写报告，而是对苏州民风民俗的生动描绘，对于后世人们了解当时苏州，无疑是一部生动有趣的教科书。在剔除迷信糟粕的同时，也应该认清民俗文化的纯朴精华。（张幼梅）

苏州盂兰会

中国民俗，每逢七月下浣，大都敛钱做那盂兰盆会。日则扎就灯采鬼像，沿街跳舞，夜则延请僧道拜忏唪经，搭台施食。各处大同小异，而以苏州为最著。心斋至月初到卞家，转瞬已是旬余。在镇江时，颇慕苏州盂兰会之名，一日午后，与资生说起，欲至苏一观，

以作谈资。资生虽不愿往，而又不好拂表弟之意，想道：闻今岁苏州盂兰会较往年更胜，当必穷形尽相，能令人发一大噱，若同彼前往，一则略尽地主之谊，二则能使表弟触目惊心，倒也一举两得。当即满口应允，唤仆人雇定船友，先期同舟赴苏，寓居胥门外某客栈。苏人好游，凡遇三节会前一二日，各处已极热闹。翌晨，二人连袂出城，至虎丘一带游览，但见七里山塘，游人似织。迨夕阳西下，画舫轻摇，灯火通明，管弦嘈杂。诵昔人"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之句，觉乐事赏心，风光美满，此时此景，仿佛似之。麋台鹿囿间，风景固自不恶。及兴尽归来，则已玉露初零，鱼更数跃矣。倦极假寐，一宵无话。明日恰是会期。二人朝餐后，同至玄妙观前，先啜茗于云露阁，小饮于老万全，领略苏垣风味。俄而万头攒动，空巷出观，都道会来会来。资生等亦逢场作戏，随众观看。计前导有金鼓、有灯牌、有十景旗伞、有茶担、玉器担、香亭、锣鼓、十番棚等项。次则扮出各种鬼相，如大头鬼、小头鬼、摸壁鬼、无常鬼、两面鬼、独脚鬼、长子鬼、短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胀死鬼、饿死鬼，以及刻薄鬼、势力鬼、强横鬼、懦弱鬼、说谎鬼、骄傲鬼、色鬼、酒鬼、胁肩谄笑鬼、招摇撞骗鬼。末后有焦面大王鬼，摆来踱去，全是官样，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数十，身穿号衣，后持各样兵器，装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顶翘然，骑马按辔，装作鬼将，押解鬼饷，冥镪纸帛，高积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作求乞，演出借债鬼的模样。以上诸鬼，却都兴高采烈，鬼混鬼闹，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应接不暇，两人看著大笑不止。看时辰表时正在三点余钟，尚可畅游，遂步入玄妙观。此处为江湖卖技人聚集之所，把戏场、西洋镜、拆字摊、相人馆，无所不有。忽一处喧哗嘈杂，聚看的人围了数重。近前逼视，一乡下农人扭住算命的狂殴不已。算命的双目皆瞽，不回手，不开口，一任毒打。看的人恐酿人命，齐声喝止。问其缘故，乡下人怒目切齿道："我是城外农人，家中父母双全，耕田度日，颇可温饱。今因赶热闹进城，适在此处游玩，这厮百计兜揽，因费钱百文，令推算流年。可恨这厮屈指一轮，便开口向我道：'尊造刑克重重，命硬得很，必定父母早

亡，难享荫下之福。’那时我尚不发怒，惟正言相造道：‘你误了，我父母康健无恙，你怎说此话咒他老人家？’这厮听了我言，并不转风，却反板著面孔道：“我的推算极准，从来不会瞎说，照你的八字，父母决已不在，你还说康健，难道你要想他人做父母么？’列位爷们，这厮的话，叫我那里忍得住？列位且闪开些，让我索性打死那人、出这一口鸟气。’说罢，又欲转身举手。此时资生实在看不过，大声喝道：“你这人也太呆了。星相地卜，原是骗人财物，无一语可信的，即有一二句道得准，不是他随口撞著，便是他设法探听，察言辨色得来的，又何必与此等人认真？你恨他咒你父母，须知你父母决不会被他咒死，照你这样毒打，万一失手，酿成命案，官司临门，那时你父母真要吓死气死，后悔也来不及了。你有钱百文，不喝酒去，却与这厮胡缠，这是你的大错，又何苦一误再误呢？”说到此处，那乡下人已恍然大悟，连声称谢，便拱拱手一溜烟去了。那些看客，亦口称有理，一哄而散。看那算命时，已是头面青紫，不成模样。一块半新半旧的白布，落在桌下，俯首视之，兀自似通非通的写著几句道：“推算星命，传自异人，断决休咎，应验如神，焚香卜易，必要诚心。所占之事，灵应十分。诸君赐教，到馆面陈。”二人不觉哑然一笑，相与大踏步而去。

——选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扫迷帚》第四回中华书局1980年版

这个片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苏州盂兰会的盛况，宛如一幅生动的晚清民俗风情画。

首先，作者较为详细地展现出苏州盂兰会的空前盛况：节前一二日已是“游人似织”。到节日之际，更是热闹非常。出会的队伍很是庞大，前有各种祭仗与民间乐器，中间是各种鬼相妆扮，后面是一队小孩装成鬼兵。沿途“万头攒动，空巷出观”，观看游行鬼队的“鬼混鬼闹，鬼笑鬼跳”，满街“人看鬼，鬼看人”，笑笑闹闹，兴高采烈。出会这种宗教仪式，其中不乏封建迷信的因素，然而，这种宗教活动，承袭传统风俗的内容而发展衍变，在祭祀鬼神的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娱人因素，即古时候的市民村民们，在劳作忙碌之暇的一种娱乐活动。这种活动，百姓们既可以在礼神祭鬼之中，寄托

自己的良好愿望，也可以在热闹之间，渲泄自己的情感。这种寄托与渲泄，不仅能够减少劳作忙碌之后的疲劳，作为恢复身心的休息疗养，而且能够平衡心理，释放一部分精神能量，进行自我调节。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与封建纲常伦理等，象浓雾笼罩在百姓们的心灵上空，使他们倍感压抑，。因而需要一个渲泄的机会，以便自我心灵的平衡与调节。作者试图以细腻的笔法，描绘这宗教仪式的过程，极力渲染这满城鬼气，揭露迷信活动的规模及其对民心的腐蚀。

其次，在这个片断的后半部分，作者具体描述了一个农民殴打算命瞎子的故事。小说通过算命不准的细节描写，揭示迷信活动的荒谬性。

第三，作者在前后两部分的衔接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前面总体描绘苏州街头的出会游行，后面则转为一个街景之中发生的一件事的具体描述。后面的具体事件是在前面总体氛围中产生的，其地点相同，只是时间的稍稍推移而已。作者在这两部分之间的承接，仿佛在无意之中，实际上是独具匠心的精巧构置。

从这个片断前半部的描写来看，作者是有所失误的。因为那种极力渲染“满城鬼气”的描写，未能贯穿作者批判迷信活动的创作意图，反面容易使读者感到有趣好玩，以欣赏的态度观赏这幅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画。（阿　钧）

《玉佛缘》

《玉佛缘》，八回，嘿生著，原载于《绣像小说》第五十三期至五十八期。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说杭州的一个寺庙和尚了凡，打听到一个大官好佛，想敲他的竹杠，便买通内线，故弄玄虚，使这官相信自己前身是佛，注定今生今世要迎佛建庙。于是，这官出资建庙，又派了一艘专轮去汉口迎石佛。实际上这佛是了凡很多年前买来玩的，因路上携带不便，寄放在那里，此时却作了正用。庙建好后，了凡当上了主持，并在庙内设下密室，遇上中意的烧香女客，就设计留下奸污，作恶多端。后来被两个住在庙里的学生发现，取得证据，

传到京师，御史对这官提出弹劾。主持了凡用佛事活动所得之钱，上下打点，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官也安然无恙。故事的结尾是，这官把一生搜括的民脂民膏，全都耗在迷信崇佛上，家中人很是反感，等他有病，竟不经他同意，就请和尚来超度，活活把他气死了。

整个小说反映作者对当时谈佛佞道之风深恶痛绝。他在书第五回写道："现在财政困难，办学堂没经费，造兵船没经费，练水陆军没经费，开制造厂没经费，开铁路没经费，倒是造佛寺有经费，斋和尚有经费，讽经礼忏有经费。"作者把自己的满腔悲愤既指向佛门禁地，也指向庙堂皇宫；既批判官府的腐败无能，也揭露佛徒的巧诈荒淫。其更为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揭示了封建社会政治与宗教狼狈为奸，纠结一气，压制与愚弄百姓，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无耻之极。

这个篇小说，以一官一事一和尚纵贯全书，横蔓较少，相对集中，避免了许多同代小说头绪纷繁的通病。特别是其中第四、第五两回，在主线的贯串之下，作者细致而真实地描绘出江南各地佛事活动的壮观场面，反映了佛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在作者笔下，上海的一次出会，四马路的茶楼，苏州的迎佛等，都是一幅幅精美的江南城乡风俗画，广泛而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民风民俗。但第六回之后，作者笔力衰减，令人有虎头蛇尾之感。

另外，此书叙述不够简炼，半文半白的语言有时使人感到别扭。并且老发议论，使小说变成演说宣传式的东西，容易干扰读者的审美兴趣。（张幼梅）

和尚犯规

却说陈子虚听了祝幼如的话，大笑道："你又来说孩气话了。无论你一个人烧不了这些寺院，就使聚了一帮回民，把寺院都烧了，搁不住做官的人深信和尚，必至替他报仇，办你们放火罪名。况且一座寺院烧掉，再造一座，有何难处？岂不更糜费了有用的资财？依我讲，总要叫那些信和尚的人，自悟其非才好。"幼如道："他们那

些愚人，只当和尚是一尊佛看待，如何会自悟其非呢?”子虚道："这却不难。多开女学堂，女子明白了道理，男子跟着他明白起来，哪里还有和尚吃饭之处?”幼如点头称是。两人一路谈天，不知不觉走到了大殿上。见那玉佛原不过小小一尊石佛，两人相视而笑。此时僧众正念过经下殿去了．院中寂静无声。两人到处随喜，不意走到一个小厨房，觉得路径曲折，有些奇异，不免进去张探张探。只见一个厨子，在那里刮洗金华火腿哩。旁边站着一个和尚穿的是哆罗麻衫短裤，两眼注定火腿，馋涎欲流。瞥见他两人走来，连忙笑脸相迎道："二位施主请客堂里坐。”一手挡住他们，不叫他们进厨房。两人会意，只得同他出来。哪知这和尚就是寺中主持了凡。当下了凡合一个小和尚使了眼色，那小和尚飞奔而去。一会儿取了一件长衣来，了凡接着，披在身上，这才让他们两人进了客堂坐下。开言道："二位施主，莫非要拜忏，还是念普佛?”子虚道："都不是，我们只来请教大和尚，我佛如来不惜以己肉喂饥鹰，如今大和尚是不惜以猪肉饱馋腹，难道现在的佛法，也改良了么?”了凡道："敝寺戒律最严，没人敢吃肉的。”子虚道："方才厨房里洗的什么?”了凡红着脸道："施主眼花了，那不是厨房，是浴堂，施主休得多心。”幼如道："我不信，再去认认看。”了凡并不推辞，同他们走遍了寺中，那里找出个小厨房来，浴堂倒有三四处。二人留心看不出破绽，只得罢休。子虚却见僧寮后面有三间极好的客房，床帐桌椅，摆设得齐齐整整。触动机关，便对了凡道："这房子可好赁居半月?”了凡不肯。子虚道："我们情愿多出房金。”了凡料想拗他不过，当下就讲定了二十块房金，十块膳费。子虚、幼如回到客栈，把行李搬来。了凡接着道："如今我们僧俗一家了，有些不周到处，还望二位施主海涵。”子虚道："我们贪图此地僻静，可以用功，不管宝刹闲是非的，大和尚但请放心便了。”了凡才安心自去。二人住了这轩敞洁净的房子，觉得比客栈有天壤之别，如何不乐?温习些功课外，也时常各处随喜，见了些男男女女烧香的人，络绎不绝。一天不知什么故事，寺中烧的人分外来得多。这日子虚到城里去看朋友去了，幼如闷坐无聊，不免去看热闹，跟着烧香的人，随意走去，却到了一

个偏殿，平时关锁着的。幼如去看时，原来殿里别无所有，只一尊金佛睡在床上，那帐子被窝都是上好绸绫做的，上面飘带上还写着字道："信女某门某氏敬送。"幼如气愤不过，却看不出他什么作用。只见那烧香的女子对着睡佛膜拜，口中稍稍祝告罢，站起来在佛身上摸了一摸，臊得满脸通红，撇下一串钱就去了。幼如只觉好笑，止不住问香伙道："这算干什么？"香伙道："少爷你不知道，这是求子的。"幼如道："灵么？"香伙道："怎么不灵？你看那菩萨的床帐被褥，不是人家得了子来还愿的么。"幼如尚欲追问，只听得析壁外一个女人声音，喘吁吁的道："要死了。"幼如诧异，想寻声去探查。于是出了偏殿的门，沿着墙壁走去，却是一片草地，并没别房屋。幼如道："这又奇了，那声音从何处来的？"凝一凝神，再想道：呀，我在睡佛殿里，分明见四面是板壁，如何到得外面，看来都是砖墙，事有蹊跷，再进去一看，便见分晓。想定主意，踅到睡佛殿门口，那知一根粗木闩，把两扇三寸厚的窗子反扣在上，一把五寸长的大铁锁锁着。幼如虽情知有异，也无可如何。……一天晚上，天气甚热，睡在床上，兀自汗流不止。幼如睡不着，披衣起来纳凉。子虚却睡了一觉醒来，急欲大解，赶忙跑到后面毛厕里。解手后回来，却见后埭一并五间楼上，似有火光。近前看去，窗子大开，上面点着一盏琉璃灯，有男女说话之声。子虚壮着胆子，蹑足潜踪，走到楼下听时，只听得和尚的声口道："你既立志受戒，怎么不依我的规矩？"歇了一歇，只听得一个女子娇怯怯的又带着哭音说："这个规矩，我宁死不受！"子虚大怒道："这贼秃如此可恶，待我上去打死了他罢。"转念一想道：不好，万一打他不过，倒闹坏了事，宁可用谋，不可恃勇。主意已定，仍复走回。事有凑巧，被子虚一夜里侦探着两桩奇事。他从后楼房下，转过殿角一间小屋，反锁着门，一个女人在内啼哭。

——选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玉佛缘》第六回中华书局1980年版

这个片断叙述了两个不信佛的学生，在寺庙里的所见所闻，痛斥了佛徒的虚伪荒淫，揭露了寺内的不圣不洁。这里，作者具体描述了几个细节：先是"一个和尚穿的是哆啰麻衫短裤"，站在一个洗

着金华火腿的厨子旁边，“两眼注定火腿，馋涎欲流”，可见这佛徒心不净衣不正。然而此人并非寺内的小和尚，而是此庙的主持了凡。当然，这和尚能当了主持，是靠行骗投机得来的。此人很狡诈，他面对两位亲眼看见自己丑态的学生，绝口否认：“敝寺戒律最严，没人敢吃肉的。”学生眼见为实，理所当然地追问道：“方才厨房里洗的什么？”这样以事实相诘，了凡和尚应该是理亏辞穷了吧，故事情节已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这老奸巨猾的家伙早有准备，已经暗中把厨房还原为浴堂，表面上坦然地带两位学生去看，反而使这两位学生处于尴尬的境地。真是柳暗花明，不仅发展了情节，表明了凡和尚的狡猾，而且为后边情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随着后面情节的展开，才使人明白，这寺院在建造中了凡和尚就做下了手脚，不仅厨房能变成浴堂，而且建造有暗室、夹墙、暗道，能使求子的卧佛殿堂成为奸淫妇女之所。

这个片断对了凡和尚丑行的揭露，只有一两处正面描写，多是从侧面入手的。例如，学生祝幼如来到求子的卧佛殿堂，看见一个得子的妇女还愿时摸佛的含羞之态。这暗示她以前求子被留宿。在此，曾梦中被假扮卧佛的和尚奸污，此来还愿，触动回忆，因此羞怯。同时，祝幼如还听得殿内板壁外发出一个女人的淫荡之声，忙去寻找，却找不到，这实际是从暗室传出的声音。又如，子虚晚上撞见在“一并五间楼上”，了凡和尚胁迫良家信佛女子与自己苟合。这个片断之后，还详细叙述了一位贤妻严氏，为给病中丈夫求得仙水，险些遭受强奸的过程。

这个选段将叙事与写景结合起来，即由两位学生的主观视角观察寺院的动静与院内的景物，并以这两个“主观视角”展开情节，描绘人物。表面上看，作者较为细致地描述了两位学生在佛院的所见所闻，实际上，作者试图借这两位学生的见闻，揭露在宗教掩护下的罪恶，撕下寺院金碧堂煌的外装，展示佛徒口称行善，实则奸诈淫荡的狰狞面目，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此寺主持了凡身上。了凡是全书主要的反面人物，作者正是通过塑造了凡的伪善奸淫，来暴露封建迷信的欺骗性，力图使那些烧香拜佛的民众自觉明白过来，自

愿起来破除迷信。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当时维新运动中的启蒙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张幼梅）

《糊涂世界》

《糊涂世界》，十二回，吴趼人著，一九O六年上海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对书名“糊涂世界”，我们可以有三种理解：其一作者描绘了一个一塌糊涂的世界；混乱，病态，丑恶。作者似乎是让读者和他一起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个世界，又象是随意地挑开了一块块遮羞的幕布，让人们看到一出又一出触目惊心的丑剧，知道了一起又一起肮脏的交易。乍看似信笔写来，细观则不然。作者精心地、逐步地、多方面地展现了一个“糊涂世界”里的各种“湖涂人”、“湖涂事”。全书没有贯穿到底的主角，但有一个贯穿到底的思想主线：暴露、否定这个混乱的世界。书中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每个人物是一个故事的主人公，连带着一串故事。这种写法，如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官场现形记》所说的：“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继，与《儒林外史》略同。”这种结构法，使小说的笔触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不拘人物身份，在展现各地方、各阶层的人物的各种行为方面显示了极大的自由。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场无耻，军队无能，洋人无理，家庭无情……，晚清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都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二，“糊涂世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糊涂人的世界。清醒者才能明辨其糊涂，小说中清醒的评判者只有一个，即是作者。而判定糊涂与否的根据是正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尽管作者把违反封建伦理道德之人斥为糊涂人，我们今天也不能为这些糊涂人翻案。这些人并没有以先进的思想道德去反对封建思想道德，而是连封建伦理道德所要求人品行正派，遵循人之常情的那点合理部分也抛弃了。书中不孝之人比比皆是：伍琼芳为了自己的官运和财产，根本不把自己的母亲放在心上，母亲病重，不好好去请医生，反用猪肉冒充自己身上的肉，假称割股去蒙骗世人，蒙骗母亲和家人；黄伯旦刚

到任，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没感到难过，而在心里直埋怨父亲死得不是时候；虞子厚收到叔叔病危的信，想到叔叔无子，自己会继承遗产，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却因为当着来人，赶紧装出一付发急的样子，连忙把眉头皱起。无奈这两道眉毛忒杀作怪，勉强把他皱起，他又散开来。"不忠之人亦满官场皆是，书中的买官鬻爵之徒一个比一个手段奇妙高明。四川第一猾吏，名曰杨谔，居然作出了《升发须知》一书，公然宣传"千里官只为财"的观点，他带了一大帮学生，专向他们传授在官场巴结钻营之术，他说："既到了官场，什么叫做才具？我说，只要会想法子就是才具。"所谓的"想法子"，全是想自己升官、发财的法子，不沾半点报效国家，报效君王的边。并且不义之人常常成功。黄伯旦和骆青耜是"平时极投合的人"，但黄伯旦在骆青耜就要赴任之前，去套出了骆的心里话，扭头就去揭发他，使骆没能赴任，而自己却顶了骆的位置。如果说，满世界充斥着这些"糊涂人"还不足以使人惊异的话，那么，在那个社会里只有这些"糊涂人"能得势，能活得顺畅，就不能不使人惊异了。没有文化的卫攸福可以当文案，成天吸大烟、多年吃空额的舒大人安居边防大臣的位置，这种人和事不一而足，而实实在在按规定办事的人，被视为傻瓜，一世不得发迹。

对《糊涂世界》，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理解：即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使人糊涂的世界。在这个"糊涂世界"里，明白人（正派人）偏被人看作糊涂，"糊涂人"（违法乱纪者）偏被视为明白。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糊涂，也发人深思：世界何以堕落到这步田地？作者揭露的这个世界距离今天已有近百年时间，这个世界的污秽已被我们远远地抛开了吧？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应该为一清白世界的出现和巩固做点什么呢？（李　玫）

割股弄假

过了多时，老太太到了，伍琼芳把面子上的事敷衍过去，仍旧到外边去应酬。那晓得这位老太太有了年纪的人，经不起劳碌，渐渐的病起痰喘来。伍琼芳毫不介意，后来还是太太催着请医生，不

晓得在哪里找了一个医生来，开了方子，吃了药下去，并不见好转。那一天呕了点气，更是顽痰涌塞，越发的不象样了。伍琼芳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拿了几个钱，叫跟班的去买了一块猪肉、一只鸡、一尾鱼，买齐了，都摆在自己书房里，却暗暗的把猪肉割了一条下来，包好了，另外放着。等到晚上，叫人把院子打扫干净，点上香烛，供上三牲。他却翻身进去对太太说："老太太的病不好了，怕有不测。药是草根，树皮，没有用的。我现在要去割股，我听说是最有灵验的。我同你要一块帕子，预备下，好扎割伤的地方。"太太听说他要割股，心中倒觉得十分凄惨，忙去找了一块帕子，又把香灰包了一包，统交给伍琼芳。伍琼芳拿了出来，一齐摆在供桌上。等到二更时分，便把跟班打发出去，自己却在院子里，把门掩上，并不上闩，为的是留着一条缝，可以等他们看了，可以宣扬出去的意思。伍琼芳把先前藏下的那一条猪肉放在袖子里，自己拿了一把裁纸小刀，走到供桌前，脸朝里跪着，嘴里咕噜了一回，就掳起袖子，把那把裁纸小刀在桌子上抹一抹，故意的往袖子里一插，又装着嘴里"嗳呀"一声，就顺手把这条肉拉了出来。手里就去抓香灰，往袖子里塞，又装出疼极了的样子，就倒在垫子上。耽搁了一回，然后坐起来，又一回才站起来。拿着这条猪肉在香上绕了几绕，嘴里又咕噜一回，方才回过头来往上房里走。见了他的太太，便问："药罐子在哪里?"就把这条猪肉放在里头去。却又故意的哼哼道："我实在受不住了！老太太这里，我是不能服侍了。"太太道："老爷请去安歇罢，这里各样的事，有我照应呢!"伍琼芳便故意一溜，歪斜着往前面书房里去，摊开了铺，放倒了头便睡，却忘记了花厅园子里还摆着东西。他的跟班听说老爷睡了，便推开二门进来，只见地上还有些香灰，香灰里有一把裁纸刀，却并没有一点血迹。就有人说："这割股的事，第一要心诚，心诚就不觉得痛，且没有血，看来老爷是心诚的了。"不提跟班们纷纷议论，且说太太送老爷出去，便走到罐子跟前，揭了盖子看一看，只见盘着极长的一条肉，心里好不难受，想到：老爷今天真正吃了痛苦了，经的起这样长的一块？又定睛一看，怎么有点象猪肉的样子？就用筷子去夹出来一看，可不是一条

猪肉！连忙叫跟班的进来，问道："老爷睡了没有？"回道："睡了。"太太道："老爷割股，你们看见没有？"回道："看见的。"太太终究不放心，就亲自来问老爷，说是："你方才割股，肉没有拿错么？"伍琼芳哼哼着答道："只有这一条肉，从那里拿错"？"太太道："既然如此，我就快点去煎了。"伍琼芳道："要多加水浓煎，把肉都化了，才有用呢。"太太答应了"是"，便去了。回到上房里，把猪肉依旧放下去，又把炉子加了炭，不多时都融化了，成了油水。太太斟在碗里，请老太太吃了下去。这位老太太痰涌了多日，再下去这一碗浓厚的猪肉汤，真正是催命符到手了，不到半夜，竟痰涌而死。太太放声大哭，伍琼芳亦被人喊醒，赶进来跟着号了几声。又自言自语道："办事要紧。"……伍琼芳又到各处去谢客，不论见了什么人，总说："古人说话是靠不住的，割股可以治得父母的病，那知道全是假的，毫无灵验。"又兼他的家人亦在外边说，人家都晓得伍老爷是割股事亲的，都说他是个孝子。有两个知己的朋友就要看他的疤，他却是一定不肯，人家也就罢了。倒是他太太满心奇怪，也不晓得他弄什么鬼，却再疑心他是弄了一条猪肉来混充的，心上颇有些看不起他。伍琼芳却一点不在意，就是在重服里，依旧是朝宴暮会，吃酒碰和，全没有一点穿孝的样子。

——选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糊涂世界》卷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这个选段，描述了封建官吏伍琼芳为了攫取割股疗亲的孝子名声而弄虚作假，以至丑态百出的全过程，反映出晚清时代封建道德伦理已经失去了维系作用。

这个故事充满了喜剧色彩。小说中的主人公伍琼芳，原是一个以钱捐的候补通判，由于极力巴结首府伊大人，当上牙厘局银库兼收支。他为继续上爬捞取名声，扮演了一出假割股的闹剧。首先，作者描述了伍琼芳安排以及进行"割股"过程的滑稽举动，他母亲死后，不论见了什么人，都喋喋不休地说割股疗亲不灵验，实际上是大肆张扬自己是大孝子，欺世盗名。其次，作者描写了伍夫人从怀疑到看不起弄虚作假的丈夫，借以揭露封建官吏虽不择手段捞取孝悌之名，却惹人生厌，不得人心。在作者的细致描绘与极力渲染之

下，能使人充分欣赏主人公的滑稽表演，并发出轻蔑的一笑。

作者在这段选文里所展示的人的行为的荒谬性，是为了表现封建社会晚期的腐朽性已达极至，非改造不可。这里，表面上看是漫画式的调笑，其中却隐含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与一腔激愤之情。（陆晓明）

《孤儿记》

《孤儿记》，十四章，1906年小说林社刊印，平云撰。

这是一部暴露罪恶社会的作品。小说中描述孤儿阿番，不堪忍受叔父的虐待，只身逃亡在外，以采野果和乞讨为生，食不饱肚，衣不蔽体，在饥寒交迫之下参加盗窃团伙，因而被捕判刑，又不堪狱吏的欺凌，杀死狱吏，最后被处死刑的过程。作者集中笔墨，着力表现环境对人成长的影响，写出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勾勒出一个人性格发展的轨迹。主人公阿番，其家本是村中的望族，“至其父而中落，田园第宅渐不如昔。以其父孤介，性喜风雅，不事生计”，三岁时父病逝，不至十岁，母亲又死，寄居叔父家，“听鸟而起，依犬而卧，如是者日以为常。偶有过犯，则更益以马尾之鞭，如鞭牛然。无衣而冻，无食而饿，鞭扑戕其外，殷忧伏于内，战厉之气，风日之酷，劳动奔走之辛苦，有以摧其精神而伤其体魄。”因叔父酒醉之后暴殴阿番，阿番只好逃亡，隐匿山林之中，“以山穴为家，饥食果实。”性情明慧的阿番，变得孤僻起来。继而流落他乡，饱受各种苦楚，沦为盗贼。长久的压抑，使他变得凶悍起来。终于在残忍的狱吏折磨下变得残忍。孤儿阿番的性格，由聪明巧慧发展至孤僻、至凶悍、至残忍，完全是社会的罪恶。作者借阿番之口，在法庭上陈述道：“吾窃且杀人，于法当死；第予胡至于窃，胡至于杀，望陪审诸君一解此问题而已。”

小说结构紧凑，详略得当。描写阿番冻馁之状，细笔工写。而叙述他为盗偷窃，仅寥寥数语。作者没有仔细介绍他如何被捕判刑，把重点放在他在狱中所受的折磨上，着力铺写反映。小说文笔精美，描摹如画，可推知作者文学功底深厚。

小说传达出作者浓郁的忧患意识。作者通过一个少年的堕落，指斥使人堕落的罪恶社会。作者在书后《识语》里说："人生异趋，而忧患同趣。世界永存，则罪恶与苦难亦未有尽也。"并在书前《绪言》中写道："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幸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然而，作者思想中有着虚无主义色彩，例如，作者借书修靴老人之口说："人生困顿，随在与灵魔为缘。而否泰之机，尤难以人力为竞，须知种业因陈，无能幸免。"

此小说为摹仿外国小说之作。作者在小说前的《凡例》中写道："是记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借孤儿以甚言之。""是记中第十及第十一章，多采取嚣俄氏大意。"作者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有意摹仿《哀史》的。小说中描述犯人用小刀削面包，这显然是西方与东欧监狱内囚犯的食品，绝非晚清中国的监狱的状况。

小说的另一个缺点是议论太多。尽管作者有时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但有的地方不太与人物及处境相吻合。例如阿番在法庭上听完判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却说："甚善，以血偿血，法至当也。惟此人何以为盗，何以杀人，胡此问题仍无答者，差以为恨耳！"完全是个局外人的语气，与刚听到判自己死刑的阿番完全不相干，纯属作者强加在人物头上，显得生硬。表面上看，可以加深作品的思想内涵，实则有损于人物性格与脱离人物所处的环境。（华　生）

砍杀狱吏

阿番于是绝望。然犹有冀，日日聒之不少间。一日又语狱吏曰："长官幸听予言，返予之伴。天帝佑君，令君世世不知饥饿苦。"

狱吏大笑曰："吾故勿知，天帝佑若可耳。"

言既，傲然而去。去日，复言；张目注视不复答。如是者久之。距笛夫之去已数月，时为十月二十五日，至夕，狱吏将来，阿番预于庑下拾一玻璃碎片，置地上，以脚踏之有声，逗之使问。狱吏至，果问："是何声者？"

阿番起答曰："否，无害，予所为也。长官，遽勿返予伴？"

狱吏曰："否，无能为矣。"

阿番曰："若宜熟虑，是大佳也。今夕为十月二十五日，吾将待若至十一月四日，俾得悠游审思，不致临事周章尔"

尔时有狱卒告吏，谓阿番迫胁不法，在法宜束紧衣以惩之。

狱吏微笑曰："否，勿尔，吾自有法。当以慈善待是人也。"

次日，阿番据石独坐，沉思甚苦，似重有忧者。人问之，亦勿答。

自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四日，其间凡九日。此九日中，阿番无夕不与狱吏强聒，请笛夫事，狱吏甚厌。一日以声太刚，近于恫吓，被罚囚于黑牢，凡一昼夜。然阿番终受之。

无何而十一月四日至矣。是日天气清朗，囚皆工作如恒。阿番亦无言，唯色甚惨淡，沉沉苦有所思。转瞬午食已届，阿番大痞，状愉快逾于常。食毕潜去，入器具房。是房在楼上有囚数人作工其中。阿番疾登，四顾见无狱卒，仓卒问曰："诸君孰有利斧者，幸以一相假。"

囚答曰："诺，顾若安所用之？"

阿番曰："吾将以杀狱吏！"

囚笑勿信，惟出器匣令自择。阿番乃取一小且利者，藏褶裤袋中，倏然下。方将归室，忽遇一囚问曰："若胡从来？且夹袋中累累者何物耶？"

阿番曰："是一斧也，吾将以杀海那者。"继而又问曰："是其显而易见乎？"

囚曰："否。"遂别而去。

众囚无不深怨狱吏，而勿敢动。知阿番事，无一敢泄者，亦勿信，以为殆恫词耳；顾亦不能勿留意。是日上午，囚复群作，倏而已夕，于是，默坐无言，心怦怦然，各计今日之事。维时壁上之钟已八下，又一时狱吏当至。

阿番工作之室中有囚八十人。室作长方形，如教室然。两端有户，其二面则为窗。近窗一带为囚之坐处，其凳与墙成直角，秩然不乱。自门直入为一径，通彻全屋。此径为狱吏巡视之路，彼每至南户入，目左右视，巡察众囚，复自北出，以为常。彼之行，常甚

疾而不停。

阿番归坐己位，静俟其至。未几，忽闻他处有一钟已鸣，阿番瞿然曰："末时至矣！"即起，徐步至门侧而立，倚其肘于左首一桁间。众囚之目光闪烁如饿虎，皆同时注射于一处。

壁钟铿然九击，门忽启，狱吏已入。

众囚懔然不敢少动。狱吏亦如恒，一人独行，色甚自得，昂然而入，亦未留意户侧之人。行至第一排椅时，摇首数四，喃喃自语，未审何作。既而忽闻有声橐橐，随之而行，急返顾，则阿番匿手裙袋中，默然立其后。

狱吏惊呼曰："阿番，若欲何为？胡勿归尔位？"阿番敬对曰："长官，予有所求。"狱吏曰："求何事？"阿番曰："笛夫之事。"狱吏嗤曰："又此事乎？"阿番曰："然，言之屡矣。"狱吏摇其首，笑曰："嘻，一昼夜之惩治，尚不足于汝乎！"阿番如不闻，仍曰："长官，笛夫！"狱吏怒："否，决不能矣！"

阿番曰："嗟夫，君仍固执不悟欤！君返予笛夫，无损于君，而于予有益。胡靳此一言者，两败俱伤，为无取也。予终日居此，惟与四壁为伍，而君则游行自如。我每食不饱，而君则厌饫刍豢。今尚欲夺吾伴，是无异夺吾生趣。吾今亦无多求于君，惟劳君一字曰'诺"，斯可矣。今使有二人同居，其一曰阿番，其一曰笛夫，究有何关于君事？而君必欲强分之，以自种恶因，诚予之所思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予言尽此。"

言未已，狱吏仍不耐，答曰："是不能，吾令已出，多言无益。吾欲如何者，出如何耳。去，去，若言令我厌甚！"言次疾行，阿番急尾之，及门。八十人之盗屏息而视，如无气息。

斯时，阿番挽狱吏腕，疾曰："否，汝即不能，亦须明言其故，究以何因离间予伴，相窘辱欤？"狱吏曰："我已言之，是其故。"言未半，引手握门上之环，启户欲去。

斯时，阿番忽引退。众囚愕然，见其自袋中疾取斧出，斧光闪闪映灯影下。忽砉然三击，落于狱吏之首，颅骨已裂，倒卧于地。阿番举斧复击，盖盛怒之下，不能即止。刃毁其面，第五击，破其右

股。狱吏遂死。

阿番徐顾，凄然笑曰："今当及其二矣！"引斧自斫胸次，血流满衿。顾斧已钝而力亦尽，创虽重，不能殊，喘息不止，亦倒于狱吏残尸之上，昏瞀不复觉。

——选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四卷《孤儿记》第十、十一章中华书局1960年版

这个片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阿番从屡次与狱吏交涉到准备凶器，最后斧劈狱吏的全过程，反映监狱内犯人的人格无端受到践踏的惨况。本来，监狱犯人的"囚粮定额如是，无所增，惟或有所减。故善饭之囚至此常饿，而狱吏之腹则硕也。"阿番就属于常饿的"善饭之囚"。而另有一位叫笛夫的少年囚犯，"面苍白，羸瘦，其容似病，"食量少，因此，常分食于阿番，"阿番乃不饿。而两人之友谊益深，相爱如兄弟。"狱吏觉察之后很嫉妒，调走笛夫，使阿番又经常处于饥饿之中。开始，阿番多次向狱吏请求还笛夫，而狱吏横蛮，根本不予理睬。前面这段选文，即从此展开。

在作者的笔下，狱吏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阿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犯下杀人罪，使人同情。悲剧气氛弥漫其间，震撼人心，发人深省。

根据作者在《例言》中的说明，得知这个情节较多地仿效了外国小说《哀史》。这里特地选择这个段落，以此反映外国小说对晚清小说创作的影响。（华　生）

《发财秘诀》

《发财秘诀》，一名《黄奴外史》，十回，连载于《月月小说》第一卷11、12期和第二卷1期之上。吴趼人撰。

这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作者开篇就捶胸顿足道："往事追回泪似珠，十人中有九糊涂；致令一样须眉汉，硬要从中判主奴。呵，呵，诸公！风气，风气，什么叫做风气？据诸公说，自然是文明学问了。不知非也。据小子看来，只一个'利'字便是风气。"小说里前半部主要描述广东南海县一个叫区丙穷汉的发家史。这区丙一段时间因从内地买料泡和窑人到香港去贩卖而发财，便大肆买地修房，并在

广州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在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为了利，他受引诱当了英国间谍，从香港"回到省城，住在店里，专意招接衙门的主顾，打听些海防洋务的事情。因为他一向是个老实生意人，衙门里的师爷大爷们，时常和他谈天，便多有告诉他的，他便拿了这个去换银子。"成为地地道道的汉奸。作者之后写道："诸君莫骂区丙，区丙原是愚民。今日赫然显宦，如区丙者几人!"锋芒直指封建统治集团。后半部主要表现泼皮无赖花雪畦的发财过程。他靠开赌馆和卖猪仔（到内地骗人，卖到外国做苦工）发财，辗转去上海做生意，鲸吞了合伙者的本金，开了一家客货字号。另一个着墨较多的人物是个说洋话、吃洋饭的买办陶庆云。围绕这三个人物，表现了中国商界的黑暗与龌龊。

作者在这篇暴露中国晚清商界的小说中，对只顾牟利的汉奸买办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有一定的喜剧色彩。例如，其中的花雪畦就是一个滑稽的形象。他奸诈狡猾的言行举止，往往弄巧成拙，令人忍俊不禁。

作者有意在小说中布置总体悬念。书名为《发财秘诀》，却一直不把"秘诀"道出，直到全书结尾才献出谜底："你若要发财，速与阎罗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换上一个兽心。"

作者在书末批云："著者尝言，生平所著小说，以此篇为最劣。盖章回体例，其擅长处在于描摹，而此篇下笔时，每欲有所描摹，则怒槊为之先裂。故于篇首独写一区丙，篇末独写一雪畦，其余诸人，概从简略，未尽描摹之技也。"因作者受情绪影响，细节描写不够，粗线条之处较多。并且对人物漫画化，没有深入下去，发掘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致使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概念化。（陆晓明）

土老赴席多笑话

（雪畦把请帖）看了半天，莫名其妙。又看看那送帖子的人，那人正等得不耐烦，便说道："陶老爷请你吃酒去不去?"雪畦恍然大悟，想道："怪道呢。我说这东西很面熟的，原来是请吃酒的请帖。"

便道："请几时？我来，我来。"那人道："明天六点钟。"雪畦道："晓得了。"那人道："请老爷在知单上打个字，我好拿去请别人。"雪畦暗想道："上海好大规矩，请吃酒还要签字的呢。"想罢，便道："我签，我签。"在桌上一看，并无笔墨。自己本不会写字，乐得推道："我这里笔墨不便，等我到外面去签了来。"说罢，连帖子一起拿到帐房里，见了帐房先生道："费心！陶庆云请我吃酒，那来人要我签字，我是初到上海，不知这里规矩要签在哪里的，费你心代我签了罢。"帐房先生笑了一笑，代他写上一个"知"字。雪畦接了过来，说声"费心"，把那"知"字重新看了又看，一路走回房里，便连帖子一起还了那人。那人道："这帖子是要留下的，老爷如果客气，明天当面再璧帖罢。"说着放下帖子，拿了知单自去了。雪畦心中又是欢喜，又是疑惑。欢喜的是，在广东时，人家叫自己总是"阿雷、阿雷"的提着名儿叫，到了上海，居然有人叫我老爷，这一乐真是乐得要手舞足蹈起来。疑惑的是，那送帖的人叫我明天当面逼帖。我一向只知道逼讨债，与及开赌馆时，人家输光了，要逼人家脱衣裳，这是我干惯了的，这个逼帖却不知如何逼法？心中踌躇不定。好在陶庆云不是十分客气的朋友，且等明天再说。到得次日，便如油锅上的蚂蚁一般，眼巴巴盼到五点半钟，便锁上房门，一迳走到台口洋行。只见帐房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茶房在那里磕睡。雪畦问道："陶买办呢？"那茶房呵欠起来，答应道："今天是礼拜，买办没有出来。"雪畦愕然良久道："他家在那里？"茶房道："在二马路庆新里。"雪畦暗想莫非在家里请么？于是搭讪着出了台口洋行，一路问讯，问到了二马路庆新里。看见一扇"陶公馆"的牌子，这回不比寻魏又园的那回了，一直上去打门。里面一个老妈子出来开门，雪畦便问陶买办是这里么？老妈子道："是。"雪畦便要进去。老妈子道："老爷不在家。"雪畦又愕然道："到哪里去了？"老妈子道："不知道。"雪畦不觉大失所望，怅怅回到帐房，已是六点多钟。茶房开上饭来，雪畦一面吃，一面生气，暗骂陶庆云岂有此理！及至饭已吃完，茶房带了一个进来，送上一张条子，说道："请吃酒。"雪畦接来一看，上面写着"花雪畦"三个字，接着底下还有"大人"两个字是识的，

其余一字不识；当中有一个“五”字又是识得；再往下看看，到末末了一个“陶”字，也还免强看得出；皱着眉头道：“这是哪里来的？”来人道：“是麦家圈新新楼。”雪畦又恍然大悟道：“原来他请的是馆子。”随对来人道：“就来。”随即仍旧锁了房门，向茶房先问了路径，一路寻到新新楼。入得门来，自己还不知是这里不是，又格外小心，向柜上的人问了一声：“这里是新新楼不是？”那人把他看了一眼道：“是的，怎么？”雪畦道：“有人请我吃酒呢。”那人道：“是那个请的？”雪畦道：“陶庆云。”那人道：“是那个陶庆云？”雪畦道：“奇了，是台口洋行里买办陶庆云，还有哪个陶庆云呢？”那人便向水牌上望了一望，用手向里面一指道：“你进去。”随又喊道：“第五号来客。”便另有一个人来领了雪畦登楼，到第五座去。庆云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只见座上已有一个人，便是前次在台口洋行幸会的舒云旃。大家招呼过了，雪畦埋怨道：“我在这里人地生疏，你要请我又不先知照我，害我今天走到你行里去，又跑到你家里去。”庆云愕然道：“为什么？”雪畦道：“我只当你在行里吃酒呢。”庆云笑道：“我帖子上明明写好‘六点钟入席，假座新新楼’，你自己冒失，却来怪我。”雪畦听了帖子二字，忽然想起一事，把庆云拉过一边，悄悄问道：“你昨天送帖子的是什么人？”庆云道：“也是行里的一个茶房。”雪畦道：“奇怪的很，他叫我今天逼帖呢。我想逼讨债，逼剥衣裳是有的，这帖子怎生逼法？可是一定要逼的？求你教了我。”庆云也愕然道：“这个却未考究过，我也不懂。那个茶房是扬州人，从前跟过官的，或者官场有这规矩也说不定，我们是没有的。”雪畦方才放心。说话之间，陆续又来了四个客。一个复姓端木，号叫子镜，人家问他贵姓，他却说是姓木；一个姓言，号能君；一个便是庆云的老兄秀干；还有一个，雪畦见了，不由得心惊胆战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澳门阉猪的蔡以善。雪畦一见了，便手足无措起来，只得佯作不相识，一一由庆云介绍了，彼此列坐谈天。雪畦一一请教，才知道秀干已得了关上事情，言能君是合隆木号的东家，端木子镜是巡防局的百长，蔡以善在近今洋行写字楼办事。堂倌问过客都齐了，便调开了椅子，摆了七个位，庆云亲自敬酒定席，七个人团团坐定。庆

云便问叫局不叫，座中也有要叫的，也有不要叫的。庆云道："要叫大家都叫，要不叫大家都不叫才好。有个叫，有个不叫，总不大妥当。"雪畦便问上海叫局是什么价钱，庆云道："我们要叫，就叫长三，是三块洋钱一个局。"雪畦听说伸了一伸舌头，暗想我通共只有三千多元，只够叫一千多局，这件事如何开得端？想罢了便道："我人生路不熟，没有认得的，我不叫罢。"庆云道："如此大家不叫也罢。"于是让一轮酒菜，堂倌送上鱼翅来。秀干道："近来新新楼的鱼翅甚是考究，大家请一杯。"于是各人干了一杯。雪畦暗想，鱼翅这样东西，向来只听见过，却未曾吃过，不知是什么滋味。于是随着众人，夹了一箸，往嘴里一送，谁知还是滚烫的，把嘴唇舌头一齐烫了，连忙吐了出来。正是：急欲充肠果腹，惹来舌敝唇焦。

——选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发财秘诀》第七回，中华书局1960年版

这个选段，以土老财花雪畦在上海赴宴的前后举止为描述对象，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漫画式地描绘出花雪畦既狡诈又乖戾的个性，并赋予这个形象较为丰厚的典型意义。动荡的晚清社会，乡下一些暴发户进入上海十里洋场，容易产生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作者把这些笑料集中到因参加贩卖劳工，开大烟馆而发家；又由于卖了县太爷之子而受通缉，为躲避风头来到上海滩的广东老财花雪畦身上，不仅恰如其份，而且加深了人物形象的厚度，能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花雪畦赴席过程的诸多笑话，一方面是由于他不识字所导致的。当洋行买办陶庆云使人送来请柬，他看了半天不明白。在这个选段之前有一段文字表现："忽然一个人送进一封帖子、一张知单来。问道：'这里可是花老爷？'雪畦吃了一惊，暗想道："何以叫我老爷来？只得含糊答应道：'是'。那个人便把知单、帖子递过来。雪畦接了帖子在手，看了又看，只见签条上自已的姓一个'花'字是认得的，花字底下一个'大'字也还认得，大字底下还有两字便不认得了。那两个字底下又有'雪畦'两个字，是当日求入起别字时经人教过的，也就认得。但是这雪畦两个字，却写得小了许多。旁边又有一个不认识的字。看了两遍，然后把帖子抽出来，翻来复去看了几遍，只

有一个'日'字是认得的。下面一行，端详了四五遍，模糊仿佛，连猜带认的似乎是'陶庆云'三个字。看角上，还有两行小字，只认得打头一个'六'字。再见那知单时，那个字写得更奇怪了，竟是横着写的，一排一排，犹如外国字一般。那顶上头一排是每字不同的，自己姓花的'花'字却也在上面。第二排是六七个大字，第三排、第四排的字都不认得，却每排都是一律的。底下也有好些小字'雪畦'两个字也在上面。以上引文加上前面选段中的某些细节，都表现主人公不识字的窘况以及闹出的笑话。另一方面是他自作聪明和见少识寡造成的。例如他把"璧帖"当作"逼帖"，吃鱼翅时夹起来就立即"往嘴里一送"，"把嘴唇舌头一齐烫了，连忙吐了出来"，丑态百出，令人捧腹。这些具有讽刺性的描摹，使人物与情节都充满喜剧情调。作者妙笔生花，充分显示了人物言语行为以及心理活动的滑稽感，既使人读之妙趣横生，又符合小说里的人物性格。

（陆晓明）

《市声》

《市声》是一部以晚清时期上海工商界的实况为题材的章回小说。初刊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光绪三十四年（即 1908 年）完成，共三十六回。作者署名姬文，生平事迹无从查考。

这部小说在当时被称为"实业小说"，它同大多数同期的谴责小说一样，有着很强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作品通过对当时商业界实况及一般商人的描写，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十里洋场"勾心斗角、巧取豪夺、尔虞我诈，暴富暴跌、狂嫖滥赌，卖官鬻爵的种种丑态，并在同时，借几位正面人物之口，表达了作者"实业救国"、振兴工商的迫切心愿。它采用传统的章回小说结构，将散乱纷争的事项，纳入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每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三十六回，环环相扣，首尾呼应，仅用十六万字就将清末上海工商界的整体状貌形象地展示给读者。

这部小说以上海滩为中心，以整个社会为背景，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工商界到市俗民情；从民族工业到官办、外洋商务；从

回归学子到农夫田亩，可谓“巧画仕农工商”。作者不仅以文学家的勇气选择了历来在中国遭受贬抑的商人末技为题材，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各类商人形象，细腻准确地描绘了他们的心态与生活。正如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中所说的：“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在晚清只有一部姬文的‘市声’，还有一部‘胡雪岩外传’，只是私生活记录。其他如‘商界现形记’，一类的著作，实际上是无足称的。至子那些名为写商人，实际只写妓院生活的，.就更没有把它作为写商人小说看的可能了”。我们今日能够通过《市声》了解到清末社会商界与市俗风习，的确要感谢这位隐姓埋名的作家。

这部小说涉及到的 物达百人之多，主要人物有五、六个。他们中间有作为正面人物加以称颂的改良派实业资本家李伯正，范慕蠡；有留洋归来的工艺师张浩三和聪 颖务实的农夫余知化；有暴富暴跌的典型人物钱伯廉；有作为讽刺对象的奸商地皮掮客汪步青；还有作为唾骂嘲弄对象的鄙俗暴发户阿大利、花大王、粪太太之流和行骗欺诈老手张四先生、古老三之类。至子捎带而写的烟花柳巷的无数妓女及商业行规和习俗更是随处可见。这些众多的人物，似乎各自为“政”，而实际上是由暗含着的主体 线索串连起来的，以钱伯廉的 几次生意沉浮兴衰和范慕蠡兴办实业为主体，又着重刻划了主要人物钱伯廉。伯廉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人物，他既有私欲横流，残忍苛刻的一面，又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良心，比较热心实业的人，他身上有许多我国民族工业“原始积累”时期商人贾客的共性，同时，也有他自身独特的性格和遭遇。他在坑人害己的同时，也险些被外洋来的卖假药的张四先生所骗。从他在洋场上几起几落的坎坷经历，可以看到中国工商业在内外交困下、夹缝中求生的艰辛。外国大机器工业产品对中国民办工商业的冲击是无情的。它的消极影响不但表现在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所处的双重地位方面，也反映在整个社会的人们的心态与意识之中。各种事项，尤其是在酒局（指妓院）中成交的笔笔生意，都罩上了一层浓厚的畸形的殖民地文化色彩。书中暗喻世人，这种夹缝中苟延残喘的工商业，在外来冲击下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只有被吞嚼挤掉的后果；又明戒读者，只

有存科技、兴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荣昌中国。

小说的语言采用了白话的形式，其中有不少上海的方言俗语，人物的语言对话也表述得十分贴切，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地方特色。

在结构的安排上，作者匠心独运，利用章回小说的特点，将其宗旨与愿望贯穿形式的整体之中。一开始，作者便放低了调子，写折本商人华达泉的失意落魄。其间经三十余回的曲折回复，终于在尾声中点出了题旨：经李伯正、范慕蠡工艺学堂和工厂兴盛的事实，劝谕国人，出路在于兴办实业，维新变革。（王海霞）

赚花银

伯廉自己踌躇道："我要办请公事，同事又不答应，今天的买卖，已经破了例，不问多少扣头，都是这么一扣。管他娘，莫如拾现的！明天要有买卖到门，我直头合他对谈，省得他们插嘴，像今天大痴那句话，倒像立了什么汗马功劳，想扣人家个大九五，那也心太狠了，桐山是跟着他学乖，其实不中用的。那子善、重器，更没本事，只好赚几文薪水罢了，分红轮到他，也是有限的。只要除去大痴，我就不碍手了。但是这样的短局，那有工夫去除掉他呢？况且这人乖觉的了不得，还要提防他才是哩！"

自此伯廉有个萨大痴放在心里盘算，碰着买卖到门，务要拉着大痴在一起商议；其实自己作主，不用他的主意。大痴甚是觉得，预备分红时合他算帐。不上一月，足足收了三十万担茧子，计算扣头，也有四万多银子，都在伯廉手里。大痴是眼睁睁地盼着他分，自己做出十分规矩样子，晚上都不出门，也没向帐上宕过一笔钱。王子善、余重器的宕帐，倒有二三百块了。陆桐山也没宕过什么帐，借过十块钱，三天便还了。伯廉甚是踌躇道："这扣头实在可观，都是我一个人的本事弄来的，分给他们呢，这雪白的银子，实在可惜；要不分给他们，于理上又说不过去。况且李东甫又是个大财东，将来还要靠他做点事业，搁不住他们去三言两语，断送了我的前程，还是分了为是。"又一转念道："不错，不错！我这四万三千多两银子，原有两万五千，是我在升平楼合人家私做的，照例扣不到这许多。这

笔银子核算下来，足足一万出头，连大痴都不知道，很可以上腰，余下的只大痴、桐山知道细底，恐怕要三七均分才是。其余的人，随便点缀些便了"，想定主意，便把那二万五千两的一注核算清楚，只应该提出一万二千两，作为公中的分红，自己可存下一万三千多两银子，不觉喜形于色。再一核算，公中是三万银子，先除七位不知道底细的同事，每人分给他七百、再除去行里杂差等等，通共八个人，每人给他五十两，一总除去五千三百银子。还有二万四千七百两，三七分时，自己还得着一万七千多金，只怕做不到。

当晚便约了萨、陆二人在九华楼吃饭，谈起分帐的事来。伯廉把手抄的一篇帐，给他二人看了。桐山道："我们十个人，难道均分么？伯翁是管了这本总帐，自然辛苦些，应该多分些"。伯廉道："那如何使得！"大痴道："桐翁的话不错，我们打穿板壁说亮话，这行里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那个办得来事。子善、重器这些朋友，随便分给他几十两银子便了"。伯廉听他的话，来得入港，凑拢来说道："果然这话甚是。我有个底子在这里，二位看得合意，就照这么分吧。"说完，就从怀里掏了一张细帐出来。大痴合桐山同看过，批驳道："每人分给他七百两，已是太多了。"伯廉道："不然，他们不知道细底，要知道若干余利，怕不发话么？然而他们总有点儿约莫，太少了不行的。"大痴嘿然，再看到三七的那句话，大痴把这篇帐望怀里一插，道："我们有帐好算，也不在乎急急的分银子，尽管存在伯翁那里便了。"桐山不懂他的用意，倒说："这帐底子，要大家公断的，我还没见，你如何藏了起来？"大痴合他使眼色。桐山不解，还在那里要帐底子看。伯廉笑道："大痴兄，你也是个明白的人，如今银子是在兄弟这里，为数却也不少，大约我也不敢独享，朋友交情是长的，银子是用得完的。我一个人的意见，如何能叫二位心服，莫如你合桐山兄，也出个主意，大家评论评论，只要公道，就好照办。"大痴道："伯翁先生，你既然说到这话，我也不瞒你说，大家在外辛苦，所为是几两银子，除却他们七位提开算，我们是三一三十一，没得多余话说"。伯廉听他这般没理的话。只气得面皮铁青，冷笑一声道："再谈吧"。大痴也就不则声。桐山发了一阵呆，猜不透两下葫

芦里卖的甚药，也只好不则声。吃过饭，伯廉还要躺下过瘾。大痴、桐山道谢去了。

——选自《市声》第七回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8 年版

这段文字是第七回开始不久的一段描写。前半部分以心理描写为主，主要写钱伯廉为如何多捞回扣钱的心理活动；后半部分以对话为主，写钱等三人酒桌上各怀鬼胎、争夺股利的场面。这段描写在性格刻画与心理描写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开头一段，将伯廉的矛盾心理以内心独白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有意办点“清公事”，但又担心同事不同意，这才转念一想，决定：“莫如拾现的！”他一方面认为大痴一伙想扣卖主个“大九五”太狠心了；但他自己也不愿放过多赚回扣的机会。于是他想到了在这次生意中碍他手脚的人——大痴，告诫自己对他要严加提防。这几行字，将伯廉唯利是图但又没有完全丧失良知的复杂性格较为概略地勾勒出来，同时为以后的 描写作了情节上的辅垫，并为矛盾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接着，略述了收购茧子的过程，又开始了较为细致的心理描写。伯廉先是踌躇，在把银子分不分或分多少给别人的问题上，费了半天心思，终于决定暗中吃掉大部分回扣，与别人“三七开”。他在做着独享三万两银子美梦的同时。又担心这种近乎独吞的分红是否能实现，“只怕做不到”。这里所反映出的伯廉式精明，其他商人掮客也是具备的，正由于他们都工于心计，而又利欲熏心，所以碰到一块儿，矛盾势必会跌宕起伏。

接下来，就写到了分银前后的经过，这一段将人物性格揭示得非常深刻。开始时，大家都比较客气。桐山道：“我们十个人，难道均分么？伯翁是管了这本总帐，自然辛苦些，应该多分些”。伯廉道：“那如何使得！”表面上，你推我让，而实际上，纠纷已开始显出了头绪。对伯廉来说，桐山的话，正中下怀。他借着这个台阶，摊出了早就拟好的帐单。于是，与大痴等人之间的纠纷随即开始了。但作者并未急于将这种分配上的争斗马上曝光，而是先抑后扬。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这样的处理。将矛盾加深，将悬念增大了。作

为伯廉主要对手的大痴，并非真痴。他在公事完成后，预备分钱的日子里，便暗中打定了主意。“大痴甚是觉得，预备分红时和他（指伯廉）算帐……大痴是眼睁睁地盼着他分，自己做出十分规矩的样子，晚上都不出门，也没有向帐上宕过一笔钱”。然而，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大痴也不那么十分规矩了。这里逐层深入地将大痴的贪婪性格剥露出来。他不满钱伯廉的“三七开”分法，书中写道：“大痴嘿然，再看到三七的那句话，大痴把这篇帐望怀里一插道：‘我们有帐好算，也不在乎急急的分银子，尽管存在伯翁那里便了’”。到这里，矛盾已有所激化，但仍示公开，后经伯廉一番撩拨，大痴终于说出心里话“……我们是三一三十一，没得多余话说”。就这样，一场分红宴会，在伯廉“再谈吧”的一声冷笑声中不欢而散。后来，经过伯廉几位朋友出面调和，伯廉又多拿出些银子，最后以伯廉得五成，大痴桐山合得五成结束了这场官司。

综观这段文字，情节上环环相连、层层进逼，前面的描叙与对话为后面的描写辅垫。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采用递进式的方法，不断深入，使人物性格丰满活脱，跃然纸上。语言上，无论是对话还是描写，议论还是叙述，都十分自然、贴切，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凝炼、生动、形象，符合人物的各自身份，也是这部小说的总体特色之一。

这段文字，虽然着墨不多，但却为人们勾划出了一组上海滩商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性格及心态特征。显然，作者是带着审视与批判的态度去客观地描写的，所以，书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真实可信的。（王海霞）

工师出怨言

浩三一等三天，不见濬甫来找他，这才真个着急。是晚左思右想，一夜没睡。不料人急计生，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暗道：“这法子用了还不灵验，只好讨饭回家去的了！”当时披衣起身，写了一封信，改来改去，好容易写完了，去找栈主人，要他想法叫人送进去。栈主人为着房金，不能不关切，就派了一个精细的伙计，代他送进制

台衙门。果然，这封信比龙虎山张天师画的召将符还灵。当日晚间，濬甫亲自到栈，合浩三见面。浩三道："我被这位樊制军累得好苦。他说用不着我，我倒也别处托钵去了。他又把我留下，又不见面，又不派我件事儿，弄得我一候几个月，天是冷下来了，衣履不备，瑟缩难过；栈房里欠下许多钱，天天催逼。我在外洋时，也没受过这么一天的苦。你若不救我一救，我是要填沟壑的了！"濬甫笑道："浩三先生，岂是饿死的人呢，且请放心！我自从把你的本领合云帅细说一番，他何等仰慕，何等契重；原来请你搬进幕中，偏偏又为着阅边耽搁下来，及至回来，又奉署理两江的上谕。云帅本来注意两江，要去整顿一番，那里的财政宽余，大可开几个制造工厂，请教浩三先生的事多着哩！只是目前公事犹如蝟毛一般，不但他没工夫理论到你，连我也没工夫去谈你这桩事。如今我带了一百块洋钱在这里，算我借给你的。你开发了房金，就到南京去候着吧，云帅大约他三五日内，就要赶赴南京的"。浩三道："我也不来上当了，既然蒙你慨借百元，我有了盘缠，就到上海去。我还有几个旧朋友，去找着他们，怕没事干？不希罕这腐败官场的事，宁可做外国人的奴隶吧！"濬甫道："也难怪你牢骚，像你这种本事，自该到处争迎；奈中国官商，不喜办什么公司工厂，还只云帅有点儿意思；要是别的督抚，只怕理也不来理你"。浩三道："我原知道。我深悔到外洋去学什么汽机工艺，倒不如学了法律政治，还有做官的指望哩。但是中国不讲究工艺，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将来民穷财尽，势必至大家做外国人的奴隶牛马。你想商人赚那几个钱，都是赚本国人的，不过贩运罢了，怎及得来人家工业发达，制造品多，工商互相为用呢？难道中国的官商就悟不到，不肯望大处算计么？"濬甫道："不是悟不到，只为中国人的性质，是自己顾自己的。官商有现成的钱赚，且赚了再说；倘然大张旗鼓，兴什么工业，开什么工厂，弄得不好，倒折了本，不是两下没利么？"浩三道："合众开办，断然有利；不但自己有利，而且全国受了利益。不过利益迟些，他们没耐性等待罢了！至于那些自己顾自己的，总是他的性质，习惯使然。只盼社会改良，这种性质，自然会大家变换的。譬如国家奖工艺，或是优与

出身，或是给凭专利，自然学的人多了，就不患没人精工艺；既有人精了工艺，自然制造出新奇品物，大家争胜，外洋人都来采办起来。工人也值钱了，商人也比从前赚得多了，海军也有饷了，兵船也造好了，在地球上，也要算是强国的了！如今把新政的根源，倒置之脑后，不十分讲求，使得吗？不论别的，单是轮船上驾驶的人，尚须请教外国人，难道中国没人能驾驶么？只为他既是中国人，人都不信他，怕闹出乱子来，那就坏了大事的。为什么他们外国人，初创轮船之时，敢冒险驶出大洋，这岂是顽的吗？一般也出过乱子，他们不怕，这是什么道理？即如气球初创的时节，坐了上去，死的人也不少；然而外国人还到政府去请，定要上去。政府答应了，他便再上去，视死如归。中国人见了这种奇险的事，还了得吗！我说轮船上驾驶的事，早该叫人学习，考验他的本事，要能下得去，便可叫他驾驶。这也是商务中第一件要事。总之，要变通都变，要学人家，通都学人家。最怕不三不四，抓到了些人家的皮毛，就算是维新的了！我这话并不是愤激之谈，总算又上了一个条陈。你得空合云帅谈谈，看他意下如何？”

——选自《市声》第十四回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8 年版

这段文字摘自第十四回中间部分。其中心意思已由小标题“工师出怨言”揭示出来。这一段是全书议论与描写结合的最巧妙、最能代表本书思想水平之处。整个段落写留学归国的工艺师刘浩三的遭遇与心情，实际上是对当时整个中国工商业界实情的披露，也是对整个中国科技及技术人才遭遇境况的真实反映。作者借刘浩三之口，发出了实业救国主张，有慷慨激昂的抒情式的议论；有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怨愤之辞；也有恨铁不成钢，报国无门的学子之叹。更主要的是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强国理想的追求精神。一些精辟之言，见地独到，于今仍有启迪。

关于刘浩三的身世，前一回已有所介绍，他原是江西南昌人，秀才出身，精通外文，在外国学了三年工艺，回国后造出的织布手机因国内无人过问而没能问世。到北京后，虽受当道名公赏识，但由于没 有机会一展才华，只得出走京城，投奔湖广总督樊云泉。承蒙

樊帅幕府——浩三之友何崧甫的推荐，总督大人允诺起用浩三。谁知樊帅因公务外出迟迟不归，浩三一等几个月，钱尽粮绝，靠典当、拖欠房金捱日，备受店主奚落，苦不堪言。终于等到樊督军回来，崧甫来见浩三时，浩三便将一肚子怨言与委屈倒了出来。如果浩三只是诉个人苦衷，倒也没什么可称之处。他是将自己与中国民族工业，乃甚整个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用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将外国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相比，从而引发了这段极为精彩的议论："我也不来上当了……不希罕这腐败官场的事，宁可做外国人的奴隶吧！……我深悔到外洋去学什么汽机工艺，到不如学了法律政治还有做官的指望哩"。这些当然是他的气话，并非浩三计较所在。紧接着，他将话锋一转，谈起了中国的工商业："但是中国不讲究工艺，商界上一年不如一年，将来民穷财尽，势必大家做外国人的奴隶牛马"。而后，他又指出了中国工商界的弊端在于：不是制造而是贩运；不是从长计议，而是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只管自己。接着，他为读者展示出一幅美好的理想图卷，也是他改良社会、富国强兵的方法：奖工艺或给予专利——精了工艺，大家争胜——工人值钱了，商人赚钱多了——海军有了军饷和兵船——中国在地球上便成了强国。而达到这一目地的方法，则是要学习西方。浩三在这里极有见地地提出技术与精神并学不驳，他举西洋人勇于冒险、视死如归的气节，主张"要变通都变，要学人家，通都学人家。最怕不三不四，抓到了些人家的皮毛，就算是维新了！"这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完全西化的调子，但实际上，作者意在以西洋文化的奋进探险精神，弥补中国国民固步自封、竭弱衰卑的劣根性之不足。

这段描写，实际上正是作者借浩三之口言己之志。浩三这个人物的确很有典型意义，他是受西洋文化影响的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虽然作者对之着墨不多，但他的形象、性格却十分生动、丰满。书的结尾提到了浩三去上海为李伯正、范慕蠡创办工艺工场成功的事实，这恐怕又是作者苦心经营、着意安排的结果，借此预示时人与后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才是工商业，乃至全中国的希望之路。

这段文字中，议论占了大部分篇幅，但读来非但没有空洞、冗

长之感，反而引人一口气读下去。浩三语言之犀利，思想之深刻，在当时帝制尚未推翻的中国可谓难得。这是中国“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的短暂历史时刻，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影响、冲击中国学人与工商业的写照，是部分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对撞中反思、醒悟、寻求救国之路时的心态与情感的真实反映，尽管中国刚刚起步兴办的工商业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封建体制的官商经营厄制下，举步维艰，充满血泪，带着洋场的殖民地气味，终归会萧条败北，但是《市声》却让人们透过这一切，在一片坍塌的废墟中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这也正是姬文先生的心声。（王海霞）

《洪秀全演义》

《洪秀全演义》，晚清黄小配著。小说现存五十四回，但按作者的意图，大约还有一半没有完成。

小说描写了洪秀全等人从酝酿、发动金田起义，到太平天国于南京定都，改为天京，之后举行北伐和西征，都连连取胜。而在军事上成功的顺利进展中，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却激化起来，并发生天京事变，石达开率军出走，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集团，贻误乘胜大举北伐的良机，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的过程。书中的主要事件人物是与史实基本符合的。作者宣称：“是书全与实事，又简而易赅”。但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构置与加工取舍：“寻常说部，皆有全局在胸，然后借材料以实其中。如建屋焉，砖瓦木石俱备，皆在图底间架而成。若此书则全从实事上搬演得来。盖先留下许多事实，以成是书者，故能俯拾即是，皆成文章”。

书中洋溢出作者反对满清王朝，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态度。作者有感于“四十年来，书腐忘国，肆口雌黄，‘发逆洪匪’之称犹不绝耳”以愤翻案，还历史本来面目。一方面，书中描述了太平天国军队得到百姓拥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尽管天京事变后形势不利，仍然顽强作战，屡屡挫败清廷大军，热情地讴歌了太平天国广大将士，“戮力同心，共挽山河，救民水火”，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气概；另一方面，暴露了清朝统治阶层的昏庸、伪善、卑劣

以及对百姓的疯狂抢掠，对起义将士的残暴屠杀。书的开篇，即效仿《水浒传》，叙述道光朝丞相穆彰阿“专一揽权结党、把门生故吏，布满朝廷。性又嗜杀”，杀人如麻；紧接着描写洪秀全等人深山结义。这样安排，表现官逼民反，乱自上作。又对镇压太平军的清军首领曾国藩，着意贬谪鞭挞。然而，作者为了配合反清排满的需要与艺术结构的原因，笔下描述的有些东西，也不符合史实。例如，关于女真历史，满廷宫闱，大半出于编造。又如，书中两个重要人物钱江和林凤翔的部分故事，也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应当把此书看成历史小说，而不是通俗的历史教科书。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经过裁剪与想象虚构，展示了一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宏伟画卷。整个画面，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与悲壮热烈的气氛。

书中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起义英雄形象。如表现李秀成，“其身历安危，民心不变，其得人也胜似武侯；出奇制胜，用兵如神，其行军也胜似韩信，几经艰劫，军粮不绝，其筹饷也胜似萧何。其优待降将，礼葬敌国亡臣，豁达大度，古未曾有，真合清国曾，左、胡、李、僧、胜诸人，百不能望其肩背者也。至以一身生死，系国家存亡，则姜维、王彦章之后，惟有此公耳”。又如突出林凤翔，“以老将神威，所向无敌，统三十六军，自扬州而山东，而安徽，而河南，而山西，而直隶，直捣北京，历古用兵，未见有如是之锐者。然卒令功败垂成，就义以殃，读者当为惜之”。并描述萧朝贵，陈玉成、林启荣、李开芳、李世贤等将领的“骁勇善战”，及其百折不回的悲烈义举。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写出了某些人物的性格发展。例如洪仁发，前面却好，后面却不好，“初时何等天真烂漫，其后殆不如也”。即便写清军将领，作者也不用善恶分明，美丑判然的脸谱化写法，既写其中贪生怕死，无德无能之辈，又写其中另一些将领，如江忠源、李续滨、王有龄等，或者称道其能效忠殉难，或者赞赏其严于治军，或者评为智勇果断，并未一概丑化描写。这样，使正反人物，皆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此书效法《三国演义》结构全篇。作者为了生动地反映太平天国斗争的波澜壮阔，四处“搜集旧闻，并师旧说及流风余韵之犹存者”。章炳麟在序中写道：“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

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其遗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适俗”。作者没有采用冗长拖沓的编年史的写法，而是以太平军的兴衰为经，选取几次重要战役和几个重要大事件为纬，把重点放在金田起义、天京事变等事件与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保卫战等战役上，以此反映太平天国十二年的斗争史。作者毫不掩饰此书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读此书如读《三国演义》，钱江、冯云山、李秀成三人，犹武侯、徐庶、姜维也。云山早来先死，则如徐庶早来先去也；钱江中来先去，如武侯中来先死；若以一身支危局，则秀成与姜维同也。观金陵之失，视绵竹之降，当同一般感情者矣”。作者充分吸收《三国演义》艺术上的长处，经一番精心构置，使此书成为晚清历史小说中的佼佼者。

当然，此书也有一些瑕处。如把杨秀清从烧炭工改为大豪绅，把财主韦昌辉改为桂平县的差役，明显的贬斥杨秀清，美化韦昌辉，并把天京事变的责任推到杨秀清头上，似乎不太公允。（阿　铛）

传道风波

……六人便一齐举步，转过县署前街，寻了一间礼拜堂，谒见那教士，具道传教的来意。那教士验过文凭，通过姓名，不胜之喜。看官！你道那教士是谁？就是姓秦名日纲，别号鉴石。当下把各人招进里面，又把行李安置停当，谈了一会，秀全见秦教士虽没甚聪明知慧，却是个志诚珍重的人，倒觉可靠。教人一发安心住下，或出外观看些风土人情。这都是旅行的景况，不消说得。过了一天，秦教士见秀全等各人到了，便把教堂事务，暂行交托洪秀全看管，自己却好回家一转，秀全自然不敢推托。交代过后，秦教士一面回家。

那时这一所礼拜堂，唱诗听讲，十分热闹。那一日正值礼拜，是个西人安息的时候。凡教会中人，无论男男女女，都到礼拜堂唱诗听讲。秀全正要乘这个时候，演说道理，打动人心。只是当时风气未开，广西内地，更自闭塞。除了教会中人之外，尽有些无赖子弟，或裸衣跣足，或借听讲的，到堂打睡，那里还说得尽。因此上这时堂内，虽教会中人不甚多，也不免拥挤了教堂。当下秀全正登坛传

道，堂上听讲的见秀全是个新来的教士，又生得一表人材，莫不倾耳听他怎么议论。这洪秀全的意见与秦日纲不同。日纲不过知得演说上帝的道理，若是洪秀全则志不在此，草草说几句崇拜上帝的，日后超登天堂；不崇拜上帝的，生前要受虎咬蛇伤，死后要落丰都地狱。讲了这几句正经说话，就从国家大事上说道："凡属平等人民，皆皇帝子孙，都是同胞兄弟姊妹，各有主权，哪里好受他人虐待！叵耐满清盘踞我中国，我同胞还不知耻，既失人民资格，又负上帝栽培，况且朝廷无道，官吏贪庸，专事抽剥，待我同胞全无人理，岂不可恨？"说罢不禁大哭起来。那些听讲的人，有说教士是疯狂的，或有些明白事理的人，倒觉教士很有大志。只有那班失去了心肝的书腐不免骂道："这教士专讲邪说，要劝人作乱，如何使得？"以故一时间把教堂喧闹起来。那些教会中人见如此情景，都一溜烟的散去。秀全正待下来，只见洪仁发从里面飞出，方欲一拳一脚把众无赖打翻，还亏冯逵赶出来劝阻，秀全即拉仁发转进内里。无奈人声闹做一团，冯逵劝解不得，秀全恐酿出事来，一面拦住洪仁发。宣娇是个女流，更不敢出。萧朝贵和洪仁达急跑出来，帮着冯云山劝解，无奈那些无赖子弟，一发喧闹起来，声势汹汹，有说要拿那教士来殴打的，有说要把教堂拆毁的，你一言我一语，由不得分说，渐渐便有些把堂内什物抛掷，正在仓皇之际，只见一人拨开众人，直登坛上，对了众人喝一声道："你们休得无礼！这里是个教堂地方，不过劝人为善，便是官府闻知，也要点兵保护。林则徐烧了鸦片，还要动起干戈，若是打死教士，这还了得？你们听我说，好好散去，若是不然，我便不依！"几句话说完，众人一齐住手，竟没点声，都抱头鼠窜的散去了。冯云山急视那人，见他头戴乌蹄似的顶子帽，身穿线绉面的长棉袍，腰束元青绉带，外面罩着一件玄青荷兰缎马褂，生得身体雄伟，气象魁梧，暗暗称异，便拱手谢了一声，请那人打话。那人下了坛来，把萧朝贵肩上拍一下道："萧兄认不得小弟么？"朝贵仔细一望，方才省得，不觉喜道："原来就是胡先生，某真失顾！"便迎入内地坐定。原来那人姓胡名以晃，花洲山人村人氏，本是个有名望的缙绅，向与萧朝贵的父亲萧伟成有交，现做保良攻匪会的

领袖。家内饶有资财，只是膝下没有儿子，却把家财看得不甚郑重。生平最好施济，凡倡善堂设义学，赠棺舍药，无所不为，人人到敬服他，莫不唤他做义士，故说这几句话，便把众人解散了。当下同至里面，秀全慌忙让坐，通过姓名，胡以晃便向朝贵道："仁兄许久不见，却在这里来相会"。朝贵道："这话说来也长，自从先父殁后，往游广东，数日前才与洪君回来，只望在此传道，谁想遇着这班无赖，到堂搅扰，若不是先生到来，不知闹到怎的了！"以晃道："这小事，只小弟听得洪君议论，早知来意，但要图谋大事，便当及早运筹，若到这时专靠打动人心，还恐不及了！且这里恐难久居，那班泼皮，虽一时解散，难保日后不来，列位还要早早打算为是！"秀全道："老兄之言甚善，但弟等初到贵县，朝贵兄家眷不在此间，还找得哪里藏身？一发望老兄指示，实为万幸！"以晃道："敝乡离此不远，不如离了桂平，先到敝乡。小弟门户，虽不甚广大，尽可屈驾，未知列位意见如何？"秀全道："才劳相救，又去打扰，怎得过意？"以晃道："既是同志，自是一家人，明公休要客气"。秀全听了大喜，立刻挥了一函，着守门的转致秦日纲，便携回些少细软，用过了晚饭，趁夜随着胡以晃同望山人村而来。

——选自《洪秀全演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这个片断，叙述洪秀全到广西桂平，利用传教的机会进行鼓动演说，由此引起风波的故事。

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活动，是太平天国起义的一大特色。洪秀全等人加入天主教，后来又创立拜上帝会，是为了"劝导人心"，宣扬平等自由博爱，反对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这里所描写的洪秀全在礼拜堂传教布道，"演说道理，打动人心"，说罢国家的暗无天日，"不禁大哭起来"，当滋事刁民扰乱，风波陡起，他怕事态扩大，劝住火爆的洪仁发，"即拉仁发转内里"，以及他与胡以晃的对话，表现出他既慷慨激昂，纵横驰骋，又老成持重，善于应变的领袖风范。另一个着墨较多的人物是胡以晃。作者安排他在危急关头，"拨开众人，直登坛上"，大喝几句，声势汹汹的众人"一齐住手，竟没点声，都抱头鼠窜的散去了"。这种出场亮相，仿佛电影的特写镜头，推出

人物的形象，显示人物的重要性。接着，描述他的长相穿着，再“闪回”介绍他的身份，以及为什么他几句话便把众人喝散的原因。然后，通过他的“听洪君议论，早知来意”，劝洪秀全一伙“便当及早运筹”，表现他的老谋深算。最后，他分析这次风波之后，洪秀全一伙恐难在桂平县城内久居，邀请这伙人到自己庄上暂避一时。这样一系列叙述描写，初步展示出一位既富于正义感，又娴于人情世故的士绅的鲜明个性。

这个片断，透露了西方的天主教对中国百姓的启蒙作用。天主教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的“三纲五常”，以及整个板结封闭的封建社会，都是极大的冲击。应该重新评价近代以来，西方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华　森）

《宦海升沉录》

《宦海升沉录》，二十二回，又名《袁世凯》，晚清黄小配著。此书有点儿传记小说味道。

小说结构完整，以袁世凯生平仕途活动为主线，展现了晚清十余年间的中国历史。这十余年间的大事，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中俄问题，清廷向英大借款等，都一一写到，又无一不与袁世凯有关。主人公作为贯穿线索，自然而然地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小说一开始，就铺叙袁世凯以故人之子的身份，找朝中权臣李鸿章求差。紧接几回，主要描写名士官僚的活动，暴露这伙人对政治一无所知，只是附庸风雅地谈些金石书画。以后便是袁世凯入李鸿章幕，被荐为朝鲜商务委员。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从朝鲜发回的告密急电，均被电报局长张佩伦改动，李鸿章遂以为情势和缓，未及时发兵，故遭败绩，致使军权落入荣禄手中。由于李鸿章举荐，袁世凯转荣禄手下任军职，训练军队。当康无谓（指康有为）与梁希晉（指梁启超），上书光绪皇帝，准备进行变法之际，由于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维新运动的失败，康、梁逃走，六君子殉难，西太后贬黜光绪皇帝，自己粉墨登场，垂帘听政。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因反义和团有功，升任北洋总督。又在中俄联

盟活动中，袁以欺骗手段，平息了留日学生义勇队的反抗运动。后来，袁世凯权力越来越大，引起满族王公大臣的猜疑与攻讦，西太后也觉得袁手中的兵权太重，将其内调。到慈禧、光绪先后死去，他更是不能见容。终于辞去各职，正式下野，解甲归田。

此书较为成功地塑造了袁世凯的复杂形象，前后性格也有所发展。作为书中的主人公，作者一方面描写袁世凯的处事圆滑，玩弄权术，投机钻营，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超凡的魄力，独特的胆识与学问，如遇事处变不惊，善于笼络人心等等，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例如，书中第十二回写道："因那时袁世凯正在增练北洋陆军洋操队，恰见刘铁升汤荣键，都是留日武备学生，不久卒业的，也向他二人询问东洋军政。他两人一问一答，口若悬河，袁世凯甚为敬服。却道：'中国人材缺乏，正在需人而用，且自经过甲午庚子两场战祸，一切军队，遇着洋兵 即望风而溃。今两位有此学问，他日学成卒业，学问必更为超卓。将来治军，实是国家之幸'"。如此东说西说，把留日学生代表连捧带骗，使二人上当，仅用一夕话，即化解了一场学生运动。

此书问世时，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尚未完全暴露，作者对这位汉人官僚尚存有一些幻想，加上作者力图反映满清封建王朝内部的满汉之争，因此书中透露出美化袁世凯的倾向。（杨凡周　阿　铛）

《廿载繁华梦》

《廿载繁华梦》，四十回，晚清黄小配著。小说以粤海关库书周庸祐为中心人物，以其活动为主要线索，穿插展示当时南方的社会情状。书中对当时广东豪门的倾轧，官场恶斗，家庭纷争，诬陷亲朋的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主人公周庸祐任职之后，由于巧取豪夺，很快成了广东巨富。仅其住宅，就把一条宝华长街占了一大半，宅阔十四面过，深十二丈，宅后有花园戏台，实在富丽堂皇。

小说中描述了周家的盛衰荣辱全过程。周家以仗其富有，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家庭内部矛盾重重，暗伏危机。周庸祐用大批金钱，买通北京朝廷的王公大臣，加封钦差

之职，使周家达到极盛，随之祸从天降，被参革职抄家，株连亲友，迅速破败。本来，海关库书并不是什么高官显宦，主人公周庸祐怎能迅速成为巨富呢？原来，他要帮办宫中许多用品，单是每年措办金叶进京，不下数万两。库书可任凭此件串招金价，随手开销。至于海关监督任满进京参见时，要在公款中挪移数十万孝敬朝中权贵，加之岁岁进贡皇宫花粉的大笔款项，库书都可以从中牟利。其余如瞒骗偷漏，侵吞渔蚀，难以尽述。周庸祐转眼之间，富甲岭南、与其说是他的贪婪，倒不如说是封建的吏制及管理方式本身的缺陷。然而，他又很快在内部倾轧中失败，使廿载繁华，如梦逝去。

小说中的人物景物描绘，都富于岭南 色调。特别是此书具有一定的记实性，影射了一些真人真事。据说此书刊发之前，南洋华侨巨富张振勋，获悉其中一章，影射在烟台酿酒发家的南洋华侨大亨张某，为与另一豪门争取三品官爵，勾心斗角，捐银竞相加码，高达三十万两，三品之位终被张氏争得的一段丑闻。张振勋托人与作者求项，愿出重金请黄小配删去这一章节，但遭到严辞拒绝。

此书刻意效仿《红楼梦》，着力描摹日常起居，人情物理，家庭纠葛，以此寄寓满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历史命运。周庸祐出身卑微，陡然升为三品官爵，摇身变为广东首富；粤海关专为清宫聚敛财富，进贡物品，与曹氏家属以及江宁织造府颇为相类。周府盛极一时，荣华富贵无比，最后被籍没抄家，二十年有如春梦一场，其情节与结构几与《红楼梦》仿佛。书中有一些细节与场面描写，也极相似。汲取前人的艺术创作经验和表现手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书中某些片断，仿效《红楼梦》的痕迹过于直接显露，有点儿拙笨。

（杨凡闻　阿　锴）

《狮子吼》

《狮子吼》，清末陈天华著，共八回，初载于《民报》二至九号，因陈天华投海自杀而未能完成。但是，现存八回仍然十分清晰地表现了作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想。书首有楔子，将中国视为“混沌国”。作者指出这个国家正 处于危难之际，如果大家不同心协

力起来拯救，不久就会为列强所瓜分。然后，作者写入梦境，写汉民族经过革命而兴。作者用《黄帝魂》曲开场，这曲子反映了他的反满思想和他理想中的国家。第一回的题诗，交代了作者作此书的目的："红种陵夷黑种休，滔天白祸亚东流；黄人存续争俄顷，消息从中仔细求"。作者是希望从这小说中来探究拯救中国的办法，这当然只有"种族革命"了。小说描写的几个人物，眼看中国处境艰危，急图自救。他们兴办学校，倡导科学，从事种族革命。小说主人公狄必攘，是一个学生出身的文武全才。为了革命事业，他奔走于四川、汉口等地，进行组织工作。由于有许多仁人志士，所以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同时，清廷也就藉故捕拿革命党，弄得全国风声鹤唳。小说写到这里，便因作者自杀而戛然中止。

《狮子吼》在写法上采用了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形式，但又有所变化。小说每回有组诗，文中夹有唱词，语言通俗晓畅，所以有人将它看作"戏剧"。小说在结构上有令人非议之处，它第一回说其他国家种祸，说到那时日本对中国的阴谋。第二回，又继续写中国沦于异族的经历，直写到满州人入关，扬州十日。第三回又写到晚清外交与军事的多次失败。第四回才转入故事本身："……那舟山西南有一个大村，名叫民权村。讲到那村的布置，真是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雏本，竟与祖国截然两个模样。把以前的中国和他比起来，真是俗话所谓叫化子比神仙了。该村烟户，共有三千多家，内中的大姓，就是姓孙，除了此姓以外，别姓的人不过十中之一二。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并借书中民权村老人之口，宣传反满复汉的见解。

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仿佛作者的自传自白。书中的主人公狄必攘，处处闪烁着作者的身影。那一大段一大段的议论，完全是作者在演说，尽管有时借书中人物的口吻道出。从仅有的八回来看，可谓是夹叙夹议。由于议论太多，影响了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但是，从西方现代派小说描写气氛与哲理来看，这种政论体小说形式的尝试，又未尝不可。（杨凡周　阿　铠）